

儒藏



儒藏

精華編二七八册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七八/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301-11996-9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36214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七八）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　應　武　芳　陳軍燕　童　祁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96-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71.75印張　679千字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八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趙伯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陳　新　杜維沫　馬延煒

本册責任編委　馬月華　胡仲平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八册

集部

目録

卷十一

附録　麟石文鈔……三六八

劉禮部集

〔清〕劉逢禄 撰
趙伯雄 校點

目録

卷十一

校點説明

劉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九),字申受,一字申甫,號思誤居士。江蘇武進人。逢禄少時穎悟異常,十一歲時隨母歸省,其外祖莊存與問以所學,即有「此外孫必能傳吾學」之歎。十九歲時从舅氏莊述祖學習,頗能繼承莊氏學術的傳統。時莊述祖稱:「吾諸甥中,若劉甥可師,若宋甥可友也。」(劉承寬撰《先府君行述》)此劉甥即逢禄。劉逢禄在舉業上卻不順利,他屢困場屋,三十九歲始成進士。登第後選庶吉士,散館授禮部主事,此後長期在禮部供職。(《清史列傳》卷六十九)

劉逢禄學問淵深,所涉極廣。據其子劉承寬説,「大抵府君於《詩》、《書》大義及六書小學,多出於外家莊氏,《易》、《禮》多出於皋文張氏,至《春秋》,則獨抱遺經,自發神悟」,道出了他的學術淵源。話雖如此,劉逢禄青年時代既以莊述祖爲師,則在公羊學上,恐怕亦不能不受莊存與、莊述祖的影響。逢禄爲學,不拘拘爲章句訓詁,而是著眼於通大義,故他雖肯定清初以來顧、閻、戴、段等名儒「東京之學」的價值,但更推崇西漢賈、董之學,主張「由董生《春秋》窺六藝家法,由六藝求觀聖人之志」(《清史列傳》),對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學知之、好之乃至樂之,所造極深,撰有《公羊春秋何氏釋例》、《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等。逢禄又著《左氏春秋考證》二卷,指出《左傳》本名「左氏春秋」,與《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同類,本非解經之書,將《左傳》删去其書法、凡例,可還其本來面目,正所謂《左傳》與《春秋》,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其説對晚清及近代學者影響甚鉅。此外,劉逢禄在小學、音韻、天文、古曆方面均極有造詣。

《劉禮部集》是劉逢禄的文集,爲其子劉承寬所編。卷首有魏源所撰序,爲西漢今文學大張其目,

稱劉逢禄爲「潛心大業之士」，「明允篤志君子」。是書編成於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凡十二卷。卷一爲賦、頌、連珠之類。卷二有《夏時等列説》，是對《夏小正》的疏解，用以闡發所謂《春秋》孔子「行夏時」之義，其學得之於莊述祖。又有《論語述何篇》，試圖用何休的《公羊解詁》復原何氏的《論語》學。卷三有幾篇關於《春秋》學的文章，如《春秋論》上、下，力攻錢大昕等人所持《春秋》直書其事、並無書法及一字褒貶之説，指出孔廣森的公羊學亦未能闡發《公羊》三科九旨之精義。卷四實爲所撰《公羊春秋何氏釋例》之節本。《釋例》本爲十卷，是劉氏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所收各篇，删去了原書所舉諸例的經傳引文，只取「釋曰」以下部分，劉氏的觀點約略可見。卷五爲《春秋公羊議禮》，亦是發揚何氏之學，以「禮」説《春秋》，分爲《正始》、《制爵》、《制田禄》、《制軍賦》、《貢士》、《郊禘祫》等十四篇，其意在使《春秋》與禮相貫通。卷六爲《書序述聞》，先述所聞於莊述祖者，後廣以己意，大旨謂《書序》可信。卷七爲古音韻學著作，有《詩聲衍序》、《詩聲衍條例》等。卷八爲天文星曆之學，有《天官書經星補攷》等篇。卷九、卷十爲序跋雜文，或考經議禮，或記事懷人。卷十一爲古今體詩。末附其子承寬所撰《先府君行述》，叙逢禄生平甚詳。卷十二實爲附録，乃逢禄次子承寵所作詩文，題曰「麟石文鈔」。蓋逢禄八子，其生時已殤其四，次子承寵最富才情，無奈體甚羸弱，死年方三十歲。逢禄集中有《次子承寵壙記》，盡抒哀惘之情，頗爲動人。書前目録，個别條目與正文之篇題小異，今改从正文篇題，並以校記説明。

《劉禮部集》有道光十年思誤齋刻本，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又有延暉承慶堂重刻本，兩本的差别極小。此次整理，就以思誤齋刻本爲底本，取承慶堂重刻本（簡稱「光緒本」）以爲參校。

校點者　趙伯雄

劉禮部集敘

魏源曰：余讀《後漢書·儒林傳》，衛、杜、賈、馬諸君子，承劉歆之緒論，創立費、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今文之學，謂之俗儒，廢書而喟。夫西漢經師，承七十子微言大義，《易》則施、梁丘、孟、京，皆能以占變知來；《書》則大小夏侯、歐陽、兒寬，皆能以《洪範》匡世主；《詩》則申公、轅固生、韓嬰、王吉、韋、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春秋》則董仲舒、雋不疑之決獄；《禮》則魯諸生、賈誼、韋玄成之議制度；❶而蕭望之等皆以《論語》、《孝經》保傅輔道：求之東京，未或有聞焉。其文章述作，則陸賈《新語》以《詩》、《書》説高祖，賈誼《新書》爲漢定制作，《春秋蕃露》、《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劉向《五行》、揚雄《太玄》，皆以其自得之學，範陰陽，矩聖學，規皇極，斐然與三代同風，而東京亦未有聞焉。今世言學，則必曰東漢之學勝西漢，東漢鄭、許之學綜六經。烏乎！二君惟六書三禮，並視諸經爲閎深，故多用今文家法；別詳《兩漢經師今古文攷》。及旁釋《易》、《書》、《詩》、《春秋》，則又皆創異門户，左今右古。其後鄭學大行，駸淫遂至《易》亡施、孟、梁丘，《書》亡夏侯、歐陽，《詩》亡齊、魯、韓，《春秋》鄒、夾、公羊、穀梁半亡半存，亦成絶學，讖緯盛，經術卑，儒用絀。晏、弼、肅、預、

❶「玄」，原作「元」，蓋避清聖祖諱，今正。以下不另出校。

謚、賾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並起持。其後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墜于東京，東京典章制度之學絶于隋、唐，兩漢故訓聲音之學熄于魏、晉：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質再世而必復，天道三微而成一箸。今日復古之要，由故訓聲音以進于東漢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此魯一變至道也。清之興二百年，通儒輩出。若所見之世，若所聞之世，若所傳聞之世，則有若顧、江、戴、程、段、莊明三禮六書，閻、陳、惠、張、孫、孔述群經家法，于東京之學，蓋盡心焉。求之西漢賈、董、匡、劉所述，七十弟子所遺，原流本末，其尚盡合乎？其未盡合乎？有潛心大業之士，毣毣然，竺竺然，由董生《春秋》以闚六藝家法，由六藝以求聖人統紀，旁搜遠紹，温故知新，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雖盛業未究，可不謂明允篤志君子哉！

道光十年，商橫攝提格之歲，既論定武進禮部劉君遺書若干篇，爲若干卷，群經家法具在。諸子以源爲能喻其先人之志，復使敘其大都。故箸先王之道，偏全同異艱難絶續者于篇，俾成學治古文之士折其衷。《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又睪然以晞來者焉。內閣中書邵陽魏源謹敘。

劉禮部集卷一

易象賦并序

曰稽聖人，麗天普地。形類千品，顯微冥孟。《爾雅·釋詁》：「孟，長也。」《釋言》：「冥，幼也。」《史記·曆書》：「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微者顯之，孟者冥之。開名成務，於是作易。易也者，象也。日以顯經，月以隱權。虞翻注《參同契》云：「日月爲易。」《下繫》注：「易，麗乾藏坤。」《説文》引祕書説：「日月爲易，象陰陽也。」此謂乾坤以坎離爲用也。十二消息無坎離，所謂乾坤毁則無以見易也。《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云：「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于盛，權用于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今本錯入《王道通三》篇。虞君注《參同契》：納甲取月不取日，月受日以爲明，陰之生皆陽也。易居陽而治陰，凡消息皆陽也。《繫》注：「乾稱易道。」○凡引《易》注，不出主名者，皆虞氏也。故宣尼贊之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乾鑿度》曰：「日月終始萬物。」荀爽曰：「坎離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也。」《上繫》注：「始立卦，乾坤相親，物相雜，故曰文。」《乾鑿度》曰：「易六位正，王度見矣。」又曰：「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注云：「象一七九也。」「乾坤相並俱生，故六畫而成卦。」蓋太極函三爲一，是爲乾元，因而兩之以地，其數二八六也。陽動而進，故自七而九，象其氣之息；陰動而退，故自八而六，象其氣之消。故象以七八，爻以九六爲數。夫畫卦之始，六位各正，因析而重之，以爲十二消息。又以乾元戰坎離，而爲六十四卦，又以六十四卦，資始乾元，假既濟以明各正焉，此易之原也。立象盡意，行乎其中矣。《下繫》注：「象謂三才成八卦之象。乾坤列東，艮兑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故八卦成列，則象在其中。」《上繫》注：「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兑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

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若其明消息，鄭玄《易贊》曰：「庖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兑消息。」《乾鑿度》：「文王定消息。」又云：「能消者息。」《坤．象》注：「此指説易道陰陽消息之大要也。」《文言》注：「以坤牝陽滅出復震爲餘慶，以乾通坤極遘生巽爲餘殃。」《説卦》注：「坤消从午至亥，上下故順，陽息从子至巳，下上故逆。」此明十二消息，其實六十四卦皆有之。著形埒，《乾鑿度》「易无形埒」注：「始有聲氣曰埒。」此説太易也。經所不言，陰書於緯。《釋廢疾》文也。彖變之數，合符天地。彖數七八，爻變九六，皆合于十五。《太玄》曰「五與五相守」，十亦五也。蓋天之生數終於五，奇也；地之成數終於十，偶也。故易一陰一陽，合於十五之謂道。故太一取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由此倚數焉。《乾鑿度》文。宋人以此爲河圖，謂八卦所從生。然言取數，則先有八卦，後有九宮也。僞《孔傳》「九疇」、盧辯注《明堂》，以爲法龜文，亦非倚數，謂合中央也。明堂象紫宮，故法乎此。余慕黄香託興之作，仿康樂山居之例，述孟卿之逸象，虞翻五世傳孟喜學，注中逸象，十倍荀九家。蓋孟所傳志與經合。冀鄭公之微言，《隋志》：鄭康成注《易緯》八卷。然九宮注引父母六子爲次，非本義。觕舉誕略，以詔來者。至于觀發揮，行典禮，又非篇翰之所具也。《文言》注：「發，動；揮，變也。」卦變消息爻例，惟虞氏爲具典禮鄭略言之。

隘中州之該閡兮，軼混芒而上征。魂淩浹而四遊兮，神識路之營營。《上繫》注：「魂，陽物，謂乾神也。乾流坤形，變成萬物，故游魂爲變。」京房述孔子曰：「游魂歸魂爲鬼。」《易》京氏八卦皆有游歸。虞明消息，止乾坤戰坎離，以出復震遘巽耳。乃作贊曰：大哉乾元，造草壹壺。權輿玄黄，育孕萌根。督察行健，處乎紫宸。九家《易》曰：「陽稱大元者，氣之始也。」《上繫》注：「太極，太一也。」太極不可見，故虞指太一以況之。《乾鑿度》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太一之行又不可見，故《上繫》注又指日月斗以況之。蓋經言乾元，緯言太始，《繫》言太極，爻言復初，鄭、虞言太

一、天一，皆一物也。《春秋元命包》曰：「天不深正其元，不能成其化。」《屯·象》注：「造，造生也。屮，屮創物也。」《下繫》注：「否反成泰。」天地交，故曰壹壺。《釋詁》：「權輿，始也。」天玄地黄，合而出震，故震爲玄黄。乾坤合一，元也。出震爲行，其究爲健。《上象》注：「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于是陽鼂隆烈，日月歲會。十一月，一陽生。坎，初始用事。甲子朔旦，冬至也。《訟》上注：「日出甲上稱朝。」《漢·律曆志》：「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又云：「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曰：「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坤靈圖》所謂至德之萌也。《周禮·司會》：以歲會考歲成。擊黄鐘之庨窌設窿兮，震大魁之硼硠砰磕。鄭玄《月令》注：「黄鐘，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黄鐘之律應。」《元命包》云「黄鐘者始」，注：「始萌黄泉中。」《書大傳》：「天子將出，則撞黄鐘，右五鐘皆應。」《樂緯叶圖徵》、《春秋緯》、《易緯通卦驗》皆云迎日至，人主縱八能之士，擊黄鐘之鐘磬。公卿大夫列士使八能之士，擊黄鐘之鼓，鼓黄鐘之琴瑟，吹黄鐘之律，閒音以竽，竽長四尺二寸。注：火數七，於冬日至吹之，冬至水用事，水數六，六七四十二，竽長取之。大魁，匏首插定所也。拙旬始之槱槮幡纚兮，建華蓋之晻曖莅㟨。應龍蜿蟺時出進兮，白象赳蜈驕界而異態。欃槍郁熻髦以直指兮，句陳譎幻蟜以連卷。《天官書》：「旬始出北斗旁。」《晉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地形訓》：「毛犢生應龍。」《山海經圖》有翼曰應龍，夏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釋天》：「彗星爲欃槍。」《天官書》：「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又云：歲星失次，「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句陳，《天官書》天極星後句四星。服虔以爲紫微宮外營陳星，非也。帝車于是臨中紘而逴絶垠兮，猋駭鵬擊逕趀馳乎玄關。梁閣道而絶九坎兮，放散舒息容與乎叶蟄之宮。《天官書》：「斗爲帝車，運于中央。」玄關，叶闕北門也。《天官書》：「紫宮後六星曰閣道。」《晉志》：「九坎，九星，主溝渠。」《靈樞經》：「太一常以冬至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常反于一。」蓋太一以八卦爲常居，以九宮爲日游，知先有八卦，後有九宮也。天五居中，不用與

地十合中宮也。《靈樞》，漢人所傳，與《易緯》合。**戢奮霆與躁龍兮，隮玄雲而吐溜。馮嵠崇而遐覽兮，百川交引而並稽。迫鸁礐而蕩激兮，頌笙繆羽緣卒以雜奏。伏蹇産而寂漻兮，觸黯黮而亂入。頽飈碭突其震飈兮，穿靚深而運裛。**奮霆、躁龍，皆震象。乾由坎出，震也。馬融《乾》初爻注：「建子之月，陽氣始動，故曰潛龍。」《下繫》注：「復初龍蛇俱蟄。」《乾・象》注：「已成既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需・象》曰：「雲上于天。」《解・象》曰：「雷雨作。」《既濟》二爻注：「坎爲玄雲」，玄，天色也。嵠崇，《彖》曰：「重險也。」注每云之應曆坎險，坎爲川，爲大川，爲隱伏，爲蹇，爲入，爲内，萬物之所歸。又主冬水歸其壑也。鄭氏《尚書》、《儀禮》注：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頌。韋昭《周語》注：「周有七音：黄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吕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淮南子》：「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繆。」繆與穆古通。二變所以和正五音也。《甘泉賦》：「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者，非也。變徵在南方，羽在北方。鄭氏《月令》注：「羽屬水，爲最清，冬氣和則羽聲調。」四正之樂，皆出于坎，坎爲律也。或言器，或言音，互明之。**逆防理孫牙抱而幹撟兮，相弦槷以準律。**《考工記》注：「防謂脉理。」孫，順也。又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輮也。」《輪人》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弓人》云：「幹也者，以爲遠也。」又云：「撟幹，欲孰于火而無燀。」宋衷《説卦》注：「曲者更直爲撟，直者更曲爲揉。」水流有曲直，故爲撟揉。虞云：「可撟揉，故爲弓輪。坎爲月，❶在庚爲弓，在甲象輪。」《考工記》注：「槷，古文臬。」《爾雅》：在墻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參同契》曰：「上絃平如繩。」坎爲平、爲法、爲則。《九家》云：「坎爲法律。」蓋規矩繩墨律度量衡皆取諸月，月者日之用也。《説卦》大象，則坎水、離火、震雷、巽風、艮山、兑澤；八卦事象，則天事武、地事文、震主祭、巽主市、坎主律、兑主刑、離主兵、艮主居也。故偏道之。**紆盤盤以洋洋兮，薄天池而上出。殘倏蟰而濆清泠兮，守中必以虚粹。**《莊子》：「北溟者，天池也。」《晉

❶「爲」字，原脱，據《周易集解》補。

志》：「九坎閒十里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山海經》未塗之水，東南流注于沔，中多傜蝺，出入有光。又耕父常游清泠之淵，出入有光。坎爲陰，爲水，爲寇盜，故云。《管子・幼官》篇：「夜虛守静。」《通卦驗》：「候雲氣。」坎主夜中也。《考工記》「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坎爲坤精，坤虛乾實，象焉。聞西王母奉觴而卻立兮，倚閶闔而望予。使孅阿以前導兮，命良造以文輿。黸虎紆譎於西清兮，沈牛蹢躅於崑崙。坤爲母。《晉》五爻注：「乾伏坤中稱王母。」《西山經》：「玉山，王母所居。」坤位西南，故云。閶闔兑方，故言倚。郭璞云：「孅阿，古善御者。」王良、造父，皆星名。坤爲文，爲大輿。《天官書》：「參爲白虎。」坤居實沈之次，故爲虎。荀九家以艮爲虎。虞云：「俗儒以兑爲虎，皆非也。」坤又爲黑，《爾雅》：黸，黑虎也。坤爲牝牛。《西山經》：「崑崙之丘，實爲帝之下都。」亢烏踸踔抑使止兮，顧菟儵敻滅以輪囷。排玄委而遘天乙兮，左實沈而右壽麻。雜臿九疇之玢豳駁犖兮，扃閟龍圖委麗以棽離。日中則昃，坤居西南，爲日昃也。《易》主扶陽抑陰，於豐著之。止，止消也。《靈憲》：「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觀鳥獸之文」注：「謂日月也。」納甲坤象滅乙，坤爲晦，日月之合，故並言之。縣象著明，消息之大者也。玄委，坤宫名，見《靈樞》。天乙，帝乙也。文王挺三聖以校《易》，惟帝乙兩言之。《泰》五爻注：「坤爲乙。」歸妹本泰坤也。《左氏春秋》：「實沈，參神也。」《大荒西經》：「季格生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坤爲文，故稱《九疇》。龍圖爲閶户，爲閉關，故稱扃閉。嵁嵦阬烝窅窱而不見底兮，陰火欻忽電爍而星馳。地維咸光徘徊轉互，壹輝而壹滅兮，亦幸有珠宫鮫館，卻炎鬱而走赫戲。《釋言》：「阬烝，虛也。」坤爲虛。陰火，地二生火也。《天官書》：「地維咸光出四隅。」《一行曆議》：「雲漢自艮抵坤，爲地維也。」乾坤不居四正，故皆言維。邵雍「先天圖位」乾南坤北，此微破之。《下繫》注：「乾爲寒，坤爲暑，陰息陽消，从姤至否，故寒往暑來。陰詘陽信，从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復、姤陰陽始，泰、否陰陽中。反類稱往來，坤暑故炎鬱。亦微破先天圖。太昊執規揖讓明堂兮，植圭笏

而會朝。斜絶太陰而登少陽兮，見帝子之素絧。《辨終備》：「萬物孳，甲日營始東。」執規司春，蓋取諸此。《天官書》：「心爲明堂。」蓋直天市垣口，震居卯宮，故獨稱明堂。《周官·大宗伯》：「青圭禮東方。」又云：「春見曰朝。」太陰謂坤，少陽謂震。言太一自坤來也。震爲帝爲長子，稱帝子。蒼龍躨跜而便娟兮，鳴騮累跪習習以蕭蕭。爲龍。蒼，東方之色。《月令》：春駕倉龍。其于馬也，爲善鳴稱鳴騮，爲足稱累跪。入雷淵之騈田眩還兮，出底平之軼蕩佁儗。籦籠篠簳从風而猗儺兮，蒹蘆鵻彏披以蓊蔚。媧笙夔簫𡃓霵而厭歷兮，承雲六英紛以攢昚。華薌柜鬯咲肸而半散兮，威仰暗藹迟迡乎陽靈。雄虹夭橋將逝而復返兮，廓盪盪于高冥。王逸云：「雷淵，雷室也。」震爲雷，爲大塗，稱底平。《説文》卯爲開門。《郊祀志》：「天門開，軼蕩蕩。」爲蒼筤竹，爲萑葦，笙簫竹音。《曲禮》：「黍曰薌合。」震爲稼，爲鬯。半、泮古字通。威仰，蒼帝名。陽靈，天也。《益》六二：「王用享于帝。」《乾鑿度》引孔子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繁露·郊義》篇：「《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于郊。」震，春官，主祭。離，夏官，主兵。兑，秋官，主刑。坎，冬官，主法。六典大義，故特詳之。《月令》：「三月虹始見。」蔡邕《章句》：「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毛詩》：「蝃蝀在東。」《異苑》：「虹飲釜，澳噏響便竭，以喻神嗜飲食也。」四正卦爻主一氣，八卦布散用事，亦爻主一氣。《鑿度》引孔子曰：「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又云：「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微謂一候，著謂一爻，體謂一卦。《北魏書》正光術：虹始見，震六二主之。布散用事，六三直清明，虹始見。此用《通卦驗》候卦氣之位。出倉門而入陰洛兮，曾臺凌兢上轟重陽。往來芳温奪精魄兮，前驅回風狓蘭茝而獵杜蘅。頫市樓列肆之煊坌脅翼兮，離朱輸爾趫桂棟而規藥房。翠題瓊璧邐迤而幽敞兮，弸環朱綱突寝以齊光。紞纚成削繆繞而倚靡兮，若遊絲繫英不可以風潔齊明。皦澹泊而自持兮，御飈輪而祲尋。倉門，震宮。陰洛，巽宮。見《靈樞》。帝出乎震，巽

爲入。《下繫》注：「出陽知生，入陰懼死。」爲高稱曾臺，爲臭，爲草木，爲蘭，爲市。《天官書》：「旗中六星曰市樓。」《隋志》斛南二星曰列肆。爲工，公輸般王爾，巧匠也。木曰曲直。又爲繩稱網。齊光，巽爲齊也。爲帛，稱紈纚。《説卦》注：「巽陽藏室，故潔齊。」於是殫覩衆變，眩滑回皇。惚兮怳兮，洞晃朗兮，寥兮歷兮，臨敻遏兮。蓋肅肅蹲蹲，馮馮崇崇，上息乎紫宮。絶列缺而貫倒景兮，含清澂而漱正陽。選淳園而部穀樂兮，五帝受紀梁以方襄。火龍水虎仡以怵臭兮，豐隆屏翳轢以騰驤。雨師川后泱漭三危兮，崑崙委羽鎮以縱横。《運斗樞》：「太微宮有五帝坐星。」《鉤命決》曰「五精之神」，此謂坎、離、震、兑及中央坤土之神也。《史記》：「建于明堂，諸神受紀。」火龍水虎，即乾坤坎離，太一息紫宮，猶乾五主六子。豐隆，雲師，《廣韻》以爲雷師。屏翳，《山海經》王逸、虞喜以爲雨師，韋昭以爲雷師，曹植以爲風師，應劭皆以爲天神使，得之。今取曹植、陸法言以名震、巽也。《周官·大宗伯》注：「鄭司農曰：雨師畢星，風師箕星。」李善曰：「川后，河伯也。」曹植《結洛文》：「河伯典澤，屏翳司風。」此謂兑也。兑爲雨，爲澤。馬融《尚書傳》：「西危，西裔也。」鄭康成引《河圖》及《地記書》云：「在鳥鼠之西。」西，兑方也。《淮南子》：委羽之山在雁門北，不見日。此謂艮也。艮爲山。然後動叶闕，闢北垠，申不周之令，邪睨乎寒門。原野唐以澶漫兮，層冰兀兀以嵯峨。前旄頭後罕車兮，飛廉先景圈以駢羅。中黄之疇建朱干而秉玉戚兮，麾騣褭而夷陂陀。覛天寶而悽蜚遽兮，維絡岌嶪振以巉顔。豈神武不足以逆詳兮，厲威嚴而後還。《通卦驗》八風，乾爲不周。《詩含神霧》：「天不足西北。」《西山經》注：不周風出不周山，風主號令也。乾爲寒，爲門。《繫》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自紫宮至乾曰邪睨。爲郊，爲野。戌亥之地也。爲冰，坤陰在上，凝陽必戰。《天官書》：「昴曰旄頭，畢曰罕車。」西方宿，主兵，天事武，故偏道之。郭璞曰：「飛廉，龍雀也。」先景，駿馬。圈，圍也。乾爲龍，爲馬，爲圜。《尸子》：「中黄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乾爲武人，爲朱，爲玉，爲金。玉戚，戚柲飾玉也。

張揖曰：「騕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繫》曰：「夫乾，天下之至健，德行恒易以知險。」夷，易也。陂陀，險也。晉灼曰：「天寶，雞頭而人身。」張揖曰：「蜚遽，天上神獸也。」郭璞曰：「谻，疲極也。」《方言》：「倰，憐也。」《周官》：「仲冬教大閱。」《公羊》桓四年何氏注：「狩例時，月者，譏不時。周正月，夏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哀十有四年春注：無正月，「去周之正，行夏之時」也。春言狩不譏不時，「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也。徐彦疏：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乾主戰，田以習戰，乾又貞孟冬，故云。維，天維；絡，地絡。坤終于亥，而乾位焉，陰凝于陽必戰。乾爲神，爲武，爲詳，古詳、祥通。爲威，爲嚴。

解龍戰而息旆兮，揭弭節乎虞淵。巫覡背行以前引兮，青琴霄燭揚袂徽循眇以蹁躚。[illegible]旬栗密數顧以煇燿兮，彤管煒扈曾不可乎犯干。方朋正法以内恕兮，保精剛而大完。

荀爽曰：「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説卦》「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淮南子》：「日至于虞淵，是爲黄昏。」《通卦驗》：「日入白氣出直。」兑，此正氣也。虞淵，假以言澤焉。兑爲巫，伏艮爲背。《説卦》注：「震巽特變，故震究爲蕃鮮。白謂巽，❶究爲躁卦。」于爻，巽取變震，言先庚後庚。震不取變巽者，陰陽之義。《兑・象》注：取伏艮艮不取伏兑者，消息之旨。伏儼曰：青琴，古神女。《山海經》舜妻登比氏生霄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兑舉少女，震舉長子，四正卦也。《歸妹》五爻注：「乾衣兑口稱袂。」《履》二注：「兑小故。」眇，《白虎通》：「人生三月目旬。」兑爲密，《西山經》：「堅栗精密，潤澤而有光。」《五經要義》：「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兑爲朋，爲刑，爲刑人。《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招摇東指而北走兮，頫真人乎蓬萊璘彬。宮闕九光而十彩兮，揮若星羅闍然。斗開虚聆增巖迴穴之轟轔騂隱兮，若疾波之擊潮。岐狐元貘側足以交隘兮，徑磧曆而不敢號。往往林禽旁支濯濩以英絡兮，翠紫金碧擿布乾費翬以煌熒。風引雲散窅然忽喪兮，神嘻旭而扶

❶「謂」字原脱，據《周易集解》補。

傾。《晉志》：「梗河北一星曰招揺。」《曲禮》注：「招揺在斗杓端，主指者。」《説卦》：「艮，東北之卦也。」《封禪書》：「蓬萊山在渤海中，黄金銀爲宫闕。」艮居東北維，爲山，爲宫室，爲門闕，爲星，爲斗，爲穴，爲霆，爲小狐，爲尾，歧九尾也。《乾鑿度》：「文王下吕，九尾見。」爲豹，《爾雅》：「貘，白豹。」《王會》篇：「不令之元貘。」艮爲徑路，爲小石，爲果蓏。《封禪書》：「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命長離以南娭兮，後屬玄武與太陰。陽光芒熛蒸以流爍兮，涉萬里而無燂。枉矢飛行以曶霍兮，玄戈矛盾宫以振陳。齊莘莘以縱縱其崒崿兮，襲陰氣之闔闕。羂絓高縣以卻屏兮，申禮禁于夏田。鉗丙謳思而北懷兮，飛龍詘蟄而不前。《漢·禮樂志》注：「臣瓚曰：長離，靈鳥。或曰鸞也。」離爲飛鳥，南方朱雀之象。離爲龜，稱玄武。張銑曰：「太陰，歲前二辰也。」張晏曰：「歲後二辰也。」鄭康成《保章氏》注引樂説，説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蓋鄭據太初曆，以太陰紀歲，而班固《天文志》誤以太歲當之也。銑據日躔之次言，晏據十二辰之序言，前後雖殊，其實一也。離畜牝牛，故亦云太陰。爲火，爲日，爲電，皆陽光也。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爲飛矢，爲戈兵。《天官書》：「枉矢類大流星。」又云：「杓端有兩星，一内爲矛，招揺；一外爲盾，天鋒。」《晉志》：「矛盾北一星曰玄戈。」陰氣，離得坤中氣也。離爲網罟，田象本取諸離。禮禁，謂夏不田也。何休《公羊》桓四年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于巢，走獸未離于穴，恐傷害于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鄭玄《王制》注：「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廢疾》曰：「《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又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是深塞何休之言。如鄭三説俱非。《穀梁》後于《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口授，不可易也。漢世《公羊》大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迂。夏殷之禮，當爲殷、周之禮，三事

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一月，戒从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于孟冬，皆述文王之制也。高誘《淮南》注：「鉗且大丙，太一之御也。」《繫》曰：「龍蛇之蟄。」

重曰：庚飛辛伏道在中，壯究居甲權之宗，彌綸萬物元始含。

京房《易傳》六十四卦皆有飛伏，虞唯取旁通伏陽，以明消息。《説卦》：「震，東方也。巽，東南也。」注：不稱卦，震不見東，巽不見東南也。在天成象之位，與布散用事之序，義本相通。獨以震、巽言飛伏，取先庚後庚之義。八卦成列，震、巽列西，用事之序，下行九宫之數，震出巽入，恒相从也。《繫》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注：「神，易也。陽息震爲鼓，陰消巽爲舞」，消息最著，即復遘也。成象之位，坎、離在中；用事之序，離日晝中正南，坎月夜中正北。蓋日月會壬癸，而乾坤交坎離，然不可見，故以晝夜中言。《繫》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坎戊離己相得合土。」《參同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又云：「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宫戊己之功。」乾坤不交坎離，則震兑巽艮安从生？故曰道在中。《繫》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乾鑿度》：「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壯謂八日，兑象見丁。究十五日，乾象盈甲也，月之望也。疑乎日法律變化皆从此出，故曰權之宗。《彖》曰：「萬物資始。」《上繫》注：「彌綸，包絡也。」謂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也。

周流時成反諸正，十有八變爰清静，承元合禮俟神聖。

《上繫》注：「日月周流，終則復始。」坎戊離己，入在中宫，其處空虛。」《參同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謂坎五進壬九癸十退離六二，用所以生九六，《易》所以盈九虛十也。時成見上注。《繫》云：「十有八變而成卦。」庖犧參天兩地，分剛柔以立本，爲六子父母。于爻位，初、二、三變坎也，四、五、上變離也，三、四、五變震也，初、二、上變巽也，初、五、上變艮也，二、三、四變兑也，是謂十有八變而成卦。其變而反正，亦十有八，故《下繫》注：「易无思也，既濟定，六位正。」承元，謂坤凝乾元。合禮，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上繫》注：「重言聖人，謂文王也。」《繫》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也。」

驂駕六龍絶太虛，橑環蓋斗歸塗殊，靈宫天閟神所居。

《彖》曰：「時乘六龍

以御天。」《考工記·輪人》注：「弓，蓋橑也。」鄭司農云：「部，蓋斗也。」蓋弓象二十八舍，蓋斗象北辰。《繫》曰：「天下同歸而殊塗。」謂乾元用九而天下治。神所居，謂太一還息紫宮也。《繫》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謂太極之行，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儃翔踰躍迷乃復，淵淵專專道之谷。 魂歸嘖探呿吟孳，俶嚣乎，其大足。 謂六爻之動，陽失正則陰消之，乾入坤爲迷，出震爲復，坎爲淵，震爲專，由坎出震，乾之静也。《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魂歸，謂坤消。乾止于剥，反謙息履，降師息同人，升比息大有，坎離交屯鼎，受之而出復，爲乾之歸魂。探嘖注：「至嘖謂初。」又云：「元，善之長。」又云：「探，取也，謂幽贊神明而生蓍。」《辨終備》：「雄雌呿吟，六節摇通。」注：「雄雌，天地；呿吟，闔闢。六節，六子也。」《爾雅》：「俶，始也。」此謂乾坤相並俱生，合于一元，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闔闢而生，受始乾元也。《文言》曰：「乾始而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以四德歸本乾元也。

卦氣頌 并序

卦氣之作，其昉於庖犧乎？ 序法象，明典禮，天道備，王事浹矣。 世傳李溉圖以時訓配卦候，自魏正光、唐大衍術皆用之。時訓者，刺取《明堂》、《月令》而附之周公者也。 余既綜毖緯之義，述鄭、虞之旨，又以夏時夫子所定，言卦候者舉莫能外。 遂言先王順時行禮而備諸福也如此，後世違之而召諸沴也若彼，輒首其義，而爲之頌。

粤若稽古，尊加之辭。 蒼靈位元。《漢·律曆志》、《易》虞注皆以庖犧氏以木德王也。《通卦驗》曰：「蒼牙通靈。」又曰：「虙戲生蒼靈唯精。」又曰：「虙方牙蒼精。」《乾鑿度》注：「伏羲、文王，皆倉精也。」位元，《繫》注：「文王書經，繫庖犧于乾五。」五，天位也。 淳化鳥獸，旁羅星辰。 近則律度，參贊乾坤。《繫》注：「鳥獸，日月也。」又云：「包犧在乾五，動之坤。」交坎離，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律度，謂近取諸身也。此用《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文。參贊，謂仰觀俯察也。 皇穹嘉之，河洛清温。 英煌五色，夜干陽雲。《乾鑿度》引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

日，青四日，青變而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以三日。河中水安静，天乃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又云：「帝德之應，洛水先温九日，後五日變爲五色玄黃，天地安静，書見矣。負圖出午聖人。」又云：「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虵皆然。」帝乃撫圖命數，上與天論。合六甲于五子，乘天符于地珍。《漢律曆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唐一行《卦議》引孟喜《易章句》曰：「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謂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于是含三午五，究九虚十。蓍數既得，參兩以立。以正直節，以爻主日。清濁應貌，寒温效實。《律曆志》：「太極元氣，含三爲一。」孟康注：「元氣始起于子，天地人混而爲一，故子數獨一也。」五，古文从㐅，象交午于中央也。九象屈曲究盡。十象四方具。《易》以十與五合中宫，故用九。荀爽曰：「蓍者册也。」《周禮》疏：「蓍知成數。」崔憬云：「蓍數七，卦數八。」虞云：「乾爲蓍。」又云：「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此謂始立卦也。正四正卦，每爻各主一節，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各主一日也。北魏《正光曆》，九三應上九，清浄微温，陽風；九三應上六，绛赤決温，陰雨；六三應上六，白濁微寒，陰雨；六三應上九，麴塵決寒，陽風。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稽覽圖》云：「有實無貌，詘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又云：「辟相侵以實不以貌。」郎顗引《易傳》：「寒温爲實，清濁爲貌。」爾乃經之以日月，緯之以雷雨，綱之以斗建，紀之以漢户。重言八卦，以處位四正也。《乾鑿度》注：「坎離爲經，震兑爲緯。」《淮南·地形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日月雷雨，四正卦象也。一行「山河兩戒」説：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雲漢自艮抵坤爲地紀。此謂四維卦也。閏餘分以備歲，管微著以測候。驗夏時于庶虞，起天正于曆舍。《鑿度》引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注：「其中猶自有斗分，此舉大數也。」又云：「易管三成德，爲道苞籥。」又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注：「微謂一候，著謂一氣。」體，四正之三爻也。此謂六日七分也。日法，八十分六十卦，餘分四百二十，以合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周也。《禮詁志》云：「歲虞

汁月謂七十二候。」《夏小正》傳云：「小正以著名也。」天正，謂甲子朔旦冬至也。周正始冬至，夏正始發蟄。《逸書·周月解》云：「中氣以著時應。」然則甲子卦氣起中孚，蓋周人遺法。依三統之序，庖犧當建人正也。曆舍，謂日月躔次。逸書曰：「日月起牽牛初。」曆舍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

于是理消息以立辟，雜内外而作臣，位純德于二極，伯六子而陽伸。

《乾鑿度》：「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又云：「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六子上不及帝，下有過王，故六子雖純，不爲乾坤。帝謂乾坤二純卦，主一歲。王謂十辟卦，分乾坤以主月。六子尊于王，故爲方伯，主四時。莊侍郎云：「辟卦十二，侯卦十二，陰陽爻各三十六，皆君道也。辟序而侯錯，讓辟也，臣道也。公卦陽爻四十一，陰爻三十一，師保也。卿卦陽爻三十五，陰爻三十七，讓侯也。大夫卦陽爻三十二，陰爻四十，讓卿也。辟侯卦凡百四十四畫，合坤策；公卿大夫卦凡二百一十有六畫，合乾策也。」魏曆侯分内外，内侯中氣，外侯朔氣也。莊云：「乾辟巳，坤辟亥，攝提方也。巽侯申，艮侯亥，日月會也。其取震、兑，不取艮、巽者，陽息卦也。」

若乃烏杓合子，淵泉萌宫。遯魚凝涸，淳殷動中。七日就復，見天地心。白芽始盈，陽長交陰。農祥晨正，究升受臨。消殷息周，環回輪尋。三統窮本，天術建寅。冰泮發蟄，聞雉知震。陽德成體，初歲鬺天。乘乾養壯，降卑就尊。昆小蟲以冒鼓，肇殷薦以配神。革去故而代嬗，夬決陰而就乾。建親賢以象夏，經師武于大君。班馬政于三毆，吁大旱于密雲。察盛陽于轉蓋，正南門于初昏。

烏謂日，杓謂斗。斗昏建子左行，日在丑右行，是謂子與丑合。《周月解》：「既南至，微陽動于黄泉。」《太玄》以卦氣序其中，首準中孚，曰陽氣潛萌于黄宫，信無不在乎中。遯魚，中孚本象。鄭注《周禮》：「冬時水涸，魚性定。」孟氏《章句》：「坎極于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虞注《上繫》云：「中孚十一月，雷動地中。」《稽覽圖》注：「淳淳，不和象；殷殷，和象也。」自中孚至復七日。荀云：「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虞云：「坤爲腹，三復位時，離爲見，坎爲心，陽息臨成泰，乾天坤地。」《律曆志》：「地統至丑，半日

牙化而白。」何休《公羊》隱元年注：「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法物牙，色尚白。」《序卦傳》：「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崔憬《屯》注：「十二月，陽始浸長，而交于陰，故曰剛柔始交。萬物萌牙，生于地中，有寒冰，故難生。」一行《日度議》曰：「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營室，古曆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也。于易象，升氣究而臨受之。」《鑿度》引孔子曰：「昇者，十二月之卦也。譬文王化被鄰國，處王位，享岐山，爲報德也。」鄭氏《臨》卦注：「臨卦斗建丑，殷正月也。當文王時，紂爲無道，故于是卦，爲殷家著興衰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數云。」《書大傳》云：「三統若循連環，周則有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爲正，貴形也。虞注《遘·象》云：「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夫子傳彖象以下，皆用夏家月。」《史記》自序：「天曆始改。」《禮誥志》云：「虞夏正建于孟春，于時冰泮發蟄。」《夏小正》：「正月啓蟄。」傳：「言始發蟄也。」古曆皆以中數，朔不必在其月，中必在其月，故夏、殷、周曆元皆歲與朔會也。《夏小正》「雉震雊」傳云：「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雊必聞之。」《鑿度》引孔子曰：「《益》六二：『王用享于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注：「泰卦用事，成體而郊。」《夏小正》「初歲祭」傳云：「其日初云爾。」《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封禪書》：「亨鬺上帝。」《左傳》：「雷乘乾曰大壯。」《後漢書》郎顗上七事，引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强从解起。」《稽覽圖》：「當雷不雷，太陽弱；不當雷而雷，太陽弱。」虞《易》注：「壯，傷也。需，養也。」需于爻例，大壯四之五，義宜需養也。降卑就尊者，解已入春分初候，可以雷，故經云「雷雨作解」。然解三公卦，大壯辟卦，故以自大壯起爲正也。《夏小正》「昆小蟲」傳云：「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萬物提動而後著。」又「剥鱓」傳云：「以爲鼓也。」《攷工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豫·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上帝，天帝也。」又引《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祭法》注：「武王亦配，故稱祖宗。」《詩序》：「《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又：「《維清》，奏象舞也。」蓋樂成薦帝，以文、武配。《異義》：「大饗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祭鮪。」夏禮終歲一郊，此在二月禘以春夏，蓋祭黄帝也。革、夬同義，皆湯武革命、決陰就陽之象。《比》二爻：「比之自内貞吉。」四爻：「外比之貞吉。」親賢並建也。《白虎通》：「封

諸侯以夏。」干寶《易》注：「比，世于七月，而息來在巳，去陰居陽，承乾之命，義與師同。」大君，謂師二大人當升五，正乾也。《比》言「三歐」，謂夏田，《易》重氣始，避中夏也。《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駒」，又云「越有大旱」，傳：「越，于也，吁嗟而閔雨也。」記雩也。《小畜》曰：「密雲不雨。」《小正》又云：「初昏南門正。」傳：「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轉蓋，黄帝蓋天圖也。《繫》曰：「闔户謂之乾。」若乃宵商旦晉，火天養日。昏媾期斷，咸止遘失。盈虚周流，檻泉泌瀄。斗正暑退，日中陰蒙。立庶守鼎，折肱開豐。臣誅其將，突無所容。二篡思秋，同人吝宗。通益閉損，盛衰守中。省方西岳，肆覲賓王。書勳告廟，閑衛教兵。哀矜折獄，損嚴歸喪。毓核保蟄，陰禮始行。晉卯夷酉，陽進陰藏。剥位行肅，群邪消亡。伏終亂于初吉，知艮極之入坤。明勑法以哀死，木自斃而萌根。測陽月于轉蓋，闔南門于初昏。衷凝涸之思濟，戒涌水之横奔。天回旋而地立，汩混會而渾庵。《左傳》：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又云：初昏大火中。《公羊春秋》：「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小正》云「時有養日」，傳：「一則在本，一則在末。」《象》曰：「火在天上，大有。」荀注：「夏火，王在天，故不曰日而曰火。」咸爲遘前六日七分卦，《咸》曰「取女吉」，《遘》曰「勿用取女」。鄭義以仲春爲昏月，至夏晚，則須待明年中春。蓋帝乙歸妹因于庖犧，周制中春因于夏正。毛、鄭異説，末爲矛盾也。《爾雅》「檻泉涌出」，即井泉也。虞云：「五月陰氣在下，故洌寒泉。」《小正》：「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左傳》：「火中，寒暑乃退。」《豐》卦曰：「宜日中。」《象》曰：「日中則昃。」京房傳：「夏至積陰生豐。」陰蒙，謂豐蔀也。鼎亦陰消卦。立庶，謂世子以罪廢，乃不立孫，而立世子之弟也。折肱者，京氏以君弱臣强，故折之。漢世日食策罷三公是也。《文言》注：「坤消至二，艮，子弑父；至三成否坤，臣殺君。」此謂遯、否也。突，逆子，謂遯也。《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損·象》注：「損七月，損兑八月，❶秋也。春秋祭祀，以

❶「損七月損兑八月」，後「損」字疑衍。《周易集解》卷八引虞注無此字。

時思之。」《五經異義》：《易》曰「同人於宗，吝」，言同姓相取，吝道也。泰辟寅，否辟申，泰通也，否閉也。益則通，損則閉，故曰：損益，衰盛之始也。春秋，陰陽中，在二分前，言始也。《象》曰：「觀以省方。」《書》曰：「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周禮》：「秋見曰覲。」尚嚴也。九伐之法，巽主之，荀氏《巽》注云：「史以書勳，巫以告廟。」九二，軍帥象也。大畜，秋分前五日卦，曰「閑輿衛」，教治兵也。賁值秋分，曰「无敢折獄」。噬嗑立冬，曰「明罰」，恤刑之至也。《繁露·陰陽義》篇：「二天之行陰氣也，❶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喪。」《漢五行志》：「雷以八月入，曰歸妹，孕毓根核，保藏蟄蟲。」莊云：「先卯中而晉，後酉中而明夷，歲之晝夜也。晉近明夷遠，勸賞畏刑之義也。」《五行志》：「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今八月。于《易》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也。」剥九月，至君位，始大殺矣，而不殺草，君誅不行也。既濟六位正，故吉；否泰反類，故終亂。坤主十月，爲亂也。消卦至艮爲止，極則成坤也。勑法謂噬嗑。陳寵云：「三微之月，不決獄也。」哀死謂大過，乾陽入坤爲死，故棺槨取象大過。女妻有子繼世，故曰「枯楊生稊」，終則有始也。《繫》曰：「闔户謂之坤。」《夏小正》：「十月初昏，南門。」《爾雅》：十月爲陽。言其兼于陽也。未濟、蹇，值十一月，得坎，凝涸之氣，故蹇難。《通卦驗》：「坎艮氣出，左占山，水涌出。」又云：「假令坎氣不至艮，而見坎乘艮，山上有水之象也。」《卦氣解》云：「始于中孚，終於頤，渾蓋之象，包括始終也。」

惟陽感之驗日，識災期之弭衡。嗟道佞之倒置，乃乘息而起蒙。潛龍德而勿用，越旄亂而召風。專正美而地震，入消息而晝陰。眎縹煇于五比，審還暴于并降。驚水旱之先告，幸强明而惕中。三星蝕而暈滅，薄正陽而闉亡。譆朝蜺而夜茀，將衣霧而吸霜。肄衡繩之未絶，閼關河之數彊。恐鉤鈐之遂離，勑九拱而甚章。考是類而與謀，符世度於羲皇。

郎顗引《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注：「陽者天子，爲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善惡。」《通卦驗》云：「夫卦氣之效也，皆指時卦當應他卦氣，及至其災，各以其衝應之，此

❶「二」字，《春秋繁露·陰陽義》無，疑衍。

天所以示告于人者也。」冬至卦氣不效，災在夏至，餘仿此。京氏占風雨寒温，每云「百八十日」是也。緯注以列國分野言之。「道佞」見前注。乘息，京房上封事：「酒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注：「晉卦、解卦也。太陽，大壯。」又云：「辛酉以來，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注：「房以消息卦爲辟。辟，君也。消卦曰太陰，息卦曰太陽。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干消息也。」又《五行志》引《易傳》云：「潛龍勿用厥異風。」又曰：「守義不進，茲謂眊；公常于利，茲謂亂。」《稽覽圖》云：「專正者，言陰爲之，雖正不得專也。猶當歸之于陽，專之一則震，侵甚則蝕。」《文言》云：「陰雖有美，含之，勿敢成也。臣道也，地道也。」《稽覽圖》：「其入消息曰圍，觀本所起，卦人爲之。」注：「雜卦以風雨寒温徑出入消息，臣侵之象漸也。觀本从何卦所起。」又云：「蒙者，氣也。白青之氣，如縹赤之色煇煇也。」五比，五色之變，各有比也。又云：「陽還其風必暴，陰還其雨亦暴。」注：「陽氣道積，不以時降，後得同類并下，故暴。」又云：「水旱異者，久而不害物。」又云：「蒙氣起而太陽强而明者，陽覺寤。」又云：「晝則爲蝕既，夜則爲星亡之蝕。」注：「三蝕三既，若三星亡，則圍者亡已。」又云：「正陽者，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是類謀》云：「晝視無日，虹蜺煌煌。夜視無月，彗茀將將。」又云：「民衣霧，主吸霜。」又云：「斗機絶繩，玉衡撥，攝提亡。」又云：「兵關寒河數彊，鉤鈐滅，祺羊明。」《天官書》：「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緯又云：「是類參當以闕」，注：「闕，絶亂謀。」又云：「帝世者，必省勑維躬。」又云：「九拱明。」又云：「建世度者戲。」注：「建五世之法度。」

重曰：歲實盈縮，爻低昂兮。攝提失紀，序不爽兮。君明臣順，師揖讓兮。災至自除，知存亡兮。懼以終始，皇赫臨兮。

《卦氣解》云：「自中孚迄井，陽爻八十九，陰爻九十一，共一百八十，當半歲實。其在晉以前，陽爻三十八，解以後，陽爻五十一，曆日在春分前則少，在春分後則多之象也。自咸迄頤，陽爻九十一，陰爻八十九，共一百八十，當半歲實。其在大畜以前，陽爻五十四，賁以後，陽爻三十七，曆日在秋分前則多，在秋分後則少之象也。陽爻多則陰爻少，象行度之縮焉；陽爻少則陰爻多，象行度之盈焉。自解迄大畜，陽爻一百有五，陰爻七十五，晝永而夜短也；自賁迄晉，陽爻七十五，陰爻一百有五，晝短而夜永也。二至相距，陰爻陽爻不正九十，而多一少一者，何也？曰：吾以

知歲實之有消長也。」曆法每代必改，卦氣千古不易，故曰「不爽」。揖讓見前注。《稽覽圖》云：「政不改而災自除者，觀本所起，以知存亡。」注：「賢者持政，明天意去此向來者。三百八十四戒歸于懼，以終始易道也。」

聖駕再幸盛京謁陵恭紀 連珠四十章

臣聞聖人之德，無加于孝；大禮之本，不忘其初。是以春露秋霜，十年而增舜慕；僾聞愾見，千里而省邠居。

臣聞虹流雷渚，華胥表瑞于羲圖；電繞神樞，附寶開祥于軒鏡。是以符徵銜果，暉光徹乎九霄；異著折蒿，靈顯傳乎三姓。

臣聞漆沮自土，則河出榮光；芒碭有靈，則雲開異采。是以肇基橫甸，造草昧以奮經綸；舄奕興京，建城垣而新壁壘。

臣聞軒皇教戰，則風后握奇；天乙伐苞，則中畾授鉞。是以真人首出，五嶺則望氣知歸；義問宣昭，四國亦向風爰發。

臣聞代虐以寬，仁者必能有勇；用寡擊衆，兵家號曰如神。是以濬哲先幾，天亶之聰明自昔；淵涵大度，舊邦之景命維新。

臣聞《春秋》明義，大九世之復讎；《周易》占爻，筮三年之必克。是以遺甲十三副，勝少康一旅之師；紀歲廿五齡，正光武中興之日。

臣聞背盟恃險，義嚴撻伐之條；置腹推心，仁釋射鉤之忿。是以薩爾滸之役，兆嘉有響應之从；翁鄂落之降，牛彔拜惜才之訓。

臣聞烏流王屋，周開受命之符；冰合滹沱，漢紀建元之瑞。是以費揚古之征東海，龍江則八月成橋；武理堪之向渾河，鴉嶺則九邦拔幟。

臣聞仰山而攻，先斷水道；短兵相接，利在神機。是以陟險設三牌，神弩發而瑪墩奪魄；先聲平九姓，界藩服而葉赫來威。

臣聞商用玄牡，湯誥繼以湯征；周詠薪槱，肇禋乃明枝伐。是以告天聲罪，役雷電以助威靈；整旅壹戎，教熊羆而申桓撥。

臣聞升陑伐夏，除暴所以歸仁；卜宅興周，覲光乃能揚烈。是以廚嶺先推勁敵，如林之來會，倏倒干戈；瀋陽爰建雄都，遷鎬之貽謀，端歸聖哲。

臣聞陳韶求直諫，文命惟曰不矜；皐服即康功，姬王所其無逸。是以擷衣獵雪，崇儉即以訓勤；建木納言，執兩斯能定一。

臣聞易關通市，百物所以阜昌；制字考文，聲教于焉暨訖。是以開靉陽之路，聿來商賈百工；創繙繹之書，昭其典章文物。

臣聞精意以饗曰禋，大一人之美報；五官致貢曰享，合萬國之歡心。是以太乙位靈壇，合樂致天神之皆降；❶明堂首宗祀，❷追王則列祖來歆。

臣聞《周禮》辨九儀之命，車服以庸；

❶「天神之皆降」，據文意，「之」字疑衍。

❷「宗」，光緒本作「崇」。

《王制》羅三選之英，賢才聿勵。是以朝班軍制，明旗幟以正等威；校士論官，先器識而後文藝。

臣聞民所歸往謂之王，江漢以言朝覲；天之所命謂之帝，河洛以演苞符。是以神璽來歸，知版圖之式廓；鴻名爰建，識寰宇之咸孚。

臣聞息慎始通，貢石砮而來賀；盟津未渡，呼蒼兕以濟師。是以鼓楫揚帆，皮島憺威稜之震；畏神服教，玄菟建恩德之碑。

臣聞酋耳善芳，郭叔菉要荒之幣；文犀菌鶴，阿衡上朝獻之經。是以黃河青海之源，感祥和而貢賫；使犬役鹿之國，僉重譯而來庭。

臣聞覺較興謡，伊尹爰歸景亳；戔耆奔告，祖伊克灼天心。是以赤縣觀兵，解網見寬仁之量；青齊振旅，麾旄識神武之臨。

臣聞禁暴除殘，民歸于德；前歌後舞，師克在和。是以榆塞之闢康莊，億兆人輸誠託命；松山之禽渠帥，十三萬解甲投戈。

臣聞堯以丙辰之歲，刻玉膺符；舜以甲子之朝，鳴鐘警蹕。是以聖人凝寶命，正伊耆受籙之年；大孝啓鑾輿，協虞帝披圖之日。七月甲子日啓鑾。

臣聞《職方》表山鎮，醫巫閭配泰華之尊；《爾雅》誌寶琛，珣玗琪列珠犀之首。是以經標九府，薦玉幣以報嘉；秩視三公，止和鑾而酹酒。

臣聞過桑梓之鄉，敬恭無斁；經枌榆之里，對越如親。是以睹枸柳之汪洋風雨，疑傳櫛沐；瞻豹雕之險峻雲雷，恍繪經綸。

臣聞朝步自周，紀至豐之致恪；那居在鎬，修祭畢之隆儀。是以白嶽儲精，仰神榆而敷土；穹碑當隧，撫謨烈而舒悲。

臣聞附禺列衛，三成峙項帝之臺；鳌沃開基，七世格元王之廟。是以輝山映日，想瑶轊于長扃；柱嶺承天，集共球而追孝。

臣聞姚帝陟方，尚有含沙之壟；軒皇出世，仍留鍊鼎之湖。是以隆業盤空，啓兆齡之景運；渾河如帶，蘊億載之貞符。

臣聞鄧、耿以弱齡仗劍，勳畫雲臺；鄂、褒以義勇冠軍，象圖麟閣。是以大享則親賢世選，兩廡有虔；旌功則賜奠親臨，九原合莫。

臣聞善繼善述，達孝闡于《中庸》；丕顯丕承，秉德歌于《清廟》。是以聖祖三勤鑾輅，垂家法以明徵；高宗四謁寢園，勒寶謨而申誥。

臣聞運鍾《下武》，美世德之作求；道契《思文》，迪前光於後嗣。是以蘊神青邸，曾隨寶册以徂東；受命紫宮，載覲珠丘而將事。

臣聞神無不在，有郜隆肇祀之文；敬其所尊，程典著岐山之享。是以郊壇之答靈貺，光爛樵蒸；堂子之致精禋，誠通肹蠁。

臣聞星分箕尾，白山爲恒岱之宗；地列幽營，渤海滙江河之潤。是以奠青圭而用享，《禮》著日生于東；辨寅位以施生，《易》稱帝出乎震。

臣聞《禹貢》括坤輿，未列三椏之草；《山經》羅物産，寧知五色之粱。是以玉嶺珠淵，非商高所能紀；硯瓜亮木，豈隸首所能詳。

臣聞唐魏風淳，知帝祁之澤遠；豳岐土厚，卜后稷之靈長。是以霞綳鈕勘之良，勝倕和之智巧；周斐施函之制，補易象之遺忘。

臣聞圜橋釋菜，習羽籥以成材；璧沼采芹，瞻鸞旗而載笑。是以廣《菁莪》之造士，冠裳則錫賚頻加；歌《棫樸》之作人，雲漢則文章有耀。

臣聞黄屋無心，入平陽而思古；卑宮示儉，過安邑而懷醇。是以闕紀武文，童叟之呼嵩載道；殿開崇政，宗藩之就日彌親。

臣聞善則歸祖，原廟見爵賞之施；孝必推恩，豐社有蠲除之典。是以賜予省刑之詔，采漢氏之息民；寵光燕譽之章，媲成周之賚善。

臣聞觸物興懷，撫楹書而增感；守祧有制，陳宗器而常新。是以啓組練于金犀，聰聽肆勤之訓；想英靈于石馬，如瞻遹駿之神。

臣聞禮經傳帝繫，土德始于壽丘；遷史占天潢，咸池首于西府。是以瓜緜麟趾，玉書聯九族之親；木本水源，金版衍十年之聚。

臣聞蕙蘭成路，祇迎天步之區；日月銜珠，光啓龍興之宅。是以霞漿玉醴，展星駕于五陵；璚管瑶章，答衢歌于九陌。

臣聞奉先惟孝，報本之義有常經；繼序其皇，纘緒之思垂大統。是以御蹕黄而還旆，告閟殿以受釐；正太紫而凝旒，第群臣之獻頌。

擬南苑大閱賦 謹序

洪惟我國家誕膺天命，發祥長白。太祖高皇帝，以十三甲討尼堪外蘭，遂立八旗之制。即破明兵二十萬于薩爾滸，遂超鐵嶺，航渾河，拔瀋陽，定遼東。太宗文皇帝嗣位，疆宇日擴，朝鮮、蒙古，蛾伏隼集。乃踐燕京，摧松山，神威武功，震爍隆古。我世祖章皇帝，爰命睿親王，擊李自成之師二十餘萬于山海關，遂乃定鼎中原。前明流寇，望風披靡；江東苞栟，傳檄而定。我聖祖仁皇帝，平三藩，收朔漠，安西藏，睿知神武，與天合撰。爰及高宗純皇帝因之，伊犁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大小金川，犁庭掃穴，使海内晏然，永無邊烽之驚，金革之患。我皇上御極以來，川陝殘孽，閩海餘氛，曾不踰年，煙銷霧散。豈不以神謨廟略，動合天心，而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閑騎射、明紀律之所致邪？且治不忘危，安不忘戰，六經所以垂訓，國家所以緜歷億載、容保無疆

者也。臣伏見寰宇清寧，朝廷無事，皇上乃以祥習之歲，仲春之月，講武於南苑，纘祖功，法天事，煌煌乎帝治之上儀，周禮所不及已。臣幸隨屬車之塵，恭逢盛美，謹依典則，作賦一篇。學疏才薄，不足觀覽。其辭曰：

惟清七世，宣重光，揚大烈，湛恩龐鴻，威武洋溢。宏綱畢舉，庶彙孳茁。于是兵部稽經諏律，以大閱請。皇帝乃命王公，撰剛辰，蠲吉日，集器械，具儀式，考簿籍，申舊章，星陳而天行。其旗，則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列于左，正紅、正黃、鑲紅、鑲藍列于右，堂堂正正，有翼有嚴。其器，則長鎗、鳥鎗、神威子母之礮列于前，畫角、海螺、龍纛、鹿角之制列於後，雄雄赫赫，或兩或參。其隊仗，則漢軍、滿洲、蒙古辨其領，前鋒、護軍、驍騎晰其營，火器、健鋭、騎陳、步兵按其部，首列前軍大殿，次列斜隊畛其畺，鱗鱗殷殷，魚頡燕胻。御營森其山立兮，帳殿翼以崔嵬。陳鼚栗於殿前兮，達令節於軍麾。騈騎駕於宮門兮，般鼓吹之陸離。揚鑾儀之晻靄兮，肅萬衆之紛馳。山鴻之儔仗莫邪而建招摇兮，夫何宛虹素蜺之繙纚也。爾乃虎落三單，以爲儲衛，圍經百二十里，而闢九門。中則飛泉百道，下合桑乾。滌蕩沙滓，滙乎大清。其勝地則新衙舊衙，平臺晾鷹；寧佑永佑，德壽元靈。碧琳紺宇，丹雘煌熒。草則鋪于猗靡，芳温往來，深蒲淺葦，隨波盪潏，芒望無涯。陰林奇樹，槐柳松某，枌榆箾蔘，投春披離，玉蘭之華。千齡不萎，珍果時熟。靈禽下窺，鳥則天鵝雌䳓，蒼鶬高巢，交精屬玉，鶩群相號。紫兔黃羊，逢旃不藏，圈豹檻虎，馴麋野麚。充牣雜遝，詭譎荒怪，不可殫詳。爰有海人千六百户，是司禁守，芻蕘弗距。於是天子

乃以陽晁出乎行宮。砰震霆之三奮兮，短簫鐃鼓，騂隱以琤鏓。建雲罕之蠖略紛溶兮，駙先景之方瞳。羅芬樹之靚密兮，蔟豹尾之鴻絧。軼弓劍之儵煜兮，棍金鍐與玉膺。鋈金桃於九和兮，御用弓以金桃皮爲飾。擐闕鞏之繡總。萃從踧蹌出中營，切左行，環右行，規細柳，輕長楊。似翔陽之篲扶桑而經列宿兮，若太一之行九宮也。於是御帷殿，釋櫜鞬，開兩龍，序千官。奏鳴角，引親軍。振漸臺之廣樂兮，達遐響於軍南門。震溶作而聞百里兮，縱雷鼓之淵闐。總七萃而雲動兮，節九止而十前。見雄虹之星流兮，聞擔服虔云：石礮。動其如林。厲礧石之硍礚兮，豁驚霧之蔽霿。頹高岑之谽閜兮，簸東海之黯黮。詔八神以握奇兮，隤爾坤闔，霍然乾開。鳥蛇龍虎並出進兮，音聲博衍，駭若波散，收如山迴。于是事畢功宏，振陳而回。風雲崇崇，矛鋋皚皚。掩青蘋，蕩纖埃。旆悠揚，馬裴徊。天子乃降帷殿，息戎衣。鳴玉鑾，激鐃吹。皇威鬯，樂名。清樂熙。徒御肅，羽林齊。然後按行伍，校功勳。徙銅山，擿錦雲。封千羊，割群鮮。醪春江，炙崇巒。傅騎駕，廉饔飧。天地普，仁風均。鳧鷺翔，鵷鷺振。歡聲涌，長川翻。迴琁璣兮御紫微，錫嘉祥兮集如山。遂作頌曰：

於鑠皇武，陟祖之迹，既勤止兮。熊羆貙虎，軒轅斯教，識律紀兮。鉤陳天鋒，拱衛宸極，臂指使兮。槍棓安安，泰階平平，綏旌弛兮。穹窿獵碣，攻車同馬，隘周氏兮。蕤鍾應左，聲金色玉，文德祇兮。

西巡頌 府君進呈文字，遵用今韵。承寬記。

有故絳耆老，訪于東海客卿曰：蓋聞聖

皇之御極也，苞荷四和，榮鏡宇宙。甄唐鑄虞，孕育夏后。不煩天戈而區宇寧，不勤震疊而河嶽佑。東漸西被，混一尉候。十年于兹，而庥徵洽、元化茂矣。顧猶以爲鸞旗未降，則民隱不章；翠葆未臨，則侯度不懋。嘗允猷乎伊耆刻玉、有嬀披圖之舊矣。且五臺者，古帝之上都，我聖祖、高宗時邁之所首及者也。東則伽羅列峙，俯瞰渤澥，翔陽涌波，九光十彩，瑶姬金母，海屋斯在；西則層峰崴磈，秘靈之府，豹子熊頭，化城十五，八功德水，飲之益壽；于南則神獍所居，方蓬聖跡，熒熒煌煌，六星彪列；於北則盛夏含凍，禪通所封，上欲天井，下歕龍宮，斗車迴旋，飛光倒空。中臺斯鎮，地蓋底平，華池注壑，神芝挺生，陽陰消息，守以六丁。若其檀林金地，彌峰跨谷。天葩藟蒻，春榮秋馥。翠碧青紫，波委雲屬。頻伽仙樂，引絲刻竹。陽冰陰火，灼若宵燭。先皇于是撫大丙之御，參風后之乘，節記里之鼓，鳴黄鍾之磬。左元愷之八能，右分陝之二俊。相與同英雲而播靈潤也。今三晉之民，望幸況榮者有年矣。吾皇軫夷叜築堂之勤，斸累臺承露之費，爰詔亶吏，權遻民徯。乃者乘時龍，駕象輿，載雲罕，張天弧，駟玉軑，駙承華，隱隱轔轔，天行星陳，以莅乎津門，將毋益形唐魏之樸蔌，而紆河汾之喁望乎？

東海客卿，有睟其容，冰衿而哂曰：固哉，子之所聞。柰何以末學之拘牽，而妄測聖皇之緯繣哉！大駕之展軨于海淀也，匪謂瀛裔之謳歈，夸于鴈門，左輔之阜昌，殷于恒岳也。皇上環九隩而光宅，恢八紘以論都。括坤輿于輦轂，燭幽隱于天衢。豈規規于唐虞之祥習五載，湯武之東征西怨，

導河周岳，轍迹必均爾哉！蓋以四方所瞻，先于首善。往昔霖雨恒暘，既勤天眷。金隄竹落，夙禀睿算。詔掌庾而蠲租，勅天廚而減膳。禁錢泉流，藏繒霞焕。畿甸安堵，軍人挾纊。堯吁舜咨，宵旰時訪。恐宣房之不足以鞏萬禩，而一夫之若納于隍也。本無逸以作所，昭聖敬之是祗。歌周京之泮奂，采夏諺之謳思。然則清問猶勤，又烏可以勞民辭哉！且津門亦勃碣間一都會也。上絡析木，下兼燕齊。九河襟其南，衡漳枕其西。環以大瀛，幬以興京。其旁則通渠濟漕，連檣萬艘。控引江淮，國儲所籌。東郊則距海百里，閩航越舶，朝發夕止。元輓黑洋，今也如砥。其都邑則煙雲蔽空，通闤帶闠。天琛水怪，羽積鱗萃。其野則沃饒近鹽，墆鬻開埸。蜃氣所蒸，熬波截肪。又有鬄養之沃，九十餘區。飛魚掘鯉，沽淀異嘑。泄厓潦鞠，陸海菜鋪。爾乃天雨新霽，百川委輸。湓湓潼潼，滙于直沽。沙關重鍵，海水上潮。昆明滇池，宛潬雲撓。天子于是張鳳蓋，升龍舟。校鳴葭，楊櫂謳。乃有中黄之士，賁育之儔。鈎水豹，羂沈牛。磻庸渠，弋浮鷗。下鴻鶬，出黴鮪。殫觀庶蠢之詙詘，睎七萃之徐疾。示海宇澄奠而聖武罔有弗習也。然後旋軫潞河，周諏石楗。蠲所過之税，收群雅之彦。優徒御之賚，緩鹽筴之算。暢埏泝垓，莫不和會。僉曰聖帝之德，侯其褘而。方將增太山之崇，陟會稽之蹤。曷勤三五，覲揚祖宗。豈必紫宸高拱，重勞三農，動以馳騁爲戒，而寢省方設教、陳詩觀風之義哉！

言未既，絳縣老人矍乎改容，逡巡避席曰：蒙誠小人，紀年且弗知，遑言帝者之上儀！今聞吾子之論，雖帝魁祁姒之美，曷

以侈兹。敢拜稽首，敬述頌曰：

帝奠九堰，有列有條。茫茫天池，百靈所朝。作屏于京，是曰左瀛。剔鬟擘肌，既平且清。爰咨保章，箕斗之間。雲漢昭回，地維是躔。昔者神禹施功，恒衛雙漳。既从二渠，用釃湯湯。九河乃播乃同，厥勢脱筈，谷王則容。滹沱浩淠，析爲子牙。磬折參伍，合爲直沽。其淀七十，星羅棋布。暵或闐淤，潦或猋怒。桑乾涞易，合勢俱騖。規瀦町防，衆力安傅。我皇軫之，洪範若揭。親授行奠，理孫不曰。乃宅乃廬，乃溝乃洫。蘇枯澤荄，春垈秋秸。遐稽姬文，康功是即。憬彼黎獻，環籲孔聒。帝啓靈憲，協時同律。申命羲仲，諏二月吉。儀鍠峩峩，摑鼓偈偈。遹遵修門，達于右碣。春禽睍睆，隄樹怭茀。五種孶紐，六擾肥腯。河龍供鯉，海若迓蹕。升臺御殿，憲典綸綍。天章焕霄，軍容象物。武肆文宣，禮成事畢。紹羲纂軒，星爛雲矞。涉旬式遄，蕤鍾應節。

月諫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登于景夷之臺，望荆山之氣崒，見明月緣江而起，首兮直上，儷兮改容。瑩乎生華，五光迭更。王問玉曰：「明明哉，所謂貫古今而不改者哉！」玉對曰：「此今月耳，古安得有之？」王曰：「夫月者，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千歲之繩墨，終始可坐而致也。子獨以爲今，豈有聞乎？」玉對曰：「臣聞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四時和，而後月生焉。朒肅朓舒，滅藏闇虚，君德以時察之。」王曰：「然則月何氣哉？」玉曰：「不習。然其爲氣也，

蘇而魄者，厥十有二馳，煇爤無鄂。海水上潮，江水送風。陽雲淫淫，終古不止。煌熒萑扈，歷冢而起。其始起也，奂爤閎澤，嘻旭天路。游波湧焉，驚霧庶焉，翬布濩焉。其少進也，磑磑崔錯，浸淫霍泊。經于暘谷之浦，沐浴咸池之中，婆娑曾泉之野，張蓋衡陽之所。紅紛溶洗，葩華岑離。擢錦芒望，錫碧粸磨。于是宕往復，却萬翕。升降低昂，北南盈乎清宮，裂柎鄂以四出。傑虒乎秋蘭之庭，襄羊乎青蘋之末。昭覆乎赤樹之露，軼蕩乎瑶華之精。然後息彭蠡，案洞庭，入窈窱，出杳冥。臨乎明堂，聽乎九房。是之謂君子之光也。」王曰：「大哉言矣！今之明月，可使儀比乎？」玉曰：「可。今兹明月，將虧乎翼軫之野，占爲下闇上聾。矛楣芒角，虹蜺貫衝。薄險出舍，猶濛濛然蔀危蓋亶。雕甍驅陳，垣破鐫蓸。然後娭光眇視，苞顔弗明。頽波下瀉，桂椒閟芳。嫋子戍士，悲傷摧藏。坐者增欷，噫乎攻中。王誠欲往救之，必即齊室，御玄素，放結風，屏玉女，羅雅材，述易道，開賢聖，簡嚴宥，照萬方，憂詛祝，光明四通，于萬斯壽。」

伐木

夫何天宇之曠朗兮，伊樗櫟之既除。悲黄隕於洌雪兮，菁英竭而彫枯。憶杳藹于誰昔兮，懷崔錯于曩初。同含醇于陽和兮，亦鬱蓊而旁敷。修條挺其矗立兮，捎參辰以干雲。聞俊風之瀏莅兮，羌蕭騷以翩翻。雖有陰而不息兮，雖有實而不食。既無材以竢時兮，宜萎絶于荆棘。何蘭艾之混淆兮，難久留于嘉植。既螻蟻之叢集兮，

雄鳩于此焉奮翼。何高厚之廣容兮，俾紛挐而交横。鬱萷篸以冥升兮，渺群木而獨撑。彼檀欒之脩竹兮，何嬋娟以扶疏？幽澗湫寒以僻遠兮，松何爲而特孤？冀竣茂以升長兮，惟歲寒之故也。惟非種之必鋤兮，亦亂群之懼也。既變衰以弗菀兮，命攻木使摧之。謂拉朽其曷艱兮，猶愕眙而難階。始攀援以縋上兮，洞八荒以廓開。遂斧破以斨缺兮，聲丁丁以喧豗。内空洞以無心兮，勢傾欹而遂頹。斷根株其匪易兮，忽緣感以遐思。惟履霜而堅冰至兮，陰凝陽而善積。觀中谷之初覃兮，蘞既蔓而彌澤。無草木之不彫兮，豈榛楚之長存？既離披其誰惜兮，覽梅栗其滋繁。顧棟梁之堅好兮，攻楛弱以培之。豈無枝以庇本兮，中既蠹而將崩。盡絶惡以信善兮，惟蟠結之是懲。植喬松于高山兮，樹蕙芷于原隰。無俾雜種以滋生兮，及柔條以捋之。恐斧斤之不銛兮，旋勾萌而枿之。既燒焚以行水兮，庶根荄其殲旃。念封植方未衰兮，迷不知死之門。歌曰：城上莠兮早黄，高岸柳兮先霜。無堅貞之良質兮，宜屏斥以自藏。慎勿悻悻以自戕兮，雖昆吾亦何所傷。

反招魂

弟子潘準，夙慧嗜學，通六書九疇經緯文史，年十八而逝。凡三代禮樂，及一切宫室歌舞之盛，屈、宋、枚、馬所陳，咸棄之矣。作《反招魂》以娱哀之。

摶太虚而爲人兮，遘大患而有身。命櫟絶而長娭兮，廓六合而爲鄰。謝巫陽之下招兮，厭差玉之昔聞。帝告殼樂曰：「有人在左，我欲从之。靈不識路，汝其送之。」

穀樂對曰：「唯命。」乃申命曰：

靈兮从我，舍子之樂土，而游乎四荒皆。棄子之恒幹，而來侍紫皇皆。魂兮从我，東荒不可以不徵皆。金城萬里，白石作鐙皆。衛藏入緬，怪麗莫名皆。戴華乘象，屍魚自妝皆。金珠作竅，鏘鳴以行皆。女媧不到，天壘有稜皆。巨鶴食火，毛羽青熒皆。翔陽凝露，味爽甘霜皆。木蘭榴桃，裂實鋪芳皆。象牀柳酒，麗色訶陵皆。稌穲月成，黄界婆登皆。靈山五光，峻壑可窮皆。師子奮迅，厥背可乘皆。鹽石琢堅，葱玉弗勝皆。旱海鬼域，長風可淩皆。寒谷熱海，三寶不憎皆。骨利占日，羊胛不烹皆。沈壁金柱，小甜天方皆。聖水禦風，滿挈瓊罌皆。神牛待剖，血飲千齡皆。軒轅之野，壽者兆齡皆。玉女鑑井，毛乳自頸皆。巨蟹千里，果腹不甞皆。蓬萊故宮，老友顥茫皆。女國神宇，曷足彷徨皆。椰林陰樹，熚爍自廮皆。驂駕角端，毒水可襄皆。百爾之苑，魯匠所營皆。剛石夜照，播野星星皆。巨賈駢坒，勺水萬金皆。蜜林香嶺，獨鳥伶俜皆。毳製費日，甚雨不攖皆。石梁跨海，來往夷平皆。樛樹曾城，崇藥衛生皆。意蘭之島，珠殿桂旌皆。緑晴昔泥，便房水精皆。鱷虎幻人，清晝入城皆。良士燕游，揳瑟彈箏皆。朱火沈水，漚鬱上蒸皆。鹿羊孕石，賈鬻兼嬴皆。牡羝湩乳，九醞不醒皆。金人承火，重晦恒曜皆。卅年不雨，涑石布成皆。我常習之，靈往必經皆。靈兮从我，西荒不可以不觀皆。聲名若日，聖桴所安皆。六科四家，甄極十端皆。奇器水法，善究胎元皆。利諾布楮，華璞未殫皆。阿利之果，瑶漿若蘭皆。夏屋九重，鏤石鎔鉛皆。玻璃搆象，輪運大圓

皆。金殿玉堂，鳳管三千皆。侯苑珍禽，隸首莫采皆。蘭石覆雨，表裏洞宣皆。銅烏水簫，廣樂集仙皆。石柱通中，鎪琢古賢皆。虹橋跨巖，下吸甘泉皆。架海列城，萬艘帶闤皆。飛瀑噴蜺，雷鼓振闐皆。傾臺挂漢，下上安便皆。鑿山通車，雙鑑直弦皆。百洞清温，淹滯霍然皆。斵雪成晶，林木不焚皆。夫遂懸光，勍寇不前皆。指揮舟山，倏忽濟川皆。靈蛇馴蝎，敺辟毒煙皆。犬陳雞島，服養不煩皆。翡翠成帷，交錯琅玕皆。河井獻琛，金粟滿填皆。女士貞巧，徒手錦文皆。琥珀水碧，流液凝寒皆。礱石浮巒，歕欱百淵皆。靈兮至兹，樂不可言皆。靈兮从我，南荒不可以不娱皆。文木漬水，千代不蠹皆。嘉禾被野，瑞産群聚皆。禽獸之長，靡德不讋皆。龍涎麝齊，彌望陵谷皆。天柱之高，正載蓬壺皆。大浪絶海，暗礁珊瑚皆。終古無靈，恒河上腴皆。水神不語，悲笑可度皆。層臺摩穹，鏟削鉅石皆。服象習戰，桑椹作怒皆。圍殿三里，火樹九百皆。天倉神麥，千穗一株皆。香汗之獸，著水不枯皆。步冬有慧，善舞習書皆。福島天府，充牣齎旅皆。甘水滿渠，雲液抱樹皆。古里卉服，弱水可居皆。娥眉嫭齒，穴處無家皆。日下耾耾，摐金按鼓皆。丁靈扣脛，千里咫尺皆。靈兮戾止，先路無阻皆。靈兮从我，下荒不可以不宿留皆。雞鼻如象，五采炳彪皆。香華精皦，多品雜羞皆。孛露仙鳥，笙簧不膠皆。香樹生膏，玉質不朽皆。羊肝有卵，痼癈必瘳皆。厄馬飛毛，蹄涔若牛皆。脂泉勝漆，然燭沃舟皆。結繩志石，淳固莫侔皆。虛室祥光，百寶錯糅皆。正音旁達，萬國率由皆。伯西融融，卻病延壽皆。狸腹

開房，肆子待乳呰。水人騎鯨，捕魚曳鉤呰。銀河布地，絢煥海流呰。卄深不測，梯度谷幽呰。獨鹿建城，宏敞沉寥呰。昭揚流盼，奇書善讀呰。崇山茂林，皮屋不絢呰。魚腊糞種，百穀蕃茂呰。松子徑寸，瑩蜜貯蓄呰。有鳥夜光，振翼遠游呰。異水頽面，凍黎不老呰。有彪拂性，任命顛倒呰。日行萬里，順彼長道呰。浮提好游，方言偏學呰。歌臺舞榭，飛仙鬱陶呰。石鏡攝遠，經字自消呰。此皆地行，靈兮徘徊，未足與仇呰。靈兮从我，無久懷此埃塵呰。騰告鸞鳥，馭飈輪呰。海水一泓，出温際呰。豐隆屏翳，導旒旆呰。驚霧四開，乘清涼呰。謂冷際也。雄虹蜿蟺，漫衍行呰。陽氣杲杲，戒祝融呰。謂熱際也。❶下召雨師，驅玉龍呰。今夕何夕，息廣寒呰。姣彼羿妻，奉藥槃些。顧菟便娟，玉色頩呰。天池沆瀣，飫瑶瓊呰。雲容織錦，粲五文呰。五緯環侍，遻東君呰。鳴鐘罷朝，按轡馳呰。繁星歷歷，榆倒垂呰。蒼龍逶迤，待督察呰。鉤鈐鍵閉，進鑰鍥呰。兩咸夾道，莅東房呰。犛輻不弛，登明堂呰。徑趑天市，飭李將呰。麾指攝提，正南門呰。疏廟庫樓，慎節宣呰。神宮傳説，縢話言呰。朱鳥翔舞，考權衡呰。翊衛太微，序三光呰。郎將常陳，列儀鍠呰。味嗉燕饗，發天倡呰。星掌文纁，侑羽觴呰。白虎蹲侍，武衛偃呰。旄頭雲罕，羽獵奮呰。倉囷廥積，饋餫充呰。左更右更，營壘重呰。天潢建親，諸王崇呰。玄武後衛，象飾終呰。離宮閣道，謹土公呰。雲雨雷電，固危梁呰。天津絶漢，聯外中呰。牽牛純犧，係河鼓呰。婺女下嫁，懷

❶「熱」，原本作「埶」，據光緒本改。

天女呰。忽臨舊鄉，靈忽返顧呰。靈兮从我，還紫宮呰。招摇可步，攀瑶光呰。泰階清平，拱文昌呰。矛盾斂角，輔星明呰。陰德遺惠，不尚功呰。槍棓分峙，進環匡呰。柱史載筆，紀言動呰。三公論道，和陰陽呰。天柱立政，書朔望呰。四輔抱樞，相軒黄呰。尚書納言，備咨訪呰。天理持平，執法明呰。華蓋蕤綏，秉太常呰。捶直距趺，立樶杠呰。天廚尚賢，大烹養呰。内廚優宴，誦説虞呰。内座設序，順起居呰。六甲中候，出入飭呰。天牀司寢，勸燕息呰。女史傳漏，正時刻呰。鉤陳魚貫，妃后賢呰。前星韜映，儲位安呰。靈兮侍側，贊太平呰。竟地安天，樂不可名呰。

系曰：天長地久兮，人壽幾何？彭祖爲殤兮，嫛婗靡他。春蘭秋菊兮，榮落無歇。沕穆蜿蟬兮，神聖莫晳。忽然爲人兮，忽繆往而不來。索上下而可通兮，中煩瞀而不怠。青春受代兮，楊柳已新。降燕睇室兮，迴寂漠其無人。靈之來兮，乘莫雲。

招隱

大江之濱，高山之岑。連峯雲矗，千里萬里，崘岈崎崟。修篁古松，幽蘭菁菁，鬱爲叢林。有栖真隱士者，樂德慕古，考盤其間，舉世無識，未知幾年矣。有越國大人、東吴王子，聞其風聲，思易其樂，儼然造焉。隱士曰：「嘻，客何來爲？吾生長于斯，詠歌先王，而樂此歲時也。上客厭寰宇之陿陋，思僻處之希夷，亦樂寂歷人外，以敖以嬉于山巔水涯乎？夫佩紫懷黄，縲絏之機也；軒車大纛，囹圄之飾也。故智士勿慕。今二客其鑒于兹，知矣哉！」

于是王子怫然改容，不及辭讓，率爾而言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子亦息，我亦且一言。夫萬期固須臾也。天地誠一瞬也。生者百歲而猶鬱伊沈淪，終没吾世，則何樂乎人也。子殆未知夫侯王之所爲，與其所樂歟？請爲子言之。昔吾先王，龍興虎嘯，以創九有而定鼎也。扇威靈，顯舄奕，圖經國之大務，躬庶政而立辟，固已榮鏡乾坤，煇煌載籍，而靡有損益矣。若夫游觀聲色之盛，奓蕩奢麗之美，實未之暇也。一傳再傳，廓謹爲泰，忘戰于安，卑迂儒之守禮，知財力之未殫，席前人之豐功，唯予爲而咸然。將遂狹唐制，陋周法，闢恢宏之大觀，造熙和之景業。故飛揚其出衆之才，而馳騖其絶倫之識，豈唯仍舊就簡，成憲是襲云爾哉！其朝廷也，帝天尊嚴，星雲煇焕。佩通天以炳麟，戴蟬冕以璀璨。握乾元以御扆，撫五辰以下觀。矜離明而莫遁，彰大號以涣汗。莫不風飛雨集，霆駭電散，皇皇濟濟，蹌蹌譙譙，而奉一人之籌算。爾其宮殿，則嵬峩駊騀，繚垣綿連。聳閶闔而捫日，俯江海而臨淵。望宛虹其繙纚，轉閣道而經年。攀層臺而未上，集清飈而凝寒。魂徨徨而如失，步竭蹶以難還。憑楯軒以息喘，目猶眩而若顛。電灼爍而僅見，雷砰訇而微聞。飛雨雲而吐納，瀉河漢而隱轔。眺清虚而峭崒，意時來乎群仙。環之離宮別館，藴之重閨幽闥，楹衣文繡，壁銜明月。琥珀懸黎，碧樹瓊枝，招涼之珠，間以珊瑚，和氏之玉，尚以結緑。自歷世歷年之所鑿網陬滋，叢集累積，以儲精藏英者，莫不網户朱綴，錯落而煇燭。遂乃周遊觀玩，而未有解顔也。命虞衡，視園囿，設禁籞，表林藪，遠合圍，起飛走。蹄足鬱怒，羽翮布覆。

然後駕蒼龍，驷玉虯。鉗且御節，孅阿發騶。司馬振鐸，太常載旍。于是六軍奮勇，馳乎平原。摧林排山，凌險越巔。鳥未及攫，獸未及犇，而相震怖驚駭，以喪精亡命者，已不可勝論矣。成荆之儔，夷育之徒，入深穴，拉騊駼，超危崖，圈貘貐，絶林表，鈎鷓鷵，血溢谷，毛揚天。士勵而呼，馬騰而蹯。雷硠礉擊，山谷爲震。獠人方拗怒未休，而虞白日之將昏也，爇燎炬，揚高煙，烈叢薄，赭封巒。狂兕吼，蒼鷹翻。恒星隱，玄顔丹。殺盡原野，頒禽將還。于是日域月窟之使，鑿齒貫胸之氓，用咸慴伏淫威，而莫敢即頑也。乃徹大路，蕩龍舟，齊榜人，發棹謳。網紫貝，毒水蟲。出璭弩，摐金鏞。驚水豹，戰蛟龍。水氾濫，波沖瀜。浪澎湃，石磳砿。畫鷁掀，高岸傾。是時歡甚，而未遑息宴也。乃命縱酒於延年之宫，錯華鐙，列金釭，陳瓊殽，實羽觴，屑玉蘂，酌瑶漿，擇肥醲，飲清凉，進吴羹，和若芳。臣工知韶虞英莖之不足以勸酹也，乃使王昭、楚妃、先施、毛嫱之屬撰新歌，啓皓齒，和陽春，奏渌水。聲宛轉其激清兮，貌莊姝以醲粹。態綽約以放縱兮，容姣麗以無比。佩瓊瑀以珊珊兮，曳萃蔡之羅綺。垂柔荑而不勝兮，忽鶴舉而神輕。睛炯耀以流盼兮，神怳恍而不寧。當此時也，雖有嚴心凝氣，猶將淹沈浩蕩，而忽不知其清淨正貞也，又況朝歡夕宴、蕩樂娱情者哉！爾乃歡狎雜坐，士女奢麗，分曹賦詩，按次而俟。或有瓌姿逸態，思纖旨膩，音聲斐亹，使人傷氣；或有鏗金伐鼓，結撰天地，雲收雨霽，霞上千里；或有微眇玄奥，俶儻奇詭，揚厲今古，四座愕眙。縰縰莘莘，末由甲乙。采摭菁華，播之金石。是時堂廉之上，

刑賞由心，舉錯惟己。言得錫鞶帶，意拂伏鞭箠。从遊後園者，侍妾無算，文學難既。詠珍奇，侈符瑞，娱目順耳，争妍炫異，以迎聖天子之意旨，已待罪乎闕廷，充積乎列位矣。此孰與泥蟠塗溷，老死不見天日，而堅愎不悔者哉！故顯赫者如彼，而落托者如此，度量相越，固如是乎？子特未知夫人世之歡娱，而自誇獨樂，惑矣。日月易逝，歲不我與；行迷未遠，盍从我返乎？」

隱士曰：「嘻，微王子言，臣猶將混迹朝市，訪天下之宗予而待其清也。必若所謂，正臣所以終老巖穴而不悔也。方且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世俗之人，又焉得而混乎？」越國大人于是憮然爲間，浩然而歎曰：「王子所言，固亡國之緒餘，是厚誣聖主，宜其見屏于高士也。然若吾子所操持，毋乃隱居已，求其志而行義，不必達道。是使堯、舜兢兢，皋、禹業業，固不如巢、許之隱遯也。樂則樂矣，將無用閔於天越民乎？夫海内莫容，潔身獨善，僕亦未有與易；獨不聞盛世之謀謨歟？居，吾語汝。昔先王之開國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固已於變時雍，上下咸若矣。以爲孰惠廸而不昌，罔从逆而不亡，故孜孜勤賢禮士，以立民極。八荒之内，六合之表，有遺佚而不得用者，王心憂之。純熙累洽，莫之敢康。基景命于在亶，光聖學于濬明。知人難而如鑒，執中允其如衡。于是奠都邑于土中，列庶姓爲屏翰。若衆星之環拱，譬百川之浸灌。各子民以親賢，庸展親以勸善。娶貞淑以配德，奉神靈以理物。和陶鈞以調氣，化肅雝以宜室。篤親族以固本，睦昏姻以興仁。愷樂怡怡，禮讓彬彬。然後定明堂，修大學，臨瞽宗，奏雅樂，隆上儀，宣景

爍。命太師以教胄，立萬祀之丕基。崇四術以造士，咸優游于書詩。春舍菜于先聖，習俎豆之有儀。秋執爵于國老，瞻杖函于耄耆。于是朝野清明，端拱無爲。絶珍奇于萬國，繹會同于京師。陳旅幣之無方，輯玉瑞之有期。披王會之圖籍，辨等威于司儀。服兖冕之法服，揚宁依之光輝。閒管絃于笙頌，垂九旒于龍旂。天子既謁款天神，修禮地祇，而肆其美報也。逮群后之咸在，致恭祀於廟祧。教孝思于侯甸，致悽愴于君蒿。和鬱鬯于玉瓚，見蕭光于燔燎。庶神保之具醉，諧庶尹于箾韶。爾乃酒殽既馨，籩豆惟静。次席紛純，玉几既正。乃偏嘉珍，薦醢醓，酌大斗，祝億載，歌《鹿鳴》，雅《行葦》，錯獻酬，侑筐篚。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朱絃疏越，式歌且舞。然後雄雄赫赫，穆穆明明，醉酒飽德而頌太平也。天子因思歡娱之既浹，虞怠荒之潛伏，乃勤皇躬，飭侯服，鳴和鸞，省風俗，明黜陟，戒逸欲。遂乃降龍顔，問閭閻，載耒耜，親籍田，勞三農，勑田畯，不足有助，不給有賑。樂吾王之遊觀，無侍衛之蹂躪，執壺漿而迎者，固已充牣乎道墐矣。因復乘農隙，經大武，節坐作，整軍伍。習四牡于佶閑，諏吉日于庚午。列弓矢于三表，殪麀鹿之噳噳。既盈庖以御賓，遂釋掤以弢弩。鑒思牡而忘恤，敢群友乎咸取。慕騶虞之一發，占非羆而獲吕。是時威武既宣，湛恩溥博，昆蟲蚑蠓之屬，咸浸潤乎德澤。然後黄龍游于宫沼，鳳皇翔于郊藪。鸑鷟鳴于岡巒，麟趾繫于組綬。醴泉潤于靈芝，華平豐于蕖藕。王乃登靈臺，集靈囿，命詞臣，定樂府。出珍禽，放怪獸。憂萬方，躋仁壽。思祖德，樂天祐。爾其皇居，則度室以

尋，度堂以筵。雖茅茨與卑室，恐民力之尚殫。彼丹楹與刻桷，曾侈泰而勿安。然則聲名何勿揚，澤潤何勿均。自雨露之所涵濡，日月之所照臨，靡不煦嫗丕冒，同遊陽春。是以海内大悦，九州同風。行者相與讓於塗，耕者相與讓於隴。賤淫巧，重本業，商賈均知信義，而關梁恒通。頌曰：褘哉，廣運之德，何麗鴻歟？若觀其周行之所分列，清宴之所尊崇：清涼宣温，則論道經邦、沃心容賢之佐位焉；金華玉堂，則輔理承化、宣布德意之卿位焉；天禄、石渠、承明、金馬，則博稽載籍、遴稽見聞之臣位焉。左右則虎賁、綴衣，侍御、僕从，罔匪正人。甸稍都邑，則大都小伯，表臣百司，率兹有陳。百僚師師，百工維時，宅俊咸事，翕受敷施。是以萬幾無曠，百志維熙也。然猶吁咈時警，幾康時勑，興必慮衰，存必思失。謂海隅日出、萬邦黎獻，或未肯从予遊也。永惟《菁莪》育才之化，遐咏《棫樸》官人之勤，廣思《兔罝》舉賢之盛，深懷《卷阿》求吉之文。故開誠求諫，至切也；三徵九聘，至虔也。將夙夜惟寅之不暇，而又何暇游觀聲色之盛，奓蕩奢華之美乎？且夫僻陋荒邈之鄉，左右惟木石，相對惟鹿豕，曷若揚洪聲，覲耿光，建不世之偉業，示軌範于無疆？美哉，斯千載之良會，賢哲之昌期，不可失也。往時名世之英，佐命之輔，亦嘗始乎潛，終乎見矣。豈繄不久懷于莘田，豈繄不長思于渭濱，迫飢渴之憂，樂明良之遇也。徒知無道富貴之足羞，而不知有道貧賤之足恥，則不知；徒知流俗流溺之足避，而不知斯民憂樂之難恝，則不仁。何爲日月已麗乎天衢，矇瞍猶悲于暗昧，傷矣。」

於是隱士晞然改容，曰：「有是哉！鄙

人之志，守身也；吾子之言，成物也。向聞王子之論，以爲夷、齊之所遠避，箕、比之所痛心，故不忍見也。乃今知天地所以覆幬，日星所以燦爛，河嶽所以流峙，帝王所以巍焕。抑又爽然自失，昭然若發矇矣。」遂乃返旆轅，拜束帛，攜手同車，偕來魏闕。迴視王子，惆悵難言，若褫其魄；流汗霑背，若奪其氣。伈伈覞覞，怵然而辭避。

府君作此文，年甫二十，故尚主今韻。承寬謹記。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 以題爲韻　丁丑散館

皇帝御極之二十有二年，惠澤覃敷，恩膏普洽。珠囊既啓，玉燭恒調。披東序之圖，不數蓋天、宣夜；布南臺之策，何知洞極、元包。猗歟！洵所謂上參天，下貳地，齊七政，順五行；灝氣所涵，及物物解；太和所鼓，被人人怡者矣。臣遡稽漢史，兼采占經，知北斗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三能者，三階也。上台主天子諸侯，中台主卿大夫，下台主士庶人。其色齊，其次平，則風雨時節，百穀用成。臣幸際三辰協應之期，願陳泰階六符之效。所愧識同捫籥，敢隨豹尾以抽毫；技遜挈壺，猥進螭頭而授簡。賦曰：

緊泰儀之斡運，惟元氣之函三。轉鴻鈞而行健，布閶澤之和甘。滋液滲漉，氤氳渟涵。潤物則好雨知節，解愠則薰風自南。爾乃都閎集，甘石偕。上稽乾象，仰察天街。離離榆映，的的珠排。下抵文昌，亦建奎躔之柄；旁承斗極，如接帝車之輂。由紫垣而出太微，閣道斜交乎其左；襟七公而控天紀，軒轅遥引乎其階。爰乃旁占雷雨，慎省機衡。翼軫有風師之應，箕畢記月馭之

行。天江動魚，來日水將及岸；王良策馬，詰朝飇必乘城。惟茲星之均一，識泰運之光亨。近倚乎司命、司中、司禄，遂開乎始平、升平、太平。于是登觀臺，規紫極，啓明堂，法天德。列震兑于東西，位坎離于南北。三十六户，肖十雨之紛敷；七十二窗，象五風之順則。庶虞悉汁，《小正》之等可求；函夏無塵，《月令》之頒是式。遂乃圖卦候，占九宫。出倉門而遥元委，前列缺而後豐隆。周朔始中孚，六日七分之可算；京術省四正，五聲六律之可通。先庚後庚，伏重巽以申命；先甲後甲，括凝乾以始終。用以證李尋之傳，而驗翼奉之風。若乃習習考祥，祁祁興雨。流潦則啓陽門，旱暵則教翌舞。曷若協象層霄，布施下土。歌北歌南，叩商叩羽。不鳴條，不破塊，化國之世如斯；肅徵雨，聖徵風，《洪範》之疇可補。又若八風傳于律志，霖雨紀于夏時。離爲景而艮爲條，慶長羸于九夏；澤下尺而生上尺，滋雪澤於雙岐。聿符癸亥之占，洗兵寧歲；無假辛壬之祝，偃草低枝。方今聖天子恭己凝元，撫辰調露。景星顯見，燿含譽之嘉名；甘澤依旬，感至誠而布濩。由是泠風清𩗗，交麥浪于平疇；激水通渠，分秧鍼于日莫。小臣學等管窺，情殷光附。快卿雲之矞麗，如披軒帝之經；頌瑞靄之光華，竊效銅儀之賦。

劉禮部集卷二

易言篇

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何？曰：周公之德，其達孝矣乎！丕子之責，自以爲功，制禮作樂，三王之命，取新也。遠則四國流言，邇則王不知。天變于上，人變于下矣。「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乃曰不敢屏璧與珪，寶命之不墜。公之不失其聖也，始于憂勤，終于逸樂。非甚盛德，其孰能知之！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何？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二之危也，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後貞夫一。知終終之成，文武之德，公獨當之矣。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何？曰：危事之生也，一人銅銅，衆人愉愉。獨善則可，善天下未也。能以聖人之憂爲憂者，其知人道乎？貝未有也，而億其喪；億其喪，又戒其逐，宜待時也。乘高而履危，不若安静以守之爲得也。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何？曰：知死生之説者，其知改過之道乎？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小人之死，莫之或蘇也。夫宥過無大，聖人咸與之更始。入陰懼死，出陽知生，跬步而不敢忘，所以優柔容民也。九四「震遂泥」何？曰：雷雨之動，宣幽出滯，至神也，其遂泥，何也？曰：將往矣。慮其不往也，故戒之。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何？曰：乘剛者

高益危，敵應者不相與。厲矣，能无喪乎？曰：有中德以貞其位，天地鬼神之所享也。其不忘咨嗟，何也？道未孚，志未通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何？曰：樂莫善于後，戒莫善于豫。能豫者，能樂者也。震索索，憂在内也。視矍矍，治内難以正也。惟君子能憂人之憂，又能憂人之所不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柔遠能邇，無所遺也。能使人正，不若使各自正。陽升陰降，保合大和，雖凶，无咎矣。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何？曰：震也者，乾之始也；艮也者，乾之終也。動則慮其躁，靜則止其消。不獲其身，迂其身以救禍也。不見其人，隱其身以避難也。昔殷紂之亂，比干諫而死，微子、箕子去之，非无咎也，義固不可咎也。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何？曰：主動者，趾也。爲人臣子，而果于罔上，以冒天下之不韙，非一日之故，其始不正也。故曰：大夫無遂事。人臣無將，將而誅焉。「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蓋言慎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何？曰：動趾者，腓也。趾不正，腓任其咎。能拯之者，其惟心乎？若之何其形役心也。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閽心」何？曰：通上下者，限也。時啓閉者，閽也。違之俾不通，遏之使不進。天下已亂，奸不上聞，非心之厲歟？知行而不知止，則流；知止而不知行，則蔽。六四「艮其身，无咎」何？曰：非靜無以凝陽也。地道也，妻道也。六

五「艮其輔，言有孚，悔亡」何？曰：輔，宜止者也。其惟不言，言乃雍。故翕爲張根，静爲躁君。艮其輔而後言，言而後有孚，有孚而後悔亡，君德也。上九「敦艮，吉」何？曰：宗廟以居之，山陵以終之。忠臣孝子，所以奉安君父無窮極也。上爲宗廟，世爻不變，于艮著義。虞氏例，艮消卦成家人，正謂此。

漸

「漸，女歸吉，利貞」何？曰：女，自内出者也，其言歸，何也？外成者也。陰陽和而萬物興，夫婦正而家道成。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何？曰：鴻，德而在下者也。退則藏之，進則正之，正則言之，小子之厲歟？小子之无咎也。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何？曰：于磐，進也。鴻，德而正中者也。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任官受禄，不素餐也，故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用禦寇」何？曰：于陸，進也。剛中正。鴻，德而知權者也。征不復，孕不育，陰滅陽也。陽主征，陰主守，征凶，則守利矣。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何？曰：進之主也。棟不得桷則不具，桷不麗棟則不成。自下進者，不以繫陽而背陰，父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不忘乎進之本也，故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何？曰：夫以正帥人者也，婦待正者也。不能正人，則不能保其妻子。于陵，非正也，有正之道焉。由變而之正，權也。過三歲乃孕，蓋有待也。其莫之勝也，要之于終而已，故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何？曰：于陸，非正也。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是則變之正也。「其羽可用爲儀，吉」，美其知權也。

歸　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何？曰：日起明于東，歸明于西；月起明于西，歸明于東。日月相望，而陽德盈焉。月遠日則息，遡日則消。陰歸功于陽，而无成有終焉。歸妹，天地之交，陰陽之薄，日月之往來，人事之終始，盛衰之大端也。「征凶无攸利」，何謂也？非所往而往焉，反也；非所居而居焉，往也。女子外成，正也。初九「歸妹以娣，跛而履，征吉」何？曰：諸侯取一國，則同姓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禮也。矧王姬之盛，而不以衆多爲侈乎？履也者，禮也。人非禮不行，禮非時不成，時非權不立。女子，從父兄者也，幼待長、賤待貴者也。如其禮，雖跛，句征也，何不吉之有？九二「眇而視，利幽人之貞」何？曰：苟非禮，雖視奚利焉，況其眇者乎！與處于幽，曷若嚮明以臨之爲正也。其常也，不得謂之變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何？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情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禮也。已不能自正，而求正于人，亦正也。留車，婦道也。反馬，壻道也。惠及諸娣，御序于君，斯可以奉神靈之統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何？曰：婿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違親迎而不至，非正也。不待禮而相奔，尤非正也。與其愆也，寧遲矣。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蓋言時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何？曰：有女君之良德，雖娣，貴也；位爲

小君而無良德，雖以天子之尊且富，其可恃乎？日往而月來，望也；日來而月往，幾望也。諸侯出，夫人則以其姪娣攝女君，謙不敢當尊也，故吉。三、四復二之五。坎月在兑西，離日在震東，故幾望。《歸妹》消卦，故著此義。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何？曰：三月而廟見，主婦奉筐米，士以特牲，諸侯以少牢，禮也。婦人三月，而後致女，从父母辭也。未廟見而死，稱女，不成之廟也。《詩》曰「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得禮故降也。承筐無實，刲羊无血，以廟爲弗受也，失婦道也，故无攸利。消卦，故終著歸宗之禮，以明卦取「歸妹」之義。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何？曰：刑罰之不中也，則上之縱也。上縱則下闇，下闇則上蒙。且闇且蒙，无以相通。《噬嗑》上之三出四于獄，離日隱坎雲中。王也者，通天下者也。日中者，正天下者也。日既中，始憂之可也。日未中，則勿憂也。綱紀之不成，刑政之不肅，則憂之過也。初九「遇其妃主，雖旬无咎，往有尚」何？曰：苟無正，雖妃主曷宥焉。用情訊之，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而職聽于朝，有司之法也。其罪疑赦，王會其期而免之可也。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何？曰：不見其形，願察其景。陰盛陽微，此何景也？苟非膚受之災，自作之孽，漠然視之而不顧，無爲貴君子矣。始疑之，終孚之。疑者疾也，孚者發也。非疑何以孚？非疾何以發？忠臣以心格君，其終無不白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

咎」何？曰：屈身于闇世，積誠覺君，而不敵小人之衆且近者，權不屬也。權屬矣，雖弊之，以蔽明之罪而誅之，誰得而咎之？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何？曰：天災滋至，引爲己慝，束身以伸法，避賢以應變，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何？曰：君闇弱，則近臣蔽之，況其遠者乎？君文明，則遠人譽之，況其邇者乎？陽升陰伏，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非一人之慶，天下之福也。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何？曰：天變告于上而不知省憂，賢人隱于下而不知求助，危亡之速，無愚知皆知之。而在其屋，居其家，徘徊其房户者，方泰然而莫之怪也。三蝕三既，若三星亡則圍者亡已，知日中而不知日昃之戒也。

旅

「旅，小亨，旅貞吉」何？曰：陰佐陽，天之道也。陰主陽，非天之道也。雖然，不麗不明，不凝不生，雖小，句亨矣。亨斯貞，貞斯吉也。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何？曰：失國而託于人，禮也。寓公不繼世則絶矣。國不自正而思人之正，災不自弭而思人之弭，君子以爲自取之而已矣。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何？曰：次舍所安也，資財所行也，僮僕所助也，有是三者，而後可以貞旅。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何？曰：恐懼者，旅人之常也。驕蹇非常也。以焚爲即，以喪爲得，可以愚小人，不可以罔明主。非貞也，厲孰甚焉。九四「旅于處，得其齊斧，我心

不快」何？曰：處客位而逼其主，雖與之以齊民之柄，賢者勿尚也。奸人雖得之，忌者衆矣。與闔干之罪同。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何？曰：雉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矢亡而得雉，出有獲也。以陽征陰，从命者衆也。故有終譽。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何？曰：焚次者人也，焚巢者非鳥也。卑之則不義，尊之則不情。寓公之子孫，必在畎畝，而勿敢臣也。夫天之所棄，必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待之以初，而不知天禄之不再也。雉非所有也，射則獲之；牛所有也，易則喪之。亦惑之甚矣。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何？曰：以小事大者，畏天命也，不往則不可見。謂二變。用上敬下，則不敢召；用下敬上，則不敢不往。聖人所以正君臣之分也。二變君臣正。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何？曰：將帥者，權制進退者也。天子之令不行于軍中，禮教之治不行于閫外。曰武人也，不嫌乎擬君也，此武人之正也。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何？曰：武不可弛，而不可黷也。先王兼文、武之德，禁暴誅亂，隱之于未形，故出則軍將，未變。入則命卿。君臣正。專命于外，禀命于內。賞在司勳，功在太常，而曾無驕伉之志。視大如小，治繁以簡，君之訓也，臣何力之有！九三「頻巽吝」何？曰：有權而不知變，則衆不从命也，功勿及也，咎實當之矣。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何？曰：將之成功于外，必有人乎君側，而後撥亂正治之志行。及

其成，君勿知也，曰將之功；將勿知也，曰君之功。然而君子原終始，以爲非此人事將不濟也。故于四言功。夫治兵之法，獮田之法也。巽候八月中秋教治兵。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何？曰：同位相助，庚辛。同氣相薄。雷風。物盈乎甲，更乎庚，消乎辛。庚者，陽之始出也。辛者，陽之始入也。陰雖有初，伏之以終陽事，勿敢貞也。知无知有，知初知終，知先知後，非大人其孰能權之！上九「巽在牀下，喪其齊斧，貞凶」何？曰：窮乎上必反乎下，天道也。戡亂則戢武，人道也。以不正爲正，君子以爲權也，何凶焉。

兑

「兑，亨，利貞」，其不言「元」，何也？曰：乾至尊也，以卑承尊，正也。以卑承尊，而天地定矣。其不言「小」，何也？陽息也。初九「和兑吉」何？曰：以正感人，而不正者正，朋友所以信也。九二「孚兑吉，悔亡」何？曰：正乎人者也，非正人者也。當位而吉，其悔乃亡，民所以事君也。六三「來兑，凶」何？曰：説之不以道，君子勿説也。非惡其説，惡其來之也。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孰商之？曰：與正己者商之。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尊德樂道，未有不忘己者也。未寧者，疑勿敢自信也。變先發則禍民小，慎思之，審問之，以媚于庶民者媚天子，忠信之至也。九五「孚于剥，有厲」何？曰：什一者，勞民以自養也。軍旅者，危民以自安也。歡若父母，畏若鬼神。孚之者，豫也，上所以使民也。君以爲

剥，民以爲兑矣。君以爲厲，民以爲吉矣。上六「引兑」，孰引之？曰：使説己者引之。見不正而内自省也。欲清君側之佞人，而已尚處于非正，其不講習于引君之道矣。

涣

「涣，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何？曰：陰之涣也，聚之以陽。鬼之涣也，聚之以廟。水之涣也，聚之以木。民之涣也，聚之以賢。王者，民臣之所主，上帝祖考之所依歸也。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方崩而受册祖廟，順民也，權也。受册而反喪服，順子也，經也。踰年而即位，門外之治，義斷恩也。三年諒闇不言，百官總己聽于冢宰，門内之治，恩揜義也。群臣至于南郊，謚之誄之，而立新廟，終始之于天也。若涉淵水，往求攸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初六「用拯馬壯，吉，悔亡」何？曰：世子號稱子，當喪未王也。布乘黄朱，奉圭兼幣，待猶王也，正也。與禮篇異。似的。二王之後，入天子之國，純臣順也。九二「涣奔其机，悔亡」何？曰：仍机爲王也，非爲先王也。奔其机，順孝子之心也。六三「涣其躬，无悔」何？曰：貴而益卑，賢而益愚，盛德之至也。樂取于人以爲治，故至誠如神。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何？曰：賢而不忘輔，高而不忘降，平而不忘傾，是以位在德元而得賢，立太平之基也。九五「涣汗其大號，涣王居，无咎」何？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年而後稱王。當此之時，聲教四達，禮樂交通，不見而民

敬，不行而民説，慈良之化神也。上九「涣其血去，惕出，无咎」何？曰：自任者勞，任人者逸。耳目所不聞見，思慮所未及，疾苦埶隘，非賢莫與請命也。先王所以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能上賢也。與禮篇異。卦辭「利涉大川」之義正謂此。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何？曰：安其位則危，有其治則亂，保其存則亡，故消易止而盈難持也。斂从其薄，則民不病。用从其度，則志不荒。損其過以適于中而已，過之非正也。初九「不出户庭，无咎」何？曰：天地和同，萬物孚甲。天地始肅，龍蛇蟄穴。物猶知之，而況人乎！君子用則行之，舍則藏之，確乎其不可拔，知幾也。九二「不出門庭，凶」何？曰：鷙鳥將擊，必潛其形；震雷將發，必匿其聲。潛其形，擊也迅；匿其聲，發也神。「不出門庭凶」，言其見不伏也。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何？曰：守節者不達，知塞者不通。賢人之于天道也，可與言權也。用閔于天越民，是以嗟也。無節于内，吾不知其嗟矣。六四「安節，亨」何？曰：不節而嗟，不如節而安也。命不可爲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何？曰：節而安，不如節而甘也。能帥人而尚其節，可謂盛節矣。上六「苦節，貞凶，悔亡」何？曰：不節而嗟，不如節而苦也。貞而凶，雖悔无咎矣。

中孚

「中孚遯魚，吉，利涉大川，利貞」何？

曰：以政率者畏，以教率者化。夫民猶魚也，網密則魚無所遯，法寬則民格。「中孚遯魚吉」，繼亂世以蘇民也，民甦而邦可化也，魚遯而川可涉也。夫濟巨川必具舟楫，賢聖之相得，未有不感于正者也。初九「虞吉，有它不燕」何？曰：周之王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漢之伯九有也，入關而除秦苛法。刑新國用輕典，改元立政，莫先于此。故曰牧民者務在安之而已。安之而後可與危，靜之而後可與動。則心體之相爲也，雖不燕，猶燕也。《訟》乾四之初，出坎于獄，正在此爻。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何？曰：聖賢之合也，如嬰兒艮少男。之得慈母，二動坤爲母。聞遠音而神隨之。《詩》曰「彼留子國，將其來食」，非共天位食天祿之謂，謂子國來，我乃得食也。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何？曰：孚有未敵者也。得敵矣，鼓焉罷也。志哀居約，子之知喪。志敬節具，子之知禮。志和音雅，子之知樂。未孚也，孚道具矣。二化上乃反三。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何？曰：陽不盈，不足以消，天之道也。月之望也，疑乎日。望而生魄，歸功于陽，月之正也。亂之將衰也，魚恬于淵，民脫于網，馬弛其羈，萬物之生，各安其性也。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何？曰：上思治，則民正；上思誠，則民信。相結以忠，何咎之有？語以其民化者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何？曰：不見其飛，惟聞其音，音登于天，飛則下矣。君子知時故知權，知進故知退，知貞故知變。正乎凶也，非改其度也。

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何？曰：救亂之道，其危乎！小過，陽已消，而欲止之也。聖人之憂患無窮焉耳。主亂于上，賢隱于下。紀綱之失，不可卒復，先正其小者以兆之，兆行而大者可漸正也。飛鳥遺之音，其濟則鳳皇之鳴高岡，不濟則鷹鸇之逐鳥雀也。夫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大臣之責也。不言「元」，何也？亨利貞，而後有元也。初六「飛鳥以凶」何？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毀卵者不絕于林，則鳳皇不來，鴟梟數至，所以求者，非其道矣。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何？曰：審諦功德，雖宗廟猶貴貴，况朝廷乎？繼體之君夫人，而後祔于皇祖姑也。夫陪臣之微者，而欲上通于天子，斯逼其主矣。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何？曰：求遠交而忘近患，則攻我者交必合矣。故守禮義者，弗圖大功；豫不虞者，不求諸侯。雖不及遠，亦不見戕也。處小過之道也。九四「无咎，弗遇過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何？曰：咎易避而勿避，何也？主明于上，而咎可白也。皦皦以自清，汲汲以自貞，明昜偶王，謂之何矣。往厲必戒，防而後不戕也。勿用永貞，遇而後可過也。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何？曰：天施不溥，雲失其職也。王澤將竭，公失其理也。理之如何？旁求巖穴，以輔天子，斯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矣。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何？

曰：過之正也，非禮也。遇而過之，斯禮矣。夫雉離于羅，非雉之咎也，正也。

既　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何？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其不言「元」而言「小」，何也？聖人有戒心焉。否泰相還，人道非天道也。元命既廢，天惟求德而簡畀之。遇災而懼，人必思患而豫防之。吉不可恃，亂斯可弭。體元者時中，聖人之盛德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何？曰：清道而馳，不忘銜橛；堅冰而涉，不忘中流。戒之，戒之，戒之！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屢顧爾僕，終踰絶險，豫防之謂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何？曰：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悔盜悔淫，將有不禁而自止者。婦喪其茀，惡無禮也。勿逐，七日得，禮之成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何？曰：世不能有平而無陂。至治之國，不能無小人，惟君子能斷，故明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而克之如此其久，需其化而自來也。不徼近功，不勤遠略，去小人之效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何？曰：成必有弊，天道也。守其成，補其弊，人道也。袽而戒，不如衣而戒也，豫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何？曰：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美没禮，不若菲不廢禮也，時也。上六「濡其首，厲」何？曰：天下之亂，未有不由小人者。始則用之，久則必爲所用。飲食也，宮室也，畋獵也，聲色也，凡所以陷溺其君者，其來無方，其端無窮。而爲之君者，方曰：吾以究治平也。夫治之究，亂之生也，

況濡其首乎？

未　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曰：任重而位輕，禍深而知淺，事大而力小，雖有濟，其不竟矣。濡其尾，无攸利，蓋言慎也。初六「濡其尾，吝」何？曰：知進而不知退，不可與慮始；知前而不知後，不可與圖終。濡尾之不戒，濡首何及矣。九二「曳其輪，貞吉」何？曰：見險而能止之謂知，得夷而疾驅之謂中。曳其輪以待行也，故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何？曰：征以求濟也，未濟，未可以征也。夫天下之患，必與天下共濟之，衆志既孚，而後可征也。曳其輪，斯不濡其尾，雖以涉大川可也，何凶焉！九四「征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邦」何？曰：攻人之惡，正也。受人之攻，亦正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鬼方而受賞，鬼方亦化于大邦矣。受命之主，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何？曰：貞吉也，孚于貞，其吉斯大矣。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順而麗乎剛，晦而用其光，包萬物而履其常。持其盈，泰斯成，定其傾，否斯貞，其唯君子乎！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何？曰：否將傾，政可革也。志既亨，民可息也。夫以道制欲則節，以欲忘道則失。「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道也。後嗣王酣身，命罔顯于民祇，欲也。觀其所孚，而興亡得失之幾決矣。

初，張皋文先生述《易言》二卷，自震以下十四卦未成而先生没。其甥董

士錫，學于先生，以余言《易》主虞仲翔氏，于先生言若合符節，屬爲補完之。先生善守師法，懼言虞氏者執其象變，失其指歸，故引伸《文言》舉隅之例，一正魏、晉以後儒者望文生義之失，于諸著述爲最精。禄學識淺陋，又未嘗奉教先生，僅僅窮數日之力，以先生所爲《易》説，竟其條貫而爲此，稍爲疏通證明之，庶于師法少所出入。其于先生之意，有合有否，則不敢信焉爾。

夏時等列説

敘曰：昔夫子有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又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史遷亦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余年十有五，治《公羊春秋》條列之學。舅氏莊珍藝先生，爲言夏時之等，文約而旨無窮，與《春秋》相表裏，出所著《説義》初本。讀之，觀其論制禮作樂之原，三統内外之辨，治曆明時之道，庶虞汁月之徵，郊禘視學之典，王宫民居之制，務農重桑之事，土宜土均之法，憂旱備潦之誼，嫁子取婦之節，養老送死之要，王馬國馬之則，蒐苗獮狩之令，偃武措刑之德，尊卑上下之别，改火救疾之政，淳化昆蟲之則，善善惡惡之旨，扶陽抑陰之義，慎始敬終之戒，富矣哉，洵太平之正經也。由是以知《春秋》改周之正，行夏之時，百世莫之能違者，夫子以告顔子。温城董君亦云：損文用忠，變文从質，三王之道若循環也。莊氏所著考釋、注補、音義等書，多至數十萬言，慮學者不能盡讀。嘉慶三年，冬日多暇，撮其大要，爲

箋一卷，用申引而不發之旨。成學治古文者，童而習之，條理五經，庶幾得隱括就繩墨焉。

「正月啓蟄」。正月者何？月之始也。啓蟄者何？歲之始也。曷言乎正月啓蟄？歲與朔會也。朔數、中數正天時，王政之等立矣，其日蓋甲寅也。「雁北鄉」。傳曰：先雁而後鄉，「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遰鴻雁」不言南鄉何？中國也。「雉震雊」。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雊爲必聞之。」未雷而言震何？言天命之無不存也。「魚陟負冰」。志冰泮也。「農緯厥耒」。古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緯者何也？修耒耜、具田器云爾。先歲祭而言之何？急農也。「初歲祭」。初歲者何？歲之始也。曷祭？郊也。郊然後耕于耤。言郊不言耤何？重郊也。「用暘」。傳曰：「暘也者，終歲之用也。言是日之始用之也。」「囿有見韭」。記祭也。曷祭？祭宗廟也。先郊而後祖，順也。「時有俊風」。俊風者何？南風也。俊，大也。何大乎南風也？傳曰：「合冰必于北風，❶解冰必于南風，生必于南風，殺必于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涂」。非寒則日不見也。凍涂者何？凍下而澤上多也。滌，變也。「田鼠出」。凍涂澤而出也。田鼠害稼者也，曷爲盡其辭？曰：是將變而之善者與？有可變而之善，雖惡不絶之。「農率均田」。孰均之？上均之，農率之。歲終納民算，周知其民數，于是乎均之。《記》曰：「先定準直，農乃不惑。」「獺獸祭魚」。傳曰：「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

❶ 此處及下文之「北風」，《夏小正》俱作「南風」，惟《太平御覽》引作「北風」。

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鷹則爲鳩」。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及，猶汲汲也，急農也。傳曰：「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凡言采者，皆記祭也。芸未榮而采之，貴誠也。「鞠則見」。鞠者何？柳也。先言「見」而後言「初昏」者何？避北官也。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皆旦見。鞠曷爲以旦見之辭言之？避北官也。「田鼠出」則虛旦見矣。正四方者，惟虛不志，陰伏于下，以佐陽也。「初昏參中」。參者何？大辰也。故伏見昏旦皆詳之也。斗柄縣在下。布陽令也。魁枕參首，參中則斗柄縣在下矣。「柳梯。梅杏杝桃則華」。梯，先見者也。梅，先華者也。梅、杏、桃皆豆實也，故聯而記之。「緹縞」。傳曰：「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雞乎毓」。或曰：乎，嫗伏也；毓，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耰者何？摩田器也。禪者何？絅襜也。黍者何？繡也。社而賦事，男女皆效績矣。「初俊羔，助厥母毓」。俊，大也。何大乎羔也？以其獻之，故大之。「助厥母毓」者何？羔未能勝芻秩之食，以其秩食其母也。初者何？始也。七月貍子肁肆，亦始也。羔曰母，貍曰子，善惡之本，故謹而始之。「綏多女士」。女士者何？士行也，聖人之化也，故以衆多之辭言之。綏，安也，昏禮于是殺止矣。「丁亥，萬用

入學」。其日何？明夏正也。用者何？用祭也。曷祭？禘也。曷爲不言禘？未卜禘也。五年而再殷祭，故曰用。萬者何？干舞也。學者何？大學也。不當禘，則上丁視學也。「祭鮪」。時祭不言祭。祭鮪者，非祭鮪也，以鮪之時而記之也。禘以春夏，祫以秋冬，正也。「榮堇、采芑、采繁、由胡」。皆記祭也。由胡者，繁母也。「昆小蟲、抵蚳」。傳曰：「昆者，衆也，由魂魂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提動而後著。」抵蚳爲祭醢也。不言取，不突穴取也。「來降燕，乃睇。」傳曰：「言來者，莫能見其始出也。」乃者何？難也。何難乎其睇也？急居也。或曰：來，近辭也。「剥鱓」。以冒鼓也。雷發聲而始合樂也。周以啓蟄之日。「有鳴倉庚」。有者，感其有也。急桑也。「榮芸」。榮而記之，知正月之未榮而采也。「時有見梯，始牧」。梯者何？茅始生也。記祭也。牧者何？遠郊也。曷爲不言牧？有見梯時始牧也。此馬政之始也。

「三月參則伏」。志伏者，大辰也。傳曰：「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急桑也。「萎楊」。萎楊者何？無聞焉爾。「䍷羊」。䍷羊者何？羝也。䍷者何？相捼擳也。記詩也。「螌則鳴」。記時也。「頒冰」。頒冰者何？助宣氣也。「采識」。記祭也。「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妾，賤者也。子，公子也。傳曰：「先妾而後子，言事自卑者始也。執，操也。養，長也。」宮事，祭事也。始者何？重蠶事之始也。「祈麥實」。麥實，先見者也，舉麥以見五穀也。「越有小旱」。越，于也，于，雩也，閔雨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爲異矣。「田鼠

化爲鴽」。傳曰：「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鳴鳩」。桐芭者何？桐始華也。拂之者，鳩也。曷爲盡其辭？善其變而之善也。傳曰：「鳩者，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鳩。」

「四月昴則見」。旦見也。昴者何？西官之星也。「初昏南門正」。正然後謂之南門，故記正不記見。傳曰：「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急農也。札，蜩也。「囿有見杏」。記祭也。「鳴蜮」。急農也。蜮，害稼者也。「王萯秀」。先言「王萯」而後言「秀」者何？審五土也。「取荼」。記祭也。傳曰：「以爲君薦蔣也。」「秀幽」。先言「秀」而後言「幽」者何？記穫也。「越有大旱」。大雩也。「執騭攻駒。」王馬之政也。二歲曰駒，牡曰騭。執者何？別其群也。攻者何？治而騬之也。

「五月參則見」。大辰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志浮游也。急衣也。耳治曰有鳴，目治曰有殷。「鴂則鳴」。急衣也，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記時之大者也，重農事也。傳曰：「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本者，五月之朔，謂至朔同日也。末者，十月之晦，曰時有養夜，則十有一月朔旦冬至，亦至朔同日矣。非一歲之術也。「乃衣」。急衣也，始種麻也。乃者何？難也，據始以言成，故難之。「良蜩鳴」。急農也。「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急農也。傳曰：「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藍之叢生者曰灌。澤草曰蓼。啓者

何？別也。夏日至而芟之。何以書？急農也。「鳩爲鷹」。其變而之不善也，故略其辭也。其不言鷹祭鳥，何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故爲之諱也。「唐蜩鳴」。急農也。唐蜩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志昏中者，大辰也。「鬻某，蓄蘭，尗藿。」記祭也。「頒馬，將閑諸則。」始騬騭也。則，正也。國馬不害民之財用，王馬不過天之大數。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布陰令也。煮桃。記祭也。「鷹始摯」。傳曰：「諱殺之辭也，故言摯。」

「七月秀雚葦」。傳曰：「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貍子肈肆」。傳曰：「肈，始也。」肆，殺也。殺則曷爲謂之肆？諱也。其言子，謹始也。「湟潦生苹」。先「湟」而後「潦」者何？告備也。苹生者，不始是生也。記潦也。「爽死」。先「爽」而後「死」者何？記穫也。爽猶疏也。「荓秀」。先「荓」而後「秀」者何？辨五土也。「漢案户」。傳曰：「案户也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其不記中星何也？箕斗東北維也，猶正月不記北官之旦見也。「寒蟬鳴」。告授衣也。「初昏，織女正東鄉。」記天正也。斗綱之端，連貫星紀。其不言婺女何？北官也。猶言漢案户而不言箕斗中也。「時有霖雨」。記時之大者也。雨三日以往爲霖。先湟潦而後霖雨者何？告備也。「灌荼」。告慎終也。「斗柄縣在下，則旦。」記旦見者，斗爲陽也，故正在上則旦，不誌也。

「八月剥瓜」。記祭也。「玄校」。夏尚玄也，校次之。傳曰：「未嫁者衣也。」志昏禮之始也，女紅成矣。「剥棗，栗零。」記祭也。后夫人之事也。「君烏羞」。羞，珍也，獻也。

君也者，吞也。志養老也。羔曰毓，鳥曰羞，慈孝之義備矣，順時之令舉矣。「内馬」。志王馬之政也。辰見而始牧，伏而内馬。「辰則伏」。記伏者，大辰也。辰，房也。「麑從」。傳曰：「從群也。鹿之養也離，群善其養之，❶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鴽爲鼠」。變而之不善也，其辭从同同。❷「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則參中矣，其兩誌之何？闕閏也。一曰闕歲差也。

「九月内火」。辰伏而内火，志火政也。「遰鴻雁」。其來也，曰「遰」何？去其居也。以鴻雁曰「遰」，言陽德之始著也。以人曰「北鄉」，言陽德之廣及也。「主夫出火」。志改火也。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養民之政也。主夫者，官也。「陟玄鳥蟄」。熊羆狛狢鼶鼬則穴，若蟄。」火伏而畢蟄也。「英鞠」。傳曰：樹麥之時也。「王始裘」。始裘不王，其曰王何也？王辰繫于日也。「辰繫于日」。歲與斗合于戌，星與日合于卯，以是爲曆元也。「雀入于海爲蛤」。傳曰：「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其言祭，何也？不没其祭也，善微而惡著矣。「初昏南門」。其不見者也，而著之何？刑罰威忌，以象天之閉也。十月不言王事，志措刑也。《易》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乾辟巳，坤辟亥也。「黑鳥浴」。浴者何？僂呼也。黑鳥者，烏也。其與之鳥何也？獺知祭，鳥知養，故盡其辭也。「時有養夜」。記時之大者也。重女紅也。其繫之十月何？

❶「群善其養之」，按《大戴禮記·夏小正》作「群而善之」。
❷「其辭從同同」，按下「同」字疑衍。

通三統也。周正于是建矣。「雉入于淮爲蜃」。入者，非常入也。「織女正北鄉，則旦。」旦見也。其以織女志何？盈乎諱也。或曰：志天正也。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其言王者何？王十有一月也，通三統也。禮：日至寢兵鼓。狩而陳筋革，日未至也。不言金，未用兵之刃也。「嗇人不從」。其不言斂穀何？大天命也。息農于是乎狩，言狩之不妨農也。「隕麋角」。記時也。日至隕麋角，其昔爲養夜。以「隕麋角」終十有一月，何也？至日在晦，于是置閏，則歲與朔會矣。

「十有二月鳴隼」。鶉子也。其謂之鳴，何也？未殺也。故漸進之，著王化之廣也。「玄駒賁」。始獻馬也。其曰玄何？夏尚也。賁，飾也。「内民算」。歲終而内之君也。「虞人入梁」。獺祭魚而後入之。其繫之十有二月何？著正月之朔氣也。「隕麋角」。朔數著矣。其再曰「隕麋角」何？戒失曆也。殷于是改正矣，通三統也。

夏時等列

		正月	二月	三月
大正	斗建	斗柄縣在下。		
	大辰	初昏參中。		參則伏。
	諸星	鞠則見。		
	諸氣候	啓蟄。時有俊風。寒日滌凍涂。		
王正	王政民事	農緯厥耒。農率均田。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	往櫌黹禪。綏多女士。剝鱓。始牧。	攝桑。頒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祭祀	初歲祭用鬯。囿有見韭。采芸。	初俊羔，助厥母鬻。丁亥，萬用入學。祭鮪。采芑，采蘩，由胡。抵蚳。時有見梯。	采識。祈麥實。越有小旱。
小正	鳥	雁北鄉。雉震雊。鷹則爲鳩。雞孚鬻。	來降燕，乃睇。有鳴倉庚。	鳴鳩。
	獸	田鼠出。獺獸祭魚。		羵羊。田鼠化爲鴽。
	蟲魚	魚陟負冰。	昆小蟲。	螜則鳴。
	草木	柳梯。梅杏杝桃則華。緹縞。	榮堇。榮芸。	拂桐芭。

四月			昴則見。初昏南門正。		取荼。執陟攻駒。	囿有見杏。越有大旱。			鳴札。鳴蜮。	王負秀。秀幽。
五月		參則見。初昏大火中。		時有養日。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乃衣。啓灌藍蓼。頒馬，將間諸則。	煑梅，蓄蘭，尗藿。	鴂則鳴。鳩爲鷹。		浮游有殷。良蜩鳴。唐蜩鳴。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					煑桃。	鷹始摯。			
七月	斗柄縣在下則旦。		初昏織女正東鄉。	漢案户。時有霖雨。	灌荼。			貍子肇肆。	寒蟬鳴。	秀雚葦。湟潦生蘋。爽死。荓秀。
八月		辰則伏。參中則旦。			玄校。内馬。	剥瓜。剥棗。栗零。	君鳥羞。鴽爲鼠。	鹿從。		
九月		辰繫于日。			内火。主夫出火。王始裘。		遰鴻雁。陟玄鳥蟄。雀入于海爲蛤。	熊羆狛貉，鼶鼬則穴，若蟄。		英鞠。
十月			初昏南門。織女正北鄉，則旦。	時有養夜。			黑鳥浴。雉入于淮爲蜃。	豺祭獸。		
十有一月					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		隕麋角。			
十有二月					玄駒賁。納民算。虞人入梁。		鳴隼。	隕麋角。		

論語述何篇

《後漢・儒林傳》言：何劭公精研六經，世儒莫及，「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説」。梁阮孝緒《七録》、《隋經籍志》不載其目，則亡佚久矣。惟虞世南《北堂書鈔》有何休《論語》「女爲君子儒」一條，大類董生正誼明道之旨。史稱董生「造次必於儒者」，又稱何君「進退必以禮」，二君者，游於聖門，游、夏之徒也。《論語》總六經之大義，闡《春秋》之微言，固非安國、康成治古文者所能盡。何君既不爲守文之學，其本依於齊、魯、古《論》、張侯所定，又不可知。若使其書尚存，張於六藝豈少也哉！今追述何氏《解詁》之義，參以董子之説，拾遺補闕，冀以存其大凡。孔、鄭諸家所著，區蓋不言；其不敢苟同者，如魯僭禘、妾母不稱夫人，當亦引而不發之旨。九京可作，其不以入室操矛爲誚讓乎？

問曰：《論語》以何義而托始也？曰：篇首蓋言刪定六經之事，所謂説心研慮，樂以忘憂者也。其曰「人不知而不愠」者，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其一。

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何謂也？從《後漢

書》，兩引作「子曰」。曰：《春秋》明王道，始元終麟，大本端，仁道備矣。堯、舜之行，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致一也。其二。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何謂也？曰：《春秋》述三代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有萬井；十井而賦一乘，故曰千乘。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乾爲敬，爲信，謂法天也。《禮・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大國萬井，三分去一，爲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不盡。助法，八家同井，可受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夫不盡。一家八口，計四十二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口。諸侯有分土，無分民。民衆地寡，則自狹鄉徙之寬鄉。大國諸侯，禄田三萬二千畝，若漢時三百二十户耳。《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户」，舉大數，謂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朝聘、貢獻、祭祀、摧秣之屬，咸出其中。軍旅之歲，民閒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故《春秋》譏初稅畝、用田賦、作丘甲，城築必書，皆重民也。人謂大臣，群臣也。其三。

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何謂也？子夏言學，必以行爲本，《春秋》損文用忠之義也。世有僅明小學而不知大學者，子夏所謂未學之人也。其四。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何謂也？慎終者，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追遠者，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別子爲祖，孝治之本也。其五。

「五十而知天命」，何謂也？夫子受命制作，垂教萬世。《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知天

命之謂也。其六。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何謂也？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通其大義而得之於心，則能以斟酌後世之制作。若漢初經師，以《春秋》決事，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庶乎不愧已。其七。

「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何謂也？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寶書，于史文闕者，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慎之至也。多見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其八。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何謂也？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夫子以昭公孫齊之年適齊，以定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受國于季孫隱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直辭也。其九。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何謂也？曰：殷受夏，周受殷，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故《春秋》立百王之制，通三統之義，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从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故告顔子爲邦兼用夏、殷、周之制。仲尼以萬世爲土，何但十世哉！其十。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謂也？此篇類記正名辨分之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

侯四。」隱公始僭八佾于惠公之廟，又僭六佾于仲子之宫，自是群公之宫，皆僭八佾矣。樂舞以象功德也。大夫士無廟樂，鄉飲、鄉射，笙歌琴瑟而已。《春秋》譏諸侯之僭，而不及大夫，故《論語》譏之。其十一。❶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何謂也？曰：此以見《春秋》變周之文，用夏、殷之忠質也。忠質亦以爲中也。如侯其物窮自變，矯枉過直，則爲秦人之縱肆，晉人之高放，三代之治泯如矣。其十二。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何謂也？曰：《春秋》之義，諸夏入於夷狄則夷狄之。衛刼天子之使，則書「戎」；邾、牟、葛三國朝魯桓，則貶稱「人」之類是也。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子」，所謂夷狄進于諸夏則諸夏之也。與其爲衛、邾之有君，不如爲潞子之亡，何也？《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言王者當興之也。十三。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謂也？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不以封。泰山之陰則齊，其陽則魯，非龜蒙、鳧繹之比，惟天子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蓋魯始僭三望，季氏因之，猶八佾也。《春秋》譏魯僭，而不及季氏，故《論語》譏之。十四。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何謂也？《春秋》攷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故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我觀殷道，宋不足徵；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

❶ 「十一」，原誤作「十」，今依順序改，以下順改。

適矣。十五。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謂也？曰：禮，不王不禘。商周皆禘嚳，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下及武王、文母，審諦功德，創制顯庸也。魯僖公僭禘禮于周公之廟，非禮也。灌以求諸陰，以人鬼爲主，與祫及時享同，其僭猶未著。既灌而往，則祝延帝尸，皆天子之禮矣，故不欲觀，言周公不饗也。十六。

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何謂也？曰：禘者，諦也，諦審其德而差優劣也。惟王者受命于天，其功德必以天諦之之。必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子孫之明德恤祀者，若殷三宗，周成、康，元臣之勳在王室，若殷之阿衡，周之文母、周公，方與于大享。知其説者，則周公其人也。稱上帝，則子孫不敢私其祖宗，臣下不敢私其所事。故南郊定謚，乃措之廟，立之主。大行受大名，則與于禘；細行受細名，則不與于禘。魯自僖公僭郊禘，故夫子爲之諱，于《春秋》不言始，于《論語》不言郊，不知禘，然曰「天下」，則微而顯矣。十七。

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謂也？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如循環也。故王者必通三統。周監夏、殷，而變殷之質，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所謂從周也。乘殷之輅，從質也。服周之冕，從文也。十八。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何謂也？曰：魯自僖公僭禘于太廟，用四代之服器官，其後大夫遂僭大禮。每事問者，不斥言其僭，若爲勿知而

問之，若曰此事昉於何時，其義何居耳，以示天子之事，魯不當有也。或人習而不察，故正言以告之。十九。

「我愛其禮」，何謂也？曰：經書文公四不視朔，有疾猶可言；自是無疾亦不視朔朝廟，大惡不可言也。故于餼羊發之。凡《論語》與《春秋》相表裏者，皆聖人口授之微言，不著竹帛者也。二十。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何謂也？曰：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素王萬世也。二十一。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何謂也？曰：《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性與天道，備《易》、《春秋》，則微言也，中人以下難以語上也。二十二。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春秋》不書出奔，何也？曰：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録也。左氏善于事，而亦不著焉，則疏矣。二十三。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劭公謂「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何謂也？曰：聖人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識大者以明道，識小者以矜名。漢之董生，明道之儒也。其他章句之儒，則矜名而已。二十四。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謂也？曰：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春秋》救周之敝，當復反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故曰如用之，則吾从先進，先野而後君子也。二十五。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夫《詩》、《書》、《禮》皆述古，《易·繫辭》、《春秋》則夫子所作，不純乎述，何也？曰：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其義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爾。二十六。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何謂也？曰：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説《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所不書多于所書也。二十七。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問而出曰：「夫子不爲也。」而《公羊》許拒蒯聵立輒，何謂也？曰：《春秋》絶蒯聵之出奔，又不與其入衛，而先齊國夏以明伯討，許石曼姑以彊王義，非許衛輒也。輒固不得拒父，然受命于靈公，亦不得背祖，而私遜父以其位。故爲輒之義，止當不爲喪主，避位以謝父而已。爲石曼姑之義，止當於蒯聵入則守義以拒之，若輒避位則援郢立之而已。其禍啓于靈公不立公子郢而立輒。故夫子於《春秋》絶蒯聵，于《論語》不爲輒，以爲於義皆非也。二十八。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何謂也？曰：此因上章而類及之。夫子居衛，有公養之仕，故冉有、子貢疑焉。不義之富貴，不特蒯聵與輒也，即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歸歟，歸歟，際可、公養，誠不如洙泗之疏水曲肱矣。二十九。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何謂也？上章言《易》、《詩》、《書》、《禮》，此謂作《春秋》也。吴、楚猾夏，亂賊接踵，所以發憤著書也。《春秋》成而樂，堯、舜之知我，蓋又在暮年矣。三十。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从，其不善者而改」，此于《春秋》有當乎？曰：《春秋》外離會不書者，言不足別善惡，此其義也。三十一。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何謂也？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見猶顯也，言推顯以至隱也。不足以至隱者不書也。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春秋》之義，二三子皆身通之，故曰無行不與。三十二。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从之；多見而識之。」何謂也？不知而作，謂不闕疑也。多聞者，兼采列國史文，擇善而从，取其可徵以寓王心。多見，謂所見世，識其行事，不著其說也。三十三。

「與其進，不與其退；與其潔，不保其往。」何謂也？曰：《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善善从長，惡惡从短。諸侯卿大夫，一節可以立法，聖人所不遺也。三十四。

《春秋》書孟子卒，與陳司敗之問答，同邪？異邪？曰：《春秋》于孟子不書逆女，不書薨葬，于卒也不書吳孟，❶諱文也。爲內諱者，皆不可言之大惡也。夫子以知禮之對爲過，則昭公之失禮見矣。若陳司敗問昭公取同姓可爲知禮乎，則夫子必不答也。三十五。

夫子戒好勇疾貧，又戒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何謂也？曰：《春秋》于叛、盜則誅之，于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爲已甚，此其義

❶ 「孟」，原作「盈」，據《公羊傳解詁》卷二十八改。

也。三十六。

敢問何如斯可謂守死善道矣。曰：如公弟叔肸、孔父、仇牧、荀息其人歟？三十七。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何謂也？曰：《春秋》憲章文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禮樂制度，損益三代，亦文王之法也。三十八。

「固天縱之，句將聖又多能也。」何謂也？曰：天縱之謂不有天下。聖又多能，周公、孔子二聖而已。三十九。○《風俗通·窮通》篇引《論語》「固天縱之」爲句。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何謂也？曰：此言蓋在獲麟之後與？獲麟而死，天告夫子以將没之徵，周室將亡，聖人不作，故曰「孰爲來哉」，又曰「吾道窮矣」。四十。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謂也？《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四十一。○何晏《集解》連上「可與立未可與權」爲一章。

《鄉黨》之篇，終以「時哉時哉」，何謂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聖人之時，其義在《易》與《春秋》，其行之在《禮》，故《鄉黨》記聖之行禮，而以是終之。四十二。右上篇。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从先進。」何謂也？曰：《春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故夫子用世，則必先野而後馴致乎君子之道，所謂始于麤糲，終于精微。其一。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何謂也？曰：《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同

力，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其二。

棘子成欲廢文用質，合乎《春秋》之志，而子貢以爲駟不及舌。何謂也？曰：君子救文以質，貴中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則三王之道相循環，非廢文也。棘子成欲去文，則秦、楚滅三代之禮法，賊民興喪無日矣。其三。

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曰「盍徹乎」，何謂也？曰：魯之不足，由于三家四分公室，故季氏富于周公而君貧。宣公不治其本，而税畝于公田之外，復用徹法，《春秋》譏之。後乃復古，書「大有年」，見天人相與之際。今哀公因年饑而欲用田賦，是歐民而歸之三家也。故有若風其收民心以强公室，豈徒爲迂論而已。其四。

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何謂也？曰：時景公寵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乞弑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由君不君，故臣不臣；父不父，故子不子。其五。

樊遲从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何謂也？曰：此章蓋在昭公孫齊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微其辭，故夫子善之。先盡君道，而臣道自正。昭之失民失政久矣，驟欲得之，可乎？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至不忍一朝之忿，而身不容於齊、晉，辱及宗廟，則惑之甚矣。夫子將適齊，而樊遲从遊，特

誌舞雩之下，聖賢之傷國事而不敢正言也。其六。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曰：此因上章而類記之。如魯昭公能用夫子及子家駒，何憂季氏之僭。其七。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何謂也？曰：魯無君臣，衛無父子，政本皆失。故夫子正之於《春秋》，而復嘆之。其八。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説，遠者來。」何謂也？曰：《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墨子·非儒》篇不達是義，故非之。其九。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何謂也？曰：禮，比年蕳徒謂之蒐，三年蕳車謂之大閲，五年大蕳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春秋》所以譏罕也。鄭玄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公羊疏》謂何、鄭意別，實不別也。其十。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何謂也？曰：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也。《春秋》書晉文，則踊爲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書齊桓之篡，則从正例，公羊子詳之矣。十一。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謂也？曰：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故《春秋》於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會盟凡十有六，九當作糾，聲之誤也。十二。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何謂也？曰：舉衛三臣以厲康子也。三臣不足稱道，其事靈公，猶愈於魯三家也。昭、哀之出奔，夫子歸獄於季氏焉。十三。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何謂也？《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

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❶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十四。

明日遂行，與去魯異，何謂也？曰：夫子于衛靈，際可之仕，故言不稱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與去魯三年待放異。孟子曰：「君子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去衛已久，故絶糧。《史記》載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事，誤也。十五。

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何謂也？曰：《春秋》于部、河陽冬言狩，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于郎春言狩，周正月、夏十一月，以正月譏其非禮。獲麟春言狩不加正月，譏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也。夏時今在《禮記》，文簡而旨無窮。《春秋》法其等，用其忠也。「乘殷之輅」，何也？謂貴其質也。夫子善殷禮者多矣，以輅舉其意。「服周之冕」，何也？謂貴其文也。存二代以著師法之義，故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也。「樂則韶舞」，何也？《春秋》撥亂反正，文成致麟，猶堯、舜之隆，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也。「放鄭聲遠佞人」何也？曰：《春秋》書鄭詹自齊逃來，以明遠佞人；而不書齊人歸女樂，以明放鄭聲者，内諱大惡，故不書。而于定公十四年去冬，以見聖功之不成，此其義也。聖人所與共制作者，惟顔氏之子博文約禮，用行舍藏，獨薦爲好學焉。天喪素臣，而二帝三王之治道，夫子之微言，或幾乎息矣。十六。

❶「般」字，原脱，據《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補。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何謂也？曰：在魯言魯，前乎夫子而聖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仲忌而不舉，罪與三家者同。《春秋》於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糴於齊」，譏其爲國不知禮也。自後大亂三世，臧文仲執政，若罔聞知。歷莊、僖、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書其卒，餘事曾不一見于策，蓋削之也。若曰素餐尸位、妨賢病國之臣，不如遄死之爲愈爾。十七。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何謂也？《春秋》詳内小惡，略外小惡，正其身以爲天下先也。十八。

「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何謂也？《春秋》不虚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虚加之辭也。故曰《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十九。

「吾猶及史之闕文。」何謂也？《春秋》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傳》：「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二十。

季氏伐顓臾不書於《春秋》，何也？曰：封内兵不録。或聞夫子言而止也。成王以土田附庸錫之魯公，故在邦域之中。董子述附庸之制，稱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顓臾不見於《春秋》，其小大則未之詳。二十一。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强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

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獨驗于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于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世也。二十二。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何謂也？曰：議謂《春秋》上譏王公卿大夫也。政在大夫，故刺翬帥師，仲遂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運，新城之盟信在趙盾，溴梁之盟信在大夫，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疾其末，故正其本，撥亂之旨也。二十三。

三桓之子孫不滅而但微，何也？曰：魯小於齊、晉，三桓又同姓世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韓、趙、魏之分晉，故亦無奇禍，而但微於陪臣也。二十四。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何謂也？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于子，君稱之曰母，自稱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羊氏之駁言也。以《穀梁》爲正。二十五。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不擾爲陽虎之黨，夫子不見陽虎，而欲往公山，何也？曰：夫子未嘗怨公山也。曰「豈徒哉」，猶言非吾徒也，「如有用我者」，天也。周自平王東遷，謂之東周。

《春秋》之作，以平王開亂賊之禍，魯定公、季平子、陽虎、弗擾，皆叛者也。天用夫子，當復西周之治，豈猶爲東周乎？《史記》述夫子之言曰：「昔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此不爲東周之意也。二十六。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句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何謂也？曰：此篇以《春秋》繼二帝三王之統也。譏初稅畝、用田賦，謹權量也。改制質文，審法度也。辨爵等王國百二十官，脩廢官也。凡書滅國，皆當興也。孫以王父字爲氏，城緣陵，城成周，城杞，嘉紀季，繼絕世也。嘉叔肸、曹喜時、吳札之義，舉逸民也。重民如征伐、城築之悉書；重食如水旱、螟螽、大饑、告糴、有年之悉書，以及他穀不書，惟麥禾獨書；重喪則詳崩薨卒葬、奔喪、會葬、歸賵、含襚；重祭則詳禘祫烝嘗，譏立廟、世室屋壞。二十七。○右下篇。

劉禮部集卷三

禘議

謹桉禘從示，從帝，言配帝之祭也。又禘者諦也，審諦其德而差優劣也。本劉向《説苑·修文》篇。張純謂審諦昭穆，大繆。謂以人鬼配天神，丕視功載，以作元祀，其禮參於郊祀天地，其義通乎南郊定謚。故周禘嚳稱天，以諦祖宗之功德；禘文王稱文祖，以諦子孫之功德。天事尊而不親，故高圉、亞圉，僅列報祭；太王、王季，祧於四親。周公宗祀之典，遇隆大舜，瞽瞍不得配帝。禮創夏商。郁乎焕哉，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魯干大禮，夫子不言；漢氏德衰，諸儒守缺。張純混昭穆之義，張純云：「禘者，諦諟昭穆尊卑之義。」杜預亦謂三年喪畢，祧廟致主，大祭以審昭穆。夫昭穆尊卑，禮有定序，何煩審諦乎？康成訛大饗之文。《禮器》「大饗，其王事與」，鄭以爲祫祭。陳祥道正之，以爲大禘，以大饗及五帝，且諸侯亦有大祫，不得專言王事也。匪惟文獻不足，蓋亦有天運焉。子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行之！今本《周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之文，攷諸《國語》、《周官》、漢儒傳記之説，正其舛謬，志其大略。若夫圭幣服器獻酬之儀，則有司存。

問曰：禘並于郊者何？曰：《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韋注：全具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楚語》：「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郊以特牲，稷牛亦特，禘於明

堂，上帝、文、武亦用特牲，《洛誥》文王、武王騂牛各一是也。功臣从祀，殺於天祖，當以太牢，故《我將》有牛羊。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則禘郊並重明矣。然禘異于郊者，《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康成謂配天者，配感生帝靈威仰；案當云配祈穀之帝。配上帝者，汎配五帝也。《禮·大傳》注。又何休云：《孝經》上帝者，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是郊者專祭感生帝，就鄭意言之如此，其實非也。有虞氏郊堯，亦豈感生之義乎？《穀梁》所謂三合然後生，《公羊》所謂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是也。《公羊》宣三年傳：「郊則何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云云，何注：「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明堂之法，上象太微，禘及五帝，不專感生。《曲禮》大饗不問卜，鄭謂祀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儀禮·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皆以祭天爲祭其祖所自出，而其爲説，每濫郊於禘，故注《周禮·大司樂》，則有三禘之説；謂天神、地示、人鬼皆可言禘。箋《商頌》，則有禘者祭名，天人共云之説。序云：《長發》，大禘也。箋：郊祭天也。疏引《鄭志》答趙商云云。案《長發》禘及功臣伊尹，是禘非郊。又以南郊與圜丘爲二，以郊專祀感生帝，故謂冥、稷德小，獨配感生帝爲寡；契與文王德大，汎配五帝爲衆。而不知郊稷爲配祈穀之帝，此其所失也。

問曰：禘異於祫者何？曰：《春秋》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

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案何君詁諦，但云審諦無所遺失，不云審諦昭穆，此一得也。禘及功臣，即《詩·長發》頌卿士阿衡，《書·盤庚》「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義。據《詩》、《書》而不據《周官·司勳》祭于大烝之說，二得也。然禘乃審諦功德，上及天神，王者所獨，且必聖人爲天子，而以聖人爲祖父。苟非周公、成王其人，則道不虛行焉。祫雖大祭，止合毁廟、未毁廟之主，以序昭穆，僅及人鬼，故大夫士可以干祫。鄭君泥《春秋》以祫爲大事，遂謂禘小于祫。不知諸侯之祭，莫大於祫；而禮不王不禘，諸侯莫敢干焉。《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外傳》屢以禘配郊言，鄭豈未之聞乎？

曰：禘異於時禘者何？據《王制》，天子祫禘、祫嘗，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注疏：此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曰：殷禮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禴，而別以禘專爲王者之大祭。東鄰殺牛，殷之禘也；不如西鄰之禴祭，周之禴也。《易》爻言禴者三，皆在二體離，故虞仲翔注以夏祭釋之。故《天保》、《文王》詩禴祠烝嘗，孔疏以爲文王改制是禮，是也。《王制》以殷時祭之名，謂諸侯朝天子，缺一時祭則可，混王者之大禘於諸侯則不可。《禮·中庸》：「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宗廟通明堂言；禘，大禘也；嘗，大祫也。用是知禘常以春夏，祫常以秋冬。天子犆礿祫禘祫嘗，諸侯嘗祫烝祫，三年一行，亦闕一時祭也。

曰：禘異于吉禘者何？據劉歆、韋昭，以大禘爲終王吉禘之祭。曰：《春秋》閔二年夏，吉禘于莊公，此謂犆祭於莊宮。左氏亦言禘於莊宮、襄宮，非《明堂位》所謂以禘禮祀周公

於太廟之比。禘本殷人夏祭之名，因王者大禘，嘗行於春夏，《記》亦謂之春禘，此時皆未僭大禘也。劉歆、韋昭因《國語》「歲貢終王」之文，而爲天子三年喪畢，大禘及嚳之說。新安王氏遂以不王不禘之王爲終王之王，豈知《國語》「終王」未言禘也。且喪畢吉禘，又非五年大禘也。何君于閔二年吉禘《解詁》，亦混舉禘祫，不辨天子諸侯之義，失之。《解詁》云：禘祫从先君數，朝聘从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此僖公僭禘之始。故傳以禘及用致夫人皆非禮。經不譏始者，與郊義同，所謂僭天子不可言也。何氏反謂因時祭而廟見夫人，譏省煩勞，不謹敬，亦失之。

曰：許慎《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謂古者先王禘及郊宗石室，其說若何？

曰：虞喜、裴樞本此，以爲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豈以周無嚳廟，且郊社及百神主藏明堂石室，理或然與？要與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之禮無涉也。

問曰：《魯語》柳下惠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注：《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舜在時宗堯，舜崩則子孫宗舜，故郊堯爾。有虞氏謂舜後，在夏、殷爲三王後，故有禘郊祖宗之禮。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韋注：「虞、夏皆黄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今案郊鯀者，雖無德位，而功足以配天，非瞽瞍之無位無功德者比。韋昭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者，非也。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嚳」舊作「舜」，韋昭云：「字之誤也。」今从《祭法》改。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注謂四者皆祭天配食，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今不主其說，何邪？

曰：太史公从孔安國問故，以文祖爲堯太祖。鄭注《尚書》，舜受終于文祖，及格于藝祖、格于文祖，皆謂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蓋堯、舜同祖黄帝，文祖者，蓋以黄帝配上帝于明堂，而行禪讓之命。故虞氏以顓頊爲始祖，下立親廟四，禘黄帝，仍配上帝于明堂也，何謂爲圜丘昊天之祭乎？舜命禹亦于文祖，故夏之禘因而不改。商、周皆高辛之後，受命異于文祖，故祧黄帝、顓頊而禘嚳也。其禘嚳之禮不可知，殆殷既禘嚳，周公未致太平，因而行之，《洛誥》所謂「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者與？鄭注「殷禮」，謂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禮樂，自伐紂以來皆用之，非始成王也。今按始稱殷禮，蓋禘嚳也。鄭與韋昭，比附《大司樂》之冬至配享天于圜丘，指爲禘嚳，然《大司樂》無禘嚳之文，且嚳非天神，樂六變，未可得而禮，非内出者無匹不行之義。又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無容周建正朔，别增一郊。且商何得亦有冬至圜丘之禘乎？五神者，《月令》之説。《祭法》鄭注：「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月令》「春日其帝大昊，其神句芒」云云。後人强以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皆非《雝》詩義也。鄭又以冥、稷德少，獨配感生帝爲寡，契與文、武德大，從配五帝爲衆；又以世次，欲改虞、夏、商之郊。《祭法》注：「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少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殺也。」則顓頊之德小于鯀，契之德小于冥乎？皆拘于《月令》、《周官》而曲爲之説，于他經無攷焉，今固不得而從之也。

曰：以祖文王、宗武王爲禘，何以徵之？且《孝經》又專言宗祀文王于明堂，與《國語》異，何也？曰：一徵之《書》，二徵之

《詩》。《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始稱殷禮者，蓋禘嚳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句宗以功作元祀。」則宗祀文王，直配上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損益二代，非復所因矣。故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訓。」鄭注：「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注：「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法。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周公制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之。」此非以文王爲文祖，與唐、虞禘黄帝爲文祖之同證與？又曰：「伻來毖殷，乃命寧。」鄭注：「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鄭注：「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之屬也。」「予不敢夙，則禋于文王、武王。」鄭注：「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王之廟，告成洛邑。」案禘重祼禮，義見虞、馬、王《易》注。此非成王以祭器禮周公，《周官》：王禮上公，再祼而酢。周公不敢當王禮，遂以王命行禘禮於明堂乎？再徵之《詩》。《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疏引《雜問志》云：「不審用以何月，于《月令》則季秋。」案此以大饗帝爲宗祀，非也。禘行于夏，不以季秋。《雝》，禘太祖也。箋云：「太祖謂文王。」箋謂禘大于四時而小于祫，非是。案此詩猶《商頌・長發》大禘之歌，太祖猶文祖。鄭云：「文祖，明堂也。」荀子謂王者天太祖，故《詩》云「文、武維后，燕及皇天」，此非祖文王而宗武王，並配上帝之證乎？辟公即顯相，周公也。天子，成王也。廣牡，帝牲，亦用騂犢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馬、鄭以文母當十亂，則功臣配祭，无成有終之義也。廟中之祭，以文母配文王，雖皆位于明堂，而母不先子，禘之義，尊而不親也。至《孝經》專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

帝。宗祀，祖宗通文，且以父統子也。《洛誥》明言以二卣禋于文武，而《詩序》及《書大傳》皆止言周公成洛，祀文王于清廟。韋昭泥之，乃云周公初祖后稷，而後更祖文王，乃以武王爲宗，其亦固矣。既率諸侯祀文王于清廟，復因反祀于方明，即舜禋于六宗，《禮》大饗五帝于明堂也。受覲禮于壇上。成王未至洛，周公不敢南鄉而立也，破漢儒説。因于明堂宗祀受之，以歸德于文王。故《我將》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與《清廟》異地，亦異樂章也。破鄭氏以大饗帝爲宗祀之説。非文王不足以配天，非周公之聖不能知其説。魏明帝詔以漢承秦滅學四百餘年，廢無禘祀禮，所謂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踵而行之，亦虛器也。曰：然則周之禘，其與前代異乎？曰：義同而禮異也。唐、虞之文祖，蓋禘黄帝、顓頊、帝嚳，殷、周之禘，及嚳而已，殷惟帝嚳，以配上帝，下及有功德之君臣，《長發》是也。《多士》篇：「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配天者，蓋列于明堂，如三宗稱宗是也。如韋玄成説，殷之三宗，宗其道而毁其廟，則五年之大禘，必敘其主于明堂可知矣。周則禘嚳，以配上帝于明堂，故仍唐虞文祖之名，以諦祖宗之功德。别創文王配帝之禘，亦在明堂，故亦曰文祖，以審子孫之功德。蓋諸侯之功德，王者審之，故不王不禘也。周公有其德而無其位，若阿衡之配食明堂，稱也。僖公不知而作，誣天誣祖莫甚焉。

源案：原藁以各經爲次第，條列諸説，各爲之議，統貫難尋。今緦理成文，略窺恉趣，其異于鄭氏者，在不信《周官》、《月令》，而取徵六藝。惟是禘嚳之禮，終不可知。今既不取圜丘昊天之説，而與文王宗祀同在明堂，同號文

祖，又非冬禘、春郊、季秋大饗之謂，則未知同于五年夏禘行之而時有先後乎？抑別有説乎？郊祫明堂，古今聚訟，前修既逝，請益無從。闕疑載疑，以俟來哲。邵陽魏源識。

禮無二適議

嘉慶二十有二年五月，余自庶吉士改禮部祠祭司，兼儀制司事。安徽巡撫咨稱：某州民某，兄弟異居，伯有子一人，仲無子而歿。伯爲子娶婦，有孫三人。仲之妻亦爲伯子取其姪爲婦，婦仍無子，欲以伯之孫幼者一人爲嗣。請于州府，欲令此子爲仲妻服祖母承重服三年，又爲其婦服母服三年，而降其父母與兄之服，乃以財與之，否則別擇疏族爲後。州府以仲之婦某係中表聯姻，本難謂爲妾媵，欲許如繼母服，而降其本生母。其應嗣之兄弟皆不可，咨請部示。

部中議曰：伯之孫某，義可得其資財，而不肯爲持服。若如所請，是欺老寡而教天下以薄。禮云：慈母如母。今律亦然。請以此示之。駁曰：禮云慈母如母者，父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爲母。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爲子。于是鞠育教誨，恩義兼深。故慈母如母，妾貴君命，子貴父命也。今是子嫡母，親生無恙，未嘗受仲婦之撫養，不得以妾子之無母者比。且古者士大夫之妾媵，皆姪娣也，孰謂内姻不得謂妾乎？仲之妻止當爲伯子納妾，不得爲伯子取妻；爲取妻，是二適也。且禮所謂承重加降者，所以重本尊統，故有適子則無適孫，父以傳子，祖以傳孫，文家宗法則然，非僅

資財之謂也。古者兄弟異居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仲既無嗣，仲之妻當以其財歸于伯，伯使子主其生事葬祭，禮也。仲之妻且不得私其財，仲爲伯子所別取之婦，又安得私其財！使是子也，利其財而外其所生，是婦也，私其財而不夫其夫，尚不爲教天下以薄乎？且世俗有兄弟四五人而共一子者，若皆爲取婦，而孫又止一人，是三年之喪，終其身無已也。

議者又曰：繼母、慈母之名，既不得爲比矣，仲之妻若婦死，是子也，以祖母之服若叔母之服服之，如何？駮曰：禮云：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于地。伯母、叔母恩殺而服重者，名義然也。仲之妻死，是子以從祖祖母之服服之。仲之婦有女，則以庶母之服服之；如無女，則父妾也，于禮無母名也。禮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不得以叔母例議。上案乃定。同余議者，閩梁君章鉅也。

姑及舅與從母之女子子不相爲昏姻議

問曰：中表相爲昏姻，律所不禁，而儒者皆曰不宜，其義安在？答曰：禮，于姑之在室者服期，既嫁則降大功，于從母以名加服小功，于妻之父母則從服緦也。古者三族有別，故有親疏等殺之序，有養廉遠恥之義，有別嫌防微之制。姑之女于三族則父黨也，舅之女、從母之女，于三族則母黨也。姑之子謂之外兄弟，舅之子謂之内兄弟，與從母昆弟，皆以名服緦也。姊妹之夫，妻之昆弟，雖有昏姻兄弟之稱，而不相爲服，降于父母之黨也。若己之子視之，則爲父母之黨，生有姊妹之名，没有服緦之義，而瀆

之，以爲不可矣。《白虎通·嫁娶》篇引《春秋傳》曰：「譏取母黨也。」今《公》、《穀》二傳皆無此文，必嚴、顔二家遺説。蓋魯莊之生母、宣之嫡母，皆姜氏，而二君又取于姜，皆母黨也，是以中表不可爲昏。魏袁準《正論》言之。至唐並議外屬無服，尊卑亦不爲昏矣。然非脩飾之君子，烏能謹之？故存其意于禮，而没其文于律。

適孫爲祖父母持服議

議曰：《喪服》斬衰齊衰三年章，皆無適孫爲祖之文。齊衰期章，有孫爲祖父母、祖爲適孫之經，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鄭玄注：「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適婦在孫婦亦皆爲庶孫之婦。凡父于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謹按：立適孫者，周之宗法，何休《公羊》注所謂文家尊尊先立孫，質家親親先立弟也。《喪服》：父在爲母期，傳曰：「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鄭注：「祖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齊衰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賈公彦疏引《鄭志》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商又

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謹按：此公羊子所謂繼體之君，臣子一例也。適曾孫、適玄孫，皆同此例也。《公羊春秋》説天子大夫世禄，不世爵。諸侯大夫不世爵禄。故大夫雖有大宗小宗、重本尊統之義，而君臣之分與天子諸侯異。余于此，得爲人後者，不降本生父母服期之制焉；得大夫士之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期之制焉。今律，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斬，自乾隆閒吏部議睢州知州某始也，而主喪傳重之義晦矣。

張貞女獄議

武進賈人張氏女，以嘉慶十一年正月，嫁于胥吏汪氏。汪，淫家也，歸數月，其姑强使逆客，不從，毆殺之。以自縊聞于女氏，且曰：「于律，毆殺、謀殺子婦，流二千里；威逼致死，杖八十，折贖。夫若子習于吏，即訟，當毀而家。」事以不聞。嗚呼！今之人稱良有司者，豈非視一邑如一家，其親民之任任經術士，爲其能行法也。今逞貞淫淑慝，所當日省而月察者哉！朝廷以淫姑兇虐之燄，抑貞女正直之氣。不誅奸，奸無所懲；不旌善，善無以勸。倡率之不先，採訪之不豫。亂已形，而猶以蒙蔽爲息事，以縱罪爲好生，非整齊風化之意也。

謹按《書·康誥》父不慈，子不祗，「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言不孝不慈，其律均浮于元惡大憝也。《春秋》之例，專殺大夫稱國，其有罪無罪，以葬

別之。言有罪亦不得專殺，其罪貶絶也。殺世子母弟目君，其罪誅也，視專殺命卿加一等。《白虎通德論》曰：「父殺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以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禮・喪服》「婦爲舅姑期」傳曰：「從服也。」蓋謂婦于舅姑，以人合者也，其情輕于父子。今律，父殺子之罪輕于平人，言至親也，非以義滅恩，亦不至此，故不爲之坊。律意非縱不慈也。古律，父殺子之罪重于平人，言未孝未敬，而不可教不可怒，則放出而不表，禮不廢天倫也。若子可忍，孰不可忍乎？至于殺，則恩已絶，恩絶者以義制。今以義論，而汪爲彝倫之斁，不可宜也；以恩論，而汪爲毒虐無告，不可逭也。縱淫以敗俗，自有應得之罪，况專殺乎？滅親以賊恩，自有應得之罪，况以淫故而戕貞婦乎？魯哀姜以淫故殺二嗣子，爲齊桓所誅，《春秋》韙之。朝廷用經生以持法，似不宜徒執姑婦之分，使民棄禮而徵于律也。謹議。

後讀《律例駁案新編》，純廟已有駁例，自可遵行。聖人先得我心，而俗吏不行，何邪？

春秋論上

嘉定錢詹事論《春秋》曰：「《春秋》之法，直書其事，使善惡無所隱而已。魯之桓、宣，皆與聞乎弑，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葬，無異詞。文姜淫而與乎弑，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書葬，無異詞。公子遂弑其君，季孫意如逐其君，亦書卒，無異詞。」應之曰：錢氏以《春秋》無書法也，則隱之不葬，桓之不王，宣之先書子、卒不日，胡爲者？

公夫人姜氏如齊去「及」，夫人孫於齊去「姜氏」，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胡爲者？仲遂在所聞世，有罪不日；意如在所見世，有罪無罪例日：皆以其當誅而書卒，見宣、定之失刑奬賊也。

錢氏又曰：「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不父也。許止以不嘗藥書弑，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以惡其不仁，且明二君之强死，非不幸也。」《潛研堂問答》。正之曰：《春秋》之義，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未聞有責君不正家者。許止本未嘗弑君，故書葬以赦之。吴、楚之君從無書葬之例。至蔡景公實書葬，三傳經文所同，而謂其不書葬，不知所見何經也。僖十九年夏，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經文瞭然，故《公》、《穀》均指邾、鄫以季姬事相仇爲説。如果宋襄用鄫，而經歸獄邾婁，則《春秋》其誣罔之書與？《左氏》經文亦同《公》、《穀》，而錢氏謂經特書之，以著宋襄之罪，又不知所見何經也。辨詳《左氏廣膏肓》。且錢氏不過欲以破《綱目》于夷狄賊臣書死之例，此例亦非《綱目》特創也。《史記》、《漢書·匈奴傳》曰：冒頓單于死，老上單于死，軍臣單于死，伊稺斜單于死，烏維單于死，兒單于死，句黎湖單于死，且鞮侯單于死，狐鹿姑單于死，壺衍鞮單于死，虚閭權渠單于死，握衍朐鞮單于死，呼韓邪單于死，乃至匈奴之臣，則左右谷蠡王死，左右賢王死，休屠王死，其漢臣降匈奴之衛律等，亦書死。又《王莽傳》云：太師王舜死，大司馬甄邯死，太傅平晏死，功顯君死。蓋

一則本《春秋》吴楚君卒不書葬之義，而變其詞；一則本《春秋》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皆當誅絶之義，而變其詞。史家各自爲例，不必效《春秋》，亦無倍《春秋》也。錢氏又不過欲破《綱目》季漢、中唐正統之書法。夫《綱目》所書正統，其悉當與否，吾不敢知；若史家正統之例，則實本《春秋》通三統之義。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列黄帝、顓頊、高辛、堯、舜，而不數少昊氏，斯義也，本之董生論三統，《蕃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孔子論五帝德，《國語》柳下惠論祀典。蓋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修之，故柳下、孔子、董生、太史公論列五帝，皆祧少昊一代於不言，視《月令》郯子所論，識殊霄壤。此正統本於三統之明徵，豈徒臚列紀載，體同胥史，遂並董狐乎？

錢氏又曰：《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知之；而范升抗議于前，何休申辨于後，漢儒專己黨同如此。亦見《答問》。吾謂此非《公羊》之不及《左氏》，乃《春秋》之不及《左氏》也。《左氏》詳于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達例。惟其不重事，故存什一于千百，所不書多于所書；惟其無達例，故有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以爲待貶絶不待貶絶之分，以寓一見不累見之義。如第以事求《春秋》，則尚不足爲《左氏》之目録，何謂游、夏之莫贊也。如第執一例以繩《春秋》，則且不如畫一之良史，何必非斷爛之朝報也。

春秋論下

《春秋》之有《公羊》也，豈第異于《左氏》而已，亦且異於《穀梁》。《史記》言《春

秋》上記隱，下至哀，以制義法。爲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漢書》言仲尼殁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夫使無口受之微言大義，則人人可以屬詞比事而得之，趙汸、崔子方何必不與游、夏同識！惟無其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是故以日月名字爲褒貶，《公》、《穀》所同，而大義迴異者，則以穀梁非卜商高弟，傳章句而不傳微言，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與？

清興百有餘年，而曲阜孔先生廣森，始以《公羊春秋》爲家法，于以擴清諸儒據赴告、據《左氏》、據《周官》之積蔀，箴砭衆説無日月、無名字、無褒貶之陳羹，詎不謂素王之哲孫，麟經之絶學？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漢儒之舊傳，而別立「時月日爲天道科，譏貶絶爲王法科，尊親賢爲人情科」，如是則《公羊》與《穀梁》奚異？奚大義之與有？推其意，不過以據魯、新周、故宋之文，疑于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于鑿空。不知孟子言《春秋》，繼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爲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顔淵，「吾豈爲東周」，又見于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觀，「吾舍魯何適」，復見于《禮運》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憂天憫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後世杜預、范甯之徒，嘵嘵訾議，皆夫子所謂罪我者也。必如其説，《春秋》功則有之，何罪之有？又其意以爲三科之義，不見于傳文，止出何氏《解詁》，疑非《公羊》本義。無論元年文王、成周宣謝、杞子

滕侯之明文，且何氏序明言「依胡母生條例」，又有董生之《繁露》，太史公之《史記·自序》、《孔子世家》，皆《公羊》先師、七十子遺説，不特非何氏肊造，亦且非董、胡特創也。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尚奚微言之與有！且孔君之書，辟《春秋》當新王之名，而未嘗廢其實也。其言曰《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邪？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氏，小國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禄邪？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絀陟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非天子之尊內重本邪？辟王魯之名，而用王魯之實，吾未見其不倍上也。《春秋》因魯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後聖，猶六書之假借，説《詩》之斷章取義，故雖以齊襄、楚靈之無道，祭仲、石曼姑、叔術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討賊、復讎、行權、讓國之義，實不予而文予。《春秋》立百王之法，豈爲一事一人而設哉！故曰：于所見微其詞，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穀梁氏所不及知也。于所傳聞之世，見撥亂致治；于所聞世，見治升平；于所見世，見太平。此又一義也，即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孟子述孔子成《春秋》，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後，爲第三治，請引之以告世之以《春秋》罪孔子者。

春秋公羊釋例序

敘曰：昔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蓋孟子所謂行天子之事，繼王

者之迹也。傳《春秋》者，言人人殊。唯公羊氏五傳，當漢景時，乃與弟子胡母子都等記于竹帛。是時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講明而達其用，而學大興。故其對武帝曰：「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絶之，弗使復進。」漢之吏治經術，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胡母生雖著條例，而弟子遂者絶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書之顯亦不及《繁露》。繇延訖于東漢之季，鄭衆、賈逵之徒，曲學阿世，扇國師之毒焰，鼓圖讖之妖氛，幾使羲轡重昏，崑崙絶紐。賴有任城何劭公氏，修學卓識，審決白黑而定，尋董、胡之緒，補莊、顔之闕，斷陳元。范升。之訟，鍼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禦，義勝桓、文之節制。五經之師，罕能及之。天不祐漢，晉戎亂德。儒風不振，異學争鳴。杜預、范甯，吹死灰期復然，溉朽壤使樹藝。時無戴宏，莫與辨惑。唐統中外，並立學官。自時厥後，陸淳、啖助之流，或以棄置師説，解絃更張，開無知之妄；或以和合傳義，斷根取節，生歧出之途。支窒錯迕，千喙一沸，而聖人之微言大義，蓋盡晦矣。

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爲首。于是人恥鄉壁虚造，競守漢師家法。若元和惠棟氏、武進張惠言氏之於《易》，歙程易疇氏之於《禮》，其善學者也。禄束髮受經，善董生、何氏之書，若合符節。則嘗以爲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先漢師儒，略皆亡闕，唯《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説，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嚮；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

是奚適焉！故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爲《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滯，強其守衛，爲《答難》二卷。又博徵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禮議決獄》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爲《申何難鄭》二卷。用冀持世之志，觕有折衷。若乃經宜權變，損益制作，則聰明聖知達天德之事，概乎其未之聞也已。

申穀梁廢疾序

敘曰：穀梁氏之世系微矣。楊士勛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鄭玄《六藝論》云：「親受子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謹按：穀梁子之受業子夏，不可攷。名俶、名赤，顔師古《漢書》亦云名喜，蓋如《公羊》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著竹帛，當在孫卿、申公之時。麋信以爲與秦孝公同時，見所引有「尸子」説也。桓譚以事説經，其言不足信。孫卿書多《穀梁》説，蓋《穀梁》不傳託王諸例，非微言口授，故可先著録也。漢孝武時，瑕丘江公受之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卒用董絀江。《漢書》：仲舒能持論，江公訥于口，然漢何劭公亦訥于口，而能著書傳于今，其賢遠矣。范甯序云：「《公羊》有何、嚴之訓。」註中多采何氏，而嚴氏無一存者。蓋何能以胡母之例，正嚴、顔之謬也。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愍其學且廢，乃立學官博士。東漢之世，傳者絶少。《隋經籍志》有段肅注十四卷。惠徵士棟據《班固傳》注，以爲即弘農功曹史殷肅，然《儒林傳》不載，又無治《穀梁》者。竊嘗以爲，《春秋》微言大義，《魯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綱；其不可顯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温城董君、齊胡母生及任城何劭公三君子，同道相繼，則《禮運》、《中庸》、《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

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説，進退予奪之法，多有出入，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十不得二三焉。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焉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經本錯迕，俗師坿益，起應失指，條例乖舛，信如何氏所名「廢疾」，有不可强起者。余采擇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説，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綴成二卷。藩籬未決，區蓋不言。非敢黨同，微明法守。世有達士，霍然起之，亦有樂焉。

申左氏膏肓序

《隋經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膏肓》十卷，又有服虔《膏肓釋痾》十卷。今鄭氏所箴，尚存百分之一二，而服氏之書亡，無由盡見何劭公申李育之意，甚可惜也。然何君于《左氏》，未能深著其原，于劉歆等之坿會，本在議而勿辨之科。則以東漢之季，古文盛行，《左氏》雖未立學官，而並列于經傳久矣。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坿于《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蹟，强以爲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爲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觀其文章贍逸，史筆森嚴，才如遷、固，有所不逮。則以所據者，多春秋國史，及名卿大夫之文，固非後人所能坿會。故審其離合，辨其真僞。其真者，事雖不合于經，益可以見經之義。例如宋之盟，楚實以衷甲先晉，而《春秋》不予楚是也。其僞者，文雖似比于經，斷不足以亂經之義。例如展無駭卒而賜氏，單伯爲王朝卿，子叔姬爲齊

侯舍之母，鄫世子巫爲魯屬是也。事固有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余欲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于大義，如「君子曰」之類。孤章斷句之依坿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幸《國語》、《太史公書》，時有以導余先路，而深惜范辨卿、升。李元春、育。何劭公諸老先生之書多佚，無能爲《左氏》功臣者。今援群書，引何、鄭之論三十餘篇評之，更推其未及者證之，以質後之知言君子。

春秋公羊解詁箋序

余嘗以爲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丘，《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説今皆散佚，十亡二三。世之言經者，于先漢則古《詩》毛氏，于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詳訓詁而略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氏》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劭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鄭康成二氏爲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網羅衆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故董生下帷，講誦三年；何君閉户，十有七年。自來治經，孰有如二君之專且久哉！余自童子時，癖嗜二君之書，若出天性。以爲一話一言，非精微眇、通倫類，未易窺其

蘊奥。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衆説，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余寶持篤信，謂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于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説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氏》，其于董生、胡母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爲「入室操矛」，宏奬之風，斯異于專己黨同者哉！余初爲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今更析其條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説之可兼者。非敢云彌縫匡救，營衛益謹，庶幾于《公羊》繩墨，少所出入云爾。康成《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余匡弼何氏，竊取斯旨，以俟好古求是君子董理焉。

劉禮部集卷四

釋三科例上 張三世

《傳》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用坤乾之義，以述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道。等之不著，義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若是者有二義焉。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于所傳聞世見撥亂始治，于所聞世見治廩廩進升平，于所見世見治太平，此又一義也。由是辯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甚至西狩獲麟，于《春秋》本爲災異，而託之以爲治定功成之瑞，若是者何哉？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春秋》之義，猶六書之假借，説《詩》之斷章取義，故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昔者夫子正雅、南，以先公之教繫之召公，著王道之始基，而《騶虞》爲之應；以文王之風繫之周公，著王道之太平，而《麟趾》爲之應。《小雅》，文、武爲牧伯之事也，諸侯歌之；其衰也，至于四夷交，中國微。《大雅》，文、武爲天子之事也；其衰也，至于西土亡，王迹熄。鳴鳥不聞，河圖不出，天乃以麟告。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愀然以身任萬世之權，灼然以二百四十二年著萬世之治，且曰：「其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易》之六爻，夏時之三等，《春秋》之三科是也。《易》一陰一陽，乾變坤化，歸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要其終于未濟，志商亡也。《詩》、《書》一正一變，極于周亡，而一終《秦誓》，一終《商頌》。《秦誓》傷周之不可復也，《商頌》示周之可興也。夏時察大正以修王政，修王政以正小正，德化至於鳴隼。而推原終始之運，本其興曰「正月啓蟄」，戒其亡曰「十有二月隕麋角」。《春秋》起衰亂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極太平，尊親至于凡有血氣。而推原終始之運，正其端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著其成曰「西狩獲麟」。故曰治不可恃，鳴隼猶獲麟也，而商正于是建矣；亂不可久，孛于東方，螽于十二月，災于戒社，京師于吴楚，猶《匪風》、《下泉》也，而夏正于是建矣。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

釋三科例中 通三統

或曰：通三統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于魯？曰：因魯史之文，正以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惟魯爲近，故據以爲京師，張治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曰歸明于西，而以火繼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故夫子受命制作，以

爲託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博深切明，故因史記而加吾王心焉。而孟子以爲《春秋》者，天子之事，此之謂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于周，挫强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真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讎外淫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强吴，雖非誅絕，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真王魯哉！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于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嘵嘵不已，猶矇瞍之不可語于日月之明、繼照之火也。

問曰：聖人迭治天下，必三統相循環者，何也？曰：昔夫子告顔淵問爲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後終之以「樂則韶舞」，蓋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循環，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天下無久而不敝之道，窮則必變，變則必反其本，然後聖王之道與天地相終始。故正朔必三而改。《春秋》因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春秋》因變文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難矣。

曰：然則三正見于夏書，而《春秋》繼《詩》亡而作，《詩》顧不言，何也？曰：《詩》之言三正者多矣，而尤莫著于三頌。夫子

既降王爲風，而次之邶、鄘之後，言商、周之既亡，終之以三頌，非新周、故宋、以《魯頌》當夏而爲新王之明徵乎？ 夫既以《魯頌》當新王而次之周後，復以《商頌》次魯，而明繼夏者殷，非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者乎？故不明《春秋》，不可與言五經，《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

曰：通三統之義既得聞命矣，子思子之述《春秋》也，則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傳》亦曰「樂道堯、舜之道」，而其釋五始，則曰「王者孰謂？ 謂文王也」，不兼舉二月三月而通之，何與？ 曰：《春秋》之義，固上貫二帝三王，而下治萬世者也。 文王雖受命稱王，而于繫《易》，猶以庖犧正乾五之位，而謙居三公，晉、明夷、升三卦，言受祖得民而伐罪也，臨，商正，言改正朔也。夫文王道未洽于天下，而繫《易》以見憂患萬世之心。《春秋》象之，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明《春秋》而後可與言《易》。《易》觀會通以行典禮，而示人以易；《春秋》通三代之典禮，而示人以權。經世之志，非二聖孰能明之！

釋三科例下 異内外

《春秋》治萬世之天下，不爲一人一事立義，而其例必曰「内諸夏而外夷狄，内其國而外諸夏」，夫豈私其近己者哉！《春秋》以内爲天下法，故小惡必書，言王者當動自克責，爲天下先。至于大惡，則諱不忍言，蓋非恕内之詞，而治内之詞也。書之詳固責之備，諱之深尤責之重也。昔文王繫《易》，著君德于乾二，辭與五同，言以下而升上，以内而及外。夫子贊之，則曰「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有旨哉！ 慎言行，辨邪正，著誠去僞，皆所以自治也。由是以善世，則合内外之道也。至于德博而化，而君道成，《春秋》所謂大一統也。夫治亂之道，非可一言而盡。《易》變動不居，由一陰一陽，而窮天地之變，同歸于乾元用九，以見天則。《春秋》推見至隱，舉内包外，以治纖芥之慝，亦歸于元始，正本以理萬事。故平天下在誠意，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春秋》之化，極于凡有血氣之倫，神靈應而嘉祥見。深探其本，皆窮理盡性之所致，爲治平者，反身以存誠，强恕以求仁而已。

釋九旨例上 時 月 日

昔子思之贊《春秋》也，曰「上律天時」，

又曰「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是以知聖人之文，天文也。矇者不知日月，童子不知經緯，以之言天，猶扣槃捫燭也。故深于天文者，不惟知其位次度數而已，又能推其薄蝕危亡之故，本于人事而整齊之。故天不言，以三光四時爲言，視言相萬也。聖人不辨，以時日月爲辨，視辨相萬也。詳略之以理嫌疑，如内殺大夫、棄歸女，以日月别有罪無罪，又以别内外。又如外城例月，别于内城，而緣陵文言諸侯則不月之類。偏反之以制新義，如狩乃常事，不書，諱致天王，以正冬狩；桓四年以「于郎」譏遠，即以「春正月」譏不時，則狩制定；復于獲麟之春，去「正月」以改正朔。三者皆以書狩，而實非也。又如夷狄子弑父書日，中國子弑父不書日；許止加弑，仍書日以别之之類。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感之者意變色動。如子游感彌牟之屬。《春秋》不待褒譏貶絶，以日月相示，而學之者湛思省悟。如美

泓戰書朔，貶内去時日之類是也。故曰「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勿辨」，其言彌微，其旨彌顯，使人屬辭比事，而辨惑崇德，斯善學矣。不善學者，或欲省其贅而悉置之，或不得其説而膠執之，如穀梁、左氏及晉以後治《春秋》者皆不免，崔子方《本例》、趙汸《屬辭》尤甚。以其身陷于非聖之法而莫之救。是猶童昏而强言圍亡薄蝕，與以詔相，反若詆之，其不轉于溝壑則幸耳，可不謂大哀乎！

釋九旨例中 爵氏名字

昔子路問爲政，子曰：在正名。名不正則政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然則辨名正分，莫著于《春秋》。《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則爵等之數，尤所汲汲矣。傳曰：「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遥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夫皇象元則帝象春，《易》曰：「帝出乎震。」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説苑》「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不及《春秋説》、《董子》爲正。武王句見《董子》。董子云：「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故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故雖絶地，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岱通。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虚，極壽無疆。」此言唯王位在德元，而儀刑萬邦也。王官之等，三公一位，上大夫卿一位，下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其受采，公視大國，上大夫視次國，下大夫視小國，上

中下士視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亦參用董子「稱國州者狄之」。其命數，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陰爵，屈于諸侯也；士則三命、再命、一命不嫌也。及其出使，雖下士必列諸侯之上，尊天子也。月遠日則息，而象疑于日；遡日則消，大臣諸侯之象也。故三公執璧，同于子男，卿以下則禽摯。寰内之爵同于蕃服，雖大曰子，其義不世；伸于諸侯之大夫者，世禄而已。侯國之制，公一位，侯一位，伯子男同一位，凡三等。其受地，公侯皆方百里，伯子男方七十里如五十里。其臣，命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其命數，則公九命，侯七命，伯子男五命，公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伯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入所見世，小國有大夫是也。周公《立政》之制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謂公卿也。由其參聽萬機，曰任人，亦曰常任；由其糾逖王慝，曰準夫，亦曰準人；由其分陜左右，曰牧，亦曰常伯，三公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虎賁、綴衣、趣馬，近臣給事者也。設之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宮正以下官也。庶府，常任之屬，治京師者。大都，常伯之屬，治畿甸者。設之小伯、藝人、表臣、百司。準人之屬，糾察官府都鄙者也。大史，上司天事，下掌邦國、官府、都鄙之貳，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者也，設之尹伯。王官之制如此。司徒、司馬、司空，天子之命卿也。亞以置其伍，經所謂未命之大夫也。旅以陳其殷，經所謂微者是也。是謂邦國之制。夷微盧，居九服之四，設之烝。烝，君也。三亳阪居四方之塞，設之尹。尹，正也。城虎牢以制楚是也。《春秋》之制，略同《文王官人》，而譏

尹氏以絶禍，貶王子虎以任賢，則克知灼見之要也。書王季子、王札子，辨親疏長幼之節，皆不名，敬長也，親親也。祭伯、凡伯不名，貴貴也。伯糾、女叔不名，貴老也。孔父、季子不名，貴德也。不純臣諸侯，治統所寄也。二王之後以客禮，師法所存也。夫是以天子嚮明，諸侯自爲政，禮樂行于上，刑罰措于下，則正名之道得也。

按此篇原本曰「名例」，以氏名字書法皆在褒譏貶絶例中，故此釋止詳于爵也。晚年改訂體例，故與釋不甚相應。欲詳此例者，當更于「褒譏貶絶例」中求之。承寬謹記。

釋九旨例下 褒譏貶絶

褒例

昔者孔子論列國卿大夫之賢，如衛甯俞、齊晏嬰、鄭公孫僑之倫詳矣，顧于《春秋》絶少概見，何哉？蓋《春秋》垂法萬世，不屑屑于一人一事，而諸賢又無殊尤絶特之行，可以爲世立教，故别録于諸弟子之記，其慎也如此。是以論王政則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又曰「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六者行而王政立矣。《春秋》譏税畝、田賦，謹權量也；改制質文，審法度也；詳官制，修廢官也；嘉死位，興滅國也；明氏族，繼絶世也；褒賢良，舉逸民也。故王者之治，將欲養民興學，莫先建侯。進邾、宿，封滕、薛，明元功也。崇紀子，廣孝也。詳桓、文，重牧伯也。宋襄功未逮而有

志焉，貴志也。楚莊、秦穆雖賢，僅使之長帥族類，相與親諸華，漸王化，中國之政，罔或干焉，辨内外也。將欲興滅繼絶，又莫先辨賢。義動天地，忠貫日月，誠沮金石，貪生惡死之世，未之或尚也，爲表三人焉，曰：孔父、仇牧、荀息。苞桑社稷，柱石國家，權輕重之義，別尊親之倫，容悦事君之朝，莫之或究也，爲表二人焉，曰：紀季、季友。修明仁義，敝屣千乘，忘身以紓難，顯功以救過，頑懦鄙薄之俗，賴以不亡也，爲表五人焉，曰：蔡季、吴札、衛叔武、曹喜時、邾叔術。貪夫高張，廉貞不名，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不滑于物，不攖其寧，其志可則，其行可尊。古之逸民，今未見其匹也，爲表一人焉，曰：公弟叔肸。嗚呼！智名勇功，後世所以開國承家者。其秉禮度義，則相與詬病，以爲不祥。而《春秋》所貴乎持世，乃在此不在彼。爲上可以知取人，爲下可以知勉學矣。今小民有罪，則能以法治之，有善則不能賞。而爵禄所及，未必非有文無行之士，是以賢不肖混淆，而無所懲勸。是宜修《春秋》舉賢之制，而唐、宋以來，試士之法，以次漸改。則朝廷多伏節死義之臣，而閭巷多砥行立名之士，斯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也。其因一事見賢者，如齊襄、伍員之復讐，公子結、士匄、郤缺之制命，子反、華元之專平，祭仲之知權，國佐之不辱命，曹羈之去君，行父之代執，嬰齊之待命，歸父之復命，曼姑之守義，魯莊之追戎，公子手之憂内，隨文張義，非特褒，今不悉論。

譏例

司馬遷述董生之言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主于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撥亂世，反之正，非唯禁暴討賊而已。亂之所

生，唯禮可以已之。禮之失也，王侯降爲徒隸，荆、吴交主中國，所謂《小雅》盡廢，其禍如此。夫《大雅》多刺厲王，而《小雅》盡刺幽王，何哉？曰：序不云乎，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而《瞻卬》、《召旻》二篇，獨言刺幽王大壞，以是知文、武之大經大法，皆厲變更之；而大滅之者，幽也。其細節數目，幽復悉去之；而階之禍者，宣也。是謂三代之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繼三代而治萬世者也。

夫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可以盡復。先正乎内之治，而諸夏可以盡同。董子云：悖亂之徵，細惡不絶之所致。故《春秋》譏纖芥之失，反之王道。《傳》曰：「内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言自近者始也。是以譏觀魚，貪也；取郜鼎、衛寶，甚焉；狩于郎，遠也；築三臺，甚焉；毁泉臺，亦非也。君道失也。觀社納幣，淫也，國君淫宜絶，故但以非禮書也。覿用幣，女用男摯也；會杞伯姬于洮，來朝其子，大夫妻未及歲歸宗，失教戒也。夫人姜氏言入，失教戒，亦志淫也。逆婦姜，賤也；以妾爲妻，僭也。婚禮之失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喪娶也。宣之過甚于文，而書之尤著，猶桓之不諱，成宋亂也。忌省，殺哀也；吉禘，速吉也；作僖公主，欲久喪而不能，猶吉禘也。喪禮之失也。躋僖公，亂昭穆也；仲嬰齊不稱仲孫，亦亂昭穆也；獻六羽，僭禮于宗廟也；丹楹刻桷，奢也；世室屋壞，怠也；立武、煬、桓、僖廟，傎也；春夏烝，亟也；御廩災而猶嘗，慢也；無正朔而朝廟，不奉天也；郊禘之僭，不可言也；不郊猶三望，猶朝廟也；四月、五月、九月郊，不時也；鼷鼠食郊牛，或食其角，傷

其口，視不謹也；用牲于門，非應變也。祭禮之失也。蒐閱以罕書，弛武備也；以亟書，不恤民也。取邿、取防，貪而慢疆界也；受叛臣邑，猶是也。來歸侵地，取運鄆成，不矢文德也。次郎、次合，伐齊納糾，無勇也。楚、蔡次厥貉，齊、衛次五氏，畏人也。齊侯來獻捷，畏也。楚使來獻捷，畏而受惡人物也。會伐宋，緩也。初税畝，用田賦，作丘甲，作三軍，變制不恤民也。聘問帥師不舉，重空國也。軍禮之失也。朝王所，非所朝也；來歸脤，不助祭也；不會葬天子，慢上也；不會葬同姓，不親親也；襄久于楚，畏楚也；昭没于乾侯，不容于晉，又不事齊也。賓禮之失也。公子遂以疾復，卒而猶繹，君臣交失也。公子友葬原仲，失賢也。鄭詹逃來，納佞也。馭臣之失也。告糴，不制國用也；築微，新延廐，不急荒政也；城邑，怠而勞民也；築三囿、三臺、楚宫，勞民以事游畋也。馭民之失也。新作南門，變常也。新作雉門及兩觀，久不修，又踰制也。築王姬之館于外，通譬又慢王事也。狩部，通譬也。臣子之道廢也。《傳》曰：「不可勝譏者，壹譏而已。」此通例也。

注曰：「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内也。《春秋》以魯爲天下化首，被王化者在可備責之域，故从内小惡舉也。」然則詳于王而略于侯國，正王以率侯也。詳大國而略小國，正大以率小也。詳諸夏而不及夷狄，正内以率外也。故譏求賻、求車、求金，而王心正。譏祭公、劉夏逆后，而禮本正。紀履緰同義。譏王世子、宰周公會諸侯，而儲貳宰輔之體正。譏尹氏、武氏子、仍叔之子，而世卿之禍正。齊崔氏同義。譏叔

服而用賢之義正。譏宰渠伯糾、祭叔、榮叔聘錫小人，而九伐之法正。譏毛伯錫文公命，而考績之典正。譏召伯錫成公命，而教胄之經正。譏加禮妾母，而尊卑之分正。譏一使兼賵，秦人歸禭同例。一使含賵，而下交之禮正。此姑从傳注，辨見《答難》箋。譏歸衛侯鄭、曹伯襄，而建侯之權正。譏殺年夫、奔王子瑕，而親親之倫正。盜殺衛侯兄輒同義。所謂正王以率侯也。書王室亂、王居狄泉，而衆著于勤王矣。譏次匡、救徐、戍陳、鄭歸粟于蔡，而衆著于恤鄰矣。譏伐楚救江，而衆著于惡詐矣。譏鄭伯不盟、乞盟、陳侯如會逃歸，而衆著于親中國矣。譏大夫盟，而衆著于慎名器矣。譏晉放大夫，而衆著于禮去臣矣。譏宋内娶，而衆著于敬宗廟矣。譏齊送女，而衆著于謹侯度矣。所謂正大以率小也。譏邢遷，而衆著于固國不在險矣。譏蕭叔、邾婁子，而衆著于朝會之禮矣。譏邾婁子奔喪，而衆著于親疏之節矣。譏曹、許世子，而衆著于事父之道矣。譏莒慶、高固，而衆著于事君之義矣。凡皆所謂正内以率外也。是以子思子述《春秋》之化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言乎大者，如三辰之建四時，小者如列宿之錯峙，而各有職也。

貶絶例

貶絶者，所以詰姦慝、除亂賊也。自王綱不振，《小雅》盡廢，彊大兼并，君臣放弑，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極于中國微滅，吴、楚狎主，而三代之彝倫法制，斁壞簡棄，無復存者。蓋夏、商之末失

以强，而周之末失以弱。强則去之也驟，而湯、武之反正也亦易；弱則陵夷衰微，而天下之思治也亦難。厲、幽之亡，不生孔子，天將以《春秋》之制，統三王而正萬世也。周之衰也，始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專封專討，天子不能問也。繼則自大夫出，而擅作威福，君若贅旒。下至倍臣效尤，而皁隸輿臺，啟假威坐牀之釁；外至四夷乘便，而文身左衽，張僭號爭長之心。其在《周易·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言微陽入而陰始凝，馴至其道，則無成而代有終也。夫子遂爲之極其義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于《豐》之言妃主當國，夷主持世，則又微其詞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盛哉，扶陽抑陰之心，輔相天地之道，歷萬世而不可變也。

然猶以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于是受命制作，取百二十國之寶書，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上誅平王而下及于庶人，內誅魯公而外及于吴、楚，雖冒萬世之罪而不敢避。曰：備矣！

夫醫者之治疾也，不攻其病之已然，而攻其受病之處。《小雅》盡廢，亂賊所以横行也。《春秋》欲攘蠻荆，先正諸夏。欲正諸夏，先正京師。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諸侯。欲正諸侯，先正天子。京師、天子之不可正，則託王于魯以正之。諸侯、大夫之不可正，則託義于其賢者以正之。曰「諸侯不死位者絕其身」，雖魯隱之賢，猶不得免于貶，况蔡獻舞、晉夷吾、齊無野之屬乎？曰「諸侯出奔者絕其國」，雖魯定之親，猶不得免于盜，况衛剽、蔡東國之屬乎？曰「諸侯義不得專封」，雖齊桓之存

三亡，猶棄疾之封陳、蔡也。曰「諸侯義不得專討」，雖楚莊之殺徵舒，猶靈王之戮招瑗也。曰「諸侯不得專地」，以湯沐易朝宿，猶晉之侵柳圍郊也。曰「卿不得憂諸侯」，雖趙武貶也。曰「大夫不得專廢置」，雖郤缺貶也。曰「大夫不得專執」，雖韓不信貶也。曰「大夫不敵君以戰」，則貶得臣，而荀林父之亢顯矣。曰「君不會大夫」，則貶趙盾，而楚嬰齊、齊世子光之驕蹇顯矣。曰「大夫不得專平」，則貶子反，而溴梁之徧刺顯矣。曰「卿大夫不得世」，而弒光立朝之萌見矣。曰「君親無將」，則陳招之殺世子偃師，楚棄疾之殺公子比，猶弒君也。曰「大夫無遂事」，則仲遂之弒赤，先見于如晉，隱如之逐君，先見于宿之入運也。曰「孝子之義宜衛疾」，則許止之進藥，猶商臣、蔡般也。曰「大臣之義宜討賊」，則趙盾之復國，猶甯喜、崔杼也。曰「人臣知賊而不言當誅」，則叔孫得臣猶齊慶封也。曰「與于弒君者皆誅」，則文姜可絕，而齊誅哀姜不得讎也。蔡靈書葬與哀姜書葬同義。曰「不能乎親者皆絕」，則天王可廢，而衛討蒯聵乃爲義也。曰「犯命盜國者誅而絕其後」，則衛朔之篡明去葬，罪加于鄭與衎也。夷吾篡不明去葬。曰「誅君之子不立」，則楚旅之不得繼商臣，猶蔡友之不得繼般也。曰「殺世子母弟罪加于專殺大夫」，則鄭莊、宋平之刑當其罪猶宜絕，而詭諸之不葬則誅也。曰「滅同姓者罪加于滅人」，則魯、衛之國宜奪，而同與燬之身必誅也。曰「潰亡者不復興」，則蔡肹之去葬宜絕，而梁與沈之失民同罪也。曰「背殯用師者貶」，則鄭費、晉驩之奪爵，而周殺年夫、莒殺意恢之失親同罪也。曰「弒未踰年君與成君同」，則里克、商

人之罪箸，而仲遂誅也。曰「弑弑君而立者與成君同」，則邴歜、閻職且不得託于討賊，而棄疾簒也。曰「弑無道之君不得以國人爲辭」，則晉趙盾、楚比之罪定，而夷臯、楚虔猶庶其、州蒲、密州、薛比也。曰「立其所宜立，不得以反正爲辭」，則甯喜、陳乞之罪定，而衎與陽生猶突與小白也。曰「誅其所當誅，不得以討賊爲辭」，則里克、甯喜仍繫大夫，而翬、遂之稱公子，罪有主也。曰「討其所當討，不得以伯討爲解」，則滅陳、滅蔡先正其名，而陳招、蔡般之禍及其國罪益箸也。曰「立所不當立，不得以擁戴爲名」，則單、劉、尹氏各挾幼主，首正其罪，而衛晉、王猛、子朝之見挈于下，誅必及也。曰「大夫相放殺者誅」，則王札子之罪正，而侯國稱人者悉誅也。曰「士殺大夫者比諸盜」，則刑人不繫國，而主其國者與有誅也。曰「滅人者眚之」，雖齊桓之功，不足除惡，況虞之首賂、莒之取後者乎？曰「執人者黜之」，雖桓、文之討罪，猶責以自省，況宋莊、楚成之懷詐者乎？曰「執諸侯宜歸天子治其罪」，畀宋人不得已也，歸于楚則叛也。曰「執諸侯而釋于會者坐專執」，執以歸無王也，築防血社尤惡也。曰「獲諸侯大夫者坐專獲」，殺陳陀義也，戕鄫子亂也。曰「殺大夫者坐專殺」，討欒盈義也，漏言于射姑亂也，誅譖臣可也，殺諫臣罪也。曰「大夫不以道去者絶」，逐高克，罪鄭伯也，以師奔秦，罪先昧也。曰「公子不得臣異國」，衛蒯聵世子、秦鍼母弟，尤悖也。曰「無君命不得稱兵」，華元圍彭城正也，曼姑圍戚，以靈公命，故得爲伯討。趙鞅清君側亂也。

然則有誅無絶者，唯元功之臣，見桓十七年注。及聖人子孫，僖二十三年注。而國不除

者，鮮矣。有絶無誅者，惟子于母，爲所生，雖輕于父，而重于君，而誅得避者，鮮矣。定四年注。夫誅者，小則譴罰之，甚者加之五刑，又其甚者焚棄之，辜磔之，先王之典也。注稱梟首、斬要，皆秦法。僖二十六年、宣八年疏亦不的。絶者，輕則放流之，絶其身；重者，諸侯則變置之，絶其子孫，卿大夫則絶其小宗。《春秋》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所謂禮義之大宗也。

釋特筆例上 主書

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是以説者各任其意，離其宗。何氏之于經，其最密者也。既審決詖淫，判若白黑，而引伸觸類，離根散葉，貫穿周顧，網羅完具。又慮用之者輕重失倫，源委莫究，輒下宗義，以正指歸。竊嘗以爲，先漢以《公羊》斷天下之疑，而專門學者，自趙董生、齊胡母生而下，不少概見。何氏生東漢之季，獨能櫽括兩家，使就繩墨，于聖人微言奧旨，推闡至密。惜其説未究于世，故竟其餘緒，爲成學治經者正焉。

釋特筆例中 律意輕重

或稱《春秋》爲聖人之刑書，又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令，而温城董君

獨以爲禮義之大宗，何哉？ 蓋禮者，刑之精華也，失乎禮即入乎刑，無中立之道。故刑者，禮之科條也。《春秋》之道，始于元，終于麟，絶于夏之冬，而猶繫于周之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亦太平之極軌也。若乃意深于撥亂，故制刑常用重典，無變三代之實，而有異文、武之文。然其原心誅意，禁于未然，其立法嚴，其行法恕。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則秋荼也。曲學阿世，緣經文姦，豈非罪哉！ 抑又聞之董生，《春秋》顯經隱權，先德而後刑，其道蓋原于天。故日常盈，月常闕，主刑。辰星、主刑。太白，主兵。法不得參午而見。《劉向傳》注：太白過午即爲參天。此亦以陽爲經，以陰爲權，著于七政者也。夫刑反德而順于德，亦權之類矣。置于空虛，而取以爲佐，使陽恒伸，而陰恒絀，則萬物並育而不害，道並行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也。矯枉者弗過其正，則不能直，故權必反乎經，然後可與適道。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知可與立者，未可與權也。故執其權，則脅嚴社不爲不敬靈，出天王不爲不尊上，辭父命不爲不承親，絶母屬不爲不孝慈，易主、如祭仲。逸賊、如季子。專制進退如公子結、士匄、子反、華元之屬。不爲不忠，誅牙宥光、滅親議親不爲不義，假吴復楚不爲虧主，討邾事齊不爲薄親。僖元年不爲君母讐齊，又居喪用兵，于恩無薄。失其權，則趙盾、楚比不免于弒，趙鞅正國不免于叛，討叔段、年夫不免于逆親，誅里克、甯喜不免于專殺，夏南、崔杼引蔡人之義則亂，州蒲、庶其恃討賊之法則僨。傳曰：「輕爲重，重爲輕，其是之謂乎！」故持《春秋》以決秦、漢之獄，不若明《春秋》以復

三代之禮。本末輕重，必有能權衡者。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釋特筆例下 建始

建始者，受命改元之大要也。古者改元必大赦，所謂與天下更始。不追治前事者，以爲亡主所縱，未必非枉橈之獄也。其所治，未必非逋逃之藪；王者時憲，咸與維新，而後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必當其罪，則刑清而民服。武王之克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漢之伯九有也，入關而除秦苛法，皆此意也。後世不察，或以子孫縱祖宗之囚，或以災祥出衆定之讞，所謂知日之圓，而不知其不可爲規也。凡經言初者二，傳譏始者十，是謂舉隅。

釋削例上 不書

《春秋說》曰：「孔子作《春秋》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蓋魯史記之文，本録內而略外，聖人取百二十國寶書而損益之，其大致則略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也，非述魯也。魯史記之例，常事不能不悉書備載，《春秋》盡削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譏，爲萬世法。故曰非記事之書也。《連山》、《歸藏》之占不存，而《周易》爲文字之祖；《時訓》、《月令》之解不備，而夏時則學者多傳。正于聖人者，文彌約而旨彌博也。《春秋》或筆一而削百，或筆十而削一。削者以筆見，筆者復以削見。屈伸變化，以著其義，使人深思而自省悟，應問以窮其奧。故曰知其

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董生亦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得之者，皆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有胸而無心者也。不憤不悱，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聖人皆不告。問而不得其應，則發憤忘食；思而足以發，則樂以忘憂。仲尼之學，唯顔氏子能好之樂之，唯游、夏能知之，知之故不能贊一詞也。嗚乎！陸淳、趙匡之流，以不知而作，開非聖之罪，而顯經隱權之義，且千有餘年，莫有講明而切究之也，惜哉！

釋削例中 諱

凡諱皆有惡，即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彊王義，或屈于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過。君子因之，醇加吾王心焉。温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而于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其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也益堅。所謂詞不迫切，意已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即于戾，其心方跼蹐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意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意，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所樂假託者也。爲之損益其事，馴致其行，矯制萬端而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故習聞《春秋》者曰：君子之諱尊隆恩、避害容身也如此，君子彊其國、彊諸夏也如此，君子之善善獨長也如此。而一旦事出

兩可之間，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則杳冥而莫知其原。嗚呼！微言絶矣，大義能無乖乎？

釋削例下 闕疑

昔夫子有言：「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吾獨及史闕文也，今亡矣。」然則《春秋》受命制作，故首即改元稱王，而兢兢于信史文，何哉？蓋其所更者，皆新義所存，由多聞多見，而裁乎聖心，游、夏所莫能贊。故曰「其義則竊取之矣」，謂祖述憲章也。其所不革者，皆義已空貫，則闕疑闕殆，以明其無我，學者所當取法。故曰「如爾所不知何」，謂述而不作也。聖人之文，欲使人疑，疑而問，問而得，乃爲心得；闕疑之意，又欲使人信，信而執，執而固，斯莫能破。故以其所闕，知其無所闕，哀十四年傳曰：備矣。是謂善學矣。夫子以天縱之聖，明天子之事，而于策書大體，猶詳慎如此。然則不知而作之者，猶欲以郢書燕説失其真，悲夫！

釋禮制例上 郊禘

昔仲尼游于兩觀，喟然而嘆魯之郊、禘非禮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夫杞、宋既不足徵，周道則幽、厲傷之，坤乾之義，夏時之等，舍《魯春秋》其奚適矣。坤乾雖亡，夏時具在。正月初歲，祭郊也。二月祭鮪，言祭禘也。禘以春夏，祫以秋冬，皆用仲月。郊雩用孟月，迎氣以朔氣之始，天子制也。是以《春秋》于僭八佾，則曰大惡，諱；于僭六羽，則曰小惡，譏。而郊、禘獨不諱且譏者，

《春秋》，天子之事也。然則郊、禘之僭何昉乎？蓋僖公使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始爲之也。里革之頌，至深切矣，其言成王命伯禽也，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其以天子之禮樂康周公也。其言山川也，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而已，非若龜蒙、鳧繹之「保有」、「奄有」也。其言郊禘也，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唯恐其以非禮非道誣周公也。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魯郊避夏正，而閒以春秋。言匪解，微辭也，謂卜或不從，又有鼷鼠災也。曰不忒，忒之爲言，猶僭也。乃申之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謂卜不從者，唯不宜斯不饗也，且以諸侯而欲受天子之福，假以溢我，誰其收之？既多言弗戡也，又申之曰「周公皇祖，亦其福汝」，蓋曰皇祖后稷乃天子之皇祖，周公乃女皇祖也，以禘禮祀，其不饗乎？「秋而載嘗」以下，譏大事所用也。「泰山巖巖」以下，譏三望也。「令妻壽母」，譏尊成風、立聖姜也。此非與《春秋》相發者哉！昭公將誅季氏，子家子以爲不如正己。蓋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其勢固然。行父方請命于周，而桓宫已設私家矣，徹以《雍》，舞八佾，效尤雖甚，其孰能禁之？故孔子曰「周公其衰」，又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入太廟，每事問，曰「是禮也」，蓋譏其小者；而大者則《春秋》壹譏云爾。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天子。故爲朝天子，雖時祭猶有廢闕，况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哉！禮之不明，國乃滅亡。亂賊之禍，接跡天下，其以此也夫！

釋禮制例中 朝聘會盟

《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又曰：「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焉。」何君注云：「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而莫夕。王者與諸侯别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其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録書月是也。而王世子、宰周公出會則譏之，諸侯相遇則危之，屢盟長亂則刺之。然則《周官》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又有時會、殷同、徧存、徧頫、徧省諸禮，諸侯世然後相朝，殷然後相聘，司盟掌盟約之載，豈平世之法，與撥亂異邪？然《傳》言古者不盟，唯有會聚朝聘之道，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則《周官》殆戰國陰謀瀆亂不驗之書也。康成不通《春秋》，而信之篤，過矣。注曰「非朝不踰竟」，然則同盟摟伐，使臣非禮，奔命于路，亦《春秋》之所刺也。故其始則大小相陵，徵朝徵聘，繼則强臣擅命，要結外援，勢使然也。《春秋》防其漸，故謹其始。魯桓與鄭會垂盟越，而畔王之事亟矣。公子遂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簒弑之禍亟矣。會稷而宋亂遂成，盟平丘而楚亂遂成矣。故壞法亂紀之事，必託于常

禮而後成。夫禮以已亂也，非以階厲也，故君子辨之。

釋禮制例下 娶歸終始

《春秋》首建五始以奉天，其言人事，則以正適妾、建世子爲兢兢。故正其制曰：天子娶十二女，則天數也。諸侯娶九女，極陽數也。皆不再娶，節人情也。周制，內官有嬪婦九御，而闕其數，百二十官，應十二子；九九而御，則誣也。親迎之義，致女之文，自天子達于士，禮之本也。《鵲巢》之首章曰「百兩御之」，言親迎也。其二章曰「百兩將之」，言留車反馬也。其三章曰「維鳩盈之」，謂姪娣也。致女之義備于《草蟲》，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憂己之德薄，不足以承事君子；且憂君子之于禮，未能行而履之也。「亦既見止」，則共牢而食矣。必曰「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鄭康成傳之。❶ 何君説《春秋》亦云：「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又曰：「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从父母辭，以章其自潔清，且安榮之故。《士禮》：御布婦席于奧。媵衽良席于阼。《五經異義》云：「昏禮之莫，枕席相連」，緣此而誤。嚴以示賢人，寬以容中人，禮教盡然，昏其本也。人所以貴于物，莫先于夫婦之別。夫婦正則父子親。故鳳皇生而有仁義之德，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謂書子同生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外娶，謂越竟而曠官也。國君不內娶，謂近漁色，且賤非所以奉宗廟，義不得專封也。世子不外

❶「鄭康成傳之」，按原本如此，疑有誤。

娶，恐貳君也。世子妃不得立爲后夫人，賤且未備數也。天子不親嫁女，而必親迎，以繼先聖而爲天地宗廟主。臣王舅，不臣后父，廣孝也。故苟爲中人以下，雖不親迎，未爲大惡，而《大雅》之教，必以文王正天子親迎爲法。苟爲中人以下，不三月亦可以成婦禮，而《春秋》之教，必以宋共姬正王后之行如字。爲法。謂三國來媵。故王后無出禮，而有廢絶之義，亦不得立媵以配宗廟，陰有絶、月有滅也。諸侯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無外事故無出道。出姜雖微，而動中乎禮，奔喪、大歸。君子哀之而無譏矣。大夫妻，無事歲一歸宗，高固、叔姬，雙行匹至，猶以爲近于禽獸。文姜、哀姜之亂鄫，季姬、子叔姬之亂杞，伯姬、蕩伯姬之失教，郯伯姬、杞叔姬之不答，以魯知他國，則《關雎》之化亡矣。且以魯僖之賢，而啓邾、鄫數世之禍，莊之淫讐女，昭之娶同姓，則不忍言也。僖之立妾，卑其身而不知也。文、宣之喪娶，喪其心而不知也。隱、襄、定、哀之逆女不志，其近禮矣。使三公逆王后，何氏依漢制以爲得禮，非也。猶使卿逆夫人，非禮也。亦破左氏。逆王姬使同姓，禮也，魯則喪也，且于齊，讐也。哀麻接弁冕，仇讐交昏姻，上無禮孰甚焉。故二南者，雅、頌之基也，道成于《麟趾》；大昏者，修身之本也，始于元，亦終于麟。撥亂世、法文王而已矣。法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而已矣。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盛德之至也。

釋内事例上 公終始

三代之制，諸侯世子誓于天子，教于國學。君薨，命卿赴告，致國天子。天子命其

宜立者爲之後。踰年，乃即吉行事，事畢反喪服。所謂先君以正終，後君以正始也。世衰道微，既無誓教之禮，競立私愛，更相簒弑。司馬弗討，亂賊之禍亟，封建之意微矣。周道既傷，舍魯奚適？歷十二公之事，不能不喟然而嘆也。成隱之讓，以正立子之法。隱非能讓者，又不能誅察奸佞，故以其身，蒙首惡之名。桓非果于簒者，僅以不能見前後讒賊，故以其身陷簒弑之罪，予以大過而弗敢辭。翬也鄙夫也，亦非樂以擁戴爲能者，幸免于隱、桓之誅，終莫逃于《春秋》之討。故《春秋》者，禁于未然，禮義之大宗也。以與夷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以託國？君子以莊之行必不能善終，而書之最正者，徒以有季子也。令莊公束身禮教，無觀社納幣之行，慶、牙雖不道，安敢通夫人以脅公？令莊公早任季子，以削慶、牙之權，嗣子雖幼沖，何至比遭慘禍？安存則務于游觀土木之事，謂築三臺。而忌忠讜之言，危急求之，而常患于不及，魯之幾亡，莊爲之也。《春秋》之義，繼弑君不言即位，謂宜致國天子，舍誅君之子而別爲立後。既不得受命臣下，大國亦不得專廢置。閔、僖之立，僅賢于桓、宣、定之志得國而已，非爲免于簒也。故魯爲齊弱，季氏之禍，深于仲遂，震廟之戒，昭昭甚明。昭之失國，萌于僖之賞私勞也。魯之宜立，惟莊公以適子爲得正。隱、桓、僖、宣、襄、定、哀，皆庶孼也。其卒也，亦唯莊以路寢爲得正。僖以小寢，絶于婦人之手，懷宴安也。文以臺下，襄以楚宮，荒游觀也。定以高寢，避昭也，猶近正矣。禮，君疾，顧命大臣皆在側，其營衛疾者皆臣子，婦寺不得

與，以防亂也。桓、宣之篡，人咸知之；定之篡，微《春秋》孰爲辨之？故隱十年無正，以成其讓；元年有正，而去即位，以正其讓。至定乃偏然反之，元年去正，而書其即位。夫特書即位，則等例于桓、宣。而定知己之有罪，上非所以諱尊隆恩，下非所以避害容身也，故變文以著正棺之禮，而隱示其無恩。詳正月而去即位，則等例于閔、僖，而定非其倫。故書即位于六月戊辰，若善其得變禮，而去正月，以明受國于賊臣而不知討。夫子以昭公出奔之歲適齊，以定元年反魯，反魯，明不仕也。或問之曰：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昭公不反，弟宋先立，德季氏而不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服皆斬衰，其不孝不友實甚，將如建始之本何哉？故于其受國，以去就明之，其終不覺悟，則不得不去「正月」以告萬世矣。于其受女樂，復以去就明之，其終不覺悟，則又不得不去「冬」以告萬世矣。故《春秋》始元終麟，而魯無終始。無終始者，無正也。無正安有國哉！人知陽虎、不狃之畔，不知季氏之畔；知季氏之畔，不知定公之畔；知定公之畔，不知平王之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傷本之失也。夫用聖人者，天也。天不欲孔子救東周之亂，而命以《春秋》救萬世之亂，聖人曷敢以尊親之諱，辭天討之柄哉！世之罪孔子者，其知孔子者邪？其不知孔子者邪？非孔子所知也。

釋内事例中 致公

致公者，危之也，喜之也。宜致不致，安之也，或賤之也。不宜致而致，幸之也，

亦賤之也，或以明不恥也。凡公行，世子監國，命卿輔之，强本幹也。雖盟會，皆以師從；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備不虞也。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載于齊車。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斂而藏之兩階之間，乃退。其行軍，則授兵于廟。戰勝，以喪禮處之，歸而飲至策勳于廟，貴命也。其于竟内，雖專討，不授兵，亦不策勳。昭圍成不致，無臣子也。定圍成致，著仲孫之耦國也。劉歆之徒增飾《左氏》，以告廟不告廟言致不致，是《春秋》乃屑屑焉爲魯有司之事，而非奉天命討之權矣。且魯有司無託王之文，朝聘、奔喪、會葬，宜悉書之，而左氏反附于常事不書之例，不亦傎乎？

釋内事例下 内大夫卒

大夫書卒者，君之股肱也。夫子書《士喪禮》，詳哉乎君臣之禮，父子之恩也。内大夫執政，多由公族，命于天子者，唯單伯，非初制矣。未命于君者，有柔、俠，隱之篇託始見之矣。桓之大夫不卒者，隱之賊也。莊之大夫不卒者，不以復讐之義告于君，猶之無臣子也。季友之功足録矣，而閔公之不書葬，則立僖之私，誅牙之權，功不足以蔽罪也。臧孫辰自告糴之後，國有大亂，曾不與聞，不仁不智之罪章矣。故距其卒也，四十餘年，雖有事俱削之，所謂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季友立僖，爲政在三桓之始；仲遂弒赤，爲禄去公室之始：而魯之禮樂刑政大壞矣。三代之禮，天子之卿，世禄不世

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其賢者進之以漸。殷道尊賢，周道親親，命哲不逮也。聖如柳下，而貢士之典不行；罪如隱如，而諸侯之討不及。君子嘆周之衰，上無禮，下無學，而于得臣、仲遂、叔肸、叔弓、兩嬰齊之卒，三致意焉。

釋兵事例 侵伐戰圍入滅取邑

孟子有言：「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然則詳于言兵，聖人將以禁暴除亂，而維封建于不敝也。夫周之末失，强侵弱，衆暴寡，士民塗炭，靡有定止。不思其所由失，而曰封建使然，于是悉廢而郡縣之，而天下卒以大壞。夫郡縣之法，勢不能重其權、久其任，如古諸侯也。一旦奸民流竄，盜賊蠭起，其殃民而禍及于國。秦、漢之忽亡，晉季之紛擾，視三代之衰，則悕矣。夫王靈不振，九伐之法不修，則去封建而亂亡益迫；王靈振，九伐之法修，則建親賢而治道乃久。三季之失，非强侯失之，失馭侯之法也。肉袒請刑之意，變爲下堂矣。采薇治外之制，依于晉、鄭矣。不此之咎，而咎封建，是因幽、厲而廢文、武也，可乎？曰：然則《春秋》救周之敝，將奈何？曰：制國如周初，公侯之國不過方百里，伯子男之國不過方七十里，如五十里。其軍賦之法，大國千乘，寓農者十萬人，次五百乘，次二百五十乘，則五萬人，及二萬五千人。正羨之卒，大國不過二軍，小國不過一軍。其徵發調遣之兵，方伯不過二師，諸侯不過一師，小國惟卒旅而已，故皆稱人，以聽于方伯。其諸侯世子，既教于學，而誓于天子，書「曹世

子來朝」是也。天子復與之賢師良傅。譏錫成公命是也。而理軍國者，又皆天子之命卿。單伯是也。得其人如齊二守，晉隨會，漢之賈、董，亦足以佐治。而名山大川、亳阪要害之所，又皆王官領之，犬牙相制，繡壤交錯。平治則修朝覲、聘享、巡狩、會同之禮；一方有警，則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飛隼爰集，其車三千，不勞饋餉，而可立致。覲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雖萬世不敝可也。在《易·比》之二曰「比之自內，貞吉」，言建親也。其四曰「外比之，貞吉」，言建賢也。《漸》之象曰：「居賢德善俗。」太公率青，周公率兖，召公率冀，康叔率殷，其自治皆儉于百里，而紂之餘風殄矣。二公分陝，尚父治內，而德廣之所及遠矣。賢聖之才不世出，則莫若修封建之制。得如齊桓、晉文者，以爲方伯連帥，則滅亡之禍可弭，桓恥不能救。而侵奪之罪可正。文班侵地。君國子民，求賢審官，以輔王室，以救中國。持世之要務，太平之正經，《詩》終《殷武》之意也。

釋地例

昔子思子述《春秋》曰「下襲水土」，説之者謂襲，因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義。《春秋》一字，皆以制法，況會盟戰取，書重辭複。漢之諸儒，每言堯、舜、《禹貢》，三代所域，《春秋》所治，考而列之，亦承學之先務矣。然余觀《傳》之言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又曰「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王者起，興滅國，反取邑，不嫌不明，大哉言乎！《春秋》正中外十九國卒葬表十七，合王、魯十九。

以張治法。自餘雖小國不通盟會戰伐者常略之，而況土地乎！曰：然則子思子所云「襲水土」，不亦遠乎？曰：夫何遠之有？正封疆以建邦國，表山川以設險阻，《春秋》所治，仍三代之治也。若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詳焉爾。版圖之要，水地之記，司徒、司馬、司空之有司職之，豈聖王之事哉！是故有所弗學而後其學博，有所弗問而後其問審，有所弗思而後其思慎，有所弗辨而後其辨明。屑屑焉天文、地理、術數、兵法之求，亦淺之乎視聖人矣。

釋災異例

災異者，聖人所以畏天命、重民命也。聖人之教民，先之以教，而後誅隨之；天之告人主，先之以災異，而後亂亡從之。其任教而不任刑，一也。六經皆言災異。《詩》、《禮》師失其傳。伏生之于《書》，京房之于《易》，董仲舒、劉向之于《春秋》，大義略同，唯劉歆爲異。其于天人相與之際，皆能精微眇以喻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則皆措之于事而可行，非概以恐懼修省之言惑當世也。夫陳説先王而失譴告之指，謂之不學無術，魏以後儒者是也。諱其事應之著，而不肯感言于上，謂之曲學阿世，谷永、翼奉之徒是也。善乎董生之言曰：「《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推此以應變，是謂求病而用藥。聖人撥亂反正，尤重于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必至于太平，以瑞應爲效，而後地平天成之道著，則莫近乎《春秋》也。故觀僖、宣之覺悟，而功美過于無災，其召沴而不知

變，則傷敗亦不旋日。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易·中孚》傳有之，政不改而災自除者，觀本所起以知存亡。謂有賢者持政，明天意去此鄉來者。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于山川，蓋謂此也。故遇災而懼，中主優爲之；不見災而懼，則并致災之由而弭之，禎祥畢致，而王道終矣。夫聖主尚樂求忠臣之諫，而況天譴乎！樂天者保天下，幸之受之之謂也。《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灼。」故人受陰陽之氣以生，若水之漸魚也，魚佛鬱于淵，而水爲之淖。人以邪亂殺氣化，而天聞其腥。天之在人者曰性，人之受天者曰命。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而先後之。動静順逆之氣，朕于不聞不覩，而樞機之應，若山川出雲，而天降時雨，因其厚薄廣狹而爲之量。《詩》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致一也。人君自仁愛，而天仁愛之；人君自昏昧，而天亦應以昏昧而仁愛之。《詩》又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事天也。

十七諸侯終始表序

余覽《春秋》所治冠帶之倫，東窮齊並海，南極吴楚，西通秦、隴，北絶燕、晉，卓哉，煌煌聲名之届，何其侈也！深探其本，皆詳内以略外。究王化之盛，一統中外，未嘗不殊會夷狄。頓、胡、沈、越之邦，未嘗通吉凶聘問之禮，其于諸夏，挺大小侯各七，以張治法而已。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允哉允哉！嘗聞賈生之論建侯矣，欲天下之久安長治，莫若衆建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斯古今之通論也。

余讀《春秋》，强侵弱，衆陵寡，離爲十二，合爲六七，晉歸三卿，齊移田氏，秦政乃利觜長距，終得擅場。皿蟲爲蠱，其勢然也。故諸侯侈則大夫逼，中國微則戎狄横。《春秋》本殷、周方三千里以爲諸夏，撻殷武以奮伐，錫厥福于封建。不僭不濫，赫聲濯靈，廓如也。故嘗論之：中國，齊、晉最彊也。晉弑君五，奚齊、卓子、懷公、靈公、厲公。篡國四；惠公、文公、成公、悼公。齊弑君六，諸兒、子糾、舍、商人、光、陽生。❶篡國五；小白、商人、元、杵臼、陽生。魯慕齊、晉，則弑君五，隱公、桓公、子般、閔公、子赤。篡國三；桓公、宣公、定公。宋、衛、陳、蔡、鄭匹也，皆弑君二，宋與夷、杵臼，衛完、剽，陳平國、世子偃師，蔡固、申，鄭夷、髡原。若其篡逐出入，遽數不能終也。夷狄，吴、楚最彊也，皆弑君二。楚髠、虔，吴餘祭、僚。秦于《春秋》，乃在小國治耳。見哀三年注。曹、許、邾婁、滕、杞，無兼并之事，無弑立之文，非其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臣不討賊，篡不明，殺無罪，三者皆去「葬」。殺無罪，罪君也。不討賊，罪臣也。篡則君臣皆罪之而絶其國。故吾以爲繼體守文之才，僅得中佐，明《春秋》之法，以制馭其政，三代之治未嘗不可復，其亂未嘗不可弭。則經制定而統紀一，雖有淫驕之主，而無魚爛之禍。封建之于治，如宫室之有楹，舟之有維楫，杵枝之有葉也，其可一日去哉！

秦楚吴進黜表序

余覽《春秋》進黜吴、楚之末，未嘗不歎

---

❶「陽生」，原作「舍」，今據《春秋》哀公十年改。

聖人馭外之意，至深且密也。昔夫子序東周之書，唯存《文侯之命》及《秦誓》，著其盛衰大旨；其于刪《詩》，則列秦于風，序《蒹葭》曰「未能用周禮」，序《終南》曰「能取周地」，然則代周而改周法者，斷自秦始，何其辭之博深切明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于戎狄。然其地爲周之舊，有文、武貞信之教，無敖僻驕侈之志，亦無淫泆昏惰之風，故于《詩》爲夏聲；其在春秋，無僭王猾夏之行，亦無君臣篡弒之禍，故《春秋》以小國治之，内之也。吴通上國最後，而其强也最驟，故亡也忽焉。秦强于内治，敗殽之後，不勤遠略，故興也勃焉。楚之長駕遠馭强于秦，而其内治亦强于吴。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也。聖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于禮義，所以裁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故于楚莊、秦穆之賢，而予之「卒」，以爲中國無桓、文，則久歸之矣，何待定、哀之末，而後京師楚哉！于吴光之敗陳、許，幾以中國聽之，慨然深思其故曰：中國亦新夷狄也。黄池之會，《春秋説》曰「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夾轂而趨」，則豈吴公先歃、晉侯亞之之以禮義動哉！故觀于《詩》、《書》，知代周者秦，而周法之壞，雖聖人不可復也。觀于《春秋》，知天之以吴、楚狎主中國，而進黜之義，雖百世不可易也。張三國以治百世，聖人憂患之心，亦有樂乎此也。

劉禮部集卷五

春秋公羊議禮叙

昔者董子有言：「《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蓋聖人之教，博文約禮，《易象》、《詩》、《書》，皆以禮爲本。《春秋》常事不書，固非專爲言禮，然而變禮則譏之。辨是非，明治亂，非禮無以正人也。自子游、子思、孟子三賢，莫不以禮説《春秋》，而聖人所以損益三代以告顔子者，微言大義，博綜群經，往往而在。後有王者，儀監于兹，所謂循之則治，不循則亂者也。何劭公氏以《周官》爲戰國之書，其識固已卓矣，至其揆文本質，引權取經，使《春秋》貫于百王之道，粲然明白，豈左丘明氏雜采伯國之制所可同日語哉！今以類纂輯，又引申其所未著，付弟子莊繽澍、潘準，前後録成此卷。繽澍已通五經、天文之學，準敏又過之。十年樹木，冀其大成。獨余撫今追昔，官舍與味經堂相比也。繽澍與準，皆名家子，能治經者也；而余學尚無以成，歲華之逝，已如斯也。後此者十年，其竟斯業乎？其仍如昔者之廢書不讀乎？茫茫前道，繄可問也。書于簡端以自厲焉。

正始弟一

問曰：言《公羊》者，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損周之文，益夏之忠，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

故二月、三月，皆有王，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以是觀之，何謂也？據《公羊》隱公三年「春王二月」何氏《解詁》。應之曰：平王之詩，降爲國風，天下無王矣。亂賊之禍，平爲之也。《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春秋》多損益文王之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二帝三王之道，莫著于《春秋》。以文王始受命，故偏道之。惟天子受命稱元，諸侯皆稟正朔。首書王某年一月，而後誌即位之始，曰一年。《春秋》變一爲元。非平之年，亦非魯之元，實則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爲三統，變一月爲正月，據一月戊午。深探其本，自貴者始，以明乾元各正之義。若曰後有王者，繼亂而興，受命即位，宜改元大赦，與天下更始，思所以承先聖、監前代，撥亂興化，而不敢苟道以治爾。曰：《春秋》繼周，當行夏時，而編年紀時，皆以周正，何也？曰：行夏之義，即寓于從周中也。冬獵曰狩，故河陽，冬言之，周之季冬，夏之十月，萬物成，可以狩也。于郎，春言之，而特著正月，明夏之仲冬，不宜狩，以養微陽，此《春秋》改《周官》「仲冬大閱」也。獲麟，春言之，而不著月，非春也，春不言狩也。以周之春，明夏之冬，故言狩。去周之正，行夏之時，故不著月。于郎見例。正狩于冬，河陽。以春爲行仁之始，故始春終春，實夏正十三年冬也。承天也。始元終麟，受命也，言受命然後得改正也。

正内治弟二

君位，奸之竊也。太子有定分，群臣信

之，國人知之，君不立愛，必守王禮，所以定國也。隱，左媵之子，《春秋》之禮，位在桓後。其爲尊卑也微，故成隱之讓，而責其不讓以立法。隱非能讓者，《春秋》成人之美，以制禮讓之禮，宜柰何？不行即位禮，不爵大夫。以《公羊》言之，桓母死，則爲之赴于諸侯，稱寡君之母，不稱夫人，妾母繫子也。而隱之母卒，不赴，不立宮，祔于妾祖姑焉，禮也。建太子

古天子于同姓公侯稱伯父、叔父，于異姓稱伯舅、叔舅，南面而治，不純臣也。故諸侯見于天子曰「賓」。《春秋》之禮，天子上大夫不名，侯國命大夫不名，貴貴，所以尊賢也。老臣不名，先臣不名，貴老也。盛德之士不名，公卿之選也。諸父兄不名，敬長也。母弟不名，親親也。凡朝廷之爵，皆天子師事、友事之人，非虛加之也。士卑無爵，以名氏通。諸侯之臣，仕而未有禄者，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以敵者之禮行焉。爵與德，皆達尊也。故三公者，聖人之選也。上大夫者，君子之選也。下大夫者，善人之選也。士者，常吉之選也。四選立而萬化成，猶四時行而萬物興也。稱號

目鄭伯，去段弟而繫鄭，段惡得無罪？惡莊之文致其罪而殺之也，曰「克」，忍於殺親也。禮，公族有罪，三宥，而執法者刑於隱焉。喪之如其倫，素服親哭之。必如是，而後仁至義盡，君子無譏爾。若臣子之義，不當待其危國而後討之，與衛殺州吁同加月文是也。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于專殺大夫也。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叔牙之殺，不使國人知之。慶父罪疑，苟有以歸獄，雖逸賊無譏焉。致刑公族之法也。公族刑

《春秋》制立子法，長君攝，必以君母喪赴諸侯，上通天子。賵妾則已卑，賵母則可言。歸者，内辭，通有無也。賵用四馬、玄纁、束帛，賻用貨財，襚用衣被，含用貝玉。知生者賵賻，知死者含襚。歸賵仲子可也。致含襚成風不可也。歸賵

公薨之地，于路寢，正也。男子不絶于婦人之手。有顧命之禮焉，大夫皆在側，莊公授政季子，其卒也，無譏矣。于高寢，近正而僭也。于小寢，則溺于晏安。于楚宫，于臺下，則淫于遊觀，皆非正也。于齊，于乾侯，身危及國，不暇諱也，警臣子也。非正終不地，不忍言也。公薨

正妃匹弟三

《春秋》制：王太子、侯國世子既即位，乃逆女，以爲后夫人，必取敵者，以尊宗廟。王者無敵，故廣封百里不臣，所以尊后，與共事宗廟，紀子進侯是也。諸侯不得專封，又坊漁色，故不得内娶。周制，世子親迎。文王親迎于渭，武王不載逆后，《周官》無逆后之禮。即位立之，爲后夫人。《春秋》從殷制，微子母，世子妃也，故爲紂庶兄。即位逆女，五禮不親，故譏親納幣。唯逆迺親，故譏履緰于侯國，譏祭公于京師。世子不貳君，不得冕而親迎，不以天子、諸侯禮行，不得備十二女、九女之數，至即位乃逆后夫人。世子妃當在左右媵之上。在王世子，則微國可也，不廣封也。在侯國，雖下娶可也。臣之爲大夫也，知其命有貴賤，貴不敢驕，賤不敢偪，順之至也。三國來媵，以姪娣從，爲十二女，天子之制。諸侯則娶一國，二國媵之。皆不再娶，防淫泆也。不娶同姓，從周制，

百世不通。明人本乎祖，所以貴于物也。天子取十二女，其制：王后一位，三夫人一位，中、右、左。王后娣姪一位，質家先娣後姪。三夫人娣姪一位，凡四等。諸侯取九女：適夫人一位，右媵左媵一位，適娣姪一位，右媵左媵娣姪一位，凡四等。御進有序，待年有時，所以節人情、防愛争也。諸侯夫人死，以右媵攝夫人，次左媵，次夫人娣，次夫人姪。宗子必有主婦，况諸侯乎？若其配享太廟，唯適夫人一人而已。君母則爲之立宫，稱某氏之宫。其適夫人在堂，或適夫人薨在先君後，未攝女君，以共事宗廟，亦如之，仲子之宫是也。使公子主其喪與祭，而宗廟之祭，朝會之事，不敢以卑廢事尊者，重本尊統之義也。

問曰：適夫人有罪，臣子得廢之乎？曰：可。哀姜可絶也。成風不可立也。呂后可廢，不配高廟也。薄氏不宜立也。東京之失禮也，大歸稱夫人；姜氏不絶于宗廟，則頃熊何可夫人也？穀梁子傳之矣。《公羊》爲漢師竄入，汩亂經傳，漢初得先立學，不可不辨去之。其稱母以子貴，無當立子之義。然妾子立，國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左右媵姪娣子未君者無聞也，猶可言也。何氏以成風證違經義，其引禮「得爲夫人」，未之前聞。其稱桓未君，不稱夫人。夫隱爲桓立，以桓母喪赴，不稱夫人，《春秋》之禮也。若得爲夫人，則既爲桓立，既爲赴喪，何得以未君解之乎？又《穀梁》以子氏爲隱妻，得之。如以爲母，尤不得稱夫人。成隱之文，非頃熊、成風，著失禮之例也。

適夫人以罪廢，既以右媵攝女君，與共事宗廟，尚不得與于配享。以冕而親迎，命

之爲宗廟社稷主者，非此人也。況適夫人絶于臣子，而可立妾母配享，以卑先君乎？陽無絶，陰有絶，天之經也。

古者婦人無謚。謚所以成德，婦道無成，周之姜、任、姒是也。至其後乃有謚，明王化始于閨門，共姬是也。太子卒無謚，未成德也。太子妃亦無謚，卑也。故左右媵以下皆無謚。仲子，正也；成風，非正也。夫人有罪，絶不爲謚，否德也。文姜，非正也。左右媵攝女君，亦不爲謚，卑之也。唯天子于南郊，受於天也；諸侯夫人于朝，受于天子也。《春秋》之禮，侯國卿大夫無謚。葬必舉謚，原仲，命大夫，無謚是也。王國卿大夫賜謚，比于諸侯，劉文公是也。

制爵弟四上

天上有三公，❶受禄視公，祭公是也。兼卿職，惟宰得書，宰周公是也。卿爲上大夫，氏采不名，祭伯、凡伯、仍叔、南季是也。其受禄視侯。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宰渠糾是也。老則不名，稱伯糾，受禄視伯子男。上士以名字通，石尚是也。與介葛盧同。中士以官録，士卑，不得專官，故以從長録。宰咺是也。下士略稱人，王人是也。受禄皆視附庸。附庸三等，見《董子》。王子稱王子某，王母弟稱字，王子虎、王季子是也，親之也。庶兄稱字，王札子是也，疏之也。王子虎貶稱叔服，據書卒。不以親親妨賢路也。赴于諸

❶「天上」，據文意，疑爲「天子」之誤。

侯以采，而不以爵，世禄不世爵也，劉卷是也。祭公、祭伯、祭叔同食于祭，知受禄非治地也。大國有上大夫三，領卿，司徒、司馬、司空，魯三卿是也。命于天子不名，單伯是也。下大夫唯小司徒、小司空各二人，其一兼司寇，其一兼宗伯，故魯有之。無宰。宰，侯之事也，猶天子三公領宰。小司馬一人。不成軍，故二軍。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其大夫當大國之士。其三士不命，如《周官》鄰長無爵是也。公九命，地方百里。侯七命，地方七十里。伯子男五命，地方五十里。侯國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小國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故不通於《春秋》。公之孤不見《春秋》，蓋下同侯國之上卿，以齊桓當九命，伯則高子是也，蓋四命，視伯子男。其在內，三公一位，上大夫、卿一位，下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其命數以《周官》合之，三公八命，殺于王者之後，近天子，从陰爵也，采百里。上大夫殺于侯，六命，采七十里。下大夫四命，殺于伯子男，采五十里。春秋封建之法，皆以爵定地。其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以名通，下士一命，稱人，皆視附庸三等。大國之卿，當天子上士，以名通天子。其下卿當中士，其上士當下士，爲介通天子。其下士不命，據「及宋人盟于宿」不名。通諸侯可也。小國之卿，當天子中士，通天子，曹公子手是也。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唯爲介乃通天子。

制爵第四下

曰：《春秋》之制爵以三等，何也？

曰：《春秋》變周從殷，公一位，侯一位，伯子男同一位，合三從子，貴中也。質家據天，法三光也。滕子進侯，紀子進侯，宿附庸，進男，無子男進伯者，伯子男一也。鄭之功在春秋前，不能據功進爵，但以大國治之。内稱公者，臣子辭，諸國葬稱公，一見而已。葬者，臣子事也，臣子莫不願其君行善進爵，至於薨而定矣，故閔而予之。蔡稱桓侯，奪臣子辭。其侯國上大夫、卿一位，下大夫一位，《春秋》皆稱大夫。上士、下士同一位。小國亦然。唯士不命，故不通于《春秋》。

曰：《春秋》之制，以七等進退，何也？曰：七等，法斗也。儀父失位，在名例，《春秋》進之以字，以爲善趨聖之法。不進爵者，聖德未著，不可造次陷於不義。若滕、薛來朝，則皆進侯，明漸進也。褒儀父以明就化之法，不進爵以明察聖之法。且必試以附庸而後爵，重爵也。小之事大，先通之而後朝事之，禮也。盟蔑進字，朝桓退人，知本在名例。

以人通如天子之下士，以名通如上士、中士，以字通如下大夫，以爵通如上大夫、卿以上。

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勳，進小國爲大國，滕子進侯，并其父以恩禮卒之，所謂善善也長。其書公朝王所，不爲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著新周也。魯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言朝，當巡狩之禮也。朝聘

周制，三公分領六卿，上大夫各領一卿，爲九卿，居中馭外。《春秋》二伯主外侯，从周初制；一相在内領宰，宰周公是也。餘則上大夫領之。百二十官，應十二子，董

子著矣。寰内諸侯，制爵皆子，制國方五十里，蕃王室也。其在四裔，雖大曰子，强本幹，弱枝葉也。滑伯、秦伯，制皆子也。附庸有賢德，進爵不過子，郳子克是也。子有賢行，進爵不過侯，滕侯、紀侯是也。五帝之後曰子，黜杞則陳可知也。其有功德，則進從侯，稱陳侯，則杞不限以子亦可知也。黜杞不黜陳者，《春秋》建夏正于三教，用夏之忠，所以别嫌也。

祭伯不言奔，明無外也。其失地不名，著天子中大夫稱字，尊尊也。其待之以初而不臣，不繼世可也。王朝諸臣于他國言出、言奔，新周也。于魯不言奔，避嫌也。誌奔爲受者見義，賢則請於天子而復之，不賢則殺其禮以没世，又其甚者，執而歸諸京師，不敢爲逋逃主，義之大者也。王者無外

《春秋》有加地進律之法。侯七十里，廣封百里，紀侯是也。伯子男五十里，廣封不過七十里。鄭伯日卒月葬，達於《春秋》是也。

制國邑弟五

《春秋》大一統，尊親之化，及于凡有血氣，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然必以諸夏輔京師，以蠻夷輔諸夏。京師方千里，諸夏方千里者八，蠻貊方千里者十有六，所以必三等者，則朝聘、奔喪、會葬疏數之期而已，非異教也。寰内諸侯，以五年再朝爲正。宣十年注。諸侯五年一朝。蠻夷終王世見，其子弟有願入國學者受之，不能者勿强也。故何氏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會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

諸夏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名山大

川，三分去一，爲方百里者六十六，以其半爲附庸。其三十三，大國十一，次國倍之，小國又倍之。其朝期，寰内諸侯一歲，次東方諸侯，次南方諸侯，次寰内諸侯，次西方諸侯，次北方諸侯。故古文《周官》以爲六年而徧也。一年諸侯朝見者，通大次小國，率百五十四國。寰内諸侯，千國朝聘，皆之于廟，歸德于先祖，以示敬也。皆有饗食燕射之禮。王親之有故，則以幣致之。覲者衆至，或爲壇受之。其有禘祫時享，諸侯與祭者受脈，致齋日不受朝聘。其無祭祀賓客之事，則日視學。是以萬幾無曠，庶績咸熙也。

孟子曰：「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董子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其制奈何？曰：方三十里者爲方里者九百，三分去一，爲田六百井，爲公田六萬畝。廬舍五分去一，爲四萬八千畝。立宰一，丞一，秩士五人，見《董子》。凡三等。秩士人百畝，爲五百畝。丞倍士，爲二百畝。宰倍丞，爲四百畝。《董子》以宰視漢三百石，今準《孟子》，宰視列國上士。君十宰，禄爲四千畝，除田五千一百畝，其四萬二千九百畝，以爲附貢。朝事諸侯及國用，亦有常則焉。方二十里者，爲方里者四百，三分去一，爲田二百六十六井，爲公田二萬六千六百畝。廬舍五分去一，爲二萬一千三百畝。君宰丞士如字君。除五千一百畝，其萬有六千二百畝，法則亦如之。方十五里者，爲方里者二百二十五，三分去一，爲田一百五十井，爲公田萬五千畝。廬舍五分去一，爲萬二千畝。以五千一百畝制禄，以六千九百畝制用，皆如字君、名君之制。稱字者之秩士，轄農民九百六十家，

于《周官》九族二閭二比也。稱名者之秩士，轄農民四百二十五家，于《周官》四族一閭也。稱人氏者之秩士，轄農民二百四十家，于《周官》二族八比也。其致仕者，坐左右塾以教焉。問曰：附庸之士，食代耕之禄，百畝不足以共祭器、具裘葛，如之何？曰：無疑也。庶人之力田百有十畝者，在公則有禮器之用，車輦馬牛之用，在私亦有養老之用，農器之用，糞種之用，乘屋之用。今秩士皆無之，而宅其宅，采其采，歲無問上下，皆有麥二十七石，米倍之，芻薪又倍之。以今立法見前。十口之家，日食斗粟，終歲食者三十六石。其四十五石，直今之百金，省穡而用之，五禮亦不至于廢缺。經刺「休其蠶織」，《傳》稱加以朝服，酒漿蘋藻，中饋議之，季蘭尸之，豈庶人所敢望哉！附庸三等

《詩》曰：「終三十里。」《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方三十里少半里也。終爲百乘之地。大國之卿，食其公田之税，則五下大夫之禄，《周禮》所謂加田也，然猶與附庸之君等耳。故附庸之君，位當大國之卿。夫子曰：「顓臾，社稷之臣也。」家富不過百乘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忠信，治十室者也。在《周官》爲二比。千室之邑，可使爲宰，在《周官》爲二黨，才兼黨正，州長之亞也。邑之保聚，有城築，有里巷，有學校，有市肆，有官宰，有閭史，有州長，書民數、穀數，達于諸侯，諸侯以上之天子。天子察其多寡，課功德，夏時歲終納民算，夫子式負版是也。吉凶禮樂有器，六畜車輦有稽，軍旅田役有時，三卿統之。故國以民爲本，民以地著爲本。邑宰賢而民業定，寇盜息，髦士烝矣。經曰「莒人伐杞，取牟

婁」，疾始取邑也。邑多田少稱邑

經曰「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言「及」，不以私邑累公邑也。雖私土不得專也。濫，邾五分之邑也。鄫，紀之五廟存焉。咸丘、於餘丘、下陽，君國之焉。濫以封叔術，鄫以封紀季，鄚以封喜時。爲邑宰歟？爲附庸君也。公邑、家邑

四井爲邑。何氏據《周官》言之。周千八百諸侯，凡七千二百井。百里之國，提封萬井。京師方千里，而以方百里之地爲閒田，以供諸侯休沐。《經》責入邴、易許田是也。而許慎、鄭玄以爲盡京師地不能容之，見《異義》。亦失攷矣。朝宿邑

問：古百里當今幾何里？曰：古者三百步爲一里，《穀梁傳》、《大戴·王言》篇。唐宋三百六十步爲一里，李翱《平賦書》、馬氏《文獻通考·王禮》十二卷。元二百四十步爲里。見陶宗儀《輟耕録》。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仍之。自明至今，皆依唐、宋，大于古六十步。古一步六尺，《司馬法》、漢《食貨志》。今一步五尺。見杜氏《通典》，宋、明及今因之。今步尺乃乾隆元年工部所頒，當今裁衣尺之九寸。以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古尺據曲阜孔氏所藏漢建初六年慮俿銅尺，與宋秦熺《鐘鼎款識》篆銘云一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故今三百六十步，當古四百又五步。百之爲四萬五百步，其三萬步爲古之百里。以四百又五步除之，則得七十四里强也。此句與沈氏算法未合。以所得數開方之，得積方里者五千四百七十六里强也。亦與沈氏未合。古今里步度量

制田禄弟六

天子之公卿，受田視大國諸侯。天子之大夫，視次國。天子之元士，視小國。《記》曰：「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蓋受采不受地、不治民也。王官之治采邑者，即寰内之子，天子制其禄，不屬於公卿大夫也。田視公者，食實封，如大國之君，爲田三萬二千畝；視侯者，如次國之君，爲田二萬四千畝；視子男者，如小國之君，爲田萬有六千畝。皆世禄不世爵。寰内諸侯亦然。劉卷卒，氏采不書爵是也。其子喪畢，視天子之元士，《詩》「韎韐有奭」是也。有賢德則漸進之，否則世禄而已。

京師方千里，提封百萬井，爲九百萬夫。山川都邑之屬，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爲田六萬萬畝。準九一之法，得公田六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畝不盡，廬井五分去一，爲田五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畝。準侯國制，八分而取其一以制禄，爲田六百六十六萬六千畝不盡。公卿之禄視大國者，三萬二千畝，三公九卿，爲田三十八萬四千畝。大夫之禄視次國者，二萬四千畝，二十七人，爲田六十四萬八千畝。元士之視小國者，萬有六千畝，八十一人，爲田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畝。百二十官，據《禮·昏義》、《董子》、《白虎通》、何休引《春秋説》。制禄凡二百三十二萬八千畝，家臣之稍食出其中，此常數也。餘四百三十三萬八千畝，以制致仕者及世禄及庶人在官者，不足二倍。二分而取其一，以制寰内諸侯之禄，爲田二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五百畝。寰内侯如子男，治方五十里者千人，爲禄田千有六百萬畝。

其千有六十六萬，以制世禄，及王子弟之采邑焉，其餘以制國用。世禄

武王之有天下也，庶民弛征，庶士倍禄，本文王治岐、仕者世禄之政而廣之。傳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問曰：子以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及寰内諸侯，皆不世爵而世禄，得無嫌于人多田少，而積重不可通久乎？曰：世禄者，非唯三代、春秋之法，蓋在漢以來，所謂食實封者皆然。如匡衡之初封樂安鄉，提封三千一百頃，後以經界錯迕，增多四百頃，卒至亂法。此乃不可通久也。考古皆以百畝爲頃，如衡之封三千五百頃，爲畝三十五萬，已非古制，況又行以貪鄙之心乎？今以天子之卿世禄，田不過萬有六百畝。萬有六百畝之入，當今畝中歲之收五千七百二十石也。其大夫之世田八千畝。八千畝之入，當今畝中歲之收四千三百二十石也。且經之所謂「譏世卿」者，謂公卿大夫及寰内諸侯之適子，當先試之以士，賢然後漸進之，曷嘗曰爲公卿之子孫，雖有賢者，亦當遏絶之，以開草野之路乎？且功臣賢士之子孫，繼世不能象賢，而有采以代耕，使得收其宗族，保其祭祀，五世勿斬。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孰過于此！世禄

《白虎通》曰：致仕者，「三分其禄，以其一與之」。又引《王度記》曰：「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禄之半。」沈果堂彤曰：「前説謂大夫以上，後説謂元士以下也。」據此則公卿致仕，世禄田萬有六百六十餘畝；大夫致仕，世禄田皆八千畝。致仕田

制田賦弟七

方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山林、川澤、城郭、宮室、溝瀆、都邑、涂巷三分去一，不以《周官》一易再易折半定法者，士愈耕則愈熟，以目驗之也。定受田六萬夫，爲田六百萬畝。助法，八家同井，中爲公田，六十六萬六千六百畝。廬舍井竈五分去一，爲田五十三萬三千三百畝。以八分之一制禄，而以其七制國用。上士禄四百畝，《孟子》。九人，依鄭氏。爲田三千六百畝。下大夫倍上士，禄八百畝，五人，爲田四千畝。卿四大夫，禄三千二百畝，次國之君，禄二萬四千畝。卿三大夫，禄二千四百畝。小國之君，禄一萬六千畝。卿倍大夫，禄一千六百畝。三卿，爲田九千六百畝。君十卿禄，爲田三萬二千畝。中、下士十八人，皆受倍田，參用《孟子》、何劭公説。爲田三千六百畝。庶人在官者，兼三士之田，爲田七千二百畝。除田六萬畝，故制禄者，百而取一也。餘四十七萬三千三百畝，以待貢賦、朝覲、會同、聘享、委積、軍旅、田役、祭祀、喪紀、賀弔、昏姻、匪頒、芻秣、凶荒、養士、勸農之用，皆有式法，而以三十年之通制焉。

丁男三十成室，謂之家。統上中下計之，則家七人。六萬夫則四十二萬人。古者授田百畝，當今二十七畝，沈彤説。中歲可收麥禾八十石。以食七人，人四石，餘用準是，則歲餘二十四石。三年耕餘一年之食，此其率也。

問：古百畝當今幾何畝？曰：古者百步爲畝。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大於古百四十步。大畝始于漢，見《鹽鐵論》。顧野王《玉篇》始秦孝公。何義門云：意秦但行之西陲，漢乃一

之天下也。古步六尺，今步五尺。漢之尺與古同。今以一尺當古一尺三寸五分，五尺當古六尺七寸五分。故今二百四十步，當古二百七十步。與沈不合。百之，爲二萬七千步。其萬步爲古之百畝。以二百七十步除之，得三十七畝强，則所當今之畝數也。《朱子語類》以古百畝當宋四十一畝，蓋宋步有長短，略同周制。

問：古百畝税入幾何？曰：魏，中地也，見《詩・甫田》疏。《漢志》述魏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周官》：中地家六人。中歲人月食，食三鬴。六斗四升爲鬴，每月食一石九斗二升，歲食二十三石有四升。六人歲凡食百三十八石二斗四升，則百五十石尚餘十二石弱。悝復言供五人不足者，兼賦税及凡費用計之，且止謂一熟也。上孰其收自四，張晏注：六百石。中孰自三，注：四百五十石。下孰自倍。注：三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若取上孰補大飢，中孰補中飢，下孰補小飢，其所補之餘，復補無年及中歲之不足，歲常得二百石。宋以前斛亦稱石。近代則五斗爲斛，兩斛爲石。《管子・治國》篇曰：「常山之東，河汝之間，中年畝二石。」沈云：兼飢孰通計，歲三百石也。桉今畝中歲收米，亦不過二石也。《禁藏》篇曰：「歲兼孅惡，畝收一石。」沈云：就下地而言。散文粟即米也。

問：古一石當今幾何？曰：漢之量與周同。見《律吕新書》。漢量容二斗七升者，當今五升四合；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攷》。容六升者，當今一升二合。沈氏親見而較之。是古之五當今之一也。二百石當今四十石矣。《漢志》：「合龠爲合。」《説苑》：「十龠爲合。」蓋劉向爲通今之學，劉歆爲仿古之學也。

制軍賦弟八

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何氏、苞氏説。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蓋調遣之卒，五分而用其一也。其乘數則百有二十。

畿内千里，賦車十萬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爲六萬乘。説見上。乘各三十人，爲徒一百八十萬人。六軍七萬五千人，是二十四人而賦其一。更番宿衛者六師，是五分其軍而用其一。

王六軍，从周制，大國二軍，魯，侯國，譏作三軍。小國一軍。隱五年注云：「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二千五百人稱師。」蓋謂調遣之卒。疏非也。《詩·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十乘則三百人。又《采芑》云：「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莅止，其車三千。」蓋調旁近諸侯之卒也。

《傳》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周官》曰：「邦國六閑，馬四種。」謂齊馬、道馬、田馬各一閑，駑馬三閑也。每廄爲一閑。一廄之數，二百一十有六。《易》「乾爲馬」，應乾之策也。六廄成校，則六閑之馬，凡千有二百九十六匹，可駕車三百二十四乘。以合國馬之數，亦千乘。其芻秣之説，鄭玄云：「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以穀，愛國用也。」山林之間有牧地焉，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委之芻秣，裁半歲耳。

貢士弟九

《經》「單伯逆王姬」，《傳》曰：「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氏曰：「禮，諸侯三年一貢士于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桉何君義，以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于天子，而聘問通天子者也。然列國命卿，不必三年即更，不疑于士多卿少，而壅滯不行乎？曰：無疑也。貢士不必盡卿材。其大賢與，固天子所待，以共天位、治天職，公卿之選，不爲驟也。其小賢與，則出使長民，如寰内諸侯，及諸侯之卿、附庸之君，皆養之於天子之學而用之者也。入使治事如下士，略稱王人是也。又其次者，則還之諸侯之學，以待侯國士大夫之選，古之仕于父母國者也。且諸侯之貢士，亦兼卿大夫之子，附庸之秀民，天子之命卿，亦不必盡歸其本國也。虞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法通于侯國。而不及三考之時，亦有致仕者、不禄者。不廣厲學官，則容有他途，執技之人進乎其間，不可不慎也。

制刑弟十

《春秋》之治獄也，原情而定誅賞。其例有曰「及」者，内主之；曰「暨」者，外主之；曰「會」者，善惡均。若「宋公之弟辰暨宋仲陀、石彄出奔陳」，罪在陀，絶也。其入叛以辰及之，罪在辰，誅也。其賞善也亦然。《春秋》之例，譏者譏其事，貶者貶其人。事非一人所成，咎加于主其事者；人所

行不止一事，即一事以貶，其人功惡足以相除，若今準降級抵銷及革職留任之類。本此以類推之，則「譏」若今交部察議、交部議處；「貶」若今交部嚴加議處及降級革職；重即誅絶，若今交刑部治罪；「執」若今拿問治罪；「歸京師」若今著某督撫拿解來京；稱「人」而執，非伯討者，若今督撫參奏不實；「獲」亦治文，若今拿獲盜案，故不與荊獲蔡，而大季子之獲秦，言獲晉侯者，用夷禮則夷之；于楚丘衛地，若今竊盜案，須著本管地方官緝捕；入于宋南里以畔，若劫獄放監；竊寶玉大弓，定公當絶，若今有司官失去印章；諱易許田，若今大臣賜第，没則致還，不得典賣；加録文書月、義兵書月者，若今紀録幾次；从滅減二等、奪爵土者，絶人之謂滅，故人亦絶之，若今革職論死罪，削世襲；入者罪差輕，故但誅之，子尚得襲；又減，則奪級罰俸是也。不宜用、不宜立、不宜致，凡言「不宜」者，若今言不合，甚者有不應重律；「臧孫辰告糴于齊」，若今户部堂官不知倉場虛實；取郜鼎、衛寶、濟西汶陽田，若今六贓案。

桓讐未復而書葬，不責臣子以所難，緩之，恕辭也。至通讐而後大譏，然不緣其罪，而以與故文致之，猶恕辭也。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故不與念母。莊之昏亂，多犯誅絶之科，故非禮之動，如觀社、築臺，皆盡書之。不及死而國幾亡，身幾喪，外褒高子，内嘉季子，危莊之所爲也。讐在外，君子猶緩之，讐在外而又遠祖，君子豈以復讐責之？然盡事祖禰之心，則不可一日立立于天下。故有天子則告，無天子則不避死焉，爲惡者其懼矣。若乘義爲利，而滅人之國，君子所深惡也，故去滅國，而以自去爲

文。逐之可也，請于天子易其本支焉可也，自擇其疎遠之子孫而建之且不可，况兼而有之乎？有明天子，滅人之罪不可逃也。此爲賢者諱以立法之義也，亦以勵魯而危襄也。

郊禘祫弟十一 五祀附

魯之郊禘非禮，由僖公始也。《頌》刺之矣。不譏始，志而晦也。諸侯之祭宗廟，莫大于祫，故曰大事。外神莫大于社，三望配郊爲輕，亦非禮也。其在《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保有鳧繹。」曰「瞻」不曰「有」，明名山大川不在封内者不祭，况四嶽河海乎？《春秋》託寄王禮，故皆不疾始。六羽言初，不足託王禮，一譏而已。魯之僭，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不勝書也。故謹其漸而譏焉。其僭禮之大不特書，郊則于四卜不从書，禘則於用致夫人書。内大惡諱，亦以天祖臨之，而告以不饗也。

《喪服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之爲言，審諦功德也。破《白虎通》及賈逵説。諸侯之功德，以天子序之；天子之功德，莫敢序者，故追享上帝於明堂。《周頌・雝》曰「燕及皇天」是也。在《商頌・長發》，追享玄王，相土、成湯，下逮阿衡，則周之禘，必及后稷、公劉、高圉、亞圉、大王、王季，而後文王、武王、文母、周公矣。然周公損益二代，蓋有二禘。一則禘嚳以下，如商制；一則犆禘，文王配天，蓋創制也。説詳《禘議》。《國語》商、周禘皆及嚳，《頌》不言者，其樂章異也。以明雖貴爲天子，而後世臣子，必攷其功德，非

是者，不得與於禘也。明堂無室，天神至尊，不祼，牲用繭栗，樂器兼異代，此其大略也。魯之僭禘，仿于僖公，地于太廟，讓明堂也。祖自周公，不敢祖天子也。破左氏、趙匡説。其名曰禘，僭禮樂服器而已，失其義，陳其數，實則猶大祫也。三代之禘，蓋於春夏。夏時二月，祭鮪，丁亥萬用入學是也。魯以秋八月。至秦以後，遂以爲季秋大享帝於明堂，而禘祫無辨。禮之末失也。

祫之爲言合，序昭穆也。天子、諸侯皆於太祖之廟。大夫、士無太祖之廟，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而已。及其高祖，三年一舉，百王通義。天子之祫，在四時之間祀，謂之朝享。先鄭説。諸侯闕一時祭行之。蓋於秋冬，物備禮成也。《記》曰「嘗祫烝祫」，《頌》曰「秋而載嘗」，「白牡騂剛」，《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是也。禘有大禘，有特禘。特禘者，昉于大禘之禮，而各于其廟。晉、魯之末失也，祫不及功臣。《書·盤庚》曰：「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从與享之」，謂大禘也。《周官》有功者「祭于大烝」，非也。

記曰：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五祀。鄭以《曲禮》爲殷制，《祭法》爲周制。五祀者，門、户、中霤、竈、井也。據《白虎通》作「井」，《月令》、《吕覽》、《逸周書》皆譌作「行」，蓋緣《祭法》。蓋中霤者宅，故於中央土王用事，祀之。門、户，丣爲開門，萬物以出，丣爲閉門，萬物以入，故於春秋祀之。井、竈者，人非水火不生活，故於火王用事，祀竈，水王用事，祀井。行者，祖道之祭，非常祀也。司命，郊壇之配。泰厲、公厲、族厲，皆無主後者之祀，不與五祀相配也。

廟制弟十二

《傳》曰：唐、虞、夏皆五廟。殷五廟，至子孫而六。周五廟，至子孫而七。《郊特牲》曰「諸侯不得祖天子」，謂魯以周公故立文王廟，猶鄭上祖厲王，皆非也。破左氏及鄭氏。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世室雖世世不毀，然《經》不曰宮、廟，而曰室，以魯公之主，宜在太廟之室，不得僭殷六廟制也。立武宮，譏非禮，蓋即桓宮也。在公室則不毀，私家又設之，皆非也。西宮者，季友自以功在僖公，而不序閔於親廟，別爲築宮。《經》云「西宮災」，《魯頌》云「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其旨微矣。用《穀梁》說。煬宮，蓋季孫隱如謚昭公爲煬，別爲築宮，使不列于群廟，從祀先公，始復正也。從祀者於禮順。陽虎盜國政，盡革季氏之舊也。桓、僖之廟，宜毀不毀，故天災之，亦以見三桓之子孫將微，而季友之澤斬也。

《傳》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別子爲祖，不祧季友可也，祖桓公不可也。下士無廟者，無田禄，則不祭也。陪臣無廟也。夷伯僭於大夫，故因天災書以警，僖之蔽于季友，僭端見矣。

問曰：兄弟伯叔相爲後，得爲立廟乎？曰：得之。昭穆不可紊也，本統不可絶也。其四親廟，不以廟盈而毀也。子未踰年，得爲之立廟乎？曰：不得也。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雖無子，繼統者，臣子一例，事之如禰者，服則三年也。破《公羊》有子則廟，無子不廟說。踰年稱公，則爲之廟。不祖其禰者，不以尊尊害親親也。《頌》曰「莊公之子」，《經》不曰「葬我君閔公」，責季友之

逸賊，非責僖之薄于閔也。

樂舞第十三

《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公侯之卿，得有樂乎？曰：無。《魯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是也。公侯之樂，天子所賜。《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則以鼗將之。」其得賜樂者，始封之君，从王征伐有功，制治有德，歌象德，舞象功也。上不以六代，下不以三象六武，避天子也。《記》曰：「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又曰：「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謂八佾也。諸侯之卿大夫，鄉射、鄉飲酒，樂惟笙瑟，非德盛不得有鐘鼓也。妾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不得祔於禰廟，無功德可象，故不得用樂舞。賨公所獻《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傳者過也。《經》云「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譏失禮也。

問曰：伯子男賜樂舞，其數幾何？曰：上從諸侯也。八佾六十四人，象《易》數，故謂之萬。六佾減四人，則半八佾，倍四佾，猶爵國三等，七十里者半百里，少方十里者一。倍五十里。亦少方十里者一。制地之理體，多少不相配也。

城制第十四

《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氏曰：「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城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疏《春秋説》文。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

面以受過也。」天子千雉，爲二十萬尺，面各五萬尺。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千八百尺。爲方二十七里二百三十三步五分步之一，減奇數，得中積方里者七百二十九。大國百雉，面各五千尺，爲方二里二百三十三步五分步之一，廣之不過爲方三里，中積方里者九。次國七十雉，面各三千五百尺，廣之爲方二里，中積方里者四。小國五十雉，面各二千五百尺，爲方一里一百一十六步五分步之二，皆以城爲宫。天子周城，通門十二。諸侯軒城，通門九。《月令》九門，蓋侯制，約高誘説。天子千雉之城，中爲宫城，方九里。據《逸書·作雒解》及《攷工記》。大國諸侯之城外爲郛，視天子之宫城，爲方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約《書大傳》鄭注。

《傳》曰：諸侯之宫，三門三朝，蓋與天子同。諸侯庫門，天子皋門也。雉門，天子應門也。皋門内曰外朝，以詢萬民。皋門之上爲臺門。應門内曰治朝，日視朝事，群臣位焉。應門之上，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内闕一觀，以縣象魏，萬民觀焉。路門之左右爲門堂，其内曰路寢，聽政之所，不齊不居其室。群臣復逆、行燕射、受顧命，皆至焉。路寢之庭，三其堂深，筵鏞設焉。其内曰小寢。天子五，諸侯三，后夫人以時御敘焉。又其内曰王后之正寢，庀内政焉。其前爲側室，二姪娣居之。其左右、其後爲三夫人之寢，皆有側室在其後，姪娣居之。又其後爲子室，爲群公子之舍。路寢之在中者曰高寢，始封君之寢也。在左右曰路寢，孫從王父之寢，子不居父之寢也。自正寢以内，其制同，不敢遷先君之嬪御，況于后夫人乎？應門之内，左爲廟門，據文家法。右爲社稷之門。廟之前爲戒社，《穀梁》謂之廟屏。

戒社之南爲小學，王侯之子，十歲出就師傅，國子亦與焉。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師氏居虎門之左者也。廟之前爲門堂，其後曰寢宮，中皆有街，謂之壼。廟墉之西南隅，皆有闈門。周垣之外，宮牆之中，有宿衛之次舍。王宮之北爲市，南爲官府治事之所，曰府庫，曰廐肆，皆在王城之内。曰郊壇，曰耤田，曰御廩，曰明堂，曰辟雍，曰靈臺，曰苑囿，曰牲滌，皆在王城之近郊。

《大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二十七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内。十八丈。注：内，堂東西序之間。五分内，以一爲高。三丈六尺。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謂廣。公侯七雉，二十一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内。十四丈。五分内，以一爲高。二丈八尺。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十五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内。十丈。五分内，以一爲高。二丈。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九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内。六丈。以一爲高。三丈。有室，無房堂。」注：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又曰：見《匠人》疏。「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攷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基之高定矣。其堂屋之高，如《大傳》說，則士反踰于公侯，非也。當以四尺爲一衰。

案府君手書原目，尚有「郊雩」、「宗法」二事，「喪服尊統」、「喪服厭降」、「天子諸侯服」、「未踰年君」四事，「師行」、「吉行」、「山林藪澤」百金之魚。各一事，並有録無書。今衹就原藁所有，屬邵陽魏君源釐其義類，爲十有四篇。其未成者，敬俟他日賡而述之。承寬謹識。

劉禮部集卷六

書序述聞

太史公有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録。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謹案：《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注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示不相襲也。」莊先生曰：唐虞三代之事，莫備于《書》，以其紀事者驗之，知不然矣。其言載者，《帝典》曰「九載績用勿成」，又曰「五載一巡狩」，《禹貢》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言歲者，《帝典》曰「歲二月東巡狩」，《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言祀者，《洪範》曰「惟十有三祀」，《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年者，《金縢》曰「既克商二年」，又曰「周公居東二年」，《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吕刑》曰「王享國百年」，皆紀事之文也。《洪範》之言祀，用商正也，故《春秋傳》謂之「商書」。《多方》以告殷侯尹民，故亦稱祀，義猶可通。《虞夏傳》云「惟元祀巡狩」，鄭注云：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也。是虞亦稱祀。《商書》云「降年有永有不永」，是商亦稱年。《釋文》謂《禹貢》「十有三載」，馬、鄭本「載」作「年」，是夏亦稱年。東晉古文，斤斤守之，罔敢出入，烏足語唐虞三代之通義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孫

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謹案：《禮・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故序言「將孫于位，讓于虞舜」，即前半篇咨岳舉舜之事也。又序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即下半篇「賓四門納大麓」以下之事也。古今文本二典皆合爲一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篇，則亦一書而兩序也。惟趙岐《孟子注》乃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❶攷漢人多以百篇爲《尚書》，二十篇爲《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完廩諸事，不稱「典曰」，又不稱「書曰」，其祗載見瞽瞍稱「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亦傳記書說，皆不足爲《舜典》之證。即《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而不言其確數，不詳其篇目。且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述之外，可知非別有篇矣。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始云逸書有十六篇，而《書正義》載其目云：《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然馬融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説」，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孔壁中本。且劉歆至造逸《嘉禾》篇「假王涖政，咸和天下」之文，以傅會居攝，且出逸十六篇之外，則其作僞，亦

❶「舜典」，《十三經注疏》本《孟子注疏》卷九上作「堯典」。

何所不至，烏知非其增竄以抑今文博士者乎？要之，據《舜典》、《皋陶謨》兩序讀之，則典謨今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之篇，疑出于歆，未必孔壁之原目，是以衛、賈、馬、鄭諸儒，皆不爲之注，遂以亡佚，宜哉！又案《左氏春秋》引《堯典》之文，多曰「夏書」，《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鄭玄《書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五家謂唐、虞、夏、商、周也。孔子序三統之書，首夏書，而唐、虞者，夏之三統也，故皆以「粤若稽古」首之，以別于三代，而其序則云昔在帝堯。「昔在」者，即「粤若稽古」之例也。太史公述五帝三代本紀，無此四字，而以「帝堯者放勛」、「帝舜曰重華」首之，可見「曰若稽古」非周史所載，即孔子所加，乃三統以前之特筆。自《白虎通》論皋陶稽古而不得其説，馬、鄭皆誤屬下帝堯爲讀，而有「同天考道」之訓，于是僞《大禹謨》因之，遂有「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之文矣。

莊先生曰：《白虎通義》以爲皇、帝、王之號，時有質文，德有優劣。孔穎達《書正義》亦以唐、虞稱帝，夏、殷、周稱王，謂名號與功德爲優劣。謹案《春秋》董仲舒説，「德侔天地者稱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有一謂之三代。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雖絶也，廟號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六經之通義也。鄭衆《周禮解詁》云：「四類，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荀卿子《禮論》曰：「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所謂列于郊號也。《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謂無懷、伏羲、神

農、炎帝、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太史公亦云，所謂宗于岱宗也。然則由王而帝，而皇而民，親疏之稱，遠近之辭，尊卑之號也。此百王之所同也。有功德者，三代以來，則有禘郊祖宗之禮，子孫雖至絀絶，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百世祀也。董生書又云：「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三代之制，以是推之。太史公聞《春秋》于董生，故夏、殷《紀》、《表》皆稱帝，而周稱王。褚少孫等不得其説，遂于《殷本紀》孱入周後世貶帝號，號爲王，以爲之解，由不明《春秋》之義也。《春秋傳》云：「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尚書大傳》云：「惟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注云：「帝謂舜也。」是帝在當時亦稱王也。《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是皇亦稱王也。從後録之，或謂之帝，或謂之皇，非當時紀事者所稱名號然也。孔子序《書》，據周太史所録，唐、虞稱帝，夏、商、周稱王，其《帝典》及《大禹》、《皋陶謨》、《益稷》，上紀唐、虞之際，首以「曰若稽古」者，所以别之于三代也，故皆謂之「夏書」。聖人述而不作，六經之所論定，即周、魯列國所紀載，而託諸微言，以示後世云爾。帝王之號，古今之稱，無優劣之别也。彼以名號别優劣者，圖緯之説，家人之言，非六經之通義也。

帝釐下土方，句設居方，句别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謹案：《商頌》「禹敷下土方」，則《釋文》一以「方」字爲句者是也。「設居方」者，蓋即

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弼成五服之事。「別生分類」者，即咸建五長，分北三苗之事，定其疆域，設其君長，區其土俗，典謨舉其綱，《汩作》、《九共》等篇詳其目，故十一篇同序也。舜承堯洪水方割之後，平地成天，治人辨物，功同開創。《大傳》引其佚文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得其序而通之，其書雖亡，其義未嘗不存也。讀《堯典》，而知舜之功皆堯之功；讀《汩作》、《九共》之序，而知禹之功皆舜之功。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也。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謹案：此即今《書》一謨三序，非三篇同序也。其言皆禹、臯之言，故以謨歸之。所述兼益、稷之功，故復以名繫之。例至昭然，以是知典謨皆完書也。逸《書》十六篇，乃有《大禹謨》及《棄稷》，然《書序》孔子所定，稷爲配天之祖，周人以諱事神，故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必無以「棄稷」名篇之理，其可信乎？其可信乎？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謹案：別九州，即《禹貢》之敷土也。鄭注《大司樂》及《商頌》之「禹敷下土方」，皆以斥大九州疆界爲禹功，非此序「別九州」之義。命諸侯興人徒，今文之説優矣。《呂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蓋謂導其脈絡，正其主名，亦豈第定其差秩、視公侯而已乎？九州之次，先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者，順五行相生之序。以語施功先後，則當先疏九河，治壺口，同時並舉，故冀、沇二州首言之。孟子述禹功，亦以疏九河爲第一義。必謂禹功莫先冀州者，亦非也。「任土」絕句。「作貢」即作《禹貢》也。

《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蓋畫井肇于黄帝，夏雖行貢法，亦兼助法，故有公田。公劉當夏時，徹田爲糧，則徹亦夏制。龍子所譏貢法，蓋夏季之弊政，其初蓋亦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太史公言「雍州積高神明之奥」，故厥田上上，鄭以高言之。賦中下者，禹時人功未闢，沃野尚少，且雍州西北竟苦寒，多不毛之地。班固乃謂九州之上腴，殆未然與？

又案：近日説《尚書》者，于僞孔傳及蔡傳，若將浼焉。然孔傳以導渭之漆、沮，亦曰洛水，在涇東，其説本于《水經》，與《毛詩》之「自土沮漆」各别。❶ 蔡傳以洞庭爲九江，其説本之《山海經》及《水經》、《楚地記》，與後人據漢世尋陽九江之名以釋經者孰優？ 稽古求是，而門户不除，亦通人之弊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謹案：《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莊先生説曰：革以爲甲，筋以爲弓，不言金者，未用兵之刃也。《司馬法》曰：「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然則此篇及《五子之歌》、《胤征》三篇，爲夏書之變，猶《詩》風、雅、頌俱有正、變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莊先生曰：《論語》「予小子履」篇，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攷《墨子·兼愛下》篇，引「予小子履」十三句，爲「湯説」，不云「湯誓」。安國蓋據《國語》内史過引《湯誓》與《墨子》同而知之耳。《墨子·尚質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

❶「沮漆」，原本作「漆沮」，今據《毛詩》改。

聖，與之僇力同心，以治天下」，❶豈非今所傳《湯誓》，已非完書之明驗乎？《史記》所載《湯誓》，與東晉古文前後錯互，求以文義，《史記》近是。惟「格爾衆庶」衍「來汝」二字，蓋以訓「格爾」二字，而轉寫者誤入耳。又「有夏多罪」與下文「今夏多罪」辭似複重，亦衍「多罪」二字。故東晉古文改「夏予惟聞」以下二十字在「而割正」下，「其曰」上，以正今文錯簡。不知《湯誓》本有闕文，非錯簡也。今从《史記》本，衍「來汝」、「多罪」四字，據《墨子》、《周語》，補其闕文，以正東晉晚出之本，爲成學治古文者攷正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句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暨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从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凡百有七十五字。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謹案：《殷本紀》太甲崩，子沃丁立，疏引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餘歲。周公告君奭，所謂「天壽平格，保艾有殷」者也。《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伊尹、周公，功高震主，後世稗説傳記，必有誣其不令終者。聖人序《書》，特

❶ 此段引文在今本《墨子·尚賢中》篇內。

筆之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曰「公薨，成王葬于畢」，所以著元勳祔葬之禮，所以明君臣始終之義。而《竹書》猶有太甲殺伊尹，鄭康成猶有成王誅周公官屬黨與之邪説，誣聖誣經莫甚焉。

中丁遷于囂，作《中丁》。《中丁》書闕不具。

莊先生曰：《史記》之「《中丁》書闕不具」，當亦是《書序》語，蓋百篇中即已有逸簡，非完篇也。否則漢時書亡佚大半，何獨于《中丁》言之哉！

般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謹案《史記·殷本紀》：「帝般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鄭康成謂般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中、下篇般庚爲君時事。又杜篤《論都賦》云：「般庚去奢，乃儉于亳。」張衡《東京賦》云：「般庚作誥，率人以苦。」皆與鄭説奢侈踰禮之義合。則是般庚之遷都，其辟河患者，從民之欲；以易風俗者，違大臣之私心。故三篇内，以稱民稱衆，爲告群臣、告庶民之别。「率籲衆」句。「慼出矢言」句。「出」猶嗟咄之咄，即《多方》之「慼言于民」也。上篇順陽甲命誓之「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謂陽甲也。言度宅于茲新邑亳殷者，乃我王之意，恐民盡陷溺于水土風俗，而爾不能體德意，相救以生，其如卜稽所云何？度邑者，必先龜卜，所謂敢違卜用也。「般庚敩于民」以下，所謂王，乃般庚也。言「王若曰」者，小辛時史臣追述之也。「衆」謂群臣以下也。般庚敩于

民，斅，古學字。般庚舊勞于外，如武丁之自河徂亳，聳其德至于神明，故曰學于民也。中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句。褻在王廷」，句。「亶」當爲「旜」，「勿」古文「㫙」，「褻」讀「曾我暬御」之「暬」，皆叚借字。《周官·司常》：「通帛爲旜，雜帛爲物。」注：通帛爲大赤，从周正色。雜帛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又：「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大司馬》云：「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鄭注：所以將衆屬軍吏也。《孟子》「招庶人以旃」，旃、旜同。《説文》：「勿，古文㫙，州里所建旗，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般庚》上篇主于告群臣，此篇主于告萬民。用旜以令鄉遂大夫率其民而聽誓，其群臣前受訓戒者，以次各就其旗而立。王庭者，耿都之外朝也。「罔不惟民之承保，句后胥高鮮，句。「慼鮮」漢石經作「高鮮」。胥，相也。高鮮，鮮原也。《毛詩傳》引《爾雅》：小山别大山曰鮮。以不浮于天時。」浮，過也。言天時雖有霖潦泛濫之患，而鮮原之地，足以避之，殷亳依山爲都故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鄭注：「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名。」莊先生云：「殷，痛也。懷，回也。往而不回，猶言殂落。」言遭家不造，我王殂謝，倏忽又已三年，不獲親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視民利用而遷之。重稱陽甲，以動萬民思慕之意。而晉賀循之徒猶謂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誣聖誣經莫甚焉。

莊先生曰：晉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以爲殷之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别立。又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毁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也。夫以昭穆位同，四親廟不應迭毁，禮固有以義起者。至謂般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則害禮傷義之大者也。彼

別立廟者，皆遣臣下祭之，而天子不親其禮。故晉太興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于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夫情之有不安，即禮之有不行者也。時太常恒議，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宜還復豫章、潁川，全七廟之禮。温嶠議以爲，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烝嘗，于繼既正，于情又安。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斯亦禮之近人情者也。惟以策名而議，則臣子一例，深有合乎經義矣。唐開元初，姜皎、陳貞節、蘇獻亦執循議，改建中宗廟于太廟之西。一孫平子争之，卒貶謫以死。當時亦以般庚、光武爲口實也。夫繼世而立之不同于光武之再受命，不待辨而自明。然光武之時，議者固以元、成、哀、平四帝，代舂陵以下四親之廟矣。特以宗廟處所未定，祠成帝以下于長安，故高廟未嘗別立廟也。若般庚，于陽甲臣也，于其先君庶也。《禮·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是般庚固不得以其弟戚陽甲矣。于其生也，以臣事之；于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不祭。《郊特牲》記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般庚不繼陽甲，且不敢祖其先君矣。若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廟哉！鄭氏《古文尚書》注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都。」般庚爲陽甲之臣，即謀遷殷，是遷殷，陽甲之志也。故經曰「丕从厥志」，又

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先王謂陽甲，臣子一也。般庚歸善于君親，則祀陽甲以禰廟，明矣。或又謂般庚繼祖乙者，特以篇次祖乙言之耳。《殷本紀》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般庚。故鄭氏注曰：般庚，湯十世孫，祖乙曾孫，又安得舍祖禰而上繼祖乙也。凡言禮者，必推本于仁之至、義之盡，然後揆之人情而安，施之天下而準。仁有其殺，義有其等。《禮·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夫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者，尊祖之義也。高、曾、祖、禰，五世始遷者，親親之仁也。親未盡而廟毀，是無親也。繼祖之體，而使不序于昭穆之世，是無祖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大夫士受命于君。無祖則無命也。以天臨之，以祖臨之，而親親之恩固有不容不殺者矣。且兄弟相代，非受之于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受之也。無所受者，簒也。有爲此説者，蔑所後之君，而陷其君于大惡，皆得罪聖人之經者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謹案《禮·喪服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天尊而不親，故主義。穀梁子以文公先禰後祖爲無天，言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殷本紀》，高宗武丁，成湯十世孫，小乙之子，祖乙之玄孫也。《禮稽命徵》云：「殷五廟，至子孫而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公羊》何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又謂弟無後兄之

禮，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是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案成湯至祖乙爲七世，祖乙至帝乙爲十世，皆不數兄弟爲後者。殷自成湯至帝辛，凡十七世，若數兄弟爲後者，凡三十王。推何邵公説毁廟之義，兄弟同爲昭穆。殷高宗時四親廟，祖乙爲昭，祖辛、沃甲同爲穆，祖丁、南庚又同爲昭，俱一廟二室。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同爲穆，一廟四室。《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高宗繼父小乙，慈良于喪，其于父廟，祀必獨豐，而世父之廟不序。既感祖己之言，乃修建寢廟，所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也。《經》云「罔非天胤」，言嘗爲天子者，廟號祀典皆有常法，王爲下土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古察近，明世宗實隕厥元命矣。

莊先生曰：百篇之序，《商書》十四篇，自《帝告》至于《微子》，惟成湯稱謚，武丁稱謚、稱宗。夫太甲、太戊，皆不以宗名篇，曷爲武丁獨書高宗？金履祥因據《史記》，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作《高宗肜日》，而以《書序》爲誤。惜其言之勿深攷也。高宗肜日者，百世宗廟之禮之大法也，天子之所以事天也，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也，世嗣所以相繼、昭穆所以相序也。《史記》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争相代立，比九世亂。」仲丁至陽甲九世，而般庚復興，陽甲至小乙四世，皆兄弟相繼。武丁者，小乙之子也，以四親廟論之，則祖乙爲高祖；而以世及之次論之，則祖乙以來九世矣。將迭毁乎，孫不祭其祖，可乎？

將不毀乎，與契廟、湯廟，將爲十一廟乎？沃甲、南庚，非四親廟；太甲、太戊，宗廟也，孰毀乎？孰不毀乎？序曰「高宗祭成湯」，契爲始祖，湯爲列祖，殷祭乎？抑時祭乎？肜爲祭之明日乎？抑與祭同日乎？《釋天》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言肜日，則爲祭之明日矣。殷祭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不言祭契，非殷祭也。祭成湯者，犆祭也，時祭也。祭成湯之明日，繹賓尸，故曰肜日。成湯爲始受命之王，祭始祖而後祭成湯，祭成湯而後祭四親廟。祭成湯之明日，四親廟猶未祭也。時則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鼎者，宗廟之器也，鼎耳所以貫鼏，鼎非鼏不行。故《易》曰：「鼎耳革，其行塞。」雉，羽蟲也。羽蟲，火之屬也。火爲禮，雉雊爲震，示宗廟之禮有不行者，以恐懼之。變見祭成湯之明日，則四親廟之禮有失也。故曰：「唯先假王正厥事。」事謂宗廟之事也。殷中丁以後，諸君降年不永，子弟子争立，其宗廟之禮，固莫有修之者矣。惟般庚以禰廟事陽甲，故其書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先王謂陽甲也。又曰「古我先王」、「古我先后」，謂祖丁以上也。又曰「古先神后」，謂成湯也。自小辛、小乙，皆兄弟相及，至武丁而以子繼父，此宗廟之禮亟宜修正之時也。《禮·喪服四制》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高宗諒闇，喪禮之大法也。高宗肜日，祭禮之大法也。彼謂祖庚，祭高宗之廟者，高宗諒闇，又將

何説乎？三年之喪，以兄弟相及而廢，即繼世者，亦廢矣。四親之廟，以兄弟相及而祀無常，即繼世者，亦無常祀矣。其無常祀奈何？《記》曰：「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殷祭，敘昭穆，而四時之祭，無常祭者，則筮之。故《兑命》曰：「爵無及，句惡德，句。民立而正事，句。純而祭祀，句。是爲不敬。句事煩則亂，句事神則難。」言爵無及者，兄弟相後謂之及，王者繼先君之統，爲天之子，雖及亦繼也。惡古通亞，亞德，言以德次序也。兄弟相後，昭穆皆以次升也。民者，國君無主後者之稱。立讀爲莅，莅而正事，卜從而後祭也。無廟故無常祭。純讀爲均，繼先君之統，而使同於無主後之民，不敬莫大焉。祖己訓諸王，以正其典祀所及之君，親未盡者，其祭之禮與親廟同。祀事有恒則不煩，不煩則治，治則習，習則敬。無恒則煩，煩則亂，亂則難，難則不敬。原其禮之所以失者，厚于親廟，故簡于所及之廟也。厚于親廟而簡于所及之廟，知自仁率親，不知自義率祖也。以爵言之，則皆天之胤也。以義言之，則皆祖之繼也。夫義之常，必推本于天監在下之始，而究其極于降年之永不永。明開創之君，受命爲天之子；繼體之君，亦莫不受命爲天之子也。不幸而其命中絶，然六極之末下，亦莫不有災異以譴告之，或德之不順，或罪之不聽，知天之付命，可畏如此之甚也。孰敢不正厥德，以是爲宗廟百世不易之常法？故高之宗之，謂之高宗，而載之《書》中也。《商頌》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言武丁受命不懈怠，敬爲人子孫也。又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言其正殷之典祀，自成湯至于小乙，受命之君，無不

宜之也。此武丁所以爲高宗也。《史記·殷本紀》云：「祖己嘉武丁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蓋百篇之書，多出于後録書者加之，或聖人所定，不獨《高宗肜日》爲然。故成王東伐淮夷，作《成王政》，而以謚名篇。其見于《書》者，《酒誥》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亦稱謚。董生《春秋·玉杯》曰：「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彼謂祖庚祭武丁，作《高宗肜日》，然耶？否耶？難者曰：謂祖庚繹祭高宗之廟，固妄矣，武丁修復四廟，于經何以明之？曰：《尚書大傳》曰：「武丁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傳》以爲桑穀生于朝，祖己曰：「桑穀里艸也，野艸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云云。按桑穀共生于朝，在《書·大戊》序，《傳》誤。是興滅繼絶之政，以復修四廟而推之，固可知矣。《商頌·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者」，蓋小辛、小乙。是武丁以前，四廟不修之明徵也。孔子删詩，魯之《閟宫》言「新廟奕奕」，則逆祀者可以爲戒。商之《殷武》言「寢成孔安」，則復古者可以爲法。《詩》、《書》之大義，昭昭如此，議禮者又何疑焉！

世										
一世	成湯									
二世	外丙	中壬								
三世	太甲									
四世	沃丁	太庚								
五世		小甲	雍己	太戊						
六世				中丁	外壬	河亶甲				
七世						祖乙				
八世						祖辛				沃甲
九世						祖丁				南庚
十世						阳甲	般庚	小辛	小乙	
十一世									武丁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謹案：此二篇爲《商書》之變，垂戒深矣。《書大傳》以戔耆之後，紂始因文王于牖里。《史記》以出羑里之後，始命西伯，得專征伐，而伐飢國，滅之。于事《史記》爲信。《史記》以「父師」作「大師」，説爲大師疵、少師彊，與《論語》太師摯、少師陽，《漢書・古今人表》、《禮樂志》、《董仲舒傳》、《淮南・氾論訓》合。馬、鄭用《論語》三仁，訓爲箕子、比干，于義馬、鄭爲正。篇中以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爲大事者，《公羊》何氏説成七年「乃不郊」之義，❶曰「成公當坐盜天牲」，用此經義也。莊先生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刻子」當爲「亥子」，言紂禍當在亥子之辰也。《殷本紀》敘微子謀去，在武王觀兵之後，是時紂惡已稔，八百諸侯皆曰可伐。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復歸。文王繫《易》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謂伐紂也。又曰「亥子之明夷，利貞」，《傳》曰：「亥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是文王、武王、箕子，皆知周黜殷命之數，在癸亥、甲子之期。箕子通作荄子，見《漢書・儒林傳》。《國語》載伶州鳩之言，即箕子所稱「迪我舊云」，非小數也。莊宗伯公曰：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武王克殷時，面縛銜璧者，武庚也。故武王封之，以續殷祀。箕子知紂卒無後，誅君之子，不立無繼也，故《洪範》云：「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其後武庚誅，而微子始封于宋，以續先

❶「七年」，據《公羊傳》當作「十年」。

王之祀。「王子不出，我乃顛隮」，豈非聖人前知之神哉！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作《大誓》三篇。一月《史記》作十二月。商之十二月，周之一月，故甲子昧爽在二月。或作正月，亦商之正月也。

莊先生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鄭氏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九年會諸侯于孟津，十有一年伐紂，說者以《禮·文王世子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又以《大戴》有「文王十五生武王」之說，《詩譜》疏、《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許慎《五經異義》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蓋《大戴記》、《文王世子》之文。謂武王即位，年已八十餘，在位僅十年，不得至十一年伐紂，遂統文王受命之年數之。是皆傳記所說，不見于經，說又不一。其言文王受命，或以爲七年，或以爲九年；言武王觀兵，或以爲九年，或以爲十一年；伐紂或以爲十一年，或以爲十三年。今文《尚書》傳、《太史公書》、鄭氏古文《尚書》注及劉歆《三統》、梅賾所獻孔安國古文經及傳說頗異，皆未必合于經。書缺有間矣，《雅》、《頌》之文，可推而知。蓋武王即位，乃作鎬，行辟雍之禮，四方莫不歸心。然後卒文王之伐功，此非三年内所得爲明甚。而人間小書，遂謂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誣聖亂經，皆起東周之末。蓋自七十子後大義乖，非孟子抉其蔽陷，則堯、舜、禹、湯、文、武，及益、伊尹、周公之事，好事者輒遞騖造說，固不待暴秦燔《詩》、《書》，而學士已慲然兆莫知其本末，可憤也！今可考者，《大誓序》曰「十有一年」，《洪範》經曰「十有三祀」，《金縢》經曰「既克商二年」，是

武王在位之年，見于《書》者也。周公作《金縢》之後，又三年而武王崩。《多方》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又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商奄諸國，在武王之世守臣職，成王立而遂畔。以是推之，武王克殷之後，五年而終也。《文王世子》謂武王年九十三。按《逸書·度邑》云「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則武王受命之時，僅六十耳。惟年之不少延，故曰「未受命」，必以爲既耄，亦鑿也。班固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其書多古文說。而《周本紀》以爲西伯即位五十年，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史記》作十年，蓋七字之誤。武王即位，修文王諸業，九年而東觀兵，至于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强抱其樂器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作《大誓》。皆今文《泰誓》説也，無所謂從安國問者。劉歆欲立古文《尚書》，移讓諸博士不肯置對者，則所云「書十六篇」，歆得其真矣。而《三統》以爲伐紂之歲，歲在鶉火，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而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與今文説異，同東晉古文。《太史公書》序《洪範》，次《分器》，先《金縢》，在克殷後二年，與《書

序》今弟異。伏生傳亦云。視劉歆以《洪範》之十三祀爲伐紂之歲，于義爲長。其説在《洪範序》，惟以《太誓序》所云十一年，統文王受命數之，其誤則一。存其説，本諸《經》以燕其疑，俟後之君子。

又曰：趙岐云：「《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古《大誓》篇雖亡，然以《書序》推之，知亦不記年，故特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今文《太誓》雖晚出，然去古未遠，視《克殷》、《世俘》爲近實，亦周史記之文，不過非百篇中《大誓》耳。其記月皆用商正，故曰「惟十有二月戊午」。《史記》从《書序》，加「十有一年」，記月則仍今文《大誓》，故不曰「一月戊午」。若篇中已記年，則劉歆輩不得云十有一年會諸侯、十三年伐紂矣。至其言得白魚、赤烏之瑞，君臣相戒，及武王數紂之惡，曰毀壞其三正，尤非三代以下所能言。故以《大誓》今文充學，瘉于以《世俘》爲《武成》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説文》作紂。戰于坶野許慎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作《坶誓》。本皆作牧，《説文》作坶。

謹案《太誓》三篇，告諸侯及商庶百姓，皆明天命廢興。《坶誓》則申嚴軍令而已，故別爲次，與《湯誓》同例。《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韋昭注：「周二月四日癸亥，甲子則五日也。」《説文》：「坶野，朝歌南七十里地。」孟津至坶野，蓋百五十里。武王以一月戊午渡孟津，古者師行日三十里，故癸亥夜陳，甲子將旦而誓。昧爽，《詩》言清明也。古者戰必結日。《吕

覽》：「武王至鮪水，殷因膠鬲候周師，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天問》「會朝争盟，何踐吾期」，王逸注引此。《毛詩》「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古文[illegible]與會合字皆从亼，王肅以爲甲子，疏引定本作「會甲兵」，皆非也。古文[illegible]从黽省，从日，即《天問》鼂字，借爲朝廷之朝，其作[illegible]者，小篆也。《天問》「爭盟」即「清明」，《釋文》一作「會晁請盟」，非也。古文「清」字作「瀞」，小篆作「清」，亦作「淨」，故《天問》作「爭」。古文「朙」字作「囧」，或从二目，或加月作「朙」，故《天問》作「盟」。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識其政事，作《武成》。

謹案：本皆作「歸獸」，以歸馬放牛當之，而《周書・世俘》又言武王狩，禽虎、貓、犀、犛、熊、羆、麇、鹿之屬，其篇首亦有「于征伐紂」之文。劉歆《三統》以爲《周書・武成》，未知鄭氏所謂《武成》逸書亡于建武之際者，即是篇否也。要皆非百篇之舊。今從《史記》作「歸狩」，言西歸行狩也。何以明之？《周頌・時邁》曰武王克商，周文公作是頌，言「巡守告祭柴望」，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又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非歸狩之政乎？善乎祭公謀父之推言之也，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薄言震

之，莫不震疊」，致戎商坶，非務武也。「昔我盟津，于有命之不易」，以告諸侯，謂之觀兵，可乎？ 司馬遷所記，齊東野人之語，非從安國問也。不可列《書》之教。周自后稷，中葉不窋、公劉，及太王、王季，世序其德。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嗣文考式在位，恤民之隱，以除其害，戢干戈，櫜弓矢，保世滋大，惟懿德是求。歸狩之政，不從可知乎？ 耀德而不觀兵，與孟子「仁者無敵」之言，其義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又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本作千。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此孟子論《武成》往伐之事也。六藝皆論定于夫子，而傳之者非一人。自微言絶，大義乖，迄乎戰國，權謀、變詐、縱横之術興，慘刻鈎釽，名法之習亟，善戰善陳者，皆爭起爲諸侯師。儒有談禮樂者，則歙痛而笑之，然猶非君子之所懼也。知後世必有竊六藝文姦言，咄歎自喜，坐亂天下，故于聖人之用征伐也，言之尤兢兢焉；于聖人之用刑罰也，言之尤兢兢焉。今《武成》之篇雖亡，然莫不知其不可信者，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血之流杵也。其可信者，武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仁人之無敵于天下，其威猶至今若存，誠無所用戰，無所用陳也。《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

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興廢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皆述周之政事，《武成》二三策略具矣。墨翟書言：「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與《論語》所記相類。雖謂《武成》篇未亡，可也。由武之伐殷，推湯之伐桀，可也。由二三策，推之百篇，亦可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班，本又作般。《史記》邦作封。《書序》在《洪範》後，今从《史記》，與《武成》相次，在《洪範》前，蓋太史公從安國問古文説也。

謹案：邦諸侯者，分殷以爲諸侯之國也。立武庚爲殷後，使管叔、蔡叔監殷民，是謂三監。班，分也。彝，宗廟之常器也。分器者，分其祭也。墨翟書言：「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内事，疏者受外事。」以爲「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邑，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壇，場，祭壇場也。置，措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菆位。修，長也。菆位，社也。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祝，太祝。宗，宗伯也。必擇六畜之肥腯倅毛，以爲犧牲。倅當爲粹，純也。必擇五穀之芳黄，以爲酒醴粢盛，與歲上下。珪璧璜琮，稱財爲度」。此邦諸侯、班宗彝之事也，與夏社同例。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㠯。句箕子歸，作《洪範》。

莊先生曰：「巳」當作「祀」。《易》「巳事遄往」，本作「祀事」。《殷本紀》云「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是也。勝殷殺紂，立武庚

祀，十有一年事也，《太誓》、《坶誓》、《武成》、《分器》詳矣。曷爲于是言之？于是益見聖人之于天道也。文王、武王、周公，聖人也。箕子，聖人也。非聖不足以知天道。武庚之立，不宜立者也。湯勝夏，即黜夏命矣。桀以其屬去之南巢，子孫世居要服。爲二王後者，非桀子孫也。紂之罪過于桀，武王勝殷，紂自燔死，武庚面縛銜璧輿櫬而迎武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封以爲殷侯，使之行商禮，而復其所。傳記誤以武庚爲微子，以封殷爲封宋。武庚之事，不見于經，口説相傳，故妄記也。禮，誅君之子不立。既誅紂，則不宜立武庚，然立之者，何也？《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天惟須暇之，武王何敢黜之！故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及成王黜殷命，殺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而「王子弗出，我乃顛隮」，箕子早知之。天其有割命，武王亦早知之。説者乃謂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王亦醜，故問以天道，不亦誣乎！其言箕子歸何也？歸者，猶言來歸也。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見殷之亡，走之朝鮮。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其後二年，紂三年喪畢，是時武王明教通于四海，海外息慎、北發、渠搜、氐羌，莫不來服。于是箕子朝周。不曰「來朝」，《大傳》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劉歆乃謂武王伐殷，以箕子歸，誣聖之甚者也。曰「歸」者，何也？箕子，中國之聖人也。巢伯言來朝矣，息慎言來貢矣。箕子，中國之聖人也，曰「歸」者，喜之也。

謹案：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本作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

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案《史記》云，所謂狡童者，紂也。鄭注《尚書大傳》亦同。然《史記》既云箕子不忍言殷惡矣，《黍離》之詩曰「此何人哉」，不忍斥幽王，而此直言狡童，何自相矛盾也？蓋言武庚有壯狡之志，無德以續殷祀。我，我殷也。《尚書大傳》以爲微子，義異。又《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問箕子以天道，在克殷後二年；《宋世家》又謂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作《洪範》，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云云。蓋《史記》雜采百家異說，故多舛錯。《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禄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來朝，而問《洪範》。斯信而有徵者也。《漢書·五行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其説本劉歆《三統》，謂即在伐紂之歲。故梅賾所獻古文在《分器》前，此誣聖亂經之一端也。今文傳、太史公皆以爲在克殷後二年。《儒林傳》以遷書《洪範》爲古文説，是孔安國及歐陽、大小夏侯，皆無異義，倡自劉歆一人之臆説。而班固、王肅皆以爲十三年伐紂，是不可不辨者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獒，馬作豪，云：「酋豪也。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然「西旅獻豪」不辭，當爲獒也。狗四尺爲獒。

莊先生曰：西旅者，西戎也。《商頌》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高宗既没，殷道衰，遠方不至。至是而來獻。太保，召公奭也。召公相成

王，與周公爲左右。于是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武王之時，召公曷稱太保？曰：從其後書之也。曷爲從其後書之？《春秋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召公在成王、康王之世，以太保主西方，故《康王之誥》曰「大保率西方諸侯」，而周、召之爲左右二伯，自武王時已然矣。周公之治東方，終于息慎來貢。召公之治西方，始于西旅獻獒。非周公先治内而召公之治及遠之速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自陝以西，被化已久。東方之國屬紂者，習惡深至。康王畢分居里成周郊，而後有以終文、武所受之命。故周公之治東方，大者在黜殷命，而伐淮夷次之。于是乎命微子，于是乎封康叔，于是乎作洛邑、營成周，于是乎遷殷頑民。而召公歷文、武、成、康之世，治西方，成文王之化，純被日久，易于及遠。《詩·大雅》之末，繫以《召旻》，其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觀西旅獻獒，知國之日闢，及西方日蹙，而周以東遷。詩人閔其衰而思其盛。自文、武之受命，召公以甘棠治内，旅獒治外，耇造勖德，施于成、康，故從其後書之曰：「太保作《旅獒》。」百篇之序存，《書》未嘗亡也。而揚子雲乃謂《書序》不如《易》，固哉！旅，陳也。陳德廣所致也。獻獒，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鄭氏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内。」《魯語》云「桀奔南巢」，韋昭曰：「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

莊先生曰：巢伯，南方之諸侯，要服也。不在九州之外，非若西旅、息慎比也，與《旅

獒》、《賄息慎之命》不同而从同者何？湯放桀于南巢，以其地封之，其子孫不用中國之禮，則亦以遠人之例例之而已。曰伯者，進之也。文王德廣所及，美化行乎江漢汝墳，南方諸侯，皆用禮教。于其來朝，進爵爲伯。遠諸侯之來朝者衆矣，曷爲旅巢命？巢，桀之後也。湯放桀而黜夏命，復封禹之子孫爲二王後。武王誅紂，立武庚，殷命猶未黜也。夏命黜，而桀之後爲蠻夷。芮伯以其來朝，乃陳夏、商之所以隊命，爲後王監。孔子録之，以爲有天下者，不可不戒慎也。巢雖降爲蠻夷，猶帥舊德。殷命黜，而紂卒無後，以天下之大，至無所容其身，處其子孫，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莊先生曰：武王、周公之事，後世多疑之，或以爲百篇亡，學者不見全經，不能得其實。竊謂不然。武王之伐紂，雖頗缺有間，《雅》、《頌》之文具在，而孔子、子思、孟子言之蓋詳。周公之書，則自《金縢》至《亳姑》，存者十一篇。讀書而不能心知其意，雖百篇如之何！《金縢》者，周公之書之首篇也。居東，即東征也。周公作《鴟鴞》之詩，在東土已集之後，伏生《書傳》、毛公《詩故訓》、《太史公書》皆同。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閒，罪人皆得。《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而鄭氏乃謂居東待罪，以須君之察己，又謂罪人爲周公之屬黨，此固不辨而知其謬者。彼特以罪人既得矣，《鴟鴞》之詩，奚危言爲不知？所謂「予未有室家」者，非僅爲三監淮夷之畔言也。太史公説「我之弗辟」，以爲

我所以勿辟者，恐無以告我先王，周公未嘗辟也。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益辟禹之子矣。伊尹、周公未嘗辟也。周公終始不離成王，使伯禽代就封于魯，欲天下之一于周，豈有救亂之時，乃居東以待罪乎！是誣成王，且誣周公也。《逸書·度邑》曰：「辰是不室，我未所定天保。」《鴟鴞》，武志也，故不讀《度邑》不知《金縢》。奄與五十國未定，建侯衛、營成周、制禮作樂之事，未及施行，不能比隆于唐、虞、夏、商，雖有天下，猶之未有室家也。王與二公皆未及知，故公作詩以貽王。《史記》作「王亦未敢訓公」，「訓」當爲「訬」，古文「信」字，从立心，譌作訓，又譌作誚也。成王以天下既定矣，即奄與五十國之蠢動，公自可不血刃而定之，何「未有室家」、「唯音曉曉」爲哉？蓋仍未知公之志，而逸豫之心將萌矣。「蒙恒風若」，故有上天動威之異。自新往迎，遷改速于風雷，至是而王與周公咸有一德矣。彼傷官屬黨與之説，不亦愚且誣之甚哉！

謹案：史不書東征，而曰「居東」，不斥管、蔡，而曰「罪人」，緣周公之心而爲之諱也。《魯世家》言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平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以《書大傳》證之，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此所謂居東二年也。三年踐奄，即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所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也。蓋成王感風雷之變，親迎周公于兵所，《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皆三年事也。東伐黜殷，皆周公奉成王命以行，踐奄則成王親莅之，非重奄與多方也，爲親迎公也。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我覯之子，衮衣繡裳」，所謂「我國家禮亦宜之」者也。尊德樂道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豈僅得禮之謂哉！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莊先生曰：讀《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而知非聖人不能作也。誣聖亂經，自孫卿始。其言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偃然如固有之。教誨開導成王，使諭于道。而能掩迹文、武，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之，而天下不輟事周。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以枝代主而非越，君臣易位而非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謂之大儒之效。」後世亂臣賊子，襲是迹而文其姦言，以竊天位，開其端者，孫卿也。孟子之時，未有是説，故辨益、伊尹，而不及周公。漢初諸儒，多出孫卿，故言周公之事，大抵以爲攝天子位，假王者號，禬禬禕禕，莫知其非。僅拘覷夫文辭，而遂以貽滔天之惡，言顧可不慎哉！《書序》明著之曰「周公相成王」，相也者，臣道也，非假攝之謂也。自《歸禾》以至《息慎之命》，再言天子，再言王命，曰黜、曰伐、曰遷、曰命、曰封、曰告，皆繫之成王，始自《大誥》，以至于《君奭》。《大誥》曰「相成王」，《君奭》亦曰「相成王」，何乃有假攝之説哉！然則孫卿言亦有本與？曰：所謂讀書而不心知其意者是也。《度邑》曰「兄弟相後，用建庶及」，武王所以命周公也。孫卿遂謂以枝代主，而周公及武王。不知新命三王，永終是圖，數年之間，明教通于四海，息慎、氐羌，莫不

來享，卒之武庚蠢于外，管、蔡甚于内，而天下晏然，猶駸駸乎必兄弟之相後，植璧秉圭之請何爲乎？故録《金縢》而《度邑》可删，何也？《度邑》曰「惟帝神授朕靈期」，又曰「惟天不嘉，予降來省」。《金縢》曰：「無墜天之降寶命。」惟初克商，天下來集，若武德不少延，四國之變，將不可知。故曰「惟天不嘉，予降來省」，而以申授之靈期，命之周公。周公及武王踐天子位，管、蔡流言，何自至哉！殷蘖其亦未敢蠢。武王所以行權，欲建庶也。周公恐懼于武王有疾，以寶命之墜，告于三王：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其命龜之辭，以國之存亡是卜。周公之必不兄弟相後明白，豈有成王既立，而乃踐天子之位哉！三龜襲吉，納册金縢。帝與爾三，周公之卜，非武王之夢也。于是乎文、武所受之命，成王申之，周公誕保之七年而有餘矣。武王以天命命周公，故周公自以爲功，此成王所不知，二公所不知，而欲千百世後學者知之，吾見其難也。《書序》存，則百篇不亡。讀《書序》而猶不能心知其意，雖百篇若之何？

《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見于《書》者也。今文《尚書》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堂位記》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書·作雒》記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相天

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三年乃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二叔。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宗。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其説皆在孫卿以後，而《作雒》稍近之，年月亦頗踈濶。要其大旨，以爲武王崩，而三監、徐、奄叛，既除喪而東征。至鄭氏，則爲武王之喪服除，而管、蔡流言，周公辟居東都二年。其明年，秋有風雷之變，成王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懼誅，道淮夷與俱畔。其説異，似密而實疏。古文説在《太史公書》，以爲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皆以《書序》爲次。而《召誥》、《洛誥》在成王七年，不繫之周公攝政，躂已。總之，《尚書》年月不盡可考，故傳記咸殊異。本諸經，東征三年，其二年誅武庚，伐管、蔡，命微子，明年伐奄，成王迎周公于奄，歸宗周，告多方，封康叔，然後相宅洛邑，營成周，遷殷頑民，制禮作樂，凡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信而有徵者也。其曰「攝政」、「致政」者，僭也，孫卿以後之言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莊先生曰：説者謂武王克殷，徙微子于宋。鄭氏《樂記》注。又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鄭氏《發墨守》。皆非也。武王伐紂之時，微子已去殷，無所謂徙；《樂記》黄帝、堯、舜、夏后氏之後，皆曰

「封」，而殷之後獨曰「投」，武庚，不當封者也。降王者之後爲殷侯，故武庚之立，投也，非封也。微子之命，代也，非投也。當時多以殷爲宋，而以武庚面縛銜璧之事爲微子。夫微子之去，時箕子未奴，比干未死，其詒父師、少師，見于《書》，至武王伐紂，何自而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哉！信傳記而不本于經，其去街談巷語無幾耳。蓋抱其樂器奔周者，太師疵、少師强也；《吕氏春秋》云：殷内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而面縛銜璧者，武庚也。奈何誣微子！其謂六年而後封宋者，又不知聖人之心者也。入殷之時，未及下車，而封先聖之後。武庚既黜，商先哲王不祀忽諸，微子之命，可一日緩哉！既黜殷命，即命微子代殷後，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誅紂殺武庚，「巳日乃革」也。命微子，「巳日乃孚」也。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烏有二年黜殷，六年始命微子哉！故曰不知聖人之心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莊先生曰：讀《歸禾序》，益見傳記之妄。鄭氏注《金縢》，以爲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年八十三，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攝政，群叔流言，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遭風雷之變，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自伐紂至此十六年。其意欲傅會《書傳》「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之説。夫周公相也，而謂之天子；成王天子也，而謂

之太子，何其剌繆乎！成王年二十二，而後即政。既以爲幼，不能莅阼矣，東征之時，成王年十六耳，唐叔小弱弟也，獨能傳王命以作書乎？桐葉之封謂之戲，嘉禾之獻謂何也？故曰信傳記而不本諸經，其去街談巷説無幾也。王肅則謂文王受命九年而終，武王年八十三。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作《大誥》。二年克殷，三年而歸，制禮作樂，至十年而成。七年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其説益踈，不過與鄭爲異耳。謂武王崩年，時成王年十三，及二十而周公致政，皆非考信于經者也。

許慎《五經異義》，古《尚書》説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辟之。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慎不从，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冠，是喪冠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周公冠之而出也。以許説爲非。竊謂許説最爲近理。鄭氏、王肅、譙周諸家之説不一，要皆傅會傳記，而不本諸經。諸家所據者，《大戴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今《小戴》已無此文。又云：「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又云：「成王幼，不能莅阼。」及《禮・公冠記》，有成王冠祝辭，合以文王、武王受命之歲，遂謂武王八十三而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爲必不可易。不知《公冠記》即后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説，非《曲禮》之正篇，成王冠辭後，系以孝昭冠辭，亦見于劉向所序，此與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皆出于一時者也。孫卿後儒者代有

增益，遂以爲故事耳。經云「王與大夫盡弁」，則成王非幼不能莅阼明矣。如傳記所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而武王有兄伯邑考，武王八十三生成王，而成王有弟邘、晉、應、韓，不悟其非，而曲爲之説，書之失誣，不信然與？今文《尚書傳》及韓太傅《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采，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書傳》作「民得而獻諸成王」，與序異。又作「王召周公而問」，亦非。「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爲一采，和氣所生。意者天下殆同爲一也。」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比幾三年，果有越裳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曰：《書傳》：「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驛而獻白雉。」曰本作公。「道路悠遠，山川岨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成王以歸周公。周公辭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見賜也？」見賜《書傳》作獲此賜。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書傳》作耇。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書傳》作別風淮雨。海之不溢波也，三年于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書傳》有「周公乃歸之于王，稱先王之神，以薦于宗廟。周既衰，于是稍絶」。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史記》作魯。古文旅、魯通。

謹案：鄭氏漆書古文增多篇目，無《嘉禾》，而王莽引《書》逸《嘉禾》篇；漆書無《畢命》，而《三統》引《畢命豐刑》，不知孔安國所獻，劉歆所論，王莽所立，杜林所得，何儳笡不齊若是？惟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凡《酒誥》、《召誥》之脱簡皆

具焉，是漆書古文之信而可徵者，亦僅二十八篇而已，《舜典》以下二十四篇之目，固不足盡據也。

莊先生曰：《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王，成王也。假王，即《高宗肜日》所謂「惟先假王正厥事」也。古文假、格通，作假者誤。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故格君者，莅政之本。而佞邪傅會，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是所云十六篇者，歆等各以意屬讀，非復古文舊書，宜博士之不肯置對矣。

又曰：讀《歸禾》、《嘉禾》序，而知天命之可畏也。周公相成王，黜殷命，正彼反側，式化式遒。圖功攸終，天示之應，胥翕稷政，嘉禾以生。咸曰天之降休。周公曰：「天之降格也，惟王莅政，以勤勞和一天下。天其申命之，弗終朕畝，是遏佚前人光也。天難諶斯，降命降威，永念一日，陳此以戒嗣王。」成王未知周公之志，風雷之變遂動以威。故周公之誕保文、武受命者，以《大誥》始，以《洛誥》終，而休咎之徵，于《金縢》、《嘉禾》著之。説者但謂異畝同穎，爲越裳氏重九譯而至之應，不知《鴟鴞》危言，乃作于罪人斯得之後，即嘉禾、旅命之時也。在《易》，《既濟》之《革》曰：「需有衣袽，終日戒。」坎，水也。離爲乾，天也。有需之象焉。險在前矣，能無須乎？川爲澤矣，其能涉乎？衣，上也。袽，敝也。乾則惕，而坎則勞也，勞乃敝矣。説以先民，民忘其死，非《東山》之詩乎？須之須之，「公歸無所」，《九罭》所爲諫也。戒之戒之，「曰予未有室家」，《鴟鴞》所爲作也。當此時也，一以爲信，一以爲疑。使成王有幾微未喻于

周公之志，罪人雖得，天下猶未定也，況又能格知天命乎？故曰：于《嘉禾》見聖人之畏天命也，非後世陳説符瑞者所得與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音義》云：梓本作杍。

莊先生曰：《大誥序》曰「三監及淮夷畔」，成王伐東夷之事，在《成王征》及《將蒲姑》。武庚，殷後也，既黜矣，命微子代之。管叔、蔡叔，監殷者也，既伐矣，殷之餘民不可不深念。是民也，是邦也，是命也，皆文考受之於天者也。成王、周公之使管、蔡也，固以命康叔者命之，「既取我子，無毁我室」，齎咨涕洟，以是爲聖人之過矣，猶有否焉，何敢一日少安？周公居東，殷之餘民既安輯而鎮撫之，《破斧》之詩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大誥》曰「允蠢鰥寡，哀哉」，蓋重念斯民也。在《易》，《離》之《同人》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則爲否；及覺悟而迎周公，則爲同人。自是而王與公若重明之相麗矣。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非周公其孰能龕之！離，明也。乾，君也。兑，辭也。以君命明命之，有頤之象焉。「引養引恬」，所以教邦君御事者，皆哀痛之辭也。閔管、蔡之失道，「出涕沱若」矣；撫餘民其如傷，「戚嗟」矣。是時也，公初歸鎬，謀作洛邑。侯甸男邦采衛咸在，告康叔，命妹邦，教邦君御事，而申以進戒嗣王：稽田惟疆畎，室家惟墍茨，梓材惟丹雘。在嗣王修文、武之所勤，而終之率寧人有指疆土，定天保，依天室，制禮作樂，以告太平，萬年厭于乃德，可謂吉康者乎？「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弘于天，若德裕乃

身」。周公以三王之道，授之康叔，兄弟兼師友矣。故左氏言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孰知其出涕沱若，戚嗟若，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成王、周公有如是之内恕孔悲者哉！讀《康誥》、《酒誥》、《梓材》者，知封康叔已耳，必曰「既伐管叔、蔡叔」，又必曰「以殷餘民」，而聖人之心見矣。六經者，聖人以其心詔萬世者也。漢儒誣之于前，宋儒亂之于後。賴有序耳，安在《書序》之不如《易》哉！

又曰：《康誥》經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康誥》、《酒誥》、《梓材》，皆周公初謀作洛，代成王大誥治之書也。《酒誥》今古文皆作「成王若曰」，是從後書之。博士説及衛、賈諸家，皆失之鑿。馬融謂後録書者所加，最爲近之。夫聖人固知後世必有誣聖亂經如孫卿之徒者矣。《康誥》、《酒誥》、《梓材》，周公歸自東之書，攝政之説，萌芽于此，明著之曰周公，明著之曰成王，別嫌章疑，微而顯矣。而邪説横議，悍然罔顧，誠何心哉！凡聖人著之于經者，使後人信，不使後人疑。故《度邑》有「建庶」之文，恐學者不得其説，不以列于百篇。百篇義皆可知，恐學者亂之，復系以序。蓋讀百篇而明其義，則所删之餘皆可讀也。傳之者，人各異説，至孟子時經已亂，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疏通知遠之教，如是其難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欲論其世，非孔、孟無由也。

謹案《梓材》篇「王啟監」以下，至篇末，皆周公與王言，蓋因誥康叔，而並戒成王之辭。古人文義不拘，猶《康誥》、《酒誥》之王爲成王，而所言仍周公之言也。曰「今王」、

曰「王」，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武王。追述先王時之「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冲人，與《康誥》序首「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始終相應，乃三篇之總歸也。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徧戒諸侯，且以勉王如此。

莊先生曰：凡書言「又曰」者，皆重文省讀，如秦碑「大夫」字只作「夫二」之例。《康誥》篇「非女封刑人殺人」者，言不得以私意刑殺人也。「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者，言女之屬國及大夫卿士專刑殺人，女亦竟罔聞知也。下當重讀「非女封」三字，言「非女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非女封」，刵當爲刖，詳《經義述聞》。其義亦然。舊以「又曰」入正文讀之，非也。《書大傳・甫刑》篇引「又曰茲殷罰有倫」例，知《康誥》「丕蔽要囚」下當重讀上文「師茲殷罰有倫」六字，與上「非女封」四語相應。舊以「又曰」入正文，而不知重讀，亦非也。《多士》篇末「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下亦當重讀上文「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句，舊但以「又曰」爲衍文，而不知重讀，亦非也。《君奭》篇「又曰無能往來」，亦當重讀上文虢叔、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五人，無能，能也，言此五人豈無能往來乎，重言以起其能，猶《大雅》「予曰有疏附，有先後，有奔走，有禦侮」之意。舊以「又曰」入正文，而不知重讀，亦非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莊先生曰：宅洛邑者，武王之志，周公成之。在《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必推其所以作者，曰「成王欲宅洛邑」，亦可見周公未嘗履天子之籍，聽天

子之斷矣。成王未知周公之志，雖周公之聖，而不能無所疑。《詩》曰「公歸無所」，言周公未得禮也。又曰「無以我公歸兮」，言無與公歸之道也。罪人既得，東土以寧，定天保，依天室，公其不廢顯服之命者于是焉，而成王勿及知。公雖歸，如天下何？故必曰「成王欲宅洛邑」，而後周公克以誕保文、武受命也。《有聲》之詩曰：「匪棘其欲，遹追來孝。」享帝立廟，繼志述事莫大焉。在《易》，《渙》之《蒙》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風以散之，坎以勞之，衆以衛之，艮以居之，王乃在中，爰假有廟。「公功肅將祇歡」，實惟「曾孫篤之」，然非承之者。渙其群，則上下不交之象也。故曰「无咎」。其之《訟》曰：「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渙體自否，否二之四，其否乃離。否之貞，其群陰也。坤，丘也。丘之渙，坎也。有震之動，艮成之中，明昜偶王，緊保奭是賴。巽爲乾，天也。震爲離，明也。艮之思，不出其位，爲巽則入，入而不傷坤。渙而成坎也，稽謀自天，所思卒合于周公。王居之正位，實渙其群者之光大也，故曰「元吉」。觀召公告成王所以祈天永命者，知風雷之變，雖震于天之動威，而匡過弼邪，啟廸者非一日也。《尚書》于召公終始書之曰「太保」，其以此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莊先生曰：《洛誥》之書，「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于是乎成。《周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太平告文王之詩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洛誥》備矣。文王受命，而郊以后稷配，故《酒誥》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周公致太平，宗祀明堂，告成功于上帝，以文王配，故《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元祀者，配天之祀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洛邑既成，尊文王爲太祖。《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又曰「乃單文祖德」，《書》之稱文祖始于此。周公之制禮作樂，成文、武之德也。《禮·中庸記》已推言之。天之所以爲天，曰「不已」；文王所以爲文，曰「德之純」。純之爲言大也。天之命，惟聖人格知之。「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是不知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也。非惟文王爲然。武王告周公曰：「昔皇祖底于今，勖厥遺德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自后稷以來，世世修德，惟不已也。又曰：「予又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女幼子庚厥心。」三聖之相代惟不已也。使其或已，寶命隊矣。后稷且不得配天，況文祖明堂之享乎？周公居東，所憂患者，此也。文王蒙難，周公救亂，皆在于《易》。文、武之再受命，周公告成功，有《雅》、《頌》之文，本之《豳》，攙《逸書》，傳著其義，使尚論者有考焉。今文《尚書傳》云：「《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紳，大帶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

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辟，法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搙弁者爲文，搙弁或爲振非，當言拚帚。爨竈者有容，椓杙者有數。杙者繫牲者也。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琢文章之範。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于殷九州諸侯之數。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磬，樂器，其音曲折，玉音金聲，言其宏毅之調也。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伋讀曰播，播然，變動貌。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子，成王也。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卑賤者尚然，况尊貴者乎！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和恒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謹案：莊先生初説曰：夏時初歲祭郊也。篇中祭歲，即禘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蓋先郊後禘。郊以稷配天，禘以文、武配上帝。曰烝者，《周禮》所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禘嚳之禮，當是五年一禘。而《周頌》無樂章可攷，或即《雝》與《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曰「維羊維牛」，此用特者，蓋變禮也。周公不之魯，封伯禽以爲周公主，魯于是有六廟，亦變禮也。鄭以此爲祫

祭文王、武王于清廟，恐未然。此先生初説，以爲先郊後禘也。其後又曰：成王以七年十二月初至洛邑，至則告文、武于廟，命周公後。成王本欲于鎬之辟雍命公後，而以秬鬯二卣，使周公于洛之明堂，告太平于文、武，以明公功，且言己不敢當之意。周公則以毖殷之事爲成王命己者，至于太平制作，乃王之成績，非臣下所敢專。故成王以其年十二月至洛也。成王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宜先郊後廟。而以十二月先告文、武于廟，八年正月朔旦冬至始祭天者，蓋以命公後而先告文、武于宗宫，與時祭異，故用特牛。蓋戊辰烝，祭歲，南郊之祭，即夏時之正月啟蟄初歲祭也。入太室祼，明堂之祭也。戊辰爲八年之元日。明堂特祭文、武告周公後，爲七年十有二月，自是二事。劉歆、鄭康成説俱非也。此先生後説，以爲先禘後郊也。今從後説。

謹案：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時洛邑初造，禮樂未制，「肇稱殷禮」，先用殷禮也。「咸秩無文」者，如以密嶽爲中嶽之類。《翟方進傳》引此文，孟康注「諸廢祀無文籍咸祭之」是也。「宗以功作元祀」者，《孝經》、《詩序》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以義創，夏、殷所未有也。明堂之禘，惟文祖烈考，配位在堂上，與享者十亂，文母亦在臣位，所謂「受命篤弼」，在功載者也。「惟命曰」者，成王命周公與享明堂，若商阿衡之與享于大禘也。俗儒遂以爲成王錫魯郊禘矣。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王命周公攝主祭，故以秬鬯二卣。周禮廟用卣，精意以享曰禋。蔡九峰以敬則用祭器，以秬鬯爲賜周公，則《文侯之命》、《江漢》之詩，皆以一卣，

且亦賜之，以祭告其前文人也。鄭以爲告五帝太皞之屬，非也。《周官》上公之禮再祼而酢，鄭注謂宗伯攝圭瓚、璋瓚祼王與后，賓乃酢王，亦非此禮也。「王賓殺禋，句咸格王，句入太室祼」，句王賓，二王之後。殺當爲秉，古文「布」與「秉」形近而誤。秉禋，即奉璋也。格王謂嘏王，格、假、嘏古通。致嘏辭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室中二祼。此祭文王、武王，王初祼各一，王賓亞祼亦各一，《詩》所謂「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也。「命公後作冊」，在成王即位之七年十有二月，事在前而史後書，後禘祭也。「戊辰烝，祭歲」，謂八年之元日，事在後而史先書，先郊祭也。「誕保文、武受命」，謂武王崩後，周公總百官，喪畢，定東土，建侯衛，作洛邑，以終武王之志，至此制作禮樂，告成太平，凡七年也。蓋武王崩，踰年成王即位，稱元年，此七年，即成王之七年也。若周公踐阼稱王，改元紀年之邪説，自孟子没後，大義乖反，皆託《洛誥》「復辟」、「明農」之文，而不察其本訓。馬、鄭諸儒，又從而播其狂瀾。莊先生既辭而闢之矣，予復順經文，疏通證明之如此。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莊先生曰：周公之相成王、黜殷命也，殷遺民既建侯而撫之，至其大夫卿士，《坶誓》所謂「暴虐于百姓，奸宄于商邑」者也，武王赦而不誅。及成王立，復助四國以畔，非頑民而何？周公東征，所誅者武庚而已。奄君則遷之，頑民則遷之。「比事臣我宗，多遜」，自一話言至于十話言，猶武志也。《康誥》、《酒誥》、《梓材》繫之成王，《多方》亦繫之成王，而《多士》特著明之曰「周公以王命告」，蓋至成周既成而後文、武所

受之民，有以和協而先後之也。經曰「商王士」，序曰「頑民」。唐虞之三苗，周之淮夷，一也。而「商王士」漸紂之餘習，故同謂之「頑民」。而或乃云周之頑民，商之義士，豈其然乎？

又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室」云云，此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祀之事也。《公羊春秋》「誅君之子不立」，三王通義。《禮·喪服小記》：「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鄭注：謂誅君也。武王念殷受身膺天討，而立武庚以奉殷祀，非正也。「天惟五年須暇之」，武王何敢遂黜之？孟子所謂「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云云，此言成王黜殷命、殺武庚、誥庶邦之事，即《多方》是也，當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閱于乃邑謀介」，接讀「移爾遐逖」句下，「比事臣我宗多遜」，即《召誥》之「庶殷丕作」，《洛誥》之「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是也。《多方》作于成王三年，商邑甫定，辭駿厲而嚴肅；《多士》作于成王八年，成周既成，辭和風而甘雨。故此篇「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與《多方》「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二篇前後相應。惟《多方》述成王伐奄時事，未營洛邑，不得云「自時洛邑」。此「爾乃尚有爾土」四十字，與《多方》「爾乃自時洛邑」三十九字，彼此錯簡，當互易之。余非敢蹈宋人改經故轍，亦以五誥錯簡，昔人已言，存疑載疑，以俟來哲云。

周公作《無逸》。

莊先生曰：周公之戒成王也，初來自奄，作《立政》；謀作大邑，作《梓材》；成周既成，作《無逸》。此三書者，萬世持盈守成

者之鑑也。序例同。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説，周公作《君奭》。

莊先生曰：説者謂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故作《君奭》。太史公《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同。其説固起于孫卿之後。或又謂周公既攝政，不宜復列臣位，故召公不説。馬、鄭《尚書》注，徐幹《中論》同。即前説而小變之。要皆不明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疏通知遠之教者也。漢儒毛公學最醇，或以爲其傳自孫卿，故于《豳》亦言攝政。然《詩故訓傳》有孟仲子、高子，無孫卿，其説《維天之命》、《伐柯》、《小弁》諸詩，本之子思、孟子，孫卿且非之，則其傳授之次序，不盡足信。且無論《雅》、《頌》，即《豳風》言之，曰遭變，曰救亂，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曰諫朝廷之不知，曰周公未得禮，此豈履天子之籍云爾哉！如馬、鄭諸家之説，周公歸而後攝政，不當復云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也。是所謂攝政者，其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謂。《公劉序》云「成王將莅政」，亦三年免喪之時，與《七月》「陳致王業之艱難」同義，而《七月序》云「周公遭變」者，成王未迎周公以前，于詩皆爲變風也。《毛詩》雖出于孫卿以後，其傳自子夏，故視三家爲最醇。其言攝政、莅政，必不同孫卿。明乎孫卿之説之妄，而後《君奭》之義可得而説。夫周公之遭變，豈獨成王未之知，即召公亦未之知。周公爲言天命不可恃，而先王之道大行在乎人，與《維天之命》之詩相表裏。「在時二人，天休兹至；惟時二人弗堪」，所謂「誐以溢我」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我責者，顧不大哉！苟非至德，何以收之？周公收之，召公勖之，成王

篤之，咸成文王功于不怠，非所以駿惠文王之德之不已與？于時周公之志，惟以告召公，《鴟鴞》之詩、《君奭》之書，皆作于一時。成王未敢信，而召公已説，風雷之變，爰啟金縢，蓋自太保發之矣。序《君奭》于《成王征》之前，所以著召公之不失、成王之善補過也。必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者，本之武王之命，且著周、召之同心以俌成王也。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皆見于此。此疏通知遠之教也。章句之儒，何足以明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釋文》：政，馬作征。

莊先生曰：周公之書，始于《金縢》，自《大誥》以至《無逸》，所以育成至德，「誕保文、武受命」者備矣。而成王所以爲成，則有《成王征》以至《顧命》、《康王之誥》，故特著之曰《成王征》，與《太甲》、《高宗肜日》同例。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天戒之以風雷之變，遂感悟而親逆周公于奄。踐之爲言履也，履之爲言禮也。「我國家禮亦宜之」，天下之人，莫不以爲宜也。鄭讀踐爲翦，翦滅也。今文《尚書傳》云：「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宫。」皆非是。既殺其身矣，《將蒲姑序》所云遷其君者，何人也？蓋周公東伐淮夷時，成王至奄，故題曰「成王征」。他如黜殷命，伐管、蔡，序皆繫之成王，豈皆成王親往征之邪？鄭謂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亦臆説也。成王之踐奄，非以伐淮夷之故。以踐奄爲伐淮夷，從而曲爲之説，甚者并舉末世殘暴之事，以誣聖人，適爲亡新作俑耳。立言可不慎哉！《豳》詩有之曰：「我遘之子，籩豆有踐。」又曰：「我遘之子，衮衣繡裳。」酒食之需，非衣絮之戒矣。是爲《需》之《泰》，自是上下交而其志同矣。成王親逆周公，《詩》、《書》皆明載之，以示周道安危所繫，故序以爲成王之書首篇。孟子曰：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又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鄭康成注《禹貢》引《嗣征》云：「篚厥玄黄，昭我周王。」蓋誤以《成王征》爲《嗣征》云耳，否則夏書不當云周王也。雖增多篇目有《嗣征》，無《成王征》，然馬、鄭諸家，皆未嘗爲之注。又與劉向父子所引，互有同異。孔疏以爲僞書，知非無據。鄭所引，即《孟子》文也。此《成王征》、《將蒲姑》之逸篇也。「不爲臣」，謂商奄五十國。周公東征之詩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安其民以禮，無有間諜微行之事。紹，繼也。成王之至，共見其德之美，復繼武王，莫不中心説而誠服。是固文、武啟佑之。四國既正，天下遂無缺乎！丕顯丕承，所以紹文、武之謨烈者，猶大有事也。周公告召公，蓋即申「無疆之恤」，以反復于天命之不易與？《豳》詩之卒章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公孫，成王也。必言成王之德音不瑕，而後周公不失其聖。故《成王征》、《洛誥》之本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義已見《成王征》篇。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

莊先生曰：成王迎周公至宗周，作書誥四國多方多士，經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周公之東征，惟是教告之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三年之中，多方以定。所誅者，武庚一人而已，其餘或遷之，或廢之，謂之迷民，務和協先後之。

孫卿子曰：「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于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成王之致刑措，讀《多方》者，可不念哉！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莊先生曰：成王歸自奄，至于豐，以黜殷命、滅淮夷告文王廟，遂以作洛之事命百官。《洛誥》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是也。《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又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言周之在位多賢，天所以申命成王也。夫繼體守文之君，莫不受命，而太平之基，在于得賢。序《周官》而次以《立政》，七年之間，制禮作樂，周道大成，豈非得人之效哉！

周公作《立政》。

莊先生曰：讀《立政》而知聖人之有作，必集衆賢而後成也。大臣之事君，必進衆臣以共治也。人主之立政，必擇賢而俾乂，勿以己意間之，勿以憸人誤之也。《周頌》與《書》相表裏。《訪落》，嗣王謀於廟也，于《書》爲《周官》，所謀者，周公之志，文、武之事也。既朝于廟，以訪群臣，四國不靜，多難始平。至於恭武王之大訓，以誕保文祖受命民，猶未成也。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明堂之饗，敢或緩乎？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所謂「誐以恤我」也，非周公孰能收之？聖人之作禮樂，必徵諸庶民，況群臣乎？修身事親，知人知天，有一不備，道不虛行。天之命不已，而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前王之所受命，後人不緝熙之，則遏佚之也，安可恃乎？保厥家者監厥土，日就月將，尊所聞，行所知，以至于高明廣大，惟嗣王

厚行之。故《敬之》之詩，所以答群臣進戒者尤兢兢焉。周公復申之以《立政》。夫「庶獄庶慎」，一有不乂，恐王國之不克長，况能致太平，作禮樂？故《立政》者，《洛誥》之先事也，不可不知也。

謹案：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者，古者官制，若六卿，若師保，若四輔，若牧伯，有專職者，有兼官者。三事大夫，在王左右者，常數十人，不皆專職。《傳》以常任、準人、牧治天、地、人三事，即《漢書》引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之説，非周初官制也。曰「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者，虎賁掌宿衛，綴衣掌衣服，趣馬掌王馬，各數百人，立小正以統之，若今領侍衛内大臣、内務府總管是也。左右攜僕、百司者，如僕人師、射人師之屬，其屬亦百司也。曰「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者，庶府，《周官》有「九府主貨財」；鄭注：大都在畺地，爲公及王子弟所食采邑，立小伯以統之；藝人、表臣百司者，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若今科道，亦百司也。曰「太史、尹伯，庶常吉士」者，《周官》太史副貳太宰，尹伯對上小尹、小伯言之。董子以周、召、太公與史佚列四輔，則太史非下大夫。尹伯者，若今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者也。庶常吉士，謂九德之士，總上三事以下言之。傳疏據《周官》，以趣馬爲下士，左右攜僕謂寺人、内小臣等，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庶常吉士，謂衆掌常事之善士爲長官者，不爲長官則百司也，皆非也。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者，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下大夫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周官》

大宰施典于邦國，所謂「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是也。曰「夷微盧烝」者，夷、微、盧皆从武王伐紂之國，烝，君也，立之君而不爲官，制從其俗。《春秋》治夷狄，無大夫之義也。曰「三亳阪尹」者，鄭云：「三亳，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云云。此泥「阪」字而爲之説，言「蓋」，疑辭。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後案》駁之當矣。經意蓋以前代舊都，亦不以封諸侯；阪則九州之險，《王制》所謂「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者，皆立尹以統之。漢制郡國雜治本此。《史記》序《立政》在《周官》後，則此乃周公相成王時所定制，鄭以爲文王時，涉下文而誤也。曰「庶言庶獄庶慎」者，庶言，毁譽之言，出納之責在準人；庶獄，訟獄之事，輕重之科在司寇；庶慎，財賦之則，出入之總在司會。有司，百司也。牧夫，其長也。牧夫職其要以達于王，其言是者則順之，其言非者用違之。言文王務持大體，不以苛察爲明也。「庶獄、庶慎」言「罔敢知」，而不及「庶言」，聽言者人君之事，惟獄訟財賦，事有專職。陳平爲漢相，亦言有主者不敢兼也。末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罰」者，「列」古「例」字，《禮・服問》：「上附下附，列也。」鄭注：「等比也。」言蘇公能矜慎用獄，以永延國祚，兹用其條列，著爲中典刑，平國用之；若世輕世重，則上附下附可也。戒後人無造獄。至暴秦用商鞅，法令如牛毛，不旋踵而亡。敬慎之訓，勿誤之戒，非保邦永祚之大本與？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謹案：今文《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蓋異序同篇也。古文「無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篇，故鄭注《緇衣》引作「無壞我高祖顧命」，寡、顧聲之轉耳。蓋取篇末二字名篇也。《白虎通》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吉冕受銅，古文同瑁，今文作銅。稱王以接諸侯，明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公羊》桓元年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此謂踰年即位之禮。《禮》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公羊子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董子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辭也。《禮·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郊特牲》云：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案先王既大斂，嗣王受册命，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主，易毳冕黼裳，即祭主位。告祭之禮，視朝夕饋奠有變，遂出畢門，以見諸侯，于朝覲之禮亦有變。事畢而反喪服，上體先王，敬奉天祖，俯答臣民之義。此蓋周公制文家法，變古之質，爲百世通行者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之禮，孔子曰：「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鄭注：「將有事，宜

清靜也。禫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禫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禫冕，則大夫。」又三日，負子，太宰、太宗、太祝皆禫冕，是無于禮者之禮，于經禮有變也。得援吉凶異道不得相干之說以譏之乎？宋孫覺、蘇軾等，以爲使周公在，必不爲此非禮之禮。孔子特取其訓戒之詞耳，殆未達于節哀順變、因時制宜之義矣。

又案「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句。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句。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句俾爰者，扶掖之名。《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蓋天子、諸侯世子居喪，皆扶而不杖。天子、諸侯老，若有疾，亦皆扶而不杖。《記》曰：「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桓、毛則其人也。吕伋，康王之元舅，以諸侯領虎賁氏。二干戈者，吕伋之佐。南門，路寢之南門。《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于位，爲寄公、國賓出。」蓋成王之喪，有二王之後來弔祭，康王宜拜送于南門之外。翼室，路寢之東夾室，有梁闇，曰恤宅也。莊先生曰：路寢之制如明堂，皆五堂五室。室之有北户者曰房，南有户牖、北有牖無户者曰室，居中者曰太室。居東二室，曰木室、火室。居西二室，曰金室、水室。木室即東夾室，水室即西夾室。中堂有兩楹，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牆爲東西序，直火室之東，金室之西。序之外亦曰東堂、西堂，又曰東箱、西箱。古宮室可攷之制如此。鄭以鎬京無明堂，以《攷工記》之明堂爲周公作洛之制，恐未然也。又曰「太保降，句收諸侯出收當爲以，形近誤。廟門俟」，句大保下堂，以堂下諸侯出

畢門、應門、雉門，而於文王廟門俟者，俟王受朝享也。古者朝享，皆受之于廟，周公宗祀文王爲文祖，文子文孫，受終之禮，皆于是行焉。《傳》解「收」爲有司徹，解「廟」爲殯之所處，皆非也。又曰「王義嗣，句。嗣當爲詞字之誤，詞、辭古今字也。德答拜」，句義辭謂固辭，非禮辭也。下堂而辭，不受朝禮。德，升也，升亦進也。

又案《立政》，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顧命》，太保所以戒康王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何哉？周公以周家忠厚開基，慮後王積弱，爲蠻夷所逼，故大建親賢，以守衛中國，特著詰兵之訓；召公以成、康之間，刑措四十餘年不用，人情逸豫則怠惰，而忘創業之艱難，文、武之宣光大訓，幾何不墜于地矣，故于嗣王新政之初，首戒以天命之不假易，祖宗之不忘危亡者，俾敬受此丕丕基。厥後穆王遠征，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宣王整我六師，以復文、武之業，則詩人美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是知揚耿光大烈者，在于振乾綱，不在勤遠略矣。

康王命作册，句畢分居里成周郊，句作《畢命》。

莊先生曰：鄭康成謂《畢命》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則非此篇也。劉歆《三統術》引《畢命》豐刑，不可信。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所謂「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梓材》所謂「用懌先王受命」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

開，作《費誓》。

謹案《曾子問》鄭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粊誓》。疏謂遭母喪也。《魯世家》以爲伯禽即位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反，伯禽率師伐之于肸，作《肸誓》。案成王踐奄，滅淮夷，而後封伯禽，《書序》甚明，《世家》誤也。段氏據《説文》「魯東有𨙸城」，𨙸爲徐之或體。《魯世家》：「頃公十九年，上距獲麟之年，計二百四十餘年。楚伐我，取徐州。後五年，楚滅魯。」徐廣謂徐州在魯東，今薛州。《索隱》謂《説文》：𨙸，邾之下邑，在魯東。《紀年》亦謂梁惠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戎在魯東切近，擊榛相聞，故曰東郊不開。成王、周公既平東土，乃以青、兖、冀三州之地，封太公、召公、伯禽爲三州諸侯之長，以革其俗。伯禽秉周公之訓，報政遲至三年。周公嘆曰：「後世其北面事齊矣。」以魯之爲國，迫近戎夷，禮樂難施，干戈難靖。故春秋時，齊、晉强則依以立，齊、晉衰則依于吴、楚，其勢然也。孔子序《書》百篇，皆三代廢興之大政，于侯國之書，唯《粊誓》、《秦誓》二篇。《粊誓》雖在周初，視《商誓》、《坶誓》、周公成王之書，則褊矣，奚取乎爾？奚取而序之穆王書中爾？曰：此周之變書之始，志荆蠻猾夏之萌也。説在周史伯之對鄭桓公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平王没，而齊、晉、秦、楚代興，是四國者，東遷以後之四伯也。楚入春秋始大，雖同晉襄、秦穆之世，而《詩》、《書》不足録。《詩》頌魯僖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春秋》貶荆外楚之志也。魯之享國久遠，與周相終始，故特敘《粊誓》，志徐夷之並興，以

卜其終滅于楚。上繼《蔡仲之命》，蔡爲誅君之後，後亦滅于楚也。疏通知遠之教，即《春秋》寓王于魯、楚不書葬之義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吾亦曰：《書》亡然後《春秋》作。

吕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吕刑》。

謹案《大雅·崧高》篇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周本紀》曰：「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命曰《甫刑》。」則此序「吕命穆王訓夏贖刑」云者，謂吕侯命穆王，猶《緇衣》鄭注云「傅説作書以命高宗」也。故篇首曰「吕命」，此周史特加之詞，言是時穆王耄荒，命由吕出也。《左氏春秋》載叔向之言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即吕侯所作之贖刑。亦謂之祥刑，言重罪亦不死，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故《書傳》記孔子之言曰：「《甫刑》可以觀誡。」申、吕、齊、許，皆炎帝太岳之後，周之外戚，吕侯或吕伋之子若孫。觀其述三后，舉伯夷明刑，以攘皋陶之功，且加諸禹、稷之上，蓋伯夷，吕侯之祖也。目無周室，代王爲政，是此篇著外戚專政，變亂典刑，亦志齊、晉代興之始，爲變書之次。故鄭本《書序》，以《吕刑》次《柴誓》，不以次《冏命》，明此爲甫侯之書，非穆王之書也。僞孔不知而更移之，❶豈知編次之旨哉！

莊先生曰：《墨子·尚賢》篇引「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正義》稱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格」，皆説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説堯事，則鄭本亦同《墨子》也。趙岐注引《甫刑》「帝親問下民」，蓋今文《尚

❶「更」，原作「而」，據光緒本改。

書》，名「甫刑」，無「皇」字；古文《尚書》名「吕刑」，作「君」字，其作「皇」者，蓋衛、包所改。故《孔傳》、《釋文》皆作「君帝」。《釋文》云：君宜作皇字，帝堯也。蓋君帝對上帝而言，前謂顓頊，後謂帝舜，于周法舜宜稱帝，不宜稱皇也。此即舜伐三苗之事。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謹案馬本《書序》無「平」字，故《史記・晉世家》、劉向《新序・善謀》篇，皆誤以爲襄王賜晉文公命，馬亦同誤也。蓋孔安國所傳《書序》無平字。去平者，孔子特削之，使不得繼於武、成、康、穆也，猶《春秋》王不稱天，則儕於吴、楚，蓋深痛篡弑之禍，始於平王。故於《詩》則降爲國風，次於邶、鄘、衛之後；序《書》則貶去平字，以著《春秋》寓王建元之義。微言大義，孟子傳之。《左氏》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此亦志晉伯之始也。又案馬驌曰：《左氏内外傳》、《毛詩序》、《史記》、《竹書》，具載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王立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伯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鄭、秦、衛，定王於成周。厥後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還洛，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弑爲可誅。虢公有見於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録此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莊宗伯《毛詩説》，以《雨無正》之二章云「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刺攜王之奸命；卒章云「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正月》之

九章云「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刺平王之不復宗周也。合《詩》、《書》以觀，而平王之罪自見，《春秋》所以作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謹案：孔子序《周書》四十篇，東周之書，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爲孱弱之音，一爲發憤之氣，興亡之象，昭昭也。《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公羊子曰：「謂之秦，夷狄之也。詐戰書日，盡也。」穀梁子亦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穆不用蹇叔、百里子之謀，千里襲鄭，喪師遂盡。晉襄背殯用師，亦貶而稱人。序《書》何取焉？取其悔過之意，深美閎約，貽厥孫謀，將以霸繼王也。《詩》、《書》皆由正而之變，《詩》四始，言文、武之盛，而終于《商頌》，志先世之亡以爲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秦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極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由極變而之正也。其爲致太平之正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

劉禮部集卷七

詩聲衍序

劉子成《詩聲衍》條例一卷、表一卷、長編二十六卷，序曰：譚聲音之學，於今日，三百篇其主也，群經傳記、周秦諸子之書其輔也；三百篇其原也，《說文》諧聲其委也。孫叔然、李登、吕静、徐邈之倫，諧聲之變，而言韻之始也。沈約、周彦倫、陸法言之流，部韻之始，凖于古而變通以趨時者也。至劉平水、黄公紹之徒出，去古日遠，師心變更，而言韻學者，與古判若河漢，《詩三百篇》及他經傳諸子之書，殆不可讀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有明三山陳第椎輪於前，我朝顧、江、段、孔、莊、張諸君子相繼發軔于後，幾可以行遠登高，而三代之聲音，如在天上者，乃如接于耳而應于心也。

然則《詩聲衍》何爲而作乎？曰：將以推諸君子未竟之志，析其義類，考其離合，集其大成，以諧聲統六書之綱也。其建類始冬終甲，何也？曰：冬者，歲之終，而音之元也。三百篇此部之字，始于《采蘩》二章之中、宫，《切韻》以此部字誤并東部者，亦始于中、宫。《太玄》凖卦氣，以中當中孚，首曰「陽氣潛萌于黄宫，信無不在其中」，此即《歸藏》首坤，《周易》首乾，而乾元用九之義，律中黄鐘之音也。次以東，何也？曰：冬之音寬閎而字少，故其部無上聲、入聲。東之音峻上，故上聲之字悉隸之，又音近蕭、魚，故有一類與蕭、愚同入

屋、覺，而不通用，其與冬部通用最近，故次之。次以蒸，何也？曰：蒸者，冬之次近者也。其部亦無上聲、入聲，故徵之上爲宮徵之徵，登之上爲等待之等，仍之上爲鼎鼐之鼐，古今皆在灰部，《切韻》亦以職、德配之咍，不以配蒸、登也。侵、鹽有入矣，次于蒸，何也？曰：侵亦冬之至近者也。鹽則雙聲，近陽，故分于侵，而同入于緝。不以緝次之，何也？曰：緝部之字，反紐至侵、鹽、覃者較少，古詩《小戎》二章，或以爲通用，或以爲不通用。孔氏以古無入聲，猶獨立此部，爲談聲之短言。王氏以此部並無去聲，今按厭具四聲，砭有平聲，貶爲上聲，墊、黶有去聲，說亦未的。故以殿衆音也。陽次鹽，何也？曰：音相近而不相淆也。青次陽，何也？曰：青、陽之分，在古尤嚴于青、真。自許敬宗、劉淵、吴棫誤合《切韻》之庚、耕，而古音大亂。今吴中方言，于陽聲誤并青聲之字，庚、更、行、兄、横、衡、觥、迎、羹、秔、盲、彭、傖、鎗、鐺、榜、鵬、蝱、[illegible]、鍠、[illegible]、杏、孟、梗、骾、硬、阬、祊、瞠、棖、鐄。猶上與古合。其誤始于《莊子·胠篋》篇衡、争爲韵，而群經諸子無是也。故以青次陽，猶淄澠之既入，而知味者自能别也。真次青，何也？曰：古《周易》，屈、宋之文，合用之廣，較甚于東、冬也。别之以文，何也？曰：真清而文濁，猶冬濁而東清也。次以元，何也？曰：真、文近微、齊而無入聲，元近歌，而反紐於微、齊，同在未、物，詩亦不合用也。支、佳聲近歌、麻，而反紐獨爲錫，故分錫于支，而歌、麻古無入聲字，由支分入歌、麻之數十字母，皮、爲、離、施、儀、宜、移、奇、罷、垂、吹、隨、池、馳、差。古今亦皆無入聲，既分皮、爲以下入歌，必次錫于其間以别之也。灰、尤聲近蕭也尤古音怡，今吴方言

尚合。蕭古音修，今音變爲肴、豪。而灰類之反紐，獨爲職、德，蕭類與愚類之反紐，同爲屋，故次職於灰、蕭之間，次屋於蕭類之後以別之，使人觀其委之異，而益知其源之分也。愚類與蕭、魚聲相類，清于魚而濁于蕭，孔云：今湖廣音最得其似。故其入聲，與蕭類同在屋類。而魚類之入聲獨爲陌，不以肴類次蕭，何也？曰：存古音也。別藥于肴，何也？段氏、孔氏據此部謂古無入聲。曰：以適今也，亦以證古蕭之入與肴之入不相假也。微、尾、未、物，四聲通轉之最明者也，分爲二，何也？曰：段、孔以古無四聲，而不能廢輕清重濁之別，長短緩急之辨。王、莊細審古音，確知微、尾爲一類，未、物自爲一類，古詩不相通用，故分之以志輕重清濁之別，次之以別于支與灰之委也。次以質，何也？曰：顧、江、孔、莊，俱以質、物同合微部，段氏知其不可合，而分之以合真部，其意以爲古無以委聲爲建首，而不統于平部者。王氏細審古音，以爲質部與未部，各有去入而無平上，故於未、物之外，別爲一類，而仍次于未、物，猶附庸之君，與大國命卿，同爲社稷之臣，而名實不同也。終之以緝，何也？曰：《切韻》以緝、盍以下九部，配侵、覃以下九部，審音之最得者矣。段氏本之，分緝、盍爲二。孔氏并爲合類，以爲談類之陰聲，別以肴類，爲青類之陰聲，使侵、鹽二部，如異類之不同入，不可也。王氏分緝、盍爲二，而絶不以配侵、鹽，亦未爲得也。今仍合之，以爲侵、鹽同入之部。表其中內、立、劦、盍、執、龠、枼聲之字，以爲未部。雙聲相通，而與質部絶遠，此所以于諸家而外，酌古沿今，定爲二十六部者也。

其列字終于甲，何也？曰：甲于古文，从入从今，或同十字，甲象萬物之首，内甲即乾元用九之義也。厭字既著于侵，重隸于緝，以著反紐在侵。侵最近冬，亦《切韻》始東終乏、循環無端之例也。曰：若是，則取《毛詩》所用字爲表足矣；今臚《説文》五百四十部之字，又補所不收之《廣韻》諸字，竝其解説十餘萬言，又細攷其音轉之不合古詩者，疏通而證明之，何也？曰：將以一人之勞，省衆人之逸。俾承學之士，爲樂府協律之事者，童而習之，皆可絃歌，以合韶、武之音。且俾爲小學者，無以復加，庶得潛心於大義也。然而其志大，其思深。前人之啟予者，逝不可追矣，將伯助予，實難其人。董而理之，跂予望之。

詩聲衍條例二十有一則

一、論古有四聲，辨孔氏古無入聲之誤。○《齊書·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吴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彦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梁周捨舉「天子聖哲」，以曉武帝。帝雅不信用沈約，作《郊居賦》，以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蜷」句，常恐筠呼「霓」爲「倪」。孔氏據此，遂謂入聲創自江右，非中原舊讀。江左文人，尚有不知入聲者，豈可執以律三代之文章？又云：入聲自緝合等閉口音外，悉當分隸平部，非也。梁武特不尚永明體耳，非不知入聲也。今試取三百篇讀之，惟緝合部轉，有

與駿念同協者，《小戎》二章是也。孔改顧氏之說，以中、駿合韻，合、軜、邑合韻，期、之爲韻，而念字不入韻，非篤論也。若冬、東、蒸、陽、青、真、文、元、歌九部之字，微特詩三百篇本無入聲，於《說文》偏旁字，亦無入聲。雖沈約等好變古趨新，亦不能强屋、沃配東、冬，以他部之入配此九部也。若侵、鹽、灰、蕭、魚、恖、微七部，於《說文》偏旁字本有入聲，而《毛詩》以平入通韻者絶少。灰部以上去通韻者，《子衿》《渭陽》之佩，《采薇》《杕杜》《大東》之疚，《嘉魚》《賓筵》之又，《我將》之右，《十月之交》之矣，《召旻》之舊數字而已。其用上、去而通平韻者，《文王》《生民》《既醉》《蕩》之時、《桑柔》之能，《召旻》之哉三字而已。其用入也，《出車》《大東》、《靈臺》、《常武》之來，古讀如勑，非韻平也。鳩部與入通韻者，《中谷有蓷》之淑，《清人》之軸，《唐・揚水》之鵠三字而已。其用入也，各部之字，無雜平韻者，雖中原舊讀，不能轉爲平也。魚部與入通韻者，惡、莫、度、作、斁，本有去、入兩聲，非始于六代也。恖部之入，雖同蕭部，然惟《小戎》之驅，《桑柔》之垢，《角弓》之附三見。微部雖與未部同聲，而詩之用平也，不雜去、入；用去、入也，不雜一平。可知四聲之緣起矣。則謂古無入聲者，亦析之未精矣。

二、論長言短言，重讀輕讀，辨段氏古無去聲之誤。○《公羊春秋》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解詁》：「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淮南子》云：「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此一字有兩聲、三聲、四聲之說也。按何氏讀伐長言之，今所謂去聲也。讀伐短言之，今所謂入聲也。第今韻所謂去聲者，即去之一字，而《唐・羔裘》、《左氏》繇辭以韻平，則標名已戾於古。段氏因謂古無去聲，則又未免舉一而廢百。蓋去之與上，正如平聲之有陰陽，以耦相從，廢之則上聲類孤，於平、上轉入之音理隔矣。考魚部之入，古

可由去而轉平，未部、質部之入，長言之至去而止。檢偏旁諧聲字，惟貴、比、次、利、殹數字，可以轉而之微部，其餘則不能也。段於魚部去入聲之字，以《雨無正》之夜、夕、惡皆爲平聲，于未部之字，皆以爲入聲，無乃窒于今而仍戾于古乎？

三、論古上、去之别，辨段氏不分東、冬爲二部，孔氏分之未細。○論上、去，於聲之輕重清濁，微而顯者也。未部、質部之字，不與平韻，即不與上韻矣。孔分東、冬爲二類，識過於段，其冬類闌入戎、農二字，宜入東部。檢三百篇及《周易》、《論語》、老、莊、屈、宋、《太玄》之文，冬部字雖至少，而合韻東部者蓋寡，合蒸、侵者爲多。近見嚴可均《説文聲類》，并冬于侵，則非也。《長門賦》冬、侵合用，至十六字，曾不闌入東部畛域，知《切韻》冬爲都宗切，其聲寬閎，東爲德紅切，其聲峻上，蓋有所受之也。《詩》用東部，檢《説文》偏旁，則通董、腫等部；其用冬部，則惟《擊鼓》二章，與仲、宋爲韻；其用蒸部，則俱平聲。檢二部偏旁，亦無上聲，此古上、去之界最爲著明者也。

四、論入聲分部。○段氏以異平同入爲合韻之樞紐，其義極精。如東、愚、陽、魚、蒸、之、耕、支、真、脂、元、未、灰以同入通合者無論矣，侵與灰不近也，而侵之入緝與灰之入職則相近，故急入可協飭、服、國、式。《六月》、《思齊》。支與魚不近也，而魚之入在昔，支之入在錫，故釋可協積、擊、策、適、狄亦聲錫韻。可協鬄、揥、晳、帝，以此類推，同入通合之理，可得其大概矣。

五、論正紐反紐。○張皋文《合韻表》五篇，其四曰同入四聲有正紐、反紐。正紐者，自平之入；反紐者，自入之平。凡入聲

字，反紐爲韻，正紐不爲韻。如灰之入爲職，蒸之入亦爲職，愚之入亦爲職，皆正紐也。就職發聲，呼而平之，則職之平爲灰，故職不韻蒸與愚也。又如魚之入爲玉，顒之入亦爲玉，牛之入亦爲玉，牙之入亦爲玉，皆正紐也。就玉發聲，呼而平之，則玉之平爲魚，故玉不韻顒、牛、牙也。按屋部爲東、愚、蕭三部同入。東部雖有容从谷聲，冢从豕聲，竦从東聲，充从育聲，㱿从青聲，襱之或體爲襩，《周官》注「攏讀如弄」諸證，然必聲轉入蕭、愚二部，而後入屋部。古東部無平、入同用也。蓋入聲古所謂短言，短言不成永歌，必引而長之。正紐者，聲之收；反紐者，聲之引也。冬部無入聲。　東部之入在蕭、愚二部。　蒸部之入在灰部。　侵部之入爲緝部。　鹽部之入在魚部。　陽部之入在魚部，亦在緝部。　青、真二部之入在微部。　文部之入在未部，亦在微部。　元部之入在未部。　微部之入在未部，亦在緝部。　緝部反紐近未部。　歌部之入在支部，亦在魚部。　灰部之入在本部。　蕭部之入在本部，亦在灰部。　肴部之入在本部。　愚部之入在蕭部，亦在本部。　魚部之入在本部，亦在愚部。諸部聲从灰、蕭、魚部來者，不拘同入。其他如青部聲入微，青之入在微也。真部聲入微，真之入亦微也。微部聲入文，微、文之入同在祭也。祭部聲入緝，緝反紐在未也。歌部聲入文，真、青部聲入歌。青、真、文三部之入同在微，歌之入亦在微也。及他合韻，以四聲反正紐推之。

六、論宋、元韻書之妄，并《廣韻》之誤。

○陸法言《切韻》分部二百有六，今《廣韻》其舊目也。《封演聞見記》云：「文士苦其苛細，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南宋劉淵新刊《禮部韻略》，徑併所注同用之韻爲一韻，爲部百有七。其大誤者，如支、脂、之并爲一，不知古劃然三部也。元、魂、痕三部并爲一，不知古元部宜下合寒、桓，魂、痕宜上合文、欣也。上聲阮、混、很同用，去聲願、慁、恨同用，皆誤。先、仙并爲一，不知古先音如詵，宜上合魂、痕、文、欣，仙宜上

合刪、山也。蕭、肴并爲一，肴、豪均注獨用，不知蕭古音修，宜注獨用，宵、肴、豪宜注合用也。庚、耕、清并爲一，不知庚之古今音皆同陽、唐，宜上合陽、唐，耕、清宜下合青也。上聲梗、耿、静同用，去聲映、諍、勁同用，皆誤。侵注獨用，覃、談注同用，不知覃古音同蕈，宜上合侵，談下合鹽也。入聲之棼亂，蓋茫無畔岸矣。劉淵又并證、嶝入徑，爲許敬宗等所未議。及元陰時夫，遂并拯、等入迥，則青、蒸之上、去盡紊。宋鄭庠始考求古音，分爲六類，失之太濫。明陳季立《毛詩古音考》析之未精。崑山顧氏分爲十部，各以入聲分配之，稍稍完密。婺源江氏分爲十三。金壇段氏分十七。曲阜孔氏分十八。武進莊氏、張氏分二十。高郵王氏分二十二，益密矣。今采諸家之書，更正《廣韻》標目，仿陸法言之意，如支、脂、之三韻，分之以存古，類之以適今。江韻之分，以東、鍾之音，將轉入陽也。庚韻之分，以陽、唐之音，將轉入耕、青也。尤、侯、幽之分，以尤爲古之咍、灰韻，將轉入蕭，侯爲古虞音，將轉入蕭、幽也。今分二十六部，爲長編二十六卷。其注字則以《説文》爲本，兼采《爾雅》、《釋名》、經籍訓詁等書，以博其義。庶幾長孫訥言所謂酌古沿今，無以復加者焉。

七、論不可以合韵而濫全韻之部分。

○《毛詩》用韻，界畫甚嚴，其中間有出入，古韻家以合音目之。當代方音，容有異讀。此顧氏亭林説。太史采得之時，其不協中聲者，必或文之以足其辭，或節之以足其志。若乃和之詠歌而順，調之宫徵而諧，則仍之而不改，不必如後世綴文之士，專事於一字一韵，以求免聲病也。近日考古家，每泥一字

之合，以潰其全韻之津涯。如見《小戎》中與驂韻，則指以爲侵、中通；見《碩人》倩與盼韻，則指以爲青、先通；見《文王》之躬與天韻，《思齊》之入與式韻，則又指以爲冬、真、職、緝通。甚至指古書異體重文，及漢儒説經改讀之字，據以爲每部與每部通之堅證，是猶執卷石以盡泰山之高，挹勺水以盡江海之多，匪惟泥古，亦豈能適今！今既别古韻，部居爲二十六部，長編每卷後列合韻若干字，使用古韻家知其分之不可亂，則知其合之不可苟矣。此條陳潮依例目補。

八、論詩以雙聲合韻。○《小雅·谷風》三章，以嵬、萎、怨爲韻，顧氏以末二句無韻，非也。委本從禾聲，歌、元二類聲相近，《廣韵》涴字在三十九過是也。且委、宛二字爲雙聲，故萎與怨韵。萎怨亦雙聲也。詩雖不多見，而可徵用韵變通，無所不有矣。

以下陳潮補。今詳引《毛詩》若干條以衍之。《君子偕老》以翟韵鬄，《角弓》以裕韵瘉，《桑柔》以垢韵穀，以寇韵可，《楚茨》以告韵戒，《賓筵》以奏韵祖，《車攻》以調韵同，《桑扈》以那韵難，《皇矣》以禡韵侮，侮古音如茂。《大田》以螣韵賊。賊古音如特。見于他書者，如《易·剥卦》以用韵尤，屯卦以禽韵窮，《大戴禮·投壺》篇以士韵從，《月令》以騰韵同，屈子《天問》以龍韵游游本旌旗之斿字，古音當如流，或倒轉作龍虬爲韵。按周、秦人無倒轉用韵者。諸類。今以聲求之，皆相比不亂。又有聲不甚相比，而其音可類從者，如《桑扈》以敖韵求，《桑柔》以瞻韵相，《小旻》以膴韵謀，《常武》以士韵祖，《六月》以顒韵公，并韵躬，《蕩》以諶韵終，《禮記·孔子閒居》以神韵先，屈子《遠游》以冰韵門。或與上句韵，相引者縮讀從上；或與下句韵，相引者順讀

趣下。皆宛轉相協，若出天然。明乎此，而廣推其類，則無惑乎合韵之説矣。

九、論詩以轉注爲韻。○《棫樸》「追琢其章」，《有客》「敦琢其旅」，《行葦》「敦彼行葦」、「敦弓既堅」，《釋文》敦、追皆有雕訓，皆有追音。《北門》敦與遺韻，《周官・司几筵》鄭注：「敦讀爲燾。」則敦本有追、雕、團數音也。《小旻》「是用不集」傳：「集，就也。」王應麟《詩攷序》言朱子從韓詩，作「是用不就」，今本仍作集。集有就訓，則與猶、咎、道韻。《雨無正》答與退韻，《新序》、《漢書》引作對，答有對訓，則與退韻。《六月》「我是用急」，《詩本音》以急字非韻，《鹽鐵論》引作「我是用戒」，當從之。孔氏引《吕氏春秋》、《爾雅・釋訓》，證急字入職韻者，不獨此詩有之，「經始勿亟」之亟，「玁狁孔棘」之棘，義皆爲急。《檀弓》「夫子之病革矣」注：革，急也。革、棘、亟、急四字，可以轉相訓，故亦可轉爲音，不必改作戒也。《常棣》之飫，即饇、醧同訓。《大田》二章「去其螟螣」，螣本朕聲，不與賊韻，《説文》引《詩》作「去其螟蟘」，則同韻矣。《詩釋文》：「螣本亦作蚮。」螣即蚮字，亦方言訓故也。詳各部合韵下。

十、論《毛詩》以假借爲韻。○《毛詩》用韻，錯綜變化，整齊疏密，人巧天工。江氏、孔氏，析之精矣。更有借韻之例，則吾友莊君卿珊，讀書得閒，而發前人所未發者也。《鄭風・褰裳》「涉溱」之溱，《説文》水部：「潧水出鄭國，从水，曾聲。《詩》曰：潧與洧方涣涣兮。」「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滙，从水，秦聲。」是溱當作潧，曾與人不同部，《詩》則借溱以韻之。《小雅》「我馬維駒」之駒，《説文》馬部：「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

聲。《詩》曰：『我馬維驕。』一曰野馬。」《株林》「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馬六尺以下曰駒。」是駒當作驕。喬與株、濡、諏不同部，《詩》則借駒以韻之。愚因推之，「素衣朱繡」傳：「繡，黼也。」箋云：「繡當爲綃。」《魯詩》作「朱綃」。《儀禮》作宵，肖聲在肴部，肅聲在蕭部，《詩》則借繡以韻晧、鵠、憂也。《車攻》「助我舉柴」，本當作積，積在支部，不與佽韻，《詩》則借柴以韻之。《左氏春秋》引《常棣》「外禦其侮」，今《毛詩》作務，箋本《爾雅》：「務，侮也。」蓋務聲同霚，霚《洪範》作蒙，聲相近，故以韻戎，亦借韻也。「戚施」引作𪓰鼀，爾聲，在微部，《詩》則借施以韻離。《夗央》「秣摧」之摧，依《周官》作芻，則在愚部，依《說文》作莝，則在歌部，《詩》則借摧以韻綏。「敦弓既句」，本字當爲彀，彀在蕭部，《詩》則借句以韻鍭。《大東》「熊羆是裘」，❶本當作求，箋云「聲相近」，非也。求在蕭部，裘在灰部，《詩》故借裘以韻試，皆其例也。

十一、論反切之始，先於讀如、讀若。

〇如「蒺藜爲茨」、「之焉爲旃」、「者歟爲諸」、「奈何爲那」、「終葵爲椎」、「邾婁爲鄒」之類，可以濟讀如、讀若之窮，然有反切所不能傳。如《說文》口部，唉訓膺也，欠部，欸訓呰也，《玉篇》訓恚聲，《唐韻》並烏開切。以今方音考之，則訓膺之「唉」，必短言之始肖；訓呰之「欸」，必長言之始肖。蓋反切第能傳其音，長言、短言兼能傳音之形容。今人專用反切，而不用漢人舊例，於音理疏矣。此條陳潮依例目補。

十二、論漢人說經改字，多從雙聲疊韻

❶「大東」，原誤作「小東」，據《毛詩》改。

求義。○攷之諸經，除字形近而譌、音近而譌外，無非雙聲疊韻者，其例莫備于《周禮·考工》一册。如杜子春讀「弧汙」之「弧」爲汙，《釋文》汙一音紆。讀「左不楗」之「楗」爲蹇，讀「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之「資」爲齊，讀「榷崇」之「榷」爲較，讀「置槷以縣」之「槷」爲杙；鄭司農讀「燕無廬」之「廬」爲纑，「既建而迆」爲「倚移」之移，讀「揱爾而纖」之「揱」爲「桑螵蛸」之蛸，讀「菑蚤」之「菑」爲𢦏，讀「欲其眼也」之「眼」爲限，讀「雖敝不甐」之「甐」爲秏，讀「弗之溓也」之「溓」爲黏，讀「轛圍」之「轛」爲綴，綴古音如對之入。讀「鞔其牛後」之「鞔」爲緧，「輈欲頎典」之「頎」爲懇，「典」爲殄，讀「重三鋝」之「鋝」爲刷，讀「欲其窓也」之「窓」爲「菀彼北林」之菀，《釋文》：或云鄭司農音鬱。讀「以博爲帴」之「帴」爲翦，讀「上公用龍」之「龍」爲龐，讀「髻墾薜暴」之「暴」爲剥，讀「數目牼脰」之「牼」爲鬝，苦顏切。讀「句兵欲無但」之「但」爲「彈丸」之彈，去聲。讀「凡行奠水」之「奠」爲停，讀「斵目必荼」之「荼」爲舒，讀「欲孰於火而無㶷」之「㶷」從燀；後鄭讀「函鮑」之「鮑」爲鞄，讀「侈則柞」之「柞」爲咋，讀「犀甲七屬」之「屬」爲注，「水屬不理孫」之屬亦同。讀「以其笴厚」之「笴」爲槀，讀「紾而昔之」之「昔」爲錯，讀「凡樴之類不能方」之「樴」爲膱，皆由雙聲疊韻，變通以盡其類。他如鄭氏定「拾級聚足」之「拾」爲涉，定《檀弓》之「填池」爲「奠徹」，《易》豫卦「朋盍簪」京房作「撍」，馬融作「臧」，荀作「宗」，是謂雙聲。《公羊》桓十二年之「毆蛇」，《左氏》作「曲池」，是謂雙聲。字義絶不相入，而以聲類求之，則無不可通。審雙聲必嚴，而後得聲的也。説經如此類者，難以疏舉。必究乎

此，而後可以得古音之合，乃可以知古韻之分。此條陳潮依例目補。

十三、論一字有輕重緩急數讀，不必分爲二部。○攷一字分收數部，其誤蓋始於葛洪《字苑》，一字或三聲、四聲，幾至於不可分。如治治、上上、下下，皆分動静，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可得而分也，則其説固不晝一矣。考今韻「惡」字凡具四聲，而屈子賦「好蔽美而偁惡」與上「導言不固」爲韻，「孰云察予之善惡」與上「爾何懷乎故宇」爲韻，是「美惡」與「好惡」同讀矣。「好」具二音，而《釋文》與《春秋經》凡修好字，皆呼報反，是上、去不别矣。「猒」具四聲，而《春秋傳》「屬猒而已」，《釋文》「於鹽反，又於豔反」，是平、去義不别也。考「猒」字《説文》凡三字：猒，訓飽也；壓，訓壞也；厭，訓笮也。義雖别，而音則同。大抵此類之字，急讀則爲入，緩讀則可平、可去，不必分隸諸部也。此條陳潮依例目補。

十四、論有同得聲字分收各部者。○形、羿、開、麗、研、妍、汧，同从幵聲，形、羿在青部，開、麗、研、妍、汧在元部。員、肙、韋同从口聲，口、韋在脂部，員收文部，肙收元部。矞、巂、矞同从冏聲，冏、矞、矞在未部，巂收支部。疌、叀、蚩、潮按：蚩非中聲，辨見《韵表》。妻、省同从中聲，中讀若徹，收質部；蚩讀若騁，收耕部；妻婦从女持帚，妻亦从女又，持中，中，艸也。當是會意，中非聲。在脂部，省在未部，疌在緝部，叀在元部。曰、失、戹同从乙聲，曰在未部，失在質部，戹收支部。弟、曳、虒、系、厥、厄、辰、延同从厂聲，虒、厥在支部，弟在脂部，系、厂、曳收未部，厄厄，五果切，俗音如戹。收歌部，辰、延收元部。褱、罤同从眔聲，褱在脂部，罤在文部，眔

在未部。罘，《廣韻》在合韻。徐鍇从聿省聲，逮在未韵。

十五、論有與所以得聲字不同部者。

○充从育省聲，育在屋部，充在東部。　農从囟聲，囟，重文作膟，恖、緫从囟聲。　囟在未部，農在東部。徐鍇云：農當从凶聲。　參从㐱聲，㐱在真部，參收侵部。潮桉：參非㐱聲，辨見《韵表》。　習从白聲，白在未部，習在緝部。肄部之彗，古文作簪。　枼从世聲，世在未部，枼在緝部。徐鉉說枼从卉聲。潮桉：卉、世異聲，辨見《韵表》。　㕡从古聲，㕡在鹽部，古在魚部。　曾从囟聲，囟，古文囱，在東部，曾收蒸部。古文曾从𩰲，會意。　朋古文鳳，鳳从凡聲，在侵部，朋收蒸部。　裘古文作求，今分二義。　裘在灰部，求在蕭部。　雍从瘖省聲，瘖在侵部，雍在蒸部。古文雍从㚇，象飛揚之形，不从疒也。　兢从丯聲，丯在未部，兢在蒸部。《韻會》引《說文》兢从丯丯聲。《六書故》引唐本，丯丯為丯之古文，豐、兢並从得聲。丯、豐在東部，兢收蒸部。　杏从可省聲，可在歌部，杏在陽部。《六書故》引唐本从口，林罕說杏以㖔省聲。　贏从羸聲，羸在歌部，贏、嬴在青部。潮桉：贏非羸聲，聲辨見《韵表》。　允从㠯聲，夋从來聲，存从才聲，㠯、來、才在之部，允、夋、存在真文部。　鷬从堇聲，虔从文聲，堇、文在文部，鷬、虔在元部。　元从兀聲，莧从苜聲，𠔁从八聲，兀、苜在未部，八在質部，元、莧在元部，𠔁在脂部。　憲从害聲，叡从歺聲，从歺亦可會意。　害、歺在未部，憲、叡在元部。　緐从每聲，䙴从囟聲，每在灰部，囟在未部，緐、䙴在元部。古文遷作拪。　曼从冒聲，冒在蕭部，曼在元部。　膚从虍聲，《六書故》引唐本膚从虔省聲。　虍在魚部，膚在元部。　必从弋聲，弋在之部，必在質部。吳氏鼎臣云：必當从八聲，必、八雙聲。今《說文》从弋聲

者，轉寫之誤。 戥从呈聲，呈在耕部，戥在質部。 孱从辛聲，辛在真部，孱在脂部。 蓋从盍聲，盍在緝部，蓋在未部。 兑从台聲，兑爲口，从八从口，會意，八，分也。 舌从干聲，从口从干，亦會意。 台、干在元部，兑、舌在未部。 截从雀聲，雀在肴部，截在未部。 卑从甲聲，徐鉉：从甲，會意。 甲在緝部，卑在支部。 斯从其聲，其在灰部，斯在支部。 虘、虡从虍聲，虍在魚部，虘、虡在歌部。 疑从吴古文矢聲，息从自聲，疑、息在灰部，矢、自在微部。 匿从若聲，若在魚部，匿在之部。 潮按：匿非若聲，辨見《韵表》。 𤓰从雥聲，昱从立聲，雥、立在緝部，焦、昱在蕭部。 奥从弄聲，弄在元部，奥在蕭部。 褎从采聲，采在微部，褎在蕭部。 潮按：段注謂《説文》「从衣，采聲」，「聲」衍字。衣之有褎，猶禾之有采，故曰「从衣采」。 夏从畐聲，畐在灰部，夏在蕭部。

䍃从肉聲，䍃在肴部，肉在蕭部。 句从丩聲，丩在蕭部，句在愚部。 翺从皐聲，聲不近，當是會意。 皐在文部，翺在蕭部。 魯从鮺省聲，魯从魚聲。从魯聲之櫓、䲞，或俱作卤，可知魯音同卤。古文𣄢即旅字，旅又通吕，不必从鮺省也。 鮺在歌部，魯在魚部。 耎、需同从而聲，耎在元部，需在愚部，而在灰部。 㣎、彡、彭同从彡聲，彡、彡、㣎在侵部，彭在陽部。

十六、論有字可兩讀，應兼收二部者。

○《説文》丨部「丨」字，注云：「丨，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據此知古本有一字二音，宜兼收二部者。 讀若囟，在灰部；讀若退，在未部。 丙讀若禫，《説文》：三年導服之導。即禫聲之轉。 又讀若沾，又讀若誓，誓、弻、茵肆部，禫、沾侵部。 應兼收侵、未二部。 幵，《説文》得聲字有在青部者，有在元部者，宜兼收青、元二部。 皀，《説文》

又讀若香，段氏云：本音當在緝，故鴟从皀聲。鄉亦从皀聲，應兼收陽、緝二部。敦古音如追，亦如團，見《毛詩》，當兼收元、微二部。內本音在未部，奴對切。古亦用爲出內字，今叚納爲之。出內之義，則爲奴答切，《詩·小戎》「軜」从内聲，與合韻，是古音本有奴對、奴答二音，應兼收未、緝二部。此類甚多，詳見《韵表》。

十七、論有字可兩讀，應專收一部者。○肙收微、隱二韻，而殷从肙聲，古在文部。番收元、戈二韻，而从番聲之字，古皆在元部。容，古文濬，或作濬，叡，古文睿，籀文叡，二字義既相通，容从谷从卢，深通川也。叡从奴、从目、从谷省，深明也，通也。音亦當近，故璿从睿聲，古文作璿，籀文作叡。可見睿、容二字，古本相通，應專收文部。此類甚多，詳見《韵表》。

十八、論有从偏旁省聲形近而譌者。○𠯑，从舌，非聲，恬、栝、銛、煔，並可从𠯑省聲，收談部。今惟恬字从𠯑省聲，餘俱作舌聲。○盇韻之狧，从犬从舌，會意，非聲。○潮按：鄭注《周禮·酒人》云：❶「若今恬酒矣。𠯑止作恬，是𠯑亦後人俗字，羼入《說文》者，从之省聲，非也。辨見《韵表》。」劫，从去，非聲，𧇡、庢、鉣、狜、怯可从劫省聲，收緝部。罽，从罘，或从隸省，會意。非聲，鰥可以罽省聲，收文部。此類甚多，詳見《韵表》。

十九、論有得聲之字，形近互譌，應改正者。○蠆、萬二字，篆文相近，惟从貝之購，萬聲，應收元部。餘如講、糲、勱、噧、癘、厲、邁，从蠆聲，蠇、躉、蠆，从蠆聲，犡、濿从厲聲，今俱誤作萬聲，應改正，收未部。娩、兔子娩疾也，从女兔。潮案：娩字辨見《韵表》。挽、生

❶「酒人」，據《周禮》當作「酒正」。

子，免身也，从子从免。 嬎生子齊均也。从女从生，免聲。三字同讀，緣兔子生疾，故生子娩身字从免，叚借作寬挽省作免。字。生子齊均之嬎及他从免聲字，竝應从挽省聲，收元部。 飤，从人食，食亦聲。 蝕、飭、飾並應从飤聲，今作从人，食聲。 收職部。 蔽从叡聲，郙从叡省聲，蹟或作聲。 今《說文》無叡字。 徐鉉說冣字之省，當是叡字之省。姚氏據《玉篇》「叡，太息也」，謂即喟嘳重文，但叡字義不可解。 染，裴光遠說从木所以染，九，染之數也。今作朵聲。《說文》無朵字。

二十、論有得聲字應从《說文》偏旁補入者。 ○稀，徐鍇說从爻，稀疏之義，巾，象禾之根莖。 莃、睎等字皆从稀省聲。 姚氏據《周官釋文》、《虞書》鄭注，以爲希即古文黹，希字應補。 艈，从舟从弁，闕。 倴、㭓、𪇝並从弅聲。 今《玉篇》有弅字，火種也，讀若倴。 迸，籀文作迸，倴聲。 从廾持火，會意。 弅字應補。 牀，徐鍇說从木、从疒省，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著之形。 象有所倚著，會意。 牆、戕之屬並从牀省聲。 今《說文》凡从爿字，皆作爿聲。 脱爿字。 五經文字有爿字，音同牆。《類篇》坿片字後。 爿字應補。 片从半木，爿亦从半木。 鍾鼎有鼎字，莊以爲古文藏字，會意，如正玊、止𠙴、巴㔾之類。

二十一、論所收《說文》字，其音義並同者，可作重文或體。 ○牛部：犡、犗，並云「牛白脊」也。 虎部：虒、虓，並云「虎兒」。 口部：叫，嘑也。 言部：訆，大呼也。 此二部字多通，可推廣併省之。 嗷、謷 吪、譌 呧、詆 呰、訾 吁、訏 嚶、譻 呭、詍 嗔、謓 咮、啄、噣 唬、謔 口部呼、嘑並載，又言部評、謼復出，四字可併。 口部吹龠部籥。 口部咊龠部龢。 听、口部。 忻、心部。 訢、言部。 欣，欠部。 四字可併。

口部：咼，口戾不正也。立部：竵，不正也。女部：媧，古文嫋。又疒部：癟，口咼也。卷五夂部：干，跨步也，从反夂，尉从此。此古竵字。　啓、闓俱訓開，聲又同。　辵部：遞，過也；心部：愆，過也；重文寒，籀文諐，四字可併。　退，斂也；攴部：敗，毀也，可併。　述，籀述，行部術可併。　返、彶、反三字可併。　遲，重文迟，籀文遟，彳部徲，可併。　逵、衛、率三文可併。　帥、帨二文可併。　遰、繇可併。　逮、隸、隸俱訓及。　冊、貫、遺、摜四字可併。　迊、帀。　逞、徎。　彳部：徥，行平易也，即夷字。　譸、傷俱訓使。　很、詪。　止部：歱；足部：踵。凡从足之字，或从止，故跟或跟，歫即距。　龠部：龤，樂和龤也。　言部：諧，詥也。　口部：喈，鳥鳴聲。　絑即丹朱。　飆即涼字。　伯鯀作百鮌。　夷羿作弜。

契作偰，又作禼。　有莘作姺。　姜原作嫄。　陳亢作伉。　竺、篤俱訓厚。　誠古文頗。　得、㝵彳部、見部重見。❶　吹重見口部、欠部，歗、歗字重見同。　曑，日月合宿爲辰。　櫨，注引《吕氏春秋》，櫨橘夏孰。　圓、員、圜。　梅、楳、某，古文槑。　欜、櫛同引《易》「重門擊欜」。　衣部：褻，引《詩》「褻袢」，袢下引《詩》「紲袢」。　曾、層重收。　百、首一字二部。　鬲、䰛，自、𠙴，　大、亣，　俱可併。　日部「旳」引《易》爲「旳顙」，馬部「馰」引作「馰顙」。　木部「枖」引《詩》「桃之枖枖」，女部「媄」下引作「媄」。　衣部「袾」引《詩》「静女其袾」，女部「姄」下引作「姄」。　手部「擥」引《詩》「赤舄擥擥」，已部「巹」下引作「已已」。

❶「彳部見部」，原與下「吹重見」相連，據光緒本改正。

習部「翫」下引《春秋傳》「翫歲而愒日」，心部引作「忨歲而㵣日」。　毳部「𣯡」重文「䙨」下引《書》「鳥獸䙨毛」，毛部引作「鳥獸锥髦」。　辵部「逑」下引《書》「旁逑孱功」，人部僝下引作「方鳩僝功」。　水部「洍」下引《詩》「江有洍」，「汜」下引作「汜」。　艸部蘺字，火部重出。　愷，心部、豈部重出。　㺊，丮部、心部重出。　蛾，虫部、䖵部重出。　蝥，虫部、蟲部重文重出。　塗，水部、土部重出。　斅，攴部、土部重出。　槾，木部、金部重出。　輟，車部、网部重出。　涶，口部、水部重出。　㤴，心部、口部重出。　踞，足部、尸部重出。　敖，放部、出部重出。　吁，口部、于部重出。　否，口部、不部重出。　台，口部、水部重出。　韐，革部、鼓部重出。　劃，畫部、刀部重出。　劓，攴部、刀部重出。　歖，喜部、欠部重出。　閑，木部、門部重出。　恁，心部、食部重出。　岦，之部、土部重出。　院，宀部、阜部重出。　㧖，手部、韋部重出。　㣇，人部、子部重出。　希，豕部、亥部重出。　亭，爲部首，又見土部。　彖爲部首，又見彑部。❶　巫爲部首，又見手部。他如巢車之巢加車旁，芻莖養牛之芻加牛旁，畜産之産加牛旁，燒柴燓燎之柴别爲示，瑟彼玉瓚之瑟旁加玉，葛藟縈之縈别作蘗，百穀艸木麗乎土之麗别加艸，大抵多漢世俗字，或轉寫校改者增加，故後敘言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以今本悉數之，轉于原數有增也。

❶「彑部」，原作「彖部」，據光緒本改。

古今四聲通轉略例

自元陰時夫兄弟輯《韻府群玉》一書，寶康瓠者，率家置一編矣。今應制作詩，宜遵功令。其他作五七言律詩，雖不能不拘四聲之例，而《唐韻》如東、鍾同用，魚、虞、模同用，真、文、魂、痕同用，元、寒、删、山同用，唐人多不拘守一部。潮桉：唐人自程試外，雖近體詩，多不拘通轉舊例，河間紀氏昀屢言之。蓋古今不變之音，而六朝人强爲分析，至一字本止一義，亦必强分三聲、四聲，以足每部之數，遂有一字而分收數部者。又《唐韻》多有同部同訓而重複未删者，無惑乎字數日孳，而故訓日微也。今述《詩聲衍》一書，以存古字古音，世之法古者，可爲準則。猶學漢、魏詩文，不能用唐、宋事實；作古文篆籀，不能用隸楷字體也。述《古今四聲通轉略例》一篇，以誌由古入今、由今返古之轍。世之法六朝、唐、宋文者，亦可桉圖而索。猶作通俗文字，不能用周、漢古訓；作隸楷行草，不能用古文篆籀字體也。合兩書以通其變，庶乎準古宜今，一存中土之舊，不爲華嚴字母、娑羅門書所淆惑矣。

冬弟一			
冬	古無	宋	無
東分江分		送分絳分	
東弟二			
東	董	送	音轉入屋，古不同用。
冬分江分	腫分講分	宋分絳分	
蒸弟三			
蒸	古無	徑分	音轉入職，古不同用。
東分庚分			

侵弟四			
侵	寑	沁	入在緝，古不同用。
覃分鹽分咸分	感分儉分豏分	勘分豔分陷分	
東分		送分	
鹽弟五			
鹽	儉分	豔	入在緝，古不同用。
覃分咸分	豏分感分		
陽弟六			
陽	養	漾	古無
庚分	梗分	敬分	

青弟七			
青	迴	敬	古無
庚分	梗分	徑分	
真弟八			
真	軫	震	古無
先分	銑分		
文弟九			
文	吻	問	古無
元分真分先分	銑分軫分	震分願分	
元弟十			
元	阮	願	古無

寒并删并先分	旱并潸并銑分	翰并諫并霰分	
支弟十一			
支	紙	寘	入在錫，古同用異部。
齊分佳分	薺分蟹分	霽分卦分	
錫弟十一			
			錫支之入，古同用異部。
			陌分
歌弟十三			
歌	哿	箇	無
支分麻分	紙分	寘分	

灰弟十四			
灰	賄	寘	
支分尤分	紙分蟹分有分	卦分宥分	入在職，古同用。
職弟十五			
			職灰之入，古同用異部。
			屋分陌分
蕭弟十六			
蕭	篠	嘯	入在屋，古同用。
肴分豪分尤分	巧分晧分	效分號分	

屋弟十七			
			屋蕭愚同入，古同用異部。
			沃并覺并藥分
肴弟十八			
肴	巧	效	入在藥，古同用異部。
豪分蕭分	篠分晧分	號分嘯分	
藥弟十九			
			藥肴之入，古同用異部。
			沃分覺分
魚弟二十			
魚	語	御	入在陌，古同用異部。

虞分	麌分馬分	遇分禡分	
陌弟二十一			
			陌魚之入，古同用異部。
			藥分
愚弟二十二			
尤	有	宥	入與蕭同，在屋，古同用異部。
虞分	麌分	遇分	
微弟二十三			
微	尾	去聲在未，古同聲異用。	入聲在未，古同聲異用。
齊并佳分灰分	薺分紙分蟹分賄分		

未部二十四			
		未	物
		霽分卦分泰并隊	月并曷并
質弟二十五			
			質古獨用
			黠并屑并
緝弟二十六			
			緝古獨用
			合并葉并洽并

右韻目二十六部。平類十八，上類十六，去類十八，入類八，共六十類。古平上去入通轉，則十八部不合其音，無以知古今之轉變；不分其類，無以審古韻之疆界。

潮按：今所爲表，出去入八類別居，以《毛詩》審定其分合之限，列表仍退居本位者，以此類古韻，雖自成一隊，而其音則不能無所繫屬。每部空平、上、去之位，則可以今音推尋其統系，庶幾合於古而亦不戾於今乎！

詩聲衍表

冬弟一無上聲、入聲。轉侵入緝，古不同用。

東弟二無入聲。轉蕭、愚入屋，古不同用。

蒸弟三無上聲。入聲轉灰入職，古不同用。

侵弟四入聲在緝，古不同用。江、孔、莊、張説同。

鹽弟五入聲在緝，古不同用。

陽弟六無入聲。

青弟七無入聲。

真弟八無入聲。段云入聲在質，古不同用。

文弟九無入聲。轉微入未，古不同用。

元弟十無入聲。轉微入未，古不同用。

支弟十一入聲在錫，古同用。

錫弟十二支之入。

歌弟十三無入聲。

灰弟十四入聲在職，古同用。

職弟十五灰之入。

蕭弟十六入聲在屋，古同用。

屋弟十七蕭、魚同入，古獨用。

肴弟十八入聲在藥，古同用。

藥弟十九肴之入。

魚弟二十入聲在陌，古同用。

陌弟二十一魚之入。

愚弟二十二入聲與蕭同，在屋，古同用。

微弟二十三入聲、去聲在未。莊云：古不同用。

未弟二十四莊云：古獨用。

質弟二十五王觀察云：「古獨用。」孔、莊并入未部，段合真部，皆誤。

緝弟二十六侵、鹽同入。江、孔皆云古獨用。

先生成《詩聲衍》二十八卷，書未竟而歿。其長君承寬以賻布之餘，栞先生遺書，乃匄先生好友龔君璱人、魏君默深，以此書轉屬潮爲釐理成册。潮於六書音均之學本膚淺，而二君委之，彊不獲辭，爰竭旬日力，爲編定《條例》一卷，坿載文集中。其《韵表》一卷、《長編》二十六卷，先生長君以卷帙稍繁，力不能給，姑藏之以俟異日。恐成非一手，遂有牴牾，并取《韵表》合《長編》讐改，閱半月，鈔成《韵表》一卷，還諸其家。繁複者薙之，闕漏者補之。爲期既促，繆誤必多。凡鄙見與先生異同者，並以補注及「潮按」爲之區別。蓋不敢以謭陋之言溷先生云爾。泰興後學陳潮跋。

劉禮部集卷八

天官書經星補攷

《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殷商巫咸，在齊甘公，魏石申。」故《索隱》謂《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班固《天文志》兼用甘氏、石氏。鄭康成注《周禮》、《後漢書·郎顗傳》皆引其文，而《漢·藝文志》不載。今其文具見《開元占經》，又引《黃帝五星占》及《巫咸星經》，與甘、石而四，所載恒星名數，多出《天官書》、《天文志》之外，其同者亦時有參差出入。故取《史記》本文，與數家較其離合，補其闕略，存古法焉。

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隋志》曰：「北極紐星，天之樞也。弟一太子也，弟二帝王也，弟三庶子也。」按弟四蓋亦庶子，今名后宮。餘三星后宮之屬也。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後句《開元占經》引作「鉤陳」。石氏《中官占》曰：「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微宮中。」甘氏有四輔四星，抱北極樞。孫觀察據《索隱》謂即此。今按四輔四星相等，其說非也。《天官》所說，即石氏鉤陳六星，末大星正合圖象。《天官書》多表其大者，豈舍鉤陳，反取四輔邪？甘氏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中央。巫咸有女御四星，在句陳星後北。甘氏有華蓋七星、杠九星在大帝上。今在少丞、上丞之間。六甲六星在華蓋、杠旁。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北，今在少弼南。女史一星在柱下北，今在西北。尚書五星在紫宮内東南維，天廚六星在紫宮外東北維，今在柱史東。環之匡衛十二星，曰藩臣，皆曰紫宮。石氏云：「宮垣十五星，西蕃七，東蕃八。」今十六星，極東曰左樞、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衛、少衛、少丞，西曰右樞、少尉、上輔、少輔、上衛、少衛、上丞、左樞，後一星失名，疑當名上尉。前列直斗口

三星，隨北端兑，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正義》引《星經》曰：「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尚書西。」又引《星經》云：「天一、太一二星。」石氏有「太一」一星，在天一星南，與今圖象合。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石氏云：「天槍三星在斗杓東，天棓五星在女牀東北。」今天棓止一星。後六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漢書》引作十七星。「六」字蓋唐人朱墨校本，故《占經》又誤作「六十七」也。石氏云：「在王良旁，而抵紫宮垣。」石氏有附路一星，在閣道南旁，今在王良東。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春秋運斗樞》云：「斗弟一天樞，弟二旋，弟三璣，弟四權，弟五玉衡，弟六開陽，弟七摇光。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合而爲斗。」《占經》引《洛書》説亦同。龍角，角也。參在魁北。甘氏有三公三星，在杓南。石氏有相一星，在斗南。今相三星，在玉衡西。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甘氏有內階六星，在文昌北。今近上將。今有三師三星，在內階南。在斗魁中，貴人之牢。甘氏《中官占》云：「天理四星在北斗魁口中。」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三能由帝車下迤西南抵太微。巫咸有太尊一星，在中台北，今在其南。石氏有天牢六星，在斗魁下，今可見唯四星。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南，今在太尊東南。甘氏有內平四星，在中台南，今在其西北。巫咸有虎賁一星，在下台南，今在其西，近少微南。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石氏云：「輔一星，近太微北。」今近開陽。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摇；一外爲盾，天鋒。《黃帝占》有梗河三星。石氏云：天矛也。又有招摇一星，在梗河北；元戈一星，在招摇北。有句圜十

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石氏云：「貫索九星在七公前」是也。又有七公七星，在招搖東；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女牀三星，在天紀北。天一、槍、棓、矛、盾動摇，角大，兵起。

東官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石氏云：「房四星，心三星。」按心當天市垣門外，故曰明堂。房爲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北弟一星爲右驂，則次爲右服，次左服，次左驂也。石氏云：兩服之間是中道。今中道在右驂、服之間。旁有兩星曰衿，石氏云：鉤鈐二星。衿北一星曰舝。巫咸曰：健閉一星，在房東北，罰三星，在東咸西，南北列。石氏有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北。巫咸有天幅二星，在房距西。甘氏有日一星，在房中道前，今在右驂西南。東北曲十二星曰旗。石氏云：天市垣二十二星。門左星宋也；次衛，今曰南海；次燕，次東海；次徐；次太山，今曰吳越；次齊；次河中，今曰中山；次九河；次趙；次魏；次中山；次河間。今中山爲河中，與河間俱屬右垣。末又云：門右韓，次楚，次梁，次巴，次蜀，次秦，次周，次鄭，次晉。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垣統名天市，非四星也。甘氏云：市樓六星，今可見唯二星。石氏有帝座一星，在候星西；候一星在帝座東；宦者四星，在帝座星南。按《周官》奄人惟内小臣有上士四人，蓋法此。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宗人四星在宗正東南，宗星二星在宗正北，今近屠肆東。巫咸有車肆二星，在天市門左星内，列肆二星，在天市中斛西北，今在斛西南。石氏有斗五星，在宦者西南。今斗六星在斛西。甘氏有斛四星，在斗南，今在斗東。巫咸有帛度二星，在宗星東北，屠肆二星，在帛度北。今屠肆在宗星西，帛度東。房南衆星曰騎官。石氏《外官占》云「騎官二十七星」，今止六星。巫咸有從官二星，在房星南，今在騎官北。甘氏有車騎三星，在騎官南；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中東端。巫咸有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今在車騎西南。石氏有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今所見止二星，餘爲天漢所隱。左角，李；右角，將。甘氏有平道二星，在左右角間；進賢一星，在平

道西；天門二星，在左角南；天田二星，在右角北。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甘氏有亢池六星，在亢北，今止四星，在左右攝提間。周鼎三星，在攝提西，今在右攝提北，近郎將。甘氏有帝席三星，在大角北，《詩緯》曰：「大角一曰帝筵。」《春秋緯》云：「大角一曰帝席。」又云：「大角者，天王帝筵也。」蓋「筵」訛爲「廷」，甘氏遂增出帝席三星耳。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石氏云「亢四星」，又云「南門二星在庫樓南」。今圖南門一大一小，又有馬腹二星，亦一大一小。蓋古用蓋天，以二大者在地平，矇影上可見，名曰南門，爲中國南界。故夏時四月，曰「初昏南門正」，十月曰「初昏南門始見」，南北列正則東西列也。自湯若望在海中測望，誤會《史記》南北之意，析一爲南門，一爲馬腹。西人宗之，名不雅馴，盡毀中國黄帝以來之教，學者所宜辭而闢之也。氐爲天根，主疫。甘氏有天乳一星，在氐北；陣車三星，在氐南。今止一星，在天幅西。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絶，不和。石氏云：尾九星，龜五星在尾南，傳説一星在尾後。《隋志》尾弟二星傍一星曰神宫，「傳説」今訛「傅説」。箕爲敖客，曰口舌。石氏云：箕四星，舌一星。甘氏有糠一星，在箕、舌前。石氏有杵三星，在箕南。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南宫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衡無星，以權得名。太微爲朝，故衡爲廷。三光，日、月、五星也。法皆由廷，不得入朝也。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黄帝占》曰：「西蕃四星，南北列。南端弟一星爲上將；北閒爲太陽西門，門北一星爲次將；北閒爲中華西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閒爲太陰西門，北端一星爲上相。東蕃四星，南北列。南端弟一星爲上相；北閒爲太陽東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閒爲中華東門，門北一星爲次將；北閒爲太陰東門，北端一星爲上將。南蕃兩星，東西列。西爲右執法，東爲左執法，廷尉、尚書之象。兩執法之間太微，天廷端門也。右執法西閒爲右掖

門，左執法東間爲左掖門。」門内六星，諸侯。甘氏云：「内五諸侯五星，在九卿西；九卿内座三星，在三公北；三公内座三星，在謁者東北；謁者一星，在左執法北。」今無五諸侯五星，而有六星，三三相比，蓋《天官》名爲諸侯，甘氏指爲三公九卿者也。其内五星，五帝座。甘氏有太子一星，在帝座北；從官一星，在太子西北；幸臣一星，在帝座東北。《隋志》有内屏四星，在端門内，近右執法。桉《晉志》、《隋志》俱本巫咸、甘、石，校《占經》者脱也。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隋志》云：「郎將一星，在郎位北；常陳七星，在帝座北。」今常陳三星，在郎位北。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群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石氏云：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巫咸有長垣四星，在少微西，南北列。甘氏有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靈臺三星，在明堂西。權，軒轅。軒轅，黄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宫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石氏云：「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今有御女一星，在軒轅南弟一星西。東井爲水事。石氏曰：「東井八星。」甘氏有水府八星，在東井南；天罇三星，在東井北；四瀆四星，在東井南。其西曲星曰鉞。石氏曰：「鉞一星。」今近井西北角。甘氏有司怪四星，在鉞前；座旗九星，在司怪東北。鉞北，北河；南，南河；石氏云：「南河、北河六星。」今各二星。石氏有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近北河；水位四星，在東井東，南北列。今近南河北。甘氏有闕丘二星，在南河南。兩河、天闕間爲關梁。亦志光道也。石氏有天關星，當兩河間，見西官。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鬼祠事當爲主祠事。石氏云：「輿鬼五星，中央星積尸氣。」甘氏有爟四星，在軒轅尾南，今近鬼北。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主木草。石氏云：「柳八星。」甘氏有外廚六星，在柳南，天記一星，在外廚南，今在天狗東。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南。案當屬柳北。七

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巫咸有天相三星，在七星大星北。今在張北。張，素，爲廚，主觴客。石氏曰：張六星。翼爲羽翮，主遠客。石氏曰：翼二十二星。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石氏云：「軫四星，長沙一星，轄二星。」今右轄一星在西南角，左轄一星在東北角。甘氏有青丘七星，在軫東南。今止三星，在翼南。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石氏云：「庫樓十星，五柱十五星，衡四星，凡二十九星。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巫咸有陽門二星，在庫樓東北。今俱在角南。

西官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甘氏云：「天潢五星，在五車中。」石氏云：「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凡十四星，在畢東北。天關一星，在五車南。」甘氏有諸王六星，在五車南；八穀八星，在五車北。今近少衛。礪石四星，在五車西。今近天街。案甘氏別有咸池三星，在天潢西北，誤也。奎曰封豕，爲溝瀆。石氏云：「奎十六星。」甘氏有外屏七星，在奎南；天溷七星，在外屏南。今天溷止四星，跨天倉西角。石氏有土司空一星，在奎南，《隋志》在天溷南。婁爲聚衆。石氏云：「婁三星。」甘氏有左更五星，在婁東；右更五星，在婁西。石氏有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北。甘氏有軍南門一星，在天將軍西南。胃爲天倉。石氏云：「胃三星、天倉六星在婁南。」甘氏有鈇鑕五星，在天倉西南。其南衆星曰廥積。石氏有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天廩四星，在昴南。甘氏有天庾三星，在天倉東南。石氏有大陵八星，在胃北；天船九星，在大陵北河中。甘氏有積水一星，在天舡中；積尸一星，在大陵中。昴曰旄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石氏云：「昴七星。卷舌六星，在昴北。」甘氏有天讒一星，在卷石中；月一星，在昴東；天阿一星，在昴西偏。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石氏云：「畢八星，附耳一星。」甘氏有天節八星，在畢、附耳南。今止七星，在附耳西南。九州殊口九星，在天節下。

今止五星，爲環，在九斿西。天陰五星，在畢柄西。 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甘氏云：「天街二星，在昴、畢間，近月東。」石氏有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甘氏有天園十三星，在天苑南。 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兑，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石氏云：「參十星。玉井四星，在參左；足屏二星，在玉井南；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今止五星，爲環，近狼西南；野雞一星，在軍市中。甘氏有軍井四星，在屏東南。 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則吉；青、白、黑，凶。石氏云：「廁一星，在屏東；天矢一星，在廁南。」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石氏云：「參旗九星，在參西，一名天弓。」天苑即石氏屬昴、畢南者也。甘氏云：九斿九星，在玉井西南；天高四星，在參旗西。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石氏云：「弧九星，在狼東南。」甘氏有天狗七星，在狼東北；天社六星，在弧南。 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石氏云：「老人星在弧南。」《晉志》云：「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没于丁。」甘氏有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子二星在丈人東；孫二星，在子星東。 附耳入畢中，兵起。句當在前附耳下。

北官玄武，虛、危。危爲蓋屋，石氏云：「危三星，墳墓四星。」今三星在危南。甘氏有蓋屋二星，在危南。今止一星。巫咸有虛梁四星，在危南。石氏有敗臼四星，在虛、危南。 虛爲哭泣之事。石氏云：「虛二星。」甘氏有哭二星，在虛南；泣二星，在哭星東。巫咸有天壘城十三星，如貫索狀，在哭、泣南。今缺其半，止五星，在虛南。 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隋志》壘壁陳十二星，在羽林北，疑即巫咸所謂天壘城也。《隋志》羽林四十五星，在室南。 或曰鉞。巫咸有鈇鉞三星，今在壘壁陳東南。 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

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隋志》北落司門一星，在羽林南。巫咸有天綱一星，在北落南；天錢一星，在北落西北。危東六星，兩兩相比者，曰司空。甘氏云：「司命二星在虚北，司落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落北，司非二星在司危北。」今俱在虚、危間。營室爲寢廟，曰離宫、閣道。石氏云：「營室二星，離宫六星。」今兩兩相比夾室。甘氏有土公吏二星，在室西南。石氏有騰蛇二十二星，在室北閣道。已見中官，疑衍。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石氏云：「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甘氏有策一星，在王良前。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旁。造父五星，在傳舍南，河中。巫咸有鉤九星，在造父北。旁有八星，絶漢，曰天潢。石氏云：「天津九星，在須女北，河中。」甘氏有車府七星，在天津東，近河旁。人星五星，在車府東南。巫咸有奚仲四星，在天津北。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石氏云：天江四星，在尾北；魚一星，在尾後，河中。杵、臼四星，在危南。甘氏云：「内杵三星，在人星旁，臼四星，近人星東南。」今在危北，近人星東北。杵唯一星。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石氏云：「匏瓜五星，在離珠北。」甘氏有敗瓜五星，在匏瓜旁。東壁。闕。石氏云：「東壁二星。」甘氏有土公二星，在東壁南。天廐十星，在東壁北，近王良。今止三星。霹靂五星，在上公西南。雲雨四星，在霹靂南。南斗爲廟，石氏云：「南斗六星。」巫咸有天籥八星，在南斗南，杓弟二星西。甘氏有狗二星，在南斗魁前；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南；天鷄二星，在狗國北。石氏有鼈十四星，在南斗南。巫咸有天淵十星，在鼈東南九坎間。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石氏云：「建星六星，在南斗北。天弁九星，在建星北。」牽牛爲犧牲。石氏云：「牽牛六星。」甘氏有羅堰三星，在牛東。石氏有九坎九星，在牛南。今止四星。巫咸有齊、趙、鄭、越、周、秦、代、晉、韓、魏、楚、燕十六星，在九坎東北。離瑜三星，在代東。今在九坎北。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石氏云：「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甘氏有河鼓左旗九星，在河鼓旁。天桴

四星，在河鼓左旗端，南北列。今天桴二星，在右旗東北。左旗、右旗各七星。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名也。石氏云：「須女四星，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離珠五星，在須女北。」甘氏有漸臺四星，屬織女東足；輦道五星，屬織女西足。今輦道在漸臺東。《隋志》天棓東有扶筐七星。石氏云：「織女與扶筐爲妃，其足常向扶筐。」按扶筐六星，在天棓北；織女戴扶筐，向河鼓也。

附占經所引甘氏歲星經

《天官書》「歲星在寅」以下，《索隱》云出石氏《星經》，而《開元占經》又載甘氏歲星九百餘言，與《周官》鄭注所稱「歲星右行于天，爲陽；太歲左行于地，爲陰」語合。古人或以歲星紀歲，宜甘公于五星外，別爲是經與？《天文志》用其文，往往譌舛，今録于左。

歲星處一國，是司歲十二名。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斗、牽牛、婺女晨出于東方，爲日十二月，夕入于西方，其名曰監德。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熟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單閼之歲，攝提在卯，歲星在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夕入。其狀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側，是謂同盟兩國，或昌或亡，死者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張，其名曰降入。周王受其殃，國斯反覆，甲兵惻惻。其歲大水。執徐之歲，攝提在辰，歲星在亥，與營室、東壁晨出夕入，其名爲摶穀。其國有德，必數其狀。其失次見于軫，其名曰青章。其國不利治兵，將有大喪。其歲早旱而晚水。大荒落之歲，攝提在巳，歲星在戌，與奎、婁、胃晨出夕入伏，其名曰路嶂。其狀熊熊，赤色有光。其國有兵，其

君增地。其失次見于亢，其名曰清明。其下出敗死主。是歲不可西北征，利東南。無軍，有亂民，將有兵作于其旁，執殺其主。敦牂之歲，攝提在午，歲星在酉，與畢、昴晨出夕入，其名曰啟明。其狀熊熊若有光。天下偃兵，唯利立王，不利治兵。其失次見于房，其名曰不祥。孽及殷王，禍及四鄉。其歲早旱晚水。協洽之歲，攝提在未，歲星在申，與觜觿、參、伐晨出夕入，其名曰張列。其狀昭昭若有光，其色若赤。無有他祥，惟利行兵，征于四方，仇人不敢治民。其失次見于箕，其名曰不疑。小民有子，持頭相期。涒灘之歲，攝提在申，歲星在未，與東井、輿鬼晨出夕入，其名曰大音。其狀昭昭，白色有光。有國其亡，亦不在其鄉。其失次見于牽牛，其名曰小章。不利治兵，其國有誅，必害其王。歲小水雨。作愕之歲，攝提在酉，歲星在午，與柳、七星、張晨出夕入，其名爲長王。其狀作作有芒。有國其昌，書有四方，享獻之祥。其失次見于虛，其名曰大章。有旱而昌，或爲之殃，必在其鄉。其歲有火，有女喪民疾。閹茂之歲，攝提在戌，歲星在巳，與翼、軫晨出夕入，其名爲天睢。其狀白色大明，其色若青。國有大疾。其失次見于東壁。其國士卿相謫，民人各直刺，無有仇讁。鬼神書壁，其名曰天侈。其歲有小水，有女喪。大淵獻之歲，攝提在亥，歲星在辰，與軫、角、亢晨出夕入，其名爲大星。其色玄青，天下不寧。有婦爲政，星若躍而陰出，是謂正本。利起軍旅，其師必武，有德將四國，海内盡服。其失次見于婁，其名屏營，天下盡驚。困敦之歲，攝提在子，歲星在卯，與氐、房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泉。其狀玄色，甚

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見于昴，其名曰赤章。其國有喪，不在其王，有水而昌。赤奮若之歲，攝提在丑，歲星在寅，與心、尾、箕晨出夕入，其名爲天昊。其狀黯然黑色，甚明，侯王有慶。其失次見于參，其名洋。有國其虛，其歲早水。歲星凡十二歲而周，皆三百七十日，而夕入於西方，三十日，復晨出于東方。視其進退左右，以占其妖祥。

巫咸甘石三家星讚

《隋天文志》云：「三國時，吴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圖録，并著占贊。總二百五十四官，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書久佚。惟《開元占經》尚引其文。今輯爲三篇，以意别中外官，按韻次弟。其有疑者，區蓋不言。

巫咸星讚弟一

太尊一星，職此聖人。三公三星，七政齊同。大理奏事，南門左阺。女御禮儀，威容步趨。奚仲彌輪，路軫優綺。鉤星戒道，傳路宣輿。天桴應度，節漏著時。虎賁西騎，静室旋頭。軍門營候，豹尾威旗。長垣四星，城邑相包。列肆貨販，金玉珠璣。車肆二星，百賈市區。帛度買賣，與平者俱。屠肆亨殺，盛饌賓娱。

右中官

鍵閉目察，心腹口喉。罰星受金，罰贖市租。從官二星，主疾病醫。頓頑

捕制，察伺獄囚。　天相爵服，綵色顯光。陽門戍遠，劍戟盾矛。　附耳著畢，司街候邪。　天陰羽獵，附耳密謀。　天錢藏府，聚衆談誇。　天綱武帳，宫府置衛。鈇鑕拒難，斬伐奸謀。　天廐置驛，逐漏馳鶩。　天鑰禮記，稽問算疑。　天淵灌溉，盈滿淵區。　離瑜玩飾，并見舅姑。　天牢六星，禁保言志。

右外官

石氏星讚弟二

《占經》次序紊亂，其可據者從之，餘以意分屬。　大約先紫宫左右前後，次天市，其四官七宿，本以東北西南爲次。　四官以北之宿，皆屬中官，今亦仿其序序之。　核以漢魏人用韵，亦多合者。　其缺不具，附攷于後。

北極五星最爲尊，鉤陳六星配輔臣。槍棓八星備非常。　女牀三星侍後宫，七公七星議欲詳。　閣道六星神所乘。王良五星知王裝。　附路一星備敗傷。三台六星三公位，其色齊明德洋溢。　相在南斗集衆事。　陽守在西設武備。　北斗七星稟授輔，輔相近臣見微意。　梗河三星天矛鋒。　招摇元戈主邊兵，芒角變動兵革行。　貫索九星禁暴横。　天紀九星理怨訟。　織女三星保神明，收藏珍寶以奉王。　天市二十二星爲外臣。　帝座一星尊時行。　候星在東施陰陽。　宦者在西侍主旁。　南有斗星主平量。　宗正二星宗大夫。　宗人四星録親疏。　宗星二星恩不殊。　律令制度遍市樓。《占經》作甘氏誤。　大角帝席色欲明，光隆潤澤德合同。　攝提六星攜紀綱，建時立節伺機祥。東咸西咸防泆淫。　天江四星主太陰，其星明大水不禁。東一。　建星六星爲斗承，主

國日月行失繩。　天弁九星主市珍，其星明大萬物興。　河鼓鼓旗建聲音，設守險阻知謀徵，旗星差戾亂相淩。　天桴星明軍鼓驚。　離珠五星御後宮。　騰蛇之星主水蟲。　天津九星通厄窮。　匏瓜五星司謀忠。北二。　五車三柱欲均明，主穀豐耗知敗傷。　天關一星道所從。　天將軍十一星主武兵。　大陵八星主崩喪。　天舡九星濟不通。　卷舌六星知讒謗。西三。　兩河六星知逆邪。　積水一星給酒旗。　積薪一星主給庖。　水位四星瀉逆流。　少微四星逸士位。　軒轅龍體主后妃。南四。

右中官

亢爲朝廷，總理四海，故置平星以統理。　氐爲路寢所止宿，故置庫樓以捍咎。

尾、箕后宫妃后府，故置傳説衍子孫。

右東官角、房、心三宿，缺亢、氐二讚，《占經》不云石氏，以文義屬之。

斗主爵禄裒賢士，故置建星以成輔。

斗主爵禄功得祥，歲周受分和陰陽。

牽牛主關梁七政始，故置九坎通水道。

須女主布帛，裁制之，故置離珠爲藏府。

須女珍物寶所藏，故主布帛奉給王。　虚、危主廟堂，祀考妣，故置墳墓識先祖。

虚、危五星爲祠堂，墳墓四星祠祀事。一曰墳墓四星主悲諒。按祠祀事本誤。　營室主軍糧以廩士，故置羽林省道里。一曰營室二星主軍糧。

東壁主文昌圖書府，故置壁壘以衛後。

右北官

奎主軍兵禁不時，故置將軍以領之。

奎主庫兵，秉民刺政功以成。　婁主苑牧給享祀，故置天倉以養之。　婁主苑牧并犧牲，掩斂蓋藏須春榮。　胃宿三星主倉廩，陰收積聚知入藏。　胃主廩食五

穀基，故置天囷以盛之。　昴主獄事典治囚，故置卷舌以慎疑。　昴主獄事繫凌陰，化伐所犯謀是當。　畢主邊兵備夷謀，故置天弓以射之。　畢爲天街主邊兵，守備境界知暴橫。　參、伐主斬艾，陰氣孳，故置玉井以給尉。　參、伐斬艾摧傷，九州合謀自敗失。　觜觿主葆旅收斂，故置參、伐以相助。

右西宫

東井主水衡以平時，故置鉞星斬淫奢。輿鬼視明察奸謀，故置五諸侯以刺之。輿鬼五星主視明，從陰視陽不失精。柳主上食和味滋，故置天稷以祭祀。　柳主上食長養形，仁以行恩成其名。　七星主知衣裳蓋身軀，故置軒轅裁制之。　德歸好性信有成，故以衣裳屬七星。　張主賜客賓主嬉，故近少微禮義時。　張主長養位盛陽，人君向治統紀綱。　翼主天倡以戲娱，故近太微並尊嬉。　翼二十二星主天倡，建旗秉節物蒲張。　軫主死喪知凶災，故設長沙以延期。　軫四星，主死喪，建時立節威嚴莊，春王小終季夏殃。

右南宫

進賢鄉里庠序選。《占經》誤作甘氏。　南門二星主守兵。屬角。　積卒十二偈明堂。房南。　龜星在東贊神明。　漢中魚星知雲行。尾南。　杵在箕南給庖舂。《占經》誤作甘氏。　箕南。　東一。　鼈爲水蟲歸太陰。九坎九星水泉通。　敗臼四星主灾凶。《占經》作凶灾。　羽林衆星主翼王。　壘壁十二爲營壅。　北落司門一星主候兵。北二。天倉六星穀所藏，天苑十六主牛羊。　附耳移動讒邪行。　廁星在東名自彰，矢星在南色欲黄。　參旗九星不欲張。　玉井四

星主水漿。　屏星在南爲屏風。　軍市十三有無通。　野鷄一星主野邦。　狼星在參，東南有常，芒角變動爲憂兵。　弧在東南陰謀張。　老人星明主壽昌。皆屬參。西三。　稷在張南時報功。今入柳南。　平星執法正紀綱，其星差戾正一作政。　亂荒。軫南。南四。

右外官《占經》云：「石氏《外官占》始庫樓，終稷星，以二十八宿爲次。」按庫樓讚佚，且《天官書》及今圖象俱屬軫南。稷在張南，以官相次，當從進賢起，平星止，仍以屬東北西南四官爲次。

甘氏星讚弟三

天皇大帝，秉萬神圖。　四輔四星，□北極樞。□桉甘氏占當作「抱」。　華蓋張光，掩翳帝軀。　立橑周杠，捶直距趺。　内座設序，順帝所居。　六甲中候，出入有順。　柱史記過，密移東廚。　女史傳漏，動記時□。　天柱立政，朔望篇書。　尚書納言，夙夜咨謀。　陰德遺惠，周急賑撫。　天牀寢舍，解息燕休。　天理執平，者鞠魁頭。「者」字誤。《隋志》次天廚後，今依《占經》。　内廚優宴，房誦説虞。　内階朱户，顯寵念慮。《隋志》次文昌後，此依《占經》。　天廚盛饌，百宰若疏。　内平決讞，請□禮書。　爟舉烽表，遠期沈浮。《隋志》爟作權，古通，次在内平前、軒轅後，内平説闕。　三公九卿，讚謁諸侯。　從官常陳，五署列居。　太子幸臣，侍座後聚。　明堂顯化，常盡孝慈。　靈臺玫符，君南密微。　勢不專事，命相御之。《隋志》相次内階，勢次太陽守，今從《占經》。　東一。　樓星監市，斗食嗇夫。　斗斛稱量，尺寸分銖。　周鼎酒罇，二簋缶壺。　帝席設座，

宴旅酢酬。天田處界，縣邑止邪。平道除道，涂轍宣輸。進賢卿相，舉逸命才。《占經》誤作石氏。亢池不居，移徙之象。有誤。天乳甘露，醴酪充飴。日詔德令，耀生飛鳥。鳥當作烏。天幅陳駕，皮軒鸞旗。北二。策執御名，騰蛇先驅。傳舍上客，□□□□。車府撰御。疑與上句合讚。人星優游，乃爾寧堵。杵臼充舂，主給養厨。敗瓜熟爛，遺穜畜菹。左旗幽谷，阻險隱逃。天鷄司旦，察夜候時。扶筐采桑，翊養充羞。漸臺守漏，測晷吹灰。輦道逍遥，優游私行。三公宣德，奉均匡衛。一作衡。《占經》次輦道。西三。酒旗燕會，情患懽娱。天罇憫民，憐育幼孤。王星督察，諸侯存亡。司怪詰咎，國無灾殃。座以旗表，别異部居。天高闕遠，九層望樓。礪石砥刃，百工淬治。八穀平衡，聚集王都。天潢濟渡，漸池躍高。咸池陂澤，鵾鷄雁鳥。天船布罔，積水候灾。卷舌吐水，讒主天醫。大陵表墓，積尸隨居。月明刑度，光生蟾蜍。天街保塞，孔途通衢。天阿察近，岑蔚西隅。南四。

右中官《占經》次弟可據者據之，餘依《隋志》及音韵，疑者以意屬之。

天門待客，應對無疑。折威斷獄，棄諸市都。騎陳車騎，部行□□。箕主簸揚，糠給犬豬。東一。先農丈人，執斗與箕。狗主守門，夾門伏堦。狗國鮮卑，烏丸沃沮。天田本農，材器犂鋤。羅堰柴壅，激内注渠。危蓋屋室，杵梁侏儒。哭泣悲諒，墳墓倚廬。虚梁□□，宮宅室屋。四司績功，桑麻襄鹿。《隋志》作中官。八魁陷穽，棧門揭翘。雷電震音，

殷殷動摇。　霹靂奪擊，捽拽拖投。　雲雨興和，休祁茂孳。北二。　屏蔽擁障，安溷睹□。天溷伏作，抒厠糞丘。　左更采薪，蕘園菜茹。　右更僕畜，孕重犢駒。　軍門營壘，禁攻禦暴。以上三星，甘氏入中官。　天庾積穀，草茂身附。疑。　芻藁草服，納銍總輸。　天園草實，菜茹蓄儲。　天節奉使，專對無疑。　九州殊□，重譯通辭。　九游威旗，色盛兵興。　軍井給水，師用不竭。　野狗嚮吠，雌雄咸嗥。　丈人扙行，子孫扶持。　老人天社，里落禱祠。西三。　水道隄防，開道激滿。　四瀆受輸，滌源注海。　闕丘雙塾，外屏罘罳。《占經》作外官，今從之。　記别少齒，胎夭不屠。　外廚亨瀹，鷄羊犬豬。　天廟祭祀，示民不怠。　君居穿骨，越裳東甌。　南夷蠻貊，大赫青丘。　器府掌固，管絃絲竹。南四。

右外官《占經》云：「甘氏外官，青丘起，器府止，以二十八宿爲次。」今仿其意，參用《隋天文志》定之。

甘石星經正誣

僞本《星經》二卷，多引隋、唐郡縣，文亦踈舛殘缺。兹條其已甚，并據《史記》所見《星經》，以正其誣。

巫咸：女御四星在鈎陳星後北。　陳卓注：女御爲八十一御妻之象也。正曰：鄭康成《禮記》注：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説》曰「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

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又《周官·九嬪》注云：「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世婦》注云：「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女御》注云：「《昏義》所謂御妻。」按鄭云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本之緯文，似也。帝嚳，首序星辰以著民者也。天極者，天子之燕寢；鉤陳者，王后之六宫也。女御四星，戰國時説，與《周禮》同出者，故知巫咸占讚與甘、石皆出一人手，戰國啟其緒，漢、魏人推衍之者也。舜三妃者，妃爲后、夫人之通名，《離騷》所歌湘君者，后也；湘夫人者，妃也。蓋堯二女釐降，少女尚待年。或《檀弓》文二妃訛作三妃，皇甫謐遂託爲三妃，「癸比」之名，不可考也。鄭云「舜不立后，以不告而取」固非，夏、殷亦不立后，則鄭據《吕覽》，以紂爲適，微子爲庶，非殷立后之證乎？《春秋》之制，天子取十二，諸侯取九，三代之常經。《周官·九嬪》不云九人，世婦、女御皆無數，存其等耳。《昏義》漢人所作，後於《曲禮》，附會《春秋説》王官百有二十，應十二子之數，鄭註《九嬪》，又設爲九九御叙之法。不思人主九女並御，則九虹並見乎？宋之度宗，殷鑒不遠矣。

甘氏：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口中。

《黄帝占》：「天皇大帝，名耀魄寶。」正曰：鄭注《周官》「昊天上帝」，以爲北辰之神，名耀魄寶，本之緯文，非也。蓋戰國時人見鉤陳口中一星無名，因以天皇大帝名

之。不知史公所見真《甘石經》云：「太一常居者，象王居燕寢。」《隋志》謂之帝星。古者三王以前，方推之爲帝；或天道遠，以帝名之，亦起於周末也。后之六宮，天子不至，故《周官》猶云「御叙於王所」也。

甘氏：陰德二星，在尚書西。　正曰：史公所見真經云：前列直斗口三星曰陰德，或曰天一。當本石氏，與圖象合。僞甘氏見紫宫中無名小星甚衆，別飾爲尚書、陰德等名數，顯與《天官書》、《漢志》相背，當是東漢人所增。

甘氏：天床在紫微宫門外。　正曰：今天象無之。且宫門外星，而以天床名，亦非也。

石氏：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　正曰：《天官書》曰：「在斗魁中，貴人之牢。」甘氏謂之天理是也。王者以德爲車，常思寡過措刑，下車泣罪之義。石氏所云：今若隱若見，亦無六星，與書、志相背，漢末人僞託也。其一微明者，疑巫咸所云太尊者也。

石氏：相一星，在北斗南。　《黄帝占》曰：相星，天丞相也。　正曰：戰國所名也。

甘氏：勢四星，在太陽守北。　陳卓注：勢者，宦官也。謂刑餘之人，不可專事，助宣王命而已。　正曰：宦官宣王命，《詩》所謂「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者也。秦、漢至明，其禍烈矣。蓋宦者四星，與《周官》奄士四人之説，同出戰國，勢乃漢末人所託。　陳

卓又失甘氏命相御之之意。

《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正曰：司命、司中見《周官》，先鄭以司中爲三能，司命爲文昌宫。後鄭據武陵太守星傳，以爲上台司命，中台司中。又據星傳，以爲文昌弟五、弟四星。按《周官》與甘、石同時，比坿周制，故不正言文昌，又不敢言將、相。若星傳出漢人，又在史公所見甘、石經後矣。

《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内爲矛，招摇；一外爲盾，天鋒。　石氏云：梗河三星，天矛也。梗者遞也，荷者擔也，士卒更遞擔持天矛以行也。又《中官占》云：招摇一星，在梗河北。元戈一星，在招摇北。《黄帝占》：元戈、招摇，雌也。　正曰：古以北斗爲招摇，蓋中官之最明者，以配四官七宿也。鄭注《曲禮》，以招摇星在北斗杓端，蓋據《天官書》，實非《曲禮》義也。《素問・天元紀大論》：❶「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册文曰：九星懸朗，七曜周旋。」王冰注：「上古九星懸朗，五運齊宣，中古標星藏匿，故計星之見者七焉。」案九星蓋兼杓端兩星，總名招摇，王冰以爲中古標星藏匿，非也。石氏既以梗河三星當天矛，又增招摇一星，顯違《天官》及《春秋緯》，非其真矣。元戈即盾也，名本《樂緯》。　坿友人莊綬甲問「急繕其怒」義，答云：《國語》天事尚武，故《易》乾爲武人，乾居西北，殺方也。地事尚文，《易》坤爲文。一行「山河兩戒」説，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雲漢自艮抵坤爲地維。艮東北，主條風，生氣。此皆古義，非一行所能僞造也。

❶「紀大」，原本作「大紀」，據《黄帝内經》改。

石氏：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七公七星，在招搖東。《黃帝占》：七公一名天紀。

正曰：兩家之占，皆云理訟議獄之官，蓋以貫索相近名之。孰爲前後，孰爲是非，不可考。漢建武三年，有星孛於天紀，則天紀之名近古也。

石氏：女床三星，在天紀北。注：女床，後宮御也，衆妾所居宮也，侍皇后隨從以時御見者。　正曰：後宮皆屬勾陳，紫宮外不宜有此。《山海經》女床山在華陰西六百里，有鸞鳥見則天下安寧。或因天紀措刑而名之，亦僞也。

甘氏：五帝内座五星，在華蓋下。　正曰：《天官》以太一常居，象王居路寢；以五帝座居太微，象明堂祀帝矣。甘氏既指勾陳口中小星爲天皇大帝，又設五帝内座於後，一宮之中，帝者三焉，不亦紊乎？

甘氏：華蓋七星，杠九星，凡十六星，在大帝上。　正曰：此緣内座附之。

甘氏：六甲六星，在華蓋、杠旁。注：六甲所以納陽而紀時，故在帝旁，以布政授民。　正曰：《漢志》「日有六甲」，揚雄《太玄》「巡乘六甲，與斗相逢」。鄭注《周官・馮相》引《樂緯》曰：太歲、歲星常應斗建，日躔以見，此所謂「納陽紀時，布政授民」者也。甘氏指五帝座傍小星當之，恐不然。

甘氏：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北。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注：女史，主傳漏者也。

正曰：古者后夫人有彤管女史之法，《周官》以書内令。甘氏讚乃以爲傳漏，則挈壺之職矣。且柱史爲内外史之職，亦不當相屬也。

甘氏：天柱五星，在紫宫中，近東垣。正曰：甘氏以天柱當象魏，而位居偏東，非也。今固無此星，未知所指。

甘氏：尚書五星，在紫宫門内東南維。正曰：《漢公卿表》曰：「僕射，秦官，尚書有僕射。少府，秦官，屬官有尚書令、丞。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又曰：「尚書有侍中、散騎、中常侍加官，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皆秦制。」甘氏所取也。

石氏：太一一星，在天一星南。　正曰：太一常居，《晉志》所云帝星也。石氏以史公所云陰德或曰天一者，復指名太一，其僞顯然矣。

甘氏：内廚二星，在紫宫西南角外；天廚六星，在紫宫東北維外。　正曰：緣《周官》内饔、外饔分職而指名也。

巫咸：大理二星，在紫宫門左星内。正曰：《漢公卿表》曰：「廷尉，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復爲廷尉，哀帝復爲大理。王莽改曰作士。」緯以皋陶爲大理。後世李氏爲皋陶之後，以官爲氏者，非也。大理之名起於漢，此蓋漢人所增矣。

甘氏：内階六星，在文昌北。　正曰：

此緣三能有太階之名而名之也。《周書·作雒解》有内階，後世謂之納陛，周天子制也。

甘氏：内平四星，在中台南。　注：内平近職，執法之官。　正曰：顔師古云：「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廷尉爲號。」《表》云：「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此亦漢人所增矣。

石氏：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南。　《黄帝占》曰：輔臣象也，所以守衛天王之宫。　正曰：秦、漢太尉之職也。

巫咸：太尊一星，在中台北。　正曰：《隋志》以爲貴戚之占，蓋仍巫咸舊説。　今《占經》缺也。

巫咸：鉤九星，如鉤狀，在造父北。　讚曰：鉤星在道，傳路宣輿。《禮含文嘉》曰：王者賜命諸侯，皆如其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其九星爲鉤曲直。　正曰：《詩》云「王錫韓侯，鉤膺鏤錫」，《周官》「巾車玉路錫」，鄭注謂「馬面當盧，刻金爲之」，「金路鉤」，註謂「金路無錫有鉤，鉤，婁頷之鉤也」。桉金路以封同姓，玉路以祀。然則王錫韓侯，以金路明矣。曰錫曰鉤，互文見義。注謂無錫有鉤，非也。箋又以鉤爲樊纓，亦失之。此以形象又近造父而名之也。

石氏：附路一星，在閣道南旁。　注：附路以通道，若閣道道壞，當從附路道。　正曰：緣閣道附之。

甘氏：三公三星，在北斗柄南。　巫咸：三公在北斗魁弟一星西。　正曰：《黄帝占》皆同，晉、隋志兩采之，非也。且三公之職，太微候之，三能候之，匡衛皆候之，何其辭多枝葉耶？

甘氏：日一星，在房中道前；月一星，在昴東。注：女主大臣之象也。　正曰：此緣房中道及昴、畢間，天街爲光道所經，而指微星以名之也。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莫夕月。《説文》丣爲開門，丣爲閉門。皆甘氏所取義也。

巫咸：天輻二星，在房距西。注：宰乘輿之官也。　正曰：此緣房爲天駟而名之，疑即史公所云旁有兩星曰衿者也。且名託巫咸，讚託甘氏，此一手所爲之證。

《天官書》：房北一星，曰舝。　巫咸曰：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注：鍵閉主籥，關門之官。　正曰：張守節《正義》引《星經》曰：「鍵閉，掌關籥也。」按《説文》：舝，車軸耑鍵也。《詩·車舝》釋文：「車軸頭金也。」《正義》：「舝無事則脱，行乃設之。」蓋古者軸與輪亦不相屬，駕則以軸貫輪，關之者舝也。然則舝亦以天駟得名，而非鍵閉管籥之謂矣。

《天官書》：「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耗。」石氏：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方邊國。　正曰：太微象前朝，天市象後市。史公所云十二星、四星、六星，約可指數。張衡渾義以爲天市垣二十二星。石氏

又立晉、趙、韓、魏、巴、蜀等國名占，以象天子巡守、諸侯朝於方岳之義。石氏復有斗五星。甘氏有斛四星。《論語讖》云「天斛星主量」，則讖亦起哀、平間。巫咸復有有列肆三星，車肆、布帛屠肆各二星，亦象同律度量衡之義，皆在史公後，非其真也。

石氏：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南，常侍、黄門、左右小臣，侍從之官。郗萌曰：宦者，刑人也，有刑人於市。　正曰：《周官》奄人，惟内小臣職有上士四人，故知皆出戰國，特變宦言奄耳。郗解爲刑人於市，亦非也。

巫咸：罰三星，在東咸西，讚曰：罰星受金罰贖市租。　正曰：《周官》廛人掌斂市罰布，與此合也。

《天官書》：「左角李，右角將。」石氏曰：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庭。《索隱》作門。甘氏：天田二星在右角北，天門二星在左角南。　正曰：《占經》云：「角二星，天關也。其間天門也，其内天庭也。故黄道經其中，日月五星之所行也。」按角爲蒼龍之首，總領四官。又爲光道所經。又於十二支屬辰，故有天門之名。僞甘氏增出天門、天田，皆非也。

石氏：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宗人四星，在宗正東南。宗星二星，在宗人北。正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師古曰：「彤伯爲宗伯，不謂之宗正。」按《周官》有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祭祀，不主宗族也。

石氏：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積卒一名衛士。《黃帝占》：積卒，主守衛明堂。正曰：緣心爲明堂附會之。今積卒止二星，未知石氏所指名者。

甘氏：騎陳將軍一星，在騎官中東端。車騎三星，在騎官南。　正曰：《左傳正義》引劉炫云：左師展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曲禮》「前有車騎」，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按《天官書》「房南衆星曰騎官」，蓋本石氏約指之，僞甘氏增出「騎陳將軍」、「車騎」，非也。

巫咸：從官二星，在房南。　讚曰：從官二星，主疾病醫。　正曰：《逸周書·王會篇》云：「阼階之南，爲諸侯之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蓋巫咸亦以天市爲巡守之垣，心爲明堂，故附會如此。然《王會》亦漢人僞造，因武帝以《尚書》爲樸學也。

《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甘氏：帝席三星，在大角北。　正曰：《詩緯》曰：「大角一曰帝筵，成統理。」《春秋緯》曰：「大角爲帝席，以布神厚德。」又曰：「大角者，天王帝筵也。」按史公所見石氏經，疑本作天王帝筵，筵訛爲廷，僞石氏遂增設帝席三星，誤也。

甘氏：周鼎三星，在攝提西。　正曰：此緣《天官書》有大角「兩旁各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之文而附會也。不知星象自帝嚳、帝堯序以著衆，三代天官未敢增改，僞

巫咸、甘氏，必欲取無名小星，强以人事定之，致多野鄙之名矣。

甘氏：平道二星，在左右角間。　正曰：此緣光道所經而指名。又甘氏：進賢一星，在平道西。　正曰：此亦緣日爲君象，王政首在進賢而指名也。

甘氏：亢池六星，在亢北。注：亢，舟船也。池，水也。亢池猶度水也。　正曰：古以亢象鳥嚨。甘氏讀若杭，又以爲象舟船，遂增出亢池，非也。

甘氏：折威七星，在亢南。注：折威，獄卒也。　正曰：獄卒則宜近天理，貫索爲合。今無折威，未知所指矣。

巫咸：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注：頓、頑，亦獄官也。　正曰：駁義同上。今庫樓旁有頓、頑二小星，未知即巫咸所指否也。

甘氏：天乳一星，在氐北。　正曰：義無所取，名不雅馴。史公所删，此類是也。

甘氏：陳車三星，在氐南。注：陳車，猶革車也。　正曰：史公以亢主疾，氐主疫，此甘、石氏舊説。僞甘氏以爲氐主徭役，星明則民無出門之徭，馬無汗勞，蓋誤以疫爲役，遂增陳車三星耳。石氏讚《占經》不著，以意定之。以氐爲路寢海圖，又爲后妃之貴府，出入露寢之宿，蓋路訛露。路寢亦非后妃府，又緣僞石氏以尾、箕爲后妃宮府而誤。

石氏：尾一名后族，一名天厠，一名天狗，一名天司空，一名天鷄。第一星嫡妃也，第三星夫人也，次五星嬪妾也。又曰：尾者，後宫之場也，后妃之府也。上第一星后也。第三星旁，一星相去一寸，名神宫，解衣之内室，説虞之堂，一曰天矢，一曰天九江。又曰：尾者，邊臣也，一曰通溜，宫尾市也，天復船也。　正曰：史公以尾主君臣，蓋石氏本義。僞石氏增設數名，或因尾宿半在漢中，取人主溺於女，猶溺於淵之義，而爲史公所删也。

石氏：黿五星，在尾南。又曰：常居漢中，吉。　正曰：緣在東北維，近北官玄武，又近漢中而指名也。

石氏：傅説一星，在尾後。又曰：傅説不明，天下多禱祠。《黄帝占》云：「傅説主後宫，祈神明，保子孫，文章祝説，以求福慶。」《春秋元命包》云：「傅説主祝章，巫官也。」注：章，請號之言也。傅説蓋女巫也。主王后之内祭祀，以祈子孫。郄萌云：傅説星光明，王命興，輔佐出。　正曰：傅説，蓋戰國時本名，以尾爲后宫，而比附《周官》女祝、女巫之義。《莊子·大宗師篇》曰：「傅説得之，以相武丁。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因南華之寓言，改《周官》之舊義，又自郄萌始矣。

石氏：魚一星，在尾後河中。《春秋元命包》曰：魚星主雲旗，統陰事，調和雲雨之期。　正曰：石氏以河中一星名也。緯以爲統陰事，蓋《周官》内小臣掌王之陰事、陰令義也。石氏又曰：箕、尾主後宫妃后府，

故置傳説，衍子孫。疑讚語。《占經》讚字訛爲又字。　正曰：《天官》：「箕爲敖客，曰口舌。」石氏曰：「一曰天司空，爲寓客。」蓋敖讀如遊遨之遨，此石氏本義也。以爲后宫者，僞也。

甘氏：糠一星，在箕、舌前。　正曰：此緣《詩・大東》有「不可以簸揚」之句而附會也。

石氏：杵三星，在箕南。　正曰：《占經》第六十八石氏有杵三星，第六十九甘氏有内杵三星，一在箕南，一在人星旁，非一星。甘氏蓋亦占箕南杵，故爲内杵。《隋志》作内析，誤。《晉志》闕。按此杵亦緣箕星附會也。在危南當作北。者，當是石氏舊本，故史公采之。

甘氏：謁者一星，在左執法北。注：主讚謁之官也。三公内座三星，在内謁者東北。注：朝會宴私之所也。九卿内座三星，在三公北。内五諸侯五星，在九卿西。正曰：《天官書》曰「門内六星諸侯」，即僞甘氏所指爲三公九卿者也。復出五諸侯，則今所無，非亡隱也。《漢百官公卿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門户，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也。

甘氏：太子一星，在帝座北；幸臣一星，在帝座東北。　正曰：太微象明堂，蔡邕以爲太學，同地異名。甘氏緣世子齒學之義而增飾也。幸臣上應列宿，異哉所聞。

甘氏：從官一星，在太子西北。注：從

官，侍衛之臣也。讚曰：「從官常陳，五署列居。」《隋志》有常陳七星，蓋本甘氏，《占經》誤脱也。正曰：《天官書》郎位、將位，即侍衛之臣也，從官、常陳，則增飾也。

甘氏：明堂三星，太微西南角外。靈臺三星，在明堂西。正曰：甘氏蓋以太微爲辟雍，天子視學之象，故增飾明堂、靈臺之名也。

石氏讚曰：「少微四星逸士位。」《文曜鉤》曰：「少微，士大夫位也。」一名處士，《占經》云：「韓楊天官圖簿，少微四星：第一處士，第二博士，第三議士，第四大夫也。」正曰：《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諫議大夫，蓋漢所置，於《周官》爲師氏、保氏之屬，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者。又石氏曰：軒轅星，合爲百二十妃，大小相次，后宫多子孫。又曰：軒轅一名昏昌宫，而龍蛇形，凡十七星。南端明者，女主也，母也。北六尺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北六尺一星，次夫人也，妃也，次將也。北六尺一星，次妃也，其次皆次妃也。女主南三尺，星不明者，女御也。御西南尺所一星，大民也，太后宗也。御東南尺所一星，少民也，皇后宗也。巫咸曰：軒轅，天子后妃之庭。《禮緯含文嘉》曰：「諸舅有儀，則軒轅東南角大張。」正曰：《詩》云：「説於農郊，翟茀以朝。」禮，夫人以下有歸宗之義。《鵲巢》云「百兩將之」，謂留車反馬也。「説於農郊」，自近郊説駕，更乘厭翟入朝也。王后無出，道自父母家，即乘重翟入朝。軒轅近太微，名義蓋出於此。黄龍體十七星，象備姪娣，《詩》所謂「百兩成之」也。石氏以爲百二十

妃，辨見女御。又云太后宗、皇后宗，本《含文嘉》義。然《春秋》説天子臣王舅，不臣后父，則亦有別。且父兄無送女之禮。

甘氏：爟四星，在軒轅之西。注：烽火警急，以火相告，日行萬里。　正曰：以烽火列太微、軒轅間，是爲不類。

甘氏：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元命包》曰：「酒旗主上尊。大帝運樞，陰陽滿陳。列宿成德，五星布恩。神明和合，四節並宣。曆紀齊得，諸靈合懽。故設酒旗，以侑人神。」　正曰：周制，宗祀文王於明堂，天子燕諸侯亦於明堂。酒正供酒，因以名也。

巫咸：天相三星，在七星大星北。石氏曰：天相，天丞相也。主服采色文章。　正曰：《周官》内司服、染人、夏采皆統於天官，夏采蓋掌繪繡后宫之服，而今缺也。《黃帝占》因七星爲朱雀心，而云主衣裳帝冠被服繡之屬。僞巫咸、石氏又從而附會之。

巫咸：長垣四星，在少微西，南北列。　正曰：此緣近太微而附會之也。

石氏：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近北河。　正曰：南北河象中外之界，故《含文嘉》指所近星爲五諸侯，示封建之義也。

石氏：積水一星，在北河兩星北。積薪一星，在積水東南。注：積聚美水以給酒官之旗。又云：聚薪以給享祀。《黃帝占》曰：「積水一星給酒旗。石氏讚同。積水，其

泉也。擬於醪醲，以待賓客。其星明，饗燕之禮行。積薪所以給庖廚。」正曰：《國語》引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甸人積薪，水師監濯。」石氏蓋緣飾之。

石氏：水位四星，在東井東，南北列。又曰：水位星主水衡，衡平象水，水淳準同。而谷流駛，本作死。不壅塞也。正曰：《周官》有川衡。漢武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顔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税入。」此蓋因近東井附會之。

甘氏：天罇三星，在東井北。注：天罇主盛饘粥，以給貧病也。正曰：古者尊以盛酒，饘粥在鼎，不在尊也。

甘氏：司怪四星，在鉞前。正曰：甘氏司怪，位次諸王後，讚曰「詰咎」，蓋象《王制》三監、漢設傅相之意。

甘氏：座旗九星，在司怪東北。正曰：《左氏》引叔向曰：「朝有著定，位有表。」❶此亦緣諸王、諸侯附會之。

甘氏：水府四星，在東井南；四瀆四星，在東井南垣東。正曰：皆緣東井爲水事附會之。

甘氏：闕丘二星，在南河南。注：闕丘，闕外象魏也。天子謂之闕，諸侯謂之兩觀。天子外屏，罘罳在宮門外；諸侯内屏，罘罳在宮門内：所以別尊卑也。正曰：

❶「位」，《左傳》昭公十一年作「會」。

象魏設井南，於義無取。諸侯兩觀，魯僭周制也。

《黄帝占》：東井天府法令也。東井主水，用法清平如水。左垣四星，四輔也。右垣四星，以輔赤帝。井中六星，主水衡。正曰：《易》坎爲水爲法。《説文》荆字從刀守井，古義也。漢高入關之歲，五星聚東井。《黄帝占》以輔赤帝之説，非漢人附益乎？井、鬼秦分，肅殺之始，熒惑犯之，爲金火相革。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著秦尚兵刑而棄德禮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禮所以象賓也。

甘氏：外廚六星，在柳南。天紀一星，在外廚南。注：天紀主知禽獸年齒，不殺孕，不夭幺，以致繁育。正曰：此緣朱鳥之名，又張素爲廚，主觴客而比附之也。《周官・掌客》，諸侯來朝，日有乘禽，鄭注《易・困》九二云：「二據初辰在未，未上值天廚」，蓋指此。但《淮南・天文訓》柳入午宫，鄭云在未，蓋據費直《周易》，分野分宫小異耳。

石氏：稷五星，在七星南。讚曰：「稷在張南時報功。」《黄帝占》曰：「稷星主五穀豐耗。」正曰：《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石氏蓋緣此名之。

甘氏：天廟十四星，在張南。正曰：營室爲清廟，《國語》謂之天廟，是矣。甘氏因張有觴客之象，謂諸侯來朝，各以其職助祭，先見於廟，故附之。

甘氏：東甌五星，在翼南。注：東甌，東越也。　正曰：甘氏讚云「越裳東甌」，謂海人甌夷也。《詩》以飛隼興諸侯，故甘氏因翼宿言遠人也。

甘氏：青丘七星，在軫東南。注：青丘，南方蠻夷之國號也。　正曰：此緣軫於分野屬荆州而附之。

甘氏：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　正曰：《南宮候》曰：張一名天倡。又曰：翼主天倡，五樂八佾也，《黃帝占》、石氏讚同意。而附之。

石氏：天關在五車南、參西北。　又曰：明大則王道平通。　正曰：此緣光道所經而命之。《漢志》「歲星居關西四尺所」，則石氏有之，而史公所删也。

甘氏：諸王六星，在五車南。讚曰：王星督察諸侯存亡。　正曰：同姓封爵爲王，制起於漢，故知僞甘氏説，并非史公所見也。

甘氏：八穀八星，在五車北。　正曰：以近五車，又近漢中，天船象水陸漕輓，以給中都官而附之。

甘氏：咸池三星，在天潢西北。　正曰：《天官書》曰：「西官咸池曰天五潢。」是咸池爲西官總名，與《淮南·天文訓》合，猶蒼龍、朱鳥、玄武也。僞甘氏增出咸池三星，非也。

石氏：土司空一星，在奎南，入壁七度。正曰：巫咸有土司空四星，在軍門南，《占經》皆引《合誠圖》「土司空主土城」注之。今圖一星，在天倉、羽林間。蓋晉、隋志皆依石氏，其名則緣《天官》「奎主溝瀆」、甘氏「壁主土功」而附之。

甘氏：外屏七星，在奎南。天溷七星，在屏南。注：天溷，厠也。外屏，所以障天溷也。正曰：此緣奎爲溝瀆，有流惡之義而附之。史公存天厠，删天溷，其實天厠、天溷俱宜删之。史公言「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今書蓋删之，而猶有未盡，如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是也。

石氏：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北。正曰：此緣婁爲聚衆而附之。

甘氏：左更五星，在婁東；右更五星，在婁西。注：左更，山虞之官，主川澤林藪竹木菜蔬之屬也。右更，主牧養牛馬之官也。正曰：《漢百官公卿表》：秦爵，十二級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師古曰：「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甘氏因有聚衆之義而附之。讚所云採薪僕畜，亦給軍實之意。

甘氏：軍南門一星，在天將軍西南。鈇鑕五星，在天倉西南。正曰：皆緣婁附之。

石氏：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天廩四星，在昴南。甘氏：天

庾三星，在天倉東南。　正曰：皆史公所云「胃南衆星曰廥積」者也。胃爲天倉，蓋本真石氏；別出天倉者，僞也。甘氏云「屋積曰倉，露積曰庾」，以意附之。《黄帝占》云「圓曰囷，方曰倉」，以象附之。

石氏：大陵八星，在胃北。甘氏：積尸一星，在大陵中。　正曰：天地之道，東爲動方，西爲遷方，南爲長養，北爲收藏。故甘、石以公墓屬西官，墳墓屬北官也。

石氏：天船九星，在大陵河中。甘氏：積水一星，在天船中。石氏：卷舌六星，在昴北。甘氏：天讒一星，在卷舌中。郄萌曰：「積京者，大陵也，卷舌之口也。大陵曲而北向，卷舌曲而南向，相爲牝牡。」　正曰：天船、積水，以河附之。郄氏以天船當卷舌，誤也。卷舌、天讒亦在河中。傳曰：「溺於淵，猶有爲也；溺於人，不可救也。」甘氏以昴有閉户之象，故以卷舌名之。

石氏：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　正曰：《史記正義》以爲即《天官書》參西二曰天苑者也。石氏以畢主弋獵，故以天苑附之。

甘氏：天街二星，在昴、畢間。石氏曰：天街者，昴、畢之間，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昴以西屬外國，畢以東屬中國也。又曰：天街者，日月五星出入之道也。　正曰：天街不以星名。石氏之意，史公采之。甘氏增二星，僞也。

甘氏：天阿一星，在昴西偏。　正曰：

《淮南·天文訓》曰：「天阿者，群神之闕也。」高誘注以紫宫、軒轅、咸池、天阿爲四官。孫伯淵云：「天阿疑即天市。」今按此天阿一星，蓋緣《淮南》之文附之，僞也。

甘氏：芻藁六星，在天苑西；天園十三星，在天苑南。　正曰：皆以天苑附之。

甘氏：天節八星，在畢、附耳南。注：「天節，以使命靈威德於四海九州。」殊口九星，在天節下。注：「能曉方言之官。」　正曰：此皆緣昴、畢間爲中外之界而附之。

巫咸：天陰五星，在畢柄西。　正曰：此緣天街之陰爲陰國，又畢主弋獵，故讚又云：天陰，羽獵也。

石氏：玉井四星，在參左足。《春秋緯》曰：「玉井主軍敵。」石氏讚云：「主水漿。」石氏：屏星在玉井南。又曰：軍市十二星，在參東南。注：「星衆，軍有餘糧。」又云：野雞一星，在軍市中。《黄帝占》曰：「野雞，大將也，主屯營。」甘氏曰：軍井四星，在屏東南。又曰：天狗七星，在狼東北。《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賊。」　正曰：俱以參主斬刈，觜主葆旅附之。申宫殺氣之始，戰國之所尚也。

甘氏：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子二星，在丈人東。孫二星，在子星東。　正曰：此緣老人附之。

甘氏：天社六星，在弧南。　正曰：《月令》：「社日前後，此星昏見南方。」甘氏

因以名之。其與老人合讚者，蓋古者鄉老没則祭於社也。

甘氏：天高四星，在參旗西，近畢。正曰：石氏釋畢，曰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邦外候也。甘氏別出天高，非也。

石氏：危三星，墳墓四星，十七度。古九度。甘氏：蓋屋二星，在危南。巫咸：虛梁四星，在危南。注：「虛梁，園陵也。」甘氏：哭二星，在虛南。泣二星，在哭星東。正曰：董子曰：「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爲喪，喪亦爲空，其實一也。」按北宫主喪禮，義蓋如此。但史公云危爲蓋屋，而甘氏別出蓋屋二星；史公云虛爲哭泣之事，甘氏別出哭泣二星，則僞也。按危爲蓋屋，象形，故禮於棟外謂之危。《喪大記》「中屋履危」是也。《説文》：「危，在高而懼也。」

石氏：敗臼四星，在虛、危南。正曰：《天官書》曰：「杵臼四星，在危南。」《黄帝占》曰：「天杵臼星不具，民賣其釜甑，去其處。」此石氏曰「敗臼一星不具，民賣釜甑，去其處」，蓋僞而誤也。今圖依《隋志》，杵臼四星在危北，是也。又依《隋志》，圖敗臼二星在天錢南，非也。

甘氏：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禄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禄北。司非二星，在司危北。正曰：司命、司禄，文昌宫

星名。史公蓋據石氏。先後二鄭注《周禮》本星備星傳皆同。康成以司民爲軒轅角，小異。此甘氏四司，蓋後起，史公所未見，二鄭所不信也。且史公以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本之真甘、石「危室主土木之工」也。張守節反引僞經爲難，何哉？

甘氏：八魁九星，在北落東南。注：主張捕陷穽設機也。　正曰：因坎爲北方、玄武爲武庫附之。今無其星，未知甘氏所指。

巫咸：天壘城十三星，如貫索狀，在哭、泣南。又曰：鈇鑕三星，在八魁西北，一曰鈇鉞。又曰：天綱一星，在北落西南。　正曰：俱緣「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名也。

巫咸：天錢一星，在北落西北。　正曰：此緣軍興之用附之。

石氏：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注：天蛇也，主水蟲。　正曰：因在漢中，又以形名之。

甘氏：策一星，在王良前。　正曰：孫伯淵據《天官書》曰「王良策馬」，則策非星也，疑後人所加。

甘氏：車府七星，在天津東，近河旁。　正曰：亦疑緣王良加之。秦趙高爲中車府令。《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屬官有車府令、丞也。

甘氏：人星五星，在車府東南，一曰卧

星，主治萬民。　正曰：孫伯淵據《天官書》「江星動人涉水」，《漢志》作「以人涉水」，是「人涉水」言其占驗，非星名。

甘氏：扶筐七星，在天津北。　正曰：此緣近織女、「女執懿筐」名之，疑即史公所云紫宮右五星天棓也。今圖天棓止一小星耳。

甘氏：造父五星，在傳舍南河中。　巫咸：奚仲四星，如衡狀，在天津北。　正曰：皆因王良名之。天駟形似軫，王良蓋謂王之良馭，恐真石氏本非假人名命之。或郵無恤善馭，人以星名稱之也。且史公以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史公云「王良策馬，車騎滿野」，疑甘氏真經讚語，今《占經》又不載。

甘氏：雷電六星，在營室西南。霹靂五星，在土公西南。雲雨四星，在霹靂南。正曰：緣室壁有避風雨之義名之。

巫咸：天廄十星，在東壁北，近王良。正曰：緣王良名之。

甘氏：土公吏二星，在營室西南。一曰土公司屏廄設儲。句有誤。甘氏：土公二星，在東壁南。《論語讖》曰：「土公主豫儲。」正曰：《國語》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甘氏緣以名之。本系一星，唐修《晉志》以來，又訛爲二矣。

石氏：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又曰：天弁九星，在天市垣外。注：天下市官之長

也。主市中列肆，諸賈人在市籍者商稅。又曰：天弁星主恭儉。　正曰：以象名之，當是《周官》弁師之意。以近天市而云主商稅，陳卓之誤也。鄭注《易·坎》六四云：「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

石氏：鼈十四星，在南斗南。　正曰：以在漢中名之。鄭注《易·中孚》曰：「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離四爻辰在丑，《說卦》爲鼈。此亦因南斗位在丑。

甘氏：狗二星，在南斗魁前。又曰：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南。　正曰：斗位丑，艮卦位在丑。《說卦》艮爲狗也。

甘氏：天雞二星，在狗國北。《合誠圖》曰：天鷄主候時。　正曰：殷正建丑，以鷄鳴爲朔，鷄鳴時加丑也。《黃帝占》及石氏皆云匏瓜一名天鷄，亦以匏瓜在丑宮，艮爲果蓏，故又名匏瓜也。

甘氏：農丈人一星，在南斗南。讚曰：執斗與箕。　正曰：緣箕、斗附之。

巫咸：天籥八星，在南斗南杓弟二星西。　正曰：因南斗爲光道。《黃帝占》以建星爲天關，《海中占》以斗建者陰陽終始之門，故以琯籥附之。

巫咸：天淵十星，在鼈東南九坎間。注：主灌漑之官。　正曰：以近漢、又近天田名之。

石氏：九坎九星，在牽牛旁。　正曰：

《黄帝占》「九坎主通水泉」，與石氏讚合，亦灌溉之義也。

甘氏：羅堰三星，在牽牛東。讚曰：「羅堰柴壅，激内注渠。」正曰：《周官・稻人》「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之義。

甘氏：天田九星，在牽牛南。正曰：《天官書》牽牛爲犧牲，非主爲耕牛也。今無天田星。説者以秦廢井田而星隱，非也。

甘氏：河鼓左旗九星，在河鼓旁。巫咸：天桴四星，在河鼓左旗端，南北列。正曰：俱以河鼓附之。《黄帝占》云「天桴一名奚仲」，益紊矣。

巫咸：九坎東有齊、趙、鄭、越、周、秦、代、晉、韓、魏、楚、燕共十六星。正曰：石氏以戰國名名天市、匡衛，巫咸又以附羽林天軍，皆以意説，無所受之也。

巫咸：離瑜三星，在代東，南北列。注：離，袿衣也。瑜，玉飾也。婦人服也。石氏：離珠五星，在須女北。注：離，袿衣也，環佩玉珠，后夫人之盛飾，主進王后之衣服也。正曰：巫咸讚以離瑜玩飾，并見舅姑，蓋以須女象已嫁之女而名之。孫伯淵云：離珠即離瑜也。按離《毛詩》、《爾雅》皆作縭，或作褵，緌也。毛引禮母送女「施衿結帨」解之。《内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是其所取義。注以爲王后之服，失之。

甘氏：漸臺四星，屬織女東足。讚曰：

「漸臺守漏，測晷吹灰。」正曰：甘氏義復靈臺或漸臺之名，近古。古者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别爲之築宫，此其義也。

甘氏：輦道五星，屬織女西足。讚曰：「輦道逍遥，優游私行。」正曰：輦道之名，疑亦非僞甘氏所立，象織女度漢之道。《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是其義也。天子微行，起於漢季，豈得上應天象哉！

劉禮部集卷九

易虞氏五述序

余既補成張皋文先生《易言》二卷，蓋先生懼學虞氏者執象變而失旨歸，參天象而疏人事，故取以言尚辭之義，救其失也。而虞氏之《易》，究以象變爲宗，學《易》亦必從象變而入，義例糾錯，不其望洋。爰表五端，用資詔相。其敘曰：

在陽稱變，乾二之坤；在陰稱化，坤五之乾。《津逮秘書》、雅雨堂刊李氏《易解》俱誤作「乾五之坤二，坤二之乾五」，今據朱睦㮮本《秘册彙函》本訂。不遠之復，用脩厥身。成既濟定，知變化神。述虞氏變動表第一。

陽居大夏，陰積虛空。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剥窮反下，與復同功。張皋文云：當爻交錯，謂之發揮。巽究爲躁，與震旁通。張皋文云：全卦對易，謂之旁通。之正得位，乃可以化邦。述六爻發揮旁通表第二。

一陰一陽始遘、復，剥、夬放此。三陰三陽始泰、否。臨、遯、壯、觀，二爻始起。著其形埒，毫釐千里。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述彖象觀變表第三。

善言人者必有徵於天，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六十四以象與天言。君子以純終令聞，先王以君國子民。述卦象陰陽大義第四。

總六爻之義，大象以明。彌綸天地，亦有主常。提要鈎玄，視脩悖之方。述虞氏卦象觀變表第五。

尚書今古文集解序

《尚書今古文集解》何爲而作也？所以述舅氏莊先生一家之學，且爲諸子授讀之本也。嘉慶初，先生歸自泲南，余始從問《尚書》今文、古文家法，及二十八篇叙義。析疑賞奇，每發神解。忽忽數十年，久不省録。今年夏，先生子循博來京，旋卒旅寓。啟其行篋，而先生所爲《書序説義》一卷、《尚書授讀》一卷在焉。尋繹雒誦，音容如在。先生學通倉籀，温故知新，其所創獲，近轢諸儒，遠質姚姒。所恨記録過疏，引而不發，亦有親承口授，或反缺然，緒論微言，不著竹帛。傳而不習，自古歎之，湮没騣尋，玩愒滋懼。爰推舅氏未竟之志，綴爲是編。其例凡五：

一曰正文字。《尚書》已罹七厄，見段氏《撰異》序。故經文之下，必先審其音訓，别其句讀，詳其衍脱，析其同異。段氏旁徵蔓衍，煩賾爲患，芟蕪存英，什僅二三，從簡要也。

二曰徵古義。馬、鄭、王注，采自《後案》，不復疏其出典。其差繆過甚，如以夏侯等書轉爲古文、孔壁本轉爲今文之類，悉爲釐正，嚴家法也。

三曰祛門户。孫疏好古，雖《史記》周公奔楚、揃爪沈河之説，必篤信不疑。《後案》祖鄭，雖殛鯀在元圭告成之後，《金縢》誅官屬黨與之誣，必曲申其是。遷周、孔以就服、鄭，實爲大惑。至僞《孔傳》于導渭條漆沮亦曰洛水，《顧命》篇夾兩階戺爲堂廉，致爲精確，不可以人而廢言。集衆思，廣公益也。

四曰崇正義。六宗四載，三江九江，諸

家聚訟，詳載博辨，體同考索。至于因中星而及歲差之西法，説璣衡而詳後世之銅儀，有乖説經，概从薙汰，懼支蔓也。

五曰述師説。凡聞自莊先生及外王父莊宗伯公者，皆别出之；獨下己意者，以「謹案」别之。其《書序説義》，亦詳爲引申，附諸其後，明授受也。

予自束髮治《春秋》，所擬議禮、決獄、答難諸書，至今未能卒業。又爲《詩聲衍》若干卷，以明六書音韵之學。創藁粗就，繕寫未遑。復以炳燭餘明，旁及是學。人壽幾何，蠡海難罄。望古寥閴，知後人能董而理之否耶？姑藏篋笥，以訓子孫云。

詩古微序

嘗怪西京立十四博士，《易》則施、孟、梁丘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氏，《禮》則大小戴氏，《春秋》則《公羊》顔、嚴氏，《穀梁》江氏，皆今文家學。而晚出之號古文者，十不與一。夫何家法區别之嚴若是！豈非今學之師承遠勝古學之鑿空，非若《左氏》不傳《春秋》，逸《書》、逸《禮》絶無師説，費氏《易》無章句，《毛詩》晚出，自言出自子夏，而序多空言，傳罕大義，非親見古序、有師法之言與？若《漢廣》「德廣所及」、《白華》「孝子之潔白」、《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雨無正》「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之類，皆望文爲義。其釋風之平王、齊侯，頌之成王、成、康，雅之王命南仲，及《楚茨》四十餘詩皆刺幽王之類，又多不概于人心。非若魯、韓佚説，每詩輒實以某人某事，其言徵實不誣，夫有所受之也。西漢專門傳受之學，至東京而漸決藩籬。鄭康成氏總群儒而通六藝，其學則于《禮》深，于《易》、《書》、《詩》、《春秋》淺。故注《禮》用今文，采韓説；及解《易》、

《詩》、《書》、《春秋》，乃皆舍今學而從古文，聊以創異門户，存一家之説。其後鄭學大行。于是齊《詩》漢代即亡；魯《詩》亡于西晉，與《易》、《書》之今文諸家，同墜于地；韓《詩》、《公羊》雖存，自唐代已號絶學，而韓《詩》復亡于北宋，寧非東京諸儒階之厲哉！

而世之説者，顧曰三家《詩》多述本事，猶之不修之《春秋》也；《毛詩》則財以聖人之義法，猶之君子修之云爾。果爾，則請以《春秋》義法覈之。《詩》何以風先乎雅？著《詩》、《春秋》之相終始也。風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息，而采風之使缺，《詩》于是終，《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春秋》之始元終麟也。變風始于《邶》、《鄘》、《衛》，《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于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内諸夏而外吴、楚也。《魯頌》先乎《商頌》，《春秋》之寓王也。頌以商爲殿者，謂救周之文敝，宜從殷之質也。託夏于魯，明繼周以夏，繼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終「未濟」之義也。王者因革損益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託王者於斯，一質一文，當殷之尚忠，敬文迭施，當夏之教也。是《春秋》之通義也。孔子序《書》，特韞神恉。紀三代，正稽古，列正變，明得失，等百王，知來者，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詩》。故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删述之微言大義，毛序、毛傳，曾有一于此乎？則所謂子夏傳之者，不足據矣。《詩》之爲用，在于禮樂，而二雅小序，莫能詳其祭祀

燕饗之所用，間《草蟲》于《采蘋》，與《儀禮》樂章不合，則所謂太師次弟者，不足據矣。分邶、鄘、衛爲三，與《左氏》不合；以《抑》詩爲衛武刺厲，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爲成其王業之王，與《國語》不合；以宣王南仲伐玁狁爲文王詩，與《大雅》及周、秦傳記皆不合：則所謂國史序之者，又不足信矣。以齊、魯、韓遺説質之，則數者往往符合。今文之師受，遠勝古文之鑿空如此。鄭、許皆古學，而箋《詩》輒用韓義以輔毛，《説文》引《詩》，亦三家多于毛，古學之不能廢今文，又如此。

皇清漢學昌明，通儒輩出。于是武進張氏始治虞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學，萌芽漸復。惟《書》則江、段、孫、王，皆雜采馬、鄭、王、孔，無所決擇，王氏反主鄭説，以破古義，尤爲偵繆。《詩》則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戴，震。皆致疑于毛學，而尚不知據三家古義，以正其源流。邵陽魏君默深，治經好求微言大義，由董子書以信《公羊春秋》，由《春秋》以信西漢今文家法，既爲《董子春秋述例》，以闡董、胡之遺緒，又于《書》則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説，以難馬、鄭，于《詩》則表章魯、韓墜緒，以匡傳、箋。既與予説重規疊矩，其所排難解剥，鉤沈起廢，則又皆足干城大道，張皇幽眇。申先師敗績失據之謗，箴後漢好異矯誣之疾，使遺文湮而復出，絶學幽而復明。其志大，其思深，其用力勤矣。予向治《春秋》今文之學，有志發揮，成一家言，作輟因循，久未卒業。深懼大業之陵遲，負荷之隕越。幸遇同志，勇任斯道，助我起予。昔之君子，其亦有樂于斯乎？如曰不然，以俟來哲。

五經攷異叙

余束髮誦經，感于司馬文正公之言「凡讀書必先審其音，正其字，辨其句讀，然後可以求其義」，欲先校夫子所正。今所存者，《易》十二篇，《尚書》二十八篇、序一篇，《詩》三百五篇、序一篇，《禮》古經十七篇，《春秋》十一篇，仿陸元朗《經典釋文》之例，采輯舊本經籍所引，旁稽近代名儒深通經義小學者之言，彙爲一編，以爲童蒙養正之始基，奪于他務，未暇爲也。己巳之冬，乃與同里之學者臧庸、莊綬甲，分經掇拾。二君以予向治《易》、《春秋》，屬簒次焉。臧君爲《詩攷》幾成而逝，莊君爲《尚書攷》將半而中輟。弟子潘準，夙慧嗜學，尤明《禮》經，獨與余窮數日之力，藁本裒然，惜不幸夭折。屬其父索之叢帙中，杳不可得。歲月如流，良朋難覯。壬申之夏，甘泉弟子張潤見余舊稿而善之，手書付之梓人，以爲續攷群經者倡。嘉其意，勿以未定阻也。《詩攷》可以校訂，《書攷》促莊君成之。《禮經攷》陽童有靈，其不至人琴俱亡也，俟後出焉。

春秋賞罰格題辭

稗販素王，役使先靈。匪以呼盧，惟以玩經。

經寓王法，格執聖權。猶賢博弈，吾無隱焉。

鴻寶救時，小儒榮古。相才史才，披圖諏譜。

問曰：天王操賞罰之柄者也，今下同于

列國，且與大夫士庶同受賞罰，得無傎乎？答曰：《論語》云：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大夫出，陪臣執國命，而庶人之議作。周平王，倡亂臣賊子之禍者也，故改元之義法首及之。

問曰：盜不繫國，無所容也；可以洊升于三公大夫之位乎？ 答曰：昔管仲舉二盜爲公臣，孔子韙之。且東周以降，盜賊之世也。《春秋》之例，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國君、大夫有過，貶而稱人。盜本未命之大夫士也。不爲盜，則猶是大小國微者稱人之例也。

問曰：盛德之士不名，公卿之選也，位爲陪臣，賢者何以勸乎？ 答曰：自封建尚親之法久，乘田、委吏，至聖不卑。仲弓、季路，爲宰不恥。且古者貢士，三考黜陟，純盜虛聲，移郊移遂。又其甚者，如共工、驩兜，屏之遠方可也。歸之國家，爲老爲宰，何嫌于屈才乎？

問曰：《春秋》法殷，制爵三等，公侯爲大國，伯子男爲小國。杞于周爲王者之後，本爵稱公，鄭本爵爲伯。今以杞爲小國，鄭爲大國何？ 答曰：以《春秋》當新王，黜杞之義著矣。陳三恪也，蔡懿親也，然其即楚，而無善政，雖不黜，猶黜也。鄭日卒月葬，有命大夫達于《春秋》，則取爲小國張法，何嫌于不進爵乎？

問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一事也，在魯、宋、鄭臣遇此則偏下罰，在晉則中罰，在衛亦然，在陳、蔡則下賞，何參差不齊也？ 答曰：自此役也，晉、楚狎主齊盟，而晉常下楚，漸至京師楚矣，趙武之過也。衛石惡爲惡人之徒，甚于豹及向戌、良霄一等。陳孔瑗、蔡歸姓亦亂賊也。然陳、蔡大

夫，無善可録，久不與中國會盟，兵連禍結無已時，自此盟而少弭，故進之也。

八代文苑叙録

叙曰：伊昔《詩》分四始，《書》標七觀，麗天普地，敻乎尚哉！ 自時厥後，遷述六藝，歆總七略，金淵玉海，茂矣美矣。世更八代，人擅九能。黄初《典論》，摯虞《流别》，約而未詳。任昉《緣起》，劉勰《雕龍》，辨而弗著。昭明太子，敦敏夙成，文學根性。高齋講藝，士林雲集；東宫初建，仁惠風行。無漢武之雄猜，異陳思之疑謗。宜其撰述，斐然有章。然而正序之文，共《玄經》而覆瓿；英華之選，隨湘東之刦灰。天祐斯文，學興淮海。曹秘書播斯蘭茝，李崇賢繡其帨鞶。固以贊非游、夏，功侔毛、鄭。原其綴緝，有三善焉。體例謹嚴，芟剪不加經史，一也。蒐羅廣博，奥隱不墜浮沈，二也。笙簧六籍，鼓吹百家，後有明哲，罕出範圍，三也。若乃類聚乖舛，棄置失當，亦有可譏者焉。靈均《遠游》、《天問》，開詞賦之宗；文通《故鄉》、《江上》，採騷歌之韻。長卿淩雲之氣，枚叔梁園之才。子雲《蜀都》，太沖斯仿；武皇《悼逝》，黄門是規。明遠游思，徽音宋玉；張融賦海，表裏玄虚。郊祀不采漢志，僅及延年；樂府止涉五言，未逞曲調。册令、觀進之作，視奬亂爲故常；詩序、史論之收，顯違例而彌陋。《七發》命七，章、辨幾可以九名；王褒對問，非韻安得以頌列。雄風高唐，義存譎諫，焉止狀景言情；鵩鳥集舍，志明死生，非誇博物多識。臨終百一，徒受嗤于後人；僞孔擬蘇，炫别裁于元鑒。禮貴瑕瑜不蔽，傳稱善

善從長。余之所述，竊比斯義。切情依韻，旨不戾乎風騷；道政論思，體欲溯乎墳典。漢、魏、晉、宋，廣厥津源；徐、庾、盧、薛，續其裁製。要使南金東矢，萃爲房序之陳；瑞獸珍禽，咸歸林囿之飾。韓潮蘇海，不敢薄爲綺靡；長福利貞，庶幾引爲夔、曠。願作維摩争友，悵靈瑣之不留；誰爲書簏嗣音，探西山而緝注。

賦者，其原出于古詩。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漢志》題《騷經》爲「屈賦」，今據以爲首。荀卿之製，異出同原，兼比興之文，專賦篇之目，翺翔屈、宋，宫商潛應矣。枚叔《七發》，原于《招魂》、《對問》，沿襲至廣，昭明所栞，無遺憾焉。弔哀之文，亦出楚詞。劉彦和云：「華過韻緩，化而爲賦。」賈、馬、潘、陸，全乎賦矣。叙賦第一。曰騷，曰七，曰賦，曰頌，曰辭，曰弔文，曰哀文。凡七品，皆賦也。

昔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合韶、武之音。古詩無不入樂也。漢武始立樂府，總趙、代、秦、楚之音。子政品文，詩與歌别。故彦和略具樂篇，以標區界。吴兢、茂倩叙述詳矣。今取其雅者，次于賦。

三王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樂亦亡。自漢以後，皆鄭、衛之音也。意不戾古，情不越禮，君子猶有取爾，次樂府。

頌與賦同原。成、康之没，厥聲亦寢。三閭比類細物，啟洞簫、長笛之始。上蔡諛辭褒過，作揚雄、班固之倆。今以王、馬歸賦，揚、班領頌，志變古焉。次詩。

符命者，原于《玄鳥》、《思文》，變于李斯刻石。相如蔚爲稱首，絶筆兹文。揚、班

事非鐫石，亦乖韻體。邯鄲以下，蓋無譏焉。次頌。

贊者，原于夫子贊《易》，《彖》、《象》、《文言》、《雜卦》，皆有韻之文也。史家參以論頌之體，失其本矣。次符命。

箴銘之體，皆出三代。箴誦于官，其制未改；銘題于器，遷轉多方。劉彦和云：「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令德。」九能之士，作器能銘；揚雄、李尤，稍存古製。至如鐘鼎不韻，全成碑文，又無取焉。次贊。

連珠兆于韓非，引于揚、班。言近旨遠，假物連類，亦箴銘遺意也。次箴銘。

秦焚《詩》、《書》，專尚名法；李斯刻石，法家之《詩》、《書》也。侈上古封禪樹石之義，開新莽麗牲紀事之作。後之作者，踵事增華，叙兼史傳，文同銘誄，以石代金，同不朽矣。曰刻石，曰銘，曰廟碑，曰墓碑，曰神誥，凡五品，次連珠。

哀誄原于古天子南郊定謚，内史執策，太史讀誄。卿大夫賜謚，小史讀誄。魯莊始誄及謚。厥後體傳而文頌，失其本矣。叙述先世，亦詩人之則也。曰誄，曰哀策文，凡二品，次碑識。

右上編，皆主于用韵之文，從古詩發源者也。

制誥之原，出于《尚書》，兩漢之初，炳焉大雅。過此以往，文勝其質，後嗣何觀焉！叙詔策第一。曰詔，曰策文，曰教，諸侯之言也。凡三品。

對策者，亦出于《尚書》敷奏。温城之學與文，通天人，貫古今，至矣。晁公孫以下，不足則也。次制詔。

對問者，亦對策之屬，而文勝其質矣。次對策。

奏議者，亦出于《尚書》，戰國稱上書。秦以御史主文法，改名曰奏。漢立四品，章以謝恩，奏以按劾，書以陳情，議以駁異。幾密則曰封事。兩漢淵海，同符三代。今以詳文學之旨，别政事之材，存要略于專科，表文采于斯集。曰上書，曰表，曰奏，曰議，曰彈事。凡五品，次對問。

謝啓者，即漢之章，厥風近古，遺文寡存。酒肉拜賜，多稱文辭，陋矣。故附章表之末。

檄移者，出于三代文告之辭，威讓之令，與制誥同原。或施于敵者。故次奏議。

約者，出于古之契券，子淵髯奴，游戲之文也。故附檄移。

論者，出于《論語》，孔門之道與文至矣。周、秦諸子，指事類情，彌綸天地。在漢則石渠論藝，白虎通講，桓寬《鹽鐵》，儒論之宗也。今悉以經子家不録，録自賈生以下。劉彦和所謂「彌群言而一理，總八體而一揆」，蓋有之矣。奏議主于告君，論不專主告君，故又次之。

設論者，亦論之細條，才士自言其志之作也。宋玉造其體，東方廣其文，揚、班以下，其辭益放，無所取裁焉。次論。

書者，出于《尚書》。臣下各以其意相往復。禹、皋、周、召之謨，此其端也。春秋以降，文翰尤盛。後漢始立名品，公府奏記，郡將奏牋，區以别矣。今總爲一，曰書，曰牋，曰奏記，曰啟。凡四品。次設論。

序者，出于夫子序《易》、《詩》、《書》，推論作者之義。其後諸子，各自序其書。莊、荀、馬、班、向、歆，其最工也。今以經史子家不録，録自許慎《説文序》始。次書。

志者，出于《禹貢》，下及《周官》誦訓、

職方之屬，九能之士，山川能語，亦雅材也。次序。

行狀者，出于唐虞三代攷績之法。漢高帝求賢，令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是其義也。太常議謚、史家列傳皆以之。次志。

右下編，皆不用韵之文，从《尚書》發源者也。

詞雅叙録

凡詞五卷，八十家，三百首。唐、五代、宋氏所傳名卿才士，閎意眇指，正變聲律，具矣。叙曰：粤若風謡發長短之均，騷歌暢比興之恉。兩漢樂府，總趙、代、秦、楚之音；六葉新聲，辨琴舞清平之曲。詞之濫觴，其源遠矣。所惜伶工簡棄，譜引失傳，學士審其音而罕習其器，下里昧其義而彌害其文。然則詩亡于唐，詞絶于宋，亦勢使然歟？昔之作者，意内言外，辭約韻深。金荃感遇之章，長門減價；南唐式微之賦，麥秀銷聲。要眇足以泣鬼神，迷離足以蕩魂魄。鈞天九奏，太帝聞而醉心；英雲八變，飛潛感而匿影。何必金母白雲之唱，荒宴姬王；璚簫赤雁之歌，流連漢帝也哉！至若離宫避暑，補遺響于金風；蘭苑重游，怨華年于碧月。履昇平之臺榭，託悲慨于管絃。況乃玉宇高寒，乘風輪而莫上；畫闌煙柳，迴日馭而已西。月冷波心，翠尊難滿；桂銷香徑，玉斧空磨。紅薇似帳，忽見春殘；碧柳飄棉，頻驚夢短。折荷心之清露，收鶯舌于芳辰。音無此爲最悲，曲彌高而和寡。雖復霓旌翠葆，變易水之羽聲；鳳尾龍香，彈涼州之角調。龍媒伏櫪，劒客慚恩；牛角横經，書生飲恨。鳥無啼處，血灑

長川；筆忘春風，氣侵霄漢。假哀音于激楚，訴悲憤于穹蒼。雖既壯而不和，亦復變而趨雅。至乃舞裙歌扇，送南浦兮美人；寵柳嬌花，感碧雲兮天末。金猊香燼，懶拂羅衣；玉鏡塵凝，暗銷眉月。樓前流水，不繫連橈；陌上熏風，難迴玉勒。莫不夢殘鴛帳，泣盡鸞觴。胸前繡鳳，逸思雕華；手裏金鶯，蜚音剪玉。秋墳鬼唱，碧血燐飛；水府仙謡，紫雲花杳。亦復引商尊俎之上，頓節絲管之間。故乃綜鞶帨于風人，御蘭芳于騷客。製非雅頌，體別淫哇。結撰至思，鼇爲五卷；區分正始，用表三科。于是儷以瑶函，鐫之金版。珊瑚架上，簪花舞鶴之書；翡翠屏閒，織錦雕龍之紙。續《玉臺》之集，雲母窗空；補《花閒》之篇，銅蠡夜静。將使綺筵公子，用增孔蓋之華；繡幌才人，同紉瓊枝之佩。

五聲上壽曲序

歲在祝犂單閼之十月庚寅朔，越六日乙未，恭逢皇上六旬聖壽慶節。是時歲星次于析木之津，日月從之，于卦位爲艮東北維，蓋我大清肇造王業之分野也。是日于二十四氣值小雪。《孝經緯》云：玉衡指亥，綏萬屢豐之瑞也。律中應鍾。《史記·律書》生鍾分，所謂參乘無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漢志》所謂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者也。《志》又云：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臣伏惟皇帝御宇之二十四年，萬物棣通，群生桐豫。珠囊既啟，玉燭常調。慶典

紛熅，醲膏布濩。又《漢志》所謂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極統三德五事，厚之以八政，驗之以庶徵，而嚮用五福者也。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德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故常人之壽，以一身爲量；聖人之壽，以章蔀紀元爲量。《漢志》述黄鐘之義云：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宫，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黄，五色莫盛焉。五聲和而樂成。宫，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夫聲者，中于宫，觸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聲爲宫紀也。以五位言之，則宫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以五行言之，則宫爲土，商爲金，角爲木，徵爲火，羽爲水。古《五聲調曲》序云：「元正饗會大禮，賓至食舉，稱觴薦玉。六律既從，八風斯暢。以歌大業，以舞成功。」臣伏見皇上建極以來，久道化成，重熙累洽。自敬天法祖，緯武經文，以逮修禮慎刑，勤政愛民，諸鉅典無不體清寧合撰之德，施天地生成之惠。是以鴻算純常，永永無量，又豈循蜚因提所紀，泰皇成鳩，侈言曼壽、論數遺理者，所可同日語哉！臣學識檮昧，忝列侍從，親炙聲律身度之儀，幸遇日升月恒之慶。敬依《五聲調曲》，成三十章。依上下平韻，其宫調以五言十章，商調以四言九章，角調以三言八章者，三四五則木金土之生數，八九十其成數也。徵調七言二章，羽調六言一章，六七則水火之成數，一二其生數也。合三四五六七，得天

數二十有五；合一二八九十，得地數三十。冀以闡揚高厚生成之德于萬一云。

庚辰大禮記注長編恭跋

庚辰秋七月，仁宗睿皇帝木蘭熱河賓天。問至京師，禮部堂官奔赴熱河者二人，司員奔赴者滿二人、漢一人。留署職大喪檔案者，漢一人，則禮部主事臣劉逢禄實忝任之。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受顧命大臣飛寄留京辦事王大臣信，留京王大臣傳知百官成服，迄道光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安昌陵，禮成，又恭載四月初六日常雩圜丘升配事，而全檔子告成。所徵者凡十類：一上諭；二隨旨；三題奏本摺；四禮部咨各衙門文移；五各衙門咨禮部文移；六禮部頒各直省及五十一旂、蒙古八十七旂、喀爾喀文移；七朝鮮國王咨禮部文移；八禮部存記清、漢字檔子；九內閣恭擬祭文；十翰林院恭擬祭文，而朝鮮國王祭文附焉。敬手勒成六卷。喪紀爲禮之極，大喪爲國家萬事之根本。恭讀遺詔有之曰：《書》有「陟方」之文。古帝王崩于巡狩，蓋有之矣，則是不得以爲變禮。今所記注，皆經常也。敬以告儒臣之纂官書及後世攷禮儀者。嗚乎！我朝列祖列宗，大慈大孝，大法大守之原，至尊至重，禮官不能詳也；禮官所能記載，蹟焉而已。道光元年四月二十九日，禮部祠祭司主事臣逢禄恭跋。

跋杜禮部所藏漢石經後

少得西安程氏所摹漢石經，心好之，但

有志隸書。後從舅氏莊先生治經，始知兩漢古文、今文流别。蓋西漢十四博士之學爲今文，古文自劉歆典校中秘得之，欲立博士，而太常老宿及大臣師丹等争之，不得立。東漢初，世祖雅好《左氏春秋》，杜林、賈逵等亦篤守古文學，由是《周官》、《儀禮》、孔壁《尚書》、毛氏《詩》、費氏《易》漸顯于世。鄭康成兼綜今古之學，專長《儀禮》，其箋毛、箴何、注《易》《書》，多舛駁不可從。若《春秋》何邵公氏、《易》虞仲翔氏，最有師法，皆今文也。蔡邕等承詔，書七經立石，以整齊學者。《易》不可見；《書》則歐陽、夏侯；《詩》則《魯詩》；《春秋》則《公羊》嚴氏，兼載顔氏異同；《論語》則兼載盍、包、毛、周異同；《禮》則兼書小戴。其可徵者，皆今文也。漢殘石拓本，唐世猶在秘府。宋人見拓本者，有鄱陽洪景伯氏、成都胡宗愈氏、越州石熙明氏，三家各重橅上石。胡氏字最多。吁，漢石雖亡，宋三家石紙本今有存者，即熹平之嫡孫，其距古豈不近哉！曩錢唐黄氏易，得宋拓《尚書》三十字，《論語》五十九字，皆洪氏石。吾邑孫氏星衍，得宋拓《尚書》五十餘字，亦洪氏石。滇杜君薇之爲禮部郎，使長沙，得宋拓《尚書》九十二字，《魯詩》百十字，《儀禮·聘禮》六十四字，《公羊傳》十八字，《論語》百三十五字，大都四百十九字，則未知其爲鄱陽本與？成都本與？仁和龔君自珍，嘗得宋皇祐重摹魏邯鄲淳三體石經《尚書》三十九字，《左傳》三十八字。龔君盛稱淳親見秘府孔壁古文，且言石經有今文、古文兩者之學。邕一字，今文家也；淳三字，古文家也。爰牽連記以譒世之講求漢、魏經師家法者。

戈戟解 温州試院作。

戈，擊兵也，非刺兵，亦非句兵。其用主于援與胡，而助其力者在内。援兩畔有刃，其鋒鋭下垂半入柲者，謂之胡。《説文》：「胡，牛顫垂也。」胡近援者有刃在外，中鑿三孔，近柲，用時以金革約之。内如斧斨之堖，以向人身，而對援在外得名。或云即古文「枘」字，以横貫柲孔得名也，其用主于擊。《左氏春秋》凡十餘見。倨句猶云弇侈。内太長則援之力弱，故曰折前；内太短則援之勢不迅，故曰不疾。外對内而言，謂出柲外露刃者。但言外博不言中矩，與戟互文見義。《説文》謂之平頭戟，簡而該矣。《攷工記》鄭注以爲句兵，則誤。證之《左氏》，言戟句者多矣，言戈句者絶不見。蓋戈柲長六尺有六寸，此爲短兵，敵已在一二步之近，長戟不能施，不以擊而以句，則必爲敵所傷矣。戴氏震、金氏榜又以爲刺兵，顯與《攷工記》、《説文》相背。《攷工》列車有六等之數，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並不兼援八寸數之，故知援是横設，不在上畔。戴氏、金氏圖注俱錯，反以宋伯思爲誤。《左氏》文十年傳言「摏其喉以戈」，則戈爲平頭甚明。故《冶氏》唯于戟言刺。《左氏》襄二十八年「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刺」文僅一見。蓋散文通用，且避下句重擊文也。戟爲有枝兵，故字從倝，其從戈者，即從戈上加一刺。刺別設，故《冶氏》言「與刺」，注言「戟胡横貫之」。蓋不唯戟胡然，戈胡亦然也。司農以刺爲援，更誤，故鄭注破之。戴氏以古戟形不可見，以意圖之爾。戟刺與胡縱横成

十字，長皆一尺二寸，戈圖明則戟制亦明，而鄭注所謂三鋒戟者亦明。戟之制與戈異者，唯加一直刺向前，連其柲長一丈六尺也。今時土中多有出者。曲阜顏氏、嘉禾陸氏、揚州阮氏、陽湖孫氏、莊氏，所藏大小輕重不一。其大而重者爲戈，其小而輕者蓋即戟而未得其刺者與？戈重三鋝，戟與刺重三鋝，則古之權衡又從可攷矣。劉侍郎鳳誥以「戈戚」題試温州士，罕能言其制者，因爲解之。

尚德緩刑疏 甲戌朝考

臣謹按董子《春秋》，顯經隱權、先德後刑之義，而參之天道，驗之王政，備矣。陽爲德，故日主賞；陰爲刑，故月主刑。月麗日生明，故有晦朔弦望，具納甲、消息之象。而日無變動，故日爲經，而天顯之；月爲權，而天隱之。《開元占經》所載巫咸、甘石《星經》占讚，其論德刑之理至詳且悉，臣以爲出東漢人附益，非司馬遷所見舊本，不足遠徵；而五緯者，有虞氏所爲，「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也。歲星主德，熒惑主禮，填星主信，三者皆陽也。故或十二歲一周天，或二歲一周天，或二十八歲一周天。皆有晦朔，亦皆有弦望。雖參午而見，不爲經天，示不晝見。推其遲速以本天居日之上，聖人尚之，以修德焉。太白主兵，❶辰星主刑，二者皆陰也。權不可顯，天以之附日而行，以日所行之歲爲歲，故或在日上，或在日下，或在日前後左右，皆有晦朔，而無弦望，法不得參午而見。參午則爲經天，爲晝見，

❶ 「白」，原作「日」，據光緒本改。

乃失其常度，聖人則之，以措刑焉。董子又曰：聖人詳春夏之政以布德也。天之於陰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法秋冬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喪。蓋人以喜怒哀樂，肖天地温涼寒暑之氣，喜樂可長也，哀猶可詳也，而惟怒爲不可縱，懼干天地之和也。

抑臣又考《舜典》、《益稷》象刑之義，荀況解謂象天道而作刑，而漢初君臣，皆依伏勝古訓，謂上世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蓋刑期無刑，辟以止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夫子有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故刑者，禮之律令；禮者，德之科條。禮防於未然，刑制於已然，而其本要在於德。《左氏春秋》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自是晉鑄刑鼎，鄭用竹刑，而二國遂以不振。秦用商鞅，法如牛毛。李斯復尚督責之術。昔人謂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又云「周衰無寒歲，秦亡無燠年」。蓋一則尚德，一則尚刑也。漢初務寬大，約法三章，餘悉除秦苛政，網漏於吞舟之魚。吏治蒸蒸，黎民乂安，所以開基四百者以此。然孝文用黄老，而天下殷富；孝武用酷吏，而天下煩擾。説者謂老、莊之弊，流爲申、韓，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皆失德之本也。

臣謹按《春秋》始元終麟之義，修母致子之説，以爲元者善之長，人君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仁德全備，則仁瑞自來。漢陳寵上言，三微之月不用刑，合於中孚卦氣「議獄緩死」之誼；仲舒之對，温舒之書，其言精深醇美，皆可採擇。我皇上聖恩廣大，

本堯、舜之心以爲心，酌周、孔之教以立教。伏讀御製《明慎用刑説》，于雷動電明之象，寓和風甘雨之思，德洽生成，祥敷寰宇，謐刑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臣謹疏。

劉禮部集卷十

汪容甫遺書序

嘉慶初，余讀儀徵阮侍郎叙録書，内有《述學》一編，汪容甫先生所撰述也。其學綜周、秦、兩漢，而深通其條貫；其文兼漢、魏、六朝，下止中唐，而不苟爲。炳炳麟麟，淵淵乎文有其質，儒家之雋才也。先生嘗紬校文宗、文瀾二閣全書，繩愆糾繆，不下數百萬言。又嘗標舉國初以來大儒七人，通人十九，以詔後學。其自命，蓋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儔。予獲交其子喜孫于維揚，得盡讀先生遺書，惜其文繁指博，未成卷帙。蓋先生説經之書，多在惠定宇、戴東原、段懋堂、邵二雲諸先生著述未行之前，而默與之合者，多手削之。余爲《春秋》之學，往往有如此者，知後人立説之難也。史館諸前輩，欲采輯名儒著述，續修本朝《藝文志》；又攷其人之學行純粹無疵者，分入《儒林》、《文苑》二傳，以時進御。喜孫奉楹書二種，曰《知新記》，曰《强識録》，皆先生隨筆所記，有前人所未發者，屬爲校勘，以附于《述學》之後。將上之史館，因僭書其端。若夫孝友之性，雪白之仁，高郵王先生原序中已詳之，後之學者，誦其書可以知其人焉。

歲暮懷人詩小序

昔魯多君子。宓擇乎里仁，能自得

師；子與友先鄉國。豈非近取反求，固中智要術與？余年及無聞，不殖將落。回憶二三十年鄉黨諸君子，亡有臣質之痛，存增離索之懼者，則有其人焉。敦行孝友，厲志貞白，吾不如莊傳永；思通造化，學究皇墳，吾不如莊珍藝；精研《易》、《禮》，時雨潤物，吾不如張皋文；文采斐然，左宜右有，吾不如孫淵如；議論激揚，聰敏特達，吾不如惲子居；博綜今古，若無若虛，吾不如李申耆；與物無忤，泛應曲當，吾不如陸邵聞；學有矩矱，詞動魂魄，吾不如董晉卿；數窮天地，進未見止，吾不如董方立；心通倉、籀，筆勒金石，吾不如吳山子。歲暮懷人，思鄉感舊，輒成五言古詩若干首，獨寐晤歌，聊以自厲。至若四方之士，心所景行者，良多其人。然天下之善，非一曲之見所敢品量也。

案：府君先作是序，其後詩成，觸興連及，刪存十六首，多與序不相應。故別存于此，以當先友之記。承寬謹識。

六安晁氏族譜序

古者士大夫重氏族之學，子生三月之末，必以年月日名達於閭府州府，蓋諸侯歲納民算于王，而於世族之支系，尤加慎焉。《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世系明故宗法立，宗法立故學術齊。治統明于上，禮俗型于下。

晁氏系出蔡太師子朝，其子公孫歸生，其孫朝吴以王父字爲氏，見于《春秋》。漢有錯，爲景帝御史大夫。後魏有崇，見《藝術傳》；清，見《忠節傳》。至宋而大顯，爲澶淵名族。文元公迥、文莊公宗慤，父子通

顯。无咎以道，叔用、沖之。子止公武。以文學，世濟其美，著述宏富冠一代。其族有東、中、西三眷之號，散居四方。六安之晁，則東眷无咎之裔，由鉅野四遷而至六安者也。

今工部員外郎尚忠之父，志在收族，嘗出游數十年，凡三眷之後，在直隸、河南、山東、江西、廣東者，悉求得其世次，合爲一編。凡分譜八，稿略具而卒。工部續成之。其從兄尚仁又率族輸田若干頃，爲義莊，請于有司，達禮部聞于朝，兹亦著録于譜。晁氏自宋多文學之士，若子止《郡齋讀書志》，頗采家乘而著録之。自南渡至今，七百餘年，至工部父子，始裒輯遺佚著述，爲一家言。

余嘗據鐘鼎古文，以攷篆籀之變。晁字古从旦、从黽。黽字兩爪上出以抱日，字與日出甲上爲早義合。故《爾雅》詁鼂、旦爲早。杜林以爲朝旦之朝，即小篆輈字之偏旁省也。證以廟古文庿廟之言貌也，《甫刑》「惟貌有稽」，《説文》引作「惟緢有稽」。蓋亦从古文[illegible]字而省，非从苗聲。《詩》苗與麃諧，鼂與刀諧，爲同部；舟與悠、游、憂諧，爲異部。知从倝、从舟聲之字，乃秦篆變古也。至隸省作晁，又漢後字矣。余惟三代命姓受氏之典，尋《春秋》興滅繼絶之義，恒樂得海内名族之譜諜，而攷其源流，繫官于朝，顧莫之遂。今工部君譜成，嘉其繼述之盛，益感發而不能自已也。

城北協濟録序

古之言荒政者，孰爲善？其鄭之罕、宋之樂與？蓋其地小則易周，權重則易

施。而所謂飹粟户一鍾者，不如是不足以及麥，而有賑之名，無賑之實，仁人之所憫歎也。然考古權量之制，劉歆以合龠爲合，劉向以十龠爲合。歆據古，向據今也。據今則古一鬴當今一斗二升八合，故鄭康成氏以爲中人月食三鬴；又約古今户口，户以五口爲率，一鍾則人二鬴，爲下月之率。蓋當時宋、鄭公賑一月，而其餘之賑貸，猶不止此，是以能無饑人也。

甲戌歲，常州亢旱，天子軫念災區，發帑普賑。郡邑長官，復率士大夫，裒多益寡，得錢幾二十萬緡，得以廣皇仁，蘇民困。于時城北士庶，觀感奮興。因念古者恤鄰之意，取公局賑册口數，稍廣之以卹户，爲口六百有奇，聚粟百石有奇。大口日給三合，吾子半之。自三月朔至五月止，葬埋醫藥之費在其中，楮墨升斗之費在其外。雖不能無饑人，而死亡者末已。抑又聞之，《詩》曰：「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城北之爲户者千，上户十之一，下户十之三。若仿古社倉之法，取上户、中户樂歲之奇贏，而聚穀於公所，使老成辨護者謹司之，亦庶幾耕三餘一之遺意乎？僉曰：然。遂書之以告于吾黨。

烏程趙氏家廟碑記

余少讀《特牲》、《少牢饋食禮》，而歎古大夫士尊祖敬宗收族之誼，歷數十世保艾其後，至周且悉。東漢以降，世禄久廢，宗法以亡。求其追遠繼孝如唐柳氏、宋范氏、司馬氏者，代不數家，郡不數姓。大率世禄以奢汰踰禮，不一再傳，而覆其宗祀。下士一登仕版，或汲汲爲身家温飽謀，是以官至

八座，而無家廟，身爲士大夫，不知宗法，春秋祭薦，同于庶人，古之不復，大率由此。

烏程趙氏，自雨樓、謙仲昆弟，先後以進士起家，至郎中。雨樓獨承考志，省啬禄入，得四千二百餘緡，建先廟於其鄉，奉其五世祖某爲由徽遷湖之始祖。自高祖而下，五世遞遷，藏主夾室。又仿古圭田制，置田五十畝，以供祭祀。堂塾有度，齊廚有所，牲宰有法，俎豆有數，拜獻有節，綴食有序。準今酌古，不侈不陋。如觀《特牲》、《少牢饋食禮》，登降奠踞，愾乎僾然。周情孔思，勃聿沖睟。作忠教孝，敦薄視恌。義富志淵，古恒今特。百爾君子，尚其式諸。

禮堂授經圖記

予友汪子孟慈，既撰次其先人《述學》之書，而復屬屠琴塢氏，系之以《授經圖》，且哀而言曰：「喜孫年六歲，先人寫定皇象本《急就篇》、《管子・弟子職》，教授于禮堂。明年，更授以鄭康成《易注》、《禮注》，衛、包未改本《尚書》，顧炎武《詩本音》。嘗謂友人：『商瞿生子，一經可遺。惜旦莫入地，不及見其成立耳。』今奉違庭誥，已十有八年，尚未獲傳先人之學，恐遂弗克負荷，子幸有以教之！」予自弱冠時，讀先生之書，歎其能合鄭、許、揚、班、韓、柳爲一人，江左文學，于斯爲盛。既見其著書，繹其爲人，蓋古之狂狷人也。不爲世所好，又蹇其遇，益自奮發踔厲，于經史百家之書，鈎稽考核，悉衷一是。晚而得子，慮爲俗學所囿，乃自次其所藏書數萬卷畀之。予與孟慈相聞蓋十年矣。丁卯之歲，幸爲同年生。去歲予來揚州，始過其里居，門巷湫隘，庭

宇翛然。孟慈病新愈，不克縱言；而其意思清妙淵遠，躳躳如不及。益歎容甫先生之蘊，其文學徒爲世所詬病，不昌于身，必昌于子，無足憾也。予抱鮮民之痛，已忽忽十年，所學日就荒落，無以自振，將忝其先人。于孟慈之輯先生書，而圖其授受之意，益哀感悚愓而不能自已也。

記外王父莊宗伯公甲子次場墨卷後

嘉慶十有五年，歲在庚午，禮部以各省鄉會試卷，向貯南庫，閒二十科，紛不可容，奏請焚之，以杜傳寫抄襲之弊。得旨報可。于時歷城尹君濟源，以戊辰庶吉士，改官儀部，與典斯役。于敗簏中獲此卷，重其爲先賢手筆，謹藏之。越八年丁丑，余以庶吉士改官儀部，始識尹君。尹君故先君子主講濼源書院時高第弟子，興言及此，憮然三歎。蓋是年吾先妣太恭人誕生之年也。

余幼時，先妣誨之學，必舉所聞于宗伯公經史大義，以糾俗師之謬。乾隆丙午，公予告歸里，余年十一，叩其所讀賈、董文章，喜謂先妣曰：「而子可教，從何師得之？」應曰：「兒弱不好弄，塾師歲時歸舍，女自課之耳。」公于諸孫中，尤愛綬甲。綬甲生于甲午，長予二歲，至相得也。先妣又嘗謂禄曰：乾隆甲子科前期，上聞士習不端，懷挾擬題之風日甚，思痛懲之。命親王大臣嚴立搜檢之法，得一人者賜軍役一金，士子褫及褻衣。貢院内外，枷杻相屬。比日晡，受卷入場者寥寥也。公與同里圃三司空俱退歸寓舍，將就寢矣，忽傳旨盡放進。比欽命題下，曳白者乃至二千餘人。下詔切責，并裁減各省中額。而公與司空，俱于是科獲

雋。公出永濟崔公紀之門，且曰：「合觀三場，讀書真種子也！」即連捷登上第。越歲，大考翰詹，擬董仲舒「天人册」第三篇。公素精董子《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條，一字不遺。上大嘉歎，即擢侍講。嗚乎！音容如在，手澤猶新。忽忽八十年，距公即世，已三十四年，先妣即世，已十有五年矣。而尹君乃从煨燼之餘得此。猶惜予晚進，不能盡得鄉會試三場硃墨本也。爰謹記，而歸之内兄綬甲。

記董文恭公遺事

嘉慶二十有三年十月□日，太保大學士董公薨于賜第。逢禄聞之，胸臆惝怳，如有所不能言。憶壬戌歲，逢禄以拔貢生應朝考，列一等三名，及覆試被黜。比拆卷，公大惋詫曰：「此吾師文定公孫也，才又雋，奈何！」先少司馬青垣府君語之曰：「吾家教子弟以閉户讀書，不事干謁。得失，命也。」歸，述公知己之感，且語逢禄曰：富陽董文恪公，先文定公道義交也。乾隆庚辰鄉試，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試事。時官生多磨厲爲文，發策決科者，輿論十不失一二。有同考官某素識公名，得一卷呈介公，介公不取。某曰：「觀其詞采富麗，必董公子也。」介公大怒，曰：「科場法至嚴肅，果爾，即奏聞。」先文定公爲寬解，乃悉取官卷付介公去取。官生卷之盡呈主試，自是始。比揭曉，文恪公聞其事，退朝，即率公踵門謝，命稱弟子，故公師文定公云。

先舍人府君曰：「余在官生中，屢試被黜。丙申歲，純皇帝東巡泰山，循例獻賦。彭芝庭尚書取置一等，于文襄公改列二等。

甲辰，純皇帝南巡，舉召試進册。純皇帝顧从臣曰：『此册書詞大佳。』詢及家世，慨然曰：『良臣子也。試時，汝等審閱之。』是時閱江南卷者四人，爲梁文定公、朱文正公，公時爲侍郎，在朱公右，其決取舍，則故相和珅也。珅得卷，非所屬意者，先視其筆誤斡補處抉去之，其無筆誤，則妄摘瑕疵，以指甲深畫之。比得余卷，將下手，董公急取之，曰：『此非上嘉其書法者乎？詩賦猶人，而謹權衡，論，他卷不及也，必置第三，俟上升降之。』上果置第一，諭曰：『此論冠場。』从臣皆賀，相謂曰：『軍機事繁，聞此人日試萬言，不差一字，真良材也。』」時府君自知不能詭隨，又恐以抗得禍，乃不補官，且不試禮部而歸。

故友惲子居敬曰：「敬居京師，未嘗見公。聞公居太夫人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爲之裂。竊疑公與珅同居樞密，必有甚不得已者。公服闋來京師，和珅尚沮之。敬有族子某，微者也，公與之故，爲猶子取其孤女，敬以此知公賢。敬謁選，適得富陽，公先來拜曰：『余族單而守法，某在此未嘗得罪閭里，想不以侵擾先壠故煩賢大夫心也。』」

嘉慶初元，和珅勢甚張，外而封疆大吏，領兵大員，内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兩朝知遇，敭歷中外，垂五十年。時以内禪禮成，例得進册，珅多方遏之。既上，珅又指摘之。純皇帝諭曰：「師傅之職，陳善納誨，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召，今皇上作詩寄賀。屬藁未竟，珅取以白上皇曰：

「嗣皇帝欲市恩于師傅邪？」上皇色動，顧董公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于律意云何？」公叩頭曰：「聖主無過言。」上皇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爲朕以禮輔導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内庭者，無不色變震恐。公从容謝過，書旨而退。

洪祐甫飴孫曰：癸酉秋九月，林清、李文成等倡亂三省。公時扈駕謁東陵回，次白澗行宮。猝聞禁城盜警，皆悦懼不知所計。有議欲奉駕之京東，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者。公曰：「是滋亂也，獻俘者且至矣。」即日扈駕進次煙郊，適提督英公和以所統兵焚横郙及宋家莊、董家莊賊穴，并擒賊目，迎駕還宮，三日而定。論功，公與托公津、桂公芳、盧公蔭溥、英公和皆第一，蔭襲有差。其臨變鎮定如此。

公於嘉慶戊辰、辛未，兩主禮部試，逢禄與飴孫皆不得第。辛未榜發後，聞公長子淇卒，逢禄往弔，得一見公。公年七十有二，辭甚謙，意甚温，耳目甚聰明，容甚莊以厲，親視上車而後退。甲戌榜發，公閲題名録，至逢禄名，大喜，謂編修俞君曰：「吾師文定公之孫，今中式矣！」喜動顔色。既改庶吉士，循例往投刺。時公病下利，不及見。自是聞公失明，且病喘，遂成永訣矣。感念兩世受公之知，悲愴填膺。其事之大者，自有國史及神道碑書之；至樞機密勿，又非小臣所得聞。謹綴其遺事，俟采擇焉。

書馬貞女

貞女馬氏，名玉姝，無錫人。幼字同里丁高生，未嫁而高生殤。母欲匿之，貞女微

聞，泣請于母，願歸丁氏。母泣許之。即易褖衣，慨然登車去。舅姑亦服其服，迎于堂。貞女北面拜，舅姑東西面答拜，請曰：「丁某夫婦，敢拜貞女之不亡吾子也。請南鄉。」遂拜，哭盡哀。子姓兄弟及侍御者皆伏地哭，不能起。既哭，貞女易斬衰，適夫筵几前，伏地哭，盡哀。姑命拚除高生所居樓，爲貞女寢室。貞女未嘗下。旬餘，得咯血病，不肯治，遂卒。時嘉慶十一年月日也。其姑爲余妻之父之妹，余聞而記之。

論曰：《春秋》賢伯姬，以章婦道；《柏舟》美共姜，以應《葛覃》。貞女之行，其重于聖人也，豈不著哉！自歸熙甫氏，猶不能達知經義，以爲女在家宜從父母，不知變事合經，固深于從父母命者哉！《記》曰：女未嫁而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康成以爲夫死宜服斬衰。外王父莊方耕先生正之，以爲斬衰非弔服，引孔沖遠「貌以表情，服以表貌」之説，以《經》不曰「壻死」，而曰「夫死」，成之爲夫也。成之爲夫，則斬而不除者，正也；齊而除者，非正也。其言可以爲世法矣。貞女之先以褖衣見舅姑也，亡于禮者之禮，變而得其正者邪？貞女雖促死，然使事父母舅姑，以終其天年，亦何所加損哉！

張貞女誄

張貞女之死，余既爲之著《獄議》，且誄之，辭曰：

蓬生麻中，其葉離離。嗚呼貞女，令德孔儀。取義成仁，矢死勿他。命也不辰，名也不磨。誅奸禁暴，有司之事。有司誨淫，厥風用熾。吏胥舞文，亂紀乖法。鷹貪鴟

嚇，柔弱是脅。旌典未降，不順及之。訟牘未陳，豺狼集之。嗚呼貞女，重華陳詞。神好正直，錫爾揄翬。秋霜春日，金支翠旗。神鑒淫昏，褫彼魂魄。雷淵焦土，刀鋸鑽窄。我聞漢世，治獄以經。哀姜之誅，桓允其刑。共姬之卒，婦儀其型。晉殺申生，詭諸不葬。人命自天，滅性斯喪。蘭陵名郡，下邑所觀。賞罰無章，頹風流泉。我哀貞厲，維以永歎。孰采輶軒，以佐彰癉。

祭潘彦甫文

歲行單閼，余初識子。星紀未終，甄極文史。淳德瑜蘊，明姿冰理。鴻鶱鵬振，箭馳猋駛。遂乘《禮》墉，潛入《易》奥。華萼旁出，鸞皇吟蹈。手不勞披，目不疲照。余時論議，電燭玉璁。室隙剖錯，霅然雲融。日新其光，抱和含中。攡乎特起，精神隆隆。伊子之姑，維予伉儷。聞子奮邁，志家慶喜。子之高祖，德種百粤。傳序鴻顯，濟美孰闕。子實繩武，紹復厥家。鬱煇藏燿，楚珩遇和。何生不辰，覯此閔凶。繁霜凝蘭，深澗墜松。殘章零墨，猶在予几。周覽傍皇，隕若鉛水。入子之闈，叩子之病。二月初吉，奉母歸聘。舠指古虞，游墓式敬。孰云時艱，厲疾方競。榜人般艫，晨昏不遑。衣冠如濡，撼霧吸霜。哀哀慈母，膺依在肓。夜不假寐，憂心如湯。何圖不弔，鬼瞰其釁。子母弟舅，四日同隕。厥嚴獻言，驤首皇都。驚噩來夢，度其中途。顧余無成，失此仁輔。高岡孰策？長川孰泝？躑躅中庭，愴怳無依。庭樹戢照，春陽失暉。嗟爾幼志，粲文斐章。毖心守静，古人與襄。禮稱陰童，義實勿殤。玄酒肵俎，奠

玆東箱。嗚呼哀哉！尚饗。

祭桂文敏公文

嗚呼！麟亡星落，月死珠虧。芝焚蕙歎，鐘慟山積。痛神理之茫然，百身莫贖；儼儀型之如在，萬祀難追。設位盈庭，百辟迎喪而震愕；臨朝輟講，九重聞訃以悲摧。伊昔軒皇賜族別姓者十四人，酆邑建侯宗盟者五十國。劉中壘博甄墳索，望重西京；李奉禮奴僕風騷，譽隆唐室。吾師蒼林衍胄，若水分源。公侯復始，鐘鼎宜繁。惟春膏之潤木，必自葉而流根。觀書虎觀，習射龍亭。文林講藝，武帳論兵。匣有忠劍，庭傳《孝經》。璠璵器就，梁棟材成。天子思十葉之枝繁，占五潢之珠麗。虞廷歷試，鹽梅霖雨之庸；宣室時詢，耳目腹心之寄。時以博望門通，承華苑啓。選良簡能，尊師讓齒。監儲甲觀，事重史丹；侍直畫堂，名高黃綺。山巨源榮辭步輦，清彼品流；劉子真道重安車，播斯蘭茝。秩宗議禮，天府論材；經幄啟心，綸扉承旨。司農筦歲會以富民，天禄總群英而造士。服御起居之敬恭，戎兵車馬之贊理。不言温樹，遠猶辰告之誠；詎吝車菌，❶狂簡芻言之采。貝闕雲輝，珠堂月朗。南宮盡入璇衡，江左咸歸珊網。單車就道，甘澍成霖。都尉然明，高卻先零之馬；關西伯起，宵辭故吏之金。避直指之青驄，貪邪改跡；見宣徽之絳節，膏澤遥臨。方期傳詔炎陬，識皇猷之星布；分籌天庾，探國計于斗斛。宣勞中外，宏濟烝林。何圖露冕載塗，褰帷入楚。祖考屏藩

❶「菌」，據文意「菌」字疑誤，「車菌」當作「茵」。

之舊蹟，哀思填膺；氛祲疵癘之不虞，良醫亦誤。鳶飛墮水，馬援去而無歸；鵩止坐隅，賈誼占而自悟。泉悲星使之灘，旌止大樠之樹。天子痛輔星之早殞，閔教冑之長勤。感疇昔之讜言，風儀難再；錫殊榮于泉壤，禮秩彌殷。詔子弟以迎精，命皇儲而酹酒。長卿遺札，不及登封；宣秉所居，惟存瓦缶。王孫墓地，終依長樂之宮；帝里歸魂，空指東平之樹。所望鼎淪泗水，光燭星河；劍入平津，采騰日露。某等望失斗山，誼均陶鑄。入田君之室，枕膝無傳；升鄭子之堂，遺經如故。春蘭秋菊，亘終古而常新；塋柏庭鳩，感哀號而若訴。陳茅藉與蕙肴，冀煮香而歆酭。

祭劉太孺人文

長嬴承夏，養日昭只。假氣宣鬱，庶類陶只。伏陰積虛，靈曷遥只。靈兮歸來，式儀刑只。櫛縰笄總，習定省只。婉外惠中，姑姊寧只。執鍼組紃，勤延纓只。南澗采蕢，季蘭敬只。桃夭宜室，嘉禮成只。順事祖姑，調温凊只。晨羞夕膳，寀絜馨只。弋雁和肴，詠鷄鳴只。粲粲井臼，甘伶俜只。君子于役，整衣裎只。膏沐無加，望縣旆只。周仁姻戚，藁枯榮只。詰誡子女，禮法貞只。嗣武駿發，振户庭只。文囿蜚英，維國楨只。諸姬循度，榘矱令只。珩瑀肅雍，淑慎盈只。靈兮歸來，懿美名只。象設正寢，儼平生只。絳幡孔葆，飾高堂只。陬鐘桉鼓，繞曲梁只。磬筦填會，雲不行只。吴

歈越謳，競發揚只。僊呂休音，激清商只。幽蘭采菱，振芬芳只。駿鸞翳鳳，衆嫭翔只。手把夫容，下瑶京只，靈兮歸來，意倘佯只。黼障新垂，文茵張只。瓊樹屏風，雕几横只。彤管瑛盤，閒聲纘只。南窗倚鑑，爛明光只。荃壁蕙檻，亘曲房只。翠被金舄，縣佩璫只。瑜珥瑶環，扶象牀只。茝帨衿纓，問疴癢只。歸返故室，孝無方只。肴藉雜陳，味不爽只。椒漿桂醑，進鸞觴只。麟脯豹胎，和糝羹只。臑蹯臛腱，實鼎鬵只。烝鳧膾鯉，芼蓴薌只，淳母蜜餌，有柘霜只。盧橘榹桃，雜冰凉只。華鐙錯繡，炳蘭香只。靈兮來格，恣所嘗只。鴻生碩彦，侍蒨莎只。簪玉佩環，肅拜嘉只。垂髾被錫，步凌波只。繆繞杖筵，想容儀只。嘉樹扶疏，飈曷靡只。靈兮來格，庶姓和只。

祭孫母許太恭人文

嗚呼！古稱節孝，必燾其後。霜松雪筠，得天獨厚。惟貞則固，惟静斯壽。猗惟夫人，太嶽瑾瑜。動則閫範，言爲女模。令儀淵淵，淑慎與與。作嬪于孫，燕侯世家。蘋蘩助祭，珩瑀孔嘉。内政允宜，温暉茂華。鵲巢方成，鵬舍爰集。如何不淑，言茹斯蘗。我聞邶、鄘，繼于二南。咸首《栢舟》，厥義孔湛。更生作傳，邶咏節母。毛公序詩，鄘重貞女。上應《關雎》，下式十五。魯致共姬，辭複書重。陰教治國，豈繄女宗。載懷其風，今也罕逢。猗維夫人，德茂鍾、郝。丸熊佐教，畫荻勸學。光光韋逞，業傳絳紗。早登賢書，天馬渥洼。蜚聲陽曲，棠陰苗雨。潘輿坐花，酈園視露。助

廉封鮓，平獄加餐。陳情之年，臥轍攀轅。猗維夫人，柔惠垂裕。通明鵲起，瑶林瓊樹。射策虎觀，論藝鴻都。《春秋》決獄，《禹貢》釃渠。治本經術，行由孝慈。友于挺拔，公望端倪。澤曰貽之，德曰禕之。猗維夫人，實曰丕之。集家之祥，載國之慶。僉曰夫人，穀此德應。克享遐壽，永彰女師。藤湖卻御，菊水曾辭。紛帨鞶鑑，必躬必親。膺福安愈，千歲爲春。起居八坐，人中鳳麟。如何不淑，百齡未臻。周仁于親，視匱若己。蘇枯潤荄，減甘分旨。六姻之黨，舉火之族。聞者失聲，遐福安足。番番我公，七秩已開。衰麻在身，孺慕孔哀。温温棣萼，各溢人海。國倚其才，民望其采。公歸我悲，欲養勿待。爰稽古禮，賵母有儀。承訃偕怛，瞻旗曷隨。陳牲薦醴，惟以告哀。尚饗。

先府君行述

嗚呼！不孝逢禄，獲罪穹昊，禍貽所生。延息待命，罔知所措。伏思先人，身處世胄，而安貧謀道，有過寒士。生平高志卓識，砥行植身，無幾微遺憾。宜求蓄道德能文章者，誌而傳之。不孝逢禄，生二十有八年，未獲盡一日養，而聞訃之日，詎易簣已及浹旬。倉皇奔走，魂魄離散，恐遂弗克負荷，而廢先人行事不著，則不孝之罪滋甚。用敢輟泣書辭，謹條大略，惟仁人君子，哀而擇之。

府君諱召揚，字卣于。先世始祖曰真明。洪武初，自鳳、泗从兵，徇江南，遂駐防常州，是爲西營劉氏。後五世曰璠，無子，以適張氏姊之子崟爲後。崟本生父曰炯，

炯之父曰養。自養以上，譜牒廢，世不可紀。岺有隱德，嘗受寓遠商數千金，十餘年不至。後遇丐者，訝其貌，詰之，果其子，云父客死久矣。泣而歸之，械識如故。岺生應時。應時生純敬。純敬生光斗。光斗舉天啟乙丑進士，除浙江紹興府推官，以平吴越海寇功，遷御史。忤權貴，罷職。皇朝定鼎，命以行人司司正，安撫常州。又从定吴越，全活無算。所在尸祝，奉敕建祠曰「仁賢」。光斗生履旋，直隸保定府知府。履旋生維寧，福建福寧府知府，爲民雪冤獄去官，郡人祀之。維寧生演，康熙癸酉科舉人。演生機，府學生，娶于金，生諱綸，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第一，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入祀賢良祠，謚文定。文定公娶于許，有子三人。長圖南，乾隆戊子舉人，廣西南寧府同知；次躍雲，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一甲三名進士，今任工部左侍郎；府君季也。自岺至府君凡十世，爲張氏系姓劉氏。

府君幼有志行。王父文定公命從伯父學，伯父有所撰述，過目輒不忘。及冠，任理家事，宵則篝火治文史，恒至達旦。文定公遘疾，侍湯藥，夜不解衣者數月。前後遭王父母喪，經營窀穸，纖悉備至。府君幼時，世父、伯父爲文詞有聲。文定公與人語，嘗謂「守我家者，季子也」。伯父亦云「此吾家吴季子也」。比文定公薨，所遺衣服、裘衾、車馬，及賻布之餘財，王母欲均之，府君請于王母，以兩兄居京師，需用孔殷，願獨歸守先人墓田。王母許之。歸，乃陳于當事，得請于朝，即以文定公舊居建耑祠，庀祭器。由是東西南北，常以宦游。計一生所歷，西踰關隴，南涉閩嶠，所至輒佐其大府，盡力公事。或贈以衣物，度不能

報，勿受也。甲辰歲，應南巡召試，高宗純皇帝親置第一。謝恩日，知爲文定公少子，喜謂侍臣，「是能世其家者」，思欲大用矣。而府君自以山野之性，不耐奔走當途，乃不赴補，且不應禮部試。今皇上即位，旌别淑慝，且下詔求直言。有以後時開府君者，曰：「吾日莫途遠，無以報主知矣。吾嘗訪羅巖穴，思爲國家得將相材，而所知不廣。雖慷慨上書，將爲釣名計乎？」又開以治生産，曰：「吾視吾心田、研田，朝耘而夕穫之，歲可當千畝之入，以餬其口，而庇其子孫。天下之善治生者，莫我若也。」嘗屢致千金而散之。三族中有貧乏者，量其親疎而爲之制。主湖南、陜西講席。庚申歲，復主山東省城講席。諸生中有經明行修者，雖貧乏，必進而飲食之。其有安于惰游者，雖豐其館穀，必却之。與當事往還，匡其不及，不干以私。以故聞喪之日，近者哀號，遠者震悼。巡撫鐵公保、學政劉公鳳誥、按察使金公光悌以下，咸來會其喪，如治家事。爲詩文，始學漢、魏、六朝人爲之，自以爲弗至也，退而學杜子美、蘇子瞻，曰：「可以見吾性情矣。」所著詩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其學不拘一格。自經史以及律吕星算外，至釋典、道藏、靈素之説，無所不窺。又精于曲藝，从人學管弦、丹青諸事，每數日夜而盡其技。又善弈，工唐人楷法。

府君生于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二日申時，卒于嘉慶八年八月十三日戌時，年五十有八。配吾母莊孺人，禮部侍郎諱存與公女。子三人：逢辛、逢壬早卒；逢禄，嘉慶辛酉拔貢生，娶潘氏，例授州同名尚基女。孫三人：承寬、承寵、承向。女子子三人：一適國子監生趙名球玉子武進縣學附生學

彭，一適今任山東兖州府同知汪名本中子國子監生繩烈，一字今任借補山東壽光縣丞莊名祁子戍璲。汪、莊皆舊姻也。

先妣事略

嗚呼！不孝逢禄，自癸亥失怙，呼搶莫及。惟幸吾母康强無恙，冀獲稍有寧息，以盡定省温凊之心。乃五年以來，飢驅奔走，奉侍之日甚少。而旻天不弔，遽奪吾母如是之速，嗚呼痛哉！

太孺人姓莊氏，世爲里中望族。幼嘗逮事外曾王父浙江海寧兵備道南村公，暨外曾王母錢太夫人。南村公邃于理學，嘗授以《毛詩》、《小戴記》、《論》、《孟》及《小學》、《近思録》、《女誡》諸書。外王父禮部侍郎方耕公，爲當代經學大儒，又獲聞六藝諸史緒論。故自幼至老，酷耽書籍。馬、班、范、陳之史，温公之《通鑑》，尤周覽不倦。年二十五，歸我先考卣于府君，逮事先王父文定公，及先王母許太夫人。先王父薨，三年喪畢，世父、伯父之官京師，太孺人隨府君歸守墓田。時家居壁立，府君常以詞翰客游，薪水有時不繼，太孺人處之泊如也。不孝逢禄年十一二歲，每當晚課畢，或塾師歲時解館，即親授以《楚詞》、《文選》及唐、宋人詩文，曰：「家學不可廢也。」心好紡績，恒至丙夜。閒居未嘗衣帛，製一新布，惜之惟恐涴，澣濯灑埽之事，時躬親之。所居恒令齊肅明潔。戚族中有貧而來告者，有無必應之。比不孝長，察所與游，多經明行修士，則喜，趣治酒食，必令洗腆。以故辱與不孝游者，不知太孺人之食貧也。喜學晉、唐人書，點畫端勁。從母舅葆琛先生

謂神似南村公。中年學爲詩，無閨閤脂粉氣。所存二十八章，名「操縵室藁」，秘不示人。亦未嘗與人談及文字，曰「非女子所尚也」。少殤二子。中歲迭更先王父母、先外王父母喪，哀思縈積。府君自甲辰召試，欽賜内閣中書，未嘗赴補，前後多事遠游。家無恒産，爲不孝逢禄延師、取婦，及嫁兩妹如禮，皆太孺人勤儉所助，而積勞亦深矣。自先府君旅没于外，常鬱鬱，有肝疾。即聞不孝逢禄舉京兆試，感念府君，輒悒悒不樂。年來舊疾遂發，醫藥罔効。病革日，季妹刲肱，和藥以進，似少閒，而邪氣已入内，寒熱忽作，夜分猶促侍者臥息。易簀時，猶令人扶起，欲櫛沐更衣，而痰涌汗發，遽爾棄去。皆不孝逢禄侍疾無狀所致，嗚呼痛哉！

太孺人生于乾隆九年四月十日辰時，痛于嘉慶十三年八月二十有八日巳時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五。生子三人：逢辛、逢壬皆早殤；不孝逢禄，嘉慶辛酉拔貢生，丁卯科順天鄉試舉人，娶潘氏，候選州同諱尚基號枰石公女，太孺人同曾祖姊女也。女三人：長適武進縣附監生趙學彭；次適休寧縣監生汪繩烈，繩烈爲太孺人胞妹之子；次字莊戍璲，戍璲爲太孺人同曾祖弟乾隆丙午舉人山東壽光縣丞諱祁號竹坪公之子。孫五人：承寬、承寵、承向、承宴、承定。

滎陽恭人行略

恭人姓潘氏，世居常州府城，籍陽湖。曾祖諱思榘，福建巡撫，贈宫保尚書，謚敏惠，祀賢良祠。祖諱振甍，安襄鄖兵備道。父諱尚基，號枰石，廩生，四庫書館議敘州同。女二，恭人其季也。枰石公與先大夫

性情學問至交。枰石公延唐君鶴園訓課庶弟及恭人書。唐君故先祖文定公門下士也，先大夫往過之，見恭人甫六歲，舉止端莊，頭頸中正，目有精采，託唐君致求婦意。外姑莊安人，與吾母太恭人，同曾祖姊妹也，適同祝余外祖母壽，因爲相攸，遂許焉。乾隆癸丑，先大夫歸自秦中，時余方入學，將爲授室。適枰石公遘危疾，恭人刲左肱，和湯藥以進，卒不起。服除，來歸，猶夢中驚哭而醒。太恭人嘉其至性，又憐其弱質，余妹三人，皆愛敬焉。

文定公不治家人生産，先大夫常以筆耕餬口四方，歲時有所寄賜，常畜積以償夙負。嘉慶丙辰九月，生承寬；戊午五月，生承寵；辛酉四月，生承向。恭人俱自乳哺。兒偶染疾，夏夜常左右抱之，膝行帳中，其困苦有非筆所能宣者。癸亥八月，先大夫疾終泲南。訃至，恭人方娠，大慟欲絶，猶忍泣勸慰太恭人，助余料理奔喪、扶殯諸事，忘其有身也。甲子正月生承宴。丁卯正月生承定。是年余舉順天鄉試。時太恭人已抱病，恭人與季妹侍湯藥。戊辰，予歸，旋遭大故。共襄含斂，竭誠盡敬。余又苫次痁作。内則延醫視藥，禱祝竈神；外則支應親友弔唁，獨任勞瘁。是冬，又爲先大夫、太恭人營葬事。己巳三月，生承寔。辛未，會試不第，歸而長女生，壬申九月殤。癸酉二月，生承安。九月，祠屋大門將圮，庀匠飭材，多質簪珥以辦。族叔鷗沚，晚年勤於治生，常與談農工商賈，及米鹽淩雜，輒中窾要。嘆謂余曰：「是吾家功臣，若作男子，經濟勝吾姪十倍。」令子婦等師事之。

甲戌，余會試中式，改庶吉士。承寬入學。乙亥十月，承寵入學，承宇生。先是，

連舉七子一女，皆躬自乳哺，至是始雇乳媼焉。丙子六月，爲承寬納婦黄氏。是年，承寬舉鄉試。十一月，次女生。恭人自于歸後，既以多男爲累，中再更大喪、嫁女妹，凡事克己恕人，心力交瘁。所稍展愁眉者，惟此三年耳。丁丑，余散館，改禮部，爲承寵納婦謝氏。己卯，恭人攜家北來至都，數日，次女殤。五月，孫受穀生。是年，承寵舉順天鄉試。食指浩繁，大費擘畫。始與汪氏二妹相見，多叙十八年來悲歡離合諸事，情好無間，有過同胞焉。

初，恭人之來都也，外姑年已七十有七，卧病數載，時時思念，悲哀欲泣。庚辰八月，遂買舟率次子婦及孫歸省。舟至郡城，内兄霽岩喪服相見，驚知外姑及伯兄俱於八月逝世。恭人大慟，時方咯血，暈仆幾絶。隆冬送葬，舟中號擗，幾墜城河。辛巳五月，復附糧艘北來。甲申三月，承宇殤。乙酉，承寵自武昌歸，染瘵疾。是年，長婦患痢，爲料理醫藥服食，自夏徂冬，寢食俱廢。丙戌，余分校禮闈。六月，汪氏二妹卒，恭人往視疾視斂，如喪手足，汪氏諸母以爲難。丁亥二月，長婦黄氏卒。臨終，執恭人手泣曰：「慈姑愛我，有過親母，願世世爲子女，孝謹奉侍，以報罔極。」四月，承寵以瘵卒。承宴又以送兄嫂柩至通州，悲傷暴露，遂染蠱疾，於八月移寓，三日而卒。而承向自壬午就婚南中趙氏，生子女三人，而婦病殁，訃亦以十月至。是年喪子婦各二。戊子春，承定又得癇疾。恭人疊遭逆境，絶無生理，遂憂勞成疾矣。自冬徂春，藥治罔效，發熱十旬，醫多束手。而承定舊病復發，於五月初九日暴卒。余亦時病不寐，恭人欲泣不敢，恐益傷余及諸子心也。

自後四子晝夜輪侍，恭人猶自理斂具，及子孫衣絰，帷堂尺寸，細碎不遺，大率以不費財爲務。烏乎，可傷也！

平居自奉極儉，飲食衣服，人所不堪，且持齋日一年居大半。而膳修賓友必精腆，祭祀誠敬，恪遵兩家法度。於父母舅姑，尤思其所嗜，有新必薦，有遠方物必薦，而已則不忍食，以致終身之慕焉。撫子息恩勤鞠育，均平如一，而絶不姑息。事余則加婉順，得諫争義。待親戚後生，各如其意，爲導其所未及，誨其所未知。戚屬中咸謂言行妙合禮經，有錢太夫人風。錢太夫人者，余外曾祖母南邨公夫人也。恭人自言：「吾才識器量，萬不逮吾母，顧自幼聞老輩中嘉言懿行可師法者，必謹誌之，思詒父母令名爾。」烏乎，其斯爲恭人之至孝乎！鍼黹精工，不及吾二妹，然諸妹出嫁時，恒竭日夜力助之。諸子衣履，恒出手製。有勸其節勞，恐晚年病指痛者，恭人終不自逸。至是骨瘠如柴，而封肱處及十指尤痛，烏乎，可傷也已！

自幼好誦漢、魏、唐、宋樂府詩，近年尤好吴梅村歌行，輒口授孫女。閨閣詩則如《織雲樓稿》，背誦盡卷不錯，且言某夫人如何如何。余曰：「余年伯母陳夫人尚健在，所居不遠，盍往拜之？」答曰：「心景行之耳。自幼極敬慕何昭甫學士母湯太夫人，常思往拜，亦未果也。」内姑母適丁瑶圃司馬者，與其女適楊蔚生大使者，在京時常過從，約偕觀劇，卒不往。謂子婦曰：「家風不可改也。」幼從母受造醬及瓜疏法，到京終歲所用，不取諸市。有知之者，索得必珍之。御下精察，而能體恤，久事之者，至老死不肯去。烏乎，聞恭人之喪，而哭失聲

者，不知凡幾也。

恭人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三月二十三日辰時，卒於道光九年己丑六月十八日辰時，得年五十四歲。誄曰：

君曾祖敏惠公，余祖文定公，生爲名臣，没爲明神，宜有賢子孫婦女如恭人者。顧食苦三十餘年，曾不祐之，使少延耶？所生子女十人，亡者過半；自云夙慼，其信然耶？烏乎！恭人逝矣，其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而承顔含笑，侍父母舅姑，以祇見先祖太公於九原耶？獨使余弔縈縈之雁影，開中夜之魚目，腹悲腸斷，以煎此餘年耶？

次子承寵壙記

承寵以嘉慶三年五月三日子時生。其母夢日旁有雲霞氣，如冠帔狀，僉曰此貴徵也。俄頃而生。四歲，其兄承寬受《毛詩》，隨坐他几，默然耳受。數月，其兄畢業，母試叩之，背誦如流。承寬長二年，年十三，讀十三經畢，兒輒先後之。尤好王子安、李長吉、夏節愍集，烏乎，其竟以兆其年邪？兒年十四，爲制舉文，極似雲間諸子奇縱之作，間學章、羅，幽隽神骨，曲肖舅氏莊珍藝先生及余，諸執友皆賞其才藻。

年十八，補縣學生。戊寅，爲之授室謝氏。己卯，年二十二偕眷屬來京師，舉順天鄉試。房師河南王柳溪給諫尤賞其經策。明年，以婦多病，奉母南歸。適遘外祖母及舅氏之喪，孑身内慰母哀，兼理病婦，外助舅氏經營喪葬。明年，仍侍母北上。賦質既弱，所遭又逆，半年以來，心力交瘁。初，兒之挈眷來京也，形容槁瘠，已異曩時，然

力學嗜古，孜孜不輟。古文篆隸，漢、魏、六朝樂府詩，罔不肆力。三應禮闈，皆不第。丙戌，以余分校，例不與試。初館津門，後館武昌。流覽山川，弔古傷逝，多哀怨愁苦之音，余及知好常戒之，不能改也。病中猶手不釋卷。客秋，自知不起，賦「茂陵秋雨病相如」二律以見意，呼群弟爲書所著文百數十篇，自校勘之。丁亥二月望日，長婦黃氏没，僅遺一女，兒手書《心經》等贈之。三月，病體益覺沈重，因自作輓聯云：「最苦是生也有涯，生前未奉娛親樂；又焉知死之不樂，死後應舒作記才。」二十八九，大雨汁，兒猶在堂中，言語飲食如常。四月朔，晨起猶倚枕爲承寬改長婦誄詞。越三日，便旋俱自起。忽哮喘大作，冷汗如雨，神光盡散。端坐二日夜，少定，呼季弟取陳文恭公五種遺規，曰：「將以寄此心也。」夜半，曰：「吾身在曠野，見群兒舞蹈，耳中聞群兒誦讀聲。夜闌矣，諸弟猶未就寢邪？」呼兄治棺木，曰：「無費財。」呼妾檢衣衾，曰：「取布素者。太夫人痛甚，無使知也。」初六日卯時，遂棄去。年三十。子受穀，甫九歲。

嗚乎！余夫婦德薄知短，不能護持賢子，俾之保世亢宗，孽可逭邪？初，嘉慶十一年春，青垣伯父解組歸，素善相人。時承寬十一歲，兒九歲。甫謁見，獨許承寬以挺拔，他日當有成立；恐兒秀而不實。嗚乎！天之生之，果奚爲邪？今將哀次其遺稿，求友人之善屬文者，序而傳之。以某月日，令承寬送其喪歸里。汝其知邪？其不知邪？

四子承宴壙記

承宴以嘉慶九年甲子正月五日生。其

舅氏潘黼堂，適于是年元日生女，遂締姻焉。讀書敏不及諸兄，然孝友淳篤過之。年十三，凡經傳詩古文辭，兄所習者，無不習也。好學蘇氏論古之文。來京師數歲，試國學，輒高等。每月所得膏火資，俱以奉母。人與言飲酒、觀劇、嬉遊諸務，輒謝曰：「性不近也。」歲丙戌十二月，爲授室。時承寵已抱病不可治，與易居處，侍兄疾逾年，彌謹。逮其没也，慟甚。五月，送之通州，數日夜廢寢食，遂得氣虚中滿之疾。醫者寒熱補瀉兼投，遂以不治，即于丁亥八月二十六日没。病中猶時念二兄，曰：「吾適夢之津門，見如平生，吾殆欲從往矣。」趙甥伯厚在旁曰：「兄誤矣。父母在堂，何從兄爲？」因伏枕叩頭曰：「謹奉教。」授兄子受穀經。受穀見四叔父，即嚴憚過于其父與伯父也。十一月二十九日女賢生。

劉禮部集卷十一 樂府、古詩共六十首，律詩、絶句三十三首，詞七首。❶

短長吟二章

長太息兮有所思，心懷君兮君未知。山隱轔兮不開，泉涸絶兮成谿。日方中而見沫，星雨霣而夜迷。雲溶溶兮撫帝閽，發長嘯兮天應聞。

祁連高，高接天。南海遥，難問津。我所思兮，西方美人；道遠莫致兮，泣下霑巾。我所思兮，東方大人；山河阻修兮，云誰與陳？羲和日趨遠，百年苦易滿。庭樹一葉凋，腸中九輪轉。

情詩三章 以下五言古詩。

回飇靡芳樹，日月相流照。光煇忽以晦，下上憂心悄。芳樹棲鳳鸞，百鳥來如煙。和鳴忽相失，獨鵠何翩翩。思君若上天，好風孰與通？願君假毛羽，暫得親鴻濛。空谷生幽蘭，深澗有喬松。誰與理絲繳，魴鱮橫大江？

昨夢忽明發，言之大海東。君心自明鏡，安用雙盤龍？君心良比玉，安用琢夫容？夫容生連理，盤龍懸綺窗。微風繚繞之，盈盈月當櫳。君心一朝左，月就雲中墮。連理亂如絲，言尋寶劍治。折釵破明鏡，鏡

❶「六十首」，實爲六十五首；「三十三首」，實爲三十四首。

破無合期。雨止漢案户，天潢下垂垂。

海日上琁閣，丹霞結金扃。隱隱何疏越，中有瑶琴聲。沈爐緑煙滅，翠幌黿光生。借問安所思？要眇殊復情。初彈鶴未降，再彈鸞未鳴。洪波忽如岳，行雲爲之停。榑桑真人來，芳樹揚孔旌。六龍駕飛梁，萬象紛杳冥。邂逅一相遇，衆嫭俱屏營。

述感八章

潛淵采明珠，淵深憚蛟螭。陟山采虹玉，山峻防熊羆。仙人憐爾誠，錫爾麟辟邪。龍堂綽奇麗，銀闕紛縈紆。五色盲人目，流連古所愚。揮手謝松子，且還讀我書。

金塘植芙蕖，其容皎且妍。似感朝陽色，欲奪丹霞鮮。陽光非不溥，偏與弱草先。傾心答長照，應獨知可憐。

暮春花隨風，深秋蘭隨霜。美人貴本性，采之登玉堂。當其未攀折，衆目過若忘。郁郁紛遠烝，謂同百草芳。奇芬誰與玩，向空揚其香。

飛甍百餘尺，當户秋河瀉。平眺臨九衢，闐闐喧車馬。越鳥遲北征，塞雁空南下。會取憑高意，蒼梧雲在野。

齊桓存三亡，不存自爲恥。魚軒與文錦，獨衛得殊禮。楚宫鬱嵯峩，景山夕陽紫。雖云帛冠儉，戍曹乃齊士。造邦是何德，視之于木桃。報齊以何功，結心以瓊瑶。

我聞于闐羌，飛玉走靈鵲。輦之魏闕下，其價等金錯。明珠在鮫館，棄擲亦沙礫。翠幬皎夜光，始知帝王樂。物遠覆見珍，情疏豈終薄。景暉隔雲際，茫然託遐矚。

飛龍欲升天，噓氣藏其身。威豹欲出山，驅霧隱其文。衆人貴目驗，君子能博聞。一朝雷雨作，方識龍豹神。達人睹微眇，天授自有真。如何尠見子，但解輕泥蟠。

飛鴻善察色，不受樊籠馴。乘軒祀鐘鼓，棄之猶浮雲。況乃嘑蹴食，羞與鷄鶩群。當世重施報，芻牧爲釜鬵。稻粱雖有謀，不如還故林。

車中即事四章

仲秋霜已零，寒風警幽抱。平埜浩漫漫，殘月白煙艸。蕭蕭古楊樹，離披萬家頭。諒哉可憐蟲，時與此輩儔。憂來惟假寐，馬上夢封侯。

密雲散雨絲，夢斷忽晴晝。借問翻覆情，何如一揮手。子午具裘葛，卯酉裝薄棉。一辰象一月，一日象一年。催老詎不足，何須更憂煎？未知税駕時，以酒陶其天。

羹飯雜塵土，飢者弗能食。莞簟處蟣蝨，勞者弗能息。車輪何砰訇，駐馬待昏黑。遠遊非所好，九州半足歷。艱難餐風霜，强忍越險仄。身是蔦相孫，被褐良不惜。老母念孤露，負米情惻惻。安得奇肱轡，歷想从所適。

幽林暗如漆，陰森象威神。⿰幽頁顟化奇鬼，乘險來迫人。瘴霧蔽前路，不辨樹與津。孤燈黯無焰，伏莽時一震。僕夫色然喜，晨鷄唤朝暾。

雜詩三章

延陵辨鐘意，荷蕢知磬心。聖愚各藏

跡，達士通微忱。果懷龍雷質，自愛淵泉深。皞芒不能舍，時爲作甘霖。通塞任所命，户庭思陸沈。坐看桃李華，抵節鸞鳳吟。山川本奠定，神禹亦不矜。匡居有茂對，至樂還自尋。

揚靈夢登天，中道魂無杭。陟降自有時，離合失其方。宿莽寒未枯，卷葹心已傷。瑶臺何偃蹇，受詒集鳳皇。神女光徘徊，保美日以康。幸有靈瑣留，誰爲申蕙纕。繽紛歲華宴，菉草寧徒芳。

牛哀病成虎，啟户戕其兄。鼈令魂已游，郫主讓其王。聖人達情狀，變化慎所藏。周犨引聯槅，車子中夜啼。司命執利權，敦薄任所施。盗形豈金石，汲汲千載期。流泉不暫停，徒爲後人嗤。

谷風

積飈振林木，陰雨悲予棄。躬耕不求聞，素位得吾志。胡爲感行邁，艱險願歷試。凌晨謁天帝，閼梁集群鬼。時聞猛犬聲，重門但深閉。跼蹐蹲鍼氈，衆中敢出氣。須臾電光開，振衣躡雲陛。額叩陳寒暄，讓坐復還避。慷慨抒中情，妄聽定如醉。色授更魂與，强言狥人意。仙者本無求，宛轉觀變態。碩鼠多畏人，毛蝟或縮刺。傾耳旁擊雷，凝目側生荔。窈冥中有精，瞑眩入三昧。惜哉巧歷術，施之轉機世。弱冠通《春秋》，深刺在盈諱。葆真還讀書，狂言自爲戒。

明月篇

高樓映空緑，玉女時窺窗。明明三五月，皎皎臨寒江。圓滿及此時，顧影憐無雙。攬輝滅華燭，揚彩盈珠櫳。起舞縞素衣，姮娥失其容。渭陽正求偶，造舟焉可通。儀態照四海，斂顔處玄宫。神宵孟康《漢書》注：宵，化也。冀復形，太息明光中。

積雪吟

掃地愛赤立，奢泰莫肯遺。幽王滅宗周，胡亥亡西陲。保家尚掊克，顧笑忠厚基。積雪見晛消，繁華逐風披。當其滿谿谷，萬代同一時。爲語彼其子，慎勿學榮夷。

阻風彭蠡五章

洪波駕山來，泰飈無時休。飛雹如激矢，簸湯奔陵丘。連檣不能進，乘蹻凌陽侯。揚靈招正則，爲我歸來不。冰夷斷雲根，天吴鎮安流。思歸見鄉國，惻愴令心愁。

飛花逐流波，一去無定方。如何遠游子，山海迷故鄉。悲風號坰野，白日忽寢光。積陰昧昏晝，浮天水湯湯。方舟如孤蓬，失根隨風翔。昨日思飲冰，何意申繁霜。重裘薄于縞，風刀透新鞋。徙衾避宵雨，明發心傍徨。風波久失期，高堂夢飄揚。途窮分應爾，念此摧中腸。

舵樓望番湖，駕鼉難爲梁。馬銜當我蹊，黑蜧迷我行。甲子已昏墊，故鄉在何

方？頭蓬不得梳，衣垢無可更。負米百不遂，資斧嗟空囊。計程尚兼旬，七日無見糧。荒村更何有，腥腐雜酪漿。曲突飛濕煙，然桂炊瓊英。愧非蓼蟲性，辛苦亦備嘗。芻狗積罪深，含悲訴穹蒼。

昧爽發彭蠡，薈蔚隮朝雲。遥知香爐峰，紫煙紛絪緼。愧無伯昏足，二分行巡逡。丹艧凌赤岸，素練開松門。金膏與水碧，仙靈閟其英。栖岩計靡就，東風散餘曛。

泊舟芳草岸，落日生莫愁。彼姝者誰子？拾翠來春洲。凌波惜紅裝，避人隱青楸。時俗迕獨立，報君送遐眸。俯仰愛桑榆，非爲輕行游。馳暉不我顧，窅然返高樓。鄰舟動歌謳，弦管哀中流。形影忽不見，悵望孤雲浮。

魯郡有感二章

浮雲蹙魚鱗，倏忽成山丘。嗟我清迥心，驚飛若波濤。夷險同所亨，進退無外求。世網可虚與，忘機海中鷗。察淵道者忌，逆億性日偷。出户辨通塞，知幾審剛柔。厲此介石懷，樂天復何憂。

朝尋靈光殿，巋然今安存？彤彩豈不華，設教焉足觀。元公總六藝，宣聖申天言。弱齡開管籥，温城得宗門。秘義炳日月，思欲傳其人。所喻唯利達，要道恐不尊。經腴鮮知味，檃括垂空文。

孤竹

泰山何崔嵬，下有孤竹林。貞筠抱霜

雪，勁節凌高岑。伶倫審音律，裁作鸞鳳吟。嗤彼斷續手，飛土驚幽禽。奇材固難用，亮直世罕尋。腰鐮刈蘭草，樵爨埋桐琴。我从山畔來，言是嶰谷音。聲和效于古，竅厚徵自今。軒皇盛奇舞，消息和陽陰。披榛到幽徑，無使蒿萊侵。名材不徒出，匠石寧久沈。龍化會有時，魚須亦獻琛。天寒正玉汝，日暮生苦心。濃笑桃李花，當春舞迴風。馳暉忽云邁，淪落空江潯。

饑烏

南山有饑烏，所志非稻粱。餐飲風露姿，吞吐日月光。朝乘五雲飛，暮宿百鳥翔。衆訝毛羽異，無乃爲禨祥？彎弓欲射之，徘徊以旁皇。竹實滿上林，桐樹生朝陽。靈棲不擇地，駭俗招愆殃。雲英動六合，奇舞照萬方。送女返阿閣，鳴聲中歸昌。

題有秋圖

我聞文、景初，紅腐太倉粟。賈、董陳積貯，《春秋》重二穀。家令言兵事，翻云賤金玉。武皇遂荒淫，轍跡遍馳逐。兵連數十年，流血滿川谷。宣房塞輒決，薪芻燒不屬。漕輓給中都，三歲苦乏蓄。縣官復大空，民生更日蹙。持籌御史桑，報績齊相卜。賈人悉乘傳，州閭燿丹轂。雜道郎選衰，株送刑益瀆。良田没汙萊，原野轉蕭索。輪臺忽下詔，黍律回春燠。丞相封富民，遺黎命方續。中興振前業，風俗仍返樸。我皇初御宇，秦、楚占戎伏。偏災天示

警，河患廢荒度。發帑千萬緡，輸粟億萬斛。近聞太平詔，歡呼滿白屋。重農親藉田，京儲溢穜稑。吾儕幸無事，擊壤歌鼓腹。朱公金閶彦，力穡通誦讀。周基農以開，尹志耕則樂。韄穫艱難得，殷盤訓高族。作圖示子孫，莫言不耕熟。會看施政事，賣刀買黄犢。致君邁殷、周，文、景焉足録！

于役東陽作

舟行訪折腰，諜訴紛倥傯。浙右延妙譽，大僚諒嗟竦。持籌免交謫，執朴奮餘勇。立幟稱相門，用法真將種。鳴廉守坤吝，保位存震恐。我來清風館，言尋白雲洞。卑枝掃行迹，幽扃距迷踵。故園已春深，違此袂筵聳。

宿桐陵鎮

五更鼓角鳴，羈人屢宵警。梟竿矗江介，落日動愁影。去歲禾不登，暮宿無孤艇。荒政示德寬，重典繼刑猛。客行既少戒，飛鴻集鄉井。今春積陰雨，麥隴鮮粟穎。乞食相扶持，哀籲我心怲。朝廷重偏災，善賑居最等。蝗吟與河嘆，民命時上請。承流多召、杜，水旱必躬省。勞民易興治，改紀望賢尹。

泊舟鳩兹吉祥寺

危檣列重圍，星火蒸玄顏。浮圖聳候樓，風雲結嚴關。聖代無暴客，殊恩收惰頑。此等輒假威，柝豪計深艱。文算已登

册，飯食亦早完。繫令耗日費，不給清放單。苛商益病民，惟博奴顔懽。遂令善良法，翻爲行旅患。堯民本馴擾，束縛如慝奸。奸宄或横行，掉臂脱纏牽。弊吏必尚廉，要言重周官。

烏沙港阻風

我愛山色佳，乘興偶留此。新得良友書，忘家更生喜。長風破輕浪，去帆疾于駛。舟人似驕我，踞坐或枕臂。天公本無心，去住等閒爾。明朝竿烏轉，汝宿何山址？淹速有前定，歸期安可指。

至池州

横行疾趨風，終日無百里。驚湍安可逢，順流尚如此！三春棄我去，行役曷云已。薺麥十里青，積陽半山紫。含采難葆珍，辭親强徼利。馳歸理章甫，歐駱空飛轡。

贈裘春洲兄弟三章

日出榑桑巔，傾枝集鸞鳳。遺響振虚谷，回翔天門矼。翽羽來如煙，當陽閟清哢。高舉凌八荒，蜚光及鴻絧。託聲龍門峰，頫視千仞洞。容儀未洋習，矜若雙南重。軒帝方裁筒，誰攜玉堂貢。

我乘江雲來，邂逅承良宴。齊心未及吐，促顧敕中膳。鸞觴酌玉醴，翠椀盈星飯。縱論輕百城，揮毫溢千絹。仰觀參井横，坐惜春華晚。子行送歸鴻，我返逢社燕。山川通情愫，奈此渺河漢。

昭昭素明月，流輝入窗户。象簟捲空牀，晨飈動高樹。嘉會殊未知，臨歧各馳慕。思歸願帆疾，念子不忍去。離樽結綢繆，清商割衷素。相期勗舊德，別促長遘遇。

主客圖

樓臺幻虛景，構想殊荒淫。及此歲月閒，集賢開素襟。松竹清暑氣，桑榆延暮陰。明霞浸虛度，薰風生古琴。願言申所好，弗閟金玉音。我職理兵農，果藝夙所欽。諸君曾皙徒，羲軒託微吟。吐子冰雪文，消我塵俗心。右主贈客。

疏林逗微雨，曲沼凝清香。良友數十人，空洞容君腸。廣夏可萬閒，負郭無一倉。廉介非季次，豪俠非孟嘗。人我相玄幻，爾女形胥忘。賓至不思歸，吴會豈異鄉。游魚縱巨壑，鳴鳥翔高岡。稱子千斯壽，酌我萬斯觴。右客酬主。

榑桑耀朝旭，結此連理枝。菭岑同臭味，荆樹生華姿。何以比直節，修竹堪爲師。何以比貞潔，青蓮擢華池。何以比風徽，楊柳摇碧絲。何以盟歲寒，松栢千載期。何以結同心，芳蘭九畹滋。何以卜後賢，新桐挺孫枝。種榆自天上，雨露凝瑶池。種杏依日邊，雲霞煥丹曦。樂莫斯會樂，舊雨新相知。右合樂。

溧陽令陳曼生出其祖鴻博公士璠集諸同年爲湯餅會詩册見示，敬次先文定公元韻

昔年同奏賦，顧我頗自笑。黄門見二毛，陽編猶竊盗。訂交連理館，述德各驚

噪。手出先澤編，筆削互參校。煙雲七十載，悲感又相勞。長筵過三爵，秋花圍四照。先生霖雨才，籌國意深到。陸沈理僻左，何時宰廊廟。晝理參龍眠，琴心辨猱踔。繩武同所期，學步安足誚。壽後唯著書，曼世願申禱。且食萊蕪魚，休滅伯鸞竈。

附先文定公元詩 此詩集中不載，題云「奉賀魯翁年老先生舉丈夫子」。

十年寓京師，生事劇堪笑。逡巡抱四女，人言可卻盜。今年舉一男，檐鵲亦驚噪。雄飛與雌伏，達者安足校。先生商瞿歲，添丁客爭勞。冬釀破香辣，春燈回煖照。太丘擅世譽，令器皆遠到。睠此玉雪姿，蓄眼貢天廟。作駒已汗血，凡兒空踸踔。明珠要老蚌，焉用騰訶誚。如卿洵有功，而我特善禱。我輩爲人父，努力且增竈。

屠琴塢說詩圖

古詩無達詁，六義貴達政。齊、魯、韓與毛，奧誼各徵聖。漢季微言絶，箋疏諍王、鄭。孰采秦、晉音，弦管播清聽。《春秋》繼王迹，雅樂孔所正。兩經久無傳，古意誰與定？我朝聲音學，妙契三代盛。作者森如林，覆瓿我心怲。屠侯文中豪，吟諷出天性。哀矜省訟篇，經緯種桑咏。思昔武城宰，弱冠操道柄。精研在文學，燕射習絃磬。風儀千載新，勿以小邑病。

小檀欒室讀書圖

雪窖挺瓊樹，火宅生青蓮。濡爇非真

人，緇磷豈白堅。卓犖屠使君，結廬清平山。婆娑撫古樸，左右圍檀欒。良友四五人，圖書千萬篇。頫仰究今古，用舍憑昊天。如何僻左區，置我瀛洲僊。經文集群彥，奮武戢暴姦。遂使稂莠民，各安桑麻田。晨風播弦誦，夜雨開木棉。晝哦長松下，宵夢柯亭邊。贈我介石操，乘我大願船。菭岑合臭味，生理明憂患。相期豈旦夕，緬彼洪厓肩。

歲暮懷人雜詩十六章

高樓亘雲漢，初月臨綺窗。仿佛雲中君，調弦落寒江。蓮花然錦帳，明珠縣玉釭。忽乘白鳳飛，芳意王母通。王母厭芳意，小謫塵寰中。仙骨終不移，淄水欲涴容。何時反瑤臺，將爲御兩龍。

束髮弄柔翰，結交多素心。蘭言愜幽契，芳思通瑤琴。忽疑從何來，言自玉宇中。別如商與參，會若雲與風。誰謂河漢廣，牛女長頬光。誰云岱華聳，日月還相望。所思杳冥冥，魂夢時飛揚。

皓月照霽雪，朗如行玉山。恍遇同袍友，風霜洗容顔。憶昔童冠時，會吟涉簡園。園中羅珍木，池上栖夗央。玉樹初作花，光暉溢中唐。叢桂生周阿，綠篠夾回廊。清歌引商羽，和以風花香。坐我青玉案，飲我瓊瑤漿。饑驅竟何之，此意竟欲忘。奔駒怛逝川，神仙愕景光。

阮咸痛孤露，報劉志未伸。爲人和以介，直諒能博聞。久作關隴行，冠蓋紛逢迎。蒐奇富金石，裘馬自生光。婚嫁願既從，歸興殊難償。一卷冰雲文，嵩華如毫芒。周、孔通夢寐，賈、董羅門墻。所重行

誼敦，梓里相扶將。惠我尺素書，馳以兩驌驦。

仙人號若士，聳聲出雲表。抗論邁三古，秦、漢一何小！摛華耀朝日，妙理蘊夕岫。盎盎春在蘭，亭亭月當柳。一朝棄妻子，東海擬高蹈。相攜童男女，遠訪徐福島。故人倘見思，回舟須及蚤。

筱山古畸士，與世殊枘鑿。鑒物德操智，孤忠鄰侯激。微言發深省，神遠心自窅。疾惡若鴆羽，甘善飲醇醪。恬淡貞素誠，不器適大道。獨抱堯、許情，悠然對蒼昊。

嶺梅發春華，澗松動塞響。當今著作才，暐也乃絶唱。溯源薄騷雅，短咏彌清暢。窮愁醒欲狂，豪素畀炎丙。安得梁王園，枚、馬同俯仰。

清時重經術，孔思本天授。茗柯絶世材，假年志不就。金淵與玉海，孰啓後賢覆。中耆亦博綜，一麾用差謬。若得曠世遇，禮樂庶可復。

憶昔初入都，姝子守金閨。問禮喜得師，良友如壎篪。童烏能問字，神駿生渥洼。忽忽十數年，流轉各天涯。夔、曠不相遇，韶舞爲誰攜？鄭音易爲好，趨舍惟自知。壬戌之春，見茗柯先生，談禮經最樂。時董晉卿在甥館，江安甫已没，彦惟幼稚也。

董生平子流，制作侔造化。探奇赴關隴，獨唱定無和。莫言命不諧，行藏兩俱可。明歲來京華，天屬早安妥。會當排金門，清時待名佐。

慟絶潘氏子，共學能適道。悲哉十八齡，六藝爲嗜好。文采斐漢京，數術恣蒐討。經誼匡賈、鄭，書文辨古籀。齔歲痛失恃，報劉矢純孝。三立希德言，寸志豈安

飽。前苗已不秀，後籜彫復蚤。吾道壞干城，大哀惟國寶。我夢哭失聲，怛咤病妻覺。

吾鄉大儒宗，好古竟忘耄。味經善識大，「味經」，外王父齋名。珍藝益精眇。「珍藝」，從母舅葆琛先生齋名。經心闕雲霧，豁若日星皎。辭官爲養志，解橐富緗縹。廿年正夏時，絶學三代表。晚歲窮古籀，匡許到秋秒。至樂無與談，見我廩困倒。淫思欲骨立，諫果知味妙。從游綏與鳳，綏，莊卿珊；鳳，宋于亭。敏魯各深造。著作滿一家，竹帛永持保。

憶我歌驪駒，三老稱兕觥。南華貫全史，戲謔理愈莊。趙孟善賦詩，酒政累十觴。淵翁真淵藪，觚爵紛琳瑯。女樂羅後庭，弦管水中央。江山盛文藻，園榭列衆芳。神仙不易得，淵翁近校《抱朴》内篇。彭祖真無疆。太公年近九旬，去歲重赴鹿鳴宴。何當解纓組，相與共翺翔。

昔作之江游，湖山滌塵襟。劉、阮得仙侶，汗漫涉海潯。龍湫天下奇，雁峯雲外尋。朝發夫容邨，軟緑鋪崎嶔。曾巒百盤上，萬嶺排碧簪。雙剪刺青空，側成錦屏風。石髮漾巖際，百筵張廣龕。山僧代扶笻，崱屴當解驂。常雲終古潤，火燄色黯黮。或如僧聽經，或如鳳諧琴。玉女忽啟窗，雙將亘百尋。奇葩燦列宿，仙鳥揚清音。折華綴飛輿，蜂蝶時相侵。應接無淹晷，客感何攖心。此中可長年，便欲投吾簪。

我祖純廟初，奏賦明光宫。裒然冠天下，相業善始終。伯父繼惇敏，壯歲躋秩宗。我父蓄厚德，履滿恒執沖。翠華蒞南邦，特達契聖衷。若纘瓌、頊緒，又見韋、平風。梗介避權貴，託迹類阨窮。舜華榮一朝，松栢能忍冬。静心悟物理，庭誥齊窮

通。志欲定家儀，祭法明功宗。吁嗟世禄誼，周澤延滕公。廟室固不毀，收族寧齊同？曾孫守經意，登降習禮容。何時成先德，保世期亢宗。

道南搆寢廟，因陋宜古今。圖書出天府，彝器珍南金。蔭門古桐栢，閲世亦已深。寢廷植嘉卉，高下紛岡岑。春秋風日佳，啜茗發微吟。藝菊臨廣軒，延客操雅琴。荷風動疏簾，晨馨清妙心。傑閣頫城隅，瑶箏散幽襟。錦鱗啖花影，緑篠媚碧潯。石梁跨通渠，迴廊轉華鐙。雖無鼎鐘奉，清顯世所欽。作書寄徐淑，此樂逾纓簪。

李貞女行 并序　以下七言古詩

台州府太平縣民李氏女，許嫁于林。未嫁而夫死，女奔其喪，奉舅姑以終。林故貧族，女以鍼黹營生，節縮衣食，有餘即置田産，積十餘年，有田六十畝。因無後可立，以其田呈請學使，每歲按試取弟一人者主之，計所入息分爲四，以其三助文生之貧不能應省試者，而以其一助武生。知縣事某，書其事入志乘，爲作詩以嘉其志。

大田歌，古王世。遺秉滯穗，寡婦伊利。先王制禮及敬寡，哀其貧故易厥志。一解　嗟爾李氏女，未嫁死其夫。立嗣無其孤，辭親出門去。夫死尚有舅，死夫尚有姑。二解　幸哉翁與嫗，子死復有子。三十年中老景安，得此孝哉貞女，夜夜鷄鳴執針黹。三解　倉穀漸以盈，風樹何不寧。嗟爾貞女，葬祭形伶俜。四解　天年復何羨，疏衰復何變。有田貽阿誰？願爲亡夫畢前願。五解　官吏賢且

明，去住苦不常。此粟伯夷樹，頑夫安足嘗。六解曰唯聖人養賢，曰唯大臣知人。閒歲旌節來臨，裒然首舉衆所尊。七解亮哉此邦人，治生我所安。思食其粟，中夜心怦怦；不食其粟，貞女心冥冥。八解天地有時合，貞節卓不磨。願建貞女閭，千秋萬歲，日月龍麐扶。九解玉山嶺，懷清臺。義震人主昔所懷。銘高行，齊天台。十解

題趙億孫所藏石鼓文次昌黎韻

連旬風雨病桑户，擁書斗室猶高歌。先生勸我討金石，暫輟秃筆箋董、何。研尋籀史轉疑竇，還入韓室思操戈。宇文舊蒐岐陽下，拓跋舊史今不磨。從臣綽辨工紀勒，籀篇殘字雄搜羅。力掃六季追典誥，欲與二雅争嵯峨。三歐軍禮示勿射，昆沱倉止對弗阿。薀魚臚朐御嘉客，盩導表樹無譴訶。弘農橋梁毁霝雨，下詔引責義不譌。江陵告終著憐愜，高詞眇旨追蟲蝌。肅肅鳴禽静梭榕，獵獵斿旆驚黿鼉。公云太史勿旌伐，詞人藻筆森林柯。糾蟠神龍燦丹電，颯纚天女飛金梭。華萼芽堇怯風雨，圭組黼黻紛委蛇。秦碑漢闕久蔑滅，證以鐘鼎真羲娥。摭遺茜缺亦艱窘，如「漢有小魚」之類。綺辭樸句分江沱。如「宫車其寫秀弓時射」之類，未盡除六朝風氣，其樸茂乃是集古使然也。名駒流汗入郊學，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鏤金填廓嗤宣和。韓、韋好古建雙幟，歐、蘇持議皆殊科。商彝周敦並臚列，大觀閎殿精英多。金仙鉛淚曷足道，何爲荆棘生銅駝。天憐籀筆勿淪没，奇氣夜夜星槎過。皇朝刻玉頒大學，儒官箋詁得切磋。娜嬛學士癖積古，天一閣本揚文波。蒙泉先生邃經史，然疑著

論平無頗。劖鐫吡缺梡六藝，假重虞、褚靡知它。泰、邕好名揭肝肺，綽、勗作僞徒媕婀。懷、瓘依違亦先覺，篆籀分析供摩挲。鯫生信古守師法，雅誥奥義能吟哦。有時著手辨金石，雩陽布陳知鸐鵝。夌尊、頌鼎自橅拓，李監、徐侍慚猗那。龍文噩噩愛探索，鷄窗矻矻忘轗軻。巽借此本書萬遍，洗滌俗學回江河。煙客鴻才不可見，人壽非石无差沱。

夢董方立

金鴉黯慘碧天泣，終南雲海玻璃濕。仙人攜手步玉京，閣道瓏玲出閶闔。四圍奇樹千尋立，天梯峞峞慈恩塔。九重百轉似瓊樓，織女雲車手堪接。龍文丹鼎噴氤氳，銀液瑤漿鎮魄魂。素蛾二八奏奇舞，明瀾回轉花繽紛。軒皇玉简世難識，蒼沮撓隸親摹勒。君于六書、九數、天文、地理之學，皆詣極微眇。夢中示我手製金版數種。枕上猶聞海水聲，天鷄唱曉星無色。

題浙江湖南遺卷

之江人文甲天下，如山明媚兼嶙峋。盎盎春溪比西子，浣花濯錦裁銀雲。神禹開山鑄九鼎，罔兩頫伏歸洪鈞。鋒車昔走十一郡，奇祥異瑞羅繽紛。玆登新堂六十俊，浙卷七百餘，獨分得六十卷。就中五丁神力尤輪囷。紅霞噴薄作星火，元氣蓊鬱煇朝暾。骨驚心折且揮淚，練時良吉齊肅陳。經旬不寐探消息，那知鎩翮投邊塵。文字遼海沙蟲耳，司中司命何歡嗔！更有無雙國士長沙子，孕育漢、魏真經神。尤精選理躒

鮑、謝，暗中劍氣騰龍鱗。侍御披沙豁雙眼，手持示我咨嗟頻。湖南玖肆五策冠場，文更高妙，予決其爲魏君源。翩然雙鳳冥空碧，會見應運翔丹宸。萍踪絮影亦偶爾，且看明日走馬填城闉。

游清華閣贈慧上人 以下五律

峰泖富山水，遠公初結廬。洗桐師嬾瓚，調鶴類林逋。静室諸天有，談詩一字無。京華困人海，我亦夢蓴鱸。

哭裘春洲同年

論文音在耳，噩夢忽驚心。玉樹長埋恨，金閨痛撫衾。遺孤未成立，群季半浮沉。紀歲方强仕，傷余雪鬢侵。

相逢辛酉歲，投契各歡然。訪舊來江右，論詩到性天。比年同蠖屈，况乃送蟬仙。世世爲兄弟，他生更結緣。

東魯講舍三十初度雜述八首 以下七律

刷羽飛鴻待順風，楮生毛穎識心雄。殿前作賦嗤韓愈，時余朝考下第。帳底吹笙羡馬融。觀藝有人期道合，王文考《魯靈光殿賦》，賦年二十，觀藝于魯。借書無主歎途窮。近來才氣都消滅，問舍求田計未工。

索米王門事久虚，當窗攬鏡愧髭鬚。賦凌滄海堪糊瓿，書擬温城失貫珠。余少喜讀《蕃露》。既冠，纂輯胡母子都《春秋條例》、《春秋禮》、《申何》、《難鄭》諸書，一輟于應試，再輟于遭故，尚未畢業。魯國諸生休問字，杜陵野老漫譏儒。講舍有少陵祠。登壇無佛稱尊處，慧日何從燭暗塗。

錦字椷開別幾春，琴聲鬢影感良辰。金泥岱頂花蟲粉，珠佩江皋玉手親。雲裏鳳鳴仙去早，斗閒星暗象回新。江郎詞思都忘却，花片裁來墨未勻。

暑氣蘭池入夜無，倦移桃簟蔭高梧。窺簾月正藏珠斗，欹枕冰方滿玉壺。訪道神山風乍引，封侯客帳夢真誣。新來眼纈花凝霧，怕見金羅雙鷓鴣。

擬選樓頭月滿輪，殘霞新霽記前因。塵封萬卷嫏環地，鳥散千花錦繡春。苦恨舟車拋歲月，贏將杯炙暗酸辛。縣弧食報今如此，仲蔚寧終蒿裏人。

三聖祠中驗故吾，余兩兄早殤，先祖母禱于都中三聖祠，生時並有夢應。私情未報愧雛烏。遺書尚惜勤燈火，深更讀書，祖母輒喚入內。祖帳還期拜帝都。丁未春，余方十二歲，祖母自家北上，猶云「望女努力讀書，都中相聚不遠」。迨壬戌入都，已棄養十四年。賈傅能文名自達，潘郎華髮興先枯。寢園酹酒悲風動，家祚休忘獨力扶。

眉黛夫容賦子虛，文園善病茂陵居。捫參擬借天梯徑，觀海曾尋地記書。濕翠滿庭人小立，亂紅窺閣客常疏。爐香茗椀歸來早，寄語誅茅掃敝廬。

過雨新林綠意敷，大堤人去踏青孤。錦囊久爇三生藁，癸亥以前詩多散失。玉笥猶藏五福珠。閬苑鶯聲春溜滑，花房蝶夢霧模糊。犀香銀液支離甚，垂下晶簾讀道書。

閏六月，三十重度，時《春秋釋例》成，題四章示諸生

將母常懷去閏思，義山詩「欲去閏年留月小」。縣弧兩度又相催。已秋願夏心原壯，似卷如流日豈遲。自此揮戈無善術，誰爲縮地

感生離。銀雲櫛櫛瑶宫使，青鳥無憑月落時。

一月重尋翰墨緣，温城絶業得珠聯。南宋《館閣書目》謂蕃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時纂輯《春秋條例》方竟。窺園未免慚前哲，駐景方知絶幾編。撰此書凡三易藁。天遣幽人在空谷，帝爲詞客展華年。擬將中壽安吾分，半世須教萬古傳。

弱冠精研志不磨，每從家法辨沿訛。引鍼難起丘明疾，入室先操武庫戈。此書體例亦仿當陽，故云。要使日星輝覆盎，還將峽石挽積波。經神絶業如相待，一瓣心香奉董、何。

姬孔風流尚在兹，才疏焉敢抗顔師。譚經暫借扶風帳，識面期窺董子帷。金石至今聞擲地，靈光何處覓殘碑。當春桃李花如繡，三十登壇祇自嗤。

寄李四申耆

璇閨椒閣鏁仙班，銀浦流雲擁佩環。絶代施、嬙到金屋，千重宛委啟名山。要將經緯侔元化，豈僅文章動帝關。回首昔年觴咏地，一簾花月夢初還。

以先文定公所御狐白裘賜長子承寛詩以記之

晏子狐裘三十年，我公四世澤方綿。素絲退食中朝望，白簡清風兩袖傳。嘉宴已叨宫錦賜，故香重染御爐煙。紹衣莫忘司空訓，芸館清芬繼昔賢。先文定公，乾隆初元丙辰鴻博。伯父少司空公以是年生，丙子舉人，丙戌探花。予告回里時，以承寛嘉慶初元丙辰生，期以衣鉢云。

以先大夫所用圭硯賜次兒承寵詩以勗之

經籯貽子更貽孫，手澤猶新感墨痕。賜硯昔因懷舊德，析圭从此沐皇恩。紬《書》叔重探精奥，學《易》慈明細討論。載誦清芬傳弟子，世家江左重吾門。

贈費西墉給事使琉球

玉璽龍符剖大荒，星臣柔遠下明光。中山花鳥通王會，南極風雲護拜章。海外雄文龍變化，日邊丹詔鳳翺翔。定知葆節遥臨處，島嶠晴飛白簡霜。

贈富海颿員外備兵汀漳

鄭公世德炳詞臺，三十登壇衆所推。此地夙稱工戰鬬，蠻荒宜與凛風裁。帝教禮樂銷兵氣，天遣東南識異才。火烈箴言須記取，和平雅量久趨陪。

長白安師古貂裘換妾，富海颿賀以二律，邀予屬和

典衣買醉苦無情，銀燭金釵艷此生。爲選蛾眉開寶笈，真成蟬鬢伴瑶箏。霜寒祇覺温鄉樂，官冷偏宜畫閣清。他日安期仙棗會，莫將平視誤劉楨。

入手明珠豔欲消，富平何惜解金貂。夗央帳煖春如海，翡翠衾寒玉放嬌。紅袖

轉鐙煇楚佩，清尊和曲度秦簫。香篝未爇沈煙細，尚有回文護早朝。

秋海棠寄洪穉存丈于伊犁 以下七絶

斷腸猶自當春看，庭院秋深倚畫闌。欲向東籬尋伴侶，晚香依舊耐霜寒。

昨夜西風昨夜霜，莫教檻外損孤芳。自含秋思無人問，一片紅雲墮夕陽。

雲作蘿衣玉作房，自憐薄命遜春芳。明妃環珮無歸日，莫認殘紅鬭晚粧。

華清宫裏影空蒙，曾借春陰護淺紅。便遣清商動愁緒，幽魂飛入邃聲中。

悲秋情緒畫難工，盡在愁煙泣雨中。欲倩天風獲柔質，今宵偏是妬花風。

欲與芙蓉怨晚開，横波曲曲繞池臺。愁來怕見娉婷影，願化殘霞映上台。

青浦曲水園六詠

分明半幅小吴淞，飛閣斜連百尺松。遥語仙人采雲裏，看山何必最高峰。剪淞閣

水晶宫裏路回環，面倚芙蓉側倚山。待得月華生静夜，春寒獨自啟瑶關。月波軒

月光花影滿衣秋，卸得明妝下綺樓。蓮子苦心紅徹底，背人還向袖中收。采蓮徑

彈碁玉局意難平，遣興何論敗與成。燕子銜將花片下，又教殘刼遲清聲。響琴峽

竹弓蒿矢鬭新奇，亂舞銀塘陳角移。留得緑蘋紅蓼處，驚魂初定浪平時。射鴨陂

前溪舞鶴映斜暉，骨格珊珊倦欲歸。乞借俸珠三百斛，養成仙翮化雲飛。飼鶴闌

金縷曲 題《看劍引杯圖》以下詞。

颯颯霜風勁。閉荆關，伯倫中酒，長卿多病。落拓英雄磨盾鼻，説甚詩狂草聖。正簾外，月明如鏡。展起生綃剛半幅，骨稜稜，寒意交相映。浮大白，舉長檠。　平生知己相爲命。儘長宵，封侯夢杳，飲醇休醒。昨日軍書渡江去，見説楚氛未静。正舞徹，梁州初定。雌鳳雄龍匣中嘯，問人間，若個堪持贈。誰似汝，壯心競。

蝶戀花 題陳老蓮宮景四首

玉軫金徽芳思静。三疊初成，時有珍禽聽。曲沼芙蕖香未盡，金風一剪羅裙冷。　涼月飛來窺鬢影。眉黛春山，消得文園病。一片彩雲和夢醒，亂螢飄盡無人省。秋水琴心

欲染春雲雲近遠。拾取飛花，招得春魂返。褪盡殘紅春不管，輕羅半掩黄金釧。　弄影横塘花似面。忽憶芳時，無奈春將晚。風惹游絲春夢短，洗粧嬾對夗央椀。浣花

蟬髻鳳釵開繡幔。織女扶筐，遥結星君伴。窄袖半遮紅玉釧，露珠莫放湘裙浣。　恰彈驕陽春事晚，苦憶蠶饑，不遣雕輪緩。揀盡柔枝愁未斷，明朝更祝濃陰滿。陌上桑

欲寄芳心無一字。忽見飄紅，攬取還凝睇。似葉似花春已逝，可堪薄命輕于紙。　昨夜飛霜凋晚翠。繡被春寒，强自扶愁起。雁字一行家萬里，書成難覓東流水。一葉題紅

哨　遍趙象菴宅賞菊，重次舊韻。

落葉滿庭，孤館月寒，忽到蓬山下。記年時幽夢逗窗紗。褭鑪烟，碧雲低亞。眺瑶堂，霓裳衆僊同話。春陰漫許通明借，看柳綫藏鶯，珠簾鎖燕，輕紅淺碧初嫁。怎疏林一片墮明霞。又化作飛瓊落誰家。翠帳垂垂，畫閣深深，夢方回也！　嗟！謝了春花。仙翁又把秋光賣。君看鳳城上，微雲裹，玉鉤斜。便燈灺銀缸，酒空金榼，餐英飲露真無價。況雲錦重回，屏山曲疊，紅情緑意非假。歎南園胡蝶又争差。料只是，霜花暗侵加。迸珠泉、石磴如瀉。休教此花瘦損，芳思繞天涯。而今卻憶，夫容江上，不向東風怨者。輕寒簾幙且休遮，趁良宵，霧鬟微卸。

又　哨　遍丁亥立冬日，吴澈翁招諸同人賞菊。時予新寓與象菴故居鄰，回憶戊寅之游，忽忽十年，重簡澈翁。

夢破梨雲，何處遣愁，粉絮漫空下。立冬前兩次大雪。記年來情緒冷冰紗。謝紅塵，重門低亞。訪幽姿，瑶臺散僊閒話。良宵早向金波借，喜斗室生春，星芒鬭采，小紅剛是新嫁。正晴山挂雪點飛霞。又奚似攜尊問山家。暈碧流珠，刻翠裁瓊，畫難真也！　嗟！人面桃花。花工偷得韶光賣。君看鳳城外，車戛擊，路横斜。只詩舫清幽，琴闈姝麗，環肥燕瘦都無價。況錦字吟成，簪華書就，鍾情一例非假。感中年哀樂事争差。歎鬢影，飛霜亂交加。倒琉璃、百盞如瀉。休嫌卷簾風緊，吹夢到天涯。舞裙歌扇，酒鑪禪榻，怎似此翁悟者。天寒月冷片雲遮，待兼旬，勁妝未卸。

先府君行述

府君諱逢禄，字申受，亦字申甫，號思誤居士。先世當明洪武初，自鳳泗駐防常州，是爲西營劉氏。自高曾以上，詳府君所爲先中書公行狀。祖文定公，諱綸，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仕至文淵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文定公娶于許，有子三人：長乾隆戊子舉人，廣西南寧府同知，諱圖南；次乾隆丙戌一甲三名進士，官工部左侍郎，諱躍雲；其季諱召揚，字卣于，乾隆甲辰召試第一，授内閣中書，棄官家居，爲文定請建專祠，庀祭器，置墓田，終身不仕，即府君考也。娶禮部侍郎莊公存與之女。初殤二子，禱于都城三聖庵，感異夢而生府君。弱不好弄，每夜分，在家塾，非召不入内；既入，而莊太恭人尚口授楚詞、古詩，雖就枕不輟。年十一，嘗从母歸省。時宗伯公予告歸里，叩以所業，應對如響。歎曰：「此外孫必能傳吾學！」十三歲，而十三經及周、秦古籍皆畢。嘗讀《漢書·董江都傳》而慕之，乃求得《春秋蕃露》，益知爲七十子微言大義，遂發憤研《公羊傳》何氏解詁。不數月，盡通其條例。年十有八補府學生。踰年，從舅莊先生述祖自濟南乞養歸，與語群經家法，大稱善。時莊先生有意治《公羊》，遂輟業。府君復從受夏時等例，及六書、古籀之學，盡得其傳，學益進。莊先生嘗曰：「吾諸甥中，若劉甥可師，若宋甥可友也。」

嘉慶五年，年二十有五。學使錢公賞其文，以廩生拔貢。時與同邑李申耆先生齊名，號「常州二申」。年二十有七，入都朝考。時文定公及伯父侍郎公故舊徧京師，府君閉户不往。初試一等第三，復試竟下

第。始識張先生惠言于都，與譚《周易》、三禮之學。旋省親于山東書院而歸。踰年秋，聞訃奔喪，至濟南，扶櫬歸里，貧不克舉葬。乙丑，年三十歲，服闋應聘，主兗州講席。明年歸，力營葬事。相度經年，始得地于邑之東北鄉，旋搆訟，不克葬。明年丁卯，舉順天鄉試。編修孔先生昭虔，故世治《公羊春秋》者也，得府君卷，大驚。座主戴文端公、桂文敏公、蔣少司農，皆國士遇之。明春，會試下第，方歸營葬，復丁內艱，治喪悉應禮經。是冬始克合葬。府君以名門之子，早負重望，屢困場屋，又拙謀生，喪葬之事，積載瘁瘏。兩浙、廣陵，連年旅食，尚以其脩脯之餘，葺祖祠，嫁季妹，心力交竭，而學古求道益不衰。

甲戌，年三十有九，始成進士。房師程先生祖洛，手録其經策以出，總裁則章文簡公、周大司空、王大宗伯、寶少司空也。殿試二甲，朝考入選，改庶吉士。是秋乞假南歸，在籍二載。丁丑，散館，改禮部主事。道光四年，補儀制司主事。在部十有二載，凡簿書期會、胥史所職者，府君無以踰人；至於據古禮以定今制，推經義以決疑難，若嘉慶二十五年睿皇帝升遐，府君居署數旬，晝夜討論，口諮手録，因成《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自始事以至奉安山陵，典章備具，體例謹嚴。其後承修官書，遂全用其稾。明年，仁宗升配，奉旨：圜丘享位三昭三穆，餘地似少，命大學士及禮部詳議。府君擬上書大宗伯，既而失稾，止別存《禘議》，藏于家。

又嘉慶二十二年，安徽巡撫咨稱：某州民，伯仲共一子，各爲取婦。而仲之婦仍無出，將繼其伯之次孫爲仲嗣，欲令其服所嗣祖母承重服及母服，乃以財予之。其當嗣之兄弟皆不可，乃請之州府。州府以仲爲

伯子所別取之婦，係中表聯姻，難謂妾媵，持不能決，咨請部示。部中欲引慈母如母之律以許之，否則或令其子爲仲妻若婦持祖母及叔母之服。府君再立駁稾，析義至精，同司無以難，其案始定，若集中《禮無二適議》是也。道光四年，開通禮館，湯少宗伯欲派府君纂修，既而不果。其後聞館中有改「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期」爲服斬一條，府君謂先王之禮，曷可輕易，乃復爲駁議，以俟後世，若集中《適孫爲祖母持服議》是也。

武進張氏女，適胥汪某，其姑强使與人通，不从，毆死之。使聞于女氏曰：「于律，毆殺謀殺子婦，流二千里；威逼致死，杖八十，折贖。吾夫若子習于吏，即訟，必毀而家。」事以不聞。府君議曰：「案《康誥》，父不慈，子不祇，『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不孝不慈，其律均浮于元惡大憝也。《春秋》之例，專殺大夫稱『國』，其有罪無罪，以葬別之。言有罪且不得專殺，其罪貶絕也。殺世子母弟目君，其罪誅也，視專殺命卿加一等。《白虎通》云：『父殺其子當誅何？言天地所生，王者所教養，父不得而專也。』《禮・喪服》爲舅姑服期，傳謂『從服』，蓋婦于舅姑，以人合，其恩輕于父子。今律，父殺子之罪輕于平人；古律，父殺子之罪且重于平人，況以淫姑而戕貞婦乎？魯哀姜以淫故，殺二嗣子，爲齊桓所誅，《春秋》韙之。宜引以折斯獄。」後讀《律例駁案新編》，乃知純廟已有駁例，默符經義，而俗吏不知遵用爲可慨。若集中《張貞女獄議》是也。

道光四年，河南學臣請以湯文正公斌從祀聖廟。議者以湯公康熙中在上書房獲譴，乾隆間曾經奉駁難之。府君執筆曰：

「后夔典樂，猶有朱均；吕望陳書，難匡管、蔡。」汪文端善而用之，遂奉俞旨。

本年七月，越南貢使陳請爲其國王母乞人葠，得旨賞給，而諭中有「外夷貢道」之語，其使臣欲請改爲「外藩」。部中以詔書難更易而拒之，又恐失遠人心。府君乃爲牒復之曰：「案《周官·大司馬職方氏》，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國七千里，藩服去王國九千里，是藩遠而夷近也。又許氏《説文》謂羌狄蠻貊，字皆從物旁，惟夷從大從弓者，東方大人之國，夷俗仁，仁者壽，有東方不死之國，故孔子欲居之。且乾隆間奉上諭，申飭四庫館，不得改書籍中夷字作彝、裔字，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我朝六合一家，盡去漢、唐以來拘忌嫌疑之陋，使者無得以此爲疑。」遂無辭而退。其據經決事，有先漢董相風，類此至多。惜平日無紀載，苫塊餘生，又無從訪質，掛一漏百，哀曷可言！

今春，從少宗伯汪公、果勇侯楊公，徧勘東陵，重相萬年吉地，咸以府君所呈之平安峪爲上吉，據圖入奏。楊公曰：「君此事亦能以經斷之乎？」府君乃爲從容言古者葬不及泉，引漢文帝灞陵及劉向論昌陵事，爲臣子忠慮之至，楊公歎爲真讀書人。

大抵府君于《詩》、《書》大義及六書小學，多出于外家莊氏；《易》、《禮》多出于皋文張氏；至《春秋》，則獨抱遺經，自發神悟。主山東講舍時，爲《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滯，强其守衛，爲《箋》一卷，《答難》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四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禮議決獄》四卷；又推其意，爲《論語述何》、《中庸崇禮》、《論夏時》、《經傳箋》、《漢紀述例》各一卷；其雜涉蔓衍者，尚有《緯略》一卷，《春秋賞罰格》二卷。凡爲《春秋》之書，十有一

種。宮保阮公、中耆李公，各爲梓行于廣東、揚州，咸謂《春秋》自唐、宋以來，郢書燕説，國朝經學大昌，如嘉定錢氏、河間紀氏、棲霞郝氏，皆號通儒，而其説《春秋》，皆襲宋、元「直録其事，不煩褒貶」之説，其弊不至于等經朝報、束傳高閣不止。近日曲阜檢討孔先生，潛心大業，紹明絶學，著爲《公羊通義》，而尚不能信三科九指，大義微言千鈞一髮。至若鉤幽起墜，干城禦侮，張筆削之權于三統之内，續董、胡之薪于二傳之外，擇精語詳，醇乎其醇，則自漢以後，府君一人而已。

府君以東漢經師有家法可尋者，今惟何、虞、許、鄭四君子。虞氏之《易》，雖惠、張創通大義，學者尚罕得其門而入，因別爲《易虞氏變動表》一卷，《六爻發揮旁通表》一卷，《卦象陰陽大義》一卷，《易言補》一卷，《易象賦卦氣頌》一卷，撮其旨要，約其義例，以便綴學之士。鄭氏于三禮而外，于《易》、《詩》非專門；其《尚書》注已亡，或掇拾殘闕，欲申墨守，或旁蒐衆説，支離雜博，皆淺涉藩籬，未足窺先王之淵奥，乃別爲《尚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別黑白而定一尊，由訓故以推大義，冀他日與各經傳注并立學宫焉。許君《説文》爲形書，而古韻未有專籍。近世顧、江、段、孔，推衍遞密，而收字未有全數，入聲未審分配。乃研極精微，分爲二十有六部，每部先收《毛詩》字，次收《説文》字，次收《廣韻》字，每字復爲推其本音，詳其訓故；又爲《條例》一卷，共名《詩聲衍》二十有七卷，集古韻之大成。此四端，皆府君所學之大者。又嘗欲爲《五經攷異》，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以存異文古訓，先成《易》一卷，《春秋》一卷。又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二卷。又有少時所著《毛詩譜》三卷，

《詩説》二卷。其未成者，尚有《九章舉隅》及《小學啟蒙》二書，無卷數。此皆府君手著之書。其裒輯者，則有《石渠禮議》一卷，《庚辰大禮紀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録》一卷，《東陵勘地圖説》一卷。又手摹兩京十六省輿地圖一册。

大抵府君之學，其異于世儒者有二：一曰通大義而不專章句。嘗謂《毛傳》詳詁訓而略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則《公羊傳》在先漢則有董仲舒氏，後漢則有何劭公氏，子夏《喪服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鄭康成氏爲宗。然二傳雖皆可以條例求，而喪服于五禮特一端，《春秋》則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天道浹，人事備。以之貫群經，無往不得其原；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事；以之持身治世，則先王之道可復也。二曰求公是而祛門户。説者謂府君墨守何學，然箋中規何五十餘事；至于「母以子貴」及「夫人子氏」、「惠公仲子」之屬，則并舍《公羊》而從《穀梁》；甚至「宋災故」一條，則并舍三傳，而從宋儒劉原父、胡安國之説。于其不苟爲異，益知其同者之非苟同也。其説《詩》、《書》，與鄭異義十之四五，一洗近世專己守殘之陋。又嘗謂《漢志》有《公羊外傳》五十餘篇，今佚不存，《左氏》正可補其闕，惟當復其舊名曰「左氏春秋」，而盡刊去劉歆所私改之經文與所增竄之書法、凡例，庶幾以《春秋》還之《春秋》，以《左氏》還之《左氏》，離之兩美，俾攻《左》者，不得摘爲口實。人知府君爲《公羊》之功臣，不知其尤爲《左氏》之忠臣也。至于近世小學，但知溯源小篆，而古籀幾爲絶學。嘗病《説文》多有所從得聲之字，反不見于本書；而一字重文、别體，或分

收各部；又部首過繁，稽攷不易。嘗欲仿《爾雅》體，并其重俗，補其古訓，增其闕文，以省初學之心力，俾得專心于大業。手書創稾，而未能就也，痛哉！痛哉！

府君于詞章，由六朝以躋兩漢，洞悉其源流正變，故所著述，隨物賦形，無體不備；在他人稱絶業，而在府君自視爲緒餘。有自著詩文集八卷。又選定《八代文苑》四十卷，《絶妙好詞》二十卷，《唐詩選》四十卷，《詞雅》四卷，藏于家。

平日師友淵源，于先正則及見大興朱文正公，陽湖孫淵如、金壇段若膺、高郵王懷祖諸先生；同志中與共習莊氏學者，則有若莊君綬甲兄弟、宋君翔鳳、丁君履恒；其共習張氏學者，則有若張君琦、其姪成孫、其甥董君士錫；其束髮以學行相砥礪者，則有李君兆洛、惲君敬、陸君繼輅、周君儀暐、李君復來。又嘗與劉公鳳誥，商五代史于浙江；與胡君培翬講《儀禮》，王君萱齡、汪君喜孫講《尚書》，徐君松論地理，徐君有壬論九數，陳君奂論小學于都門。于後學接引尤至，一技若己有之。弟子潘準、莊縯澍從受《公羊》禮，而潘早夭，府君痛之，于是有《反招魂》之作。同里董君祐誠，高才早殁，于是有《夢董方立》之詩。丙戌，分校禮闈，鄰房有浙江、湖南二卷，經策奥博，曰：「此必仁和龔君自珍、邵陽魏君源也。」亟勸力薦，不售。于是有《傷湖南浙江二遺卷》之詩。于諸甥中，喜趙振祚；于年家子，喜道州何紹基。凡所著述，有能獻一字之益者，應時改定。聞人一善，則入内時不及解冠，先呼不孝等而諄語之，喜動顔色。故平生交游落落，聞府君逝而哭失聲者，皆道誼中人。先後長禮部者，若高郵王公、蕭山湯公、樂平汪公，皆重其學行，府君未嘗有所干謁。有侮其迂、欺其樸者，府君皆歡然與

之，即或代致不平，而府君反爲申釋焉。蓋其肫篤麗厚，城府洞然，實不知人世之有險巇，物情之有機械，非矯揉以然也。嘗爲阮宫保言重雕宋本《十三經注疏》，又彙刊本朝説經之書，爲《皇朝經解》，以幸士林，阮公從之，遂衣被海内。又嘗慕唐柳氏家範，宋范氏義田，他日欲仿而行之。丙子，爲不孝承寬納婦，仿《士昏禮》，行于家廟。至于四時之家祭必敬，先世之手澤必珍，樂道忘貧之素，清苦困窮之節，百行難盡，俟喘息稍蘇，當謹述其詳，别爲逸事，以示子孫。

以府君之古懿淳悶，有先漢申公、伏生之風，宜享神明之壽，以勸儒林，矜後學。而甫逾半百，遽積泰山，頻年遘死亡之戚，遺篋餘未竟之書，此則天道之難問者。近載以來，府君夜患不寐，不孝等以先慈寢疾方亟，又恃府君體素康强，豐頤廣下，舉止端重，聲中黄鐘，必可以冀期頤，曾不知蚤勸節勞，輔以葠朮。迨至先慈棄世，府君愴恫益深，又念失恃之子，强爲撫慰。本月十二日，驟患咯血，猶力疾詣署。歸而痰湧氣逆，旋止旋作。中秋日，猶肅衣冠，祀五祀及先祖。四更後，喘復大作。執不孝等手，諭以守祖父之遺規，法古人之安命，至日中遂不起矣。嗚呼痛哉！

府君生于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戌時，卒于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未時，享年五十有四。配潘恭人，先府君兩月卒，詳府君所爲行述。子八人，存者：長承寬，嘉慶丙子舉人，候補咸安宫教習；三子承向、六子承寔，俱監生；七子承安。其殁者：次子承寵，嘉慶己卯舉人，著有《麟石詩文鈔》二卷；四子承宴、五子承宣，均早殁，詳府君所爲壙記三篇；季承宇，年十歲殤。女二，俱先殤。長婦黄氏，次婦謝氏，三婦趙氏，四婦潘氏。長婦、三婦俱先殁。承寔聘胡氏。

孫開孫、申孫俱承向出。孫女二，長承寬出，次承向出。又殤孫受穀，承寵出。不孝等愚陋孤露，未足仰測府君德行學術于萬一。惟是府君道誼同志徧海内，必有能知之深、道之詳者，儻哀而錫之銘誄，以慰九原，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不孝孤哀子劉承寬等泣血謹述。

附録　麟石文鈔

次子承寵遺稿

勃海槐賦

伊昔泰始，河流軋沕。湯湯回回，齧昆崙墟。伯禹奠止，以釃冀兗，植物震蘇。𨁎兮九支分流，澷霩而同趨。包碣石，蕩尾閭。回波晻溢，泱漭之氣，實薈萃乎茲都。睢盱迤瀰，渙散滅没。平原夷坂，穹隆鬱律。爰有古槐劈棤，此焉是茁。徒觀其枝格錯互，殷殷莘莘。偃蹇緯繣，龍結鳥信。沛虖若羽林天軍，茅絶轇轕而不可干也。聶虖若孌蹞疊内，蚴蟉霍索而不可摛也。震憲憲焉，搸赧赧焉。纖條彗蚩，美髮鬖焉。摩來幡幡，襶裳褰焉。于是虖雄呿雌吟，乾突坤漻。開虖不周之門，謞叱謼吸。班輪斑份，厲風踴濟。上枓下繚，狀若朝翬。蔓葉連華，布護遠揗。平望黜澹，有似壞山入地，亂㫃如煙。被麗披離，延坑緣隰。歙欻曶霍，還會逆接。哀吟悲嘯，前擊後獵。十決十蕩，清濁互集。晨風鶡旦，嗈嗈相答。嫋婦起嘆，逐臣嗚邑。魂魄褫散，震震慴慴。若夫箕風動揵，日月合朔。龍鬬之釁，雪霜委籜。倐虬輪囷，皓皓皚皚。千里而近，夜光晝氣，若層巒之滃白雲也。於是虖爟火通燭，游舜出僵。竅穴宎怒，衝熛譎誑。飛熸慘廩，乍隱乍熠。扈扈赫赫，電烱魋趫。東西馳邁，熚爕雜泧。招搖喪精，泰壹蒙蔑。發聱啓聵，波流闐闐。焚摧拉摺，堅節礶碎。倒注滄海，猶不能淬。直使人伉焉慨焉，中憒憒焉，荆、慶之勇，嗒然若廢

焉。若是故天下之至奇也。亂曰：磥硊弗鬱，肆蕭橚兮。峩嵲崔崍，扶莫莫兮。右睨鄧林，左攬若木兮。驅駉元化，鎮詠詠兮。

學謝希逸月賦

若英沈采，金波展輪。蘭宮韜暑，蕙帳凝塵。於時宋武，悼穠華之輟芬，傷椒風之永夜。碧樹曖庭，金釭掩樹。悵閒館之闃清，超紫軑而騰駕。迺開廣苑，夷崇岡，經屬玉，披林光。屬車倍從，素琴高張。疎星案户，皎月横塘。凄其紈扇，零亂衣裳。濡毫抽簡，以命謝莊。莊跪而稱曰：臣聞泰壹剖判，陰陽權輿。緯以陽曜，汁以望舒。再索奠位乎玄冥，三五灑魄而盈虛。祥風映麗於軒宮，少采褵褷於周除。至其周流霄霡，晃朗垓埏。戴暈蝕景，鋪華割鮮。流蘇銜璧，散采驚弦。慘悽而咏邶詩，嘹唳而諷陳篇。若夫波泠秦關，雲平燕樹。蟋蟀秋堂，蘼蕪春路。螢墮梁塵，蛛罥網露。蓺蚖膏兮夜已闌，倚躞蹀兮來何莫。烈缺霍索，扶桑翕闢。焱流波靡，霜委雪積。炤散燦爛，衝孔漏隙。妖蟲失鮮，鶴子滲白。水錯交刀，沙沉立戟。趙璧睨筵，越紈張壁。於是曳漢宮之霓旓，蹤長門之玉舄。擥木末之素華，接雲間之鋑翮。洗盞稱觥，娛樂今夕。若迺寒柝宵征，關山夜明。清砧雜響，哀笳競鳴。雲暗慘而異色，水泬漻而無聲。雖太陰之潛隔，終脈脈而含情。願素質之無虧，心哀厲而彌貞。是時濟陽江湛在側，因進而歌曰：燎薰爐兮坐沉霧，吹參差兮愁薄莫。酌椒漿兮張綺筵，折芳馨兮時一顧。待得夜光圓，紅顏已非故。重曰：美人薄鬢飛雙蛾，流盼容與横文波，明月入地星辰

多。別葉辭風早，怊悵光如何。帝廼顧影太息，凝神斂魄。官以執珪，錫以連璧。敬揖二子，延爲上客。

七夕賦

蠮螉邊亭覺夜殘，別有悽情憶上蘭。刁斗長河爛，刀環曉月寒。汝南鳴鷄嗁不息，天孫河鼓會應難。波深轞短，霧重釵安。排虯螭而競渡，擁雄鵲而争看。七夕絡緯不堪聽，薄晚庭前擁麗人。玉條纔壓臂，珠襭穩隨身。黄塗上犀角，朱醮入猩脣。斜摺香鈿，横抽寶樹。眉萼全新，衫痕半故。采縷雙懸，金鍼並誤。蘭芝則斗帳空垂，麗玉則箜篌微度。披香漢殿，辟惡魏宫。夫容刻盌，雲母迴風。瓜名沈緑，桃實浮紅。龍子淮南之術，鍼神洛浦之工。雲幄棲魂，昭陽轉燭。歸風送遠之操，落葉哀蟬之曲。裙裾舞更長，紈扇裁逾薄。枯碧淚于池灰，弔黄姑於鈴索。才人擣素，小婦流黄。君留朔北，妾住河陽。秦川迴紋不用織，蜀郡鳴弦無復張。羞看竹葉，怯對兕央。宿鬟掩鬢，慵髻餘粧。詎解于闐樂，那來蘇合香。昔年漢使泛星槎，卻帶銀河蒿里沙。豔鼮安文石，天吴著絳紗。沈約新詞何足道，懷王舊製本堪誇。憭慓愁人，飄零鎩羽。犢鼻恒穿，牛衣待補。冷逐號寒，饑隨腐鼠。丹砂無長命之期，菊水豈延齡之主。亦復悲牽烏夜之詞，涕雪涼州之舞。吴質卧病，鄴陽倦遊。長卿不樂，平子工愁。風蕭蕭而撼户，杼軋軋而鳴秋。玉鏡滅没，風雲阻修。關山則父子暌隔，園柳則昆季離憂。樹橘柚於淮北，植芰荷於道周。豈有意乎辛蓼，復何傷乎鸒鳩？歌曰：百

子池邊媚柳新，珊瑚作枕未全神。蛺蝶穿瓜瓣，蜘蛛貼領巾。還問空閨裏，紅顏餘幾人？

元功垂範録序

《元功垂範録》二卷，吏部考功司郎中尹源進撰。又《續編》一卷，平原張永格撰。蓋叙平南王尚可喜事。推本家乘，上徵國史，援引比附，不免褒獎過實。然如篇中所載，鏖戰廣州，則勇足致命；矜全佛山，則仁能愛人。卻鄭成功橫海之師，綴李定國鴟張之衆。底定東粵，帶礪開藩。可謂功在社稷者哉！漢祖推食，許韓信以假王；南陽奮績，委彭寵以大郡。何則？勢有重輕，則取乎權變；時有緩急，惟高乎術略。我世祖章皇帝，天錫智勇，率土歸心。惟神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平南以熊羆之任，爲不貳之臣。本非劉、項爭衡之時，遠邁漁陽突騎之助。時無樗里三至之毁，丕著錢俶還坐之誠。故勳錫乎金版，義楙乎木册。封侯疏爵，澤及偏裨；佩紫懷黄，施及孫子。迨夫三桂首禍，閩逆效尤，將成唐室藩鎮之憂，猝有七國反書之報。然而同功一體，能消英布之嫌；隴底會師，光昭竇融之節。不吴不敖，知天知人。天王嘉吴芮之忠，南粤無尉陀之僭。洎乎芒星夜霣，妖鳥晨飛。佳城鬱鬱，游魂首丘；大樹茫茫，疾風掩闕。百身之贖，重錫詔言；十世之宥，以勸能者。鄉使襲位繼統之子，不忘回首面内之思，服勞王家，世篤忠績。庶使《異姓侯表》，特美長沙。隴西士人，無愧李氏之信，悖惑隳其家聲。私造淮南之謀，妄受公孫之璽。曾不

崇朝，而身膏乎碪鑕，宫渚乎荆棘。躬圭無磐石之固，信誓少大河之安，傷矣！猶賴前人之勳，聖朝不廢。周勃支子，續絳侯之封；張敖尚主，食寰内之邑。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處其禄者辱禍必握。賈子曰：「曩令樊、酈、曹、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由此言之，非三代之法，則封建之勢不得行；非五等之規，則臂指之效罕順。大都偶國，雖以平南餘澤，而繼世悖亂，難保其終。《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

狼煙臺記

滄州州廨之東偏有古刹焉。後爲狼煙臺，建司命閣。甍宇高矗，簷浮雲而上馳；滮池北流，翼蘭泉而中注。信左輔之勝地，勃碣之閑館也。白露戒節，黄花晻籬，廣延朋儕，偃憩于此。瓴甓百武，時成虬形；旋蟲十盤，虚作梵響。繞殿而北，莓苔畫塗；危墻插穹，疑復無路。迺有甕闉，霅然中開。天風拂衣，納陛聳隮。陟級以上，魂飛魄稽。既登平臺，廣約半畝。東枕環堙，獸角彌望。西南俛平臯，廛屋可數。中構傑閣，實爲神居。羅幢繪雲，芬樹凝碧。膜拜之後，朗讀古碣。慨叢臺尚新，而令尹遺碑，姓氏磨滅矣。複道西東，交屬閣後；陽祇蔽景，徙可九筵。風聲水聲，梟影駒影，波黑皺，地沙僵，敎人憑闌一窺，目眩神悸。亟命張席，清譚娱心，枯僧煮茗，彊作解事。時或縱目遠矚，則有漕渠襟帶，蒲帆高張，迤邐而南，隱約可辨。西北有樓，高正相

值，辰漢流其牗户，鐘簴架其之而，昏星中而作響，此焉並處。于是日既西夕，憺然忘疲。二三名流，欲申彼雅游，罄此極樂，流水接軫，飛鞚動塵。揖望僊之高臺，弔樂游之廢苑，洵可以遺世絶俗，與物無忤者與？昔伯鸞窮士，登北邙而寓情；叔敬高才，陟崇岡而貢慨。知壽非金石，當秋而易悲；質異松栢，經霜而先畏。矧夫離群鎩翮，聞弦輒驚；銜索枯魚，逢河便泣者哉！良辰不居，勝事非偶。恐衣履一去，遂同電謝，故次而記之。游者某某，凡十五人，時道光三年九月九日也。

弔亡友臧木齋文

維年月日，陽湖劉承寵謹再拜，遣蒼頭某以冥鏹若干於滄州之西門外，循波溯流，雜沓焚燒，告於亡友臧木齋曰：

九京夢夢，夭遂同滅。蒼天高高，爲德不卒。生者何愛，逝者胡害，孰令吾子，英華彫瘵！涕泗盈袍，漣洏横帨。翳子之考，拜經先生。研精邃古，式玉式金。祖周宗漢，詁訓是正。幽讃微言，升堂入奥。披榛廣衢，闢霁懸照。嘉惠後學，令德來教。史册揚光，仰止皜皜。子幼失怙，煢煢瞿瞿。庭汨孝水，案奉遺書。人集於菀，子捋其茶。手澤是保，克世其家。既有令才，淹通文史。發爲詞章，彪炳淵富。華言朴學，一夕可試。

困敦柔兆，余始交君。外家舊族，通德之門。見君勵志，慕君之勤。析疑問難，式好靡殷。著雍之秋，江水瀰瀰。與君同舟，秣陵直指。清譚劇吟，厥味斯旨。後遂隔闋，分裾散星。余既北首，君亦南征。燕雲

漠漠，粵棹冥冥。歲旅重光，君舉于鄉。振翼皇路，將翺將翔。與君執手，歡喜無量。何圖不弔，哲人云亡。凡我同氣，痛廹中腸。嗚呼哀哉！

哀哀慈母，倚徙中闈。慘慘嫠室，躞蹀蘭閨。翩翩弱息，候門長懷。朝露奄忽，號痛奔摧。庭木爲貫，叢雲爲頹。嗚呼哀哉！

聞子歸櫬，晨夕戒途。值余東遊，薄辭皇都。執紼禮闕，望風長吁。昨夜夢子，來就余甚。歡若平生，懕懕洩洩。仿佛謂我，懋勉良圖。言將南還，後會無期。咄然而覺，雪涕如絲。今也弔子，靈兮有知。烏虖哀哉！

盈盈衛水，靈旛是經。逾汶達濟，斗門揚舲。石尤停猋，河伯安程。靈兮不昧，長即幽庭。烏虖哀哉！

神弦 以下詩十六首。

傳芬葩，樹靈鼓。巫娥歌，浩容與。血膋蕭，潠肥羜。宰白羜，陳虛堂。巫娥坐，娭微光。神之下，挾靈雨。帶修虵，曳翌羽。神之至，宴瑤房。噴無聲，啜若英。神之起，若無所。⿰礻離哉翻，震夔舞。輯驕心，滿庶庶。神之喜，錫吉羊。貽孫子，壽命長。神之來，樂無疆。神不來，蹇遥望。神之去，露夜湑。霓爲車，風爲御。左星妃，右龍女。神已去，斟椒漿。衆嫭出，爲樂方。娱金鋪，醉八鄉。練吉日，歡未央。

李夫人答歌

昔人有擬作《李夫人歌》者，僕爲

反其意，作《李夫人答歌》。欲賣之涕，無假繁絃；已蜕之蟬，終憐落葉。子年有作，其采補拾遺之闕乎！

虛泠泠兮帷篝火，精浮游兮八荒墮。反貼瑶璫背君坐。

望仙臺歌并序

漢孝武望仙臺，在渤海治。相傳漢世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者常祠焉。或云：海上燕、齊間，古多夸誕之士，因叢臺而託始劉徹。意安期、羨門之事，本幻眇難知，而臺固可不論耶？後有過者，因歌以弔之。

茂陵玉盌秋風老，照眼蜃臺割蓬島。漫撚湘娥五色弦，神僊賴有詞章好。樓船壓浪鯨魚泣，夢入神山羽衣濕。迴視齊州思悄然，祆氛紺紫咸陽澀。鉛仙屑淚上壽時，金鋪宛轉排雲芝。歸來莫向湖陰哭，丹竈霏煙鬢絲緑。

蠶池

貳師老去龍媒死，房精夜落蠶池子。內家妝束桃花紅，春日淩波浣春水。寒蠶倚箔了不眠，浴蠶蠶長絲暗牽。繅車咿唔曳晴雪，眉翠奪得文君鮮。織紈持比顏，繅絲持比髮。願逐薰風上綺弦，不隨班扇搖秋月。

神僊曲

金泥夜燒芝房紫，馬肝誤藥文成死。

崑崙使者緑衣來，帝遣仙人度龍子。白麐白鶴光裴裒，洪梁醇醪進一杯。飛瓊鼓簧婉華嘯，靈音壓倒彌羅臺。上元夫人胡不來，莫道劉徹無仙才。蟪蛄狐鳥謾相誚，玉容一騎紛來催。斯須簫管碧雲裏，搖漾華光臉前起。明姿卻帶鳳文綃，遠遊足躡青絲履。殿前再拜環瓏玲，憶得霞裙別鳳城。絳河寂寞五千載，迴視玉樓無故釘。一卷五岳圖真形，佩得此訣能長生。仙人忽忽向空盡，山鬼夜出啼叢林。

擣衣曲

秋光荏苒度銀塘，秋月團欒下建章。交河戍客多離恨，代郡才人覺夜長。流黃擣素相思夕，金風如剪催刀尺。百丈山頭送斷魂，萬重雲裏埋愁魄。此時明月忽飛來，此時明鏡不須開。闗心下九藏紈扇，怕憶上春歌落梅。鵾雞啼兮看白曉，鶗鴂鳴兮衆芳老。擬隨清夢逐行雲，欲寄征衣向晴昊。征衣無便寄天涯，繡閣曾經五度花。横草雄心灰燕頷，飛燐碧血污龍沙。玉手開緘重騷屑，迴文壓疊愁明滅。君如欲問別來姿，一代胭脂一頭雪。

代鰕䱇篇

洞庭揚高飈，大澤浮龍蛇。鰕䱇處潢汙，目昧長江沱。竭誠奉聖主，亮節期無他。一朝簠簋議，舉足挂網羅。聖皇心惻慈，顧視涕滂沱。宥過致薄譴，奉詔歸巖阿。暉暉曜靈馳，日夜常經過。願垂黈纊念，濁水肥鱗多。

夢遊天竺吟

晝不諷如來經，暮不作如是想。夸父西行安在哉，飄飄直挂雙龍杖。遠遊不跨空王像。我聞雞足山，猨狖追騰不可攀。仙人大笑陟其頂，頫矙雪嶺相廻環。鳳皇上擊九千仞，不向流沙弄清影。今我不樂胡爲乎，牀頭且酌金屠蘇。鷲峰高高不可見，聖水潺湲蕩晴練。積雪暗於沙，游魂疾于電。揭來任我心，足躡浮雲行。御風列寇等閒耳，彷佛踏碎玻璃聲。山有林兮雲有陰，衝飇動兮扈扈深。鳥塲藻井三百萬，承以一柱盤空春。髑髏叢臺愁殺人，旱海滅没猩猩呻。生平念想不到此，遺憂聊爾忘其真。天出地入，山魈晝泣。砉然陽開，霅爾陰合。男號女謡，川阿泬漻。白日迸散琉璃塔，此中疑是震旦之金焦。佛説西方是樂土，夢游似醉還如舞。世間束縛幾能閑，獨酌春風相爾汝。去去兮故鄉，淹留兮永望。何夢魂之惚恍，倏摽辟而飛揚。魂邀縠樂招，夢向巫陽卜。不如我自歌，我歌還斷續。西風吹得碧雲還，脱略紅塵便停足。

漢宮燈火圖

漢王行樂下宜春，千騎旌旗拂曉闉。夾道香塵迎紫軑，大堤煙柳簇朱輪。昇平暇日多清讌，官家暫設西園宴。碧瓦魚鱗起射熊，緑鎗豹尾隨飛燕。期門争選射鵰兒，才人競插投驍箭。此時臨幸太悤悤，戲馬臺前走玉驄。佽飛鬭戟腰肢捷，慶忌追風撲朔工。宮中百戲殊塵俗，鎮日君王看不足。內史輕焙金博山，黃門高爇銀盤燭。

麝煤魭炬轉糢糊，雲母窗櫨翡翠圖。小隊金釵排燭婢，廣筵錦罽引燈奴。珠搖斗轉都如意，太平結就長春字。鐵鎖新籠不夜城，幻花妙藥維揚製。從來鐙火擅維揚，鳳紙簽題進栢梁。拔地浮圖湧晴碧，漫天雲海失昏黃。空中漫衍魚龍戲，就裏逡巡鳷鵲光。妙伎波斯能擲倒，眩人舍利善迷藏。珊瑚碧樹遥相對，忽聽雷霆走空碎。琅璈法曲降層霄，侲童歌舞飛瓊佩。買春百萬水衡錢，笑擲氍毹足千載。内府傳觴琥珀融，大臣進膳豹胎醲。殿前待詔呼臣朔，直省臺郎有藥崧。縣官今夕雖遊戲，悦豫常教萬國同。巫雲夢斷梨雲繞，知更漏滴銅龍曉。王母遥傳益地圖，詞臣解進通天表。昨夜金雞放九重，諫書不用皂綈封。比來三輔逃亡屋，盡在君王燭照中。

經西山天下大師墓

荒颷頹雲赤輪墮，青鞵布韈邛山暮。土人指點白楊西，云是前朝大師墓。大師玉牒譜洪濛，皇覺慈悲屬乃翁。暫依石勒鴻圖刱，得勢金陵虎據雄。已定北平踰洮隴，北門筦鑰封龍種。神器須教屬震男，惜哉江左夭梁統。立賢立嫡正旁皇，流涕青蒲學士章。他日彌留召荀息，枉將金、霍認齊、黄。南朝政府多猶豫，蔣文無意江山助。輔臣争獻智囊謀，嚄唶强藩朽索馭。一夕淮南斬中使，誅錯爲名新舉事。劉澤琅邪已見紿，桑門伍被偏多智。登壇大將走戎車，趙括空能讀父書。十二金牌生白象，八千鐵騎擁黄鬚。鐵鎖沉江天險失，金川避地時倉卒。燕子飛來一夜風，吹落江

城半邊月。此時魚眼混真龍，杖策徒傳范蠡從。埋到珠衣人慘慘，那知金盌事夢夢。五噫亦有高人隱，十族甘爲故主紅。目連、迦葉浮屠客，旃檀悲惱煩襟釋。穆滿曾的物外遊，公孫幾見緱城迹。星移斗轉物華催，阿監青娥骨已灰。早時蜀國啼鵑恨，化作丁令白鶴來。凄涼南内無人記，捨身同泰莊嚴異。白馬常翻西竺經，黄腸不假東園器。野火燒原秋色起，寢園近在昌平里。思陵松櫝更堪傷，赤帝還遭青犢死。虞初九百傳聞惑，西陵石犬何由識。望帝難憑冥漠靈，補天願豁妖蟇蝕。東海桑田幾刼灰，長陵歸骨胡爲哉。十三玉鴿都飛盡，銀雁金凫亦可哀。

南苑春獵詞

羲和馭日珊瑚鞭，潛虯海底春無眠。一刻一鏤殷紅填。緑衣倒挂仁虞前，羽林騎士何褊襹。金支秀采龍蜿蜒。大駕鹵簿南山畋，上林園令聞雷駢。七萃霧合彎神弦。風雲鳥虎屹不旋，忽然坼裂冰腹堅。天出地入耕瓊煙。霹靂膽動校獵傳，虯螭齊足白蹢騹。夏服勁羽明月弰。三驅壹發來春田，奔戎驍衛植髮鬈。緑韝錦臂戉削揎。手扼哮虎足獌㹢，雉兔麕鹿熊羆豜。青青雙柳園東偏，排雲來下金骨僊，跪進神藥長生篇。送神西去華陽顛，羽觴瑶爵玳瑁筵，寶刀夜洗清泠淵。

雙塔寺古井歌

雙塔入天井出地，少師之髮文忠淚。倉皇大帝知何之，白日青天見臣墜。臣已墜，淚不枯，井水澈底孤臣孤。神旗晝起挾風雨，撲倒西山一隻虎。

黃鶴樓題壁

拔劒斫山山忽縮，放走長江八千斛。東龍西龍競喧逐，噫吁大氣漲坤腹。仙人翫世眇一目，掉頭終不慣樓宿。呼童快割縮項鯿，道士更煮蒼崖鹿。

題緑夢軒樂府并序

趙厚子以亡室錢季蘋夫人《緑夢軒樂府》屬題。夫幽明殊途，哀感異致。譬之丹鳥之化，豈有意乎陳根；而涼蟬之哀，終自憐其落葉。漫爲緯繣之語，無解牢愁之思。以報厚子，并題集後云爾。

長河輸波海雲白，幽脩淚漬銅鋪濕。抛得金梭織素絲，摇摇艷錦浮空碧。才人暖閣回春風，綺佩錯縷香鞶工。一枝翠管坐拈笑，催放碧桃無數紅。翲飛黃鵠遠千里，木槿花開暮還死。幾回天上葬金棺，溝水東西亦如此。華堂永夜燒蘭膏，流晷短短風刁刁。玻瓈拂枕破昏夢，五十瑟弦渾不牢。麒麟夫婿牽情客，壓疊回文重騷屑。

熏爐難覓返魂香，羅屏且護潛英石。

西華潭謠偕吴處士 企寬作

隙月飛墮明霞空，斜日迸照琳光宫。玉妃曉夢撇波泠，散作千尺紅雲紅。霧重花寒香不起，石鯨遠隔龍孫水。麗罽珠搖萬顆圓，金鮮撲滿臙脂紫。池前流水聲鄰鄰，五花颯沓嬌空春。燕釵抛落水精域，無限蟬衣浸碧雲。采芳別館憐妖嬈，綺佩拂水裁交刀。玫瑰沉醉曰酣宴，蠟淚膩滑蓮房澆。晨雞三弄催白曉，後房玉樹埋瓊島。抱月拖雲一縷愁，藕絲宛轉荷香老。簫管沉沉凝遠鮮，金支一去如霜煙。蓮塘攬碎玉塵夢，懊惱宂央不作仙。

玉熙宫三十二韵

徙倚青蕪苑，神遊萬曆年。仙妃九子佩，姹女五銖錢。複道芙蓉啟，香車翡翠填。流鶯嬌朔管，飛燕貼花鈿。稚子名如意，佳人字小憐。銀屏春睡穩，金合夜盟堅。豔舞霓裳曲，新翻玉樹篇。曼聲中部伎，急響大羅天。脈望偏多巧，蛾兒漫欲仙。妖書危郭令，制梃出張顛。俄築温城第，遥頒洛邑田。疎星依井藻，曉夢破池蓮。草野憂危息，宫闈歲月遷。潛虬蟠信丘，委鬼落當筵。鐵鳳迎風設，銅烏向日鮮。重來紅蓼岸，再整緑楊船。水調傳吴語，雲門拭代弦。回波詞宛轉，過錦戲蹁躚。不料黃巾熾，驚聞赤社湮。羽書馳秘殿，烽火射甘泉。血漉豬王酒，腥流隸子

涎。藩封魂入醉，黼座涕橫漣。淡月侵珠網，悲風暗錦韉。琵琶抛曲柄，鼗鼓徹旋縣。器已金甌闕，棊難玉局全。西川渡虓虎，北闕葬嬋娟。白石迷精衛，紅絲哭杜鵑。離宮雲淡沲，寶幄氣沉綿。漢臘移朝朔，秦灰没古阡。穹標長樂燼，墮瓦未央鐫。此日飛龍牧，當時畫雉眠。惟留池畔水，石瀨響濺濺。

行役雜詩

曉霧迷人柳，微霜拂客刀。草埋荒碣短，犬吠壞城高。月暗關山夜，酸風剪水侵。一從天馬去，何處問蹄涔。健騾服軛行，敝騾牽犁走。南北兩交馳，相逢各回首。後車隨前車，遥遥見馬足。蹴踏車前塵，損我車中玉。春魂繫不牢，隨空任顛倒。千尺有情絲，若箇儂懷抱。刀房玳瑁飾，淬以鸊鵜膏。劀削及葱薤，何物能堅牢。

明星

明星歷歷照南浦，天上仙人不能語。玉釵墮地冷無聲，卻下簾櫳放鸚鵡。

賦得三十未有二十餘 病中作

昌谷通眉客，飄零感劍書。年華嗟若此，人壽竟何如。宿擬明星貫，湖刪積雨餘。春風芳訊度，夜月影弦虛。興尚黃門待，才真處士儲。成丁全恍惚，周甲半消除。大運憑流駛，新詩付短驢。鶴齡誠可借，奴僕命三閭。

賦得茂陵秋雨病相如 病中作

窮年消渴病，天意困相如。蕭瑟三秋雨，栖遲一畝居。當壚攜昔酒，封岳著新書。瘦骨鷫裘擁，名心狗監除。愁霖茅屋下，隙地寢園餘。采筆猶能在，文琴祇自儲。遺編中使乞，哀誄細君攄。卧枕芸香足，誰憐蝶夢余。

舊時梁苑客，今日茂陵居。病骨西風裏，秋齋夜雨餘。地名園令稱，天氣惱公初。口吃呻憐爾，眉尖鎖看渠。怯寒身已慣，消渴症非虛。玉盌他年夢，金泥此夜書。醫須攜屐訪，鬼教畫符除。更憶君平卜，時晴再叩廬。

樸學齋文録

〔清〕宋翔鳳 撰
趙伯雄 校點

目録

卷三

校點説明

宋翔鳳，字于庭，又字虞廷，江蘇長洲人。據《清史列傳》卷六十九載，翔鳳生於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卒於道光十年（一八六〇）。今人所纂目録書如《清人别集總目》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均稱翔鳳生於乾隆四十一年。然據翔鳳自撰《亡妻顧孺人行實》稱「二十七歲，歲癸亥（一八〇三），乃婚」，則翔鳳當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卒年八十四歲。

翔鳳之父宋簡，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曾長期在雲南、貴州爲官。翔鳳早年曾隨父入滇，後又曾侍父居貴州。嘉慶五年（一八〇〇）中舉，此後多次應禮部試不利。嘉慶二十一年，任泰州學正。道光六年，選任旌德訓導。當他將近六十歲時得湖南差遣，先後權興甯、耒陽縣令。

宋翔鳳是清代中期的著名學者，精研小學，通訓詁名物之學。他與劉逢禄俱爲莊存與之外孫，自幼受其舅父莊述祖之教，故治經亦宗西漢經師，講究探尋微言大義。可以説他治經的基本立場是今文家的，但在方法上頗有漢學考證之風。述祖稱「劉甥可師，宋甥可友」，劉甥即劉逢禄，宋甥則翔鳳也，可見述祖對翔鳳的學問亦頗看重。宋翔鳳平生交遊甚廣，與當時許多著名學者相往還，因此他的學問堪稱通博。翔鳳一生著述甚富，共約四十餘種，有《周易考異》、《尚書略説》、《大學古義説》、《小爾雅訓纂》等。

《樸學齋文録》是宋翔鳳的文集，收文九十一篇，其中有目無文者六篇。翔鳳自幼喜文學，好爲駢儷之語，故集中亦多四六文字。應酬之作雖多，有關學術的文章亦復不少。翔鳳對顧炎武的爲人與爲學推崇備至，從所著《日知録後序》、《書亭林先生墓表後》可以見之。所撰《漢學今文古文考》，持今文之説甚堅，謂古文經典爲劉歆所竄亂。《與

陳恭甫編脩書》、《與王伯申學士書》討論《尚書》中的《太誓》問題，認爲《太誓》乃武帝時得自民間壁藏，屬於古文，但其傳授，却緣歐陽一系。較之一般今文家之絶對排斥古文，此似爲客觀平情之論。集中有《莊珍藝先生行狀》一文，述翔鳳與外家之學術淵源甚詳，對研究清代的學術不無裨益。

今所見《樸學齋文録》有兩種版本，一爲收入《浮谿精舍叢書》的三卷本，一爲四卷本。《浮谿精舍叢書》中的三卷本《樸學齋文録》刻於嘉慶二十五年，爲宋翔鳳親手所編，只因成書較早，有些文章没有收入。我所看到的四卷本是《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書前明標「據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浮谿精舍叢書》本影印」，這個標注恐怕有誤。蓋《浮谿精舍叢書》所收爲三卷本，這是没有問題的；另外四卷本中文章最晚的作於道光二十八年，故此四卷本不可能是嘉慶年間所刻。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録》著録《樸學齋文録》四卷，稱爲「咸豐刻本」，説「此集雖有目録，而無序跋。每卷之首，皆篇題在上，書名在下，版式甚小，刻工不佳，紙墨並劣」，與《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完全相合，故《續修四庫全書》影印的底本當即張舜徽氏所説之「咸豐刻本」。

這個《續修四庫全書》影印的四卷本雖然「刻工不佳」，但文字錯誤並不多，且收文遠較三卷本爲多，故此次整理，就用做底本，另外取嘉慶二十五年刻《浮谿精舍叢書》之三卷本（簡稱「嘉慶本」）以爲參校。這個四卷本書前有目録，但目録與正文的題目有的不大一樣，例如卷三有文題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昇勤直公神道碑銘」，而在書前目録中作「昇勤直神道碑銘」。按照《儒藏》精華編的體例要求，書前的目録改從正文。另外，卷一《五色鳥賦》、卷四《袁氏姑家傳》皆有目無文，但原目録下未標「闕」字，當屬漏標，今並爲補標。又，有目無文者六篇，今按照目録，將篇題分别補入正文相應的位置。底本所避清諱，皆迴改，不出校。

校點者　趙伯雄

卷一

游秀山賦

秀山在臨安府通海縣城外，以奇秀著於滇中者也。吾少居東南，見東南多水，而有名之水，必有汪洋浩博之勢。兹遊西南，見西南多山，而有名之山，必有非常奇偉之觀。而昔人興咏或不及，前世紀載或不道，豈非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迴故邪？吾省親斯邑，得覽奇勝，流連兹山，竟僻荒徼。必摛藻於翰紙，庶靈異於人間。

青山峨峨，壁立萬仞，周遭千重。天步步而殊色，雲朝朝而變容。既逶迤兮遠岫，復崒兀兮前峰。由江岷而道脈，勢起伏而潛通。分鶉尾之精气，鬱秀山之葱蘢。有萬里之遊士，至斯邑而息鞍。乍行役而得暇，適登樓而開顔。喜厜㕒之在目，期奮足而躋攀。烟將斷而復起，鶴初放而未還。神已往於即境，身遂陟乎斯山。爾乃周覽林麓，徘徊巖壑。泉響幽澗，答應深谷。風動高樹，山花徐落。扶筇枝，躡烟屩。步嶄巖之紆迴，渡危橋之略彴。登最高而絶青冥，曠一世而成寥廓。爰有崇基昔構，高臨絶頂。穹隆傑閣，寂寥清景。倚櫺檻而眺遠，挹滄波於無影。俯彈丸而下視，若方罫之脩整。城依山而百家，田帶湖而十頃。景歷歷以可繪，日依依而彌永。片雲初駐，天風未冷。於是攝裳襶，窮奇境。子規孤嗁於隔樹，獼猢獨嘯於幽領。蒼松挺秀於崇阿，綠蘿垂藻於古井。觀夫山茶殊種，花

開鬱蓊。奇出劍外，秀甲滇中。滇中茶花甲天下，秀山茶花甲滇中。森藹盈丈，照爛成叢。春日方麗，春山盡紅。枝枝浥露，葉葉當風。如美人之獨笑，悵空山之乍逢。詎傾國之難得，薄燕支之未工。溥覽靡盡，陵緬未已。見脩竹之在望，識茅廬之甚邇。弔皇孫於往葉，棄天下而此止。悵繁華之易歇，忽銷亡於海水。貌皙瘠而志枯，瞻遺象而能似。搜破壁之殘字，宜可備於野史。相傳明惠宗出亡，嘗至此山。今茅盦中尚有遺象及題壁詩。於是樵歌莫聞，山容益清。歎岑崟而瑰瑋，僻荒陬而不名。感千秋於一旦，獨憑弔而愁并。乃爲之歌曰：「山之神秀兮，昆池之陽。仙人所居兮，虎豹遁藏。爰寄冥搜兮，誰聞谷音？爲之俛仰兮，銷我愁心。」乃有古柏，亭亭千尺，閱歷風霜，流連過客。有古柏一樹最高，云是數百年物。又爲之歌曰：「風蕭蕭兮在樹間，天沉寥兮雲自還。此無情兮數百年，尋太虛兮空漫漫。」

五華宮井賦

五華山下廢寺，故逆藩遺宮也。中有舊井，泉水甘冽。井闌雕鐫爲龍鳳形。今墻壞草生，此寺亦廢。余過之，慨然爲賦曰：

轆轤未轉寒泉渟，井泥初渫涓涓聽。露桃臨檻宮花笑，初日照梁晨夢醒。於是銅龍乍歇，玉漏纔停。朝初興而聞汲，水不波而鑑形。綆雖脩而恩短，泉未濁而心清。繁華有時歇，夕殿飛秋螢。素綆已斷絶，鏡檻空瓏玲。棲烏夜夜井梁上，銀牀已失莓苔長。昔日容華向井汲，應有寶釵墜泉響。寶釵一墜容華歇，井上梧桐井邊葉。五華

山上雲欲飛，六詔城中樹相接。

寫韻軒圖賦

寫韻軒者，王鐵夫先生墨琴曹夫人所居之室也。當夫九門洞启，肩摩轂争，一塵相和，昧旦鷄鳴。忘塵海而如夢，與冰壺而共清。異凡俗之儔儷，抗古昔而邁征。王孫未歸，芳草之堂重至；仙人不死，寫韻之軒以成。迨乎德公爲鹿門之遊，伯通有皋橋之寄，相與偕來，請從此逝。守數畝與半弓，已經年而歷歲。墨染雲飛，琴清月麗。鳳皇琁幃，芝蘭玉砌。非宛洛之舊游，結江湖之深契。移家輕范蠡之名，拔宅是淮南之例。洲名蓼子，高蹤則杳；苑號鴻城，芳塵又紹。當靈思之往來，雜仙心於微眇。非山川之可限，與雲煙而同埽。縱横縑素，寂寞陵陬。寫空中之樓閣，記閨裏之春秋。已披圖而發咏，遂下筆而未休。乃爲歌曰：鲟溪水三尺，虵門樹幾重。中有仙人宅，亦名畸士宫。畝宫尺宅亦寄爾，千載迢迢得兩美。彩鸞唐詠作煙飛，❶但願斯圖傳不已。

五色鳥賦❷

策問課興魯書院諸生

問：定時成歲，見於《堯典》，則日躔朔數，上古分而不合，堯置閏月，而後歲年可通，三正始立。故「閏」之造字，「王」居「門」

❶「詠」，嘉慶本作「韻」。

❷此篇原缺。

中，閏月所以明王政。能暢厥旨歟？日短星昴，不合《月令》，而置閏之理，建丑之制，悉生於此。後人專以歲差求之，能解其惑歟？《左氏》三言，足概閏法，「歸餘於終」，韋昭以「餘」爲餘分，「終」爲閏月。而近人解「終」爲一歲之終，以爲閏有二術，其誤安在？古人置閏，但論月無中氣；新法尤視合朔後先，則有月内雖無中氣，而實非閏月者。古人中氣爲重，故合朔或却在月前，或過在二日。《春秋》日食有不在一日者，所以就中氣，非日官之失也。凡此數端，皆古今置閏之要恉，而儒者或未及詳。諸生精思有年，宜究斯義，試言所聞，以備采擇。嘉慶十八年癸酉歲，京師於十月初一日甲午未初一刻十分合朔，于是日寅初二刻一分爲霜降九月中，霜降在合朔前，尚是九月之晦也。十九年甲戌歲，三月初一日壬辰申初三刻一分合朔，二日癸巳丑初二刻十三分穀雨三月中，是中氣在合朔後，上月無中氣，閏月之所以當改也。

問：《春秋》出於魯史，故《七略》以《史記》入《春秋》家，太史公稱夏殷爲帝，法取《春秋》。褚氏不通厥恉，傅會增益，能辨其妄歟？其本紀、表、書、列傳之名，「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滑稽」、「日者」之目，有因有創，其義何取？史之有志，典章禮樂，於是可稽。後之史家，或不作志，其意安在？漢有「黨錮」，宋有「道學」，姦言粃政，國命所關，史立兩名，同玆深意。或於《道學》之篇，任情毁議，能知其非歟？且述而不作，聖人所比；整齊世傳，良史是崇。是史家以述古爲貴，不以標新爲美。而後人以此訾遷劣固，適自形其鄙淺，能祛其惑歟？丙部異同，難終其物。略舉其與經相通者以對。

問：「惟金三品」貢於揚、荆，孔傳以

金、銀、銅爲三品，康成以銅三色爲三品。古者又以錫爲銀，以鉛爲錫，能辨其説歟？漢有錢官長丞，唐宋有鑄錢監，並即山鑄錢，能考其制歟？唐時如商州、河中、揚州、饒州、信州，並有銅穴、鉛坑，因置監立冶。近代以來，則采自滇黔邊地，雖盈虚由於地利，而利害順於人情。豈坑冶有傷於種植，邊荒足供乎搜采歟？宋代鑄錢之額，十倍於唐，而出銅鉛之額，數十倍於唐；乃不數十年，而錢法敝壞，始鑄鐵錢，終行楮幣。豈有司侈言地産，而不知盛衰？米粟人可致力，而猶懼其取盈；銅鉛地之自然，豈能責以成數？則流極之弊，果由定額歟？夫銅鉛爲錢法之本，所以裕國用、通民財、絶奸慝、廣地員者，固有在也，試略陳所得焉。

上大興朱相國箋丙寅

伏維相國，朝讀百篇，日宣三德。本曹侯之清静，政府常閒；陳魏相之陰陽，明堂日奏。進言不及於纖悉，示大臣之風；説士不惜於齒牙，作後生之氣。朝廷倚賴，海内祝公。況翔鳳著録十年，遠遊萬里。雖違口講，每結心旌。憶自睽离，瞬經凉燠。驅馬過晉鄭之地，揚舲溯江漢之流。又取道牂柯，發舟枉渚。勾留片刻，問訊多方。臨河婁見決堤，而流民無警；沿江向爲盜藪，而外户相安。皆由長吏之得人，足慰巖廊之注意。惟上江棚民，頗聞騷動。頻年以來，歲收豐稔，吏治肅清。究兹致變之由，皆出并兼之户。圖唐室均田之法，或稍贍貧民；脩宋人保甲之規，或漸消姦宄。

此匪草茅之宜及，當爲論道之所先。翔鳳夙荷提攜，尚慚卑賤。隔中原之徒侶，作邊徼之旅人。雖願慰趨庭，而學同鄉壁。每思贈别之篇，殊有投荒之意。維於晨昏餘暇，考訂前編。《小雅》則五卷初成，趙注則七篇思補。祇以業勵糞心，效駑駘而十駕；學成耕研，慰知己之一人。爰泐蕪牋，敬陳鄙悃。

冀州重九日登高啓

夫秋氣憭慄，眺遠足以興懷；遊情鬱紆，登高因而能賦。信都之國，東北之野，鴻雁一來，木葉已脱。問辟陽之阜，曾無菊叢；望薄落之津，徒有沙積。令序已至，曷以言歡？凡在兹土，亦多同好。或羈宦而未達，或薄遊而已券。然軽跡之聚，誠非偶爾，其可不觴咢敘心、謳吟合志乎！今約重九日集於試院之雙柏軒，黄花在手，白衣毋送。醵酤酒之錢，人各二百；有題餻之興，或賦一篇。如有同情，請預斯集。

爲郭西林徵束脩啓

蓋境内有束脩之問，同門有秉粟之遺。誼且急於友朋，分况兼乎師弟。郭君西林，砥行膠庠，領徒家衖。溉其餘論，半即騫騰；望彼後塵，已多變化。君則志未衰於用世，而家久苦於無田。又嘗却暮夜之金，忍盜泉之水，立身既峻，餬口宜艱。僕職在師儒，意求倫品。光已增夫壇坫，欲繼焚膏；敬詎止夫門閭，代憂執爨。凡相勵以道義，當各通其有無；用申雅意於素心，更致鄙言於高足。望分簿少，咸展殷勤。雖

寒士共賴乎筆耕，而先生不傷乎義取。庶盡在三之事，奚同受萬之譏。鑒此惓惓，毋嫌瑣瑣。

答段大令若膺書

昨奉手教，具稔萬福。中丞於某，未嘗見知，辱荷見推，俾助萬一。齒牙非素，姓氏不達，將分筆札之費，以償賃舂之直，❶宜其意之中更也。然中丞之所爲，非翔鳳所願望。蓋旨莫正於六經，説莫詳於前疏。沖遠所述，猶存漢晉之遺學；叔明之疏，徒爲唐人之勦説。至經分十三，亦非古制。如準經之體，則二戴同爲禮類；按子之例，則《孟子》別入儒家。邵武僞書，奚容校勘。撰之鄙臆，《易》、《詩》、三禮以及三傳，宜兼賈、孔、徐、楊之疏；《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祇列漢、魏、晉、唐之注。則業不徒勞，學皆準古。今既不然，其弊一也。《孝經疏》尚存元行沖之舊，亦可存也。且君子之傳，詞繁者深其指，誼顯者略其説。存其本根，則删其枝葉，而後功倍於前人，事益於來學。觀諸《正義》，複詞重言，秦延説《書》，見譏前哲。章句爲小，字畫益微。如天脱爲大，人別作八，其誤大顯，奚俟引申？而編纂諸生，概加標識。儻采芻蕘，舉其總要，剞劂既省，卷袠易藏。既不能行，其弊二也。夫古文多叚藉之字，故文省於小篆；經典盛通行之體，則例別於汝南。所以偏旁隨形，點畫任便。要能不謬於文理，亦可無俟乎正定。乃於「飢」、「饑」之殊義，「亨」、「亯」之別説，一卷之中，多詳此辨，既

❶「舂」，原作「春」，據嘉慶本改。

不明乎叚藉，復何益乎通經！其弊三也。舍此三弊，乃有二要。蓋六經雖炳，故訓則隱。苟宗馬、鄭，易逐逐於章句，不窺漢、唐，徒冥冥於玄理，學失統紀，遂成支離。有志之士，宜理兩漢之遺業，追群師之緒論，則唐賢《正義》，實爲階梯。前書雖佚，徵引略具。順文之繁，宜從乎刊落，同異既見，乃得而參合。標厥門類，去其複重，彙爲一編，題曰「要義」。就掇拾而已足，皆實事而求是，其要一也。卮言日出，大道多岐；師儒代興，心思益變。自近世之學者，殆漸異乎鑿空。故一朝之論，宜合聖言；積久之疑，多成後定。然按彼衆家，亦滋門户；綜其述作，幾衍篋笥。集前人之菁英，亦後死之深責。董生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考其駮難之文，如聽一堂之議，可以據今而驗古，覩指而知歸，其要二也。翔鳳學慚乎觀海，志切於負山。事耕養以有年，思汗青而無日。旁徨古今，徒慨然自廢而已。閣下學追前賢，識開來者。中丞之推服，自非一日。亦當道以有用之學，無爲恐泥之談。蓋風尚所趣，由乎在位。故公孫入相，而儒雅遂興；子孟不學，而俗流易進。今之當路，通經致用，固不乏人；至於中丞，良未易覯。如失精氣於佔畢，誤諸生以句讀，齗齗之言，雖聞於耳，其於大義，亦已遠矣。翔鳳在弟子之列，而事先生之業；居賤者之位，而論君子之失。誠自儕於闒黨，望見采於匠門。區區之私，言多未盡。

與徐直卿書

與足下別，忽忽三旬。泝江西來，貧病

相偪。舟中絶粻，加以嘔血。寒飈時至，波濤大驚。古岸維艫，每數晨夕；篙師挽舟，日未一舍。玆仲冬之初，抵皖子之國，趨庭之程，計未及半。離群之況，積而逾深。知子念我，宜復同之耳。復憶前月勞勞載塗，所業之事，都未及竟。刻尸佼書，重文錯畫，往往而有，悉委足下，加以校讐。敘録不就，並祈終事。《史記·孟荀傳》言：「楚有尸子、長盧。」《漢書·藝文志》以尸子爲魯人。計尸子在孟、荀之後，魯爲楚所滅，故《史記》以爲楚人。《後漢·宦者傳》注以爲尸子晉人也。「晉」與「魯」形近而誤矣。尸子之學，昔居雜家。求其意指，略似孫卿。孫卿遊楚最久，故尸子得其學而述之。蓋其立義，時或大道。正以詞出周人，❶書非假僞，可以考究故訓，證覈前典，時時得實，未可廢矣。弟篷窗寂寥，徒有卷軸，足以紬繹。將溯江漢，源流易驗，据其分合，脈絡自明。擬識游蹤，繫諸子墨。區區之願，未知酬否。至於此行，愈寡投契。苟乘風便，引領教言。翔鳳頓首。癸亥

寄吴中諸友書

去冬握别，寒暑已遷。停雲在空，結思無盡。伏想諸兄或讐許、鄭之書，或奮曹、劉之筆，經濟則謀於里巷，文章則著有專家，每懷奪席之風，增我離群之歎。翔鳳省侍玉屏，邇無善況。以下邑之荒涼，值軺車之絡繹，節鉞一至，雞犬皆驚。人面盜形，狼餐鷹搏，供帳不及，責言交集，無日不至，無人不然。求之於今，事上接下，以此爲

❶「正」，嘉慶本作「特」。

能。則飾俳優以章服，付走卒以符篆，即可附計吏，居上考，又何必迂論事功，深談氣節乎！自直艱虞，實消遠志。憶松鞠之園，猶存四壁；尋漢唐之業，非無萬卷。故人念我，東望長吟。但願置半頃於城南，即當效古人之耕養。甲子

平遠州寄妹婿徐景唐書 庚午

徐廷英回署，接到手書並涼席、風魚、醃筍諸物。此間氣候，入夏甚涼，毾㲪方御，桃笙奚施。惟庖厨不豊，口腹良儉，嘗此風味，益念家人。古人戒行路之詩，必珍重於餐食者，良有以也。

汪絅叔於月初東歸，足下當更無俚。因念兹邑，城闉蕭瑟，衣冠鹵莽，立談之人，孰能起予！但可裹足，謝此還往，以婦子爲樂，以文史爲娛，則寂寞之中，求自得之致，是亦可矣。

翔鳳隨侍官所，已更兩月。大暑忽届，一陰已生。官寺水清，空庭雨漬。月來況味，略可覼陳。聽事之右，方池十尺，中多文鱗，躍淵之思，静觀可得。山在屋後，委蛇曲徑，遂登高峰。危亭立巔，怪木成麓，可以曠遠目而攄幽懷，挹層雲而發奇思。繙四卷之志乘，尋百年之題字，一州形勝，已萃於斯。祇以危石厜㕒，久供鬼歗；深林蕪穢，向出狐蹤。雖裳襪之欲褰，畏荆榛之未去。人少屋多，蒼鼠晝竄；墻低樹老，題鴂雨鳴。樂異山中，愁聽異域。況衰親五十，憔悴應官。錢穀則困於催科，案牘則勞於訊刺。晨昏之際，顔色尟歡；爲子之心，奚能自慰！且篋中檢蠹，稽古無功；窗外雲停，懷人有咏。長吉之錦囊既破，正平之

刺字已磨。七尺自憐，八口分散。一官未就，半畝方蕪。進退誠難，俯仰滋愧。足下情則弟昆，誼連骨肉。同患難於天末，銷英華於人事。惟望相與摩厲，策此長涂。毋使因循，以荒日月。幸甚！幸甚！五月廿一日。

與臧西成書

連日讀足下所造文，皆學問之所流，而性情之自發，有不得已於言，何暇論於格律之閒也。與阮侍郎書，反覆於「儒林」傳事，仁人孝子之心，有可念者。然鄙意以諸經博士廢，即不得有儒林。儒林者，守一師之言以教授弟子，俾家法之毋墜。故生則官以博士，殁則傳以儒林。若會通衆家，自闢蹊徑，議論足以開世務，著作可以緯萬物者，即不以儒林囿之。如遷之於孟、荀，固之於賈、董、劉、楊，蔚宗之於康成、賈逵是也。今之博士，非古之博士，則儒林之傳，又烏能以稱！蕭山毛奇齡與閩學爲難，侮嫚衺詬，其言糞土，聞且入於儒林，則儒林又何足爲美乎！足下之文，僕將次弟而録之，於此感觸，不能無發言焉。走書相證，未知以爲然否。翔鳳再拜。

庸拜白：惠書言儒林博士，所見極精到，鄙意猶未能免俗耳。石渠先生至言「何必以傳儒林方爲經生」，猶自好者不屑入鄉賢祠也。弟則爲秉筆者惜之。蕪文承獎譽。「不暇爲文」一語，真知己之言。庸再拜。

與臧西成論小爾雅書

《經義雜記》謂王肅竄易毛傳，以駮鄭學。肅之欺世，罪案已立，誠有若先正所言者。然康成推闡内學，以變師説，亦有明徵，安可盡委爲肅改乎？就《小雅》而論，知「正鵠」之訓，在鄭君前，絶無晝布、棲皮之别，而戴東原以難《小雅》，已不免貽譏於目睫，況與《小雅》合者，毛氏而外，如鄭仲師、馬季長，亦閒有之，豈皆肅改以難鄭乎？《説文解字》徵引《爾雅》，非止一科，涼薄之文，合若符契。足下以爲别是一書，更同武斷。且「物」字「鍰」字及秉、筥異訓，獨有康成合於《小雅》，烏睹爲駮鄭之書！但此篇本出《孔叢》，不免有王氏之私定，以其竄改毛傳之技，竄改《小雅》，誠所不難；弟於疏證，略一發明，玆當以足下廣我者增入，則其是否，亦可瞭然，以疑全書，又已過當。昔顧亭林譏《説文》，閻潛丘薄古韻，學之萌芽，老師宿儒，每加忽略。況《小雅》者，在漢人則爲俗學，在今日則爲小書。玉林先生在康熙閒，焯知《孔叢》之僞，僉人害正，既多牽引，良吏決獄，未免株連。平反之功，正在今日。夏侯建，勝之從子，其傳《尚書》，各名一家。小同，康成之孫也，其注《孝經》，即立異説。即康成注書，前後自變，非徒一事。而足下必以墨守爲君子，以片言爲定論，愚竊以爲過矣。耑此奉復，望有以教之，則幸甚。

寄諸從弟書

十年一見，未申手足之情；旬日遠征，

彌作胸懷之惡。比想諸弟，侍奉安康，平居多豫。閉户誦唐虞之作，窗静几明；開軒臨褚薛之書，筆精墨妙。以視舟車道長，山澤飢驅，有榮悴之不同，亦憂懽之各異已。兄暮春之始，即抵豫章。以翰墨爲因緣，聊能遣病；借雲山爲寄托，大有遥情。雖此一身遠離鄉墓，輒思群季共振門庭。所望擇善而交，當企於所未及；寫書而讀，毋晝於所不知。滔滔者春秋，寂寂者草木，勉勉者難限其所到，忽忽者莫知其所終。中心藏之，今以相告。謂爲可采，尚其聽余；臨風溯懷，各望珍重。

寄韓中丞書

去歲在淮上，曾勒寸椷，托天津齊孝廉帶呈，亮邀鑒察。春夏以來，伏維台侯萬福是頌。❶ 前讀來示，以粤東洋面既已肅清，而内地居民頗兼稂莠，具見重臣碩畫，殷然憂民之至意。翔鳳每見弭盜之説，必曰「保甲」。竊謂編審之法，著有成規，實心而行，非無近效。然周防朝懈，劫盜夕聞；東鄙捕治，西野竄伏。盜鑄私鹽，伺閒即行。則以防之者有餘，而化之者不足也。横目兩足，皆有天性。飢寒迫之，走險何擇？使家有百畝之業，人有一廛之受，其孰不樂爲良善乎！ 近歸江南，微驗吏治。如安徽鳳臺李令，興治水利，兩年以來，鳳臺之地，尺寸可耕，貧户墾荒，咸以自給。江蘇儀徵屠令，户授機杼，官教績紡，工女十指，足贍數人。此二令者，又皆能以保甲之法，以幾其

❶「台侯萬福是頌」，嘉慶本作「裀鼎綏和，鈐轅迪吉，羊城遥溯，依結難名」。

姧邪，而知其勤惰。是以兩邑之治，絶非恒比。竊聞粤東瀕海之郡，多瀦苴澤，接嶺之邑，荒爲山藪。人悉游手，易生姦心；地有餘利，反觖非己。教以生蓄，責實在官。而州牧縣令，豈無肫摯之質，敦敏之才？或者束縛於簿書期會之間，顛蹶於送迎交替之事，經術無用，幹濟爲虚。國家用人，良可憫惜。伏念閣下至公率屬，激揚吏道，所以成就材質、保全善類者甚至，廉明之聲溢於道路，九重之所倚畀，環海之所仰望。故敢言所目睹之效，想亦長者之所樂聞也。

翔鳳犇走十年，今歲返里，長物無有，壁立爲歎；而丘壟蕪穢，祏主無依，尤可沈痛。嚴父久宦牂柯，公私竭蹶。翔鳳欲遠涉覲省，則墟墓難顧；欲歸而課耕，則南畝已盡。不得已就江西布政父執陳公之招，於三月七日始來豫章。雖安硯有地，而望雲興懷，每一念至，靡能寢食。自上書屢屏，方恨荒落，處此困迫，何敢自傷。收欲散之魂魄，補未誦之文史，一鐙熒然，逌爾自得。況復布政憐其窮涂，厚意沈摯，羈旅無戚，德意自飽。所可寄慰，獨有此耳。同歲黄君聞在幕府，其近狀當佳，附此致問。肅候鈞祺，伏希垂鑒。不宣。

答舒鐵雲書

仲春虚舟席閒一别，荏冉已歷四時。一江東西，千里勞結。前見嘉禾王君，敬詢近狀。知山陰之棹，興盡已返，言念客中負米匪易，長此抑塞，其何以堪！頃得手教，藉悉窮居著書，興會不減，並示移家烏鵲橋畔，與寒家塼橋相去里許。若翔鳳券游得歸，而先生尚未出門，其爲歡會，定非恒比。

無如貧賤去家日遠，或者造物阻其蹤迹，通其遐思，使詞章之林，不致寂寂耳。翔鳳自來洪州，裹足息影。布政司廨爲明寧王藩府，「屏翰」二字，尚存妻妃手蹟。秋園數弓，荒草一尺，其中散步，尋唐子畏佯狂被髮之地，爲之生感。若滕王閣之簾棟，百花洲之亭榭，未始矚目，何論吟眺。鄙人本無勝情，此亦良得也。家君尚權平遠州事。近有家信，知精神如舊，官累差少，可以報慰。惟適繆氏妹，春閒以難產，頓殞其命。前得妹壻札，有棄官南歸之説。骨肉之痛，既不可言，而索米之況，亦殊可念矣。翔鳳連蹇世事，惆悵終歲。惟於誦讀，不敢遂廢，握筆爲文，殊懼率爾。每見儉文詞者，輒假涂於疏注；富華采者，多託迹於酣宴。遂致師傳之義，以皮傅而益微；操觚之家，求心聲而日遠。能不浩歎，思有以變之乎！翔鳳與先生既飄零四方，二三同志，升沈不一，抱此願而竟其業者，究未識託之何人也。玉松先生信至，云子筠身爲債帥，仲瞿寄食寥落，起而振之，則無其人。虎坊花月之會，宣南風雪之夕，歌呼在耳，惝恍疑夢。舊雨一散，停雲萬重。如何悢悢！因風布復，並問興居，諸希亮詧。十月初九日翔鳳頓首。

擬太常博士答劉歆書

昔孝武皇帝表章六經而置博士，俾各守其家法，以相授受。誠以去聖日遠，將有曲學虛造、變亂是非，以疑觀聽也。如伏生《尚書》二十八篇，帝王之事已備，孔子雖爲百篇之序，或虛存其目，或并合其文，條列明白。子夏之言《書》有「七觀」，莫逾於此。

近聞得多十六篇，亦微文碎詞而已。《禮經》十七篇，五常之道包括靡遺，不必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也。《春秋》先師之説，得孔子竊取之義，左氏所傳，其文則史，烏睹《春秋》之法乎！ 三代歲月，謂之疑年，《春秋》歲名，未有定測。 聞君頗離合古文，以自就其曆術，世有明者，難使盡信。 且國家有大事，采博士議，務存大體，斷事決疑，以經合權也。 何用張皇衆説，馳騁浮詞，以炫朝廷哉！ 先帝怒博士改師法者，蓋防其流也。君顧欲迫以相從，毋乃非先帝之意乎？

與陸祁生書

昨展手翰暨續刻詞一卷，託遥情於古怨，追前脩爲嗣音。 念自離索，生於憂患，方深歲月之感，而動江湖之思。 故居雖殊方，言同一致。 鄙人之作，偶爾寄懷，莫協音聲，況乎矩則。 然頗辨其流別，求其本原。 蓋歌詞之始，必生於情；情之所鍾，由於惻怛。 倫常之大，交際之廣，以及動植之觸感，時序之流連，罔不索之沈冥，寄乎遥遠。 故詠其詞者，分轍於鬱陶；論其世者，别涂於深淺。 張氏之學，抉詞之原。 曩之作者，境有未到，而追其敻絶之理，遂有至當之歸。 亦猶竊取之義，反過魯史之文。 苟沾遰前事，妄生掎摭，致使絶學貽譏淺人，可爲太息。 近代以來，倚聲不絶，然多未能升堂入室者，正坐思短，不足引申耳。 要之此事解者日稀，問之涂人，轉益詫怪。 願與足下尋千載之寂寂，聽一世之悠悠，藏之中心，自爲杼柚也。

答包慎伯書

一别將兩年，切劘之話言，激厲之至意，静中環復，輒悵索居。前者賜椷，具審萬福，并得季懷兄遺書，尤動哲人之感。《毛詩》爲古文家言，可從以求《左傳》、《周禮》未亂之舊。《禮徵》之作，已略得端緒，誠爲津梁。然近來風氣，又即空疏，如涇、旌兩邑慕學之地，弟亦不敢高論駭俗，惟擇其文行高潔者，商略持身涉世之故，爲學不致是今非古而已。沽名市美，非意所存。幸此閒人士，不没於聲色貨利，畏法令，慎取與，心清目爽，灼知鄙人坦白無他腸，遂肯相暱就，何常能舉其職有益於人！尊兄愛我之深，望我之切，偶采道路之言，以成飾借之美。弟去泰州已八年矣，儻向彼中寒士一詢弟之爲人，恐未必不同此日之議論也。江淮之閒，惟利是趨，惟勢是慕。貴賤愚智，同爲一談。鄙心以此厭薄衣冠，稍近游讌。然入其中者，若墜若溺，如夢如醉，弟曾如是乎？至於口語之興，亦由遠引之故。是非雖在人，得失仍在己。昔遭詬病，尚有餘痛；今之虚聲，轉慚於中。念昔先人，毋負師友，則始終勿失耳。仲虞學者，過從多益。小宛相隔百餘里，時通書問，晨星是歎，皓首爲期，遂意切而情摯。從此天末，益可悲矣。弟即日遵路，七月底當過金陵，計可握手。先此布意，並候起居。不既。

與雷竹卿書❶

與陳恭甫編脩書

据《景十三王傳》，魯恭王治宫室，壞壁得書，在景帝初，而《藝文志》言武帝末，蓋據天漢後孔安國家獻古文，而更追述前事，非年世之誤。《七略》記武帝末民閒獻《大誓》正是一時一事，緣古文但較今文多《大誓》一篇，故云爾也。大著證今文無《大誓》而有序，確不可移。謂古文有《大誓》，乃由後羼入，疑未審矣。馬氏謂《大誓》後得，即謂古文出於今文之後。鄭氏云民閒得《大誓》，猶謂古文不立學，但行民閒也，非古今文《書》之外，别出《大誓》也。大著云「孔氏古文果有《大誓》，《别録》、《七略》何以獨歸之武帝末民獻，而無一語及孔壁書」，然《别録》已明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於壁内，獻之」，此正指壞宅得書，不得云「無一語及孔壁」也。其云武帝末者，亦指獻書時，與《藝文志》同；有謂宣帝本始中得《大誓》者，此傳訛之説。《别録》又云：「與博士使讀説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蓋伏生無《大誓》全文，而《大傳》述之，秦漢學者多能傳其説，故婁敬、董仲舒並引之。今足下又考其在《周書》甚明。是以古文初出屋壁，唯《大誓》一篇易讀，其餘十六篇迺絶無師説。故劉歆書云：「《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别云「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也。《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

❶ 此篇原缺。

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案西漢古文不立學官，安國仍爲今文博士。時又未獻古文，但以私授兒寬。《史記·儒林傳》兒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寬受今文《書》於歐陽和伯，又以授歐陽生之子，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漢志》文。正以寬以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三篇録入也。《別録》與歆書所云「博士讀《大誓》」，即指歐陽博士。大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古文，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漢志》文。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卷數，皆并序記之，唯歐陽經多《大誓》三篇。大著謂大小夏侯亦有《大誓》，恐無顯證耳。大著精博，膏肓多起，兹録副奉還。而區區獻疑，有此數事。如蒙采擇而教之，則幸甚。

與王伯申學士書

鄙意謂《書》今古文之異，即在《大誓》一篇，前與恭甫書已言之，頗自喜其説，昨已呈政矣。尋繹尊著，謂今文廿九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説爲傳聞之誤。謹案《藝文志》云：「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又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則子政雖不傳《尚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藝文志》以「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爲大文，「歐陽經三汲古閣本誤作「二」。十二卷」爲旁注，此《七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爲伏生傳授之元本，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也。」三十二卷爲歐陽以古文《大誓》三篇録入也。《藝文志》又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

小夏侯經文」，則三家篇第，孰多孰少，孰存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誤。況《别録》云「民閒獻《大誓》」，即指壞壁得書；云「博士讀説之」，即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符合。若《論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唯《漢書·儒林傳》言：「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别數《書序》，則廿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大誓》已非全文，故總爲一篇，以合於廿八篇也。《尚書正義》亦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釋文·序録》云「《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皆以《大誓》爲一篇，不與向、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康成《尚書大傳序》云：「生指伏生。没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别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則《大傳》之作，在伏生之後。即如歐陽以《大誓》入今文經，所謂彌縫其闕是已。「六誓觀義」之文，又何必非後人所簒乎？

《史記·孔子世家》言「贊《易》序《書》」，《藝文志》又言：「《書》之起遠矣，至孔子簒焉，上斷於堯，下迄嬴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孔子作《書序》，言之者鑿鑿，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之序，齊、魯、韓則别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爲序作傳。而《書序》則必不然。如《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云：「踐，藉也。」《詩·豳風》正義亦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此傳釋序「踐奄」之文也。《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傳》亦有「周公葬畢」之文，此釋《亳姑》序也。《大

傳》既釋《序》，則《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正并《序》數之。唯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不數《序》，要是脱畫，「一」當作「二」。況《藝文》之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信此而疑彼，未見其然也。《論衡·正説篇》云：「或説《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檃括廿八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論衡》又引或説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尚書》中，故并數爲廿九，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爲一説，自不同也。

昨聞尊指，以「今文如《般庚》、《顧命》、《康王之誥》不分篇，何歐陽録《大誓》獨分篇」爲難。案《般庚》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法；《大誓》分篇，自是古文之家法。録《大誓》者，所以補今文之闕；仍分篇者，不敢亂今文之真。此傳經之大要也。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録廿八篇，可以明刪書之旨。故《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更不及。「六誓」疑當作「五誓」，歐陽家改爲「六」。《大傳》記孔子之言，即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治《尚書》者，可無待於外矣。

反覆來説，欲附和而有不敢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所詭乎？臨紙疑懣，俟教不宣。翔鳳頓首。

接誦手書，極承匡救。朋友切切，

受益何窮！拙著不信向、歆，頗嫌武斷；欲依竹垞説，以《序》當廿九篇之一，則又多所抵梧。無已，則姑仍孔沖遠「爲史總之」之説，以俟將來細考。或亦不知蓋闕之義乎？引之頓首。

卷二

校正神異經十洲記序

按《漢書·東方朔傳》載《客難》、《非有先生論》，云：「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屛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録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注：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别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又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東方朔》二十篇，列傳所著篇題，尚不足二十之數，則《十洲記》、《神異經》安知不在此二十篇之内！東漢服子愼，經學大儒，其解《左傳》，亦引《檮杌》之名；酈氏注《水經》，實事求是，而「河水」一篇，即引崑崙之事。是所流傳，足多徵信。然爲域外之論，易滋當世之疑。如「炎洲」記火浣布，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及明帝時，西域獻焉，刊滅此論，爲天下笑。則以其所見，疑其所聞者，猶未得託於好學深思者也。戰國時鄒子言「大九州」，今其書不傳，由不切於用。此亦舍方内而從方外，若去其父子兄弟，而求於鬼神之不可知，豈足言當務爲急哉！故班氏所謂「奇言怪語」，正斥此二篇，恐學者曼羨，至於無所歸心，亦有爲而言也。然後世所出釋道之書，其依託假設，難可按索。若此同近古所述，非同無稽。儒者讀《山海經》，亦怪其荒誕；然極絶域以窮水

地，皆有迹可驗。則兩書體類，其紀載實相近矣。

余生十有八年，身常處於專室，而心且馳乎萬里。復以氣力薄弱，聞神仙遐舉，輒慕於心。乃借書參校，録爲一編，祕之云爾。

讀書日程自序 丙辰

翔鳳八歲入小學，大人授以章句。數年之閒，九經差能成誦。十三以後，不獲隨侍，遠違過庭。年小氣浮，紛心外悦，向之所記，不無忘軼。去年之冬，從役來滇，中多棄日。又恐自茲以後，南北東西，靡所厎止，弱冠已至，當殊童子，恐以吾身失墜家學。夜枕不寐，作而自思，不知汗之流於背也。昔宋程氏作《讀書分年日程》，謂人數歲即宜力學，分年講誦，三十而學有成。又邵子云：二十之後，三十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若程所云，年已長矣，時已去矣，雖欲爲之，將無及矣。若邵所云，則其時也，非宜自力與？夫人於天地閒，若浮雲之於飄風，草木之於嚴霜也。孜孜白首，未有殊異。而自立者，侔堅於金石；自暴者，同滅於雲煙。形質共付，久暫各别。望古人而匪遥，感歲月之若駛。中人以上，誦讀之徒，可不困勉乎！

論語鄭注後序

翔鳳既次所集鄭注《論語》爲二卷，其經文有注則繫之，無則缺，異文可互證則坿焉。敘其後曰：

嘗念五代以來，經師道微，訓詁時絶。

拘學則陋，徒見尺咫；僞學則私，又恐見破。以故里巷鄉壁，耳聾俗師之瞽説；佔畢章句，口昧先儒之遺義。一二好古實事求是之士，俛仰篇籍，感慨係焉。余覽宋深寧叟之集《易》注，遂有事於斯編。解聖人之微言，尋康成之墜緒。張侯有可正之讀，則校以齊、古；傳注有不易之訓，則采自包、周。若「哀而不傷」、「揖讓升下」，時與箋《詩》復多同異。知兩通之並存，亦散文而互見也。

然考其衰次，離全書則已遠，存十一於千百。凡精言眇義，往往可尋，其涂蓋廣。至於故實，矗加旁證，殆有數端。如老、彭二人之殊，泰伯三讓之事，「雅言」有正音之訓，「朱張」有「侏張」之讀，「過位」本《曲禮》之文，「及門」爲仕進之路，命席可數，難終其物，爲之考校，蓋已卓絶矣。又若「束脩」即童子摯，「私朝」非季氏家，「縕」之爲絮，「于」之訓往，字沿譌於亥豕，説取譏於賣驢。當其未明，家各聚訟，爲之疏通，因而易曉。蓋嘗泛觀書林，從事鄭注，頗有其人；然其捃拓群籍，多取疑似。如大夫死葬之禮，誤自《家語》；孔子圖事之文，當爲逸《論》。或者貪多，引爲鄭注，則又加以區别，爲之裁省。《集解》一書，訂自平叔，前代國學，刊行自久。今有好奇之人，宗海外之異文，略成均之所劂。日本義疏，增益語助，去此取彼，率改正經。茲正其例，皆從監本。文或稍勝，注於旁行。凡此數條，推求亦審。時爲參證之辭，略坿引申之説。至於穿鑿前典，傅會私臆，學即未到，斯蔽尠矣。

夫自今言學，去古日遠。缺非一經之注，存無數卷之書。遺文可搜，故訓是式。

章句詎微，乃云破碎。凡厥有心，網羅放失，當同此懷。遂於《論語》陳其義例，權輿斯編，將及群籍。是則區區之願，其能有鑒之者乎？嘉慶壬戌七月宋翔鳳記。

經問自序

夫六經定而異端絶，傳注出而聖學明。故子雲有言：「大哉天地之爲萬物廓，五經之爲衆説郛。」潛夫有言：「聖人者，天之口；賢人者，聖之譯。」自群言淆亂，離合萬端，大道泯没，積疑滋生。後之學者，求道德之統紀，識治亂之條貫，苟舍六藝之文，殆靡窺乎户牖。二子所稱，其指遠哉！

蓋炎劉以後，幾數千載，上自王公，迄於韋布，束脩服習，白首無期。師儒或局於章句，承學則拘於門户。又時有鄉壁虚造之説，庸妄憑臆之談，雜出乎其閒，紛争空軫，疑論無歸焉。按經者，常也。恒久而不已，終古而不變，謂之曰常。故聖人之言曰「微言」，傳記所述曰「大義」。微者至微，無不入也。大者至大，無不包也。原其體類，皆號爲經。是則象數之説，無非《易》也。古文、今文，無非《書》也。齊、魯、韓、毛，無非《詩》也。公羊、穀梁、左氏，無非《春秋》也。《儀禮》經傳，雖出於一涂，而其指意所周遍，可以盡法制之變，浹人事之紀。要而論之，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該；大義所著，非一端足竟。古人一經立數博士，學者講貫，每廣異義，則深悟此理也。

慨自闕散之後，學少家法。笑古人之因循，喜晚出之新義。小則訓詁不涉於《爾雅》，大則性命或岐爲二學。以末師之口耳，斷前聖之法制；據野人之胸臆，議先王

之禮樂。誣聖亂經，悖義失例，未有踰此者矣。然六經之在當世，若恒星之麗天，日月之成歲。推步雖失，不亂於運行；疇人雖殊，無傷於躔次。後儒相習於冥冥之論，古人固存其昭昭之理。玩經文，存大體，則庶幾已。若覃思所到，微言匪遠；博觀之頃，大義有獲。余之《經問》，所由作焉。

志學之年，九經畢誦。未知臧否，章句略辨。揚舲三湘，驅馬六詔，羸縢履屩，卷軸未去。過庭之餘，勉以問學。念欲矗立條例，以存大體。適有殊方學者，邊隅好事，子雲之書未出，臨碩之難已生。復有東南大師，鑾中講學，示我疑問，導我更端。王弼疑經，奚正七事；虞翻證鄭，豈徒一書。繹平日之所聞，應君子之下問。翱翔三載，成茲一編。竊於諸經，大通其條例，細別其訓故。詳論家法，刊落巵言，自謂近之。然有非所當問而答者，學之淺深，隨其器而與也。有言不能詳而止者，見之廣狹，不能不有所俟也。大恉則推本於漢學，博采於近儒，而決之於吾心，不敢徒用其私臆者也。夫斷流之潢雖深，不雨而易涸；濫觴之源雖狹，愈遠而漸廣。何則？有本者然也。然其源則一，其流實繁。支分派別，疏自小水，則巨浸之功易奏，而衆流之源乃睹。蓋道德統紀，治亂條貫，六藝之本也。門户別立，師傳互異，又其枝流也。循乎陳迹，以求一是，袪其謬妄，乃得歸趣，是則可以合異爲同、由末反本也。苟枝流之未分，必群疑之弗去；成後學之各是，非前聖之發憤。彼不能知殊涂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者，是烏得坿通經之士乎！

今茲之夏，編次所獲，得二十卷，題爲「經問」，大懼賢者疵其戔陋。然三成之臺，

非蹇步之易登；儋甓之儲，亦貧者之自足。遂條分而節解，期千慮之一得。取長棄短，乃在君子。壬戌秋七月既望序。

君徽遺詩序

女子善文，自古有之。蓋無塵容之外鑠，有深思之獨至，其處也静，其志也專。苟充閨闈之所業，將蹤往昔而並駕，何徒諷詠之足異，若世俗之云然哉！第三妹君徽，偕姊受書，從兄問詁。十年不出，六藝通曉。閒事篇什，每就焚棄。嘗告其姊曰：「此學吟耳，詎可出！」故所存者少。年僅十九，與時萎謝。塵網封户，遺詩在篋。余爲録之，誦而揮涕焉。吾先孺人善教諸女，謂不讀書斯不明理，迺令徧習書史，俾通古今。既知大體，至於作詩，未嘗有命。謂作詩者，必絪緼而有所結，憤惋而有所發，而後情深而文明，言近而旨遠，於古作者，乃可庶幾。苟處順竟，輒事聲律，非詠風雲，便感月露，此何異乎膏面悦容，齲齒作笑，未有益乎人事，爲女子之所羞也。君徽性既婉約，慈母見背，痛纏於心，哭泣疏食，足不踰户。病雖在體，猶侍大人圍棊，夜深未嘗言憊。彼中心之所藏，或不語於同室。其念母而傷疾，於數篇乎悉見，斯固有爲而作，非不病而呻者矣。君徽既奉母教，明大義，舉止端重，友愛慈仁，似宜多福，而夭其年以死。噫！大雷之書，睠懷於令暉；蘭臺所缺，有待於惠班。是期厚業於千載，固視篇什爲餘事。曩共相勖，妹尤欣然。余即有志而未逮，已尟來者之足俟。天夭吾妹之年，殆將沮余之學。撫乎此篇，能無痛哉！

小爾雅訓纂序

敘曰：嘗考《七略》有《小爾雅》一篇，蓋《爾雅》之流别，經學之餘裔也。説《詩》者毛氏，説《禮》者鄭仲師氏、馬季長氏，往往合焉。晉李軌作《小爾雅略解》，傳於唐世，書並單行，故隋、唐諸志，並著李軌解，而不著撰《小爾雅》者名氏。顔注《漢書》，此亦蓋闕。蓋是書出西京之初，儒者相傳，以求佔畢之正名，輔奇觚之絶誼，則其來已古矣。迭更五季，兹書遂佚。晚晉之人，僞造《孔叢》，嘗刺取以入其書。宋人寫館閣書者，又就《孔叢》以録出之。當代書目，遂題爲孔鮒所撰，而李軌之解不傳，則唐以前之元本不可復見。今既采自僞書，定多竄亂。根株粗究，涇渭易明。若夫條分縷析，舉此證彼，兩漢諸儒，門户不隔，烏可不知其同異，考斯雅故乎？❶今之爲康成學者，恒謗譏此書，以爲不合鄭君，同乎俗説。然還按《詩》、《禮》，乃鄭君之改易古文，非《小爾雅》之偭違經義。據其後以疑其前，明者之所不取也。漢之經師，咸有家法，唯有小學，義在博通。就今所傳楊子雲、劉成國、張稚讓諸家之作，多資旁采，匙獲所宗，比之墨守，殆有殊涂。至於此書，則依循古文，罕見淩雜，隱括以就，源流合一。故中壘之録，蘭臺之志，入於《孝經》一家，而不從小學之例，斯其足以貴寶者矣。余少識故訓，略求津逮。見此書之傳，獨遭厚誣。趨庭黔中，居多暇日，疏通證明，遂未敢後。爰閲編削二時之久，五卷之説，甫能草創。

❶ 「故」，嘉慶本作「訓」。

乃陳其恉趣，以爲敘云。嘉慶十二年正月。

孟子劉注序

《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趙岐注；《孟子》七卷，鄭玄注；又《孟子》七卷，劉熙注。按趙氏於《孟子》有注、有章指，文繁，故篇分上下，爲十四卷。鄭、劉注並不傳。唐人注書，時引劉説，搜而録之，以證趙君。史言趙岐逃難四方，臧迹複壁，既無諮問，復尠遊覽，故其著書，往往疏陋。就所存劉君南河牛山諸注，考其地形，並勝於趙。歲在星紀，見臧君庸於京師，其論孟子事實，確然定先梁後齊之説。按之劉注，亦同斯恉。讀劉君所簒《釋名》，其於訓詁、天文、輿地之學，靡不綜涉。則《孟子》之注，當亦博學情思而成之，如其亡佚，尤可惜已。劉君字成國，見《世説新語》。《蜀志·許慈傳》云：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蓋劉君之學，正出於鄭，而以授慈，則此注之作，或者原本於鄭氏，故其家法爲最正云。又《許慈傳》云：「建安中，與許靖俱自交州入蜀。」《吴志·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又《薛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册府元龜》六百五卷云：「劉熙，安南太守。」按唐調露中，始改交阯郡爲安南都護府，蓋劉君在漢時，官交趾郡太守，故慈在交州得事之。後之淺人，以唐地名妄改其官，不可不考定也。

退密齋法書目録敘

右故貢士彭君遺墨。君楷隸端重，筆札聿好。始學平原，升堂入室。晚近太傅，

形神兩似。少中鄉選，壯謝膴仕，裹足城府，至於晚衰。既無綺羅絲竹之好，復遠交遊聲氣之習，所以養性而自娛者，惟此翰墨之閒也，則其致力，奚有不至乎！夫士或善書，每思炫俗，長篇短軸，以爲羔雁，題名紀勝，恒在墻壁。故千世乞賞，先求姿媚；率爾之作，多軼槼榘。君生長世祿，孤潔自許，心無外馳，日與古會。以經傳爲大義之所在，梵書爲密諦之所存，凡齊心而冥寫，實連篇而累牘。至於泛濫詞章，旁皇雜藝，申紙落墨，運以全力。故所存之書，未有不動中法則，可爲楷模者也。吾母莊孺人，實君之姑子，兩家有連，幾及六世。既接衡宇，夙見貞範。今從君少子蘊璨許，得以悉展遺墨，則君生平脩重自好，斷斷不苟者，若恍然復覩其人矣。蘊璨既彙次爲《退密齋遺墨》，將付刻石，屬余排類。迺敘所聞，以告來者。君名希韓，字守約，晚號退密居士，長洲縣人也。嘉慶十七年四月，同邑外生宋翔鳳記。

帝王世紀集校序❶

《隋書·經籍志》：《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起三皇，盡漢魏，自唐以後亡矣。今由舊書略加捜采，粗分卷帙，❷校定其文，燦然可誦。敘曰：

太史公稱《尚書》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意以唐虞以前，恍忽窅冥，言之尟實。然孔子贊《易》，嘗言庖犧、神農，更推黄帝以上；而《周官》內史掌三

❶「集校」，嘉慶本作「輯存」。

❷「由舊」至「卷帙」，嘉慶本作「采自劉昭注《後漢書志》、李昉《太平御覽》」。

皇五帝之書，雖或取中古爲可信，何嘗棄鴻荒而不談哉！皇甫士安出自西晉，代邇秦漢，九流未泯。上稽牛首，下訖當塗，蓋亦本宣聖之成典，復内史之遺則。遠追繩契，附會恒滋；揆於載筆，足資多識。考此書之出，唐宋以來，多有崇尚。覈其所載，亦受指摘。是非一端，余致意再三，辨其枉曲。東晉《尚書》，僞跡大顯，《世紀》之内，輒引其文，謂作僞之由，發於皇甫。今考《世紀》，夏商二代，引《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按校文誼，上下不屬。又「時日曷喪」之義，上同於伏生；「罪在朕躬」之禱，事符於《吕》、《墨》。較於梅書，違異絶甚。《北史·劉炫傳》言炫僞造《連山易》，而《世紀》亦引《連山》之文。凡此諸科，大抵羼入。夫方士惑主，且藏牛腹之書；私家賂行，尚定蘭臺之字。而況寫諸家策，習於口耳者乎！太沖練都，蔚然可傳，元晏同時，猶假名爲序。而況異世之人，邈若河漢，作僞之術，不嫌徑庭者乎！試以此書，校乎《史記》：子長氏取才六經，綜覈傳記，其旨約而法；士安氏旁推毖緯，鉤探九流，其義博而正。怪異之録，不經之談，兩家之書，俱無斯累。削兹青檢，録彼散亡，亦其宜矣。其紀都邑，明帝王之興廢，在德匪險。紀墾田民數，明盛衰之故，關乎聚散：田治則民聚，年凶而不饑；田荒則民散，國危而難立。謀治國者，當考求於兹。至於漢之帝后，各有名字，馬班所無。竊疑魏晉之間，别有相沿之説；況士安之時，❶稍近於古，即得異於傳聞，無以明其穿鑿，後儒有譏，

❶「其紀都邑」至「相沿之説況」，嘉慶本作「其敘户口之損益，足以思治亂，著漢帝之名字，亦以備參稽」。

未敢遽同也。嘉慶十七年四月，宋翔鳳記。

續吴門畫舫録序

夫水上有靡靡之音，❶則聽之者不去；胸中有鬱鬱之意，則遺之者良難。韻篁程氏，跡半天下，抑塞已久，以爲中吴之遊，足以蕩魂銷志，遺窮忘老。適有傳《吴門畫舫録》者，文酒縱横之態，風雨狼藉之懷，雖言窮一隅，而事臻萬族。似我無俚，亦爲撫掌。韻篁則曰：「是録之作，猶未究也；吾子有閒，盍觀所續乎？」因出卷帙，流覽數周。揳琴揄袂，人益乎舊編；佩蘭折芳，情深於二筆。庶幾發兹逸興，引我遥思者焉。蒙嘗謂烟花之記，勝事所爲流極；琵琶之篇，淪落因而生感。繄余與子，同爲羈人，轉徙異地，非無花月之夕，歌舞之歡，至於酒半，猶且悲吟心動，太息坐歎。況復覽此，尤繫鄉國，掩卷不能以遽終，而旨趣已通乎作者。言有所不能已，遂攬筆以敘之矣。韻篁將歸吴門，重尋舊遊，蘭舟桂檝，斯人猶在。酒酣之後，言念故人，有胥疏江湖、顑頷獨往者，亦當爲之不歡也。壬申九月，長洲宋翔鳳記。

鄒氏族譜序

余以壬申歲至南昌，與鄒君樂畲同客節廨。欽其議論開辨，情性磊落，非流俗之比。久而熟其族系，知故爲餘姚著姓，移居南昌者三世，至樂畲有七子，將益蕃衍。因其先人所述，編次譜牒，而屬余序之。

❶「上」，原作「土」，據嘉慶本改。

謹案鄧名世《姓氏辨證》云：「宋正考父後，食采鄒邑，支孫遂以爲氏。其地本春秋邾子之國，後爲魯所并，以封其大夫，魯國鄒縣是也。」余謂此言非也。邾之爲鄒，戰國尚存，魯封大夫，其言已惑。正考父後，惟叔梁紇食邑於郰，其字不同，牽合爲一，穿鑿滋甚。凡其所言姓氏之原，大抵如此，難可依據。考《國語》言「曹姓騶、莒」「騶」正通「鄒」。《國策》、《史記》於忌、衍、奭諸人書「鄒」與「騶」互異。是鄒爲曹姓，本春秋邾婁之國，其後以國爲氏，非有二出也。

鄒氏自周秦以來，代有聞者，要皆本於一姓，而世次不可考。今餘姚鄒氏之譜，則始唐刺史名思道，十世至浩，有名於宋。浩幼弟之子始居餘姚。十七世至學柱，由明萬曆進士，官至左布政，爲樂盦分支祖。由學柱五世至肅，官隴州同知，卒官，歸途葬於南昌，占户籍焉。樂盦爲同知君之孫，能守其家風，出餘技爲名法之學。遊大府幕且四十年，人多言其每治一獄，成一讞，離合操縱，不差豪釐，而以忠厚之意行乎其閒。故年逾六十，視聽如少年，子孫衆多，讀書仕宦相繼。則天所以報之者，正未有艾矣。古文《論語》云：「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因歎君子以慎所居爲貴也。南州之地，土風淳樸，俗尚纖嗇而務本業，居其地者，無能以淫蕩其心，則仁厚之風，孝弟之行，可以久而勿漓。所謂安田宅而長子孫者，庶幾在此乎！因爲序，以廣樂盦之意，復述余之所聞者，以徵其世之將大云。

緑窗吟草序

《緑窗吟草》者，女弟琴史之所爲詩也。妹名静儀，琴史其字。年二十四適吴江計茂先，二十七而没，遺一子亦夭。蓋其生平所遺留者，獨此數篇而已。

琴史幼侍二親，遊宦滇中，大抵山川跋涉、干戈旅寓之時居多。既嫁之後，井臼作苦，推燥就溼，所嘗皆艱辛憔瘁之境。故取唐人詩意，以自名其稿焉。余以丙辰歲至滇中，妹琴史年十七，妹君徽年十三，兩人俱能徧讀篋中書。琴史性剛果，而君徽婉約。君徽於事毖可否，而琴史多不當其意，琴史豈別有所鬱結而然者耶？已而相繼夭其年命。余先爲君徽編遺詩，君徽之詩，則規模古人而未就者也。今又録琴史之詩，則廑出其性情涉獵之一隅，而其言未長者也。其聰明志趣未始壹用於詩，若當世所謂閨閤之秀者，故所得廑是。然誦讀之力，與向往之勤，雖男子之志學者，有不能及。乃使摧折而無所傳，是則可爲太息，而余骨肉之痛，猶其後焉者矣！

茂先悼亡後，即寄此卷於黔中，謂余當有以敘之。乃握筆悲來，開卷輒廢，八年於兹。歲在大梁，復與茂先同客長沙，遂略書其意，以示茂先，即以序琴史之詩，庶幾抒余情於萬一也。嘉慶十八年八月。

大學古義説序

謹按《大學》爲《禮記》四十九篇之一篇，首尾完具，脈絡貫通，無經傳之可分，無闕亡之可補。惟其古義日湮，師傳漸失。

衆家之説，轉即歧涂；一卷之書，幾同鬩市。伏讀欽定《三禮義疏》，於《禮記·大學》悉依古本，鄭注、孔疏備録全文。謂其羽翼之功，可垂於世祼；將使編摩之士，得溯其源流。仰見高宗純皇帝臨制稱決，精一淵深。逮漢學之津梁，同此條分而節解；並宋儒之壇席，斯爲輔弱而扶微。凡聽發揮，同形踴躍。翔鳳每尋故籍，時問前修。考明堂在《大學》之中，盛德著《月令》之記，文辭具備，制度章明。且立學以取人爲基，取人以好惡爲大。物格之事爲效驗，誠意之學貫治平，咸考諸古文，以求實是。微言大義，觸類旁通。無庸雜采不根之談，依附後來之議，可以得性命之理，推治亂之原，成《大學古義説》二篇。其分「聽訟」以下爲一篇，則用孔氏《正義》所分章段。蓋六代諸儒相傳之本，亦二漢以來不易之義也。

翔鳳屢偕計車，未能一得。竊禄横舍，行已三年。欲使諸生，略通古學。繹官書而尋遺緒，粗殊壁造之文；際盛世而附通經，聊備卮言之一。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長洲宋翔鳳記於泰州學官之舍。

香草詞序

余弱冠後，始遊京師，就故編脩張先生受古今文法。先生於學皆有源流，至於填詞，自得宗旨。其於古人之詞，必縋幽鑿險，求義理之所安，若討河源於積石之上，若推經度於長極之表。其自爲詞也，必窮比興之體類，宅章句於情性，蓋聖於詞者也。還而自念，方粗疎其心，眩瞀其境，不敢以鄙倍之末化，輕涉藩籬也。

後閒爲歌詩，以示工部汪君小竹。汪

君亦工詞，因爲余言：凡情與事，委折抑塞，於五、七字詩不能盡見者，詞能短長以陳之，抑揚以究之。蓋窮居則氣鬱，氣鬱則志衰，志衰而慮亂，慮亂而詞碎。而能歸之節奏之微，道以聲音之變，各使就理，靡不開暢。又能包含蘊蓄，不盡其聲，俾皆平其氣以和其疾。是以填詞之道，補詩境之窮，亦風會之所必至也。又於白下遇教諭丁君若士，以爲余詩時與詞近，躍躍欲爲，猶未敢也。

數年以來，困於小官，事多不偶。既不能觥觥以合流俗，又不能枯槁以就山林。不平之鳴，託之笑傲，一往之致，消以沈湎。略曲謹而思棄，視齷齪而誰與？於是行事之閒，動遭蹇難；論議所及，婁叢讒譏。故人舊游，或相告絕。幸爲太平之人，不攖羅網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古之窮士，撫榛莽以興歎，送回波而欲泣。考吾所遇，一皆備焉。非假涂於填詞，莫遂陳其變究。因本師友相益之議，求諸唐宋諸賢之作，稱義選詞，審音問律，萬未得一，下筆不休。春無關於飛鳥，秋無關於候蟲，有感於氣而不自知，有動於中而不自覺也。念以頑闇，動多感慨。然承舊德之餘，而聞達人之論。輕薄之行，素鄙於中懷；妙喻所觸，每寄於即事。使以溱洧之蕳勺，媲沅湘之蘭芷，取屠沽之面目，合伶、籍之形迹，其事若出於一條，其趣自睽乎千里。識沈淪之可悲，諒疎狂之有託，是在存其篇章，辨其意旨矣。乃編定舊作，爲《香草詞》二卷。期斂散越之意，約以宛轉之言，挹之靡盡，而留其有餘。庶幾掉臂憂患之中，遊鞅塵埃之外。茍得之於微眇，非小慧之及知；則願與同志之士，由其聲律，精乎神

理，離合之際，更有萬端也。道光元年六月廿六日。

讀書叢録序

夫讀書之士，能見著述者，近世以來，兩浙爲盛。南雷茁其萌芽，西河暢其枝葉，曝書廓其條流，鮚埼理其闕略。然綺靡不化，則聲音尚乖；義訓失故，則附會易集。依乎六經，匪堂室之碩彦；搜乎四部，亦循涂之先覺。蓋披榛去穢，則事半功倍。從事於後，於以日興。如臨海洪氏之書，因是而有作也。

余與洪君，有相思之雅。頃會合海濱，過從遂密。盡見所業，以聲音文字爲之根柢，古人心思制作，皆可推見。而《讀書叢録》一編，尤其菁華薈萃，條列明白者也。以今日遠於古，匪古無以證今。然習一方之語言，持鄉壁之論議，則九流有山川之隔，六藝在百世之上。今君爲讀書之法，悉究諧聲之本，深明假借之用，紛綸斷闕，旁推交通，千古絶續，語於一堂。因綜其所言，録之以筆，神明其法，極乎無窮。誠能辨其源流，自非陳其糟魄。今之賢哲，如嘉定錢君、高郵王君兩家，著書皆不騖荒遠，惟求實是。君既耳聞其説，心折其言，悼擿埴之冥行，冀火傳於薪盡，則是録之成，事未可緩。

余素結斯願，而氣質漸薄，精華欲竭，茫茫即涂，徒有浩歎。以君之年過余一紀，而脩業不息，研求益鋭，此天之所與於君方厚。古文未墜，意在後來。若當世之知否，誠不與於斯焉。

崑山顧氏日知録後序

崑山顧君，以故國遺獻，爲本朝逸民。家傳其書，庶幾不朽；人聞其議，遂以無惑。如《日知録》三十二卷，其尤章明者也。時之人當明末造，綱紀不張，紬陟無序。時之人士，率爲空疏，以博利禄。學問之道，蕩焉將泯。惟君尋六藝之根柢，識往古之是非，歷九州之平險，明生民之利病，不立門户，不求名聲，有超然遺世之迹，成卓爾不群之書。故能濬灌不竭，獨立千載。

蒙幼摩斯編，常不去手，知於古人通之以心，不徒以迹。宏綱具舉，條目畢張。凡其探求之故，皆關措施之端。至於一話一言，小物小數，無不足以引伸，臻其極致。如五經取士，三涂用人，除口耳之陋，破科第之習，聖人復起，已不易其言。凡可以進經筵、備前席者，不徒一端也。故其名則考之於古，其實則用之於今。去蕪雜之累，息紛争之氣，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所不及也。實事求是，語有歸宿，脩身踐行，詞無迂遠，中州孫氏、二曲李氏有未逮也。灼知僞書而不暢言，欲存其理以治天下，則閻氏之《疏證》尚多事也。綜覽水地，究其源流，足迹所到，明其分合，則胡氏之《錐指》猶墟拘也。推聲音之道，知方言之本，搜羅前文，發明古韻，意爲部居，暗合許學。今之學者，日益明備，周秦遺籍，讀之易通，然其範圍，莫加所議。知豪傑之興，無所待也。

後之著書者，或立異於前人，或求知於没世，日就日及，時合時離，故愛者增其美，憎者糾其違。君之所言，如不得已。江河之所浸灌，潰決者非咎；日月之所照燭，掩

蝕者何眚？崑山顧君其人是也。朝益暮習，不爲岐趨；幼學壯行，知所自立。推而上之，孟、荀、賈、董，將以齊驅；仲任而下，語難同日。貫乎九家者流，超乎儒林之上，《日知録》一書是也。蒙之所言，聞者必有以爲太過；然百世之下，或能取諸！

問禮堂所著書目序

夫學茂者，其言辨；思深者，其義周。是以通經之彦，必有行遠之文。使所學但涉於口耳，則成書不達於里巷，此必然之理也。

江都汪先生，託迹户牖，而馳聲江淮。年僅五十，而事足千載。蓋《述學》六卷，行世最早，則儀徵少保阮公，感哲人之云亡，恐絶業之將墜，先以著録，播諸藝林。其時賢嗣孟慈户部，方在羈丱，能讀父書。迨乎强壯，盡得家策，録《述學》故書八卷以明禮，録《春秋述義》四篇以尊左氏，皆舉其大端，以通其細目。其餘各書，次第就理。經史、百子、六書、小學，脈絡條貫，區别分明。而其鬱積之氣，發爲綿渺之音，則文筆之所存，復跨轢於前古。最其篇弟，爲《問禮堂書目》一卷，是先生之人所以不死者，實有賢子傳其紀緒也。

翔鳳往返京洛，交際時流，輒慨士夫恒廢正學。外示寂寞之名，中蹈揣摩之習，絶古文爲艱深，飾一己之固陋。則功利之士，群焉附之。今孟慈以服官之暇，好古友賢，名聲卓然，志趣方遠，如吾鄉惠氏，累世相繼，當無不及，或可過之。幸附觀摩之末，益深仰止之情。俾淺慮之自失，知不朽者在此，則前哲之功被於來葉，無待鄙詞爲之

揚闡也。道光六年五月。

陸祁孫崇百藥齋三集序

陽湖陸子饌其甲申以來四年之詩，爲《崇百藥齋弟三集》，合詩詞四卷。長洲宋翔鳳爲次第其目而序之曰：

陸子年過知命，名困外吏，鬱鬱多病，時時傷心。有難割之恩，成無方之别。故經以山川，緯以離合。見其淺也，挹之則深；見其近也，推之則遠。所謂不得已之言，尤足以傳也。前者兩集之成，合數十年之作，既已鍛鍊章句，切劘聲音，使讀者惜少壯之意氣，識沈淪而俯仰；或者謂詩人之慷慨，無濟於事業。是皆肆奇懷而不返，摛藻景而遂流。若夫忠厚惻怛，明其本原，沈憂懭恍，推其極至，此固平昔之蘊積，偶寄託於詞章爾。

兹以方滯常調，仍爲旅遊。挈累皖水，卒業方志。廉使岳公既眈玩其舊集，復瀏覽夫新篇，爲付剞劂，使人快覩。陸子乃更商其去留，因致往復。風雲之氣欲斂，冰雪之懷斯結。然而緣情不嫌綺靡者，則以過時之境，合當前之事，總千慮於一愛，露萬端於片言。此騷客以歲晚而惜衆芳，詩人以道遠而增雜佩。理有限制，故和而不流；義有歸宿，故擇而尤雅。詠歎之不足，引申於無窮。蓄積差池於去日，顧馳驅於末路。攬采蕪穢，潤沃焦枯，形之於言，斯亦悲矣。

吾與陸子，金石論交，道里相憶。人涉卬否，時詠於摻袪；謀適不用，常縈於贈策。各在岐路，同此早衰。日月不居，篇牘逾積。雖曰茂矣，又奚益乎？是既得其

詩，要當見乎用。然又思詩所爲作，一篇之中，不忘乎己，不忘乎人者，皆以寬博之願，空有所蓄；而疾痛之故，思有以達。豈其日暮途遠，而徒爲無憀不平？陸子雖以拓落，猶非棄置，將可措施。則廉使爲續布其詩，蓋亦深知其志力之所在，而并爲抑塞者發其情也。兹因爲之序，而并志其願焉。

道光八年三月。

沈小宛詩古文序

夫風會屢變，則賢傑應其時；身世既屯，則詞章攄其積。斯道不絕，振古如兹。

乾隆中葉，操觚之家，厭薄單行之作，遠求屬詞之體，則叔宀、稚存、甘亭諸君，力追八代，上窺二京。而吾友沈君文起，以博聞强識立之基，以探賾索隱造其極。當伏迹於里閈，已蜚聲於壇坫。迨十上不行，千里負米。閱燕齊之殊俗，尋漢唐之舊墟。發彼幽情，盪我奇氣。作爲詩文，積有卷軸，凡《幼學堂集》若干卷。天禄石渠之彦，心驚夫藻采；載筆紀言之人，汗流於絶塵。乃湮鬱抑塞，流蕩奔走，年近知命，甫就一官；而又置於寂寞之鄉，莫施華實之用。斯世所歎，況乎同人！然君則好學不倦，脩業不息，朝虀夕鹽，晨抄冥寫，縱横上下，旁皇周浹。氣衰而志壯，身卑而道尊。於《左氏春秋》、班范二史、昌黎一集，既已補訓詁之缺遺，合篇策之同異。自昔以來，所望洋而向若；一室之内，能溯流而窮源。根深者葉茂，膏沃者光遠。遂一寄於詞翰，得盡窺乎性情。又總其詩文，以續前集。觀其所成，可以掩往哲；就其所到，可以空流輩。顧屢書抵余，所言益遜，若以索居爲

可感，傷會面之難久。蓋落落數子，忽忽百年，宜研席之相接，乃山川以閒之。以此言悲，斯益悲矣。

且事過易忘者，勢利之交也。至老彌篤者，道義之友也。棲遲零落之久，蹤迹日益異，離合往復之餘，志趣日益同。雖曠世可以相感，豈並時而無勞結！至於通聲氣，務標榜，世俗之態莫中機辟，精一之思成其杼柚，而區區所蓄，亦不覺其自策也。轉念所歷與君略同，而躁競未釋，鬱陶予思，千緒萬端，一唱三歎。以君之隨遇而安，不改其樂，窮高極深以自命，專心壹志於古人，則斯道所寄，復誰讓哉！而遇合之故，又不足言矣。君以前後之集向無序之者，以余相交最久，而知心有素，使陳其大略如此，然終未得乎萬一也。道光八年七月六日。

竹鄰遺集序

夫文章之道，有賦畀於天者，有切劘於人者。然有邁俗超世之士，大抵天勝，加以明師益友之助，而事理遂浹。如嘉種之得地，故易植而早成，則吾先友金君朗甫可以當之矣。

吾與君爲同門友，又同舉鄉試，會於京師，皆甫逾冠。學問相勵也，事業相許也，連轡接席，抵掌抵足，晦明風雨，自秋涉冬。余則倀倀涂徑，意無歸宿。君既落落今古，各見根柢。富以潤窶，菀以蔭枯，攻錯之益，豈徒它山！周旋半載，余以憂歸。君以書來唁，自後不相聞。君旋入翰林，不數月歿於邸中。爲永決者二十七年，其閒一見君之仲兄禮部，知其兩子俱成立；又道君未没時，觸感人事，傷歎友道，拳拳之誼，

繫於鄙人。聽斯言也，於邑累日焉。

君以歙人，籍於泉唐，少承世父檗齋先生之遺學，而又受業於吾師皋文先生。使蓄積而發，宜施諸政事，舉措利病，其教誨又當獨立門徑，往過來續。是以不幸之歎，爲舉世而發之，端緒咸在，非私言也。蓋其没也，業多未竟。孤子讓恩搜羅戢孴，排類編纂，得賦十一篇，雜體文十二篇。騷情選理，漢醇晉肆。抉幽闡而生光明，精志慮而忘藻採。其所託者高，則所言者長也。又得填詞二十首，則能神明師説，求其本原，知歌詩之變極，納情志於微眇，必滌蕩乎凡響，乃深造乎絶境。雖其叢殘之作，而皆有端緒可理。凡最爲《竹鄰遺集》一卷。竹鄰，則君之自號也。昔與君同居，見其奮筆疾書，風發泉湧，千波萬瀾，爲之心戃而意疑；今繙其遺文，爬梳脈理，按覆尺度，分寸無失，骨節承露，則又爲之神凝氣定，悄然而長懷。以余後死於君，而如所成就，有没齒而莫至，所謂限於天付；而又奔走無暇，罕盡人力，則自悲其生，有過於悲君之死者矣。

余道經休甯，借居縣齋，去君之里一舍而近，遂爲文以應其孤之請。然但略識離合死生之陳迹，與交遊論議之素志，若於君之生平，未足盡其一端也。

吴嘉之詩序 癸巳

余外家在常州，少壯時往來其閒。凡言訓故詞章之士，無不與交，而所學無不相合。乃數十年零落過半，存者亦未易得見，念之時時而悲。時序流易，人事變遷，有無可如何者。乃今在山西得交吴子嘉之，則

又躍然以喜。

嘉之籍江甯，亦常産也。論其誼則有連，論相識而相聞者亦十五六年，何以言至是乃得交也？往昔邂逅在京師，稠人中略敘親故，迨相往還，常不值。俱客江上，則有傳其詩三五篇，心識爲黠才，實未審其底藴也。余今顛頷逆旅，而嘉之適來需次，相慰相勉，意氣乃接。遂知其爲人磊落，去緣飾。又遍讀其歌詩，知其所遭之境，每殷殷於骨肉友朋之合離，與山川土俗之同異，而一出以沈潛之思，緜渺之響。大者不夸，纖者不佻。始信今之爲詩人如嘉之，固未可一二數也。夫處貧賤時，欲得一當，以去饑寒之厄，則不能不勞心於揣摩，而有用之學姑置之。及仕宦而從政，又無非遷就迎合、掩飾彌縫之是工，反謂文章學問足以廢政事，乃相率而諱言，宜吏治之不如古，民風之不能變。當嘉之衣食奔走，未嘗稍墮其志趣。今且治民，將盡以其和平風雅之音，被之質樸淳畏之俗，可以雍容成風，一洗餘習，所當爲斯地斯民望之者也。

余之來遊，困而將歸，可謂無所合矣。得交嘉之，則固可喜也，故敘其詩以志之。

阮侯亭詩序

夫文之與筆，一而已矣。蓋無韻者爲筆，發明學業，敷陳政事，自廟堂以周四裔，其原出百篇之《書》，爲在上者言之也。有韻者爲文，道達情性，隱約諷諭，自草野以布宫庭，其原出三百篇之《詩》，爲在下者言之也。而其歸則皆有所關係，必見其根柢，故曰一而已矣。今仕宦爲縣令，其在下者乎？則有民人社稷之寄，禮樂刑罰之用，

如古小國之君焉；其在上者乎？則有監臨督察，科條拘迫，時效奔走，惟恐隕越，不過一吏之職焉。然今之儒生，釋褐以後，半就是官。遂困於簿書期會，以强其所不能；習於應對捷給，以忘其所固有。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不學徼幸者，借以自文；多聞淹洽者，又以自諱。於乎，是不驅一代之儒生，相率爲當時之俗吏，而望風俗轉移，安可得哉！

吾友阮君侯亭，以名進士爲縣令。浮沈百里閒，且將十年。所至輒舉其職，去則人皆思之，所見諸行事，皆其求之往古者也。余曩過涇縣，始識侯亭，商榷文字，更僕不倦。及其換縣甯國，而司訓沈君小宛，頻以書來，譽君不已。遂時以歌詩，相爲往復，挹其意趣，爲之心折。今得徧觀所製，綜其大體，華而不浮，博而有要。君家江西之安福，而少游於巴蜀，長而偕計者再。過燕、齊、吴、越，固已經行萬里，環轉數州，山川殊形，閭閻異俗，鬱蒼茫之奇氣，發周覽之深情，而素所蓄積者，亦大抵具是矣。夫宜古者不便於今，好學者恒廢其事，此迂拙之足厭，闊疏之難謀也。則當通之以時變，課之以實效。然至其流極，入於荒蕪。今以侯亭之才能，又準乎學問，故循繩墨而不佻，勞案牘而不煩，溢弦歌之聲，成清静之治，則文筆之茂，即知塗軌之同矣。

嘗謂小宛沈酣載籍，而微不合時務，竊以爲教士也宜。侯亭自内及外，兼綜並習，知其於治民也宜。乃侯亭之詩之宏麗奥衍，固不讓於小宛，而操縱闔闢，才餘於事，又小宛之所不及也。是積之者既久，而施之者將大。甯國之邑，僻小無事，侯亭尚浮沈其閒，安得不爲斯世惜之也！道光十一年三月。

防海輯要序

爰自三代，以迄宋元，其海外遠國侵陵中土者，未之有聞。是以廟堂不傳其謀，史册不載於紀。迨於明代，始有倭患，先後終始，且百餘年，而後籌海之編，防海之記，相繼有作。然倭之爲患，皆内地奸民導之使來，意在劫奪，未有遠謀。其舟楫器械，與中國相等，驅之可去，誘之可獲。兹英圭黎之來，其處心積慮已久，其舟航甚堅，其帆檣甚捷，其火器甚烈，其計謀尤深狡而難測，洵乎勁寇，未易旦夕除也。守吾之要害，治吾之軍實，嚴防禦之法，練攻戰之具，是宜求之故籍，明於一心，此俞子同甫《防海輯要》之書所爲作也。余得而讀之，體例既密，斷制復精，可謂約矣，備矣。用之得其人，人得盡其用，則患禍不足平也；用之不得其人，得人不盡其用，則託諸空言而已矣。又有今日之急務，而書不能盡者，請得而陳之。

東南數郡，地陿賦重，民無恒産，十居六七，不知禮義，圖利其身。平時猶輕犯法，遇變從而生心，不必寇爲之招，即已遥相應結，徒就目前之利，詎顧異日之患！則彼之所藉者，近海土著之人；我之所恃者，西北遠調之卒。易主客之勢，異水陸之用，以致兵連禍結，積有歲月，莫得端倪。但求數百循吏，布滿宇内，緩催科而勤撫字，先教養而後刑罰，使孝弟忠信之脩，無救死不贍之懼，民心既堅，邊圉自固。然後申其號令，厲我甲兵，作其先聲，見其後實。則彼越數萬里之重洋，入不常至之内地，且無所施其運用，又安敢肆其憑陵！蓋法令

之流弊，惟經術足以救之。聖人所以聞俎豆之事，而不言軍旅，斯可爲萬世之程者也。聊以同甫之書，而暢言及此。如以當危難之際，爲迂闊之談，又安得而辭其咎哉！

同甫籍隸北平，生長粤東，官吾鄉者數載。曩行海運，曾與其事，故其爲書能得要領，匪僅有益於今兹，可以垂之於久遠也。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長洲宋翔鳳記。

宦海漫吟序

楊子榕村治藍山三載，政通人和，無過而罷官。余以書慰之，遂裒其官中所作爲《宦海漫吟》寄示。讀竟，掩卷而嘆曰：古人以名宦爲海，以望洋無際，波濤易驚也。然其他官，則猶近岸，有洲渚可泊，島嶼可依。惟縣令一官，民人社稷之所寄，若乘巨艦而涉洪波，監臨重疊，科條密煩；若挂片席而當颶風，閭閻之窺伺，書吏之把持，過客之口語，上官之愛憎，若魚龍百族，變怪萬狀。所恃者忠信，忠信有時而窮；所定者趨向，趨向有時而眩。周遭險難，天日無色，身心性命不能自主，是之謂海，有道者畏焉。今楊子脱波濤之中，免沈淪之患，彼固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憂，然情之所託，不能忘也。事之已過，又當識也。各有所自得，遂成其詠歌，是不可以不存也。知其將歸，乃爲論定而陳其説云。道光廿五年四月。

姚石甫詩序❶

❶ 此篇原缺。

卷三

族譜引 己未

《周禮》瞽矇「世奠繫」，謂帝繫、諸侯世本之屬是也。小史記「次序先王之世，佋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誦以戒人君也」。又《春秋傳》稱公孫揮辨於大夫之族姓，是春秋之世，已有譜諜。譜者，表也，條舉其事，表明其人，謂之表。《太史公書》曰：「譜諜獨記世謚，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劉杳曰：「《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譜所由作，求一觀而易明。故譜之體例，必旁行而邪上也。乃今世譜諜書或下行，絶無別異，里巷私譜，更不可知。體例之失，其來已久。

東京之代，譜學始興。六朝士夫，以世族爲流品，以家世爲交際，熟習其事，亦足專門。班荆倉猝，尠有涉諱之嫌；閈閎羇旅，莫致數典之懼。所以衍君子之澤，而遺野人之譏，敦俗長民之化，不已盛與！隋唐之後，庶姓錯綜，譜學大墜。氏族淆亂，凌夷至今。收族合宗之法，闕焉而不講；易姓通譜之風，靡然而皆是。烏知夫五世而服屬乃窮者，使民以各親其親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使民知不忘其祖也。今既行於周道，何可不厚其同姓乎？《禮·親屬記》曰：「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正謂其親盡也。而以親言之，聖人維世之意，亦恐其相遠也。

余慨譜學之失，奮然欲爲辨之，究其體

例，良亦有年，遂致意於家乘。效旁行之體，上推祖宗；申瓜蔓之法，下分子姓。至於婦人殤子，當具年名；女壻婦翁，必書郡縣。古人之例，可取證於史書；往聖之徑，亦兼親於三族。揆之人情，如何闕略。蘇洵陋識，大雅所譏，乃謂譜爲己作，斷自高祖，不敘其他。抑知廟有親疎，譜無遠近，族衆無紀，故統之以譜諜，數世以來，復何煩乎紀載？求其義例，未知安處。而今之士庶，喜相仿效，輾轉沿譌，譜學之壞，誰之咎哉！夫禮別庶姓，各從其宗，祭祀禮服，當分而識之。族姓之辨，以定世繫，水源木本，必合而紀之也。推吾之論，以用於斯世，則風俗之厚與禮教之成，亦未始無萬一之裨也。

書鐘鼎字源後 壬戌

宋大觀中脩《博古圖》，鐘鼎之文，十而居七。蓋蘭臺之臧既增匵檢，成均之貯迺餘漫字。竹帛豈能不壞，樂石有時而泐，金之堅久，殆無與比。説字之家，心究古文，手摹彝器，款識所存，於焉益貴。

汪西亭氏校刻《汗簡》，繼成此書。取婁機「字原」之名，倣夏竦「四聲」之例，上稽三代，下迄嬴秦，釐爲五卷。鐘鼎遺文，略具於此焉。夫三蒼既作，古文滅絶。近工徒隸之書，遠昧形聲之指。八體攸分，號爲奇字。爾雅之士，尋其偏旁，辨其通假，六書之義，宜亦粲然，未可奇矣。觀汪氏之所次，搜緝補綴，其功蓋勤；考厥異同，容多疏舛。將遡流而窮源，在深思而好學。則

其斤斤存古之心，又未可没也已。

書臧氏葉主事廬墓記後

夫禮之起，有情有文。情必本於天性，文則可以義起。后氏傳《禮》，士喪略備，速反而虞，不及墟墓。蓋古之葬法，有異今兹。苟文變今日，而情合古人，則皆君子之所取也。《禮·檀弓》記皆詳十七篇後學士大夫行禮之變，故向墓爲壇，聖人言之。獲麟以後，更有椎牛祭墓、墦閒之祭，不一而足。禮文壞缺之餘，學者皆得本情以立義，非野人之比也。古仕者有圭田，而官師得立一廟。後世或出身受仕，而無廟可祭，無田可耕，則躑躅荆棘，淒惕霜露，以自致其哀思焉。古人復生，宜亦深傷而疾痛之矣。

漢陽葉先生，以文章學問著於朝列，居室事親，咸合於禮。當奉母諱，常廬墓側。武進臧氏爲之記述。考東京以後，多有廬墓事章著史傳，所謂變禮而合於經者歟？先生之行，無俟以此名於當世，而哲嗣東卿，亦傳先生之學。臧氏又推東卿能孝於親之心而記之，此其心非徒爲先生父子言也，蓋以愧世之不能盡禮者。翔鳳於先生爲年家子，又嘗訂交於臧氏。兹臧君之殁，已四月矣，東卿出記藁，屬爲書之。異時與臧氏論，文足以記事達意，書足以殺青繕寫，至於工拙，有不暇計。東卿蓋以余知臧氏所以綴文之意，而屬書之，余又奚辭焉！嘉慶十六年十一月，長洲宋翔鳳記。

書陸孝女自敘篇後

夫生明死幽，權禮義爲輕重；天長地

久，以文章爲絶續。自有血氣，即有彝倫。貞廉之名，無間人代，而顯晦匪一，良多滅微。斯誠詞翰之缺遺，而神物之隱痛也。去歲九月，余客南昌。友人以陸孝女降筆自敘一篇見示。如夫死不嫁，歸事父母，能守其經也。自鬻葬父，懼辱遂死，能達乎權而仍不失其經也。其心已傷，其事甚慘。人於五常，所遭萬變，觀望引決，鴻毛泰山。若孝女其人者，固足以風厲聲悅，光增篇策矣。然數其盡命之年，已更乎一世，則此獨絶之行，將晦乎千載。强死爲厲，國殤爲雄，理有鬼神，言非影響。遂憑道家之符，以明一節之苦。詞明而文備，語悲而志貞，思精而可通，義正而不滅。揆於天地之道，亦將使其自告者也。況潞河姜君，篤實之士，素擅斯術，吾信其言，不可比於語怪之文，失誣之史。故樂爲推闡，以補湮佚雲爾。嘉慶十八年十二月記。

鳴杼響中夜，嫠婦悲空房。夫死失所天，父老無弟兄。苟爲殘命活，何敢說異鄉。老父爲客死，兒命已不長。傷哉無以斂，自鬻在路旁。路旁多行人，但愛顏輝光。竟碎金石軀，取此夙志明。塵薶三十載，歲歲多風霜。今夕是何夕，諸君羅酒漿。聊書一生事，脫略殊未詳。馥華陸家女，生嫁吴家郎。占籍望齊門，盡命古豫章。丹籙上九天，不墜名姓芳。我於鬼神際，每執理之常。斯有浩然氣，足以布縱横。女子弱於蘭，一國爲馨香。願爲樂石文，以備名山藏。永勵貞孝節，千載庶勿忘。

書結埼亭集亭林先生墓表後

亭林先生一生學問行詣，可以接迹孟、

苟，比肩賈、董，包舉一世，牖迪後賢，其功匪細。至於運丁世故，志節皎然，則同時數君子，尚有相爲輝映者，若求其立言，俱瞠乎後矣。全氏作墓表，能見及此，故據事直書，識力不在馬、班之下，亦見全氏於先生著述，實能通體尋究，以成此文。

亭林著《音學五書》，自命絕業。《中庸》言「脩道之謂教」。道者，人所由之道。教以傳道，由字以知其音，由音以知其義，皆教之事也。音在口耳，古今易變。不通古音，則不知古義，而六經之意俱晦。故葉韻出而古字古言皆如重譯，鄉壁虛造日滋。先生探索於若滅若没間，然後合古今爲一家，見聖賢於一室。後之傳亭林者，輒略此事，是見淺也。

其雲雙瞳子，邊黑中白。余見亭林先生遺象，方袍幅巾，面目須眉沖和夷粹，不異常人。蓋在勝國，時年三十許所畫。其後南北往來，炊粱跨衛，風沙涉歷，漸見老醜。其順治庚寅歲詩所雲「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却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蓋自是乃改服也。又滄桑以後，昔之侈談忠孝者，靡不蹉跌，稠人廣坐，付之白眼。故鈕氏《觚賸》有「貌極醜怪，性復嚴峻」之語。鈕氏於康熙丙辰歲識亭林先生，已六十四，宜其醜怪。鈕氏又雲：「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是白中黑外，非一見所能知，固非邊黑中白之説也。如形狀生成，則鈕氏曾見亭林，何必引陸語以證乎？

又《亭林集·與李霖瞻書》雲：「猶子衍生，隨其師至關中，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

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殤兒之後。」是亭林既有繼子，又有繼孫。身客關中，其妻自在故里。故繼子在關中，而繼孫則在崑山，皆生時所定。徐健庵尚書以有疑殤子不當立後者，故作《立孫議》以證其是，文存《憺園集》中，非身後爲立孫也。徐議云：「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子世樞爲孫。」是所繼爲洪慎之子。尚書爲先生自出，所言自不誣。此表雲「卒於華陰，無子，徐尚書爲立從孫洪慎，以從其祀」，是誤記徐語。以近代通儒，人閒記載，歷歷可按，猶訛錯至此，則前史所言，其淆亂者正不知凡幾，是可慨矣。道光八年六月十五日。

漢學今文古文考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雲：「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雲：「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則秦雖有博士，但掌通古今，而不以教授，是虚名而已。漢初當沿秦法，而趙岐曰：「孝文時，五經傳記，並置博士。」蓋言其時通傳記者，亦爲此官，不必有授受之事也。至孝武始絀百家，立五經博士，又置弟子員，以轉相教授。於是有博士所傳之學，如《易》之施、孟、梁丘，《書》大小夏侯、歐陽，《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公羊、穀梁，並行於世。其後《易》有費直，《書》有孔安國，《詩》有大小毛氏，《春秋》左氏，《禮》有古《周禮》，無博士，但行民閒，稱古文家，遂以博士所傳爲今文家。

西京之世，自朝廷以至鄉黨，文章議論，罔不爲今文家説；惟司馬遷作《史記》，

用孔安國《書》古文説，及《春秋左氏傳》，然其大體，一依今文家法。如以夏殷爲帝，本《公羊春秋》説，《尚書》多用伏生傳。至哀、平閒，劉歆始言古文，其爲《七略》，尊古文獨至。王莽柄政，遂用其説。古文諸經，俱藏中秘，博士多未見，絶無師傳。歆既典校，因任意改易。如三統術所引《伊訓》、《畢命豐刑》之辭，及《左氏》「日南至」之事，皆改竄以就其術。又改易《魯世家》之年，與《史記》不合，亦以其無師傳也。漢世以僞亂真，無過於歆。又值王莽之篡，邪説傳會，私臆妄行。如《周禮》、《左氏》之書，當要删而讀也。

建武中興，立明堂大學之儀，集諸儒於白虎觀。當時仍依用今文，而又以六緯爲内學。緯書雖多竄入，然其大旨，亦不離於今文。當時學者，惟杜林、鄭衆、賈逵、服虔、許慎、馬融、鄭玄諸家，好言古文；其書之傳者，惟許、鄭兩家。許慎《説文解字》引古文經以證六書，鄭玄輒以古文讀正今文之字。知古文家專明訓故，其譚先王之制、爲政之體，非博士所傳，不可依也。

就今所存論之，《儀禮》本無古文。鄭注《儀禮》，亦有今文作某、古文作某者。其言古文，猶《周禮》之「故書」，非《儀禮》别有今文、古文家也。鄭君於《詩》、《書》、《易》異同，輒不言今文、古文，以其明白共知。《儀禮》則本無古文之學，故以他本爲古文，以著異也。《禮記》亦今文博士所集。《公羊》雖廑有何休，然其説最全。《穀梁》存範甯注，家法已遠。如《漢志》「《春秋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唐開成石經《公羊》用何休本，尚存十一卷之舊；《穀梁》用範甯本，分閔公於莊公，爲十二卷。閔爲未踰年君，何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以釋不分卷之

故。《穀梁》之學亦與之同，篇策之閒，微言不絶。魏晉而後，茫乎莫知，不獨範甯矣。以此四經，尚爲兩漢博士之舊。《詩》存毛，故有古文而無今學。然漢初《詩》最完，齊、魯、韓三家與毛，篇第離合多少不甚異，其異者在音讀及義訓，以今求之，十得三四。《易》之王弼注，既非施、孟、梁丘今文之遺，又異孟、京、鄭、荀古文之本。孟氏兼傳古今文《易》，别有説。《書》有僞孔傳，後人遂不能辨伏、孔之舊。唐人《正義》至以西漢古文逸十六篇爲張霸僞書，以馬、鄭所注之古文《書》爲今文，與伏生所傳爲一，最爲瞀亂。《春秋左氏傳》固古文，既爲歆所竄亂，至晉杜預，不明古字古言，虚造《集解》，其最覃思者，則《釋例》一書。然其作《長曆》以推往代，即可據意參差。在漢人如司馬遷、劉歆、班固、何休，已各爲一説，如杜氏輒改《春秋》之閏，又輒移甲子以通其算，則經文反不可信乎？《周禮》無博士，西京存中秘，亦爲劉歆竄改。如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見於古文《大誓》及《立政》二篇，而《周禮》有六官，凡祭祀、封建、官制之言，皆不與今文諸家合。杜子春受業於歆，傳鄭興父子，康成就以作注，以故書校之。要其全文，仍是劉歆之本。

諸經今文，習於博士，傳於弟子，議於朝廷，決於臨制，不能變亂師法。《後漢·儒林傳》言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按洪氏《隸釋》載熹平石經《尚書》、《公羊》、《儀禮》、《論語》殘字，並是今文。則當時以古文但藏秘閣，中多淆亂，不若博士所傳爲可據也。《漢書·儒林傳》：孟喜病免，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

喜改師法，此孟氏兼傳古文之證。遂不用喜。博士稍改師法，即不得見用，則所傳之經，自不能增易一字，故可信。古文惟向、歆父子相繼典校，向校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今諸子、傳記，多有劉向之奏，惟六經古文，向亦不信，《春秋》舍《左氏》而持《穀梁》義，見於《向傳》，其他稱引，俱是今文。子歆不能繼父志，依附王莽，文飾經術以成其姦。以《公羊》譏世卿，故欲尊《左氏》；以泉府國服可附會聚斂，故欲立《周禮》。後遂用古文，以稱莽意，且借以自便其私智，而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於此幾蕩焉泯焉。而其移太常博士，顧云「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班固、應劭遞述其語。

今按「微言」者，即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易》、《春秋》皆具性與天道之原，利與命與仁之理，與猶合也，別有解。備於二經。《論語》二十篇，多言《易》、《春秋》之微，而未嘗顯。故《論語説》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如《春秋》始元終麟，《易》六爻發揮旁通，乾道各正性命，賈、董、孟、京之徒，傳之不絶。「大義」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如《詩》、《書》、《禮》、《樂》是也。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此夫子所正言，以告弟子。當時並口授其大義。所謂微言大義，並漢世博士所傳。歆欲尊古文，遂謂博士今文不得孔門之旨，故有「微言絶、大義乖」之説。亦由爲博士者，但謹守師法，無殊材達識，能馳騁其辭，以折歆意，反使後來宏達黜歆之言，就所私造，轉爲揚厲。前此司馬遷能治古文，意在網羅放失舊聞，以

廣博士之傳，然於古文有「要删」之説，非欲以古文奪今學。故其大體，悉用伏生、公羊，其意之正，非歆所及也。

龔定庵評曰：「文氣和平，讀之延年。」定庵問：《書考靈耀》之言天體，與《周髀》合，究近今文家，近古文家？其言曆，與劉歆是否同？其係三統乎？四分乎？示知，以罊六緯不離今文之説。

答曰：《月令》正義引《考靈耀》云「主春鳥星，昏中；主夏者心星，昏中；主秋者虚星，昏中；主冬者昴星，昏中」，與《書》今文伏生説合，與《三統曆》不同。言天體者，以蓋天爲最古。《考靈耀》與《周髀》並言蓋天。王仲任據蓋天之説，以駁渾儀。按《論衡》亦爲今文家言。《後漢志》云：「《考靈耀》、《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却二日。」則四分法與《考靈耀》僅小差。《後漢志》又云：「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則四分與緯候合也。又《志》載尚書令忠奏向子歆以合《春秋》，横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今按《易乾鑿度》曰：「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七十五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李尚之推劉歆説周公六年始入戊午部，與《乾鑿度》不同。（《尚書運期援》、《易是類謀》注均同《乾鑿度》。）是三統不合緯候也。要之漢人星曆之學，别有專門，五經諸儒，難盡徵矣。○如緯言明堂五府之法，與《小戴記》合，《周禮》

無明堂之祭，此古文不合六緯之一證。

秦泰山刻石殘字考

余按聶氏《泰山道里記》所載，疑明人所得秦刻石二十九字，爲江鄰幾輩所摹，而非元石。乾隆初，碧霞元君祠災，此石亦失。嘉慶間，泰安知縣蔣君濬玉女池，得殘石七字，或疑或信。取舊搨本二十九字驗之，筆勢纖豪不異，知蔣君所得，即二十九字僅存於火者，然終不敢謂此即秦刻也。

按《集古録》曰：「余友江鄰幾謫官奉符，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雲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四面皆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剥，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又按《金石録》曰：「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真宗皇帝東封此山，兖州太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摹刻於石，歐陽公載於《集古録》者皆同。蓋碑石爲四面，其三面稍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四十字而已。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絶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

又按《宋文鑑》劉跂《泰山秦篆譜序》曰：「《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别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即奉符。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絶頂，首訪秦篆，裵回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

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搨，❶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摹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岳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❷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❸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義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説，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閲。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按此序記刻石尺度、形製甚詳。石既四面，豈能以一面鑱置玉女池旁。且石似方非方，則必大而正，豈能火燬遂成片片也。

又按《廣川書跋》曰：「泰山篆，慶曆戊子歲，宋莒公惜其殘剥，摹石於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來者日至，厭於供命，則又刻其字於縣廨。」按東平地遠，蓋好事者移江鄰幾所刻於山上，碑材既薄，易於破碎，棄榛莽中。明人始搜得，

❶「摹」，原作「爲」，據《宋文鑑》卷九十二改。
❷「東面」，原作「東南」，據《宋文鑑》卷九十二改。
❸「十」，原脱，據《宋文鑑》卷九十二補。

置於碧霞元君祠中玉女池旁，遂傳爲秦刻。且《集古録》明言石頑不可鐫鑿，而今存舊搨二十九字，後刻許氏跋語數行，尚工整，知别是一石，非難鐫鑿者。蓋秦石粗頑，故文易模黏，其存而稍剥蝕者，即不可辨。此江氏與劉氏同時所見，而字之多少懸殊，所謂「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也。自宋迄今又六百餘年，所謂「稍平處人所摹搨」者，既易磨滅，其三面殘缺者，久久字更不存，則今泰山頂有無字碑，疑即二世所刻。久而無字，非當時即無字，故舊來紀載，不言泰山有無字碑也。今存琅邪刻石，其三面字全磨滅，僅存西面十三行八十六字，而其尺度形制，與今無字碑相同，按之劉氏所言亦合。則無字碑者，可定爲秦刻石之磨滅者也。

葬法論 戊午

冢墓之制，見於《周禮》。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兆域既定，骨肉始安。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古之禮也。葬之言藏也。古之聖人，原情以制禮，本義以立隆。既葬之後，魄歸於墓，魂反於廟，各有所息。蓋天子葬必遠方至，諸侯葬必與國至，勢不能速。大夫以下，束脩之問不出境，則降殺焉，是未有過期而不葬者也。

天者生其始者也，地者藏其終者也。天以雨露生草木，其終則黄落焉，而及於地。天以震雷出蟲豸，其終則潛蟄焉，而入於地。天聚精氣以生人類，其終則淹没焉，而葬於地。死而速葬，天地之道也，而必爲

制其差等，而不使過，又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鄭注曰：「本猶舊也。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墓大夫職曰：「掌凡邦墓之地域，而爲之圖。令國民族葬。」夫有族葬之令，而後重冢人之職，與之以一定之地，故鮮或失時而背禮矣。天下之事，常聚則易守而可記，分散則零落而難識。故《記》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蓋始疑郰叔葬於食邑，而葬防，從防叔之兆也。蓋春秋時已失冢人之官，尚存族葬之法，而已不可知如此，況後世之俱失乎！夫以古人之意，居今之世，有可得爲者，有不可得而爲者。乃《周官》爲地域之圖，著族葬之令，若見後之弊焉者，何其近人情如此也！不知古者，不可與言學；不知學者，不可與言禮。過期而不葬，非失禮之尤者乎？君子之於親，則盡心焉耳矣。

井田封建學校論

由今而言三代之治，必曰井田、封建、學校，亦莫不曰阡陌開而井田廢，郡縣設而封建廢，不鄉舉里選而學校廢。慨然太息，萬口同聲，非一日矣。然而惑也。

所謂井田，不過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豈古人授田，但取四方正平之地，畫爲一夫百畝，而高下畸零悉棄之乎？則提封萬井，必萬里平曠，安得有丘陵、墳衍、原隰之分？更何能爲不易、一易、再易之法乎？蓋方里而井者，算術也，九數之目，首曰方田，合其畸零之數，以成方田之體，非算無以明之。黄帝使隸首作數，有數而後

知方田，有方田而後能畫井，故曰井田始於黃帝。《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度地即方田之算。列國戰攻，貧者流離，富者并兼，分井授田，不可復行，非阡陌之開井田始廢。然九一、什一，準以取民，固百世不改也。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世。大夫之世，《春秋》譏之，弦歌戴星，皆非世祿。諸侯之世，昏明仁暴，烏能齊一，討罰用兵，相因疊起，經傳所載，顯然可徵，生民騷然，若墜塗炭。秦改封建以爲郡縣，乘事勢之適然，立千古之良法，賢者可以褒顯，不肖立予降黜，有反掌之易，無不拔之虞，人人自愛，不以力爭。亦猶官天下則堯舜相繼，家天下則桀紂亡國。然王者一尊，法制既定，喻教早立，以聖繼聖，足以久長。是以後世皆法夏殷。封建有千百國，豈能世世有道，惟郡縣則擇賢以治，庶天下之廣，無一夫失所，法之至美，莫過於斯。

至學校之設，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大學》之法。《兑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皆言立學之本意，必兼上下、合貴賤，以習學親師爲教化之原，實治道之本。漢世以五經立學官，置博士，各守師法，以教弟子，而人材出焉。非博士受業，即不得其傳。其後刊本流行，卷軸充塞。師友可以相摩，父子可以遞守。一村一鄉之中，閉户而論聖賢之業。學校之盛，過於古人。雖餬名易書，以求得士，而罄其所學，自可致身。惟有消長之運，爲衰盛之分，非人之所能

爲也。

要此三事，其實相因。如郡縣得人，循良相望，課以農桑，化以禮樂，抑末崇本，興孝興悌，朝廷之上，慎選大吏，進退之際，能得其平，三代之風，可以復見。何俟爲迂闊之談，行不可行之法哉！

淮鹺私議 庚寅

鹽法惟分引設商及收税兩法。今兩淮場竈有垣鏾，即漢代之牢盆，商分引地，法宋代之交子，官煮官鬻，奉行已久，立綱陳紀，似可不易。而成法日壞，百弊叢生，則以商人昔富今貧，運庫曩盈今絀，奢靡之習日甚，游食之人日多也。

蓋商之始來，必其家道殷足，身親勞苦，商夥商廝，皆受其約束駕馭，則無滲漏，計畫裕如。數十年後，傳子及孫。此種商人，生長富厚，習見浮華，日用起居，糜費無限，口岸事理，盡付他人。始則乾没折閲，尚是己本；繼則重息稱貸，楊州謂之賀頭。不得不鋪張門面，以圖再借。其行鹽之利，不足抵債家之息，行鹽之本，不足償債家之本，此商之所以日貧也。黄雙茂家貲二百萬，老商没時，以子幼，託其夥照料。不及十年，一貧如洗。

其黠滑者，夤緣充當總商。總商之設，以淮商有預納之課，數十家必於一家歸總，楊州謂之滾總。而運庫領支之款，亦須一家承首，其鹽務加價報效、提綱銃引、暢銷時預行次年之鹽爲提綱，壅銷則銃去上年之引爲銃引，皆須入奏。調劑出借商人貧乏者，則按引派銀調劑，大約淮北多貧，俱由淮南商人派出借給，久而無著，款即虚懸。事宜，總商必先預聞，積久弊生，詭冒百出。以致調劑出借，皆爲影射；報效加價，盡屬

虛名。綱運不行，奏銷懸墊，此庫項所以日絀也。故兩淮總散各商，疊次興訟。積年不結之案牘，並非以多斤私販，皆以各種款項，總商得以冒領，疲乏無從沾潤。有司亦利其不結，得以婪贓屈法。此黠商敗壞鹽法之根由。而其愚者，但知舉債支撑，終至凍餒無告。至於放債之人，貪圖重利，囊資一旦盡歸烏有。故一商告乏，必有數十家受其苦累。凡商人中稍誠篤者，必已窮困凍餒者也。稍殷富者，必其奸貪舞弊者也。

至於竈户，則以鹽售之場商，場商則以鹽售之楊商，乃楊商方以舊引未銷，不能更捆新鹽，場商則以鹽無去路，藉此刁難竈户。竈户不耕不織，所賴惟鹽，飢寒交迫，則私販從而誘之。官商發價則短平折扣，量鹽則大桶增加；私販先期交價，稱量公平，則何事而不偷漏！

且商之弊，在先納課而後捆鹽，銃一綱之引，而已納一綱之課。存商之本開支已盡，而其息不停。此其無名之費，常有數十百萬，公私困乏，職此之由。蓋其課先納，則任意夾帶多斤，不能責其墮銷虧帑，而盡以緝私不力，委過於地方州縣。至於銃綱課納，本盡息存，儼居損下益上之名。日後雖有盈千百萬之虧空，皆得藉詞以委罪。故總商有無尺寸引地，就各商所行之引，任意加派，即從中取巧獲利；亦有將本行鹽者，則深知墮銷虧帑之有可推委，皆自造船隻，借官引以行私。此輩但願年復一年，彌縫掩飾，尚可分目前之利，偷旦夕之安。苟澈底澄清，皆在法所不容之列，即前非痛改，亦無安身立命之基。儻任其盤踞兩淮，而欲整頓鹽法，恐未見其可也。

至私鹽之充斥，實由江廣一帶，官鹽不

到，民憂淡食；到時皆雜以沙泥，價復昂貴。而上游私鹽，乘閒闌入，大獲其利，則成群而至。雖有緝私兵役，僅能獲小小興販，其大艦連檣，坐視其過，莫敢誰何。故蘆鹽、粤鹽，與淮引毗連者，俱爲融銷口岸，非私販漏越，何以能此！至淮商官引多斤，視爲泛常，船户沿涂偷賣，即將沙土攙和，淮商有自造船，其弊即商爲之。甚至私多於官，是爲商私。又有六省回空之漕船，任意夾帶，不能令其停泊搜查；即有搜查，而頭舵水手，皆愍不畏死，此糧私之漏，又不知紀極。若私梟雖名充斥，尚是將本求利之人，而江淮亡命之徒，伺各種私鹽經過，上船訛索分肥，久成規例，情更習熟，私鹽反賴保護，以免官捕，而官設捕役，亦出其中。此等比販私之人多且數倍。利成數孔，害出多涂，欲整理舊章，則商不可用；欲別招殷户，則人人畏難。若加意緝私，則地連數省，官商愈久愈乏，私販日積日多，設使杜絶私鹽，即是斷其生理，盈千累萬，豈能安静！

今日之要計，惟有停用官引，令商赴場買鹽，即將每引應納之數若干，各項應解之銀若干，匀派於每斤之内，以爲税額；而一税之後，聽其賣於向食淮引之地，不問其所之，沿涂地方，不得指爲私鹽，即不能更索規費。則私鹽盡變爲官鹽，而税額不憂其不足；私梟盡同於商賈，而强悍不患其不馴。此法一行，不但上裨國計，更可下易民風，是不宜少緩者也。然目前有可慮者：公私存商生息之款，及課外應徵之銀，大半急需，俱歸無著，今則惟有除其不關緊要者，其急需之用，即取之於場垣税額之餘。目前私鹽數倍於官引，而官鹽一引，各項課

款，四兩有餘，既改收稅，即可鈎稽數目，節縮贏餘，數年之間，不難補足。

且大使一官，專察場竈偷漏，故其處分極重；乃私販橫行，從不議及大使，已視此官爲無足重輕，一任雜流，尸官竊祿。今鹽務重寄，全在各場，不可不慎其選。至竈丁久受商人之累，今許其賣不擇人，是丁困既蘇，從此獲利不已，難保不日即奢靡，奸人即從而搆誘爲非。則在大使嚴申厲禁，道以儉節，教之禮義。向來場垣，惟楊商、場商、竈丁迭相交付，即有私販，大抵潛蹤；迨人人可販，則市井小人，奸良强弱，群聚一場，必致日生事端，漸類衝劇之地，似宜添員彈壓。

淮鹽既任其所之，則鄰鹽難禁其闌入。則當於交界之地，設立稅口，令地方官管理，皆使稅而後賣。其稅項即歸鹽務奏銷。從來外私總以上游侵及下游。淮鹽之下游，惟有兩浙。淮鹽私販，向不甚至兩浙者，以其地狹而皆近鹽，且河道淺窄，官易稽察，人情善良，不爲淵藪。如能兩浙一例改爲收稅，最見便捷。否則嚴禁淮鹽不得入浙鹽界中。彼亦何樂，舍寬闊無患之鄉，而轉更觸法抵禁，以趨利少之地乎？

既已商一利均，而離鹽地遠者，時恐不繼，則常平鹽不可不講也。各場餘鹽，隨時採買，運存各府廳州縣，俟鹽少值昂，減價出糶。即令隨時造報，如運存已去其半，再將餘鹽運送。有守有爲之守令，更可以盈羨計及居民，如培士類、矜老疾、恤孤寡，設船以拯溺，置渡以便行，皆守令當行之事。今强半歸於鹽務，其法一改，即當責成守令。

至江淮匪徒，久護私販，安坐得錢，視

爲故業，一旦化私爲官，無用此輩，必致生心劫奪。或喻令往販鹽斤，或令別尋生計，妥爲安集，勿使滋擾。恩威並用，懲勸兼施，則在大吏督率守令而行之。況當綱紀之肅布，何患匪類之蔓延！如以此類無所歸宿爲堪虞，又目不見睫之論矣。

駁鑄大錢議

謹按古者公私上下，一皆用錢。故患錢輕，則鑄大錢以權之；如患錢重，則廢大而用小，所謂子母相權也。唐代五嶺，買賣一以銀。宋仁宗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上下用銀，始於明世。凡田畝户口之賦，關梁山澤之税，鹽茶之榷，一概用銀，而民閒千錢以下，咸便用錢，累至千百，亦皆用銀。是銀即錢之母，如古大錢也。既已銀錢並用，即當就銀錢二者校其輕重，以爲之權，更鑄大錢，徒爲贅設。在不用銀之時，乃有當千直百之錢，如明代之鑄大錢，即不可通行矣。

今日錢法之弊，在錢賤而銀貴。其故則由乎錢糧税課捐輸之入皆銀也，而民閒之所納，大抵以錢折銀，鹽商賣鹽，皆零星取錢，至巨室富商之日用，即千錢以上，亦必用錢，而其積藏者，亦銀也。是銀則藴積於上，歲增一歲；錢則散流於下，亦歲多一歲。總計户、工二部及各省鼓鑄，每年約得錢三百萬緡，近歲雖多減鑄停卯，而百餘年來，已積有四五萬萬緡，不以供於上，而流行於市。復有奸民私鑄，雜入其中。目前一兩之銀，易錢一千五六百文，且恐久而錢日益賤，則州縣征收錢糧，日以不敷，關税鹽課，日見墮缺。州縣關差，尚是去留無

定。鹽商習父兄之業，傳其子孫，爲累無窮。當事竭力整頓，豪無起色。爲今之計，凡錢糧稅課捐輸之款，以制錢一千當銀一兩。如輸京師及遠省，則銀六而錢四；稍近者各五；最近者銀四而錢六。其藩庫及道府庫存貯之銀，亦以其半，依市價易錢以貯，庶合發斂之宜，得輕重之劑，不致銀積錢流，則錢價自平，公私可裕。惟自用銀以來，上下樂取攜之便，道涂省輸挽之艱。今十千之錢，其重過千兩之銀。如十萬之銀，以四萬兩改錢，則此四萬千之錢，驛站之夫不能運送，則有水路，當就舟，無水遵陸，則以車輦。而每錢一千，量計遠近，稍增脚價，即以錢價之多者補之。各直省惟雲南、貴州舟車皆不通，兩省之錢糧課税本屬無多，仍舊解銀。又有銅鉛廠本之銀，道遠費重，亦不必改錢。其他處皆可銀錢并行。數年之後，如何處錢價既平，仍改用銀。即隨文申明，以從便易，無庸往返商酌，以杜吏胥把持勒索之弊。且既以錢抵餉，則一概皆用制錢，私鑄不能攙和，可以不禁自絶。再二十年來，兩淮、長蘆、兩浙、兩粤鹽務疲敝，據各商皆稱，如錢價少昂，即可復舊。今錢日益賤，遂致聚訟盈庭，迄無善策。兹改銀以錢，似爲非常之原，然能行之，實於錢法、鹺法，俱有裨益。

或難曰：用銀已四五百年，何錢昔貴而今賤？其賤之故，未必由用銀。答：往代無論已。本朝自康熙二十二年，三逆平定，疊次南巡，賞錫蠲免。又自康熙四十九年至乾隆六十年，六次恩免天下錢糧，合計不啻萬萬餘兩。軍需、河工發帑，亦不啻累千萬兩。故嘉慶十年以前，銀價尚平。我皇上御極以來，河水安瀾，兵戢不用，即閒

有潰決，旋即脩復，小有竊發，亦旋撲滅，費帑無多。欽維聖天子軫念民生，躬行節儉，京師及各處工程，概行停止，凡所撙節者，無非銀也。積而不流，安得不貴？故惟用錢之輕，以權銀之重，乃得其平。若鑄大錢，徒滋煩擾，無益於事也。

集道齋銘 爲徐虚船作

求道無名，集道無迹。虚此寸心，爲道所宅。以虚爲用，以實爲根。取實證虚，萬象皆存。凝神涑精，愛惜護持。勿謂道遠，望而去之。半日讀書，半日静坐。緜緜延延，去躁與惰。激發旦明，消息夜中。道有定向，不在浮空。勖哉歲月，朝聞之義。鑒兹銘辭，以警寤寐。

學海堂銘

今上御極之四年，太子少保、總督阮公臨莅兩廣，九易寒暑。於時吏道多肅，薄海無警，南交順軌，西譯占風。聖主得賢而專任，大臣一節而久成。公則以爲佐國之要，在乎進賢。進賢之基，由乎植士。自設科目，搜羅已廣；而知愚並進，失得相參。以事不師古，則意惑而多岐；學不知本，則見淺而彌固。公昔撫兩浙，開詁經精舍，二十年來，公卿達人，接迹不絶。類皆通才達識，以竊禄爲媿。即其下者，亦知砥礪，既有效矣。今交、廣之士，聞聽風議，漸趨樸學。又其人文多有古思，揣摩之習，少所漸染。公於是採其殊絶，建學海堂以處之。規其基址，在粤秀山之半，古爲楚庭，全攬

粤勢，使其人有接千載窮萬里之心，氣象不侔，於斯已見。落成之日，知其烝烝。觀公所以待士，即所以爲國家也。鄙生來遊，辱緇衣之雅；今此欲去，結岐涂之悲。至於俯仰上下，牢籠恢廓，雖復在遠，當同杼柚。謹攄極思，以爲銘詞。

南越舊疆，在嶺之陽。先來士變，後竄仲翔。左氏古文，孟喜章句。叢殘師説，飄藟昔詁。千載寂寞，舉世裵回。虛空樓市，銷沈異材。況更紛争，中原屢阻。閒出寄人，寥寥可數。少保英偉，分陝於斯。百年樹人，結於寤思。從古論文，曰潮曰海。未見根柢，徒驚光採。芟夷俗説，登高而呼。懷鉛抱槧，祁祁我徒。欲使圜橋，先啓精舍。高足俾升，聽者堂下。作堂始基，粤秀一山。朝漢臺西，楚庭之閒。日月沐浴，波濤吐納。宏彼意量，識所會合。古人未往，篇籍猶存。百川所至，其學遂尊。中用之書，神知可益。不思自棄，去華崇實。積之絫黍，出之萬尋。禄利巧宦，毋亂爾心。人材得成，如歲之豐。竊窺深意，出於至公。珍搜山海，寶獻天室。尚恐明珠，網羅或失。嗟余薄劣，勉造斯文。歸棲巖壑，請占列星。

奉直呂君像贊并序

唐之末造，有處士呂君，自河南避地至旌德，築屋萬山之中，潔身五季之亂，寄跡漁釣，長其子孫，世之所傳豐溪漁叟者也。閲千餘年，傳數十世，良材濟美，喬木爲宗。方百里之閒，處處有呂姓，仕者，隱者，讀者，耕者，涉千里而賈者，居一廛而藝者，術業雖不齊，貧富雖不同，其孝友敦篤、節儉

勤動，稽其風土，比比皆然也。余服官兹邑，行過星回，從其多士，考求文獻，則咸稱城南吕君竹濱，徂謝以來，十有餘載，而其行誼，尚可考見。綜厥生平，追慕先德，潛耀家巷，孱守門户。《勺》、《象》既舞，誦弦斯事，涉獵六藝，精研九章。蓋無奇贏之操，而有尊幼之養，遂算彼穰毁，遷乎有無，俯拾仰取，靡往不獲。化居寒暑，積成素封，計然之遺法，猗氏之往效，偶試材術，宜其裕如。至於傳家庭以《詩》、《禮》，睦鄉黨以任恤，庸言庸行，燦然可風。故其殁也，有子篤行，能守其業。有孫入仕，繼光其宗。莫不彬彬雅雅，鬱鬱濟濟。所謂善人者，不必大勳業以被時也，不必廣著述以行遠也，盡勞盡力，夙興夜寐，成其家聲，亦可以無憾矣。余兹不克接君之言論，猶得想其威儀，乃爲之贊。

有體貌之粹然，識胸次之夷然。既全乎人，亦全乎天。所以音徽未沫，而鄉黨則焉。敬告其子孫，惟古處之是敦。彰姓字於奕葉，豈寫真之僅存。此當世之善士，宜式閭而式門。

文學王君像贊并序

夫仁壽之域，非易躋也；富庶之樂，非易逢也。亭毒長養，造物司其命；政令教化，聖皇建其極。通之山川谿谷，被乎土宇版章。然其俗醇者氣愈全，其人樸者力愈厚。豈澤之偏至，亦有以承之也。

旌德設縣，分古安吴。城郭三里，峰巒四合。户皆土著，人無越思。屋廬但求堅完，衣食易於贍給。伐性腐腸之不及，全真葆命而有餘。故壽近百年、身見五世者，考

之方志，近代以來，且以十數。如王君士楷，亦其一也。君居縣治之東門，於乾隆十年補郡弟子員，束身儒林，伏迹里閈，勤於事畜，樂於推解。考其終身，鮮有遺行。至嘉慶十一年，年八十有三，生子孫曾玄，凡五十有四人。於是君之族衆，陳其行誼，道其嘉祥，白於有司。有司以五世同堂，循例題請於朝，而加褒美。此瑞氣之所鍾毓，仁政之所涵養。邨氓野老，皆可際其盛而應其期，況君以孝弟之人而道術之士哉！余來官茲土，距君之殁已將十年，見達賢之後，多文學之彦，開小園之數弓，作草堂之五架，圖籍充積，手澤尚存焉。樹木蒼秀，先人之所種。屢遊其閒，遂見君之遺象，不能不感慨其生平。乃應其孫炑之請，而爲贊曰：

猗與王君，高朗令終。存年九十，尚有少容。有道以養，有德以豐。夙興夜寐，養生送死。禴祀烝嘗，慎終如始。孝乎惟孝，施於孫子。家巷脩業，鑿楹納書。三要四戒，蹠實匪虛。是訓是行，可菑可畬。風徽未沫，善人有後。樹記韋宗，壤傳衢叟。儻採前聞，存此耆舊。

先母遺墨記

右先母莊孺人遺墨：寄太夫人彭書一通，寄吾父書二通，寄許氏從母書一通，寄翔鳳書三通，手録曹大家《女誡》一通。並謹檢題，與妹婉儀、慎儀、碩儀收臧。翔鳳泣而識之曰：

先母在室時，從女師讀書，已明大義。迨歸吾父，婦職克脩。翔鳳年四五歲，有小過必撻，未始姑息。吾父應省試後，與計偕，孺人輒自課翔鳳讀《孟子》、《毛詩》、《禮

記》，半由口授。教五女，皆能識字，誦古書。翔鳳於趨庭之餘，與群妹縱談古今，若自忘其爲寡兄弟者。孺人守婦道，治内政，已詳於吾父之所述矣；所遺之書，僅存數通，皆手蹟也。寄翔鳳書，大要以讀書守身志，不悦於紛華，斯行不違於禮誼，古賢母之訓，奚以尚哉！孺人之棄子女，於今七年。長者静儀、徽儀相繼夭死，幼者亦當從人，骨肉之閒，合者之數恒少，而離者之數恒多，是可爲大痛者也。故謹集孺人遺墨，泣識數行，俾諸幼妹皆思先孺人之語言行事而有所法，以相其夫子，則庶幾無遺憾也夫！嘉慶十二年三月，男翔鳳記。

飛雲巖圖記

夫陵巒接武，則陟者易券；奇秀在目，則行者忘勞。所以形勝之圖，累牘於前載；山水之賦，連篇於往哲。然酈元注經，潕水之右已略；李生竄貶，夜郎之作無聞。歌詩未之或陳，圖籍因而靡記，遠遊之士，不能無憾焉。余往來牂柯，星終已逾。感人事之萬變，傷鞍馬之易老。獨行萬山，顛頓彌日。徒有愁嘆，曾無浩歌。獨於黄平州東之飛雲巖，過必眺矚，每著吟咏，識其神狀。

夫武陵而上，苴蘭以東，巉巖入雲，陰雨蔽陽。岡童澗閴，石亂逕險。旦夕所逢，則牧羊豎子，採山賈客。把手聯臂之侶，罕遇於亭障；馬瘏僕痡之事，時聞於逆旅。而斯巖者，乃能開拓羈懷，解釋塵抱，固非尋常之境所可比象也。兹遊京師，輒以斯巖誇詫同好。余雖樂之，不能摹肖。有善畫者，復艱周覽。是非山靈之遺恨，而圖經

之缺事乎？

適有持畫來者，展而視之，則《飛雲巖圖》也。蓋乾隆間，司寇錢文敏公奉使過黔，惕息巖下，揮翰爲圖。連蜷延曼，突兀怪露，峰奇谷變，瀑色篁韻，以至左右疊障，高下一驛，尺幅已具，展卷在目。宗室瑶華道人識其後曰：「司寇己丑入黔，先起此草。庚寅還京，别寫進御，極承宸鑒，而以此本轉歸於余。」因思司寇策勵王事，密勿使命，載馳萬里，不遺斯巖。乃圖縑素，以獻天室，此其意趣之獨遠，宜非凡庸之所及矣。瑶華道人之殁，收藏盡散，而余得是圖。溯自登陟，夙賞勝概，語言不詳，文字莫顯，圖已盡之。豈其靈蹟，理無久晦？撫卷太息，言不能已。

大興舒君同此好事，攬筆爲記，已極俛仰。而余方將覲省羅甸，言尋昔遊，攜此盈尺，以登千仞。補地説於玄要，事可任之；挹天文於蒼巖，興自匪淺。巖石有知，當作響相應也。嘉慶十六年六月記。

富貴長樂舫記

瞿子木夫，拓落一官，傲倪群輩。因樹爲屋，荒乎闤闠之城；移家作圖，依乎賈生之宅。吉金樂石，聚於所好，遺文墜檢，搜之不已。今年九月，賃宅將遷，於斷垣下得古甎一，有文，讀之曰「富貴長樂」。木夫善識古文，辨以八體，定爲漢物，遂顔所遷屋曰「富貴長樂之舫」。

夫舫者，舟也。使木夫爲少伯泛宅之計，則五湖之濱，煙水無際，春風欲波，秋月流影，輕漚渺其極思，漁歌發乎浩倡，當此之時，雖王公之貴，不足樂也。又使木夫爲

思光牽船之事，則寥落身謀，止水不兢，風濤之險無能怵其澄懷，大厦之安曾不涉其殊想，充此之量，雖萬鍾之富，非所樂也。而木夫則聽鼓渠門之下，摳衣側階之前，耳習粗鄙之音，目熟塵俗之容，吾未知其果樂邪？其果不樂邪？然或擾擾晨夕，退而少休，則平生之好，羅於目前。若遠遊之乍歸，若久别之適遇，亦足俛仰一丈之室，旁魄千載而上，此則至樂之所在也。夫富人貴人，吾見其狀，則多拘牽當世之務，仿效優戲之形。利害之見，躁擾於中；輕重之識，瞀亂於外。以彼之所甚苦，視此之所甚樂，而較其可以久長，固不容以倍蓰計矣。迺其以是名其所居，則義取乎浮沈，而勢順乎高下。既薄太傅自傷之意，竊比張老善頌之旨。求於古人，是唯達者。余遂樂爲之記，繫之以銘。

順時而遷，此舫之名。與古爲徒，斯人之情。沈冥昏曀，所見獨明。夏畦久灌，秋園方畊。棄則瓦礫，寶則瓊瑩。古文極富，何有百城。洞庭瀟湘，浩渺縱横。千載百載，中流自行。

嘉慶十八年立冬前一日，十月戊申，長洲宋翔鳳記。

吕氏清明上冢經費記

自墓神之祭，見於《周禮》，向墓爲壇，起春秋之季。以時而變，亦由義起。漢之東遷，墓祭益重。若寒食上冢，則自唐開元、元和之詔，乃有明文。所以繫人心於久遠，返風俗於本原，未有如墓祭之切也。

余來旌德，其地在山谷間，其人樸而俗儉，皆聚族以居，歷數十世、千百年之久。

其先世在唐宋時，冢墓地域無不可識。當清明前後，則士商息業，胥史休假，以脩上冢之儀，靡不祇肅。遠者旬日而後徧。其子孫雖遠，長幼昭穆秩如也。於乎！是非其風之隆歟？吕君人瑞，隱於市者也，凡教斯邑者，皆與之善，故余至而即識之。其家自唐處士君以來，世遠而丁多，展墓之盛，一如余所聞者。祭祀之式，皆有常産。至其近支祖墓，今始集百金，出其息以爲經費。欲久而無替，乞余爲文以記之。

夫祭祀之有産，贍族之有田，皆仁人孝子之所用心。而好事者侈焉以博其名，則有積千萬金之業，不數世而蕩然者。苟出於報本追遠之實，而存恭敬撙節之意，則雖始於百金，而可永永以無窮。是知吕君之志，固在此不在彼也。余於是益信斯邑風俗之厚，人心之古，即一事而見之，固不可以其變禮而疑之矣。

旌德縣新脩節孝祠記

直省州縣立節孝祠，祠外造大坊，婦女節孝貞烈，得旌表如例，題名於坊，没則設位於祠，春秋祀焉，此功令之所定也。旌德縣節孝祠，雍正初元始建於學宫之左，制度狹隘，風雨僅蔽。至乾隆三十三年，縣人宋明正等倡議輸金，白於有司，移建學宫之右，屋宇稍寬。每歲將事，得展其儀，然其基址，並櫺星門而出丈許，有蔽遏聳偪之勢，形家以爲忌。今歲周一甲子，缺者當完，朽者當易。

先是，有貞女黄氏，許嫁朱則瑋，未昏而則瑋夭，守志以没。以例請於朝，既表其里，設位於祠矣。則瑋之諸兄則班、琳，痛

弟不禄，又重黄之志，以其餘資，獨力改造。祠近大令堂皇東偏，乃請撤吏舍數楹，移於隙地，以廣其基。祠西南有儲英書院，爲邑中講藝會文之所，後有餘地數弓，議輸於祠，以造旁屋，而後祠宇周圍深閎，東接戟門，亦皆齊平，不致顯露。於道光八年三月某日經始，於七月某日畢工。而又詳稽案牘，其例得入祠而遺漏者十有五人，皆繕寫姓氏，補其位次，依時代列之。一家之資力，數人之勤動，而方百里之中，貞魂潛魄，十十五五，以妥以侑，此官師之責，乃能任之，固其勇於爲義，亦黄之苦志有以致之也。

伏念朝廷之旌節孝，以倫紀所在始於閨門，激揚而舉世勵，晦没而百行衰，故表之惟恐其不著，求之不可以或緩。昔劉向爲列女之傳，張華爲女史之箴，其意在世道之盛衰，非徒爲婦德之易泯。今琳以則班之意屬訓導宋翔鳳，記其脩建始末，使規模之定，可垂久遠。而不欲有所贊美，庶幾合乎古人之道，以仰承國家良法美意，是豈一縣一鄉之事歟？是役也，則班、琳實董率其事，某某贊之，例得並書。道光八年七月。

旌德朱氏祠堂記 改俞侍御作

宣歙之閒，稱大姓者，皆有宗祠，以祀遠祖，以聯族姓。木本水源，枝連葉附，有教有養，相恤相周。其有公私興作，及偏災水旱，亦集議於祠，輸將恐後。承國家之化理，補官師之不及，此其流風，可爲善美矣。

去旌德縣治東北二十里，有朱旺村者，則朱氏所聚族居也。其節儉力行，稱於一郡。父兄子弟，相勵以禮，桑麻六畜之治，衣帛食肉之養，必遵古制，罕慕浮俗。守祖

宗之遺訓，閲世祀而不改。故其宗祠之建，在明萬曆之廿四年。閲六十年，入本朝順治三年而重脩之，邑之明經趙君作記。又閲一百七十餘年，至嘉慶廿三年，而裔孫等復葺而新之。蓋至是而子姓掇科第，登詞館，備郎署，文章聲譽，斐然日著於時，而其閒孝弟樂施，敦行節義，重於有司、褒乎朝廷者，相續而不絶。凡拜於祠下，宜益思祖宗貽謀之善，而流澤之遠也。其廿二世孫庶吉士德芬，爲余分校所得士，以祠之落成，請余爲記。乃得其條約而觀之，斟酌禮意，參合人情，皆其諸父明經則班獨力鳩工，而後衆無異議，事以克成。則讀書知禮義，以能報本追遠，非一世矣。

或謂《禮經》卿大夫士之祭，皆有世數，今猶祀始遷之祖，若未合於經者。按《周禮》：「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鄭氏説百家爲「族」，又説祭酺「蓋爲壇位如雩禜」。今朱氏聚族，奚翅百家？使共守一祠，以聯其孝弟睦婣之心，視族師之令，尤易浹也。上及遠祖，存其僾見愾聞之志，視祭酺之法，宜更切也。民德歸厚，而禮時爲大。聖人復起，何以易此哉！且旌德之北，三溪之所匯，氣勢團蓄，地脈結聚。朱邨介乎其中，豁然平曠，故人樸而俗醇，家富而由禮，見奢靡而不習，去驕泰而若浼。吾知其隆隆然日浸以盛，益知其先祖能慎於始遷，而思所以善守，又不禁於操筆之際，而爲之低回靡已也。

階州知州汪君逸事後記

夫寇賊奸宄之作，其從而和者，或迫於

飢寒，或痛於苛虐，求可以免死而苟活，此由無養，最可傷者也。亦或有愚下而不知所以自存，僻在鄉邨，去官府遠，方在顛倒妄想之中，瞽詞之富貴，邨劇之忠義，强半無理而生欣羨，至於亂惑，此由無教，若不足惜，而實可哀者也。若夫長惡怙亂而無悔者，宜百不得一焉。使無其人，則二者終不能生亂。設有一人焉，乘其飢寒迷惑，忽予之以衣食，忽予之富貴，當斯時也，能自然守法度，明禮義，忍死不變者，將亦百不得一焉。逸居且近禽獸，有迫何不可爲，及其鉏耰搶攘，荆棘縱横，其先以迫於死亡而從亂，其後陷於罪惡而死亡益迫，即畏且悔，而已在不可貸之列。故謀之暫起，亂之未成，渠魁、脅從之別，固不可不用意於其間也。

曩者甘肅之階州有奸民謀爲亂，事未形而敗，得其妖書簿籍，脅從姓名在焉。大吏將盡殲之。刺史汪公知不可争，乃取以付火。大吏雖懟，然已無可得姓名，乃獨取首惡奏誅之。蓋始欲得衆多以邀功議，後不可得，亦無以咎也，然全活者已不啻千百人矣。謹按法令詞或不道悖逆，首從皆死，此治民之大法也。其獄既成，即知出於周、來之鍛鍊，雖至仁不能赦也。唯斷獄以忠厚者，能區别於未成獄之前，則無知之人得免於死。其經懲創，知所以貰死之故，而徐遷於善。嘗遇亂後幸免於戮者，其人必意氣皆斂，粥粥無能，問以往事，若溺人之出於深淵，則其所秉彝猶在也。由是知治民者，必能明法外意，然後能奉法惟謹，而所以安其生計，示之禁令，又在久而有效，苟非儒生，焉足語此哉！汪公之邑人梅進士聞其遺事，而爲之記，余又申論其意之所

在，以爲治民者勸焉。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昇勤直公神道碑銘

禮部尚書昇公，其清介特立之操，孚於上下；其公正廉明之節，見諸施行。同朝之所推，海内之所望。揚歷優賢，閱載四十。迨以歿聞，天子軫悼，特旨贈太子太保，賜謚「勤直」，諭祭葬如例。越一年，孤子寶琳、寶珣，始得吉卜，奉公柩與元配宗室夫人柩，合葬於都城東直門外大興縣境新甸邨之北。以翔鳳與公相知且久，習聞本末，遠數千里，屬敘公行事，書之樂石。

按狀：公諱昇寅，字賓旭，號晉齋，姓馬佳氏，鑲黄旗滿洲人。六世祖珂庫噶哈，於國初著戰功，授男爵。大兵入關，以戰傷留瀋陽，遂世居焉。曾祖哈世泰，官佐領。祖德清，考羅多禮，皆官贊禮郎，並贈光禄大夫。曾祖妣龍佳氏，祖妣輝霍氏，妣韓氏、趙氏、陳氏，並贈一品夫人。公昆弟五人而居四，生三歲而孤。母陳太夫人攜以歸外家，因學於舅氏。早有文譽。年二十九，當乾隆庚戌歲，以拔貢朝考第一，授小京官，分禮部。嘉慶庚申歲，舉鄉試。次年補儀制司主事，由員外郎遷御史，以外班轉右庶子，洊陞少詹。公兼通清、漢文，其在禮部，充會典館總纂，清文皆出一手。又充提調謄録供事，考核程課，一秉至公，請託不行。同官忌之，然莫能動也。任御史時，條陳國家大體，關係人心風俗，無不稱旨。仁宗知之，由少詹累遷至副都御史，旋授盛京禮部侍郎，署都統將軍。調盛京刑部侍郎。在盛京十年，綜覈典禮，體恤丁壯，又以俸禄所入，爲外祖及舅氏脩墓立石。舅

氏無後，屬己子孫世守之，以報教育。

今上御極之五年，調工部右侍郎。逾月，調刑部，始入都。聖情益眷注，而公之竭力盡心，求稱其職，彌自勵。六年冬，授熱河都統。八年，授寧夏將軍。九年，調成都將軍。十年，調綏遠城將軍。十一年，授左都御史，兼鑲紅旗漢軍都統。十二年，到京，賞戴花翎，署工部尚書，充繙譯會試總裁。十四年二月，奉命閱視山東河南營伍，既畢，涂次轉禮部尚書。又奉命馳往廣東，審明各案。後疾作，奏請開缺。又有往湖南察辦事件之命，因力疾，由水路取道桂林，於十月二十三日行至陽朔縣境，薨於舟次，年七十有三。

公之生平，律己甚嚴，而與人以恕。統兵閫外，號令清肅，使於四方，衣裝一襲，傔從三五，包苴不入，郵傳無擾。矢直哉之維清，以靖共於爾位，非操持之能力，由性質之所秉。公自大用，所經畫措施數十，皆在掌故，當載國史。其居家則事親孝，畜子弟以禮，交友以誠，不能一一紀也。又長於歌詩。川涂所經，懷抱所及，見之於篇，積若干卷，皆足以傳。公元配宗室夫人，於嘉慶八年卒。繼配張夫人。子男二：寶琳，户部主事；寶珣，舉人。女二：長嫁漢軍内務府員外郎慶善，次嫁滿洲舉人伊陞阿。孫男三：文鳳、文鶚、文鵬。銘曰：

馬佳之地，江近混同。以居得姓，著績疏封。六世至公，孤寒自起。讀書勵行，允稱君子。壯歲通籍，暮年大用。直幹如銕，人尊厚重。公任將帥，皆臨邊陲。整肅潔清，名聞遠夷。當在綏遠，懲貪斥擅。饕餮氣奪，骫骳心戰。入長諫垣，首重人才。請嚴考校，濟濟烏臺。自春涉冬，閲伍讞獄。

究豫荆揚，寒侵暑觸。操持一節，臨没不渝。瘴海之濱，蕭然使車。歸旐京師，聖主軫惜。示不敢離，是安窀穸。中外勤勞，備載史官。文無媿辭，過者式觀。

李岳泉文學墓表

蓋聞近名者尟功，而多言者易敗。至於程功立效，必其篤實力行之人，自古而然。今於常寧文學李君岳泉而益信。

道光十二年春，湖南江華逆徭趙金隴之變，賊衆萬人至新田縣，提督、副將俱没於事，乃破城邑，殺令尹，遂蹂躪及桂陽州常寧縣境，衡州大震。先是，嘉慶年間，君常陳於當事，以新田、桂陽、常寧三境相接，皆盜藪，請調卒設防，以杜後患，忽不省。至是，賊遂肆行入常寧。君家於洋泉，首當

其衝。君所居，墻垣峻而室廬寬，或爲君謀，宜募集丁壯，堅守其居，使賊徑過，則邨可完而家可保。君曰：「此要隘也，不遏，則衡州危。」乃命其子德騫、孫仲山乘家守險。迨官兵大集，賊竄入君家，重門大屋，爲負嵎之勢。以火攻，圍聚而殲旃，一郡獲全，而君之室家毁矣。

君自童幼，其繼母嚴，能事以孝。弱冠補邑文學，惟潛心古訓論説，群經皆有著述。藏書甲於數郡，兵後蕩然無遺。然素所涉獵，既已掇其精華，去其糟魄。爲文浸入純古，而莫投時好，有《岳泉集》十卷，經學並有成書。又記國家掌故，及鄉閭家世，舊事軼聞，釐然具在。迹其生平，未嘗索交於世，求聞於時，已可爲獨行之君子矣。其於邑中之事，如考棚、橋梁，節孝之祠，慶賀之宮，或獨力以任，或倡率捐輸而成，罄其

家財，加以稱貸，先後不下萬金。長吏聞之，將爲請獎勵，君則固辭。嘉慶初元，以孝廉方正薦，既辭，後賊平，督師以功薦，又辭。此其務實而不務名，非流俗之所能及。故邑人之訟，守令不能決，得君至而遂息，知以信乎，以德感也。

君諱文昊，字三星，岳泉其號。先世由江西泰和遷郴，遷安仁。明洪武中，居常寧之雙江口，爲雙江李氏。祖繼聖，爲萬年廣豐令。父啟茂，國子生，始移居洋泉。君春秋七十有二，於道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無疾終於家。配周氏，有賢行，先一年卒。子男三人：德騫，邑文學，以平傜議敘六品銜；次德驌、德驥。女一人，適從九品秦輝。孫男十二人：房山、仲山、次山、儼山、攸山、對山、赤山、樸山、疊山、鴻山、瓊山、芝山。仲山亦以平傜功，敘九品銜。次山，邑文學。曾孫男三人。德騫以其年十二月葬君於邑城西宜江濱大園山先墓之左。而其邑令尹邵君以書來，言君之德行，俾表其墓。次山又過余官舍，其人淳淳默默，異他後生，知其家風正未有艾。因思衡湘之間，多耆利而好争，事虚聲而不悦學，小民無所放效，以致獄訟糾紛，寇盜充斥。官斯土者，救過不暇。使君之立身行己，以化於鄉里，一國有善士，斯世無莠民，不亦盛歟！然已杳不可求，則表於其阡，能不慨然興感乎！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長洲宋翔鳳譔。

卷　四

中書舍人蔣君墓誌銘

君姓蔣氏，諱廷恩，字香度。其先自宜興遷蘇州。曾祖濟選，祖嘉焴，皆諸生。父大成，少以目疾廢。君幼慧，十五爲童子師，十九補元和縣學生，四十九舉鄉試，六十八歲始成進士，改中書。一年歸，歸三歲而没。君之少也，勇於進取，所爲文務聲音華采，以求合有司之尺度。雖屢擯，不改其意。又以貧故，無以養，游四方。南踰嶺，北渡河，其客京師最久，知交窮達無定情，後來復輩起，所爲詩多惻怛於死生之際，離合之故，而出之以和平，蓋亦不自知其將老也。其困躓且五十年，甫得通籍。齒髮未衰，視聽坐立如少壯時。顧官不得調，俸又不給，遂南游三江，以訪故交於淮南，得疾，返里而亟，於道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家。距君之生於乾隆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一。

君自年三十，置改過日省之書以自治。其事親孝，居喪哀，撫群子姓以慈。凡黨族鄉鄰宜任恤者，靡不爲。弟子來學者，必使有所成就。如江沅徐香祖，其尤著者。是充君之志，固足歷中外之任，而有益於人；處疑變之閒，而有濟於事。則其平日爲揣摩投時之學，百折而不已者，蓋惟恐身之不用，道之不行也。君雖仕進，終無以盡其長，尚可教於鄉里。先是，里中所游處，若徵士江先生、孝廉汪先生、進士彭先生，又若王典簿、陳工部之流，與君皆蘄以學問名節樹立於

世，兹皆後先徂謝，豈風氣至是欲少衰乎！感君之亡，爲之隱痛矣。君於翔鳳爲父執，乃以同歲之誼，嘗折輩行與交，又過譽其文。於其葬也，長君應麟以君遺意屬銘其墓，遂未敢辭也。君初名棠，字萼輝，晚而改今名。所著有《晚晴軒筆述》二十卷，《愛日堂文》二卷，《晚晴軒詩》《駢體文》各若干卷。君葬於某縣某鄉。妻徐孺人祔焉。子二：應麟、錫勳。孫一：騰茂。銘曰：

雪霜争，松柏貞。思令名，期晚成。時既晚，通則蹇。不忘返，意彌遠。耆舊多，皆山阿。文摩抄，淚滂沱。

雲南候補府經歷前福建諸羅縣知縣曹君墓誌銘

雲南在西南極遠，去京師八千里，江南人至彼，且九千里。其未至也，視若絶域，久官其地，與家不通，去官則無可歸，比比而是。如經歷曹君，亦其一也。

君諱永植，字範遠。先世自歙遷蘇州，爲長洲縣人。弱冠以貲爲福建長汀縣丞。以才能，輒擢劇縣，升諸羅縣知縣。縣在臺灣海中，君以乾隆己丑歲到官，即精練鄉勇，以備倉卒。未一年，有黄教賊起，即捡賊首石雙等三人。事平，而君顧以失察降官，遂以府經歷往雲南，一權永昌。經歷以本生親喪回籍，服闋，迎所後母周至雲南就養。旋以公事往陝西，而所後親亦棄養。凡在雲南十年，居官無幾時，而復以罣誤失官。君之始仕，轉徙海隅，迨乎晚節，顛躓萬里，於嘉慶六年，孑身遄歸，營葬數世，而母棺未返，終以鬱鬱。九年九月二日卒於故里，年六十有五。烏乎，其可悲也已！

君在福建，權知永定縣。或於家祠讌其族屬，酒中虵毒，斃者二人。前令鍛鍊，某甲將以謀殺抵罪。君廉其實而釋之。又自儉約，爲縣人建書院，設膏火資，爲前令償逋賦至三千兩，補以贏羨，民無追呼。其在永定最久，既去，而人尸祝之。其在永昌，郡守傾意，六旬之中，決獄百餘，皆當名實。如君當官，可謂精且勤矣。君既没，母棺久不得歸，家累僑寓。長子咸熙，辛苦刻厲，傭書銖積，寒暑十五，始克歸窆，以終君之志。咸熙既葬祖母，而後移君厝葬於某原。元配何氏，繼配湯氏。何氏祔。如咸熙之爲子，可謂孝而有禮矣。君以知縣，授文林郎。子男五：咸熙，生員；咸霈、咸盥、咸烈、咸炘。女一，嫁章邱縣知縣歸安吴璋。孫男一：楙堅，生員。曾孫二人。銘曰：

桑蓬六射，志在四方。海波未平，中流激昂。根盤節錯，蹈厲鋪張。昔年所歷，蠻煙爨雨。空山無人，疑有豺虎。逐臣放子，合去兹土。没也歸葬，生則無寄。轉徙窮年，齎恨入地。徒留風節，世知廉吏。廉吏可爲，請視後昆。文章不絶，道德自尊。願書遺事，以銘墓門。

金山縣訓導王君筠舫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世豐，字沂中，筠舫其號。先世在元季，避張士誠之亂，由蘇州遷泰州。祖諱三祝，直隸順義縣知縣，居官有陰德，居家積善行。父諱叔槐，不仕，而能節身勵志，生君一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學使莫公晉賞其文，科歲試皆第一，遂食餼，以廩貢生得校官，歷署江寧府教授、通州

學正。

嘉慶二十三年，中江南副榜。次年中舉人。道光六年，大挑二等，選授金山縣訓導，官江寧教授。時方榮升謀逆事發，大府檄君，偕守令往没其籍。君得習教名册，焚之，株連者皆免，然坐是不得保薦。上元訓導某没於任，用廩生糧餼及貧生膏火，不能償，學使聞之，將械其帑。君代償銀數百兩給諸生，乃無事。學宫有古琴，明宫中故物，某達官里居，欲以他琴易，謀於君而不允。官通州學正時，有以婦女陰事訟州者，君聞之，召告者來，以名節所關，反覆勸諭以息。某生以牽連發學，或以重金屬君責懲之，叱之去。署事兩年，臨去灑淚送者盈路。其至金山，爲陳臥子、焦此木兩先生建祠，歲時以祀，與諸生講學其中。夫校官一職，閑冷無事，息焉休焉，守其庸鄙。君則精教育，興學問，立氣節，存忠厚，無負其職，以無負其身，斯爲矯然不群，卓爾自樹者歟？

君家素裕，子廣業已成進士，官郎中，直軍機，而猶就是官，猶應會試。君與孝廉萬君莫逆交，孝廉没，孤寡不能存活，因卹其嫠，養其孤而教之，二十年如一日。其子於乙未舉於鄉，今年君挈之北上，仍放於禮部。然以知君生平所抱負、思用於當世者，顧弗衰也。余官泰州六年，其地爲淮南運鹽之衝要，舍本逐末、趨勢騖利，不一其人。而君之從兄世豫及余君國鑑，以同歲誼相往來，切磋古道。兩君相繼即世，君獨行善於鄉里，公事輸將，必爲之倡。又開家塾，集士作課，並出己貲，以爲膏火。至卹親黨，敦友誼，又其庸行，弗勝識矣。

余交君既久，十餘年來，南北分馳，會

合漸稀。去歲至湖南需次，而廣業適來守衡州，冀君或就子舍，可以一面，乃不可復得，哀哉！余之年長於君，而憔悴卑官，逡巡將老，更可悲矣。兹廣業自衡州遣信來訃，並以即日奔喪旋里，將以君柩與配朱恭人合葬於某原，謂余知君最深，屬銘其藏。君於道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卒於金山學舍，年五十六。子男二人：長廣業，進士，官衡州府知府；次黼業。女二人，皆未嫁而没。孫男四人：貽穀、貽燕、貽清、貽緗。銘曰：

海陵古郡，人文輻輳。好學篤行，琅邪之胄。獨持風裁，領此髦秀。内外交脩，天人悉究。宜聞必達，在邦在家。太璞未剖，長懷瑾瑜。黨庠里塾，得其舉隅。經席可奪，詞囿不蕪，儒冠終老，簪纓奕世。積善餘慶，千古同例。虞淵既夕，壙遂永閉。勒此樂石，以存風勵。

朝議大夫劉君禮園墓誌銘

凡一州一邑，其户且數萬。人之稂莠不齊，事之興廢無常，苟莅斯土者，能求其賢士大夫而禮之，使爲之倡，則公事無不舉，疑事無不決，頑獷貪鄙之俗無不化，煩劇衝要之區無不治。如寧鄉邑人劉君禮園者，其人是也。

按狀：君諱握蘭，字香楚，禮園其號。曾祖處士君基鎮，祖鉅河，父德潤，皆國子生。父祖以君貴，封朝議大夫。母洪氏，封恭人。君幼習制舉業，文不諧俗，試輒不利，以貢入成均。家世素封，自君祖以來，俱以急公好義稱於鄉鄙。如脩邑之驛路金馬橋，及倡脩省志，皆首捐數千金，而君實

贊助其成，頗竭心力。其鄉先生俱稱君有幹濟才，乃循例以州同需次。重親在堂，遂不謁選。覃恩以原品加四級，授朝議大夫。君之諸從弟多爲州郡長吏，君獨杜門色養，而敦友愛，恤孤獨，肫肫如也。聚書籍，延明師，以教諸子，亦慈亦嚴，申申如也。道光壬辰，江華傜變，徵調四發。君不惜多金，與紳耆數人，居於縣廨之左，佐大令具供帳，資驛遞，以迄平息。軍興不乏，君力居多。邑之人士以堪輿說，於縣治隔河創浮圖，醵貲鉅萬，頗有乾没。君獨捐金，以竣其事。時封翁且老，遇公家之事，皆君出而任之，未嘗以私慮退避也。所名田多賦人耕種。有頑佃某甲，田已隱令他户耕，負租累累。將令退佃，某甲於除夜，率婦女持白刃登門而詬。家人咸不堪，欲控縣以治。君曰：「彼以斯時至窮迫無不爲，吾屈於頑佃，又何妨也？」予之金而遣之。湖湘之間，多貪利而忘義。富者厚自封殖，而莫知任恤之道；貧者專爲告訐，而罔顧廉恥之防。州縣之吏，日治不信之民，聽無情之訟，易挂於議，罕見其功。使邑有賢士大夫如君比者，得數人以風之，則何風之不可挽，何俗之不可易乎！君既能教其子，其長子康，弱冠好學問，工文詞。歲丁酉，余分校湖南鄉試，得其卷而薦之。雖格於主司，而猶以一日之知，執弟子禮來謁，即持君之行狀，乞銘墓道。念康之誠，不可以不文辭也。

君生於乾隆五十年乙巳四月八日，以疾卒於道光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三。配張氏，封恭人，先卒。男子子二：康，國子監生；亶。俱側室齊氏出。女子子二：一適長沙周昌期，張氏出；一字同縣

秦某，側室彭氏出。孫男二人：垂澍、垂淑。康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之某原。乃爲銘曰：

足不出里閈，而爲政者倚之。年未及中壽，而令名自貽。慰高堂之衰白，有厥嗣之瑰奇。銘佳城以鬱鬱，留奕世以永思。

從叔父曉巖先生墓誌銘❶

彭朗峰墓誌銘❷

瘞鸚鵡銘

舍山縣舍東北隙地，墻隅半弓，草際盈尺，爲鸚鵡冢焉。蓋其體質既異，羽毛亦鮮。肯離巢以近人，復能言而解意。信西域靈鳥之族，養潁上使君之家。過川踰嶺，則程涂八千；受紲栖籠，則寒暑二十。傍琴瑟而倚柱，依圖書之滿楹。舟輿相攜，南北共渡。每當和風進檻，時雨灑幙，名花鬭奇，佳醖初揭，傳主人之語言，洽傅婢之情性。若偕翠羽之夢，豈徒《緑衣》之篇。昔在虵年，嘗受貍厄。身連鞲架，飛集庭樹。智慧自脱，憐惜共增。終依身以得地，得委命而盡年。彼啁啾之類，憔悴之倫，究其每生，語難同日。其化也，爲庚寅白露之節；其瘞也，在楊柳清風之閒。添後來之遠情，存使君之遺愛。余客兹土，爲成斯銘。其詞曰：

工語言而匪辨，求飲啄而不争。更歲月而長好，近房帷而有情。名舊存乎《曲

❶ 此篇原缺。
❷ 此篇原缺。

禮》，族自貴乎《山經》。乘夕露以怛化，隨秋草以藏形。緊爾微質，死生則一。久依可念，其往如失。頽垣掩翳，枯樹蕭瑟。爲惜須臾，此存陳迹。

亡友臧君誄

武進臧君殁於京師，余方遊冀州，逾月知耗。念自交契，星回歷七。君以學問益我，以手足愛我，非尋常之相與，能不痛哉！

今夏四月，君方病尰，余往問之，當在牀笫，編校未休。因出少時所校《月令》、《樂記》二篇，屬余審視。余以二篇之意勸之曰：「足下抱病，而好學不輟，或者朝聞之意乎？然《月令》順陰陽，候天氣。《樂記》言合生氣之和。故吸新吐故，陰陽之藏也；進退步趨，剛柔之節也。養生者，迺儒者之要道，非道家之曲説。足下誠鋭精覃思，亦宜休息隨時，養其氣所以舉萬事，存其身所以集令名。」君得余書，時已沈困，答以難瘉。遂以嘉慶十六年七月癸卯卒於京師之逆旅。昔歲乙丑，余往貴州，以書别君，君復書曰：「努力！此别誠恐骨肉委同草露，身後之文，則以相托。」雖余之譾陋，得交於君，而素不善文，即作之，亦何益損！然君之手札，七年以來，猶在囊篋，念其相知，適益余悲，又安得不爲君誄乎！

君名庸，字西成，原名鏞堂，以縣學生爲國子監生，年四十五，其友長洲宋翔鳳爲之誄曰：

象緯在天，江河在地。人思不滅，迺有名字。吁嗟吾友，弱年勵志。手抱篇策，迹在闤肆。性命古文，糞土時議。當其一得，

即有獨至。窮原得根，稽同覈異。異彼冥行，索塗擿埴。名動鄉曲，學求大師。盧君講授，高足相隨。鐳向校藝，楊雄識奇。君從脩定，見跋不疲。緊余伯舅，葆琛先生。絶學是追。説字解經，非世所知。君之得力，往往在兹。著作初就，矯矯冠時。《尚書》家學，五十六篇。忍飢閉門，心孤力專。伯叔手寫，遺經遂傳。北海《論語》，散如秋煙。拓遺茜缺，細別精擘。世之善本，惟此一編。字無亥豕，書積丹鉛。烏呼韞櫝，竟盡君年！拜經日記，過從頻讀。鰭聲轉注，發蒙起覆。宿儒首肯，後學心服。充君志趣，心力耳目。然疑皆定，往詁可復。君之功勛，在彼卷軸。君之地位，蹀孔凌陸。沾溉人閒，充棟連屋。中丞切切，阮中丞。字詁經郛。太傅休休，朱太傅。歎其遺珠。雞鶩白鵠，瓦礫瑾瑜。感士不遇，困於庸夫。我有千載，彼有須臾。何必戚然，遂悲窮涂。況今大暮，知陋一隅。徒有故人，腸斷形枯。索交斯世，相見稍晚。君方失弟，大自銷損。骨肉沈摯，友道悃欵。接遇俗流，迺訝偃蹇。語言外吃，精神内揵。性情所到，推微及遠。束脩至薄，族鄙分散。孰雲纖嗇，寒士所短。君有婦子，方阻朔南。魄散京國，魂反江潭。鴻儒易失，議論誰堪。著作千古，同心兩三。涼飈已至，寒雨相兼。一鐙閒館，和墨書縑。曰言與行，憾無芥纖。清風自今，留爲後談。烏呼哀哉！

第三妹君徽哀詞

壬戌之歲，季秋之月，距朔七日，日正加午，三妹君徽淹然久疾，溘焉謝世，烏乎哀哉！天乎非辜，喪我手足，痛加鞭刑！

諸母諸姑，伯姊群妹，一室聚哭，下及婢媪，罔不啜泣。烏乎哀哉！良玉既瑑，瓏玲易碎。芝蘭深根，亦就萎謝。命豈夙定，事難遽憑。敘彼平昔，增我涕洟。烏乎哀哉！妹名徽儀，君徽其字。妹之在腹，乃歲甲辰。唯我仲父，尚無繼嗣，以爲男也，當定爲後。迨生吾妹，王父不懌。姆抱立側，遂撫而戲：「爾曷爲男！」時未能言，啞然輒應。弱而貌豐，性復純粹。先王父母，謂是多福，尤加鍾愛。是何意料，未嫁而死，烏乎哀哉！吾父宦滇，妹年八歲。從母與姊，偕諸幼妹。行艫渡江，輿轎踰嶺。山行水宿，日誦書史。少姊四歲，讀或稍遜；必自刻苦，務欲相及。先母每歎：「如我諸女，惜乎非雄！」何圖五人，今喪其一。烏乎哀哉！歲之丙辰，余至通海。定省母所，與諸女弟，登寓樓中，以望山色。督課奴蘇、婢汲爲樂。妹年十三，髮初垂肩，好手古書，來問難字。兄妹數人，咿唔一室。吾母色喜，百年雖長，樂未踰此。乃未數年，逢庚申冬，痛母見背。將及大祥，而夭吾妹。烏乎哀哉！昔歲戊午，吾父東歸。挈家登程，迨歷己春，始抵故里。久於他鄉，歸而如客。時當春寒，妹體尤弱。衣裳尚單，幾不能勝，乃患風欬。入於夏秋，自謂女子，未肯言病。伏而欬噫，不聞大人。雖能漸瘉，其傷日深。烏乎哀哉！今茲之夏，余往晉陵，兩月乃歸。入見吾妹，驟似消損。季父胗之，謂不可治。余始驚疑，察其舉動，猶同平常。乃其中心，恐傷兄懷，凡爲言笑，多出勉强。自恨鹵莽，輒不留意。烏乎哀哉！秋分而後，乃至大病。遂難自支，偃卧牀蓐。居喪而病，尚咽疏食。中夜或起，未嘗呼婢。余就而視，氣息僅

屬，猶雲「將差」，謂：「兄毋憂。大人在外，慎勿告知。」臨終無言，將殮不瞑。烏乎哀哉！君徽自少，不好羅綺，雜婢操作，躬親灑掃。吾父家居，夜中無聊，妹輒侍坐，圍棊永夕。長姊琴史，既理家事。妹獨一室，日以《毛詩》、《文選》、《屈賦》教授群妹。又好讀《易》，從余問難。退論史事，與姊往復，齗齗未休，各有條目。妹雖巾幗，將爲儒生。如何一旦，遽委世塵。烏乎哀哉！余未壯盛，已攖怔忡。顛連人事，哭泣相繼。脩名不立，體非堅强。少者既殁，長奚足恃！靜言思之，怵惕而已。又傷吾妹，生平可思。揮淚入墨，爰書哀詞。其詞曰：

惟女子之操行兮，在幽靜而淑貞。質既同乎蕙蘭兮，美亦侔乎舜英。白日曜而逾潔兮，風露當而益清。宜造物之愛護兮，豈鬼神之不情。嗟余妹已若斯兮，奚遽短其年壽。金既同乎銷亡兮，玉亦謝乎堅久。雖百年之有終極兮，何當晨而斯酉。即逝者之無苦兮，如生者之自咎！憶師巫之有言兮，謂祀禱其靡及。痛庸醫之因循兮，俾膏肓之病入。奉吾母之幾筵兮，妹捧槃而啜泣。迨茲夏而及秋兮，病始僊於侍立。屏一室而獨居兮，惟文史之滿側。心雖同於惚恍兮，猶問五而知十。妹吾母之所愛兮，忽相從於下泉。呼蒼蒼而莫聞兮，忍手足之棄捐。眼無光而欲視兮，氣僅屬而沈綿。悲絶命之俄頃兮，猶謂余以將痊。望慈父於帝京兮，益淚落而中煎。迨將斂而不瞑兮，知孩提之卷卷。妹嘗行乎萬里兮，歷舟車而載塗。見山水之清奇兮，辨物態之各殊。今既別而長往兮，復人鬼之異趨。惟性質之靈惠兮，宜不畏於幽都。詞雖多

而末由招兮，將宵夢而見之。夜徐步於階除兮，若將見而復疑。亂曰：骨肉之合時有終兮，同懷之情悲無窮兮，躑躅庭樹增秋風兮。

阮彬叔哀詞 癸卯

曩歲丁亥，余之旌德，阮子侯亭方知涇縣，走訪官寺，上下今古，議論相得，遂成石交。蹤迹合散，鮮能久處。迨官湘中，阮子亦至。所治相隔，偶集行省，各道契闊。知其諸子，亦皆有聞，旋復分攜。今歲三月，重會長沙，余顑頷無色，侯亭亦非昔顔。握手慰藉，久而蹙然，言第三子名泳經字彬叔者，最慧能文，生十五年，補江西安福縣生員，旋以夭折，已三載矣。過時之悲，未嘗少釋。出其遺文，使余往復。自念無子，觸此增哀，乃爲文曰：

人賦質於生初兮，既有愚而有叡。各含氣於兩閒兮，亦或堅而或脆。緊阮生之將誕兮，有於菟之夢祥。在丁亥之正歲兮，驗啼聲之喤喤。當齠齔而知孝兮，已性行之有常。授章句而解悟兮，能觸類於四旁。自七歲而解吟兮，出歌詞而共驚。聞古人之是非兮，亦斥暴而正名。迨就傅而偏覽兮，即旁皇乎經史。操不律而持論兮，非常童之可比。年十四而歸試兮，羡名駒之先駛。乍蜚聲於芹宫兮，即傷心於蒿里。昔隨侍於官所兮，歷滄波而下上。涉沅湘而溯洄兮，感騷人之長往。論漢室之大儒兮，亦洛陽之少年。謁新祠而悼古兮，俯舊井而流連。彼年壽之不永兮，識《服賦》之一篇。此重親之在堂兮，忍發軔而棄捐。父則慈而母則嚴兮，方内外之有教。洵千人

之俊英兮，知遠涂之可到。胡初華而遽隕兮，使一世而共悼。撫遺編而太息兮，惜吾徒之將耄。死者長已兮，存宜達觀。不知何由兮，感生百端。聊以識哀兮，清風夏寒。

袁氏姑家傳❶

方龍興家傳

旌德縣治東北十里，有邨曰華坦，其聚族以居，皆方姓也。其族衆且數千，各執其業，讀書衣冠之士，皆知禮讓而明節儉，未嘗有招遊城市、輕謁官府者，斯爲善人之後歟？余因考圖記，訪文獻，乃知其先世，在明嘉靖間名龍興者，誠可謂孝且友也。

龍興之父名顯應，先有丈夫子二人，長名某，龍興其次，俱娶婦成立矣。顯應與妻黄年皆五十餘，自謂且老，遂以田業分授二子。而黄忽孕，復生子，然已衰無乳，將不舉之，謀之兩子婦。龍興妻汪氏獨忻然告於姑曰：「新婦之子既周歲，能匍匐，小郎方呱呱，婦願斷子之乳以乳之，姑其無慮！」龍興亦愛其幼弟，過於其子，攜持保抱，黄若未嘗有幼子者。其弟既長，娶婦，龍興不謀於兄若嫂，自以所受田業，與弟剖而分之，俾有以自立。時黄尚無恙，每語人曰：「吾次子夫婦，居心若此，天必佑之。」此邑志之所記也。又閲其子孫所述，知龍興夫婦偕老，至八十餘歲乃没。今華坦一族，蕃衍且昌大，皆龍興與幼弟兩人之後，而其長兄某者，至孫而忽諸，則可以知天

❶ 此篇原缺。

道矣。

明嘉靖閒去兹久，龍興之行事不盡傳。以其友於弟，知其孝於親，而其婦則能同心合志，又知其刑於家者有素也。且於其弟，當不徒撫之、育之，必以德行身教之，使同爲善。人之有後，則其人之卓絶獨立，有出乎尋常萬萬者。世有樹節立名，篇策難盡；至於家庭倫紀之際，無所爲事迹之章章也，惟於其盛衰興廢之故驗之。使其德不大，又烏能久遠勿替若此哉！

宋翔鳳曰：華坦爲旌德之十七都地，地有金村口者，龍興之所葬也。聞邑人言，當時有異人爲之相地，於土山得石穴，適容棺，其形如虵伏地中，合吉卜，故子孫人遂盛。余以爲非地之吉也。惟善其生者，乃能善其死。異人之來，正平生之德行有以致之。不然，彼不孝不友而没於牖下者，孰不欲得吉地以庇子孫？恐不能如其志也。至於婦人，明大義者尤尟。而汪氏能相其夫若此，信可爲賢婦人矣。

莊珍藝先生行狀

曾祖諱繂，增監生，贈光禄大夫。曾祖母陸氏、董氏，俱贈一品夫人。

祖諱柱，雍正丁未進士，歷官浙江海防兵備道，贈光禄大夫。祖母錢氏，累贈一品夫人。

父諱培因，乾隆甲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母彭氏，例封恭人。

先生姓莊氏，諱述祖，字葆琛，所居室曰珍藝宧，學者稱珍藝先生。先世自金壇遷常州府武進縣，遂爲常州望族。五世祖廷臣，明天啟中官上荆南道，阻魏奄建祠，

終湖廣左布政使。其後兩世入本朝，皆不仕。兵備公始通籍。學士公與兄禮部侍郎存與，並以文行，得上第，名重朝列。學士公早歿，先生甫十歲，居喪如成人。時伯父侍郎公於五經皆有論説，彭恭人之季弟二林先生爲文精深，先生皆取法焉。弱冠娶侍郎倪公承寬女。凡族黨故舊，皆通顯要津，未始染奔競之習。

乾隆丁酉，以官卷中江南鄉試。庚子成進士。相國阿桂公以先生故人子，欲羅致之，避嫌不往謁。時和相用事，阿公之門下士稍稍去，亦以是疑先生。殿試卷已擬進呈，後卒置十卷後。引見歸班銓選，先生遂歸奉母以居。

先是，於經學之外，製詩賦詞章甚富，以不入翰林，遂棄去，從事小學，治許氏書，以先求識字。謂六書之義，轉注、諧聲最繁而無定説，用《爾雅》之例，編《説文轉注》；用《廣韻》例，又博考三代秦漢有韻之文，編《説文諧聲》。《説文》之學，以是遂明，而周秦之書，無不可讀者。遂校《逸周書》，解《夏小正》，《詩》、《書》次第皆有纂著。而部檄至，謁選得甘肅崇信縣，以親老例改山東昌樂縣。

辛亥六月之任，逾年調濰縣。明暢吏治，刑獄斷罪，堂皇坐決，不假幕客，匙有失當。治豪滑，皆斂迹。前官交倉庫有缺，輒樽節以補之。大吏則恭敬以事之。時時以老母爲念，不敢矯激以貽憂也。治濰五年，尤培獎士林。邑人韓公復守濂洛之説，意氣傲岸，先生禮敬如父執。諸生傅廷蘭，寒士脩謹，以孝廉方正薦於大府。於童子試，所識拔登科第者相繼。兩充同考官，所薦皆經術士。亦輒以經義斷事。嘗勘鹽墉廢

地，詢之耆老，不能辨。或請嘗土味鹹甘以別之，先生笑曰：「吾能徧食塊，爲若曹辨鹽㼜耶？頃吾見田閒有生馬帚草者，馬帚荓也，即王萯之類。夏時始於王萯秀，終於荓秀。其草萯者宜麥，其草荓者宜禾。此等出秀之地，不準鹽㼜。」耆老皆服。甲寅歲大計，以卓異薦，引見奉旨：「交軍機處記名。」同時記名者，必候和珅門，叩頭橋前，獨先生與雲南知州屠君紳不往。屠君以知州陞通判，實則降一階；先生記名籤爲和珅所徹。今上親政，章京有知其事者，始補入，而先生已乞終養矣。以進士家居時，梁階平相國欲使應召試，官山東時，畢秋颿撫部欲以府同知題薦，皆辭不就。蓋非淡於榮進，恐以奔競之習，喪所守也。

嘉慶丁巳歲，奉彭恭人歸里，色養著書，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十六年。彭恭人九十一歲，於壬申冬壽終，先生已六十有二，居喪毁瘠，舉殯時，路旁見者無不動色。終練祥，疏食水飲，乃自號曰「檗齋」。里居未嘗謁州府，亦不以書問通當路，不與鄉人酒食之會。然有荒災振恤之事，當處乏時，貸屋百金助振，以勸鄉黨，未嘗遺餘力也。後生以學問就正，諄諄誨誘，未嘗有所隱也。嘗云：「吾諸甥中，劉申受可以爲師，宋虞廷可以爲友。」翔鳳先母爲先生女弟，己未歲歸寧，命翔鳳留常州，先生教以讀書稽古之道，家法緒論，得聞其略。

先生譔《夏小正經傳考釋》，以斗柄南門織女記天行之不變，以參中火中紀日度之差，又據二月丁卯斷夏時，以正月甲寅啟蟄爲曆元，解歲祭爲郊萬，用入學爲明堂之祭。凡讀正經傳，皆博稽載籍，精思而得之，而夏時顯矣。又譔《古文甲乙篇》，謂許

氏始作偏旁條例，以序文字，始於一，終於十日十二辰，此六書之條例所從出，合於《爾雅》歲陽歲名，以明十二支藏遁之法，有《歸藏》之義焉。凡天地之數日辰干支，在黄帝世，大撓作之，隸首紀之，沮誦、倉頡名之，以書契易結繩，故伏羲畫八卦之後，以此三十二類爲正名百物之本。故《歸藏》，黄帝易也。古籀條例，皆由此出。凡許書所存及見於欵識者，分别部居，各就條理。晚年常爲口號曰：「慣看模黏字，耑攻穿鑿文」，亦紀實也。時從兄子綬甲，日從講論，得之最詳。其摹寫鐘鼎彝器釋文，皆出次子又朔手。翔鳳爲四方之遊者，十年於兹，每於郵書中聞先生發明《歸藏》之説，因思《歸藏》首坤，坤辟亥，亥，壬甲之所藏也，則六壬六甲之占，皆本於《歸藏》，惜僅存於術家。得先生之説而闡繹之，坤乾之義佚而後存，夏時之等微而後顯。同時王給事念孫作《廣雅疏證》，段大令玉裁作《説文正籀》，每採先生之説，歎爲精到；不知其尚爲微文碎義，非其至者也。

所校古書，有據意改者，證之舊本，無不合。如今本《白虎通》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校改爲「《書》逸篇」，盧學士文弨採入刻本中。江方正聲深爲譏笑，其後盧君又得宋元本，皆作「《書》逸篇」，江君始悔其説。今本《列女傳》「文王太姒」條乙去數行，以爲後人羼入；後吴門顧氏得宋本，則無此數行，臧文學庸歎服焉。

所著有《尚書古今文授讀》四卷，《尚書記章句》一卷，《尚書古今文考證》一卷，《尚書雜義》一卷，《校尚書大傳》三卷，《校逸周書》十卷，《書序説義考注》二卷，《毛詩授讀》三十卷，《毛詩口義》三卷，《毛詩考證》

四卷，《詩記長編》一卷，《樂記廣義》一卷，《左傳補注》一卷，《穀梁考異》二卷，《五經小學述》一卷，《五經疑義》一卷，《特牲饋食禮節記》一卷，《論語集解別記》二卷，《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考釋》十一卷，《明堂陰陽記長編》十卷，《古文甲乙篇》四卷，《甲乙篇偏旁條例》二十五卷，《説文古籀疏證》二十五卷，《説文諧聲考》一卷，《説文轉注》二十卷，《鐘鼎彝器釋文》一卷，《石鼓然疑》一卷，《聲字類苑》一卷，《弟子職集解》一卷，《校正列女傳凡首》一卷，《校正白虎通别録》三卷，《史記決疑》五卷，《天官書補考》一卷，《校定孔子世家》一卷，《歷代載籍足證録》一卷，《漢鐃歌句解》一卷，詩集三卷，文集四卷。

嗚呼！使先生宦達至卿相，當治太平之世，亦不過夕稽朝考，守象魏之法，自公退食，示委蛇之度而已。惟浮沈下位，久而歸於寂寞之鄉，抱其明智通辨之材，以日與古人相接，則古人之所言所行者，若或見之，若或語之，關鍵開閉，絶續淵源，一人之身，以彼易此，不已大哉！

癸酉歲仲夏，疾病作，遺命告其子又朔等曰：「吾年過六旬，尚何戀戀於人世耶？吾不幸十歲而孤，不及奉過庭之訓。蒙諸兄善誘，略知文義。三十後成進士歸，孜孜者近十年。疾病憂患，時擾阻之。四十後始歷仕途，無所樹立，終身抱媿。晚欲鋭力於少年未竟之業，借此以贖愆尤，爲學益勤，爲心愈苦，此汝等所目擊也。今所造就，僅有一知半解，亦爲吾畢生倀倀何之之故，欲與汝等稍指迷途。汝等若不知措意，此皆塵煤煙燼而已，何足道哉！吾去後，汝等兄弟，務須同心敬事寡嫂。吾附身之

事，止用隨時舊製，不必臨時搶攘，徒益煩費。逾月即葬，每日供飯一盂，水一盞，香一炷，足矣。柩出門即就舟，不必招摇道路，塗人耳目。凡以七數日拘忌陰陽及延僧道作法事，皆宜屏絶。我非排斥異教，但無益之爲，生死兩累。吾善吾生，即善吾死，豈他人所能代我懺悔耶！汝等能守曾祖父家規，克勤克儉，或耕或讀，皆不失爲清白子孫。若妄作妄爲，自取罪戾，祖先亦不能佑汝也。勉之！戒之！」後病少閒。又五年，卒於家。

先生生於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午時，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午時，年六十有七。賜進士出身，歷官山東昌樂縣知縣、濰縣知縣，卓異候陞，署曹州府桃源同知，壬子、乙卯山東鄉試同考官。配倪氏，側室吴氏。子男八人：廉甲，能文，有孝行，早亡；又朔、震甲、安説、循博、揆甲、曾佑、佺齡。女四人，長適無錫諸生華邦爕，餘未嫁。

先生既歿數月，孤子又朔等將卜葬於德澤鄉前橋之原，以書并行略來屬點次，將乞銘於先生之故交。竊以先生之學行，不賴他人之文以傳也。正恐後生無塗以求其説，又恐論世者久而失其序，如翔鳳之所聞識者，又朔已不能詳，則烏可以不書？遂次第言行之要，與又朔所撰俱存之，以俟採擇。外甥長洲宋翔鳳謹狀。

先府君行述

府君姓宋氏，諱簡，字長文，號西樵。先世由洛陽扈宋南渡，家蘇州。自明至本朝，世有仕宦。族中第宅，皆在葑門内，稱

葑溪宋氏，爲吴中著姓。自始祖勝二公，十二傳至愓庵府君，諱德受，諸生，以孫宗元官贈直隸清河道，爲府君高祖。曾祖省齋府君，諱勤業，歷官至山西澤州府同知。曾祖妣施贈宜人。祖寄軒府君，諱有元，官安徽太平府通判，妣陸封安人。考蕉亭府君，諱經邦，監生，以府君官封雲南麗江縣知縣，妣陸贈孺人。當澤州府君居官時，伯叔昆弟多致通顯，列要津，監司郡守，可以立致，然獨以清慎儉約自持，不涉奔競之路。太平府君能守家法。府君少時，逮事澤州君，故居官以後，輒以遺訓爲戒。蕉亭府君生男子四，府君居長。與仲弟文學公友愛，先後補元和縣學生員。已而文學公得瘵疾，蚤卒。叔弟主薄公出爲從曾祖父後，季弟縣尉公方幼。

府君年二十，娶先妣莊孺人，日侍重親之養，晚則一燈相伴，攻苦達旦。時埸屋騖爲聲華炳烺之文，府君則從妻兄莊葆琛先生學爲古文詞，又與同邑汪明之先生游，專精三禮鄭氏學。乾隆五十一年，侍郎大興朱文正公珪、編修大庾戴公心亨，來主江南鄉試，以《鄉黨》篇「過位」二節發題，府君解「過位」爲路寢之庭，「升堂」爲路寢之堂，士子通是解者皆中式，府君與焉。五十五年，會試主試爲相國韓城王文端公杰、朱文正公、侍郎無錫鄒公奕孝，同考編修餘姚俞公廷，掄得府君卷，力薦，得舉進士。時高宗純皇帝以進士少年，而朝考入選者大半用知縣，故府君與李公賡芸等數人，皆分發各省，遇缺即補。進士知縣分發，自是科始。府君籤掣雲南，乞假歸省。時祖母陸安人在堂，府君與莊孺人挈諸女赴滇，留不孝翔鳳於家。府君以遠官萬里，不忍遽違色養。

蕉亭府君、陸太孺人買舟送至虎瞟，涕泣以別。

五十六年春至滇，六月委署通海縣事。縣有秀山，著名滇中，有通海湖，湖水清絶。人士秀出，多故家藏書，於聽政之暇，輒進諸生談藝，與邑人相安無事。時臨安知府晉人張君玉樹，與府君以名節吏治相勵。其後張君歿於任，合郡士民相牽扶柩，歷數千里至其家。府君去通海，莊孺人留寓縣治，四年後始去，縣之士民，亦以人馬相送，其爲愛戴一也。五十七年，充雲南鄉試同考官，得劉汝訥等十一人。有宫鑑桂卷，力薦，中第四，三場卷不到，府君至今惜之。

滇之大吏，方以包苴爲事，會城守令，皆逢迎其意。府君權通海已兩年，尚未得缺，奉部咨催，因補麗江縣。雲南府某守與府君同郡有連，受大吏指，屬以餽遺博歡，府君與之絶。即委運京銅，由岷江東下，歷三峽之險，覆舟者再，備平聲沈銅二萬餘斤。過金陵，遣人至家迎蕉亭府君、陸太孺人至真州，得旬日侍奉。雲南運銅、貴州運鉛同官諸牧令咸來脩子姓禮，讌於舟中，蕉亭府君爲之色喜。五十九年冬，運銅到部，書吏輒索多金，始稱兑足額，否則缺少。工部錢局監督沈君獨公正，稱銅時不令書吏著手，故府君餘銅獨多。六十年春，差竣，將便道歸省，而陸太孺人没於里門。府君聞訃，一慟幾絶，旅中成服，旦夕哀號如不欲生。與府君寓邸相鄰者，莫不感歎。六月，奔喪抵家。不數月，奉部檄：運銅人員丁憂，仍須親身回滇報銷。九月，自家起身，攜不孝翔鳳行。

嘉慶元年正月，至昆明，寄寓五華山下。不孝翔鳳省莊孺人於通海，遂同來會

城，幾不能謀朝夕。適迤西道李公亨特、迤南道顏公檢，❶同辦威遠廳叛夷，招府君佐治軍書，涉歷瘴鄉，烽煙半載，始就平定。往來文牘，大都出府君手。李公欲以府君名列薦，以母服未滿辭，實以蕉亭府君年漸高，恐奏留雲南，不能歸侍故也。服闋仍羈滯，難謀歸計。而貴州興義苗變，蔓延曲靖、大定諸府，布政陳公孝昇以府君閒居，檄解軍需銀至大營。大帥勒保公留府君管鄭屯、頂效兩處糧臺，在興義後路，鄉勇難民加意撫卹。苗婦囊仙之獲，皆頂效鄉勇之力，府君未始自陳功籍。軍務竣，加一級，至會城報銷軍需。報銷多迂道里，設虛站，浮鄉勇，以備駁減而有餘。府君獨如數造册，以同寮佽助，得挈累歸里。時祖妣陸安人於二年壽終，府君於四年正月抵家，而蕉亭府君已於三年十月即世。府君哀毁尤甚。四年冬，合葬蕉亭府君、陸太孺人於官浦鄉，以仲弟文學公祔丘壟，封樹事事躬親。五年十一月，莊孺人以操家積勞，致疾不起。不孝翔鳳方俟會試，留滯都下，聞疾馳歸，已届除夕。成服哭踊，府君垂涕以慰之。

六年夏，府君服闋北上，出向時以所分南園膏腴田五十畝，作蕉亭府君祭田，叔弟主簿公亦以候次偕府君至京。主簿公已有瘵疾，爲親治醫藥，對牀卧起，目不交睫。旋没於邸中，府君盡典衣裘，得二百餘金，爲治後事，哀痛之情，過時不已。十月，以書命不孝翔鳳葬莊孺人於尹山鄉中，並營生壙，故時自號曰「尹山主人」。七年九月，

❶「南」，原作「兩」，不辭，查《平苗紀略》卷四四、《東華續録·嘉慶四》，顏檢實爲雲南迤南道，故據改。

女徽儀亡信至京，府君愛而傷之。是冬，揀發貴州。八年正月，便道過里門，納側室王氏，因先起程往黔。四月，不孝翔鳳娶婦顧氏。八月，嫁長女静儀於吴江計氏。十月，王孺人暨不孝夫婦、女婉儀、慎儀、碩儀，盡室至黔。時府君已題補玉屏縣，地既窮瘠，又當孔道，上官往返，夫馬供頓，稍有不周，責言交集，俱勉强支應。時董公教增、李公長森、陳公預先後爲藩臬，見官寺清貧，廚傳蕭索之狀，而謁見時無一語自陳，未嘗不歎其操持而重其悃愊也。

十年八月，調署大定府水城通判。水城素産鉛，礦税初開，每歲輸京局正供之外，餘羡甚多，歷任俱滿其囊槖。凡出鉛之山，數年必漸衰，久而洞老山空，無所得鉛。上官不敢即請封禁，遂責成於通判。其礦有引苗，循其引苗，於山洞邐迆搜掘，愈掘愈深，深且數里，故最畏雨。甚雨則四山之水盡入鉛洞，轉藉人力戽出，而旋戽旋滿。府君抵任，適大雨後，日費數十金，至次年春未涸，而雨又至，所支帑銀，半填溪壑。燒鉛之户，各借前官銀若干，又當酌給贍養。一户逃去，俱新任備償。府君任事兩年，計備平聲銀萬餘兩。試用知府徐某來代，某市井賈人，巧算刻剥，概不與校，又備銀數千兩。仍回玉屏縣，公私益形竭蹶，而府君處之恬然。

十三年四月，側室王氏没於官舍。王本小家女，然工書解文理，能明大義。年十六來歸，至是没，府君頗悼之。自此獨居，無姬侍矣。

是年秋，同考本省鄉試，得張廷鏡等七人。十四年冬，調署平遠州事。平遠在貴州西南萬山中，地勢坦夷，民苗安謐。府君

先在水城，恩信在人，平遠亦在所轄，故一到即人心愛戴。水城有土目犯事，以多金關説，聞府君以廠事棘手，意可必行，迨定讞時，即罰以充書院膏火，嗣後絶不敢以賄賂嘗試。十五年，又充同考官，得宋延芳等幾人。十七年，有立決要犯在禁自縊。府君在省審案，本可免議，而部議降調。十九年五月，引見，奉旨，仍以知縣用。

二十四年三月，選授山東高密縣，五月內涖任。高密地本樸淳，府君與士民以坦白相見，訟事日稀。前官上控之案，各具和息。然爲鄰境膠州、平度、昌邑、濰縣代驗尸勘地，往來無虛月。兼攝濰縣兩月。今歲七月，以調簾抵省。體氣向無疾，惟自奉儉約，衣服之善否，飲食之精粗，未嘗一關於心。十數年來，官事憂虞，每至忘食，脾胃稍稍失調。入夏，夭行癘疫，蔓延南北。七月以後，淫霖不絶，積潦盈衢。高密至會城七日程，晝夜行泥水中，途次人民稀少，店舍無煙。每行至三鼓，始得一飧。十許日抵省，應簾官試，偕主考入闈，俱如儀，精神不少憊。八月四日，猶手書寄署中友人，屬治官事，纖悉無遺。初六日，進闈後，屋舍終歲封閉，陰寒襲人。府君客感在脾胃，脾胃虛泠，腹瀉不止。自言當服温劑。闈中醫製方，亦有桂心、附子諸味。爲群僕所誤，竟未服藥，漸形委頓。翼日出闈，僅服六一散少許，至酉時棄世。不孝翔鳳方官泰州，幼女碩儀雖歸寧，亦遠在密署，彌留之際，無骨肉一人，含斂送終之具，豈能無悔！此不孝没身之大恨，有萬死不能贖者，豈不痛哉！

府君生於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八日卯時，没於道光元年八月七日酉時，享年六十

有五。娶先妣莊孺人，翰林院侍講學士陽湖莊公諱培因女。生男子子一，即不孝翔鳳，嘉慶五年舉人，泰州學正。女子子五：静儀，嫁吴江計厚洵；徽儀，未字；婉儀，嫁錢唐徐知神；慎儀，嫁内閣中書宛平繆玉銘，俱先没；碩儀，嫁生員秀水虞鉌。俱莊孺人出。側室王氏，生一子而殤。孫男一：景宣，女一。

府君少壯肆力文史，學識所到，悉融合爲科舉之文，莊葆琛先生稱爲「紆餘暢達，似歐陽子」。既成進士，乃專治許叔重氏書，丹黄校勘幾滿，已而成《説文諧聲》一書，於同時金壇段氏、曲阜孔氏説多所舉正。宦轍半天下，歷九州，山川之險夷，兵戎之俶擾，皆爲詩篇以述之，然不與時人相酬答。於考古異同之事，亦不肯斷斷爲辨論。故妹壻袁方正棠嘗書「異不忤物，同不妨正，静以養性，儉以修身」十六字爲楹帖以贈。作楷先學趙松雪，後乃出入於歐、褚，臨摹手蹟，無間寒暑。齠齔即解畫，家藏金俊明墨梅一册，仿之奪真。晚喜爲白描人物，人皆珍之。府君於藝事，一涉即精，然未嘗高自標置。居官三十餘年，但以清操自勵，亦不立異於人。盤根錯節時，上官清正者，皆委曲相保全，貪黷者亦不能以非禮加也。於試士校文，尤持公正，關節請託，皆不得通。在平遠時，先以稟牘辭同考，上官廉知爲乏費，乃委吏目代行州事，仍調入闈。十八年鄉試已，以處分去職。提調道狄君夢松，猶以府君名請於監臨，調爲内簾，再四辭免。今得疾既没，監臨琦善公謂稔府君學純而行清，方幸聘一好簾官，以副國家育材之盛，詎意染疾以没，惋悼不已。然府君亦以遇事退讓，故終身不遷一

階。所到上游同僚，時有後進卑行，或與不孝翔鳳爲舊，故府君在稠人中，愈抑抑自下，未始稍露廉隅也。

居家尤篤於骨肉，纏綿悱惻，出於中懷，無所矯飾。既官貴州，季弟縣尉公不善治生，盡散田産及器用。甲戌冬，眷屬自黔旋里，幾無一椽之蔽。府君聞之，惟自悼官久清貧，不能顧恤所致。縣尉公没後一年，乃之官高密，始稍積俸入，與其孤爲治葬事。其他子姓來依者，罔不周恤。或有飲博爲無賴事，輒不言以媿之。服官以後，禄俸未嘗有贏羨，身後宧槖蕭如，都書籍衣服什物玩好之具，以隻輪車三乘載歸，見者無不歎息。不孝翔鳳困躓公車二十餘年，時時侘傺，府君輒諭以自安義命。不孝翔鳳先往返都下，時到子舍。歲辛未後，府君以官舍清苦，命遊學四方。嗣官泰州，隨侍之日益少。府君涖官設施，都未及見，記之或不能詳。謹綜其大概，俟當世仁人所稱述焉。不孝孤哀子宋翔鳳泣血謹述。

年家子同邑徐頲填諱

亡妻顧孺人行實

亡妻孺人顧氏，鳳翔知縣君之孫，太學君諱耀宗之子，母則余之姑也。其家居郡城之白塔巷。本素封，至太學君而中落。太學君守道不苟，爲族黨所重。孺人幼奉父母之訓，舉動悉中乎禮。先祖父母以外孫女劇愛憐之，數歲爲余聘焉。余自十九歲後，迭遭祖母、曾祖母、祖父之喪，最後丁先母憂。二十七歲，歲癸亥，服闋，乃婚。

孺人小余一歲。時先君子方官貴州，同諸妹隨任。余於甲子冬應禮部試北上，

以後往返數十年，不得一當，遂與孺人倡隨日少矣。癸酉歲，先君子以公事罣議，開復歸部選，孺人輩於甲戌冬歸里。丙子之春，余任泰州學正，挈孺人暨第四妹一子一女兩甥，相依於學舍。余在泰州將六年，凡三至京師。辛巳之秋，先君子卒於山東官所，匍匐奔喪，遷柩歸葬。次年始取眷屬到蘇。家無寸土，不能自給，余遂浪迹四方。丙戌歲，余選旌德訓導，留孺人及女裳孫在家，攜子景宣、從子景濂往。次年以俸滿，以知縣注選，得次甚遥，因近客皖城，遠遊并、冀，得師友之佽助，門弟子之束脩。數年之閒，婚嫁甫畢，而孺人一身理料，心力亦瘁矣。乙未之夏，余自京師得湖南差遣，過家與孺人别，約以得缺後當迎家。不意是秋裳孫以瘵疾卒，冬初，景宣没於京師，子婦徐氏没於家，相去僅七日。孺人哀傷哭泣，家無餘糧，連有喪事，破屋數椽，惟積書數萬卷。以老病之體，攜五歲之幼孫，補苴支絀，苦不堪言。余權興甯令兩年，欲自刻厲，每年僅節俸五六十金寄家。孺人常夏無帷帳，冬無皮褐，而於祭祀拜埽，及三族之賀弔，未嘗缺也。去歲五月，余權耒陽令。至十一月，始以五十兩寄作薪水，而孺人已於十月去世矣。嗚呼痛哉！

孺人一生，惟能自苦，而不明於持籌握算，故處豐處約俱不足，是其所短。然遣嫁諸妹時，先母久見背，輒讓其好者以作贈奩。逮嫁第五、第六妹，已無所有。第四妹嫁杭州徐氏，妹壻來贅，長相依倚。余以公事在楊州，妹没於學舍，殯於堂中，無不如禮。第六妹嫁嘉禾虞氏，往來問遺不絶。女則隔久必接歸，作數月留，以敘嫂姑情。一言一笑，皆身教之。余欲有所與，雖典質

以應，亦未嘗吝。子婦初來，晨昏或不如禮，時優容之，不以聲色加也。余客於外，家用時絶。先是，存百金於江西雷刺史，許後刺史過蘇返其金。孺人以余未嘗言，却不受。旋於邗上與刺史遇，稱爲難得。則不妄取，其天性也。患嗽積年，以用不繼，未嘗延醫，終以此困憊不起。與余分室而寢，逾二十年。且出遊日多，其有疾痛，亦不甚悉。自官於楚，時時念及，恐其一旦先余徂謝，將有人亡室毀之懼。乃於臘月十九日，得從弟巢梧暨孺人之弟恂甫小雅書，聞孺人之訃，方食失箸，痛不能止。然一官所繫，難即息肩，又恐卸印，以累牽留。遥佇家江，涕零而已。兹略敘孺人之事，以俟歸時爲銘墓之稿。

孺人生於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四月二十一日，没於道光十八年戊戌十月二十三日，年六十一。子男一，景宣，監生；女一，裳孫，嫁含山諸生晏綵，俱先没。孫男一，驥；女一，俱幼。杖期生宋翔鳳抆淚譔。

祭第四妹文

嘉慶廿五年九月某日，兄翔鳳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徐氏第四妹季婉之柩曰：

烏乎哀哉！人生之痛，無過死别。況當骨肉，肝腸斷絶。季婉之生，三十五年。讀書解悟，功容静專。幼歷辛苦，長益煩煎。人閒遺恨，一病沈緜。吾在京師，知爾不起。疾據心腹，邪中腠理。或遲大限，爲我忍死。孰意馳歸，將斂猶視。魄散吴陵，心傷韓水。同産六人，稟都脆弱。或折初華，或隨隕籜。維爾差健，謂終康樂。憂來萬端，竟就銷鑠。三命誰知，天乎已虐！

爾所難忘，慈父遠離。不能置者，更有兩兒。密州遠道，高堂雪髭。幼妹歸寧，可慰悲思。爾子吾子，一視不岐。爲爾教育，成人望之。酒漿徒設，斯痛何涯！

百日電過，三秋霜積。江北傳舍，匪安幽宅。爾壻端歸，返爾體魄。魂氣所之，今可自適。之水極目，悠悠旐帛。阿兄顫頷，匪金匪石。門祚爲念，亦知護惜。毋爲我危，使爾怵惕。見先孺人，九泉九天。如爾一生，女婦道全。身存鬱鬱，身歿可傳。佳壻來贅，爾未出門。終始相依，常如弟昆。歸葬夫黨，以禮割恩。靈其聽之，歆我一尊。臨舟奠別，千載聲吞。烏乎哀哉！尚饗。

祭徐侍郎文

烏乎哀哉！痛與執事，相知一生。地判通塞，交連性情。方保百年，相期令名。詎意奄忽，虞泉已傾！人悲瘣木，星沈騎箕。況以夙好，終成永離。言念疇昔，憂來莫支。臨風寫悼，雪涕陳詞。烏乎哀哉！

家衖脩業，同師曰朋。舊推都講，得善服膺。許書鄭説，相勵以興。擴此宏達，古誼足憑。微言窒塞，大道榛莽。卮言日出，莫可名狀。共守家法，卒歲俛仰。證以素心，閉户益廣。廣川著書，《玉杯》、《竹林》。深沈默思，悠然自尋。天人對策，議通古今。傅相嗟悦，廊廟契心。殿閣清華，文章侍從。九流四部，遂資研綜。瑚連貴寶，尊彝典重。出所蓄積，作爲雅頌。張侯傳《論》，鄭沖執經。巍巍舊學，賚於帝廷。有若甘般，《兑命》是聽。群公百辟，重乎儀型。

國家用人，得賢爲急。士由文章，知其

器識。使車十年，宣布樂職。樹盡梗枏，攬必魁特。去歲之冬，再莅姑孰。適我來遊，相慰心曲。開我筆硯，授我脂燭。俾從校士，敢謝拘局。一江上下，群山跋履。候館論文，寒聽設醴。興高屬雲，意淡如水。樂道忘勢，靡有彼此。採蘭披榛，識璞瞻山。奇光隱露，在有無閒。冥搜細剖，滌垢剖瘢。疑有沈淪，意未敢安。忘食終日，不寐申旦。手無停披，卷溢几案。奇文入目，流連賞歎。愛才若斯，庶有條貫。

遷流五月，甫按四郡。運思精疲，積勞神困。痁鬼誰驅，因沴乘釁。祝藥無靈，天乎欲問。念通交誼，羈丱隨肩。盟印肺腑，迹阻山川。今兹相見，半載周旋。詎知小聚，永別千年。烏乎哀哉！

我生寥落，踟躇歧路。每詠印須，莫起沈錮。飛鴻易冥，咸池忽暮。痛我平生，差池終誤。既感平生，復傷生死。風雪窮冬，波濤千里。暮府徒悲，丹旐伊邇。設奠漣洏，永哀知己。

祭鄧嶰筠尚書文

歲次敦牂，時維暮春。臺星夕闇，邊日朝昏。國喪貞良，朝惜賢仁。江海殊方，河山絶垠。爲士爲農，故吏故民。銜恩目斷，念德聲吞。況託知己，既抑求申。隔五千里，誰見沈淪？何期一旦，莫接音塵。痛連肺腑，愴及心魂！

公之器量，海涵地負。材不欲遺，技皆己有。寸長必録，片善悉誘。消納智愚，中別賢否。喜常在顔，怒不形口。於所薦拔，如擇賓友。於所翦剔，若埽塵垢。衡平鑒空，識真意厚。不求其報，不顧其咎。去彼

一切，乃使可久。

公之學問，貫通群籍。含咀英華，消融糟魄。操筆金門，量才玉尺。文有正宗，實嬗斯脈。始一終亥，許書靡易。能從軒轅，上通義畫。千古斯、冰，何止繼迹。無字句處，形聲俱適。義推本元，音辨往昔。儒者之素，位高不釋。

公之政事，舉重若輕。不著己見，洞燭物情。先守西安，表率百城。屢決疑獄，死者復生。屏藩節鉞，所至化成。敝政咸去，奸吏斯驚。得心應手，有聞無聲。盤錯既備，思慮惟誠。優游措施，道路風清。大臣之法，君子之争。

公之進退，始終一節。當其進用，致身先决。再遭播遷，曾不摧折。玉塞無雲，天山積雪。胸次坦夷，順逆同轍。帝念舊臣，素見施設。乃眷西顧，俾建鴻烈。芟夷醜類，不使萌櫱。度地居民，衆情胥悦。臣精已銷，臣力當竭。

公之生平，儉以養廉。布粟不矯，華腴不嫌。稱情當禮，防兹芥纖。早作夜息，氣静神恬。家人化之，持盈履謙。芝蘭滿階，程課日嚴。深絶紈綺，無俟鍼砭。童奴守法，勢避赫炎。竿牘苞苴，莫得窺覘。潭潭高牙，何異茅檐！

自初識公，迄今卅載。同歲意浹，相見人海。升沈殊涂，芳馨常在。晚蒙薦剡，一官乍改。中更飄零，復加延待。命依節鼓，藉存凍餒。縱横古今，亦闕疑殆。品許有真，學期無悔。不分弦歌，作此小宰。遂成契闊，霜雪皠皠。公今往矣，寂寞出阿。業備史策，澤流頌歌。獲報於後，英俊孔多。繼美瓊林，接迹鑾坡。典郡刺邦，各得人和。家法振興，奕世巍峨。悠悠素旐，遥返

關河。昔奉言論，兹痛經過。回首江濱，難留逝波。誼深哭寢，不覺滂沱。烏虖哀哉！尚饗。

弔谷朗碑文

溯江西行，自唐以前，吉金貞石文字，可讀尟有存者。惟耒陽縣有孫吴時谷府君碑，字作分隸，文亦高遒，考古之家，無不著録。硬黄翠墨，流布四方。近年以來，日剥月泐。有官此者，（李姓，甘肅人，己丑進士。）就其舊石，磨礲更鐫，拙劣錯謬，不能卒覩。千五百年巍然獨存，忽焉無迹，古人有知，必當夜哭！余昔作令，未詳其由，私心竊疑，别有元石。詢之土人與谷後裔，亦皆茫昧。以非楷法，不知貴寶，邑中舊搨，遂無一本。曾賦二章，以識斯憾。迨至會城，晤沈栗仲，示以元本，并言重刻出自若人。夫岐陽西狩之鼓，往代殘於牧豎；天發神讖之碑，近世壞於火中。彼成毁之有數，乃假手於無知。豈其斯碑，亦遭斯厄！山川失其瓌寶，過客銷乎古思。獨無情之草木，閲四時而無異。心不怡而惋憤，尚流連於舊地。弔殘石之一片，望千秋而灑淚。

雲左山房文鈔

〔清〕林則徐 撰
楊國楨 校點

目録

雲左山房駢文卷三……七三

雲左山房雜俎卷四

校點説明

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號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於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一七八五年八月三十日)。清代著名政治家、民族英雄。嘉慶九年(一八〇四)舉人,十六年進士。居京師七年,歷充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撰文官、派翻書房行走、清秘堂辦事,丙子江西鄉試副考官、己卯會試同考官、雲南鄉試正考官,江南道監察御史。二十五年外放浙江杭嘉湖道。道光二年(一八二二)放江蘇淮海道,三年升江蘇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四年丁母艱,五年奉命奪情赴江南高家堰素服催工,六年命署兩淮鹽政,以疾辭。七年服闋,出爲陝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擢江寧布政使。以父在迎養途中病逝,回籍守制,參與修浚福州西湖水利。十年服闋,出任湖北布政使,移河南布政使、江蘇布政使,升河東河道總督。十二至十六年,任江蘇巡撫,兩度署理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十七至十八年,任湖廣總督。厲行禁煙,奉派爲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十九年,取締英國鴉片走私,發動著名的虎門銷煙,組織翻譯西方書報《四洲志》、《澳門新聞紙》,主張發展正當的中外貿易。二十年,任兩廣總督,屢挫英軍挑釁。英軍陷定海、進迫海河後,被革職,留粤查問原委。二十一年四月,以四品卿銜赴浙,抵鎮海軍營候旨。五月,命革去四品卿銜,流放伊犁。七月,以祥符決口,改發東河治水,「效力贖罪」。二十二年,河復,仍西戍,十一月抵伊犁。在戍三年,倡修水利,查勘南疆墾田。二十五年十一月赦還,署陝甘總督。二十六年六月,任陝西巡撫。二十七年六月,任雲貴總督,二十九年八月開缺回籍。三十年九月,命爲欽差大臣,赴廣西剿辦天地會起事。途中病發,

十月十九日（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逝於廣東潮州普寧縣行館。（據楊國楨《林則徐傳》附録《林則徐生平大事年表》、來新夏《林則徐年譜》）

林則徐起家儒素，從政後重視民本，以經世自勵。政餘爲文，自編《雲左山房文鈔》，生前未定稿刊印。現存《雲左山房文鈔》原稿（簡稱原稿本），收道光二十二年西戍伊犁前所作書序、壽序、記傳、祝文、誄文、墓誌銘，凡三十七篇，分爲五卷，爲福州林氏家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流出，現藏浙江省圖書館。原稿本曾在親友門人中傳抄，間有增補。家人傳抄的文稿，有《文忠公文稿》（簡稱文稿）、《文忠公駢文稿》（簡稱駢文稿），爲林增和先生所藏。民國時，林則徐女婿沈葆楨後人沈祖牟輯《雲左山房文鈔》（附聯語）一册，即沈氏耑齋抄本（簡稱沈抄本），現藏於福建省圖書館。一九一六年，由王清穆校刊、上海廣益書局校印的《雲左山房文鈔》（又稱《林則徐先生文鈔》），增收部分駢體疏文、告示、書信，分爲四卷，即文鈔二卷、駢文一卷、雜俎一卷，共一百三十二篇，是輯録較全且迄今唯一通行的版本（簡稱廣益本）。據書中有門人附記推斷，該本應來源於林氏門人傳抄增補重輯的抄本。所收部分文章、書信，收入《林則徐詩文選注》（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林則徐書簡》（楊國楨，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林則徐詩文選》（蔣世弟，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林則徐選集》（楊國楨，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以及新編《林則徐全集》（海峽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五册文録卷，第七、八册信劄卷。

《雲左山房文鈔》多爲處理政事、親朋師友交際及官場應酬之作，但對於了解林則徐的爲官爲人之道，及其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實踐，具有參考和借鑑的價值。此次校點，以收文較全且又通行的廣益本爲底本，以原稿本、沈抄本、文稿、駢文稿爲校本。校點、分段，儘量參考吸收前人的成果。目録與正文篇題不一致者，改從正文；有目而正文

無題無文者，於目下注明。若干篇對原稿本删節較多，不改正文，舉要出注説明。又，文中清代諱字今皆回改，不再出校説明。

校點者　楊國楨

雲左山房文鈔卷一

十一經音訓序

昔儀封張清恪公建鼇峰書院，手授諸生課程，并録刻經傳諸書，❶以資肄業，故鼇峰藏書稱最富。❷而吾閩人才，百年來多所成就，咸頌其德不衰。道光辛卯春，余由楚藩調豫省，下車即詣大梁書院觀風，❸見士子恂恂有矩度，試經義亦具家法。蓋我中丞楊公由豫藩晉開府，❹七年於兹，嘗改建書院，章志貞教，與諸生相切劘，其大旨平近切實，不務苟難，使人人各得饜飫以去。前此，❺嘗刻陸朗甫中丞所輯《切問齋文鈔》、蔡文勤公手録《古文雅正》，復取甘肅蘭山書院所藏諸書，❻如康伊山學使摘抄《三通》序，先後刊發，以示諸生矣。其《經訓約編》一種，萃十一經梓之，尤便學者誦讀。顧其書惜未足本，注亦簡略。爰仿《五經旁訓》之體，補輯完好，改顔曰「十一經音訓」。命名之意，祇謂辨反切耳，訓字義耳，未暇旁徵博引以闡明奥窔也。然聖人之心即吾人之心也，人人自具之心。聖人言之，使讀者自領之，固有不待詳説而漬以得之者。且是書爲課書生設，書生質有高下，學

❶「録」，原無，據沈抄本補。
❷「最」，原無，據沈抄本補。
❸「即」，原無，據沈抄本補。
❹「我」、「由豫」、「開府」，原脱，據沈抄本補。
❺「前此」，原無，據沈抄本補。
❻「諸書」，原無，據沈抄本補。

之深淺因之。高者無難博綜傳説，折衷同異；卑者窮年呫嗶，有終身未誦十一經之全者。中丞嘉惠士林，俾人置一册，而循循善誘，先就淺者近者引之，令讀者由章句而求訓詁，由訓詁而求義理，則高遠之境自有恍然而不容已者。余幼熟聞清恪公課士之法，今宦公卿，思以公之教閩者教士，而中丞已一一與前賢用心不謀而合，向所得諸私淑者，今且親見之，❶又安見前後賢之不相及哉！因書之成，謹誌厓略如右。

周易象理指掌序

《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由象生，而理實寓焉。漢氏易學皆主象數，自王輔嗣注《周易》，始黜象數，言義理，開程傳先聲。然語涉老莊，流爲虛渺，識者病之。唐李鼎祚採子夏《易傳》以下三十五家之説，作《周易集解》以發明象數。至希夷、康節有河洛先天之學，而象數詳。宋倪天隱述其師胡安定之説，作《周易口義》以闡明義理。至程、朱有《易傳》、《易本義》之作，而義理備。自是言《易》之家，宗漢學者主象，宗宋學者主理，惟御纂《周易折中》、《述義》二書，詳義理不遺象數，爲能集漢宋之大成。

申州王君以名孝廉爲文學博士，敂書耆學，於《易》尤邃，所著《周易象理指掌》，恪遵《折中》、《述義》，而旁參諸家之説，因

❶ 此句下，沈抄本有「俾多士通經致用，爲國家慶得人之杖，是則清恪公之造福於吾閩者大，而我中丞所以植才邵學於此邦者」四十二字。

卦求象，因象明理，其釋卦爻取義也，特於卦之二體、爻之六位，及主卦、互卦、所來之卦、所之之卦，反覆推闡，以求其説，不徒如比興之解，實能於胡氏《易圖明辨》、任氏《周易洗心》、惠氏《易述》《易例》《易漢學》諸書而外，別樹一幟，殆史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乎。❶ 學者誠能即是書而求之，❷於學《易》之道，其如示諸掌者歟。

禮記訓纂序

漢唐以來説禮諸家，精奥無如鄭注，博贍無如孔疏，詳明無如衛湜《集註》。明永樂中，專以陳澔《集説》列學官，科舉宗之，而鄭、孔之義微。學者去古日遠，不免空虛浮濫與鉤棘章句之病。我朝乾隆初，欽定《禮記義疏》，而古義始焕然復明。第卷帙繁鉅，寒畯或不易購，若納喇性德之《集説補正》、李光坡之《述注》、方苞之《析疑》，類足發鄭、孔之遺義，訂陳氏之訛漏。然《補正》意注糾駁，《述注》專採注疏，《析疑》斷以己意，求其博能精，簡能賅，足以薈衆説而持平者，則朱郁甫先生《禮記訓纂》是已。

先生承其鄉王氏懋竑經法，又與劉端臨，王石臞、伯申父子切劘有年，析疑辨難，奥窔日闢，故編中採此四家之説爲多，❸復旁證前朝及國初訖乾嘉之書數十種，❹而仍

❶ 此句下，沈抄本有「其篇首篇終之圖説，則皆纂述《折中》之旨，闡河洛之精微，發陳邵之蘊奥。蓋是書之作，言象言理，無畸重畸輕之蔽，其義博而約，其言明且清，故以指掌名編」六十字。

❷ 「即是書」，原無，據沈抄本補。

❸ 「採」，原爲空格，據原稿本補。「此四家之説爲多」，原在下文「數十種」下，據原稿本改。

❹ 「復」，原無，據原稿本補。

以注疏爲主，擷其精要，其附以己意者，援據精確，發前人所未發，不薄今而愛古，不別户而分門，引掖來學之功，豈淺鮮哉！先生舊有《禮義考證》八卷，刊入《皇清經解》，兹編成於晚年，復有改定。如《考證》解「越國而問焉」，謂致仕之臣問於他國，兹仍從《正義》作「他國來問」。《考證》解「視瞻毋回」，謂「毋回邪」，兹仍從《正義》作「不得迴轉」。《考證》解「及葬奠而后施於殯」，駁鄭注「殯當爲賓」，兹仍從鄭注。《考證》解「立容辨」爲「分辨」，兹仍從注讀爲「貶」。其他類此者尚多。蓋年益高，學益邃，心亦益虛，不專以一説矜創解，然則《訓纂》與《考證》，正如《朱子集註》與《或問》之足以參觀而互證也。

抑此書皆先生手稿，年八十猶作蠅頭細楷。昔司馬温公纂《資治通鑑》，削稿盈屋，皆正書，先生殆其倫與！❶古經師伏生、申、轅之流，率享大耄。蓋精邃專一之學，醇粹默沉之養，足以通微暢古，故神明久而不衰，觀於先生益信。某昔在詞垣，從長公文定公後。及承乏先生鄉，聞先生學行，起敬起慕。兹次公恕齋方伯出是編屬序，不敢以弇陋辭，然適以滋扣槃捫籥之愧也夫。

籌濟編序

《籌濟編》三十二卷，常熟楊静閑比部所輯，蓋取古今荒政之可行者，類次排纂，條分件繫之，疏通證明之。良以救荒無善策，而不可無策，與其過荒補苴，何如未荒

❶「殆其倫」，原作「亦其往」，據原稿本改。

籌備，誠使爲民牧者，事理洞達於平時，偶值偏灾，措之有本，上以紓聖天子宵旰之憂，下以託窮黎數十百萬之命。於戲，其用心可不爲至哉！

今夫牧民之官，民之身家之所寄也。年穀順成，安於無事，民與官若相遠；一旦旱乾水溢，哀號之聲、顛連之狀，不忍聞不能不聞，不忍覩不能不覩。彼民所冀於官之聞之覩之者，謂必有以生活我也。夫民固力能自生活者也，至力窮而望之於官，良足悲矣。居官者知民以生活望我，我必有以生活之，則籌備之方，誠不可不圖之於早也。良醫之爲醫也，布指知脈，❶取古方損益之，藥性之温涼，質劑之輕重，了然胸中，施之以其宜，而後沈疴可蠲，元氣可復。若臨證取辨，其不殆也僅矣。先生是書，古方之大成也，有未病之方，有既病之方，有病後攝補之方，而醫之道盡矣。牧民者，民之醫也。庸醫悮一人，病者戒而絶之。官之所醫奚翅數十百萬輩，且皆在凋敝困偪、九死一生之時，得其方則生，不得則速之死，爲之官即爲之醫矣，其得謂生死無與於我乎？有是方而無待於用，不失爲良醫；有是方而適資其用，則又各視夫時與地以損益之，民之疾痛庶少瘳矣。雖然，法之所以行者，意也。必使意之及民無弗實，而法不爲虛文；且必先使意之所在已無弗實，而法不爲虛器。夫法本無弊者也，意不實則弊生。因弊廢法，是以噎廢食也。❷先生是書，感癸未之灾而作。是歲也，某陳臬江蘇，與賑卹之事。邇膺簡命，

❶「知」，原作「如」，據原稿本改。

❷此句下，原稿本有「故官能實一事之意，即民受一事之賜，凡政皆然，況救灾其尤亟者乎」二十七字。

來撫此邦，日懼無以樂利吾民，所望牧民之官通民疾苦，凡所以及民者意無弗實，則是書皆扁鵲、倉公所宜讀者也，益願與諸君共勉之矣。

先生諱景仁，嘉慶戊午科舉人，由中書歷官刑部員外郎。別著《式敬編》五卷，慎庶獄也。次子希銓，與某同歲舉進士，入詞舘。季子希鏞，舉辛巳科順天鄉試。留心民瘼者，其後必昌，矧有撫字之任者乎？是又可以勸矣。

婁水文徵序

太倉王君寳仁，彙其州人之文，自宋迄今，輯爲八十卷，曰「婁水文徵」，謁余爲序。

考漢時州爲婁縣地，❶元初創海運，通番舶，始名太倉。然則州之所重，莫若水利矣。夫水之行地也，涣然而成文，故水利之廢興，農田係焉，人文亦係焉。太倉在明稱極盛，弇山兄弟舉於前，天如、駿公諸君踵於後，國初已來，顯者尤衆。近十數年，劉河湮塞，農固失其利，即仕宦亦稍替矣。劉河古婁江，蓋三江之一，而太倉一州之要津也。自劉河塞，❷而州之賢而有文者，或終老牖下，或偃仰薄宦，今集中之文具在，其左驗也。

往在癸未，余陳臬來蘇，值水災後，有並濬三江之議。天子命總江浙水利，會以艱歸，未親其事。後十年重涖吴中，❸則吴淞已濬，而劉河之塞如故。余詣州履勘，奏

❶「州」，原脱，據原稿本補。
❷「自」，原脱，據原稿本補。
❸「中」，原脱，據原稿本補。

借公帑濬之,旨報可。先是,議劉河者咸曰海口有攔沙,鑿去爲便。然工囏而費鉅,屢議屢寢。余議作清水河於海口,築石壩,設涵洞,外潮至則禦之,内水盛則洩之,蓋欲爲久遠計也。歲甲午工成,州人大悦,乃並疏諸支河以暢其脈。乙未濬七浦河,丙申濬楊林河,比又遍濬錢涇、瑶塘、朱涇、南北澛漕、石漊、蕭塘、西南十八港、六窯塘、大淩門諸河,亘三萬餘丈,而太倉之水道無不貫輸,以達於尾閭矣。如甲午秋之大雨,乙未夏之亢旱,皆幾幾爲害,賴水利治,歲仍報稔。數年前田價畝一二三緡,至是乃倍蓰。而仕宦日顯,將蒸蒸然復見昔日之盛,不可謂水利之興,於人文無與也。

王君是編,始郟氏父子治水治田諸説,而於上下七百數十年來,凡涉農桑溝洫,尤擇精而取之備,豈不以農田爲繫在此,即人文所繫未嘗不在此,故欲有所薈萃,以於當世相發明乎?❶他如人物之顯晦,理學之源流,高人逸士之超誼懸解,閭閻婦子之奇志庸行,披卷可觀,玆不具書。

慕中丞疏稿序

康熙朝靜甯慕中丞先後撫吴、黔,而功德之及民者,在吴尤盛。條舉其要,曰治淮鹽也,疏水利也,請蠲貸也,減浮糧也,除荒坍也,寬涸田也,均田役也,停捐例也。其文具疏稿中。公在吴自開藩至去任十有四

❶ 此句下,原稿本有「而是編之輯,適在劉河工舉之時,洎其成書,又在諸河工蕆之後,地靈人傑,蓋有明證。故余之序是編,第揭其大者聲之,俾覽者知體要焉」五十三字。

年，吳人感公德百數十年不衰，❶蓋自前明以來，❷吳賦居天下半，❸供輸追呼，日不暇給，有司侵移蠹飾，吏緣以爲奸，而近湖濱海之豪民，私插茭蘆，壅爲田蕩，水旱疊見，辛苦仳離，民困斯極。公蒞吳久，思所以更新之，而志未竟。❹後數年，睢州湯文正公本公之治以爲治，卒減浮糧如君志，於是二府一州十數縣民始得休息生聚，從事東疇南畝間。原澤所自來，實公賜也。今去公稍稍遠矣，丁户日繁，民生富庶，❺誠安得如公才者而挽之今日耶？❻顧成法具在，遵而行之，亦庶鮮咎。

公曾孫鑑重訂疏稿，屬以言弁。公撫吳之先，嘗官閩爲副使。則徐閩人也，備官來吳，實公舊治。鑑又賢子孫之僑居於吳者，撫治吳之績著於篇，❼以示公之化吳者深，吳人感公爲不朽，❽官兹土者可以風矣。

❶ 此句下，原稿本有「公之子孫，遂有自靜甯來僑居蘇者。凡公之治，皆與民興利除弊。而除弊以減浮糧爲大」三十四字。

❷「以」，原無，據文義補。

❸ 此句下，原稿本有「蘇松兩郡又居江蘇全省之半」十二字。

❹「公蒞吳」至「未竟」，原稿本作「公蒞吳日久，毅然思所以更新之者，疏屢入，間亦有行有不行，而本學道愛人之心，一以施之於實政，則公之有德於吳民，而尸祝之至今勿替，固其宜也」。

❺ 此句下，原稿本有「惟三江水道屢濬屢塞，大爲民患，天子乃有修濬水利之命。江浙大吏籌帑庀工，請以則徐綜其事。於戲」四十字。

❻「安」，原作「女」，據文義改。

❼ 此句下，原稿本有「又聞公撫吳時得申相國適園舊址，葺而新之，至今主者屢易，而遇其地者猶曰慕園」三十三字。

❽「以示」至「不朽」，原稿本作「亦可見公之化入於吳民者深，而此邦之人之易感也」。

張孟平駢體文序

文之有駢體，猶詩之有令體也，貌不同而源則一。周秦兩漢以來，屈平、宋玉、李斯、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王褒之屬，❶固已由質趨於華，嗣是體成於東京，沿流於魏晉，極盛於六朝三唐，至宋一變而格稍卑矣。偏解之士薄駢文爲應俗，不知少陵不廢江河之説，蓋指四傑文言之，而昌黎作《滕王閣記》，亦謂名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此杜、韓於文章流別所得者深，故持論宏通如此。❷

夫駢散者，其外焉者耳，語其精微，則必本以靈心，運以真氣，幹以風骨，脩以雅詞，用能沉博絶麗，淵懿茂美，斥遠凡近，與古文殊途同歸，而抽黄媲白，區區悦耳目者，❸固未足多也。永嘉張孟平同年，嗜古饕奇，出其素藴，發爲富詞，駢四儷六，窮妍極妙，❹乃猶然歉不自足，以所業質，且屬爲序。於戲，❺予何足以益孟平哉！顧聞先輩健於此事者，其持論皆與古文相表裏。孟平深造不息，底於大成，將合東京魏晉六朝三唐爲一鑪之冶，淵色古音，高格宏詣，上以潤色鴻業，銘介邱而勒燕然，下亦吐納

❶ 此句下，原稿本有「瑰採奇藻」四字。
❷ 此句下，原稿本有「非若後之人斤斤於駢散體貌間也」十四字。
❸ 「而抽黄」至「耳目者」，原稿本作「而區區抽黄媲白，悦時人耳目者」。
❹ 此句下，原稿本有「於排比襞績之中，能間以疏蕩之氣，望之錦粲霞爛，而其致淵然以清，意不爲辭掩，蓋非僅以抽黄媲白爲能事者」四十四字。
❺ 「於戲」，原稿本無。

英華，發揮性情，如詩之有古今體，舉出於心，❶要爲可傳而已。此非即大輅之椎輪，曾冰之積水乎？

啓賢録序

今將遐宣彝訓、敷闡聖文，使人端其行習，恐莊論、《法言》束縛煩苦，有思引去傀然如不終日者，❷誠莫若怵以殃祥之説，有所顧畏欣戀，爲足導其趨而堅其信也，而特未有專泐一書以訓世者。考《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均不著録。唐之寧穆《家訓》、宋之吕氏《童蒙訓》，昔人稱其規法謹嚴，動引繩墨，衢巷庸愚未易偏觀而盡識也。其小説家言，如《洞冥記》《幽異録》《冥報記》《現果録》《靈感記》《警心編》，牛毛繭絲，難更僕數，類多張皇幽渺，托於神鬼，惝怳離奇，不可究詰之説，世咸以謬悠相詆諆，有道之士無取焉。是録以「啓賢」顔其編，其稱名尊，比事覈，立例嚴，無繁苛之節，❸無要渺幽遠之論，平易質直，淺近易曉，爲愚鈍者言之可也，爲高明者言之亦無不可。果取是録循誦習傳，濯磨思奮，以清其心，植其品，其於希賢希聖之旨，庶不至擿埴而索塗也夫！❹

重刻慶芝堂詩集序

遂堂先生由廣文爲令，以詩傳。原刻

❶ 此句，原稿本作「皆出於心聲」。
❷ 「傀然」，原在「有」下，據原稿本改。
❸ 「繁」，原脱，據原稿本補。
❹ 此句下，原稿本有「夫朱君曉亭將重刊之，謁序於余。余嘉朱君之有是舉也，特爲書其卷端」二十八字。

漫漶，其外孫荆君道復來蘇，購初本重付剞劂，去先生之卒數十年矣。古來文家傳之久且遠者，每在後人珍重愛惜。後人非賢有文，視先人手澤所留，曾不如田宅財貨之可貴。子孫且然，矧在他姓？乾隆間，餘姚盧紹弓學士傳其外祖馮山公《解春集》，播稱藝林，今復見荆君矣。荆君言乃其母太夫人志，《記》云「善則歸親」，荆君有焉。至氣格高邁，神味淵永，體託於明道，語發乎性情，先生論詩之旨，世必無以易之也。荆君請序於余，爲言其略如此。

繪水集序

震澤王硯農徵君，一鄉之善士也。癸未水灾，其母夫人命輸白金千餘兩，❶䘏死者、振生者，大吏聞於朝，得邀旌門之榮。徵君作憫灾諸詩，繪圖徵詠，東南士大夫凡目覩顛連之狀、耳聞呼號之聲者，莫不形諸篇章，❷題曰「繪水集」。適余撫吴，辱來請序。

嗟乎，余何以序是編哉！方水灾時，余陳臬兹土，顛連之狀，呼號之聲，不忍覩而所覩皆是也，不忍聞而所聞皆是也。幸天子仁聖，大吏賢明，都人士好義者衆，補苴罅漏，稍事安輯。至今呼號之聲，顛連之狀，猶無時不在耳目。❸諸詩多歸美余者，是殆滋余之咎矣。夫救荒無善策，爲民牧者不能備之於先，而徒恃臨事補救，即云有

❶ 此句，原稿本作「奉其母夫人命，輸白金千餘兩以上」。
❷ 此句，原稿本作「莫不振觸懷抱，形諸篇章，積時既久，遂成巨册」。
❸ 「猶」，原無，據文義補。

濟，亦千百之什一耳。且此邦自癸未以來，❶民氣未復，辛卯、壬辰霪潦爲患，今春苦雨，麥僅半稔，秋來風雨如晦，❷秀而不實者比比矣。吴中士女業紡績者什九，吉貝之植多於蓺禾，頻歲木棉又不登，價數倍於昔，而布縷之值反賤。蓋人情先食後衣，歲儉苦饑，衣雖敝而憚於改，❸爲其勢然耳。然而貿布者爲之裹足矣，業績者爲之輟機矣，小民生計之蹙，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國家歲轉南漕四百萬石，江以南四郡一州居其半，地方五百餘里，而天庾之供及京師官俸兵餉，咸於是出。年穀順成，猶可挹注，乃屢歉之餘，國計民生兩無兼濟。嚮所不忍聽覩者，過此殆將滋甚。嗟乎，是固司牧者返人牛羊之日，而余獨苟禄竊位於此，其尚可以終日乎哉！展君斯圖，❹掩卷三嘆。君一鄉之善士也，其亟爲桑梓策之。

梁芷鄰觀察滄浪亭圖詩册序

滄浪亭去蘇公七百餘年，國朝宋中丞重葺以來，復瀕圮矣。其東偏今爲候舘，輿騎雜集，山林爲之不韻。癸未，僕陳臬，下車止其中，句云：「魚鳥親官舫，林巒送使軒。劇憐風月地，頻換雪泥痕。」蓋嘆之也。無何，僕以憂去，❺梁芷鄰前輩權臬事，公暇命儔嘯侶，劈牋徵咏，圖以紀之，一時風雅之士爲山林幸。夫韻事視乎其人，必其才與福兼，而後地以人重。僕之時，淫霖爲

❶「此邦」，原無，據原稿本補。
❷「雨」，原無，據文義補。
❸「於」，原無，據原稿本補。
❹「君」，原作「民」，據原稿本改。
❺「以憂」，原無，據原稿本補。

灾，君至西成屢豐，民氣暇懌，福爲之也。僕日釐積四牘，恒若有遺，君至庶獄咸理，秩然肅然，才爲之也。宋中丞作亭記用香山語，謂看山游寺正所以了公事。僕自分無了公事之才，與看山游寺之福。覩斯圖也，振觸心情，追尋昨夢，且喜且妒。❶觀察行將再涖吴閶，褰帷行部，更期爲政之暇，❷葺而新之，近追商邱，遠媲參政，而歐、梅篇咏與山林並垂無窮，此册固其嚆矢也夫。

曹太傅師制義序❸

文章經國大業，世盛操之自上，而教化行。經義造士以來，公輔宰執出其中。明三百年，推王文恪，而李文正、邱文莊、王文成諸公輔之。迨其季世，社稿盛行，文柄移於下，則氣運繫之也。我朝推李文貞，而張文貞、韓文懿、方侍郎諸公輔之。今讀其制義，莫不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洋洋乎盛世之音也，郅治日隆，制作大備。吾師歙縣太傅曹公，歷相兩朝，以經術爲治術，其文以理爲主，而氣輔之。選言宏富，蓋其閎鑑博識，於全經背誦不遺一字，故爲文援筆立就，群書奔赴腕下，用語恒若己出，人巧備而天工錯，有出乎諸大家之右者。要亦德性淬於内，事功炳於外，明良遇合，上孚而下浹，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然則斯文之傳，亦豈盡人力所能致哉！

❶「且喜且妒」，原稿本作「而才福慳薄，適恐騰笑山林耳」。
❷「更期」，原無，據原稿本補。
❸「師」，原無，據原稿本補。

制義平秩集序

舉之治文，猶農夫治田，勤其力者豐其獲。雖然，有次第焉，不可紊也。今夫農，嘉種以播之，耕以耕之，耨以耨之，糞之壅之，薅之溉之，而後秧之苗之，穎之實之，鎌以刈之，場圃登之，如是爲有秋。文猶是也，功用有淺深，程途有遠近，一蹴幾之，是宋人助長也。修田先生精於文，門下士成就最衆，其教壹以循序漸進爲法。所選名家制義，曰《平秩集》，取義《虞書》，蓋以農事喻文也。凡言理言事之體，❶莊言或不能暢，罕譬之而大旨了然。學者玩其命名，亦可以得文法矣。

劉聞石制義序

始余未識聞石，弟雨人與君爲文會，號曰協社，里中高才生多與焉。乙酉余里居，讀社中文，於君尤心折。❷後二年，館余家，每一篇出示，輒擊節稱快。嘗謂今之習制義者，幾於人虵珠而家荊璞矣，然脩襮而不治裏，臘言梔貌，鞭賈之技耳。其矯而過者，厭芻豢，思蠃蛤，徒以文固陋。或乃矜馳奥博，罔適於用，抑亦明鏡之不足函食，干將之不可補履歟。君不名一家，奄有衆妙，大致以魄力與會勝，上下古今，崇論閎議，閒有樸實説理、沖淡取韻者，雲卷霞舒，

❶「理」，原作「禮」，據原稿本改。

❷「折」，原作「切」，據原稿本改。

水流花開，又極文境之變焉。君誠可謂神於文者已。

三吴同官録序❶

吴爲東南大邦，山水秀良，風俗和美，士民多文少質，類能讀詩書識俎豆，服田力穡，束身聽長吏之教。官是土者，苟政無闕失，事事體民情出之，則民之愛之也如父兄。雖江南北地氣别强弱，而固結不可自解之情，實有以窺長吏隱微而成其嚮背，蓋善感者莫吴民若也。郡縣以下尤無日不與民見，誠知民情嚮背，而順導之於所安，則平其陰陽之眦，而爲化民成俗之由。唐宋以來類多以名宦稱者，❷職是故耳。是録也，猶是姓氏也，階秩也，各宜勉勉焉，知所當務矣。蓋某所以自責與厚望於同寮者，意有深焉，非特考一時聚散之迹，判異日升沈之分爲也。凡著於斯録者，其互爲勸也哉。

楚南同官録序

余歷仕吴、越、秦、豫，皆有同官録之刻。自開府至牧令，家世踐履無不悉載，所以紀譜牒、志人物也。丁酉春，奉命督楚，同省諸君子踵故事輯刊，屬余爲序。藩伯若士龔君，余同年生也，嘗闡同字之義，以示僚屬曰：「《易》同人之卦曰：『同人於野，亨。』其初九曰：『同人於門，无咎。』六二

❶ 本文與原稿本校，删節甚多，文字差異較大，不補亦不一一出校。

❷ 「以」，原脱，據文義補。

曰：『同人於宗，吝。』則公私、廣狹異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又曰：『爲善不同，同歸於治。』惟於不同中見同，而後寅恭之義重焉。《傳》曰：『同官爲寮。』晏子侍遄臺，則有『和同』之辯。竊謂士之出處不必同，而淑身之道同；位之大小不必同，而靖共之義同；職之繁簡不必同，而敬事之心同。人之智慮材力尤不能盡同，而効忠之情無不同。上焉集思廣益，下焉宣猷考績，慎同心德，是乃所以爲同也。官箴有常，其無斁思矣。」即以藩伯之言爲之序。

己卯科雲南鄉試録序

嘉慶二十有四年己卯科鄉試，禮臣以雲南考官請，上命臣林則徐偕臣吴慈鶴往典厥事。伏念臣閩陬下士，由辛未庶常習國書，甲戌散館授編脩，丙子科充江西鄉試副考官，本年會試充同考官，兹復仰荷恩綸，掄才滇省。自維尠學寡識，四載之内，三握文衡，感激悚惶，惟弗克報稱是懼。謹偕臣吴慈鶴星馳抵境，屆期入闈。維時監臨則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雲南巡撫臣史致光，提調則糧儲道臣誠端，監試則鹽法道臣潘恭辰，内監試則准補東川府巧家同知臣葉申鄉。敬慎將事，内外肅清。爰進雲南學政臣牛坤所録士，扃闈三試之。臣則徐偕臣慈鶴率同考官署富民縣事候補知縣臣許應元、署會澤縣事准補羅次縣知縣臣仇琨、署安甯州事候補知縣臣劉銘勳、署羅次縣事題補富民縣知縣臣朱久括、宜良縣知縣臣江景陽、署甯州事候補知縣臣秦鳳梁、署元謀縣事候補知縣臣青文典、雲南縣知縣臣蔡世瑛，悉心校閲，計已薦、未

薦之卷共四千有奇。臣則徐與臣慈鶴皆逐加評點，取士如額。擇其文藝詩策尤雅者十四篇，恭呈乙覽。臣謹拜手稽首颺言簡端。

竊維滇去京師八千餘里，其被聲教較後於他省，然國家於滇士，正以其僻處遐服，而優之者彌至。往既給驛赴禮部試，比科會闈雋額倍蓰於昔，又多膺簪筆侍從之選。蓋聖教覃洽，靡遠弗屆，滇之人士感悦奮興，自莊蹻啟城、漢武置郡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也。夫大雅《棫樸》之詩，美文王能官人也，而《傳》則訓「遐不作人」之遐爲遠，謂文王壽考，化及遠方，皆興起也。其時廣輪地域，不越中原，德化所暨，詩人已歎其遠。矧我朝襲熙瀌洽，❶皇上仁壽之化，鴹溢總宙，金碧蒼洱閒，有不喁喁然迪德而嚮風、涵今而茹古者乎！臣於闈中合三場校之，期於覘見底蘊，拔擢真才，俶詭浮薄之詞，概斥勿録。撤棘後，復與人士接見，審其趣向，大抵皆有志於學，求副實用，不以小成自甘，而浸淫風雅、擅精書學者，亦復所至林立。以曏所聞，滇士質魯少文；繇今視之，誠挺華擢秀，蒸蒸日上。益以仰壽考之作人，浹荒陬而軼前古也。自時厥後，多士争相砥礪，經明行脩，咸勉爲有體有用之學。❷他日矢謨於廷，倘足備華國之選，俾臣亦竊附於以人事君之義。是則區區愚忱所願，與滇士共爲敦勗者爾。

❶「熙」下，原衍一「治」字，據原稿本删。
❷「咸」，原作「或」，據原稿本改。

道光丙午科陝西武鄉試録序

道光二十六年，歲在丙午冬十月，武舉鄉試届期，臣巡撫陝西，例典試事。爰進將軍臣布彦圖咨送前鋒馬甲武生共一百五十九名，學政臣金國均取録七府五州學武生一千三百四十八名，率同布政使臣裕康、按察使臣唐樹義、提調官督糧道臣張集馨、監試官鹽法道臣崇綸、監射官署西安城守協副將臣保恒，公同校閲，擇其騎射技勇兼優，列爲雙單好字號，復入闈默寫武經，詳加甄别，取中滿洲額勒精額等十名、武生柳林桂等五十名，刊次試録，進呈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

臣惟古人選士於學，必先射於澤宫，《周禮》三年大比，以五物詢衆庶，主皮和容興舞，以興賢能，即騎射技勇之所由昉也。秦爲古岐豐地，自兔罝得閎夭，而干城之選重，自渭濱載尚父，❶而韜鈐之略傳。蓋由雍州土厚水深，於山則有太華、終南，於水則有黄河、涇、渭，扶輿磅礴，吐氣含和。士生其間，莫不重節概，尚義烈，有同袍同澤之風焉，夫非山川靈傑之助歟？漢時以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又令郡國選才力武猛爲材官騎士，而公孫賀、李廣、趙充國、傅介子、甘延壽諸人，皆立功異域，彪炳史册。唐則設立武科，若張仁愿之控制邊陲，郭子儀之撫綏河朔，並以武舉起家，懋昭顯烈。所謂關西出將者，得自科目爲多。由宋迄明，雖亦武科並重，而得人則遠不逮古。我朝修明武備，簡練精良，是以翹秀蔚

❶「渭」，原作「謂」，據文義改。

興，習龍韜而奮鷹揚者踵相接。臣蒙恩分陝，忝任司衡，於騎射則觀其弓調馬服之能，於技勇則試其負重翹關之力。迨内場扃試，仍於默寫武經之後，復使一一挽强，以期悉拔真才，宏收實用。尤願登斯選者，咸具有勇知方之略，益昭克敵致果之能，各矢忠勤，務兼謀勇，以副我聖主育才興賢之至意。此則臣與多士所兢兢然共相勵翼者爾。維時官斯土者，西安將軍臣布彦圖、左翼副都統兼署右翼副都統臣西興阿、陝西提督臣石生玉、漢中鎮總兵臣春福、署甘陝鎮總兵臣祥瑞、延綏鎮總兵臣趙龍田、潼商道臣常績、陝甘道臣兆那蘇圖、延榆綏道臣萬保，例得備書。

重脩于忠肅公祠墓記

忠肅于公之祠於杭也，其一在清河坊，曰憐忠，爲公故居；其一在西湖三台山麓，曰旌功，則公丘墓在焉。維公純忠偉伐，與岳忠武同昭天壤，千古以兩少保稱。拜公祠者，士夫以興其感憤，又從而嘆歎永言之。雖婦孺無知，亦不自解而生祇肅。或齋宿其中以祈夢，應如響，故奔走於祠無虚日。然之天竹、之净慈、之他佛寺者，膜拜已，輒委金錢以去，命曰香資，而於公祠獨否。公裔孫依丙舍，亦世守清白罔替，恂恂然，落落然。

前年奉祠生於潰，以旌功祠之宜脩請，大府命錢塘令宣君周視之，入門則前庭圮，升階則殿宇之右二楹又圮，降而適門左，爲

夢神祠，亦半圮。又左數十武爲文丞相祠，雖未圮，亦岌岌矣。蓋是祠既瀕湖，其地卑溼，山嵐之所蒸鬱，林木之所翳蔚，易蠹而腐，故垣墉棟宇之繕完，自乾隆乙卯迄今不三十年，而頓失舊觀。於是大府斥白金八百餘兩，屬後錢塘令方公終始其事，又得紳士陳君桐生、許君乃穀集資成之。凡五閱月而訖工，是爲道光壬午春二月。

余以夏六月再至杭，聞之竊喜。頃之，或語余以公墓猶弸割，祠後三楹亦半朽苦漏，其前之階礙堂坳坼且如龜。余曰是未可已也，❶爰集數同志，❷復醵四百金，畀錢塘令呂君，俾悉甃治之。及是而割者朽者坼者，與向所爲圮者、半圮者，雖未圮而岌岌者，乃咸堅好如初。墓頂累新甎凡三成，加灰，庭五楹皆羃以石，則昔所無也。

自福田利益之說中於人心，綱常之有待於扶樹，匪細故矣。如公浩氣不磨於宇宙，祠墓之有無，初不足爲加損。然守土者顧聽其隤剥而莫之省，尚奚以言治哉？余拜公墓，纍纍然凡七，蓋公祔於先塋，而子弟孫曾以次祔焉。惟祠文信國於墓左，其義無考，豈以公生平嚮慕信國，❸嘗懸畫像拜之，故爲是以成公志耶？九原而有知也，公方尚友信國，進而尚友岳忠武，相與徜徉於湖光山色間，感念志事，❹撫膺言懷，亦庶乎其不孤已。

❶「未可」，原作「可未」，據原稿本改。
❷「集」，原作「進」，據原稿本改。
❸「慕」，原作「墓」，據文義改。
❹「念」，原作「余」，據原稿本改。

秦一誠先生遺像記

錫山之秦，世爲東南望族。一誠先生者，前明成化間廩貢生，隱德不仕，以孝行有稱於時者也。今去先生之没三百幾十年矣，裔孫鶴出先生圖像並手書詩文，及二泉邵公所書壽藏銘，合裝成卷，乞言於並世立言之君子。嗚呼！其可爲不忘先澤者矣。

謹按：圖凡四幅，第一幅道路平直，坊其地爲泮宫，一人方巾闊服，飄然有髭，一童負書隨之，應是年四十貢入太學時也。其第四幅山嶺複沓，有雜樹楓檜之屬，一童捧爐，先生持白羽扇，老矣，所謂年七十五結廬先塋之下焚香拜泣者是也。惟中間二圖，一幅畫馬二、紅衣官人一，若爲導者，童子二，肩紅氈旄油傘各一，先生冠弁於馬上拱揖。一畫大槐樹下黄門官二人、馬一、御馬者一，先生下馬，冠儒冠、革帶，手奉書如欲奉事者狀，豈所謂奉命告授州判職名冠帶閒住時邪？凡此具見先生所自爲《一誠始末》中。

秦氏向無祭義田，先生始積生徒贄銀置三十畝。縣令以鄉飲招，不赴。六十後建覺非亭於宅南，爲潛脩養素之地。若此皆其大者，固宜各宜一圖，豈其佚歟？又按志乘，先生之事母也，母病暑思酌，時旱甚，無所得水，先生袒卧烝日中，地忽自穴，泉湧上。又其廬墓，致靈芝白兔之瑞。而先生自志，僅有吴廉憲書孝子泉事，不及所以名泉之由，豈以迹近靈怪，爲儒者所不道歟？先生詩文有《自述始末》一首、《一誠贊》一首、《自述詩》二、《先君七十上壽詩序》一、《覺非亭吟》、《思親望壠》、《慕古知

足》等詩，凡八首，文理蒼質，殆皆發之於誠而無忝者歟。

前明講學之盛，莫如東林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建立書院，在隆慶、天啟之際，而首衍慈湖之傳，爲西神諸君子先導者，二泉其識志也。今先生雖未嘗以講學名，而觀於二泉所稱曰有德，曰邵公俟命，則先生之學與其所以爲人，夫亦可識其大凡也已。明弘治中，長洲有王仁孝先生者，時皆稱其行誼，名其所居之里曰大儒，所有詩文詞，其弟子陳文莊公爲之版，今所傳《俟後編》是也。迹其生平出處，及門庭鄉里之行，有與先生若出一途者。則先生詩文雖存者不多，而足以廣其傳於世，必有讀書而興慕焉者，是又賢子孫之責也。

閩縣義塾記

治莫重於教，教莫先於養蒙。古者庠序而外，家必有塾，時術之義備焉。晚近難言之矣，小民困於饑寒，不能贍身家，奚暇課子弟。於是總丱之徒，目不識詩書禮樂之文，口不道孝悌忠信之言。里黨儆逐，習於匪僻，比長而不知悔。豈無穎悟之質，而終於不可教誨者，[1]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夫三代以前，吏即爲師。《周禮》黨正、州長之職，皆以教治於政令并掌之。蓋其德行道義足爲民表，而職任又必以教化爲重，不如是則爲曠官。故吏之於民，若父兄之訓子弟，不敢任其不率也。後世吏與儒

[1]「誨」，原作「悔」，據文義改。

異趣，政與化殊途，牧令疲於簿書，而教士之職僅以文學博士領之。微論稱職者鮮，即其受教之人，亦惟青衿子弟而已，未嘗外及也。夫童蒙不養，何以逮於成人？家塾已廢，何由登之庠序？貧民既不暇言學，牧令又不暇言教，其流必胥里鄙之子弟，盡習爲靡僻而不可挽，豈非人心風俗之大懼也哉！

萊臧明府來宰閩邑，獨以教化爲重，憫貧民之不能延師也，甫下車，即捐清俸，倡設義塾於郡學之側，聘董茂才羹墀主其教，❶凡願學者咸得造焉。嚴其出入之規，密其誦習之程，復以公餘親至其地，課其勤惰而勸懲之。一時髫齔象勺之侶，雖窶人子亦訢訢然知所向學。此一舉也有數善焉：廣教育也，恤貧窮也，植始基也，遏邪僻也。吏與儒同其趣，而政與化同其途也。由是推諸一邑之内，無不設塾之鄉，無不入塾之童，行之以實，持之以久，且使凡爲邑者咸取則焉，是誠人心風俗之大幸也。可不重歟！可不重歟！

湖濱崇善堂記

太湖爲東南巨浸，虞翻曰「水通五道，謂之五湖」，界毗兩省，跨越蘇、常、湖三郡，商民往來，視官塘河較近，而風濤鼓盪，恒有傾覆之患。近湖居人邇有救生之舉，甚盛心也。其法略仿京口，而以屬湖中罟船。凡救一生者錢三緡，得一屍一緡，將覆而援人船無恙者六緡。擇地烏程之喬漊呂祖廟側建崇善堂，旁及掩埋棺槥。而江、震、程、

❶「董」，原作「黄」，據沈抄本改。

安四邑之好善者，迭爲勸募，事賴以集。

曩余官浙江，分巡嘉湖者一年。洎蒞吴，先後且十年，太湖並在所轄。每聞波浪之險，惄然於懷。夫惻隱之心，盡人同之。往時罟船非不知溺之當救也，而責不專屬，或以多事爲引嫌，有專責矣，而無以獎勵之，則不久而倦。是舉也，其有以充惻隱之心而持之以久者乎。吕祖廟者，素著靈應，諸君發信願於此，而四邑之人於以踴躍輸助，以底於事之成。抑余聞之，匪始之難，終之實難。太湖周行八百餘里，舟楫之患無地無之，他邑之人必有聞風興起者，而諸君敦善不怠，可質神明，在《易》之中孚，信及豚魚，大川利涉，所宜勉勉焉，慎恃其後也。倡其議者楊體涵、王恩溥、吴杰，捐資尤鉅。而諸善士繼之，王徵仕之佐其一也，道光丙申九月請余爲記，書其緣起如此。

杭嘉義塾添設孝廉田記

夫人好義之心，不難於慮始，而難於圖終。何也？方其見義欲爲，視天下事無不可以曲赴吾志之所獲。❶及乎無所獲焉，而意之倦者半矣。及乎僅有所獲焉，而意之已滿者又半矣。若此者，其始未嘗不好義，而義非本於中之所存，即所爲好者，亦祇襲於外之所附，卒不可以爲義士。

嘉興周生士漣，余向固嘗稱爲義士者也。其於杭、嘉兩郡募建平林、宗文等五義塾，備見余前所作《宗文義塾記》中。❷道光

❶「所」下，原衍「以」字，據原稿本删。

❷「余」，原作「於」，據原稿本改。

二年壬午，❶塾生有舉於鄉者，始有孝廉田之議。凡舉於鄉者，貸田若干畝而入其息，有同舉者均之，後舉者代之，别議詞林田若干畝以待。嗚呼，周生好義之心可謂篤矣！今天子右文稽古，海内之士懷珍抱璞，無不欲以文章經濟自致通顯於時，而窮檐蔀屋之儒，尚有荒棄本業，或見異而思遷者。夫非國家制科一途，不足爲人才鼓勵也。衣食者生人之大要也，士可爲而不盡可爲，❷則其以高才自廢者爲可傷耳。

嗚呼！❸誠使一鄉一郡縣之間，盡得一二如周生其人者，獎掖寒畯，寬然予以讀書之歲月，足以推廣學校之化，而爲人才造就之階。天下不少好義之士，吾願聞周生之風而興起者衆也。周生之於義也，老而彌篤，如饑渴者之需飲食，不能斯須去諸其懷。將見五塾中科名之盛，隆然日上，而好義諸君又廣爲捐助，以成其義。余更樂爲之大書特書不一書也。是爲記。

南湖鄭祠祭田記

南湖鄭氏之有祭田也，自明吏部少谷公始。公捐貲倡建祠堂，又割己田爲祀典，慕義者踵之以集事，勒諸家譜，重以宗誓，用心至勤且篤。數傳以來，稍陵替矣。十世孫炳文，官江南淮安府同知，積俸所入，復而完之。則徐方里居，實與其事，備理粗具，爲文記之曰：

自授田之法廢，而兼并之術開，富者連

❶「午」，原作「年」，據文義改。

❷「不」下，原衍一「可」字，據原稿本删。

❸「嗚呼」，原作「呼嗚」，據文義改。

阡陌，貧者乏升斗矣。自譜系之學微，而親親之道薄，富者私室家，貧者闕膢臘矣。夫先王之教，使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故《禮》曰：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又曰：旁治昆弟，合族以食。比物此志也。田萊荒則粢盛缺，粢盛缺則合食廢，合食廢則宗祧紊，一本九族，渺若秦越，君子傷之。鄭氏建祠垂三百載，支庶繁衍，❶以前人宗法之善，至今歲祀罔間。顧時事錯迕，經畫失人，遂有鬻祭田以資他用者。子姓利其值之微，亦競市之。輾轉就鬻，久而屢易其主，由是俎豆之供恒有不給。

炳文官於外，財固不豐，然懼先澤之淪胥也，慨然曰：「疇非祖若宗一體之遺，❷祀之不供，先公是恫，吾儕其忍乎哉！且物本有而復之爲歸，《春秋傳》『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聖經予之，嘉其義也。吾族人之得祠田者，其始爲值雖微，今屢鬻則相倍蓰矣，吾不敢没其值而强之歸，亦不敢以昔之值律今日也。捐吾俸以贖之，且劑其平焉。❸嗇於今而倍於昔，其亦可乎？」衆咸曰：「諾。」遂區其畝而籍之，悉歸於祠，以奉祠典。凡茲歸田之家，雖所償不足，而亦兢勸於義者，孝弟之心油然動於不容已，是知人情之易感，而祖若宗之靈爽於焉式憑也。繼自今，享祀不忒，而合食以時，使昭穆少長有序，遠邇親疏有辨，冠婚喪葬有助，鰥寡孤獨有養，與吏部公建祠制祀之意後先繼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在斯乎！是舉也，紀時道光六年十

❶「支」下，原衍一「度」字，據原稿本删。
❷「非祖若宗」，原作「非宗」，據原稿本補。
❸「且」，原作「具」，據原稿本改。

有二月，紀田四十餘畝，紀值一千七百金，著之碑陰，俾鄭氏子孫世世永守之也。❶

重脩積翠寺記

閩制府范忠貞公殉耿難，康熙二十二年建祠於烏石山之南，董其事者即祠西爲香火院，召僧居焉。寺在山半，古松夾道，石磴數十級始達於門，繚牆内望，四山環青，朝嵐夕靄，縈映萬狀，而寺乃以「積翠」名。每歲重九登高，里人讌集於此，笙管合樂，紙鳶跕跕出林外。寺有老梅，枝幹如鐵，花時吟賞者踵相接，寺遂爲會城勝地之冠。

百餘年來祠宇依然，而寺之興廢不一。比歲主僧以故去，禪侶寥落，雙扉不扃，游憩者輒徘徊不忍覩。嘉慶二十五年，自慶和尚從怡山長慶禪寺方丈退院歸，構而得之，以寺久蕪，且湫隘殊甚，求諸檀施，闢舊基址，建準提閣，鑿放生池，治堂室三楹，爲宰官長者宴坐之所，垣墉四周，椽桷咸具，又置租田三畝爲常住計。恐事久而隳，乞余爲文，以示其後人。

夫浮屠氏之教，自祇園布金後，招提蘭若遍於震旦。始則一蒲團地，七寶莊嚴，其後或法嗣不守，日即荒涼，而卒歸無有。今自慶願力堅苦，克底於成，可謂勤矣。凡佛弟子繼主卓錫者勉旃，補葺朽漏，打鐘掃地，以奉忠臣之靈，毋敢廢怠，是其所厚望也夫。因述其意，俾勒之石。

❶「世世」，原脱，據原稿本補。

龍樹院雅集記

余之由京秩外遷也，十有一年於兹矣。其間三至轂下，無旬日留，中朝故交置酒相勞，每不獲往。惟辛未同歲生公讌，必作竟日敘，驪駒在門，低徊留之不能去。惜未嘗紀其時月，爲後會所取證，猶有歉焉。

今歲孟夏，余由閩釋服復詣闕。先一月，周芸皋觀察已自杭至。諸同人喜吾兩人之來，文酒款洽無虚日，然始猶未畢集。閏四月二十二日，乃徧徵同歲生集宣武坊南之龍樹院，會者三十有四人。❶

是日也，宿雨新霽，微風未薰。其地有琳宫梵宇，林木幽翳，院中古槐蟠拏若鱗爪，俗所稱龍爪槐是也。院前三檻，僧月亭所新拓，軒櫺洞開，埜色在户。左右兩小樓可瞰西山，其東與陶然亭衡宇相望。南則複城雉堞，森森然雄於郊畿。俯視菰蘆葭葦，一碧無際，雨後積潦漸澄，鳧鴨相出没，風過蕭蕭作聲，夏日有涼秋意。游讌之樂，幾忘其在輭紅塵土中也。

酒數巡，余揖諸君而言：「自吾儕釋褐至今，二十寒暑矣。向之第進士者二百四十七人，中外分職，已區其半。自時厥後，人事錯迕，掎裳聯襼之侣，有日減無日增。今十干再週，而觴詠於斯者猶三十四人，雖視前數科爲盛，然追維疇曩，抑亦感慨係之矣。所恃志合道同，不爲勢交，且偕出大賢之門，師承有自，平居以文字相切劘，德性相觀摩，樹立猷守相期許。當時鼎甲三人，於未散館之先，同典秋賦，已爲百數十年僅

❶ 「有」，原脱，據原稿本補。

見之盛事。而此廿年中，内外遷擢、持衡建節、鳴騶擁傳者，踵趾相接，咸以文學政事爲世推仰。即軨陋如余，亦濫叨主恩，廁秩二品，以附諸君子之末光，不其幸歟！顧攬鏡窺形，鬚鬢非昔，即向之翩翩年少者，亦皆鬑鬑然逾强而艾矣。歲月不居，搏沙聚散，可勿念乎！昔李絳對唐憲宗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情於何有？』此論矯枉，誠不值一噱耳。朋友爲人倫之一，況一科同舉？雖以人合，而有天焉，吾夫子論交，要之以久敬。諸君於吾及芸皐也，喜其來，惜其别，惓惓然惟恐不得晨夕聚，歷二十年猶一日，非久而敬之者歟？然則後此之會，胥於今日乎取證也，烏可以不志。同人曰：「善。」於是劈素濡墨，圖而記之於右。

是日會者，翰林學士許莱山邦光，侍讀祝蘅畦慶蕃，中允蔣笙陔立鏞、榮及亭第，贊善全紫坦奎，給諫王柳溪雲錦、龔蓮舫綬，侍御朱小雲壬林、宗芸皐劭轂，郎中毛春門鼎亨、喻萊峰元準，員外莫豫堂焜、海雲峰濂、谷美田善禾、達粤千英、徐訪巖寶森、陳克庵焯，主事余邃巖寅元、陸少盧堯松、馮紫屏元錫、趙蘭友廷熙，内閣典籍梁徽垣愼楨，中書舍人顧秋浦濤、王羲亭璟、易蓮航鏡清、劉順伯晉、衛璞庵如玉、端木侶芝坦，太守楊古生兆璜，大令黄素峰楊鑣、陳陸園柱勳、周莘園鳳喈。圖者前漢黄德道周芸皐凱，作記者前江甯布政使林少穆則徐也。道光十年，歲在庚寅，日躔鶉首之次。

同游龍門香山寺記

小庚郡伯守雒中，七年於兹。曩與余書，盛稱其地有龍門香山之勝，而惜未能導余一游也。道光辛丑夏，河決開封，是秋，余奉命從負薪之役。郡伯因公至河干，復爲余述前言，第慮余竣役南歸，仍無緣共登眺耳。余曰：「是有數存焉，僕今年幾出玉門矣，冰天雪海，亦一壯游。比雖不果於行，究未知數之可終免否也？」郡伯頷之。

無何，開封河復，❶余仍西戍。壬寅春三月，道出雒中，郡伯撫余手曰：「有是哉，數之與時相需也。昔期於行而不果行，今不期於游而轉假此行以踐其游，是時與數適相值耳，斯游烏可已哉！」乃與郡佐羅君鈞亭、邑令馬君恕命駕邀余。出南門三十里，見兩山對峙，峩峩然若雙闕者，詢之，即龍門也。伊水歷其間，故號伊闕，亦曰闕塞，世傳神禹鑿水，今以形勢觀之，誠天功，非人力也。且禹鑿龍在今韓城，此山雖名同，而實無與焉。

是日也，晴巒絢空，林野映碧，循西崖而行，憩虚亭，面方池，山泉泠泠，石筍矗立。拾級而上，則巖洞窅窱，石壁間鑿爲古佛相者，指不勝僂。前軒數楹，開窗面水，憑欄眺望，心眸爲之豁然。斯時春水方生，清漪淺流，未及没馬。復與諸君策驥涉伊，至東崖，步入香山寺，其勝概亦與西崖埒。寺之南乃石樓故址，今爲平屋，因列坐讀屏間所刊白太傅文。竊想其暮年居雒，以七十萬緡脩刹，有終焉之志，誠達哉樂天矣。

❶「河」下，原衍一「而」字，據原稿本删。

要亦遇可退之時，悟脩真之數，故得自署爲幸民耳。

僕雖不敢遠希古賢，而止足之念，久已積諸懷抱，顧時事之艱，運數之奇，有不獨關乎一身休咎者。今雖萬里西行，而南望側身，歎喟欲絶，尚敢希林泉之娱哉！雖然，數與時相需，亦因時而轉，即此征途中得與佳山水遇，或亦數不終奇，時不終艱，如東坡所云人阨非天窮者耶？旦夕間瀛壖蕩平，寰宇清晏，使僕東還有期，猶將隨諸君子踵兹勝游，即以遂吾終焉之志，未嘗不可以斯言爲息壤也。同人曰：「善。」余遂援筆記之。

雲左山房文鈔卷二

都城隍廟祈晴疏

年月日具官江蘇按察使某，以恒雨愆期，久恐害歲，謹齋戒沐浴致禱於全省都城隍之神曰：

聰明正直之謂神，有功德於民之謂神，禦大災捍大患之謂神。比者雨澤過盈，桑麥已壞。若滂沱不已，插秧後時，水鄉窪田，淪於巨浸，小民終歲衣食之計，安所取資？具官懂焉。具官之受事茲土者四月矣，獄訟不衰，盜賊不息，訛言不寢，雨暘又不時，意者其有失德遺行歟？京房《易傳》曰：「誅罰絶理，厥灾水」，其庶事之未治歟？刑獄之失當歟？愎理自用而民隱未通歟？庀僚屬而罔率歟？有一於此，則罰於厥身，民何罪焉！吴之小民，素鮮蓋藏，手足儇利，靡習勞苦。歲一不登，莩死溝壑，甚或流而爲匪，罹於法網，是可深痛。今城鄉之間，庳隘淺陋之舍，積水泥潦，屋宇污瀦，牆壁圮敗，薪溼煙漫，坐使耕織廢業，貿易不便，此亦神所宜悼者也。具官聞往在甲子，大雨七日，米價騰貴，民遂刦奪。今固連歲豐稔，度不至此。然郡中人言，水減於前者尺耳。又自具官下車以來，穿窬夜行，甚滋民擾，歲若歉收，隱憂非細。況今者淮徐之區，方苦亢旱，其地宜粱粟黍稷，必待時雨乃可種藝。夫以此之盈，益彼之竭，亦云便矣。能以江南之雨移而濟諸江北，則得地；能以此月之雨徐而施諸六

月七月，則得時。具官統刑此邦，凡吾赤子不忍視，神統轄大江南北，威靈赫濯，豈獨無動於心乎？抑具官聞之，雨師風伯，各有所司，宜非神所能專擅。然而具官籲之於神，神籲之於天，歲計阜成，民生各遂，是即神與具官所莫辭之責也。具官秉性愚直，竭誠上言，有不由衷，壹惟降罰。至於緇流羽客之衆，結壇持呪之事，黷神甚矣，具官所不敢爲。謹疏。

糾察司廟祈晴疏

年月日具官江蘇按察使某，致禱於糾察司城隍神曰：

神與具官掌江南一省刑憲者也，則民命寄之矣。比者雨水過多，勢將禍稼，是用隱憂。《京房傳》曰：「誅罰絶理，厥灾水」，其庶事之未治歟？刑獄之失當歟？愎理自用而民隱未通歟？庀僚屬而罔率歟？有一於此，則具官之不明也，兆示之可也；具官之不德也，咎歸之可也。今郡城之中，道路泥潦，房屋傾敗，居民怨咨，販負輟業，則鄉農之荷笠而歎者，宜何如矣！甲子大雨，城市刦奪，今水之減於前者尺耳，❶數月以内，民苦穿窬，歲或不登，匪流滋熾，此神與具官所宜輯之於未然者也。淮徐之區，亢旱千里，挹此注彼，計爲兼得，具官能籲諸神，神獨不能籲諸天乎？今者盜賊不衰，訛言不怠，民皆惶惶，俾夜作晝，加以淫潦瀕於荒歉，是可深懼。夫厲刑禁，嚴緝捕，申曉諭，安民心，具官責也。陰行詰暴之方，曲廣厚生之澤，使奸民無所遁其跡，

❶「前者」，原作「者前」，據文義及上文改。

而良善得以贍其身，捍灾禦患之爲神，神能無動於心乎？具官與神共治一方，幽明雖殊，理無二致。毋使赤子流離，淪於無告，則具官之幸，亦神之幸也。言不由衷，壹惟降罰，神其憫而鑑之。謹疏。

祈晴祝文

維道光十三年三月壬申朔，越二日甲戌，兵部侍郎江蘇巡撫某，以久雨害農，謹齋祓沐浴致禱於明神之前曰：

三吳爲東南大邦，户口之繁，財賦之重，皆甲天下。近十年來數遘奇荒，今即歲事順成，元氣猶未可復也。乃者自冬歷春，恒雨百有餘日，下地之二麥已失望矣。若猶未已，是並上地而無遺種也。傷哉，民之窮也，麄糲不供而糜粥矣，糜粥不供而糠粃矣，今糠粃又不供，官茲土者，❶其能晏然乎！强有肆攫掠，❷弱者轉溝壑。具官之罪固不勝數，抑明神亦有所不忍者乎？吴之士女業紡織者什九，去秋颶風三日，吉貝飄然，又以歲儉之故，人情先食後衣，尺布不能易勺米，生計之蹙，未有甚於今日也。在田之麥，貸種而播，根荄久濡，莖葉旋萎。嗟乎，農力竭矣！今日之無麥，即他日之無禾也。況乎蠶不育而殭，菜不熟而饉，孰非陰寒苦雨之爲害乎？具官三至江南矣，癸未遇灾，辛卯以灾至，今復遘此灾象，是具官之政乖刑舛也，宜受罰殛；是具官之祐薄舋積也，宜自投劾。神若許之，願避賢路，屏息退聽。但能以一身代萬姓殃咎者，

❶「官茲土者」，原稿本作「此蚩蚩者」。

❷「强有」，據文義疑爲「强者」之誤。

具官概勿敢辭。夫聰明正直之謂神，有功德於民之謂神，禦大灾捍大患之謂神。吾神能爲天地山川，出雲降雨，即未有不能驅燭龍，升陽烏，放光明，而舒曜靈者也。嗟乎，呼吸之間，億兆之生死繫焉矣！惟神而鑑之，速賜晴霽。情急語囈，死罪死罪。謹疏。

禱雨祝文

維道光十五年六月己丑朔，越九日戊戌，兵部侍郎江蘇巡撫某，❶以雨澤愆期，齋祈罔應，昧死負罪，謹爲文申告於廣大靈感大士之神前曰：

嗚呼，民非穀不生，穀非雨不植。今樹穀之時，宜雨不雨，此非天地好生之心，亦非明神輔相天地、康濟民物之心也。乃屢禱而未有應，則具官知其罪矣。具官以庸闇之姿任封疆之重，又居此户口至繁、財賦至鉅之地，歷有年所。其政事之不修，舉措之不明，徵歛之不均，刑罰之不當，殆不勝更僕數。前歲霪雨害稼，爲文以哀於神，獲蒙赦宥，去冬之禾、今春之麥幸皆報稔。而積困之民，瘡痍未復，饘粥不供，黄馘槁項者，猶相望於閭井。知神之憫吾民而欲降之福，固未嘗稍釋於衷也。徒以具官祐薄僭叢，不足以表率庶僚，綏撫黎首，而苟禄竊位，致乖天和。《洪範》所稱曰「僭恒暘若」，咎徵之見，莫顯於此。然一吏失職，而使穀不得植，民不得生，具官誠知其罪，抑神明亦有所不忍者乎？吴中植禾固晚，今歲置閏，節候已遲，兹距小暑僅三日耳，若

❶「某」，原稿本作「林」。

猶不雨，是穀無以播，又何以穫？嗷嗷者觖望待斃，其情有不忍言者。伏惟明神擴天地好生之心，開萬民厚生之原，降百穀資生之澤，凡刑政之闕失，宜用罰殛者，皆加於具官之一身，即民自速辜，具官亦當以身代其殃咎，毋使群黎觖望待斃，則所以輔相天地、康濟民物者，明神之功德，誠愈大而彌遠矣。嗚呼，農望切於須臾，民命繫於呼吸，時急勢迫，惟神鑑而憫之，速惠渥澤，不勝昧死待命之至。謹疏。

二次禱雨祝文

維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閏六月己未朔，越十有三日辛未，江蘇巡撫林某等，❶以亢旱爲灾，謹再率屬步禱，爲文申告於大士之神曰：

日者仰蒙神惠，宥具官等之罪而允其請，小暑前後雨澤屢施，雖高原未遍，而平地之苗已蒔，凡在官民，莫不感激涕零，謂非明神之力不及此，當思修善除慝，以答慈貺，曷敢復爲再三之瀆。惟自六月二十四日至今，亢旱如故，雖朝夕步禱，而風力愈厲，雲容盡斂，人心又皇皇然。具官等自知愆眚未除，誠慤未至，方懺悔之不暇，然億萬生命所繫，不得不冒死告哀，瀆陳神聽。

夫百穀長於夏而成於秋，今立秋已届，禾之未植者無論矣，其已植者，誰忍聽其枯槁？然腹地不可得水，則必截潢瀇港，以水車數十具轆轤傳送，乃風日炎燥，不半晌而涸如故。農民窮矣，禾亦槁焉。嗚呼，其可哀一也！傍水之田，百不一二，雖目前

❶「某」，原稿本無此字。

猶可引漑，而官河日消水數寸，不數日亦立涸，何恃不恐？ 嗚呼，其可哀二也！ 高地已不能植禾，但得滋液滲漉，凡助穀之屬，猶可補藝。今土皆龜坼若石田然，耒輟於原則磬懸於室。嗚呼，其可哀三也！ 昔者甲戌之旱，在禾苗遍植之後，民之用力猶輕也。今夏至即旱，植禾者半，不植者亦半。其不植者，猶可責之曰惰農耳。而高阜之田，亦或胼胝樹藝，勞費倍蓰，而卒以蘊隆爲灾，棄前功而待斃，是力農者之慘甚於惰農也。嗚呼，其可哀四也！ 天下漕賦四百萬，吴居其半，京師官糈軍餉皆取給焉。若久旱苗槁，豈獨吴民道殣相望，天庾正供計將安出？ 嗚呼，其可哀五也！ 且吴中之灾屢矣，自癸未後，若辛卯，若癸巳，皆灾之甚者，其他亦多歉歲，無論蠲貸賑卹，國帑之耗難以爲常，即助賑勸捐，前此有力之家，今疲憊者什九矣。嗷嗷者誰其治之，但有轉溝壑耳。嗚呼，其可哀六也！ 淮揚下河之地，每有灾民流徙四出，雜於常、鎮、蘇、松之間。來則育之，去則資之，亦云屢矣。今其地多旱，又將相率至此。而此地不暇自謀，何以推解？ 恐强悍之衆，貽患未有窮也。嗚呼，其可哀七也！ 自四五月來，江北之以蝗告者衆矣，近且渡江南，鎮郡之屬邑類多有之。若又旱暵，則螟蟊之害，尤必蔓延無已，民何以堪？ 嗚呼，其可哀八也！ 凡此八哀，特舉其顯而重者耳。若灾象竟成，官司之焦爛，閭閻之塗炭，更有不敢言明者。

嗚呼，官不足憫而民可憫，民即不盡可憫而農民可憫，而農民之勤者尤可憫。吾神參贊天地，力能致雨，於前日即能致雨，於今時緩之須臾，恐即無及。謹爲八哀疏

合詞泥首以獻，伏乞明神大奮法力，迅迴狂飈，❶宏沛愷澤，甦此億萬民命，不勝急切叩禱之至！　謹疏。

祈雪祝文

維道光二十六年十有一月壬午朔，越二旬癸卯，兵部侍郎陝西巡撫某，謹齋祓瀝誠，遣屬禱於西嶽華山之神，而告以文曰：

惟神作鎮西土，以能佐二儀，育萬物，故秩視三公。立我烝民，貽我來牟，繄惟神力是賴。比者關中久旱，秋歛既絀，播種之麥，十無二三，而根不蟠，苗不興，以不得雪故，其槁也可立而待也。此非天地好生之心，亦非明神輔相天地之心，徒以具官奉職無狀，致乖時和。《洪範》曰：「僭恒暘若。」具官以衰病之軀，德不足以表率庶僚，政不足以潤澤生民，而竊位開府，僭已極矣。宜自七月履任，即顯示旱象，以迄於今。是以上疏於朝，投劾罷職。然猶一日在位，即有一日民物之責。今農事亟矣，爲民請命，祈天降澤，不得不披肝瀝膽，流涕痛哭，以哀於神，而冀神之籲於天也。

夫天人之理一耳，具官一身之殃咎於民何與？凡政刑闕失，宜用罰殛者，請悉加諸具官之一身，即或民自速辜，具官亦願以身代。惟祈明神憫民之命，拯民之饑，速興同雲之祥，大沛盈尺之澤，使西安、同州、鳳翔、乾州諸屬，無不優渥霑足，轉歉爲豐，億兆幸甚。不勝昧死待命之至！　謹告。

❶「狂」，原作「往」，據原稿本改。

新安曹太傅八十壽序

洪惟我國家誕保天命，重熙累洽，海宇綏謐，嘉祥迭臻。惟昊穹眷佑一德，必爲之孕靈川嶽，篤生魁輔，翊佐景祚，垂祉無窮。蓋有敦龐淳固之質，純錫曼延之齡，❶而後福被埏垓，誠孚荃綷，若我太傅中堂師真其人也。

公承奕世功仁之積，幼飫文敏公循牆之訓，辭章根乎夙慧，忠孝出乎性生。逾冠之年，蜚聲黌序。齒未及壯，兩掇巍科。受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編脩擢侍講。方是時，公侍文敏公於京師，而大母朱太夫人壽登耄耋，絲綸疊被，優賚駢闐，黄山白嶽間，吉雲五色，爲海内所瞻卬。嗣是鋒車載駸，於浙於豫，於楚於粤，衡校精白，巖谷獻珍。稍後督學江西，爲文敏公舊蒞之地，後先輝映，濟美稱焉。今夫建非常之績者，必其閎達沈毅，有以任天下之重，而蘊涵於學問，發皇於事業，尤必自敦行門内始。公立身持己，一稟庭訓，不踰軌度。居文敏公憂，有終焉之志。洎仁宗睿皇帝特頒謚典，公乃拜賜馳驅，朝士翕然稱孝行。至於編家集，篤宗親，樹松楸，肅籩豆，又其餘也。

仁宗睿皇帝謂作忠資乎移孝，擢公侍郎，晉公尚書。一星周天，六官徧歷。棐忱篤於夙夜，勵翼先於庶明。於是有講幄之咨，有宫銜之錫，有館閣之掌，有京兆之兼，有帑藏圜府之稽，有春秋鑑衡之命。公則嚴嚴翼翼，益矢冰衷。值軍國大計，方切疇咨，公綜覈度支，區晝芻餉，其詳審也，如聚

❶「延」，原稿本作「衍」。

米爲山；其敬慎也，如以策數馬。上深嘉許，參知五日，遂拜宰輔，筦工部事，蓋已極際遇之隆矣。今天子御極，彌加倚任，授公軍機大臣，未幾復直南書房及上書房，領樞務如故。内庭清要，一身兼之，前此所未聞也。先後五主禮闈，得士極盛。爲翰林掌院學士垂三十年，卿尹封圻，多由薦舉，視韓、歐陽之負文望，吕文穆、司馬文正之汲揚人才，殆欲過之。

公既以文字受主知，獎錫逾於常度。值恭修仁宗睿皇帝實録告成，❶上錫花翎，天下謂以文事得武功之賚者，自公始。繼又恭遇萬壽昌期，加雙眼翎，❷尤文臣所罕覯。而不知公之運籌決勝，長於韜略，聖明已心契之。乃者西陲不靖，勞我六師，公内綜戎機，上孚廟算，不動聲色，而決勝於二萬里之外，迨逆酋生擒，獻俘闕下，天子嘉悦，再圖公形。今紫光之像，視往歲玉瀾堂所繪十五老人，威儀加崇，有嚴有翼。他如賜禁城騎馬，繼以紫韁，又繼以安輿入直，凡人臣難得之遇，靡不備於一身，每進而愈隆焉。且古者傅相之職尊爲三公，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史稱周成王時，周公、畢公並爲太傅，考其迓衡旁作，弼亮保釐，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後世莫得而彷佛也。我朝優禮大僚，以保傅爲加秩，然二百年來，當仕在職之臣而得加至太傅者不數人焉。公以帷幄之功，邀特進之典，比隆周、畢，禮絶班行，非偶然也。且夫樞機者，政事所取決也；鈞軸者，化理所肇端也。有一念之失其平，則不協於極，故古者相臣

❶「值」，原作「及」，據原稿本改。
❷「眼」，原作「銜」，據原稿本改。

輔君以平天下，必先以平其心，不近名，不喜事，不以小智妨大體，不以一日忘百年。公表率中外二紀於兹，凛冰淵之小心，運江海之大度，四時之氣咸備，片念之誠不渝，知周天下而斠若畫一。無他，持其平而已矣。夫密勿之獻替，天下無由知；而御製詩章，特揭而出之。

於戲！其泰交之極盛矣乎。

公六十、七十慶辰，兩邀賜壽，舄奕便蕃，已稱盛事。今歲十月爲公八十壽辰，聖天子眷佑加隆，百禮孔洽，而公神明强固，一如六七十時。傿老在朝，四海清晏，昞丹青之偉業，延旗翼之修齡。宇内人士，皆將同聲以效康壽之祈，則又豈僅門牆之私祝乎哉！

帥仙舟中丞七十壽序

大中丞黄梅帥公，由一甲第三人入詞館，歷坊寺，躋卿貳，出爲浙江巡撫。奉太翁諱，以哀毁得目疾，釋服請於朝，回籍醫治，至是逾十年，而公年已七十矣。方公之巡撫浙江也，某備兵杭嘉湖，辱知最深，得以見公之行事而識其用心，古名臣無以加也。蓋古名臣所以兼濟天下者，有德、有才、有學。德以立其體，才以達其用，學以劑其偏。德立而才不副，無以治事理之紛。才達而學不絶，無以得措施之大。然而兼之者難矣。

初，公官六卿，於吏部摘巨奸，於刑部平大獄，於山東西、於江南讞獄，白民之冤，中外有神明頌。奉命撫浙，值鹺政更張之

時，衆惴惴懼，謂必多所舉發。公至，惟懲蝨商之尤者一人，餘概勿問，而專力於裁浮費，減課則，疎滯引，釐庫欵，皆不動聲色，不立厓岸，不炫智術以爲之。無不達之情，亦無不燭之隱。如鏡鏡物，如秤秤物，既明且均，物自以不欺。會蝨商之尤者訴公於朝，上命大學士松筠公至浙鞫之，蝨伏其罪。由是令行禁止，鹺政爲之一清。往者商綱一欵，以充鹺使貢獻犒勞之資，公不以羡入私橐。其去浙也，計所贏爲挑濬西湖及育嬰、普濟等善堂之用。未幾而後政互爭之，特遣星使稽核，前後十年，簿籍一塵不染者，獨公而已。蓋公有海涵萬派之量，而不煦煦以爲仁；有壁立千仞之操，而不孑孑以爲義。癸未水荒，奏請蠲恤，賑濟之外，率屬勸分，全活無算，浙人至今感之。是年某已移官江蘇，公簡札往來，勤諮疾苦，視江南之民無異浙之民，而某有所遵循，得以免於隕越。公又以霪雨害田，由於水利不治，偕江督孫公疏請開濬三江，而以某爲兩省總辦。次年九月舉行，會某以艱去，通辦之局亦變。而十數年來次第修治，江浙之人咸食其福，惟公之賜爲多也。

公之接寮屬也，開誠布信，有是非而無向背。文牘必親自批勘，或謁見稟述有遺誤者，指示了然，顧不以辭氣加人，人益敬憚公，雖被劾者，亦罔不心服。凡此皆某爲屬吏時所親見，至今心摹手追而不能逮者也。公屢掌文柄，分校者一，典試及督學皆再，得士極盛，而戊寅江南發題「致嚴於君子小人和同之辨」，尤足驗公得力所自，而朝廷以科第取人才，必如公之坐言起行，乃庶幾無媿也。

公之在告，以目疾故，天子雖允其請，

而畺吏入覲，必清問及公，重之以太息，蓋無日不冀公之復出。公雖目眚未愈，而含和飲粹，體氣日充，茀禄之康，正未有艾，行將大去其疾，光輔國家，以酬當宁嚮用之殷，慰薄海官吏士民之瞻仰，不獨某一人私祝已也。若其德之醇，才之鉅，學之正，竊不自揆，謂嘗測公萬一。敬略陳之，爲生日侑觴之助云。

沈鼎甫師六十壽序

世之烜耀而震爍者，曰勳業，曰文章。之二者有本焉，則德是已。德之成兼乎人已，成已矣，而未能及人，與及人而猶未廣者，均之不足言有成。若夫卓然以聖賢爲志，以躬修實踐爲本，幸遭逢嘉會，出其所學之正，進結主知，身所陶淑者幾半天下，則德立而功與言舉無以加焉。若此者，其惟吾夫子乎！

夫子於陸清獻公爲同里，少即慕其爲人，洎長邃於治經，文必典則。辛酉登賢書，壬戌捷南宫，簪筆承明，遍歷清要，聲華播海内，而抑然有以自下。惟於身心性命之學，晝修夕考，敦行不怠，一以清獻之言爲歸。識者咸以大儒屬之，知其廥宇凝曠，鑑局閎遠，必有發揮於事功之際者。辛未、癸酉襄校禮闈及京兆試，丙子視學楚北，壬午典試閩中，即留視學。戊子視學順天，壬辰視學皖江，任滿得旨仍留。時已超九列，官少司空矣。

天子知其清亮純粹，文行爲儒臣冠，故俾之典學最久。夫子益亹亹翯翯，夙夜匪懈，以酬倚畀。所至皆奬真才，屏浮僞，隆經術，崇實行，尤長於訓迪。每會諸生，必

導以品詣趨向之塗、仁義中正之軌，反覆推析，至數千百言，詞氣和易，誠信自然，聞者如在光風霽月中，人人有以自得。他若絶苞苴，杜請謁，未嘗以峻厲出之，人自無敢以私干者，是又素行之孚於衆心，非可襲而取也。

嘗觀古昔名賢，扶獎人倫，爲後進宗仰者，如唐之韓、宋之歐陽，出其門者，多一時英俊，然祇以文詞相切劘也。至濂洛關閩之儒出，窮理盡性，紹往開來，始一衷諸道，而遭遇少嗇，功業未彰，世之薰德而聞風者，交游之外，則群弟子已爾。若夫子之修諸己而被諸人，以正一世之學術，以淑一世之人才，使車所至，譽髦斯士，相與景行而模範之者，欣欣然如草木之遇春陽也，如百川之趍河海，衆鳥之萃平林也。自古甄陶士類，其能若斯之廣且遠哉？

今歲秋，夫子以皖江試竣，乞假歸里，改厝先塋，恐曠官久，以解職請。❶上嘉其仁孝，賜三月假，有「毋庸開缺」之諭。蓋嚮用之殷，側席以竚，行且入處經邦論道之地，抒其所學，上毗堯舜，下澤生民。其發揮事功，視清獻實有過之。信乎經術飾治之效，而遭遇尤爲極盛也。

嘉平十二日，適舉六秩之觴，師母余夫人儷德同福，諸公子皆菑畬經訓，克纘家學，發祥流慶且未有涯。某爲夫子辛未分校所得士，自忝竊外秩，洊膺畺寄，馳驅四方，未獲常侍門下。甲午、乙未監臨江南鄉試，夫子以録科至金陵，得數親函丈，今又兩年矣。當兹攬揆之辰，不克鞠跽幕幬，奉觴末座。謹就鑽仰所得，舉夫子之立德者

❶「職」，原作「識」，據文義改。

推本言之，知烜耀震爍，不僅在勳業文章之迹。至於永錫難老，以其身爲國家壽俊，則德之徵應，尤四方人士所同聲稱願者，獨某一人之私言乎哉？謹序。

王實田封翁壽序

曩余布政關中，訪耆年碩德之彥，將尊禮之，以矜式其民。都人士咸曰蒲城王實田先生者，孝廉方正人也。余欲就見之，而人事錯迕，未果也。洎南歸，而先生之嗣仲山令君適宰吾邑，衆稱賢父母，心欽遲之，顧無事不輕相覿。無何，兒子汝舟以童試受令君知，因過從數晨夕，乃益得聞先生之穆行。因以歎明德之有達人，誠非虛言也。

令君之不名一錢也，曰：「非獨吾性然也。將之官，吾父戒曰：貽我閩中物，是不孝也。吾聞之悚然，今勿敢忘也。」夫人子之事親也，❶堇荁枌榆，免薧滫瀡，詎不謂孝？而先生顧嚴以拒之者，士大夫之孝，務其遠且大，非若里巷父子沾沾口體之奉畢乃事也。且吏之偷也，相率而爲市，豈翳一身計哉。其藉口於仰事者比比矣，而其親之以封殖望子者又比比矣，是末俗之蔽也。不廉，烏乎孝乎？體父之廉以爲孝，乃孝之至者。孝且廉矣，有不爲方正之行者乎！觀先生所以訓子，而立身之無愧於孝廉方正可知也。西漢之取士也，察於州郡者曰孝廉、茂才，策於天子者曰賢良、方正。至唐宋而孝廉與方正之目皆爲制舉，何其重也。晚近之世，名與實不相覈，有賁緣以得之者矣，於物論何如耶！聞先生之

❶「事親」，原作「親事」，據文義改。

被是舉也，再三辭，而同里之集學宫者四百人，何修而得斯於人耶！

陜人之稱先生者，曰狷潔其操，耿直其性，數十年無戲言惰行。十三失怙，盡禮逾成人。事妣太宜人何，先意承志。家極貧，而館穀所入，❶爲叔之子一再娶婦，歲饑周給里鄰，皆體太宜人志也。配宜人魏，又善相之，養必甘脆，而糠籺以自給。洎居憂，值甚雨，水潦入室，獨柩室無恙。比葬忽霽，階下有柏自生，人謂誠孝所感焉。余嘗舉斯語以質令君，則皆信也。先生之脩於其鄉，無間於人言，其古之陳仲弓、王彦方者流耶？使得尺寸之柄而理之，豈不大異於俗吏之所爲。顧自癸酉登賢書，辛巳應制舉之後，仍恬退不樂仕進，其諸務實不求榮者耶？而令子四人，舉於鄉者三，有聲於庠者一。長判山東糧河，次宰閩之首邑，其季新除郎官。孫又多而且賢，其諸積善而餘慶者耶？使先生而求仕也，亦何不可得者？然特一人之設施耳。乃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則以一人之設施者付之數人，是樹一而穫百，壅一而文萬也，其所濟於世豈淺也哉！

今先生與宜人登七豑矣，令君不敢以它物爲壽，而徵諸文詞，亦不欲以虚詞爲壽，而要諸紀實。以余於陜知先生，於閩知令君，又與長君同領甲子鄉薦，於誼爲年家子，余之子又令君門下士也。誼深則不誣，知深則不諛，此令君所以徵余言也，余其敢以虚詞應乎哉！抑聞《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遐不眉壽。」又曰：「保艾爾後。」愛父母而樂其壽，

❶「入」，原作「人」，據原稿本改。

此爲子之心也；壽其人而及其後，此又以父母之心爲心也。矧其子固爲民父母矣，由民之父母而壽其父母，是民樂父母之壽，而更以樂父母之父母之壽，而所謂爾後者，又即吾民之父母也，則所祝於眉壽之保艾者，固合吾邑之父母子弟異口而同聲，而豈余阿好之私言也乎？是爲序。

曾母陳太宜人九十壽序

古之善言婦德者，莫若二雅之詩，《既醉》之八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箋云：「女而有士行者，使生賢子孫以隨之也。」《都人士》之三章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箋云：「尹吉，周舊姓，言有禮法也。」夫女而士矣，而君子矣，而又從以賢子孫矣，即不必舊姓可也，然而禮法所從出，則舊姓恒多焉。則徐少時侍先妣陳太夫人至外家，❶見夫陳氏世爲師儒，合族而處，固吾里之舊姓也。其骨肉間多壽考，巾幗亦然。外大母黃太孺人壽將期頤，恒以禮法教女。女五人，先妣爲少，其最長者則曾母太宜人是已。己丑六月，值太宜人九十慶辰，表兄霽峰刺史偕厥弟爲霆率四代孫曾奉觴爲壽，而徵言於則徐。

竊維壽至九袠，天下之至難也。即有之，而其子未必貴顯。子即貴顯，而未必侍養於家。子顯矣，歸養矣，未必其孫之尤顯也，且未必衆孫之並顯也。子若孫並顯矣，而能必曾孫之亦成名乎？今太宜人於人所不能得一者無不兼而有之，且連而致之，可不謂人世之至榮者乎？雖然，今日之

❶「妣」，原作「生」，據原稿本改。

榮，人所盡知也，由數十年之困頓勤勩以致今日之榮，此人所未必盡知，而正則徐之所難已於言者也。

太宜人之生於陳也，家貧甚。躬操作，習女紅，膚栗手皸，恬如也。迨歸於曾，曾亦舊姓，而貧與陳埒。贈奉直公少孤，無立錐地，謀所以養父母者，幾至廢學。太宜人以十指任菽水，堅贈公讀書之志，俾無内顧憂，故於黌序有聲，試輒第一。長君禹門早慧，贈公教之嚴，十二入庠，丙午舉於鄉，式穀之貽，閫訓與有力焉。憶則徐束髮受書，贈公至塾中，撫其頂，與先大夫談禹門幼時事，且述家室艱辛之況，則徐雖稚且惷，猶爲感動。蓋太宜人之忍饑餓，耐勞苦，與吾母如出一轍，故不禁聞之而心傷也。自時厥後，剥復互乘。一遭贈公之變，未幾而禹門仕於浙。再遭禹門之變，未幾而霽峰仕於朝。衆以門祚代興，爲太宜人幸，抑亦思此十年中，上解高堂暮年之悲，下勖男兒四方之志。婦道也，而子職兼焉，母教也，而孫謀裕焉。其心力之勤瘁，可殫言哉！自霽峰通籍，而太宜人乃免於持家之勞。嗣是就養西江，見霽峰一再課最，擢刺方州，而後喜可知已。然猶訓恭儉示慈惠，鮮衣美食恒必却之，而以賙三鄁之匱乏者。迨歸里，督諸孫爲學，寬嚴適中，俾皆發名成業。如小米之連掇甲科，少坡之屢持文枋，❶其尤著者也。

抑則徐有感焉。夫天之降祥於人也，爲賢者勸也。然父母之賢，必賴賢子孫以振之，而後其德愈彰，其報亦愈遠。太宜人與先妣生而同懷，性情言動相髣髴，長而所

❶「坡」，原作「城」，據原稿本改。

適皆儒門，相夫教子，其嫻於禮法一也。獨某侍養無狀，不能跂吾中表於萬一。覩今日之洗腆稱觴，心焉慕之，而益皇然於則徐之不得爲子也。賢不肖之相去，豈可以同年語也哉！夫《南陔》《白華》詩雖無詞，後人猶援其義以補之。霽峰惟明於此義，故自歸養已來，上而慈親康强，下而子孫逢吉，舉人世可欣可羡之事而畢集於其家，所謂如川方至以莫不增者。固太宜人充積之盛，抑亦霽峰之孝養有以致此也。讀《雅》詩者紬繹於《既醉》《都人士》之篇，而復申以《南陔》《白華》之義，孝慈之心，其亦可以油然而生矣。

誥封中憲大夫浙江道御史松軒陳先生墓誌銘

往者先大夫與里中耆年碩德之友爲真率會，一日集吾宗希五先生齋。先生方授徒，有垂髫者翹然獨異於衆，問能學顔孟乎？曰能。曰奚先？曰先志。奚所從事？曰格致爲始。衆咸器焉。希五先生遂妻以女，今侍御陳君是也。既侍御之考中憲公亦與於會，侍御通籍翰林，而希五先生歸道山矣。公每述曩昔相攸事，感舊心傷，淚涔涔下，諸老人亦莫不欷歔太息，痛逝者之不復作也。丁亥冬，則徐奉先大夫諱還里，公臨其喪，悲不自勝，謂則徐曰：「嗟乎，僕亦老且病矣。吾兒宦京師，不知歸之何時也。」未幾侍御歸省，公顧而樂之。先是公小極，欲召侍御歸，家人姑徐之。侍御在京師得噩夢，將請急馳歸，禱諸神，占之吉。尋得公手諭，果霍然起矣，蓋誠孝之感也。然侍御一喜一懼之情，褢裒於胸中，固不忍以三公易一日養。居諫垣未浹月，

仍陳情歸。既至而二親咸健，喜動顏色。爰偕兄弟子姓奉觴爲壽，里鄰榮之。無何，公又遘疾，侍御奉湯藥，掖厠牏，數旬之間，衣不解帶。七月十有七日，公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四。侍御充充瞿瞿，深以循陔未久爲感。然吾謂侍御以純孝之念思親而歸，歸而逮養，疾則侍左右，没則奉含飯，雖人子之心無窮期，抑亦不幸之幸也。如則徐以迎養陷吾親，生不能遂奉輿之心，没不及親易簀之事，雞斯徒跣，見星而馳，悠悠昊天，曷其有極！此所以臨文振觸嗚咽而不能成詞也。烏虖！賢不肖之相去豈可以同年語也哉！

公諱樑，字世津，號松軒，系出福州古靈陳氏。曾祖廷鳳，乾隆丙辰舉人。父孝鐈，生三子，公其季也。少失恃，資筆墨以養父。友昆弟，睦宗族，篤交游，自壯至老無以異。善守貧，且不言貧，視通塞如一，先大夫亟稱之。其教侍御也，示以立身爲己之道，集古嘉言善行爲之型，又命事希五先生，擩染其澤，以底於成。侍御蚤都文譽，居館職臺諫皆有聲，與校春秋闈，得士甚盛，皆公之教也。娶汪恭人。子三：長朝紳，出後伯父世範，貤封浙江道御史，娶范氏。次朝綱，出後伯父世宇，娶余氏。三功，即侍御也，嘉慶丙子舉人，丁丑進士，由編修授浙江道御史，娶林氏，前甯德縣教諭雨化女，昔從學時所字者也。繼娶陽湖吴氏，江西巡撫光悦女。❶再娶江甯陶氏，前湖南江華縣知縣桂楨女。女一，適許廷隆。孫二：永奠、永保，皆朝紳生。女孫七。以道光九年某月某日葬西關外某山之陽，侍

❶「巡撫」，原作「撫巡」，據文義改。

御以則徐爲兩世交，知先德較悉，辱來請銘。銘曰：

志之潔，行以芳，福之備，壽以臧。處貧久，與貧相忘。訓子親，見厥子昌。白華歸吟莪蔚傷，孝思不匱靈蔭長，佳域巍巍體魄藏。

大理寺卿蘭石郭先生墓誌銘

吾閩文學侍從之臣，以嘉慶朝爲盛，其聲譽烜赫，爲中外傾慕者，蘭石郭先生其尤也。然慕先生者，大抵首推書法，謂當頡頏元明兩文敏間，而生平志誼學行幾爲所掩，是僅以書得名，而先生之真不出也。則徐曩入詞垣，後先生一科，以年齒同而氣義合，相切劘者有年，故知先生較悉。於其葬也，厥孤籛齡來請銘，因著先生之真，庶不負知己於地下焉。

先生諱尚先，字元開，號蘭石，又號伯抑父。先世自固始再徙，占籍莆田，以三孝子登旌，稱雙闕郭氏。祖占選，官無錫知縣，有聲。父捷南，附貢生，以詩、古文名於時。隨父官溧陽，生先生於縣署。幼穎異，十六補弟子員，二十三舉嘉慶丁卯科本省鄉試第一，己巳成進士，改庶吉士，派習國書，散館授編修。癸酉、丙子、己卯，連典貴州、雲南、廣東鄉試。道光戊子視學四川，庚寅遷贊善，辛卯自春迄冬，迭遷洗馬、侍讀、庶子學士，又尋擢光禄卿。壬辰典山東鄉試，十二月二十九日子時，以微疾終大理寺卿任，年四十有八。嗚呼惜哉！

先生學有體用，垂髫即喜讀經世書。時萬虞臣先生主講興安書院，數年從之游，見聞益洽，自經史外，博涉諸子百家及輿地

象緯之學，尤喜鄭漁仲《通志》，謂其兼綜條貫，有裨實用。每與則徐並几促膝，上下今古，或感慨悲歌，嬉笑怒罵，或酒酣耳熱，泣數行下，同儕有竊笑者，先生弗顧也。京官以春秋分俸，先生每俸入，恒置案頭，相對多日，歎曰：「吾將何所設施，以無負朝糈？」其不苟禄之志，官詞林時已然矣。館相國盧文肅公家，甚見推重。文肅喜談掌故，公餘招則徐偕先生集一小窗，談至移晷，其他朝士罕與焉。戊寅大考翰詹，文肅以先生與考，奏辭閱卷。仁廟檢原卷覽之，諭文肅曰：「汝家西賓寫作俱佳，必在前列，宜汝之先以遠嫌辭免也。」閱卷者因是競覓先生卷，誤以書法近似者當之，而先生反乙置焉。上雖未加特擢，然實深信其絶無奔競矣。歷充國史館纂修、文穎館總纂修，與修《大清一統志》《治河方略》等書，又充《明鑑》纂修、文淵閣校理，教習兩科庶吉士，文名日益盛。其督蜀學也，坐堂皇終日，得卷即親閱，先以國書識其後，乃令幕賓分閱，皆不敢苟。訪知各積弊，破獲甚衆，燬除鄙俚剽竊之文，裁入學紅案之費，士咸稱便。其公廨供億陋規一一革免，官亦稱便。又與督部鄂公商團練鄉勇事，大著明效。鄂以實奏聞，上深嘉焉，有「操守廉潔，辦事精細」之褒，又有「學問好，人品更好」之諭。在任三年，赴試之士無不求先生書，有求則無不予者。則徐聞而規之曰：「孟子所云每人悦之，日亦不足，殆即君之謂乎？」先生雖韙吾言，而恃其運筆之速，仍樂此不疲，然精力潛瘁於是矣。年未及艾，鬚髮已盡白。自蜀還朝，上即已訝其老，勞問久之。洎典試山東，復命充武殿試讀卷官、考試恩監官，又會刑部審案，皆銜

寒力疾從事，不請假。嘗語家人曰：「吾以一編修，年逾七遷至九列，不知如何始可報稱。」故病雖劇，未嘗乞假。臨没，猶繫心臺灣滋事，索觀邸報，曾無一語及家事也。

上覽遺奏，深爲悼惜，屢與廷臣言之。向使天假以年，至今尚未懸車，凡所設施，詎能測其所至，而僅止於是。嗚呼，上天既篤生是才矣，而聖主又深知是才而亟欲用其才，乃終爲大數所限，不及見其才之大展。此哲人云亡之悲，所以古今同慨也。

先生配陳淑人，繼配黄淑人，簉黄孺人。子二：慰祖，殤；籛齡，郡廩生，娶陳氏。女六，李逢時、廖勉、許祖淳其婿也。孫定履。墓在　里之　山　向　兼　。銘曰：

猗歟莆陽，夙鍾秀良。此才晚出，與古頡頏。淹洽宏麗，如鄭夾漈。文名書名，爲蔡端明。五握文柄，齊莊中正。衡平鑑空，庶士傾風。帝亟用賢，一歲九遷。胡未及艾，皤然華顛。殫思矢誠，乃心君國。復疲爾神，文章翰墨。命之不永，人盡傷心。迹往名留，垂芳藝林。厥子少孤，長而學成。卜云其吉，窀穸乃營。我雖不文，銘以紀實。有道之碑，庶無媿色。

兩淮都轉陶泉俞公墓誌銘

道光十有五年十二月甲戌，兩淮運司平羅俞君以疾卒。先一月，君陳牘請假，余奉天子命權兩江總督兼鹽政事，爲聞之朝。曩余陳臬江蘇，❶君知長洲縣，振三年灾，竭

❶「江」，原作「兩」，據原稿本改。

盡心力，爲牧令最。及余撫吴，君洊至今職。整飭鹺務，凋敝漸興，方爲聖明委任，乃以勞遘疾，遂不起。維時兩江總督安化陶公展覲入都，❶假歸修墓，途次聞之，飛章入告，折回江南。蓋以兩淮綱課事宜倚君爲重，而不能不重惜君之亡也。

按狀：君俞姓，諱德淵，字源培，號陶泉。先世由安徽無爲州遷甘肅之甯夏，再遷平羅，爲平羅縣人。曾祖天申，祖灝，父世隆，前母唐，母赫。自曾祖以下並以君貴，贈如其官，妣皆贈淑人。累世耕讀，潛德未顯。贈公有子五人，君其仲也。弱冠入縣學，嘉慶丁卯舉人，丁丑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改知縣，歷江蘇荆溪、長洲二縣，蘇州督粮同知，蘇州、常州、江甯府知府，署江南鹽巡道，授兩淮鹽運使。君幼時家貧甚，折屋材爲試資。舉秀才，不克與省試，今侍郎錢塘王公爲平羅令，重其文，佽之入闈，一試而捷。又十年成進士，始服官，以清白要諸神，所至有廉能稱。尤著者，荆溪三官堂僧被殺，隸誣繫屠者，出血衣爲證。君疑焉，引寘密室訊得實，釋之，卒獲正凶。令長洲時，海門人王有素以鬥殺人抵死，讞定矣，至省呼枉。君請覆檢，檢無傷痕，案得平反。癸未夏吴中雨不止，田禾蕩然，❷君言備荒先聚粮，吴民素鮮蓋藏，江西、湖廣早稻以六月熟，其值方賤，莫若就糴於鄰省，乃即請大府貸帑十數萬金，糴楚米歸以平糶。❸又慮勘荒之難於審户也，先期以他事親歷各鄉，申保甲之令，而出以簡約，召

❶「時」，原作「持」，據原稿本改。
❷「田」，原作「曰」，據原稿本改。
❸「米歸」，原倒置爲「歸米」，據原稿本改。

老成謹愿者給筆札，令各書其鄉户口與其所業。吴民不習荒政，以爲稽保甲耳，既具而藏之，洎議振，乃出之，仿宋江東提點史彌鞏鼇户五等之法，勸各圖自振其鄰里，官爲覈其贏縮而挹注之，吏一毫不能欺。又糴倉穀，設粥廠，禁囤販，卹流亡，瘞屍棺，收棄孩，且出私錢屑麪爲餅，以濟於路。時他邑騷然，而君所治鎮静如故。民有生死肉骨之感，相與繪君像而拜。是冬水落，則修圩堰，畜耕牛。明年疫作，又設醫局，施藥物，皆君力也。事定聞於朝，得旨加知州銜。甲申冬，高堰決口，阻粮船不得上。陶公時爲巡撫，奏行海運。君議陳三十條，采其説試行，尅日蕆事。爲蘇州守數月，請釐積案八十餘起。江甯秦淮河淤淺，圩田失灌溉，貢院久不修，天雨泥水没脛股，君鳩工濬治之，士民以爲便。其官鹽運使也，當鹺務敗壞之後，國帑虧缺數千萬。先是，廷臣有改歸場竈之論，上命尚書蒲城王公、侍郎滿洲寳公赴揚與督臣計事，檄君與議。君獻言曰：「利與害相因，言利之道必並其害兼籌之。議改法者有三，歸竈丁以按鏾起課，歸場官以給單收税，歸場商以認鏾納課。然而約指其弊，殆有數端：逋亡短欠，鍋鑊私煎，灾祲停緩，則丁不足恃也。額數虧缺，稽察疏失，吏差侵肥，則官不足恃也。疲商鑽充，殷户規避，垣私偷漏，則商不足恃也。夫事莫難於圖始，僉商清竈，非一二年不爲功。此一二年中，額引可停售乎？正課可常懸乎？❶岸食可久滯乎？將何術使行之而無弊？即審能行之，而銷鹽不分地界，民憚遠涉，楚岸鹽必缺，缺必仰給

❶「課可」，原倒置爲「可課」，據原稿本改。

川、粤之私，而川、粤之鹽病。蘇、松、嘉、湖近在咫尺，逾江以南將貪食無引之鹽，而浙之鹽病。淮北毗連東省，人習負販，兖、沂諸府便於營買，勢且盡食淮鹽，而長蘆之鹽病。至淮南北數萬捆鹽之工，一旦失業，窮急滋事，恐沿江濱海之地攘殺争鬥，刑獄煩多，是又當深思熟慮者也。」諸公韙其言。❶時方奏請裁鹽政歸督臣兼轄，陶公即舉君勝運司任。君既力辭不允，則爲之減科則，平引價，禁透漏，濬場河，杜粮艘之夾裝，治梟匪之刦奪，陋規浮耗剗削殆盡。因時制宜，不避勞怨。揚郡數被水，君前後倡捐鉅萬，擔粥於市以食餓夫。其惠政與爲令時無異。當鹽務重困，商疲綱滯，庫貯僅五萬兩，君任事後，統行正運，四綱接銷，加帶二百餘萬引，撥解正雜銀千數百萬兩，存庫銀三百五十餘萬兩。天子知君能謹度支，節靡費，淮鹺冀有起色，方嚮用君，而君已積勞成疾矣。悲夫！

君性純篤，能面諍人過，遇事明決剛斷，履艱鉅裕如也。居赫淑人憂，自以居官闕定省，坐苫塊百日，歸而爲文告匱自責，廬墓三年。與兄弟均財用，著家言，訓子姪以敦本務實，獎勵寒畯好學之士，孜孜如不及，多有資以成名者。居官二十年，旁無媵侍，家絶纂縞之飾。禄俸所入，不私積生産，於鄉黨所乏無不給，於寮友之急難無不赴也。君才識精敏，治務通練。前節相濟甯孫公、襄平蔣公，今中丞善化賀公，皆倚重君。官運司五年，值枝梧轇轕之際，殫精竭智，欲爲國家程指臂之效，焦勞刻苦，以殞其生，不得盡展生平之藴抱，俾大有濟於

❶「韙」，原作「題」，據原稿本改。

當世，是可慨已。

君生於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年五十有八。配安氏。子思震，先卒；葆素，平羅縣學生；仲誠，殤。女一，適同縣金汝勵。孫三：光昱、光暐、光旭。君卒之次年，其孤奉君柩歸葬於平羅縣東鄉正閘堡昌潤渠之陽，而以幽壙之文爲請。余知君最深，不能辭。銘曰：

嵁嵁穹穹，如雲濩空。溉澤下土，倏噫而風。廉平不欺，治縣第一。霜鴻嗷嗷，是安是宅。既涖於淮，振綱之頹。淄蠹爰靖，羽鳩罔留。謂君勤能，孰知其惠。法雞之驅，除馬之害。❶清不近名，敏不尚術。受知聖明，盡瘁於職。年禄不永，形神告癯。我文其竁，以爲世模。內行純白，出處靡玷。藺山峩峩，蔭茲坎掩。

梁芷鄰方伯室鄭夫人墓表❷

夫人姓鄭氏，吾師閩縣進士諱光策公女，江蘇布政使梁公章鉅配也。昔吾師以碩學名德舉進士，不仕，里居授徒，❸游其門者無慮數百輩。布政君甫十齡，一見決爲大器，遂許字焉。君二十舉於鄉，再逾年而夫人來歸，年十八。姑王太夫人前卒，佐君侍舅贈通奉公，以孝聞。嘉慶壬戌君入翰林，改禮部。還山十年，再起補官，直軍機，出知荆州府，遷淮海道、山東按察使、江蘇布政使。引疾得請歸閩，一寒暑而夫人卒。

❶「害」，原爲空格，據原稿本補。
❷「鄰」，原作「林」，據原稿本改。
❸「徒」，原作「徙」，據文義改。

自食貧以至通顯，三十八年中，夫人庀家政如一日，内事咸理，未嘗以瑣屑累君。方君之上公車也，留京師補教習，通奉公官甯化教諭，不能盡室以行，夫人攜一媪居黄巷舊宅者四年，易衣而食，數米以炊，泊如也。通奉公嘗寄齋俸數十金，分畀弟姪暨諸孫，畫以定數，君之家嗣與焉。主其事者偶舛之，數遂絀，夫人陰以所畀家嗣者補之，衆乃釋然。其不惜損己以全人，率類此。居常勤苦自勵，口不言貧，尤耻丐貸於戚鄙，戚鄙亦用是相歎異。既君在翰林，聞通奉公訃，星奔至甯化，扶匶旋里，繭足荒山，閱數載始安窀穸。其間竭蹷將事，惟夫人實左右之。既窆，勸君挈家北上，居京邸，米鹽井臼，黽勉有無，一如在家時。洎隨外任，禄入漸豐，夫人自奉約而好施予。義所當爲，與力所能勝者，行之惟恐不及。於山左，恤獄囚。於吴門，瘗胔骼，重興葆元堂，施醫藥棺槨。辛卯秋江北大水，淮揚流民就食於蘇者以累萬計，君方與屬吏議資送、留養二政，夫人命舉室節衣食費，捐製棉衣袴各五千散之，❶流民無凍死者，吴人以是頌君惠政，而不知成之者夫人也。歸里後，自冬徂夏，所施棺已百數十具。殁前數日，猶料理花鈿，命家人斥賣，以續其事，又增給敬節堂恤嫠經費。其惓惓於濟人利物者，非有要譽求福之念，殆天性然耳。若親族之喪葬婚嫁賴其佽助，則猶任卹之常，不足爲夫人多也。抑其深識遠見有進於此者。先是甲申冬，君以淮海道權江蘇臬事，❷夫人率子女仍居淮浦。會高家堰決，

❶「捐」，原作「損」，據文義改。
❷「淮」，原作「惟」，據原稿本改。

群情惶惑，訛言煩興，有以登舟避水請者。夫人斥之曰：「淮浦民廛數萬，無舟者什九，吾安能獨以舟免？脱有他故，徒貽口實。水至門，登樓守之未晚也。」或曰：樓材不可恃，請早爲計。夫人曉以大數，持前説益堅。臧獲輩肅然不敢動。時官河上者，每陰遣其家人登舟，聞夫人言，咸止不發，人心以定。嗚呼，此豈尋常巾幗中之能事也哉！

夫人生於乾隆己亥年三月初四日，卒於道光癸巳年五月二十六日，❶年五十有五。以覃恩誥封夫人。子五人：長逢辰，道光乙酉舉人，内閣中書。次丁辰，次恭辰，並國子監生。次映辰，次敬辰。女四人，浙江温州府同知祝普慶、國學生邱藜輝、林慶祐、陳延詵，其壻也。孫男三人：佺、僑、佳。某年月日祔葬於姚岐山之先塋，即曩所治生壙也。布政君以狀來屬爲表墓之文，某未冠受業於鄭進士師，即與君習，繼與君居同巷，又同館於人，數晨夕者有年。通籍以來，中外官跡時復合，并夫人之孅行淑德，聞之久且詳者，莫某若也，奚敢以不文辭？遂摭其大略，書之於墓云。

沈母楊太君傳贊

山陰沈桐生七歲而孤，母楊太君撫之成立。安化宫保陶公督兩江，延桐爲記室。道光乙未冬，陶公入覲，余來代篆，甫識桐。無何，桐居太君喪，詮次事略，乞爲之傳。余舊史官也，不獲辭。

❶「卒」，原作「率」，據原稿本改。

按狀：太君籍宛平，歸故河南滎澤知縣沈君某。滎澤君有吏治，能成其廉。滎澤君卒，縣人願貸屋居孤寡、籌日用。太君唏曰：「首丘之謂何？且吾子幼，先人以清白貽之，而累縣人乎？」亟歸葬。既葬，訓桐讀書。桐亦自力於學，遂以博士弟子食廩餼，爲諸侯上客。最後來游金陵，僦舍奉母，故太君卒於金陵也。初，沈自高曾以來，必年四十一而生子，子生七年而孤。太君用形家言，徙先世兆穴，桐年逾冠生子矣，此皆事之可述者。太君之生乾隆某年某甲子，卒以道光十五年乙未某月日，年若干歲。十六而嫁，若干而寡，守節若干年。子一人，孫一人。

贊曰：無非無儀，斯爲婦職。有罹其凶，乃見才識。弱綫單門，似續之急。著策何告，理感在默。匪兆之吉，惟母之德。苦節必甘，鬼神所翊。敬勗賢嗣，厥修罔忒。慰於幽宮，彤史是述。

先考行狀

府君諱賓日，字孟養，號暘谷，系出九牧林氏。先世由莆田徙居福清縣之杞店鄉，國初再徙省治，累傳皆儒業。先大父贈通奉大夫、閩縣學生諱萬選，❶生四子，府君其季也。先大父隨曾叔祖宦中州，伯父亦遠館於外。府君幼事先大母，躬習勞苦，以孝聞。顧貧甚，無與爲延師者。比長，乃拊膺曰：「男兒當自奮發，豈甘以貧廢學耶？」年十三始就外傅，未曉文義，同塾生

❶「父」，原作「夫」，據文義改。

或笑之，愈自激厲，不期月而所爲文出同塾生上，塾師奇之。外大父陳時庵先生，閩之名宿也，激賞府君文，許以女字，先妣陳太夫人是也。既冠，與里中諸傑士游，所業益閎。有敦社、誠交社、緜充山堂者，皆府君與友朋講學譚蓺之所，通儒咸集焉。應府縣試，皆前列。以遭先大母喪，不克終試。先大父晚自中州歸，府君授徒以養，脯贄所入，甘旨必豐。洎先大父見背，喪葬皆盡禮。數年之中，心力交瘁，猶苦志讀書，終夜不寢，以是得目疾。乾隆丁酉，先妣陳太夫人來歸。逾年，府君縣試冠軍，受知於學使沈雲椒先生，補弟子員。庚子，竇東皐先生典閩試，得府君卷，評曰：「理境澂澈。」已擬元矣，而第三場以病目未與，闈中覓卷不得，歎惜久之。既而朱笥河先生督學閩中，府君試第一，食廩餼。先生刊閩士之文曰《勸學編》，選府君文獨多，有嗣響龍門之目。戊申、己酉，文並入彀，而皆病目不能終試事。府君以科名有命，恬然處之，而孜孜於教誨子弟，成就後學之事。不孝則徐以乙巳生，於時四齡矣。府君館於羅氏，懷之入塾，抱之膝上，自之無以至章句，皆口授之。七歲教之屬文，或疑太早，府君曰：「非欲速也，此兒性靈，時有發現處，不引之則其機反窒，此教術之因材而施者耳。」其論誨人曰：「《易》以養蒙爲聖功，養之時義大矣哉。養其廉耻，使遠於奇衺；養其天真，庶免於澆薄。夏楚收威，特其偶耳。若習焉，有不生玩者乎？《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正與《易》義相表裏。余以孟養爲字，即此義耳。」故府君之教，諄諄然、循循然，不激不厲，而使人自樂於嚮學。前後門弟子發名成業登甲乙科者凡數

十輩，類能束身修行如古學者，胥是道也。嘉慶丙辰，不孝霈霖生，以三伯父孟典君無後，命爲之嗣。丁巳，府君貢成均，時不孝則徐年十三，應府試第一，旋入黌序。學使陳春溆先生試貢士日，於府君文稱獎至再，且備詢所以教子者。府君遜謝不敏，而感其意終身不忘也。

不孝等兄弟三人，姊妹八人，皆同母生。食指既繁，宿逋又積，府君館穀而外，別無所資。當時貧窶之狀，❶有非恒情所能堪者。或勸令不孝則徐改業，府君惟笑不應。先妣陳太夫人工鍼黹，又善翦綵爲草木之花，歲可易錢數十緡，稍佐家計。每際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風怒號，一燈在壁，長幼以次列坐，誦讀於斯，女紅於斯，膚粟手皸，恒至漏盡。嗚呼！此情此景，宛如昨日，而孰知其不可再得耶？府君在庠序二十年，不妄與一事，不妄取一錢。文武童試，例由廩生保送，有文童某身家不清，以重貲請。府君曰：「盍他往乎？」某曰：「所以匄先生者，爲信人有素耳，苟具結，則人不吾疑也。」再三云，卒婉辭之，然亦不究其所往也。里中有豪猾者，欲延府君課子，不惜厚聘。府君疾其衺行，堅却之，衆以爲訝。未幾，其人以事敗，人始服府君之先見。不孝則徐自四齡入塾，至二十舉於鄉，無一日離膝下。府君講授書史，必示以身體力行、近理著己之道，罕譬曲喻，務使領悟而後已，然未嘗加之笞撻，即呵斥亦絶少，其慈愛和平率類此。乙丑以後，不孝則徐以家食難給，不得已假館於外，府君亦赴將樂，主正學書院講席者十年。將樂人文

❶「窶」，原作「屢」，據文義改。

素盛，中稍不逮，書院雖設，幾爲具文。府君每歲春往冬歸，以朱子分年讀書之法，與諸生相切劘，其貧不能赴省試者，解囊爲助，由是士氣奮興，科目復盛。士皆感服，相率爲府君立像，府君以其近名力止之。維時不孝霈霖隨侍左右，府君一以教則徐者教之，出入顧復未嘗離也。辛未，不孝則徐通籍翰林，請假歸省，逾年還朝奉職，府君以不習北方水土仍里居，諭之曰：「詞臣當敦品力學，求稱侍從之職，勿以我爲念。」丙子春，不孝霈霖入庠。是秋，不孝則徐典試江西。府君自以躓於場屋，倍知科名之難，屢諭：「衡文當慎之又慎。已薦之卷，首場三藝當通閱到底，逐篇分評；未薦之卷，亦必逐卷有硃筆批點。」不孝謹如命行之。戊寅，府君七十壽辰，不孝則徐在都稱觴遥祝，一時公卿、名流、同年生、門弟子多製錦爲壽者。己卯，不孝則徐分校禮闈，尋復典試雲南。是年恭遇仁宗睿皇帝六旬萬壽，府君得蒙覃恩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先妣誥封宜人。庚辰二月，不孝則徐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四月間，放浙江杭嘉湖道。竊念閩浙連疆，仰荷主恩，得以迎養二親，幸莫大焉，亟遣人至閩請行期，府君憚於水陸之艱，不欲成行，姑徐之。不孝則徐請益切，府君手諭之曰：「汝勿强余，余行不能至，恐汝轉以憂去職也。」不孝捧讀涕泣，欲辭官歸。先妣陳太夫人俯體其志，先以板輿就養，此辛巳二月事也。由今思之，府君之言果豫兆耶？抑先知之耶？何其驗也！而要皆不孝孺慕之誠未至，不能於鄰壤咫尺之地，奉府君一至官署，此即反身不誠，不順乎親之明徵也。嗚

呼，尚何以爲子乎！尚何以爲人乎！

是歲爲上初元，府君得蒙覃恩誥封中憲大夫、浙江杭嘉湖道，先妣誥封恭人。秋七月，府君在籍卧病，馳書至浙。不孝則徐倉皇驚悸，恨不能奮翼至閩，亟以歸計請於先妣，先妣韙之。大府憐其情，而恐難於上達也。不孝方寸已亂，俄而疾作，遂以疾解職，即日奉先妣兼程馳歸。既至，而府君之疾漸愈，家人交相慶幸。蓋自曠養十年，至是始復聚首門内，晨昏定省，燕笑言語，不異爲童子時，不孝則徐固不願作出山計矣。居踰年，府君諭之曰：「余與汝母精神尚健，汝年未四十，荷蒙國恩，任以監司，正當力圖報效，不宜早退，且家無儋石儲，安能長此閒居，以增我憂也。」復遣之出。舊例，起疾之員當坐補原缺，皇上恩逾常格，命仍發浙江以道員用。至浙未兩月，蒙恩簡授江南淮海道。蒞任一月，又蒙恩擢江蘇按察使。府君寄諭曰：「汝疊被聖明恩遇，益宜矢誠竭力，以圖報稱。余與汝母俱無恙，不必顧慮。余在里中有友朋之樂，不欲舍以他適，汝勿固請迎養，以順余心也。」紙尾系以一詩，有「江湖遠涉煩舟楫，菽水長留勝鼎鍾」之句，觀者以爲達識之言。蓋府君與里中之耆年碩德者爲真率會，如香山洛社故事，月必數集，集必竟日，討論文字，上下今古，有以樂其樂，垂二十年於茲矣。不孝則徐奉諭之後，雖不敢瀆請，然一喜一懼之心，固無日不怦怦於胸中也。

癸未，江蘇大水，田禾蕩然，松江饑民聚衆生事，府君寄諭曰：「今之捄荒第一策，在招致客米，米多則價自平，不可强抑也。次則勸平糶、禁囤積；次則清查貧户，按圖貼榜，使不得隱匿更改；次則官賑之

外，分勸各圖賑其鄰里；次則漂流屍棺、暴露餓殍，速宜殮埋；次則收畜牛隻，以備來歲春耕；次則捐設醫局，以防災後大疫。」又曰：「饑民生事，非平時之比，固不可廢法，尤不可窮治。」凡府君之所言，皆與大府所行者相脗合，不孝則徐率循之罔敢忽。甲申，江浙大府議濬兩省水利，奏請以則徐總司厥事，奉硃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誰？所奏甚是。欽此。」府君諭以兹事體大，且知遇之隆若此，宜辭臬司職任，專辦水利，以期垂利久遠。詎不孝則徐甫卸臬事，將往履勘，忽聞先妣陳太夫人閏七月十七日在籍棄養之訃，痛不欲生，以府君在堂，亟奔歸里。治喪之後，旋遘大疾，反貽府君憂，不孝之罪滋重。乙酉春，疾漸愈，而江南高堰自去冬決口，湖水盡洩，至是興舉鉅工，得旨以不孝則徐督其役。是時不孝則徐旁皇躑躅，有不即於心之疑，府君曰：「三年之喪，定制不得服官者，謂夫章服之榮，俸養之厚，皆人子之心所不安，而情所不順，故曰奪情。若國家有急切勞苦之事，責以致力，非若任官授職，有利禄之可圖。此而不往，則是畏難詭避，不得爲忠，即安得爲孝？但以素服往，自合於古人墨絰從事之義，心跡不已較然矣乎？」不孝則徐以是年四月至高家堰，素服催工，凛君父之命也。是秋，江南大府議行次年海運，疏稱則徐細密精詳，堪任其事。奉硃批：「所見不差。欽此。」是時不孝則徐在工痁作，不克任事，呈大府轉奏。尋蒙恩允，回籍調理。是歲乙酉科鄉試，不孝霈霖雖已期年服闋，而心喪未忘，府君望其成名，諭以例許入闈，不必矯異。不孝霈霖即以是科領鄉薦。嗚呼，先妣已不得親見之

矣，痛何如哉！丙戌，不孝則徐在籍病尚未愈，四月，有旨以三品卿銜署兩淮鹽政。府君曰：「主恩高厚，非夢想所及，宜如何感激！然此乃任官授職，非前此催工比也。上以恩被，下以禮守，斯其宜耳。且汝病未愈，亦安能就道？當據實呈大府代奏。」不孝則徐遵命而行，上允之。府君仰見聖慈寬大，感刻愈深。迨先妣葬事畢，不孝則徐於十一月服闋，而疾亦痊，府君命詣闕謝恩。不孝以府君老，欲陳情，府君曰：「汝在服中，蒙恩除官未出，今既服闋，豈可不自効？若欲盡爲子之心，余筋力尚健，亦不憚於就養也。」不孝則徐輾轉躊躇，至丁亥二月，見府君精神氣色俱尚可恃，而後北行。五月朔得旨，授陝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事。關中距閩較遠，難以迎養，請訓之日，竊擬瀝陳下情，而聖慈已俯鑑其微，諭曰：「朕知汝於江浙熟悉，但此時西方有事，且先去。」仰繹聖訓，似不久可量移近省，謹免冠謝，遂西行。甫至陝，則已續奉恩旨，擢授江甯布政使。不孝則徐望闕叩頭，感激涕零。幸迎養之私，由是得遂。府君在籍聞之，則亦歡忻頂感，決意就養。嘗貽手諭示以秋末必行。不孝則徐在陝權理藩條，因代者未至，不能遽去。中間有略陽勘灾及改建城垣之役，八月末返省，即遣僕從兼程南下，迎奉安輿。十月初得家書，知府君於八月二十八日挈眷屬由福州就道，不孝霈霖隨侍。又得浦城書，云途中眠食安健。方謂臘酒香時，定可於白下瞻園洗腆稱觴以承色笑，詎料十月十九日得浙省公牘，府君於九月二十七日卯時在衢州府城行館棄養。嗚呼痛哉！距浦城書來才數日耳。不孝則徐五中崩裂，辟踊哀號，伏

念生不能盡孝養，疾不能侍湯藥，没不能親含斂，罪孽深重，雖死不足以贖。惟府君體魄尚在異鄉，敢不匍匐扶歸，經營窀穸，遂星夜自陝南奔。二十三日，不孝霈霖書來，泣述府君致疾顛末，乃知九月十八日過大竿嶺，頗發寒熱，其狀似瘧，胸前覺有冷氣，心煩作嘔，亟服温湯，即次安卧。翌日稍愈，衆請暫息，不可。十九日次峽口，尚令不孝霈霖録途中所作詩，有《望江郎山歌》一首，末云：「霓旆兮雲車，仙之人兮招予。攀木樨兮佩茱萸，❶風飄飄兮吹我裾，予將逍遥兮天之衢。」維時但以江郎山上舊有仙蹟，歌辭惝怳，聊以寄興，孰知以此絶筆，竟爲歸真之讖。而衢字韻並爲衢州之驗。嗚呼痛哉！二十日至江山縣之清湖鎮，復發潮熱。楊明府紹廷延醫來，府君素不喜服藥，不令診視，❷而促行愈急。不孝霈霖以輿夫未備爲言，固請少待。逾三日覺漸愈，諭令必行。不孝霈霖恐肩輿難以偃卧，乃覓舟而下。舟過江山縣，猶與孫汝舟談及浙東景物。至夜又發熱，腹微痛，仍不服藥。二十六日昧爽，猶起坐食粥，惟熱未解。晚至衢州城内行館，發熱尤甚，加以喘逆，不孝霈霖惶懼無措，延醫診視，力求稍進湯藥。詎知氣血已竭，藥力罔效，延至次日卯刻，竟以不起。嗚呼痛哉！身後之事賴西安縣戴明府葆瑩爲經紀之，❸衢州材木難覓，而戴君代購者質甚堅美。戴君與不孝則徐爲同年友，雲天之誼，使人感泣。至於附身附棺之具，府君家居時已命製備，是

❶「兮」，原作「分」，據文義改。
❷「診」，原作「珍」，據文義改。下「診」字同此。
❸「戴」，原作「載」，據下文改。

行也庋之篋中，故不待猝辦。府君易簀之後，戴君以聞於浙江撫部劉筠圃先生，即日由驛馳奏。不孝則徐在陝聞訃，護撫部徐晴圃先生亦爲奏聞，且移咨至閩，給以文照，俾循例扶櫬入城治喪，皆不孝等所哀感不忘者也。

府君篤於天倫，事諸兄惟謹。伯父芝巖君，諱文藻，侯官學生。先未有子，府君初舉一子曰鳴鶴，實先則徐生，芝巖君欲之，即嗣焉，不數月殤。芝巖君之卒也，自歛至葬，皆府君任之。撫從子逢吉若己子，攜往將樂書院，教之讀書，月贍其家，既又爲之謀衣食之地，至今如一日。不孝則徐官淮海道時，恭遇覃恩，府君命以應得封典請於朝，貤贈芝巖君爲中憲大夫、江南淮海河務兵備道。次伯父孟昂君，性伉直，頗使酒，賴府君巽言以解。中年貧不聊生，府君時時典敝衣、鬻文字給之。不孝兒時親見吾父懷米與兄，歸而與吾母同忍朝饑，且戒不孝曰：「汝伯父來，不得言未舉火。」蓋恐以爲有德色也。近年不孝則徐侍府君食，府君每述當時骨肉難言之事，輒欷歔不能下咽。嗚呼，可傷也已！孟昂君之子春三，稍自成立，不幸不永其年，先府君數月卒。府君資其身後，無所不至。三伯父孟典君，目疾甚於府君，府君常扶掖之，衣食之，且爲似續之。没則喪之葬之。其友于之篤如此。生平尚風氣，重然諾，視人之急猶己。家雖至貧，而三鄙疾病死葬，靡不竭力解推，忘乎其爲屢空也。初往將樂，值建溪大水，舟側有浮屍具，府君見之惻然，檢行貲才十金，悉傾之以資埋掩，不足則典衣繼之。有沈舟者，亟拯之，招與同舟。遇旅人窮困，每竭貲濟之，而已轉匱乏，略不介

意。居平藜藿自甘，緼袍不耻。六十以外，家計粗給，歲時必賙及戚友。洎不孝則徐濫叨朝禄，府君猶食不兼味，衣不華飾，而以所積濟窮乏者。吾宗自遷省治以來，未立支祠，府君捨己宅爲祠，買田數畝以供時祭，下及子孫讀書膏油之助，章程悉具，不孝等當守而行之。故閩浙總督趙文恪公倡舉恤嫠，府君欣然竭貲，命不孝則徐與諸同志踵其事，集貲生息，以垂永久。里社歲時之事，至老猶扶杖親之。鄉黨有鬩争者，得府君數言立解，人謂有陳仲弓、王彦方之風。所著《小鳴集》詩八卷，古文、時文各二卷，不務炫異，惟以達理適情爲主。涉樂必笑，言哀已歎，蓄藴於中者，真實無僞，故發於言者稱是焉。諸經中尤邃於《易》，漢宋之學皆深究之。與生徒講《易》，輒至移晷，間或發前人所未發，而終以義藴深微，不以一己所見，遽矜述作。又嘗采四部中兩字相連可以反覆互用者，如天地、地天之類，名曰《倒顛集》，約數卷，不孝等皆當梓以行世。府君讀書之外，無他嗜好。善飲酒，不踰常度。頗喜奕棋，以目力不及漸置之。晚年於書不能自覩，每令不孝等誦讀，憑几聽之，鎮日忘卷。獨坐則背誦經書及詩文，恒不遺忘。邇來猶欲親教諸孫，不孝等恐府君勞神，婉請延師訓課，然間一二日仍必稽核課程，與之講貫，不肯自暇用逸。嘗曰：「安得吾目復明，日手一卷，雖寒饑無懟也。」嗚呼，以府君之學行，而天顧限之於科名，且限之於目力，俾沈鬱抑塞之氣蓄積已久，而不孝之檮昧庸鈍，轉得藉蔭徼福，濫竊名位，以食府君陰德之報。自問何所樹立，安能無忝所生，祇此區區禄養之心，遲之於今，方幸吾父欣然肯出，而天忽又奪

之於中道，不惟不得遂其捧輿撰杖之願，且不若安居牖下者之或可尚延其餘年。烏乎！是直不孝以迎養之舉陷吾父也。前遭吾母之喪，創鉅痛深，尚不知永守庭闈，弗離跬步，而乃苟禄希榮，存此倖僥萬一之念，而今而後，長爲孤露，雖誓墓攀樹，悔何及耶！而其罪尚堪擢髪數耶！而尚何心於人世也哉！

府君生於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十三日午時，終於道光七年丁亥九月二十六日卯時，享壽七十有九歲，例誥封通奉大夫、江甯布政使司布政使。配陳夫人，道光四年先卒。子二：長不孝則徐，嘉慶甲子舉人，辛未進士，江甯布政使，現署陝西布政使，前江蘇、陝西按察使，江南淮海、浙江杭嘉湖海防河務兵備道，江南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娶鄭氏，乾隆庚戌進士、前河南永城縣知縣諱大謨女。次不孝霈霖，出嗣三房孟典君後，道光乙酉舉人，娶李氏，乾隆丙午舉人諱鴻詩女。女八：長適故太學生鄧學汶；次適故處士翁崇起；三適庚午舉人李銘經；四適故職員陳穎釗，早卒；五適故太學生程立愛；六適福州府學生沈廷楓；七適漳平縣學生陳嘉勳；八適閩縣學生葉預昌。孫四：不孝則徐生汝舟、聰彝、拱樞；不孝霈霖生龍言。女孫四。

不孝等苦塊昏迷，語無論次，伏乞當代立言君子賜之銘誄傳誌，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文從至性中流出，愈碎愈真，字字沈痛。敘捄荒策，凡府君之所言，與大府所行相脗合云云，此公歸美於親於上之詞，其實捄荒諸政，皆公所當時設施也。而公之所以順親獲止，正可於

此想見，不但立言有體。

門人王家璧注。

先妣事略

先妣姓陳氏，閩縣故歲貢士時菴先生之第五女，乾隆己亥舉人武平縣教諭諱文華、今孝廉方正名蘭泰之胞妹也。幼讀書，通曉大義，勤於女紅。時菴先生以宿儒講學於鄉，爲都人士所宗仰，嘗見家君文，異之，遂許婚焉。年十八來歸，時先大父母已棄養，家無立錐，而宿逋山積。家君館穀所入盡取償焉，於是饔飧恒不繼，先妣每忍饑餓不使家君知之。逾年，家君入學，旋食廩餼。此後館穀雖稍充，而食指漸繁，貧如故。先妣工針黹，又善翦綵爲草木之花，大者成樹，其小至於一莖一葉，皆濯濯有生意，歲可易錢數十緡，遂資其直以佐家計。不孝姊妹八人，皆以先慈之教，備傳其妙。不孝幼隨家君之塾，每夕歸，則敝廬四壁，短几一檠，讀書於斯，女紅亦於斯。不孝夜分就寢，而先妣率諸姊妹勤於所事，往往漏盡雞號，尚未假寐。其他困苦之狀，類非恒情所能堪者。不孝見而愀然，請代執勞苦，或推讓飲食，輒正色曰：「男兒務爲大者遠者，豈以是瑣瑣爲孝耶？讀書顯揚，始不負吾苦心矣。」嘉慶二年，家君貢成均。次年不孝入學，九年甲子不孝舉於鄉，十六年辛未不孝叨館選，嗣是屢忝文炳，轉階御史。而先妣於女工之事，未嘗一日輟也。家君掌教將樂書院垂十年，每以春往冬歸，其間經營家事，黽勉有無，先妣獨任其勞，心力交瘁。

庚辰夏，不孝承乏杭嘉湖道，遣人迎奉

二親。家君憚於水陸之險，未肯就養，先妣至署，居將一年，雖不必躬操作，而珍食必卻，美衣弗御，常曰：「一身之福有幾，奈何遽欲盡之？但以分賙三鄙之貧乏者，不尤愈乎！」是以親族鄉黨緩急，無不周卹，非廉俸有餘，實先妣減衣惜膳之所分及也。平日濟困扶危，在人若己，必曲盡其心而後即安。雖臧獲輩，體卹備至，未嘗有所淩淬。辛巳秋，在署聞家君病，欲歸視，適不孝疾作，遂辭官捧輿馳歸，而家君以愈。次年，命不孝復出供職，蒙恩授淮海道，旋擢江蘇臬使。自是先妣以家居不欲相離，遂亦不復就養。不孝回望白雲，中心搖搖，無非喜少懼多之日矣。今秋家書來，云偶感寒疾，服藥已愈，命勿爲念。不孝方切疑懼，謀所以歸省者，迺不旋踵而訃至。嗚呼痛哉！

不孝在杭嘉湖道任内恭遇覃恩，先慈誥封恭人，今例晉淑人。子二：長不孝則徐，次霈霖，出繼先伯。女八，俱適人。孫四：汝舟、秋柏、聰彝，不孝則徐出；龍言，霈霖出。女孫三，不孝則徐出者二，霈霖出者一。

雲左山房駢文卷三

嘉慶十三年皇上五旬萬壽經壇疏文

伏以皇風普鬯，三靈延曼羨之期；佛日長輝，六幕被龐洪之化。席羅圖而益算，總宙翔機；艮芝籙以綿齡，環瀛普慶。辰居所而衆星共，聖旨出而萬國甯。溯繞樞貫昴之祥，珍符闡握；萃梯嶂航瀛之盛，鼓舞軒鼚。所宜頂禮梵輪，證旃檀之遠蔭；駢羅道果，申葵藿之微忱也。伏維皇帝陛下，體元則大，濡洽襲熙。膺泰筴以凝庥，懋乾行而出治。仰堯釀舜薰之化，久奉三無；際軒圖昊牒之延，式孚九有。秉璿衡而齊政，景慶呈禧；調玉燭以授時，囷塵告稔。搴茭剗莠，舞干羽於兩階；翕鏡恬鱗，執玉帛者萬國。契高深於燾載，天難名聖亦難名；欽福祉於升恒，德無量壽亦無量。茲者月書吉亥，瑞應熙辰。福宇祥和，甫布小陽之令；遐齡昌熾，方符大衍之祥。五緯汁而圭璧聯，三能齊而斗樞朗。禮重名山之祀，喬嶽貢靈；詔蠲瘠土之租，畬田告慶。官增新秩，封章下逮於依閭；士廣常科，恩榜盡叨夫錫宴。溥仁慈而肆赦，胥被生生；頒饗賜於耆氓，咸知老老。凡此湛恩之汪濊，益昭景貺之休嘉。卿月民星，總一氣陶鎔之内；皇春帝夏，皆億齡綿衍之中。斯非金鑑絲囊，所獲揄揚鼎竿；豈藉丹砂玉醴，始堪永駐長年。

臣等生際覃熙，恭膺曠典。久荷盛朝愷澤，樂溟恬嶽固之休；欣逢壽寓昌期，先

巷舞衢歌之祝。切就瞻於日月，未遂覍趨；頌糺縵之星雲，彌殷罄忭。伏維亶聰明於作聖，福本如天；修慈惠而無爲，心原即佛。澤普大千之界，生現如來；信乎不二之門，默參上乘。用是經繙貝葉，轉法輪於四十二章；偈諷蓮花，證寶筏於百千億呪。耀常明之火，虔課摩尼；登大願之船，誠通兜率。望九重而膜拜，恒河之沙數奚窮；頌萬歲以歡呼，大海之潮音不息。伏祝福星慧日，常昭北極光輝；法雨慈雲，永比西天覆庇。游極樂而同深歡喜，觀自在而共切皈依。益徵暢浹垓埏，允矣四三皇之功德；從此循環甲子，備哉九五福之嘉祥。謹疏。

予告大學士董誥碑文

秉均贊化兩朝，資碩輔之猷；表行易名百世，式元耆之範。備飾終之恩禮，温綍優頒；綜往績以褒揚，貞珉永泐。擬予告大學士董誥，天姿醇粹，世業清芬，繼乃父之藎勤，荷先皇之眷注。早窺中秘，文章推華國之資；久直南齋，書畫記傳家之譜。歷芝坊而晉秩，洊陟貳卿；襄樞幄以論思，旋躋六太。兩度戎韜之蕆，紫閣圖形；千秋華袞之榮，丹毫賜贊。朕承大統，圖任舊人，俾晉掌夫絲綸，仍參司夫密勿。總宏綱於部務，庶政惟和；侍典學於經帷，嘉謨屢告。五科校士，春秋之藻鑑彌精；三館成書，史乘之洪裁悉訂。賞延世秩，任子則勗其象賢；榮晉宮銜，賜壽復隆於鮐耋。一

二日肫誠啓沃，汝才爲作礪之金；四十年風度端凝，此品是無瑕之玉。而況履平泉之邸第，祇有賜書；詢富渚之田廬，曾無負郭。益信靖共爾位，知温樹而不言；耿介爲懷，的廉泉而愈潔也已。往者乞休屢請，已逾七十致仕之期；祇以屬倚方殷，不憚再四慰留之諭。比歲而宿疴增劇，甫允懸車；餘年之全俸優支，仍俾就第。值巡方於遼瀋，猶送蹕於郊圻。正期旋斾來迎，重加存問；詎料遺章入告，忽悵淪徂。經被寵頒，帑金渥賚。褒贈則銜加太傅，賢良則祀列崇祠。先遣奠以親藩，並推恩於後嗣。親臨賜醊，撫棺而感悼彌增；回溯成勞，製什而睠懷未已。綜生平之懿行，錫美謚爲文公。於戲！進退雍容，晚節有光於台鼎；始終勤勩，令名不朽於泉壚。表以豐碑，昭茲茂典。

奏謝賞全史詩摺 代

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奉到恩賞御製《全史詩》，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敬謹跪讀，尋繹再三，仰見我皇上道契執中，學精監古。尚論綜治平之要，即史即經；賡吟彰得失之林，是彝是訓。溯自洞濛啓宇，肇皇煌帝諦之稱；洎乎渾灝成書，括内聖外王之藴。表獲麟之載筆，素臣獨演其真傳；繼司馬以名編，青史别分爲紀事。雖復體殊經緯，辭異見聞，而燦若列眉，陳迹咸資考鏡；瞭同眡掌，折衷宜有定衡。洪惟闡繹斠元，首出邁隆於往古；右文典學，面稽備溯夫前聞。因乙夜之澄觀，抒辰題而宣詠。上規泰始，剖三名五氣之精；繼述中天，闡六體七觀之奥。世慨遷

周以後，衮鉞同嚴；事標分晉而還，珠繩遞貫。體雖關乎韻語，非矜五字之城；義必揭其宏經，卓立千秋之鑑。臣榮叨錫賚，敬仰琅函。敷言允奉爲訏謨，精斷更超於詩史。振綱飭紀，聖之情見乎辭；提要鉤玄，帝之學垂爲範。書萬紙而誦萬遍，悉惟建極之原；由百世而等百王，倍仰大成之集。所有微臣欽服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鑑。謹奏。

恭進御製全史詩註疏奉到恩賞謝摺代

奏爲恭謝天恩，並欽遵諭旨將發回恭註恭疏御集，敬謹繕校刊刻事：

嘉慶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臣賫摺差回，欽奉上諭：「張師誠奏註疏御製《全史詩》告竣進呈，請俟欽定後發交刊刻，並請御製序文一摺。所進《全史詩註疏》四函，朕祥加披覽，體例美備，援據詳明，實能代朕立言，抒朕未發之義，甚屬可嘉。著賞給緙絲蟒袍料一件、大卷五絲緞二疋、大卷甯綢二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以示獎勵。其所請御製序文，著即將前所製《讀通鑑紀事本末詩序》移冠簡端，作爲《全史詩》序，所進詩函，著仍發交張師誠繕校完善，即付開雕。刊成，預備錦套絹面陳設本三十分，藍杭細絹套面一百分備賞。明歲裝成後，遇有貢便，附賫進呈可也。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激惶悚，莫可名言。並經摺差回捧到欽頒緙絲蟒袍料一件、大卷五絲緞二疋、大卷甯綢二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臣當即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

竊維龍文啓曜，管窺莫測夫苞符；鳳

律宣龢，矇誦詎通夫奧窔。秉簪觴而酌雅，達詁殊慚；瞻道筦以探微，愳聞已陋。臣曩蒙恩諭，恭註宸章，欣叨寵命之榮，益切謭才之懼。伏以奎文巍焕，綜經史而集厥大成；睿思淵深，貫天人而摛爲鉅製。汪汪乎丕天之律，豈扣槃門籥之能窮；洋洋者定命之謨，亦撮壤導涓之奚補。旁搜遠籍，勉効摭遺，參互群言，謹期識小。仰惟襲六爲七，早涵衆説於經郛；因而文萬旨千，悉滙支流於筆海。正虞舛漏，無當真詮，縱費鑽研，詎通妙諦。乃蒙我皇上温綸俯奬，寵賚優頒。衣叨三繡之華，成章閃耀；絲結五紋之吉，錯采斑斕。鄰綺連端，出上方而增重；宫囊簇錦，膺德佩以彌珍。渥沾鸞綍之榮，滋負鵜梁之媿。較唐室賈韋註範，三錫尤隆；視孔門游夏傳經，一辭未贊。淪髓愈深其感刻，服膺彌切於編摩。

臣現在謹將發回原函再行悉心檢校，謹付開雕，除俟刊竣裝成進呈御覽外，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鑑。謹奏。

恭刊御製全史詩註疏裝成進呈摺 代

奏爲恭註恭疏御製《全史詩》，敬謹刊竣裝成，進呈睿覽，以光寶帙，以惠藝林事：

竊臣仰蒙恩諭，恭註御製《全史詩》，當經黽勉尋繹，敬成註疏六十四卷，恭繕進呈，旋蒙欽定發回，交臣刊刻，寵榮欣躍，莫可名言。欽惟我皇上典學淵聞，垂章漢倬。丹毫抒詠，宣懿律於心聲；青簡鐫華，仰大成於聖集。粵以千秋之史乘，特標五字之詩城。鳳律宣龢，考事則珠繩以貫；麟經

接響，敷言而衮鉞俱昭。溯苞絡以規迥，綆修汲古；揭貞元於宙合，鏡朗澄心。然道笂研微，詎仰鑽之獲逮；而温綸俯賁，猥詮釋之榮司。蓋立德立功，監往蹟而成帝範；斯識大識小，滙衆説以作經郛。敬竭斑窺，深慚挂漏，渥叨恩允，虔効雕鐫。濃薰斑馬之香，頻覘握槧；細校魯魚之誤，慎付操觚。剖向麥芒，瓊笈現龍盤之字；鋟餘梨本，金模呈鳳紀之編。欣寶籍之觀成，捧珍函而拜獻。臣謹遵前奉諭旨，製辦錦套絹面本三十分，以備陳設；藍杭細絹套面本一百分，以備頒賞。敬謹分貯十箱，恭呈御覽。芝函映日，仰祥輝於羲詠虞歌；竹素連雲，聆清韻於周情孔思。義取四時之柄，緗帙分排；象昭八卦之重，瑶編遞擊。括三百篇之微旨，服膺益切於興觀；振廿二史之宏綱，示掌彌昭夫法戒。上陳朵殿，欽乙夜之親披；廣布藝林，勝酉山之秘寶。從此星暾雲爛，書巖無待傳鈔；口沫手指，海宇同欣踸誦。所愧一辭莫贊，竊附於賡颺喜起之誠；遥知萬禩咸珍，遠越乎邱索典墳之舊。臣無任欣幸踴躍之至，謹繕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鑑。謹奏。

奏謝優敍賞賚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

竊臣前奏殲除蔡逆之摺，欽奉上諭：「張師誠著交部從優議敍，著加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對、金壘絲鼻烟盒一個、白玉鑲嵌帶版三塊，以示嘉奬等因，欽此。」臣聞命之下，感激慚悚，莫可名言，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所有分賞閩浙兩省員弁物件，由督臣方維甸欽遵分別給發，另

行覆奏外，伏念臣賦質庸愚，未諳軍旅，仰蒙聖主畀任海疆，亟思杜絶盜源，肅清洋面，惟恐稽察未能盡周，時深惴懼。幸賴聖明節次指授緝捕機宜，俾閩浙舟師咸知感奮，遂使積年巨憝得就殲除。乃蒙優渥鴻施，遍加鼓勵，而臣微勞未效，亦叨格外殊恩，仰邀優敘之榮，復被嘉珍之錫。縹囊簇綵，揚德佩以生輝；金縷成紋，捧珍函而增重。挹清光於鞶鑑，銘切書紳；紉雅飾於瓊瑩，守懷執玉。凡此鴻慈之逾格，實非夢想所敢期，循省五中，莫名感悚。臣惟有督率地方，將沿海接濟倍加嚴緝，以冀盜源斷絶，餘匪全除，仰副聖主綏靖海疆至意。

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鑑。謹奏。

奏五世同堂摺

奏爲壽民五世同堂，恭摺奏聞以彰盛瑞事：

恭照本年欽奉恩詔，内開：「軍民年至百歲者，題明旌表。欽此。」又向例直省有親見七代五世同堂者，查明具奏。茲據布政使景敏詳，據永春縣知縣賀祥詳報，壽民張振柳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届今嘉慶十四年，現年一百歲，生子四人，孫九人，曾孫五人，玄孫一人，五代同堂。又據龍巖縣知縣郭正誼詳報，職監謝明達現年八十五歲，上侍伊祖三年，隨侍伊父四十三年，有子三人，孫十一人，曾孫二十二人，玄孫三人，實係上見祖父，下逮曾、玄，親見七代五世同堂。取具圖結，詳請具奏前來。欽惟我皇

上恩覃壽寓，慶洽春臺。三多呈華祝之祥，俾緝熙於純嘏；五福備箕疇之敘，用敷錫厥庶民。惟化成久洽於寰瀛，斯耇瑞頻彰於閭里。人情莫不欲壽，遂其性而胥克生；盛時未有遺年，覿於鄉而共知老老。兹該民人張振柳等，或齡登耄耋，或壽届期頤。荷四朝涵育之庥，同臻熙皞；萃五世蕃滋之盛，各遂安懷。擊壤歌衢，耕鑿久循夫作息；含飴繞膝，室家並樂其盈寧。登籍於黃圖，❶堪書百忍；算亥文於絳縣，奚止六身。良由化寓龐洪，人瑞應承平之運；益慶太和翔洽，嘉徵符景鑠之期。爲聖人呡，饗燕欣躋於上齒；惟仁者壽，賜鳩下逮於斑毛。宜叨盛典之褒榮，用顯昌祺之蒸被。

除册結咨部外，臣謹恭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鑑。謹奏。

謝賞藥錠摺代

奏爲恭謝天恩事：

竊臣賫摺差回，捧到恩賞藥錠一匣，當即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欽惟我皇上中和育物，調爕因時。敷仁壽於八紘，痌瘝念切；荷節宣於五踸，亭毒恩深。當兹溽暑之交，敬迓靈丹之錫。青囊紫鼎，神方早剖乎甘辛；❷玉液瓊膏，妙製彌精於煅煉。卻瀛壖之瘴氣，沴厲全消；袪伏日之薰蒸，心脾盡沁。臣仰依壽寓，榮捧珍頒。欽天上之丹砂，不僅鑪前九轉；異壺中之靈散，豈徒肘後千金。分君賜以

❶「登」下，疑脱一「丁」字。

❷「辛」，原作「幸」，據文義改。

廣恩膏，海嶠同臻康樂；凜官箴而懷藥石，班寮共被生成。

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鑑。謹奏。

恭刻御製詩二集袖珍本進呈摺

奏爲恭刻御製詩二集袖珍本告成，敬呈御覽，仰祈聖鑑事：

竊臣前蒙恩賞御製詩二集，跪誦尋繹，悦慕難名，當經附片奏請恭刻袖珍本，以廣訓行。仰荷恩俞，莫名榮忭。隨即敬謹繕校，慎付開雕。兹已工竣，並恭撰跋語，附刊於後。欽惟我皇上睿修時敏，藻思日新。寳籍分編，緟朱繩而遞貫；奎題彌富，鏤青纂以重輝。曩頒全帙於味餘，更著初編於幾暇。固已星暾雲爛，欽懿律之丕天；口沫手胝，遍臚唅於薄海。乃淵泉時出，羲圖成疊畫之文；復旦凝華，虞詠振載賡之什。蓋以皇風溥鬯，益宣五際之雝穌；道笎研微，適協二儀之甄度。誠惟無息，歷八載而重裒鉅觀；聖不可知，誦萬遍而莫窮精蘊。竊見至誠感格，郊壇敷甘露之膏；底績平成，河渚紀榮光之瑞。仰肇基於鞞琫，永圖萬禩洪規；切僾見於羹牆，虔奉千函寳籙。天臨玉署，摛章則册府騰華；露湛銀潢，錫宴則宗藩誌盛。靖鼠狐於西旅，慶洽無干；殲鯨鱷於南瀛，歡臚澄鏡。津淀沛巡方之澤，臺懷抒祈福之城。每即事以攄吟，悉敷言而示訓。矧復捥摶造化，調氣朔於辰樞；暢泝垓埏，考廣輪於亥步。錫福普同春之慶，惠紀蠲除；求實符省歲之祥，圖題耕織。憫忠示勸，纛在必懲；崇儉垂箴，怠尤致儆。鑑千秋之史乘，衮鉞同嚴；鼇

百代之皇綱，瑕瑜立判。此則訏謨定命，誦詩即聞政之原；豈徒藻繪成章，依永協和聲之雅。臣識慚檮昧，志切研鑽。欽倬漢之昭回，琅函寵賚；廣藝林之諷詠，錦字重鐫。譬諸經寫細書，共奉巾箱之寶；例以帖臨縮本，彌珍篋衍之藏。浣薇露以觀成，仰松雲而拜獻。珠聯璧合，瑤光汁五緯之躔；玉振金聲，奎藻麗十華之券。從此京垓衍算，頻週歲琯以臚函；章蔀成書，永奉天章之覺世。

臣無任榮幸抃躍之至，謹專差恭賫御製詩二集袖珍本陳設若干部、備賞若干部，隨摺敬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鑑。謹奏。

奏謝恩賞御製詩三集摺 代

奏爲恭謝天恩事：

竊臣仰蒙恩賞仁宗睿皇帝御製詩三集，謹即恭設香案，叩頭祇領，跪誦之下，感慕難名。欽惟仁宗睿皇帝道闡苞符，訓垂謨典。播丕天之大律，榮鏡登閎；昭倬漢以成章，彌綸宙合。曩者味餘裒集，旨越數千，幾暇臚吟，編分初二。固已海涵地負，欽帝載之軒翥；口沫手胝，遍藝林之絃誦。而乃誠惟無息，猶時敏於淵修；聖不可知，更日新而富有。以八年爲一集，默運璿樞；逢萬壽於六旬，增成錦帙。芸香披櫝，彌彰睿思之經綸；竹素排函，總入化工之陶冶。仰宸章之燦著，乾畫連三；偕文集以同垂，離輝作兩。我皇上謨承丕顯，業煥重光。深僾愾於羹牆，心傳斯印；緬訓行於圜矩，手澤長貽。當寶笈之鐫成，荷珍函之嘉賚。惟和聲依咏，廿五年之陟降如臨；而依德紹聞，一二日之幾康倍勅。臣

智窮槃燭，學昧鉘摫，曾涵泳夫聖涯，媿研鑽於道笎。慕堯章之巍焕，俾敷天永戴平成；欽舜孝之光昭，知復旦重賡喜起。所有微臣感激欣幸下忱，理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鑑。謹奏。

恭謝頒賞全唐文摺代王大臣

奏爲恭謝天恩事：

竊臣等蒙恩頒賞《全唐文》一部，謹叩頭祇領訖。欽惟我皇上典學日新，揆文時敘。觀天人而成化，倬彼爲章；錫彝訓以敷言，會其有極。虡萃懸照，苞符潤色夫鴻模；僞體釐裁，删述同功於麟筆。奎光寶氣，上躔東壁之垣；御藻天題，下焕西崑之軸。乃復淵衷稽古，陋七録之非眩；幾暇論文，溯三唐而極盛。始以集呈秘本，開函勤乙夜之觀；因而詔定叢編，給札紀十年之始。萃淵源於衆體，集成書本同文；準著録於全詩，數典義如繩武。惟經天緯地，與三代而同風；斯玉振金聲，采一朝之掌故。捃靈蘭之佚典，斟酌謨觴；緬仙李之蟠根，銜聯詞葉。鱗籤密字，争分青汗以編摩；鴻筆專家，總荷丹毫之點定。辨長編之流别，部次因時；系小傳而提綱，知人論世。龍文扛鼎，旁徵夫百賦千騷；驪頷探珠，慎揀夫十人九集。陳芳麟纂，參量北斗之星杓；絶代蘭芬，半改南朝之宮體。韓碑柳雅，奇篇壓卷千秋；❶宋錦蕭花，雅格循環其三變。鬥巧則迴宮轉角，異曲同工；拾遺則石墨珠林，析疑訂誤。三百載瓊琚玉佩，幻文境以彌繁；十萬篇金薤琳

❶「千」上，疑脱一虚字。

琅，多人間之未見。選樓踵例，聚奇如集腋之裘；燕説刊譌，斷定是從心之矩。界朱絲之館本，業廣惟勤；稟玉尺於天裁，言衷諸聖。適際薰芸牒進，弁邀宸翰之榮；旋聞序簡籤排，特允官栞之請。雕梨彌護，尅期而迅付鋟傳；緗楮生香，閒歲而已聞校上。百函分貯，冠文淵總集之編；千卷駢連，符册府成書之數。正喜詞成復旦，增黻采以重光；矧逢寵及群工，荷簽名之分錫。星辰有爛，天臨五緯於奎垣；雨露均霑，人話十年之校課。丕啓億齡之文治，惟熙朝德乃全昌；斷從百代之頹波，與多士快爲先覩。臣等籥槃守陋，咫尺依光。汲古徒殷，學終慚於修綆；賜書許讀，身同被於温綸。喜占沈露之祥，快展仙雲之帙。義經指示，道即載以俱傳；榮共心銘，行有餘而願學。因文章而垂教，治煥於虞廷敷德之先；偏臣庶以觀成，體備夫唐粹蒐奇之外。

所有臣等感激榮幸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鑑。謹奏。

恭謝頒賞全唐文摺 翰林院上

奏爲恭謝天恩事：

竊臣等仰蒙恩賞《全唐文》一部，當即率同在署諸臣叩頭祗領訖。欽惟皇上治煥堯章，功符孔述。闡元苞於道笈，典學緝熙；釐寶笈於謨觴，英髦準酌。上台汁緯，三辰騰奎璧之輝；中秘臚函，二酉發琳琅之彩。惟文成而載道，修詞貴立其誠；亦經正以興民，衆言必衷諸聖。鋪觀往製，已瞻倬漢之昭回；更集大成，備採全唐之著作。權輿於百六十册，乙夜親披；甄録者萬八千篇，辰謨悉稟。體原斷代，起衰而正

軌胥循；義媲興詩，數典則前謨並耀。飭編摩於館局，詔許旁搜；勤校課於丹鉛，功資慎擇。殘編墜簡，驅蟫蠹以宏收；樂石吉金，剔蘚苔而饗揭。史芸披帙，大小言之瀝液咸傾；仙李蟠根，新舊書之菁英盡擷。體經三變，品題不假雕龍；窺豈一斑，藻麗皆呈全豹。賴權衡之至當，區流別以維嚴。燕説郢書，悉改傳訛之舊；璧瑕珠纇，概從僞體之删。奇競轃夫五車，仍信輻原共轂；美遍嘗夫千蹠，始知腋可成裘。示掌理明，胥荷丹毫之審定；列眉文燦，俄看青簡之刊成。仰册府之駢羅，輯瑞新增夫群玉；眷藝林而加惠，排函特錫以編珠。馣馤古香，度木天而知重；紛綸綺思，盥薇露以先披。三百年妍騁祕抽，悉備筌簣於聖集；一千卷星稠雲委，尤欽弁冕以皇言。臣等才謝探微，學慚識小，幸紬書於東觀，莫極研鑽；叨賜籍於西崑，更資津逮。憶昔分篇雙校，企常、楊著述之榮；即今鉅局參稽，邁房、杜遭逢之盛。選樓虹月，振墜緒以維新；瀛海珊瑚，獲良珍而共秘。奇疑賞析，無煩懷餅以就鈔；藻采斑斕，恰喜燃藜而共讀。從識牖民覺世，作君兼仰夫作師；稽古同天，丕永益彰夫丕顯。雨露被九霄之渥，長祝羲文昊籙以延洪；江河溯萬古之流，永式柳雅韓碑而獻頌。

所有臣等感激榮幸下忱，謹合詞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恭謝頒賞御製嗣統述聖詩摺代

奏爲恭謝天恩事：

竊臣齎摺差回，捧到恩賞御製《嗣統述聖詩》全函，當即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

叩頭祇領。敬謹跪讀，尋繹再三，懽忭誠服，莫可言狀。欽惟我皇上寅嗣丕基，辰凝寶命。業隆纘緒，中天賡復旦之華；志篤紹衣，下武應重熙之運。治法已精於監古，全史臚吟；孝思允迪夫前光，成謨祇遹。洪惟盛朝之景祚，上承列聖之貽謀。拓土遼陽，首出肇膺圖之統；整師藩部，輸誠來獻璽之祥。旋昭底定於燕都，益慶綿延於鴻緒。歷六世纘承之業，創守兼資；溯一中授受之原，聖人同揆。上孚昊綍，精禋咸格於郊壇，遠闢輿圖，荒徼頻通夫斥堠。文治則光照倬漢，書契聿新；武功則震鑠寰區，欃槍盡掃。求賢納諫，丹章屢飭官箴；蠲賦卹刑，紫渙時咨民瘼。舉省方之實政，霨澤涵濡；勤念典之淵修，奎文炳煥。綏懷六服，遥聞梯嶂航瀛；惠養八旗，悉荷衣租食稅。緬列聖大經大法，允惟世德之作求；而皇上是訓是行，悉效化成於久道。紹聞知見知之統，慕切羹牆；本心法治法之傳，❶象昭圜矩。帝之訓垂爲範，光華上媲典謨；聖之情見乎詞，功德聿宣雅頌。臣渥膺寵錫，敬繹宸章，欽嗣服之彌昭，仰覲揚之極盛。惟能述者能作，光前開裕後之基；本丕顯爲丕承，篤慶永卜年之祚。

所有微臣感忭欽服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恭謝頒賞授衣廣訓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

竊臣齎摺差回，捧到恩賞臣欽定《授衣廣訓》全函，當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

❶「本」，原作「木」，據文義改。

頭祇領。謹敬跪讀，尋繹再三，仰見我皇上衣被功宏，纘承業煥。播仁溫於挾纊，民瘼誠求；敷彝訓以如綸，成謨祇遹。向者授時寄詠，事已賅夫耕織之全；茲知物土滋生，利更布於蠶桑而外。粤以木棉之種，允符吉貝之名。植別菅麻，乃即花而即實；藝同菽粟，宜是播而是耘。蓋功兼乎農事女紅，而用等諸稱絲獻繭。自昔賦開義蘊，摛精義於三百言；洎夫章煥堯思，播雅歌於十六事。彩毫作繪，曾同畫吏之臚陳；珉石珍鐫，已紀奎文之顯奕。皇上謨昭嗣服，念篤紹衣。顧茲青核黃穰，不後穀人之掌；綜彼南床北架，咸資機婦之勤。因而觸類引伸，睿思俞恢而彌廣；和聲依詠，物曲肖以無遺。重裒新編，益光舊訓。備哉燦爛，咸因地而制宜；煥乎文章，與在天而同揆。臣榮承寵錫，虔捧瑯函，彌欽幬覆之宏，倍仰經綸之裕。攬含生之嘉植，綿綿之詁義堪徵；溯利用以前民，聖聖之心源相印。從此省祁寒於豳籥，萬方饒餘布之歡；益知協時燠於箕疇，億禩被垂裳之化。

所有微臣銘感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鑑。謹奏。

熬化鴉片烟土投入大洋先期祭海神文 己亥四月

維神德秉靈長，功符翕闢，本滌瑕而盪穢，資激濁以揚清。際十洲澄鏡之時，有重譯獻琛之盛。方謂來同雁使，何妨番舶之如林；誰知毒起鴆媒，漸致蠻烟之成市。丸泥脱手，任胠篋以探囊；爝火熏心，競嗜痂而甘帶。乃者天威雷奮，臣節星馳。聞明聖之驅除，先教水慄；賴聲靈之震疊，肯放波頹。爰進舌人，代宣申禁。有慚膚使，

同矢寅恭。始猶範彼狼奔，繼即帖然蛾伏。歸邪自耀，不煩一矢之加；飛蟲全收，已倍萬箱之貯。與其畀諸炎火，或拾殘膏；何如投之深淵，長淪巨浸。以水濟水，虎形施潤下之鹹；似烟非烟，蜃氣散淩虛之幻。在谷王細流不擇，祇如浮雲之滓太空；而海畔逐臭之夫，轉惜黃金之擲虛牝。獨是歸墟雖廣，群動胥含，倘波臣之夙戒無聞，恐水族之豫防莫及。本除害馬，豈任殃魚。比諸毒矢强弓，會須暫徙；庶使殲鱗凡介，勿損滋生。尤賴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馴彼犬羊之性，俾識撐梨；杜其蜂蠆之萌，專輸嫁布。於戲！有汾澮以流其惡，況茫乎碧瀣滄溟；雖蠻貊之域可行，勿汙我黃圖赤縣。幸邀肸蠁，鑑此肫誠。尚饗。

杭嘉湖三郡觀風告示 庚辰

爲合課三郡藝文，藉覘一時才儁事：

照得星輝雲爛，人文乃成化之基；聖聰賢闢，黌宇實程材之藪。伊昔文翁以詩書治蜀，而揚馬之瑋製以興；何武用儒術進賢，而龔唐之高風克劭。北海表康成之里，首重經師；洛陽舉賈生之才，亦先文學。揚芬扇馥，任屬當官，抱璞懷珍，英儲多士。矧夫吴根越角，水木清華，蘆舍菰鄉，川原暄淑。既地靈之無對，宜人傑之挺生。登崑岡而採玉，觸手琳瑯；披鄧林而揮斤，盈眸杞梓。矙筀韶琯，請陳衆樂以徧觀；東箭南金，肯入寶山而空返。本道恭荷恩綸，監司浙右。豸冠犀帶，誦詩深凛濡鵜；螢案雞窗，昨夢難忘一鵠。一聽蓬池

之鱠，再乘司隸之驄。❶直天禄而紬書，佐春卿而校藝。賦駪征於青原白鷺，豫章手攬夫十尋；遴髦士於金馬碧雞，英蕩身經乎萬里。聰非師曠，愧識曲於清商；明詎離婁，❷屬求珠於赤水。屬當宣風露冕，問俗褰帷，深惟因文見道之言，敬思爲國得人之計，先四術以課士，乃七教以興民。兹邦斗野分區，滄波環域。風船水枕，供養大有烟雲；山色湖光，傭販皆成冰玉。褚登善之博學，羅昭諫之詩歌，林君復之素風，張子韶之介節，前型可數，更僕難終。若夫檇李名疆，由拳沃土，胥嶺峙其左，鴛湖環其南，陸敬輿桑梓之鄉，輔漢卿釣游之地。一則忠規讜議，名顯中堂；一則經明行修，道傳南宋。至於氏別烏程，溪分苕霅，道場雲翠，顧渚茶香，沈休文、吴叔庠尚有傳書，孟東野、陸魯望多存專集。念兹三郡，秀甲一方，江海之所涵濡，膏壤之所鍾毓。爾諸生沐浴聖化，景行前修。亮當人握隋琛，家懷荆寶。露鈔雪纂，修業無息版之時；電爍虹舒，伏處有干霄之氣。先器識而後文藝，既端素抱於平時；本經史而爲詞章，盍展長才於寸管。本道上體作人之化，適當視事之初。願效孫陽，相神駒於冀野；竊希雷煥，辨寶鍔於豐城。❸以簿領之餘閒，進群倫而授簡。由制義以及弦詩對策，仿闈試而略有變通；加經解而迨論史勒銘，備衆體而學兼今古。果使技稱獨絶，無須一一而使吹；倘其材擅九能，自見多多而益善。❹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無風簷寸晷之

❶「驄」，原作「檇」，據駢文稿改。
❷「詎」下，原衍一「愧」字，據前後文義删。
❸「辨」，原作「辦」，據駢文稿改。
❹「善」，原作「辦」，據駢文稿改。

勞；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免樺燭三條之促。俟養齊而擇其尤異，當扃試而覆予優甄。❶如賞牙琴，更親聽乎操縵；喻觀基射，再目覩乎穿楊。聽春蠶食葉之聲，足驗良工心苦；聘渴驥奔泉之勢，定知水到渠成。東郭潮頭，助詞瀾之浩瀚；南屏嵐彩，添筆陣之峥嶸。凡爾諸生，各宜踴躍。此日馳驅文囿，競吐珠零錦粲之詞；他年黼黻皇猷，竚收秋實春華之用。特示。

廣東越華粵秀羊城三書院觀風告示

爲觀風事：

照得明臺衢室，盛時隆韶鐸之懸；雅管風琴，善俗重輶軒之採。良以化民由學，載道惟文，矧當大比之年，宜有殊尤之選。烝哉髦士，逢壽考以作人；樂只嘉賓，幸周行之示我。

懿茲東粵，夙宅南交，十洲澄瀚海之瀾，五嶺萃峰巒之秀。溯自臺名朝漢，肇啓人文；浦記還珠，彌崇風節。張文獻則千秋鑑朗，余忠襄則四諫名高。韓公延趙德爲師，弄珠海水；坡老訪子雲之宅，載酒山堂。於是自警編成，庸言録著。甘泉則圖成心性，源實出於白沙；文莊則義衍治平，集合編於忠介。緬遺風其未遠，信曩吉之堪欽。果其薰德善良，奚愧升香之彦；所慮末流猥薄，易成逐臭之夫。本大臣嶺嶠初來，海疆親駐。幸廟謨之遠屆，信格豚魚；胥番舶以輸誠，毒收蜂蠆。夫以異域殊方之衆，猶懔天威；矧此秉彝好德之倫，敢干國憲。因念士爲民首，徽器識於文

❶「當」，原作「嘗」，據駢文稿改。

章；言者心聲，著輝光於篤實。凡爾東躬於圭璧，諒無玷跡於淄磷；然飲羊之俗相仍，則害馬之除彌亟。知美疢不如惡石，戒慎毋忘；恐毒草之損靈苗，芟夷務盡。縱有嗜痂之癖，應悔昨非；試吟止酒之詩，奚難中斷。誠使邪蒿必斥，自嚴溺口之防；定知摛藻爲華，竚入點頭之選。問山中之桂子，當爲誰馨；開江上之芙蓉，先鋤別種。本大臣蚤叨科第，濫踐清華。三度文衡，每初心之恐負；廿年外秩，猶結習之難忘。值四牡之遄征，指五羊而稅駕。憶昔冬烘之誚，看花已愧目迷；覩兹夏課之勤，見獵依然心喜。

爲此，示仰越華、粵秀、羊城三書院鄉試諸生知悉：各即先期報名，定於本月某日暫借書院考棚，親臨扃試。文期入彀，藉覘一日之長；才盼出群，豫契九秋之幹。已喜滌瑕蕩穢，知嗜好之別酸鹹；洵宜騰茂蜚英，信詩書之爲麴櫱。在多士笙簧燕樂，詩賡宵雅之三；而使臣原隰駪征，善拜皇華之五。不獨五興孝舉，書六德六行六藝以俱升；從知道一風同，與四門四目四聰而並達。特示。

方公奉命查辦鴉片，慮奸販之姓名難知，囤積之住所莫識，爰以觀風爲名，召諸生扃門試之。卷內親夾片紙，令各舉所知，查訊得實有重賞。凡條陳者皆面呈，毋經僚吏手。士皆如命。事畢啓扃，召守令分道查搜，一時奸猾無得脫者，人皆詫爲神明，而服其整暇。聞是事時，定甫十四，距今四十三年矣。展誦此編，渾如隔世。騎并州之竹，尚憶爭迎；讀韋舟之碑，幾經流涕。正襟三復，敬系數語。光緒辛巳小春，

部民張麟定讀訖。

陳楓階大尹宸書載書歸里圖序

楓階先生道笎採微，義根領味，以文字業，現宰官身，綰綬三湘，牽絲二紀。地接西陽之勝，籍羅甲觀之藏。聽鼓放衙，一經代版；焚香退食，四部排籤。蓋以雒誦之功，成撥煩之治者焉。夫其含咀英華，殫洽聞見。劬書逾於多目，問事媲夫長頭。灑墨汁於金壺，盡成甘澤；酌薔觴於石室，奚翅獨尊。斯宜稽古邀榮，多能應選。出入承明之職，掞張風雅之材。顧乃墨授浮沈，青箱飄泊。感風飄之退鷁，撫塵甑以生魚。豈非篋衍尠靈，儒酸徒慨也哉？不知名者實也，學者殖也。擁書之樂，過於百城；名山之藏，高於千石。先生興懶折腰，性眈焠掌。與其棲鸞於枳棘，曷若剔蠹於羽林；與其俯仰學桔槔，曷若嘯歌出金石。是以託心豪素，遂志初衣。舉同鴻鵠之高，裝少橐駝之載。壓船石重，還浦珠明。雖臨海乾薑，晉陵牙管，不足喻其清況也。惟此縱横尺册，馣靄古香，出諸清俸之餘，宜有長恩之守。揚舲夢澤，真同雞次浮江；擊汰洞庭，猶識龍威出穴。洎乎北牕歸卧，東冶行吟，面流數椽，容厀一榻。打頭落葉，重繙勘定之經；出手梅花，更悟圖中之易。剛日柔日，經師人師。炳燭孰與夫昧行，操觚難忘夫結習。視彼勞形簿領、等誚詅癡者，倜乎遠矣。

某愳聞已陋，寸晷徒荒。謬結古懽，獲親大疋。廣談虞筆，聞者傾心。崔博劉精，望而却步。每展丹青之卷，如覘朱墨

之銘。鐵硯留耕，負郭何須二頃；青燈有味，讀書恨不十年。它日者，華蟫增收，精鏐廣贉，肯許一鴟之借，不停兩鳥之鳴？蘿桂堪招，菰蘆無恙，行將從君於墨莊經笥間也。

張松生大令邦棟攀轅圖序

夫望緊需才，有撥煩之吏焉；善最殊等，有量移之文焉。是以換縣而授薛恭，擇官以畀孝綽。雙鳧迅去，五馬難留。使必博繪像之榮，冒刊碑之禁，毋亦詞疑肦飾，蹟類炫張矣乎。然而芾棠几舄，致美風詩；截鐙持韡，貽芳前史。蓋惟吏與民習，政與俗宜。隨盂水爲方員，固漆膠之投分。一年可借，猶思挽乎襜帷；三宿有緣，孰能忘夫香火？此我松生明府攀轅圖之所由作與！

君之宰新昌也，單車行部，甘雨隨滋；匹絹懷清，貪泉不易。申賣刀之訓，雪覆盆之冤；嚴圜府之規，釐倚閣之稗。說士猶甘於肉，活人若瘝乃身。是故五袴歌於康衢，萬間庇於廣厦。斷斷茂宰，熙熙春臺。如是者五稔，以辛巳冬月，檄移魏塘。人謂行若登仙，民則心如望歲。難回前馬，争躡後塵。闐祖道以攀依，擘吟牋而酬唱。夾堤霜葉，淚點粘紅；下水風檣，清波刺碧。春真有脚，何時還我使君；雲即無心，奚以慰茲父老？用是釐其章帙，傳以丹青。奇句壓舟，重應過於越石；輿歌代贐，廉更軼於劉錢。民之情歟？抑君之澤也。噫嘻！神君屠伯，去住殊懷；謝令鄧侯，愛憎異趣。儻少子諒之惠，詎來庚念之誠。觀斯圖者，亦可以勃然興、憬然悟矣。某夙

同蘭檝，曾耳循聲；重領竹符，欣覘盛事。玆辱弁題之諉，輒爲喤引之辭。我慚再到之緣，吹竽濫厠；君迓三遷之慶，卧轍頻聞。請珍此日之色絲，豫作它年之嚆矢云爾。

張詩舲使閩紀程詩草序

詩舲先生才兼九能，思澈五際，踔厲壇社，迴鶩掖垣。蕆機速之戎經，筦度支於計籍。書無及涑之筆，畫亦無聲之詩。《小重山房集》出，固已揚篚結繁，夸詫殊艷矣。戊子秋，銜命典閩試，出示紀程詩若干首，則又獨運湛思，不假符采，吐納騷疋，發揮性情，詩境蓋變而愈上焉。

夫其盟心鑑壺，秉節英簜，踰燕齊，歷吴越，凡岱雲之起合，黄河之流駛，江湖之浩淼，海峰之嵯峩，靡不即目攄吟，涉筆成趣。寫真則秀奪山緑，紀遇則恩與荔青。斯詩國之瓌觀，實文臣之盛際，其可紀者一也。況夫南山有喬，已同嗣復之迎；北堂有萱，又擬崔邠之奉。七峰別野，早傳天語以承歡；三泖漁莊，近問慈娱而馨膳。絳趺爛漫，都作皇華；白雲飛揚，來看寸草。是宜書歐陽之記，何止補廣微之詩，其可紀者二也。且也堂顔世澤，業紹天瓶。踵持榕嶠之衡，重賦椶鞋之踏。著謝公之屐，本屬孫枝；接荀座之香，如傳祖硯。年華百五，驛程六千。佳話播於藝林，清芬誦於家衖，其可紀者三也。時也海波清恬，士氣騰躍，萬間新搆，百堵聿興。粉廊衛以周垣，瑣院鬱其隆棟。左鼓與右旗並建，筆陣雄開；閩洋偕粤籍兼收，文瀾廣滙。首逢盛

事，足補舊聞，其可紀者四也。❶緊昔驂鸞著集，相鶴名篇，大都模範山川，嘯咏風物。矧茲舄奕隆遇，賡颺偉才，貢玉論珠，剬詩緝頌。所以鳴國家之盛，豈僅詡軺傳之榮云爾哉？

某銜碑堊廬，攀樹邱壟，辱損左顧，汪索謭詞，時方輟吟，聊爲喤引。聞鈞韶者，慚其韎缶；見南威者，疾其寢容。雖謬系以荒言，豈有當於元賞？它日者輶軒屢出，山水方滋。採風盡譜爲歌謠，宣德悉原於忠孝。傳其衣鉢，行看門下之門生；裒此琳琅，知以一官爲一集也已。

予告太子太師戴可亭相國重赴鹿鳴賀啓

代。戊子。

璣衡斡運，人游化日之長熙；奎璧昭回，瑞覘卿雲之復旦。矧夫業光相鏡，榮遂初衣。溯蘂榜於大羅，剛周甲紀；奏苹笙於小雅，特沛辰綸。正優游赤舄之年，頌鴻飛而遵渚；更領袖紅綾之宴，瞻鳳翽以朝陽。佳話争傳，忭忱曷罄。恭維宮師相國，西江耆宿，南極壽躔。重五十席以説經，注三百篇而傳禮。柱峰雲鬱，豫儲霖雨之猷；梅嶺花開，早協和羹之兆。憶年踰夫弱冠，已籍列於賢書。戊爲豐茂之祥，應時挺瑞；子乃含孳之義，育物同仁。嗣是芸館蜚聲，蘭臺肅望。歷棘槐而轉秩，六職崇躋；持英簜以籌工，兩河總制。平章晉陟，綸扉推世掌之榮；密勿勤襄，樞禁翊時幾之治。加以三天總傳，兩館宏裁，司秋賦者五科，領春官者三度。歷四邦而視學，久培

❶「其可」，原作「可其」，據文義改。

黌序之英；校七德以呈材，兼值干城之選。人識儒臣之盛遇，帝知藎悃之公忠。是以疊晉宫銜，載延世賞。翠羽儷朱纓之彩，金版書庸；鸞鑣馳紫禁之聲，玉潤入晝。迨夫義殷陳力，情切乞身，屢叨温諭以諄留，始鑑籲章而俯允。庚郵綏轡，飭迎候於趨蹌；亥竿添籌，賚駢蕃而式燕。奎藻製寵行之什，曾嘉八秩之康强；丹毫邀批答之勤，豫冀九旬之覲對。長喜三休亭畔，從今皆後樂之年；回思千佛經中，自昔是初禪之地。六十載重尋昨夢，疑金粟之前身；廿九科再領仙斑，話銀袍之故事。數菁莪之舊侶，早等晨星；傳桃李於公門，幾經化雨。天書爛漫，新增四字之褒；月府清虛，合受重輪之照。敞華堂於緑野，座擁靈光；對老圃之黄花，香真晚節。某久揆杖履，遥跂門牆，欽福地之行仙，播藝林之盛事。增輯科名之記，即同宰輔之編年；試參香火之緣，竚驗孫曾之繼武。遠溯香山洛社，知更逾九老之榮；近追漳浦梁谿，應共作三朝之瑞。問後進班聯玉筍，箇中誰是傳衣；看他年宴啓瓊林，座上仍推祭酒。謹啓。

前兩廣制府吴槐江宫保重赴鹿鳴宴賀啓

代。戊子。

鵬扶九萬，風雲溯初地之程；椿壽八千，柯葉護重臺之蔭。際右文之盛代，瀗洽襲熙；稽掌故於巍科，先庚後甲。孰是迴翔桂籍，重題雁塔之名；矍鑠梨年，更領龍門之宴。典型在望，詠蹈難名。恭維槐江宫保尚書，元化丹青，文昌奎璧。江東獨步，早擒三管之華；冀北空群，合唱五雲之

第。左太沖觀書之歲，白紵先拋；陸士衡作賦之年，青錢應選。繼而紫薇侍直，紅藥臚吟。染翰鳳池，已重絲綸之地；簪豪鶴籞，便躋機速之房。雞竿持嘉肺之平，驄轡署班心之議。荷主知而特達，管領樞機；當戎務之需賢，運籌帷幄。出持使節，剛方欽獨立之操；晉總師干，嚴憚飭庶僚之治。心殷戀闕，仍參列宿之階；齒届懸車，遂返涼風之棹。陸魯望僦居甫里，自署天隨；蘇湖州寄跡滄浪，何論錢買。回憶書燈有味，本似兒時；即今蘂榜重逢，真推人瑞。離重坎習，六十年彈指流光；戊茂子孳，八十翁到頭科第。蒲輪奉至，争看太傅於東山；桂窟香時，遥指老人於南極。某以年家之子姓，傳盛事於鄉園。憶撰杖於童年，深媿荀龍之譽；痛騎箕於親舍，難聞苹鹿之賡。數耆舊於晨星，慶靈光於今日。冀後進能傳衣鉢，宏昭壽世之文章；祝我公永享林泉，更覩環生之甲子。謹啓。

王節母林太孺人周甲徵詩啓代

蓋聞經刊石上，女訓重於閨門；曲奏房中，壽人歌於樂府。德以厚而載福，節以苦而旋亨。故懷清築巴婦之臺，行義表垣嫠之里。留徽陰教，作則中幃。而況荻筆授書，青箱業衍，萊衣舞綵，絳幔禧延。斯則珩瑀之聲有光於煒管，華跗之雅宜補夫陔笙者也。懿惟王節母林太孺人，瑄朗垂儀，離褕毓粹，梅花萬樹，生長詩家。茗玉一雙，鐫摹令範。申林位業，芬淑備於華年；戊姆功年，窈窕儷夫德象。及乎髫鬌絡月，心囑占星，珍褘無纂素之華，祥女是娣黄之卜。玉簫金管，章此調龢；女布男

錢，勞斯區憒。蘭荃纖結，薰嘉夜以温愉；蘁蒜屏風，補閒居之著録。雖復樵蘇不爨，裿褕多貧，而宵勤顧杼之鐙，晨具屑親之饌。撫丹山之翽羽，雛鳳馨清；味黄絹之辛虀，慈烏志苦。逮至藁砧月缺，蘿屋天寒，感五角以偏乖，虚六珈之偕老。悁勤荼況，曲瘁萱心。課丱弁之禮容，立門屏之家矩。敬姜之訓，述及先姑；陶母之賢，教成諸子。慶貽世喆，行式女宗。文采振於清門，詩禮成於慈誨。以故兒能繼志，壯即成名。管公明譽重一黌，谷那律胸羅九庫。五鳳試造樓之手，科舉孝廉；三鱣徵集院之祥，家傳清白。公卿倒屣，延王粲以升堂；幕府徵才，聘鍾鐷爲記室。此非績學不倦，獵德有年，讀晏子鑿楹之書，承偉母傳經之訓，而能若是乎？ 届兹稱觴之候，適逢周甲之期。霜後貞松，彌徵强固；風前慈竹，遠報平安。而太孺人念蔗境之回甘，憶檗腸之茹苦。課機絲於五夜，篝火猶親；勗弧矢於四方，身衣屢檢。訓貽子舍，待簪及第之花；書達庚郵，不寄當歸之草。斯又義方有教，德至老而彌沖；宜其祉福無垠，壽以貞而益固矣。某卜鄰同里，暇日升堂，備聽德佩之和，久景貞門之節。識聲聞之爲壽，卜福禄之攸酆。種艾納而積善根，開萱華以娱老景。乃知芝房三秀本蔭枝柯，須女四星即連旗翼。梨眉未艾，竚看翟茀之增榮；花眼恒揩，頻見孫枝之蔚起。竇爻逢吉，樞斗受釐，宜徵介壽之章，用侑蘄康之爵。伏冀篇家掞藻，史筆舗芬，各賁華篇，以揚穆行。述登隴琢蠡之孅，雅詠斯傳；勒康虔綰綽之文，新銘又作。笙璈競奏，即爲閟宫壽母之詩；鞶鑑留徽，永垂奕世女師之範。謹啓。

旌表節孝林母徐太孺人徵詩啓 庚辰二月

夫修筠之姿，淩寒逾茂；都蔗之境，漸入彌甘。故貞性者宜永年，直節者必昌後。矧煌煌朝旌，揚熾於闕觀所繫，厥類尤彰。有不耳熟綽楔；粲粲門子，申養於陔華。有不耳熟徽音，願先鳴其陰律；心儀淑範，思衆著爲女箴也乎？吾宗徐太孺人者，齊瀛孝廉之嗣母也。樹萱於背，今樂鳩扶，茹荼在心，早傷鵠寡。甫于歸之一載，矢靡慝於兩髦。時則曲佚姑恩，室鮮流黃之伴；職兼子舍，堂有垂白之翁。加以對客小郎，詢年尚穉；成行女叔，失恃誰依。爲孺人者，儻使志決磨笄，心甘化石，弗念恃門之義，惟堅同穴之盟，問大厦以何支？質重泉其猶憾。而乃停辛佇苦，强縈欲斷之魂；蓄旨謀甘，隱抑未亡之痛。紡磚宵冷，仍恤緯以鳴機；葢篋晨空，更典釵而奉膳。猶憶升堂視疾，朝斗蘄延，虔籲神慈，默求身代。人第見靈椿日健，墜齒重堅，而不知倚竹天寒，秉心滋苦也。乃迎介婦，乃字諸姑。移玉樹於庭階，易金籝以卷軸。凡夫折荾寓惠，畫荻成書，截髺留賢，織絁示本。罔非愛逾己出，嚴並師資。齊瀛懿訓親承，❶香名夙飲。蚤搴芳於桂籍，竚翔步於蓬山。微母之教，無以成子名也；微子之賢，無以酬母志也。往者九天綸綍，褒苦節之貞；近而七斄笙璈，晉長生之籙。每際含飴之喜，迴思銜闞之悲，誠如轉寒谷以春姿，報晚香於秋圃者矣。某居同里閈，誼屬本支。敬竚徽言，佑班衣之式舞；具陳穆行，期煒

❶「齊瀛」，本文前段作「齊瀛」，未知孰是。

管之擿華。傳芳氣於旃檀，清風彌永；掃虛詞於鞶帨，白雪争高。謹啓。

孫平叔宮保六十壽序

繄古瀌洽襲熙之代，必有龐耇福艾之臣，是以成相衍其牧祺，保乂頒夫平格。泰上應成鳩之運，旄期綿斟雉之齡。使僅康爵蘄延，綉鞶肸飾，證三壽於聲聞之義，臚八觀爲通貴之徵。則雖葉語之鋪棻，終屬蔓辭之倏𣿰。蓋中和樂職者，宜覘其開濟之宏也；美意延年者，當推其甄報之本也。由斯而斷，殊難其人。惟我宮保尚書制府孫公，元化丹青，真靈位業。銘勳金版，雲靁符綰綽之蘄；汁緯珠躔，樞輔應壽昌之瑞。夫其席豐華閥，接胄勳楣。七葉揚芬，家有芙蓉之鏡；雙幢競爽，世傳棠棣之碑。幾疑紓紫懷黃，詎必陶元俗素。而乃房屏書誡，孔鼎銘恭。氣早具夫食牛，門頓忘其行馬。筑雲桂水，南橋建節之方；銅鼓金沙，東閣趨庭之地。入碧蘭之室，朱墨分銘；升蒲褐之堂，丹青受染。華腴耽其道味，先烈振其德馨。固已傳治譜於封圻，省識千秋志業；播英聲於觿韘，安排一品頭銜矣。既而銀牓搴芳，木天鶱步。斗下則名符第七，殿中則譽擅無雙。宣豪進奉之章，才工晝日；領事崇文之舘，集儷瑚雲。上考榮書，荷丹屏之記注；專城出守，指碧澥以安恬。由都轉而涉廉車，歷維藩而開節府。天子以閩疆之重鎮，資閫制之閎猷。甫換前麾，仍還舊部。畀總師之寄，遂督八州；距領郡之年，方周一紀。此仕宦之榮也。然以之頌公則淺矣。若夫祥賚稠疊，溫綸有勤職之褒，有名臣之獎，有戎功之

敘，有計最之甄。宮銜則邁等榮叨，任子則懋官特晉。纓髟孔翠，承家而佛頂三花；綉簇文增，拜命則牟珠一串。奎畫賁琳瑯之彩，福壽雙題；玉音編問答之書，都俞千勑。此恩遇之隆也。然以之詡公則侈矣。

蓋公之忠誠，視國事爲己事；公之仁愛，以民心爲己心；公之才學，兼衆長而不炫長；公之勤勞，倍群力而不言力。故當官無不集之事，而在下無不達之情。嘉績孔多，請言其大：

夫甌越爲瀕瀛之僻壤，而臺陽尤重海之巖疆。聚三籍之惰游，易萌瑕釁；荷九重之咨儆，未振恬嬉。乃者蠻觸興争，貔貅失措，煽惑已滋於四邑，張皇將遣夫六師。公則颿駛戈舩，馭馳折阪。珠鈐肅律，棘門黜兒戲之軍；金矢平情，竹塹擣漢奸之社。渠擒番割，窮羅漢脚之潛蹤；土墾沙連，共噶馬蘭而置衛。仿充國屯田之策，移駐戎行；舉仁原築城之工，慎固封守。不旋踵而丸消赤白，局定蒼黃，警息吹鞭，軍停下瀨。於以仰紓宸顧，俯活烝黔。近節軍儲，遠消番衅。蕆功之速，天語嘉之。蓋自麻達採風，婁娑紀集，形勢已詳。夫阸塞運籌，遂協夫機宜；長使海不揚波，戎無伏莽，公之賜也。曩之弭節皖江，詰戎潁上，剪楚氛之餘孽，媲淝水之軍聲者，蓋亦稱是焉。此公之忠誠，視國事爲己事也。

古者農田水利，本有專官。自疆理失其常經，而溝洫難云盡力。閩地東南帶海，西北枕山。當潮汐之衝，則沮洳之患易遘；處阜邃之凸，則瀦溉之力難施。興安有木蘭陂者，外捍滄溟，内環村落。廢之則比閭爲鼃沼，修之則斥鹵爲桑田。民懼非常，需爲事賊。公則帶圍先解，倡千鎰之廉

泉；畚揭親巡，駐八騶之高蓋。梅椿排而鯨浪息，竹楗下而虬石沈，卒成十里之長虹，全復萬塍之沃壤。福州有小西湖者，自太康而始鑿，迨忠定而重疏。澄瀾之傑閣就湮，水晶之故宮難覓。雖廢興之感，悠悠乎千六百年；而灌溉是資，畇畇者萬五千畝。公以精心果力，庀工飭材。別籌金穀之資，不請水衡之費。葑菱刈盡，分明百尺風漪；梅柳開時，髣髴六橋烟景。遂覺畦連雲稻，浴波之鷺飛來；岸閣水車，銜尾之鴉睡熟。雖召公築埭，鄭國開渠，不是過也。況復議浚會垣之瀆，兼清附郭之濠，曲迴沙港之潮，勘築海澄之岸。凡茲貫利，皆以興甿。其或離畢偶偏，恒暘示象，則又先期轉粟，未雨徹桑，疏蠲關榷之徵，糴減斗升之值。故嗷鴻安集，小饑亦等於中穰；而肸蠁豐融，下歲每移爲上稔。此公之仁愛，以民心爲己心也。

且夫傳循吏者，不能並於儒林；奮武衛者，將恐疏於文教。古惟文翁化蜀，效著詩書；延壽治兵，樂陳笙磬。公則進諸生而談道，臨講院以橫經。材搜爨下之音，笈授枕中之秘。而且表章性學，八閩遠溯薪傳；涵泳聖涯，兩廡請從蕭薦。念風簷之偪仄，恐遺門外銀袍；拓雲構以[厂差]展，待製卷中金薤。每際槐花黃後，桂子香時，唱千朵之廊明，感萬間之厦庇。回憶初程之地，辛苦深諳；不逢大願之禪，主持誰賴？乃復倡修志乘，博採圖經，開賓館以招賢，訂史裁而述古。篇家鴻筆，胥隳括其三長；故事麟臺，仰折衷於一是。將見頡頏劉略，擩染班香，垂圭臬於政書，具鉥挸於國史。他若英詞妙墨，殫見洽聞，金石騰聲，雲烟落紙。衆所推爲能事，此第出其緒餘。分

之可了十人，合之遂名一代。以此見公之才學奄有衆長焉。

惟是治南瘠土，本財賦之未饒；海上生涯，值萑符之甫靖。竊見艖綱之累，難扶賈舶之疲。公自監郡遷階，即掌牢盆之計，迨至連圻坐晉，總持禺筴之場。倘使户有素封，舞皆長袖，則萬緡納匭，何勞劉晏之籌；千斛量珠，可廢桓寬之論。不謂虧同剜肉，涸等枯鱗，鞭算雖施，灌輸誰恃？惟夫智周三説，心凛四知，權折博於度支，先釐積滯；示招徠於猗頓，曲體纖微。弗苛亭户之籌，自正綱官之美。雖經綸小試，而規畫大難。人第見成效之漸臻，初不知用心之獨苦也。以公爲李普濟，入細入麗；以公爲武鄉侯，能擒能縱；以公爲陶士行，運百甓而不疲；以公爲崔平師，陳千古而不舛。往往剪殘官燭，不知漏盡之時；聽到晨鐘，又稅星言之駕。於此見公之勤勞倍夫群力焉。

綜兹盛熾，更僕難終。俾厥康强，蕃釐用介。夫福者，備也，備德則福崇；壽者，酬也，酬庸而壽晉。若我公者，朝宁倚爲柱石，吏庶戴其帡幪。利害賴以興除，措施昭爲法守。誰不祝長生而報束，頌維嶽以生申也哉？當此爲皐之月，適届曰耆之年，皇覽真降於庚寅，歲陽已週乎甲子。溯生朝之益閏，天示延齡；當駐景之方長，日如小歲。梁眉案舉，欣瓊佩之雙和；萊綵衣班，已玉柯之並耀。而公猶躹躹如畏，翼翼爲懷，纔停按部之襜帷，盡謝躋堂之鞠腃。某等託保釐之册，畢陳昌熾以頌禧。謹述咫聞，爰徵耆壽。行見金甌應卜，玉鉉調元。隆相業於中書，似汾陽之二十四考；媲臣鄰於上古，即廣成之萬八千春矣。

又代福建司道

粵若赤奮紀於歲陽，蕤賓應於月律，丙星曜於南極，庚籌獻於東瀛。我宫保尚書孫公，以八州作督之年，登六齡曰耆之筭，室有笄珈之偕老，庭有簪紱之承歡。謂宜星弁於賓筵，晉霞漿於壽斝。肆雅者歌其稱兕，祝釐者頌以成鳩。而公篤棐爲懷，華囂悉擯，不希緑牒赤文之瑞，不詡油幢翠葆之榮。蓋德盛而志益恭，位高而心彌下者也。然而幸居展寀，親隸仁帡，固不敢貢媚於虛詞，而能勿仰型於實政哉。

惟公清芬接胄，奇表戴干，家風應忠孝之求，世澤著封圻之望。當開府鳴騶之日，正趨庭對鯉之年。書帷守以長恩，燈盞辦其曲柄。枚乘之筆，於以傳臯；蘇瓌之文，因而授頲。遂乃南宫通籍，東觀紬書，墨花潤灑於金壺，文穎編成於玉署。斯時也，侍從之職、著作之林，人第知稽古之有餘榮，而不知濟時之將大用也。洎夫一麾既出，五袴興謠，佳士入其彀中，奸胥立於冰上。鹿轓按部，先敷閩澤於寅湖；豸綉遷階，旋筦鹺綱於丁竈。進臯蘇而淑問，咨郇召以來宣。遂膺節鉞之崇，繼總師干之寄。斯時也，蒸蒸治術，衮衮升華。皖江暫駐夫襜帷，閩海久依夫帡幬。使第觀其北門坐鎮、南國巡行，雖已歌樂職於中和，猶未及閎功於綏靖也。今夫無幾先之智者，不足以樹應變之猷；無遠馭之長者，不足以定安邊之計。惟臺洋之偏郡，與番部而連畺，群奸妄逞其鴟，❶列隊俄傳夫蟻門。戴牛佩犢，

❶「鴟」下，疑脱一字。

難窮伏莽之戎；社鼠稷蜂，謬恃負嵎之固。倘使吹鞭屢警，免胄猶遲。彼方赤白之探丸，誰料蒼黃之變局。公則牙璋迅起，樓櫓先飛。驚横海之將軍，兵從天下；黜執冰之冗士，令乃風行。魁倏縶夫白波，妖終推夫黄斗。溯梧州之練卒，先烈能承；記潁上之籌戎，軍聲素振。宜蒇功之神速，邀温諭之褒嘉。崇晉宫銜，載延世賞。翠羽著爲儀之美，彩儷冠纓；龍光臚以譽之歌，珍頒黼黻。敘勳庸而課最，錫福壽以延洪。恩之隆也，功之也。❶

然或擅運籌之略，而亭育猶疎；馳破柱之能，而鞠謀未遂。雖則銘勳於竹帛，詎能繫愛於臺萊。而公勤恤民天，力興水利。障鯨潮於左海，陂亘木蘭；疏鵶插於西湖，橋横梅柳。富民之渠悉復，召公之埭重聞。已足使地列上腴，澤覃下尺矣。而乃曰暘曰雨，彌切誠祈；已溺已飢，猶深軫念。轉鄰疆之窖粟，通海舶之囷禾。丁戊之羅如流，庚癸之呼盡息。此則公之劭農也。表章正學，扶獎單門。宏厦庇於風檐，袍如立鵠；收笛材於爨室，珠亦探驪。相人不以其皮，説士真甘於肉。且復博稽文獻，補輯圖經，萃大小之疋材，訂古今之治譜。敷袵而商前藻，則四部淹賅；吐哺而欵嘉賓，則八牕洞達。此公之重士也。至若禺夾總司，牢盆未裕，則又策轉輸之術，持酌劑之平。金心在中，銀手如斷。志操潔於飛雪，規畫速於量珠。汪汪乎挹叔度之波，井井乎讀桓寬之論。此又公之恤商也。

維盛熾之難窮，合洪纖而具舉。則知上德致福，豈矜鼎鍾之華；美意延年，奚假

❶ 此處疑有脱誤。

金石之養。與其評松頌柏，鏤月琱霞，祇以誇骨相於佺喬，孰若證膚公於周召哉。所祝舟霖宏濟，傳不朽之業者三；台鼎延禧，符咸有之德者一。賡嘉起於軒饔之舞，長占《洪範》之八徽；銘吉祥以綰綽之蘄，不羨華陽之十賚。謹序。

張蘭渚中丞六十壽序 辛巳

壽佛三十二相，聿開麗象之圖；太古萬八千齡，旁逮成鳩之佐。良以內訓穆行，外烒偉猷。甄蕃社於候釐，應真靈於位業。故能媲延旗翼，舒曜緯以精瑩；益笇佺僑，陋烟霞之導引。如我大中丞老夫子大人者，其諸含茹太和，丹青元化，際漹洽襲熙之代，獲曼齡絣福之符者歟？

夫其雪水鍾英，清河著系。芬沿鼎族，睦親書公藝之堂；澤衍籯經，勵志劭茂先之學。圭璋蘊質，金璧褆躬，丰采著於九齡，豪翰高乎八詠。輪袍北去，蚤邀銀管之題；翠罕南臨，爰第金根之頌。舉齊賢於蹕路，豫寄腹心；拔燕國以魁曹，無慚手筆。鹿苹奏雅，鵷薇省以承華；鳳藻騰章，直樞廷而聽政。洎乎金門射策，瓊苑宣毫。大經中經，談奪漢渠之室；無極太極，賦採姬易之原。綜秘殿之紬書，佐禮闈而校士。輯御試四元之帙，模楷藝林；注幾餘全史之吟，闡宣聖蘊。此問學之閎也。

方仁宗睿皇帝之在藩邸也，賞淩雲之製，嘉晝日之才，中禁嚴徐，久隆特達。外廷韓富，洊倚綏猷，屬以虎竹分符，豸衣監郡。值重華之親政，畀臯事以時陳。嗣乃紅籥開藩，碧幢擁節。文露武露，集印綬於一身；德星福星，兼旗常於兩府。羽儀寵

飾，佛光開聚頂之花；手詔榮褒，親壽錫介眉之爵。王忠嗣佩四大印，轄到家山；田宏進揮五諸侯，令行海甸。河汾嵩華，記襜帷按部之中；閩越江淮，是草木知名之地。雖復人間小謫，曾聞鴻渚之思公，仍欣天上太羅，不使鳳池之奪我。芝防進陟，補佳話於三清；薇署重臨，荷恩綸而再起。暫假旬宣之寄，正復頭銜；遂還節越之崇，倍膺心簡。此恩遇之隆也。

若夫剔弊安良，懲貪戢屬，吏無曠職，倉無積儲。清夜焚香，惟凜四知之素；虛堂懸鏡，悉祛三惑之縈。當夫閩澥瀾狂，臺洋浪撼。褚燕號黑，山賊梟焰方張；郭太作白，波魁蜮沙正射。一自牙璋肅令，羽檄籌戎。要衝次衝，杜内奸之藉寇；水擊火擊，分勁旅以成圍。俄而巨艦雲屯，剸截鯨鯢之骨；降旗風緊，趍投蟻螻之魂。并用恩威，全除妖孽。奏捷書而詣闕，蕃遮之祥賚優頒；鐫大字以摩崖，謳頌之興情奮躍。每聞移節，爭切攀轅。撫甘棠而盡護春風，瞻大樾而重思夏庇。此勳業之崇也。

且夫朱紱希榮，非藎臣之念；白華養潔，本至性所存。心繫廟廊，而庭闈之思同切也；惠孚編蔀，而晨昏之戀尤深也。郭代國八座起居，安艫越水；陳唐夫三貂侍奉，養舍吴興。矧其視疾心殷，陳情疏上，知恩深似海，定許遄歸。而目極望雲，未遑久待。星馳里第，幸猶湯藥之親承；風動林柯，已覺鼎鍾之鮮憾。要以天懷之摯，終邀聖鑑之原。睿訓煌煌，信作忠於移孝；臣心翼翼，惟觀過以知仁。即今堂背萱榮，鄉園竹茂。每憶循陔之什，遥奉慈娱；恰當覲闕之期，豫謀歸省。此内行之篤也。

至於伯歌季舞，並樹公才；三筆六詩，

咸承家學。碑已鐫夫棠棣，蔭更護夫菌芝。蕊榜搴英，載美絲綸之掌；芹池擷秀，各儲瑜珥之珍。半千以負椒爲孫，通德則小同有字。我師母徐夫人，壼儀克相，❶坤德彌修。金書綵綬增其華，翟茀魚軒忘其顯。慈能召福，徽儀一於鳩桑；貴且習勞，誌繅三於蠶繭。備六珈之禮，齒髮未彫；啓萬石之風，組圭增萃。此天綸之樂也。

盛德大業，猶衆人所與習聞；而知己感恩，惟身被爲能縷述。我夫子愛才如性命，染人如丹青，扶寒畯如濟舟航，引後進如培子弟。某以蓬衡蕞品，逵脆陋資，遠公卿干謁之嫌，少鄉曲謏聞之譽，而迺下車伊始，側席爲招。月旦評文，謬許彫蟲之技；露章封事，慚非倚馬之才。每憶卧閣挑燈，擔豪削牘，鄭亞改義山之序，昌黎定皇甫之詞。經匠石之磨礱，斧如修月；奉篇家之衣鉢，斤亦成風。況義漿仁粟之施，皆讓水廉泉之溉。雖豬肝勿累，下士前而致辭；而牛炙先嘗，上客無茲加禮。十年軍府，優容長揖之人；九陌康衢，攜挈後塵之步。幸追隨於京國，乃踵廟夫蓬瀛。同居尺五之天，時親丈席；縱隔方千之地，無間音書。此又香火深緣，難窮思議；門牆厚誼，倍切鐫銘者也。

今者宦轍甫經，恰是鳴珂之里；經帷近接，時攄負笈之情。咏蹈仁帡，簪裾福地。值生申之令日，紀算亥於修齡。與其肸飾虛詞，徒侈帨鞶之頌；曷若臚陳實績，即爲綰綽之徵。九華之佳氣遥來，三錫之恩光竚畀。此日金莖浥露，聊佐華筵介壽之觴；他年瑶管書雲，更紀紫閣調元之頌。

❶「壼」原作「壺」，據文義改。

韓三橋撫部六十壽序 癸未

粵乃歲旅昭陽，律中夷則，星躔翼次，日紀畢墟。爲我中丞韓公六十覽揆之辰，實奉命撫吴之次歲也。嘗論怡神淵默者，不矜鼎鐘之華；遂志安懷者，不尚金石之養。然而宣猷之本，裕之以崇高；錫嘏之常，決之以忠信。滋涌泉於華脈，茂膏葉於修根，而后福被群生，功彌宙合。降崧降嶽，悉徵鍾毓之奇；爲熊爲羆，益顯敷施之大。

維公三台朗曜，兩浙名門，當終、賈之妙年，掇揚、劉之上第。譬齊廷之言，大鳥鳴必驚人；如僧繇之畫，真龍飛能破壁。蓋鴻才第一，早書濬墨之名；而駿譽無雙，旋捷泥金之報。斯時也，日華五色，賦辭遍誦遐陬；雲闕九重，人望咸推清禁。屬以天子慎明刑之選，需折獄之良，遂乃宿應郎官，秩分司隸。十年讀律，夙諧報稱之資；五聽衡情，懋著平反之績。鈐韜届路，散緩帶於清風；棘木懸街，消戴盆於烈日。歷華資而洊陟，占陰德之必興。果迺虎竹初持，獬章遞服。桃花山竣，❶争傳列戟之鄉；蘆草灣深，競識埋輪之館。已而霜臺驟擢，星節頻移。郭細候之去帷，吏民望切；暴直指之衣繡，州郡威行。鑾風蜚雨之區，邛竹蒟醬之地，莫不弭私争於鼠雀，感盛德於騶麐。民瘼勤求，皇風遠暨。宜乎六條敷政，纔歌召伯來旬；三宥持平，仍命庭堅作士。鳩民再領，鳳紀方新。修象典而肅彝章，植雞竿而宣慶惠。于定國之

❶「竣」，據文意疑爲「峻」。

在位，人自無冤；劉祥道之審刑，世皆蒙祐。且也晉朝羊、杜，不膺校士之司；宋代歐、蘇，未付連圻之掌。而公則綱曹舊直，桃李曾栽，節府將開，梗楠又植。春官秋賦，駢聯藻鑑之輝；武露文星，稠疊芝綸之賁。此又翊丹青於元化，增黼黻於儒型者也。時則依光北斗，方瞻韓子昌言；出鎮南邦，即拜顏卿謝表。今夫奏鳴桴之效者，不足以語慈和也。馳破柱之能者，不足以觀撫馭也。居賦財之重地，控河淮之上游，易潤脂膏，難平金矢。而公澄懷夏庇，亮節秋清。挹聖湖十頃之波，近依仁里；飲滄浪一杯之水，不易廉泉。循循乎明慎以治刑，恪勤以出政，公恕以率屬，慈惠以誠民。所謂不徼不隨、有猷有守者，公之謂矣。

爾乃王家群季，玉軑金羈；謝氏諸郎，瑤環瑜珥。值家門之全盛，欣歲紀之方周。露靄流空，儷錦霞而采絢；星期逾夕，倬銀漢而光垂。則徐閩嶠腐儒，吳趨末吏。往識鯉庭之對，詩禮遥聞；近親豸帳之儀，帲幪幸託。用比祝多之義，爲陳介壽之辭。惟淑問以如臯，遂長生而報束。應昌期於化日，定符《洪範》八徵；頌真誥於洞天，敢獻華陽十賚。

延尚衣隆六十壽序

原夫淵渟嶽峙，英符發神寓之華；璧合珠聯，寳宿列太微之次。附質者厚雲霓之麗彌光，得氣者全松柏之貞愈固。則雖謙謙以表讓，穆穆以明沖。謝華陽十賚之文，避麥丘三多之祝。而修道養壽，述史遷以舊聞；美意延年，繹孫卿之前説。奉爵暾頌，吉羊進銘。雍雍乎，翯翯乎，盛世之

楨材，華門之瑞應也。

維公緑江著族，青岳降精。五采瞻彫，系入世家之筴；❶九苞儀鳳，望重人倫之規。論其碩德敷猷，瑰才肄雅，良足驅馳皇路，黼黻藝林。琳琅倒薤之書，燃藜夜校；璀璨照蓉之鏡，煨芋朝談。而乃鶚薦屢邀，食野之笙未奏；鵬程遠奮，負風之翮先搏。賦《黄華》則美其駪駪，詠《棠棣》則稱其韡韡。龍江柳碧，初迎畫幰之輝；虎嘐花紅，重絢油幢之色。當夫闗梁日麗，津閣霞明，德意闓綏，仁聲旁溢。譏而不禁，四方欣吹萬之和；來且如歸，百貨裕倍三之利。宫庭取給，劉宴之筦度支也；府庫充盈，李迪之司轉運也。體大者用博，慮善者法良，豈徒七襄成文，辨周禮縓纁之貢；五色作會，明虞廷絺繡之章。謂可炳焕鴻謨，焜煌豸采已哉。

今夫立德者，用才之基也；作忠者，移孝之驗也。方霧豹姿韜之日，值井蜂患起之年，車敝陳旌，星熸貫索。而公則上書請代，薄淳于之非男；就縶争先，作孔家之二子。遂使天威頓霽，家難終消。巢欲破而仍完，盆難戴而未覆。至誠所感，金石莫能喻其堅；真性所存，彝鼎猶將昭其隱。宜乎薿華永茂，綰綽長禧，一門揚鄂不之庥，累葉衍繩其之澤。允足比齡旗翼，誇懿臺萊者矣。且夫慶雲舒霄，則埏垓仰其異彩；甘霖被物，則蕃彙飫其渥膏。邇惟闗榷之膺，適有穀荒之告。星非好雨，魚圉圉而浮原；屋盡沈波，雁嗷嗷而散野。玉吹頻斷，蘂佩徒嗟。迺以裒多益寡之精心，行卹患救灾之美政，免楚船之輸納，蘇吴郡之

❶「筴」，原作「莢」，據文義改。

瘵瞀。中丞商榷而飛章，天子褒嘉而允奏。於是帆檣麕至，不煩告糴之行；倉廩蜂屯，真陋汎舟之役。市難湧價，户鮮調饑。敲臘鼓以迎年，盤辛仍薦；吹社簫而祈歲，山癸無呼。惠莫崇焉，功斯溥矣。

爾乃萬家佛號，誦滿花□；❶一品仙衣，披來蓬島。謝安石圍棋之興，殊自通神；周公瑾聽曲之場，兼能顧誤。每遇滄浪波盡，閶闔雲開，屏騶從之喧闐，泛鷁文而容與。筆床茶竈，人忘行部之尊；畫舫詩燈，句有童孫之和。亮懷霞潔，峻操風清，洵乎列位業之真圖，游鬱單之樂國者也。

茲以生申之令月，爲周甲之良辰。芝三秀而専榮，醞九真而設醴。半月後彌陀之誕頌，岡阜者同聲；四禪住歡喜之天歌，笄珈者偕老。時則趨庭聞學，孟君翔華省之資；侍寢問安，仲氏獻萊衣之舞。加以鳳雛挺秀，雀對斐英，欣拔擢於孫枝，卜駢臻乎家慶。雉膏觕鼎，鶴采翀霄，敢陳捫籥之辭，用介稱觥之祝。是知頤神敦素，原不資鉛永之調；而紀實陳詞，又豈等繡鞶之飾也哉。

元臺兄五十壽序 代

壽星見丙，歲開柔兆之祥；佳月建辰，算啓伸舒之慶。則有真靈位業，福地行仙。授太紫之珍文，闕中黃之秘術。元機導引，上清佩含景之圖；初度康强，大衍協圓神之數。如我元臺林君者，誠入世之佺喬，而度人之安羡也。

❶ 「□」，底本漫漶，似爲「闌」。

惟君西河望族，東魯禮宗，十德以表其門，九牧以垂其緒。幼稱岐嶷，豐玉含輝。長更温醇，慧珠朗照。劬書焠掌，已盡下乎十行；味道翹心，更旁通乎百代。然而抱九仙之骨，志樂餐霞；探五炁之精，業勤朝斗。適以方干未第，聊從度牒之招；還同賀監辭榮，獲遂乞湖之請。於是金繩玉版，精思遠徹夫清微；瓊室琳堂，妙藴上窺夫真誥。談玄揮麈，露凝碧柰之花；引羽吹簫，風度青藤之樹。蓋以儒門之軌範，參元始之浮黎；以學海之清源，導洞神之别派。性之所近，業亦存焉。要其濟物爲心，匪高言夫渺寂；懷才輒試，❶乃允洽夫幽明。爰効職於仙官，亦策明於神士。尊彝典祀，昭肸蠁於靈承；牲璧將誠，領和平之神聽。每届躔占箕畢，曜蝕羲娥。指揮壇墠之儀，驅使機符之訣。馭迴泰丙，如周步亥之規；車叱阿香，倏致占壬之澤。嘉歎每聞於大府，禄糈遥隸夫容臺。斯則齊遬維虔，識至誠之上格；馨香用薦，宜靈貺之畢臻也。

況夫内行敦淳，彝常雍穆。樹松詞闕，於以敬宗；采菽中原，如其爲善。感生孝筍，恒深攀樹之號；教篤折蔆，頻示觀橋之肅。鸞膠曾續，琴静中闈；雁序相親，塤調伯氏。加以誼周三畝，交洽四流，蔡約稱禮度之門，范晏創陰德之傳。義漿仁粟，解推非以市名；霽月光風，淵懿本乎至性。以秦樓之快聟，爲馬帳之經師。不詡披青，倍殷推赤。每逢佳士，便同説肉之甘；共賞奇文，猶見羅胸之富。所以祥凝閥閱，連枝開薇柏之榮；庭衍庭階，嘉樹擢芝蘭之秀。

❶「輒」，原作「轍」，據文義改。

此固卜考祥於視履，莫罄鋪芬；推美意以延年，皆非諛諂者矣。

繼配劉孺人，度表莊姝，儀嫺綢直。梅蘇韮芼，手調無缺於供；女布男錢，家事常資其庀。淑範倍恭於鴻案，惠心均詠夫鳩桑，則又和以召祥，慈能輯吉者也。

玆者候逢蘭禊，慶紀艾年。弧帨雙懸，景駐重三之序；觥壽叠進，丹成六一之珍。嘉耦直擬夫登仙，望上界而圖呈金碧；勝會將連夫浴佛，傍祇園而樹種菩提。遥知竿永期頤，僂指先躋夫半百；還憶經傳道德，齋心曾誦夫五千。此時開益壽之筵，共鶴曲鸞笙而舞蹈；他日拓承恩之第，荷龍章鳳綍以駢蕃。

林母劉太夫人五十壽序 己卯二月

昔者桓嫠行義，彭城振其家聲；宣文授經，韋氏世其師學。是以父書祖硯，多緣壼訓以流傳；❶毛檄崔輿，亦爲春暉而報答。吾宗梅甫明府以白華之節，尹赤邑之符，封鮓無勞，占烏有喜。蓋今歲仲春，爲繼慈劉太安人五十壽，璇宫月朗，宿應弧中；壽寓天開，人逢家慶。於是瑶函十賚，將以鏤德之詞；彤管一枝，煒以永年之典。某素欽母範，兼附宗親，不辭毛舉之言，用效眉梨之祝。

安人越石名宗，卯金世胄。傳家《列女》之傳，習禮《内則》之篇。時贈翁蘭亭公

❶「壼」，原作「壺」，據文義改。

待續鸞膠，重諧鳳卜。安人施衿甫詠，操畚維勤。奉堂上之君姑，已隣嵫景；撫床前之遺稺，僅及觿辰。而乃中饋咸修，内言不出。升堂哺乳則崔婦承歡，入室和丸則柳兒佐讀。梅甫遂以終軍請纓之歲，登匡衡射策之科。信康公積善有徵，亦仇母儀方所致。固宜誦笄珈而偕老，御琴瑟以長和者矣。

無何，鏡掩離鸞，弦悲獨鶴。邪衾改殯，誄夫子以令名；褚幕結隅，督諸孤而盡禮。以故會白馬以葬，觀者千人；矢黄鵠之歌，感者九族。且夫恩慈存於顧復，而親愛貴乎平均。古有截髮留賓，停梭勗學，斷葱示教，畫荻傳書，要皆念篤於所生，情隆於自出耳。安人則鳲鳩其性，醇酪其心。咽苦吐甘，長幼何曾别寢；推肥代瘦，親繼悉繫余懷。室中之火同功，竈外之烟一色。婦有郝鍾之行，子修韓穆之風。此尤女史所僅聞，而母儀之特絶者。然使鴒原無恙，雁序常聯，晨餐同楊氏之盤，夜月共姜肱之被，亦可藉兹競爽，慰彼慈娱。豈期門内德星，不無聚散；堂前荆樹，互有榮枯。長兄既璧毁於前，仲弟復柯摧於後。本擅六龍之號，已空三鳳之名。安人乃於魯哭之餘，更存周嫠之恤。或石將填海而挽彼冤禽，或笄欲磨山而予之完卵。冰雪交輝而愈潔，松筠得蔭以俱榮。蓋三十載之恩斯勤斯，哀孤因而並撫；而十三年之天只人只，婦姑直列三貞。此雖臺築懷清，未足盡其苦節；亦門旌高行，莫能喻此劬心也。

然而不齊者遇也，必酬者德也。植三珠之樹，即以載萬花之輿；掩一船之錢，即以積盈榻之笏。今梅甫明府，威鳳一羽，弦縣布其直郵；喬舄雙飛，京師聞其葉鼓。

次公則賦《鹿鳴》之什，慶榜蜚英；季子亦標羯末之名，文壇都譽。而況玉芽珠顆，正長桐枝；瑜珥瑶環，咸推蘭茁。蔚爲德門之盛事，悉揚賢母之芳徽矣。茲者寶帨凝祥，金萱啓瑞。數符大衍，麟洲之仙姥籌添；節届中和，燕社之女夷鼓報。後花朝兮，五日河陽之縣皆春；傳竹報者，八行孝廉之船恰到。尋砂句漏，便合延齡；曲譜霓裳，先看舞綵。此日堂開鳳味，珠幃輝百福之奩；他年闕表烏頭，花誥豔七張之錦。

鄭岳母齊太恭人七秩壽序 癸未

自昔凝淩官貴，盛傳賢母之聲；尹吉淵聯，用識婦家之範。良以教先德象，在福則沖；誼屬委禽，相觀益善。奏壽人於樂府，曲記房中；式女訓於閨幃，經刊石上。而況施衿共閈，丱總升堂，廿年依薑蒜之屏，五世結蘭荃之佩。則知位符泰媪，庶草孕而蕃鼇；體敵丈人，諸峰環而羅列。如我鄭岳母齊太恭人者，能勿揚孅於珥彤，蘄延於康爵也乎？

懿其營邱舊望，東冶名宗。知書兼饋酒漿，學綉先絺黼黻。魚扃夜下，誦張司空之箴；鳳卜春諧，範鍾夫人之禮。時我岳父睢州公，家徒四壁，聲雋一黌，伯霜仲雪，素闕連枝。我佩子紱，載締嘉耦。當機雲爛，並德言容爲一成；問佩星言，進畫詩書爲三絶。

在昔某與岳家，夙敦世好。顧忠陸厚，擬吴下之通門；周北張南，仿漳濱之共宅。兩家耆舊，入門莫辨主賓；一逕比鄰，造廬不避風雨。每際水沉虬箭，霜閣梟鍾，錚錚聞投鑷之聲，閃閃覿挑燈之影。固已不因

人熱，群欽德曜之能貧；姑忍此寒，預卜巨源之必貴矣。蕊榜一捷，花縣四開。豫州當天地之中，襄邑阻江淮之蔽。坐棠敷惠，形婉嫕而戢鞭蒲；剖竹分猷，邁操作而勸製錦。雞人佇唱，先警鳩居；雁户亭噭，争謡燕喜。維時某嬉躭竹馬，門隔銅駝，承愛日之餘暉，示慈雲之在望。謂銘椒一闋，匆匆河洛之行；挽鹿何年，欻欻魚蝦之會。迨九髻初通孔李，冰語乍締潘楊。缸許紅纏，領山谷題詩之意；衿邀青染，賞蘭成射策之年。漫許神清，自矜叔寶；祗因地切，偏接封胡。爾時錦褶偕趨，絳紗並侍。荀龍溢目，揖讓通德之門；庾玉差肩，進退宣文之宅。子孫法其讎肅，宗黨佩其莊姝，荇藻差馨，醍醐味儁。良由太恭人儉而有制，彫鎪墨綬循聲；慈極翻嚴，袚飾青箱世業也。

今夫篆珉作頌，沐澤者辭真；綉綿肖形，信心者誠格。未有慶雲垂蔭，頓忘光覆之功；法雨濃霑，不誌天喬之感者。猶記秋風一第，露夕雙清。阮修醵娶婦之錢，李易讀登科之記。芼賓訓早，諸媚詩兒拜能虔；結帨情勞，阿姥謂婿鄉匪遠。從此朔風燕市，曉月蘆溝。迢迢跋浪之程，方期萬里；密密縫衣之意，如煦三春。女布男錢，幾拋乎行役；慳風吝雨，一洗夫恒蹊。是則櫻桃宴罷，神馳孝竹之叢；鳷鵲朝迴，願託慈烏之列。荔枝小啖，前年亦叨捧潘輿；龕豬重經，一官又促隨毛檄。菡萏正嘉其識面，桄榔俄別有關心。迴憶下九期前，重三節近。奉匜暫退，時瞻詠雪之門庭；撰杖偕行，互舉嬰春之杯斝。情隨雲往，望逐江流。願祝萱草以恒春，恰先荷花而生日。香羅細葛，襯象服之中單；修竹

高梧，映鸞書之綸綍。長公佐郡，績奏宣防；叔子分符，心勞撫字。書種共貽夫帶草，吏聲或試夫哦松。采耀六珠，女宿亦分其炯耀；榮垂四葉，孫枝已慶夫蜚騰。想見瑜珥瑶環，盈床積笏，金紅璚樹，舞綵連行，繞十種堅固之仙，拜七寶莊嚴之佛。人倫集慶，天道延庥，有如此者。

某難希楊玠，叨承半子之名；幸儷左芬，得展後堂之步。届古稀之節令，居遠道以攄忱。一序鐫恩，千言紀實。瓦奏匏宣之響，誠知莫副閭娵；蔆榮柏帨之年，竊願長伸鞠歷云爾。

張師母徐夫人七秩壽序 乙未

懿夫元日開祥，玉綰轉東皇之律；春暉駐景，琅璈傳西母之觴。宜煒管之鋪棻，佑班衣之祝竿。然或掞張福應，僅證聲聞；推本義方，衹由私淑。則莫若源承沆瀣，親游通德之門；度式珩璜，曾侍宣文之幔。奏樂府壽人之曲，即是徽音；述女師象德之篇，能徵實行。如我師母徐夫人七豑之壽，則頌而不爲諛焉。

溯夫越水名門，燕雲華邸。家有玉臺之詠，秀秉坤靈；生居珠樹之先，爻占兑帨。而乃緑窗黹綉，不矜賦茗之才；翠釜湘烹，早肄采蘩之薦。洎乎雀屏擇耦，燕譽相攸。將開甥館於蓬池，遥指壻鄉於苕里。當維我中丞夫子，珠澄丹瀨，璧粹藍田。成射策之年，有耿弁上都之志。遠游日下，東牀移郗鑑之廳；近侍雪門，西廨設盧綸之座。遂乃含香鶴籞，珥筆螭坳。朝吟紅藥之詩，夕賦夭桃之什。夫人蛩𨏈儷影，鶼翼齊心。譜瑶瑟而常諧，簇錦機而不斷。

勤劬井臼，聿成司隸之風清；料理米鹽，不苦長安之價貴。迨夫子鳳池重入，雁塔榮題。趨玉署以宣毫，花磚視日；綰銅符而出守，堂舍班春。則又鹿駕隨征，魚軒蒞治。沈香弗御，佐吳隱之廉聲；丹籍同披，識崇公之苦志。姑臧孔奮，雖茹菜而同恬；吳郡孝衡，還得柑而弗植。神明之望，壺助爲多。今夫陟峻坂而長驅者，蓋臣之義也；望白雲而結戀者，純孝之心也。我夫子洊擢屏藩，久膺麾鉞，歷綏徠者七鎮，受恩眷於三朝。每當開府吳中，迎親霅上，未嘗不躬倍鳩杖，心慰烏私。而旌節頻移，庭幃易隔。畫舫難迎於波路，安輿輒阻於山郵。夫人於是侍養鼎門，承顏珂第。珩溫橫潤，娣姒同諧；藻潔蘩馨，尊章亦喜。聽一枰之腷膊，曲唱姑恩；浣萬石之厠牏，孝兼子職。蘭陔代詠，俾無分就日之誠；黍雨宏旉，乃益懋作霖之績。宜其花鈿九樹，銀泥宣鳳詔之褒；副笄六珈，珠闘荷鸞章之賁也。在昔衛歌檜楫，宋賦葦杭，每因道路之阻修，時缺閨門之定省。而夫人則山中饋藥，猶是北宮撤瑱之心；陌上花開，常吟南國澣衣之句。兩家密邇，一水相望。白傅中閨，還念沙哥崔嫂；謝家淑媛，最憐羯末封胡。蒼頭頻問夫起居，黃耳屢傳其音耗。是則情殷同産，視班妹而彌惓；誼篤所生，較穆姬而尤摯者已。又況儉勤律己，仁厚宅忠。居八座而忘尊，老去猶親刀尺；屏三鐏之耀首，貴來不炫珠璣。臧獲知慈，婢膝謝泥中之辱；庖厨申禁，婆心憐刀下之屠。時復饋餐賚自僖妻，贍族符乎鄭母。敦仁樂義，匡困資無。賙桑梓以行糜，諾憑呼癸；軫葭莩而問佩，澤逮零丁。用是福不唐捐，善多餘慶。謝芝一室，煜煜

香生；竇桂五枝，森森玉立。或舉明經，而聲騰璧沼；或選門冑，而禄贍圭田。或脱屣芹宫，佩朝紳於蘭省；或吹笙平野，槖仙管於薇垣。而且橘墮懷中，堇生澤畔。青箱世業，鑿楹咸能讀父書；黄散門風，捧硯更善陳祖德。譽鳳毛而競爽，詒燕翼以彌長。斯皆種自福田，允宜宏夫壽寓者矣。兹者歲逢協洽，月紀孟陬。帨説春幡，蓂序剛榮一莢；筵開晝錦，椒花共酌千觴。於是佩解迎年，齋名益壽；牙牀擁笏，綵服聯裾。綿老福於鳩扶，迓新韶而燕喜。瞻蠟鳳絲雞之瑞，春生西子湖頭；聽靈簧湘磬之音，壽介東風座上。

某依同庚杲，拜許彭宣。每因立雪之虔，藉託慈雲之蔭。自慚傳鉢，門生亦鎮江東；莫遂摳衣，壽母遥瞻堂北。獻辛盤而抃蹈，銘乙鼎而蘄延。誥錫鸞迴，迓湛恩之稠疊；榮宜象服，綏景祜以駢蕃。雖知介兕無文，竊爲令子補朱笙之詠；長見占烏有喜，敬代老人徵絳縣之書。

山西徐溝縣知縣象峰鄭君誄

維道光三年六月既望，象峰鄭君以疾去官，道出吴門，時余方陳臬事，延之廨舍，越旬日而逝。烏虖哀哉！潘安解組，正切板輿之思；滕公驅車，欻來石槨之讖。況復蕭晨葉隕，歧路蓬飄，追維觴觲之交，滋抱人琴之戚。

維君幼秉家學，壯懷儒珍。負劍趨庭，嵩雒資其逸氣；觀碑入監，燕薊馳其英聲。應嘉慶丁卯科鄉試，以挑選謄録得官，非其志也。貞不絶俗，仕不違親。緣米折腰，捧檄動色。需次得山西嵐縣令，量移徐溝，權

岢嵐州事。仇季智才非百里，植枳栖鸞；趙閲道美媲三岑，依花飼鶴。斯時也，米妖吹霧，方探赤白之丸；汾水回瀾，即號萑符之藪。君乃燭奸智外，慮患幾先。芟惡莠以衛嘉禾，祭破獍而殲祆鳥。花門革面，草澤潛蹤。宜乎朱邑桐鄉，競上神君之頌；王喬葉縣，無慚仙尹之稱矣。

今夫慈祥者，栖榮之宅也；廉静者，徵壽之基也。以君飲水居官，戴星問俗，庭有春蘇之草，室無夜餽之金，固宜騁轡夷逵，馳輪華路。即謂高才蠖屈，返初服於菰蘆，必將逸思鴻拳，等喬齡於松柏。何知天不佑善，命竟難諶。當平鄉報最之期，遘中散幽憂之疾。陳情投版，養志歸田。流水涂川，猶灑部民之涕；停舟吴苑，暫留仙吏之蹤。時也炎繖方張，勞薪已瘁。十一年之别緒，鬢訝飄霜；三千里之遥程，身驚墜葉。謂健鵬其偶息，猶待搏扶；詎集鵬之旋來，頓成永訣。遂以辰加亥日，溘然告徂，春秋四十有八。嗚呼哀哉！

牀前侍藥，惟有孤兒；含後施帷，猶餘寡妾。而慈烏堂上，頻瞻榕嶺之雲；别鵠閨中，蚤返桃湖之櫂。乍沈冥而魂斷，將綿惙而神流。口不成言，目難遽瞑。此則死生之際，憶門户而逾悲；來去之因，卜筳篿而罔告者也。

僕契孚蘭茝，誼託葭莩。甫當毁齡之辰，賞楊脩之捷對；俄及成童之歲，許劉穆之佳姻。每記荔圃樽攜，蕉窗燭剪，就沙哥而問字，聯鮑妹以哦詩。君則橘裏一枰，棋心自逸；梅邊三弄，琴趣能工。褰蘿薜而紉裳，擥雲霞而結佩。無何，北轅初届，西斾旋行，盼翼峰遥，望鱗波濶。豈意張堪握手，徒殷知己之言；范式拊膺，竟下平生之淚。居

異鄉而屬纊，對虛位以題旌。易簀一朝，望鄉千里。嗚呼哀哉！製楊仲武之誄，能不傷懷；銘郭有道之碑，當無愧色。辭曰：

停雲倏歘，靈車在門。尺波電謝，惻愴奚言。廉吏裝輕，才人祚薄。馬蹶星銜，鵑淒霧閣。君之行誼，懋美曾萊。萱樹北堂，蘭護南陔。君之辭華，咀英任沈。雷動春鯨，山盤秋隼。牽絲一試，頌洽河汾。桑依馴雉，波澂躁鱗。孰意斯人，乃嬰斯疾。窮鵬聲寒，飛龍骨出。夏雨滂沱，吴閶掉過。相逢一哭，命也如何。小住經旬，奄然長逝。眷戀親闈，彌留之際。嗟余薄闇，夙忝知心。諒茲冥契，猶視啓衾。弱妹含啼，雅甥掩泣。隕籜鏘階，縣燈曖室。顧瞻閶嶠，訃問先馳。人天終古，此痛難知。日月易邁，歸播在途。巫陽不下，冥漠何呼。楚些空招，虞歌載起。念舊情傷，拊孤淚此。前思未戢，後感仍催。吉阡早樹，悠悠我懷。嗚呼哀哉！

公祭吴和衷太翁文 吴方伯榮光之太翁

烏虖！歲旅困敦，律隃蕤賓。星弧賈曜，電謝歸真。懿矣名父，慟茲喆人。蔭傾五嶺，碑銜八閩。繄公之生，佛山證佛。十德同懷，季尤挺出。道心醰醇，理窟勃窣。齒及齔髫，譽馳甌粵。公之行誼，樹表立坊。黍華徵潔，棣韡聯芳。澹泊明志，以顏其堂。恭儉明禮，以式其鄉。公之文章，含咀華英。詞囿鳴鳳，筆海掣鯨。茂才異等，籍籍一黌。長轡未騁，衆爲拊膺。乃坐臯比，匪以祿仕。儒林丈人，文學博士。❶說

❶「博士」，原作「士博」，據文義改。

經爲郛，守道若咫。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公之教子，式穀是貽。禮耕學耨，孝矩忠規。藍田元圃，六出瓊芝。偉哉家督，揚公帝墀。終、賈華年，杜、房清職。賦擲金聲，書鐫石墨。藻鑑司衡，班心轉秩。驄馬森嚴，神羊正直。法曹讀律，樞省籌幾。遂持英蕩，出駕驂騑。洊開藩翰，攝領封圻。稟承庭誥，報答春暉。眷戀親闈，晨昏恐違。上章請急，噏指歸思。恩許趨庭，鑑臣隱微。獨邀曠典，大吏所稀。石建滌牏，元方撰杖。萊舞娛親，樂逾孩襁。願言介眉，請辭鞅掌。翹翹弓車，匪所欲往。公曰兒前，義宜致身。黼黻主爵，推恩逮親。仕教之忠，乃全乎臣。鮐背方健，烏私勿陳。重綰蕃條，孝能養志。上荷皇慈，俾移近地。閩粵連疆，襜帷再至。高堂心怡，平安屢寄。堂堂藩伯，吾閩福星。爲民儲粟，使士橫經。廣學增饟，尚德緩刑。仁以行恕，清不染腥。凡兹偉猷，悉秉嚴訓。懿惟義方，宣此令聞。祝公康强，起居時問。百齡是期，八旬斯近。云胡不弔，風樹傳哀。浮邱雲黯，越秀林摧。雞斯欷痛，鶴訃遄來。曾不憖遺，以慰循陔。忠孝既兼，榮哀既備。迹往名留，死歸生寄。壽則耄耋，貴亦卿貳。振振寶爻，環瑶瑜珥。垂裕滋永，食報無垠。花鶴何憾，驂鸞有神。典型夙仰，牲醴敬陳。靈其來格，鑑此明禋。尚饗！

祭葉芷汀太母文

烏虖！南海雲迷丹旐，悵崔輿之返；北堂電謝絳紗，遺宋幔之型。惟太夫人範表禮宗，福隆禄養。七襄紡組，早推象服之宜；八座起居，久遂魚軒之奉。正平反之

加膳，胡委化以歸真。然已壽越杖鳩，慶延燕詒。紫泥疊錫，留畫象於甘泉；彤管揚芳，媲真靈於天姥。既備膺夫五福，復奚憾夫九京。某幸附嘉姻，習聞穆行，薦生芻兮一束，同深孤露之悲；頌副笄兮六珈，遥仰慈雲之蔭。尚饗！

葉母黄太宜人祭文

榆星復次，天文韜須女之輝；華雨流馨，佛國證維摩之果。惟夫母儀婦式，壽車福衢。不詧德象之傳，久衍黎麋之笮。斯則受宣文之封號，生不虚榮；媲甘泉之寫真，没宜無憾已。

恭維葉太姻母黄太宜人，秀毓永興，系延江夏。善心爲窈，綢直允表其躬；在福則沖，徽柔夙嫺其度。其歸於宫詹公也，和盎春庭，歡諧夕室。心三噣五，猶脩避席之嫌；屨兩蕤雙，早協宜家之吉。既容既德，無非無儀。誠祥女之在門，相小君而尸壼矣。况值尊章偕老，奉鳩杖以雙扶；娣姒同心，凛雞鳴於再盥。上堂進饁，詩補馨蘭；洗手作羹，祥生孝筍。雖復藁砧念遠，須捷棲貧。拔釵自矢其辛劬，佐餕必豐於甘旨。故高堂顧而色喜，中饋占厥攸宜焉。迨夫玉署偕迎，星軺出侍。護早朝之珂繖，午夜薰香；參夙駕之襜帷，庚郵舉案。花開陌上，遥隨緩緩之程；鈴墜懷中，旋失呱呱之泣。寒惟倚竹，恒茹苦而不言；瘦已支床，轉習勞而却疾。是惟持躬以約，協坤體之無成；所以積德必宏，本震來而致福也。

既而珠胎屢育，河東之鳳成三；玉樹齊榮，曹風之鳩有七。而乃愛均雉乳，和等

螽繩，不遺畫荻之勤，時秉折葼之教。謂芸香繼美，宜接武於木天；棣萼交輝，貴齊聲於金篋。山谷讀潛夫之論，早啓才名；伯仁承絡秀之箴，共持門閥。於是蘂珠連掇，符玉雙分。經明行脩，夙重軼群之彦；伯歌季舞，倍增清秩之榮。而我次幔先生，廿載牽絲，三吴懸鏡，禀慈訓以爲圭臬，守《孝經》以代韋絃。甘澤興謡，上慰和熊之苦；清風入頌，不煩封鮓之書。勸蘭膳以加餐，則平反屢報；荷紫泥之寵錫，則敕誥重膺。

比者烏鳥陳情，牲牢歸養。絳趺朱萼，歡彌浹於萊衣；羅紙金花，慶更綿於蔗境。而況寶爻疊衍，盛開五代之庭；遐算蕲延，宜哀百齡之紀。何意薰風入律，頓撼静柯；長日如年，忽枯慈竹。鄰春輟相，仰驚天姥之傾；宵魄寢輝，俯謝媪神之載。豈獨哀銜崔帽，慟甚潘輿已哉。然而絳紗之禮法長存，彤管之徽音不朽。受持千偈，身前已證浄因；生活萬人，膝下亦稱佛子。既備膺夫五福，復奚憾於九京。

某謬託嘉姻，習聞穆行，敬述柔嘉之則，用徵盛媺之原。烏虖！壽有盡而報無窮，知奕世增祥於詒燕；子欲養而親不逮，痛微軀同憾於臯魚。憶渺渺之白雲，何從竚望；觸欒欒之素韠，但有酸辛云爾。

公祭陳太母林太恭人文

烏虖！黄堂樹背，愛深冬日之暄；彤管擒毫，愴甚春暉之逝。詹言懿媺，允備榮哀。

維我陳母林太恭人，德象表儀，義方垂訓。本西河之望族，歸東海之名門。嫻禮

度於珩璜，笄年宛宛；肆詩篇於蘋藻，帨飾媞媞。維時封翁朝議公，七業傳家，一經裕後。徐孺子爲南州師表，郭林宗稱東國人倫。而太恭人朝挽桓車，宵勤樂杼，聞雞鳴而戒旦，視蠶浴以扶眠。眉喜鴻齊，肩看鳳集，遂協誕齡之瑞，早期列駟之門。於是晝荻成文，讀桃得句。晝垂紗幔，襄庭誥以熊丸；宵曳繅車，佐書聲於螢雪。

星垣太守，幼推岐嶷，長更瑰奇。翦燈而識四聲，畫沙而成八卦。觿辰握槧，早譽重於一黌；蘂榜蜚英，復名高夫千佛。乃者南宮上計，已邀國士之知；而東府掄英，方重河防之選。爰荷丹毫之記注，命籌黃運之機宜。開棠舍於淮壖，一行作吏；盼榕陰於海徼，二老偕迎。綵衣宣棣竹之勤，墨綬肆陔華之雅。固已顯揚，遂至甘旨承顏矣。無何乾蔭先傾，難慰魚軒於堂北；適以坎維偶易，許移鳧舄於江南。綠繩表其直聲，盂水喻其清德。金沙泉美，娛親陽羨之茶；玉女潭空，紀事坡公之竹。旋綰首符於茂苑，俄遷佐郡於瀕瀛。思何武者咸冀重來，迓細侯者竟如夙望。乃權大邑，載蒞平江。斯時懸罶看郡，涉波占月。轉粟而計資劉宴，備費紆籌；字氓而圖上監門，群懷挾纊。太恭人則板輿就養，華轂瞻榮。欣惠澤之活人，平反加膳；最儉勤而惜福，淑慎修儀。

比者獻壽筵開，捧繡屏而霞燦；宣綸寵渥，迎花誥以雲蒸。正期慈柏長森，九秩遂含飴之樂；永使甘棠勿拜，三吴欣被蔭之濃。誰知綰綍方蘄，襜褕忽杳。凋年急景，淒涼雪色之床；明鏡高堂，慘淡露歌之薤。足使啼烏聲斷，悲風雨於中宵；嗷雁魂驚，悵冰霜於晚歲者矣。然而徽音遠播，

碩福長貽。門祚遐昌，待入甘泉之畫；母儀矜式，遠題行義之鄉。某等肅仰知興，同叨錫類。生芻一束，願紓陟屺之哀；副笄六珈，追憶登堂之拜。尚饗！

雲左山房雜俎卷四

上蔣礪堂制府書

某自去秋解官歸里，去德滋遠，思德滋深。所以遲遲未奉一稟者，一阻於庭闈之疾，再阻於郵遞之難。中間由浙省寄到賜函，仰蒙垂誨精詳，不啻耳提面命，服膺銘篆，感與愧俱。比起復入都，晤巢松前輩及沛畬二兄，備述宮保大人於某引疾之時，聞而歎惜，並恐其服官在浙，或不見容於人，以致抱憤憂讒，決然舍去。側聞之下，且感且驚，不禁泫然欲泣也。

從來引疾乞身，本多假託，推求其故，必有隱情。其或三徑有資，憚折腰而懷止足，此猶志趣之高焉者耳。下此則規避差使者有之，求免參劾者有之。甚至貪戀美缺，匿喪告疾，豫爲坐補之地者。人情叵測，何所不至！某齒未四十，縱有小恙，何須開缺醫調，是其以疾爲名，自無所逃於洞鑑。而大人諒於其素，不以糾參敗露爲疑，轉以忌克排擠爲慮，是所以視某者，已大異乎衆人矣，況爲之再三太息，惓惓然有愛惜之心。夫以庸闇如某，其進退曷足輕重，而尚往來於大賢之胸中，則知天下之才之什百於某者，幸遇聖主知人之哲，又感荷明公愛士之誠，誰不踴躍彈冠，占連茹而不甘肥遯乎！此又某所以破泣爲笑，竊爲天下之人才幸也。夫既感且幸矣，而一身進退之實，不自白於慈惠之前，可乎哉？

某自通籍十餘年來，違離怙恃，竊禄京

師，老父年逾七旬，老母亦六旬以外，定省曠矣，僭尤叢矣。自轉秩御史後，已決計歸省，美存、巢松兩前輩皆稔知之。適蒙簡放杭嘉湖道，私心竊喜，謂迎養莫便於是矣。到官之日，即遣人歸迎二親，旋奉嚴命，憚於一來。某瞻戀驚疑，爲急愈急，於是慈幃先至，而老父姑示緩期。詳叩所由，則以數年前假館外郡，曾沈舟於延平之黯淡灘，危險之中，禱於神而矢之曰：「苟全性命以歸，所不杜門者，有如此水！」家書則隱其事，不以明示也。方思爲説以解之，適捷足賫家言至，知老父誤食冷腥，卧病二十餘日，粒米不入，氣喘痰壅，屢形暈厥，醫者斂手，曰非藥力所及也。當此之時，寸心如灼如焚，惟求速歸，遑暇他顧，且驚愁交並，方寸已亂，疾由是作，並非託言，同城諸人咸親見之，蓋上年七月二十四日事也。是日，帥中丞以太翁誕辰，闔扉謝客，而某計無復之，極力請見，語次嗚咽，不能成辭，蓋情急之極，亦罔計忌諱也。中丞鑑其實情，許以歸省，但欲代畫他策，俾不開缺。竊念憲章誠厚，然違例之請，微論其不行，即行矣，有不需時日者乎？且越旬即當入闈提調，迨揭曉甫可畢事，此一月内，棘垣深鏁，何以爲心！惟乞病乃可離任，惟離任乃可馳歸，是以辰交篆而午登舟，固大不得已之舉也。歸途距家兩程，捷足又來，告有神醫者予鹽晶一丸，乃鹽倉中年久氣凝之物，掘地得之，擣而服焉，痰喘始定，於是父疾漸有轉機。洎某抵里，湯藥親承，多方調理，至冬月疾乃全愈。其間出入於萬危一安之中，而能遠蒙祐庇、晨昏晏如者，誠此生一大幸事也。

近晤都下友人，見某往來如故，頗有傳

其不合於人以去。而其所指，又不在上司而在同官，尤不可解。微論浙中舟誼，均見優容，毫無閡隔。即使意向枘鑿，亦非利害切身，曾何鋒之可避，而必棄官爲耶？且爾時老母同歸，扶輿越嶺，日馳百有餘里，而婦孕已逾十月，分娩之期旦晚莫定，亦復兼程相隨，竟在途次生育，一時情形，實爲狼狽。某即偏衷忤世，一憤掛冠，亦何至昧良冒險，如是之不近人情乎？是又不可不於慈惠之前而一求白者也。

抑某所不堪自問者，不在去年之歸，而在今日之出也。老父雖已全愈，而春秋七十有四，精神究非昔比，家中侍奉，僅一弱弟。故某之初心，不忍更言從仕。惟是父母之望子也，以顯揚爲期，兼之到家數月之後，見食指之浩繁，料用度之支絀，雖復百計掩飾，而親心常爲增憂，每諭以早退非宜，家食難繼。自上冬之杪，即催束裝，輾轉遲留，以逮數月。既而思之，居鄉無可爲生，安坐無以爲養，棄官而復覓館，究非本心所安，就館而仍離家，又與居官奚擇？不得已報痊入都，循例引見，而撫衷自揣，大非本懷。報答朝廷，則無犬馬之力；緬懷明發，又曠烏鳥之私。姑擬照例用後，再商進退。乃聖恩逾格，仍發原省補用，不惟免其在京久候，並原缺亦所不拘。聞命之餘，感悚無地。日昨具摺請訓，蒙諭：「汝在浙江官聲頗好，以後勉之。」小臣惶愧叩頭，不禁汗之竟趾也。自顧至愚極陋之身，轉蒙恩獎，雖捐縻頂踵，不足言報。

浙省爲熟游之地，又近家鄉，今得如願重來，更無他冀。至候補正可學習，得缺轉不妨遲，而隨地均可粗安，諸席並無所擇。某所差堪自信者，持己兢兢，斷不敢稍渝所

守。惟才識過於短淺，辜恩苟禄，深以爲虞。夙蒙大人愛注逾常，更祈隨事隨時提撕警覺，則雖間關遠隔，直如親隸帡幪。耿耿此誠，想邀鑑許也。

至前次賜函所諭各事，如花賭一端，最爲地方之害。某在任時，即經訪獲二起，並有道役在場包庇，某不敢護惜，當經革役懲辦有案。將來如補原缺，尤當敬循明諭，極力挽回也。射村縣丞即係歸安縣丞移駐，非有添設，其在城在鄉，均之不足以安其身，仍不免赴省別求差使。此舉究無所益，然既已定局，則亦成事不説矣。

沛畬二兄，晤談兩次，其淵和宏達，足覘式穀之貽，且得官而不急爲，即此一端，便是名門矩範，無任敬羨之至。某頃將出都，謹繕此稟，交沛畬二兄寄呈。所恃大人仁恕寬宏，而於某尤不以俗吏相待，故敢罄其胸臆，覼縷言之，不勝翹戀依馳之至。

答陶雲汀宮保書

雲汀宮保老前輩大人閣下：比以年終，事件諸費清釐，又值設局勸捐，稽查貧户，碌碌不遑，致疎肅啓爲歉。頃奉手翰，並准大咨，知侍前奏常郡緩徵分數摺内，因請免其造册，上干天詰，致煩勘查覆奏，聞之殊切難安。其應如何勘奏之處，自荷鼎裁酌辦。惟侍此次所勘常郡災分，照依府縣稟詳，定爲一律普緩者，實爲杜弊起見，非敢以輕率從事，請縷陳之。

緣今歲蘇、松等屬災歉情形，與歷届不同，常郡與蘇、松又復不同。蓋歷届災分雖成於秋間，災象先見於夏令，其或旱或潦，早有大概情形。旱則在高田，而低田不與

焉，澇則在低田，而高田不與焉，其界限本屬井然。故通縣有全熟之田，有全荒之田，有荒熟參半之田。例應剔荒徵熟，合通境額田而計，居十分中之幾分幾釐，此歷辦之成法也。當其報荒之際，禾稻仍熟於田，故委員先後履勘，得以區別輕重，定爲分數。然地方既廣，書吏往往因緣爲奸，總因有熟有荒，有輕有重，則希圖高下其手，潛向業户索費，賣給荒單，謂之註荒使費。故辦一處之灾，先須防一處之弊。但情形本有輕重，理宜逐一區分，固不能因噎而廢食也。若今歲之歉象，見於秋而甚於冬。當夏令時，雨暘非不周匀，禾棉非不暢茂，孰意入秋以後，風雨陰寒，稻正揚花，秀而不實；棉苓方結，遽被飄摇，加以重霧嚴霜，雨雪交集，收穫之際，損壞愈多。揆其被歉之由，非旱非澇，大抵高低一律，本不相懸。當勘辦蘇、松之時，即聞輿論紛紛，謂其普律酌緩。緣與向例頗相閡隔，且彼時田禾已刈者少，未刈者多，尚可於履勘之時酌其輕重，以定分數。至常州府屬在秋灾案内，原止勘辦沿江被水之田，其腹地雖已減收，究比蘇、松爲勝，是以未準勘辦。迨十月以後，陰雨連綿，至十一月初間，又五晝夜大雨不絶。已收之稻，帶濕堆貯，蒸變發芽；其未收者，漂落雨淖之中，率多腐爛。據該府縣疊次禀報，侍飭司委勘，情形屬實。復於因公過常，親加察看，洵係一律成歉。雖彼縣與此縣略有輕重之分，而一縣之中，實係情形如一。若必强爲區別，則禾之已刈者什九，而未刈者尚不及什一，不能以腐落在田者爲歉，而成堆霉爛者爲非歉，轉失情事之平。且具呈報歉之民，庄庄棼集，亦必不能此准彼駁，畸重畸輕，轉於輿情不順。

且通縣普律酌緩，正以杜胥吏高下之弊，譬如准緩一分，則每户額徵一斗者，今冬先徵九升，以此推之，户户皆然，村村一律，吏胥即欲軒輊，而無可握之權，給費者不能增一分，不減費者亦不致減一分，則其無從索費也必矣。在胥吏希圖藉灾斂費，正樂於辦理參差，而不樂於普緩。且樂於飭於圖册，而不樂於免造。然灾情實係一律，豈可偏枯？

侍愚鈍性成，但期據實敷陳，而未計及於例未協。以例而論，秋灾不出九月，今於十一月奏請，即已非宜。然民瘼攸關，仰維聖主軫念民依，是以不揣冒昧，破格具奏。在愚昧之見，正欲以此杜弊，且以俯順輿情也。但圖册究係照例應造之件，仰蒙諭旨駁飭，自應凛遵，仍飭造送。侍前在京口捧襶之時，雖曾將此件摺稿呈覽，而彼時僅於後尾會列崇銜，正可留爲目下覆查地步。如蒙查係實情，但飭添造圖册，而不改普緩章程，則不特該屬辦理不致掣肘，而胥吏賣荒之弊，並可永杜將來，實爲於公有裨。

再，常郡續報歉收，雖經藩司覈轉，而通縣普緩及請免造册一節，係侍經由該處查看情形，即據府禀入奏，並非出於司詳。原摺内前後聲敘，本不相混，將來侍有應得處分，自當獨任其咎，並祈於覆奏摺内聲明爲禱。

此間十六、七兩日已晴，十八後復雨，兹廿一至廿四透晴四日，本日早辰濃陰欲雨，幸於下午起西北風，明日或可望晴。漕務惟有竭力辦理，截漕之請，各屬密禀者紛紛，然其説似是而非，最滋口實。蓋截之云者，取於民而不輸於上之謂也。有漕可徵，即不應截。若竟無漕，何截之有？但願此

後暢晴，或不致悞。萬一水窮山盡，則亦非截留二字所能了此大題。侍不憚爲民請命，而總不敢使人議其爲州縣取巧也。惟兵匠行日等米，又當別論，蘇屬恐亦須酌留數萬石。容即具稿，會列崇銜具奏，謹以先陳。至川米可否請飭該省通商運濟，並免税之處，務祈指示是禱。肅此，覆請勛安。恕不謹。

再答陶宮保書

宮保老前輩大人閣下：廿五夜飛達一函，想邀鑑入。頃接廿六亥刻惠書，虔聆一一。常郡普緩新漕一案，前啓已將辦理緣由縷晰奏陳，未知當否？兹讀台諭，想見斟酌登答備費心神，曷勝感愧。復據方伯面言鈞意，以常屬各縣既係通境普緩，何以闔府又有二分四、五、六釐之異？又蘇、松二屬何未續奏等因。仰見籌慮周詳，彌深佩服。侍請亦再申其説。

查向來辦灾成法，奏案内惟將成灾之區應行蠲免者，敘明成灾幾分字樣，其勘不成灾，祇係緩徵者，歷屆奏内並不敘及應緩分數，俟飭屬查明，方於題本内聲敘。其區圖斗，則又於題後造送，尚有四十五日限期。此次因常郡歉收，最後準辦，而彼處兑漕較蘇、松爲早，若不將分數即定，如何收漕？且彼時州縣之心，尚在希圖多緩，如蘇、松、太三屬分數，皆經幾次加增，遂至三分以上。侍見常屬各縣亦極觀望，與其未奏而叠禀請增，不如奏定而無可更改。彼時命意如是，致奏内轉欠空洞。又欲杜絶書吏使費，故準辦普緩並准免造圖册。凡此皆吃力不討好，鈍滯之人所爲也。吏胥

之於辦災，未有不願高低而願畫一者，有册斯有費，故樂於造册而不樂於免造。侍以今年冬辦秋災，原係破例之舉，若繩之以例，則處處可挑，不獨一處，故冀得以邀恩耳。至此縣與彼縣之分數所以未能畫一者，非特旱澇之年，有地勢高低之異，即今歲雨雪風雷霜霧，一縣之内大致相同，而隔縣則此陰彼晴，此晴彼雨，及同一雨雪，而分寸不等，皆事所常有，所謂百里不同天也。且刈穫之遲早，但隔一兩日，即不相同。譬如此縣甲日刈禾，天尚未雨，彼縣乙日始刈，雨已滂沱，則此縣之分數即輕於彼縣，然參差亦甚有限，故所異者在釐而不在分。且各縣各報情形，彼此本不宜約會，該府亦不便意爲增減，使歸畫一，非若一縣之内，出於一令所報，自有酌劑之道。况以杜弊言之，通縣一律，即吏胥無可軒輊，若别縣則各不相涉矣。侍仰窺飭查之旨，未嘗指此，似可毋庸聲説，仍乞鈞裁。

再，此次常州緩征所以續奏之故，原因秋災案内，除武進沿江外，僅緩舊欠而未緩新漕，迨後愈變愈壞，不得不續行奏緩。若蘇、松新賦，則早於秋災案内奏准緩徵，惟奏内未叙所緩分數，各縣先禀一分上下，嗣因情形加重，遂增至三分以上，統照司詳，於題本内逐一聲叙。即武進等縣普緩分數，亦在司詳之内。惟侍在鎮江發摺時，則藩司但先具禀而未上詳，倘有應得處分，侍當獨任也。

現在天晴已經八日，如能再晴半月，漕事諒無可誤。但現收米數，各縣俱尚寥寥，而米色之潮碎，尤爲歷届之所未有，可否於覆奏之便，據實聲叙？伏祈裁奪。再，甯屬借截兵米，先於原奏指明江甯、揚州兩

屬，今聞續撥如皋、泰興，可否附奏及之？統惟酌定。肅此馳覆，敬頌元禧。小除夕三鼓，謹上。

答奉化令楊丹山明府國翰書

丹山年兄明府足下：昨吴小宋茂才來署，辱承手書注問，不頌而規，辭意周詳，敷陳剴切，愛人以德，紉佩奚涯。足下深悉民情，勤求治體，風裁卓犖，操守潔清，宜乎到處攀轅。循良楙績，仁湖重莅，輿論久孚，又不僅青綬銀章，祝升華之鼎盛也。

僕吴閶四月，勞拙時形。州縣既鮮任事之員，風俗復有積重之勢。是以下車伊始，不得不大聲疾呼，而玩愒已深，清釐不易，殷憂昕夕，益懔棼絲。承示數條，事理確當。僕以爲令牧之賢否，惟視公事爲憑，採虚聲，聽諛言，皆無當也。才德兼備、表裏粹然者，今日誠難其人，但能守潔矢勤，不至闒冗無緒，便可量爲鼓勵。至若自鄶以下，糾摘不勝其多，且受代人員未必盡皆可靠，則又徒滋紛擾，無補治功。惟有隨事隨時，留心董勸，期於賢者思奮，不肖者知戒，如是而已。

吴中有不治之證二：在官曰疲，在民曰奢。即如游手好閑之民，本業不恒，日用無節，包攬伎船，開設煙館，要結胥役，把持地方，漸漬既非一朝，翦除勢難净盡，惟有將積蠹有名之棍，密訪嚴拿，期於閭閻稍靖。而此輩窺伺甚工，趨避甚巧，一人耳目斷不能周，要在州縣官實力奉行，以安良除莠爲務，乃有實際耳。

此間竊匪之多，從來未有，而捕役實無得力之人。屢經限比親提，嚴查窩線，雖連

獲數起，中有積匪十餘名，所破之案不少，而根株難净，憒濫殊深。此由州縣之寬，致滋保捕之玩，亦難治之一端也。兩江案牘繁多，視浙省不啻數倍，僕受事之初，京控多至三十餘起。省中承審各員，以提人爲宕延之計，而各屬延不解審，委員四出，音耗杳然。因而詳定章程，嚴立限制，省中所提人證，均請由司覈定，始準札提。無甚關要者，取供録送，并令該州縣各自批解，委員全行撤回。其緊要被證，逾限不到，即予特參。並嚴督在省委員，排日提訊，可結即結。自通飭以後，批解尚能如期，數月以來，結者已什之九。無如奏交、咨交之案，又復源源而來，竟與數年前山東情形相似。現惟嚴辦誣告，力拏訟師，以冀此風稍息。至州縣解審之累，僕深知之。是以將淮、徐、海三府州屬，仿照江西之贛南，粤東之雷、潮等處，遣軍以下及秋審人犯，均由巡道勘轉，不復解司，經大府奏蒙恩允。此非存推諉之見，不過略免拖累耳。僕於命、盜各案，必先覈其初報。如情罪未協，即於初報先駁，俾易覆訊改正，免致招解之後重行發回。若案情不錯，斷不任犯狡供，致貽州縣之累。司書膽玩已久，既往之事不可問者頗多，祇因投鼠忌器，是以未興刑獄，而隨時約束，實費心神。現在一切讞牘，皆出親裁，不肯稍有假手。所有各屬積案，通飭清釐，細故控司者，一概不准，庶訟師鬼蜮伎倆窮於所施。然而一人之身，面面受敵，勞而寡效，兢惕彌深。

今年梅雨滯淫，溝塍漫溢，久經開霽，積潦未消。加以連日東南風大，水無所歸。頃已大暑屆期，仍難補種，蘇、常等屬，均須辦災。聞杭、嘉、湖諸郡，同此瘡痍。貴治

距省較遠，能無患否？風便尚祈見示，並僕有辦理未到之處，仍望切實指陳，俾資韋佩，則拜貺良多矣。耑此，覆頌時祺，不宣。

上程梓庭中丞書

敬禀者：六月二十九日奉撫憲轉准憲臺會咨以「蘇省沿江一帶被水較重，民食不敷，籌借藩庫銀兩，分赴河南等省採買米麥，行令曉諭行鋪，務照市價平賣，並代僱西河牛船隻，裝運濟食」等因。仰見大人饑溺爲懷，痌瘝在抱之至意。某前任蘇臬，曾因灾賑而費周章，迴思集澤之鳴，敢憚汎舟之役？聞命之下，倍覺休戚關心。

當查豫省糧食馬頭，如朱仙鎮、周家口二處，行鎮固多，第俱由淮河下達洪湖，此時水勢甚大，内河則下橋土淺，有礙通船，洪湖則巨浸汪洋，又虞風暴。且由豫省淮河以達江境，聞須展轉易船盤運，殊多費事。其西河牛船隻專走黄河，與淮河係屬兩路。惟商邱縣之劉家口，糧行濱臨河側，在彼購買糧食，即以黄河船載運抵江，最爲直截。特未知該處糧行，較之朱仙鎮、周家口大小何如？所購之七八萬石，果可就此一處採買否？頃已飛札歸德守令，先行密查劉家口糧食多寡及市價情形，星速禀覆。其朱仙鎮、周家口二處，亦一體訪查市糧食價及現在船隻是否可通。並飭查沿河一帶尚有何處市集可買糧食，便於河船載運之處，禀覆查辦。總擬於蘇省委員未到之先，即行定局。如果只須劉家口一處可敷採買，則委員一到商邱，即留其在彼盤收裝運，更爲簡便。惟此事若即宣諸令甲，則鋪户之擡價居奇與居民之聞風閉糴，均非禁

令之所能止。惟有先委幹員親赴馬頭，查明時價，立即會同地方官傳齊行户，付以定銀，便將糧食分貯，以俟部下委員到時驗明收買，如此庶不致多糜經費。

至西河牛船隻，現在訪聞極大者可裝千石，而此處恒不數見，此外自三百石至六七百石不等。今酌中以五百石爲斷，則購買糧食八萬石，即須僱船一百六十號。倘於此時先行出示曉諭，不特行埠擡價，即船户亦必躲匿無蹤，迨蘇省委員到時，轉難措手。兹已密委數員，分赴沿河一帶，查明船數，立即會同地方官封僱，不使先期洩漏。惟查道光五年，委員以僱船受累，曾蒙憲察，此次各員均有懲羹之見。某告以前届係盤運漕糧，須聽部議覈減，此次事非昔比，只須照民價僱至清江浦之彭家碼頭或鐵心壩聽候轉盤，似有向來定價，即增減亦當有限。

至大米一項，豫省僅光、固、信陽一帶出産，祇足以供本省買食，勢不能接濟鄰省，此憲臺久在豫省之所深知者。而小米、高粱，蘇省民人又不慣於煮食，恐運到仍屬無濟。且以一麥二穀計之，運費加重，似不若專買麥石之爲得宜。雖本年豫麥歉收，蓋藏亦少，而目下緩急相通，自應照數儘力採買。倘劉家口既不敷買，而淮船又難運載，或另籌陸路較近之處，駁送上船，統容查明，再行酌辦。再，小米如尚可資濟食，並祈速賜示知，以便購辦，較之專買麥石者，取材又覺稍寬矣。

以上所議，或奉中丞之指授，或出守令之籌商，咸體大人保赤之誠，不敢稍分畛域。至辦法之當否，仍宜恭候憲裁。故將大概情形，特由五百里先行飛稟。

抑某更有請者：查三吴之繁庶甲於直省，若但官爲採買，仍恐不足濟荒。向來洞庭山一帶米商最多，每有殷實之户以此爲業。若能借給帑銀，令其聯具保領，轆轤轉運，事竣繳還，免其關税，並嚴禁吏胥索費，伊等無不樂從。癸未年即曾辦過，惟比時川、湖大稔，頗異今歲情形。然蘇省客米，亦不盡恃川、湖，如六安、廬州一帶米船，向皆來蘇售賣。憶從前曾給綵綢紅布，以示招徠，且不抑其售價，俾源源踵至，其價自平。似楓橋、平望、長安鎮等處米行，皆可傳其頭人，假以詞色，責成招販。又蘇省城鄉大户多有蓋藏，只須州縣善爲勸諭，令各圖有穀之家，即在本圖平糶，分合多寡不拘一格，仍官爲覈數，酌予獎勵，諭以損富濟貧，可免强丐豪奪之累，似富户皆所樂從。

至撫卹賑貸，總以確查户口爲第一義。從前余運司在長洲任内辦理最善，凡其所查之户，自散給口糧後，官賑因之，鄉賑亦因之，窮民多沾實惠。無他，先自捐出雜費，然後一一可以認真也。又前金匱令齊彦槐於嘉慶十九年辦理圖賑，亦頗得法，道光三年因之。今蘇、常二郡所刊《徵信録》，似亦可資採擇也。

以上諒皆憲臺所早經籌畫、督飭無遺者，某遠隔鈐轅，末由分焦勞於萬一，不揣檮昧，謬陳瞽説之愚，伏惟鑑而誨之，是所至幸。

覆常熟楊氏兄弟論災務書

別來忽忽數載，以宦轍靡常，書問有缺，爲歉歉也。頃使來，接誦芳翰，藉知三兄頻歲里居，四兄甫旋珂第，辰下重幃侍

奉，備極融洩之歡，而年伯大人與二兄稠叠承恩，家慶更爲無量矣。

弟謬膺廉問，四月於兹，讀律未諳，覆盆滋凛。加以邇時雨水過多，歲不一登，則諸事更見棘手。軨材當此，益兢兢耳。承示灾分情形，具佩惠教之周詳，指陳之親切。弟正恐民隱不能盡達，期於博採廣諮。此番積水不消，焦愁莫釋，屢札各守令周歷田間，逐一勘報，不可稍存諱飾之見。大抵目前情形，比之嘉慶九年被水爲尤重。昨經面禀中丞，並商之方伯，須比照甲子年成案，再加分數，庶可稍免偏枯。不日可將大概情形先行出奏，仍再細查圖分，斟酌辦理。弟雖非專政之事，然民瘼攸關，惟當寤寐以之，况已承明示，更有準度可循耶！

抑弟更有請者。國家議蠲議賑，心雖有餘而例有所格，即使傾太倉而出紅杇，不能使無饑人。且居一方則見一方之情狀，而合數郡較之，又有次第之殊。在官不可不盡心，而在民不可不盡力。即如此時，離大暑尚有七日，有一處涸出，即須補蒔一處，本地無秧，則或購諸他邑，一田之種，則或分諸數畦。即低田至今不涸者，亦勉力救出。譬如十畝窪地，勢難盡復，或猶可於一二畝内圍築圩埝，將水戽出，以八九畝爲壑，不猶愈於全没者乎？向見江心露有洲影，居民即相率而争圍之，是水中足施人力之一証也。縣官勘灾之時，凡遇此等圍築補種之地，仍須准其報灾入緩，則民力紓矣。此時天氣大晴，似未嘗無事後補救之法。若縣令只顧錢漕，玩視民瘼，定當揭參一二示儆。而居民農佃，不可因留灾待勘，轉不自覓生路。即業主之與佃户，亦須一視同仁，不可各存私見。大紳殷庶，尤宜互

相勸勵，平糶濟艱，以救桑梓之誼，是所望有心人之造福者矣。古之士君子，在鄉皆有利澤及物，兩兄處心積慮，均思方駕古人，望相度時宜，互相勸告，則鄉民陰受其福，而弟亦叨賴無量矣。

復邵蕙西中翰懿辰書

蕙西大兄大人執事：中元後三日得誦手教，轆轆數千言，於時事之得失利病，當代士夫之品誼文章，犁然抒發胸臆，不隨俗爲俯仰，非具范孟博澄清天下之志、許子將月旦士林之識者，曷足語此！惟於不佞獎借逾量，殊令人面頳舌撟，不敢自信。豈退之所謂誘之使進於是者耶？至殷殷然屬勿以年衰引身而退，則愛之愈摯，而望之亦愈深。雖然，不佞之於執事，非有握手覿面之交也，閒以一書相酬答，亦未及傾吐心曲也，而執事之肫切如是者，豈有私於庸鄙哉！在執事固或誤採虛聲而獎借，不佞之衰鈍無以，深負厚望，且感且愧。

夫爲國首以人才爲重，此扼要之談也。然人之才地各異，亦因用之者爲轉移。有才而不用，與無才同，用之而不使之盡其才，與不用同。且當其未用之先，猶有所冀也，及用之而不能盡其才，或且以文法繩之，猜忌讒之，則其人之志困而不能自伸，而天下之有才者，聞之亦多自阻。自古勞臣志士之不能竟其用者此也。以王伯安之才，國家所禱祀以求者也，然非本兵有人，則宸濠之役，亦必爲宵人所撓，而不足以有成。然則培養之、扶植之，使天下之才皆足以爲我用，是所望於執事所謂虛公而好善之人矣。今日之人才誠不知其何如，而誠

得虛公好善之人求之，則以彙聚，以彙征，因其所長而分任之，雖艱鉅紛投，未有不立辦者，否則内憂外患交集於一時，安能以有數之人才分給之耶？況天下事，勢合則易爲功，勢分則難爲力，姚、宋、韓、范皆同心合意，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故功成而不甚勞。若武鄉侯則三代下一人耳，而獨任之，而無爲助，故終其身無一日暇，而成敗不敢逆覩，非才分之有優絀，乃時之難易、勢之分合爲之也。

今之時勢，觀其外猶一渾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虛無一足以自固。即得大有爲者以振作之，尚恐其難以程效，況相率而入於因循粉飾之途，其何以濟耶？狂瀾東下，誠有心者所欷歔而不能已耳！執事所深嫉者，在於剜肉療饑，吮血止渴，此誠碻論。然上下皆明知之而故蹈之，亦曰計無所出云耳。夫以擔囊揭篋負匱之盜，而無如之何，且相率而諱匿之，將順之，竭江海而取償於溝瀆，其涸有不立待者耶！大疾不治，而藥其輕者、小者，即效亦奚以爲？況藥施於此，而疾且發於彼。即如大教所論圜法，停鑄減鑄非不可行，然停減者已七八省矣，即以閩省言之，停爐已三十年，不獨銀錢皆有票，即洋銀亦用票，而銀之貴且日甚一日。執事見京局鑄出之錢，而訝爲過重，要知其重者砂也，非銅也，故擲地易碎，果其純銅，則甫鑄成而燬之者衆矣，亦常不給之勢也。外省所用之錢，輕而小者十之七八，其用重錢者僅一二耳。銀之所貴者無他，歲去五千萬，有數可稽，其以洋銀入者不及一也，譬如人之精血日耗於外，而惟於五官六腑自求運氣之術，能敵其外出者乎？

至於滇南銅政，敗壞極矣，往時鄙論亦主不運銅之議，謂一年可先省百萬銅本也。及來滇而始知其不可，若銅本一歲不發，則滇必亂，亂弭而所費且浮於銅本矣，終亦不能不發也，是勢之無如何者也。

執事又謂不如將未發之倉穀變價待撥，似有激而言之。然倉穀者緩急所資也，今虧空雖甚，要不致顆粒俱無也。許其變價，則困鹿爲之一空矣。設遇旱潦與兵革之事，雖白銀可以易米，而急切無及，將如之何！此則迂見之所不敢强同，要亦不敢自以爲是也。

不佞尠學寡聞，自釋褐至今三十餘稔矣。馳驅中外，雖不敢妄自菲薄，而荷兩朝知遇，無以仰答高深，又未嘗不時縈慚恧。前者島夷弗靖，自愧以壯往招尤。及生入玉關，惟以得歸爲幸，乃荷聖慈再造，重忝封圻之任，報稱愈難。年來盜匪之恣縱，漢回之糾紛，竭其蠢愚，勉爲措置，幸不至覆餗詒誚，然筋力則已頹然矣！籌邊重任，非一官一邑之比，而衰憊之軀厠其間，使擘畫未周，則貽患非細，將如國事何？將如民事何？所以反覆籌計，而不敢苟禄者此耳。新秋暑退，即�履候勝常，無任延儫。

答署陝安鎮祥協戎書

弁至賚到謙函，並承惠示《炸彈圖説》一本。再三捧誦，備見籌畫精細，演試周詳。外模内規，較毫芒之縫隙；裝藥穿線，定分杪之短長。所論八條，悉關要藴，實賴閣下殫思萃慮，不知幾費經營，又與工匠弁兵口講指畫，始能如是洞徹。弟現令本標將弁遵照來示所開各條，細心體認，並即召

匠學鑄，以期如式應用。設或未能得法，當再寄請尊處，將造熟之匠頭撥一名來省，指授方法，必無歧悮，惟此時姑先令其試造可耳。大著《圖説》，已令營中分抄，日後更可付梓，弟於字句間有斟酌之處，另行奉達。至彈形本係圓式，弟從前改爲長式之故，係因空心比實心斤兩輕重懸殊，火藥即須少用。改長式則比圓式加重，❶用藥亦可加多。今大著内將圓、長二式並舉分圖，固甚周到，但鄙意既有長式之彈，則圓者可省，似宜專鑄長式，並於《説》内言明將圓改長之故，未知可否？

再，炸開總以能遠有準爲要，其是否落地始炸，似尚不關緊要。譬如前面賊來，我之砲彈當胸即能碰裂，縱横轟擊，豈不比落地始炸更爲快猛？此一層亦祈酌定。如以爲是，則或於《説》内量爲增删。倘必須落地而炸，始爲得用，亦希示知。弟只圖利器可資，不敢稍存成見也。再，《説》中所稱訣曰云云，究係引用何書？並希示及爲荷。

答富平令李明府書

前月握晤，知治境荒歉情形，及倡捐勸濟、分局散給事宜，皆有條理。嗣接來翰，並録示禀稿及董事各單，更見調劑經營周詳妥善，深堪慰藉。當將尊稿面屬護院、署藩抄録通行，以便各處斟酌情形，仿照辦理。錢糧雖届開徵時節，然民艱若此，必須分別徵緩，以公恕行之，不宜稍有勉强。昨經署方伯委員分往察看商辦，想尊意自必

❶ 「圓」，原作「圖」，據文義改。

相同也。

所有捐資各户，任卹可嘉，日後覈實禀報，當爲從優奏請獎勵。弟從前在江南辦灾，有將捐生請給道銜曾蒙恩准者，閣下可將此意先爲傳知。凡好義急公，無不優加敘獎，庶好善者咸知興起，灾黎或可生全。惟聞貴處鄉間人傳述，各局散濟貧户，尚有苦樂不均。似各紳士各親其親，未必皆能平允，尚望詳細體察，務令厚薄勻停爲要。

答署蒲城令沈明府書

舊臘别後，常念足下蒞任，新政必有可觀，而時地均處其難，倍深懸係。兹披丹簡，已承詳述情形，且另録公牘一通，所陳更爲周細。閲至除夕尚在鄉間之語，未嘗不歎良司牧之獨任賢勞，且佩且羨。上冬荒歉之象，西、同、鳳以同州爲甚，而同屬又以朝、韓、蒲爲甚。通邑已種之麥不過二三，即使春初得有透雨，亦不過補種雜糧，豐字早已無望，若再如此亢旱，並歉字亦不足以蔽之矣。目前滿地揚塵，無處可以揮鋤秉耒，自食其力者安得不刮及樹皮！勸濟與平糶二端，自皆不可從緩。來示所論，俱中肯綮，但須喫緊行之耳。龍池泉既著靈應，務必虔誠勸禱，以盡爲民請命之心。誠勤二字，下可感動民情，上即感動神聽，非虚應故事者比也。匪類一面嚴拏嚴辦，辟以止辟，在荒年尤不宜寛。至春徵，更當先看情形，其有應緩之村、應緩之户，定須勘明禀報，切不可聽書差慫慂，勉强追呼。弟於民瘼攸關，不敢不極力陳奏。現擬再服十餘濟之藥，看春分節氣，如不生他症，即當回任。彼時彙核奏聞，斷不肯意存粉

飾也。

答署潼關司馬鍾明府書

頃展惠函，示及棠蓋平糶情形，已將極次貧民户口查清，並籌計倉糧，於存三糶七定例外，請再動豌豆千五百石，以資接濟，即日可以開廠設糶，仿照成法舉行，並議將糶存之價發商生息，以資買補等節，均爲周妥，足慰系懷。至接濟極貧户口，先由尊處捐廉倡率，勸捐紳富，量出錢米，各保各屯。如本屯均係貧窮，即勸鄰屯兼濟。選舉紳耆紀載捐數，以備請奬，並行榜示鄉民，俾受者感惠，予者見德。此皆原議通行之法，惟祈切實爲之，仍由閣下隨時留心詳察，自可風清弊絶，實惠及民也。

跋岳忠武王墨蹟

□□□□□道，[1]□□雙拂□歸草。[2]油壁車輕□犢死，[3]流蘇帳曉春雞報。[4]籠中嬌鳥暝猶睡，[5]簾外落花開不掃。[6]衰桃一樹開前池，[7]似惜容顔鏡中老。[8]飛

[1] 此爲照録岳忠武王（飛）書唐温庭筠《春曉曲》，墨蹟漫漶。原詩爲「家臨長信往來道」，見《全唐詩》卷五七七。
[2] 此句《全唐詩》作「乳燕雙雙拂烟草」。
[3] 「□」，《全唐詩》作「金」；「死」，《全唐詩》作「肥」。
[4] 「報」，《全唐詩》作「早」。
[5] 「暝」，《全唐詩》作「曖」。
[6] 「開」，《全唐詩》作「閑」。
[7] 「開」，《全唐詩》作「近」。
[8] 「容」，《全唐詩》作「紅」。

此蹟與湯陰石刻《滿江紅》詞、送張紫岩詩、通判學士等三札，筆勢俱略相類。觀其瀟灑生動，翰逸神超，想見王之英靈昭鑠寰寓，七百年來，猶凜凜有生氣，不第於點畫分布間求之也。憶徐官武林時，修王祠墓，因得觀思陵手勅。不獨書法超妙，而勅中「練兵恢復，盡孝於忠」數語，豈非大哉王言！何以墨瀋未乾，金牌踵至，撫遺蹟者莫不太息痛恨。而王之手書，獨使千百世下起敬起慕。烏虖！君臣之不可同日語也如此，豈不以其人哉！翠庭珍藏此幀，幸勿以尋常翰墨翫之也。

跋東坡書歸去來辭前後赤壁賦小楷石刻後

此坡公四十九歲書也。公在黃已歷再閏，郡人潘邠老及弟大觀，皆以詩知名，久從公游。是年四月，公移汝州，即以所居雪堂畀之，曾不靳惜，況礱石求書，有不欣然應之者哉。楷法奄有《黃庭內景》筆意，終二千字無一懈處。又九宮排比勻整，而字勢乃綽然有餘，視《汝州謝表》，尤得靈和之趣。公自云「遲余行數日」，殆有徇知欲書之合，而無心遽體留之乖者歟。

跋趙文敏十札真蹟

民瞻石氏名巖，京口人，隸書學韓擇木，能畫山水人物花竹，與子昂有親，常館其家。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子昂書嵇侍中廟額。是夜民瞻在館中，夢一丈夫，晉衣冠，流血被面，謂民瞻曰：「我嵇某也，今日趙公爲我書額，當謝之，煩爲致辭。」民瞻覺，猶汗流。見《研北雜志》。審此，則子昂書誠

可通神，而民瞻與子昂若非至交，神亦不於其身示夢也。翰墨緣即香火緣，幽明之道不隔如是。

此札與民瞻者九，與仁卿者一。王氏謂十札皆與民瞻，誤也。仁卿乃民瞻所親，官爲學士。子昂與民瞻札，由仁卿致者一，屬邀仁卿者一，附問者二，當亦一時名流，惜未詳其氏貫，存以俟考。

前數札月日字不知被何人點筆，諦視畫中，皆有墨污。然鼠跡床塵，尚未甚礙。至第九札四行殘損處，竟將「履」字妄改爲「腹」，有鳥焉成馬之歎。昨取王氏墨刻校之，亦復如是，則知點竄在王氏前。陳拾遺云：「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安得郢人運斤盡堊而鼻不傷耶？

王氏拓本第九札十一行訛「數」爲「如」，蓋墨本損上兩點故耳，似宜訂正。

第四札「動」字、第七札「完」字，皆由它字改成，非後人點竄。又第七札封面有「七月廿七日」小字，當是民瞻記札到之日，蓋札尾題「七月六日」，是寄書之時，由杭至京口，故須兼旬始達也。

跋鮮于太常草書長卷

昔人謂元代書家趙、鄧皆不用渴筆，故當時獨推困學草書，得顛、素髓。然但執一說，以爲軒輊，則如明代之龍蛇體，往往墮入惡道，若令顛、素見之，當爲噴飯。豈以能用渴筆便許入室耶？使轉從心，變化在手，雖酒酣驁放，無不可者。以此言困學書，庶幾似之。又世傳其適野，見二人輓車行泥淖中，書遂大進，此亦容或有之。今夏京師多雨，余終日驅車泥淖中，於書獨無纖

毫之悟，抑又何耶？ 澥山前輩以書家藏名蹟，所悟爲不少矣，其許爲阿蒙指迷否？

跋沈石田山水卷

評明畫者，有麄文細沈之目，蓋以後人贋託石田，每以粗枝大葉貌爲蒼老，其工細之作轉非效顰者所能。要之，石翁意趣縱横，豈可貌似？ 徒以麄細區之，抑末矣。覺莽太守珍藏此卷，其工細，誠堪寓賞，惟成化無辛酉年，不解何以誤題，尚須徐察耳。

跋朱竹垞先生手稿後

歐陽公云：「賢傑之士，殘篇斷稿，爲世寶貴。」以竹垞先生之手筆，而勺園太史又其鄉後起之彦，曾輯《曝書亭外集》，梓以行世。是有文字香火緣者，宜乎賸楮零墨靡不什襲珍弆之也。此卷手稿五通，《曝書亭集》中載其四，語句亦微有異同。《長安圖志序》既改爲書後，集中仍以序著録，可見別稿尚有改竄。先輩修詞不苟，雖一題目一字句，猶不憚反覆推詳，至於數易，其矜慎如是。《河上集序》一首，著於外集，以其年考之，則先生七十八歲所作，此人書俱老時也。合之諸篇筆勢，似亦皆一時之書，其氣韻渾雅出於天然，殆東坡評《争坐帖》所謂「瓦注果勝於金注」者耶！

跋劉文清手札後

松雪謂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余於此卷亦云。少甫廣文以札中有卻金

語，日庋案頭臨摹，必有得於學書之外者。味其言，亦可以覘所守矣。

跋手拓聖教序帖贈楊誠村

誠村通侯書法，規撫聖教，深得三昧。其所藏聖教帖必多佳本，此拓曷足持贈？顧余昔在西安，嘗手親氈蠟之役，所用紙筆差異時拓，安知傳之數百年後，不以此爲希有之佳本乎？ 故題以贈通侯，聊備棐几間一種賸本，且於臨池時對此狂言，或博一軒渠耳。

跋成親王畫册

古書家多善畫，蓋書不獨有筆法，且有墨法。筆法尚有口講指畫，墨法則非畫理精熟不能識此妙也。海岳、鷗波書中皆有畫，雲林、石田畫中皆有書，即文、董亦然。此非多觀墨蹟，難與推闡三昧耳。因題成邸畫册，偶論及之。

跋項孔彰畫册

世傳有餉酒於孔彰者，越數日索其罈，已爲游兵所擊。孔彰隨畫一空罈償之，中作桃柳兩三枝，或斜倚，或倒垂，婉約妍秀，其風趣如此。此册山水，尤其刻意之作，固欲與宋人戰勝。要其秀骨天成，亦時露寫生之趣耳。

跋沈毅齋墨蹟

江左先輩能作歐柳碑板書者，康熙朝

推汪退谷、王竹雲二先生，乾隆時則寫十三經之拙老人與毅齋先生其最著也。或謂學唐書者，專從事於間架分布之間，魏晉風流去之彌遠，能真而不能草，宜碑板而不宜翰札，此言誠然。然初學臨摹，輒舍唐人矩範而躐等於鍾、張、羲、獻，是猶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卧必矣。杖生少尹以毅齋先生石刻見贈，復出墨蹟屬跋。喜其善守家學，因與談及學書門徑，而即題之如石。先生可作，或以爲知言也。道光丁亥小春二日書於西安藩廨。

又代跋沈毅齋墨蹟

關中石墨所萃，余以公暇訪碑，坐卧其下，幾於手指欲癢，蓋臨池之興，每以有觸而動耳。然山谷不云乎：右軍帖百，不若大令蹟一。唐人之蹟，今不見見。善學唐人者，以其蹟與唐碑相觸發，亦庶乎安絃之於操縵也。毅齋先生書深得唐法，今手蹟亦不多見。文生杕生少尹既以石刻見贈，並出手書一册屬題。賞翫累旬，恍悟唐人蹊徑。昔余嘗從先生從孫師游，雖豪翰未工，而淵源可溯，竊嚮往之。想其槖筆詞垣，心正筆正，固未易操觚求似。要以得窺前輩風流，且因以仿佛唐人軌範，謂非余生之至幸也耶？道光辛卯清和上浣襄平後學徐錕謹跋。

跋張文敏自書山雞舞鏡詩册

公論書云：「通靈必與沈著並到，偏至之詣，古人弗貴。」蓋其生平於書，巧力兼擅，此言自道其實，正與坡公端莊流麗二語

如契斯印。兹册作於繫中，詩意自有所托，而下筆精采奕奕，即其胸次可想。詩舲農部爲公從裔，能以詞翰世其業，吾師董文恭公贈以此册，其期許深矣。道園藏雍公《蚊賦》，世守勿失，又誰能巧偷豪奪之哉！

跋徐定齋相國元文述歸賦墨跡手卷

右崑山徐定齋相公所書《述歸賦》手稿，康熙間宿儒名德皆有題跋，於公之行誼志節推闡慨慕，誠足動學者之感喟矣。則徐後公百四十年，何詞費爲？ 然於公立朝忠讜之概，竊有得諸國史及志乘所述者。不揆闇陋，摭而録之，使讀斯賦者，知取忌之由，以公直非以私曲，或亦九原所不唾棄乎！

公爲國子祭酒，謂養士莫大於大學，極陳納粟之弊，請仍順治間舊制，於郡邑各庠選文行兼優者及每科鄉試副榜送監肄業，下部議行。在監四年，學規肅然。直經筵，進講敷陳，獨切於時事。尋奉命監修文史，薦明給事中李清、耆儒黄宗羲二人宜延致訪問，或老疾不能就道，令有司録所著書上史館。又薦曾舉博學鴻詞未赴試之曹溶、汪懋麟、黄虞稷、姜宸英共襄編纂。迨爲左都御史，疏言閩粵兩藩雖翦除，而平時占奪民利，干紀害政，如鹽埠、牙行、市舶、漁課、渡税諸類，恐有司因襲，民困難甦，請飭嚴革。吴三桂荼毒滇民，横征苛斂，藩莊藩田，責民輸租，加舊額十餘倍，廣設礦廠，擅銅鉛之利，宜即除之。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畝，部議凡察者録牧令功，❶於是州

❶ 「者」，原重文，據文義删。

縣捏報，大爲民害。公力陳其弊，請重治欺罔者罪，❶其風始息。又條列督撫不職四弊，劾福建總督姚啓聖、浙江都統高國相，得旨察審。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匿匪人，請自勾攝。公不可，曰必不得已，亦當會督撫。上然之。時捐納漸廣，公再疏争之。有筆帖式三千人求開例捐爲州縣，公力阻而罷。又言滿漢官員丁憂者，宜無分內外，一體守制二十七月，外官不許候代治事。又請申居喪作樂、嫁娶筵宴之禁，御史蕭鴻鳳居喪挾妓，劾罷之。凡此皆載國史及方志者。而秀水朱先生跋云：「壬戌歲有事蒐，彝尊侍班乾清門，鹵簿已集闕下，公率滿漢御史三十員進諫。天子温言諭曰：方春省耕，不旬日回，非游獵也。公薨後，彝尊以告喆弟尚書，尚書不知。」烏虖！此事爲朱先生所親見，而公並不以語其骨肉，大臣心跡如是，可不以補史乘之闕乎哉！公拜文華殿大學士甫一年，兩江總督傅臘塔劾其兄弟鄉里事。公上疏申辦，遂求罷，以原官致仕。舟過臨清，搉關者登舟而大索，惟圖書萬卷、光禄饌金三百耳。抵家猶詗察不已，兹賦所以作也。

嗟夫！立郅隆之朝，居台輔之位，而直言正色，猶不能容於同列，屢遘危機，賴至聖始終保全，得以易簀於牖下，亦可悲矣！吾友見津張君持此卷索題，遂以所見聞者綴於紙尾，蓋亦不勝盱衡之感云。

跋陳登之排次玉方師遺蹟卷後

吾師書李翁壽序時，徐與登之皆侍側。

❶「罔」，原作「岡」，據文義改。

登之集爲此卷，師笑而頷之。徐戲謂登之：此後頻年掇拾，可積鉅弓累百，勿吝分惠也。越兩年，徐備兵武林，而師易簀於西湖邸舍，自是與登之一慟而別，無幾相見矣。憶師在日，每喜與徐論書，謂其會心不遠。時都下趨鐵限者踵相接，紙絹盈數屋，而徐有求，必先予之。然轉侍請業之日長，所求者皆爲人而非自爲。詎知尺波電謝，已隔人天。今篋中僅藏「過眼雲烟」四字額，❶及便面兩幅、楹帖十六字已耳。廣陵散絶，不可再得，始悔當時過於恃愛，荏苒蹉跎，不逮登之用心之勤且篤。因悟凡事之若可恃而不可恃，以爲易則難將至者，率類此也。十餘年來，與登之展此卷，輒泫然欲涕。登之囑跋其後，屢爲閣筆。今適與登之同官吳中，取而覆觀，則題詠殆遍，且皆佳妙，安用徐更爲詞費？然哲人梁木之感，有非他人所同者，終不可以無言也。因取登之所輯者，重次其半爲贊，凡百十有二字。登之見之，得毋嗤爲效顰否？

贊曰：西江哲人，以書壽世。其文炳也，中外瞻拜。前者登龍，撰杖東第。書家堂室，洞見其大。天花三管，雲錦十賫。鷗波垂露，魚笏布地。道山何高，鸞翔天際。官維御史，年纔中歲。英英登之，世德是嗣。臚敘遺書，廣彰盛製。言周理匝，行聯部次。恩門茂葉，有子紹系。源知經曲，函啓正隸。嘉慶道光，文同政備。

跋劉葦間廉訪大懿墨跡手卷

嘉慶戊寅、己卯間，先生由外臺入爲京

❶「今」，原作「令」，據文義改。

朝官，與則徐昕夕過從，往來書問必以精楷。自言性喜作書，外任二十餘年，勘治文牘，書學日退。今無簿書之累，正以臨池爲樂也。此卷又後數年在杭城所書，時屆古稀，而神聚天全，由於所蘊者厚，且以名賢言行爲式穀之貽，宜纘承之，未有艾耳。則徐亦喜學書，而二十年來荒落滋甚，每憶先生前者之語，不勝憮然。

跋吴玉松書册後

玉翁前輩以甲午秋，由虎邱移居蘇城之因果巷，自是過從較密，翰牘往還，亦無虛月。翁年九十，而神明强固，爲後進中年之所不逮。燈下作蠅頭書，累紙不輟，勁秀朗潤，幾莫知爲老翁筆也。尺牘多古淡之趣，時復雜以諧謔，而皆可發人感悟。詩則長篇短句，無不援筆立就，清雋超越，尋味彌永。慧業如是，老福如是，蓋天授也。兹彙年來所貽詞翰，裝成兩册，以爲珍翫。此後年增一册，更二三十年裒爲鉅弓，當於耆英會上添一大觀也。道光丙申四月三日，裝於吴門節署之小滄浪館并識。

跋顧南雅手札

滇中人士於南雅先生無不尸而祝之者。今觀此册，知與栯堂學士相契尤篤，此固道誼之合，非僅以一家沆瀣爲香火緣也。其論述學政事至詳，而大恉總爲朝廷多儲有用之才，不徒以校文譚藝爲盡職，如此乃不負國家設立學臣之意。學士屢握文柄，所造甚衆，蓋薪傳有素矣。余亦藏先生尺牘數十事，多言時務，昨甫摹泐入石，當於

氊蠟後寄奉學士共賞之。

跋胡竹邨培翬之祖樸齋先生傳後

漢經師各以家法教授，故夏侯、歐陽、大小戴之學，皆代爲師承。近人以經術世其家者，秦郵王氏外尠聞焉。今讀樸齋先生傳，乃知竹邨之擘經述古，波瀾莫二，覽之令人增傳薪之重，豈直抒抱研之悲云爾哉。

何書田家乘跋

《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今之求醫者，非不願擇此也，擇之則無醫。夫三世猶難擇，況數十世乎，況數十世之皆儒而醫者乎？誠有之，其必大異於今之所謂醫也諒矣。何氏自宋以來，以醫世其家，而歷世所傳之人，實皆不僅以醫著。政惟不僅以醫著，乃能世其家而慎斯術，而大濟於世，故稱世濟堂何氏。余識書田明經，且服其藥，譬之似於阿，然如斯册所録銘表傳讚之文，詎一時一人之私言乎哉？《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莫大於活人，而何氏積以二十世之久，子孫將恢厥緒，策名清時，蘇疲氓而躋仁壽，此物此志也。於戲！必如是乃可言醫，今之醫又何爲而紛紛也哉！

爲梁茝隣方伯跋庚午雅集圖後

圖作於嘉慶十有五年，是時茝隣先生以儀部主事家居，既開藤花館，倡結詩榭，復與圖中十三人爲文酒之會，因仿《西園雅

集圖》而爲之記。則徐雖不與於會，然圖中人皆吾所交，未嘗不樂與數晨夕也。其次年，則徐官翰林，又三年而先生還朝，自是内襄樞機，外陟岳牧。繇今以溯作圖之年，蓋二十寒暑矣。歲月不居，良會難再，十三人中今僅存其四。南皮昔游之感，黄公酒罏之悲，舊雨晨星，可勝慨哉！圖舊藏葉小庚司馬篋中，己丑冬，小庚回閩，道經吴下，先生鍾情朋舊，取而重摹之。明年四月則徐過蘇，出以相示，且囑題額，因識其緣起如右。

噫！先生敭歷中外，交滿四海，而於里中觴詠之侣，雖死生契闊，猶復惓惓若此，所謂久要不忘者，先生有焉，而況於立朝事君之大者哉！道光庚寅浴佛後一日，館後學林則徐識於毘陵舟中。

辭兩淮鹽政呈

具呈原任江蘇按察使林則徐，爲恭謝天恩，並瀝陳服制未滿及患病未痊實情，仰求轉奏，懇請另行簡放事：

竊則徐在籍守制，於本年五月初十日奉到閩浙總督部堂孫、福建巡撫部院韓公文，内開：「准吏部咨，道光六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諭：『現届兩淮鹽政更换之期，着林則徐以三品卿銜署理兩淮鹽政。曾燠俟林則徐到任交代後再行來京。欽此。』」

伏念則徐才識闇陋，荷蒙皇上豢養生成，由編修用至臬司，未効涓埃，刻深悚懼。道光四年八月丁母憂，回籍守制。五年二月，以南河高家堰要工，欽奉諭旨派令督催，遵即馳赴工次，催辦竣事。嗣因染患瘧

疾，經兩江總督琦奏蒙恩准回籍調理，並即終制。茲蒙恩命，以三品卿銜署理兩淮鹽政。則徐自顧何人，得蒙格外鴻施，畀茲重任，且於未經起復之際，特沛恩綸，尤爲夢想所不到，雖捐縻頂踵，無以仰答高深。惟念則徐居憂未屆再期，前此奉旨催辦河工，幸准呈明以素服從事。此次署理鹽政，係有職任，非催工可比。若不易服，則與官常儀注不符；若遽易服，更與守制定期相悖。且因病瘧日久，身體軟弱，不克支持，一時實難就道。而鹽政責任重大，現屆更換之期，若延緩誤公，益滋咎戾。再四思維，不得不據實呈明。伏乞大人據情代奏，仰懇皇上天恩，將兩淮鹽政另賜簡放，以重職守。容俟則徐服滿之後，病體見痊，即照例起復進京，泥首宫門，求賞差使，以期勉竭駑駘，仰酬高厚鴻慈於萬一。

所有則徐感悚下忱，謹據實具呈，伏祈大人察核轉奏，不勝翹竚之至。切呈。

查勘回疆地畝奉旨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謝恩呈

爲懇祈代奏恭謝天恩事：

竊蒙宫保將軍行知：「欽奉上諭：『林則徐著飭令回京，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補。欽此。』」林則徐跪聆之下，伏地碰頭，感激悚惶，莫能言狀。

伏念林則徐身獲重咎，愧懼交深，幸荷聖主鴻慈，發往伊犁，予以自新之路，雖開懇稍圖自効，而辦理猶恐未周。自去冬至今，迭蒙派赴新疆各城，勘查地畝，更恐未臻妥協，兢惕時形。茲於九十月全局將完，特荷回京之恩諭，且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尤

叨破格之慈施。迴思在戍三年，望闕難名其依戀；何意蒙恩再造，入關仍厠夫班聯。感非止於生還，幸更逾於夢想。容將哈密地畝查勘事竣，遵旨起身回京。

所有感悚下忱，謹先具呈，懇祈代奏，叩謝天恩，不勝翹佇之至。謹呈。

關防告示

爲關防詐僞事：

照得本司起家儒素，通籍詞垣，由侍御而陟監司，歷廉防而開藩翰。典試於西江、南詔，又校禮闈；臨民於兩浙、三吳，旋移秦隴。兹復仰膺恩命，承乏楚邦，任恐難勝，而志惟求慊，才雖未逮，而守必不渝。是以隨事親裁，無一端之假手；奉公潔己，恒五夜以捫心。❶ 惟楚省爲水陸通衢，商民雲集，恐有招摇撞騙情事，除嚴密查拏外，合亟臚列條欵，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各屬士商軍民人等知悉：如有各種情弊，許即赴司首告，或就近禀報地方官拏究，以憑懲辦。倘知情容隱，或朋比爲奸，察出一併重辦。各宜懔遵，毋貽後悔！特示。

一、本司於所屬官員升調署補差委等事，應挨次者，循照舊章。應酌揀者，秉公親決，一面詳請憲示，一面掛牌示知，斷不聽昏夜之營求，任吏胥之高下。倘有詭稱與本司親朋故舊，可代關説，以及丁胥人等向外招摇，混稱打點照應者，無論事體大小，犯必立懲。有能指首到官者，所首得實，定加重賞。

一、本司接收呈詞，俱由内署批示。即各屬

❶「捫」，原作「摸」，據文稿改。

詳稟，事關要件，亦不由房擬批。如有包訟之徒，串通吏胥商買批語者，旁人查得實據，許其首告到司，立即究辦，決不庇護。至上控案件，除府州縣批語堂斷應准抄粘外，其有抄録屬詳者，該民人何由得見？顯係奸胥賣給，本司必根究其人，照招摇撞騙例懲辦。各屬衙門務皆一體嚴究，不可徇縱。

一、各屬解司銀兩，先將起解欵目、銀數、日期，由馬遞具稟。其司頒連批，隨銀投繳。除收庫之後，將連批送院驗截，同照票庫收一併印發外，一面先將兑收緣由，札行該屬知照。倘有狡猾銀匠，串通奸胥舞弊，無難覺察懲辦，切勿以身試法。

一、捐監具呈上兑，均由内署按卯按名，層層稽核。除印發實收仍照例另换部照外，先於收卯之後填榜示知。如有假捏情弊，無難水落石出，切勿受人愚弄。

一、本司署内丁胥差役，概不濫予差遣。倘有僞稱奉差密訪，恐嚇所在官司，並濫借驛馬需索飯食者，各屬有所見聞，立即拏究，不可容隱干咎。若嚇詐平民，藉端滋擾，一經首告，或被訪聞，尤必儘法嚴辦，決不姑貸。

一、漢口爲貿易馬頭，流寓人多，易滋詐僞。本司於鹽商鹺館，斷不薦人，更無代人託銷貨物、勸幫銀錢之事。兹已垂諸令甲，豈肯自食其言。如有僞投名帖書函者，該商立即送究。倘敢將用印官封改移影射，尤必照例嚴辦，以示懲儆。

一、本司署中食用，一切俱照時價發買，不使絲毫短欠。如有影射擾累者，許該鋪户指名稟究。

以上各條，祇舉其顯而易見者，此外詐僞之弊，悉數難終。本司深恐耳目未周，失於覺察，凡在所屬，務體本司不自欺罔之心，不肯迴護之見，隨時隨事，杜漸防微，庶幾弊絶風清，令行政肅，是所厚望焉。

密訪漢口一帶匪徒飭漢陽縣照單嚴拏札

爲訪拏事：

照得漢口一帶，商賈輻輳，人烟稠密，每有匪徒開局窩賭，搭臺訛詐，大爲地方之害，亟令查拏懲辦，以儆匪類而靖閭閻。茲訪得各犯姓名住址，合即粘單札飭密拏。札到，該縣立即查照單開姓名住址，選派妥幹差役，同時分赴該轄各地方，協同地保，將各犯嚴拏務獲，由縣先行訊究録供，稟覆核辦。倘差保查拏不力，甚至狥私賣放，本司隨時訪察，斷無不知，定即提轅嚴究，加倍懲辦，該縣亦大干未便。凛切，速速。特札。

定期放告頒發狀式告示

爲特頒狀式以杜架聳而清訟源事：

照得下車伊始，應即示期放告，現定於本月□□日在二門親收呈詞。但恐健訟之徒砌詞妄告，特頒簡明狀式，以儆刁頑。

古者金矢聽辭，原許下情上達。近因訟師播弄，動輒揑架大題，告一人而羅織多人，告一事而牽連數事。非夾行密字，即累紙粘單。或加人惡名，或詆人閨閫，或避審而瞞情越訴，或畏罪而婦女出頭。田土未明，動稱糾黨搶割；山場互控，混指毁墳滅尸。甚至已駁之詞，匿批重控；審結之案，

翻舊爲新。種種譸張，難以枚舉。在訟棍姦喫牟利，❶只圖骩准一時，而代書兜攬得錢，遂亦混行加戳。卒之審虚反坐，拖累無辜，而喫訟之人轉得逍遥事外，實堪痛恨！

本司憫愚民之被騙，期塵牘之就清，欲端風俗而正人心，先禁刁喫以全善類。經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本司所頒狀式，只許據事直書，每狀不得過一百數十字，凡愚民略知文義，即能照式書寫。其中縱有委瑣情節，儘可於投審時當堂供明，何得以一面之辭，嘵嘵置喙耶？如此删繁就簡，即有狡猾訟師，亦無所施其伎倆。於民既便，官又不煩，於澄清訟源之道，良有裨益。倘違式妄具白呈，不加代書戳記，於不放告日期，以並非迫不及待之情，❷攔輿混瀆，除不准外，定發首領官責戒。若代書於違式之呈，混加戳記，尤必從重責革不貸。特示。

由襄陽赴省傳牌

爲傳知事：

照得本司自京來楚，現已行抵襄陽，由水路赴省。所僱船隻，係照民價自行給發，不許沿途支付水脚，亦無須添篙帮縴。行李僕從，俱係隨身，並無前站及後路分路行走之人。伙食一切，亦已自行買備，沿途無須致送下程酒席等物。所屬官員，衹在本境馬頭接見，毋庸遠迎。爲此，牌仰沿途經過各站遵照。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脚站規及一切供應者，該地方官立即嚴拏懲辦，

❶「利」，原脱，據文稿補。

❷「以」，原脱，據文稿補。

不得稍有徇縱。切切。須至傳知者。

勸諭捐賑告示

爲剴切勸諭勉力捐賑以軫灾黎而保富民事：

照得上年蘇屬被灾之重，爲歷來所未有。幸蒙皇恩浩蕩，撫卹賑濟，不惜萬萬帑金，而又免關税而通商，發倉儲以平糶，凡爲饑民口食計者，至悉至周。故得安集灾黎，以至今日。惟現距麥秋尚遠，嗷嗷待哺之衆何以自存？是以督撫憲暨司道府縣捐廉助賑，並於各屬設局勸捐，此固所以恤貧，然正所以保富也。

夫天下未有萬人忍饑，肯聽一家之獨飽者，况同居鄉井，目擊瘡痍，但有人心，何忍坐視。乃近聞江、震兩邑，業田甚多之户，相率阻捐，❶勸導者目以勒派之名，訐訟者酬其慳吝之計。似此不講情理，不顧利害，真所謂爲富不仁者矣。試思國家遇此灾荒，於賑恤窮民之外，並爲爾等業户捐租除税，爾等現田雖遇歉收，而舊穀倍爲得價。但使捐其什一，便已全活多人，既積陰功，復得名譽，又何憚而不爲乎？且官員皆捐，而紳户不捐，試問何以對長上？各縣皆捐，而此縣不捐，試問何以對鄰封？况如嘉定、寶山二縣紳民，請將例賑亦歸義賑捐放，不敢上費帑金，何等急公！何等好義！爾等縱不能盡行仿效，亦應稍存任卹之心。乃祗此助賑一舉，尚復如是爲難，彼此相形，能無增愧耶？夫樂善好施之人，朝廷有獎賞，里黨有稱頌，子孫有福報，

❶「捐」，原作「勸」，據文稿改。

不但不損其富，且必明去暗來；而慳吝之人，有消亡於轉瞬者，此亦天道之好還。凡在有餘之家，宜知自悟，若動輒藉口苛派，以爲此言一出，便可免捐，獨不念此數十萬饑餓餘生，將何術以處之哉！ 夫勸捐一事，原因未捐而勸之捐，又因捐少而勸之多，❶醇良者固不失爲樂輸，刁健者即可目爲苛派，事關拯救民命，安能盡避此名？爲董事者，但當秉公勸募，不狥私情，實用實銷，一錢不苟。散賑時按圖貼榜，俾口錢錢數，人人共知。事竣後刊輯成書，俾捐項賑項，絲絲入扣。一切飯食浮費，不使任意開銷。則此心坦然無私，便可以質災黎而對捐户。至於以勸爲勒，正所謂何患無辭，不過希圖撤局停捐，擁一己之厚資，而聽萬人之餓殍已耳。

夫辨災之有勸捐，自古而然。即古時豈無一二狡猾吝嗇之徒，妄肆訾議，而前賢不廢斯舉者，誠以捐賑則災民得生，即使殷户稍損家資，究易培補，停捐則於殷户誠便，而災民望賑不遂，即殷户豈能獨全？本司統轄各屬地方，殷户與災民皆吾赤子，豈有二視之理。特以事勢宜權緩急，損益宜計重輕，欲救溺而拯饑，惟裒多而益寡。凡此千言苦口，罔非一片婆心，爾等具有性情，見此亦當感動。即或家道素不甚豐，而田産現存者，總宜各自勉力，以成善舉。如能捐輸踴躍，當按數之多寡，將捐户姓名詳請議敘。若假一二訟師之技，架詞挾制，在本司惟有不惑不懼，恐爾等亦未必得計，後悔之日正長也！ 已捐者速交，未捐者速

❶「原因未捐而勸之捐，又因捐少而勸之多」，原本上「捐」字與下「勸」字誤倒，今據文義改正。

捐，各宜凜遵，毋稍觀望。特示。

禁止貧民藉荒滋擾告示

爲嚴禁各屬貧民藉荒滋擾事：

照得上年被災之重，民情之苦，爲數十年來所未有。朝廷爲爾發賑，官府爲爾辦荒，紳富爲爾捐資，無非憐憫爾等之饑寒，保全爾等之性命，要使爾等安静度日，以待年穀成熟，共享太平，不使流爲匪類，陷於刑辟。爾等具有人心，當知感恩，當知畏法，庶不失爲良民。且現在青苗在地，天氣晴和，春花已卜豐成，轉眼便將收割。而各屬加賑捐賑，陸續散放，官倉義倉，次第平糶。凡爲爾等口食計者，亦可謂至詳且盡矣。乃近日聞有無賴之徒，結隊成群，沿門索討，或名爲坐販，或號曰併家。似此擾累善良，藉强滋事，豈可一日姑容？在爾等所恃以無恐者，約有數端：一則恃災，再則恃衆，三則恃老幼，四則恃婦女。以爲扶攜家口，勾結流丐，隨處可以横行。不知國有典刑，不因災荒而廢法；獄無枉縱，亦分首從以嚴懲。爾等饑寒，本屬可憐，但一犯法，則不可憐而可惡矣！爾等性命，本屬可矜，但一滋事，則不可矜而可恨矣！惟其憐爾矜爾，故百計以求其生，至於惡爾恨爾，則五刑皆可致之死。夫爾等固貧民耳，不能胥匡以生，而反置之於死，本司等亦何忍言。然法之所在，不容姑恕，爾等自犯於法，即其自陷於死，言之可爲痛心，聞者能無畏懼乎？

除分飭嚴拿懲辦外，合亟剴切曉禁。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各宜安静守分，以待春熟。不可騷擾大户，吵鬧店鋪；不

可隨從流匪，輕去本鄉。本司等現已札行各州縣，見有成群結隊匪徒，立將爲首勾結之犯，先插耳箭游示通衢，再行按律懲辦，餘人分別枷責驅逐。其情形兇横者，加重究治，以靖地方。此乃執法鋤强，威克厥愛，亦與救荒勸賑同一婆心。本司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各宜凛遵，毋貽後悔。特示。

通飭交代札

爲通飭遵照事：

照得各州縣錢糧交代，例應依限盤收，結報清楚。如前任官實有虧缺不清，應於限内指款揭請參追。逾限不報，即係易結不結，前後任均干參處，例議綦嚴。乃蘇省各屬交代，往往延至例限將逾，率憑監盤説合擔認，私議流攤，以墊抵交，而其所墊之款，半屬虚懸無著。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實堪憤恨！試思一經結報清楚，總惟最後出結之員是問。若竟説合擔認，私議流攤，在本員扶同徇隱，已干參究，況公然詳明立案，成何政體！且現閲各屬來詳，動稱某管應否接收，某款應否准抵，❶請示到司，尤堪詫異。查款項應抵不應抵，原憑接任之員按款酌核，而監盤委員亦當秉公核算，執中定議。即因款目糾纏，前後任各執一説，亦應就近禀請本府持平裁斷，何得以應否接收等詞，動輒請示到司，轉自置身事外。站脚取巧，莫此爲甚！現當清釐倉庫，以交代爲盤查，有虧即應據實揭參，無虧即應依限結報，不得仍沿舊習，致干功令。

❶「抵」，原作「底」，據文稿改。

合亟通札飭遵。札到，該某立飭即遵照。嗣後凡值交代，前任如有虧款，即於限内據實揭參。如無虧款，迅速依限盤收結報，不得混請擔任，私議流攤。其有交抵款項，實在應抵不應抵，接收之員自當確核斟酌，監盤委員亦當會同秉公核算，不得稍存抑勒，尤不可取巧混詳。

自此次通飭之後，如再有抵墊款項，率以應否按收及分年流攤等詞，混請批示立案，除嚴行批駁外，定將玩違之員特揭請參。監盤委員扶同取巧，並干參究。凛遵，切切。

通飭各屬命盜各案趕緊審解札

札各府州廳縣知悉：

照得各屬審理一切題咨命、盜、雜案，設立限期，以示案宜速結，毋許逾違，並非未屆例限，即毋庸早辦也。及各州縣因循成習，總俟限期緊迫時，方思勘辦，並以犯病一月爲必應有之事，竟使無犯不病，已屬可笑。且限期既迫，非草率辦詳，情罪未協，即設法加展，拖累無辜。甚至案理辦結，而扣限乖錯，致干處分。此皆因循玩愒之爲害也。獨不思各案真情，總在落膝初供，如果虛衷詳鞫，不予以謀串教唆之隙，何難及早定讞。乃不圖一氣呵成，轉思枝枝節節而爲之。至於犯供油猾，僞妄逾多，而真情十不得一。加以拘泥之州縣，因恐初報情節未協，有干駁飭，往往守候院司批回，始行覆訊招解。而院司之批，逐層行轉，又多稽延時日，以致審限久逾，殊爲通病。

今本司於各屬初報通詳之案，無論飭

訊駁訊，❶俱即批示。❷並於批發該管府州之外，另具印單録批，逕行該州縣遵照，以免稽延。合亟專札通飭。札到，該某即便轉飭所屬遵照。來札嗣後凡有通報一切題咨命、盜、雜案，接奉本司録批行知，務須作速覆訊招解，毋再久延，轉致限期迫緊，設法通融。亦勿以限例尚寬，任意延緩。要知早結一日，少拖一人，皆可省愆寡過，復何憚而不爲乎？各該州縣，應體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之義，上緊審辦，是所厚望焉。特札。

禁止牙行鋪户囤米擡價告示

爲諄勸積米人家乘時出糶，嚴禁牙行鋪户擡價居奇事：

照得上年蘇省雖遭荒歉，而外來客米，已有一百數十萬石之多。本地灾田，又經免完漕米。來多去少，應無短絀之虞。乃近日以來，米價忽又增貴。推原其故，約有二端：在奸牙市儈，以爲徒、陽一帶，煞埧挑河，客販米船，❸未能絡繹前進，遂藉口於米穀不敷，乘機漁利，其故一也。在殷富之人家，以爲二三月間，青黄不接，米穀倍可獲利，此時暫且不糶，以待善價，甚且播散謡言，希冀市價驟長，其故二也。殊不知此等奸計，早在本司意料之中，業已密訪確查，預爲籌計。即如徒、陽運河，現在啓埧，查得埧外米船，不下千號，本司已飛札該處府縣，❹先提米船進埧，不使回空糧船在前

❶「駁訊」，原脱，據文稿補。
❷「批示」，原重文，據文稿删。
❸「販」，原作「賑」，據文稿改。
❹「司」，原作「已」，據文稿改。

攔阻，日内客米必自源源而來。且滸關免稅，直至麥收爲期，外省米船，孰不踴躍争至？而各州縣上年借帑數十萬金，赴各處採買米石，均已存貯在倉，不日皆將發糶。又如常平倉、鹽義倉等項穀石已糶者，復經轆轤買運，未糶者亦著趕緊碾礱。凡此先事預防，米穀足敷接濟，自不致臨時缺乏。彼市儈欲居奇貨，而實無奇貨之可居。殷户欲待倍償，❶而已無倍償之可待。何如乘時出糶，使人已均得其平乎！

查往年豐熟之歲，上等杜米每石不及三千文，今既賣至四千文，獲利已屬甚厚。若再高擡價值，朘削平民，是天理之所不容，即官法之所必及矣。現如楓橋一帶，大小各行，以及齊門之南北馬路橋、石獅涇濱，葑門之盛家帶，胥門外之日暉橋南首，稴米秈米各行户，均經本司等遣人密查，約計存棧米石已在百萬之外，並有存貯道光元、二年陳米，數至累萬者。此外城鄉市鎮鋪户富家，存米更復不少。似此久爲囤積，其意何居？本應封貯到官，押令平糶，緣恐差役藉端擾擾，是以不爲已甚。

自示之後，各宜即時糶賣，以平市價。如再擡價病民，故意囤積，惟有按例嚴辦，以示懲儆。其殷紳富户存積米石，亦須乘時出糶，不容觀望遷延。本司爲軫恤貧民，不憚諄諄勸諭。至於壟斷圖私，狡儈伎倆，不能稍逃洞鑑，勿謂官長之可欺也。各宜凜遵，毋貽後悔。特示。

❶「倍」，原作「賠」，據文義改。

通飭州縣解案章程札

札各府州廳縣知悉：

照得提省委審之案，非奉欽、部要件，即關命、盜重情，例限綦嚴，不容延緩。該州縣奉到司中行提人證之文，自應趕緊提解，以免遲延。乃各屬每每抗不批解，或遲之又久，僅以一兩名搪塞，是以司中不得不委員專差前往守提。該州縣見有員役絡繹而來，舟車薪水，需費孔多，乃始上緊提人。其用札檄行提者，概若罔聞。此豈實心辦公之道？

本司深知司差到處，無不需索於州縣差房，該差不能解囊，仍然取給於原被兩造，餽送之外，且可分潤其餘，甚至索詐無辜，賄脱要証，朋謀串擾，靡惡不爲，此差提之弊也。委員往返守候，沿途水陸已有供應之煩，該州縣適館授餐，應付夫馬盤川，尤爲受累。且有不肖佐雜，詭傳上司口意，騙嚇詐財，稍不遂欲，則又回省時編造詭言，密施暗箭，不特於公無益，更易播弄是非，此委員之弊也。本司既已訪悉情形，❶自當力除積習，是以到任以後，除京控奏案奉院憲指名委員，及實在重大之案臨時酌量委提外，其餘一切案件，概以札檄行提，嚴諭司書不許送差提委提之稿。第恐該州縣官吏視札提爲具文，出一票以了事，書差見本官不爲上緊，即將緊要犯証得錢賣放，轉將無干牽涉之人，提解一二聊以塞責。全不思省中羈犯以待，承審之員及各上司無不竚盼要証解省，質明定讞。至於有人

❶「已」，原作「司」，據文稿改。

解到，仍非必須到案能以質辦空僞之人，以致重案久延，無辜拖累，甚至犯人瘐斃在監，餘人拖斃在寓。興思及此，忍乎否乎？夫州縣有管理刑名詞訟之責，每案到手，其中緊要犯証，核卷便知。果能提解爲期，原不待上司之三令五申，差催絡繹。至於在省審問之後，補提人証，自因訊出別情，不得不行提質對。如果案情已定，誰肯任意株連？

惟是省中委員，亦有疲玩積習。其始未經核案，率聽書吏開單，將牽涉無辜之人全行移提，弊之一也。不就現到之人先審，概以案証未齊爲詞，短少一名，亦必守株靜待，弊之二也。限期已迫，設法補提，以避處分而展例限，其實所提之人仍非要証，弊之三也。凡此弊端，本司皆以盡悉。業經立定章程，責令承審各員，祇許摘提要証，並先就現到之人虛衷訊問，其必有須補提者，須將案中何項情節，應待此人到案方能辨别真僞之處，切實具禀到司，始准飛札行提。如提到仍非要証，案懸莫結，即將委員記過。如此嚴立限制，省中既無濫提，倘尚抗延不解，則該州縣實難辭咎矣。

合亟剴切通飭。札到某，遇有本司行提案件，即飭便查明札内指提之人，勒差按名提齊解省。除往返程途外，總不得過二十日之限。並將全案卷中情節，詳細核明，如有無關緊要，由該州縣取供送核即可辦理，毋須解質者，即由該屬就近傳案，訊取切實供詞，送省核敘，即札内有名，亦可免其解質。若札内雖無其人，而卷中有名，實係緊要証見，不到不能定案者，亦即添傳到案，一併解質。但不可悮會本司之意，將應提者率行寬免，不應提者混行提解，操縱任

私，高下其手。一經察出，定干重咎。至於行提卷宗册籍，一體照此辦理。

該屬務宜痛改從前因循惡習，振刷精神，一經奉文，立即選差幹役，酌給盤費，上緊查提，依限起解。倘有仍蹈故轍，以札題爲泛常，竟不寓目，以致有呼無應，要案遲延，則是不知本司格外體卹之苦心，而甘受差提委提之騷擾，惟有將任催罔應之員，詳請院憲撤回參辦，以儆玩愒。其玩悮差承，亦即鎖提來轅，枷責革究。本司爲清釐案牘，節省拖累起見，不憚諄諄告誡。其各善體此意，實力奉行，慎勿陽奉陰違，自貽伊戚。切速。特札。

通飭各屬選練仵作札

札各屬知悉：

照得各州縣辦理命案，全憑相驗，而相驗得實，全靠仵作。❶蘇省命案繁多，且常有檢骨之案，乃訪查仵作中熟諳者甚少。現在數次開檢，争傳仵作經啓坤前往。以江蘇若大省分，而檢驗專恃一人，已屬可詫。況經啓坤年逾八十，安能久用！亟宜廣爲選募，加意講求，以免臨時缺乏。

查定例：「大縣額應仵作三名，中縣二名，小縣一名。額設之外，再募一二人，令其跟隨學習。每名給發《洗冤録》一部，揀選明白刑書與之講解。如能明白，則從優給賞，倘或講解悖謬，則分別責革。州縣召募非人，懈於查察，以及額缺虛懸，不行募補，俱應查參議處。若州縣不將仵作補足，因而私侵工食銀兩者，革職提問。」立法如

❶「仵」，原作「忤」，據文義改。

此鄭重，可見仵作之關係非淺。何得平時聽其缺額，絶不講求，遇有蒸檢之案，官吏俱皆束手，輒思借才鄰邑，紛紛禀請飭調，殊非慎重人命之道。合行通飭。札到，該某速飭即各州縣將額設仵作募足充數，令其認真學習，挑選諳熟之人，遵照部頒《洗冤録》，將檢骨驗屍之法，詳細講明傳受。該某每月當堂考問數次，如果講解明白，從優奬賞，倘講解錯謬者，初次責罰，二次枷示，三次革役，另行募充。毋得缺額不補，懈於查察，侵蝕工食，致干參處。凡一府所屬有開檢之案，由府傳知鄰近屬縣，派撥仵作兩三名前往學習，庶閲歷多而見識定，不致混行填報，可免檢驗不實之咎。

再州縣爲親民之官，人命至重，凡有檢驗，必須親自動手，細辨屍傷輕重，正兇自無枉縱。若避忌臭穢，遠坐而觀，香烟薰隔，任聽唱報，不復親手捫按，設有弊悮，咎將誰歸？各宜凛遵，毋怠！仍將遵辦緣由禀覆。特札。

清釐福州小西湖界址告示代

爲開濬西湖水利，特行剴切示諭清釐官界事：

照得西北諸山之水匯於西湖，灌溉農田萬數千畝，利至溥也。考之舊誌，湖周圍二十里，歲久淤塞，漸致狹窄。乾隆十四年，前巡撫部院潘修濬案内，勒碑載明湖隄湖面寬長丈尺，至爲詳明。統計爲地七里有餘，僅及舊誌三分之一。迨乾隆五十五年，前爵閣部堂福、前巡撫部院徐復加挑濬，即以所挑之土堆岸爲山，原期久障湖隄，劃清界址。詎沿湖小民，貪圖小利，仍

將岸上積土推入湖中，圍作田園，佔爲己業。既無報墾，並未升科，乃或土豪肆其朋謀，或頑佃巧爲影射。遂致憑高而望，湖身小若溝渠。按籍而稽，水路多成平陸。若不大加挑濬，必至如東、南兩湖全行堙塞。凡西北一帶之田，旱則灌溉無資，澇則宣洩無路，豈非圖小利而忘大害乎？

本部堂院念切民依，不憚設法籌貲爲民興利。茲乘冬令水涸之時，業已召匠疏挑，委員經理。所有沿湖界址，悉依潘前院碑内所載丈尺，逐一清釐。爾等侵佔官地，隱匿田糧，本應按例治罪，姑念非一人一時之事，從寬免其懲究，惟官湖定界，必須按段清還。試思爾等佔一丈之湖，即少一丈之水，不特高田水路被其截斷，而且彼此效尤，蔓延逾廣，即目前所佔之地，亦終成無水枯田。始則利己損人，❶繼且同歸於盡。本部堂院痌瘝在抱，一視同仁，豈忍縱豪右之並兼，而致良農之坐困。即謂窮民無業，迫於饑寒，殊不知全湖挑濬寬深，則採捕之饒，尤足以資生計。本部堂院曾訪之土人，僉稱從前湖寬之時，水中所產，日可值數十金，近因被佔者多，其利始少。是爾等不知權利害之輕重，毋怪乎生計之日絀也。至水中栽種菱角、蘢菜，其值猶微，而壅塞湖心，莫此爲甚。且有偷放湖水以利種菱，而不顧農田之涸者，其居心尤屬可惡！

除俟挑湖工竣，另行勒碑永禁外，合先嚴切曉諭。爲此，示仰沿湖居民人等知悉：此次清釐官界，挑挖湖工，速宜將所佔之地繳出歸官，免干究治。倘敢抗違阻撓，定即執法嚴懲。須知本部堂院一片婆心，

❶「始」，原脱，據文稿補。

興脩水利，原以爲萬民之計，斷不敢顧數户之私。爾等各具天良，咸知畏法，勿謂言之不早也。特示。

重濬福州小西湖禁把持侵扣告示代

爲募夫挑濬西湖，嚴禁把持侵扣事：

照得省會西北附郭民田，全賴西湖蓄水以資灌溉，歲久淤塞，亟宜疏挑。仰蒙各大憲念切民依，趁此冬令水涸之時，興工開濬。事關農田水利，即役使民力，亦屬分所當然。而大憲仰卹閭閻，不忍科派，仍照民間工作給與價值。溯查前撫憲潘挑湖案内，勒碑載明，每土一方給工銀一錢，計其時易錢只在百文以内。今蒙大憲優加體卹，以此次出土比前稍遠，而物力亦視昔較昂，現在每方准給工錢二百四十文，以資力食，較之前次方價，幾及三倍。

又自人夫三十名以上至五十名，准舉夫頭一人管束。其能管夫五十名者，每日給飯錢一百文，少者以次遞減。如夫頭亦能工作，不妨聽其兼工。至給發散夫工值，全不假手吏胥，惟憑紳董按方驗明，發交夫頭轉給。該夫頭既得飯錢，斷不許抽取散夫工值，如敢分文侵扣，許各工在工指控，立予嚴懲。在事之丁役人等，如有需索侵漁，亦許指名禀控，以憑懲辦。

合先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城鄉暨外邑民人知悉：爾等乘此農隙，正可力作謀生，其各鳩集人夫，每五十名推一夫頭，於城内覓一妥實鋪户，出具保結，赴西湖工局報名，聽候派工挑濬。如有刁玩匠頭，膽敢把持阻撓，希圖以一人包攬多工，輾轉盤剥者，本府得有訪聞，定即痛加懲究，斷不姑

貸。爾等務各踴躍從事，毋得觀望挨延。特示。

湖隄砌石種樹禁止掘毁告示代

爲嚴切示禁事：

照得西湖兩岸，現經砌築石隄，並於隄内鋪列官道，以清界址。官道之外，栽植樹木，以護隄岸，期於利益閭閻，永垂久遠。其新種之樹，根株未固，必須力加保護，不得稍任作踐。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附近居民人等知悉：所有沿湖石岸、樹木，均係官物，責成各該園頭、田頭，小心看守，務使石工永臻鞏固，樹木悉就長成。倘敢將樹株妄行刨掘，以及攀折作踐，或折動隄岸官道石塊，一經查出，除痛加懲責，罰令該園主、田主賠償外，並將不行看護之鄉長、鄰保，一併從重懲究，決不姑貸。特示。

敬節堂章程並敘

寡鵠孤鸞，茹辛含苦，仁人君子未有不惻然於心，亟謀所以周恤之也。然而有數難焉：好義者或絀於力，封殖者或悋於施，則集貲難。貲既集矣，而存之非其地，理之非其人，本息交虧，名實相舛，則經久難。擇殷商以存之，舉正人以理之，而又臨之以官長，重之以案牘，宜若可久矣，而吏胥涉手，因而爲奸，政出多門，費且無度，中飽之慾未饜，下究之澤已虚，則除弊難。以此數者牽制之，而向者惻然之心，因是頹然而廢，則又君子仁人之所深慨也。前制府武陵趙公，以恫瘝之心，行慈惠之政，於恤嫠一事尤加意焉。自居鄉以逮歷仕，無不首

倡重貲，成兹善舉。比由吾閩移督滇黔，瀕去猶捐白金千兩，諄屬都人士踵成之。凡我同人，皆有惻然之心者，有其舉之曷敢廢乎？兹已將趙公捐項發商生息，仍分勸諸善士集腋成裘，共襄其美。惟章程宜求周妥，庶可歷久施行。謹議十有八條，臚列如左：

一、捐項應由紳董經收，呈請縣尊發交當商承領，按月納息一分，以充經費。除趙制府倡捐庫紋一千兩，已於五年十一月間發典生息外，此外陸續勸捐，隨題隨交。無論捐銀、捐洋鏹，悉照時價作錢計算，以歸畫一。凡收集捐項數至壹千元以上，即由紳董送縣發交殷商，當官具領，並具互保甘結一紙，照前一分生息。其領狀存縣立案，另具支息簿一本，登載事由，鈐蓋縣印，給付紳董收執，以憑按月自向典鋪值年稅首支取，不必時煩公牘。倘有逾期拖欠，則須呈縣差提。其經費款項仍請由兩首縣具案通詳列憲，以垂久遠。

一、事方創始，經費未充，嫠户孔多，一時難以遍卹。應遵趙制府原議，先儘城内士族人家核實散給，以一百名爲率。蓋地近則耳目易周，額少則冒濫不啓。此外應俟經費饒裕，再議擴充，惟賴好義君子，廣爲佈施，庶長裘廣厦，覆庇無窮，有厚望焉。

一、初次定額一百名。凡嫠婦赴局具報者，須自擇妥當親隣二人出結識認，經紳董司事查無揑冒、實係應卹之户，即於總簿内登載該氏籍貫年歲，並其故夫履歷姓名，以及有無翁姑子女，其現有翁姑子女者，亦以名氏年貌載明，以備稽核。

每户給大摺一本，照總簿内式樣填寫標明每月給錢若干，何日赴局支取，蓋用本局鈐記，經事首紳董閲明畫押，隨付本户收執，以憑按期支錢。如有原摺遺失者，許原保親隣帶領本户親自赴局報明訂失，再具保結，另給支摺。

一、釐婦青燈孤守，自難强其親身赴局支錢，惟人情叵測，恐有不肖之徒偵知本户年有月錢可領，就中漁利，百計盤剥，以致本户所得之錢盡飽若輩之壑。今議每月散給月錢，如本婦青年不出閨門，或素性矜嚴，或病軀委頓，皆未能親身赴局者，許其轉託妥當親隣，帶領本户所生子女，赴局呈摺支取。如無子女之户，各司事分路親至其家門首確查發給。如有錯悞，惟經查司事是問。其本局所發支摺，先於摺内刊明例禁，不准以此項支摺押借錢文。如放債之家擅收支摺，希圖射利，一經查覺，或本户自行到局出首，司事等即代爲追討，支摺給還本户收執。本户自首免究，其放債之人呈官枷責懲治，如係婦人，罪坐夫男。

一、本局所發支摺，先於摺内刊明，若嫠婦病故，其親隣持摺赴局呈報，本局給錢三千文，以助喪具，其摺注銷，以補額外頂補之户，其錢由司事親到該户查明給發。如已故不報，仍行混領，一經察出，追回支摺，不給喪費，併追其故後所領之錢。倘其家擅以該婦所遺支摺賣與別婦承領，即稟官將私賣私買之人從嚴懲治，其所有冒領錢文，全數勒追。

一、嫠婦惟不出閨門，針指度日者，最爲艱苦。其有傭工覓食，奔走營生，諸凡不

遵閨訓者，毋庸濫給。

一、嫠婦無論親子嗣子，總以年及廿歲臘月爲止，收回支摺，注册扣名，以補額外頂補之户。如有數子，從長子科算。其無子者，給予終身。

一、嫠婦之子年已及廿歲以外，業經注册開除，不給月錢，忽而子故，應許親隣帶同本婦赴局呈明，取具甘結，另行給摺支領。如子故另嗣，現年在廿歲外無庸濫給。

一、將來報局嫠婦，須隨報隨查。合例者登時標出，挨次候補；不合例者，登時駁回，不得臨時草率了事。

一、司事應擇公正誠慤四人，由紳董公同聘請。凡章程所載事宜，一一照辦。或有呈官之事，本由司事會同紳董具呈。在司事諸友好義急公，或不屑受勞金，僕從跟隨奔走，以及按月送給各嫠錢文，自應給予飯食。茲照蘇州恒善堂之例，督送之日，各司事管家每日支錢一百四十文，以爲路途供應之費。

一、局中司事諸友，既屬好義以恤貧嫠，自應急公以邀神貺。倘有辦理不善，怠惰廢事，以及侵蝕挪移等弊，衆司事秉公通知紳董公辭，其所虧之項，即著賠補歸款，不得徇庇。

一、每年正月中旬，各司事邀同紳董親身赴局，將上年一切收出帳目眼同核算，繕造清册二本，一交紳董遞閲，一交司事存據。

一、每逢季月望日巳時，各司事邀紳董到局，核對一季帳目，倘有事阻，豫先一日通知，以免各友守候，然不得連次託辭，違者公罰。

一、司事四位中，或有年老精神不及，或有事故不能辦理者，許自薦一人接辦，通知紳董具帖聘請。倘接辦之人經理不善，及侵挪等弊，即著賠補歸款，以昭慎重，仍請紳董公辭，不得徇庇。

一、每年五次核算收出實數，爲時頗久，自難枵腹從事。兹議每次即於經費内酌取少許，備飯二棹，一請各司事，一自用。其跟隨人等，俱不必備，非敢鄙陋，蓋以圖久遠，且杜踵事增華之漸。

一、嫠婦之子年已及冠，例應吊回支摺，注册扣名，以補額外頂補之户，而局中失於扣除，仍行支給者，惟經手司事坐賠，以歸核實。

一、每月所入息錢，應以十之八散給月卹，仍留十之二存貯局櫃，以濟收埋及司事僕從飯食，置買紙筆簿籍京摺等費，應併歸雜費簿内核實支銷。

一、局中應立循環總簿各四本，曰捐項生息簿，曰釐户籍貫簿，曰散給卹錢簿，曰支銷雜費簿。其循簿存局登記，環簿則於月終送交首事紳董遞相傳閲，各於月結之後書某人閲過字樣，仍歸司事收執。如此互相稽核，庶出納益昭慎重，亦免嘖有煩言。

卹嫠一舉，宜辦宜防者多，而可以六事概之：董事司事得人一也，經始寧覈勿濫二也，節省浮費三也，動息不動本四也，不討好不避嫌五也，隨時勸捐以廣卹事六也。此後盡善盡美，可大可久，俱從此推行。

定盦文集

〔清〕龔自珍 撰
李晶 校點

目録

定盦文集補編四……三八一

校點説明

龔自珍，又名易簡、鞏祚，字爾玉、璱人、伯定，號定盦，晚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清著名思想家、文學家。生於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出身官宦之家，爲清代小學大家段玉裁之外孫，父祖輩皆有著述。二十七歲中舉人。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官内閣中書，任國史館校對官。九年中進士。先後任宗人府主事、禮部祠祭司主事、主客司主事等職。十九年辭官南歸。二十一年暴卒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年僅五十。

自珍幼承家學，天才早秀，遍涉小學經史，且以詩詞聞名，外祖父段玉裁稱其「有不可一世之概」（《〈懷人館詞〉序》）。自珍實不以此自限，一生致力於經世之務，追求「更法」，志存改革。中舉赴京后，師從劉逢禄受《春秋》公羊學。其爲文好譏切時弊，「喜發經世之論」，「持論每與當世忤」（張舜徽語，見《清人文集別録》）。當是時，自珍與魏源並稱奇才，名滿天下。

自珍之學，俱見於《定盦文集》及《補編》。其學從文字、訓詁入手，長於金石，著文好用古文奇字，釋文字墨守《説文》。平生詩文甚富，同、光以降，士子爭誦其詩文。經通《公羊》，主張「通經致用」，致力於研究前代及當時典制。尤喜「爲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精熟西北輿地，撰《西域置行省議》、《御試安邊綏遠疏》、《北路安插議》諸文，謀求固守西北；主禁鴉片，鞏固東南海防。總概言之，龔氏頗能開一代風氣之先。後人論其學曰：「清至嘉、道，學凋文敝，索索無生氣。定盦乃崛起於其間，經研《公羊春秋》，史熟西北輿地，文宗諸子，奧博縱橫，變化不可方物。詩亦浸淫六朝而出，清剛雋上，自成家數，晚尤耽心禪悦，游目釋藏，故所作多大徹大悟之言。」（王文濡《〈龔定盦全集類編〉

序》)是謂的評。

自珍生前曾自編詩文集，去世之後，友人曹籀獲龔氏遺文鈔本，請吴煦出資刊刻《定盦文集》，世稱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吴刻本。湯伯述又增補吴本所無者，編定《定盦文集補編》，由朱之榛付梓，世稱朱刻本。朱刻本初刻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二刻重訂本刻於光緒二十八年，後者删去初刻誤重收《文集》之文。後世收集、重印定盦著作者甚夥，如光緒二十三年萬本書堂本（或稱全經閣本）、光緒二十三年寶墨齋本、光緒三十年成都官書局刊本、宣統元年（一九〇九）邃漢齋校訂鉛印本、宣統元年國學扶輪社鉛印本、宣統二年掃葉山房石印本、一九三五年世界書局本、一九三五年萬有文庫本、《四部叢刊》本、《四部備要》本等，皆以同治吴刻本、光緒朱刻本爲基礎，或有增補，或作修訂。

本次校點取《四部叢刊》影印同治七年吴刻本和光緒朱氏二刻重訂本爲底本，有《定盦文集》十三卷（包括文集三卷、續集四卷、補六卷，卷數據《四部叢刊》本内封）、《定盦文集補編》四卷。

因朱氏二刻重訂本後出，萬本書堂本、寶墨齋本、成都官書局本均據朱氏初刻本刊印。宣統元年的邃漢齋本和扶輪社本幾乎同時刊行，所據皆爲吴刻本及朱氏二刻本，並參以前人校本七八種。之後各種版本的《定盦全集》，也多源於邃漢齋本或扶輪社本。但邃漢齋本依文章内容，重新進行了編次，而扶輪社本則是按吴、朱刻本編目，故本次校點選取扶輪社本爲校本。此次所用校本實爲扶輪社宣統二年之重校本。

龔氏文風，「喜爲要眇之思」（梁啟超語，見《清代學術概論》），言辭奇古，頗不易解。標點或有不當，尚祈方家教正。文中所作改動，除異體字及版刻易混字而外，均出校記説明。底本目録與正文不一致者改從正文。

校點者　李　晶

刻定盦文集緣起

《定盦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龔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録得之。初甚秘，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剞劂氏。校讎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譌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鋟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譌而無目人所强争者，固仍之。即明知其必譌，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删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一辭？錢唐吴煦謹識。

定盦文集題辭

士君子負嶔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沈，時執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

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大聖人出，熏沐醲化，翊扶景運，蓄其經術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饜飫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户箸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歗歌於山巔水涯之側，秘之弗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貢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

滅。於飛鳥則翰雞翬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黄羆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鬣文鱗、紫貝緑甲之鮮新，鼉繭鼇蜜、蜣丸黿絲之工巧。草則菖蒲薢茩聰耳而明目，茯苓茱萸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某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固世間恒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雪景星，醴泉罊艸，雲五色而成霱，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鯤魚之吸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麟趾裹蹏，騠騆徵籙；麥兩岐，禾同采，靈芝奇木，涣碟移符。蓂莢應月以成朔望，萐莆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瑟帶，紫脱篡聯。赤雀啣丹書，元龜負緑字。熊熊炎炎，斕斕斑斑，天文地文人文，順賁設夬，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雖以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

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絶類。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盦，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盦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

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黄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鰲屋鉤盤，夷洒邐迤，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迟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盦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群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吴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之

次。定盦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

君平生箸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奥，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横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奥義深文，佶屈而聱牙也，則似墨似鬻；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慎到、吴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吕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鶡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别户，亦皆殊途而同歸。卓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

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閲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盦文不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盦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

余慕定盦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擿山巖空

青、珊瑚陊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鬯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醑酟。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手。如壞孔子宅，壁中聞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頷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易。匪一篳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旦暮耳。定盦往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一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籀謹籑。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瑟人撰

卷上

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温於蘭蕙；神明之媚，絶嫮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慘，殆有離故實、絶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沖，孕愁無竭，投閒簉乏，沉沉不樂。抽豪而吟，莫宣其緒；欹枕内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聲帨？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婁襲而無疢？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唏，顔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郁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爲銘以寫之。銘曰：

熨而不舍，襲予其涼。咽而復存，媚予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疏萬重。樓中有鐙，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峩峩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虖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黔汩汩，泥泥没没，萬民蹙頞。燥風枯人，

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葦茵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暫舒，萬民觔茶。於是王乃凭宦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兮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纏結乎城罔。僾星辰，招鸞翌。即之温温，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拏，忽值吐其耀芒。手攬之而纏緜，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時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盎然而和，慆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瞀者遇之而精，朝不嗛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閒，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氛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群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迷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巫昜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真，求燖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瞥兮若海鳥之轢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群代馬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葅鮓道德，蘗餌雲霞。澹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疏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真，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於宮。」王曰：「善。」遂率群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

曰「求僊之臺」。

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醵。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踣，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邃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贏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愈遠，則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

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陼水，西無陼財，南無陼粟，北無陼土，南無陼民，北

無賭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産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言物産蕃庶，故人得肄威儀，茹内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賭水，西有賭財，南有賭粟，北有賭土，南有賭民，北有賭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欹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耗，耗多日，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禄之主；繼福禄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懼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懼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禄之盛者。難矣哉！

龔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懼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禄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

之肆，若女子嚣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❶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❷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婁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自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聖天子惄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賴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瘵也。」越六年癸酉，兗、豫役並起，四越月平。龔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❶ 扶輪社本多一小註：「越七年乃作《農宗篇》，與此篇大指不同，並存之，不追改，便備一聊自考也。乙未冬自記。」

❷ 題名，朱氏初刻本作「乙丙之際塾議一」。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❶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誡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

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横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

❶ 題名，朱氏初刻本作「治學」。

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攘，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籩，契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

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耰耡，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❶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❷囂然有聲氣矣。❸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

❶ 「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朱氏初刻本作「九州謡俗，户闥未窺」。

❷ 「則且援古以刺今」，朱氏初刻本作「轡古以駕今」。

❸ 「有聲氣」，朱氏初刻本作「異寡過者」。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❶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隳，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㸌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❷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

❶ 題名，朱氏初刻本作「勸豫」。

❷ 題名，朱氏初刻本作「乙丙之際塾議二」。

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❶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僇之。僇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聲音笑貌亦僇之。僇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僇其心：僇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❷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僇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僇之，十年而僇之，百年而僇之。才者自度將見僇，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曏之倫聽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屩，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譎士勇夫，而厚豢駑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❸

君不敢於臣，父不敢於子。死於市者，朋友哭之。達官畏鬼，士以水火、盜賊、風雨、歌笑、涕淚、女色飾文章。有聞如雷，曰：不祥之大者。以鳥獸治大官，大官以鳥獸治有司。鬼以水火、風雨、盜賊賊士，

❶「與才民出」，朱氏初刻本作「孤根以升」。
❷「作爲」，朱氏初刻本作「擔荷」。
❸扶輪社本在題名下有小註：「一本作乙丙之際塾議第六。」

鳥獸以水火、風雨、盜賊予人國。或以爲祥，祥告於堂。不祥諱於牀，鬼發其藏。祥而不祥，衰世諱之。不祥之祥，聖者以饗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❶

博矣夫，大聖人之知物也。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車夫以箠柄擊道旁土，幞幞然落，形如箠，訝之。明年入都，又旱。與山東一老父談，言吾土觕，不受水，受亦即竭，安得南邊鬆泥邪？又三年，發舊邸抄讀之。乾隆初，有言東南之土肌理橫，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硃批曰：「所奏情形是。」於是積數年之疑豁然矣。田夫野老驧卒之所習孰，今學士大夫謝之，以爲不屑知；自珍獲知之，而以爲創聞，豈知先進言焉而畢瞭？聖天子處九重之上，聞焉而畢識，吱焉而畢宣，則豈非睿知天縱，而又宏加之以聖學者耶？元虞集、明徐孺東、汪應蛟、董應舉、左光斗、朱長孺之倫，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類東南者，必有多處，數公其皆親履而辨之歟？智者定議，能當鉅疑，斯亦甚可疑之一也。箸諸簡以問之。

釋風

古人之世，儵而爲今之世，今人之世，儵而爲後之世，旋轉簸盪而不已。萬狀而无狀，萬形而无形，風之本義也有然。引申

❶ 扶輪社本在題名下有小註：「一本作乙丙之際塾議第七。」

焉，叚借焉，爲起於蘋末之風，爲怒於土囊之口之風，爲昌闔、不周、明庶之風，非本義矣。客曰：「從『虫』之義，可得聞乎？」曰：不從虫，則余無以知之矣。且吾與子何物？固曰倮蟲。文積虫曰蟲。天地至頑也，得倮蟲而靈。天地至凝也，得倮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倮蟲而死。天地猶旋轉簸盪於虫，矧虫之自爲旋轉而簸盪者哉！微夫，可怖夫！客曰：「謂天地之有死，疑者半焉；謂天地古今之續爲虫之爲，平心察之，弗奪矣。許慎曰：風生百虫，故從虫。莊周曰：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二者孰長？」告之曰：許之言則倒寘者也。莊之言則橫行者也。道家者流，又言無形么虫萬億，晝夜齧人膚，膚覺者億之一耳，是故有老死病。是説也，予亦信之，要皆臣僕吾說。

黃山銘有序

予幼有志，欲徧覽皇朝輿地，銘頌其名山大川。甲乙間，滯淫古歙州，乃銘黃山。

我浮江南，乃禮黃嶽。秀吞閶風，高建杓角。沈沈仙靈，浩浩巖壑。走其一支，南東磅礴。蒼松髯飛，丹砂飯孰。海起山中，雲乃海族。雲聲海聲，軒后之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惜哉夏后，檋車未經。惜哉姬王，八駿未登。中原隔絶，版圖晦冥。珪升璧瘞，赧岱慚衡。

哀忍之華

有植焉，在天地間，不能以名，強名之曰「忍」。是能華而香不外出，氳氳沈沈，以

返乎其根。爲之哀曰：

雲猗霞猗，天女所憐猗，而投之人間猗。飄摇猗悲風颺猗，慘怛猗陰氣戕猗。淒心魂猗，鬱猗坱猗，又孔之颼猗。何以寵之？棘十重猗。春不得抽蕤，夏殞姸猗，蹇以盤猗。毒霾霾猗，蛇虺所蟠猗。心苦猗，不可以傳猗。材孔清猗，性孔靈猗，悅不可以名猗。哀此忍樹猗，毋久閟汝香猗。行歸而鄉猗，雲霞之樂長猗。

別辛丈人文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兹將別去，爲文使聽之。其詞曰：

我來新安，神思窈冥。晝夕何見，丈人青青。我歌其文，丈人常聽。我思孔煩，言爲心聲。傷時感事，懷都戀京。歌不可止，舞亦不亭。別有妙詞，一家不名。雲煙消眇，金玉瓏瓏。文奇華古，文逸華馨。文幽華邃，文怨華零。有鸞來窺，翔顛自鳴。匪其和余，丈人之靈。山雨春沸，城雲暮扃。簡而不僵，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逝今去兹，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留銘。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存序

我朝龍飛東海，霆讋中夏，廟謨睿武，先後繼承。自尼堪外蘭始征以還，薩滸、松山，凡數大戰，未及百年，傳檄區宇。定鼎以後，又百七十年，祖恢九有之勳，宗紀十全之績。聲靈則雷厲風飛，景運則天翊神贊。其中蕩定三藩，親征漠北，冉驩睢盱之

國，臺灣澔汗之鄉，西戎二萬里，部落數百支，乃洪荒所未通，洎累朝而大定。自帝鴻禦火災、共工定水害以來，武功之盛，未有少及本朝者也。

自古平地成天之主，必有文經武緯之臣。指顧中外，驅畫山河，捧日月之光華，策風雲而後先。天祐聖清，篤生碩輔。朝夕降乎崧嶽，日月下其列星。佐命定中原，建策揚大伐。倚劒崑崙之山，飲馬星宿之海。八地九天之奇兵，秘乎豹略；五行十守之正道，撻此龍庭。亦有保奭揚末命，公高亮四世，無開疆之績，有論道之忠。凡若此者，豈僅營平龍雒，增徹侯之户；横海樓船，建將軍之號。蘭臺濡筆，頌封閬顏之山；博士矢歌，美平淮西之績而已矣。實乃攷於詩書，無此偉者；讀其姓氏，怳若神人。懼山澤之癯，有不盡知。用敢仰衷國史，作贊二十有一。若夫瑢牒親藩，瑶圖上爵。同姓大功，逾朱虚、東牟之至親；文子武弟，有周公、康叔之明德。此其地位尊崇，祀典不名，國史乃敢敬書，下士不容僭頌也。又有亡殷事周，相韓歸漢，雖亦從旗鼓，著勛勣，恭稟特筆，列於貳臣，兹亦不及之云爾。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掞，字藻儒，奏疏一卷。我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詒，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册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敻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即羲、炎、頊、嚳以來，統祚之正，

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掞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册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掞疏不止，自攖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諭：「内閣王掞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有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世宗即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掞，遭遇君父如我聖祖、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

恭讀聖祖諭曰：「王掞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奕清代父讁戍，伊等既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即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

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勌勤，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皇帝册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不徒如前史册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攷掞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勌勤之際，與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純皇帝讀實録之暇，偶見掞之私憂過計，默思仁皇帝不加

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徐尚書代言集序

崑山徐家鼐哀其先所箸述，曰「徐尚書代言集」者若干卷，其曰「文集」者又若干卷，其總曰「三徐文」者又若干卷，墨者雕，泐者新，而授浙人龔自珍序其恉。自珍爰大書於《代言集》之首曰：

上帝息其精英之氣，閟之百數十年，眷世而生天子，眷天子而生大臣。有厲劒執槼定一代大難之大臣，有開一代文教之大臣。生是世也，熏然而醲，爛然而光，芬然而大吉祥，豈惟德之滂流與政之肅，亦文事也。明自中葉以還，洎乎孱亡，華質凋喪，拪吠廟堂，蝓及四方。纖兒仄豎，争相怒頏。我世祖章皇帝，一統海宇，首開甲乙科。聖祖仁皇帝，昌進科目，純用方聞士。數十年間，雲升露降，植效連理，動呈肉角，山川發鮮英，雲物變顥清，在人爲學士大夫。學士大夫之魁然而秀於一門者，爲江南三徐公。曰元文者季，順治己亥殿試第一，至太子太傅、内弘文院大學士者也。❶曰秉義者仲，康熙甲辰殿試第三，至吏部侍郎者也。曰乾學者伯，康熙庚戌殿試第三，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者也，實鼐高祖。

國朝之以科第大其門、世有一品官者，

❶「弘」，原作「宏」，避清朝乾隆帝弘曆諱，今回改。後倣此。

曰桐城張氏、常熟蔣氏、海昌陳氏。雖金壇于氏、錢塘徐氏、德清蔡氏、諸城劉氏不得比，而徐氏喤然導其先聲，撰箸宏富，皆康熙中大典故。康熙中文學傳人，大半門下士。子孫淵雅，名氏有述，家乘之存，與册府相穮裏，可謂瑋矣。謹讀二公之文，規矩肅澹，學副厥遇，而尚書公尤所稱以經術文章施無窮者也。《代言集》者，尚書代詔制之文，舜聲堯容，羲情軒思，大聲發於天地之間，而用以懿告乎萬代，十讀四歎。雲三色而爲霱也，五色而爲慶也。露結采而成文也，結味而成甘也。自大小牙門百執事，以及寰海吏士農民，嬰嬰然如圖畫見於幅上。引吾之神，化吾之情，而游之乎羲、炎、堯、舜之世。嗚虖！公之斯文，於是不專爲公之文之盛矣。

自珍又曰：本朝博學宏詞科，始發自公，將以收拾明季遺佚之士，集中恭擬諭旨三通是。自珍又曰：仁皇帝撤三藩之謀，公之季預參贊之。公科新而官卑，所傳恭擬癸丑科殿試策問一道，乃宏文作，非公也。家乘中語，恐非是。自珍又告家鼐曰：「王鴻緒之脩《明史》，亦主公，王於徐爲婭，亦文獻家也。今天子諮古姓，録舊典，必不遺之矣。吾子盍之華亭王氏咨焉？」自珍又曰：康熙中，有議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關大臣，群事關內閣，譔擬諭旨則關南書房。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房等，是集公直南書房時筆也。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示條例十五紙，謹代達家大人矣。「氏族表發凡」，大人最所佩服，餘名目皆有法。

二三君子鉤鉅理解之符，動合經術，後賢必知之。各傳卷帙，視采訪局原議，已減十之四，蒙有未安，不識乃繆其恉以發其愚歟？敢貢其一耑，而晞通人之擇。

府志非史也，尚不得比省志。今法，國史取《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儲它日之史。君子卑遜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應更繁於是，乃中律令，何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翦除，埋没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爲不仁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徽人亦懼矣。明甯陵吕氏嘗曰：史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願覩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毋吝爲博，多以貽之，以饜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於古字，今事賾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丘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❶二百四十年之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開於古，而又耳目相接，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創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之徒，無譏其繁者。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縟而不師古矣。二三君子他日掌翰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上國文籍，至於九州四荒、深海穹峪、僰臣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説進。今事無

❶「丘」，原作「邱」，避孔丘諱，今回改。後倣此。

足疑也。

康熙間，崑山徐尚書主修《一統志》，史上節婦名，多至十餘卷。門下士請核減，公正色曰：「國朝風教邁前古，宜備載其盛，矜後世也。」嗚呼！是公之所見者甚大，抑其詞令可謂有文者矣。如二三君子病蒙之言爲狂，或難以塞邦之拘古敢論議者，則請置蒙之狂言勿道，道尚書語爲雍容可也。賓館戒寒，伏承不一一。

附復札

汪龍、洪飴孫、武穆淳、胡文水頓首。瑟人世兄史席：來札言者是也。不特見識卓越，具仰見廣大慈祥之襟抱，他日登史館，係文獻之望，敢在下風，不任佩服之至！龍偶與同局言及《漢·文帝本紀》九年，止書「春大旱」一事；後三年，亦止書「二月行幸代」一事。假令爲《唐書》，則不能矣。降而爲《明史》帝紀，益無取矣。劉向、班固録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秦漢以降之書，倍蓰於三代。風運日開，言行日出，盡爲史家所不能廢，何嘗以孔子删《詩》、《書》自比！兹龍等依來字，告同局諸君，凡傳目中應補之人，及藝文志應補書名，苟不悖義例者，皆羼入。傳曰：善善欲其長。亦《春秋》之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能通經史之理，可與徵斯言矣。附問近祺。謹希代問尊大人政祉，不具。十一月某日。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群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污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鉤日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

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閔秦火之鬱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紿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别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内，江左束髮子弟，皆知助閻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忽然起，逌然思，鬱然歎，慨然而寤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主上万一，公自顧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庥隆之期，

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冑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甯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説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痌瘝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如干卷，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剟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

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婁遷至禮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著書内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人：某某，綬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年卒於官，年□十有□。以嘉慶□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尚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真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尔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上竟爲少留頷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細節，謹附

書。銘曰：

大儒莊君既亡，粵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爲書測君志，以告綬甲友。其友籀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送吴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不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敝敝周乎國門，又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尚有人，安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洋，目迷澌，乘孤舟，洄乎大漩之中，颶浪訌作，魂魄皆涣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埅，心已定矣，睫已合矣，槁乎其如息，傫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皷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信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吴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吴子來，是造物者雜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吴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眡予，予請復往。

送夏進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悦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

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别余海上。相與語，益進，睟然愉，謖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咍然以懽。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生者，❶暴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己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嚼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嘵嘵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痛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既慶其禄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❶「書生」，原本脱「生」字，據扶輪社本補。

農　宗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擇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懼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爲有家，與其爲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爲天下，恒視爲有家者何？

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穀没，地穀茁，始貴智貴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土廣而穀衆，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説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

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没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别，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

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

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群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群宗。群宗者，帝王之群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爲群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群宗餘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爲佃，閒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群臣也。古者無文，用擅稽而可知也。

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群宗四，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縣田四十萬，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尚不與。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印食吾宗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

百畝之宗，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上。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不足以容舂揄；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舉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慼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慼期功，恩亦殺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

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苧、木棉、竹桼、果蓏十畝，糴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糴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帚，縛籗以爲帚，治泥以爲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鐙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

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妖辣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没其三族爲奴。宗爲餘夫請田，則關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關群吏。豐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關群吏。國有大事以宗徙，徙政，關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蔬苧，以二畝半糶。自實食之外，宅、稅、圃、糶、佃五者，毋或一廢。

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則有禄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瘯、寒暑濕乾，不以使其子，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瘯、寒暑濕乾，不以愬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稅、勿予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不世：督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關大吏。稽其世數，關群吏。本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而仕，謂之亢宗之農；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謂之復宗之農。仕世絶，本大宗者復爲宗，本小宗者復爲小宗，本群宗者復爲群宗，本閒民復爲閒民。貴不奪宗祭，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大宗以至於閒民，四等也。四等之農，與其進扞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修於宅。

是故，籌一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源流具矣！籌一農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爲天下大綱細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源，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二

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蓬跣之子，言必稱祖宗，學必世譜諜。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泰厲空虛，野無夭札，鬼知戀公上，亦百福之主也。

附：圖一《大宗圖》

大宗

子甲 襲大宗百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 立爲小宗，別請田二十五畝，即餘夫也。餘夫不見經，惟見《孟子》及何休《公羊傳》注，正可證吾宗法。

子丙

子丁 皆立爲群宗，皆請田二十五畝，皆餘夫也。孟子、何休皆不言餘夫是何等民，故以宗法定其目焉。

戊 爲閒民。若依古制，每夫百畝，田何以給？故立四等之目以差。

圖二《小宗圖》

小宗

子甲 襲小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父母老必養於宗子之家。故大宗以十口率，小宗以五口率，雖過是亦足食。

子乙 立爲群宗，別請田二十五畝。

子丙 閒民。

圖三《群宗圖》

群宗

子甲 襲群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 閒民。雖堯、舜不能無閒民，安得盡男子而百

畝哉？周之農，必有宗法，何疑。

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開國以降，奇杰之士，達節之民，挺瓌怪之姿，躬淳古之行，生而魁於凡民，没而當祭於社者，不有文事，其無稱乎？

先嗇陳君，厥諱朝玉，字曰璞完，江南某縣人也。幼有異稟，膚色黝黍，臍窪若臼，環要有白文，其圜中規。相人者言，是爲玉帶圍，當奇異。稍長，衎然魁頎，故其鄉之人嘗已疑其神。年十三，讓産伯兄，鴻鶱鳳逝，去之無迹。是時，皇政熙清，后祇効靈，海之君王，來獻土壤，以福吾黎元。通州、常執間東地，望洋無極，潮退沙見，豁然劃然，亘二百里。君履其側，四無居人，蒼芒獨覽，曰：「吾當屋於是。」率妻來遷，創草屋，斲木爲耜，冶釜爲犁。夫任半耦，婦任半耦，一耦之力，旬有五日，水鹹者立甘，沙疏者立堅，沙膚窳者立厚。秸苗既成，黿魚大上，不封不爵，樂衎自保。於是遠近之民聞之，僉曰神哉！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莫不削薪以爲之耜，投刀以爲之犁，賣驂以求牛，懷穜稑，儲瓶缶，挈大男，袵幼女，效君而歸君，願爲海農，洋洋載道。於是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老謁於正，正謁於吏，吏白於大吏，天子籍其地以爲海門廳。不十年，群姓益衆，皆造瓦屋，炊烟起如海雲。國家歲入地丁漕米累千近萬，爲江海大聚。君生康熙某年，卒乾隆某年，年七十四。婦劉，年九十。君之屋於海也，幾六十年，不蓄墨楮，結繩而治。歲終，夫婦

解繩之紒以計事，❶纖芥無忘失，壽考以爲常。

君卒將百年，君之曾孫貢生奐，以經明聞於時。玄孫翰林院編修兆熊，❷餔禄於朝，乃召其鄉之人而謀之曰：「古者伊耆氏始爲蜡，饗農，先農也，先嗇、司嗇，皆農之配也。今法，凡城郭大聚，皆得立蜡祠，吾祖宜爲先嗇。始吾祖刈殺此土，以利後之人，生有奇異，如天之公侯。今海門廳士姓，無吾陳氏舊且大，宜爲祠祠吾祖。」皆曰：「田父老之志也。」於是既爲祠。奐、兆熊以狀謁内閣中書龔自珍，請書於其祠之榜，又因以爲樂石之文，龔自珍則大書之如是。狀又稱君不知書，乃能作書，點畫英碩，神明所流，匪道匪藝，不可得而詳也。

頌曰：生爲功民，衆疑以爲神；没爲功神，尚其福吾民。琴瑟士女，以招君兮；豆觥明粢，以報君兮；文此樂石，以震耀君兮。以大旃於海濱，且以勸田。

與人箋一❸

客言足下始工於文詞，近習考訂。僕豈願通人受此名哉！又云足下既習考訂，亦兼文詞。又豈願通人受此名哉！足下示吾近勇去口吻之冶俊，❹爲汪洋鬱栗沖夷，是文章之祥也。而頗憙雜陳枚舉夫一二瑣故，以新名其家，則累矣累矣。古人文

❶「事」下，原衍一「事」字，據扶輪社本刪。

❷「玄」，原作「元」，避清朝康熙帝玄燁諱，今回改。後倣此。

❸扶輪社本註：「一本『人箋』作『魏默深』。」

❹扶輪社本註「近下有脱字」，「一本足下示吾近作所示近百篇」。

學同驅並進，於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終極。綜百氏之所譚，而知其義例，偏入其門徑，我從而筦鑰之，百物爲我隸用。苟樹一義，若渾渾圜矣，則文儒之總也。

與人箋二

少習名家言，亦有用。居亭主獷獷嗜利，論事則好爲狠刻以取勝，中實無主。野火之發，無司燧者，百里易滅也。某公端端，醉後見疏狂，殆真狂者。某君借疏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爲騃稺以行其老詐。某一席之議，前後不相屬，能勸説而無線索貫之，慮不壽。朝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曹耳。善忌人者，術最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忠厚以濟耡而行伐，使受者傷心而外不得直。騖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諒也。某童子妍黠万狀，志賣長者，奸而不雄，死而謚愍悼者哉！

與人箋三

吾子改之。夷坦酣嬉於人，人以機械至，吾子覺，大恨，婁受侮。吾子必改之。道無畦者，事有閾也。中無險者，貌有畔也。與之爲無滓無擇，又不制於外，吾子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遊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則不予侮，乃全吾愛。《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從吾子之行，必且曰：恭敬爲僞薄，胡不與人坦夷而酣嬉？市人之兄弟，異乎士大夫之所聞。纖夫佻人當吾

前，而不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

與人箋四

手教至，引拙集《知歸子贊》「無不隨也」相詰，隨之義自與前札無刺謬。足下之疏輕而酣嬉，婁受侮，慎毋以吾隨藉口。善交友而無受侮，如吾箴中言，是亦隨而已矣。因其當恭敬而恭敬之，是亦隨而已矣。吾子何所見之偏側哉！引《莊子》益繆。《莊子》曰：「吾虛而與之委蛇。」委蛇耳，而與之乎騁馳，而與之乎沈溺，而與之乎上九天，絕九淵，真吾子所謂隨矣。必奪其中矣，烏能虛？

定盦文集

卷中

仁和龔自珍璱人撰

家塾策問一道

問：《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以六書，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瞽史諭書名。六書學，三代綦重之矣。古今異體，或省或改，自倉頡、史籀以降，至於炎漢，書凡幾變，可得而陳與？

漢安帝時，許沖上其父南閣祭酒慎《說文解字》十四篇，此古今書名之大宗也。法後王以小篆爲質，以何體爲坿見，例可得而聞與？

《說文》，形書也，顧一字有一字之形，與一字之音與義，而後一篆完。故說者曰：《爾雅》、《廣雅》，義書也，《聲類》音書也。然則歧而爲三，抑治《說文》而經緯備舉也。能發其凡與？

以字義而論，一字有一字之本義，有引申之義，有叚借之義。往往引申、叚借之義通行於古今，而本義反晦者。能約略舉之與？

六書之目，有體有用。孰爲四體，孰爲二用，能了然胸口與？

二用中之叚借，由古人字少，固也。但叚借亦必中師法，能言其樞紐與？

周末漢初，經師口授，不箸竹帛，又或

用方言。是故群經異師則異字，自胡母生之治《春秋》而已然矣。好古者又據許以改經，未見書之倆經異。《說文》倆經，與群其可也。能言原委曲折與？

許之言六書，與鄭衆之言六書，與劉歆、班固之言六書，次弟小不合，形聲與諧聲殊趣。能疏別與？

今音古分十七部，秦以前有均之文，可覆按也。若依聲以臚，許之九千字，不獨形聲字，而以部分鳌之，亦古今之奇作也，能說其例與？

許書所有之字，當時俗字，固不闌入。乃群經所有之正字，亦頗有不收者。況本書見於説解則有之，篆文則無之。所從得聲則有之，本聲則無之。此自有其故也，豈可盡以某字即某字當之與？

《玉篇》以降，可羽翼《説文》者凡幾家，或謂吕忱《字林》及《字苑》諸作，雖不作可也，信與？

唐人説經，著者孔、賈、陸三家，其於小學之理，謂不及近儒可也，曰茫乎未之聞，然與不與？

古均各家，疏於十七部者，十部、十三部也；密於十七部者，十八部、二十一部也。枝派義例之不同，能臚其入出歟？

六書爲小學之一門，聲又爲六書之一門，等均之學又爲聲中之一門。然則談古均者，胡爲而不屑談等均也？抑治經未暇與？

意者謂古均足裨經讀，而等均爲餘事。不知古均明而經明，其體尊；等均明而天下之言語明。語言亦文字也，其用大，能一以貫之與？

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博

采古文，何其夥也。往往爲《凡將》、《急就》、《滂熹》、《元尚》、《訓纂》所未及，俱可信而奉之，以補許氏古文之闕，抑真僞雜出也，能一言決之歟？

周時吉金，近世出土頗夥。《曶鼎》、《太𡡾盤》而外，其足證古文者，有幾事歟？

秦、漢金石，往往非篆非隸，意者割二分留八分之説，未盡無稽與？

夫解經莫如字也，解字莫如經也。韓氏曰，讀書略識字。古未有不明乎字，而稱經生者也。諸生治經之日久矣，心知其意者，其縱言之。

陳碩甫所箸書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故《記》曰：「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告仲由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子游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與其灑掃進退之節。保氏掌國子之教，有書有數。六書九數，皆謂之小學。由是十五入大學，乃與之言正心誠意，以推極於家國天下。壯而爲卿大夫、公侯，天下國家名實本末皆治。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白首未之聞。其言曰：學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爲細儒。

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樸之迂迴，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其所陳説艱難，算

師疇人，則積數十年之功，始立一術。書師則繁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求之五經、三傳、子、史之文而畢合，乃宣於楮帛。而且一户牖必求其異向也，一脯醢必求其異器與時也，一衣裳必求其異尺寸也。有高語大言者，拱手避謝，極言非所當。於是二千載將墜之法，雖不盡復，什存三四。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之力，至苦勞矣。

陳碩甫曰：是苦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乃言曰：使黄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興禮而齊刑，則六藝爲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詬，與詬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之後，既省吾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干事推之，欲遂以通於治天下。大凡某書如干篇，如干卷，某書如干卷，都如干卷，如目録。

兵部主事姚先生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躐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中書胡先生曰：「使碩甫自信所推畢無閡，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閡，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爲虚待，無歧謬。」是二言者，龔自珍皆聞之，因最録書指意皆識之。

答人求墓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鋯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

之文，輒心動。不悄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怊悵鋪敘，既成，意尚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争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尚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詞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諉責，不可辭。而特不忍爲誌銘，謹撰上墓表。

西域置行省議

天下有大物，渾員曰海，四邊見之曰四海。四海之國無算數，莫大於我大清。大清國，堯以來所謂中國也，其實居地之東。東南臨海，西北不臨海，書契所能言，無有言西北海狀者。今西極徼，至愛烏罕而止；北極徼，至烏梁海總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閩、粤版圖盡處即是海比。西域者，釋典以爲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爲西域矣。

我大清肇祖以來，宅長白之山，天以東海界大清最先。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來南海，東南西北設行省者十有八，方計二萬里，積二百萬里。古之有天下者，號稱有天

下，尚不能以有一海。博聞之士，言廓恢者擯勿信，於北則小隃，望見之；於西北正西則大隃，望而不見。今聖朝既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爾喀部落，於北不可謂隃。高宗皇帝又應天運而生，應天運而用武，則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東南北之衆，開拓西邊，遠者距京師一萬七千里。西藩屬國尚不預，則是天遂將通西海乎，未可測矣。然而用帑數千萬，不可謂費；然而積兩朝西顧之焦勞，軍書百尺，不可謂勞；八旗子弟，緑旗疏賤，感遇而捐軀，不可謂折。

然而微夫天章聖訓之示不得已，淺見愚儒，下里鄙生，幾幾以耗中事邊，疑上之智；翦人之國，滅人之嗣，赤地千里，疑上之仁。❶否否。有天下之道，則貴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勞者不可復息，費者不可復收，滅者不可復續，絶者不可復蘇，則亦莫如以因之以爲功，況乎斷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續之，所憑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則豈非天之志與高宗之志所必欲遂者哉？欲因功而續加之，則莫如酌損益之道。

何謂損益之道？曰：人則損中益西，財則損西益中，兩言而已矣。今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黄河日益爲患，大官非不憂，主上非不諮，而不外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譬如割臀以肥腦，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蹷，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飱菸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

❶ 扶輪社本「疑」字前多「神武而殺」四字。

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變貧户，貧户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

嘉峪關以外，鎮將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夥也，燧堡如此其密也。地縱數千里，部落數十支，除沙磧外，屯田總計：北纔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二畝，南纔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畝，合計纔二十八萬八千一百零八畝；田丁：南北合計纔十萬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無實者，二百零四名。

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則言之胡易易？今内地貴州一省，每歲廣東、四川皆解餉以給。貴州無重兵，官糈兵糧，入不償出。每歲國家賠出五六萬兩至八九萬兩不等，未嘗食貴州之利。内地如此，新疆尚何論邪？應請大募京師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隸、山東、河南之民，陝西、甘肅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險遠，易以生怨，無庸議。雲南、貴州、兩湖、兩廣，相距亦遠，四川地廣人希，不宜再徙。山西號稱海内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雖毋庸議，而願往者皆往。其餘，若江南省鳳、潁、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皆性情强武，敢於行路，未驕慣於食稻衣蠶，地尚不絕遠，募之往，必願往。江西、福建兩省，種菸草之奸民最多，大爲害中國，宜盡行之無遺類。與其爲内地無産之民，孰若爲西邊有産之民，以耕以牧，得長其子孫哉！當行者，官給每户盤費若干，每丁盤費若干。議聞。又，各省駐防旗人，生齒日繁，南漕不給，大率買米而食，買

緞而衣。若遺令回旗，京師内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數年，本省費又無所底。駐防者，所以衛天朝也。八旗子弟受恩久，忠義其所性成，苟有利於天朝者，必無異心，無異議也。各將軍議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下省行若干丁，盤費宜視民人加重，以示優厚。議聞。其遷政，暫設大臣料理之，七年停止。議聞。先期，斬危崖，劃仄嶺，引淙泉，瀉漫壑；到西，分亩南北兩路後，官給蒙古帳房一間，牛犁具，籽種備，先給大户如干丈，中户如干丈，下户如干丈，不得自占。旗民同例。除沙磧不報墾外，每年一奏開墾之數，十年再奏總數，二十年彙查大數。每年粟麵稞蔬，皆入其十分之一，貯於本地倉，以給糧俸。其地丁錢賦，應暫行免納，俟二十年後，再如内地交穀外，另有丁賦例。有丁賦後，再定解部額。現在交粟麵，暫勿折收銀錢，亦俟二十年後，再如内地折銀錢例。

設兵部尚書，右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總督一員。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巡撫一員。或如直隸、四川例，以督兼撫，不立撫，似亦可。布政使一員，按察使一員，巡道三員，提督一員，總兵官三員，知府十一員，知直隸州三員，知州二員，知縣四十員。

府州之目十有四。曰伊東府，曰伊西府，伊犁東、西路也；曰庫州府，庫爾喀喇烏蘇也；曰迪化府，烏魯木齊也；原設州。曰鎮西府，巴爾庫勒也；原設。曰瓜州府，哈密也；曰塔州直隸州，塔爾巴噶台也。以上北路。曰闢州府，闢展也；曰沙州府，哈拉沙拉及庫車沙雅爾也；曰蘇州府，阿克蘇及賽喇木也；曰羌州府，葉爾羌也；曰和

州府，和闐也；曰吐蕃直隸州，烏什也；曰磚房直隸州，喀什噶爾也。以上南路。

伊東府設縣四：以府城爲伊東縣，以烏哈爾里克爲綏定縣，以博羅塔拉爲博縣，以幹珠罕爲珠縣。四至核議。伊西府設縣四：以府城爲伊西縣，以庫爾圖爲圖縣，以古爾班薩里爲絜縣，以烘郭爾鄂籠爲鄂縣。四至核議。庫州府設縣三：以府爲庫縣，以烏里雅蘇圖爲舊營縣，以晶河爲豐潤縣。四至核議。瓜州府設縣四：以府城爲瓜縣，以蘇木哈喇垓爲舊堡縣，以賽巴什達里雅爲湖縣，以塔勒納沁爲土城縣。四至核議。塔州設縣二：以州爲塔縣，以雅爾爲肇豐縣。四至核議。其鎮西、迪化兩府，現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議。

南路闢州府設六縣：以府城爲闢縣，以納呼爲東闢縣，以洪城爲洪縣，以魯克察克爲柳中縣，以哈喇和卓爲高昌縣，以吐爾番爲安樂縣。四至核議。沙州府設州一縣四：以府爲沙縣，以庫車爲龜兹縣，以碩爾楚克爲舊城縣，以託和鼐爲鼐縣，以沙雅爾爲沙城縣。四至核議。蘇州府設州一縣五：以府爲蘇縣，以賽喇木爲毗羅州，以帕爾滿爲帕縣，以託克三爲四村縣，以拜城爲拜縣，以庫什塔木爲小城縣。四至核議。羌州府設五縣：以府爲羌縣，以巴爾楚克爲新遷縣，以呼拉瑪爲瑪平縣，以哈喇古哲什爲哲縣，以裕勒里雅克爲西夜縣。四至核議。和州府設四縣：以府城爲球縣，以皮什雅爲琳縣，以玉隴哈什爲琅縣，以博羅齊爲玗縣。四至核議。吐蕃州設縣二：以州爲明定縣，以森尼木爲森縣。磚房州設縣三：以州爲磚房縣，以塞爾門爲塞門縣，以英噶薩爾爲依耐縣。四至核議。

武官副將以下，文官同知以下，應如干員，另議。

總督駐劄伊東府，巡撫駐劄迪化府，提督駐劄迪化府。分巡安西北兵備道一員，分鎮安西北鎮總兵官一員，同駐劄鎮西府。分巡天山北兵備道一員，駐劄伊東府。分鎮天山北鎮總兵官一員，駐劄塔州。分巡天山南兵備道一員，駐羌州府。分鎮天山南鎮總兵官一員，駐吐蕃州。非闢州屬之安樂縣。督撫必皆駐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隸天朝，無不甘心爲準夷役者，亦國勢然也。設采辦紅銅事務監督一員，用内務府人員，三年更調，駐劄吐蕃州。其甘肅省嘉峪關設監督一員，專司内地往準、回販易之稅。除稻米、鹽茶、大黄、布綢外，一切中國奇淫之物，不許出關，以厚其俗；除皮貨、西瓜外，不許入關，以豐其聚。銅務關務，皆所以劑官俸，給兵糈也。

其哈密、闢展兩郡王，皆賞給協辦府事官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各回城伯克中，皆遴選一員，賞給協辦縣事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知縣之下，縣丞之上。甘肅省以安西南路爲盡境，準、回省以安西北路爲首境，立界石。新遷人等，及旗人、回人等，未能知書，應請於三十年後立學宮，設生員，舉鄉試，現在毋庸議。其鎮西、迪化，現已設立，姑仍舊交巡撫考試。戈壁無水草處，地方官踏看，有可簸采金屑之地，酌立條規奏聞。官缺在北路者，及臨戈壁者，設風沙邊缺，如内地煙瘴邊缺之例，速其升調。

凡近磧之郊，處處設立風神祠、泉神祠，歲時致祭，仰祝上帝，地出其泉，風息於

天，以宜蔬宜稞，頒祝文焉。大郭勒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大達巴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文移官事，往來經戈壁，皆帶泉水，應頒製西洋奇器，物小受多利行者；又宜頒設高廣護風之具，田中可用者，詳蕭山民人王錫議。令仿造。夫然而屯田可盡撤矣。屯田者，有屯之名，不盡田之力。三代既遠，欲兵與農之合，欲以私力治公田，蓋其難也。應將見在屯田二十八萬畝零即給與見在之屯丁十萬餘人，作爲世業。公田變爲私田，客丁變爲編户，戍邊變爲土著。其遣犯毋庸釋回，亦量予瘠地，一體耕種交納。既撤緑旗之屯，當撤八旗之戍。中國駐防旗人，往者别立册籍，以别於民户回户。既有旗户名目，與回民有田籍者同，故撤之而不患無所歸也。應請將將軍、副都統、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印房章京等一概裁撤。其駐防之滿洲、索倫、錫伯、蒙古弁丁等，戍安西北路者，作爲安西北路旗户；在天山北路者，作爲天山北路旗户；南路者，作爲南路旗户。伊犂將軍所領兵最多，伊東伊西地亦最大，出之行陳，散之原野，勢便令順，無不給之患，應與自内地駐防旗人新移到者，一體歸地方官管轄。但有事不得受知縣以下杖責。交納時，應比民户回户酌減十分之二，以償世僕之勞。如是，則又慮其單也，應請設立辦事大臣一員，駐南路極邊羌、和二州之地。統領滿洲兵九百名，蒙古、索倫兵七百名，錫伯兵四十名，緑旗兵六百名，共計二千二百四十名，以控藩部之布魯特、哈薩克、那木千、愛烏罕各國。掌各國之朝貢之務，鑄總統西邊辦事大臣印一，勅文一，秩正二品，受準回總督節制，與提督、巡撫互相節制。布政使以

下，具申文，總兵官以下，帶刀見，以昭威重。其駐防兵丁，於現在議裁徹者，遴留至銳者，其軍裝、器械、月餉應照内地江甯、荆州例。歲一閲，三歲總督一閲，十歲請旨派威重大臣來西一大閲。布魯特、哈薩克之人咸侍，是爲天朝中外大疆界處。

以上各議，現在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更張極大，所收之効在二十年以後，利且萬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則一損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國運盛益盛，國基固益固，民生風俗厚益厚，官事辦益辦，必由是也，無其次也。其非順天心，究祖烈，劑大造之力，以統利夫東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議。謹議。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臣伏處下士之列，縱觀史册之盛，翹首昭代之蹟，遊心官書之府，仰天章之有爛，測地輿之至賾。我朝之盛，乃自羲、炎、堯、禹以降，文儒武臣，目所不能殫，耳所不能聞，帝者號令所不能逮，史官文章所不能記。有一臣於此，遭遇隆代，明聰特達，能通文學，能見官書，能考官書，能見檔册，能考檔册，能鉤稽補綴，能遠遊，能度形勢，能通語言文字，能訪問，能强記，能思慮，能屬詞比事，信或有之，其福甚大，求之先士，無有倫比者也。

臣珍檮昧，乃非其倫，竊見國朝自西域盪平後，有《欽定西域圖志》五十卷，專紀準部、回部山川、種系、聲音、文字，及於國朝

所施設政事，箸録文淵閣，副墨在杭州、鎮江、揚州，既富既鉅，永永不朽。臣考前史，動稱四海，西、北兩海，並曰蓋闕。我朝之有天下，聲教號令，由回部以達於葱嶺，嶺外屬國之愛烏罕、那木干以迄於西海；由蒙古喀爾喀四部，以達於北方屬國之鄂羅斯，以迄於北海。回部爲西海内衛，喀爾喀爲北海内衛。今葱嶺以内，古城郭之國，既有成書，而蒙古獨靈丹呼圖圖滅爲牧廠，其餘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大部，縱横萬餘里，臣妾二百年，其間所施設英文鉅武與其高山異川細大之事，未有志，遂敢伸管削簡，鰓理其迹，闓鞳其文，作爲《蒙古圖志》，爲圖二十有八，爲表十有八，爲志十有二，凡三十篇。

私家箸述，所得疏漏，不敢仰與官脩各件絜短長於萬一。顧見《欽定四庫書目》，箸録文淵者，於下士私述，間蒙俛采，不遺其勤，凡若干種。竊願是書，他日附官書以傳，得箸録《四庫》之末簡，則無其才也，而福與之並矣。

述曰：

聖祖、高宗，文冠古后，剬而比之，武文咸富。述《天章志》弟一。

滿洲祭天，則有禮書，茂彼北裔，亦考厥圖。述《禮志》弟二。

古舞侏𠍲，廟門之下，號嘈者何，以侑詐馬。述《樂志》弟三。

人戴北斗，中言匪西，出地入地，測之用圭。述《晷度志》弟四。

内四十九，如康田功，附土默特，西旗既同。述《旗分志》弟五。

如古康侯，盟用刑牛，畫社爲六，理藩所區。述《會盟志》弟六。

有哲卜尊，北方大師，如宗喀巴，宏於西陲。述《象教志》弟七。

摩騰演漢，章佳贊聖，彼徧此宏，本師所印。述《譯經志》弟八。

小東大東，漭漭烏龍，亦有北海，厥受則同。述《水地志》弟九。

古兀落素，今也卡倫，匪愛其獸，以陸人民。述《臺卡志》弟十。

貢用九白，始自崇德，王會徵之，如典屬國。述《職貢志》弟十一。

教駣攻駒，詁儒失傳，北方大政，以牧代佃。述《馬政志》弟十二。

斯者託忒，不資豪毛，國書因之，落葉龍艘。述《字類表》弟十三。

民生啞啞，後立文字，聲在形先，我聰厥際。述《聲類表》弟十四。

天子命輿，地則必書，曰討曰巡，請詹起居。述《臨莅表》弟十五。

粲粲中原，有削有呑，浩彼諸藩，豈無革沿。述《沿革表》弟十六。

林丹既夷，旁支具安，如鄂承不，雲礽磐磐。述《氏族表》弟十七。

收其大人，庀入居庸，固山梅勒，轄是功宗。述《在旗氏族表》弟十八。

愛猷之遜，鬲三百年，天聰以前，系闕弗全。述《世系表》弟十九。

古偁封建，聖不得已，因虖自然，匪我錫祀。述《封爵表》弟二十。

碩矣天姬，爲之哈屯，禮官擇言，匪古和婚。述《釐降表》弟二十一。

準有鄂拓，蒙古之旗，如我京城，參佐所治。述《旗職表》弟二十二。

推河二族，今則烏蘭，名曰寄牧，牛羊宴然。述《寄爵表》弟二十三。

濟農岱青，其汗其王，漠南視之，以爲朔方。述《喀爾喀總表》弟二十四。

帝姒天姬，再世降靈，匪戚伊動，簉於廟庭。述《賽因諾顔總表》弟二十五。

民貴見幾，智者全生，四衛拉特，爾安爾榮。述《新遷之杜爾伯特表》弟二十六。

昔也五族，今也二存，督之縣之，臣有瑰文。述《四衛拉特總表》弟二十七。

唐努之山，爲北屬國，臣請上言，置札薩克。述《烏梁海表》弟二十八。

帝平羅刹，嘗用其人，海西漠北，厥居婁遷。述《巴爾虎表》弟二十九。

藐吐谷渾，五部無統，和碩少文，台吉之總。述《青海蒙古表》弟三十。

曩欽吉思，逐蘇勒坦，何如今朝，玉兹奉版。附述《哈薩克》爲一表。

抱羊乞錢，西東奉藩，偕哈薩克，拱我天山。附述《布魯特》爲一表。以上二表，用前編脩徐松所述。

道光元年十一月朔，内閣中書龔自珍撰表。

蒙古像教志序

夫染衣出家，沙彌之律也；肉食不浄，大慧之聞也；諸肉勿食，泥洹之訓也；讚歎毀戒，波旬之徒也。然其生於邊地，不生地穀，以畜牧爲耕作，以血肉爲饔飦。宗教既黄，相沿已久，有乖壞色之訓，聊別白衣之儔，戒或遮之，教必諒之。蒙古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部皆宗黄教。黄教之祖曰「宗喀巴」，若具云者，租烏。鞥卡巴羅阿阿鄂。補匝阿。昂查阿。克巴阿。也。自稱文殊師利之瑚必勒罕，生于額納特珂克地，而唐古特、庫車

淖爾、四衛拉特之地遍相宗祖。其法嗣之派，繁衍難備述。述兩大支：曰在藏坐牀者，曰到蒙古住持者。

在藏坐牀者，又分兩支。宗喀巴弟一弟子曰根敦珠巴，實弟五十四輩之達賴喇嘛，是爲舍位出家之第一輩，遞傳至七輩噶爾藏加莫磋。當準噶爾擾藏時，聖祖救其亂，噶爾藏加莫磋避至青海坐牀。聖祖送之，俾歸于藏。至今傳付不絶，皆以其呼必勒罕爲之。此一支也。弟二弟子號爲班禪額爾德尼，名曰刻珠尼曲結，若具云者，刻珠尼馬曲結嘉勒布格爾也。至弟四輩，名羅卜藏曲結嘉勒燦者，始與蒙古通。自蒙古至盛京，受我太宗皇帝册封歸。死後，其瑚必勒罕遂有喀木之地，又九傳矣。此一支也。

兩支外，又有兩小支。一曰紅帽噶瑪巴，一曰黑帽沙瑪納，皆稱呼圖克圖，避達賴、班禪位號。沙瑪納呼圖克圖之後，日就衰滅。噶瑪巴之後，近世有林沁班珠爾者，稱沙布嚨於庫車淖爾，爲庫車淖爾察罕諾門之屬僧，則並不敢號呼圖克圖矣。

其來蒙古住持者，又分三支。最先者曰帕克巴巴喇密特，是其道北行之始。凡六傳，至元順帝時，阿難達瑪第喇嘛與帝争政事，怒而歸于唐古忒，中絶凡八九十年，而索諾木札木蘇重至，又十餘傳，至邁達哩止，爲一支。宗喀巴有弟三傳嫡嗣，曰蘇爾第，其瑚畢勒罕託生喀爾喀地方，偁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又兩傳，進丹舒克於世祖朝，至今凡十六次瑚必勒罕。號位亞於西藏之達賴，而幾與班禪埒。又一支也。康熙間，有喇嘛章佳胡圖克圖自藏來朝，其人乃是第六輩達賴羅卜藏札木蘇之支嗣，聖

祖優禮之，命其住持于多倫諾爾之彙宗寺；其第二次瑚必勒罕，世宗優禮之，命其住持多倫諾爾之善因寺；其第三次瑚必勒罕，賜對高宗朝，大加奬異，命其來京，更定大藏經咒應真名號，乃取自後漢至唐各譯主所譯，悉以今藏語更校成，又以其國《首楞嚴》已亡，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辨理《同文韻統》，於四十一年，趺逝京師。今又再瑚必勒罕矣，是最盛而最後出，又一支也。

五支之徒，其論輪迴因果報應，與古德《神不滅論》合；其論劫初形狀，天地衆生日月，種種成立，種種出生次序，與《樓炭經》合；其書與符印明合，其念咒與聲明合。自漢以來，譯經之例，例不翻咒，疏抄之例，亦不妄釋。咒是密語，咒是秘印。佛無秘密義，有秘密語。既不譯不疏，徒恃音準，音若不準，妙陀羅尼雖誠求之，亦恐迂窵矣。今按自《修多羅》至《優波提舍》各有神咒，小者取用禁制神鬼，作諸幻術；大乘之咒，三世諸佛由此出興，不可思議，具如《首楞嚴》説。且凡外道六師，亦能幻出宫殿、天龍、女樂、大火、大水，乃至幻一日演成極長，幻長日促成刹那境界，種種靈怪咒聲靈故，符佛口故。又凡人世所求，年命五欲，誦咒皆得咒聲靈故，符佛口故。以上之事，天竺神僧生于拉撒，視爲固然。即蒙古道高喇嘛尚能近似。而此震旦耳根非劣，耳識非殊，雖有高僧，不臻神悟，故撰《象教志》，專以推尊因明門中聲明一門，而非讚歎夫食肉衣黄，墮邪師見也。

蒙古水地志序

河西來，受者三部：曰烏喇忒，曰鄂尔多斯，曰歸化城土默特。群水南來，受者七部：曰喀喇沁，曰土默特，曰敖漢，曰奈曼，曰翁牛特，曰巴林，曰喀尔喀左翼。水東行，入黑龍江，未至，句。經大川四：曰潢河，曰大遼河，曰諾尼江，曰混同江。水北行，入色楞格河，未至，句。經大川三：曰愛畢哈河，曰土喇河，曰鄂尔渾河。黑龍江入東海，色楞格河徑俄羅斯入北海。東以黑龍江爲主，其目四，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北以色楞格河爲主，其目三，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具如志。以西塞小水，附黃河流入中國者，別爲卷。

蒙古臺卡志序

惟皇地祇，爲主山川，不能自辨自位，是故古昔書有八索，以政其人民。周之諸侯，史氏率不能讀，其名存者有戎索，有周索。以侯以公，以郡縣，以城郭，以行國，皆將於是乎東，於是乎西，於是乎南，於是乎北。我國家君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四部地，且二百年，一吏不妄行，一馬不妄芻，一兔一鹿不妄趯走，是亦有政。撰《臺卡志》，志郵，志新郵，志喀爾喀自備郵，志鄂博，志察哈爾牧廠鄂博，志卡倫，志圍場卡倫，志柳子邊。

郵：句。康熙三十一年，議自古北口至於烏朱穆秦置臺九，又自獨石口至於蒿齊忒置臺六，又自張家口至於四子部落置臺

五，又自張家口至於歸化城置臺六，又自殺虎口至於吴喇忒置臺九，又自歸化城至於鄂爾多斯置臺八，又自喜峰口至於札賴特置臺十有六。

新郵：句。乾隆三十四年，議喜峰口路，札賴特盡處起，置郵十有四；古北口路，烏朱穆秦盡處起，置臺六；殺虎口路，烏喇忒大路外，置臺七；張家口路，自四子部落盡處起，置臺十有六；穆哈哩喀遜爲起處，哈拉尼敦爲住處。

喀爾喀自備郵：句。東路首跕曰「尼爾得尼拖羅海」，曰「他爾袞柴木達」；後路首跕曰「肯特山」；西路首跕曰「哈拉尼敦」；三音諾顔首跕曰「博羅布爾哈蘇」。凡册汗、册王、册妃、册格格、賜賻、賜祭天使至，皆設之。汗王、貝勒公等自備夫馬，警晨夜，伺畜牧，過則徹焉。

鄂博：句。以山爲鄂博，以河爲鄂博，以壘爲鄂博，二十五部落如其境。

察哈爾牧廠鄂博：句。以山爲鄂博，以河爲鄂博，以壘爲鄂博，八旗如其境。

卡倫：句。以山爲卡倫，以河爲卡倫，以樓望爲卡倫，二十五部四喀爾喀如其境。

圍場卡倫：句。規高以爲之卡倫，句。於陊，於阪，於崟，於隙，山之隙，川之隙。

東，句。柳于庢口。句。西，句。柳于濟爾哈朗圖。句。北，句。柳于塞堪達巴漢色欽，又柳于阿魯色呼，又柳于阿魯呼魯，又柳于英格，又柳于拜甡圖；乃西，柳于庫爾陀羅海，又柳于納喇蘇圖和碩，又柳于沙勒當，又柳于錫喇札巴色欽。絶。南，句。柳于木壘喀喇沁，又柳于古都古爾，又柳于察罕札巴，又柳于汗特穆爾，又柳于納喇蘇圖；乃西，柳于噶海圖，又柳于卓索，又柳于什

巴爾臺，又柳于麻巴圖，又柳于博多克遂。西，柳于珠爾噶岱，又柳于蘇克蘇爾臺，又柳于卜克，又柳于燕子窩，又柳于卓索溝。絶。西，句。柳于察罕布爾臺，又柳于阿爾散朗，又柳于麻尼圖，❶又柳于齊呼拉臺，又柳于布哈渾爾；又南，柳于海拉蘇臺，又柳于姜家營，又柳于西燕子窩，又柳于郭拜，又柳于和羅博爾奇。東，柳于巴倫克得伊，又柳于烏喇臺，又柳于錫喇諾海，又柳于納林，又柳于格爾齊老。柳在外，卡倫在裏。

故地：句。周阹之中，若爲翁牛特故地，若爲喀喇沁故地，敖漢故地，奈曼故地，土默特故地，巴林故地，喀爾喀左翼故地。

兹事嚴武，既麗既博，號令散見，未有總述。於古之世，帝朔未或訖也，王教未或經也。由今之年，文符武節，所以旌也，舜跡禹踵，所以步也。按籍受成，里史之書與？

蒙古聲類表序

自國語以至額訥特珂克、土伯特，以至天山北路準部、南路回部，皆有方語，則皆有字頭呼韻之學，而五十一旗部屬及喀爾喀四大部反無之。今蒙古語言文字具在，沿流以溯原，因子而識母，因其自然而不惟師心之尚，能之乎？曰：不能則無爲貴聰矣。但其義例觸手鉤棘。道出於天，籟無不同；法成乎人，例實不一。自國書十二篇外，經典白氎，同爲世尊之所宣說，同是阿難之所結集。譯祖東游，震旦筆受，一經之文，先後數譯，尚爾乖迕。若夫神珙所

❶「麻」，據扶輪社本補。

製，司馬光所圖，與德幹必特雅星哈所受，通密繖布喇所傳，乾隆初，印承睿指，或頒定正，而後臚列整齊，源流明備，各還其一家之言。重以準部有託忒體，回部有彈舌聲，下士譾愚，冥搜博采，求其貫通，不亦勞矣！今先舉諸家各不同處，然後準的可得而案，義例可得而擇也。諸家不同，約有七事。

按：僧伽婆羅譯《師利問經》，舉五十字；不空譯《文殊問經》，舉五十字；竺曇摩羅察譯《光讚般若經》，舉四十一字；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舉四十二字；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經》，舉四十二字；玄奘譯《大般若經》，四十三字；佛馱跋陀羅譯《華嚴》，四十二字；實叉難陀譯《華嚴》，四十二字；地婆訶羅譯《華嚴》，四十二字；三藏般若譯《華嚴》，四十二字；不空譯《華嚴》，四十二字；《金剛頂經》，五十字；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六十二唱》，實舉五十字。六十二字，約以十四音，有重見之字，故止五十也。有初短、次短、次長三種別，佛言皆以舌齒喉而有差別。此經末經《同文韻統》采摭，故特詳之。凡十三種，皆一母一聲，欽定天竺五十母、西番三十母、回部二十九母皆同。惟聖朝國書之母，則以阿、額、衣、鄂、烏、諤六字爲第一類，餘至十二字不等；如八、撥、逼以下，乃十二字。準部十五母，則亦以阿至互七字爲第一類，餘亦七字成類，而非以額、依等字爲所生之聲。此例之異者一也。

天竺母所生，可舉者一千二百一十二字。西番舊六字，紗、鞁、婀、妻鴉合、齊雅合、齎雅合，凡六。所生纔二十四字，合新舊三十字所生，可舉者共四百三十四字。回部所生字，單字一百七十四字，連字則以一字領二十

八字，輪流統領，又兼本字自領，本字如阿阿、衣衣、烏烏之屬，計八百四十一字，共計一千零十五字。國語則除第一烏珠爲十一部之綱，其第二部起，自阿衣、額衣、阿拉、額拉以下共生一千二百四十□字。而準部十五母，尚無推衍成圖之作者。準部若以國書比較，只抵有國書之第一圖耳。中華見、溪、群、疑卅六字，舊法有演出十二攝各四聲者。又藏經十三種，惟《華嚴》實叉難陀本，每卷畢唱演三節，每節十字起，至十四五字不等，而仍收聲於第一字，是亦譜生聲之例；而彼十二家無聞。此例之異者二也。

同爲母生子，而所以能生，又分兩種。國書仿照天竺之例，定有主輔二類，其字之收聲於阿者，定納阿至髫阿二十四字爲輔字也，阿至鄂六字，主字也。第一部之納奴窩起，皆收聲於阿，皆輔阿而行。天竺自阿至阿斯十六字，主字也，自嘎至嘎刹三十四字，輔字也。《涅槃》凡六十二唱，而佛言十四音，亦具主輔之理。餘如西番之三十母，即不能分主輔矣。而餘十二經準之託忒，皆不能分矣。且西番舊六字無所配合而生聲，實叉難陀本無所配合而生聲，即回部加記號之百七十四單字，不能不以爲子，而以爲二十九頭之輔也。蓋單字從字母生，連字又從單字生，比各家又中鬲一重，如算法家之有祖孫位，是其特異；然亦無所配合而生聲。司馬氏以十二攝演神珙近之矣。但上爲雙聲，下爲疊韻，一言瞭然，不必謂之配合而生聲。此例之異者三也。

南北等韻各家，或用喉舌脣齒分配陰陽，而難有定論。惟元人周氏作《中原音韻》，不用分配，而陰陽乃確乎不易，人之喉舌脣齒，皆各兼陰陽，豈必分配乎？周但以字區之。南北

人皆同之。此例之異者四也。

恭稟睿指，國書以阿字爲元聲，實抉古來聖神未發之秘，胎八極於一喉，自然之符也。《大藏》十二種皆同，天竺同，準部同。而間有小異者：西番之不於發聲也，回部之不於字頭而於化單字也，《涅槃》之不於第一，而於第四、五、六、七也。又複見第二十三字。推本以譚，西番自阿努之子通密繖布喇，至天竺取三十四字歸，删其十一，加舊傳紗等六字，又加兩國同舊有之阿字，爲卅字，見《徹辰薩囊書》，則原非以爲殿後字，而章佳國師敘次之小倒也。回部之單字，一轉移而即成愛里普，固即阿也，《涅槃》之首三噁，以義從，非必以聲從也。皆不出大聖人指授之範圍矣。雖小異不閡大同，惟大同可臚小異。此例之異者五也。

中國等韻諸家舊法無文，空圈記聲；其二合之字，獨見佛經《瑜伽師地論》中，虵字是也。實叉難陀於所生字，每用圈，於母字則始用二合，室左是也，三合者僅一見，曷攞多是也。梁時僧祐作《梵漢譯經同異記》，辨之博而見之早矣。今準部亦只二合無三合。欽定天竺西番皆至三合，謂所生字，字母則以二合而止。無四合，國書、回部書乃有四合，回部竟至五合，舌愈捷而法愈邃矣。此例之異者六也。

天竺西番有紗補住、吉固徵卜、納囉雙納、囉哈蘭答、雅答克、巴魯達札、麻嚕烏巴達麻諸記號；回部則有則爾、則白爾、帕尺、都則爾、都則白爾、都帕尺諸記號。因思大海、烏巴什等之因蒙古書加圈點爲國書，亦即此例。蓋以形命聲，而不必本有其聲，并不必别創其形，至敏捷也，餘家無之。此例之異者七也。

今欲推見蒙古字母，則諸家之法具在。其若之何而用所當用，棄所當棄，立於不可易之地哉？ 按明初陶氏曰：「元國字以可侯爲母。」此言巨繆者也。則恭援小兒初生之聖訓以斥之。 至其都數，則定以十部，每部之數，則以三爲例，凡三十聲爲第一總圖，兼用百五音隸十五類之例。 天山北路與喀爾喀接壤同祖故也。 不以第一頭爲九頭之綱，不必於巴、博、卜下收聲，於阿不必配有主輔而生聲，此則不泥於例也。

三十字中，有兩字書成一，作一聲讀者，凡五；其二十五，皆單聲也，所生之圖，首分陰陽兩大支，爲兩圖。 何爲陽？ 以中國有平聲無上聲之字爲陽。 何謂陰？ 以中國四聲具足之字爲陰。 此元人周德清例也。 陽凡十七母，陰凡十三母也。 陰陽各舉字，七倍於母，餘可以推也。 又使卅頭以一領二十九，互相領而疊書之，上書大，下書小，成一圖，得九百聲，回部連字例也。 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璸都記號，各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天竺雅答克記號，改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吉固記號，改成一聲；共又得九十聲。 回部單字例也。 第五、第六、第七圖，猶國書總圖外之十一圖也，其書連字樣，則亦國語及天竺例也。 有二合、三合、四合，無五合，參用國語、天竺、西番例，而不用回部例也。

每頭之下，必註明今蒙古語之某句某字，以見圖爲蒙古作也。 蓋爲圖凡七，爲聲凡一千四百有十，第一母阿字，(阿實達之阿。)第二和字，(和拉哈喇之和。)第三伊字，(伊蘇之伊。)爲一類；第四母巴字，(巴拜岱之巴。)第五母博字，(卓齊博哈之博。)第六卜字，(實喇卜之卜。)爲一類；第七母圖字，(約蘇圖之圖。)第八騰字，(騰吉

思之騰。第九坦字，哈坦之坦。爲一類；第十哲字，哲卜尊之哲。第十一札字，札木楚之札。第十二春字，庫春之春。爲一類；第十三蘇字，舒蘇之蘇。第十四蘇圖，第十五索圖，和即阿之轉，索圖即蘇圖之轉，如笛家之有鬲指聲。爲一類；第十六喇字，喇呼濟之喇。第十七拉厄字，即喇轉。第十八朗字，達朗達賚之朗。爲一類；第十九穆字，圖薩特穆之穆。第二十曼字，曼濟鼐之曼。第二十一穆爾字，穆之爲穆爾，猶蘇索之加圖，此如琴家之有汎聲。爲一類；第二十二母諾爾字，諾穆親之諾。第二十三囊字，他布囊之囊。第二十四鼐字，鼐曼之鼐。爲一類；第二十五丹字，羅丹之丹。第二十六等字，鄂等答之等。第二十七特字，土默特之特。爲一類；第二十八棍字，棍楚克之棍。第二十九肯字，色徹肯之肯。第三十克字，克呼之克。爲一類。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不譽顏色已八年，自珍至京師之前一月，始聞西命。吾師禁近大官，出萬里之磧，統甲一旅。同朝者惜公，門下士争慰公，自珍謂內廷少吾師一人，天子未闕於侍從。漢大臣得罪者，或削職歸田里，吾師猶冠三品冠，以大臣印行。且翰林多不更於政，部閣又不足以老公之才，吾師感激報効，翻在今日。故於庚午同年之公郵而西也，附區區所欲言者，以訊於隊下之吏。

吐魯番故無領隊將也，自闢展移駐後，遂與四大城踠尾而五。自素賚瑀襲爵後，南路無事，遂五十年矣。南路之民與準部異：性情懦直，一異；面貌平正似內地，兩異；其文字、聲音易通曉，三異。故天心之

待之亦大與準夷異。

我高宗皇帝豈樂於窮武，以炫史乘哉？我國家坐食數千城，何貪於準夷哉？實以準夷迫逐回人，北徙而南，天愍回人之无辜，故開高宗皇帝，起之鄙邑，隸之天廷，出之幽谷，暴之白日。準夷又積狡爲叛，其性惡，自祖先而然。氣感於天，而怒觸於帝。

高宗，一天也。是故準噶爾故壤，若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故種者。觀天之不慈不佑於準部，即知其不絶佑於回部。巨物不兩立，亦不兩仆。回部多古民，叢叢蝨蝨，漢世三十六城之孽裔，尚有存者。天存之，高宗存之也。

高宗，一天也。自波羅泥都、霍集占助逆背德，高宗始用兵于回；烏什之叛，乃再用兵于回。然而兩和卓木之罪，視準夷之達瓦齊、阿睦爾薩納爲殺；烏什之酋長罪，視兩和卓木爲又殺。

微大和卓木之殺阿敏道一事，地雖大，高宗不欲取，民雖富，高宗不欲臣。洎乎臣之取之，回國亡而種姓不亡，或一姓亡而群姓不亡。阿渾伯克得翎頂，以從滿州世臣之後。甚至如烏什之滅，聖天子且未嘗如搜捕準夷例。故曰：高宗，一天也。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天天而已矣，天高宗而已矣。

鄰國者，國之鑑也，吾師亦知烏什往事乎？素誠者，旗下役也，叨竊重寄，爲領隊大臣，占回之婦女無算，笞殺其男亦無算，奪男女之金銀衣服亦無算。烏什殺素誠以叛。烏什之叛，高宗且撻伐，且憐哀，聖諭

以用素誠自引咎。御製詩，時以激變爲言，謂素誠死有餘罪。納世通、卞塔海之誅也，非以失機也，以平日擾回也。明將軍、阿將軍之出也，非爲素誠報仇也，以警群回也。至聖至明，未嘗稍有偏護及好殺之意。嗣後各城相顧，自疑自怖。數十年來，上賴朝廷德厚，下賴賢將軍、賢大臣等明示胸肝，告以天朝雖疆回地，斷無喜殺回人意，大臣皆奉公法，屯説户演，賴以无事。

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回人皆内地人也，皆世僕也。回人老於禍福最老久，祭天而祈，拜佛而誓，寫氈而記之，刻刀而銘之，以烏什爲恐。吐魯番爲南路建首地，一王巋然，有僕三千户，皆以吐魯番爲望。恐之言曰：莫更爲烏什矣。望之言曰：安得如吐魯番矣？故吐魯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舉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舉安。伊犁將軍無内顧之憂，蘭州總督無外顧之憂。如此，則回部之紅銅常貢於法局，回部之大頭羊常充於天廚，吾師乃不媿爲高宗皇帝之臣僕。夫高宗皇帝之臣僕，回長之所敬也，回民之所愛也。郭勒之神，達巴之靈，亦必福吾師矣。

且吾師亦知準噶爾部之所由屠滅無遺種乎？珍又有説：始噶爾丹入居喀爾喀賽因諾顔部，（超勇親王未稱「賽因諾顔汗」時。）不過北陲一嗜肉之獸。不但東南不近札薩克，東不近牧廠，而且以西論，并不有後來準部全地。亡何，漸念貪，漸念忿，入寇赤臣、土謝兩汗。兩汗亦有邊竟細夫，不勝而入控

聖祖。我聖祖乃奮天威，三起而三逐之。每一次之入，必深於前次；聖祖之創懲之，亦嚴於前次。卒至噶爾丹棄地西走而死，謂可以集矣。不幸而其兄子能收舊人，又不幸而其族收其西竟地，又不幸而輾轉强大，不北噬而西嗥也，逐回部，擾青海，直西藏，隣俄羅斯。我朝一祖二宗，三世西顧，龍顔焦勞，幸而其國篡弑相繼，幸而三策淩來歸，幸而阿睦爾薩納來歸，謂可以集矣。詎知幸者皆不幸之伏，不幸者又幸之伏，幸不幸，凡幾相迸激，而遂致我高宗皇帝之大怒。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蹂大膊，千里一赤，睢盱之鬼，浴血之魂，萬億成群，泰岱不籙，天帝不直，何爲而至是哉？彼回部者，亦有經卷，亦談因果，試召阿渾而問之，因何其細？果何其大？抑造因之時，能豫知果之至如是哉？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當敬謹率屬，以導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愛惜翎頂，愛惜衣食，唪誦經典，耕者毋出屯以墾，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亂於極微，積福於無形，則可謂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乃亦毋負高宗用兵之意者哉！

若夫議遷議設，撤屯編户，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自珍另有《西域置行省議》一卷，用厚白紙寫上塵覽。珍受恩最深，受恩最早，故敢越分而多言。惶悚。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内閣中書、本館校對官龔自珍上書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閣下：

本館現在續修《大清一統志》，自乾隆

三十九年書成後，伏遇今日重修，欣賀无量。續者纂其所未載，修者訂其所已成。自珍與校對之役，職校讎耳。書之詳略得失，非所聞，亦非所職。雖然，竊觀古今之列言者矣，有士言於大夫、後進言於先進之言，有僚屬言於長官之言。僚屬言於長官，則自珍職校讎而陳續修事宜，言之爲僭、爲召毁；士言於大夫也，後進言於先進也，則雖其言之舛，先進固猶辱誨之。自珍於西北兩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形勢原流合分，曾少役心力，不敢自秘，願以供纂修協修之采納，而仍不敢臆決其是否，恃中堂以下之必辱誨之也。不得以官牘請，爲書一通，如干條，如後方：

一、《欽定西域圖志》及《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皆於西邊新疆外臚屬國一卷。西邊有布魯特、哈薩克、愛烏罕、納木干、安集延、痕都斯坦諸類，舊志約略開載。竊謂西有西屬國，北有北屬國，北屬國之情形與西國尤不同。北屬往往錯處喀爾喀、伊犁之間，東北則錯蒙古、黑龍江之間。天朝亦往往用其兵力，如烏梁海，則聖祖平漠北用之，高宗平準噶爾用之；巴爾虎，則聖祖平羅刹用之。科布多七旗，則以貿市至無虚月。皆見忠悃，非安集延等孤懸葱嶺者可比。是故《欽定蒙古王公表傳》則嘗取科布多之扎哈沁一旗，考其世系，書其功績，以壯盟府之藏。而烏梁海一國，三支分處，自討噶爾丹招降後，和羅爾邁遣使貢貂，至今年班不絶。在唐努山者，則有和羅爾邁，見檔册；在阿勒坦淖爾者，則有特勒伯克、札爾納克，皆見檔册。於功不爲尟矣，於恩不爲殺矣。舊《一統志》於新舊藩服外，一字不及之，疑於無此屬部者然。今開館續修

志，似宜行文理藩院，徵檔册，將三處烏梁海頭目、宰桑各部落界送館，以便增補。

一、本館現存貯《聖祖聖訓》及《平定羅刹方略》一書。《方略》爲文淵閣未箸録之書，内各有巴彦虎事蹟數條，各官書於巴彦虎皆不及之，但稱巴彦虎現有借牧呼倫貝爾一事。按：巴爾虎舊牧當在尼布楚、雅克薩城之間，與内藩之烏珠穆秦地勢正相直。宜檄理藩院行文黑龍江將軍，將其頭目、遷徙年月、部落界，移送到館，本館以《聖訓》、《方略》核對之，即可纂補。

一、扎哈沁族類雖細，已蒙《欽定表傳》臚入，宜將禡木特一旗，現在牧科布多之何所，補入北屬國，如補烏梁海、巴爾虎之例。

一、北之有科布多，猶西之有青海也。青海爲部五，而科布多爲部七。考現在檔案，其不與商民通市者二部，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其與商民交易者五部，曰杜爾伯特，曰額魯特，曰明阿特，曰札哈沁，曰烏梁海。此七者，惟札哈沁得上見於《表傳》，六部無聞。《表傳》原爲紀功績而作，無功者不書。《一統志》，地書也，焉得而削之？考科布多地界，在喀爾喀之西北，伊犁東路之東南。宜行文參贊大臣，將札哈沁及六旗土界旗分，一一移覆本館開載。又此處烏梁海之與唐努山、三烏梁海同異合分之故，遷徙之年月，可一并移覆，藉略見焉。按：此在科布多與哈薩克接壤之處，距唐努山三支太遠，故疑非同類。

一、北厄魯特者，本準噶爾、綽囉斯同族，阿逆未叛時，首先來歸，詔隸三音諾顔部。據理藩院檔册係，現在附盟於齊齊爾里克地方，見旗二，爵二，貝子二人。一係厄魯特旗，一係厄魯特前旗者，是與《皇朝

文獻通考》合。舊《會典》稱一旗先駐達拉爾河，一旗先駐喀爾喀河，《文獻通考》襲是語。

按：《欽定王公傳》係阿喇布坦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丹濟蘭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西舍穆稜，後又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年月皆在，始皆當係推河厄魯特也，繼皆當稱烏蘭烏蘇厄魯特也，何有曾牧達拉爾河之文？舊典一岐矣。於烏蘭烏蘇外，別出推河厄魯特之號，似乎以阿喇布坦族爲烏蘭烏蘇，以丹濟蘭爲推河者然，兩岐矣。細繹《王公傳》，推河始立六旗，一旗是輝特，一旗是賀蘭山之分支，與此無涉，此共四旗；茂海一旗，叛亡亦弗數，阿喇布坦之兩旗，後并兩札薩克爲一，兄終弟及，兄無嗣，故其一旗則丹濟蘭子也。舊《會典》係乾隆二十六年所修，此并旗年月，亦難臆斷，大約與典不甚相先後。典乃係烏蘭烏蘇爲兩旗，而不連所謂推河者數，若曰從其朔，則朔當是五旗，何但二乎？三岐矣。舊典外，余所藏戊戌内版《搢紳》書與典同。又《王公傳》、《王公表》皆係丹濟蘭先封貝子，其子先封公，後封貝子，並無先封台吉語，舊典及戊戌内板《搢紳》，皆於烏蘭烏蘇則注曰：「兩旗，貝子二人」，於推河則注曰：「一旗，台吉一人」，四岐矣。官書處處不合。再四考訂，惟有敬遵《欽定王公表傳》爲的，餘書盤戾糾繆，而舊《一統志》遂一字弗及之，無可考。

一、所貴乎重修者，謂將糾舊誤，補舊闕，亮非抄襲沿承而已。舊《一統志》於兩坿牧地，既不道及矣，而於西套賀蘭山厄魯特之下，忽注云：「一旗係阿喇布坦裔，一

旗係丹濟拉裔。」賀蘭山在青海之東，烏蘭烏蘇在沙磧之北，相去將六千里。一係綽囉斯族，一係和碩特族，今置和羅理名氏於不問，以北人之祖先，移贈於西，亦豈舛之細者矣。糾而正之，諸公豈有意乎？

一、舊志於「青海」下，奮書云：「青海爲四衛拉特之一。」於「西套」下，又注云：「四衛拉特中，北厄魯特居其一。」考四衛拉特皆在天山北路準噶爾地，一綽囉斯，二杜爾伯特，三和碩特，四土爾扈特。後土爾扈特逃往俄羅斯，乃補入輝特，見於高宗皇帝御製文，及種種官書、種種檔册，無弗合。青海是地名，非部落名，非種族名，其地則和碩特族居之，後輝特有居者，後土爾扈特種有居者，後綽囉斯種有居者，後北方之喀爾喀種有居者，又番僧察罕諾們漢之屬僧，亦編旗而處之，將合此六者，而指爲四之一乎？北厄魯特乃綽羅斯之一支，以北爲四之一，將置其全部於何稱？今之脩官書者閲至此，其謂之何？

一、西套厄魯特兩支，一和碩特，一土爾扈特，皆與青海近。戊戌内板《搢紳》，臚序青海之後，不誤。舊《會典》乃於兩支中，夾敘一烏蘭烏蘇，失之矣。舊《一統志》僅開載賀蘭山之厄魯特，而不載額濟内河之土爾扈特，應補。

一、地名半以種族而得名，人皆知之。至地有以人徙者，無城郭之民類然。如明時兀良哈三衛，福餘衛是嫡酋所居，出口即是，泰甯衛出關即是，始則地因人得名，繼且挾地名而徙。今之烏梁海遂爲皇朝極北竟矣。和碩特有借牧科布多者，嘗見科布多大臣章奏，遂偁其一區爲和碩特矣。札哈沁本西域汎卒之稱，自安放科布多後，北

方遂增一部落稱呼矣。舊地名，新地名，類此者極多，考沿革者，宜略知此。

一、修書宜略知鉤稽法。如四衛拉特，三有姓，獨土爾扈特無姓。由後言之，雖謂土爾扈特即是姓可也，謂和碩特即姓和碩特，無不可也。由前言之，固皆以地名爲姓，敢據徹辰薩囊書，俑其出恭博地方，定土爾扈特爲恭博姓。

一、衛拉特是五族公共之俑，各種官書獨於綽囉斯一族則單稱厄魯特，不知始於何例？然如西套賀蘭山及青海之厄魯特廿有一旗者，細考實非綽囉斯，乃和碩特也，與它處又不畫一。今宜定一例，連姓稱綽囉斯厄魯特，而西套青海皆改書和碩特。

一、青海四部，爲旗二十有九，此外實尚有綽囉斯遺民一類，於乾隆二十九年前移徙，而無編旗明文，歷來只數四大部而遺其一，舊志因仍。宜一面行文貴德循化辦事大臣查覆，一面恭檢《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開載。

一、各處里差經緯度數，舊典頗多舛。如阿霸垓、阿霸哈納爾，皆左翼有之，右翼無之，左右翼里差，斷乎弗同。又如科爾沁六旗，只詳一旗；鄂爾多斯七旗，只詳一旗。宜行咨欽天監考補。

一、引書用舊説，宜加排比，各具體裁，官書中如《三通》，大抵沿舊文，少所發撝。如撰《七音略》，取之《欽定同文韻統》；撰《六書略》，取之《欽定西域同文志》。夫《西域同文志》，專爲譯西而作，故於國書下先注明西域書，乃次各種書。而所臚僅西域地名、人名、山川名，若以皇朝全代全輿論，西域亦一隅之一隅，自宜分類博徵，備詳訓詁，以《清文鑑》爲主，以滿漢官名、地名舉

例，不得以西域山川舉例。是撰皇朝《六書略》，而獨以西域爲主矣。《三通》爲本館朝夕編摩取材之書，故特發其凡，以勸慎重。

一、舊志「驛站」下云：「自獨石口至蒿齊忒九百餘里爲一路，置驛九。」考理藩院檔册稱，實六百里，置郵六。又志於古北口、喜峰口外，載乾隆三十六年之新郵，而張家口外，亦有新郵，自穆哈哩喀遜爲新站起處，哈拉尼敦爲住處，凡十六站，何以失載？又喀爾喀汗自備之郵站，亦宜略志一二，俾往來天使，知厥隘略。

一、回部風俗，亦佛教之支流，其人祖曰「阿旦」，其教祖曰「默赫爾默特」，其師曰「阿渾」，其同種曰「穆哩斯瑪奈」，其學問曰「二一令」，戒邪婬、戒殺、戒妄語、戒酒、戒盜。其字頭，始愛里普；其曆元，亦不拘至朔同日分杪無餘之法，而自成章蔀，不置閏，大約爲西洋新法曆書之所祖，或云頗近授時曆也。其教實與西洋耶蘇教大異。唐時流行中國之景教，《水經注》之祆祠，自是耶蘇教，非默赫爾默特教，皆佛典所稱九十六種旁門之一。要之比於準部之黄教食肉衣黄之制，不猶未遠佛意哉？自珍另有《内典旁師考》一篇，呈覽。竊按在西洋則爲耶蘇教，在蒙古準部則爲宗喀巴教，在回部則爲默赫爾默特二一令教。風俗一門，宜區以詳焉，以彰兼收並畜之賾且盛。

一、西域屬國，如布魯特之在南部，哈薩克之在北部，向於天朝恭謹，各官書只記大概。今中書徐松在西域時，曾鉤稽兩部世系地界沿革成兩表，當代奇作，此可以沿用者。

一、西藏亦有屬國，猶喀爾喀之附見巴爾虎、烏梁海、科布多，回部之坿見布魯特、

安集延、痕都斯坦，準部坿見哈薩克之例。曰廓爾喀實最大，其次曰作木朗，曰布魯克巴，曰哲孟雄，曰落敏湯，皆宜附見。廓爾喀本名巴勒布，國初，巴勒布三罕，曰葉楞罕，曰布顔罕，曰庫庫木罕。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文，遞哈達，譯出詞旨甚恭順，命以玻瓈、磁器賞之。後三罕合爲一。故巴勒布益强大，戊申、辛亥兩用兵，亦皇朝巨事實也。風俗形勢，宜備載。

以上都一十八條，皆舉其炳炳顯顯者，餘小事，頭緒尚多，未易罊宣。懼循襲而不改，闕略而不補，顛舛而不問，苟簡而不具，弃置而不道，回護而不變，有重修之費，有重修之名，將使後之專門者，靡所鏡也。中華文獻，夥有通人，無甲第名位，弗敢妄議；惟此類語言文字，求之親到其地者，尚或懵昧，答不中問，可知從事鉛槧之難。珍雖非絶詣，自是孤學，倘蒙垂擇，致爲榮幸，而於己非有利焉。不勝悚惶待教之至！

與人箋❶

誨檢各件，敬檢上。

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渾之裔，唐以前實强，後少弱，亦不失爲大國。一見逐於正德間之蒙古阿尔秃斯，再見逐於國初衛拉特固實汗，三見逐於三傳之羅卜藏丹津。羅卜藏丹津者，叛世宗朝，以覆固實祀。故今之青海和碩特，則並非固實嫡種矣。今和碩特二十有一旗，是不從羅卜藏丹津叛者，其餘喀尔喀一旗、輝特三旗、土尔扈特四旗，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陸續徙

❶ 題名，朱氏初刻本爲「與人論青海事書」。

往，以地未實，故與和碩特分居番子故地。

天道好還，强弱迭代。今番子之事，必聲言報先世之仇，名近正，力近强，必非各旗所能禦。湟中諸旗距番遠，尚可自活，河北之帳必危，自然之勢也。聖者貴因天運之自然，矧番子未嘗獲罪天朝，古未有外夷自相争掠，而中朝代爲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令之强？强即弗恭順。《傳》曰：「狺糠及米。」羅卜藏丹津之前事可爲之續邪？番人、蒙古皆信佛。大喇嘛察罕諾門汗一旗，最富盛，貧番子往往賴其牛羊以活。喇嘛位號在西藏達賴之下，并在漠北哲卜尊丹巴之下，僅與後藏班禪比。若朝廷許進其位號，許造廟宇，必肯出力。以佛法兩勸而兩罷之，不調一兵，不費一粟，以外夷和外夷，智之魁也。今兵力物力皆非開邊釁之會，克則殺機動，不克則何以收事之局？於事前思之，惟大喇嘛雖富而弗傳子，雖有功而無後患。無事則無患，有事則可用，此列聖尊崇黄教微指也。走雖明習，何敢妄論邊事？承咨采再四，故條出大概，以附直而勿有之義。其地形道里各件，程府丞昔歲開斜方而得之者，想明核，走處僅一分，覽畢當見還也。不僃。壬午十一月八日。

定盦文集

卷下

仁和龔自珍璱人譔

五經大義終始論

昔者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不在兹乎！」文學言游之徒，其語門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誠知聖人之文，貴乎知始與卒之間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民事終，天事始，鬼神假，福禔應，聖蹟備，若庖犧、堯、舜、禹、稷、契、皐陶、公劉、箕子、文王、周公是也。

謹求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聰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聰明孰爲大？能始飲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穉不可不養也，屯蒙而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者，祭禮也。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情始積，隆隆然；始盈也，莫莫然；求之空虛，望望然。始相與謀曰：使我有飲食者，父歟，母歟？父母非能生之也，殆其天歟？乃率其醜，取其仂，以報於天，蓋仰而欲天之降之也。再相

與謀曰：父與，母與？曷爲不與我共飲食與？則弗之見矣。乃號其醜，取其仂，以報於淵泉，蓋俛而欲父母之假之也。三相與謀曰：非天也，非父母也，孰使我以能飲食與？則弗之見矣！於是號其醜，取其仂，以報聖之人，蓋每食四望而欲其降之也。若其教之降首屈股下上手，與其下上手之數以差，由中古作。故曰：觀百禮之聚，觀人情之始也，故祭繼飲食。夫禮據亂而作，故有據亂之祭，有治升平之祭，有太平之祭。聖人曰：「我主天，而衆之祭始息。」聖人曰：「我不敢僭天，而衆之祭不敢先一人。」聖人自爲謀曰：「孰使予大川盈，大陸平，大物腯成，而小物毛烹？」於是乎食人鬼之始播種以配上天，食人鬼之始平道塗以配於下地，食人鬼之聰明仁聖者於宮。後王曰：社稷朁宗，以恩父爲殺矣！故恩及王父，王父以上統曰祖，其所居曰廟，其在《禮》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此禮之大成也。此言有異乎土鼓之祭，其實升平也。其在《公劉》之四章曰：「蹡蹡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是時餱糧完具，始立國而祭也。又曰：「君之宗之。」惟祭乃立宗，非祭則宗不顯明。是故公劉教民祭，而豳國之民，無不尊其宗者，後其支者，大宗無不收群宗者。

謹求之《春秋》，必稱元年。年者，禾也。無禾則不年，一年之事視乎禾。《洪範》稱祀者何？禾孰而當祀，祀四時而偏，則一年矣。元年者，從食以爲紀；元祀者，從祭以爲紀。其在周公報成王曰：「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周所以始立國也。微子數商王辛之罪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上世方亂猶祀，矧商階升平之資乎？言辛所以災也。度名山川，升崇岡，察百泉，度明以爲向，度幽以爲蔽；摶土而爲陶，鑿山而爲磏，❶以立城郭、倉稟、宮室，高者名曰堂，下者名曰室，以衛鬼神，屏男女；伐山之木以爲之群材，其百器以寓句股，以求九數。其在於《詩》：「既景乃岡。」以測知北極之高下。又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以順水性，則司空之始也。此其與百姓慮安者也。若其與百姓慮不安者，所以安安也。曰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不後長，支不後宗，筋力者暴羸，於是乎折萑析木而撻之，則司寇之始也。而聲問乎東西，而聲問乎北南，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後長歟？支後宗歟？筋力者毋暴羸歟？皆必赴司寇而理焉，理之而無不威，故曰鞭蠻夷，撻六合也。

謹求之《書》，皋陶爲士，其職也，後王謂之兵。兵也者，刑之細也；士也者，理也。有虞氏之兵也。其在《洪範》，八政有司寇，後王有司馬。司馬，司寇之細也。聖者曰：吾視聽天地，過高山大川，朝天下之衆，聱其耳目心思辨佞之雄長，而户徵其辭，使我不得獨爲神聖，必自此語言始矣。爰是命士也，命師也，命儒也。聖者至高嚴，曷爲習揖攘之容，虛賓師之館，北面清酒，推天之福禄與偕，使吾世世雄子孫，必變化恭敬温文，以大寵之？豈懼其武勇之足以敚吾祭哉？誠欲以一天下之語言也。儒者出而語民曰：「非恃珪璧也，其積者齋栗也，而人莫不歡心以助吾祭矣。不然，邊鄙之祭，夫豈無私玉？」儒者又出而語民

❶「磏」，扶輪社本註：「一本磏作隒。」

曰：「非恃干戈也，其積者和也，而人莫不出私力以扞其圉；不然，南畝之勇夫，夫豈無私兵？」

謹求之《禮》，古者明天子之在位也，必徧知天下良士之數；既知其數，又知其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所在。蓋士之任師儒者，令聞之樞也；令聞，饗帝之具也。其在《記》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夫名士去國而王名微，王名微而王道薄，故曰：「殺胎破卵，則鳳皇不翔。擿麛取犢，則麒麟不至。」其在《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良士，國之金玉異物也，草木厭之，而況金玉乎？魚鼈槁之，而況蛟龍乎？誠苦之也。名士之有文章，望國氣者，見其爛然而光於天，求之《雅》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其推天人之際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野有相慕，用之朋友，而可薦於神明也。其衰也，賢人散於外，而公侯貴人之家，猶争賓客於酒食。其大衰也，豪杰出，陰聘天下之名士，而王運去矣。

謹又求之《洪範》，八政：七曰賓，八曰師。賓師得而彝倫敘也。何以曰敘也？古之賓師，必有山川之容；有其容矣，又有其潤；有其潤矣，又有其材。王者之與賓師處，聞牛馬之音，猶聽金玉也；親塵土之臭，猶茹椒蘭也。其在《記》曰：「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矣。」其在《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夫食貨具則有馮矣，官師備則有翼矣，祭祀受福則有孝矣，賓師親則有德矣，誠約彝倫之極，完神人之慶也。聖者曰：「吾非多制以好勞也，多文以爲辯也。無政之曰闕，政

不中之曰不敘，闕且不敘，中國必有不安者矣。」夫如是，是枕嵩華而身衹曠土之原也。觀其制作，曰成矣，求之《春秋》，則是存三統、内夷狄、譏二名之世與。三統已存，四夷已進，譏僅二名。大瑞將致，則和樂可興，而太平之祭作也。是故有禘，推五行得感生之天，主天帝而以人鬼配之。有宗祀，祠天帝於宮，而以父配之。練而齋，齋而盥，盥而祭。其在《易》，「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禘之盛也。其在《詩》，「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宗祀之盛也。文祖明堂以嬗之名，郊宗石室以建之主，兼禮備樂以存之統，升珪瘞璧以崇之文，九州四海以象之宮，重特祀也。有封祀，求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其在《禮》，「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封禪之盛也。合此三者，在《春秋説》曰：「以美陽芬香告於天」，猶告盛也。有宮中祠，昔在黄帝，集萬靈於明庭。萬靈者，配太一者也。在天官曰太一，在禮亦曰太一，在《易》曰太極。昔在成王，襲祖考之勤勞，有周公以代制作，法宜得爲太平世。

謹求之《書》，有曰：「予沖子夙夜毖祀。」毖祀，宮中祠之盛也。其在後王，服玉而延年，宵中而禋，馮几而候神，則動過其物也。然亦罔有咎於天，使天下之老者，自視如壯者；使天下之壯者，自視如幼者。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春如三春，秋如三秋，晝如九夏，夕如九冬。故國暇而能修民，民暇而性命治。聖人之以能有名號者，有四象焉：曰暇，曰順，曰雍，曰嘉。其在《詩》，將欲以美公劉之功，而總其意曰：「既順乃宣，而無永歎。」其在《禮》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又曰：「達於順。」又

曰：「順之實。」《禮》之終，猶《詩》之始也。求之《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其在《詩》曰：「有來雍雍」，言雍在下也。「雍雍在宫」，言雍在上也。灑掃，嘉宫庭之道也。朝日，嘉旦晝之道也。夕月，嘉莫夜之道也。玉色而絲聲，嘉后妃之道也。無夢也，有夢則太人以占，嘉寢寐之道也。其在《禮》曰：「以嘉魂魄，是爲合莫。」方祭而有嘉也。

謹求之《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遂終言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謹又求之《禮》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必知其情。」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聖人治人情，必反攻其情，以己治之。聖者有情與？曰：微矣。至清以有神，至和以有精，至静以有形，至澹以應群靈，至沖虚以應兆人。故遂終言之曰：「心無爲也，以守至正。」無爲，本太一而已矣。天下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其心疾可得而已也。上帝萬靈，可得而晝夜通也。是故有善可得而薦也，有命可得而受也，有作可得而合也。然則絶地天通非歟？胡爲其非也！聲以色猶不欲而糅，神人其爲聲色也，大矣。先王惡其驚民也，非太一之謂也。夫如之何而可以極言聖人也？曰：盍游乎淵然不瞬之中，置乎肅然清静之上，端端乎遇聖人焉。謹求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極之矣，極之矣！夫如是，則謂之能天。天也者，福之所自出也。《書》有五福焉，《詩》稱百福焉，稱萬福焉，皆能天之義也。

宋先生述

君姓宋氏，諱璠，字魯珍，浙江嚴州府建德縣人。曾祖載，祖紀勳。父圻安，選拔貢生。自祖以上仕否，及妣氏族，俱未詳，弗可述。君幼以孝聞，力於學。其治經也，總群書並進，天旦而起，漏四下而寢，不接賓客，瘁志纂述，大書如棋子，小書如蚊脚，墨書或濃或澹，朱書如桃華，日罄五七十紙。如是者不計年，當可得百餘萬言，扃一敝箱中，不知果成書與否，又不知欲成何等書，身後無可問者。嘉慶七年，以選拔貢生來京師，主刑部員外郎戴公家。以戴公薦，來主吾家，訓自珍以敬順父母。舉嘉慶九年順天鄉試，十五年歲庚午卒，年三十三。無子。浙中傳君晚年信疑龍家書，遷家兆，手一卷書，督畚鍤，有白眚起地中，觸君身而死。其誣與？其有之與？吾家自賓客群從，逮老僕婢，至今皆稱之曰「宋先生」。

嘉慶丙子春，武英殿校録副榜貢生弟子龔自珍謹述。

擬上今方言表

臣自珍言：臣在京師，造《今方言書》，徂江之南，□歲而成。首滿洲，尊王也；臚十八行省，大一統也；終流求、高麗、蒙古、喀爾喀，示王者無外也。民之所異於禽獸也，則聲而已矣。人性智愚出於天，聲清濁侈弇鴻殺出於地。每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氣之轉無際，際虖氣者有際；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故府、州、縣以漸而

變，不敢紊也。董之以事，部之以物，俾可易考也。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撣擇傳記，博及小説，凡古言之存者，疏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爲臬也。音有自南而北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苟有端緒，可以尋究，雖謝神瞽，不敢不聰也。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

臣又言曰：三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三王之世，以人聲爲文字。故傳曰：「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聲與言，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爲其魂，形與義爲體魄。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達之，太史登之，學僮諷之，皆後興者也。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興，百聖以是有名，審聲音之教也。

知歸子讚

懷歸子曰：震旦之學於佛者，未有全於我知歸子者也。佛之徒吾能言之，大都夙生所造，糾纏至煩重。其生也，必抱民生絶幽苦之一境，所苦不同，要皆今古无比例。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根本，於以束其靈異智慧之心，而不得試於外，則尚不知有佛也，乃遁而之于惝怳、曲屈、淒異、幽靈、孤譎之一境。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徑竇，久久而自知其不得以試於世，乃姑蓄之而佯與世謀。於是食萬斤之牛，建摩天之旂，以號於天下曰：吾當即世謀。自羲、炎以

來，文字无不受也；日星河海之行，帝王、妃后、臣宰、農工、徒隸之法，无不籀也；當世人民、鳥獸、龍魚、蚰蟲之情狀，无不隨也。身命色力畢耗於是，久久而自思其何所返，且求諸外，且索諸内，皆不厭吾意。於斯時也，猝焉而與其向者靈異智慧之心遇，遇而不逝，乃決定其心，蓋三累三折之勢，知有佛矣。之人也，設震旦之人，從而尸祝之，則徒能見其中央而已矣。其學於佛也，又以其十之四習密部，以祈其災而澹其憂，其爲第一大事謀十之六耳。惟知歸子不然，初亦不然，中亦不然，終乃愈全，豈非大菩薩度世示現者哉？合十翹誠而製讚曰：

有美一人不可測，色究竟天三昧出，示來震旦往浄域。眷屬如意名聞昌，衆生大福一身當。之人尚然思故鄉，汝何人斯戀一方。重曰：有美一人兮青蓮之華，美人思我兮無以爲家。嗚呼！我如肯思兮亦既有家。

定盦七銘

⿰衤庶所居以輔名字，古未之有也。雖然，古文變而篆，大篆變而小篆，小篆變而隸，則若是已矣。余猶爲之，且系以七銘：

枕之銘曰：以蛇而去蛇，安眠者如是邪？

鐙之銘曰：如擎油滿中，不動無所棄。

研之銘曰：十二煩惱汝志之，煩惱俾汝志也。

眼鏡之銘曰：潰者利逼，心光之則。

盂之銘曰：惜於水，渟於盂，不渟汝智，孰惜汝智之枯？

坐之銘曰：天九萬，淵九萬，尼汝於

一翰。

一切處之銘曰：不送汝，矧逆汝，煩惱身，亦委蛇而畢汝。

與江居士箋

別離以來，各自苦辛，榜其居曰「積思之門」，顔其寢曰「寡懽之府」，銘其凭曰「多憤之木」。所可喜者，中夜皎然，於本來此心，知無損已爾。

自珍之學，自見足下而堅進。人小貧窮，周以財帛，亦感檀施，況足下教我求無上法寶乎？人小疾痛，醫以方藥，亦感恩力，況足下教我求無上醫王乎？人小迷跌，引以道路，亦感指示，況足下教我求萬劫息壤乎？

別離已深，違足下督策，掉舉轉多昏沈不尟。至於手教，慮信根退，想戲弄之言。自珍久不見有信根，信是何根？根何云信？本來如是而已，何況有退失邪？重到京師又三年，還山之志，非不温縈寤寐間，然不願汩没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復出，則爲天下笑矣！顧弢語言，簡文字，省中年之心力，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彣彰，水何容拒之哉！萬一竟可還，還且不出，是亦時節因緣至爾。至於與人共爲道，夙所願也。寢負至今，雖遇聰明貴人，祇宜用一切世法而隨順之。陳餓夫之晨呻於九賓鼎食之席則叱矣，愬寡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誶矣，況陳且愬者之本有難言也乎？

《行願品》久收到。《圓覺疏》聞蘇州刻成，前約所云不忘也，當自致貝居士。伏惟吉祥，不宣。

癸未六月二日，自珍和南。

戒將歸文

予幼遘厥心疾兮，背吉祥而誓馳。下上無所泊於天淵兮，結靈光而內回。民莫予于衆所食兮，予窈眇以吟呻。殺類草於旁秋，斥吟華於上春。予幽幽以自嫮兮，非衆磨之能穴。耻列炬之平然兮，非孤光之所逼。塞萬岐之恒由兮，乃谽然而怒出。精炯炯其獨寤兮，物温温其燭楹。拂清輝而不御兮，嫌太陰之尚墮乎形。忽皇皇其悲無依兮，客迭索而無贈。嫜衆心以爲才兮，亦聊棲而强定。久浮浮而變化兮，羌即事而成逕。入屏處而自探兮，乃大哀而亡命。嗟微塵之不九竅兮，驅匠灝而宅之。造亭亭之高宮兮，接玉女於雲涯。蘇予息之奄奄兮，未成象而目眙。諒空蒙之不我搆兮，陳文言以遨嬉。舍芳香而誰御？夐澄照以長辭。恣毀桀以譽堯兮，冀萬福之登來。駭制作於三皇兮，予又勇乎瑕疵。轟孤義之俯天兮，無譬喻以詞之。散餘愎而之形骸兮，乃瞵睨而側頸。絶千載而蘇一笑兮，亦斛淚之所孕。萬常不得安居兮，再玄黄之紜紜。諒鬼雄之弊濁兮，終結怨而徒勤。嗇靈怨之沉沉兮，倏予到乎名言之外。轉圜常而大觀兮，曾不立乎一義。汝奚玉女乃召予高雲兮，音琅琅其詔予。汝奚隆于狂慧兮，非出離之所塗。館汝以寒春之宮兮，從無愁之攸居。汝東游見毒龍兮，龍族曾不醉汝乎酒。西見宛宛之弱妃兮，又嬌獰而誶汝。義何孤而非繁兮，情何孑之非儔。予東見童蒙兮，顧威孔神。胥百淬之美心兮，祭以媚天。西見夆雙兮，曰禍

福在予。貢繚戾之淒清兮，亦伺人而闇投。其佐戉律兮，分神化軀。棲人睫兮，據人齗。尸神笑逆兮，肝靈怒。悅神明之一霧，夜秋秋而亂語。何智可摧兮，何思能降？龍夔夔以怒心，雹偟偟以收風。玉冰冰兮无愁，愁思不可以久淫。汗淫淫兮既雨，戕思林兮伐智樹，放聰輪兮黜明御。歸來乎，歸來乎，泊兮吾以寤。

重曰：心疾之搆，光景聚兮。屏營寂忽，无適主兮。百愁往來，召群苦兮。匪智匪道，逢玉女兮。久游不歸，慈所牽兮。空首稽首，禮則真兮。而今而往，得所門兮。而將誰與游？而何歸之休？而甯汎汎以湛浮。逌爾靡有言兮。

發大心文

震旦苦惱衆生某，稽首盡十方三世諸佛前：伏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云遐，末法現在，欲報大恩，須發大願。依經論説，行是車船，願是馬檝，有船無檝，難可到也。我自諸劫以來，佛加被我，佛教誨我，佛憶念我。我有眼根不見，耳根不聞，意根不覺。流轉生死，旋出旋没，至於今生。今生更遲，何生可待？父母生我，善友教我，一切有情，咸加被我。況自諸劫來，若父若母若眷屬，或生天中，或生人中，或生畜生中、地獄中。我若不以今生坐大願船，自鼓願檝，盡諸後身，終成蹉忽，負恩無極，是謂枉得人身，虛聞佛法。是故欲修檀者，發心爲先；欲修

羼提，發心爲先；欲修尸羅，發心爲先；欲修毘黎耶，發心爲先；欲修禪那，發心爲先；欲修般若，發心爲先。我今先願斷種種心。何謂種種心？瞋心差別有三：曰嫉惡心，曰怨懟心，曰難忍辱心。貪心差別有三：曰樂世法心，曰羨慕心，曰憶世法心。癡心差別有五：曰善感心，曰纏綿心，曰疑法心，曰疑因果心，曰惛沈心。有境相應行心，有非境不相應行心。若廣分別言，則有八萬四千塵勞，皆起一心。

我今誓發大心，凡生人倫，受種種惱，大心菩薩深知因果，各各有故，略可設說。脱令我今世適發善念，欲入正受，即有魔事，不得成就，便當知前生善根微淺，嬈善友故。脱令我今世出誠實言，而以愬人，人反譏笑，便當知我前世信根微淺，不聽它言故。脱令我今生多受浮言，無情淺夫，或用見成言說而成謗論，便須知我前世處境亨泰，但能坐議，不察人世一切真實煩惱故。脱令我今世於人有禮，人見淩侮，便須知我前生忍辱根淺，或加報復，或喜我慢，今迴報故。脱令我今生如孩如提，純取真初而以待人，人相機詐，受種種惱，便須知我前生閱歷太深，厚貌深中，今受報故。脱令我今世既招謗議，復值嫌疑，難可解說，便須知我前生坐於堂上，身爲理官，但據形迹故。脱令我今世自細及巨，萬事萬狀，不得擇術直行，如頭欲前而足欲後，便當知我前生直截如意，平生處置，數言可了，不知它苦故。脱令我今世進身坎軻，横見貶抑，便須知我前生僥取榮利，貪賂罔法，不畏人王，不恥姍笑故。脱令我今世種種處置，雖竭仁智，終無善局，便須知我前生害他眷屬，累其一生故。脱令我今生於世間愛樂，

百求無遂，凡所施作，垂成忽敗，便須知我前生於它若有仇若無仇，一切破壞故。脱令我今生遇有惡緣，未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誤作媒翳，害它人故。脱令我今世受無量冤讒，無量憂泣，不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順遂享福過故。脱令今生遇兇人暴辱，如豺虎行，便須知我前生無禮以淩人故。

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人倫，或生此世界，或生餘世界，依雜華普賢説，東南西北世界，東西南北四角世界，上方下方世界，乃至盡毘盧遮那海世界，皆當發心而正思惟。如遇它横逆，應正思惟，生安受心；遇它機械，應正思惟，生憐他心；遇他作惡，應正思惟，生度他心；遇他冥頑，不忠不孝，不存血性，於家於國，漠然無情，應正思惟，生感動他心；遇他遏抑我，噬負我，皆正思惟，而生憐他心；遇他頑癡，應正思惟，生敬他心；遇它妬忌，生讓它心；遇它醜惡，應正思惟，生愛它心；乃至見他十惡五逆，亦將我心置他胸臆，而替他想，生種種憐他心，宥他心，度他心，乃至一切施不如願於我，我皆如是思惟。此我夙業，今坐幸已受報，已償已訖，生自慶幸心。

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天倫，若日天子，若月天子，若星辰天子，或生忉利天，或生須燄摩天，或生四天王天，或生它化自在天，乃至生諸梵天，乃至生五不還天，生色究竟天，皆當發心，憶見衆生，照見衆生。我生天上，入於内院，值補處佛，佛已降時，最先請佛説法，佛涅槃時，受我最後法供，如純陀事，佛祐弟一，當念世人不值佛世，或又遭遇滅法人王，我皆衍佛法緒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身有千頭，頭有千舌，舌有千義，氣足音宏，辯才弟一，當念衆生冤枉

蹇澀，若忠臣，若孝子，若賢婦、孝女、奴僕，種種屈曲繚戾，千幽萬隱，我皆化身替他分説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威德自在，尊嚴弟一，當念衆生賤苦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寂然安隱，得諸三昧，陀羅尼門定慧弟一，當念衆生或困色陰，或困想陰，種種傎倒，我施安隱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壽命弟一，當念衆生朝有夕無，哭泣相續，我施壽命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安居弟一，當念衆生或涉大水而困濤波，或從高山跌落，不得至地，心怖神飛，我當化身空中，爲其接住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調適弟一，當念衆生生惡毒瘡，種種苦病，或遇刀刃，或落半頭時，或斷手脚時，或刳腸胃及兩眼時，求死未死時，我皆分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潔浄弟一，當念衆生在於地獄，既受無量痛苦，仍在沸屎，受無量穢，我皆不憚親往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慧照天人，多聞弟一，當念衆生少見寡聞，於一切處自疑自駭，我當令其到心皆平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久遠超出因明、内外五明，神明弟一，當念衆生小聰小辨，世法多聞，或困名身，或困句身，或困文身，傎倒日夜，我先化身令其成就，然後解脱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春吐栴檀氣，夏吐芬陀利氣，秋吐蘭氣，冬吐須曼那氣，身長由延，端正弟一，當念衆生現富單那形、鳩槃茶形、夜迦形，或人生中粗弊如畜，福力輕微，或生疣贅，五官不全，同倫譏厭，己亦厭苦，我當巧術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八萬四千微妙侍女來相親娛，著微妙衣，出微妙聲，或以攜手爲極樂，或以相笑爲極樂，當念衆生困於麤重婬欲，不知厭苦，復有慧根男女，想陰熾盛，生諸疾病，種種麤細境界，我皆化作色身，爲其成就如願，然後解脱而以

度之。我生天上，供養弟一，當念貧窮衆生，我以法力取龍宮寶貝，或美衣食而以度之。

復次諸佛，我若度人，當發大願心。先度此生父身、母身、眷屬身，再度曠劫以來不可説不可説父身、母身、眷屬身，又當度此世一切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不可説不可説識知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至於此世，與我有仇有怨之身，乃至遍度曠劫以來至於今世，若因緣、若增上緣、若等無間緣、若所緣緣、若有情而作緣、若無情而作緣，人所不見天眼乃見之身。依《首楞》説，十二類生，各各入其類中，而説法要而化導之。雖有化導化身勞苦，我實寂然，不出於定，安坐本所，不離三昧，身心如故。

凡此所願，我實誓發，無虚誑心，所願佛加被我，佛証知我，佛提撕我，佛成就我，使我盡此一形，乃至千形、萬形、無量形，盡諸後有。無凡夫障，無小乘障，無中乘障，無外道障，無魔民障，無魔王障。正念相續，正願相續，正知相續，正見相續，正行相續。我盡諸身，若毛髪，若肝腦，若頭目，而以作供，不作爲報。我雖化身，横盡虚空，竪盡來劫，作其塵沙，一一沙中有一一舌，一一舌中出一一音，而以讚佛，不能盡也。又以化身，竪盡來劫，横盡虚空，作其塵沙，沙中一一舌，舌中一一音，而以勸人讚佛，不能盡也。世界無盡，佛力無盡，衆生無盡，一切法無盡，我願亦無盡。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瑟人譔

卷一

説京師翠微山

翠微山者，有籍於朝，有聞於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爲高矣。不絶高，不敢絶高，以俛臨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爲纖蓋，不爲枕障也。出阜城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廬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階、無喘息之憩。不孤巉，近人情也。與香山静宜園相絡相互，不觸不背，不以不列於三山爲懟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爲主峰，又恥坿西山也。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蘋婆，有巨松柏，雜華靡靡芬腴。石皆黝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諧於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最高處曰「寶珠洞」，山趾曰「三山盦」。三山何有？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盩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渟其間，其甃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爲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龍泉？龍泉迟焉。餘皆顯露，無龍泉，則

不得爲隱矣。

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爲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說昌平州

昌平州，京師之枕也。隸北路廳，北路廳隸分巡霸昌道，分巡霸昌道隸京尹。州在德勝門北八十里。州南門至北門七里。州之東有鎮山焉，曰「天壽山」，明十二陵之所在。又東南有小山焉，曰「湯山」，實維温泉，有江東之辛夷樹焉。純皇帝置行宫，實東巡之所憩。州南門之外有泉焉，曰「龍王泉」，泉上有龍王祠。泉南流，西南又有泉焉。出大覺寺，又西，有村焉。村有多泉，村人自名曰「百泉」。百泉之泉與大覺之泉，皆東南流，以入於沙河。州之北二十有五里，曰「南口」。南口者，州之蔽也，居庸之基也，入延慶州界矣。州之人才，漢有盧植，唐有劉蕡，今有王蔆齡。王蔆齡者，好積書，亹然長者，以孝廉方正徵，授牘禮部，則奮筆言當世事。其言有曰：「今士習尤譁囂，憙小慧，上宜崇樸學以勵下。」仁和龔自珍以此言爲然也。其穀宜麥，亦宜稻。其土産硝磺。其木多文杏、蘋婆、柿、棠梨。其俗敬賓客，富人畜車馬，不敢騁於里門。

説天壽山

由德勝門北行五十五里，曰「沙河」。沙河有城，出沙河之北門，實維廣隰，豐草肥泉，引領東拜，大山臨之，是爲天壽山。明成祖永樂十年所錫名也。京師西北諸山，皆宗太行山。此山能不與群山勢相屬，有明尊且秩焉。自永樂至天啓十有二帝葬焉，謂之「十二陵」，獨景泰帝無陵。崇禎十五年，妃田氏死，葬其西麓。十七年，帝及周后死社稷，昌平民發田妃之墓以葬帝、后，因曰「十三陵」矣。山多文杏，春正月而華。山之勢尊，故木之華也先；山氣厚，故木之華也怒。山深，故春甚寒；深且固，故雖寒而不洌。其石其鹿皆絶大。山之理如大斧劈，山之色黝以文。山之東支有湯山焉，其泉曰「湯泉」焉。山之首尾八十里。

説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輳、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寘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

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

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蹏，涉之琮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洑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

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槖駝與余摩臂行，時時槖駝銜余騎顛。❶余亦撾蒙古帽，墮於槖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尚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毳者相撾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网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槖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微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没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坌道。

説張家口

張家口在宣化府萬全縣北境，察哈爾

❶「衘」，扶輪社本作「衜」。

都統駐焉，凡効力軍臺贖罪者駐焉。効力者，効力軍臺也。何以駐張家口？近今五十年駐張家口也。昔之日稱軍臺者何？仁皇帝親北征，有事蒙古，純皇帝命將西征，出入蒙古，故軍臺始於平噶爾丹時，密於追達瓦齊時，周帀密布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今無軍事，何以稱軍臺？曰：猶內廷有軍機處，無軍事亦得稱也。軍臺起訖如何？以口外察哈爾爲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臺爲止，凡四十八臺。無軍有臺何也？通檄報也。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遥聲援，中間哲卜尊丹剌麻、喀爾喀諸汗與理藩院往反之檄報，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丁受輴，受此也；臺員効力，効此也。駐張家口何名？曰：戍張家口也。張家口烏用戍？曰：旅焉而已。有財三年估，無財三年旅。問：何所始也？始於臺員有老病者，畏塞外之寒且勞，入貲充公，白都統，許之，以其貲輴蒙古代之。勢也，情也，非法也，亦無臺費之名，亦不上聞。今臺費上聞，臺費行而臺員除矣。如有人不能出臺費，願充臺員，今許之乎？反不許。又如有人願亦出臺費，亦充臺員，則許之乎？亦不許。何以不許？都統但聞五十年事，不聞康熙事，不聞乾隆初年事。

王元鳳，天下士也。爲桂陽州知州，下車，擒豪蠹，大創之。又平猺有奇功，天子嘉之，錫之孔雀翎，擢爲陳州府知府。元鳳入覲，方留京師，而州大猾夜出境爲飛語，達京師，竟聞天子，天子使使鞫之。使者受單詞，當元鳳以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辠。是獄也，冤元鳳者半天下。元鳳獨飛揚而大憙，就逮時，謂送吏曰：「元鳳足跡徧中

華，獨未得至西北塞外，一見聖朝中外爲一之盛。吾此行，甘騎橐駝，佩短刀，往來風沙中。」龔自珍屬之曰：「吾爲《蒙古圖志》，某部落某山尚未有圖，子皆爲我圖之。」龔自珍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反。既聞兵部尚書青陽王公言，近日事例如此。既又聞常熟蔣君言：「吾嘗以譴行，卧三年，納貲乃還。」如尚書言。既又得王元鳳書，果如尚書言。吁！天下事名實不相應，什九如是哉！元鳳又言：「吾到戍三日，獨騎橐駝，懷筆墨，至大禁門，欲出，門者叱之而止。」大禁門，即張家口北門也。

說宗彝

史佚之裔官曰：「彝者，常也。宗者，宗廟也。」彝者，百器之總名也。宗彝也者，宗廟之器。然而暨於百器，皆以宗名，何也？事莫始於宗廟，地莫嚴於宗廟。

然則宗彝者何？古之祭器也。君公有國，大夫有家，造祭器爲先。祭器具則爲孝，祭器不具爲不孝。宗彝者何？古之養器也。所以羞耇老，受禄祉，養器具則爲敬，養器不具爲不敬。宗彝者何？古之享器也。古者賓師亞祭祀，君公大夫享器具則爲富，享器不具爲不富。宗彝者何？古之藏器也。國而既世矣，家而既世矣，富貴而既久長矣。於是乎有府庫以寘重器，所以鳴世守，侈祖禰，矜閥閱也。宗彝者何？古之陳器也。出之府庫，登之房序。無事則藏之，有事則陳之，其義一也。宗彝者何？古之好器也。享之日，於是有賓，於是有好貨。宗彝者何？古之征器也。征器也者，亦謂之從器；從器也者，以別於居

器。宗彝者何？古之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則刻之吉金，以矜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約劑器也。有大訟，則書其辭與其曲直而刻之，以傳信子孫。宗彝者何？古之分器也。三王之盛，封支庶以土田，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賂器也。三王之衰，割土田以予敵國，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獻器也。小事大，卑事尊，則有之。宗彝者何？古之媵器也。君公以嫁子，以鎮撫異姓。宗彝者何？古之服器也。大者以御，次者以服，小者以佩。宗彝者何？古之抱器也。國亡則抱之以奔人之國，身喪則抱之以奔人之國。宗彝者何？古之殉器也。襚之外，棺之中；棺之外，槨之中；槨之外，冢之中。於是乎有之，起於中古。宗彝者何？古之樂器也。八音金爲尊，故銘之，衎神人也。宗彝者何？古之儆器也。或取之象，或刻之銘，以自教戒，以教戒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瑞命也。有天下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天下之祥；有土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土之祥；有爵邑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爵邑之祥。凡有徵於先史之籍，有此十九説者，皆不可以不識也，不可以不類識也。

古者之於器，又有二大耑焉，又不可以不辨也。一曰自造器，一曰以古人之器。蓋於祭、於養、於享、於約劑、於旌，古者必自造器；於分、於藏、於陳、於好、於獻、於賂，則以其古人之器。自夏后氏以降，莫不尊器者，莫不關器者；其吉凶常變、興滅存亡之際，未有不關器者。是以君子樂論之焉。

說爵

羽琌山民曰：天下先有雀，後有爵；先有爵之器，後有爵之字。雀也者，兆爵者也；𩰫也者，兆古文爵者也；古文也者，兆小篆者也。謂爵象雀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爵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雀可乎？不可。曷爲不可？中隔一層矣。

先言爵之象雀也何如？曰：前有流，咮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鋭，尾之末也；腹，腹也，甚圓，腹之騫也；腹旁有柄，可容手，翨也，甚疏，翨之舉也。古者既取諸雀以爲爵矣，而加之以制度，是故慮鬯之洩其馝也，爲之蓋；慮飲之饕也，爲之三柱，❶植然辥然；慮二足之不安也，爲之減一翨，增一足，踆踆然；慮太素之不可爲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此，此聖智之所加於爵者也。於雀何預？何以言無預？雀二角，一翨，三足，未之聞，未之聞！

夫古文、篆文之象爵也，何如？曰：亦象爵形而已矣，遑問雀哉？小篆上有蓋，《說文》「盇」下云：「覆也，从皿、大。」「壺」下云：「从大，象其蓋也。」承之以二柱，其中爲腹，其右象前，其左引而下垂也象後；於是乎从鬯、从又，鬯以實之，又持之者。若夫古文則無鬯也，無又也。上有覆如屋，非蓋而何？有二柱有腹，腹中有文相背，如刻畫彣彰，下垂三足，非爵之全形而何？曰：爵之有蓋者無二柱，有二柱者無蓋。而制文字必兼象之，何也？曰：制文字與制器固不同也，古文、篆文皆象爵形而已矣，遑問

❶「三」，扶輪社本云：「一本作二」，當是。

雀哉！

夫古文、篆文易知也，遇古器難。予獲古爵七，有柱無蓋者六，有蓋無柱者一，既手搨以詒學徒。學徒見搨本，識古器矣。夙習古文又難。不識字而獲其器，將疑器爲康瓠；未見器而讀其字，將疑字爲字妖。且夫徒獲其器，而不識字，則曰古彝器櫝矣，此有蓋非爵；徒識其字而未見器，❶則曰先民所言象形，乃象咮腹尾翟趾，兩不可也。予兩遘天幸，竊望達者，説器徵諸字，説字徵諸器，又兩俟之。

大息曰：彝器文有[illegible]形，許氏書未收，與爵中之[illegible]，一省一不省，皆真古文之傳於今者。《考工記·梓人》：「凡試梓歙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辠之。」今大人獲爵，實賜大息，徧歙之。又同時山右閻氏臧十又九，大息亦盡取而歙之。鄉衡而實盡者，無一焉。有蓋無蓋，疑皆非真古爵也。記之。

説刻石

羽岒山民曰：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詛則紀，主於言信，五也；所戰、所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言要害，六也；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郭宮室則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喪，學術岐出，則刻石，主於考文，九也。九者，國之大

❶「徒」，原作「徙」，據扶輪社本改。

政也，史之大支也。或紀於金，或紀於石。石在天地之間，壽非金匹也，其材巨形豐，其徙也難，則壽侔於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與？若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爲名矣，唐以後，始以爲學矣，南唐、北宋始刻於石，以爲天子右文，儒生好古，頗在於是矣。名爲帖。治帖有專門，其事則非刻石倫也。祠墓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此二者，宜更端以言者也。

説碑

廟有碑，繫牲牷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爲窆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别子也。仁人孝子，於幽宫則刻石而薶之，是又碑之别也。自漢氏始，訖宋之南，録此三類，義雖弗古，抑其事與其言富觀覽矣，豈可以不論哉？乃疏原流，譒學者，以竟刻石之説。

説衛公虎大敦

道光辛巳，龔子在京師，過初彭齡尚書之故居，始得讀大敦之打本。道光丁亥，初尚書之孫抱初氏之重器，入於城北閻氏。龔子過閻氏，始見大敦，魂魄震懼，既九拜。言三月恭，步三月縮縮，息三月不能屬。乃退而治其文。

阮尚書箸録此器云「召虎」，今諦眂文从韋，是「衛虎」，非「召虎」也。「王在祊」，今諦眂文从茻，是「王在豐」，非「王在祊」

也。云「衛有臣名愛」，今諦眡文从鹿，是「衛有臣名慶」，非名「愛」也。龔子之臧器，無及百名者，衛公虎大敦百有三名，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忘南，不敢盡取京師之重器以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望南中幽幽，有小羽琌之山，他日欲以華其山，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卧而思之，急起箸録之，奚豽其有之？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有方鼎，有龍勺，有魚爵，有父丁爵，有立戈爵，有癸歃觚。欲以儷方鼎、龍勺、癸觚，而鎮撫三爵，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南中土淺水深，不如北方之陵原，懼其盬，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知天命，不知其身之東西北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德薄，不知壽命之短長，懼弗敢有，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之語言肖姬周，願得成周之重器，以自榮其言，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自知其子孫之賢不，亡之，是我亡古文百又三名矣，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説敦。

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説

太史公爲書百三十篇成，褒漢氏盛德，赫然躋於周室；次及功臣賢大夫，靡不畢載。《自叙》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副在京師。」

問：何以副在京師也？恩本朝也。恩本朝，則何以副在京師也？曰：求唐、虞者，必於平陽、蒲阪，求周必於雍、岐，求成周必於河、洛，欲求漢者，亦必於關中，故副在京師。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太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誦古文於京

師，仕則紬石室金鐀於京師。其兩世取師友，唐都、黄子、田何、孔安國之倫，盡京師耆舊卿士。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其於京師也，根深而原遠。而忘京師，是不恩王父，不恩父，以不恩師友，是故副在京師。京師既上繫君父，又必有磐石之宗，知古今之獻，羽翼天室，世世無極，以所著書託焉。東西北南，望之䨪䨪踞天半焉。昔者仲尼大聖，與左丘明、南宫敬叔觀寶書於周，先是正考叔得名頌於周。老聃主周藏室，仲尼問禮。名頌也，寶書也，禮也，其授受不可以盡知。要知古之人所以寵靈史氏，鎮撫王室，以增天府之重，則可知也。曰：後之人必有如京師以觀吾書者焉。則太史公之志也。

若夫高騫遠引，抱道以逝，矢孤往於名山，含薄懟於卿士，身隱矣，焉用文之？介之推之所笑，師䁥適河海者之所蹈，淮南賓客，所以向山中而招王孫者也，則太史公之所不爲。

京師樂籍説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龔自珍論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喜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爲，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俱大不便。

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餘户入樂籍。樂籍既碁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闔以爲術焉，則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緜歌泣於牀笫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爲歛體詞賦、游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壹，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

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桀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僇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説月晷

徽州人造月晷，系以詩，髹而書之，予讀之弗善也。爲之圖三十，合朔至晦，備矣。又爲之子目，各十有二，時加子至加亥，備矣。總爲圖三百有六十，以楮皮爲之儀，我坐北面南，左東右西，以定月之所在，其魄墨之，其明粉之，加金以肖其曜，自以爲賢於徽州市之所爲。

揚州羅士琳過而大笑之曰：「子未知里差。天下一千三百五縣，宜每縣爲三百六十圖，當有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子又未知歲差。夫日與月合朔時，所加不同，一

千三百五縣之三百六十圖，月月不同，每月爲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者十有二，每歲又十二月之，其圖無祘數。假子神龜之年，不足以役圖。與子千里之封以爲宫，不足以庋之。」予乃盡然於不藝不學，忝爲士大夫，老與夫市佔、髹師，同爲罔知識之民而已矣。乃再拜求羅子教我以渾天之術，兩儀之形，求七政之行之所在。

徽州歌訣云：「三辰五巳八午升，初十出未十三申，十五酉時十八戌，二十亥上見光明，二十三日子時出，二十六日丑時行，二十九日寅時見，晦與朔日卯上并。」附録。

宥　情

甲、乙、丙、丁、戊相與言。甲曰：「有士於此，其於哀樂也，沈沈然，言之而不厭，是何若？」乙曰：「是媟嫚之民也。許慎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聖人不然，清明而彊毅，無畔援，無歆羨，以其旦陽之氣，上達於天。陰氣有欲，豈美談耶？」丙請辨之：「西方之志曰：『欲有三種，情欲爲上。』西方聖人不以情爲鄙夷，子言非是。」丁曰：「乙以情隸欲，無以處夫哀樂之正而非欲者，且人之所以異於鐵牛、土狗、木寓龍者安在？乙非是。丙以欲隸情，將使萬物有欲，畢詭於情，而情且爲穢墟，爲臯藪。丙又非是。是以不如析言之也，西方之志，蓋善乎其析言之矣。」戊請辨之，曰：「西方之志又有之：『純想即飛，純情即墜。』若是乎其概而訶之也，不得言情，或貶或無貶。女言皆非是。」

龔子閒居，陰氣沈沈而來襲心，不知何

病，以諭江沅。江沅曰：「我嘗閒居，陰氣沈沈而來襲心，不知何病。」龔子則自求病於其心，心有脈，脈有見童年。見童年侍母側，見母，見一鐙熒然，見一研、一几，見一僕嫗，見一貓，見如是，見已，而吾病得矣。龔子又嘗取錢枚《長短言》一卷，使江沅讀。沅曰：「異哉！其心朗朗乎無滓，可以逸塵埃而登青天。惜其聲音瀏然，如擊秋玉。予始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莫或沈之，若或墜之。」龔子又內自鞫也，狀何如？曰：予童時逃塾就母時，一鐙熒然，一研、一几時，依一嫗、抱一貓時，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當彼之時，亦嘗陰氣沈沈而來襲心，如今閒居時，如是鞫已，則不知此方聖人所訶與？西方聖人所訶與？甲、乙、丙、丁、戊五氏者，孰黨我與？孰詬我與？姑自宥也，以待夫覆鞫之者。作《宥情》。

涼　燠

或問：「子之言，何數涼而數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燠疾至，涼之；涼疾至，燠之。亦有不言，則其無疾者也。「無疾者賢乎？」曰：否。有疾賢。「疾淺賢乎？疾深賢乎？」曰：疾深者賢。大人之言，有判有純；大人之行，有襮有裏。行有堂，有門，有室，有閾，有穾。❶終身與至人居，行至人之行，見其門而已矣，及堂者寡矣。有門之穾，亦有穾之門，與居者始而昭昭，久而益悶，至人於人何吝哉？自入之而已矣。惟至人能皆由

❶「穾」，原作「穾」，據扶輪社本改。

人之宊，有勿由，隨其門而門也，隨其堂而堂也，非弗能由也。至人有言曰：惟吾爲能勿驚。人善驚者，弗明也，弗平也，弗定也。言乎至人之側，顯晦至，畢明焉；高下至，畢平焉；順逆至，畢定焉。非人之情，則容有弗識之矣，所言天與人之間之情也，則盡識之矣，夫何驚之有？言之則何疑之有？古之至人，皆未始欲言也，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故雖導原於至人之心，不雜以至人之言，不原於至心則無本，雜以至言則勿用，雜以至言則勿尊，若其至心，則弗欲言已。大言若雨，百木一雨而異長；大言若規，百隅一規而異用。至言無吟歎，至行無反側，大行無畔涯。行有盜，皃有盜，聲有盜。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門者弗應。其應者曰：吾君之聲也，此聲也已。夫甲氏之聲，猶夫乙氏之聲，夫乙氏之聲，猶夫丙氏之聲。一呼而不應，則非聲，聲之盜已。或問不盜，則聲至寡，皃至拘，色至壹。曰：聲戚自如，聲憙自如，聲憙戚半自如，至足矣，是一而萬也，何拘寡之有？「古人之言之蹟，可以信乎？」曰：起於意者，心聲之而已歧也；起於心者，吻達之而已謞也；起於吻者，筆追之而已遁也。矧古人之言之蹟，可信者其幾？龔子請言罔摩氏：罔摩氏樹木，七年而不華，或憂之。智者曰：毋憂！華參於天。胥摩氏亦樹木，三日而中柱，其荄也，一日而英，三日而華，七日而華參天，或憂其早成。至人曰：子以桃、李、柞、柘之愛，愛吾木也，子弟以罔摩氏之木愛吾木，且猶不可。越十旬，胥摩氏猶屏營而憂木，自憂其不成，其成也必弗可識已。龔子請言群神，群神朝於天，帝曰：「觴之。」帝之司觴，執簡記而簿之，三

千秋而簿不成。帝問焉，曰：「皆有异之與者。」帝曰：「异者亦簿之。」七千秋而簿不成，帝又問焉，乃反於帝曰：「异之輿者，又皆有其异之者。」帝默然而息，不果觴。

論私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訐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

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贏縮之度，氣盈朔虚，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爲坿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闥之内，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户，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册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噲，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胙，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

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噲，肖漢哀；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别闢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貍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闥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赬頩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讌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曰：「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

《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覿，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覿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

抱小

古之躬仁孝，內行完備，宜以人師祀者，未嘗以聖賢自處也，自處學者。未嘗以父兄師保自處也，自處子弟。自處子弟，故終身治小學。小學者，子弟之學，學之以侍父兄師保之側，以待父兄師保之顧問者也。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

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劬，獲之也必創，證之也必廣，説之也必澀。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也。求之不劬則粗，獲之不創則勦，證之不廣則不信，説之不澀則不忠，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其爲人也，淳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已矣。若夫天命之奥，大道之任，窮理盡性之謀，高明廣大之用，不曰不可得聞，則曰俟異日，否則曰：我姑整齊是，姑抱是，以俟來者。自珍謹求之本朝，則有金壇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卧有尺寸，未嘗失之，平生箸書，以小學名。高郵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如孺子哀，平生箸書，以小學名。是既然矣。自珍又求之古史，萬石君以孝謹偁，其言曰：「書馬者四足與尾而五。」顔之推仁孝好學，其言形聲訓詁，著在《家訓》。是又然矣。而漢臣班固作《藝文志》，《爾雅》、《小爾雅》、《古今字》，隸《孝經》家，固先我窺見此者，志則然。

尊史

史之尊，非其職語言司謗譽之謂，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入。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皆知之；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其言家事，可謂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

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焉，皆非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優人在堂下，號咷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肅然踞坐，眄睞而指點焉，可謂出矣。不善入者非實録，垣外之耳，烏能治堂中之優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寱。不善出者必無高情至論，優人哀樂萬千，手口沸羹，彼豈復能自言其哀樂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喘。是故欲爲史若爲史之别子也者，毋寱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則其官尊矣，心尊則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則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歸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爲史。此非我所聞，乃劉向、班固之所聞。向、固有徵乎？我徵之曰：古有柱下史老聃，卒爲道家大宗，我無徵也歟哉！

尊命

儒家之言，以天爲宗，以命爲極，以事父、事君爲踐履。君有父之嚴，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範圍乎我之生。君之言，唐虞謂之命，周亦謂之命，龍所官，仲山甫所職，君子顧其名，紬繹其義焉。夫天，寒、暑、風、雨、露、雷必信，則天不高矣，寒、暑、風、雨、露、雷必不信，則天又不高矣。《傳》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後之儒者視其君，曾不如葬者之尊山川，病者之尊其肺腑，其於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實欲以自售其

學；欲吾君之燭萬物之隱，實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賞罰予奪不爽於毫髮，實欲以自償其功。其於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貿易者之執券而適於市，褻君嫚君孰甚！夏道尊命，孔子罕言天道，若臣豈未聞？意若曰：「君之尊不至此極也。」儒者平日多言安命矣，平日尊數過於尊理遠矣，何以出而視君，如理不如數？若臣曰：「夏暑雨，冬祈寒，天府怨，君不可以受怨。」應之曰：「寒暑有怨，天之所以多憾，天之所以大也。汝將使匹婦無憾而爲君，大君將日日就國之人而弭其怨，君其替哉！」若臣又曰：「子之術，趙高之術也，以未兆爲朕。」應之曰：「趙高匿其君以爲尊君，吾之術使君無日不與天下相見以尊君。天命曰流行，君命曰出内，不得詆我以趙高。」是故若飛若蟄，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如魚泳於川，惟大氣之所盤旋，如木之聽榮枯於四時，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尊任

《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又曰：「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婣、任、卹。」杜子春曰：「任，任朋友之事者。」周爵五等，公、侯、伯、子、男。男，任也。子以穀璧養人，男以蒲璧安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任也者，俠之先聲也。古亦謂之任俠，俠起先秦間，任則三代有之。俠尚意氣，恩怨太明，儒者或不肯爲，任則周公與曾子之道也。世之衰，患難不相急，豪桀罹患難，則正言莊色厚貌以益鋤之。雖有骨肉之恩，夙所卵翼之子，飄然絶裾，遠引事外。雖然，豪

桀則曰：「吾罹患難，而呼號求援手於庸人，豈復爲豪桀哉！」其言則曰：應龍入眢井，不瞑目以待鰍鱓之飽龍肉，而睫淚以哀井上之居民，豈得爲應龍也哉！萬一卒不死，或者天神憑焉。道家者之書有之曰：「活一大賢者，功視活凡夫九十萬億；活一聖人，功視活凡夫九萬萬億。」

吾友陽城令桂林李公則曰：「《禮》曰：弔人弗能賻，弗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弗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弗問其所舍。吾補《禮》文之闕，則亦曰：見患難弗能救，弗咎其所以致患難。」其言取風示末世，粹然愾然。烏乎！應龍之譬也肆，俠者之氣縱，道家之言詭，皆非周公、曾子法。李公儒者也，古之任者也，言如是，言之感慨盡如是，是亦足矣。吾又聞之，廣西實天下之高山大川，氣蒼蒼莽莽，不爲中原甍滑所中。李公行畢如其言，山川然也。

尊隱

將與汝枕高林，藉豐草，去沮洳，即犖确，第四時之榮木，矚九州之神皋，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傲民也已矣。仁心爲榦，古義爲根，九流爲華實，百氏爲杝藩，枝葉昌洋，不可殫論，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悴民也已矣。聞之古史氏矣，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時也。是故歲有三時：一曰發時，二曰怒時，三曰威時；日有三時：一曰蚤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

夫日胎於溟涬，浴於東海，徘徊於華林，軒轅於高閎，照曜人之新沐濯，滄滄涼涼，不炎其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丁此

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歸心，鬼歸祀，大川歸道，百寶萬貨，人功精英，不翼而飛，府於京師。山林冥冥，但有鄙夫、皂隸所家，虎豹食之，曾不足悲。

日之亭午，乃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气，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修心，鬼修祀，大川修道，百寶萬貨，奔命涌塞，喘車牛如京師。山林冥冥，但有窒士，天命不猶，與艸木死。

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莫气，與夢爲鄰，未即於牀。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嬪嬙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從山川來，止于郊。而問之曰：何哉？古先册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桀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醜類呰窳，詐僞不材，是輩是任，是以爲生資，則百寶咸怨，怨則反其野矣。貴人故家蒸嘗之宗，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則窶人子篡之，則京師之氣洩；京師之氣洩，則府于野矣。如是，則京師貧；京師貧，則四山實矣。古先册書，聖智心肝，不留京師，蒸嘗之宗之孫，見聞媕婀，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則豪桀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之日短，山中之日長矣。風惡，水泉惡，塵霾惡，山中泊然而和，洌然而清矣。人攘臂失度，啾啾如蠅虻，則山中戒而相與修嫺靡矣。朝士寡助失親，則山中之民，一歗百吟，一呻百問疾矣。朝士僝焉偷息，簡

焉偷活，側焉徨徨商去留，則山中之歲月定矣。多暴侯者，過山中者，生鐘簴之思矣。童孫叫譟，過山中者，祝壽耇之毋遽死矣。其祖宗曰：我無餘榮焉，我以汝爲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無餘怒焉，我以汝爲殿矣。俄焉寂然，鐙燭無光，不聞餘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鶡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之波濤矣。

是故民之醜生，一縱一橫。旦暮爲縱，居處爲橫；百世爲縱，一世爲橫。橫收其實，縱收其名。❶ 之民也，壑者歟？丘者歟？垤者歟？避其實者歟？能大其生以察三時，以寵靈史氏，將不謂之橫天地之隱歟？聞之史氏矣，曰：百媢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則又問曰：之民也，有待者耶？無待者耶？應之曰：有待。孰待？待後史氏。孰爲無待？應之曰：其聲無聲，其行無名，大憂無蹊轍，大患無畔涯，大慠若折，大瘁若息，居之無形，光景煜爚，捕之杳冥，後史氏欲求之，七反而無所睹也。悲夫悲夫！夫是以又謂之縱之隱。

❶「名」，原作「民」，據扶輪社本改。

定盦續集

卷二

仁和龔自珍璱人譔

古史鉤沈論一❶

龔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力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皃，嫗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視祖之號令以差。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彊，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❷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便其有力彊武。而胤孫乃不可長，乃誹，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誹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内也。温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籀其府焉，徘徊其鐘簴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

❶ 朱氏初刻本題爲「覘恥」。
❷ 「嵩」，扶輪社本作「崇」。

古史鉤沈論二

龔自珍曰：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勞周室，改質家蹻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聯事，三宅之事，佚貳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叡美，其孰任治是官也？

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

孔子殁，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蠭出泉流，漢氏校録，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偁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偁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偁神農、黄帝。神農、黄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熟於成敗，絜萬事之盈虚，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

祖。綜於天時，明於大政，考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爲農家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謙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弛，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爲法家祖。博觀群言，既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觝，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名家祖。臚引群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删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雜家祖。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近文章，眇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爲縱横家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不戰，儉而不奪人，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儲，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説家祖。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不云餘家出於史。此知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

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史之亡也；殷之亡，曰文獻「宋不足徵」，傷殷史之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絶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

帝魁以前，書莫備焉，郯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雅馴者不傳，謂之大罪一。正考父得

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太師亡其聲紘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罪二。周之《雅》、《頌》，義逸而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獻，燕享所歌，大氐斷章，作者之初指不在，瞽儒序《詩》，以斷章爲初指，以諷諫爲本義，以歌者爲作者，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罪三。有黄帝曆，有顓頊曆，有夏曆，有商曆，有周曆，有魯曆，有列國曆，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國赴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弗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曆敝不改，是以失禮。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罪四。

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于夏于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于周，史之小罪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罪二。夫史籀作大篆，非癈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聲相孳，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彰，蝌斗煌煌，匪籀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匪憲章宣王，史之小罪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坿萇弘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儋、弘階之，妖孽是徵，史之小罪四。

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間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丘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昏之殺，喪祭之等，大夫士之曲儀，咸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末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

推步之方，有占諭之學，其步疏，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公，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疇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韙彼奠世繫者，能奠能守，有曆譜牒，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千餘歲，江介之都，夸族之甚，史之小功三。

夫功罪之際，存亡之會也，絶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絶，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罪大亦可掩，功大亦可蒙也。孔雖殁，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息，周曆不爲不多，數不爲不躋，府藏不爲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爲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爲不竢。莊周隱於楚，墨翟傲於宋，孟軻端於齊、梁，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間，荀況廢於道路，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情，情吝名，名吝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聃、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丘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膂儒小生，偭爲儒者流則憙，偭爲群流則愠，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詘，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纕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

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禨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曆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考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説指事，不比形聲，不譚孳生，雅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引申叚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真僞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升諫以求之者。烏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心、吾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卹，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萬一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人歟！願爲其人歟！

古史鉤沈論三❶

龔自珍曰：予大懼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鋭、陳奂、江藩，友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雜家之言，未暇也。内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

嗚呼！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稱《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群師，置群弟子，利禄之門，争以異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

❶ 題名，朱氏初刻本作「志寫定群經」。

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孳也。史籀之孳，孔子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官，譯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契木起，斠紬者不作，凡契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聖人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考文之聖，其孰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群師互有短長，非深於義訓，勇於割聞者，不能也。無已，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際乎？以與漢寫官争；姑在夫竹帛變契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契令工匠胥史争。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之，庶幾其遂爲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吴言曰：是不足爲！今夫《易》、《詩》、《書》、《春秋》之文，什五用叚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盡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從，闕則不具，以不樂從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詧之，能灼然知孰爲正字、孰爲叚借？固不能以富矣。諸師籍令完具，其於七十子之所請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於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多岐，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岐；今也不然，憾漢寫官之弗廣，憾契木之初之不廣，憾兵燹之不祐，憾俗士之疏而弗嗜古，無以俟予。予所憾，日益下，悪如何，悪如何。龔自珍歲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鋭、江藩、陳奐、劉逢禄、莊綬甲。

古史鉤沈論四❶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體載籍備百代，夫是以賓賓。賓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遺也。夫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傑壽耇，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耇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讎。是故進中禮，退中道，長子孫中儒，學中史。王者於是芳香其情以下之，玲瓏其誥令以求之，虛位以位之。《書》曰：「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用此道也，商法盟先異姓，周法盟先同姓；質家尊賢先異姓，文家親親先同姓。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書，而夕投袂於東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七百，❷其大政之名氏，姜、嬴、任、芈、姒、子之材不與焉。征伐之事，受顧命之事，共和攝王政之事，皆姬姓也。其異姓之聞人，則史材也。且夫史聃之訓

❶ 題名，朱氏初刻本作「賓賓」。

❷ 「七」，原本作「四」，據朱氏初刻本改。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顚頷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事公卿，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故諫而不行則去。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賓之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下至百工之藝、醫卜之法，其姓氏也古，其官守也古，皆不能以其藝降。夫非王者卑其我法，又非王者不屑籍古之道也，又非王者敢滅前古之人民，獨不敢滅其禮樂與道藝也。道誠異，不可降；禮樂誠神靈，不可滅也。禮樂三而遷，文質再而復，百工之官，不待易世而修明，微夫儲而抱之者乎，則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不敢驕。夫嬴、劉之主，驕於三代者何也？賓籍闕也。漢之賓籍闕，不於其季，於其初。漢初，伏生老，竇公耄，申公胥靡，故漢初已無有賓。若夫子與姬之交也，姒與子之交也，其學或有續絶矣，其得姓受氏者或有續絶矣，官或有續絶矣，禮或有續絶矣，則以三代之季，或能賓賓而尊顯之，或不能賓賓而窮、而晦、而行遯。職此之由，杞不能徵夏，

宋不能徵殷，孔子於杞、宋思獻。周初，武王舉逸民，其衰也，有柳下惠、少連。禽也淵雅博物，少連躬至行。孔子皆謂之降志之民。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爲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閨闥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禄，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厠於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

壬癸之際胎觀弟一

天地，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聖人也者，與衆人對立，與衆人爲無盡。衆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倫紀。衆人也者，駢化而群生，無獨始者。有倮人已，有毛人，有羽人，有角人，有肖翹人。毛人、羽人、角人、肖翹人也者，人自所造，非聖造，非天地造。其匹也，雜不部居。倮人之不與毛、角者匹，其後政，非始政。後政也者，先小而後大，五人主爲政，什人主爲政，什什人主爲政，伯什人主爲政，人總至，至于萬，爲其大政。有衆人已，有日月，有日月已，有旦晝。日月旦晝，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乃造名字，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聲。聲爲天而天名立，聲爲地而地名立，聲爲人而人名立。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旦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政，欲有語於人，則有傳語之民，傳語之人後名爲官。或以龍紀官，隸天之龍爲首，不鹹之水

龍次焉，鹹水之龍次焉，隸畜之龍次焉。或以雲紀官，隸上天之雲爲首，隸天之雲次焉，隸名山大川之雲又次焉。或以鳥紀官，隸天之鳥爲首，隸畜之鳥次焉。龍、鳥、雲，天所部，非人所部。後政不道，使一人絶天不通民，使一人絶民不通天。天不降之，上天不降之，上天所天，又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見，則不能以絶。比其久也，乃有大聖人出，天敬降之，龍乃以部至，鳥以部至，雲以部至，民昂首見之者，天之藉也。衆人以爲天，大政之主必敬天，名日月星爲神，名山川爲示，名天之人亦曰神。天神，人也；地示，人也；人鬼，人也。非人形，則非人也。民之初，壽無紀，官不能紀遠，壽不能如初。傳紀之極言壽，卑矣。曰三萬歲，曰八萬千歲。

壬癸之際胎觀弟二

既有世已，於是乎有世法。民我性不齊，是智愚、彊弱、美醜之始。民我性能記，立彊記之法，是書之始。中方左行，東方左行，南方左行，東南方左行，東北方右行，西南方左行，西北方右行，北方右行，皆曰文。文之孳曰字。字有三名，曰聲，曰形，曰義。民我性能測，立測之法，是數之始。數始於一，極於九。凡地之上，天之下，空盡實之，必立九以求實，謂之算。算之大者，曰測日月星，曰測地。日月星地既可測，則立之分限，以紀人之居世者，名之曰歲，曰春夏秋冬，是曆之始。民我性能分辨，立分辨之法有四：名之曰東西南北。以高爲北，庳爲南。南方日所出，北方日所入，以爲東；北

方日所出，南方日所入，以爲西，是方位之始。民我性善病，蓋有蟲焉，以宅我身，則我身病，是病之始。於是別草木之性以殺蟲，是醫之始。倮人食毛羽人，不知所始。食毛羽人亦病之始。民我性能類，故以書書其所生，又書所生之生，是之謂姓，是譜牒世繫之始。一人生二子，則有長幼，則宗之始。有宗牒已，恐其亂，故部男女，是禁男女之始。佃有公、侯、伯，有士之君始。民我性不齊，夫以倮人食毛羽人，及男女不相部，名之爲惡矣；其不然者，名爲善矣。是名善惡之始。

壬癸之際胎觀弟三

有天下，有大國。寶應出，福德聚，主天下；寶應不出，福德不聚，主大國。有天下者，都中；有大國者，都西北。大國之君，有古紀，有近紀，亦以福德爲差。夫始變古者，顓頊也。有帝統，有王統，有霸統。帝統之盛，顓頊、伊耆、姚；王統之盛，姒、子、姬；霸統之盛，共工、嬴、劉、博爾吉吉特氏。非帝王之法，地萬里，位百葉，統猶爲霸。帝有法，王有法，霸有法，皆異天，皆不相師，不相訾，不相消息。王統以儒、墨進天下之言，霸統以法家進天下之言，霸之末失，以雜家進天下之言。以霸法勸帝王家則誅，以帝王法勸霸家則誅。能知王、霸之異天者曰大人。進退王、霸之統者曰大人。大人之聰明神武而不殺，總其文辭者曰聖人。聖人者，不王不霸，而又異天。天異以制作，以制作自爲統。自霸天下之民，以及凡民，姓必黃、炎，惟太皞、黃、炎、共工爲有胤孫，非古之凡民皆有胤孫。古之世，

語言出於一，以古語古，猶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後之世，語言出於二，以後語古，猶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雖有大人生於霸世，號令弗與共，福禄弗與偕，觀其語言，弗可用；號令與共，福禄與偕，觀其語言，卒弗可用。於是退而立大人之語言，明各家之統，慕聖人之文，固猶將生越而楚言也。

壬癸之際胎觀弟四

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以心之力。司命之鬼，或哲或惛，人鬼之所不平，卒平於哲人之心。哲人之心，孤而足恃，故取物之不平者恃之。或以妒正性命，醜忌姣，曲忌直，父亦妒子，妻亦妒夫；或以攻正性命，細攻大，貌攻物，窳攻成，側攻中。細攻大，將以求大名，側攻中，將以求中名，謂之舍天下之樂，求天下之不樂。君子有心刑，大刑容，中刑絶，細刑校。道莫高於能容，事莫慘於見容。大倨故色卑，大傲故辭卑，大忍故所責於人卑。傷生之事，異形而同神者二：一曰好勝，二曰好色。何以同？其原同也。五倫之事，天人互孳，人天迭爲始，知不死之説者，亦不恥欲壽命。欲壽命有三術：惜神一，生物二，離怨憎三。大兵大札，起於肉食；大亡大哀，起於莞簟；大薄蝕，大崩竭，起於膠固。

壬癸之際胎觀弟五

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一匏三變，一棗三變，一棗核亦三

變。大人用萬物之數，❶或用其有，或用其空，或用其有名，或用其無名，或用其收，或用其弃。大人收者一而弃者九也，不以收易弃也。享，弃之積也。忌人者謗以所反，奪所恃也；媢人者譽以所反，絶所慮也。静女之動，其動失度。哀樂愛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晝夜相承，天之反也。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天用順教，聖人用逆教。逆猶往也，順猶來也。生民，順也。報本始，逆也。冬夏，順也。冬不益之冰，爲之裘，夏不益之火，爲之葛，逆也。亂，順也。治亂，逆也。庖犧氏之《易》，逆數也；禮逆而情肅，樂逆而聲靈。是故教王者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國君。

壬癸之際胎觀弟六

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例，域中之言有例。有以天爲極，以命爲的；有不以天爲極，不以命爲的。域外之言，善、不善報於而身，歷萬生死而身彌存。域中之言，死可以休矣，善、不善報於而胤孫。是故夫有尺土之氓，則立宗爲先，及其有天下，師彼農夫，謂將以傳福禄於後昆。嗚呼！既報之後身，又禄之身後，不亦勸乎？既報之於後身，又芟刈其身後，不亦傷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眩瞀，而惟爲善之是堅。大人之所難言者三：大憂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憂無故

❶ 「大」，扶輪社本作「和」。

比，患無故例，仇無故誅，恨無故門，言無故家。

壬癸之際胎觀弟七

聖者語而不論，智者論而不辨。大人曰：天下方安小僞。小僞不可安，不如以大僞明於天下。言僞忠，禁僞教，德僞情，道僞聖，禮僞自然。域中之言，名實其大耑，兵爲其幾。有名，天下兵集之有辭矣；無實，天下兵集之無患矣。有名無實，是再受兵；有實無名，是再卻兵。無名僞有名，恥；無實僞有實，敗。名實中，不敗，戰亦不勝。有名僞無名，霸。敗果何喪？敗者不能言；霸果何獲？勝者不能言。非不能言，本無以言。故曰：萬物不自立。有説什之一，無説什之九；無説什之一，始有説卒無説什之九。善非固有，惡非固有，仁義、廉恥、詐賊、很忌非固有。或誠恥之，萬人恥其名矣；或誠争之，萬人争其委矣；或誠嗜之，萬人嗜其皃矣；或誠守之，萬人守其蹊矣。女子七歲，避男子於路，非恧也。恧之，謂之有説；非恧而恧之，謂之卒無説。萬物名相對者，執相待，分相職，意相注，神相耗，影相藏；執不相待，分不相職，意不相注，神不相耗，影不相藏，將相對之名不成，萬事皆不立。萬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執。萬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相倚相譬也，故有煩惑狂亂，有煩惑狂亂也，故有聖智。大人之聽衆人也，耳擊之也，曰：皆然；目擊之也，曰：無所否。何謂無所否？衆人之名亦與名，衆人之守亦與守，衆人之争亦與争。

麟鳳能游肖翹之族，而與蟣蠓辨，或覿爲細也，或覿爲巨也，或覿爲神怪也。同則是，異則是；同同則是，異異則是；是則是，非則是；乖則是，合則是。渾而大圜，其精如不完，其皃如不全，不名一，不守一，不爭一。衆人之情恒完，皃恒全，名一，守一，爭一，曰：盡之矣。有所蔽，故有所樂，多所蔽，故多所樂。弗驚也，弗疑也，弗慕也，何樂之有？《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盛德有福者，憂患避弗及，智慧廢弗用，名之曰「頑」。頑以完其初，死必上躋矣。盛德無福者，憂患入之，智慧出之，名之曰「勞」。勞以不完其初，死必旁落矣。神矣夫，父母物之民，智慧之所出，憂患之所入，入亦無算數，出亦無算數，入亦無比例，出亦無比例。雖則用智，慘然而哀；雖則用慧，慘然而哀。或則抱憂而食，患不忍用智慧焉而哀；或則介憂而胄，患不忍用智慧焉而哀。其生也，名曰哀民，字曰難測；其死也，名曰最上，字曰無上。智慧之積，無上者之體；哀慘之積，無上者之用。體常靜，用常動。神矣夫，父母物之民。

壬癸之際胎觀弟八

萬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是故名之於其合離，謂之生死；名之於其生死，謂之人鬼；名之於其聚散，謂之物變；名之於其虛實，謂之形神；名之於其久暫，謂之客主；名之於其客主，謂之魂魄；名之於其淳濁、靈蠢、壽否、樂否，謂之升降；名之於其升降，謂之勸戒；名之於其勸戒、取舍，謂之語言文字。有天，有上天，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其未生也，在上天。其死也，在

上天。其生也，教凡民必偁天，天故爲群言極。

壬癸之際胎觀弟九

群言之名我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以不名。群言之名物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曰我。域中之極言曰神，乃曰立元神，乃曰元神返而已矣，元神得養而已矣，去非元神而已矣。域外之言曰：返之去之，不如因之，不如從而尊之。因之，無所祛而已矣。尊之，無所加而已矣。因之有差，尊之有差，名之有差，名之以不名亦有差。域中之所名，無能以差。蠢也者，靈所藉力者也；暫也者，常所藉力者也；逆旅也者，主人所藉力者也。生亦多矣，大人恃者此生；身亦多矣，大人恃者此身。恃焉爾，欲其留也；留焉爾，欲其有爲也；有爲焉爾，不欲以更多也。是之謂大人之志。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問：三世之法誰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願問八政配三世。曰：食、貨者，據亂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問：八政事事各有三世，願問「祀」之三世。答：在《禮運》，始言土鼓蕢桴，中言

宗廟祝嘏之事，卒言太一，祀三世不同名矣。《禮運》者，孔子本感蜡祭而言，故臚祭也詳。若夫徵之《詩》，后稷春揄肇祀，據亂者也；公劉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頌》有《般》有《我將》，《般》主封禪，《我將》言宗祀，太平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願問「司寇」之三世。答：周法，刑新邦用輕典，據亂故。《春秋》於所見世，法爲太平矣。世子有進藥於君，君死者，書曰「弑其君」。蓋施教也久，用心也精，責忠孝也密。假如在所傳聞世，人倫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聞世，人倫甫明，刑亦不若是重。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問：《公劉》之詩於三世何屬也？答：有據亂，有升平。始國於豳，「乃積乃倉」，當《洪範》之「食」。「俾筵俾几」，當《洪範》之「祀」。五章、六章，是「司徒」、「司空」之事。「其軍三單」，是「司寇」之事。司徒、司寇、司空，皆治升平之事。古人統兵於刑，班固尚知之，固也志刑不志兵。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問：《洛誥》屬何世？答：有升平，有太平。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是八政「司徒」、「司寇」、「司空」之事；曰「肇僻殷禮，咸秩無文」，是八政之「祀」事，皆言

升平也。曰「我惟無斁其康事」，當是時，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成太平之業，故求明農去位。若僅致升平，公豈宜去位之年哉？《公劉》之首章曰「匪居匪康」，據亂故也。《洛誥》曰「無斁其康事」，太平故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問：太平必文致，何也？答：善言人者，必有諭乎天。《洛誥》之終篇稱萬年焉；《般》、《時邁》之詩，臚群神焉；《春秋》獲麟，以報端門之命焉。《禮運》曰：「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在椒。」孔子述作之通例如是，是亦述周公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問：太平大一統，何謂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見世，吴、楚進矣，伐我不言鄙，我無外矣。《詩》曰：「無此彊爾界，陳常于時夏。」聖無外，天亦無外者也。然則何以三科之文，内外有異？答：據亂則然，升平則然，太平則不然。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問：《禮運》之文，以上古爲據亂而作，以中古爲升平。若《春秋》之當興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世？答：通古今

可以爲三世。《春秋》首尾，亦爲三世。大橈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歲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問：孰爲純太平之書？答：《禮》古經之於節文也詳，尤詳於賓。夫「賓」、「師」，八政之最後者也。《士禮》十七篇，純太平之言也。

乙丙之際塾議弟十六

有匹婦之憂，有城市之憂，有人主之憂。匹婦之憂，貨重於食；城市之憂，食貨均；人主之憂，食重於貨。夫貨，未或絀也，未或毀也。以家計，患其少；以域中計，尚患其多。

何哉？孝者以奉親，弟者以事長，睦者以卹族，任者以急朋友，俠者以無名，放者以無節，雖千萬不鈞，其在天地間則鈞。埋之土中，取之土中，投之水火，取之水火，不出天地之間。人主者，會天地之間之大勢，居高四呼。博貨之原，則山川効之；嗇貨之流，則官司鑰之；重貨之權，則名與器視之。貨在宮中，鬼神守之；貨在朝野，吏民便之。其敝也，貝專車不得一匹麻，有金一斛不糴掬粟；又其敝也，丐夫手珠玉，道殣抱黃金，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也。是故博食之原，嗇食之流，重食之權，總四海而憂之，不急一城之急、一市之急，矧乃急匹婦之急矣。食民者，土也，食於土者，民也。凡民以有易無，使市官平之，皆以稻麥、百穀、竹、木、桼、陶、鐵、筐筥、桑柘、葛苧、蔬

韭、木實、藥草、牛、驢、馬、豬、羊、雞、魚、蒲葦、鹽酒、筆楮使相當，其名田者賦於官亦用是。百家之城，有銀百兩；十家之市，有錢十緡；三家五家之堡，終身毋畜泉貨可也。畜泉貨，取其稍省負荷百物者之力，便懷衽而已，不挈萬事之柄。行此三十年，富民所悋惜，非貨焉，貧民所歆羨怨歎，非貨焉，桀黠心計者，退而役南畝，而天下復奚擾擾貧與富之名爲？ 請定後王式曰泉式，其質青銅，其輪周二寸半，其重八銖。銀之色理有常，其枚無常，其價贏縮有常，其品二等。

乙丙之際塾議弟十七

三代之立言也，各有世。世其言，守其法。察天文，刻章蔀，儲曆，編年月，書日，史氏之世言也；規天矩地，匡皃言，防狂僭，通蒙蔽，順陰陽，布時令，陳肅聖哲謀，教人主法天，公卿、師、保、大臣之世言也；言[歹凶]，言祥，言天道，或譣，或不，群史之世言也。

群史之法，頗隸太史氏，不見述於孔氏。孔氏上承《堯典》，下因魯史，修《春秋》，大書日食二十又六事，儲萬世之曆，不言凶災。日食爲凶災，孰言之？《小雅》之詩人言之，七十子後學者言之，漢之群臣博士言之。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又詩者，諷刺詼怪，連犿雜揉，旁寄高吟，未可爲敷正。七十子以後學者，言君后象日月，適見於天，日月爲食，漢臣之所昉也。漢臣采雅記古儀官書，造《周禮》，又頗增益《左氏傳》，皆有伐鼓救天之文。衆儒譁咎時君，時君或自責，詔求直言，免

三公，三公自免。大都君臣借天象傳古義，以交相儆也。厥意雖美，不得闌入孔氏家法。

曰：古之公卿、師、保、大臣、太史氏，立教各有統，立官各有方，毋相借矣。大臣不欲借天象儆人君歟？曰：立言各有緒，立言各有緒者，探本真以奉君，過言有誅，矧旁飾𧩪言？故慎毋借言矣。夫恒暘而旱，恒雨而潦，恒燠恒寒而疵癘，妨田功，妖人民。古無步之之術，雖有占論塗傅之言，取虛象，無準的，無程期，箕子推本狂僭，孔子直書水旱，目爲凶災宜矣。人主不學無藝能，雖借言以愚其君無所用；人主好學多藝能，必有能自察天文，步曆造儀者矣。將詰其臣曰：誠可步也，非凶災；誠凶災也，不可以步。借言者何以對？將大坐誣與謗。於是又有恒暘而旱，恒雨而潦，恒燠恒寒而疵癘。當儆人君，人君反不忌，雖箕子所寒心，孔子所危言，反坐誣與謗。言可以不中法乎哉！言可以不中法乎哉！其慎毋借言。後之擇言者何守？載筆治曆，守《春秋》；言咎徵，守箕子。

或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説文》示字，謂日月星爲下垂之象形也。是日月星有吉凶，非《洪範》之暘雨寒風。應之曰：日月星之見吉凶，殆爲日抱珥，月暈成環玦，星移徙，彗孛，日五色，日月無精光，日月不交而食謂之薄之類。群史所識，有其占論之書，今也亡之，古也有之，《繫辭》所稱，亦若是而已矣，而豈謂日月食之可推步者哉？自記。

乙丙之際塾議弟二十❶

聖清田賦薄東南，民樂其田。請籍田數：蘇、松、太倉一道，名田一千七百萬畝有奇；常、鎮一道，名田一千二百萬畝有奇；杭、嘉、湖一道，名田一千六百萬畝有奇。大凡起江濱，盡浙以西，東際海，千里無曠土。闢草萊，墾土地，似是功臣，而孟軻氏以爲民賊。漢臣治水，必遺地讓水，乃後世言：烏有弃上腴出租税之土，以德魚黿者乎？今之言水利者，譬盜賊大至，而始議塞竇闔門也。興水利莫如殺水勢，殺水勢莫如復水道。今問水之故道，皆已爲田。問田之爲官爲私，則歷任州縣升科，以達於户部矣。問徙此田如何？則非具疏請不可。大吏殫其入告，州縣惡其少漕，細民益盤踞而不肯見奪。夫可以悍然奪之、徙之，不聽則誅之，而民無亂者，必私田也。今田主爭於官曰：我之入賦，自高曾而然。賦且上上。奪而徙之，兩不便。湖州七十二漊之亡，松江長泖、斜泖之亡，皆坐此等。且夫沙可漲也，亦可落也，水變化爲泥塗，泥塗變化亦爲水，官不徙之，水或徙之。自今江之壖，海之陬，太湖之濱，汐潮之所鼓，茭葑之所爛，鳧雁之所息，設有一耦之民，圖眉睫之利，不顧衝要，宜勿見勿聞，有詗報及議升科者，辠之。乘無事之年，删無益之漕，徙無漕之衆。

❶ 扶輪社本有小註：「一本作第八。」

乙丙之際塾議弟二十五

聞之聽古子，聽古子聞之思古子，思古子聞之諦古子：居廊廟而不講揖讓，不如卧穹廬；衣文繡而不聞德音，不如服櫜鞬；居民上，正顔色，而患不尊嚴，不如閉宫庭；有清廬閒館而不進元儒，不如闢牧藪；勞人之生而不録人之死，不如合客兵；勞人祖父而不問其子孫，不如募客作。載籍，情之府也，宫廟，文之府也，學士大夫，情與文之所鍾也。入人國，其士大夫多，則朝廷之文必備矣；其士大夫之家久，則朝廷之情必深矣。豪傑入山澤，責人主之文也，勞人怨士之顚頷，觖人主之情也。故士氣申則朝廷益尊，士業世則祖宗益高，士詩書則民聽益美。其言如是，是善覘國哉！

述思古子議

聞之觀古子，觀古子聞之聽古子，聽古子聞之思古子，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達於言，彊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將爲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言種種，實不知其所以言。於是剽掠脱誤，摹儗僨到，如醉如寱以言。言畢矣，不知我爲何等言。今天下父兄，必使髫丱之子弟執筆學言，曰：功令也，功令實觀天下之言。曰：功令觀天下説經之言。童子但宜諷經，安知説經？是爲侮經。曰：功令兼觀天下懷人、賦物、陶寫性靈之華言。夫童子未有感慨，何必彊之爲若言？然則天下之子弟，心術壞而義理錮者，天下之父兄爲

之。父兄咎功令，宜變功令。變之如何？漢世諷書射策，皆善矣。諷書射策，是亦敷奏以言也。如漢世九千言足矣，則進而與之射策。射策兼策本朝事，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擯之。其言不得吚嚘不定，唱歎蔓衍，以避正的。宜酌定每條毋逾若干言以爲式，其不能對，則莊書未聞二字以爲式。如此則功令不縟，有司不眩，心術不欺，言語不僞。至於説經，則老年教學之先生爲之，成人有德者爲之，髫丱姑毋庸；私家箸述，藏名山者爲之，大廷姑毋庸。詩賦則私家之又不急之言也。及夫唱歎蔓衍之文章，大廷試士毋庸。

保甲正名

嘉慶十九年冬，奉上諭行保甲法，大吏下其條目於所司，大略云：懸牌於門，書長若幼之姓名、年齒；有習邪教者，準五家首之，無則五家連環具甘結。地方官一歲兩次編稽核之，申報上司。

龔自珍曰：此《周禮》相保法也。相保，猶相受、相賙、相賓也，非保甲法。保甲法孰爲之？宋臣王安石爲之。其條目如何？曰：新法每十家籍二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陳。嗚呼！《周禮》固無是矣。三代以上，兵民不分，弓弩戰陳，有教之者，而非司徒之事。司徒之官，則無此文。保自保，戰自戰，不得合爲一。《傳》曰：「家不藏甲。」卿大夫之家尚不藏甲，編户齊民，何

有甲之名？三代以降，兵民分。朝廷既養民以衛民矣，事勢畫一，民不宜更以武力自衛。民當尊君親上，問雞犬田器而已。宋臣吕祖謙之箋《周禮》曰：「五家相保，則奇衺不混迹其中。」王守仁之與父老約：「曰孝弟謙和，曰謹門户，曰門牌不實不盡者皋家長。」如此而已。夫射，雖六藝之一，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射？亦猶書、數居六藝之二，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書、數乎哉？十家環堵宴然，爲地幾何，何以爲演武之地？十家各有生計瑣屑，鄉飲讀法，近世尚以爲煩擾不足行，安得講武之暇？十家各授弓弩，盡東南竹箭，不能給弓弩之材。十家二丁，謂之兵乎，謂之民乎？謂之民，則十家有在官之庶人二，不農不賈以習戰，必亂民也。謂之兵乎，則不如明增兵額。是故安石新法竟不行。使不幸真行，則明季以來閩、粤械鬥之風，宋世蚤有之，不但閩、粤，且偏寰中，寰中何能一日安？故曰：王安石之法，非古非今，古今亦無曾試之者。聖世所用，實是《周禮》，而用王安石之名，大不可也，宜改曰五家相保法。或問曰：王安石信如人口譏議者邪？答曰：何爲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學三代之學，欲教訓天下之人材，畢成三代之材者也。但其慮疏，其目疏，故集天下之口。

地丁正名

國朝有實則堯舜而名則漢武帝者一焉，地丁是也。古者田曰賦，以田計也；關市曰税，以貨計也；口賦亦曰賦，以人計矣。以田計者上古法，以貨計者中古法，以人計者董仲舒曰商鞅法，貢禹則曰實漢法。

我仁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賦，并入地賦，有賜蠲、賜緩、賜賑，而無賜復。寰海之内，無一人不復者也，仁莫大焉！事莫簡焉！《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我仁皇帝革二千年之苛政，此配天之實也。其實如此，其名未改，邸鈔、搢紳書，仍偁地丁，是實后稷而名商鞅、漢武也，名當亟正者此也。或問之曰：我朝取於民者，殺前古遠甚，鄉愚無見聞，又不讀史，則不知朝家百典千式萬官億條例所出，視前古豐殺污隆何如也？告之曰：國家萬年，毋敢議所以羸於入者，然而不禁議所以嗇於出者，僕嘗私憂焉，又私議焉，兹不宣也。

撰四等十儀

凡生民四體之盤蹙、高卑、遲遫以行禮，其別有三：一曰坐，二曰立，三曰跪。立，然後揖，揖之別則有三。跪，然後拜。古亦兼謂揖爲拜，拜之別有九。凡朝之等有四：曰常朝，曰大朝，曰禮食，曰通行。凡常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坐臣亦坐，二曰主立臣亦立，三曰主坐臣立。

一曰，主坐臣亦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坐，謂之三獨坐。」他若賈生夜見孝文，爲之前席；王常有功，光武詔其離坐；戴憑説經於東京，正

旦有奪席之榮；范志戸位於北宋，宰相有徵坐之辱。若斯之類，蓋繁博矣。

二曰，主立臣亦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曰：「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春秋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周禮》：「天揖同姓，土揖異姓，時揖庶姓。」❶又《太僕》：「王眂朝則前，正位而退。」鄭玄説之曰：「王既立。」許慎《説文解字》曰：「位，从立。」

三曰，主坐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書·顧命》：「凭玉几。」《康王之誥》：「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又曰：「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他若與群臣決事，徵秦皇之《本紀》。倚立求決，徵梁武之詔書。語其主則非令，語其世則去古未遠。

大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立臣立，二曰主坐臣坐，三曰主坐臣立。

一曰，主立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太史公書《叔孫通傳》：「功臣、列侯、將軍、軍吏，陳西面東鄉；文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陳東面西鄉。」

二曰，主坐臣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叔孫通傳》曰：「諸侍坐殿

❶「天揖同姓，土揖異姓，時揖庶姓」，《周禮·司儀》作「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上，皆伏抑首。」《漢官儀》曰：「司徒府中，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如古外朝，以決大事也。」

三曰，主坐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其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主立臣拜。主立臣拜，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又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臣拜起仍就列立。臣拜起仍就列立，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至於燕饗皆謂之禮食。禮食之儀有二：一曰主立臣立，二曰主坐臣坐。

一曰，主立臣立，於載籍有徵者一事。

徵曰：《國語》曰：「禮之立成者爲飫。」

二曰，主坐臣坐。主坐臣坐，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夫是之謂朝廷之四等十儀。古柱下之裔官，纂而志之云。

祀典雜儀五首

一、昔者人倫之始，五品之事，實大聖之所造，一飲一食，猶思報本。疇非聖之百姓，曾是人倫攸始而無報邪？今法於古之聖人，既皆報之矣。黄帝、堯、舜、禹、湯，則於歷代帝王廟，文王則於傳心殿，武王則於帝王廟，孔子則於學，后稷則於壇，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則於帝王廟之東西廡，獨契

無祀。議者爲之説曰：契當祀矣，無祀之之處。稷、契之孫皆有天下，商周之王坐於堂，反令其祖配食於廡，不便。是故祀稷於壇，則不復於廡，契則闕之。應之曰：稷、契之在廡，配堯、舜，非配商、周也。子孫身爲王，坐於堂；祖不身爲王，坐於廡，奚不可者？契宜增祀，稷亦無嫌複祀。又一議曰：今法，各學有崇聖祠，褒孔子五世，而契爲孔子之太祖，宜升契於崇聖祠，正坐南向，肇聖王以下五位，配享，東西向。斯言也，猶賢於闕之之説。

一、今法，自京師及外州縣，皆有文昌帝君祠，曰：是司科名之得失者。科名果有神，宜夫求科名者自祠之，不必官爲立祠。祠之之徒曰：斗魁戴匡六星，在《周禮》祀，是第四、第五星；吾曹仿《周禮》遺意而變通之，祀其第六星，無不可者。嗚呼！志科名者，志禄而已邪？言甚鄙，不可以爲訓。又曰：帝君即張星也。又曰：梓潼神姓張名亞子者也。謹求之經傳，《天官書》文昌六星，非張星，張星非文昌六星。張爲二十八宿之一，不當有特祀。梓潼張亞子見於小説家、詞賦家，或曰人也，或曰非人也，不足深論，不宜在命祀。三説者，屢變屢遁，而卒不相合。要之三言皆不中律令。帝君之偁，出於符醮青詞家，益悖律令。官給太牢，春秋跪拜惟謹，恐後世大姍笑，宜罷之。

一、案《會典》，歷代帝王廟見在，配享名臣若干。謹條其應增入者十八人如左。

唐增四岳。

虞增稷、契。

夏增靡。

商增伊陟、甘盤。

周增共伯、和伯。共、和是二人，非一人，予别有考。

漢增霍光、趙充國。東漢增杜喬、李固。

宋增王旦。

遼增耶律隆運、蕭翰。

明增劉健、王守仁、熊廷弼。

此十八人者，或佐創，或佐守，或佐中興，或仕未造，不宜闕。至於歷代之臣，有盡瘁末造者，雖於曆數無補，其人可重，應否增祀，宜付禮臣更核議。

一、今法，自太學至府州縣學，祀孔子爲先師。孔子弟子配享在位，皆曰：法備矣，禮其殫矣，歷千有餘載而莫之或思也。竊嘗考之三代之遺文，在《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在《祭義》曰：「祀先賢於西學，以教諸侯之德。」《周官·大司樂》曰：「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皆周禮。然則孔子以前固嘗有先聖、先賢、先師矣。創物前民曰聖，躬行孝弟曰賢，守文抱道曰師，皆蔑之，是曠神祀而違經典也。難者曰：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是故孔子既生，而孔子以前先師賢人可以廢。應之曰：非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貢以爲焉不學。孔子雖大聖，大聖亦尊古者也。正考父定詩以傳恭，偁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曰：「三代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皆孔子之志也。聖者雖有天下，功德爲百世祖，猶且考三王，存三統，奉二王之後，與己而三，毋是傲弃，

以章文質循環之大本。孔子以布衣修百王之業，總群言之歸，承群聖之後，尚不自是，則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郯子，問樂於師襄。同時之人，折節相師，不有前事，聖將安託？夫以孔子爲海，而先賢先師則河也。以孔子當興王，而先賢先師則二王也，若之何蔑之也？孔子弟子，通六藝之文者，皆立主於孔子之堂，於東於西，享用少牢，小大稽首。而孔子以前之聖賢，孔子奪其祀，夫非孔子之所安也。竊謂宜别立先賢祠，自京師始，逮各行省，每府一祠，用少牢。考孔子以前之有道者、有德者，以孔子同時之賢人君子、非門弟子者坿焉。方今休隆時，正宜差等百王，考鏡群籍，召萬靈之祐，錫九流之福。《傳》曰「吉祥善事」，其斯之謂矣。難者曰：德有代興，運有代去，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祀稷而廢農，古也有徵。應之曰：古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日食，則以朱絲係社而伐鼓。王者有黜陟百神之義，故曰神主。説《祭法》之文者曰：湯七年旱，時所爲也，湯受天命以改人鬼之祀，古也有徵。今先聖、先賢、先師，未嘗降虐於下民，帝王安得而變置之乎？

一、祭法之變，廟制之變，自有唐始也。昔者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世室；漢有高祖，有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東漢有世祖，有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此所謂有德有功，百世不祧者也。隋以前，祭法皆不改三代之舊，諸帝有謚而無廟號，六世即壇墠者也。有唐一代，諸帝盡有廟號，盡爲宗，天子崇古來未有之孝，亦應創古來未有之禮，既皆在不祧之列矣。自

唐以來，大抵宜合爲一廟，有一帝則增一主，四時之祭，宜皆曰大祫。韓愈以下諸家議祭禮，援引《禮記》曰：迭毀曰壇，曰墠，曰三昭三穆，曰夾室，曰祫，曰時祭，曰祫祭之年，皆不中當代法令，此千古禮法一大變，禮家所宜知也。

答人問關内侯

漢有大善之制一，爲萬世法，關内侯是矣。漢既用秦之郡縣，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國與守令之郡縣相錯處乎禹之九州，是以大亂繁興。封建似文家法，郡縣似質家法，天不兩立。天不兩立，何廢何立，天必有所趨，天之廢封建而趨一統也，昭昭矣。然且相持相氐卬徘徊二千餘年，而後毅然定。何所定？至我朝而後大定。關内侯者，漢之虚爵也。虚爵如何？其人揖讓乎漢天子之朝，其湯沐邑之入，稍稍厚乎漢相公卿，無社稷之祭，無兵權，無自辟官屬。雖有百主父偃、賈誼、鼂錯之謀，無所用。漢待功臣盡如此，無韓、彭矣；待宗室盡如此，無吴、楚七國矣。後世待將帥如此，無唐方鎮矣；待宗室如此，無明燕王及宸濠矣。莫善乎唐、宋之待宰輔文臣也，位之以王公侯伯開國子，冠之以姬周大國名號，食邑數千户，而不生殺其户，留其人於京師，而無尺土以嬗其子孫。有怨者乎？無有。子孫且無怨者，及身之受保全大矣。龔自珍曰：唐宋待宰輔法，漢關内侯法也，惜乎其猶多魯、衛、萊、莒、荆、申之名之擾擾也。

我聖祖仁皇帝既平吴、耿大逆，雖元功親王畢留京師，大制大勢皆定，宗室自親王

以下，至於奉恩將軍，凡九等，皆撥予之以直隸及關東之田，以抵古人之湯沐邑。以漢制準之，則關内侯也。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於恩騎尉，凡二十六等。二十六等之人皆予俸，無官受世職單俸，有官受雙俸；其世數，一等公襲二十六次，以是爲差。以漢制準之，亦皆關内侯也。且夫自我朝以前三千年，未有定制，自周已然。周之制，文、武、成、康之支子母弟封，昭穆以降之支子母弟不封。然則宣王之世，鄭伯何以又出封？夫支孽盡封，則國祚愈長久，愈窒礙難行。寰海不能容支孽，支孽不盡封，則守府之支子母弟怨。故支孽盡封，必速亡；不盡封，則子頽、子帶之倫，伺肘腋以怨，非上册也。如皆獲虚爵，如漢關内侯，則皆受恩，皆受制。我朝之制，除開國功王襲王爵罔替外，世世嗣服之主，皆封子弟爲王、爲貝勒，則皆降等以襲，以世次爲差；以世次爲差，至四品閒散而止，則不受田矣。是恩與制皆善，國家萬年，京師數數營造王府、貝勒府耳，無所窒礙，超越二千載，最平允易行者也。

問：功臣一等公以下之俸，足以抵古之食邑户者乎？答：不如也。如有肯上言於朝，增二十六等之俸，此易施行者也。自問王以下之田與其大制，曰：皆善矣。自珍官宗人府知之，親王藍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二百分。郡王藍甲五十副外，白甲百二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百五十分。貝勒藍甲四十副外，白甲八十副，護軍領催二十分，共錢糧百分。貝子藍甲三十副外，白甲六十四副，護軍領催十六分，共錢糧八十分。親王無故出京師六十里，罪與百官同。

親王以下、貝子以上，其户下五旗包衣之人見王，如家奴見家長之禮。包衣之女，許親王等揀選爲媵妾。雍正元年，議準包衣人應試入仕，得以籍自通於朝。

定盦續集

卷三

仁和龔自珍瑟人譔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居禮曹，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讀鮑昭《蕪城賦》，則遇之矣。」余悲其言。

明年，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糴謀，舍舟而館。既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俛溪，溪聲讙。過橋，遇女牆齧可登者，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無零甃斷甓，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入市，求熟肉，市聲讙，得肉，館人以酒一缾、蝦一筐餽。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俛窗嗚嗚，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弔蜀岡者，舟甚捷，簾幕皆文繡，疑舟窗蠡𣪊也，審視，玻瓈五色具。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圮無存。曩所信宿之西園，門在，題榜在，尚可識。其可登臨者尚八九處，阜有桂，水有芙渠、菱芡。是居揚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覽江，北覽淮，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治華也。憶京師言，知有極不然者。

歸館，郡之士皆知余至，則大讙，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箏、若長

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爲敘、爲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爲銘者，有求書册子書扇者，填委塞户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得曰今非承平時邪？ 惟窗外船過，夜無笙琶聲，即有之，聲不能徹旦。然而女子有以栀子華髮爲贄求書者，爰以書畫環瑱互通問，凡三人，凄馨哀豔之气，缭繞於橋亭艦舫間，雖澹定，是夕魂遥遥不自持。余既信信拏流風，捕餘韻，烏覩所謂風嗥雨嘯、鼯狖悲、鬼神泣者？ 嘉慶末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側豔詩，聞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爲恨。

臥而思之，余齒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 此豈關揚州之盛衰，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 抑予賦側豔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 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 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尚猶丁初秋也歟？ 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梅館記

江甯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

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鋤正，以殀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

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删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毁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椶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長短言自敘

情之爲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龔子之爲《長短言》，何爲者邪？其殆尊情者邪？情孰爲尊？無住爲尊，無寄爲尊，無境而有境爲尊，無指而有指爲尊，無哀樂而有哀樂爲尊。情孰爲暢？暢於聲音。聲音如何？消瞀以終之。如之何其消瞀以終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飛之，又大挫之，乃大飛之，始孤盤之，悶悶以柔之，空闊以縱游之，而極於哀，哀而極於瞀，則散矣畢矣。人之閒居也，怕然以和，頑然以無恩仇，聞是聲也，忽然而起，非樂非怨，上九天，下九淵，將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疇昔之年，凡予求爲聲音之眇蓋如是。是非欲尊情者邪？且惟其尊之，是以爲《宥情》之書一通，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請問之，是聲音之所引如何？則曰：悲哉！予豈不自知？凡聲音之性，引而上者爲道，引而下者非道，

引而之於旦陽者爲道，引而之於莫夜者非道，道則有出離之樂，非道則有沈淪陷溺之患。雖曰無住，予之住也大矣；雖曰無寄，予之寄也將不出矣。然則昔之年，爲此長短言也何爲？今之年，敘之又何爲？曰：爰書而已矣。

商周彝器文録敘

羽琌山民曰：商器文，但象形、指事而已。周器文，乃備六書，乃有屬辭。周公訖孔氏之間，佚與籀之間，其有通六書，屬文辭，載鍾鼎者，皆雅材也，又皆貴而有禄者也。制器能銘，居九能之一，其人皆中大夫之材者也。凡古文可以補今許慎書之闕，其韻可以補雅頌之隙，其事可以補《春秋》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氏族可以補《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三代以上無文章之士，而有群史之官。群史之官之職，以文字刻之宗彝，大氐爲有土之孝孫，使祝嘏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是又宜爲文章家祖。其及五百名者，有曶鼎；六百名者，有西宮襄父盤，則與《周書》七十一篇相出入矣。摹其篆文，以今字録之，如孔安國治《尚書》，以今文讀之古文也。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敘

語云：人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其今之士民耶？蓋相與世之游乎廓然大順，若寒暑晝夜，而不知歷聖實生我也，鞠我也。等百世之王，難比仁也。意士不談史之過邪？史之百王，仁不仁之差，大耑有三：

視其賦，視其刑，視其役而已矣。

本朝自聖祖之年，屢問所以損上益下者。世宗初，遂用怡賢親王言，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兩。乾隆二年，又減江、浙兩省地丁銀二十萬兩，減明賦十之四。東南天下華然，而所食於東南者止此矣。獨粟米漕東南。乾隆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銀者亦三，史所未有。且地丁者，丁統於地，非計丁而出賦也。有漕省，并地丁計爲什一，無漕省，只計地丁，尚未及三十分之一。雖曰玉食萬方，而所食於一千四百五十一州縣者，又止此矣。此本朝之賦。

本朝死刑別二等：曰情實，曰緩決。又有情實而不予勾者。勾囚之日，皇帝賜漢大學士一人坐，一一商榷之，講官科道皆侍；先期由有司詳，部臣核定，又有九卿會議簽商，有刑部簽商。蓋自有司初定讞，以至於予勾，中間更心目十數，更手百數。仕者罪至死，子孫應試入仕如故。此本朝之刑。

中外一家，無漢、唐戍邊塞之民，而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內廷營造，行在所幸，治趕道，皆雇民給直，國家雖費帑巨萬，民不知，知受雇而已。至於南河，國家痔漏，所費者國之帑金也，所救者民之田廬也，似宜藉民力。乃役夫歲數百萬，無空役者，是故本朝絕無力役之事。

史之百王，其酷虐無道，生人丁其阸者，不必徵也；平世中主，亦不屑與度也；請徵三王。三王且什一，況其降乎？《酒誥》之殺濫，《甫刑》之條繁，漢文雖除肉刑矣，而夷人之三族，何足數也？況其降乎？三王於農隙使民，用民力歲三日，況其降乎？至其鼎鑊、碪質，夷三族之刑，士

大夫妻女發樂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鎮撫司獄之刑，計口出錢，髫齔皆算，算及車船牛馬之賦，治宮室，築城戍邊，盡閭左以發之之力役，二百年之民，或甚以古事，駭然不信，曰：史豈有是邪？而古者日日習之，若寒暑晝夜。彼非圓頂方趾，父母所生之民邪？非今之士民之先祖邪？何其慘也！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十有五篇，内閣中書仁和龔自珍之所造也。自珍自言曰：今之世，有窮陬荒濱，貊鄉鼠壤，悍頑扇亂，而自外於天地父母者，閒歲上聞，爲肢末憂，謂宜有文臣，坿先知覺後知之義，作爲歌詩，而使相與弦歌其閒。詩之義，貴易知也。犯上作亂之民，必有自搏顙泣者，必有投械而起，仰祝聖清千萬年，俛祝雲礽之游其世者。擇言而興，不避在位。

干禄新書自敘

敘曰：凡貢士中禮部試，乃殿試。殿試，皇帝親策之，簡八重臣，讀其言。皇帝制曰：「無隱直言，朕將采擇。」又曰：「朕將親覽焉。」八人者，則朝服北面三跪九叩頭，率貢士亦三跪九叩頭，就位有虔。既試，八人者則恭遴其頌揚平仄如式，楷法尤光緻者十卷，呈皇帝覽，皇帝宣十人見。翼日，鑾儀衛陳法駕，和聲署設樂，皇帝升太和殿，貢士畢見。前三人賜進士及第冠服，由午門中道出，乃出自端門、天安門，皆當馳道，賜晏禮部如故事。先殿試旬日爲覆試，遴楷法如之。殿試後五日，或六日、七日，爲朝考，遴楷法如之。三試皆高列，乃授翰林院官。

本朝宰輔，必由翰林院官。卿貳及封圻大臣，由翰林者大半。其非翰林官，以值軍機處爲榮選。軍機處之職，有軍事則佐上運籌決勝，無事則備顧問祖宗掌故，以出內命者也。保送軍機處，有考試，其遴楷法如之。京朝官由進士者，例得考差，考差入選，則乘軺車衡天下之文章。考差有閱卷大臣，遴楷法亦如之。部院官例許保送御史，御史主言朝廷是非，百姓疾苦，及天下所不便事者也。保送後有考試，考試有閱卷大臣，其遴楷法亦如之。龔自珍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軺車。乃退自訟，著書自糾，凡論選穎之法十有二，論磨墨膏筆之法五，論器具五，論點畫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論架構之病二十有二，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論神勢三，論氣稟七。既成，命之曰「干祿新書」，以私子孫。

時道光十有四年，內閣中書龔自珍謹敘。

錢吏部遺集敘

錢吏部枚卒且八年，遺詩始寫定，是爲辛未歲。越丁丑，錢廷烺走訪龔自珍海上，屬之曰：「先人詩出又七年，未有最録之言，將惟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是屬。」自珍悄然不能辭，乃濡筆而偁曰：今天子始親政之歲，舉己未科會試。主者，大興朱文正公。榜出，省貢士之邃於經、雄於辭者，雅治一藝者畢在，可八九十人，而吾浙二十一人。其以文采妙當世者，譁譁以十數，嫭矣哉，先若後未之聞也。君實以是科成進士，氣文而身頎，黝然黑，謖然清，仿佛如有思。

諸君先後躋九萬里之上。君意善感慨，又清貧甚，浮湛卒。文正惋歎，杭州以爲失方聞士。詩十卷，無囂濁俚竄俶詭之言。如坐杭州山水閒，重山二湖，孔翠鸞之屬，往來鳴歎。天清日沈，風起卉木，泠泠乎琴筑語而竽笙鳴，是其可狀者也。小樂府一卷，幽窅而情深，言古今所難言，疑澀於口而聲音益飛，殆不可狀。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樂器不能傳，文士不能狀。意者然乎？嗟嗟！感前修之易淪，睠華士而踵起。名滿天下，才嗇於命，情又嗇於才。是集也，宜吾微吟焉，寂聽焉，低徊獨抱焉，弗可已矣。

江左小辨敘

《江左小辨》二卷，失撰者姓氏。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曆之世，朝政不綱，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望者，風氣淵雅，其故家巨族譜系多聞人，或剞一書，或刻一帖，其小小異同，小小源流，動成掌故。使倥傯拮据、朝野騷然之世，聞其逸事而慕之，攬其片楮而芳香惻悱。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運不振，以爲衰世無足留意，其實爾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爲此辨者，其江左之俊辨也夫？吁！

江子屏所箸書敘

嘉慶中，揚州有雄駿君子，曰江先生。以布衣爲掌故宗，且二十年。使仁和龔自珍條其撰述大旨，以詔來世。自珍徑求之，

縱横側求之，又求其有所不言者，而皆中律令。其殺也，爲《易》也；其詳也，則中《春秋》恩父、恩王父之誼。海陬小生，瞪目哆頤：「敢問九流最目之言夥矣，子胡張江先生之書？且子所謂律令，誰之爲之也？」作而告之曰：「聖人之所爲也。傳不云乎，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是故《易》廢《連山》、《歸藏》，誦詩三百，而周詩什九，《春秋》質文異家，禮從周，皆是誼也。孔子没，儒者之宗孔氏，治六經術，其術亦如循環。孔門之道，尊德性，道問學，二大耑而已矣。二耑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蕲同所歸。識其初，又總其歸，代不數人，或數代一人，其餘則規世運爲法。入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爲質家之言，非律令。」小生改容爲閒：「敢問問學優於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無質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絶也。聖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爲之表，有窮理盡性以爲之裏，有詁訓實事以爲之跡，有知來藏往以爲之神。謂學盡於是，是聖人有博無約，有文章而無性與天道也，端木子之言謂之何？」曰：「然則胡爲其特張問學？得無子之徇於運歟？」曰：「否，否。始卒具舉，聖者之事也，餘則問學以爲之階。夫性道可以驟聞歟？抑可以空桍懸揣而謂之有聞歟？欲聞性道，自文章始。有後哲大人起，建萬石之鍾，擊之以大椎，必兩進之，兩退之，南面而撝之，褫之予之，不以文家廢質家，不用質家廢文家。長弟其序，臚以聽命，謂之存三統之律令。江先生布衣，非其任矣。」曰：「江先生之爲書，與其甄綜之才何

如？」曰：「能進之，能退之，如南面而撝之，如褫之予之。」曰：「請言江先生平生。」曰：「生於典籍之區，少爲方聞士。乾隆朝，佐當道治四庫七閣之事。於乾隆名公卿老師宿儒，畢下上齮齕，萬聞千睹。既老，勒成是書。窺氣運之大原，孤神明以往。義顯故可以縱橫而側求，詞高故可以無文字而求。今夫海不有萬怪，不能以一波；今夫岳不有萬怪，不能以一石。飲海之一蠡，涉崋之一石，如見全海岳焉。甎瓦之所積，堥茨之所飾，風雨乍至，尺青寸紅，紛然流離，才破碎也。江先生異是。」曰：「敬聞教矣。古之學聖人者，著書中律令，吾子所謂代不數人，數代一人，敢問誰氏也？」曰：「漢司馬子長氏、劉子政氏。江先生書曰『國朝經學師承記』者如干卷，遷之例；其曰『國朝經師經義目録』如干卷，向之例。」小生降階曰：「有是夫！雖癯也，猶得搴裳中原，於我乎親命之。」

袁通長短言敍

錢唐袁通《長短言》六卷，今夫閨房之思，褻裾之言，以陰氣爲倪，以怨爲軌，以恨爲旆，以無如何爲歸墟，吾方知之矣。若其聲音之道，體裁之本，短言之欲其烈，長言之欲其淫裔，莊言之欲其思，譎言之欲其不信，謬言之欲其來無所從，去又無所至也。怪哉，使我曼聲吟歔，壽命訖而不知厭，招我魂於上九天、下九淵，旬日而不可返，怕然止寂寥兮，無讟於先王，而豈徒調夔牙之一韻、割騷之一乘也哉！卒無如何，命筆爲之敍。

上海張青琱文集敘

嘉慶二十一年，治河方略館移内閣，借順治朝及康熙初紅本備考核。館不戒於火，紅本焜。嗣是内閣求順治典故難。二十五年，龔自珍筮仕得内閣中書，求順治前輩文章，於江南上海縣李家得張宸所爲文集三十卷。《中書述》一篇，其所述與今大異，其高論今日益難施行。内閣應官文章三十餘篇，其哀册文一類，甚哀異。雜事記五篇，述所見當日儀官未定之事，可以廣異聞。其他文章，出於陳子龍、吴偉業之間。同時三吴以東，跨婁越泖至海濱而止，甚多文士，君之爲，未大異乎諸君之爲之也。自珍喜，而寫其副以如京師。《職方述》一篇，代大臣馬思哈，《北征日記》一篇，則兵部郎中程同文就自珍舍寫副以歸，京師遂有兩本。道光壬午正月，内閣後進仁和龔自珍序於城南圓通觀。

金孺人畫山水敘

嘗以後世一切之言，皆出於經，獨至窮山川之幽靈，嗟歎草木之華實，文人思女，或名其家，或以寄其不齊乎凡民之心，至一往而不可止。是不知其所出，嘗以叩吾客。客曰：「是出於老莊耳。」老莊以逍遥虚無爲宗，以養神氣爲用，故一變而爲山水草木家言。昔者劉勰論魏晉宋三朝之文，亦幾幾見及是，或者神理然耶？」吾友王曇仲瞿有婦曰金，字曰五雲，能屬文，又能爲畫。其文皆言好山水也。其所畫有曰「山居圖」，極命物態。仲瞿實未甘即隱逸，以從

魚鳥之游。五雲饗筆研而祝之曰：「必得山水如斯畫之美而偕隱焉。」曇曰：「諾。」吁，曩者同時之士，固嘗擬仲瞿似晉宋閒民，不聞其有奇婦。余窺其能事，與其用心，雖未知所慕學何等，要真不類乎凡之民矣。抑又聞老莊之言，或岐而爲神仙，或岐而爲此類，將毋此類之能事與其用心，其亦去去有仙者思歟？大夫學宗，尚其思之，庶嬪百媛，尚其慕之。歎息不足，從而緣之辭。

上海李氏藏書志敘

龔自珍曰：目録之學，始劉子政氏。嗣是而降，有三支：一曰朝廷官簿，荀勗《中經簿》，宋《崇文總目》、《館閣書目》，明《國史經籍志》是也；一曰私家著録，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録解題》以下是也；一曰史家著録，則漢《藝文志》、隋《經籍志》以下皆是也。三者其例不同，頗相資爲用，不能以偏廢。三者之中，其例又二：或惟載卷數，或兼條最書旨。近世好事者，則又臚注某鈔本、某槧本、某家藏本。兹事殊細，抑專門之業，必至於是而始可謂備，則亦未易言矣。

純皇帝開四庫，建七閣，海内之士畢睹官簿。大江以南，士大夫風氣淵雅，則因官簿而踵爲之，往往瑰特，與中朝之藏有出入者。而上海李氏乃藏書至四千七百種，論議臚注至三十九萬言。承平之風烈，與鄞范氏、歙汪氏、杭州吴氏、鮑氏相煇映於八九十年之間。李君猶且恨生晚，不獲遇純皇帝朝親獻書。顧異日數本朝目録，必不遺李氏。

吾生平話江左俊游賓從之美，則極不忘李氏，東南顧倏倏踞天半矣哉！ 李君名筠嘉，議敘光禄屬官銜，不仕。 道光六年丙戌六月，龔自珍在京師寄此敘。

江南生橐筆集敘

江南生有奏議十九卷。 國朝法度，大臣不敢以奏議入私集，況士乎？ 生佐督撫爲政，居幕下，歷七省，客十九主。 此代十九主之所爲，有擬藁未用者，有一事前後數易奏稿並存之者，不得曰奏議以惑來者，予正其名曰「江南生橐筆集」。 集中言天下財賦，大指不當豐於入，而當嗇於出，有百餘事；言天下刑名，大指謂本朝刑太寬，民太不畏，又有殺人不死，傷人盜皆不抵罪者；又本朝糾虔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前代矯枉而過其正。 此其平生蓄於中心，時時露於文采者也。

龔自珍曰：江南生之言當否，後世有折衷之者，予不深論。 竊聞其爲人，取於所主甚介，談笑精悍，指示曲折，文辭甚辨麗，於屬辭輕重繁簡，往往因一言争軋往復，必欲達其意而後已。 當此時，朝廷詔令，琅琅動數千言，督撫奏議，亦皆虎虎有生氣，朝野不病君狂也。

阮尚書年譜第一敘

今皇帝御極之三年，天暒地塽，日穆月燿，美陽之氣，譣於耆臣。 是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儀徵阮公，年六十矣。 海内之士，裹觚握槧之倫，介景者鏘羊，祝延者瀸萃。 其門下士大

理少卿程同文等，就內閣中書龔自珍而謀曰：「自古重熙累洽之朝，則有康彊竺聾之佐，贊醲迪薰，黼蔀黻紀，相一人而壽世，爲百族之福宗。蓋殊尤絶迹，有震於金石、炳若神人者，今吾座主阮公亦其人也。汴宋而降，多祝史之壽言；晚唐子弟，訂父兄之年譜。二者孰華孰質？孰古孰今？孰可傳信？」龔自珍曰：「年譜哉。」大理因探褎衷，出書二十四卷，請曰：「是公子長生之所爲也，子其敘之。」自珍既卒業，乃撮其括要而言曰：「聞之道隘者所任少，名謏者所成寡，德徧者所積薄，位庳者所覆狹。史册之事，一優一絀，將相之美，或初或終。今阮公任道多，積德厚，履位高，成名衆，如大理言，如大理言。」

公毓性儒風，勵精樸學，兼萬人之姿，宣六藝之奧。嘗謂黃帝名物，宣尼正名，篇者句所牿，句者字所積。古者有聲音而有語言，有語言而有文字。自分隸之迭變，而本形晦矣；自通假之法繁，而本義晦矣。公識字之法，以經爲諭；解經之法，以字爲程。是公訓故之學。

中壘而降，校讎事興。元朗釋文，憙臚同異；孟蜀槧本，始省寫官。公遠識駕乎隨、唐，雜技通乎任、尹。一形一聲，歷參伍而始定；舊鈔舊槧，斯厓略之必存。是公校勘之學。

國朝四庫之纂，百代所系，七閣之藏，九流斯萃。公名山剔寶，番舶求奇，馳副墨乎京師，錫佳名以宛委。蓋自子政而下，鄱陽以前，公武《郡齋》之志，振孫《解題》之作，莫不討其存佚之年，宲其完缺之數。焦書揚目，斯瑣瑣焉。是公目録之學。

公精研七經，覃思五禮，以爲道載乎

器，禮徵乎數。今尺古尺，求累黍而易誣；大車小車，程《考工》而易舛。故大而冢土明堂，辨禮之行於某地；小而衣冠鼎俎，知禮之毄乎某物。莫遁空虛，咸就繩墨，實事求是，天下宗之。是公典章制度之學。

公又謂讀史之要，水地實難，宦輶所過，圖經在手。以地勢遷者，班志、李圖不相襲；以目驗獲者，桑經、酈注不盡從。是以咽喉控制，閉門可以談兵；脈絡毘聯，陸地可使則壤。坐見千里，衽接遠古，是公之史學。

在昔叔重董文，識郡國之彝鼎；道元作注，紀川原之碑碣。金石明白，其學古矣。歐、趙而降，特爲緒餘；洪、陳以還，閒多好事。公謂吉金可以證經，樂石可以勖史，甄好之侈，臨摹之工，有不預焉。是以儲彝器至百種，蓄墨本至萬種，椎拓徧山川，紙墨照眉髮，孤本必重鉤，偉論在箸録。十事彪炳，冠在當時。是公金石之學。

公又謂六書九數，先王竝重；旁差互乘，商高所傳。自儒生薄夫藝事，泰西之客擣其虛；古籍霾於中秘，智計之士屏弗見。於是測步之器，中西同實而異名；巧捷之用，西人攘中以成法。公印能窺天步，俛能測海鏡，藝能善輥彈，聰能審律呂，爲劉、秦之嫡髓，非薩、利之別傳。是公九數之學。

文章之別，論者夥矣。公獨謂一經一緯，这遣而成者，綺組之飾也。大宮小商，相得而龤者，韶濩之均也。散行單詞，中唐變古。六詩三筆，見南士之論文；杜詩韓筆，亦唐人之標目。上紀范史，牋記奏議不入集；聿攷班書，賦頌箴誄乃稱文。公日奏萬言，自裒四集，以沈思翰藻爲本事，別説經作史爲殊科。是公文章之學。

聖源既遠，宗緒益分，公在史館，條其派別。謂師儒分繫，肇自《周禮》，儒林一傳，公所手創。談性命者疏也，恃記聞者陋也。道之本末，畢賅乎經籍；言之然否，但視其躬行。言經學而理學可包矣，覘躬行而喙争可息矣。且夫不道問學，焉知德性？劉子以威儀定命，康成以人偶爲仁，門户之見，一以貫之。是公性道之學。

公敭歷清華，洊升卿士，熟於載筆之禮法，嫻於内廷之故實。三朝文物，觸之則緒若懸河；九卿行列，諮之則動中律令。是公掌故之學。

凡若此者，固已滙漢、宋之全，拓天人之韜，泯華實之辨，總才學之歸。彼區區文儒之異傳，斷斷經人之異師，皆所謂得支亡幹，守隅昧方。偉哉絶業，莫之與京已。嘗觀道之豐也，命必嗇之；德之亨也，遇必窒之。兩漢以降，爲世儒宗者，伏生沈淪，賈生放黜。子政、子雲，所遭良阸；康成、邵公，皆在黨錮。叔重終於庫官，仲翔羈於遠士。或藉階經術，致身卿相，非其名德之無偶，則必世主之非聖。唐、宋之世，韓、蘇之倫，衡厥所遭，什九同慨。求其出秉斧鉞，入總圖師，朝宁倚焉，師儒宗焉，豈可遘與？公宦轍半天下，門生見四世。七科之後輩，尚長齒髮；三朝之巨政，半在文翰。幽潛之下士，拂拭而照九衢；蓬蓽之遺編，揚扢而登國史。斗南人望，一而無兩；殿中天語，字而不名。吁！富貴不足爲公榮，名譽不足爲公顯。九川行地，溯學海而波澄；三台燭天，指文星而度正。其在漢也，譬以伏、孔居邴、魏；其在唐也，譬以韓、李兼房、杜。然而矜遭際之隆，不如稽勛閥之舊也；姼福德之符，不如陳黎民之

感也。

睿廟親政，公受殊知。謂先皇將任汝樞臣，今女其作朕疆吏。公辭不獲，爰始受命。亦越於今，先後廿年。撫浙撫豫者皆再，撫閩撫江右各一。先督全漕，繼督兩湖，繼而督兩廣，復六年於兹矣。公知人若水鏡，受善若鍼芥。爨材牛鐸，入聰耳而咸調；文梓朽木，經大匠而無棄。器萃衆有，功收群策。公文武兼資，聰明異稟。胸中四庫，妙運用於無形；目下十行，識姓名於一過。凡在僚友，畏其敏，服其大，此公之功在察吏者也。

仁心爲質，施於有政，每問風俗，先及桑麻。昔餫浙人之饉，遠汎舟於蜀江；今徠番舶之粟，平居賈於粤市。其通有無也，兼惠商民；其化疆界也，并泯中外。此公之功在撫字者也。

文翁治郡，禮容蔚於石室；樂浪著縣，契令代夫寫官。公先視浙學，成《經籍纂詁》一百六卷。及乎持節，乃設精舍，顏曰「詁經」。背山面湖，左圖右史，於政餘親課之。及涖江右，刊宋本《十三經》若干卷。今兹來粤，暇日無多，又復搜其文獻，勒成巨編，刊《廣東通志》若干卷。斠士之堂，榜曰「學海」，想見俊髦之翕集，與其波瀾之壯闊焉。此公之功在訓迪者也。

嘉慶之初，海氛方熾，大爲逋逃之淵藪，實恃糧兵之藉賫。公以清野之法，爲出海之禁，推轂武臣，訓練舟旅。時則安南僞帥，潛結内盜，倚剽掠以贍孱邦，傾醜類以弄巨艇，久肆寇攘，漸圖窺伺。公傳檄諸鎮，勒兵松門，指撝方定，颶風大作，海若効靈，順逆異勢。是役也，獲其王印及銅礮重二千觔者甚夥，海寇殲焉。厥後蔡牽往來

閩浙，公首薦壯烈伯李公俾爲統帥，壯烈成名，牽亦尋滅，鯨浪遂息，鼉更不驚。餘干姦民，蠢焉煽亂，勾結黨徒，簿造名號。妖鳥已翼而未飛，長蛇流沫而思噬。公則斬彭蠡之菰蘆，禱匡廬之煙雨。發之也不旬日，破之也不崇朝。是曲突徙薪之善謀，有勁弩激箭之捷手，夷大難如一反掌。其於閩也，特於海渚，大築礮臺。時出新意，水法陸法之圖，天雷地雷之譜。厥後各吏，則而仿之。粵東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敂關，狎之則蠹國。備戒不虞，綢繆未雨，深憂祕計，世不盡聞。蓋公身本將門，夙嫺韜祕。謝公雅量，草木識其威名；叔子高褢，裘帶寓其將略。此公之功在武事者也。

承平日久，海宇蕃庶，物盈而枵，吏猾而蠹。是以彌補之詔，三十年於茲矣。金粟之藏，按簿則有其名；關市之榷，摭實盡無其物。公在浙之日，議謂其事當信而勿欺，其期宜緩而勿迫。久之竟獲全効，卒如初議，他行省勿及也。此公之功在治賦。

京師轉漕東南，歲七百萬，積以升斗，極於京垓。盤倉古法，今也失傳，其數至賾而不可稽，其欺至隱而不可詰。公準之斛法，定爲尺長，布算則有目皆知，執度則布指成寸。既有定式，遂爲捷法。又以比歲淮弱黄强，重運空晚，發議盈廷，圖改運道。公乃考有元之成規，得海運之故道，計舟檣豐儉之用，較時日往反之程，度其險夷，權其常變，中流一壺，成書具在。此公之功在治漕。

凡此者，帉盤雖麗，難鐫彤矢之勳；簋鼎良珍，莫罄赤環之績。自非張華腹中，千門萬户，孫武囊底，八地九天，而枚舉焉，

汎測焉，竊以爲輕塵難語於崧嶽之高，爝火奚裨於陽烏之炤者也。右廿四卷，宜置册府，宜藏京師，宜付寫官，宜詔僚友。古之不朽有三，而公實兼之。古之上壽百有二十，而公甫半之。古説經之辭：君主日，臣主月。《詩》曰：「如月之恒」，言初弦也。五岳視三公，《詩》曰：「崧高維嶽」，言大而高也。由斯以談，其諸光明之日進，生物之方無窮也乎？敬語程公，爲我報公子，俟公七秩之年，更增十卷之書，當更敘之，此其弟一敘云爾。癸未正月。

陸彦若所箸書敘

陸彦若曰：天下之大富必任土。東西南北，□苟有六尺土若什尺土，土之毛，皆識其華實，辨其材，節其性，伺其時，其生其死，勿以還土，可以小富，矧夫若伯尺、千尺、萬尺？有伯尺之土，役於圃一人，役於市一人，爲天下養二人。千尺者役於圃三人，役於市三人，爲天下養六人，以是爲差。天下之富人，亦必以是爲差。富殖德，故曰德產焉，傳其術以德後生，富又殖壽。龔自珍曰：五經，財之源也，德與壽之溟渤也。《堯典》言百穀矣，其後但言五穀、六穀、九穀。五六九以外，蔬蓏可材，盡《堯典》之所謂穀也。漢儒馬融説《咎繇謨》之文曰：「庶艱食，猶庶根食也。」謂凡草木有根者根可食，或實可食，或華葉可食，皆曰根食。然則庶根食者，其猶百穀與？彦若知經術矣。自珍又曰：古農書四篇，吕不韋采之矣，氾勝之書闕不具。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書二十篇，箸録家皆録之，文淵閣又録之矣。漢大儒司

馬氏爲《貨殖傳》，所以記《禹貢》，續《周禮》，與《天官書》同功。不學小夫乃僅指爲詼嘲游戲憤怒之文章，傎夫！今彦若所箸書，祖古農書，禰司馬氏，而伯仲於氾勝之、賈思勰之閒，宜急寫副，德後世。曰《種樹方》者三卷，曰《種菜方》者一卷，曰《種藥方》者一卷，都五卷，著録之如此。又規之曰：往往錯舉古今名，古今語未可同，又不分析東西南北之所宜，試者或不得種；得其種，或效或不效。宜小字細目，以江河界限之。彦若亟出都，未暇治也。丙申九月九日。

張南山國朝詩徵敘

周公何人哉？尹吉甫、譚大夫何人哉？逐臣放子，棄妾怨婦，舉何人哉？周雖文，其殆無有詩人之名也。後之爲詩，業之別有籍焉，成之別有名焉，二者轍孰舊？網取所無恩、恩殺、至所恩之人而臚之，高下之，名曰作史；網取其人之詩而臚之，或留或削，名曰選詩。皆天下文獻之宗之所有事也。二者名孰高？作史者曰：我古史氏家法，於史爲大宗。選詩者則曰：孔子嘗删詩矣，我七十子家法，於經爲别子。二者指孰優？其名與實孰合分？龔自珍年三十四，箸《古史鉤沈論》七千言，於周以前家法，有意宣究之矣。既具槀，七年未寫定。夫自珍之世，非周之世，天下久矣有詩人之名，天下久有詩人之名，天下獻宗選詩，固宜選詩矣。受而視其目，其真以詩名者，未嘗漏焉。而不可名爲詩人者什八九，是何人哉？自天聰、崇德，迄於今八朝，其姓名爲專家詩人所熟聞者無幾，詩人

聞而咸異焉，曰舉何人哉？自珍受而疑，俛而得其故，曰：若人殆樂網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與？殆非徒樂網取其詩也與？然則若人號稱選詩也何故？曰：是職不得作史，隱之乎選詩，又兼通乎選詩者也。其門庭也遠，其意思也譎，其體裁也賅。吁！詩與史，合有説焉，分有説焉，合之分，分之合，又有説焉。畢觸吾心而赴吾志，吾所箸書益寫定。偉夫若人！懷史佚之直，中孔門之律令，虎虎歃血龔氏之庭者哉！張維屏，字南山，番禺人，官黄梅令。

績溪胡户部文集敘

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質弗同，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後有文章家，强尊爲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計豈有是哉？且天地不知所由然，而孕人語言；人心不知所繇然，語言變爲文章。其業之有籍焉，其成之有名焉，殽爲若干家，釐爲總集若干，别集若干。又劇論其業之苦與甘也，爲書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畫其朝代，條其義法也，爲書若干通。异人興者，又必有异之者，曾曾雲礽，又必有祖禰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東，聖知復生，莫之奈何也已！

龔自珍不敳於言，言滿北南。績谿胡子則詣自珍舍，就求文章術。自珍正告曰：不幸不敳於言，言滿北南。口絶論文，痞於苦甘。言之不戢，以爲口實，獨不論文得失，未嘗爲書一通，高扃笥中，效韓媿柳，以筆代口，以論文名，覆按無有。子胡泱其藩而鉞其例？且自珍嘗聞胡子之言之質矣，粹然胡子之言也，非如自珍之言之旁出

氾涌，而更端以言。是謂七十子苗裔之言，是謂禮家大宗之言，其言式古訓，力威儀焉。大之言禮經焉，中之言禮節焉，小之言禮牘簡策焉。譚山水，問掌故，求建置，辨沿革，又胡子所言不一言者也。自珍作而言曰：將强名此以爲文章，豈可哉？然名此爲文章，又豈不可哉？設又從而區論之，甲幅近文章，乙幅不近文章，又豈可哉？其率是以言，繼是以言，勤勤懇懇，以畢所欲言，其胸臆滌除餘事之甘苦與其名，而專壹以言！如其不然，而强襲自珍論文章，則胡子瘁矣。

邵子顯校刊婁東雜箸敘

國家以蘇州、松江、太倉州爲一道，睿皇帝朝，命家大人分巡之，自珍實侍任。凡關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大人未嘗不以使自珍焉。大人去治十五年矣。自珍仕京師，賓客且盡，遺聞墜懽，無可語者，悽黯而已。

歲己亥，乞糴南下，信信揚州。揚州教諭邵子顯，太倉人也，方校刊《婁東雜箸》成。自宋始迄於當代，凡五十六部，大氐《四庫》所未録，藏弆家所未見。邵君有心哉！蘇若松未之聞也，若徽州，若吾浙西三府，若揚州，若常州，愛其鄉先輩，而樂以其言餉天下者，豈乏其人，何居乎不效子顯之所爲？尚書陶澍嘗語李兆洛曰：「願輯本朝江左人書，萃四庫已收未收者。」李辭，兹事體大，不敢承。噫！江左百數州縣耳，使一州有一邵子顯，各纂其州，予限七年，此事何患不成？春秋時，周室有百四十國之書，固出自百四十國者也，仲尼賴

之。此事成，可以傲嬴、劉，媲柱下，儲以俟後聖。邵君爲予渡河所見第一士，邵君餉書爲渡河第一樂。曩予營別墅於崑山縣，距太倉一舍，天如予我以蕭閒，箸述於其中，當效邵君之所爲，且拏舟商榷之。

懷甯王氏族譜敘

民之生，盡黃帝、炎帝之後也，盡聖者之後也。蔀而有國，殺而有家，各私其子孫。夫使私其子孫，乃各欲其子若孫之賢也，起中古家天下之聖人而問之，不易此心矣。又使天下有子孫者，皆如此心，天下後世，庶幾少不肖之人矣乎！起黃帝、炎帝而問之，不易此心矣。欲子孫之必賢，有道乎？曰：聖者弗能。無已，姑稱祖父之心，而明惠之以言，則有二術焉。曰家法，曰家訓。家法，有形者也；家訓，無形者也。家法，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家訓，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之意。家訓，以訓子孫之賢而智者；家法，以齊子孫之愚不肖者。由是臚而爲家譜，則史表之遺也；廣而爲家乘，則史傳之遺也。二術立，譜乘舉矣。譜何起？起江左，濫於唐，誕於明。賢矣，有祿於朝，則引史書貴官聞人以爲祖。江左諸帝倡之，又品差之。明之文士述家譜，誕者至八十世婚媾，必書漢郡，李必隴西、陳必潁川、周必汝南、王必太原是也。儒者實事求是，又思夫大本大原皆黃、炎，漢郡何足書？我則笑之。

懷甯主事王瑑，示我家譜十卷，有法，有訓，有譜。法甚法，訓甚良，譜起明中葉，以字某甫諱某者之始遷於懷甯也。謂之始遷祖，謂之懷甯王氏譜，不濫不誕，甚善。

我讀而善之，則避席擇言曰：古者祭禮，嘏傳皇尸之命，命主人曰：皇考某甫，以女曾孫能帥從皇考之言，降福于曾孫，享女歆食，宜稼于田，女曾孫若我壽考。户部祭自珍願爲王氏嘏。

禮部題名記敘

道光十七年春三月，仁和龔自珍由宗人府主事改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夏四月，補主客司，仍兼祠祭司行走。諸老前輩爲《國朝禮部題名記》成，呼吏補自珍名，諸老前輩則告自珍曰：昔之日，仕祖宗朝，手定大典細例，役心目焉。今日奉行之，不失尺寸，則無忝禮臣矣。風氣小者，視時遷移，或視乎其人，大端大禮，不卑不亢，百年來無以禮曹爲口實者，皆先臣之賜。受其賜，霾没其姓氏於簿領塵積，可乎？此記之所由作。又曰：百年以外，什二三缺勿具，瘉近瘉詳。自珍受而讀焉，以爲《春秋》恩曾祖殺，恩王父加詳，恩父加詳，頗中《春秋》例也。乃對曰：如前輩言，如律令。按記：乾隆己丑進士，以庚子歲由吏部改禮部，字匏伯者，自珍大父也。嘉慶丙辰進士，除禮部，字賜泉者，自珍父也。掌精膳司印，吾大父之任也。補儀制司，改祠祭司，兼儀制司，又兼精膳司，吾父之累任也。自珍入司門，顧瞻楹題，下上階，思履綦步，弗敢邁越。諸老前輩目自珍，舊事往往詢自珍，皆以自珍爲嘗聞之也。

四先生功令文敘

其爲人也惇博而瘉夷，其文從容而清

明，使枯臞之士，習之而知體裁，望之而有不敢易視先達之志。盛世之盛，唐之開元、元和，宋之慶曆、元祐，明之成化、弘治，尚近似之哉！尚近似之哉！其人多深沈惻悱，其文叫歗自恣，芳逸以爲宗，則陵遲之徵已。夫莊周、屈平、宋玉之文，別爲初祖，而要其羨周任、史佚、尹吉甫之生，而願游其世，居可知也。

自珍嘗之五都之廛市諸物，見有内外完好不呰窳者，必五十歲前物，曷嘗不想見時運之康阜，民生之閒暇，雖形下之器，與夫專道藝者等。又況學士大夫生賜書之家，而澤躬於爾雅之林者與？四先生其倫也。四先生皆生世家，皆起家甲科。其仕也，始終全盛之朝，意氣雍容可觀。其在官也，皆肯徵賓客，買圖史。其未第也，所與游鄉黨間，亦必無穢流不悦學之士。如甘露惠風，夕泫其條，而晨泠其柯，欲梧桐柟梓之不扶疏而榮華，不可得已，宜玆文之進於雅與頌之堂也。我朝山川發詡，自康熙初元以來，如日炎炎。乾隆之文，一康熙之文，視開元、慶曆、成化，善氣之長，數倍過之。然生其間，仕其間，而能爲四先生之文者，良亦不衆。今付合寫一通，而敘之如此。隻雅奇笙，時發其聲，欲隃契乎千鐘萬鏞，鏘喤闓鞈之奏者也，非甘叫歗者也。武進管世銘、歙□承寵、❶仁和陳登泰、桐鄉諸汝卿。

送徐鐵孫敘

龔自珍曰：平原曠野，無詩也；沮洳，

❶ 扶輪社本小註：「一本□作朱。」

無詩也；磽确陿隘，無詩也。適市者，其聲囂；適鼠壤者，其聲嘶；適女閭者，其聲不誠。天下之山川，莫尊於遼東。遼俛中原，逶迤萬餘里。蛇行象奔，而稍稍瀉之，乃卒恣意横溢，以達乎嶺外。大澥際南斗，豎亥不可復步，氣脈所屆，怒若未畢。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則盡此矣。詩有肖是者乎哉？詩人之所産有稟是者乎哉？自珍又曰：有之。詩必有原焉，《易》、《書》、《詩》、《春秋》之肅若泬若，周秦間數子之縝若峍若，而莽蕩，而噌吰，若斂之惟恐其坻，揫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則夫遼之長白、興安大嶺也有然。審是，則詩人將毋拱手欲谻，肅拜植立，撟乎其不敢議，愿乎其不敢吴言乎哉！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氣、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詭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證之以並世見聞，當代故實，官牘地志，計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詩，而詩之境乃極。則如嶺之表，海之澨，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麗，而洩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

徐鐵孫者，家遼東，先世扈王師入關，爲正黄旂漢軍人。康熙中，徙廣東，隸廣東將軍，爲廣州駐防人。金戈鐵馬，其世胄也，而徐君用經術起家，登甲科，爲劇邑令，以詩睥睨東南。友其人者，淳悶如適遼，雄奇如適嶺、海，本末具如吾言；東南知徐君者，本末畢如吾言，乃書是言以弁君之詩之耑。抑又有異者。自珍生北方，一窺臨榆，未得溯山川所原本。年四紀，居江介，不樂愁思，益思游以振奮之，忽然丐徐君磨墨，爲薦士書，貸厞屨，將粤行。且曰：自粤歸，則閉户不復游。徐君諾。姼矣哉！天

下山川首尾，徐君既扼之，怒未已，其又將扼予之游事之首尾乎哉！

識某大令集尾

某大令，我不暇與之言佛、儒之異同矣，言大令。

大令爲儒，非能躬行實踐，平易質直也。以文章議論籠罩從游士，士慑然。聰明旁溢，姑讀佛書，以炫博覽。於是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其文章，文章益自憙。此其弟一重心。然而漸聞佛氏之精微，似不盡乎此，恧焉，怯焉，退焉，阻焉，悔焉。此其弟二重心。名漸成，齒漸高，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佛者，益附之矣。則益傲慢告人曰：「佛未可厚非。」若以佛氏蒙其鑒賞者然，若以其讚佛爲佛教增重者然。此其弟三重心。有聊竊其旁文賸義，以詁儒書，頗有合者。於是謗儒之平易質直、躬行實踐者，曰：「聰明莫我及。」又深没其語言文字，諱其所自出，以求他年孔廡之特豚。此其弟四重心。如之何而可以諱之也？莫如反攻之，乃猖狂而謗佛。其謗佛也，無以自解其讀佛也，於是效宋、明諸儒之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昔者讀佛，正爲今者之闢佛。」於是并其少年之初心而自誣自謗。此其弟五重心。見儒之魁碩而尊嚴者，則憚而謝之曰：「我之始大不正，不敢卒諱。」與前説又岐異。所遇强弱異，故卑亢異。然而又謗儒書，所謗何等也？孔子、孟子之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易》、《詩》、《書》、《中庸》之精微，凡與佛似，則謗之曰：「儒之言絶不近佛，儒自儒，佛自佛。」如此立言，庶幾深没其迹矣。

此其弟六重心。儒之平易者受謗，儒之精微者又受謗，讀儒謗儒，讀佛謗佛，兩不見收，覆載無可容。其軍敗，其居失，其口吚嚘，其神沮喪，其名不立，其踝旁皇，如嬰兒之號於路，丐夫之僵於野。遁之何如？老矣，理故業，仍以文章家自遁。東雲一鱗焉，西雲一爪焉，使後世求之而皆在，或皆不在。此其弟七重心。

或告之曰：「文章雖小道，達可矣，立其誠可矣。」又告之曰：「孔子之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子之情何如？」又不應。乃言曰：「我優也，言無郵。」竟效優施之言，以迄於今死。

敘嘉定七生

嘉定七生，龔自珍獲交其一焉，曰恬生。恬生言：某之鄉有六生，與某相引以爲重，其執業均也。笙詩鼓簧，而鑄人應於堂也；其相侈以名聲也，如草木之感風露而芳香也。圖形以傳之，又願長言以宣之。

自珍曰：美矣臧矣！麗矣堂矣！毋相忘矣！願有以獻。江以南與西北異，水土淺醨，囂外窳中，蠅聚而螨散。士之相爲友，年齒若則以爲友，家世若則以爲友，科第若則以爲友，匪性情之是友，匪氣誼之是友。始則叚借牽引，真相惇厚，聲名出己右，懀不相左，死呶呶詬不止。吾願之七生者之七而一也。

自珍又曰：年齒若則以爲友，科第若則以爲友，家世若則以爲友，謔浪詭隨，媚膚脆骨，捷如鼯猱。一夫搖脣，百夫褰涶。《記》偁勦説雷同，晏子以告齊君，而《商書》謂之惡德。又有中年所業垂成，就見它人

所嗜好偁説，必强同之，華山旋其面目東向，太室厭其中處，以求同於岱宗而止，是造物者混混失面目也。吾又願之七生之一而七也。

自珍少游燕、并之市，之南方，求科名，北南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他日復之燕、并，求科名，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不飛不鳴，人猶以爲傾；不鼓不考，人猶以爲媚。默默吾顔，了了吾行。抱秋樹之晨華，指太陰以宵盟。蓋知夫時之不我與，又知夫區區之未可以驟明也，故恒潛於幽而塊於處。恬生曰：「子之言文，願傳語六生而納交焉，書之。」遂書之。六生者某某，恬生名璟，姓陳氏。

定盦續集

卷四

仁和龔自珍瑟人纂

王仲瞿墓表銘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闇於機者，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騃慎。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騃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即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刺麻章佳胡圖克圖者游，習其游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上，座客逡巡引去，其一二留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

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

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跽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❶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廬，盍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如師言哉。」己巳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嘆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絶，君無憀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

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纍纍心口間。其爲文也，喜臚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邇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丘山南。銘曰：

生曇者天也，宥曇者帝也，仇曇者海内士，識曇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曇來！曇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黄，瘗汝於是。噫！

❶「奇士」，原作「奇師」，據扶輪社本改。

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公諱引之，姓王氏，江南高郵人。祖安國，禮部尚書，謚文肅。祖妣車氏、徐氏。考念孫，四品卿銜，前分守永定河兵備道。妣□氏。公乾隆六十年舉人，嘉慶四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累官禮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卒於位，賜謚文簡。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十四年。明年十有二月□日，葬於州治之賜塋。

公典鄉試事四，典會試事二，龔自珍則其典浙江鄉試所得士。公之學，及其著書大凡，嘗不以自珍爲不可裁而請之矣，其行誼始末，自珍又窺其數大耑矣。將葬，公第四子壽同則使自珍表諸墓。自珍爰述平日所聞於公者，曰：「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説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没，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叚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叚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又聞之公曰：「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之

訓。」先是，兵備公校定晚周諸子、太史公書，一時言小學者宗之。公所著書□□卷，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通説四十餘事。又説經之大者，在《述聞》之末。又聞之公曰：「吾箸書不憙放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本事説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吴譚。年近七十，爲禮部尚書，兵備公猶在。比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尚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其爲子之年。門下士私相謂曰：「以王公名位齒髮，而辭色如子弟，所學殊與？所養殊與？其諸人論歸之師、海内歸之福也與？」公以事親爲讀書，以讀書爲事親。門内之士勉勉顓顓人知之。立朝循典常，俟乾斷，無所表暴，天下頗無由測公。嘉慶十八年，巨逆林清以七十七人入禁門。既殄定，有議加築圓明園宫牆高厚者，有議增圓明園兵額者，公皆不謂然，具摺上。睿皇帝大動容，召對良久，乃罷。上諭軍機大臣：「王引之言人所不敢言。」其事卒見施行與否，海内弗知，其奏牘何辭，海内迄今弗知也。由此例之，公之風旨，其視徒表暴於道路者何如哉？

公配沈，繼配范。子四：壽昌、彦和、壽朋、壽同，范出。孫七。銘曰：

璞之瑟瑟，外有文也。鏐之沈沈，中有堅也。君子肖之，以事其親也。於乎！欲事親者考斯，欲事君者考斯，斯人而不敢承，孰爲大道？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乾隆中，國家修大刑於閩島之外，福康安公、海蘭察公先後成大功以去，光於祀典。凡百戎臣，或有賞及後裔，名附史官之牒。其有官不過隅鎮，名不挂勳籍，身歷百戰於狂濤巨鯨間，幾爲忌者擠致之以無名之死，而危以功名終，則有通州丁公。

按狀：丁氏出自齊太公之孫丁公，世霸營丘，未胄播遷，入本朝，家於江南之通州。曾祖某。祖應舉，江南狼山營守備。父國升，蘇松鎮遊擊，皆封如公官。妣張，生妣陳，皆封夫人。公父官松江，遂家焉。公諱朝雄，字伯宜，以松籍起家，由右科歷數官，屢遷至福建副將。四十八年，島賊黃在莊叛，公佐黃仕簡討平之，列軍功一等。

閩事之荄也，公詗知林爽文有謀，必屯兵東港，以與鳳山爲犄角勢。及鳳山警，公方赴引見北上，半途馳還，白總督常青：「賊不足慮，請假某兵勦東港，且斷其糧道，即鳳山潰矣。」因進指畫緩急狀。常青不聽，惟專意鳳山。檄公偕總兵郝壯猷趨鹿子港，擒賊目楊朝派，克鳳山。非公意也，人以爲公功。

賊果大熾，益蔓延。檄公守鯤身，又檄公守郡城。公於鯤身，則招土番千人，敵賊萬衆，矢石俱盡，而賊目潘猛搗烏龍旂不下，公命守備邱嵤拔之。猛走，鯤身平。公於郡城，則戰少守多，未至，先破賊中途，路始通。遂徧閱城樓、屯柵、池隍，不治者整之。時總兵柴大紀守諸羅，公守郡城。三閲月，皆食豆餅，髪觸冠數寸，賊不得逞。

諸將恃以成戰功於外。之數者，亦非公意也，人又以爲公功。

至是，而討東港之命下矣。常青非公無可使，而以八百人與公，請益，則曰：「戰不利，則守舟中，舟不可守，退而益兵。」公曰：「爲國死命也，大人即不發一兵，某亦往。」拂衣上馬，行至東港，賊衆且數萬。先時海中有淤淺，雖潮至，舟不通，賊以是不設備。僞軍師吴豹、僞將軍洪賀，縱飲酒。天大雷雨，水暴長丈所，公坐艅艎，指揮縛群酋，遂登其礮臺。賊大驚，急近戰。公曰：「我幸踞礮臺，天也。」遂發大礮，諸火器繼之，光塵蔽天，賊尸拋滿崖澨。獲僞將軍李老合，逐北三十餘里，乃倚山爲營。夜半，忽有數百人大噪過溪，公戒衆勿出。少選，又有數百人直撲大營，公益不動。天明，盡掩之。軍中不知其誰何。迹其屍，皆赤髮而裸，蓋番人乘間爲聲援者。公踞地勢，故無恐。林爽文遣其黨來援，公築壘圍之。賊隤圍出，公料其必奔茄藤，先令守備鄭其仁以步卒三百伏於路，而親自中道追之。賊遇伏卒敗，餘賊遁，將渡溪，公擠而溺之，遂獲豹、賀。

東港平，時乾隆五十一年某月也。計大小七十三戰，八百人扶傷痍以完，智勇無出公右。而常青蔽不以上聞，第令公攝海壇鎮總兵官。福康安公至，始奏即真。公仍留臺灣防禦，比林爽文就擒，始蒞任。

海壇固雄鎮，環海，大盗時出，偵問斥候稍疏，即大爲民害。公督率舟師爲游兵迎捕。盗林驫舵、林明灼者，海之酋魁也。公得驫舵於浙江洋，而明灼適以戕參將張殿魁事聞。高宗純皇帝震怒，嚴責總督伍拉納。伍懼，以責公，公請身任。一日晨

出，颶霧四塞，公喜，謂諸將曰：「今日得報張公矣。」遂令衆船齊進，果遇明灼於大麥洋。俟其近，力踞上游，縱大礮，連斃賊頭目。明灼知不免，躍入海，葉把總鈎得之。

功狀始上聞。有旨召見，未行，而總督又調公臺灣鎮總兵官。渡臺後，復還公於海壇，攝水師提督。五十八年，以捕會匪功，奉旨加四級。

五十九年，循例入覲，途次病甚，乞兩江總督蘇靈阿代奏，乞骸骨。上方向用公，特旨令回籍調理，俟病痊即行奏請陛見。冬十有二月某日，甫入上海縣境，卒於舟中，年六十有七。

公輕財愛士。官閩時，有廣東舉人曾中立欠穀數千石，有司以軍需不給，將置之法。公奇其才，代償之。後，曾爲義民長，以戰功賞巴圖魯，仕至理番同知。

公配陳，封夫人，後公卒。公有丈夫子二人：廷珊，國學生；攀龍，武生，蘇松鎮左營守備。孫四：鍾傑，武生，浙江千總；鍾琪，國學生。以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公暨陳太夫人，合葬於松江細林山祖塋之側。越九年，神道之文未具，鍾傑等以公捍大患而世莫聞，願文章之士發其光，則與載於官書者，異日出入必互見，故來乞書於碑。銘曰：

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勝者丁將軍之墓。再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克而無炳炳於時者。三告下車者曰：是將軍之孫鍾傑、鍾琪泣述功烈，有畫於其心；是爲史之別子龔氏之言，用卒告闡烈之君子。今年實道光五年。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嘉慶二十一年八月甲辰朔，越一日乙巳，文林郎錢唐金應麟，始使石工某，爲明按察司僉事造此石闕，用錢若干緡，役工七十有□。

君姓金氏，諱應奎，字曰封風，錢唐人也。明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稟性剛毅，不媚柄臣，浮湛十年，始循常遷，改河南道御史，出爲山東按察僉事。河決東郡，宣防有功，再遷四川按察使。中貴馮保，私僮百指，爲暴鄉里，川人疾首。❶君杖遣之，直聲聞於朝。小人道長，義不勝邪，遂坐劾君。君受劾歸，不問世事，恬愉冲夷，淪隱以没，年□十有□，❷實明隆慶八年，❸葬錢唐之仁壽原。越二百載，高岸就坻，樵蘇是侵，一坯眇焉。應麟畫然心傷，爰糾其族，既封既樹，立此高闕，峩峩翼翼，以旌遺聞，以播於后昆。銘曰：

於惟金君，明允塞淵，江介之光。升於朝右，官亦不遂，曰德之剛。乃吏於東，天險勿翕，是君宣防。東人謳矣，西人求矣，巖巖厥疆。有貙有豻，氣使大僚，以役封狼。君暴創之，吏咋而觳，遂褫公章。西人嗁呼，朝亦弗諟，以老公於鄉。重曰：瞻仁壽之佳原，宅江湖而兆正。考耇德于鄉邦，剥元石而失姓。惟世澤之必鍾，感文孫之哀敬。攬刻辭而無爽隘兮，總英靈於家乘。

君配邢，子□。君弟□，陝西西安府同

❶「川」，原作「以」，據扶輪社本小注改。
❷「□十有□」，扶輪社本作「七十有一」。
❸「明隆慶八年」，扶輪社本作「萬曆三十年」。

知。西安之九世孫應麟，嘉慶十五年舉人，以文學聲於時。同郡後學龔自珍爲文刻石。

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謚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代阮中堂

道光十五年秋九月，兵部尚書兩廣總督一等輕車都尉涿州盧公卒於位。既聞，皇帝震悼，贈太子太師，易名敏肅，卹如禮。明年夏，公子户部員外郎端黼，以公喪至自廣州，某月日，葬於州之賜阡，如禮。

體仁閣大學士阮元作而歎曰：若盧公，可謂勞臣也已。公通籍睿皇帝朝，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寰海内外，若西若東，若北若南，小大之事，苟異日宜書者，公罔不在。公所在事，西東北南，上罔不委任。上任之矣，公罔不得衆力。得於上，又得於衆，功罔不成。功成矣，厥後罔不善。上以實任，公以實應。微獨上信公，若京朝官，若外吏，若僚佐，若游士賓客，若伍，若民，莫不曰：「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小大之事，未有歷試歷效，始卒偁恩禮如盧大人者也。」卒之日，訃至之日，遠近失色。嗚呼！可謂勞臣也已！

曾祖振裔。祖某。考士夔，妣氏某。本生考某，妣氏某。公諱坤，字静之，卒年六十有四。配氏某，先公卒。阮元乃銘公之神道。銘曰：

涿郡之盧，熠自東漢，時惟范陽。代有偉者，允文允武，大熾於唐。汴宋以降，盧少替夷，俟公而光。五歲瀕棄，神嫗活之，憑讖告祥。卒如神言，轍滿天下，名德浩滂。起家文辭，觀政於曹，翠翎英英。出治南服，又歷試旃，以知宣房。龍飛自天，浹

旬三遷，雷發雲驤。初撫關中，師彼周雅，乃積乃倉。乃興水田，以實雍州，西陲用兵。西陲用兵，將相雲會，公職轉饟。轉饟如何，十萬西師，勳命一方。犎牛三萬，役夫又萬，執袮庚庚。袮定欃飛，自送大軍，夜出熢煌。帝甄西功，公不搏賊，公乃綱綱。既甄既藏，休公于晉，羽毛迴翔。西事再訌，公請復西，帝還其畺。帝命作督，於江漢滸，江漢湯湯。沱潛爲田，龍魚失居，乃怒而張。奪此波黎，予彼龍魚，以奠荆襄。有覭有猺，負峒阻硐，不賦而禳。公曰火攻，扈扈虎虎，緋旂赤常。帝曰趣之，炎靈速之，既犁既康。使者汗矣，帝問南矣，公偃在牀。迤邐而南，移節遷旂，嶺海洋洋。獮猺所蔓，小沖大排，弭首如牂。乃問鹽鐵，鹽官告贏，鐵官告良。嶺雲白矣，海氛墨矣，嶺檬夜狂。吁嗟嶺海，大竇大痔，海人來商。不曰驅之，揖而嫗之，追咎有明。瑰麗婬葩，巧工所都，誘我篚筐。遂瘠南東，喪金萬萬，食妖大行。經海之南，有越南國，翳古越裳。維海之西，有英吉利，隆鼻高眶。環伺嶴門，以窺禺服，什伍其檣。鼉鳴地中，長鯨和之，擘波浪浪。澎湃百年，自互市始，大原我詳。公姑仍之，又姑持之，亦持亦創。仍之如何，以嶴居夷，勿汝磔攘。持之如何，自誅食妖，以肅津梁。創之如何，樓船礟臺，虎門中央。窺公之心，信公之意，公實茹藏。罷關絶市，粵公也暴亡。凡公所莅，聖清所覆，禹蹟芒芒。我書公勞，什不六七，塞滿九閶。後有式者，天禄辟邪，鬐鬣飛揚。

刑部主事番禺黄君妻周墓碣銘

嶺南有女子焉，哭其母，又哭其父，又哭其兄，又哭其殤，遂先所天卒。女有女弟二，相愛，以哭其女兄，相繼卒。竺矣乎！一門之内，嗇於年，豐於思，鬱於性，薄於祜，天鍾之，天皆疢之，有如是乎？所天既貴，告其友仁和龔自珍云：「吾婦卒之日，吾方北游，莫視含。兹窆有日，願書其表隧之石。」自珍乃次之曰：山陰周德瑞，客嶺南，占番禺籍。生聚榮，聚榮生女子子，適同縣黄玉階，中道光丙申進士，官刑部主事，贈妻安人，晉宜人。以不及刑部君之貴，食貧茹艱，婉惠愻順，自姑章及三族，無間言。生嘉慶乙丑也，卒道光癸巳也，春秋二十有九。宜銘。銘曰：

人生兩間，哀樂固無極也，賢智過情，不肖不及也。矧后媪之積痗兮，非女子之善戚。仙吾不可期，佛吾不可思，爲鬼果如爲人之聚首兮，又惝怳而弗敢知。女子之征，亦寥廓也，匪骨匪肉，翔所谷也。黄子無聊之言，則曰夜臺樂也。

徐泰母碣

侯官林氏女，爲上海徐兆洙妻。期而寡，遺腹子曰泰。泰從林受《孝經》。既長，好文章，篤於朋友。龔自珍友之。告自珍曰：「吾母平生再刲股，一療吾外王母疾，再療吾王母疾，皆瘉，親族無知者。寡十四歲而卒。卒歲餘，吾祖母病眩瞀，家人恐，病者忽自語：愈矣，適四孃立吾側，飲吾茶。果瘉。侍病者皆泣。四孃者，吾父于

諸同産季也。」道光十九年，詔旌上海縣徐兆洙妻林氏，泰立石墓側，使自珍銘。銘曰：

生以肉療母，死以魂翼母，宜有德有文之子熾爾後。

孔憲彝母碣

闕里孔憲彝，其氣儒者。手狀乞銘其母之阡。按狀：孫氏，浙産，歸孔昭□，生三子，憲彝仲也。逮事威姑，先所天卒，春秋三十。能刻繆篆施金石，組紃之事，絲竹、筆牘之藝，靡不通眇焉。銘曰：

璇珠輝輝氣質温，必有圓折鍾厥源。吾郡葩華莫若孫，車來闕里高閈門。東魯喪矣西湖媛，此有式者魯後昆。

朱殤女碣

朱山人游東海，望姜女祠，海中孤墳，雲水環壅，天色垂縹，俯之幽然，心動而識焉。役反，其女殤，家人葬之東直門某村。翼日，自往哭之。地多野潦，曠浪無垠，目窮魄動，觸其前境，神思無形，乃成讖兆。告其友龔自珍言如此，乞書于碣。道光元年冬也。

潘阿細碣

女阿細，黔潘氏，嫁瑯琊，夫甚貴。事夫良，頗識字。夫遠戍，出居庸。居庸關，莽萬重。行倉皇，不可挈。託弱小，友朋職。我婦何，割屋宅。細有釵，直十金，何

貸之，糴米鹽，久不償，慚以怵，細甚俠，無德色。望夫臺，細裵裒，涼風厲，夫不來。細悲吟，淚霪霪，子先熚，辰以奄。莫烚之，莫襚之，報叙德，銘瘞之。居庸關，天之西，夫不歸，家萋萋。櫧無漆，媿叙德，樹之棗，心甚赤！

京師悦生堂刻石代宋經歷

或問曰：三代之極盛，養民之法備矣，其民猶有飢寒莫告者乎？應之曰：有。三代之貴游士大夫，有施舍振貸，以爲德以爲名者乎？應之曰：有。何以知之？曰：古之農，有大宗，有小宗，必有羨也。羨爲閒民，閒民俟轉移執事以生者也，執事不及之，則飢寒矣。其在《周禮》有六行，六行始於孝，而終於恤，四行爲親親之事，二行爲仁民之事，以正三代貴游士大夫之行。其在《禮運篇》曰：「鰥、寡、孤、獨、廢、絶有養也。」養之之法，古無專官，無條目。無專官，無條目，是費不出於公上也。費不出於公上，設卿大夫義又引嫌，以避民之歸己，則鰥寡將誰養？然則富貴有禄入之家，必佐主上以養民，不始於宋之罕氏、齊之陳氏也明矣。難之曰：閒民贍於其大宗，非其宗也，卿大夫弗預聞。應之曰：古之有姓氏、有譜系者，必公卿大夫之族，盡黄、炎之裔，姬、姜、子、姒、嬴、芈之人也。若夫草莽市井之人，叢叢而蝨蝨，不出於黄、炎，其先未嘗有得姓受氏之榮也。收族之大宗，各收其族，何以處草莽市井之無告者？故知必不然矣。

我聖清之休養民，同符乎三代。民固悦其生，然而飢寒之民，未嘗一日絶於天地

之間，天爲之，非人爲之也。是故京師有悦生堂，以佐聖天子養民。創之者誰？河南吴侍郎烜也。董成者誰？錢唐陳參議鴻、戚檢討人鏡也。出貲者誰？碑陰所立諸公是也。有其貲，必有其地，有其地，必有其出入會計，有其出入會計，必有章程子目。風雨寒暑也孰親之？扃鑰也孰啟閉之？木石甎瓦孰庀之？輿儓侵漏也孰問之？必有司事。司事者誰？都察院經歷汾陽宋銘堯。始末皆在焉爾。宋銘堯記。

道光戊戌五月。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民林爽文叛，鳳山知縣武進湯大紳死之。大紳子荀業實從，大紳創，荀業左右翼父死。常州人謀曰：父死忠，子死孝，宜建忠孝祠以祀。純皇帝諭祭之文，在麗牲之石；海内士大夫，爲歌詩甚多，甚信甚備。荀業有子曰貽汾，以蔭授雲騎尉，官浙江副將軍。既致仕，居江甯府城北之紗帽巷。仁和龔自珍訪之，拜鳳山君像，儒者也。又拜太學生贈振威將軍崇祀忠孝祠贈公像，益悛悛有子弟之容。曰《與竹居詩》者，僅半卷，贈公所爲也，其言沖平夷易。副將軍詔自珍曰：「昔之日，狂濤怒鯨間，家焜巢隕，蕩乎何所遺！畫像以不似而先弃，詩以不自愜而先弃，凡今所存，皆以弃而存。」於乎！至人之於忠孝名節，炳天地而襮史册者，大氐遭遇時勢，卒然而成之。必非先有規模於其胸臆者。洎其然也，庸距有迹乎？亦若是而已矣。距鳳山事五十有五年，仁和後學龔自珍再拜記。

金侍御妻誄

金侍御妻曰韓，宜于姑而死。死之夕，姑于三千里外夢之如訣者。初，夫婦上書母，母報問。侍御取繼娶，有獻於姑，不報。或問之，曰：「思故人也。」侍御遷一階，馳書賀母，亦不報，曰：「吾傷故人不及見。」侍御具狀乞文。

鳥名姑惡，誰當雪之？蔌名慈姑，又誰植之？遇人不齊，民生萬千。孰夭其恩，孰疢其年？死生之際，亦孔不昧。魂踰湖江，以訣縛愛。有泣在膺，有聚在房。舍圖其新，我箴不忘。

最録南唐五百字

南唐保大四年，韓熙載奉敕集王羲之、獻之書撰并書一卷。凡爲句百二十有四，爲字四百九十有六，以較梁周散騎千文，無復字。江南宫中藏王氏筆蹟數十軸，取材易給故也。韓書紆徐頗似之，其言如謡如讖，如頌如諷，如繇如廋，雖瑣屑，有足憙者。梁千文，學僮皆習之，此作恐遂無詷者。乙未三月，付寫定：

懿鑠祖考，蒼昊配崇。盪氛埽寇，討莠除凶。旌旆藏怒，祝禬牖衷。蒐苗獮狩，三鼜十攻。歆至妥侑，延連謍矇。泰元后媪，槱燎熏穹。瓊琚瑤珮，紀烈采風。狄鞮滇僰，閟燧消烽。館臝溯澗，壤确冰冲。韭稻葵菽，艱沃劬豐。兕觵介壽，旨畜禦窮。搜

山掘穴，軫瘝抱痌。茯苓枸杞，昌歜鹿茸。朱砂鍾乳，參术芷芎。徵材數藥，博晰牢籠。竺佛誕降，僧刹棟隆。宏誓脱度，浩劫乍逢。楗槌雷吼，梵唄潮雄。琉璃現界，菡萏呈峰。拯蘇焚溺，警喝遯聾。閨闈稟哲，笄翟祁僮。鶴鸞嵌飾，鳹鵲鐶銅。漣紋濯影，鉛粉浣紅。鏡籢屑桂，閬鷁搴蓉。啼妝斂妒，冶夢憐忪。頹鬟暱枕，搦管汗彤。娉婷綷縩，婭姹玲瓏。葳蕤芳澤，雪艷嬌融。梅蜷竹亞，窈窕邃穠。愁眉睞靨，姞邁姬襛。春臺霽敞，行閣髻虹。機祥褫祉，禔應龐鴻。巫芭選隊，干蕺侲童。儺禳疫癘，祈畀蝗螽。咸秩郊祇，邕圭臚旅。磔攘婆娑，肸蠁脯湑。巳祓辛祈，禖弓雩舞。禡禱蚩尤，蜡餞貓虎。札瘥夭昏，砭衰瘉蠱。漕粟牽船，征商榷鹽。緡泉貸逋，關津弛罟。幼押櫜鞬，耄肆豆俎。饋鈴寑弢，颺笏笥黼。讖律衆録，匱冊襲弆。一夔膺寄，六籍司祜。彝斝鼎卣，珩璜琮瑀。賸篆蝌籀，刓摹拓補。玫瑰伴函，珊瑚裝柱。癖尚浸淫，醃鶡肺腑。簺揜鬥智，馮陵醜虜。謀祕算殫，財贏勇賈。鬼閱呼吸，電激吐茹。乾元坤喪，翩反奪汝。隼擊歘逝，鼯技危許。皈縱牟尼，蹈轍鄒魯。殲殄謗讟，䰎輯肱膂。揮波灑瀾，贈申慰甫。鴛鴦戢梁，凫鷖嬰渚。陔邱懲佚，萇固饌譜。原隰駰騏，蘋蘩筐筥。麟趾褭蹏，牣庫溢陼。眷錫曼羨，耆耋純嘏。

記王隱君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簏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見書《心經》，蠹且半，如遇簏中詩也，益不能忘。春日，出螺

師門，與轎夫戚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舁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遇九十許人，短褐曝日中，問路焉，告聾。予心動，揖而徐言：「先生真隱者。」答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矣，貓促之，悵然歸。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他日見馬太常，述布衣言。大常俛而思，卬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竈後陜户出，忽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朓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塊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轎夫言：髣髴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鋤地能書者姓。橋外大小兩樹依倚立，一杏，一烏桕。

吳之癯

癯不知何輩流，其籍吳中。大略生乾隆時，卒嘉慶時。讀其言，百憂之所宧，衆香之所宅。其行無有畔涯，其平生甚口，其言盡口過也。過其里之子弟曰：「若爲子弟，而清淳之質亡矣。」過其父老曰：「負所見聞。」之都市，益過其父老曰：「上古飼狗

之盆，萬年猶不以薦器。」之其州之大聚，曰：「州將潰。」或問之曰：「貧者詐升斗乎？富者膳飛走乎？事令長不父母乎？」皆曰：「不。」「然則州何爲潰？」曰：「父老死矣，子弟不得爲他日父老。」問：「何爲？」曰：「無積不以。」讀大聚之條約，則哦禮經之文曰：「土敝故草木不長，水煩故魚鱉不大。」之京師，過其郎曹，曰：「古也剛愎，今也柔而愎。」過王公大人之清正而儉者，曰：「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嘗怒人而弗絶也，曰：「容之甚於絶之。」過愿者，誦《巧言》之五章。當此時，天下聞此癯言如此矣。顧癯少年受人片譽，越五十年，遇其曾孫於市，脱百金之裘贈之，親爲駕，載之歸舍。

龔自珍曰：予不識癯，識其弟子，數數偁慕其師。予曰：「從子之師之道，逐道也。客於門窬，逐於巷市；客於巷市，逐於州都；客於州都，逐於朝。」凡七見逐，而終不怨其師。

書果勇侯入覲

本朝既百八十有六載，漢人籍而身膺世爵者，公則有黄芳度、岳鍾琪；侯則有張勇、施琅；伯則有文臣張廷玉，武臣孫思克、王進寶、趙良棟。皆有功德，皆以爵終於其位。而今太子太傅固原提督楊君芳封爲二等果勇侯，位在二十六等之第六等，赫然與靖逆、靖海齊名，增漢人重。凡宿衛之臣，滿洲輒除乾清門侍衛，其有異材，重以貴戚，乃擢御前侍衛；漢籍輒除大門上侍衛，日直不過閾，領侍衛内大臣轄之，如外弁之見將帥，其有材勇，擢爲乾清門，而班

之崇極矣。今楊侯特授國什哈轄，漢國什哈轄，内臣驚爲未聞。漢人襲父爵者，出爲弁士，入爲侍衛，父祖功最高，入拜散秩大臣，而蔭庇之榮極矣。侯有子曰承注，自以生員起家，賜文舉人，他日當補文臣，内可致九卿，外可致督撫。漢人襲爵者，施琅、孫士毅皆詔入旂籍，漢軍都統治之。而楊侯官籍，以貴州行伍達於兵部，不改。承注以貴州舉人達於禮部，不改。父子迴翔，立外廷，奉外事。昔周中興，威重大臣無如尹吉甫，吉甫歸鎬，客有張仲。今大臣數楊侯，楊侯朝，客有徐松、張琦、魏源。源也雅材，龔自珍友之。噫嘻美譚！並世之士，躋追周《雅》，後或繼也，前莫聞也。侯之入覲何自？自喀什噶爾也。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廿八日乙丑，自珍既與侯相揖於西淀軍機處直房。明日，書是以媵侯。

書番禺許君

粤之東，維帝南服，而天下之雄也。其山怪，其土阻，其水大壑，其物産英詭，其人沈雄多大略。其大政三：曰榷鹽、曰舟師、曰互市。三者恒有聯，事相倚也。番禺許君，家受鹽，董全粤鹽，能靖民之悍然與士争利者，既起家，顧不屑自封殖。曰：粤天下雄也，紓朝廷南顧，而下爲里榛憂，其海氛乎？吾當身任之。治海之道有二：曰得卒、曰得船。鄉勇之老於海者，視官兵，其生熟相萬也。私船之法式，視戰船之造於官者，其狙鈍相萬也。尚書百文敏公，方鋭茹群言，君進指畫緩急狀。文敏曰：「具如君言。」則退而自具舟，神機鬼式，百十其舸，疾於颶風，曰「紅單船」；龍首魚身燕

尾，首尾自衛，曰「燕尾船」。又立募潮少年萬人爲鄉軍，軍於珠光里而自將之，日散千金自爲守。其年敗賊於大洋。明年，盜魁自縛獻百數。文敏爵輕車都尉，粵遂平。實嘉慶十五年某月也。粵大祲，君慨然曰：夫互市之耗中國久矣，獨徠洋米可以償所失。今法，洋米至，則稅以拒之，又空反以窘之。米益少，客益多，主客皆饑。是與外夷市，勇於招徠淫巧，而怯於籌食也。宜蠲其稅之入，而許其貨之出，夷商大悅，則反害而爲利。」大吏僉曰：「如君言。」由是粵雖惡歲，米直平。許君之册也。厥後浙江飢，大吏召臺灣米，由海入浙境，免其鈔，約略祖君册云。子曰祥光，仕爲户部郎，以譒龔自珍於京師。自珍南向偁曰：「君有功於大計者三，非惟照曜其鄉，固世魁傑。宜乘安車應清問，使公卿識奇士。」又知君之不可招也，如祥光言，書一通以姹升五嶺而望者焉。

書葉機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初，蔡牽、朱濆兩盜，爲海巨癰，所至劫掠户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衄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

售則試京師，不售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假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葉君則揎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絶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賚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簿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艅艎，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瀆艦中或争軋詛神，必曰遇代山旂。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書金伶

金伶德輝，以字行，逸其名矣。吴人。乾隆中，吴中葉先生以善爲聲老海内。海内多新聲，葉扚而律之，納於吭。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劇曲。清曲爲雅讌，劇爲狎游，至嚴不相犯。葉之藝，能知雅樂、俗樂之關鍵，分别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葉之死，吾友洞庭鈕非石傳其祕，爲第一弟子。德輝故劇弟子也，隸某部，部最無名，顧解書，以書質鈕，

而不以歌。一夕歌，鈕扚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即欲論劇，則歌某聲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步。金始駭，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爲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自葉先生之死，必曰鈕生，而德輝以伶工厠其間，奮志孤進，不三年，名幾與鈕亢。

乾隆甲辰，上六旬，江南尚衣、鹺使争聘名班。班之某色人藝絶矣，而某色人頗絀，或某某色皆藝矣，而笛師、鼓員、琵琶員不具，或皆具而有聲無容，不合。駕且至，頗窘。客薦金德輝。德輝上策曰：「小人請以重金號召各部，而總進退其所短長，合蘇杭揚三郡數百部，必得一部矣。」鹺使喜，以屬金。金部署定，其目録：琵琶員曰蘇州某，笛師曰崑山某，鼓員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輝自署則曰正旦色吴縣某。隊既成，比樂作，天顔大喜。内府傳温旨，燈火中下珍饈醞玉器宫囊不絶。又有旨詢班名，鹺使奏：「江南本無此班，此集腋成裘也。」駕既行，部不復析，而寵其名曰「集成班」，後更曰「集秀班」。

德輝既以偁旨重江左，遂傲睨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名成矣，藝未也。當授汝哀秘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字，德輝以爲神。曲終，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譜其聲而不能肖。其年秋，大商延客，召集秀。乾隆時，貴僚賢公子，喜結歡名布衣，當佳晨冶夕，笙簫四座，被服靚燿，姚冶跌逷時，則必有一人，敝衣冠，面目不可憙，而清醲入圖畫者，視之如古銅古玉，娑娑然懽奇雜厠於其間以爲常。其人未必天下奇士也，要之能上識貴人、長者、大官走聲譽，

下能覛名僧、羽士、名倡、怪優、劒俠、奇巧善工之倫，以故非非石不能致德煇。而德煇試技之日，主人以德煇所自薦也，非石爲上座。既就夕，主客譁，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既引吭，則觸感其往夕所得於鈕者，試之忽肖，脱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喜，稍稍引去。俄而德煇如醉如寐，如倦如倚，如眩瞀，聲細而譎，如天空之晴絲，纏綿慘闇，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已。忽放吭作雲際老鸛叫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韜之，而習其中。」德煇亦悔，徐扶起，燒其譜，故其譜竟不傳。而德煇獲以富且美譽終。德煇卒時，年約八十餘，無子。有弟子曰雙鸞，非高弟也，能約略傳其聲。貧甚，走南東至北子。❶ 嘉慶己卯冬，非石在予座上，予謂之曰：❷「雙鸞早出世十年，走公卿矣。」

龔自珍曰：非石今傫然在酒間，爲予道蘇揚此類事甚夥。金德煇事，自甲辰起，大約迄癸丑、甲寅間。噫，江東才墨之藪，樓池船檝之觀，燈酒之娱，春晨秋夕之游，美人公子，憐才好色，姚冶跌逷之樂，當我生之初，頗有存焉者矣。

松江兩京官

御史某與侍郎某相惇也。御史公得大學士和珅陰事，欲劾之，謀於侍郎。侍郎曰：「大善。比日上不懌，事不成，徒沾直

❶ 「北子」，扶輪社本作「托予」。
❷ 「予」，原作「字」，據扶輪社本改。

名；誠恤國體者，遲十日可乎？」御史諾：「緩急待子而行。」上幸木蘭熱河，留京王大臣晨入直，有急報自行在至，發之，和珅答侍郎書，大略云：「和珅頓首謝，種種有變置矣。」月餘報至，亦和珅與侍郎書，辭甚嘽，謂：「君給我。」侍郎慚，急詣御史曰：「可矣。」御史方飲酒，劾竟上。是月以弊典罷官，亦無禍。

浙後進曰：御史，頽放人也，安慮天下有猝己者哉？欲明不欺，成其獄，雖易地以計，烏可已？烏可已？顧負伉直之意，偵主喜愠，乃一發聲，留隙俟處置以敗，信道可不篤耶？設少年悍者擊之，中矣。

縱難送曹生

天下笵金、搏埴、削楮、揉革、造木几，必有伍。至於士也，求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爲之，且左右顧視，踆踆而獨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頽然退飛也夫！智者聞之，則曰：此豪傑也。胡以言之？古夫曾有笵金者，亦無搏埴者，亦無削楮、揉革、造木几者，其始有之，其天下豪傑也。或古有其法，中絶數千歲，忽然有之，其天下豪傑也。今夫士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而讀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求其法，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而爲之，其志力之横以孤也，有以異於曩之縱以孤者乎？雖然，夫士也聞之憙。憙奈何？曰：「吾之志力，可以有金而淬之，笵金者弗吾逮也，吾且大賢。吾有埴而方員之，有楮而續之，有革而鞣之，有木几而雕鏤削治之，痡密、痡華、痡賢，吾又

大賢。」智者聞之，則大聲暴訶之曰：「止。夫横者孤矣，縱孤實難，縱者益孤。夫汝從而續之，不難其止。」於乎，龔子未得爲智者徒也，然固習聞智者之言也。里人曹生，籀士也。其所學，其所處難與易之間，適類乎是。閔其孤，識其豪傑，不願其爲天下笵金摶埦削楮揉革造木几者姍笑，作《縱難》。

臣里

臣與臣里相詬也。臣里自案其語言，其言曰：「夫畀之而榮，喪之而辱，升之九天而喜，沈之九淵而愠。吾圈行卑賤，而以權予上，亦貌委蛇而已矣，吾中豈有是哉！」臣窺之，食不忘蓍宗之牲，坐不忘粟主之祝，口飴而手勤，不忘殊衣冠者之頌説，已坐是得心疾。臣詬之曰：「請徵子之客籍。夫子之客籍，有一世之名者，有三世之名矣；有三世之名者，有十世之名矣。夫喜而不春，怒而不夏，愁苦而不秋。晦盲儇輕，少而苟，壯而脆，老而獷，黄帝之所謂痺民也者，盡子之客也。汝師保此名也矣，三世耳相續，三世目相續，三世心知相續，社鬼護之。其爽十世，水不溺，火不燒，雷霆不求。其爽百世，麟鳳狗不並續，不知動類大也。芝朮灌木不並續，不知植類衆也。珠玉黄鐘虎子威裔不並壽，不知古器之賾。痺民之言不與聖智之言並壽，不知古名姓之博。且吾聞周以前上溯結繩，年多事少，隸令刊令之箸録，不百家矣。史佚、仲尼、司馬遷、劉向之威靈，竟弗庇之矣。古之宗語言之鬼，其哭於淵，訴於天，憑神於寫官契令，崇誰氏之孫哉！」臣里乃詬臣曰：

「汝之言孤，汝不祥人也。」臣應之曰：「百世爲縱，一世爲横。臣孤於縱，不孤於横。臣媚於去馬來驢，臣目盱睢，臣不媚蠹魚。且吾聞之，宲身莫如定，信道莫如篤，觀古今莫如通。篤以定通，臣且受大福。」乃又詬臣曰：「汝之術，善給者也。汝皃給，言給，出處給，浮湛而不任其勞。彼司福之主，其卒爲汝給。」於是臣無以應。臣姑起其疾，畀焉勿榮，喪焉勿辱，升之九天勿喜，沈之九淵勿愠。汝之術博矣，何但取以待富貴之權藉者哉！

廬之推

今有一人縗絰，一人絃歌，一人和之，以如喪者之側，無恤無忌，發於其心而無僞。雖無僞，喪者寧無恨此人耶？又有一人縗絰，一人助之號，一人教之喪禮，不盡發於其心而僞。雖僞，喪者寧無感此人耶？士之父母死，志其未成之志，竟其所有事之事。疾病、寒暖、飢餓，必以告。我孺子也，人給我，必以告。吾心中之親，未嘗一夕死者也。天下之人曰：不聞吾親之聲矣，不見吾親之容矣。始死，人來唁，或助之號，或教之喪禮，或稱述德而慕思，或聞而震駭。比其祥，比其墓，曾不能以一瞚，而言者弗震駭，曰：「是死久矣。」天之行莫速於是，固然已矣，宜然已矣，人之變莫蹙於是。是故人死吾親也而哀，人久吾親之死也而益哀。夫何爲其哀也？哀莫推也。廬之禮，必睦其隣。富貴也，多財以分之，必侮死者之賜；賤貧也，薪負之，筋力同之，必侮吾親之力。歲時日月上飲食，多樹之雜華，墓廬一動舉，悉本其故於死

者，不使三月無聞吾親之名。則一方之民，群然奉吾親之冢棺槨，如方之小神。如方之小神，則言説於是，心志於是，耳目於是矣。士㑩述親之賜，則必與鄰之幼稚子言之。父老神吾親者死，則幼稚續，且重先入之言，如是則必没吾躬，及吾子孫矣。是故士之父母死，春亦其春，夏亦其夏，秋冬亦其秋冬。士之德盛者，能知聖人。聖人者，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大命必於廟。其始，升歌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而卒㑩無斁於人，以如將萬年焉。由此其推也。

捕蜮弟一

龔自珍既廬墓聖居，於彼郊野，魂飛飛以朝征，魄悽悽而夕處。百蟲謀之，曰予可攻侮。厥族有大有小，布滿人宇。予告訴無所，發書占之，曰：「可以術捕，禁制百蟲，非网非罟。」予嘗躂夫獵者之彈，亦起於古之行孝者。魑魅山林，則職畏禹。予禁制汝蟲，皆法則上古。敂山川丘墳，而天神來下。山川之祇問曰：「今者有蜮，蜮一名射工，是性善忌，人衣裳略有文采者輒忌，不忌縗絰。能含沙射人影，人不能見，必反書之名字而後噬之。捕之如何？」法用蔽景艸七莖，自障蔽，則蜮不見人景。又用方諸，取月中水洗眼，著純墨衣，則人反見蜮，可趨入蜮群；趨入蜮群，則蜮眩瞀。乃祝曰：「射工，射工！汝反吾名，以害吾躬，吾名甚正，汝不得反攻。射工，射工！速入吾胃中。」如是四徧，蜮死，烹其肝。大吉。述《捕蜮弟一》。

捕熊羆鴟鴞豺狼弟二

丘墳之祇問曰：「今者有熊羆、鴟鴞、豺狼，是性善愎，必噬有恩者及仁柔者。捕之如何？」法用敗絮、牛皮，僞爲人形，手執飼具，以示人恩，中實以熾鐵。咆哮來呑，絮韋呑已，熾鐵火起，麋灼其心肝。祝曰：「豺狼，豺狼！予恩汝不祥，亦勿戰汝以剛。色柔内剛，誅汝肝腸，汝卒咆哮以亡。」如是四偏，則其穜類皆殄絶。吉。述《捕熊羆鴟鴞豺狼弟二》。

捕狗蠅螞蟻蚤蝨蚊虻弟三

沮洳垤之祇問曰：「今有狗蠅、螞蟻、蚤、蝨、蚊、虻，是皆無性，聚散皆適然也，而朋噆人，使人憒耗。治之如何？」法不得殄滅，但用冰一柈，置高屋上，則蠅去。又，煉猛火自燒田，則亂草不生。亂草不生，則無所依，無所依，則一切蟲去。祝曰：「蚊虻，蚊虻！汝非欲來而朋來，汝非欲往而朋往，吾悲汝無肺腸，速去！吾終不汝殄傷。」如是四偏，則不復至。述《捕狗蠅螞蟻蚤蝨蚊虻弟三》。

定盦文集補

仁和龔自珍瑟人撰

蒙古字類表序

蒙古文字爲國書之祖。大海烏巴什未奉詔時，國初所用，所謂無圈點檔案者也。又爲準部託忒之祖，託忒十五頭，皆略仿蒙古無圈點，而末筆直下，波磔方闊者也。國書有聯字一體，佛典謂之滿字，蒙古無之，乃皆單行，佛家謂之半字，準部亦無之也。然則蒙古之字，曷可不勒成一書以備外史？今以波磔多寡爲次序，不以天地人物爲類，欽定三合音《清文鑑》之載蒙古字，以明聲也。《西域同文志》之附載蒙古書，撮舉天地人物相比，乃借蒙古字形以明西字形也。是表之作，乃明以專形也。若夫蒙古喇嘛所諷唐古忒諸經，有見於今中國《大藏》本者，如《大涅槃》之△字，又∴△字，隋章安頂師强音之以伊。又《華嚴經》實叉難陀本有四畫相，如髻形、杵形、華形等，又各經皆有弘字、卍字等，居然符合。今故標撮一二，聊資考證。此方僧言，聲在空中，是無常法，未久則變；形在實處，其變尚遲。又言有有聲而無形者，此土空圈記是也；有有形而無聲者，室利靺瑳相之屬是也。洵智者之論矣。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浩繁乎欽吉思汗之子孫！恭讀高宗

皇帝上諭有之曰：「三代而降，惟元系至今未絶。」御製文辨史家偁奇渥温氏誤也。驗以蒙古語，定帝姓爲博爾吉吉特氏。《元史》各姓氏皆驗以今蒙古語，定爲瓜爾佳、赫舍哩、鄂通等如干氏。古今聲轉，實則一也。其未見《元史》者，在蒙古最顯著，則有喀喇沁、土默特之爲烏梁海氏；在厄魯特最顯著，則有杜爾伯特、準噶爾之爲綽羅斯氏；餘如部氏，其四衛拉特三有氏，惟土爾扈特無有。蓋三姓之先，皆以地爲氏，今鉤索群書，定爲恭博必塔氏，外至額濟內河土爾扈特亦同氏。洪惟太祖、太宗統有諸部，大小君長，先後絡附。天聰九年，始議定設蒙古固山額真八員，如滿洲都統；蒙古梅勒章京八員，如滿洲副都統。順治元年，諸部扈駕入關，百七十年來，按旗界處，鬱爲功宗。其官至一品爵至民公者，登進士科者，列於表；而以某氏原出某部，分疏其下，八旗各一表。

蒙古册降表序

康熙二年，始詔禮官查國朝公主之下嫁外藩者，給予謚號。於是追謚太宗文皇帝朝噶爾思所尚主曰「端獻長公主」，追謚世祖章皇帝朝噶爾瑪索諾所尚主曰「端順長公主」。禮臣定例，閱十二年，凡外藩王妃、郡主未册封者，理藩院會禮部具題，遣使册封，皆以三、四、五品滿員往。夷考前史，漢、唐有國之年，降主遠嫁，謂之「和昏」；其外藩遣子入侍，則曰「盛事」。此皆孱弱，不洽於遠。我聖朝以中外爲一家，四十九旗中，匪但開國佐命之勳，媲於内臣，亦且世世有甥舅之戚，宿衛内庭，宴賚如諸

王。其額駙專爵，班次在民公下、侯伯上。而京師府第，城中相望，或別賜海淀宅。內務府掌湯沐，禮官考儀品，工部司製造。出則奉暖轎朱輪車，皆金黃雲綺之蓋，紅雲綺之幃，垂金黃雲綺之幨，引之以絳繡曲柄之蓋，寶相華之繖，黑雲綺角之纛，孔雀之扇，行朱髦七尺香草之仗，綴珠龍首之立爪。《易》偁帝妹，《詩》美王姬，綦威嚴矣。今以國朝公主之適外藩者，謹依玉牒詮次其謚號，而以外藩福晉、郡主之荷册封者，貂冠毳袜之倫，綴於後爲一表，曰「哈屯」者視福晉，曰「格格」者視郡主也。

上清真人碑書後

余平生不憙道書，亦不願見道士，以其勦用佛書門面語，而歸墟只在長生，其術至淺易，宜其無瓌文淵義也。獨於六朝諸道家，若郭景純、葛稚川、陶隱居一流，及北朝之鄭道昭，則又心憙之。以其有飄飖放曠之樂，遠師莊周、列禦寇，近亦不失王輔嗣一輩遺意也，豈得與五斗米弟子並論而並輕之邪？至唐而又一變。唐之道家，最近劉向所録房中家。唐世武曌、楊玉環皆爲女道士，而至真公主奉張真人爲尊師。一代妃主，凡爲女道士，可考於傳記者四十餘人。其無考者，雜見於詩人風刺之作。魚玄機、李冶輩，應之於下。韓愈所謂「雲囱霧閣事窈窕」，❶李商隱又有「絳節飄摇空國來」一首，尤爲妖冶。皆有唐一代道家支流之不可問者也。因跋《上清真人碑》，忽然感此，牽連記。姑蘇女士阿箾侍，附記。

❶「窈窕」，《全唐詩》本韓愈《華山女》詩作「恍惚」。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自珍曰：阮公言是也，《史記》實有闕文，又有倒文，與石刻不符。前年於王侍郎紹蘭齋中，獲見北宋拓碣石秦刻文，與《史記》絶異。可是文寶只解鈔《史記》，❶非解造秦刻，作僞亦須學問耳。

洪稚存詩曰：「若將一字比一星，二十八宿中添伐。」豈料未及五十年，人間又少十九字邪？可爲浩歎。自珍贅記。

支那古德遺書序

觀實相者慨然曰：學術有升降，人心有誠僞，水有淄、澠，樂有雅、鄭，豈獨九流之通蔽，儒門之口實而已乎！原夫禪者，佛説六波羅密門之一門，古所謂禪，盡事禪也。千佛所胎息，三乘所劬勞，八教所筦鑰，盡事禪也。入之也有門，踐之也有塗。譬彼登山，足無藉則何以爲之階，手無捫則何以爲之援？而且導之也有師，扶持之也有相，尚猶慮夫涉之也有淺深，閲之也有久暫，則有諸境以爲之策，有化城以爲之止息，乃有大事因緣以爲之歸墟。其言明且清也，故被乎三根；其術至樸實平正也，故其書三根學焉而各無弊。莊論法語，尚懼不聽，烏有所謂機鋒者乎？名身句身，尚懼不明，烏有所謂參悟者乎？是非有檢束，烏有所謂一千七百則公案乎？通塞視前塗，烏有所謂看話頭者乎？慈和煖愛，烏有所謂棒喝者乎？有聞、有思、有修，以

❶「是」，扶輪社本作「見」。

言説説其無言説，以思議思議其不思議，必有悉檀焉，烏有一切鑱者乎？傾肝吐鬲而予之，烏有設伏以俟敵者乎？蓋惟恐人之不好問也，烏有來即攔、到即斫者乎？無量人問，當用無量法門悉檀答之，譬如醫門四百四病，四百四藥，胗脈處方，臨時區配，烏有以現成語句，囫圇籠罩人者乎？或宗《華嚴經》，或宗《法華經》，或宗《涅槃經》，荆谿讚天台云：「依經帖釋，理富義順」，烏有所謂教外別傳者乎？

或難之曰：天台所云云，都在《法華》七卷内邪？應之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作者無之，述者有之，九流之通例如此矣。智者大師即補結集者之略，又正翻譯者之拙，又或囊括大意，或融合衆文，或發攜孤文，或不忽旁瀋，或搜剔隙罅，或舉一例諸微，獨禪人而已。支那賢者讀周公、孔父之書，皆如此矣，烏有所謂教外之別傳者乎？如青天白日，欲人之無不見也，烏有所謂祖師向上事，密密不通風者乎？幽探冥討，旁引骰證，尚懼靈文之不富也，烏有撥去語言文字者乎？其書不幸而霾藏，千載無詗者宜也，其書幸而流布，得道者如麻、如菽、如竹葦又宜也，烏有所謂孤提祖印，密付衣盋者乎？以佛爲師，以佛知見爲歸，以經綸爲導，以禪爲行，烏有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乎？

悲夫！晚唐以還，像法漸謝，則有斥經論用曹溪者，則有祖曹溪并失夫曹溪之解行者，愈降愈濫，愈誕愈易，昧禪之行，冒禪之名。儒流文士，樂其簡便，不識字髡徒，習其狂猾，語録繁興，夥於小説，工者用庾，拙者用謡，下者雜俳優成之，異乎聞於文佛之所聞，狂師召伶俐市兒，用現成言句授之，勿失腔節，三日，禪師其徧市矣。佛

言：「吾如師子王，不畏百獸，畏師子身自生蛆蟲，噉師子肉。」佛法之衰，爲支那所詆，不絶如綫，則豈非蛆蟲僧之召之也哉？予疚焉，又蠹焉，亟思所以報佛恩者，乃寫法華宗魏南岳思大師書一種四卷，隋天台智者大師書若干種若干卷，唐荆溪湛然大師書若干種若干卷，涅盤宗唐永嘉無相大師書一種一卷，華嚴宗唐帝心大師書一種一卷，圭峰密大師書一種二卷。書其地曰「支那」，尊其人曰「古德」，目其教，信其必不離語言文字也，故謂之「遺書」。既寫定，藏之乎羽琌之山，支那緇白，容有續九流諟古今審正變者焉。以二百本施諸寺。

重輯六妙門序

昔者大師判八教曰：藏、通、別、圓、頓、漸、秘密、不定。前四教之儀，後四教之相。自初禪、四禪、四無量心，展轉至於師子奮迅三昧，漸也；《摩訶止觀》、《覺意三昧》兩部，頓也。秘密，未説。《六妙門》、《十六特勝門》、《通明觀》三部，不定也。《六妙門》何以不定？曰：門門不定，因不定，果不定。

一曰數。數者，三藏教五停心之一停心。但契經不云乎，阿那波那三世一切佛入道初門，此門徹下徹上，不局藏教。不定者一也。

二曰隨。隨者，十六特勝門中之先鋒，因隨以知息出入相，冷暖澀滑，促長相，除身相，恃隨階神通特勝攝，不專取通妙門攝，隨之本旨異矣，隨以後次第又異。不定者二也。

問：數、隨二門，凡觀不浄，大不浄者，

必先由之；故合不浄觀，謂之二甘露門，要是凡夫禪，小乘法。若夫圓人、四念處，總十法界以爲處，觀非浄非不浄，又觀息法，觀無常也；圓人則觀非常非無常。此爲淺狹，彼爲高遠。應之曰：汝論理，非論事，理則誠然。六祖門徒元策，游河朔，遇禪人智隍，見其入定而笑之曰：「定有入出耶？」理亦誠然。我以事論，則大不然。不跏趺坐，則四威儀中，取何者爲相？不停心，則雖有無上知見，爲煩惱風，動摇慧燈，若存若滅，不知風相，那知地水火相？不知内四大相，那獲天眼通，見千世界相？常行常坐，半行半坐，古人尅期爲之，尅期則有出入明矣。故有慧行，有行行，圓悟者側修，下學者上達。且夫妄心不異於真心者，豈指下手處言？妄之不揀，難用功故。聞訶栴檀，不得反取糞故。十五門禪，古德目初禪爲根本禪，以用阿那波那故。《摩訶止觀》有二十五科，爲前方便，方便中亦有調息一門。息如不調，心如猿猴，難可制故。

三曰止，用制心止也。雖云用制心止，不及三大止，但視乎其人爾。未開圓解，且用制心止，制心一處，何事不辦？如開佛知見矣，於跏趺時用三種大止，用體真止，即空而假而中焉可矣；用隨緣方便止，即假而空而中焉可矣；用息二邊分别止，即中而空而假焉無不可矣。神明規矩，弘道者人。不定者三也。

四曰觀。此部之觀，先觀息，乃觀身受心法。四倒成四念處，其觀息也略，但四念處之喤引而已。特勝通明，由觀息尅取神通，故詳；此門或取通，或不取通，故略。及其成四念處也，是四枯四念處，非四榮四

念處，爲未圓人聊説如此。圓人三種大觀，不縱不横，全體大用，正在此時，借在此時，無不可矣。不定者四也。

五曰還。此門還是裂小網，開佛知見曰裂大網。還者非他，《覺意三昧》之觀，觀心是也。夫亦各還其所還而已矣。不定者五也。

六曰浄。準上此浄，但是聲聞浄，聲聞析假入空得稱浄，緣覺體假入空亦偁浄。乃知如來四德，亦受浄名。不定者六也。

有至定者存乎？曰：名目定，網格定，次第不可紊則定，首尾相注則定。

元藏目録《六妙門》三卷，在「謹」字函，爲大師全書二十七種之一。明藏南北皆闕，惜哉，痛哉！讀《釋禪波羅密次第門》十卷，其第七卷曰《六妙門》，纔二千言，非元藏單行本。元藏既不可見，此亦足以窺全指於什四乎？未可知也。刻木行，以少慰天台裔人求古笈之志，微此，不定一門熄矣。

大清道光十八年仲冬朔日觀實相之者滌筆敘。

重刊圓覺經略疏後序

《唐書·藝文志》曰：「《圓覺經》大、小疏各一卷，釋宗密撰。」裴休《圓覺疏序》曰：「凡《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略疏》二卷，《小鈔》六卷。」今藏本疏與鈔皆合，不各自爲本，《大疏鈔》合十二卷；《略疏》二卷，各分上下；《略鈔》或十二卷，或廿五卷，多寡之數，析媘之年，皆不可考矣。《圓覺》之爲圓覺，我佛自言之；《疏鈔》之爲疏鈔，圭峰師自言之。夫賦天地者迂，贊日月者妄，名字功德，吾無贅言。若其祖荷

澤，禰遂洲，則傳法之緒可言也；胎慈恩，息賢首，其講經之宗可言也。《大疏》雖繁，不可謂多，《略疏》雖簡，不可謂少。其二而一者，同是經之津筏；其一而二者，各具疏之體裁。茲取《略疏》契之，使學者先讀是，次第焬求也。《唐志》又曰：「《禪源諸詮集》一百一卷，《起信論疏鈔》三卷，《原人論》一卷，皆宗密撰。」裴休撰樂石之文，舉師所箸有《華嚴》、《圓覺》、《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法界觀》、《行願》等經論疏鈔，及法義類例，及禪藏，總九十餘卷。以諭今藏，佚者半，存者尚半。今先取《圓覺》契之，亦使學者先讀是，次第焬求也。契之者誰？吴縣貝居士墉也。助之喜與與其役者誰？吴縣江居士沅及仁和龔自珍也。道光四年八月朔，龔自珍合十說由緒竟。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瑟人譔

古今體詩上卷　破戒草

辛　巳

能令公少年行有序

序曰：龔子自禱蘄之所言也，雖弗能遂，酒酣歌之，可以怡魂而澤顏焉。

蹉跎虖公！公今言愁愁無終。公毋哀吟娅姹聲沈空，酌我五石雲母鍾，我能令公顏丹鬌緑而與年少争光風，聽我歌此勝絲桐。貂毫署年年甫中，箸書先成不朽功，名驚四海如雲龍，攫拏不定光影同。徵文考獻陳禮容，飲酒結客横才鋒。逃禪一意皈宗風，惜哉幽情麗想銷難空。拂衣行矣如奔虹，太湖西去青青峰。一樓初上一閣逢，玉簫金琯東山東。美人十五如花穠，湖波如鏡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長眉丰。一索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煖春朦朧，吴歈楚詞兼國風，深吟淺吟態不同，千篇背盡燈玲瓏。有時言尋縹渺之孤蹤，春山不妬春裙紅，笛聲叫起春波龍，湖波湖雨來空濛，桃花亂打蘭舟篷，煙新月舊長相從。十年不見王與公，亦不見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隣北舍誰歟相過從？痀瘻丈人石户農，嶔崎楚客，窈窕吴儂，敲門

借書者釣翁，探碑學搨者溪僮。賣劍買琴，鬭瓦輸銅，銀針玉薤芝泥封，秦疏漢密齊梁工。佉經梵刻著録重，千番百軸光熊熊，奇許相借錯許攻。應客有玄鶴，驚人無白驄，相思相訪溪凹與谷中。采茶采藥三三兩兩逢，高譚俊辨皆沈雄，公等休矣吾方慵。天涼忽報蘆花濃，七十二峰峰峰生丹楓。紫蠏熟矣胡麻饛，門前釣榜催詞筩。余方左抽豪，右按譜，高吟角與宫，三聲兩聲櫂唱終，吹入浩浩蘆花風，仰視一白雲卷空。歸來料理書燈紅，茶煙欲散穨鬟濃，秋肌出釧涼瓏鬆，夢不墮少年煩惱叢。東僧西僧一杵鐘，披衣起展《華嚴》筒。噫嚱！少年萬恨填心胸，消災解難疇之功？吉羊解脱文殊童，著我五十三參中。蓮邦縱使緣未通，它生且生兜率宫。

寥　落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兩蹉跎。
乾隆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

暮雨謡三疊

暮雨憐幽草，曾親擷翠人。林塘三百步，車去竟無塵。

雨氣侵羅襪，泥痕黦畫裳。春陰太蕭瑟，歸費夕鑪香。

想見明燈下，簾衣一桁單。相思無十里，同此鳳城寒。

城北廢園將起屋雜花當楣施斧斤焉與馮舍人啟蓁**過而哀之主人諾馮得桃余得海棠作救花偈示舍人**

門外閒停油壁車，門中雙玉降臣家。因緣指點當如是，救得人間薄命花。

柬陳碩甫奐**并約其偕訪歸安姚先生**

中夜慄然懼，沈沈生鬢絲。開門故人來，驚我容顏羸。霜雪滿天地，子來甯無饑？且坐互相視，冰落須與眉。

切切兩不已，喁喁心腑溫。自入國西門，此意何曾宣？飴我客心苦，驅我真氣還。華冠闖然入，公等何所論？

進退兩無依，悲來恐速老。愁魂中夜馳，不如起爲道。枯庵有一士，長貧顏色好。避人偕訪之，一覲永相保。

冬日小病寄家書作

黄日半窗煖，人聲四面希，餳簫咽窮巷，沈沈止復吹。小時聞此聲，心神輒爲癡。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夜夢猶呻寒，投於母中懷。行年迨壯盛，此病恒相隨。飲我慈母恩，雖壯同兒時。今年遠離別，獨坐天之涯。神理日不足，禪悅詎可期？沈沈復悄悄，擁衾思投誰？予每聞斜日中簫聲則病，莫喻其故，附記於此。

夜讀番禺集書其尾

靈均出高陽，萬古兩苗裔。鬱鬱文詞

宗，芳馨聞上帝。

奇士不可殺，殺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讀，讀之傷天民。

又書一首

卷中覷幽女，悄坐憺妝束。豈無紅淚痕，掩面面如玉。

夜直

天西涼月下宮門，夕拜人來弟一番。蠟燭飽看前輩影，屋梁高待後賢捫。累朝硃簽及絲綸簿，皆庋牀頂，須梯而升，皆史官底本也。沈吟章草聽鐘漏，迢遞湖山赴夢魂。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

賦得香

我有香一段，煎熬刳斲成。德堅能不死，心苦惜無名。大玉煩同薦，群靈感至誠。偶留閨閣愛，結習媿平生。

奴史問答

朝莽一巵，五百學士偷文詞；暮酒一杓，四七辨士記厓略。長眉寫書小史云：主人者誰？入亦無姝，出亦無車。一史致詞：出無車，迷不知東街與西街，懷中墮出《西海圖》；入無姝，但見瑶琴愔愔，紅燭華都。主人中夜起，彈琴對燭神踟躕。隣宅大夫，私問奴星：主人者誰？朝誦聖賢文，夕誦聖賢文。奴言：從主人一紀有餘，

主人朝癯夕腴，夕腴朝又癯。尚不見主人之眉髮美與醜，惟聞喃喃呢呢朝誦貝葉文，夕誦貝葉文。比來長安，出亦無車，入亦無姝，日籍酒三五六斤，苦莽亦三斤。長安無客不躡主人門，客稱主人人一喙，不知主人誰喜誰所瞋？歲星在前奴在後，又聞昨夜宅神巷鬼言：包山老龍饞不得歸，譚破長安萬張口。萬張口奴皆聞之，奴能祢天九，祢地九，能使梭化龍而雷飛，石赴波而海走，又能使大荒之山麒麟之角移贈狗。奴不信主人行藏似誰某。

辛巳除夕與彭同年蘊章**同宿道觀中彭出平生詩讀之竟夜遂書其卷尾**

亦是三生影，同聽一杵鐘。挑燈人海外，拔劍夢魂中。雪色憺恩怨，詩聲破苦空。明朝客盈座，誰信去年蹤？

壬　午

桐君仙人招隱歌有序

吴舍人嵩梁嘗與婦蔣及兩姬人約，偕隱桐江之九里梅花村，不能果也，顏京邸所居曰「九里梅花村舍」，以自慰藉。嘗以春日，鞾車枉存道觀，因獻此詩，蓋代山靈招此三人也。

春人晝夢梅花眠，醒聞雜佩聲璆然。初疑三神山，影落窗户何娟娟！又疑三明星，灼灼飛下太乙船。三人皆隸桐君仙，山靈一謫今千年。胡不相逢桐江之濱理釣舷？又胡不采藥桐山顛？乃買黄塵十丈

之一塵，殳書大署庭之櫋。梅花九里移幽燕，毋乃望梅止渴梅所憐。過從誰歟客盈千，一客對之中悁悁，亦有幻境胸纏緜，心靈構造難具宣。乃在具區之西、莫釐之北、大小龍渚相毘連。自名春人塢，樓臺窈窕春無邊；俛臨太湖春水闊，仰見縹渺晴空懸；中間紅梅七八九，輪囷古鐵花如錢。兩家息壤殊不遠，江東浙東一櫂堪洄沿；相嘲相慰亦有年，今朝筆底東風顛。請爲莫釐龍女《破顏曲》，換我桐君仙人《招隱篇》，相蘄相禱春陽天。開簾送客一惝怳，簾外三日生春煙。

漢朝儒生行

漢朝儒生不青紫，二十高名動都市。《易》通田何《書》歐陽，三十方補掌故史。門寒地遠性儻蕩，出門無階媚天子。會當大河決酸棗，願入薪楗三萬矢。路逢絳灌拜馬首，拜則槃辟人不喜。歸來仰屋百喟生，箸書時時說神鬼。生不逢高皇罵儒冠，亦不遇灞陵輕少年。愛讀武皇傳，不遇武皇祠神仙。神仙解詞賦，《大人》一奏淩雲天。枕中黃金豈無藥？更生誤讀淮王篇。自言漢家故事網羅盡，胸中語秘世莫傳。略傳將軍之客數言耳，不惜箝我歌當筵。一歌使公懼，再歌使公悟，我歌無罪公無怒！漢朝西海如郡縣，蒲萄天馬年年見。匈奴左臂烏孫王，七譯來同藁街宴。武昭以還國威壯，狗監鷹媒盡邊將。出門攘臂攫牛羊，三載踐更翻沮喪。三十六城一城反，都護上言請勤遠。期門或怒或陰喜，喜者何心怒則憤。關西籍甚良家子，卅年久綰軍符矣。不結椎埋兒，不長嗚珂里，聲名

自震大荒西，歃馬昆侖盪海水，不共郅支生，願逐樓蘭死。上書初到公卿驚，共言將軍宜典兵。麟生鳳降豈有種？況乃一家中國猶弟兄。旌旗五道從天落，小印如斗大如斛，盡隸將軍一臂呼，萬人側目千人諾。山西少年感生泣，羽林群兒各努力，共知漢主拔孤根，坐見孤根壯劉室。不知何姓小侯瞋，不知何客基將軍？將軍內顧忽疑懼，功成定被他人分。不如自親求自附，飛書請隸嫖姚部。上言乞禁兵，下言避賢路。笑比高皇十八侯，自居蟲達曾無羞。此身願爵關內老，黃金百斤聯可保。嗚呼！漢家舊事無人知，南軍北軍頗有私。北軍似姑南似嫂，嫂疏姑戚群僮窺。可憐舊事無人信，門户千秋幾時定？門户原非主上心，詄蕩吾知漢皇聖。是時書到甘泉夜，答詔徘徊未輕下。密問三公是與非，沮者不堅語中罷。庾詞本冀公卿諒，未議微聞道塗罵。拙哉某將軍，非火胡自焚？非蠶胡自縛？非蠆胡自螫？有舌胡自撟？有臂胡自掣？軍至矣，刺史迎，肥牛之腱萬鑊烹；軍過矣，掠童女，馬踏燕支賤如土。嬴家長城如一環，漢家長城衣帶間。嬴家正爲漢家用，坐見入關仍出關。入關馬行疾，出關馬無力。丞華廐裏芝草稀，水衡金賤苦乏絶。卜式羊蹄尚無用，相如黃金定何益？珠厓可棄例棄之，夜過茂陵聞太息！漢家廟食果何人？未必衛霍無儕倫。酬金失侯亦有命，人生那用多苦辛！噫嚱！人生那用長苦辛！勿向人間老，老閱風霜亦枯槁。千尺寒潭白日沈，將軍之心如此深！後世讀書者，毋向蘭臺尋；蘭臺能書漢朝事，不能盡書漢朝千百心。儒林丈人識此吟。

投宋于庭翔鳳

遊山五嶽東道主，擁書百城南面王。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投包睿伯世臣

鄭人能知鄧析子，黄祖能知禰正平。乾隆狂客發此議，君復掉罄今公卿。

柬秦敦夫編修二章有序

辛巳秋，始辱編修惠訪余居，歲餘，無三日不相見。編修固乾隆朝耆舊也，閲人多，心光湛然，而氣味沈厚，温温然耐久長。適其家有漢物二，故遂假譬喻之詞，爲二詩以獻。亦冀讀余詩者，想見其爲人。

君家有古鏡，曾照漢時妝。三日不相見，思之心徊徨。願身爲鏡奩，護此千歲光。鏡。

君家有熏鑪，曾熏漢時香。三日不摩挲，活碧生微涼。願身爲鑪煙，續續君子旁。熏鑪。

餺飥謡

父老一青錢，餺飥如月圓；兒童兩青錢，餺飥大如錢。盤中餺飥貴一錢，天上明月瘦一邊。噫！市中之餕兮天上月，吾能料汝二物之盈虚兮，二物照我爲過客。月語餺飥，圓者當缺；餺飥語月，循環無極。大如錢，當復如月圓。呼兒語若：後五百歲，俾飽而玄孫。

送劉三

劉三今義士，媿殺讀書人。風雪銜盃罷，關山拭劍行。英年須閱歷，俠骨豈沈淪？亦有恩仇託，期君共一身。

黃犢謠一名佛前謠一名夢爲兒謠

黃犢躑躅，不離母腹。躑躅何求？乃不如犢牛。一解。晝則壯矣，夜夢兒時。豈不知歸？爲夢中兒。二解。無聞於時，歸亦汝怡。矧有聞於時，胡不知歸？三解。歸實阻我，求佛其可。念佛夢醒，佛前涕零。四解。佛香漠漠，願夢中安樂。佛香亭亭，願夢中人苦辛。苦辛恒同，人樂亦無窮。五解。噫嘻噫嘻！歸苟樂矣，兒出辱矣。夢中人知之，佛知之夙矣。六解。

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

西山風伯驕不仁，虓如醉虎馳如輪。排關絕塞忽大至，一夕炭價高千緡。城南有客夜兀兀，不風尚且淒心神。家書前夕至，憶我人海之一鱗。此時慈母擁燈坐，姑倡婦和雙勞人，寒鼓四下夢我至，謂我久不同艱辛。書中隱約不盡道，惚怳懸揣如聞呻。我方九流百氏譚譏罷，酒醒炯炯神明真。貴人一夕下飛語，絕似風伯驕無垠。平生進退兩顛簸，詰屈内訟知緣因。側身天地本孤絕，矧乃氣悍心肝淳。欹斜謔浪

震四坐，即此難免群公瞋。名高謗作勿自例，願以自訟上慰平生親。縱有噫氣自塡咽，敢學大塊舒輪囷？起書此語燈欻死，貍奴瑟縮偎幬茵。安得眼前可歸竟歸矣，風酥雨膩江南春。

女士有客海上者繡大士像而自繡己像禮之又繡平生詩數十篇綴於尾

珠簾翠幙栖嬋娟，不聞中有堅牢仙。美人十五氣英妙，自矜辨慧能通禪。遂挾奇心恣縹渺，別以沈痼搜纏緜。吟詩十九作空語，夙生入夢爲龍天。妝成自寫心所悟，宗風窈窕非言詮。維摩昨日扶病過，落花正遶蒲團前。欲罵綺語心未忍，自顧結習同無邊。散花未盡勿饒舌，待汝撒手歸來年。

李復軒秀才學璜惠序吾文鬱鬱千餘言詩以報之

李家夫婦各一集，數典唐宋元明希。婦才善哀君善怒，哀以沈造怒則飛。君配歸夫人，著詩千餘篇。江郎昨日罵金粉，謂爾難脫千生鞿。其言往往俊傷骨，歲宴懷哉共所歸。江鐵君嘗勸君夫婦學道，看內典，慮君之不能從也。

癸　未

寄古北口提督楊將軍芳

絕塞今無事，中原況有人。昇平閒將略，明哲保孤身。莫以同朝忌，慚非貴戚

倫。九重方破格，肺腑待奇臣。

暮春以事詣圓明園趨公既罷因覽西郊形勝最後過澄懷園和内直友人春晚退直詩六首

西郊富山水，天子駐青旂。元氣古來積，群靈咸是依。九重阿閣外，一脈太行飛。何必東南美，宸居静紫微。

一翠撲人冷，空濛溯卻遥。湖光飛闕外，宫月澹林梢。春暮煙霞潤，天和草木驕。桃花零落處，上苑亦紅潮。

恍惚西湖路，其如悵望何？期門矚威武，賤士感蹉跎。囿沼輪魚躍，峰巒羡鳥過。周陸新令在，不得覩《卷阿》。雍正二年，設八旗官兵處，今額倍於初額。

掌故吾能説，雍乾溯以還。禪心闢初地，小幸集清班。遂進群藩宴，兼怡聖母顔。昇平六十載，乃大啟三山。曰静宜，曰静明，曰清漪，皆乾隆中建。

警蹕聞傳膳，樞廷述地方。凡車駕有所幸，謂之傳地方。宸遊兼武備，香山有健鋭、火器二營。大典在官常。禁額如雲起，仙人隔仗望。萬重珊翠裏，不數尚書郎。

此地求沿革，當年本合并。林嵐陪禁近，祠廟仰勳名。水榭分還壯，雲廊改更清。諸公齊努力，誰得似桐城。澄懷本張文和公賜園，今内直諸公分居之，又纔澄懷之半耳。

辨仙行

噫嚱！癯仙之癯毋乃貧，長卿所賦亦失真。我夢游仙辨厥因，齋莊精白聽我云：仙者乃非松喬倫，亦無英魄與烈魂，彼

但墮落鬼與神，太一主宰先壹壹。帝一非五邪説泯，唐堯姬旦誠仙人，厥光下界呼星辰。不然詩書所説陳，誰在帝左福下民？五行陰騭誰平均？享用大樂須韶鈞，蓬蓬槱燎高薦禋。號曰宗祖冠以神，其次官貴貌必文，周任史佚來斌斌，配食漆吏與楚臣，六藝但許莊騷隣，芳香惻悱懷義仁。荒唐心苦余所親，我才難饋仙官貧。側聞育左位頗尊，姬孔而降三不湮。大篆古文上帝珍，帝命勒之天上珉，椎拓萬本賜解人。魯史書秋復書春，二百四十一瞋陳，九皇五伯升且淪，大檮以來未浹旬。爲儒爲仙無滓塵，萬古只似人間寅，使汝形氣長和淳。一雙仙犬無狋獉，人間儒派方狺狺。飢龍悴鳳氣不伸，鳳兮欲降上帝瞋，鉏商所獲爲讁麟，慎旃莫往罹采薪。公羊家言獲麟，薪采之也。

送端木鶴田出都

天人消息問端木，著書自署青田鶴。此鶴南飛誓不回，有鸞送向城頭哭。鸞鶴相逢會有時，各悔高名動寥廓。君書若成願秘之，不扃三山寘五嶽。

柬王徵君蓤鈴并約其偕訪歸安姚先生

歸安醰醰百怪宗，心夷貌惠難可雙。徵君力定乃其亞，大呂合配黃鐘撞。

歸安一身四氣有，舉世但覩爲秋冬。亟拉徵君識姚子，高山大壑長相逢。

飄零行戲呈二客

一客高譚有轉輪，一客高譚無轉輪。不知泰華嵩衡外，何限周秦漢晉人。

臣將請帝之息壤，慚媿飄零未有期。萬一飄零文字海，他生重定定庵詩。

自癸未七月至乙酉十月，以居憂無詩。自記。

乙　酉

補題李秀才增厚夢遊天姥圖卷尾有序

《夢遊天姥圖》者，崑山李秀才以嘉慶丙子應北直省試思親而作也。君少孤，母夫人鞠之，平生未曾一朝夕離，以就婚應試，往返半年，而作是圖。圖中爲夢魂所經山，殊不類鏡湖山之狀。其曰「天姥」者，或但斷取字義，非太白詩意也。越九年乙酉，屬余補爲詩，書於幨尾。時母夫人辭世已年餘，而余亦母喪闋才一月，勉復弄筆，未能成聲。

李郎斷夢無尋處，天姥峰沈落照間。一卷臨風開不得，兩人紅淚溼青山。

詠　史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箸書都爲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乙酉臘見紅梅一枝思親而作時小客崑山

一十四年事，胸中盎盎春。南天初返櫂，東閣正留賓。全家南下之歲，迄今十有四年。芳意驚心極，愁容入夢頻。嬌兒才竟盡，不賦早梅新。

絳蠟高吟者，年年哭海濱。明年除夕淚，灑作北方春。母在人間，百事予不知也。記丙子至戊寅三除夕，燒蠟兩枝，供紅梅、牡丹各一枝，讀《漢書》竟夜。天地埋憂畢，舟車祖道頻。明春復入都矣。何如抱冰雪，長作墓廬人。杭州墓上植梅五十本。

乙酉除夕夢返故廬見先母及潘氏姑母

門内滄桑事，三人隱痛深。淒迷生我處，宛轉夢中尋。窗外雙梅樹，牀頭一素琴。醒猶聞絮語，難謝九原心。余以乾隆壬子生馬坡巷，先大父中憲公戊申年歸田所買宅也，今他人有之。

丙　戌

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漢鳳紐白玉印一枚文曰緁伃妾趙既爲之説載文集中矣喜極賦詩爲寰中倡時丙戌上春也

寥落文人命，中年萬恨并。天教彌缺陷，喜欲冠平生。掌上飛仙墮，懷中夜月明。自夸奇福至，端不換公卿。

入手消魂極，源流且莫宣。姓疑鉤弋是，人在麗華先。暗寓拚飛勢，休尋《德象

篇》。定誰通小學，或者史游鐫。孝武鉤弋夫人亦姓趙氏，而此印末一字爲鳥篆，鳥之啄三，鳥之趾二，故知隱寓其號矣。《德象篇》，班婕伃所作。史游作《急就章》中有「緁」字，碑本正作「婕」。史游與飛燕同時，故云爾。

夏后苕華刻，周王重璧臺。姒書無拓本，姬室有荒苔。小説冤誰雪？靈蹤閟忽開。嘗論《西京雜記》出六朝手，所稱漢人語，多六朝語，未可信。客曰：「得印所以報也。」更經千萬壽，永不受塵埃。玉純白，不受土性。

引我飄飄思，他年能不能？狂臚詩萬首，擬徧徵寰中作者爲詩。高供閣三層。拓以甘泉瓦，然之内史燈。内史弟五行燈，亦予所藏。東南誰望氣，照耀玉山稜。予得地十笏於玉山之側，擬構寶燕閣它日居之。

紀遊

春小蘭氣淳，湖空月華出。未可通微波，相將踏幽石。一亭復一亭，亭中乍曛黑。千春幾輩來，何況嬋媛客？離離梅綻蕊，皎皎鶴梳翮。鶴性忽然馴，梅枝未忍折。並坐戀湖光，雙行避蘇跡。低睞有誰窺？小語略聞息。須臾四無人，顔弱未工熱。安知此須臾，非隸仙靈籍？侍兒各尋芳，自薦到扶掖。光景不少留，群山媚暝色。城闉催上燈，香輿竚煙陌。温温懷肯忘，曖曖晌靡及。祇愁洞房中，餘寒在鴛襆。

後遊

破曉霜氣清，明湖斂寒碧。三日不能來，來覺情瑟瑟。疏梅最淡冶，今朝似愁絶。尋常落蘚痕，步步生悱惻。寸寸蚴蟉枝，幾枝捫手歷；重重燕支蕾，幾朵挂釵及。花外一池冰，曾照低鬟立。仿佛衣裳香，猶自林端出。前度未吹簫，今朝好吹笛。思之不能言，捫心但先熱。我聞色界天，意癡離言説。攜手或相笑，此樂最爲極。天法吾已受，神親形可隔。持以語梅花，花頷略如石。歸途又城闉，朱門敂還入。袖出三四華，敬報春消息。

夏進士詩

我欲補謚法，曰沖暨曰淳。持此當謚誰？夏璜錢唐人。

我生有朋友，十六識君始。我壯之四年，君五十一死。

君熟于左氏，隻字誦無遺。下及廿二史，名姓胸纍纍。

形亦與君忘，神亦與君忘。策左五百事，睹史三千場。

識君則在北，哭君在杭州。時乙酉既臘，西湖寒不流。

作《夏進士詩》，名姓在吾集。如斯而已乎，報君何太嗇？

京師春盡夕大雨書懷曉起柬比隣李太守威吴舍人嵩粱

春風漫漫春浩浩，生人死人滿春抱。死者周秦漢晉魂幾時？生者長吟窈窕天之涯。閉門三日欲腸斷，山桃海棠落皆半。東皇灘然下春霰，西隣舍人既有怊悵詞，對門太守禪定亦惱亂。太守置酒當春空，舍人言愁愁轉工。三人文章乃各異，心靈惻愴將毋同。文章之事蔑須有，心靈之事益負負。蟠天際地能幾時，萬恨沈霾向誰咎。歸來春霰欲成雨，春城萬家化洲渚。山妻貽我珊胡枝，勸讀騷經二十五。不惜珊胡碎，長吟未免心肝苦。不如復飲求醁醽，人飲獲醉我獲醒。逌然萬載難酩酊。一燈幌幌摇春屏，四更急雨何曾停，恍如波濤卧洞庭。嗟哉！此燈此雨不可負，披衣起注《陰符經》。

有所思

妙心苦難住，住即與之期。文字都無著，長空有所思。茶香砭骨後，花影上身時。終古天西月，亭亭悵望誰。

美人

美人清妙遺九州，獨居雲外之高樓。春來不學空房怨，但折梨花照暮愁。

以奇異金石文字拓本十九種寄秦編修恩復揚州而媵以詩

異人延年無異方，能使寸田生異香。食古欲醉醉欲狂，娛魂快意宜文章，以代參术百倍强。秦君耄矣癖弗荒，何以明我長毋忘？我拓古文璆琳瑯，熏以桂椒襲以緗，楮精墨勻迥豪芒，願君自發君吉陽。獲燕三喙芝三英，中有趙緹伃印拓本一事，曩趙君魏以爲芝英篆也。慈鬟公侍姬字。箸録客亦商。❶客其誰歟有鄭堂，江君藩。同聲念我北斗傍。桂樹瓏瓓白晝長，園亭清夏巵酒黃。如作器者言詞良，長生長樂樂未央。

反祈招 有序

序曰：《反祈招》，何爲而作也？夫瑤池有白雲之鄉，赤烏爲美人之地，春山寶玉異華之所自出，羽陵異書之所藏。凡厥數者，有一于此，老焉可矣，何必祇宮爲哉？穆王自賦詩有之曰：「居樂甚寡。」即穆王實録也。夷考王自入南鄭以還，鬱鬱多故，東土山川非清和，人壽至促夭，韡韡盛姬，返蹕道死，左右既無以爲娛。車馬所費，用度不足，更制鍰贖，以充軍國，史臣以耄荒書之。恩愛死亡，金錢乏絶，暮氣迫于餘生，醜名垂於青史，貴爲天子，何異鰥民？享國百年，何翅朝露？蓋西王母早見及此

❶ 扶輪社本註云：「鬟當作鬘，吴昌綬記。」

也，是以其謡有之曰：「將子毋死，尚復能來。」豈非悼此樂之不重，識人命之至短，諷之以留八駿之馭，決之以舍萬乘之尊，窈窕傷骨，飄飄動心者虖？穆王不悟，不以樂生，乃以戚死。嗚呼！慕虛名，受實禍，此其最古者矣。萬乘且然，何況下士？嘗以暇日讀《祈招》之詩，翩然反之，作詩二章，以貽後之自桎梏者。所以袪群言，果孤往。世有槁士，必曰：「夫龔子之志荒矣。」

春之厓，白雲滿家，褰其異華。何山不可死，使我東徂？

春之麓，白雲盈谷，褰其異玉。何山不可死，使我東復？

燼餘破簏中獲書數十册皆慈澤也書其尾

欲遡百憂始，殘書亂一堆。青燈爾何壽？卅載影霏微。乍讀慈容在，長吟故我非。收魂天未許，噩夢夜仍飛。

二哀詩 有序

爲謝學士階樹、陳修撰沆作也。兩君皆以巍科不自賢，謂高官上第外，有各家師友文字，皆樂相親近，而許貢其言説。辛巳冬迄癸未夏，數數枉存余，求師友，有造述，皆示余。余僭疏古近學術源流，及勸購書，皆大喜。學士德量尤深，莫測所至。修撰閉門，斐然懷更定之志，殊未成，而忽然以同逝，命也。作《二哀詩》，時丙戌夏。

讀書先望氣，謝九癯而温。平生愛太傅，匪徒以其孫。翰林兩抗疏，志欲窺大源。春華不自賞，壯歲求其根。誰謂尋求遲？邁越杝與藩。造物吝君老，一丘埋

蘭蓀。

讀書先審器，陳君虛且深。榮名知自鄙，聞道以自任。聞道豈獨難？信道千黄金。遂使山川外，某某盈君襟。幸哉有典則，惜哉未酣沈。手墨浩盈把，甄蒐難爲心。

祭程大理同文於城西古寺而哭之

憶昔先皇己未年，家公與公相後先。家公肅肅公跌宕，斜街老屋長嬴天。閨中名德絶天下，吴玖夫人。鳴琴説詩鏘珮瑱。卅年父執朝士盡，回首髫丱中悁悁。

姬劉皆世太史氏，公乃崛起孤根中。公才什伯古太史，曰邦有獻獻有宗。英文鉅武鬱浩洶，天圖地碣森寵嵸。賤子不文復不達，媿彼後哲稱「程龔」。

北斗真人返大荒，彭鏗史佚來趨蹌。借書不與上天去，天上定有千縹緗。予與公辛壬間相借書，無虛日。天上豈無一尊酒，爲我降假僚友旁。掌故雖徂元氣在，仰窺七曜森光芒。

投李觀察宗傳

吏治緣經術，千秋幾合并？清時數人望，依舊在桐城。肅穆真儒氣，沈雄壯歲名。汪汪無盡意，對面即滄瀛。

賦憂患

故物人寰少，猶蒙憂患俱。春深恒作伴，宵夢亦先驅。不逐年華改，難同逝水徂。多情誰似汝？未忍託禳巫。

丙戌秋日獨遊法源寺尋丁卯戊辰間舊遊遂經過寺南故宅惘然賦

髫年抱秋心，秋高屢逃塾。宕往不可收，聊就寺門讀。春聲滿秋空，不受秋束縛。一叟尋聲來，避之入修竹。叟乃歎古笑，爛漫晉宋譃。寺僧兩侮之，謂一猿一鶴。歸來慈母憐，摩我百怪腹。言我衣裳涼，飼我芋栗熟。萬恨未萌芽，千詩正珠玉。醰醰心肝淳，莽莽憂患伏。浩浩支干名，漫漫人鬼籙。依依燈火光，去去門巷曲。魂魄一惝怳，逕欲叩門宿。千秋萬歲名，何如小年樂？ 叟爲金壇段清標，吾母之叔父也。

秋心三首

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鬱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腰。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斗大明星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

忽筮一官來闕下，衆中俯仰不材身。新知觸眼春雲過，老輩填胸夜雨淪。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无效勿虚陳。曉來客籍差夸富，無數湘南劍外民。

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槎通碧漢無多路，土蝕寒花又此墳。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釵一佩斷知聞。起看歷歷樓臺外，窈窕秋星或是君。

同年生徐編修寶善齋中夜集觀其六世祖健庵尚書邃園修禊卷子康熙三十年製也卷中凡二十有二人邃園在崑山城北廢趾余嘗至焉編修屬書卷尾

崑山翰林召詞客，酒如淥波燈如雪。八人忽共遊康熙，二十二賢照顏色。七客沈吟一客言，請言君家之邃園。一花一石有款識，袖中拓本春煙昏，背煙酬起尚書魂。

二十二賢不可再，玉山峨峨自千載。東南文獻嗣者誰？剔之綜之抑有待。布衣結客妄自尊，流連卿等多酒痕。十載狂名埽除畢，一丘倘遂行閉門，以屬大人君子孫。康熙朝士評「三徐」曰：「公肅仁人君子，健庵大人君子，果亭正人君子。」

墮一齒戲作

與我相依卅五年，論文説法賴卿宣。感卿報我無常信，瘞向垂垂花樹邊。

寒月吟 有序

《寒月吟》者，龔子與其婦何，歲暮共幽憂之所作也。相喻以所懷，相勗以所尚，鬱而能暢者也。

夜起數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川白？幽幽東南隅，似有偕隱宅。東南一以望，終戀杭州路。城裏雖無家，城外卻有墓。相期買一丘，毋遠故鄉故。而我屏見聞，而汝養幽素。舟行百里間，須見墓門樹。南向發此言，恍欲雙

飛去。

雙飛去未能，月浸衣裳溼。愀焉静念之，勞生幾時歇？勞者本庸流，事事乏定識。朴愚傷于家，放誕忌於國。皇天誤矜寵，付汝憂患物。再拜何敢當，藉以戰道力。何期闤闠中，亦荷天眷別。多難淬心光，黽勉共一室。憂患吾故物，明月吾故人。可隱不偕隱，有如月一輪。心迹如此清，容光如此新。

我讀先秦書，萊子有逸妻，閨房以逸傳，此名蹈者希。勿慕厥名高，我知厥心悲。定多不傳事，子孫無由知。豈但無由知，知之反漣洏。羞登中壘傳，恥勒度尚碑。一逸處患難，所全浩無涯。一逸謝萬古，冥冥不可追。示君讀書法，君慧肯三思。

我生受之天，哀樂恒過人。我有平生交，外氏之懿親。自我慈母死，誰饋此翁貧？江關斷消息，生死知無因。八十罹飢寒，雖生猶僇民。昨夢來啞啞，心肝何清真。翁自須髮白，我如髫丱淳。夢中既觴之，而復留遮之。挽須搔爬之，磨墨揄揶之，呼燈而燭之，論文而譁之。阿母在旁坐，連連呼叔耶。今朝無風雪，我淚浩如雪。莫怪淚如雪，人生思幼日。謂金壇段玉立，字清標，爲外王父段若膺先生之弟。

侵曉隣僧來，饋我佛前粥。其香何清嚴，臘供今年足。我因思杭州，不僅有三竺。東城八九寺，寺寺皆修竹。何年捨家去？慧業改所託。掘筍慈風園，參茶東父屋。鐘魚四圍静，掃地潔如沐。白晝爲之長，倦骸爲之肅。供黄梅一枝，朝朝寫《圓覺》。慈公深於相宗，錢居士東父則具教、律、禪、净四門，乃吾師也。

丁亥

元日書懷

癸秋以前爲一天，癸秋以後爲一天。天亦無母之日月，地亦無母之山川。孰贏孰絀孰付予，如犇如雷如流泉。從慈若到歲七十，是別慈親卅九年。癸未失恃，三十二歲，日者謂予當七十一歲。

退朝遇雪車中忽然有懷吟寄江左

青瑣門邊雪，還疑海上看。花花萬行樹，鶴鶴一間官。幽想忽飛去，無由生彩翰。江東謝道韞，憶我早朝寒。

撰羽琌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

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羽琌山不見，萬軸替人愁。

自寫寒月吟卷成續書其尾

曩者各不死，多生業未空。天仍磨慧骨，佛倘鑿深功。意識千秋上，光陰八苦中。即將良友待，落落亦高風。

婆羅門謠

婆羅門，來西胡。勇不如宗喀巴，智不如耶蘇。繡衣花帽，白若鵠梟。娶妻幸得陰山種，玉顏大脚其仙乎！女兒十五賣金

線，歸來洗手禮曼殊。禮曼殊，膜額角。天見膜額角，地見斷牛肉。地不湧諂藥叉，天不降佞羅刹。曼殊大慈悲、大吉祥，千年大富萬年樂。

同年生吴侍御傑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得俞旨行侍御屬同朝爲詩以張其事内閣中書龔自珍獻侑神之樂歌

曆在聖清，君師天下。提命有位，曁於耄士，以古爲矩。孰爲臣鑒？孰師表汝？甄綜祭法，於孔之廡。

唐步方中，主贖臣聾。天將聰明之，乃生陸公。天厚有唐，降三代英，而左右德宗。如仲山甫，納言姬邦。

聖源既遠，其流反反。坐譚性命，其語喧喧。喧喧齗齗，其徒百千。何施於家邦？何裨於孔編？小大稽首，以攘犧牷。

御史臣傑，職是標舉。曰聖之的，以有用爲主。炎炎陸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

我有耄士，執簿受膰，毋過貌儒之門。我告耄士，曁百有位，木無二本，川無二源，道無二岐。請以一貫之，名臣是師。

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

道力戰萬籟，微芒課其功。不能勝寸心，安能勝蒼穹？相彼鸞與鳳，不栖枯枝松。天神倘下來，清明可與通。返聽如有聲，消息鞭愈聾。死我信道篤，生我行神空。障海使西流，揮日還於東。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隣。一髮不可

牽，牽之動全身。聖者胞與言，夫豈夸大陳？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爲春。宗周若蠢蠢，嫠緯燒爲塵。所以慨慷士，不得不悲辛！看花憶黃河，對月思西秦。貴官勿三思，以我爲杞人。

名理孕異夢，秀句鐫春心。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古來不可兼，方寸我何任？所以志爲道，澹宕生微吟。一簫與一篴，化作太古琴。

我有秦時鏡，窈窕龍鸞痕。我有漢宮玉，觸手猶生温。我有墨九行，驚鴻若可捫。玉皇忽公道，奇福三至門。欲供三炷香，先消萬古魂。古春伴憂患，詰屈生酸馨。且摺三千本，❶贈與人間存。

朝從屠沽遊，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傷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劍光，一鳴四壁静。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牖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卮，風雲撲人冷。

造化大癰痔，斯言韓柳共。我思文人言，毋乃太驚衆。儒家守門户，家法毋徇縱。事天如事親，誰云小兒弄。我身我不有，周旋折旋奉。不然命何物，夏后氏特重。亦有衛武公，靡樂在矇誦。智慧固不工，趍避矧無用。一日所履歷，一夕自甄綜。神明甘如飴，何處容隱痛？沈沈察其幾，默默課於夢。少年讕語多，斯言粹無縫。患難汝何物，屹者爲汝動。

我生愛前輩，匪盡獲我心。論交少年場，歲月逝駸駸。少年太飛揚，由哀樂不

❶「摺」，疑當作「搨」。

深。礌硠聽高譚，有諦難爲尋。風霜欺胞枝，金石成苦音。前輩即背謬，厥謬亦沈沈。

弱齡羡高隱，端居媚幽獨。晨誦《白駒》詩，相思在空谷。稍長誦楚些，《招魂》招且讀。陳爲樂之方，巫陽語何縟？嘉遯苦太清，行樂苦太濁。願言移歌鐘，來就伊人躅。天涯富蘭蕙，吾心當丘壑。蹉跎復蹉跎，芳流兩寂寞。忽忽生遐心，終朝閟金玉。

一代功令開，一代人材起。雖生雲礽朝，實增祖宗美。曰開國之留，其言在青史。何代無先君？何時無哲士？煌煌祖宗心，斯人獨稱旨。天姿若麟鳳，宏加以切劘。稽古有遥源，遵王無覂軌。在昔與先民，三稱口容止。少壯心力殫，匪但求榮仕。有高千載心，爲本朝瑰瑋。人或玷功令，功令不任誹。屋漏胎此心，九廟赫在咫。天步其艱哉，光嶽鍾難恃。肓氣六合來，初日照濛汜。抱此葵藿孤，斯人拙無比！一夫起耡之，萬夫孰指使？一夫怒用目，萬夫怒用耳。目怒活猶可，耳怒殺我矣。去去亦何求？買山請歸爾。不先百年生，難向蒼蒼理。箸書落人間，高名亦難毁。其言明且清，胡由妬神鬼？大藥可延年，名山可送死，死生竟何憾？將毋九廟恥。

蘭臺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諸師自有真，未肯附儒術。後代儒益尊，儒者顔益厚。洋洋朝野間，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詰又如何？

壽短苦心長，心緒每不竟。豈徒庸庸流，賫志有賢聖。爲鬼那能續？它生渺茫

更。所以難放達，思得賢子孫。繼志與述事，大哉孝之源。長夜集百端，蚤起無一言。倘能心親心，即是續親壽。呼兒將告之，盡然先自疚。

中年何寡歡？心緒不縹渺。人事日齷齪，獨笑時頗少。忽憶姚歸安，錫我箴銘早。雅俗同一源，盍向源頭討？汝自界限之，心光眼光小。萬事之波瀾，文章天然好。不見六經語，三代俗語多。孔一以貫之，不一待如何？實悟實證後，無道亦無魔。

曉枕心氣清，奇淚忽盈把。少年愛惻悱，芳意嫭幽雅。黃塵澒洞中，古抱不可寫。萬言摧燒之，奇氣又瘖啞。心死竟何云？結習幸漸寡。憂患稍稍平，此心即佛者。獨有愛根在，拔之暑難下。夢中慈母來，絮絮如何舍？

危哉昔幾敗，萬仞墮無垠。不知有憂患，文字樊其身。豈但戀文字，嗜好雜甘辛。出入仙俠間，奇悍無等倫。漸漸疑百家，中無要道津。縱使精氣留，碌碌爲星辰。聞道幸不遲，多難乃緣因。空王開覺路，網盡傷心民。

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第一欲言者，古來難明言。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不求鬼神諒，矧向生人道。東雲露一鱗，西雲露一爪；與其見鱗爪，何如鱗爪無？況凡所云云，又鱗爪之餘。懺悔首文字，潛心戰空虛。今年真戒詩，才盡何傷乎？

棗花寺海棠下感春而作

詞流百輩花間盡，此是宣南掌故花。

大隱金門不歸去，又來蕭寺問年華。

西郊落花歌

出豐宜門一里，海棠大十圍者八九十本。花時車馬太盛，未嘗過也。三月二十六日，大風，明日風少定，則偕金禮部應城、汪孝廉潭、朱上舍祖轂、家弟自穀出城飲，而有此作。

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來但賦傷春詩。西郊車馬一朝盡，定盦先生沽酒來賞之。先生探春人不覺，先生送春人又嗤。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癡。如錢唐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奇龍怪鳳愛漂泊，琴高之鯉何反欲上天爲？玉皇宮中空若洗，三十六界無一青蛾眉。又如先生平生之憂患，恍惚怪誕百出難窮期。先生讀書盡三藏，最喜《維摩》卷裹多清詞。又聞浄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觀想尤神馳。西方浄國未可到，下筆綺語何灕灕！安得樹有不盡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長是落花時？

述懷呈姚侍講元之 有序

憶在江左之歲，喜從人借書，人來借者尤盛。鈕非石、樹玉。何夢華元錫。助其搜討。凡文淵閣未著録者，及流傳本之據善本校者，必輾轉録副歸。辛巳之京師，則有程大理同文、秦編修恩復兩君皆與予約，每得一異書，互相借抄，無虛旬。無何，大理使關東，編修還揚州，而余竟以母憂去。先母憂半年，吾家火。至丙戌，復之京師，距煨

燼已五年，書頗少。又客籍皆變易，好事者希，此事闃寂久矣。丁亥春，姚侍講忽來借乙部諸書。以歲月之不居也，與學殖之就荒落也，感而作詩。

祭書歲歲溯從壬，自壬午災後歲，以酒醢祭亡書百種。無復蒐羅百氏心。爲道敢云能日損，崇朝結習觸何深？上方委宛空先讀，阮公元撫浙日，進七閣未録書百種，睿廟時錫名《委宛别藏》，副墨浙中有之。同志徐王仗續尋。星伯舍人、北堂徵君蒐羅精博，日下無過之者。定有雄文移七閣，跂公好事冠儒林。

哭鄭八丈 師愈秀水人

醇古澹泊士，滔滔辨有餘。青燈同一笑，恍到我生初。頑福曾無分，清才清不臞。四方帆馬興，千幅鳳鸞書。爲有先生在，東南意不孤。論交三世久，問字兩兒趨。余兩幼兒曰橙、曰陶，丈爲啟蒙，設皋比焉。天命雖秋肅，其人春氣腴。鄉音譁謇謇，破帽惻吾吾。儻蕩爲文罷，欹斜使酒餘。心肝纖滓盡，孝友閨門俱。科第中年澹，星壬暮癖殊。卜云來日少，笑指逝川徂。老健偏奇絶，神明少壯無。别離剛歲换，問訊訝春疏。訃至全家詫，三思忽牖予。由來炊火絶，窮死一黔婁。天道古如此，知之何晚歟！不知段清標丈。與李，復軒茂才。今夕復何如？

歌筵有乞書扇者

天教僞體領風花，一代人材有歲差。
我論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

夢中作

不是斯文擲筆驕，牽連姓氏本寥寥。
夕陽忽下中原去，笑詠風花殿六朝。

僞鼎行

皇帝七載，青龍麗於丁，招摇西指，爰有僞鼎爆裂而砰訇。孺子啜泣相告，隸妾駭驚，龔子走視，碎如琉璃一何脆且輕！佤離疥癩百醜千怪如野干形，厥怒虎虎不鳴如有聲。然而無有頭目，卓午不受日，當夜不受月與星。徒取雲雷傅汝敗黍朽壤，將以盜羶腥。内有饕餮之饞腹，外假渾沌自晦逃天刑。四凶居其二，帝世何偁？主人之仁不汝埋榛荆，俾登華堂函牛羊，垂四十載，左揖棽鐘，右與甗鑊并。主人不厭斁汝，汝宜自憎。福極而碎，碎如琉璃脆且輕。東家有屠狗瓮，今日亦墮地不可以盛。千年決無土花蝕，萬年弔古之淚無由生。吁！寶鼎而碎則可惜，斯鼎而碎兮於何取榮名？請諷龔子《僞鼎行》。

四言六章有序

龔子掃徹悟禪師塔作也。在西直門外紅螺寺。

悠悠生民，孰不有覺？孰知固然？孰知生之靡樂？其一。

孰爲大人？蟠物之先。以闡以引，引我生民。其二。

吁嗟小子，聞道不遲。造作辨聰，百車

文詞。電光暫來，一貧無遺。不可捉搦，倏既逝而。其三。

唏其逝矣，不可恃矣。恃先覺之言，其言明明。無言不售，無謀不成，無堅不摧，以斵西生。其四。

先覺誰予？西山徹公。我受之東父，以來報功。云何報功？余左挈東父，右隨慈公，又挾江子，四人心同。以旅於西邦。浙居士錢東父、吴中居士江鐵君、慈風和上與予四人者，皆奉徹公書，篤信讚歎。其五。

既至於西，西人浩浩。余慈母在焉，迎予而勞。各知其夙，而無憶悼。遐哉邇哉，孰肯不到，亦惟徹公是報。其六。

定盦文集古今體詩卷上終

定盦餘集

古今體詩下卷　破戒草之餘

仁和龔自珍璱人撰

辛巳

周信之明經中孚手拓吴興收藏家吴晉宋梁四朝磚文八十七種見貽賦小詩報之

人間漢磚有五鳳，廣陵尚書色爲動。阮公元。十笏黄金綱致回，歐陽欲語瘖猶夢。歐陽公嘗恨平生見東漢人字多，見西漢字少。西京氣體誰比隣？下有六代之芳塵。我生所恨與歐異，但恨金石南天貧。嘗箸録吴、東晉、宋、齊、梁、陳六代金石刻，不過十種，而北魏、北齊、北周乃十倍之。非金非石非誄謚，獸面魚形錯文字。清華想見《舘壇碑》，《梁上清真人許君舘壇碑》，顧亭林猶見拓本，今人間無片楮矣。倔强偏殊《國山》制。赤烏磚字勢，絶不與《國山碑》同。君言解饞良不惡，通人識小聯爲樂。君著《金石小品録》。翠墨淋漓繭紙香，余亦裝潢媵《瘞鶴》。凡箸録六朝石刻，以《瘞鶴銘》爲殿，而磚文則又爲附見矣。就中吉語紛嬋嫣，作詩謝君君囅然。生兒且覓二千石，亦磚文語。出地何愁八百年！舊蓄「王大令保母」磚拓本，有「後八百載君子知之」語。

吴市得舊本制舉之文忽然有感書其端

紅日柴門一丈開，不須踰濟與踰淮。
家家飯熟書還熟，羨殺承平好秀才。

耆舊辛勤伏案成，當年江左重科名。
郎君座上譚何易？此事人間有正聲。

國家治定功成日，文士關門養氣時。
乍洗蒼蒼莽莽態，而無儚儚恫恫詞。

刻畫精工直萬錢，青燈幾輩細丹鉛。
南山竹美蘭膏賤，累我神遊百廿年。以康熙三十年鐫成，丹鉛之徒，亦必康熙前輩矣。

蕭縣顧椒坪工詩隱於逆旅恒自剉芻秣伺過客乞留詩欲陰以物色天下士亦留一截句

詩人蕭縣顧十五，馬後譚詩世罕聞。
如此深心如此法，奈何長作故將軍！顧嘗仕。

小遊仙詞十五首

歷劫丹砂道未成，天風鸞鶴怨三生。
是誰指與遊仙路？抄過蓬萊隔岸行。

九關虎豹不譏訶，香案偏頭院落多。
賴是小時清夢到，紅牆西去即銀河。

玉女窗中梳洗成，隔紗偷眼大分明。
侍兒不敢頻頻報，露下瑶階溼姓名。

珠簾揭處佩環搖，親荷天人語碧霄。
別有上清諸女伴，隔窗了了見文簫。

寒暄上界本來希，不怨仙官識面遲。
僥倖梁清一私語，回頭還恐歲星疑。

雅謎飛來半夜風，鼇山徒侶沸春空。
頑仙一覺渾瞞過，不在魚龍曼羨中。

丹房不是漫相容，百劫修成忍辱功。
幾輩凡胎無覓處，仙姨初拳可憐蟲。
露重風多不敢停，五銖衫子出雲屏。
朝真袖釃都依例，弟一難箋瓔珞經。
不見蘭旌與桂旄，《九歌》吹入鳳皇簫。
雲中擢手誰相送？依約湘君舊姓姚。
仙家鷄犬近來肥，不向淮王舊宅飛。
卻踞金牀作人語，背人高坐著天衣。
諦觀《真誥》久徘徊，仙楮同功一繭裁。
姊妹勸書塵世字，莫瞋倉頡不仙才。
秘籍何人領九流，一編《鴻寶》枕中抽。
神光照見黄金字，笑到仙人太乙舟。
金屋能容十種仙，春嬌簇簇互疑年。
我來敢恨初桃窄，曾有人居大梵天。
吐火吞刀訣果真，雲中不見幻師身。
上方倘有東黄祝，先乞靈符制雹神。雹神姓李，見《神仙鑑》。

衆女蛾眉自尹邢，風寰露髩覺伶俜。
捫心半夜清無寐，媿負銀河織女星。

野雲山人惠高句驪香其氣和澹詩酬之

但來箕子國，都識畫師名。云是王宫物，申之異域情。和知邦政羨，澹卜主心清。爲報東華侶，何人訟客卿？是年，東國上書，辨官書中紀其世系有誤，語特婉至。

壬　午

歌　哭

閱歷名場萬態更，原非感慨爲蒼生。
西隣弔罷東隣賀，歌哭前賢較有情。

送南歸者

布衣三十上書回，揮手東華事可哀。
且買青山且鼾卧，料無富貴逼人來。

薦主周編修貽徽屬題尊甫小像獻一詩

科名幾輩到兒孫，道學宗風畢竟尊。
我作新詩侑公笑，祝公家法似稽門。陳文恭公，其鄉先輩也。

癸未

午夢初覺悵然詩成

不似懷人不似禪，夢回清淚一潸然。
瓶花帖妥爐香定，覓我童心廿六年。

三別好詩有序

余於近賢文章，有三別好焉。雖明知非文章之極，而自髫年好之，至於冠益好之。茲得春三十有一，得秋三十有二，自揆造述，絶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以三者皆於慈母帳外燈前誦之。吴詩出口授，故尤纏緜於心，吾方壯而獨遊，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厀下時。吾知異者空山，有過吾門而聞且高歌，且悲啼，雜然交作，如高宮大角之聲音，必是三物也。各系以詩。

莫從文體問高庳，生就燈前兒女詩。
一種春聲忘不得，長安放學夜歸時。右題吴駿公《梅邨集》。

狼藉丹黄竊自哀，高吟肺腑走風雷。

不容明月沈天去，卻有江濤動地來。右題方百川遺文。

忽作泠然水瑟鳴，梅花四壁夢魂清。杭州幾席鄉前輩，靈鬼靈山獨此聲。右題宋左彝《學古集》。

漫感

絶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夜坐

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妬，萬籟無言帝坐靈。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賈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纍問，喚出姮娥詩與聽。

沈沈心事北南東，一睨人材海内空。壯歲始參周史席，髫年惜墮晉賢風。功高拜將成仙外，才盡迴腸盪氣中。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

人草藳

陶師師媧皇，摶土戲爲人。或則頭帖帖，或則頭頵頵。丹黄粉墨之，衣裳百千身。因念造物者，豈無屬稿辰？兹大僞未具，媧也知艱辛。磅礴匠心半，斕斑土花春。劇場不見收，我固憐其真。謚曰人草藳，禮之用上賓。

丙　戌

夢中述願作

湖西一曲墜明璫，獵獵紗裙荷葉香。乞貌風鬟陪我坐，他身來作水仙王。第三句一作「許借卿卿從祀我」。

釋言四首之一

東華環顧媿群賢，悔著新書近十年。木有彣彰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略躭掌故非劻濟，敢侈心期在簡編。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

同年生胡户部培翬集同人祀漢鄭司農於寓齋禮既成繪爲卷子同人爲歌詩龔自珍作祀議一篇質户部户部屬檃括其指爲韻語以諧之

我稽十三經，名目始南宋。異哉北海君，先期適兼綜。《詩》箋附庸毛，《易》爻辰無用。《尚書》有今文，隻義媿貧送，四辨媿《堯典》，三江媿《禹貢》。《魯論》與《孝經》，逸簡不可諷。《爾雅》賸一鱗，引家亦摭弄。排何《發墨守》，此獄不可訟，吾亦姑置之，説長懼驚衆。惟有孟七篇，千秋等塵封。我疑《經籍志》，著録半虛哄，義與歆莽違，下筆費彌縫。何況東漢年，此書未珍重。余生惡《周禮》，《考工》特喜誦。封建駁子輿，心肝爲隱痛。五帝而六天，誕妄讖所

中。同時有四君，偉識引余共。堂堂十七篇，姬公發孔夢。經文純金玉，注義峙麟鳳。吾曹持議平，功罪勿枉縱。鄭功此弟一，千秋合崇奉。鄭兼治十三經。人間完本有《詩》、《三禮》，輯録本有《箴膏肓》、《起癈疾》、《發墨守》、《易》、《書》、《魯論》、《孝經》、《爾雅》注也。《孟子注》見《隋經籍志》。隋志殆未可信。莊君綬甲、宋君翔鳳、劉君逢禄、張君瓚昭言封建，皆信孟子，疑《周禮》，海内四人而已。張說爲尤悲也。

丁　亥

春日有褱山中桃花因有寄

東風淋浪卷海來，長安人道青春迴。春迴不到窮巷裏，忽憶山中花定開。山中花開，白日皓皓。明妝子誰？温馨清妙。夕爇熏爐擣蕙塵，朝槭清淚郵遠人。粉光入墨墨光膩，昨日正得江南鱗。葆君青雲心，勿吟《招隱》吟。花開歲歲勿相憶，待君十載來重尋。我有酓君詩，殷勤兼報桃花知：勿惜明鏡光，爲我分光照花枝；勿惜頮面水，爲我浴花傾臙脂。但惜芳香珍重之幽意，勿使滿園胡蝶窺。託君千萬詞，詞意不可了。長安桃李漸漸明，何似春山此時好？春縱好，山寂寂。清琴玉壺罷消息，蠟燭彈棋續何夕？安能坐此愁易春，不如歸侍妝臺側。

菩薩墳 有序

菩薩墳者，亦曰公主墳，遼聖宗第十女墓也。小字菩薩，未嫁而死，遼史無傳。北

方海棠少，此地始生之。自是海棠之盛，逾於江國，士人因以海棠謚主云。墳在西山無相寺。

菩薩葬龍沙，魂歸玉帝家。餘春照天地，私謚亦高華。大脚鸞文勒，明妝豹尾車。南朝人未識，拜殺斷腸花。

太常仙蝶歌 有序

太常仙蝶，士大夫知之稔矣。曷爲而歌之？蝶數數飛入姚公家，吾歌爲姚公也。姚公者，太常少卿仁和姚公祖同也。公爲大吏歷五省，易事難説。見排擠不安其位，公獄立不改，雖投閒，人忌之者尚衆。異哉！蝶能識當代正人，不惟故實之流傳而已。吾歌以紀之，且招蝶也。

恭聞故實太常寺，蝶壽三百猶有加。銜玉皇之明詔，視臺閣猶煙霞。不聞願見不許見，矧聞飛入太常家。本朝太常五百輩，意者公其飛仙之身耶？仙人正人事一貫，天上豈有仙奸衺？所以公立朝，人不識，仙靈識公非誣夸。慰此蹇蹇，其來衙衙。感德輝而下上，助靈思之紛拏。我聞此事，就公求茶。道餤十丈，不敵童心一車。鸞漂鳳泊咄咄發空喟，雲情煙想寸寸淩幽遐。人生吉祥縹渺罕並有，何必中秋兒女覩璧月之流華？玉皇使者識我否？寓園亦在城之涯。幽夏靈氣怒百倍，相思遲汝五出紅梨花。予寓齋紅梨一樹，京師無其雙也。

世上光陰好

世上光陰好，無如繡閣中。靜原生智慧，愁亦破鴻濛。萬緒含淳待，三生設想

工。高情塵不滓，小別淚能紅。玉茁心苗嫩，珠穿耳性聰。芳香箋藝譜，曲盝數窗櫳。遠樹當山看，雲行入抱空。枕停如願月，扇避不情風。晝漏長千刻，宵缸夢幾通。德容師窈窕，字體記玲瓏。朱户春暉別，蓬門淑晷同。百年辛苦始，何用嫁英雄？

投錢學士林

晚達高名大隱身，對門蹤迹各清真。恍逢月下騎鸞客，何處容他啖肉人？

顧丈千里**得唐睿宗書順陵碑遠自吴中見寄余本以南北朝磨厓各一種懸齋中得此而三書於幀尾**

南書無過《瘞鶴銘》，北書無過《文殊經》。忽然二物相顧啞，排闥一丈蛟龍青。《文殊經》在山東水牛山。唐二十帝帝書聖，合南北手爲唐型。會見三物皆卻走，召伯虎敦赫在庭。召伯虎敦百有三名，余所獲器也。

四月初一日投牒更名易簡

匪慕宋朝蘇易簡，翻似漢朝劉更生。從此請歌行路易，萬緣簡盡罷心兵。

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

丁君行矣龔子忽有感，聽我擲筆歌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門下賓客盛，謂金壇段先生。始見臧在東顧子述

來哀哀。奇才我識惲伯子，絕學我識孫李述，最後乃識掌故趙，味辛。獻以十詩趙畢酬。三君折節遇我厚，我益喜逐常人游。乾嘉輩行能悉數，數其派別徵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緯户户知何休。聲音文字各窔奧，大抵鐘鼎工冥搜。學徒不屑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遒。近今祘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讎。常人倘欲問常故，異時就我來諮諏。勿數耇耋數平輩，蔓及洪孟慈。管孝逸。莊卿山。張翰風。周。伯恬。其鼎鼎八九子，奇人一董方立。先即邱。所恨餘不識李夫子，申耆。南望夜夜穿雙眸。曾因陸子祁生。屢通訊，神交何異雙綢繆。識丁君乃二十載，下上角逐忘春秋。丁君行矣龔子忽有感，一官投老誰能留？珠聯璧合有時有，一散人海如鳧鷗。噫！才人學人一散人海如鳧鷗，明日獨訪城中劉。申受丈。

秋夜花游

海棠與江蘺，同豔異今古。我折江蘺花，間以海棠嫵。狂呼紅燭來，照見花雙開。恨不稱花意，踟躕清酒盃。酒盃清復深，秋士多春心。且遣秋花妬，毋令秋魄沈。云何學年少？四座花齊笑。躑躅取鳴琴，彈琴置當抱。靈雨忽滂沱，仙真窗外過。雲中君至否？不敢問星蛾。

猛憶

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
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

銘座詩

精微惚恍，少所樂兮。躬行且踐，壯所學兮。曰以事天，敢不諾兮。事無其耦，生靡樂兮。人無其朋，孤往何索兮。借瑣耗奇，嗜好託兮。浮湛不返，狥流俗兮。吁瑣以耗奇兮，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約兮。迴念故我，在寥廓兮。我詩座右，榮我獨兮。

東陵紀役三首

天倪徽音在，龍飛故劒亡。兩宮儀斐亹，七萃淚淋浪。鬱律川原勢，低徊葆吹長。東行三百里，何處白雲鄉？

帝子華年小，初弦寶月沈。端嫻三肅禮，憫動六宮深。徒殯飛秋雪，迎神下彩禽。松楸依在咫，慈孝萬年心。

閤事疏朝請，君恩許看山。口銜星宿去，袖拂鳳皇還。望眼將連海，詩聲欲過關。雲旗風馬隊，旬日夢魂閒。

李中丞宗瀚家獲觀古拓隨丁道護書啟法寺碑❶狂書一詩

羽琌山館三百墨，妬君一紙葵花色。何不贈歸羽琌山，置之漢玉秦金側。

九月二十七夜夢中作

官梅只作野梅看，似是宋句。月地雲階

❶「啟法寺碑」，「寺」原作「師」，據《啟法寺碑》原拓改。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出版同名單行本碑帖。

一倍寒。翻是桃花心不死，春山佳處淚闌干。

夢中作四截句 十月十三夜也

抛卻湖山一篴秋，人間無地署無愁。忽聞海水茫茫緑，自拜南東小子侯。

黄金華髪兩飄蕭，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

恩仇恩仇日苦短，魯戈如麻天不管。賓客漂流半死生，此公又築忘憂館。

一例春潮汗漫聲，月明報有大珠生。紫皇難慰花遲暮，交與鴛鴦愬不平。

定盦餘集古今體詩卷下終

余自庚辰之秋，戒爲詩，於弢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堅也。辛巳夏，決藩杝爲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詩二百九十篇，自周以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不自割棄，而又銓次之，録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大凡録詩百八十四篇，删勿録者，尚百五篇。録詩則以《掃徹公塔詩》終。乃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閲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更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壽考。汝如勿悛、勿自損也，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歿世，汝亦不以詩聞，有如徹公。道光七年丁亥十月丁亥，鞏自珍一名易簡伯定父自識。

翌日，付小胥抄，越十有三日己亥竣，得三十六紙，如其戒詩之年，定公又識。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璱人撰

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

著書何似觀心賢，不奈卮言夜湧泉。百卷書成南渡歲，先生續集再編年。

我馬玄黄盼日曛，關河不窘故將軍。百年心事歸平澹，删盡蛾眉《惜誓》文。

罡風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卧九閽。終是落花心緒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此去東山又北山，鏡中强半尚紅顔。白雲出處從無例，獨往人間竟獨還。予不攜眷屬傔從，雇兩車，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出都。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亦曾橐筆侍鑾坡，午夜天風伴玉珂。欲浣春衣仍護惜，乾清門外露痕多。

廉鍔非關上帝才，百年淬厲電光開。先生宦後雄譚減，悄向龍泉祝一回。

太行一脈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氣蹲。送我摇鞭竟東去，此山不語看中原。别西山。

翠微山在潭柘側，此山有情慘難别。

薜荔風號誼士魂，燕支土蝕佳人骨。別翠微山。

進退雍容史上難，忽收古淚出長安。
百年綦轍低徊徧，忍作空桑三宿看？先大父宦京師，家大人宦京師，至小子，三世百年矣！以己亥歲四月二十三日出都。

祖父頭銜舊熲光，祠曹我亦試爲郎。
君恩彀向漁樵説，篆墓何須百字長。唐碑額有近百字者。

掌故羅胸是國恩，小胥脱腕萬言存。
他年金鐨如蒐采，來叩空山夜雨門。

出事公卿溯戊寅，雲煙萬態馬蹄湮。
當年簉仕還嫌晚，已哭同朝三百人。

穨波難挽挽穨心，壯歲曾爲九牧箴。
鐘簴蒼涼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瘖。

許身何必定夔、皋，簡要清通已足豪。❶
讀到嬴、劉傷骨事，誤渠畢竟是錐刀。

棄婦丁甯囑小姑，姑恩莫負百年劬。
米鹽種種家常話，淚溼紅裒未絶裾。有棄婦泣於路隅，因書所見。

金門縹緲廿年身，悔向雲中露一鱗。
終古漢家狂執戟，誰疑臣朔是星辰？

詞家從不覗知音，累汝千回帶淚吟。
惹得而翁褱抱惡，小橋獨立慘歸心。吾女阿

❶「足」，原作「定」，據扶輪社本改。

辛，書馮延巳詞三闋，日日誦之。自言能識此詞之恉，我竟不知也。

卿籌爛熟我籌之，我有忠言質幻師。觀理自難觀勢易，彈丸累到十枚時。道旁見鬻戲術者，因贈。

消息閒憑曲藝看，考工古字太叢殘。五都黍尺無人校，搶攘廛間一飽難。過市肆有感。

滿擬新桑徧冀州，重來不見綠雲稠。書生挾策成何濟？付與維南織女愁。曩陳北直種桑之策於畿輔大吏。

車中三觀夕惕若，七藏靈文電熠若，懺摩重起耳提若，三普貫珠纍纍若。予持《陀羅尼》已滿四十九萬卷，乃新定課程，日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

荒村有客抱蟲魚，萬一譚經引到渠。終勝秋燐亡姓氏，沙渦門外五尚書。逆旅夜聞讀書聲，戲贈。沙渦門即廣渠門，門外五里許有地名五尚書墳。五尚書不知皆何許人也。

誰肯栽培木一章？黃泥亭子白茆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與兒孫作屋梁。道旁風景如此。

椎埋三輔飽于鷹，薛下人家六萬增。半與城門充校尉，誰將斜谷械陽陵？

逝矣斑騅罥落花，前村茆店即吾家。小橋報有人癡立，淚潑春帘一餅茶。出都日，

距國門已七里，吴虹生同年立橋上候予過，設茶，灑淚而别。

秀出天南筆一枝，爲官風骨稱其詩。野棠花落城隅晚，各記春騮戀㬚時。别石屏朱丹木同年馥。丹木以引見入都，爲予治裝，與予先後出都。

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温文。照人膽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雲。别黄蓉石比部玉階。蓉石，番禺人。

觥觥益陽風骨奇，壯年自定千首詩。勇於自信故英絶，勝彼優孟俯仰爲。别湯海秋户部鵬。

事事相同古所難，如鶼如鰈在長安。自今兩戒河山外，各逮而孫盟不寒。光州吴虹生葆晉，與予戊寅同年、己丑同年，同出清苑王公門，殿上試同不及格，同官内閣，同改外，同日還原官。

本朝閩學自有派，文字醰醰多古情。新識晉江陳户部，談經頗似李文貞。别陳頌南户部慶鏞。

何郎才調本孌生，不據文家爲弟兄。嗜好畢同星命異，大郎尤貴二郎清。别道州何子貞紹基、子毅紹業兄弟。近世孌生皆據質家爲兄弟。

少慕顔曾管樂非，胸中海嶽夢中飛。近來不信長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别會稽少白山人潘諮。

龍猛當年入海初，娑婆曾否有倉、佉？祇今曠劫重生後，尚識人間七體書。别鎮國

公容齋居士。居士睿親王子，名裕恩，好讀内典，徧識額納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滿、漢字。又校定「全藏」。凡經有新舊數譯者，皆訪得之，或校歸一是，或兩存之，或三存之。自《釋典》入震旦以來未曾有也。

丱角春明入塾年，丈人摩我道嶄然。
恍從魏晉紛紜後，爲溯黄農浩渺前。別大興周丈之彦。

多君媕雅數論心，文字緣同骨肉深。
別有樽前揮涕語，英雄遲暮感黄金。別王秋畹大令繼蘭。秋畹，濟甯人。

三十華年四牡騑，每談宦轍壯褭飛。
尊前第一傾心聽，兕甲樓船海外歸。別直隸布政使同年托公。公名托渾布，蒙古人。

五十一人皆好我，八公送别益情親。
他年卧聽除書罷，冉冉脩名獨愴神。別南豐劉君良駒、南海桂君文燿、河南丁君彦儔、雲南戴君絅孫、長白奎君綬、閩黄君驤雲、江君鴻升、棗强步君際桐。時己丑同年留京五十一人，悤悤難徧別，八君及握手一爲別者也。吴虹生已見前。

朝借一經覆以簦，暮還一經龕已燈。
龍華相見再相謝，借經功德龍泉僧。別龍泉寺僧唯一。唯一，施南人。

北方學者君弟一，江左所聞君畢聞。
土厚水深詞氣重，煩君他日定吾文。別許印林孝廉瀚。印林，日照人。

子雲識字似相如，記得前年隔巷居。
忙殺奚僮傳搨本，一行翠墨一封書。別吴子苾太守式芬。子苾，海豐人。

夾袋搜羅海内空，人材畢竟恃宗工。
笥河寂寂覃谿死，此席今時定屬公。別徐星伯前輩松。星伯，大興人。

聯步朝天笑語馨，佩聲耳畔尚泠泠。
遥知下界覘乾象，此夕銀潢少客星。別共事諸宗室。

霜豪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己丑殿試，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書》。

眼前二萬里風雷，飛出胸中不費才。
枉破期門佽飛膽，至今駭道遇仙回。記己丑四月二十八日事。

彤墀小立綴鵷鸞，金碧初陽當畫看。
一隊佽飛争識我，健兒身手此文官。

終賈華年氣不平，官書許讀興縱横。
荷衣便識西華路，至竟蟲魚了一生。嘉慶壬申歲，校書武英殿，是平生爲校讎之學之始。

萬事源頭必正名，非同綜核漢公卿。
時流不沮狂生議，側立東華佇佩聲。官内閣日，上書大學士，乞到閣看本。

東華飛辯少年時，伐鼓撞鐘海内知。
牘尾但書臣向校，頭銜不稱殺其詞。在國史館日，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部落原流，山川形勢，訂《一統志》之疏漏。初五千言，或曰：「非所職也。」乃上二千言。

千言只作卑之論，敢以虚懷測上公？

若問漢朝諸配享，少牢乞祔叔孫通。在禮部，上書堂上官，論四司政體宜沿宜革者三千言。

客星爛爛照天潢，許署頭銜著作郎。翠墨未乾仙字蝕，雲煙半榻掖門旁。官宗人府，奉旨充玉牒館纂修官。予草創章程，未竟其事，改官去。

齒如編貝漢東方，不學咿嚘況對揚。屋瓦自驚天自笑，丹毫圓折露華瀼。予每侍班引見，奏履歷，同官或代予悚息。丁酉春，京察一等引見，蒙記名。

半生中外小迴翔，槮醜翻成戀太陽。揮手唐朝八司馬，頭銜老署退鋒郎。選授楚中一司馬矣，不就，供職祠曹如故。

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傳人可知。本朝七十九科矣，蒐輯科名意在斯。八歲得舊《登科録》讀之，是蒐輯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

手校斜方百葉圖，官書似此古今無。祇今絶學真成絶，册府蒼涼六幕孤。程大理同文修《會典》，其理藩院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圖，屬予校理。是爲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之始。大理没，予撰《蒙古圖志》竟不成。

孔壁微芒墜緒窮，笙歌絳帳啟宗風。至今守定東京本，兩廡如何闕馬融？戊子歲，成《尚書序大義》一卷、《太誓答問》一卷、《尚書馬氏家法》一卷。

姬周史統太銷沈，況復炎劉古學瘖。崛起有人扶左氏，千秋功罪總劉歆。癸巳歲，成《左氏春秋服杜補義》一卷。其劉歆竄益左氏顯然有迹者，爲《左氏決疣》一卷。

張杜西京説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導河積石歸東海，一字源流奠萬譁。年十有二，外王父金壇段先生授以許氏部目，是平生以經説字、以字説經之始。

端門受命有雲礽，一脈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劉禮部，東南絶學在毘陵。年二十有八，始從武進劉申受受《公羊春秋》。近歲成《春秋決事比》六卷，劉先生卒十年矣。

華年心力九分殫，淚漬蟫魚死不乾。此事千秋無我席，毅然一炬爲歸安。抱功令文二千篇，見歸安姚先生學塽。先生初獎借之，忽正色曰：「我文著墨不著筆，汝文筆墨兼用。」乃自燒功令文。

軒后孤虚縱莫尋，漢官戊己兩言深。著書不爲丹鉛誤，中有風雷老將心。訂裴駰《史記集解》之誤，爲《孤虚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虚圖説》一卷。

古人製字鬼夜泣，後人識字百憂集。我不畏鬼復不憂，靈文夜補秋燈碧。嘗恨許叔重見古文少。据商周彝器秘文，説其形義，補《説文》一百四十七字。戊戌四月書成。

經有家法夙所重，詩無達詁獨不用。我心即是四始心，泬寥再發姬公夢。爲《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予説《詩》，以涵泳經文爲主，於古文毛、今文三家無所尊，無所廢。

熙朝仕版快茹征，五倍金元十倍明。揚扢千秋儒者事，《漢官儀》後一書成。年十四，始考古今官制。近成《漢官損益》上下二篇，《百王易從論》一篇，以竟髫年之志。

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詩漸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詩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二十七卷。

西京別火位非高，薄有遺聞瑣且勞。只算粗諳鏡背字，敢陳法物詁球刀？爲《典客道古録》、《奉常道古録》各一卷。

十仞書倉鬱且深，爲姱目録散黄金。吴回一怒知天意，無復龍威禹穴心。年十六，讀《四庫提要》，是平生爲目録之學之始。壬午歲，不戒於火，所蒐羅七閣未收之書，燼者什八九。

北游不至獨石口，東游不至盧龍關。此記游耳非著作，馬蹄蹀躞書生孱。東至永平境，北至宣化境，實未覩東北兩邊形勢也。爲《紀游》合一卷。

吾祖平生好孟堅，丹黄鄭重萬珠圓。不材竊比劉公是，請肆班香再十年。爲《漢書補注》不成，讀《漢書》，隨筆得四百事。先祖飽伯公批校《漢書》，家藏凡六七通，又有手抄本。

麟經斷爛炎劉始，幸有蘭臺聚秘文。解道何休遜班固，眼前同志只朱雲。癸巳歲，成《西漢君臣偁春秋之義考》一卷。助予整齊之者，同縣朱孝廉以升。

剔彼高山大川字，簿我玉籢金扃中。從此九州不光怪，羽陵夜色春熊熊。年十七，見《石鼓》，是收石刻之始。撰《金石通考》五十四卷，分存、佚、未見三門。書未成，成《羽琌山金石墨本記》五卷。郭璞云：「羽陵即羽琌也。」

少年簿録睨千秋，過目雲煙浩不收。一任湯湯淪泗水，九金萬祼屬成周。撰《羽琌

之山典寶記》二卷。

奇氣一縱不可闔，此是借瑣耗奇法。奇則耗矣瑣未休，眼前臚列成五嶽。為《鏡苑》一卷，《瓦韻》一卷，輯官印九十方為《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

登乙科則亡姓氏，官七品則亡姓氏。夜奠三十九布衣，秋鐙忽吐蒼虹氣。撰《布衣傳》一卷，起康熙，迄嘉慶，凡三十九人。

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年十九，始倚聲填詞，壬午歲勒為六卷，今頗悔存之。

文章合有老波瀾，莫作鄱陽夾漈看。五十年中言定論，蒼茫六合此微官。庚辰歲，為《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兩篇，有謀合刊之者。

厚重虛裒見古風，車裀五度照門東。我焚文字公焚疏，補紀交情為紀公。壬辰夏，大旱，上求直言。大學士蒙古富公俊五度訪之。予手陳當世急務八條。公讀至汰冗濫一條，動色，以為難行，餘頗欣賞。予不存於集中。

狂禪闢盡禮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鳩摩枉譯此經來。丁酉九月二十三夜，不寐，聞茶沸聲，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證法華三昧。

手捫千軸古琅玕，篤信男兒識字難。悔向侯王作賓客，廿篇《鴻烈》贈劉安。某布政欲撰吉金款識，屬予為之。予為聚拓本，穿穴群經，極談古籀形義，為書十二卷。俄，布政書來，請絕交。書藏何子貞家。

夜思師友淚滂沱，光影猶存急網羅。言行較詳官閥略，報恩如此疚心多。近撰《平生師友小記》百六十一則。

歷劫如何報佛恩？塵塵文字以爲門。遥知法會靈山在，八部天龍禮我言。佛書入震旦以後，校讎者希，乃爲《龍藏考證》七卷。又以《妙法蓮華經》爲北涼宫中所亂，乃重定目次，分本迹二部，删七品，存廿一品。丁酉春勒成。

龍樹靈根派别三，家家椰栗不能擔。我書唤作三桠記，六祖天台共一龕。近日述天台家言，爲《三普銷文記》七卷，又撰《龍樹三桠記》。

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

白面儒冠已問津，生涯只羨五侯賓。蕭蕭黄葉空村畔，可有攤書閉户人？

津梁條約徧南東，誰遣藏春深隖逢？不枉人呼蓮幕客，碧紗𣸣護阿芙蓉。阿，讀如人痾之痾，出《續本草》。

鬼燈隊隊散秋螢，落魄參軍淚眼熒。何不專城花縣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故人横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蕆勛。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

河干勞問又江干，恩怨他時邸報看。怪道烏臺牙放早，幾人怒馬出長安？

學羿居然有羿風，千秋何可議逢蒙？
絶憐羿道無消息，弟一親彎射羿弓。

過百由旬煙水長，釋迦老子怨津梁。
聲聞閉眼三千劫，悔慕人天大法王。

北俊南孅氣不同，少能炙轂老能聰。
可知銷盡勞生骨，即在方言兩卷中。凡騶卒，謂予燕人也；凡舟子，謂予吴人也。其有聚而轇轕者，則兩爲之舌人以通之。

不容水部賦清愁，新擁牙旗拜列侯。
我替梅花深頌禱，明年何遜守揚州。同年何亦民俊，時以知府銜駐黃河。

金鑾並硯走龍蛇，無分同探閬苑花。
十一年來春夢冷，南游且喫玉川茶。同年盧心農元良，時知甘泉。

黃金脱手贈椎埋，屠狗無悰百計乖。
僥倖故人仍滿眼，猖狂乞食過江淮。過江淮間不困戹，何亦民、盧心農兩君力也。

大宙南東久寂寥，甄陀羅出一枝簫。
簫聲容與渡淮去，淮上魂須七日招。袁浦席上，有限韻賦詩者，得簫字，敬賦三首。

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
誰分蒼涼歸櫂後，萬千哀樂集今朝。

天花拂袂著難消，始媿聲聞力未超。
青史他年煩點染，定公四紀遇靈簫。人名。

一言恩重降雲霄，塵劫成塵感不銷。未免初禪怯花影，夢回持偈謝靈簫。翌晨，報謝一首。

能令公愠公復喜，揚州女兒名小雲。初弦相見上弦別，不曾題滿杏黄裙。

坐我三熏三沐之，懸崖撒手別卿時。不留後約將人誤，笑指河陽鏡裏絲。

美人才調信縱横，我亦當筵拜盛名。一笑勸君輸一著，非將此骨媚公卿。友人訪小雲於揚州，三至不得見，愠矣。箴之。

網羅文獻吾勸矣，選色譚空結習存。江淮狂生知我者，綠牋百字銘其言。讀某生與友人書，即書其後。

附録：某生《與友人書》

某祠部辨若懸河，可抵之隙甚多，勿爲所懾。其人新倦仕宦，牢落歸，恐非復有網羅文獻、蒐輯人才之盛心也。所至通都大邑，雜賓滿户，則依然渠二十年前承平公子故態。其客導之出游，不爲花月冶游，即訪僧耳，不訪某輩，某亦斷斷不繼見。某頓首。

梨園爨本募誰修？亦是風花一代愁。我替尊前深惋惜，文人珠玉女兒喉。元人百種、臨川四種，悉遭伶師竄改，崑曲俚鄙極矣！酒座中有徵歌者，予輒撓阻。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處士卑。一事平生無齮齕，但開風氣不爲師。予生平不蓄門弟子。

生還重喜酹金焦，江上騷魂亦可招。隔岸故人如未死，清樽讀曲是明朝。

西來白浪打旌旗，萬舶安危總未知。寄語瞿塘灘上賈，收帆好趁順風時。

少年攬轡澄清意，倦矣應憐縮手時。今日不揮閒涕淚，渡江只怨別蛾眉。

六月十五別甘泉，是夕丹徒風打船。風定月出半江白，江上女郎眠未眠？

四海流傳百軸刊，皤皤國老尚神完。談經忘卻三公貴，只作先秦伏勝看。重見予告大學士阮公於揚州。

蜀岡一老抱哀弦，閱盡詞場意惘然。絶似琵琶天寶後，江南重遇李龜年。重晤秦敦夫編修恩復。

家公舊治我曾遊，只曉梅邨與鳳洲。收拾遺聞浩無涘，東南一部小陽秋。太倉邵子顯輯《太倉先哲叢書》八帙，起南宋，迄乾隆中，使予序之。

七里虹橋腐草腥，歌鐘詞賦兩漂零。不隨天市爲消長，文字光芒聚德星。時上元蘭君、太倉邵君爲揚州廣文，魏默深舍人、陳靜莽博士僑揚州，又晤秦玉笙、謝夢漁、劉楚楨、劉孟瞻四孝廉、楊季子都尉。

公子有德宜置諸，有德公子毋忘諸。我方乞糴忽誦此，箴諂磊落肝脾虛。

詩人瓶水與謨觴，鬱怒清深兩擅場。

如此高材勝高第，頭銜追贈薄三唐。鬱怒橫逸，舒鐵雲瓶水齋之詩也；清深淵雅，彭甘亭小謨觴館之詩也。兩君死皆一紀矣。

荷衣説藝鬬心兵，前輩須眉照坐清。
收拾遺聞歸一派，百年終恃小門生。少時所交多老蒼。於乾隆庚戌榜過從最親厚，次則嘉慶己未，多談藝之士。兩科皆大興朱文正爲總裁官。

中年才子躭絲竹，儉歲高人厭薜蘿。
兩種情褱俱可諒，陽秋貶筆未宜多。

姬姜古妝不如市，趙女輕盈躡鋭屣。
侯王宗廟求元妃，徽音豈在纖厥趾？偶感。

麟趾褭蹄式可尋，何須番舶獻其琛？
漢家《平準書》難續，且仿齊梁鑄餅金。近世行用番錢，以爲攜挾便也。不知中國自有餅金，見《南史・褚彦回傳》，又見唐韓偓詩。

作賦曾聞紙貴夸，誰令此紙徧京華？
不行官鈔行私鈔，名目何人餉史家？

促柱危弦太覺孤，琴邊倦眼眄平蕪。
香蘭自判前因誤，生不當門也被耡。

荒青無縫種交加，月費牛溲定幾車？
只是場師消遣法，不求秋實不看花。所僦寓有治圃者，戲贈。

六朝古黛夢中橫，無福秦淮放棹行。
想見鍾山兩才子，詞鋒落月互縱橫。欲如江甯，不果。亦不得馬湘帆户部、馮晉漁比部兩同年消息。

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勝栽禾！

殘客津梁握手欷，多君鄭重問烏衣。故家自怨風流歇，肯罵無情燕子飛。重晤段君果行、沈君錫東於逆旅，執手言褒。兩君，家大人舊賓客也。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過鎮江，見賽玉皇及風神、雷神者，禱祠萬數。道士乞撰青詞。

不容兒輩妄譚兵，鎮物何妨一矯情。別有狂言謝時望，東山妓即是蒼生。

漢代神仙玉作堂，六朝文苑李男香。過江子弟傾風采，放學歸來祀衛郎。

黄河女直徙南東，金明昌元年。我道神功勝禹功。安用迂儒談故道，犁然天地劃民風。渡黄河而南，天異色，地異氣，民異情。

陶潛詩喜説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舟中讀陶詩三首。

陶潛酷似卧龍豪，語意本辛棄疾。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澹，二分《梁甫》一分《騷》。

陶潛磊落性情温，冥報因他一飯恩。頗覺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門。

江左晨星一炬存，魚龍光怪百千吞。

迢迢望氣中原夜，又有湛盧劍倚門。江陰見李申耆丈、蔣丹棱茂才。丹棱，申耆之門人也。

過江藉甚顔光禄，又作山中老樹看。賴是元龍樓百尺，雄譚夜半斗牛寒。陳登之别駕坐上，重晤盛午洲光禄。

五十一人忽少三，我聞隕涕江之南。篋中都有舊墨迹，從此襲以玫瑰函。聞都中狄廣軒侍御、蘇賓嵎吏部、夏一卿吏部三同年忽然同逝。

偶賦淩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説尋春爲汝歸。

萬卷書生颯爽來，夢中喜極故人回。湖山曠劫三吴地，何日重生此霸才？夢顧千里有作。憶己丑歲與君書，訂五年相見。君報書云：「敢不忍死以待。」予竟爽約，君以甲午春死矣。

故人有子尚饘粥，抱君等身大箸作。劉向而後此大宗，豈同陳晁競目録？千里著《思適齋筆記》，校定六籍百家，諟其文字。且生陳、晁後七百載，目録方駕陳、晁，亦足豪矣。嗣君守父書，京師傳聞誤也。

今日閒愁爲洞庭，茶花凝想吐芳馨。山人生死無消息，夢斷查灣一角青。擬尋洞庭山舊游，不果。亦不得葉山人昶消息。

玉立長身宋廣文，長洲重到忽思君。遥憐屈賈英靈地，樸學奇材張一軍。奉裒宋于庭丈作。于庭投老得楚南一令。奇才樸學，二十年前目君語，今無以易也。

太湖七十溇爲墟，三泖圓斜各有初。

恥與蛟龍競升斗，一編聊獻郟僑書。陳《吴中水利策》于同年裕魯山布政。郟僑，郟亶之子，南宋人，父子皆著三吴水利書。

鐵師講經門徑仄，鐵師念佛頗得力。似師畢竟勝狂禪，師今遲我蓮花國。江鐵君沅是予學佛第一導師，先予歸一年逝矣。千劫無以酬德，祝其疾生淨土。

少年哀艷雜雄奇，暮氣積唐不自知。哭過支硎山下路，重鈔梅冶一奩詩。舅氏段右白，葬支硎山。平生詩晚年自塗乙盡。予尚抱其《梅冶軒集》一卷。

温良阿者淚漣漣，能説吾家六十年。見面恍疑悲母在，報恩祝汝後昆賢。金媪者，嘗保抱予者也。重見于吴中，年八十有七。「阿者」出《禮記・內則》，今本誤爲「可者」。「悲母」出《本生心地觀經》。

天教檮杌降家門，骨肉荆榛不可論。賴是本支調護力，若敖不餒怙深恩。到秀水縣重見七叔父作。

徑山一疏吼寰中，野燒蒼涼弔達公。何處復求龍象力？金光明照浙西東。明紫柏大師刻《大藏》，板在徑山。康熙中，由徑山遷嘉興之楞嚴寺。今什不存四矣。求天台宗各書印本，亦無所得。

有明像法披猖後，荷擔如來兩尊宿。龍樹馬鳴齊現身，我聞大地師子吼。拜紫柏、藕益兩大師像。

道場馣馤雨花天，長水宗風在目前。一任揀機參活句，莫將文字換狂禪。示《楞嚴》講主逸雲。講主新刻明人《楞嚴宗通》一書，故云。

一脈靈長四葉貂，談經門祚鬱岧嶢。儒林幾見傳苗裔？此福高郵冠本朝。訪嘉興太守王子仁。子仁，文肅公曾孫，石臞孫，吾師文簡公子。

祇將媿汗溼萊衣，悔極堂堂歲月違。世事滄桑心事定，此生一跌莫全非。於七月初九到杭州。家大人時年七十有三，倚門望久矣。

里門風俗尚敦龐，年少争爲齒德降。桑梓温恭名教始，天涯何處不家江？家大人扶杖出游，里少年皆起立。

小別湖山劫外天，生還如證第三禪。台宗悟後無來去，人道蒼茫十四年。

浙東雖秀太清孱，北地雄奇或獷頑。踏徧中華窺兩戒，無雙畢竟是家山。

親朋歲月各蕭閒，情話纏緜禮數刪。洗盡東華塵土否？一秋十日九湖山。

高秋那得吴虹生，乘軺西子湖邊行。一丘一壑我前導，重話京華送我情。時已知浙中兩使者消息，非吴虹生也，祝其他日使車莅止耳。

除卻虹生憶黄子，曝衣忽見黄羅衫。文章風誼細評度，嶺南何減江之南？謂蓉石比部。

家住錢唐四百春，匪將門閥傲江濱。一州典故閒徵徧，撰杖觀濤得幾人？八月十八日侍家大人觀潮。

問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風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過，乃是虹生與子瀟。吴虹生及固始蔣子瀟孝廉也。

靈鷲高華夜吐雲，山凹指點舊家墳。千秋名教吾誰媿？媿讀羲之《誓墓文》。表弟吴鷲雲，先世丙舍在靈鷲下，繪圖乞一詩。時予不至先慈殯宮十四年矣。

鄉國論文集古歡，幽人三五薜蘿看。從知閬苑桃花色，不及谿松耐歲寒。晤曹葛民籀、徐問蘧楙、王雅臺熊吉、陳覺莽春曉諸君。

眼前石屋著書象，三世十方齊現身。各搦著書一枝筆，各有洞天石屋春。葛民以畫象乞題，爲説假觀偈。

如何從假入空法，君亦莫問我莫答。若有自性互不成，互不成者誰佛刹？爲西湖僧講《華嚴》一品，竟又説此偈。

振綺堂中萬軸書，乾嘉九野有誰如？季方玉粹元方死，握手城東問蠹魚。汪小米舍人死矣，見其哲弟又村員外。

與吾同祖硯北者，先曾祖晚號「硯北老人」。仁愿如兄壯歲亡。從此與誰談古處？馬婆巷外立斜陽。弔從兄竹樓。

醰醰諸老愜瞻依，父齒隨行亦未稀。各有清名聞海内，春來各自典朝衣。時鄉先輩在籍，科目、年齒與家大人頡頏者五人：姚亮甫、陳堅木兩侍郎，張雲巢鹺使，張静軒、胡書農兩學士。

我言送客非佛事，師言不送非佛智。雙照送是不送是，金光大地喬松寺。重見慈風法師于喬松庵。叩以台宗疑義，聾不答。送予至山門，予辭。師正色曰：「是佛法。」

震旦狂禪沸不支，一燈慧命續如絲。靈山未歇宗風歇，已過龐家日眚時。錢△庵居士死矣，得其晚年所著《宗涅》二卷。

曩向真州訂古文，《飛龍》、《滂熹》折紛紜。經生家法從來異，拓本饃餬且餉君。在京師，阮芸臺師屬爲齊侯中罍二壺釋文。茲吾師覓六舟僧手拓精本，分寄徐問蘧，屬別釋一通。因柬問蘧。

閉門三日了何事，題圖祝壽諛人詩。雙文單筆記序偈，筆禿幸趁酒熟時。

礴之道義拯之難，賞我出處好我書。史公副墨問誰氏？屈指首寄虬髯吴。欲以全集一分寄虹生，未寫竟。

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既壯周旋雜癡黠，童心來復夢中身。

猰貐猰貐厲牙齒，求覆我祖十世祀。我請于帝詛于鬼，亞駝巫陽泣雞豕。

晝夢亞駝告有熹，明年三月猰貐死。大神羹梟殄梟子，焚香敬慰少昊氏。

碧澗重來薦一毛，杉柟喜比往時高。故人地下仍相護，驅逐狐貍賴爾曹。弔朱大發、洪士華。二人爲先祖守塋者也。先母殯宫在先祖側，地名花園埂也。

志乘英靈瑣屑求，豈其落筆定陽秋？百年子姓殷勤意，忍説挑鐙爲應酬。乞留墨數行爲異日相思之資者，填委牖户。惟撰次先世事行，屬爲家傳、墓表，則詳審爲之，多存稾者。

瓊林何不積緡泉？物自低昂人自便。我與徐公籌到此，朱提山竭亦無權。近日銀貴，有司苦之。古人粟紅貫朽，是公庫不必皆納鏹也。予持論如此。徐鐵孫大令榮論與予合。

俎膾飛沈竹肉喧，侍郎十日敞清尊。東南不可無斯樂，濡筆親題第四園。過嚴小農侍郎富春山館，觴咏旬日。其地爲明金尚書别墅，杭人猶稱金衙莊。予品題天下名園，金衙莊居第四。

藏書藏帖兩高人，目録流傳四十春。師友凋徂心力倦，羽琌一記亦荆榛。弔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兩處士。兩君爲予諟正《金石墨本記》者也。

兒談梵夾婢談兵，消息都防父老驚。賴是摇鞭吟好句，流傳鄉里只詩名。到家之日，早有傳誦予出都留别詩者，時有「詩先人到」之謡。

吴郎與我不相識，我識吴郎拂畫看。此外若容添一語，舍元殿裏覓長安。從妹粵生與予昔别時才髫齡，今已寡矣。妹壻吴郎，余固未識面也。粵生以其遺像乞題，因説此偈。

科名掌故百年知，海島疇人奉大師。如此奇材終一令，蠹魚零落我歸時。弔黎見山同年應南。見山順德人，官平陽令，卒于杭州。

惠逆同門復同藪，謀臧不臧視朋友。我茲怦然謀乃心，君已砉然脱諸口。陳碩甫

秀才奐，爲予規畫北行事，明白犀利，足徵良友之愛。

秋風張翰計蹉跎，紅豆年年擲逝波。誤我歸期知幾許，蟾圓十一度無多。以下十有六首，杭州有所追悼而作。

拊心消息過江淮，紅淚淋浪避客揩。千古知言漢武帝，人難再得始爲佳。

小樓青對鳳皇山，山影低徊黛影間。今日當窗一匳鏡，空王來證鬢絲斑。

嬌小温柔播六親，蘭姨瓊姊各霑巾。九泉肯受狂生譽？藝是鍼神貌洛神。

阿孃重見話遺徽，病骨前秋盼我歸。欲寄無因今補贈：汗巾鈔袋枕頭衣。

雲英未嫁損華年，心緒曾憑阿母傳。償得三生幽怨否，許儂親對玉棺眠。

杭州風俗鬧蘭盆，緑蠟金爐梵唱繁。我説天台三字偈，勝孃膜拜禮沙門。

殘絨堆積繡窗間，慧婢商量贈指環。但乞崔徽遺像去，重摹一幀供秋山。

昔年詩卷駐精魂，强續狂游拭涕痕。拉得藕花衫子婢，籃輿仍出湧金門。

蟠夔小印鏤珊瑚，小字高華出《漢書》。原是狂生漫題贈，六朝碑例合鐫無？

花神祠與水仙祠，欲訂源流媿未知。

但向西泠添石刻，駢文撰出女郎碑。

小婢口齒蠻復蠻，秋衫紅淚潸復潸。
眉痕約略彎復彎，婢如夫人難復難。

女兒魂魄完復完，湖山秀氣還復還。
爐香瓶卉殘復殘，他生重見艱復艱。

天將何福予蛾眉？生死湖山全盛時。
冰雪無痕靈氣杳，女仙不賦降壇詩。

一十三度谿花紅，一百八下西谿鐘。
卿家滄桑卿命短，渠儂不關關我儂。

一百八下西谿鐘，一十三度谿花紅。
是恩是怨無性相，冥祥記裏魂朦朧。

草創江東署羽陵，異書奇石小崚嶒。
十年松竹誰留守？南渡飛揚是中興。復墅。

墅東修竹欲連天，苦費西鄰買筍錢。
此是商鞅墾土令，不同鑿空誤開邊。拓墅。

靈簫合貯此靈山，意思精微窈窕間。
丘壑無雙人地稱，我無拙筆到眉彎。蘄墅。

此是春秋據亂作，昇平太平視松竹。
何以功成文致之？攜簫飛上羽琌閣。又蘄墅。

料理空山頗費才，文心兼似畫家來。
矮茶密緻高松獨，記取先生親手栽。

君家先塋鄧尉側，佳木生之雜紺碧。

不看人間頃刻花，他年管領風雲色。從西鄰徐屏山乞樹栽，屏山允至鄧尉求之。

可惜南天無此花，腰身略似海棠斜。難忘槐市街南宅，小疏群芳稿一車。憶京師鸞枝花。

可惜南天無此花，麗情還比牡丹奢。難忘西掖歸來早，贈與妝臺滿鏡霞。憶京師芍藥。

不是南天無此花，北肥南瘦二分差。願移北地燕支社，來問南朝油壁車。憶海棠。

弱冠尋芳數歲華，玲瓏萬玉嫭交加。難忘細雨紅泥寺，溼透春裘倚此花。憶丁香。

女牆百雉亂紅酣，遺愛真同召伯甘。記得花陰文讌屢，十年春夢寺門南。憶豐宜門外花之寺董文恭公手植之海棠一首。

空山徙倚倦游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憶宣武門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

繾綣依人慧有餘，長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門第歌鐘歇，猶辦晨餐二寸魚。憶北方師子貓。

萬綠無人嘒一蟬，三層閣子俯秋煙。安排寫集三千卷，料理看山五十年。欲寫全集清本數十分，分貯友朋家。

海西别墅吾息壤，羽琌三重拾級上。

明年俯看千樹梅，飄颻亦是天際想。

此閣宜供天人師，檀香三尺博士爲。阮公施香孰施字？徐公字似蕭梁碑。造佛像之匠謂之博士，出《摩利支天經》。予供天台智者大師檀香像。徐問蘧爲予書扁曰：「觀不思議境。」書楹聯曰：「智周萬物而無所思，言滿天下而未嘗議。」

男兒解讀韓愈詩，女兒好讀姜夔詞。一家倘許圓鷗夢，晝課男兒夜女兒。時眷屬尚留滯北方。近人郭頻伽畫《鷗夢圓圖》，予亦仿之。

倘容我老半耡邊，不要公卿寄俸錢。一事避君君匿笑，劉郎才氣亦求田？儉歲，有鬻田六畝者，予願得之。友人來問此事。

瑰癖消沈結習虛，一篇典寶古文無。

金鐙出土苔花碧，又照徐陵讀《漢書》。滬士徐文臺得漢宮雁足鐙，以拓本見寄，乞一詩。是時予收藏古吉金星散見于《羽琌山典寶記》者，百存一二。

迴腸盪氣感精靈，座客蒼涼酒半醒。自別吳郎高詠減，珊瑚擊碎有誰聽？曩在虹生坐上，酒半，詠宋人詞，嗚嗚然。虹生賞之，以爲善于頓挫也。近日中酒，即不能高詠矣。

隨身百軸字平安，身世無如屠釣寬。耻學趙家臣宰例，歸來香火乞祠官。

何肉周妻業並深，台宗古轍幸窺尋。偷閒頗異凡夫法，流水池塘一觀心。

皇初任土乃作貢，卅七畝山可材衆。媪神笑予無貧法，丹徒陸生言可用。吾友陸

君獻著種樹書，大指言：「天下之大利，必任土，貨殖乃貨植也。有土十畝，即無貧法。」昔年曾序之。

西牆枯樹態縱横，奇古全憑一臂撐。烈士暮年宜學道，江關詞賦笑蘭成。羽琌之西，有枯棗一株，不忍斧去。

秋光媚客似春光，重九尊前艸樹香。可記前年寶藏寺，西山暮雨怨吴郎。丁酉重九，與徐星伯前輩、吴虹生同年，連騎遊西山之寶藏寺，歸鞍驟雨。重九前三夕作此詩，閣筆而雨。

似笑山人不到家，争將晚節盡情夸。三秋不賞夫容马，九月猶開窅窊花。马，徐鍇音乎感切。

萊菔生兒芥有孫，借蘇句。離披秋霰委黄昏。青松心事成無賴，只閲前山野燒痕。

銀燭秋堂獨聽心，隔簾誰報雨沈沈？明朝不許沿谿賞，已没谿橋一尺深。

空觀假觀弟一觀，佛言世諦不可亂。人生宛有去來今，卧聽簷花落秋半。

賸水殘山意度深，平生幾緉屐難尋。栽花鄭重看花約，此是劉郎遲暮心。

復墅拓墅蘄墅了，吾將北矣乃圖南。無妻怕學林逋獨，有子肯爲王霸慚。料理别墅稍露厓略，將自往北方迎眷屬歸以實之。

從今誓學六朝書，不肄山陰肆隱居。萬古焦山一痕石，飛昇有術此權輿。涇縣包眘伯贈予《瘞鶴銘》。九月十一日，坐雨于羽琌山館，漫題

其後。

二王只合爲奴僕，何況唐碑八百通。欲與此銘分浩逸，北朝差許鄭文公。再跋舊拓《瘞鶴銘》。謂北魏兖州刺史鄭羲碑，鄭道昭書。

九流觸手緒縱横，極動當筵炳燭情。若使魯戈真在手，斜陽只乞照書城。

詩讖吾生信有之，預憐夜雨閉門時。三更忽軫哀鴻思，九月無霈淮水湄。出都時，有「空山夜雨」之句，今果應。今秋自淮以南，千里苦雨。

燕蘭識字尚聰明，難遣當筵遲暮情。且莫空山聽雨去，有人花底祝長生。

連宵燈火讌秋堂，絶色秋花各斷腸。又被北山猿鶴笑，五更濃掛一帆霜。于九月十五日晨發矣。

美人信有錯刀投，不負張衡詠四愁。❶爇罷心香屢迴顧，古時明月照杭州。

阻風無酒倍消魂，况是殘秋岸柳髡。賴有阿咸情話好，一帆冷雨過婁門。從子劍塘送我于蘇州。

杭州梅舌酸復甜，有筍名曰虎爪尖。芼以蘇州小橄欖，可敵北方冬菘醃。杭人擣梅子，雜薑、桂糝之，名曰梅舌兒。

擬策孤笻避冶遊，上方一塔俯清秋。

❶「四」，原作「曰」，據扶輪社本改。張衡曾作《四愁詩》。

太湖夜照山靈影，頑福甘心讓虎丘。上方山在太湖南。

阿咸從我十日遊，遇管城子于虎丘。有筆可橐不可投，簪筆致身公與侯。劒塘買筆筩，乞銘之。

濯罷鮫綃鏡檻涼，無端重試午時妝。新詩急記消魂事，分與臙脂一掬湯。重過揚州有紀。

少年尊隱有高文，猿鶴真堪張一軍。難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處到紅裙。

誰肯心甘薄倖名？南艤北駕怨三生。勞人只有空王諒，那向如花辨得明？

怕聽花間惜別詞，僞留片語訂來期。秦郵驛近江潮遠，是剔銀燈詛我時。

停帆預卜酒盃深，十日無需逆旅金。莫怨津梁爲客久，天涯有弟話秋心。從弟景姚，以丹陽丞駐南河。予到浦，館其廨中。

豆蔻芳温啟瓠犀，傷心前度語重題。牡丹絶色三春暖，豈是梅花處士妻？九月二十五日，重到袁浦。十月六日渡河去。留浦十日，大抵醉夢時多醒時少也。統名之曰《寱詞》。

對人才調若飛仙，詞令聰華四座傳。撐住南東金粉氣，未須料理五湖船。此二章謝之也。

鶴背天風墮片言，能蘇萬古落花魂。

征衫不漬尋常淚，此是平生未報恩。

小語精微瀝耳圓，況聆珠玉瀉如泉。
一番心上温馨過，明鏡明朝定少年。

何須讌罷始留髡，絳蠟牀前款一尊。
姊妹隔花催送客，尚拈羅帶不開門。

去時梔子壓犀簪，次弟寒花掐到今。
誰分江湖搖落後，小屏紅燭話冬心。是夕立冬。

盤堆霜實擘庭榴，紅似相思緑似愁。
今夕靈飛何甲子？上清齋設記心頭。

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妝臺伺眼波。
爲恐劉郎英氣盡，卷簾梳洗望黄河。

玉樹堅牢不病身，恥爲嬌喘與輕顰。
天花豈用鈴旛護，活色生香五百春。

眉痕英絶語謖謖，指撝小婢帶韜略。
幸汝生逢清晏時，不然劒底桃花落。

鳳泊鸞飄别有愁，三生花草夢蘇州。
兒家門巷斜陽改，輸與船孃住虎丘。

一自天鍾弟一流，年來花草冷蘇州。
兒家心緒無人見，他日埋香要虎丘。

難憑肉眼測天人，恐是優曇示現身。
故遺相逢當五濁，不然誰信上仙淪？

雲英化水景光新，略似驂鸞縹渺身。

一隊畫師齊斂手，只容心裏貯穠春。
　灑江作醅亦不醉，傾河解渴亦不醒。
我儂醉醒自有例，肯向渠儂側耳聽。
　收拾風花儻蕩詩，淩晨端坐一凝思。
勉求玉體長生訣，留報金閨國士知。
　絶色呼他心未安，品題天女本來難。
梅魂菊影商量徧，忍作人間花草看。
　臣朔家原有細君，司香燕姞略知文。
無須詷我山中事，可肯花間領右軍？
　道韞談鋒不落詮，耳根何福受清圓？
自知語乏煙霞氣，枉負才名三十年。

　喜汝文無一筆平，墮儂五里霧中行。
悲歡離合本如此，錯怨蛾眉解用兵。
　美人才地太玲瓏，我亦陰符滿腹中。
今日簾旌秋縹渺，長天飛去一征鴻。
　青鳥銜來雙鯉魚，自緘紅淚請迴車。
六朝文體閒徵徧，那有蕭孃謝罪書？
　電笑何妨再一回，忽逢玉女諫書來。
東王萬八千驍盡，爲報投壺乏箭材。
　萬一天填恨海平，羽琌安穩貯雲英。
仙山樓閣尋常事，兜率甘遲十劫生。
　美人捭闔計頻仍，我佩陰符亦可憑。
綰就同心堅俟汝，羽琌山下是西陵。

身世閒商酒半醺，美人胸有北山文。平交百輩悠悠口，揖罷還期將相勳。

金缸花燼月如煙，空損秋閨一夜眠。報道妝成來送我，避卿先上木蘭船。《寱詞》止于此。

未濟終焉心縹渺，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漁溝道中題壁一首。

欲求縹渺反幽深，悔殺前番拂袖心。難學冥鴻不迴首，長天飛過又遺音。漁溝道中奉寄一首。

明知此浦定重過，其奈尊前百感何？亦是今生未曾有，滿襟清淚渡黄河。衆興道中再奉寄一首。

絶業名山幸早成，更何方法遣今生？從兹禮佛燒香罷，整頓全神注定卿。

少年雖亦薄湯武，不薄秦皇與武皇。設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鄉？

客心今雨暱舊雨，江痕早潮收暮潮。新歡且問黄婆渡，袁浦地名。影事休提白傅橋。以上順河道中題壁三首。

閱歷天花悟後身，爲誰出定亦前因。一燈古店齋心坐，不似雲屏夢裏人。順河道中再奉寄一首，仍敬謝之，自此不復爲此人有詩矣。寄此詩是十月十日也。越兩月，自北回，重到袁浦，問訊其人，

已歸蘇州閉門謝客矣。其出處心蹟亦有不可測者，附記于此。

此身已作在山泉，涓滴無由補大川。
急報東方兩星使，靈山吐溜爲糧船。時東河總督檄問泉源之可以濟運者，吾友汪孟慈户部董其事。銅山縣北五十里曰柳泉，泉涌出；滕縣西南百里曰大泉，泉懸出，吾所目見也。詩寄孟慈，并寄徐鏡溪工部。

昭代恩光日月高，烝彝十器比球刀。
吉金打本千行在，敬拓斯文冠所遭。謁至聖廟，瞻仰純廟所頒祭器十事，得拓本以歸。

少年無福過闕里，中年著書復求仕。
仕幸不成書幸成，乃敢齋袚告孔子。曩至兖州，不至曲阜。歲癸未，《五經大義終始論》成；壬辰，《群經寫官答問》成；癸巳，《六經正名論》成，《古史鉤沈論》又成。乃慨然曰：「可以如曲阜謁孔林矣。」今年冬，乃謁林。齋于南沙河，又齋于梁家店。

少爲賤士抱弗宣，壯爲祠曹默益堅。
議則不敢腰刲在，廡下一揖中夷然。兩廡從祀儒者，有拜有弗拜，亦有强予一揖不可者。

曩將奄宅證淹中，肅肅微言聲欬逢。
肯拓同文門畔石，古心突過漢朝松。

江左吟壇百輩狂，誰知闕里是詞場？
我從宅壁低徊聽，絲竹千秋尚繞梁。時曲阜令王君大淮，其弟大堉，其子鴻，皆工詩。孔氏則有孔繡山憲彝，憲彝弟憲庚，孔氏之甥鄭憲銓，皆詩人也。

嘉慶文風在目前，記同京兆鹿鳴筵。
白頭相見山東路，誰惜荷衣兩少年？酬曲阜令王海門。海門，吾庚午同年也。

少年奇氣稱才華，登岱還浮八月槎。
我過東方亦無負，清尊三宿孔融家。館于孔經閣憲庚家，題《經閣觀海圖》。

子雲壯歲雕蟲感，擲向洪流付太虛。
從此不擲閒翰墨，男兒當注壁中書。經閣投詩江中，作《雲水詩瓢圖》。

倘作家書寄哲兄，淮陰重話七年情。
門前報有關山客，來聽西齋夜雨聲。時經閣兄繡山方遊京師。《淮陰鴻爪圖》，繡山、經閣所合作也。

家有淩雲百尺條，風煙培護漸岧嶤。
生兒只識秦碑字，脆弱芝蘭笑六朝。《海門種松圖》。

盜詩補詩還祭詩，子梅詩史何恢奇？
鄙人勸君割榮者，努力刪詩壯盛時。王子梅鴻《祭詩圖》。

詩格摹唐字有稜，梅花官閣夜鎪冰。
一門鼎盛親風雅，不似蒼茫杜少陵。王秋垞大堉《蒼茫獨立圖》。

入齡夢到矍相圃，今日五君來作主。
我欲射侯陳禮容，可惜行裝無白羽。王海門及弟秋垞、嗣君子梅、孔經閣、鄭子斌五君，餞之於矍相圃。

忽向東山感歲華，恍如庾嶺對橫斜。
敢參黃面瞿曇句，此是森森闕里花。時纔十月，忽開蠟梅一枝，經閣折以伴行。

前車轍淺後車縮，兩車勒馬讓先躍。何況東陽絳灌年，賈生攘臂定禮樂。見兩車子相掉磬，有感。

古人用兵重福將，小説家明因果狀。不信古書愎用之，水厄淋漓黑貂喪。或爲僕至，其相不吉，自言事十主皆失官。予不信，使庀物，物過手輒敗；使雇車，車覆者四；幸予先辭官矣。《法苑珠林》及明小説皆有此事，記之以貽纂類書者。

天意若曰汝毋北，覆車南沙書卷溼。汶陽風雨六幕黑，申以東平三尺雪。

蒼生氣類古猶今，安用冥鴻物外吟？不是九州同急難，尼山誰識憮然心？北行，覆車者四，車陷淖中者二，皆賴途人以免。

九邊爛熟等雕蟲，遠志真看小草同。枉説健兒身手在，青燈夜雪阻山東。

任丘馬首有箏琶，偶落吟鞭便駐車。北望觚稜南望鴈，七行狂草達京華。遣一僕入都迎眷屬，自駐任丘縣待之。

房山一角露崚嶒，十二連橋夜有冰。漸近城南天尺五，迴燈不敢夢觚稜。兒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于雄縣。又請，乃又進次于固安縣。

艱危門户要人持，孝出貧家諺有之。葆汝心光淳悶在，皇天竺胙總無私。兒子昌匏書來，以四詩答之。

雖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憑弱冠争。多識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貿才名。

儉腹高譚我用憂，肯肩樸學勝封侯。
五經爛熟家常飯，莫似而翁歡九流。

圖籍移從肺腑家，而翁學本段金沙。
丹黃字字皆珍重，爲裹青氈載一車。

欲從太史窺《春秋》，勿向有字句處求。
抱微言者太史氏，大義顯顯則予休。兒子昌匏書來，問《公羊》及《史記》疑義，答以二十八字。

家園黃熟半林柑，抛向筠籠載兩三。
風雪盈裾好持贈，預教詩婢識江南。

從此青山共鹿車，斷無隻夢墮天涯。
黃梅淡冶山礬靚，猶及雙清好到家。眷屬于冬至後五日出都。

六義親聞鯉對時，及身删定答親慈。
剗除風雪關山句，歸到高堂好背詩。今年七月，蒙家大人垂詢文集定本，命呈近詩。

論詩論畫復論禪，三絶門風海内傳。
可惜語兒谿畔路，白頭無分櫂歸舷。方鐵珊參軍餞之于保陽。鐵珊名廷瑚，石門人。父薰，字蘭士，以詩畫名，好佛。君有父風。年七十矣，猶宦畿南。

使君談藝筆通神，斗大高陽酒國春。
消我關山風雪怨，天涯握手盡文人。陳笠雨明府餞之于高陽。笠雨名希敬，海昌人，以進士爲令，史甚熟，詩古文甚富。

畫禪有女定清真，合配琳瑯萬軸身。
百里畿南風雪路，我來著手竟成春。鐵珊有女及笄，笠雨喪偶，使予爲蹇修焉。

古愁莽莽不可説，化作飛仙忽奇闊。江天如墨我飛還，折梅不畏蛟龍奪。十二月十九日，攜女辛遊焦山，歸舟大雪。

惠山秀氣迎客舟，七十里外心先投。惠山妝成要妝鏡，惠泉那許東北流？廿二日，攜女辛遊惠山。

丹實瓊花海岸旁，羽琌山似崒之陽。一家可惜仍煙火，未問仙人辟穀方。歲不盡五日，安頓眷屬于海西羽琌之山。戲示阿辛。

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閣筆無言説，重禮天台七卷經。

天下震矜定盦之詩，徒以其行間璀璨，吐屬瑰麗。夫人讀萬卷書供驅使，璀璨瑰麗何待言，要之有形者也。若其聲情沈烈，惻悱遒上，如萬玉哀鳴，世鮮知之。抑人抱不世之奇材與不世之奇情，及其爲詩，情赴乎詞，而聲自異，要亦可言者也。至於變化從心，倏忽萬匠，光景在目，欲捉已逝，無所不有，所過如掃，物之至也無方，而與之爲無方。此其妙明在心，世烏從知之？鳳知之而卒不能言之。嘗聞神全者，哀不能感，樂不能眩，風雨不能蝕，晦朔不能移，乃至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此道家言，似不足以測學佛者之涘，抑古今語言所可到之境止於此，定公其殆全於神者哉！全於神者哉！寫《己亥雜詩》竟，聊書簡末。庚子穀雨日，新安女士程金鳳。

定盦別集

無著詞選

仁和龔自珍瑟人譔

菩薩鬘

文廊匼匝屏風曲，輕寒惻惻侵簾箔。秋思正沈吟，秋陰幾許深。　無言垂翠袖，粉蝶窺人瘦，蝶也不禁秋，涼花相對愁。

夢芙蓉 本意

背鐙欹鳳枕，❶見一珠秋弄，水裙鳳鬟。露華無力，飛下珊珊影。又微芒不定，月墜金波孤迥。小立空塘，怨紅衣半卸，消受夜涼緊。　脈脈鴛鴦暝正穩，乍蓮房粉墜驚初醒。香重煙輕，愁絶共幽映。五更魂魄冷，吟斷錦雲休訊。捐佩疑寒，更淩波恐溼，塘外曉風陣。

卜算子 題獨立士女

拜起月初三，月比眉兒瘦。不遣紅鐙照畫廊，縹緲臨風袖。　庭院似清湘，人是

❶「欹」，原本作「歌」，據扶輪社本改。

湘靈否？誰寫長天秋思圖，熨得闌干透。

點絳脣

日落花梢，懨懨春勸何時省？紗窗又瞑，黄月濛濛影。 没箇商量，除是知愁等。羅衣冷，香階紅陣，燕子歸期定。

虞美人

紗窗瞑色低迷緑，猶未傳銀燭。春寒瑟瑟晚來添，玉釧微聞應是换吴棉。 金鑪香篆愔愔墮，新月窺人坐。湘簾放下悄含顰，生怕梨花和月射嘘痕。

洞仙歌

一梳春月，澹溶溶欲上，鸞尾雲晴碧天掃。正文窗，四扇縹緲華空，晶豔豔，玉女明燈一笑。 幾番攜手處，曇晢天邊，寒緑深深帳紗悄。親手采瓊芝，著玉盤中，添香水，養花還小。見説道、仙家夢都無，便夢也如煙，曉涼欺覺。

醉太平

長吟短吟，恩深怨深。天邊一曲瑶琴，是鸞心鳳心。 香沈漏沈，魂尋夢尋。玉階良夜愔愔，有花陰月陰。

清平樂

垂楊近遠，玉鞚行來緩。三里春風韋曲岸，目斷那人庭院。　駐鞭獨自思惟，撩人歷亂花飛。日暮春心惆悵，可能紉佩同歸。

太常行

一身雲影墮人間，休認彩鸞看。花葉寄應難，又何況春痕袖斑？　似他身世，似他心性，無恨到眉彎。月子下屏山，算窺見，瑶池夢還。

端正好

數年華間中黯黯，記不起誰恩誰怨。金鑪香裊畫沈沈，并疊作、閒愁片。　月明花滿天如願，也終有酒闌燈散。不如被冷更香銷，獨自去，思千徧。

霓裳中序第一《霓裳羽衣》之曲今不傳，戲補之

當筵問古月，誰向其閒起宫闕？風馬雲車歷歷，見桂葆乍迎，嬌如雪。遥空聞説，説衣來天袂涼絶。驚鴻起，素衣二八，舞罷老蟾泣。　飄忽長風吹急，竟天上人間了隔。仙聲一半記得。漢武秦皇，有路難覓。開元慶佳節，算合樂圖中應識。宋苑本有《楊太真合樂圖》。尊前祝，千秋萬歲，不須

有離別。

長相思

仙參差，佩參差，數罷鸞期又鳳期，彩雲西北飛。　簫一枝，笛一枝，吹得春空月墮時，月中人未歸。

又

住西樓，話西樓，好夢如雲不自由，喚人餳倦眸。　憶從頭，訴從頭，銀漢茫茫入夜流，人間無盡愁。

天仙子 自賦所藏葉小鸞眉紋詩硯

天仙偶厭住瓊樓，乞得人間一度游，被誰傳下小銀鉤？　煙澹澹，月柔柔，伴我熏香伴我修。

瑤華 董雙成畫像

雲英嫁了，弄玉歸來，向翠樓瓊户。虛無萬疊，試問取、金闕西廂何處？　容華絶代，是王母前頭人數。　看紫衣仙佩非耶，漢殿夜涼歸去。　低鬟小按霓裳，唱月底仙聲，記否親遇？　霞宫侍宴，渾忘了、聽水聽風前度。　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笑人間，兒女聰明，倒寫成雙名字。

浪淘沙 寫夢

好夢最難留，吹過仙洲。　尋思依樣到心頭。　去也無蹤尋也慣，一桁紅樓。　中

有話綢繆，燈火簾鉤。是仙是幻是温柔。獨自淒涼還自遣，自製離愁。

如夢令

本是花宮么鳳，降作人閒情種。不願住人閒，分付藥鑪煙送。誰共？誰共？三十六天秋夢。

高陽臺

嚼曲含香，吹笙聘月，華年心緒愔愔。十二重簾，重重閣住春陰。花魂蝶夢飛難度，倩何人、料理幽襟？問春人，知否園亭，嗁偏流鶯？ 生愁一點朝雲散，把青梅細數，紅豆閒吟。尚怯餘寒，争教負了香衾。癡鬟不放熏篝穩，墜猩紅、半幅吴綾。啟湘屏，多病心情，忘繫花鈴。

喝火令

欲賦仙模樣，空愁彩筆彫。藕絲衫子鬱金翹。立到水芝花上，羅韈未香消。端正當窗户，停匀蟬步摇。斷無幽意上眉梢。只恐凝妝，只恐背人嬌，只恐夢回香淚，揩上枕頭綃。

木蘭花慢

問人天何事，最飄渺，最銷沈？算第一難言，斷無人覺，且自幽尋。香蘭一枝恁瘦，問香蘭、何苦伴清吟？ 消受工愁滋味，天長地久愔愔。 蘭襟，一丸涼月墮，似他心。有夢訴依依，香傳裊裊，眉鎖深深。故

人碧空有約，待歸來、天上理天琴。予夢中受詞一卷，讀之，一人告予曰：「此天琴譜也。」無奈游仙覺後，碧雲垂到而今。

菩薩鬘

行雲欲度簾旌去，嚬花恨草無重數。吟淡口脂痕，秋心自覺温。　秋懷珠與玉，寫上羅箋薄。暮暮與朝朝，工愁要福銷。

惜分釵

金鋪曉，褰幃早，嫩寒漠漠欺人覺。霧沈香，額微黄。報道寒梅，也學晨妝，雙雙。　明窗掩，重簾輭，鑪香自炙紅絲硯。點銀鉤，記清愁。待把琴心，寄與西洲，休休。

如夢令

紫黯紅愁無緒，日暮春歸甚處。春更不回頭，撇下一天濃絮。春住，春住，黦了人家庭宇。

金明池

按拍填詞，拈簫譜字，白日銷磨無緒。春夢斷、拈天香草，試悵望美人何處？中餘酲，才要醒時，卻又被、豔想迷漫遮住。早燕子悤忙，楊花零亂，好煞年光將去。料理相逢今又誤。問除卻相思，怎生言語？　箋閒恨、絲煩絮亂，製密意、緑愁紅妒。甚天工、作就慵時，有萬種忪惺，十分凝佇。便拌不懷人，從今決絕，如此情悰

消否？

一翦梅

一丸微月破黄昏。卷定簾痕，劃定鑪痕。春歸誰與試温存？春瘦三分，人瘦三分。　柳花桃葉鎮紛紛。掩了重門，閣了芳樽。安排怊悵倚羅屏，紅字消魂，香字招魂。

青玉案

韶光不怨悤悤去。祇怊悵，年華誤。目斷游絲情一縷。斷橋流水，夕陽飛絮，可是春歸路？　樓頭盡日還凝佇。欲訴閒愁向誰訴？蕙渚花飛天又暮。醒時如醉，醉時如夢，夢也何曾作？

鶯嗁序　用宋人韻

殘香半銷金獸，啟朱簾瑣户。悄凝盼、十里蘅皐，多少心期傷暮？夢回後、半霎凭闌，春煙閣斷天涯樹。仗鶯魂有力，喚起一天濃絮。　昨日閒愁，今朝暗恨，似濛雲惹霧。拈彩筆、親製紅詞，有人憐賞心素。作正沈沈、春深似海，低徊煞、年華金縷。作人間，病鳳嗁鸞，原輸鷗鷺。　臙脂含怨，錦琴生愁，❶悵春似逆旅。枉二十四番寒暖，次第催完，變了漫空，撲人花雨。釵寒佩瘦，紅欹絳病，惺惺胡蝶誰家宿？況連天香草祟蘭渡。予懷渺渺，靈修尚隔中央，只恐棄我如土。　淩波韈嬾，繡綫裙鬆，换

❶「琴」，扶輪社本作「瑟」。

吴棉白苧。爲一種心情無奈，斷送韶顔顦顇，而今勸君休舞。渾都不管，愁儂怨汝，靈犀不管一寸分明見，❶更何須、弄入瑶琴柱。紗窗日落無人，獨倚黄昏，有誰省否？

菩薩鬘

吴棉一幅單鴛被，沈沈和霧和香睡。花氣溼銀屏，紅窗斜月明。　玉闌干畔路，曉夢無尋處。夢醒轉沈吟，花寒恐不禁。

臨江仙

一角紅窗低嵌月，矮屏山蹙羅紋。梨花情性怕黄昏。淚憐銀蠟淺，心比玉爐温。　底事雛鬟憨不醒，冬冬虬箭宵分。起來親手放簾痕。春空凉似水，西北有嬌雲。

又

酒渴思茶交午夜，沈煙閒撥釵梁。小梅花盒教添香。填詞渾已嬾，何況脱衣裳。　才把夢兒牢捉住，無端又著思量。十分情願是回腸。欲抛抛不得，欹枕數鴛鴦。

浣溪沙

香霧無情作薄寒，銀鐙吹處氣如蘭，凭肩人愛夜闌珊。　花語緑窗凉月聽，雲欹文枕畫鸞看，釧聲微戛夢兒難。

❶「不管」二字疑衍，蓋因不合詞調。

又

鳳脛鐙青香篆寒，尋思脈脈未成眠，欹鬟沈坐溜犀鈿。　一幢梅花紅似酒，半庭春月暖於煙，紅闌干外夜闌珊。

夢行雲

曉幃怯春冷。重簾下，眠未醒。休翻翠被，恐教人驚省。一枝豔豔文窗外，梨花涼弄影。　唾華襟上，唬紅枕上，悲歡事，留淺印。嬌柔無語，倩人探心性。十分打疊情懷起，怕花愁月病。

洞仙歌

輕寒漠漠，又杏花天氣。卸了吴棉薄紈膩。把花魂細綰，月夢低敲，閒譜得，十疊新詞堪記。　番番圓豔約，春事迷人，絮影風光太消碎。小病不勝春，嫩想穠愁，拚略受、情多風味。又銀燭、傳來勸箋愁，看比玉能紅，比簫能脆。

導引曲

無情緒，無情緒，寂莫掩重門。銀蠟心多才有淚，寶香字斷更無痕。梨花浸黄昏。

又

空相憶，空相憶，庭院四更天。怊悵緑梅花下路，半襟斜月不知寒。鳳屧過闌干。

玉聯環影

朧月魂傍花陰立。紅淚留痕，一片花枝溼。袖兒寒，佩兒寒，依舊五更風急夢吹殘。

南歌子

香霧漫空溼，珠簾窣地横。雲圍月擁見卿卿。受盡輕憐痛惜，不分明。紅淚彈前恨，心香警舊盟。瑤華密帳絮三生。怊悵五更風急，斷魂驚。

桂殿秋

六月九日夜，夢至一區，雲廊木秀，水殿荷香，風煙鬱深，金碧嵯麗。時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盪瀣氣之空濛，都爲一碧；散清景而離合，不如幾重。一人告予：此光明殿也。醒而憶之，爲賦兩解。

明月外，浄紅塵，蓬萊幽窅四無隣。九霄一派銀河水，流過紅牆不見人。

驚覺後，月華濃，天風已度五更鐘。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扃幾萬重？

憶瑤姬

唳鶴吟鸞。悄千門萬户，夜靜塵寰。

玉京宮殿杳，悵九霄仙佩，不下雲軿。今生小謫，知自何年？消盡瓊煉顔。料素娥、今夕無人問，裙袂生寒。定萬古、長對晶盤。斂莊嚴寶相，獨坐嬋媛。幽衷知有恨，恨玉笙吹徹，徹骨難眠。雙成問訊，青女凭肩。瑶華筵宴罷，長風起，吹墮離愁到世間。

夢玉人引

一簫吹，瓊闌月暖錦雲飛。十丈銀河，挽來注向靈扉。月殿霞窗，動春空仙籟參差。報道雙成，乍褰了羅幃。陡然聞得，青鳳下西池。奏記簾前，佩環聽處依稀。不是人間話，何緣世上知？夢回處，摘春星滿把纍纍。

意難忘

涼月珊珊。伴蘭心玉性，試語還難。秋花分小影，秀句寫冰紈。眉意淺，佩聲殘，有珍重千般。略逗伊，隱花裙上，竹葉斑斑。知音何苦輕瞞？者温存隱秀，慧思華年。明明通爾汝，瑟瑟數悲歡。攜手際，試顰間，是意暖神寒。玉漏沈，芙蓉睡也，重靠闌干。

醜奴兒令

鸞箋偷寫伊名字，琴語依稀，箏語依稀，花影無媒忽進幃。蘭因絮果從頭問，吟也凄迷，掐也凄迷，夢向樓心鐙火歸。

鳳棲梧

誰邊庭院誰邊宅？往事誰邊？空際層層疊。坐暖一方屏底月，背人蠟影幢幢滅。萬種温馨何用覓？枕上逃禪，遣卻心頭憶。禪戰愁心無氣力，自家料理回腸直。

右《無著詞》一卷，始名《紅禪詞》，凡九十二闋，壬午春選録四十五首，癸未夏付刊。

定盦别集

懷人館詞選

臺城路 送姚怡雲之江南

平生未信江南好，輸君者番歸去。明月揚州，古來英麗，端合仙才人住。俊遊自許。有載酒詞場，吹簫仙侣。豔想穠愁，一齊翻入四紅譜。　西風吟緒正苦，又牽情冶柳，離恨千縷。瘦硯敲霜，古箋啀月，真箇銷凝無主。相思怨汝。教獨自凭樓，冷吟誰語？一掬夫容，送君斷腸句。

鵲橋仙 同袁蘭村、汪宜伯小憩僧寺，宜伯製《金縷曲》見示，有「望南天、倚門人老，敢云披薙」之句。余驚其心之多感，而又喜其詞之正也，倚此慰之。

飄零也定，清狂也定，莫是前生計左？才人老去例逃禪，問割到慈恩真箇？　吟詩也要，從軍也要，何處宗風香火？少年三五等閒看，算誰更驚心似我？

浪淘沙 有寄

别夢醒天涯，怊悵年華。懷人無奈碧雲遮。我自低迷思錦瑟，誰怨琵琶。　小字記休差，年紀些些。蘇州花月是兒家。紫杜紅闌閒搯徧，何處蘋花？

水調歌頭 寄徐二義尊大梁

去日一以駛，來日故應難。故人天末不見，使我思華年。結客五陵英少，脱手黄金一笑，霹靂應弓弦。意氣渺非昔，行役亦云艱。湖海事，感塵夢，變朱顔。空留一劒知己，夜夜鐵花寒。更説風流小宋，凄絶白楊荒草，誰哭墓門田？遊侶半生死，想見涕潺湲。謂嚴江宋先生。

又 辛未六月二日，風雨竟晝，檢視敗篋中嚴江宋先生遺墨，滿眼淒然，賦此解。

風西颯然至，竟日作清寒。我思芳草不見，忽忽感華年。憶昔追隨日久，鎮把心魂相守，燈火四更天。高唱夜烏起，當作古人看。一枝榻，一鑪茗，宛當前。幾聲草草休送，萬古遂茫然。仙字蟫饑不食，故紙蠅鑽不出，陳蹟太辛酸。一掬大招淚，灑向暮雲間。

點絳脣 十月二日馬上作

一帽紅塵，行來韋杜人家北。滿城風色，漠漠樓臺隔。目送飛鴻，影入長天滅。關山絶，亂雲千疊，江北江南雪。

瑶臺第一層 某侍衛出所撰《王孫傳》見示，愛其頗有漢晉人小説風味，屬予爲之引，因填一詞括之，戲侑稗家之言。

無分同生偏共死，天長恨較長。風災不到，月明難曉，曇誓天旁。偶然淪謫處，

感俊語、小玉聰狂。人間世，便居然願作，長命鴛鴦。　幽香。蘭言半枕，歡期抵過八千場。今生已矣，玉釵鬟卸，翠釧几涼。❶賴紅巾入夢，夢裏説、別有仙鄉。渺何方？向瓊樓翠宇，萬古攜將。某侍衛原序：某王孫者，家城中，珠規玉矩，不苟言笑。某氏，亦貴家也，解詞翰，以中表相見，相慕重。杏兒者，婢也。語其主曰：「王孫所謂都爾敦風古，阿思哈發都。」都爾敦風古，言骨格異也；阿思哈發都，言聰明絶特也。再三云，女不應。王孫遘家難，女家薄之。求昏，拒不與，兩家兒女皆病。一夜，天大雪，杏私召王孫，王孫衣雪鼠裘至。杏曰：「寒矣。」爲脱裘，徑擁之女帳中而出。女方寢，驚寤，申禮防不從。王孫曰：「來省病耳。」亦以禮自固也。杏但聞絮絮達旦聲。旦，杏送之出。王孫以赬綃巾納女枕中，女不知也。嗣是不復能相見。旬餘，夢見女執巾問曰：「此君物也？」曰：「然。」寤而女訃至，知杏兒取巾以佐殮矣。王孫尋鬱鬱以卒。杏自縊。此嘉慶丙寅丁卯間事，越辛未，予序之如此。又乞浙龔君填詞以傳之。

行香子 道中書懷，與汪宜伯

跨上征鞅，紅豆抛殘，有何人來問春寒？昨宵夢裏，猶在長安。在鳳城西，垂楊畔，落花間。　紅樓隔霧，珠簾卷月，負歡場，詞筆闌珊。別來幾日，且勸加餐。恐萬言書，千金劍，一身難。初相見，蒙填詞見怡，有「萬言奏賦，千金結客」二語。

附送龔璱人出都·調水龍吟

汪　琨宜伯

長安舊雨都非，新歡奈又摇鞭去。城隅一角，明箋一束，幾番小聚。説劍情

❶「几」，扶輪社本作「肌」。

豪，評花思倦，前塵夢絮。縱閒愁鬥螘，羈魂幻蜨，尋不到，江南路。　從此齋鐘衙鼓，料難忘，分襟情緒。瓜期漸近，萍蹤漸遠，合并何處？　易水盟蘭，豐臺贈芍，離懷觸忤。任紅蕉題就，翠⿱竹鉤書徧，餞詞人句。

醉太平 道中作

鞍停轡停，雲行樹行。東風昨夜吹魂，過青山萬痕。　春濃夢沈，愁多酒醒。一天飛絮愔愔，攪離懷碎生。

唐多令 道中書懷

二十五長亭，垂楊照眼青。付春風，短夢零星。　斜倚雕鞍無氣力，渾不似、俊游人。　春意太憨生，春愁喚不醒。負華年，誰更憐卿？　惟有填詞情思好，無恙也，此花身。

浪淘沙 舟中夜起

幽夢四更醒，款乃聲停。吳天月落半江陰。　驀地橫吹三孔笛，❶聘取湘靈。　螺髻鎖娉婷，煙霧青青。看他潮長又潮平。香草美人吟未了，防有蛟聽。

菩薩鬘 效《蓄錦集》

嬌鬟堆枕釵横鳳，馮延巳 青春酒壓楊花夢。戎昱 翠被夜徒熏，庾丹 嬌郎癡若雲。李商

❶「驀」，原作「暮」，據扶輪社本改。

隱波痕空映襪，李商隱豔浄如籠月。元稹明月上春期，無名氏輕紅擘荔支。杜甫

蝶戀花

酒壓春愁春捲絮。燕子歸來，苦説年華誤。半晌懷人搔首竚，落梅風急閒庭暮。　辛苦癡懷何用訴？曲曲香痕，曲到無憑據。安頓惜花心事處，謝他昨夜風和雨。

水龍吟 題家繡山《停琴聽簫圖》

紅樓一角沈沈，那廂鐙火秋孃院。露寒花重，愁多指澀，酒醒人遠。驀聽離鸞，旋來泣鳳，累人猜徧。有相思兩字，呼之欲出，秋意裂，冰紋斷。　兩下衷情低按，者沈吟、儹他淒怨。分明不是，山重水疊，幾痕紗幔。六曲春星，一分明月，可憐齊轉。把芳心整起，兜衾傍枕，倘能尋見。

高陽臺

南國傷讒，西洲怨別，淚痕淹透重衾。一笛飛來，關山何處秋聲？秋花繞帳瞢騰卧，醒來時，芳訴微聞。費猜尋，乍道蘭奴，氣息氛氳。　多愁公子新來瘦，也何曾狂醉，絶不閒吟。璧月三圓，江南消息沈沈。魂消心死都無法，有何人來慰登臨？勸西風，將就些些，莫便秋深。

鵲踏枝 過人家廢園作

漠漠春蕪蕪不住。藤刺牽衣，礙卻行人路。偏是無情偏解舞，濛濛撲面皆飛絮。

繡院深沈誰是主？❶一朵孤花，牆角明如許！莫怨無人來折取，花開不合陽春暮。

鵲橋仙 種紅梅一株於竹下賦此

文窗一碧，蕭蕭相倚，靜裊茶煙一炷。籜龍昨夜叫秋空，似怨道天寒如許！安排疏密，商量肥瘦，自劚苔痕辛苦。從今翠袖不孤清，特著箇紅妝伴汝。

金縷曲 沈虹橋廣文小像題詞

老矣東陽沈！算平生，徵歌說劍，十分疏俊。太華秋高攀雲上，百首淋浪詩興。有多少唐愁漢恨？忽地須彌藏芥裏，取一痕，瘦石摩挲認。顛豈敢，癖差近。沈遊陝詩極工。性好石硯，圖中列大硯九，小硯十有三，深衣兀坐，非復躍馬華山時豪態矣。伊余頑質君休問。小年來、光芒萬丈，被他磨盡。媿煞平原佳公子，駿馬名姝投贈。只東抹西塗還肯。兩載雲萍交誼在，更十行、斜墨悤悤印。他日展，寄芳訊。

摸魚兒 乙亥六月留別新安作

者溟濛，江雲嶽雨，是誰招我來住？空桑三宿猶生戀，何況三年吟緒？來又去，可題徧蓮花，六六峰頭路？幽懷更苦。問官閣梅花，誰家公子，來詠斷魂句？郡齋梅花三十樹，皆余手植。眠餐好，多謝瀕行囑咐。吾家有妹工賦。相思咫尺江關耳，切

---

❶「主」，原闕，據扶輪社本補。

莫悲歡自訴。君信否？只我已、年來習氣消花絮。詞章不作。去。倘絶業成時，年華尚早，聽我壯哉語。予有妹嫁新安。

賣花聲 舟過白門有紀

帆飽秣陵煙，回首依然，紅牆西去小長干。好箇當鑪人十五，春滿鑪邊。　如此六朝山，消此鵶鬟。雨花雲葉太闌珊。百里江聲流夢去，重到何年？

百字令 蘇州晤歸夫人佩珊，索題其集。

揚帆十日，正天風、吹緑江南萬樹。遥望靈巖山下氣，識有仙才人住。一代詞清，十年心折，閨閣無前古。蘭霏玉映，風神消我塵土。　人生才命相妨，男兒女士，歷歷俱堪數。眼底雲萍纔合處，又道傷心羈旅。夫人頻年客蘇州，頗抱身世之感。南國評花，西洲弔舊，東海趨庭去。予小子住段氏枝園，將之海上省侍，故及之。紅妝白也，逢人誇說親覲。夫人適李，有「女青蓮」之目。

附答龔璱人公子即和原韻

歸懋儀佩珊

萍蹤巧合，感知音，得見風前瓊樹。爲語青青江上柳，好把蘭橈留住。奇氣拏雲，清譚滾雪，懷抱空今古。緣深文字，青霞不隔泥土。　更羨國士無雙，名姝絶世，謂吉雲夫人。仙侶劉樊數。一面三生真有幸，不枉頻年羈旅。繡幕論心，玉臺問字，料理吾鄉去。海東雲起，十光五色争覩。時尊甫備兵海上，公子以省覲過吴中。

摸魚兒

鈕布衣話東西兩湖洞庭之勝，並出示《山中探梅卷子》，因題。

數東南，千巖萬壑，君家第一奇秀。雪消縹緲峰巒下，閒鑠春寒十畝。春乍漏。有樵笛來時，報道燕子透。花肥雪瘦。向寂寂青空，潺潺古碧，鐵榦夜龍吼。　幽人喜，扶杖欣然而走。酒神今日完否？山妻妝罷渾無事，供佛瓶中空久。枝在手。好贈蘆簾紙閣歸來守。❶寒圖寫就。看畫稾奴偷，詞腔婢倚，清夢不孱僽。

減蘭

偶檢叢紙中，得花瓣一包，紙背細書辛幼安「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闋，乃是京師憫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戲爲也。泫然得句。

人天無據，被儂留得香魂住。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十年。　十年千里，風痕雨點斕斑裏。莫怪憐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長相思

海棠絲，楊柳絲，小別風絲雨也絲，春愁亂幾絲。　早寒時，暮寒時，江上春潮平岸時，謝庭書到時。

---

❶ 扶輪社本「贈」字下空一格，註云「脱一字」。

滿江紅 代家大人題蘇刑部《塞山奉使卷子》

草白雲黄，壁立起，塞山青陡。誰貌取，書生骨相，健兒身手？地拱龍興犄角壯，時清鷺斥消烽久。仗征人，笛裏叫春迴，歌楊柳。　飛鴻去，泥蹤舊。奇文在，佳兒守。問摩挲三五，龍泉存否？我亦高秋三扈蹕，穹廬落日鞭絲驟。對西風，挂起北征圖，沾雙袖。蘇已逝世七年，哲嗣索題。

臺城路 女郎有字翠生者，酒座中有摧抑不得志之色，賦此寵之。

城西一角臨官柳，陰陰畫樓低護。冶葉倡條，年年慣見，露裏風中無數。誰家怨女，有一種工愁，天然眉嫵。紅燭歡場，惺忪斂袖鎮無語。　相逢縱教遲暮，者春潮別館，牢記迎汝。我亦頻年，彈琴説劍，憔悴江東風雨。煩卿低訴，怕女伴回眸，曉人心緒。歸去嗁痕，夜鐙瞧見否？

百字令 投袁大琴南

深情似海，問相逢初度，是何年紀？依約而今還記取，不是前生夙世。放學花前，題詩石上，春水園亭裏。逢君一笑，人間無此歡喜。乃十二歲時情事。　無奈蒼狗看雲，紅羊數劫，惘惘休提起！客氣漸多真氣少，汩投心靈何已？千古聲名，百年擔負，事事違初意。心頭閣住，兒時那種情味。

金縷曲 贈李生

海上雲萍遇。笑頻年、開樽説劍，登樓選賦。十萬狂花如夢寐，夢裏花還如霧。儂已獨醒醒不慣，悔黄金何不教歌舞？明月外，思清苦。　奇才未必天俱妬。只君家通眉長爪，偶然仙去。花月湖山驕治甚，一種三生誰付？只片語告君休怒：收拾狂名須趁早，鬢星星、漸近中年路。容傍我，佛鐙住。

虞美人 陸丈秀農杜絶人事，移居城東之一粟庵，暇日以緑綃梅花帳額索書，因題詞其上。

江湖聽雨歸來客，手翦吴淞碧。笛聲叫起倦魂時，飛過濛濛香雪一千枝。　少年多少熏蘭麝，金鳳釵梁挂。年來我但寫《蓮經》，要伴荒庵一粟夜鐙青。

湘月 壬申夏，泛舟西湖，述懷有賦，時予别杭州蓋十年矣。

天風吹我，墮湖山一角，果然清麗。曾是東華生小客，回首蒼茫無際。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鄉親蘇小，定應笑我非計。　才見一抹斜陽，半隄香草，頓惹清愁起。羅襪音塵何處覓？渺渺予懷孤寄。怨去吹簫，狂來説劍，兩樣消魂味。兩般春夢，櫓聲盪入雲水。

是詞出，歙洪子駿題詞序曰：「龔子璱人近詞有曰：『怨去吹簫，狂來説劍』二語，是難兼得，未曾有也。爰填《金縷曲》贈之。」其佳句云：「結客從軍雙絶技，不在古人之下，更生小會騎飛馬。如此燕邯輕俠子，豈吴頭楚尾行吟者？」其下半

闋佳句云：「一棹蘭舟迴細雨，中有詞腔姚冶，忽頓挫淋漓如話。俠骨幽情簫與劍，問簫心劍態誰能畫？且付與，山靈詫。」餘不録。越十年，吴山人文徵爲作《簫心劍態圖》。牽連記。

金縷曲 癸酉秋出都，述懷有賦。

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鸞飄鳳泊，情懷何似？縱使文章驚海内，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暮雨忽來鴻雁杳，莽關山一派秋聲裏。催客去，去如水。　華年心緒從頭理，也何聊看潮走馬，廣陵吴市？願得黄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更結盡燕邯俠子。來歲長安春事早，勸杏花斷莫相思死。木葉怨，罷論起。店壁上有「一騎南飛」四字，爲《滿江紅》起句，成如干首，名之曰《木葉詞》。一時和者甚衆，故及之。

湘月 甲戌春，泛舟西湖賦此。

湖雲如夢，記前年此地，垂楊繫馬。一抹春山螺子黛，對我輕顰姚冶。蘇小魂香，錢王氣短，俊筆連朝寫。鄉邦如此，幾人名姓傳者？　平生沈俊如儂，前賢倘作，有臂和誰把？問取靈山渾不語，且自徘徊其下。幽草黏天，緑陰送客，冉冉將初夏。流光容易，暫時著意瀟灑。

右《懷人館詞》一卷。原集凡九十闋，辛巳春日選録三十二首，癸未六月付刊。

定盦別集

影事詞選

暗　香 姑蘇小泊作也。紅燭尋春，烏篷夢雨，一時情事，是相見之始矣。

一帆冷雨，有吴宮秋柳，留客小住。笛裏逢人，仙樣風神畫中語。我是瑤華公子，從未識露花風絮。但深情、一往如潮，愁絶不能賦。　花霧，障眉嫵。更明燭畫橋，催打官鼓。瑣窗朱户，一夜烏篷夢飛去。何日量珠願了，月底共、商量簫譜？持半臂、親也來，忍寒對汝。

摸魚兒 二月八日，重見於紅茶花下，擬之明月入手，彩雲滿懷。

笑銀缸、一花宵綻，當筵即事如許。我儂生小幽并住，悔不十年吴語。憑聽取：未要量珠，雙角山頭路。生來篷户。只阿母憨憐，年華嬌長，寒暖仗郎護。　箏和笛，十載教他原誤。人生百事辛苦。五侯門第非儂宅，賸可五湖同去。卿信否？便千萬商量，千萬依分付。花間好住。倘燕燕歸來，紅簾雙捲，認我寫詩處。

浪淘沙 書願

雲外起朱樓，縹緲清幽，笛聲叫破五湖

秋。整我圖書三萬軸，同上蘭舟。鏡檻與香篝，雅憺温柔，替儂好好上簾鉤。湖水湖風涼不管，看汝梳頭。

洞仙歌 雲纈鸞巢録別

高樓燈火，已四更天氣。吴語喁喁也嫌碎。者新居頗好，舊恨堪銷，壺漏盡，儂待整帆行矣。從今梳洗罷，收拾箏簫，勻出工夫學書字。鳩鳥倘欺鸞，第一難防，須囑咐、鶯媒回避。只此際，蕭郎放心行，向水驛尋燈，山程倚轡。

清平樂

人天辛苦，恩怨誰爲主？幾點枇杷花下雨，葬送一春心緒。夢中月射嗁痕，卷中鐙灺詩痕。一樣嫦娥瞧見，問他誰冷誰温？《影事詞》出，有屬和者。《齊天樂》下半闋云：「人天何限影事，待邀他天女，同懺同證。狂便譚禪，悲還説夢，不是等閒淒恨。鐘聲梵韻，便修到生天，也須重聽。底怨西窗，佛鐙深夜冷。」❶前半不録。

又

萬千名士，慰我傷讒意。憐我平生無好計，劒俠千年已矣！西溪西去煙霞，茆庵小有梅花。繡佛長齋早早，懺渠燕子無家。

右《影事詞》一卷。原集十九首，辛巳春選録六首，癸未六月付刊。

---

❶「深」，原本作「探」，據扶輪社本改。

定盦別集

小奢摩詞選

惜秋華

癸酉初秋，汪小竹水部齋中，見秋花有感，一一賦之，凡七闋，棄槀敗篋中，已十一年矣。茲補存其三闋，以不没當年幽緒云。

瑟瑟輕寒，正珠簾曉捲，秋心凄緊。瘦蜨不來，飄零一天宮粉。莫令真箇敲殘，留傍取、玉妝臺近。窺鏡，乍無人，一笑平添幽韻。　芳訊寄應準。待穿來弱綫，似玲瓏情分。移鳳褥，欹寶枕，露乾香潤。秋人夢裏相逢，記欲墮、又還黏鬢。醒醒，海棠邊、慰他涼靚。右詠玉簪。

減蘭

闌干斜倚，碧琉璃様輕花綴。慘綠模糊，瑟瑟涼痕欲暈初。　秋期此度，秋星澹到無尋處。宿露休搓，恐是天孫別淚多。右詠牽牛。

露華

一痕輕輭，愛盡日沈沈，禪榻香滿。別様瓏鬆，小擘露華猶泫。斜排玉柱停勻，握處兜羅難辨。幽佳地，龍涎罷燒，銀葉微暖。　空空妙手親按，是金粟如來，好相曾現。祇樹天花，一種莊嚴誰見？想因特地

拈花，悟出真如不染。維摩室，茶甌經卷且伴。右詠佛手。

梅花。

湘月

朱純子留宿釣魚村三日，歸後代柬，兼乞

句留幾日，把六朝俊語，取次聽熟。只説西洲清怨極，誰分者般穠福？北海琴尊，東山絃管，小部泠泠曲。昨宵夢裏，畫屏猶自銀燭。　別後小有清吟，都無狂醉，冷煞閒官閣。看取蕭蕭鸞尾影，翠袖天寒同宿。鐵笛吹殘，瑶箋譜賸，料得憐幽獨。一枝贈我，安排早有金屋。

浣溪紗

春倦如雲不自持，起書花葉畏人知，斜陽倭妥繡簾垂。　鳳約倥偬難解恨，鶯期懊惱莫填詞，淚痕紅上海棠枝。一作紅亂海棠絲。

以上五闋皆從已删稾復録出，本在《懷人館》卷中，今亦不復補入，遂録於近詞之端。瑟人自識。

卜算子

江上有高樓，可似湖樓迥。樓外文波曲曲通，不駐驚鴻影。　蘋葉弄斜暉，蘭蕊彫明鏡。翦盡秋花漠漠寒，人卧江南病。

洞仙歌

平生有恨，自酸酸楚楚。十五年來夢中緒。是紗衣天氣，簾捲斜陽，相見了，有陣疏疏微雨。　臨風鍼線浄，愛惜餘明，抹

麗鬘低倚當户。庭果熟枇杷，親醮糖霜，消受徹、甘涼心腑。索歸去、依儂夢兒尋，怕不似兒時，那般庭宇。

附同時所作

宜興儲徵甲紀堂

梅天過了，尚蕭蕭殘雨，倚與羈人作酸楚。憶秋槎聽徧，春國寒餘，都不似此度淒涼情緒。　瑶臺應不遠，天外朱樓，也聽丁冬鐸鈴語。欹枕度寒宵，入曉行雲，可遞到鄉關煙樹。怕潤逼衣篝未成熏，欲寄與都梁，斷鴻無據。

吾友瑶人以近作《洞仙歌》見示，適予正成此解，異怨同曲，瑶人以爲幽曼可吟，遂取歸附其詞尾。可見吾兩人之論交，各在迴腸盪氣時矣。　紀堂自識。

高陽臺

宫燭淒煙，庭梅妬月，揚州曾記元宵。幾度相逢，雲萍依舊飄蕭。謝孃風格清寒甚，捧紅絲、勸寫無憀。儘孤他，明月樓臺，夜夜吹簫。　明知相約非相誤，奈鶯期不定，鸞鏡終拋。萬一重逢，墨痕留認鮫綃。青衫不漬清樽影，只模糊、紅淚難銷。且禁他，[1]今夜江風，明夜江潮。　是詞出，有以《金縷曲》見答者，其下闋云：「相逢縱晚年華末，者揚州，潮生潮落，年年春水。不信琵琶絃上語，喚汝春魂不起。誰憶慣前塵影事？　删卻臨岐珍重語，怕尋消問息勞公子。　詞料在，且休矣。」前半不録。

[1]「且禁他」，原作「且禁他他」，衍文删去。

南浦

端陽前一日，伯恬填詞題驛壁上，淒瑰曼絶，余亦繼聲。

羌笛落花天，瓣香韉。兩兩愁人歸去。空郵連夜夢魂飛，飛不到，天塹東頭煙樹。不信黄塵消不盡，古戍，一鐙敗壁然詩句。登車切莫回頭，怕回頭摘粉搓脂情緒。城裏正端陽，香車過，多少還見高城尺五。吟情太苦，歸來未算年華誤。青紅兒女？一劒還君君莫問，換了江關詞賦。

齊天樂

同年生馮晉漁，海南人。曾兩夢至江南之弇山，自言兩度神遊，豪髮不異。出《夢遊弇山第五圖》乞題。予幼信轉輪，長窺大乘，執鬼中訊巫陽，知其爲元美後身矣。填此闋奉報，蹈綺語戒，雖未知後何如，要不免流轉文字海也。

東塗西抹尋常有，精靈可憐如許！兜率天中，修羅海上，各是才人無數。魂兮記取。那半壁青山，我儻曾住。花月濛濛，魂來魂往定相遇。多君今世相訪，東南三百載，屈指吟侶。花葉書成，雲萍影合，溝水無情流去。賓朋詞賦，好換了青鐙，戒鐘悲鼓。繙徧華嚴，懺卿文字苦。《華嚴疏抄》云：「夢有六種境界。」

綺寮怨江鐵君近詞有云：「細慧煎春，枯禪蠹夢，都付落葉哀吟。」讀之潸然。因填此解，用宋人史邦卿韻。

一榻茶煙午寂，落花天易陰。何人向花外吹簫，惹清夢、飛出幽林？江東俊遊今勦，被怨曲、撥起情怎禁。種閒愁，容易生苗，怕紅豆緑蕪春又深。　人去休操斷琴。他生何許，此生有約難尋。煙鎖登臨。門巷晝沈沈。天涯美人憔悴，雲水外，定傷心。傷心怕吟。要消遣除聽千偈音。

長相思同年生馮晉漁，少具慧根，而不信經典，與予異也。嘗有買宅洞庭，攜鬟吹笛終焉之志，與予同也。軟紅十丈中，塵福易易，恐踐此約大難。兩人者互相揶揄。一日，同過畫肆，見舊册山水絶妙，晉漁購之歸，乃《莫釐石公圖》也，相對欷歔。予作此二詞附册尾，既爲禱祝之詞，又以見山川清福，亦須從修習而來，殆不可妄得也。借以勗之。

山溶溶，水溶溶，如夢如煙一萬重，誰期覺後逢。　恨應同，誓應同，同禮心經同聽鐘，懺愁休更慵。

畫樓高，畫船摇，君領琵琶儂領簫，雙鬟互見招。　茗能澆，藥能燒，别有今生清課饒，它生要福銷。

清平樂 以北平石墨數種，拓寄顧澗蘋丈，附以小詞。

黄塵撲面，寒了盟鷗願。問我名場誰數見？冷抱寒陵一片。　别來容易經秋，吴天清夢悠悠。夢到一灣漁火，西山香雪歸舟。謂辛巳正月探梅之遊。

卜算子

曾在曲闌干，瞥見紗裙傍。花影濛鬆細步回，月底簾鉤上。　重到曲闌干，記起人模樣。萬劫千生再見難，小影心頭葬。

醜奴兒令

沈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縱横，淚也縱横，雙負簫心與劍名。　春來没箇關心夢，自懺飄零，不信飄零，請看牀頭金字經。

摸魚兒 題顧樹蕿《桃葉歸舟卷子》，時壬午閏春也。

又漫天、飛花飛絮，一番春事無據。朝朝送客長亭岸，身似灞溝柳樹。歸計阻。但打疊吟魂，飛過黄河去。輸君容與。者雙髻吹笙，雙聲問字，雙槳夜呼渡。　它生約，亦在五湖煙雨。笛牀歌板何處？才人病後風情死，負了莫釐龍女。還肯否？重整頓清狂，也未年華暮。幽懷漫訴。要瀹

茗煩他，艤舷待我，商略買山句。

清平樂 題胡魚門《山居卷子》

東南詞賦，屈指尊前數。雨打風吹潮捲去，依舊能狂只汝。叩君畫裏禪關，憶儂夢裏煙鬟。何日兩枝玉笛，雙雙吹入春山。

百字令 蔣伯生得顧橫波夫人小像，靳予曰：「君家物也。」爲填一詞。

龍華劫換，問何人、料理斷金零粉？五萬春花如夢過，難遣些些春恨。京師某家劇樓，有楹帖一聯曰：「大千秋色在眉頭，看徧翠煖珠香，重遊贍部；五萬春華如夢裏，記得丁歌甲舞，曾睡崑崙。」相傳尚書作也。帳彈春宵，枕欹紅玉，中有滄桑影。定山堂畔，白頭可照明鏡。記得腸斷江南，花飛兩岸，老去才還盡。何不絳雲樓下去，同禮空王鐘磬。尚書與錢尚書同在秦淮日，賦詩云：「楊柳花飛兩岸春，行人愁似送行人。」一時傳誦。青史閒看，紅妝淺拜，回護吾宗肯。漳江一傳，心頭驀地來省。忽憶黄石齋先生在秦淮之事，曲終及之。

齊天樂 重晤宋于庭於都門。酒半，出《高樓風雨卷子》乞詞。見面殊不易易，故多爲私心禱祝之詞。且堅它年鄰約，非如圖中荒寒本相矣。

相逢怕覓閒文字，替卿療可春病。難道才人，風風雨雨，埋卻半生幽恨？維摩消損，有如願天花，泥人出定。一樣中年，

萬千心緒待重整。❶ 天涯此樓休問，一番枯寂後，須畫金粉。紅燭填詞，青綾擁被，春雨勸伊同聽。參禪也肯，笑有限狂名，懺來易盡。兩幅青山，兩家吟料并。予亦有《莫釐仙夢卷子》乞題。

右近作《小奢摩詞》一卷，本三十三闋，删存十五首，補入舊作，合爲二十首。癸未六月付刊。同治甲子七月十六日悲盦校畢記。

❶「待」，原作「符」，據扶輪社本改。

定盦別集

庚子雅詞

仁和龔自珍瑟人譔

好事近 八月初十日即事

蘭槳昨同游，今日下樓無力。瞋我淩晨來早，道不曾將息。　歡容慘黛霎時并，此景最難得。别有神方持贈，爲清明寒食。

末句乃謎語也。

生查子 又即事一首

闢了緑窗紗，鬆了湘裙衩。言病復言愁，絮絮雲屏下。　我已厭言愁，不理傷心話。翻願得嬌嗔，故惹鶯喉駡。

鬲谿梅令 《羽陵春晚》畫册

矮桃花壓石玲瓏，似巫峰。花底鞵兒花外月如弓，入懷同不同？　鬱金裙褶晚來鬆，倦臨風。莫把臙脂先染玉笙紅，製愁詞思慵。

醜奴兒令 將返羽琌别墅，留别滄浪亭僧。

赤欄橋外垂楊柳，似我秋心。一陣秋

陰，槭槭蕭蕭秋便深。　佛前容我攤經坐，細剔龕鐙。多謝詩僧，明夜拏舟又羽陵。

人月圓

绿珠不愛珊瑚樹，情願故侯家。青門何有？幾堆竹素，二頃梅花。　急須料理，成都貰酒，陽羨栽茶。甘心費盡，三生慧業，萬古才華。

天仙子

古來情語愛迷離，惱煞王昌十五詞，楚天雲雨到今疑。鋪玉版，捧紅絲，删盡劉郎本事詩。

江城子

自題《羽陵春晚》畫册，改《鬲谿梅令》之作。

假山修竹隱蒙茸。忒玲瓏，似巫峰。竹外樓臺，薄暝一重重。爲數春星貪久立，蒼蘚上，印鞵弓。　留仙裙褶晚來鬆。落花風，去悤悤。先把臙脂，染得玉笙紅。此夜酒邊詞筆健，銀燭燄，吐如虹。

阮郎歸

代某校書送某書記

碧桃花底醉春游，横波先自秋。明朝何況送蘭舟，情多易注眸。　紈扇小，紵衣修，關山寸寸愁。今番嫩約怕沈浮，申江不許流。

臺城路 賦秣陵卧鐘，在城北雞籠山之麓，其重萬鈞，不知何代物也。

山陬法物千年在，牧兒叩之聲死。誰信當年，樓鎚一發，吼徹山河大地？幽光靈氣，肯伺候梳妝，景陽宮裏？怕閱興亡，何如移向草間置。　漫漫評盡今古，便漢家長樂，難寄身世。也稱人間，帝王宮殿，也稱斜陽蕭寺。鯨魚逝矣。竟一卧東南，萬牛難起。笑煞銅仙，淚痕辭灞水。

鵲橋仙 秦淮有訪

昨朝相見，渾如不見，鸚鵡催妝無力。香消茶熟等多時，才鏡檻迴廊一瞥。　今朝不見，勝如重見，庭院暮寒時節。城闉鐙火促歸舟，露簾裏慘紅裙褶。

鬲谿梅令 即景

林檎葉葉拂僧窗，閃青缸。墨菊如煙，淡與影兒雙，吠星何處尨？　夢中詞筆小琤瑽，寄吳艭。欲翦芙蓉，生恐負蘭茳，不曾輕涉江。

好事近 行篋中有小像一幅，以詞爲讚。

三界最消魂，只有辯才天女。半世從無一句，是平常言語。　儻然生小在侯家，天意轉孤負。作了檻花籠鶴，怎笑狂如許。

臺城路

同人皆詗知余近事，有以詞來贈者，且促歸期。良友多情，增我迴腸盪氣耳。

吳棉已把桃笙換，流光最驚羈旅。蠟屐尋山，黄泥封酒，小有逢迎今雨。懷沙輟賦，夢不到南州，鄧林夸父。且逐寒潮，金閶一角餞秋去。　覺來誰與相遇？有卷中姚合，樓上孫楚。催我歸舟，鴛鴦牒緊，莫戀閒鷗野鷺。青谿粥鼓，道來歲重尋，須攜箾侣。多謝詞仙，低回吟冶句。

應天長

移寓城北之四松庵，溪山幽絕，人跡罕至，曉起倚高閣，賦此。

山僧許我移茶竈，不用當關仙鶴報。松杉杪，鐘魚杳。天際真人相揖笑。　夢回曾似到，記得卷中秋曉。囊藏李成《溪山秋曉圖》，意境仿佛似之。我呑長虹一嘯。吳天落月小。

點絳脣

補記四月之游

典郤珠釵，高樓特啟櫻桃宴。江風吹棟，恰喜鰣魚薦。　不許偎紅，只許深盃勸。窗三面，推開一扇，故使雛鬟見。

好事近

補記仲夏情事

名儁出天然，字近曹娥碑格。何以報他紈扇，餽一筐梅實？　平江暮雨太酸生，江上黯行色。行過松陵古道，得斷腸消息。

虞美人

高樓卜罷芻尼至，讀我龍鸞字。門前青翰泊雙雙，怕見芙蓉未敢涉秋江。今年青髩搔逾短，那有忘憂館？文君儻製白頭吟，爲報相如客裏乏黃金。

醜奴兒令 答月坡、半林訂游

游蹤廿五年前到，江也依稀，山也依稀，少壯沈雄心事違。詞人問我重來意，吟也淒迷，説也淒迷，載得齊梁夕照歸。

定風波

燕子磯頭擫笛吹，平明沈玉大王祠。無數蛾眉深院裏，晏起，曉霜江上阿誰知？山詭潮奔千萬變，當面，身輕要喚鯉魚騎。驀地江妻催我去，飛渡，樽前説與定何時。

一痕沙 録言

東指羽琌山下，小有亭樓如畫。松月夜窗虛，待卿居。閒卻調箏素手，只合替郎溫酒。高閣佛鐙青，替鈔經。

菩薩蠻 四月十九日薄暮即事

文窗花霧淒然緑，侍兒不肯傳銀燭。樓外月昏黃，口脂聞暗香。新來情性皺，未敢偎羅袖。此度袷衣單，蒙他訊晚寒。

減蘭

鮆魚橋下，片片桃花春已謝。不怨橋長，行近伊家土亦香。　茶甌香炷，多謝小鬟傳好語：昨夜羅幃，銀燭花明蟢子飛。

賀新涼 甯寓吴下滄浪亭，與王子梅諸君談藝。

一櫂滄浪水。一行行、澹煙疏柳，平生秋思。多謝江東風景好，依舊美人名士。有老衲、高談奇字。使我吴天詩料闊，策蝌文、蠵扁三千事。古香馥，在肝肺。　一篇我漫游吴市。傍龕鐙、來稱教主，與諸君談藝，子梅以教主目之。琉璃燄起。病蝶涼蟬狂不得，還許虎丘秋禊。看磨墨人低雙髻。絶勝山東驢子背，慘郵亭、麥飯黄沙裹。擲筆罷，傲吾子。

好事近 録言

細語道家常，生小不矜珠翠。他日郎家消受，願青裙縞袂。　畫梁燕子已無家，那有五侯第？等到歲寒時候，折黄梅簪髻。

小重山令

碧玉寒門産麗華，誤隨紅葉去，到天涯。明珠一斛坐陪茶。容我見，容我飯胡麻。　倦返七香車，重尋吴苑柳，石湖花。今年愁到莫愁家。黄金少，典去玉鵶叉。

調笑四首

花下，花下，金碧朝陽亭榭。獨游無味春時，恨煞佳人起遲。遲起，遲起，孤負江山清綺。

花月，花月，一片溶溶春闊。佳人情味瞢騰，翻愛羅幃擁鐙。鐙歇，鐙歇，我向花陰獨立。

烹茗，烹茗，閒數東南流品。美人俊辯風生，皮裹陽秋太明。皮裹，皮裹，流品如儂第幾。

年紀，年紀，不比十三十四。乳名鄭重曾探，眉樣蹉跎未諳。眉樣，眉樣，難道峰青江上。

定風波 二首

擬聘雲英藥杵回，思量一日萬徘徊。畢竟塵中容不得，難說，風前揮淚謝鸞媒。自古畸人多性癖，奇逸，雲中仙鶴怎籠來？須信銀屏金屋裹，一例，琪花不稱檻前栽。

除是無愁與莫愁，一身孤注擲温柔。倘若有城還有國，愁絶，不能雄武不風流。多謝蘭言千百句，難據，羽琌詞筆自今收。晚歲披猖終未肯，割忍，他生縹緲此生休。

賣花聲近世菊花，紛紅駭緑，無復東籬古意。偶客秣陵，得墨菊二本，甚娟妙，小詞賞之。

我住秣陵西，怪鳥秋啼。也無墨客對揮犀。何處尋秋何處醉，小妹青溪。　寒菜兩三畦，花不成蹊。折歸鐙下伴淒迷。忽憶青門人縞袂，淡墨曾題。

前調紫菊有近似墨菊者

誰硏九秋光，玉女玄霜，臙脂隊裏鐵爲腸。聞道豪家開夜宴，肯喚秋孃？　秋味黯然長，不要穠香，紙屏六幅繪湘江。影忒似花花似影，小費評量。

清平樂朱石梅以紅梅四瓷贈行，報謝，即題其畫册後。

芙蓉老去，没箇銷魂處。今雨不來來舊雨，心與亭臺俱古。　青谿一曲盤桓，粥魚茶板荒寒。多謝畫師慰我，紅妝打槳同還。

南歌子自題近詞卷尾

靈鵲飛秋夕，香車駕暮煙。鍼兒七箇盡情穿，略費玲瓏七孔藕心錢。　牀上宜施寶，琴中替辨絃。七襄報我定何年？且喜南樓好夢七分圓。

此玉詮潘丈所録定盦詞，余借讀將

十年，昨復攜至武林。適曉帆吴方伯刊定盦文成後，搜得詩草，刊附文集後。余因出此詞，請附其詩並刊之，使定盦箸作各見一斑也。同治戊辰十二月，古昇州何兆瀛志於武林官署之知所止齋。

同治己巳，補刊龔定盦先生遺文及《破戒草》、《己亥雜詩》，承何青士觀察惠假定公詞鈔本，正在付梓。適趙益甫孝廉過杭，攜有定公詞四卷，乃先生手定，刻於道光癸未。取校何本，增多不少，惟《庚子雅詞》一卷，則未刻本也。遂改依原刻本重刊，而以《庚子雅詞》附後，共爲《别集》五種，得窺全豹，亦一快事也。曉帆吴煦記。

定盦文集補編一

御試安邊綏遠疏

臣聞前史安邊之略，不過羈縻之，控制之。雖有長駕遠馭之君，乘兵力之盛，鑿空開邊，一旦不能有，則議者紛紛請弃地，或退保九邊已耳，非真能畺其土、子其人也。國朝邊情、邊勢，與前史異。拓地二萬里，而不得以爲鑿空。臺堡相望，而無九邊之名。畺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與前史迥異也。

安南路之策，與安北路異。天山北路者，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綽羅斯、厄魯特、和碩特、輝特之故地。自準部平，而衛拉特之遺民盡矣。天山南路，則兩和卓木之故地。其遺民統以伯克，有阿奇木伯克、商伯克分轄之。回民之信服吾將帥也，未必如其信服伯克也。將帥不得其心，則伯克率回民以怨吾將帥；得其心而恩太勝，則伯克率回民以輕吾將帥。所由與北路異也。

今欲合南路、北路而胥安之，果何如？曰：以邊安邊。以邊安邊何如？曰：常則不仰饟于内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于東三省。何以能之？曰：足食足兵。足之之道何如？曰：開墾則責成南路，訓練則責成北路。

夫南路至肥饒也，非北路但産青稞蔬麥者比也。河水之支流以十數，經各城流引而入田。可以稻，征而入倉，可以饟，可

以糈，而特慮夫屯官屯丁之有名無實也。是故改屯丁爲土著，改戍卒爲編户。出之行陣，散之原野。勢便令順，撤屯田爲私田。又許上農自占地。以萬人耕者，授萬夫長；以千人耕者，受千夫長。回子之貧者，役之爲佃，富人之役佃也，權侔于官吏，回子怙恃此農夫矣。且可以奪伯克之權，而轉其信服伯克之心。如是數年，則糧裕。

阿克蘇設紅銅局，官司鼓鑄，制普兒錢，其重六銖。禁紅銅毋許入關，禁皮貨毋許入關，如是數年，則錢裕，用物裕。又禁内地倡優淫巧，不許出關，以厚其風俗，則官私一切裕。夫錢裕、糧裕、用物裕、官私一切裕，而猶仰給中國之解饟，必不然矣。如是十年，而猶不能兼顧北路，使北路仍仰給内地，又不然矣。

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故漢世三十六城郭皆轄于都護治，唐之北庭亦轄西南。而國朝回疆辦事領隊大臣，節制以伊犁將軍，其理一也。臣愚以爲南路有事，有調發，宜調發及于北路而止。客歲之事，調及東三省兵，甚非策也。夫三省居輿圖極東北，回城居極西南，入中國，出中國，真二萬里。又不肯使走草地。即走草地，走蒙古，走烏里雅蘇台，亦萬餘里。其爲老師縻餉，騷擾州縣。伏考史册，未覩此用兵也。以爲用其人乎？臣不敢以爲其人不足用。而伊犁將軍標下，固額設洗白兵五百名、索倫兵五百名，果其有名有實，一可當百，則此亦二勍旅矣。何不責成伊犁將軍，使平日認真訓練此二旅，使名實相核之爲簡捷乎哉！故大功雖告成，而兵差費至巨萬，兵差所過，州縣頗虧空。夫欲邊之安，而使内地虚耗而不安，故曰甚非策也。

夫常有常之經，變有變之經。武之善經也，回民見吾之常亦有經，變亦有經，乃真不敢輕吾將帥。匪但卡内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薩克、布魯特、愛烏罕、那木干、安集延，以及巴克達山、温都斯坦之人，亦懾我之聲靈，而環嚮以安。匪但萬年有此新疆，雖再拓十數城可也。雖有重臣宿將，老于西事之人，爲我皇上直陳得失，無以易此。臣謹疏。

尊命二

夫六經之爯命罕矣，獨《詩》婁爯命，皆言妃匹之際、帷房之故者也。

文王取有莘氏之女姒氏，生九男，夫婦並聖。唯此神聖，克劵靈命，命以莫不正。詩人莊言之，又夷易言之，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南國之夫人，有不妒忌之德，使衆妾以禮進御于君。衆妾則微言之，又稍稍感概而言之，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曰：「抱衾與裯，實命不猶。」此命之無如何，而不失爲正命者也。乃有無如何而不受命者矣，不受命而卒無如何者矣，詩人則刺之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言有嫉焉，有懣焉，抑亦有欷歔焉，抑亦似有憾於無如何之命，而卒不敢悍然以怨焉。之三詩者，可以盡天下萬世妃匹之際、帷房之故之若正若不正。

漢司馬遷引而申之，於其序外戚也。言命者四，言之皆累欷。善乎遷之能讀三百篇，闡幽微，告萬世也。三百篇之世，暨遷之世，天竺法未東，命之正，命之無如何，又各有其本，因是已，緣是已，宿生是已。

詩人、司馬遷，惜乎其皆未聞之。未聞之而不能不立一説。使正者受，不正者亦受，無如何者亦受，强名之曰命。總人事之千變萬化，而强諉之曰命。雖不及天竺書，要之儒者之立言，覺世而牖民，莫善于此，莫善于此！

或問之曰：「傳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言何若？」應之曰：子莊言之，我姑誕言之；子質言之，我姑迂言之。夫我也，則發于情，止于命而已矣。

乙丙之際塾議三

客問龔自珍曰：「子之南也，奚所覩？」曰：「異哉，覩書獄者。」「獄如何？」曰：「古之書獄也以獄，今之書獄也不以獄。」微獨南，邸抄之獄，獄之衅皆同也，始狡不服皆同也，比其服皆同也，東西南北，男女之口吻神態皆同也，獄者之家，户牖牀几器物之位皆同也。吾睹一。

或釋褐而得令，視獄自書獄，則府必駁之，府從則司必駁之，司從則部必駁之。視獄不自書獄，府雖駁，司將從，司雖駁，部將從。吾睹二。

視獄自書獄，書獄者之言將不同。曰臣所學之不同，曰臣所聽之不同，曰臣所思慮之不同。學異術，心異藏也。或亢或孫，或簡或縟，或成文章，語中律令，或不成文章，語不中律令。曰：臣所業于父兄之弗同。部有所考，以甄核外，上有所察，以甄核下，將在是矣。今十八行省之挂仕籍者，語言文字畢同。吾睹三。

曰是有書之者，其人語科目京官來者

曰：京秩官未知外省事宜，宜聽我書。則唯唯。語入貲來者曰：女未知仕宦，宜聽我書。又唯唯。語門蔭來者曰：女父兄且攝我。又唯唯。尤力持以文學名之官曰：女之學術文義，懵不中當世用，尤宜聽我書。又唯唯。今天下官之種類，盡此數者，既盡驅而師之矣。強之乎？曰：不。既甘之矣。吾睹四。

左雜書小獄者，必交于州縣，左雜畏此人矣。州縣之書獄者，必交于府，州縣畏此人矣。府之書獄者，必交于司道，府畏此人矣。司道之書獄者，必交于督撫，司道畏此人矣。督撫之上客，必納交于部之吏，督撫畏此人矣。吾睹五。

其鄉之籍同，亦有師，其教同，亦有弟子，其尊師同，其約齊号令同。十八行省皆有之。豺踞而鴞視，蔓引而蠅孳，亦有愛憎恩仇，其相朋相攻，聲音狀貌同。官去弗與遷也，吏滿弗與徙也。各行省又大氐同。吾睹六。

狎富久，亦自富也。狎貴久，亦自貴也。農夫織女之出，于是乎共之，宫室車馬衣服僕妾僃。吾睹七。

七者之睹，非憂非劇，非酲非瘧，非鞭非箠，非符非約，析四民而五，坿九流而十，挾百執事而傎到下上。哀哉！誰爲之而壹至此極哉。

釋魂魄

有渾言之義，有析言之義。渾言之，人死曰鬼，鬼謂之魂魄。析言之，魂有知者也，魄無知者也。質言之，猶曰神形矣。《易》曰：「精氣爲物。」此言聖智之魂之情

狀。曰：「游魂爲變。」此言凡民之魂之情狀。《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頌文王之精氣能不與魄俱死。孔子告子游曰：「體魄則降。」此言聖智與凡民所同者。曰：「知氣在上。」此言聖智所不與民同者。凡民之魂，不能上升乎天，或東西北南以遊。招魂之禮，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必仰而求之上者，何也？不敢以凡民待其親也。屈原、宋玉之詞，則求之上，求之下，求之東西北南，夫亦善知凡民之情狀者也。月之生曰明，其死曰魄，假借之義也。魂有知，故禮有招魂，楚巫有禮魂。魄無知，故周禮不墓祭，墨氏薄葬。道家者流言以魂屬善，以魄屬不善。求之孔、墨，具無其義。小説家言人遇鬼于墟墓。然則魂有戀魄而悲死者矣。孰達孰悲，吾弗知。

辯知覺

嘉慶甲子，自珍從嚴江宋先生讀書。先生問焉，曰：「伊尹曰先知知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與覺何所辯也？」自珍對曰：知就事而言也，覺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覺無形者也。知者，人事也，覺兼天事言矣。知者，聖人可與凡民共之，覺則先聖必俟後聖矣。堯治曆明時，萬世知曆法；后稷播五穀，萬世知農。此先知之義。古無曆法，堯何以忽然知之？古無農，后稷何以忽然知之？此先覺之義。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此先知之義。「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此先覺之義。孔子學文、武之道，學周禮。文、武、周公爲先知，孔子爲後知，此可知者也。孔子不恃

杞而知夏，不恃宋而知殷，不乞靈文獻而心通禹、湯，此不可知者也。夫可知者，聖人之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之覺也。

六經正名

龔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奸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覩《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即漢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臆曾益。

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群書。傳則坿于經，記則坿于經，群書頗關經，則坿于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録，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群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群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群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群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群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群書，而諸子畢出，既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録，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

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

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侯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説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爲經，大、小戴二記畢爯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群書爲經，《周官》晚出，劉歆始立。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爲，坿之于《禮》，等之于《明堂》、《陰陽》而已。後世爯爲經，是爲述劉歆，非述孔氏。

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爲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户樞也；不敢以《論語》夷于記，夷于群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群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

然且以爲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傳記。傳記也

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内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輿氏之靈，其弗享是矣。

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爲經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閎意眇指，如置之二戴所録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立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隳，此弗可動矣。

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群書爲經，以子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輿儓爲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儓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六經正名答問一

問：傳記及《爾雅》之爲經，子斥之，以其不古也；《孝經》之名古矣，胡斥之？答：《孝經》之名經，視他傳記古矣，視孔氏之世之六經則不古。鼂不云乎，仲尼未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子惑是，是惑于《元命苞》、《鉤命決》而已矣。《周官》之爯經，王莽所加。

六經正名答問二

問：張揖以降，論《爾雅》者衆矣，以孰爲正？答：以宋鄭樵之論爲正。然則《雅》可廢邪？答：否否。尚寶史游《急就》，豈不寶《雅》？尚尊許慎《説文》，豈不尊《雅》？尚信毛萇《詩傳》，豈不信《雅》？後聖如起，莫之廢也。《釋訓》一篇，最冗、最誕、最僑鄙，最不詞，如夾漈言。

六經正名答問三

問：六藝之有樂，謂聲容，不謂竹帛，明矣。《樂記》一篇之存，《周官·大司樂》篇之存，竇公所獻，戴氏所録，其存于天地也，不得謂韶濩之存于天地也，明矣。班氏乃采《小戴記》之一篇，以當六藝之一，何居？答：子之言是也，而不可以責向與固也。向若曰：此樂之見于大略者爾，名爲《七略》，則不得不然，名爲《藝文志》，則不得不然。

六經正名答問四

問：「三禮」之名始何時？答：始熹平立石經時。夫《小戴》尊矣，抑《王言》、《保傅》之篇善矣，《夏小正》視《月令》古矣。《曾子》十八篇亡，厓略稍稍見，《大戴》又有功焉。《公冠》、《投壺》、《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又班氏所爯，其文與十七篇相似者也，「十七篇」今本《漢書》譌爲「七十篇」，劉攽正之。則是淹中經之四篇也。然而蔡邕不書《大戴》，盧植、鄭玄不注《大戴》，用心亦有頗焉。

六經正名答問五

問：吾子之言，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還傳，以群書還群書，以子還子，五者正名之功碩矣。今天下古書益少，如其寫定于先生之堂，六藝九種，以誰氏爲配？答曰：我其縱言之。《周書》去其淺誕，剔其譌衍，寫定十有八篇；《穆天子傳》六篇；百篇《書序》；三代宗彝之詺，可讀者十有九篇；《秦陰》一篇，此篇本在《周書》七十一篇之中，其目存，其文佚。予定爲秦昭襄王時書，即今世所傳《陰符經》也。桑欽《水經》一篇，以配二十九篇之《尚書》。《左氏春秋》，宜剔去劉歆所竄益。《春秋公羊傳》，《鄭語》一篇，及《太史公書》，以配《春秋》。重寫定《大戴記》，存十之四。《小戴記》，存十之七。加《周髀祘經》、《九章祘經》、《考工記》、《弟子職》、《漢官舊儀》，以配《禮》古經。屈原賦二十五篇、漢房中歌、郊祀歌、鐃歌以配《詩》。許氏《説文》，以配小學。是故《書》之配六，《詩》之配四，《春秋》之配四，《禮》之配七，小學之配一。今夫穀梁氏不受《春秋》制作大義，不得爲《春秋》配也。《國語》、《越絶》、《戰國策》文章雖古麗，抑古之雜史也，亦不以配《春秋》。《周官》五篇，既不行于周，又未嘗以行于秦、漢，文章雖閎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禮》。若夫《詩小序》，不能得《詩》之最初義，往往取賦詩斷章者之義以爲義，豈《書序》之倫哉？故不得爲《詩》之配。竊又以焦氏《易林》、伏生《尚書大傳》、惠棟輯逸。《世本》、洪飴孫輯逸。董仲舒書之第二十三篇、盧文弨校本。《周官》五篇，此五者坿于《易》、《書》、《春秋》、《禮經》之尾，如坿

庸之臣王者。雖不得爲配，得以其屬籍通，已爲尊之矣。盡之矣，盡之矣。

或曰：胡不以《老子》配《易》，以《孟子》、《郇子》配《論語》？應之曰：經自經，子自子，傳記可配經，子不可配經。雖使曾子、漆雕子、子思子之書具在，亦不以配《論語》。𡚁也發其耑矣。

説中古文

成帝命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但中古文之説，余所不信。

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宫室，不應宫中獨藏《尚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叚使中秘有《尚書》，何必遣鼂錯往伏生所受廿九篇，三也。叚使中秘有《尚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叚使中秘有《尚書》，以武、宣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閒，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叚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汔民閒，應奉爲定本，斠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平生不曾於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絶後，此古

文者，迹過如埽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假使中秘書並無百篇，則向作《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十二也。

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即劉歆所自序之言如此，託於其父，並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獨與絶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丘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侗而愿。

葛伯仇餉解

問曰：逸書曰：「葛伯仇餉。」孟子説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餉，殺而奪之。」葛雖貧，葛伯一國之君，安得有殺人奪酒肉事？答曰：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教之祀，遺以粢盛可矣。乃使亳衆往爲之耕，春耕、夏耘、秋收，乃囷乃米，而藏之廩，而後可以祀。其於來歲之祀則豫矣，其於歲事則已緩。老亳衆者何？闚國者也，策爲内應者也。老弱饋者何？往來爲閒諜者也。葛雖貧，土

可兼，葛伯放而柔。彊隣聖敵，旦夕虎視，發衆千百，入其境，屯于其野，能無懼乎？懼而未肯以葛降，率其民而争之，又不足以御，乃姑殺其閒諜者。夫黍稻之簞槖，往來兩境，陰謀之所槖也，其民乃發而獻之伯。仇者何？衆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專詞。殺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殺。史臣曰：「葛伯仇餉。」得事實矣。又曰：「湯一征，自葛載。」夫葛何辠？辠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矣。

非五行傳

龔自珍曰：劉向有大功，有大辠。功在《七略》，辠在《五行傳》。凡五行爲灾異，五行未嘗失其性也。成周宣榭火，御廩灾，桓、僖廟灾，非火不炎上也。亡秦三月火，火炎上如故。平地出水，水未嘗不潤下也。河決瓠子，決酸棗，乃至堯時懷山而襄陵，水潤下如故。關門鐵飛，金從革如故。桑穀生朝，桑穀非不曲直也。雨木冰，桃李冬華，霜不殺艸，艸木曲直如故。無麥無禾，是暘雨不時之應，非土不稼穡。

予紬《洪範》，箕子以庶徵配五事，不以五行配五事。如欲用《春秋》灾異説《洪範》者，宜爲《洪範庶徵傳》，不得曰《五行傳》。且休徵五，咎徵又五，非六也，無六沴之義。又申五事自五事，皇極自皇極，五福、六極自五福、六極，不相配。彼加恒陰以足六沴，又割皇極以畀五事。無棼於是者，亦無拙於是者。今以五事還五事，以皇極還皇極，以五福、六極還五福、六極，而《洪範》可徐徐理矣。微但此，《易》自《易》，《範》自《範》，《春秋》自《春秋》。《易》言陰陽，《洪

範》言五行，《春秋》言灾異。以《易》還《易》，《範》還《範》，《春秋》還《春秋》，姑正其名，而《易》、《書》、《春秋》可徐徐理矣。

武王、箕子、周初之史氏，不知後世有儒者。古之儒者，不聞後世有裨竈、梓慎；裨竈、梓慎不聞後世有文成、五利；文成、五利，不聞王莽；王莽不聞張角、張魯五斗米、三里霧。如改五經以遷就之，角、魯將毋經學之大宗也哉！

表孤虛

予讀《漢百官表》，至「戊己校尉」而作曰：古用兵之法，盡此官矣。戊己之爲德，無專治，無所不治，擊之也無方，而善擊天下之虛。負戊己以爲治，百戰百勝，不戰亦勝。戊己之名，以孤爲名者也。孤不自孤，得虛而孤。使漢官盡如此，匈奴何足平？三十六城郭何足有？大宛何足通邪？古先聖王，使弟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之事。六甲五方相爲用，古也必有其說。宋裴駰不得其說，以虛爲孤，以孤爲虛。予懼疑誤後世，作一表。采《易緯》之義，兼術家之術，以正漢官之名，與裴駰正相反。

甲子旬	虛戌亥	孤在辰巳
甲戌旬	虛申酉	孤在寅卯
甲申旬	虛午未	孤在子丑
甲午旬	虛辰巳	孤在戌亥
甲辰旬	虛寅卯	孤在申酉
甲寅旬	虛子丑	孤在午未

闡告子

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

矣。善惡皆後起者。夫無善也，則可以爲桀矣；無不善也，則可以爲堯矣。知堯之本不異桀，荀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異堯，孟氏之辯興矣。爲堯矣，性不加菀；爲桀矣，性不加枯。爲堯矣，性之桀不亡走；爲桀矣，性之堯不亡走；不加菀，不加枯，亦不亡以走。是故堯與桀互爲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絶。古聖帝明王，立五禮，制五刑，敝敝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嚮善。攻劘彼爲不善者耳，曾不能攻劘性；崇爲善者耳，曾不能崇性；治人耳，曾不治人之性；有功於教耳，無功於性。進退卑亢百姓萬邦之醜類，曾不能進退卑亢性。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又曰：「性，杞柳也。仁義，杯棬也。以性爲仁義，以杞柳爲杯棬。」闡之曰：浸假而以杞柳爲門户、藩杝，浸假而以杞柳爲桎桊梏，浸假而以杞柳爲虎子、威俞，杞柳何知焉？又闡之曰：以杞柳爲杯棬，無救於其爲虎子、威俞；以杞柳爲威俞，無傷乎其爲杯棬；杞柳又何知焉？是故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强名；不可似，可以形容似也。揚雄不能引而申之，乃勉强名之曰：「善惡混。」雄也竊言，未湮其原；盜言者雄，未離其宗。告子知性，發端未竟。

予年二十七著此篇。越十五年，年四十二矣，始讀天台宗書。喜少作之闇合乎道，乃削剔蕪蔓存之。自珍自記。癸巳冬。

說印

瘁哉，自著録家儲吉金文字，以古印爲專門，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不勝録。或曰：即録，録坿鐘彝之末簡。昔者

劉向、班固皆曰：繆篆，所以摹印章也。漢書有八，而摹印特居一。古官私印之霝茖人手也。小學之士，以古自華之徒，别爲一門，固有説乎？夫茗、泖之士愛古甓，關隴之士愛古瓦，善者十四。至于魚形獸面之製，吉陽富貴之文，或出于古陶師，多致之，不足樂也。且别爲一門儲印，豈不瘉於是？若夫第其鈕，别其金三品，則亦考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見于史，是亦補古史也。人名大暴白乎史，是則思古人之深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此羽琌之山求古印之大旨也。體或繆篆，或省不爲繆篆。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早，冬益燠，客益衆，土著益許。吾相北方，獨宣化府、承德府之間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

今夫東南艸木，朮朮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槁也，蠹空其中，雨漬其外，有園圃者，不規久遠，不能儲以爲美材。宣化、承德間少木，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磽确以種木，三十年而材之，棟宇棺椁之利，可以專數縣。恒寒，故腠理實；恒勞，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見聞定。居天下極北，仕者賈者不取道。不取道，無過客矣，故家室姻戚皆舊。我祖我宗，蹕路之所出入，承德則山莊在焉，近宫牆蹕路，不爲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

東南生齒密，丘墓密，歲歲埋之，歲歲掘之，故土浮，故土多石少。宣化、承德間平地皆巨石，地氣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

毒蟲，亦無瘟疫痁疾，人畜皆壽。如夾山而居山之坳，縱可四百丈，横四之一，可以牧牛、羊、犎牛。牧可以代田，石炭可以代薪，狼、狐、野貓之皮可以代蠶。子孫如聰慧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可以代東南書記之館，教讀之師。

吾有丈夫子二，如一支回南，一支還北，他日魂魄其歆北乎？噫！吾少年營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温温然不忘東南之山。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詗我，人事甚我，又未必使我老東南，从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

丁酉十月，與客言志。既送客，書示兒子。

北路安插議

土爾扈特之歸也，自乾隆三十六年，後于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兩處，有賜渥巴錫等游牧地。如立行省後，不可使與民户、旗户無區别，宜各建一大城居其酋，聽出城外舊有水草處數區，仍令安牧。歲時酌令入牲畜于布政司，則蠲其例貢，一切封爵翎頂如故。謹議。

定盦文集補編二

蒙古寄爵表序

賽音部之有兩厄魯特，猶青海部之有賀蘭山厄魯特，與額濟納土爾扈特也，皆各有爵。疆域則統之，如古坿庸國。賽音西壤，茂有水草，其始也，皆居推河矣。其繼也，皆居烏蘭烏蘇矣。今阿剌布坦裔，見旂一爵一；丹濟蘭裔，見爵一旂一。爵皆貝子，地皆削推河之甬。官書紀載，或贅或歧，故考檔宜慎也。

青海志序

青海在甘肅西甯府邊外，唐吐谷渾之分也。三十九族，奉佛而好兵，會盟之事弗與，故文移甚少。其地始盡番子有也。三十九族之人，盡後徙也。瓦剌與蒙古，實一而二。始元明閒爲蒙古屬國，視蒙古微賤。和碩特之得姓博爾吉吉特氏，當是冒貴種，未必本姓，然弗可考也。今依欽定《世系表》，以和碩特之顧寔汗爲首，巨細之故，咸詮次于下。雍正後，顧寔裔亡，而和碩特不盡亡，存者如干族，其事次焉。其徙往以實地者，有喀爾喀、輝特、土爾扈特各部，其事又次焉。其關界以鎮海堡爲首，其地形以河爲領，具如志。

烏梁海表序

皇輿極北竟也，其人與明阿特同祖，喀爾喀四部輕之，蓋微種也。頗役附北厄魯特、噶爾丹，不能自通。康熙三十六年，漠北平，五十四年，烏梁海來貢貂，有詔隸札薩克圖汗部。乾隆三十九年，始與木蘭之圍。命與烏蘭烏蘇厄魯特、杜爾伯特、青海爲一隊，謂之四别隊。嗣是進年班矣。其部落，以在唐努山者爲大支；以牧阿勒坦山、牧阿勒坦淖爾者，爲屬國。實一種而三國。有總管大頭目一員。今鉤考唐努山世系，自和羅爾邁以下，列於表。

漢器文録序

余嘗考漢氏雖用徒隸書，書一切奏記，而宫府崇尚篆學，非兼通倉頡以來衆體，不得爲史。君后通史書者，班、謝皆濡筆以紀，夫亦可以知其貴重矣。金玉刻辭，以視刻碑，尤所特加意也。余最録墨本，曰：阮氏藏史賓鈃一，古文也；林華館鐙一，定陶鼎一，小篆兼隸書也。汪氏藏陵陽鼢一，小篆。文氏藏五斗銷一，錠一，小篆。秦氏藏魯共王熏盧一，小篆兼隸書。李氏藏鄴公鼎一，籀文。顔氏藏慮俿尺一，小篆。王氏藏雁足鐙一，隸書兼小篆。予自藏枞豆一，古文；王剛卯一，籀文；鴻嘉鼎一，一升十四籥熏盧一，小篆兼隸書。合諸家藏，大小洗十有五，皆小篆兼隸書。長白斌良藏嘉

量一，小篆兼隸書。起高、文之世，汔乎孝安之朝，以二十九物者發其凡，而泉印鏡之簿，不僂指焉，黿鼉麗碩，又往往璆然，振其銘辭，可續周天府矣。

鏡録序

鏡別爲專門，何也？其四言在《易繇》與《詩》之閒；三言至七言，在謡、諺之閒。體裁尤芳異，文章家喜之，録之以貺夫言詩者也。其用韵，則不可以周之諧聲求之矣；其文字，大小篆與隸書相雜爲體。起于秦，汔于齊、梁閒。自藏五，諸家墨本三十有九，總四十有四。

瓦録序

漢氏宫殿之名，不可得而簿録也。其瓦黝以温，其文字多哀麗傷心者，觀其體，皆深習八體六技者之所爲，非盡陶師之爲也。夫後漢祠墓之刻碑，皆石工書；而前漢瓦文，乃兼大小篆。嘻！可以識炎運之西隆，窺劉祚之東替也矣。

予所録五十有五：曰「長生未央」，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與天無極」，曰「千秋萬歲」、「輿地無極」，曰「億年無疆」，曰「永奉無疆」，曰「高安萬世」，曰「宗光萬世」，曰「千秋萬歲」，曰「金」，曰「千金」，曰「衛」，曰「艸」，曰「便」，曰「蘭池宫當」，曰「椒風嘉祥」，曰「嬰桃轉舍」，曰「都司空瓦」，曰「上林農官」，曰「甘林」，曰「甘

泉上林」，曰「宗正宮當」，曰「八風壽存當」，曰「右將」，曰「有萬憙」，曰「大廐」，曰「金廐」，曰「宜富貴當」，曰「平樂宮阿」，曰「漢并天下」，曰「很干萬延」，曰「永望芒芴」，曰「嵬氏冢舍」，曰「萬歲冢當」，曰「宣靈」，曰「萬石君倉」，曰「六畜蕃息」，曰「方春蕃萌」，曰「駘蕩萬年」，曰「仁義自成」，曰「延年益壽」，曰「延壽萬歲」，曰「萬物咸成」，曰「長毋相忘」，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文之可以目治者九：曰鳳形，曰飛廉形，曰飛鴻形、文曰「延年」，曰三雀形，曰朱鳥形，曰龜蛇交形，曰饕餮形，曰二馬形、文曰「甲天下」，曰魚形。其諸家箸録有之，而予未見者三，曰「衛屯」、曰「揜依中庭」、曰「黄山」。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龔自珍始爲徽州府表氏族也。先王以人道序天下，故氏族肇焉。我大清文物備布，山川穆清，瀕海而東，置行省者一十有八，其縣一千三百有奇，縣之民籍皆億萬。民皆能言所姓，而姓以世德家行及勳貴之迹有述者，謂之大。自珍所至縣多矣，皆諏而記之。夫以大姓雄于縣而詘于府者，有之矣；以大姓雄于府而詘于一行省者，又有之矣；以大姓雄于一行省，而詘于總知天下掌故之宗所記聞者，又有之矣。曩者家大人知徽日，命自珍任徵討文獻之役。徽之大姓，則固甲天下，粲然散著，靡有專紀，是故削竹而爲之表。

其義例曰：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

夫宗法立而人道備矣，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不以宗廢貴貴也。其有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不以宗廢賢賢也。自今兹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者，爲甲族；得三十世者，爲乙族；得二十世者，爲丙族。義何所尚？尚于恭舊。遂箸録洪氏、吴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族，其餘群姓坿見焉，弗漏弗濫。

書既成，閲六年，嘉慶庚辰之歲，則開陋而最録之如此。若夫齊、梁之浮譚，江左之虚風，侈心膏粱之名，詭言氏族之學，朝之失政，野之失德，作者何師焉。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庚辰秋七月，仁宗睿皇帝木蘭熱河大行，問至京師，禮部堂官奔赴熱河者二人，司員奔赴者滿二人、漢一人，留署職大喪檔案者漢一人，則禮部主事武進劉君逢禄實任之。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受顧命大臣，飛寄留京辦事王大臣信，留京王大臣傳知百官成服，汔道光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安昌陵，禮成。又恭載四月初六日常雩圜丘升配事，而全檔子告成。所徵者凡十類：一上諭，二隨旨，三題奏本摺，四禮部咨各衙門文移，五各衙門咨禮部文移，六禮部頒各直省及五十一旗蒙古、八十七旗喀爾喀文移，七朝鮮國王咨禮部文移，八禮部存記清漢字檔子，九内閣恭擬祭

文，十翰林院恭擬祭文，而朝鮮國王祭文坿焉，敬手勒成六卷。喪紀爲禮之極，大喪爲國家萬事之根本。恭讀遺詔有之曰：《書》有陟方之文。古帝王崩于巡狩，蓋有之矣，則是不得以爲變禮。今所記注，皆經常也，敬以告儒臣之纂官書及後世考禮儀者。於乎！我朝列祖列宗大慈、大孝、大法、大守之原，至尊至重，禮官不能詳也，禮官所能記載，蹟焉而已。道光二年秋，内閣中書仁和龔自珍序。

最録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曆，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兑、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驗》、《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録一通，以爲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

最録尚書考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尚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匈臆而吴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

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録之，俟司天采擇。

最録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于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于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灾異，則漢氏之恒疾，不足砭也。凡予録《緯》三家，用閩趙在翰本。

最録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弟一至弟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弟五弟六，書畿内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

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曰。龔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又八。

龔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琌之山，東歸，蠹書于羽陵。畿内有羽陵，何也？樂羽琌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内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爲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爲古文？晉臣荀勖以爲古文也，元、明契書家因以爲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勖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

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闕一二名者，事無更端，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弟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觴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訖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摭拾與？可。曩者刺取群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朴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群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摭逸一篇，坿卷尾。

《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説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幹本，明吴氏琯本、何氏鏜本、邵氏蕿古本、汪氏明際本、吴山華陰雨道藏本，國朝洪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漓，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下逮草木，不孕金玉。郯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爲儒，耳剽目誦，不如剡子，驚而削之，使天靈迹，慴恍夷于稗家，尚不得媲《國語》，不亦儉乎？

最録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吴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

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内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耳視，以目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手有搰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脱離三界。惜哉！

最録司馬法

予録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吴之輿臺，尚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分之，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群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于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于《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六疑。

聞蘇州黄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疏》。

最録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偁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大内，乾隆初，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閲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弟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臆正之，合作者分别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

最録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爰依何鏜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汔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揚雄《法言》、荀悦《申鑑》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薙之，乃覿瑶草，拾而佩之，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説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槀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最録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顔之推《家訓》二十篇之弟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黄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説法人者，立宗、

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群聾，華雨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躅，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略説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窔。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最録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肄《禮》。❶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即存，此身滅即滅，則吾壹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孰視如無覩邪？抑違中之佞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傑序，蘇州江沅藏。其詞旨與顔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墨一通，人間遂有弟三本。

最録李白集

龔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

❶「肄」，原作「詩」，據上文及扶輪社本改。

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黄庭堅、蕭士贇皆非無目之士，蘇、黄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耑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録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最録平定羅刹方略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刹情形事；終于二十八年，内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刹定地界事。羅刹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詔史館作是書也，最簡明。四庫著録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師。卒成大功者，都統公彭春、護軍統領佟寶、侍郎薩海也。方略之要，薩海督耕，彭春、佟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進籐牌爲主，領籐牌兵

者，漢鑾儀使侯林興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郎坦始之，彭春、薩海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仁皇帝諭曰：「逐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皋亭之上。

龔鞏祚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現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定盦文集補編三

上大學士書

中書龔自珍言：自珍少讀歷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絶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匈肝，有匈肝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考訂同異之事；有考訂同異之事，則或匈以爲是，匈以爲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

中書仕内閣，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見所聞，匈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安之，而中書一人匈弗謂是。大廷廣衆，苟且安之，夢覺獨居，匈弗謂是。入東華門，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東華門，神明湛然，匈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疑中書有痼疾，弗辨也，然匈弗謂是。如銜魚乙以爲茹，如藉蝟栗以爲坐。細者五十餘條，大者六事，兹條上六事，願中堂淬厲聰明，焕發神采，賜畢觀覽。

一、中堂宜到閣看本也。大學士之充内廷者，例不看本。伏考雍正十年以後，内廷之項有五：一御前大臣、二軍機大臣、三南書房、四上書房、五内務府總管是也。五

項何以稱「内廷」？内閣爲外廷故也。内閣何以反爲外廷？雍正後，從内閣分出軍機處故也。大臣帶五項者，除出南書房、上書房總師傅不日入直，不常川園居；日入直，常川園居者，三項而已。此帶三項之大學士，不到閣看本之緣由也。幸大學士不盡帶三項，内閣日有大學士一員到，漢侍讀上堂，將部本通本，各籤呈定迎送如儀，中書有關白則上堂，無關白則否。此國初以來百八十年不改，而且雍正壬子以後，九十年來莫之有改者也。惟中堂到閣，侍讀以下賢否，熟悉匈中，輔臣掌故，亦熟悉匈中，内閣爲百僚之長，中書實辦事之官，此衙門一日未裁，此規矩一日不廢。

道光元年，大學士六人，滿洲伯中堂、托中堂、協辦長中堂，漢則曹中堂、戴中堂、協辦孫中堂。是年到閣看本者三人，托、戴、伯是也。戴予告，孫大拜，協辦爲蔣中堂；伯休致，長大拜，協辦爲英中堂，則道光二年之事。曹、蔣皆軍機大臣，長伊犁將軍，孫兩江總督，英内務府總管，其日日看本者，只托中堂而已。托中堂在嘉慶朝任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常川園居，聖眷隆重，至是乃日日看本，原屬偏勞，一日召見，乘便口奏：内閣只臣一員，日日看本，部旗事繁，必須分身等語。於是乞旨，派漢學士三人輪流看本。噫！學士職過硃，看本非所掌也，此乃第一大關鍵。

然而一時權宜之法，豈以爲例？他日無論某中堂開缺，局勢即全變，局勢全變，舊章不難立復。設竟從此改例，須大學士奏明，將漢學士添此職掌，纂入《會典》，並將大學士永遠作爲虚銜之處，纂入《會典》。萬無不奉明文，淡然相忘之理。所以托中

堂此奏權宜，自無妨礙，而後來永遠如此，并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

孫革職，蔣大拜，協辦爲汪中堂。汪，上書房總師傅也。按嘉慶九年，上諭曰：「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大臣，俱著輪流入署辦事。」其上書房總師傅不過旬日一入直，尤不得藉口内廷，常川園居。聖訓煌煌，在《會典》第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也，侍讀不知也。汪到任日，滿侍讀探請意指，汪赧然曰：「我外廷乎？」乃止。是日絶無援甲子年上諭以明折之者。

不但此也，前此嘉慶七年六月上諭曰：「内閣重地，大學士均應常川看本。其在軍機處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圓明園居多，散直後，勢難赴閣。至在城之日直，機務稍簡，朕令其赴衙門辦事，即應閣部兼到；若不在内廷之大學士，票擬綸音，是其專責，豈可閒曠？保寧到京後，雖有領侍衛内大臣，朕不令其在園居住。嗣後軍機處之大學士，直朕進城後，諭令到衙門時，著先赴内閣，再赴部院；其不在内廷之大學士，著常川到閣，以重綸扉，以符體制。」此諭更明白矣。亦無援引以折之者。

大官不談掌故，小臣不立風節，典法陵夷，紀綱積壞，非一日之積，可勝痛哉！假使汪肯看本，則托、汪隔日一到，與托原奏所稱只一員到閣之語情事異，與所稱日日到閣之語情事又異，夫復何辭？惜哉！此第二大關鍵也。

汪病逝，協辦爲今盧中堂。英降熱河都統，協辦爲今富中堂。兩中堂不但不在三項内廷，並不在五項之列，尤宜到閣，以重本職，而侍讀懲前事，不復探請。兩中堂原未諳閣故，不知大學士之本職，因何而

設，皆自不在兩公，遂兩相忘，此第三大關鍵。

合署人員，舉朝科道，亦皆淡然相忘，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情事又一變。而漢學士之看本，局遂不變。時人戲語陳學士嵩慶、張學士鱗曰：「兩君可稱『協辦』協辦大學士。」兩君笑應之。三十年後，後輩絶不解今日嘲戲語矣。盧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國史館總裁兼管順天府事務，富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正白旗滿洲都統、閱兵大臣。今吏部、順天府知有盧中堂，内閣不知有盧中堂也；理藩院、正白旗知有富中堂，内閣不知有富中堂也。黜陟之事，托中堂獨主之，内閣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而本朝大學士一官，遂與保傅虚銜、有銜無官者等。自尚書至巡檢典史，皆不以兼攝事廢本缺事，獨大學士有兼事無本事矣。自尚書至未入流，皆坐本衙門堂上辦事；内閣爲衙門首，堂上闃然無堂官矣。而太宗文皇帝以來，設立大學士之權之職之意，至托中堂而一變，汪中堂而再變，盧、富兩中堂而三變。托創之，汪中之，盧、富成之。

依中書愚見，今宜急請托中堂、盧中堂、富中堂輪流到閣看本。今曹係軍機大臣，長係御前大臣，蔣係兩江總督。如不看本，宜急奏明改定《會典》，不得相忘。此當世第一要事。

一、軍機處爲内閣之分支，内閣非軍機處之附庸也。

雍正辛亥前，大學士即軍機大臣也，中書即章京也。壬子後，軍機爲諭之政府，内閣爲旨之政府，軍機爲奏之政府，内閣爲題之政府，似乎輕重攸分。然寰中上諭，有不

曰内閣承發奉行者乎？寰中奏牘，有不曰内閣抄出者乎？六科領事，赴軍機處乎，赴内閣乎？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摺奏，後非軍事亦摺奏，後常事亦摺奏，後細事亦摺奏，今日奏多于題，諭多于旨，亦有奏訖在案，補具一題者，絶非雍正朝故事。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不得不引申觸類及之也。

國朝仍明制，設六科，其廨在午門外，主領旨，主封駁。惟其爲上諭也，諫臣或以爲不可行而封駁之，諫臣之所以重。今内閣擬旨，所答皆題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極長，無過三十字，誠無可封駁者。自閣臣爲閒曹冗員，而并科臣亦成閒曹冗員，果依現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駐隆宗門外，專領軍機處上諭，而主其封駁乎？又惟内閣爲至近至貴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于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達内閣，謂之通本，果依現在情形，通政司亦閒曹冗員，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駐隆宗門外，爲奏事處之咽喉乎？此二説，原屬迂腐不可行，然援据立法之初意，而求其鰓理，核其名實，必遭天下後世辨口。如此重重駁詰而後已，亦何以禦之哉？又六部尚書皆直日，而大學士獨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内閣學士不直日。立法之初，豈不以絲綸之寄，百寮之總，不直日者無日不直也乎？内閣與軍機既分，大學士反恃部院旂務以爲重，而直日召見。嘉慶中，御史蔡炯奏大學士勿令兼他務，其論實近正也，其事則幸而不行。萬一行，則大學士既不直日，又不到閣看本，終歲不召見，又不趨公，與冗食需次小臣何以異？天下後世姍笑，何以禦之哉？故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牽一髮

而全身爲之動者此也。

雍正壬子，始爲軍機大臣者，張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攝中書四人，文端攝中書兩人，詣乾清門幫同存記及繕寫事，爲軍機章京之始，何嘗有以六部司員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領吏部、户部，何嘗召吏、户兩衙門司官幫存記繕寫乎？厥後中書升主事，即出軍機處，何也？六部各有應辦公事，占六部之缺，辦軍機處之事，非名實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内廷者，未考何人始；至于由部員而保充軍機處者，又未考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傅文忠兩公，實創之主之，其後遂有部員送充之例。内閣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閣部對送，閣所占已不優矣，但閣與部未嘗分而爲七。嘉慶二十一年，睿皇帝顧謂董中堂曰：「此次保送，内閣獨多。」董中堂衰耄，未遑据大本大原以對，反叩頭認過。於是特諭内閣與六部衙門，均平人數，而閣與部遂爲七。今中書在軍機者最希，最失本真，職此故也。

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從本原更張，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議。依中書愚見，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專辦六部之事，内閣辦絲綸出内之事，停止六部送軍機處，其由軍機中書升任部員後，不得奏留該處，立飭回部當差。如此，庶變而不離其宗，漸復本原，漸符名實。

一、侍讀之權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閣，而侍讀之權日益重。凡中書一切進取差使，侍讀不呈大官單，袖中出寸紙，書姓名一兩行，口進數詞，中堂漫頷之，即得之矣。遇有協辦侍讀出缺，則侍讀之門如市。故侍讀以上官自處，中書以下屬自處，明悖《會典》。

試思六部卿寺衙門，皆用大官單白事，何内閣獨廢單不用？由各衙門堂上皆有堂官，官有几案，可閱官單。今侍讀之見中堂也，大率宮門風露之中，立譚之頃，使非袖中出寸紙，實不簡便，此其所苦也。論者曰：「侍讀于中書近，中堂于中書遠，藉加延訪。」此論不然。大官單既備載中書之履歷、年齒、食俸深淺、功過次數，及何項行走名目矣，何獨憑袖中寸紙之爲延訪，而閱官單之反非延訪與？中堂領百寮，爲皇上耳目，其於四海之内，滿、漢文武，大小賢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門二三筆札小生，尚有弗知，而待臨岐延訪與？豈中堂之聰明，申于天下，而獨詘于侍讀與？

依中書愚見，一切中書差使，宜由侍讀手奉全單，默然鵠立，中堂坐堂上，朱筆點出，明降堂諭，不許仍沿袖中出紙，以肅瞻聽。

一、漢侍讀宜增設一員，使在典藉廳掌印也。國初，漢侍讀本三人，今滿洲、蒙古、漢軍侍讀缺十二人，漢缺二人。内閣爲掌故之宗，典藉廳爲儲藏之藪。近御史王贈芳有陳奏添設漢侍讀一摺，部議不行。其原奏但爲疏通人員起見，且仍係辦理票籤之事。票籤甚不乏人矣，何用添設？議寢良是。愚以爲侍讀必宜添設，以復舊制，而非專爲疏通起見也，又非爲票籤處添缺也。

今漢缺典藉二員，皆不在廳行走，或在票籤委署侍讀上行走，或在稽察房行走，或在票籤直房行走，或在副本庫行走。其中書幫辦典藉者一兩員，孤立于廳，廳待之如客。彼實缺典藉，尚不過而問一切矣，安能責幫辦之中書？問其何故，由廳無漢人前程。故典藉雖有深俸，苟非委署侍讀，必不

準擢侍讀，假使擢侍讀，而其人又離廳矣，又況實缺典藉，由中書論俸而升。俸已深矣，不久出衙門矣，即真在廳行走，而視廳如傳舍，無足整頓固也。此漢人于内閣掌故，十九茫然，而滿員直視爲文移檔案之區，繁缺不欲令漢人分權，其勢遂成，遂不可反。

依中書愚見，欲名實之符，莫如添漢侍讀一員，在廳掌印，與滿侍讀和衷辦事。此缺出，以實缺典藉升用，典藉缺出，以在廳幫辦之中書升用。如此，則國家多熟諳掌故之小臣，爲太平潤色。即以疏通而論，漢人之升侍讀也，分爲二支，一支由票籤處委署侍讀升用，一支由典藉升用，全局均匀，無要津擠塞之患。

一、館差宜復舊也。各館官書，以内閣翰詹衙門充總纂、纂修、協修官，此國初以來定例。近日尚有明文可見，一見於嘉慶六年十月，大學士王杰等會典館原奏；再見於嘉慶七年十一月，大學士保寧等會典館原奏。弁冕會典者也。會典館如此，歷聖實録館如此，一切官書局無弗如此。

嘉慶七年，王文端公送中書蔡毓琳等充協修，而以葉繼雯充纂修。葉君負文望，辭至再，欲待三召，文端怒，遂停止中書送纂修之例。於是終會典館全書告成之年，無以中書續送者。《仁宗睿皇帝實録》凡六年告成，亦無以中書送纂修者。在文端爲遷怒，爲變舊章；從而沿之，非文端諍友矣。但文端未嘗奏明裁汰，未奉明文，從而沿之，以爲前規後隨，恐文端不受。且停止送纂修、協修矣，而獨送分校。分校之役，與供事等。夫中書與翰詹同爲清秩，翰林纂書，中書分校之，書内得失，一切不當問，

中書深以爲恥。

又按：嘉慶末，楊宜之係副貢生出身，八品京官，而充會典館總纂；中書王璟等，以進士出身，七品官，而充其分校。揆之國家用人之法，豈爲平允？此必當復其舊物，并行知各館者也。

一、體制宜畫一也。漢中書充文淵閣檢閲、軍機章京者，挂朝珠。今中書紛然挂朝珠，或以爲非，或以爲是。以爲是者曰：「内閣本内廷，與軍機無區别。」以爲非者曰：「今之内閣一切非軍機處，事勢本殊，何獨挂珠？」兩説皆中理。此宜奏定章程，或全準，或全裁，或何項應準，或何項應裁，奉明文而載《會典》。

又如中書初到閣見大學士儀、平日侍讀、中書因公見大學士儀、後輩初次謁前輩儀，亟宜斟酌卑亢之間，纂成一書，以便循守，願文物斐然，以章百司領袖之盛。道光九年十二月朔，中書龔自珍謹議。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主事兼坐辦祠祭司事龔鞏祚謹啓大人閣下：鞏祚以去年春，由宗人府主事調任今職，受事以來，於今一年。拙者之効，無所表見，而匈臆間有所欲言，不揣冒昧，欲以上裨高深於百一。大人觀覽之餘，加以采訪，采訪之後如可行，次弟施行。條目如左：

一、則例宜急修也。定制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天運十年而小變，人事亦然。十年之中，凡欽奉上諭，及臣工條奏，關系某部事宜，經某部議準者，該部陸續纂入，以昭明備。今按禮部則例，自嘉慶二十一年重

修後，今二十三年矣。祠祭司典禮，最爲重大，應行纂入者，較三司繁賾數倍。三司亦有應纂入者。署中因循，憚于舉事，若再積數年，難保案牘無遺失者，他日必致棘手。禮曹爲朝廷萬事折衷之地，較五部最重，今各部皆無二十年不開則例館者，揆其輕重，未爲允洽。又鞏祚讀嘉慶二十一年所修則例，舛錯極多，此日重修，見聞相接，尚易訂正。若遲至數年而後，舊人零落，考訂益難。宜飭首領司詳議，迅辦奏稿，本年夏間舉行。

一、風氣宜力挽也。鞏祚先祖官禮部，鞏祚之父又官禮部，今三世矣。髫丱以來，頗聞掌故，且知本部風氣，在京曹最爲雅正，乃近今則有難言者矣。向來司員，名爲坐辦司事，至於掌印，尤繫一司之雅望，豈以趨蹌犇走爲才？嘉慶初，司員有於宮門風露中持稿乞畫者，使少年新科爲之，謂之觀政，資格稍舊，則不爲之矣。或筆帖式爲之，主事不爲之矣。近日專以赴宮門說稿爲才，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輩齊聲說一件事者，有六七輩合捧一稿者，鞏祚實羞爲之。至於本部赴圓明園直日，是日也，四司不聞一馬嘶，不見一皂隸迹矣。定例部臣赴園直日，輪派一人留署，注明摺尾。是皇上尚不欲堂官之全赴園也，況司官哉！堂官直日耳，司員自有其坐辦之事，直日何預于四司哉？夫部中多一趨蹌犇走乞面見長之人，則少一端坐商榷朴實任事之人。且司官日赴宮門見堂官，則堂官因之不必日至署，司官爲無益之忙，堂官偷有辭之懶，所繫豈淺鮮哉！宜頒發堂諭一通，曰：「內廷尚書侍郎不能日日入署者，應畫之稿，積至弟八日，直日，八日一周。遣筆帖式二員，彙

捧至宫門面畫，主事以上官不許前來。」如此，則司事簡矣。又頒堂諭一通：「不在内廷行走之尚書、侍郎，日日入署，無須在宫門畫稿。」如此，則堂事肅矣。又定一章程曰：「遇奏事之期，其奏稿系由某司辦者，許本司原辦之官前來一員，隨同聽旨，餘員不必來。」如此，則司事益肅。夫簡以肅，則復乾隆以前之氣象矣。又有請者，本部遇題缺及派差使時，竟有對衆夸張：堂官向我詢賢否，我保舉誰，我保全誰者。此輩不學淺夫，於大局亦無能損益。但禮曹爲風氣之宗，一頻一笑宜謹之，以防五部清議。

一、祠祭司宜分股辦公也。祠祭司關系至重，甲於諸司；官懈吏疲，散漫無紀，亦爲諸司最。推其故，由不分股辦公故也。現在儀制司分股，故人知奮勉，無旬日不到署者，亦無呈堂乞畫時而本員尚不知此稿底裏者。祠祭司不然，除掌印以外，並無專責，人人可問。夫天下事至人人可問，則人人不問，固不獨祠祭司然矣。嘉慶間，王侍郎引之知其如此，命以祠祭司仿照南司，分股辦事。行之未久，有掌印者志在獨辦，不願均勞，以爲若分辦則掌印者與餘員何以異？乃力白其不便而止。此時幸無此專嫉之員。北司頭緒頗多，宜悉心詳議，復王侍郎之舊，或一股一人，或一股數人，或數股一人。此番議定，永遠遵行。此亦造就人材之一道。

一、主客司宜亟加整頓也。主客司者，爲天朝柔遠人、使外夷尊中國，地綦重也。近日至於大敗壞，不可收拾，爲四夷姍笑。原其故，由百務一諉之四譯館監督，而本司無權也。館監督之設，由外夷戾止，夫馬衆多，資其彈壓而已。天家有餼廩之給，俾司

賓客適館授餐之事而已。至有事關中外大體大計者，宜責成該司，或白堂，或具奏，不得任館監督一人，欲重即重，欲輕即輕，欲行即行，欲止即止也。道光四年，越南國王使陪臣呈請改貢道，爾時掌印邊廷英具奏稿，尚書文孚奏駁之而止。十五年前，風氣尚未大壞，若在今日，主客司恐不得預聞。禮部之有四譯館，猶户部之有寶泉局，兵部之有馬館而已。附本部以上通，其印現貯本部後庫，非真京堂與六部卿貳抗衡者也。監督以京堂自處，以主客司爲贅疣。去年，高驪貢使呈請裁減通官，其詞剴切，監督福肇不問其是非，獨駁斥之，堂司皆弗預諾。鞏祚以爲宜奏乞聖裁，不見聽。未幾，果有使臣倭什訥明訓擾驛站之事，即係通官之害，明效大驗。如一切事宜皆依乾隆、嘉慶故事，主客司預聞，豈有此事哉？又伏檢舊案，主客司掌印滿郎中不兼四譯館監督。四譯館監督以三司郎中爲之，何也？外夷在館，錢糧出入，例由館造册報司，由司覆核，咨户部報銷。今監督即係本司，是自支自銷，自造自報，自核自移，自咨自結，無此政體。客歲高驪三來，越南亦來，簿籍之屬，同官不寓目焉。同官未必以不肖相疑，該監督何以自明，何以自處？宜急定章程，四譯館監督用三司郎中爲之，在主客司者迴避，永爲定例。凡遇外夷具呈言事，令該司各員中明白大計者議，其或準或駁，共見共聞，小事白堂官，大事具奏。中外之情，不壅遏于一夫，天朝永無失大體之羞矣。

以上四條，主事龔鞏祚謹議。道光十八年正月開印日。

與陳博士箋

静盦博士足下：自古以陰陽五行占論災異，與推步家術絶不相同，不能并爲一家之言。梓慎、裨竈之流，無能推日食者，況月食！近世推日月食精矣，惟彗星之出，古無專書，亦無推法。足下何不請于鄭親王，取欽天監歷來彗星舊檔案彙查出，推成一書？則此事亦有定數，與日食等耳。自珍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爲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此書成，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説矣。

附與江子屏箋

大著讀竟，其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説：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餖飣，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四也。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于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爲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爲説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内

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絶特之士，涵詠白文，創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户之見者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即不專立漢學門户，大旨欠區别，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圜無一切語弊矣。自珍頓首。丁丑冬至日。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論語疏》至；邇者，《佚存叢書》至，所箸《七經孟子考文》亦至。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蔚，天朝上自文淵著録，下逮魁儒碩生，無不歡喜，翹首東望，見雲物之鮮新。側聞海東禁令，以唐以後書入境者罪之。中朝一士，願因貿易之便，附宣鄙陋，蛟龍有靈，不攫吾言。吾賤士也，禄位無籍，名聲不表于當時。班固云：「攄懷舊之畜念，發思古之幽情。」我則居之。竊謂唐以後之學，造物者開之，開則變師，師變則書奪，奪則亡。東國力守舊而遏新，雖異乎《大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義，抑所以慰巷士之思慕者，情甚幽，義甚高，力甚鉅。不敢以汛及，不敢以遠徵，謹願求先儒詁經之遺文，及文章家漢魏間作者。附上隋唐兩朝史家簿録之言，計兩册，苟迹介存亡之間，而可以求之萬一者，各加一紅規于其目上，凡七十規；又别紙疏其亡佚之年，希覆加考核。如有存者，願以家藏三代鐘彝吉金之打本易，亦約七十事。往來之郵，質劑之平，有長年在。如曰大夫無域外之交，則魯仲尼何爲問官于郯子乎？吾知貴國通儒大夫，若山君井鼎、篠

君信篤其人者流，必有以教之。削札扃函，齎此拳拳，夢魂有靈，以爲先驅。

與人箋五首

手教言者是也。人才如其面，豈不然？豈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絶勝。彼其時，何時與？主上優閒，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長，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養子弟之性情，既養之于家，國人又養之于國，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于是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高者成峰陵，碓者成川流，媚者成阡陌，幽者成蹊逕，駛者成瀧湍，險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陸，純者成人民，駁者成鱗角，怪者成精魅，和者成參苓，華者成梅芝，戾者成棘刺，樸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鐘彝，英者成珠玉，潤者成雲霞，閒者成丘垤，拙者成嵔[illegible]，皆天地國家之所養也，日月之所煦也，山川之所咻也。將日月之光，久于照而少休與？將山川之氣，久于施而少浮與？遂乃縛草爲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于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沙泥。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鶴，小人化蟲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鶴似賢矣。噫嚱！噫嚱！

走心與跡異，非咎跡之謂，謂心之向背趍舍其定矣，跡之隱顯去留未定也。以有定馭無定，三五年前，始學爲此語，今乃端然當之矣。書來論文指甚善，爯《列子》語非是，造化之葉，以俄瞚無算數名其家者也。宋人之葉，以三年一楮名其家者也，造化不名宋人，宋人豈必名造化哉！名家之言，正名實而兩還之；道家之言，其爲逍遥

一也。皆賢此義也。

示與某學士書，爯爲某官先生，而以其主書院，故自爯門生，非禮也。漢儒自一經相授受外，無師弟子。東京處士喜標榜，然史爯會葬者三千人，皆交游，非弟子。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翺、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惟大臣愛士而薦之於朝者，或偁門生，范文正公之於晏元獻是也。唐、宋科目士有此感恩知己之論，而亦非古道也，特未乖名教。君子生唐、宋以後，則貌而從之。

若夫書院之設，山長之名，南宋始有，不與三代家塾、黨庠、州序同制，與提舉宮觀之祠官並興。私立名字，號召徒衆，人樹一幟。至於明季東林、復社之徒，雲合霧散，所在響應，有數千人而出一人之門者，明之亡雖不盡繫此，此師此門生與有力焉。然猶可言者，曰：志私而號則公，學非而名尚正。故其時門生無不歸美其師曰：「吾師講學也。」或曰：「崇名節也。」

今之書院，則又宋、明書院之皐人也，假借權要，薦之郡縣之長，皇問經師人師？忝然擁席坐，實干謁之客耳。然猶可言者，曰致其羔雁，而甲乙其時藝，則亦舉業之師也。

若某學士，則又今之書院之皐人也。學士主新安書院三年矣，未嘗至徽也；徽之士不識其面，三百人中，無爯門生者。古人爲師心喪三年，比於君父，民生之義固然。師如是其易且多也，今之士將終身治其心喪而不暇也。又今世通例，凡爯彼夫子者，自爯門生，或爯受業；爯彼某官、某先生者，自爯後學。二者不相溷。足下於某學士既爯之某先生矣，而又自亂其例爯門生，何

也？倘改曰：「歆後學某，奉書學士先生左右。」則士於大夫禮亦宜然。足下講古學之日久，故僭商定如此，其他詞義皆善。不宣。

蒙左右咨訪，願得芻蕘之言，上裨太平之盛德，下曾文臣之奏議。方今聖朝，豈有闕遺？偳偳夜思，其爲今日易施行之言，又爲雖不施行而言不駭衆之言，又爲閣下用文學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爲自珍所得言於閣下，而絶非自珍平日之狂言，纔得五事，條而箸之：

一事，歷代皆有石經，本朝尚無石經。乾隆中，江南蔣衡獻所書《十三經》，賞給舉人，刻石國子監，其事甚細，此不得爲本朝石經。本朝經師，駕漢氏而上之，豈可不譔正文字，爲皇朝之定本，昭示來許，豈僅如唐開成、宋紹興之所爲而已乎？夫定石經，必改流俗。改流俗，大指有四：一曰改僞經。東晉僞《尚書》宜遂削之，其妄析之篇，宜遂復并之，一也。一曰改寫官。秦漢以來，書體嬗變，歷代歷書之官，展轉訛奪，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二也。一曰改刻工。孟蜀以來，槧本𩂯興，有功於經固然，𦤎亦有之，展轉訛奪，流布浸廣，不如未有槧本時雌黄之易，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三也。一曰改妄改。唐、宋君臣往往有妄改經籍者，如衛包受詔改《尚書》之類；宋、元淺學，尤多恣改，以不誤爲誤，今宜改之如舊，四也。其似可改而不可改，大指亦有四：周末漢初，不著竹帛，經師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不可改也。漢世今文古文異家法，則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又不可改也。經籍假借之字，由來已久，不能必依本字，此又不可改也。疑爲寫官之

誤，刻工之誤，而無左證，思之誠是一適，改之恐召衆口，此又未可改也。何不上書乞開石經館？前四者旌校讎之功，後四者俟考文之聖。

二事，故和碩禮親王諱昭槤。嘗教自珍曰：「史例隨代變遷，因時而創。國朝滿洲人名易同難辟，其以國語爲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圖禮、札拉芬、色卜星額、福珠靈阿之類，相襲以萬計；其以漢語爲名者，則取諸福德吉祥之字，不過數十字而止，其相襲以十萬計。賢不肖智愚貴賤顯晦，後世疑不能明，此讀國史一難也。宜創一例，使各坿其始祖之傳，合爲一篇，則《漢書·楚元王傳》例也，而可以代《魏書·官氏志》，可以代《唐書·宰相世系表》，兼古史之衆長，亦因亦創。」爲此語時，禮部尚書侯恭阿拉訃至，王云：「即如此公，鈕祜祿氏也，宜在《額宜都傳》下矣。」自珍怖服。王於天聰、崇德以降，瑣事丕事，皆説其年月不誤；每一事輒言其原流正變分合，作數十重問答不勌。自珍所交賢不賢，識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王没矣，無以報王。執事在史館，謹述緒言，代王質之執事。

三事，前辱問國朝名臣奏議。國朝奏議，私家敢當抄，不敢當選，其體裁大略，則固知之，嘗役抄故也。大氐國朝奏議，自雍正以後，始和平謹質，得臣子之體矣。自乾隆三十年以後，始圓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上之，頗猶粗悍，或紛披扶疏，沿明臣習。甚矣，風氣之變之必以漸也。自珍所抄康熙以前一册，不足儲百一；雍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册，不足儲五十分之一；近今六十年，尚未動手。若役心力蒐羅，益非私家所

能任，何不上書，乞開館選定？

四事，聖聖相承，皆有故事。此次恩詔條款，皆依嘉慶元年條款，推恩如故事。惟嘉慶元年，有賢良後裔一款，大略云：「凡入祀賢良祠大臣後裔，倘本支無在仕版者，著各督撫據家譜咨禮部，禮部奏請賞給舉人一名。」此條情文斐亹，寔聖朝之美譚。此次詔書遺漏此事，故家中落，賜書之不保，似所宜言。

五事，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閒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數萬輩矣，既窮既極。閣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爲之初，上書乞改功令，以收真才。餘不僃。道光二年閏三月朔，自珍再拜。

今有家於此，鄰人誶其東，市人譟其西，或決水以灌其牆，或放火以燒其籬，舉家惶駭，似束手無策矣。入其門，奴僕鵠立，登其庭，子姓秩然，奴僕無不畏其家長者，子姓無不畏其父兄者。然則外來者舉無足慮，而其家必不遽亡。又有家於此，賓客望門而致敬，四方財貨屬至，門庭丹雘，奕奕華好。入其門，則奴僕箕踞而嬉，家長過之，無起立者，登其堂，有孫攘臂欲箠笞其祖父，祖父欲愬於賓客，面發赬而不得語。此家寧可支長久耶？開闢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今之中國，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脣焦，於今數年，欲使民不吸鴉片烟而民弗許。此奴僕踞家長、子孫箠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尚且可耻而可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

道光庚子冬十有一月初九日，自珍頓首。

定盦文集補編四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首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閩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畀公。陛辭日，諭曰：「朕召女出，非徒畀女布政使也。姑去。」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淀。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陛辭。

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同直軍機處，及其後進者，鏘洋㴝萃，争請公過其私邸。而户部侍郎歙程恩澤、内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吴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鞏祚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餞，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曰：「以畫之長嬴也，與曹署之多閒也，願脱略主客畢一晝。」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公有慤德，以邃于裏，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葹其外，正視繩行，無閒其裏，必能正其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頲頲，其行簡

簡，其聲無聲，其言明且清，其醉飽衎衎以無失，必能糾其吏慝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習以豐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氏，浩洶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僿，進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聰德，察物處事。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嗇取豐予。公有良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釃河江以灌一木，任農稷以糞一區也。

龔鞏祚曰：今天下大勢，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實急，衆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爲之，不得扼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末如何？苟所得爲，知公必肯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愠而謝，不以衆人緩之徇衆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天子，下信于朋友也。

版圖起遼海，瀕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梁公起自臥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二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自言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皇華》之詩，所役遠近，説詩者無傳，不得聞。尹吉甫伐鎬方，劉向説曰：「周都去鎬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如聞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命城營丘，四牡八鸞，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遄其

歸。」周去齊雖不近，尹吉甫胡慮其不歸，至厚祝其遄歸，以慰其心邪？ 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殆于百之。

吾知夫急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語》「懷私」爲「每懷」，一作「懷和」，鄭司農斥之。 又知夫美其德，紀其旬宣，頌其燕喜福禄，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旂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辟席，擇言之所言也。 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備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客不盡知也。今鞏祚之言曰： 梁公其有懷乎？ 溽暑永晝，騤騤駪駪，不遑息，日斜馬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 高牙大戟，寮吏旁午，簿書束束，不皇他，衙鼓夕沈，吏士就閒，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 閩中富煙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皇念臣肩。雖然，不益難爲懷乎？ 又念昔之日，京曹清暇，摩挲器物，辨别款識，蒐掌故，談人材，樂甚。 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游，香清蕣甘，無所不言，今已邈然，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懷乎？ 公西南矣，强飲食矣。 鞏祚無清風之辭，其害以慰公矣！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戊戌十一月

欽差大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既陛辭，禮部主事仁和龔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

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 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 今銀盡明初銀也。 地中實，地上虛，假史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況漏

于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烟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繯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絶其源。絶其源，則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也？公駐澳門，距廣州城遠，夷勒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勒，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皇上頒關防史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

食妖宜絶矣，宜并杜絶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鍾表、玻瓈、燕窩之屬，悦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爲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議，如帶廣州兵赴澳門，多帶巧匠，以便脩整軍器。此又一旁義。

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襲漢臣劉陶舊議論以相詆。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弟一，貨即弟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送難者曰：「不用呢羽、鍾表、燕窩、玻瓈，税將絀。」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將關税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榷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

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送難者，則不過曰「爲寛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勦之也。此守海口，防我竟，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艅艎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横海將軍也。況陸路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𠻳之原野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

以上三難，送難者皆天下黠猾游説，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古奉史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于色，而有況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于奉史之至也。閣下其繹此詩。

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矣。

定盦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輭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罄積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輿中紬繹大作，責難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

敢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説多，恐爲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昨者坿申菲意，瀕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顔厚。至閤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本家岵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宣。愚弟林則徐叩頭。戊戌冬至後十日。

主客司述略

我朝藩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其隸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旂，喀爾喀八十二旂，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廓爾喀是也。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即安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禄、曰暹羅、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里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吉利。自朝鮮以至琉球，貢有額、有期，朝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

朝鮮、越南、琉球，皆有册封之禮。朝鮮以内大臣、内閣滿學士、六部滿侍郎、乾清門侍衛、散秩大臣往。琉球以内閣中書、禮部司官、六科給事中或翰林院官往。越南如琉球之禮。嘉慶朝，定册封越南，用廣西布政使或按察使往，不以京官往。

國朝册封琉球六次。順治十一年，使張學禮、王垓。康熙元年，王垓又以頒詔往。康熙二十一年，使林麟焻、汪楫。康熙

五十七年，使海寶、徐葆光。乾隆十九年，使全魁、周煌。嘉慶四年，使趙文楷、李鼎元。嘉慶十二年，使費錫章、齊鯤。道光丁酉六月記之。

凡頒賞陳於午門。先期咨内務府備賞物，咨護軍統領彈壓。届期御史二員來監禮，禮部侍郎一員、主客司司官二員莅賞，會同四譯館滿監督一員，手奉而授之；鴻臚序班，以國語督其拜跪。予莅賞暹羅者一、琉球一、越南一、朝鮮四。

越南貢道，由陸路至廣西憑祥州，入鎮南關。道光元年，越南使臣呈請改由水道，入廣東澳門，部臣駁之。道光六年，越南王來朝，復理前説，主客司員外郎任丘邊公廷英又力駁之。具奏，其議乃定。邊公，前輩中之有風采肯任事者也。

問經堂記

乾隆中，杭州先正曰盧學士，所居曰「抱經堂」。登是堂也，無雜賓，無雜言焉。今大學士儀徵阮公所燕居曰「揅經室」，入是室也，無雜賓，無雜言焉。夫言之厖，由學之歧也；所居之猥縟，由耆好之俚也；賓客之愛孰洿譁，由主人之不學也。京師宣武坊，有堂辟然，曰「問經堂」。主人出，窺其容，頎然者，聆其欬，鏗然者，試其行，肫然者，從之遊，效其威儀，遨然者。雖以龔鞏祚之呆然憙言百家，登是堂，愀乎非五經之簡畢不敢言焉。主人陳其氏，慶鏞其名，頌南其字，福州其籍，户部主事其官，曩嘗與鞏祚遊阮公之門者也。鞏祚題其楣之左偏。

杭大宗逸事狀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

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抄，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于京師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復説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間。

一、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女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一、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

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偁「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鑒》云。

一、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内學士見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龔自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乙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也。葉系以詩，或紀程，紀月日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寥而粗辣，詩平澹而屈强。

同里後學龔自珍謹狀。

同里張熷南漪、王曾祥麐徵，皆爲杭大宗狀。此弟三狀，詳略互有出入。自記。

家塾策問一道

問：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單行，若《夏小正》、《弟子職》不待言矣。漢世徵賓公獻其書，乃大司樂章也。然則三百六十官，每官亦可單行。凡采輯群書而簒録之者，古來幾家，以何家爲首與？

古籍有一篇而數家皆采之者，若《月令》、《投壺》、《勸學》是也。能一一舉之與？

古籍在册府者，真者三四，僞者六七，其灼然僞，如東晉《書》古文、王肅《家語》，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尚有何書，能疏證之與？

諸子僞者益多，真書老、莊、列、管、韓非、荀、墨、孫、吴而外，不難一一僂指。能揚扢之與？

有文甚古而實無此書者，後人剌取莊、列中語，爲《廣成子》、爲《亢倉子》是也。尚有類此者與？

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實無精言古義者，《晏子春秋》是也。能推舉之與？

僞書不獨後世有之也，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答矣。然亦頗有所本，傳授或有微緒，未可以盡割也。能言去之取之之甘苦與？

即以漢後僞書而論，除極誕極陋者，姑不必言，亦有故訓相沿，稍存義例者。爲何等與？

古書真而又完具者益少，佚篇尤多者，《司馬法》是也。能言各書之遺憾與？

又有古人作僞，并其僞而亡之，後人又僞僞，如唐張弧作《子夏易傳》，今則并非弧書是也。尚有類此者與？

古書淪亡，後人掇拾他書所引輯一書，近人爲此學者衆矣。卷帙孰爲最富，鉤稽孰爲最密，編次校讎孰爲最善與？

古書自有舊式，凡叙目皆當一篇，不可以後世坊刻俗式亂之也。能言其要例與？

序目或在前，或在後，依《史記》、《説文》則目在後。諸書有目在前者與？

諸子書，凡劉向校上之奏，今存者有幾通與？

醫卜、日者、種樹、堪輿之屬，下至相牛、相馬，今世雜流，其所抱所守，有古笈可問者與？

《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互相出入者，有幾事與？

晁公武、陳振孫兩人，比吾曹生稍古，其眼福勝吾曹者幾大耑與？二人識議，孰優劣與？

元、明叢書真僞雜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糾者幾事與？

抑更有問焉者，近儒學術精嚴，十倍明儒，動譏明人爲兔園、爲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書，悉恃明人刻本而存，設明人無刻本，其書必亡，何與？

或曰：明人學術雖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没。抑何近世士大夫不好事，不好古與？昔之士大夫，何其從容而多暇日，商及刻書？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與？

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言之。

定盦八箴

大思箴

烏乎！萬夫相倚，而有此勢。予處其內，不處其外。不君萬夫，道弗能制。不先萬夫生，孰言其原？思自外裹之，爲狂爲昬。苟焉而已，勿代造物者謀。予相予頂踵，豈賢蚍蜉。

極思箴

烏乎！蛇之赴壑，亦有所終。鄰虛者虛，不可以用聰。極思極思，其心送蛇。勿恃而心光，以贏而盲，女不懲嗟。

志未逮箴

烏乎！獵萬物以食，是有狸德。攘以自畀，又有雞鶩之德。吐絲自纏，蠶欲死而祈年。有躬七十年，叚諸皇天。有墳五百年，叚諸後昆之賢。惟未逮之志，不可以叚，亦不可以止。何以止之？曰臣昔死矣。

削成箴

烏乎！天地之間，几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有無形之形受形敝，有無名之名受名闕。有零有賸，數樂其遁。有畸有餘，亦不可以爲儲。有虛有隙，乃亦所以爲積。齊物以朝夕，不齊而勞。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爲好削成，大命以頃。

童心箴

烏乎！思童之年，晝視此日而長。一物摩抄，有濕在眶。子在川上，歎彼逝水。

軻亦有言，大人赤子。雖無罪于聖哲，而懼傷其神髓。姬公有祝，弃爾幼志。吾從姬公，神明澹止。

褏我生之先箴

烏乎！予之褏矣，逮予祖矣。予未生之年，氣已古矣。父兄明清，子弟暇矣。言滿朝野，氣虎虎矣。吾末從而游，吾恍惚與言言，與語語。雖然，必戒之。不聞尼父，不樂今人與居；不聞尼父，褏史佚、周任而不懌今大夫。天干硠硠，地支氣昌，帝組織我陰陽，庸詎知非我符？

勇言行箴

烏乎！古之人有言，思慮不違親，有父兄在，聞斯行而非仁。吾得春三十有五，得秋三十有六，親則老矣，吾幸猶爲子之年。以爲子之年，而有父兄之色，又婁有父兄之言，忍曰非專？言不再親，不孫而已矣；行不再親，行無本而已矣；名滿天下，交滿天下，私友猥而已矣。其精神外矣，其根荄誖矣。君子之于萬物也，不敢蓋之，而矧敢蓋其親？而蓋其親，而勇于言，以長其不仁乎？

文體箴

烏乎！予欲慕古人之能創兮，予命弗丁其時。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茖然而恥之。恥之奈何？窮其大原。抱不甘以爲質，再已成之紜紜。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苟心察而弗許，我安能頷彼久定之云？烏乎顛矣，既有年矣。一創一蹶，衆不憐矣。大變忽開，請俟天矣。壽云幾何，樂少苦多。圜樂有規，方樂有

巨。文心古，無文體寄于古。

天琴頌

龔自珍夢衆神人立于朝，授一卷書。讀未終，一神人告予：「此天琴也，趣作頌，頌之有福。」援筆而奏之，凡四十四言：

於皇穆清，我宅大宇。重華在堂，周公在下，蕩蕩有日月而無風雨。余鼓斯舞斯，黄斯玄斯，哲斯文斯，萬靈其徹聞斯。

石言

群山之松五百歲死，攝山之松千歲死，包山之松二千歲死，黄山之松三千歲死。鬣死肉死，液死榦死，芳香亦死。有不死者，化而爲石，五牛勝一枚。石自言曰：「予肩天之戕，冬雷夏霜，予要姒王，不識姬昌。今何世矣，升共工氏之堂。」

紙冢銘

龔子瘞其所棄之言，三千七百九十一紙，既築凷以封之，并爲玄石之辭曰：「一言一魂氣上縱，大光下泣萬星動。心界續續内無空。百朔望血勿汝慟。埋汝恃汝積者衆。」李氏云：「當其無有車之用。」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憲皇帝諭，知南滙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羡其遇，睠睠其人。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翜翜然，邁邁

然。朱文正詩爯可以巖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胄，不百年不能舉先世通籍歲，皇識其它？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蹠遠且長也。榛乞書卷尾。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

嘉慶二十年，龔自珍娶于山陰何氏，實知府裕均從女孫。明年夏，知府公卒。又明年，喪歸山陰。其孤鹽大使鑲、通判銜籛以行狀來乞銘。狀緐不次，次其要。

公姓何氏，諱裕均，浙江山陰人。祖經文，官知府，贈榮禄大夫、河南巡撫。父炌，官知府。妣，吕恭人。

公之仕，始通判湖南寶慶府，同知江南徽州府，遂知山東萊州府。黜，復起，知江西臨江府，又知江南池州府。卒于江南安慶府任，年六十七。歷六郡，完密平和，善筦守，屬縣無虧蝕。其處家也，以友兄弟聞。凡兄弟之子若孫皆育之，其女善嫁之，遠兄弟皆贍之，猶子、諸甥侍左右，肅然立，見者知爲禮法故家也。卒之日，無寸椽一瓦。配陳恭人，側室韋，子二，韋出。

自珍以昏因之故，習其門内，習其鄉，徵於余婦，狀皆信，乃銘。

銘曰：是孝友有政聲者之阡，越之君子，尚封樹之可也。

曹尚志碣

里人曹文昭，乞爲其父刻墓之石。謹讀狀：仁和其籍，曹其氏，尚志其名，七十有二其年。不賈不仕，不客卿大夫，無飾言，無飾行。晚好西方聖人之言，不博其

義，但持名字。其死也，西面再名，泊然化。龔自珍曰：東城單炤、吴樹虛、龔唐而下，多慤行潛異之民，不汩没生死，曹君又其一也。里仁爲美，吾里真仁哉！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吴公文

溯睿皇之初元，聆春官之優詔。策賢良于帝廷，應景運而騰趠。緊先生之晚達，抗一時之英妙。帝開華省而進群雅兮，翔東華以釋屩。又排樞禁而領掌故兮，益練才於政要。揮羽書迅風霆兮，躋皇言于雅誥。當同年之奮迹兮，走騆騏于周道。覽皇華而如晉兮，采唐、魏之佚調。俄棲解豸于厥膺兮，每焚草而密告。帝畀之以一郡兮，指括蒼以吟嘯。忽回翔而中綴兮，起東海于再召。遂揚歷于大用兮，歷再紀而宣劭。半九州而亘南東，皆車馬之所勞。積通達故和平兮，異謦者之爲暴。特精悍于西江，焕神明于垂耄。曰承前躅之養癰兮，丁南贛之多盜。方下車而矢礫攘兮，三歲撻而垂效。帝曰久女于南服兮，歲及辰而來報。卒罷市之上聞，悟積勩之所秏。昔君陳之施政，王探本于惟孝。騰萬口于枌榆兮，想門内之熙皞。烏乎！才輩出而輩徂兮，等春華兮秋摽。百四十人存六七兮，數江湖與廊廟。齊失聲于弱一个兮，聚晨星而相弔！

國朝文家，至桐城始軌于正。方、姚而後，門徒傳習，寖失真原，獨上元梅氏曾亮、嘉興錢氏儀吉及文正曾公，于桐城洵有扶衰救病之功。其他不立宗派而卓犖可傳，若胡氏天游、汪氏中、彭氏績、龔氏自珍，咸能獨造深峻，自名一家。蓋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峰，端然不可褻視。而諸公之文，則如徂徠新甫，與岱宗揖讓俛仰於百里之間，不自屈抑，夫亦一代文字之雄也。龔氏文爲魏氏源所定，武林吴氏槧本未完。今蕭山湯伯述從其子姓搜獲原書，檢對吴刻，闕三之一，乃屬山陰傅君灌園勘訂，刻成《補編》四卷行世，遂誌如右。光緒十二年正月，平湖後學朱之榛謹題後。

曩刻《定盦文集補編》，爲蕭山湯君輯本，中有七篇已見正、續集。傅君初校未審，今爲删定。都凡文六十六篇，重第篇目，仍爲四卷。定公集外文尚不盡於此，他日續有所得，當更校刻，以餉學子。光緒壬寅秋八月，之榛重識。



